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一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一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80.1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82）

論語正義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恭冕述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予臣毋有十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譌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經文本唐石經譌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著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堂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散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會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並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刻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援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著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著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德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遭際情業之大成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之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愠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爲篇首○注愠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皆慍怒也怒然義同義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此鄭注義無氏舊論語稱疏往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秋也後漢儒林傳注引疏略云樂鮮字文義憤初中懺拜憚士十餘人學身欄又不熟悉惟昧五業並授其或難貢不解鮮無愠色以杖畫地麥書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無氏鄭注說舊之實則教學之法稱之而不知錄舍之亦可無慍以不慍鄭歸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害也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阮氏元論語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彊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以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彊不服有子也特章異孔子不數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數曾子回言孔子德不可術而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二事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稱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人門斯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稱字故篇中於閔冉撰字爾子稱出也其稱人者術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識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爲人弟者不樂兄言也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弟鄭本作悌俗體論語孫氏遵文云弟本作悌鮮本或闕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聲也說文犯傳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說文雅詁說文鮮是少也鮮正字鮮魚名出貉國假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子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孝大學爲大節爲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倫家行兄之齒長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者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衛大夫會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義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孔子家語集解引鄭玄

云者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illegible]上者尊位所在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統舉之解恭順者說文恭也稱者稱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于犯者上之陸今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者孝實使廣鄭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傅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范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述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末陵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根本之所在著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彊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當當乎無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吾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義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至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孝弟實仁之本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爲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讀古書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家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本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執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孝弟也者云云是務本二句之義與者歸助謂○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亦本也人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使擴充其本性之善有衆善然後仁道可爲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正義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歸讀曾

論語正義一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書論語二十篇之名及弟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曾此篇總次書一也篇古人以漆書竹簡約書一篇即爲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書孔子時諸弟子撰記首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篇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說弟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衆疑弟指韋束之次言弟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著題而云何晏集解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皆有此題其所據鄭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當皆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經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總數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數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後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後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參差互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錄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諸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讀違則皆略稱又趙岐言章大小各書其事無所法也明讀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皇孟子篇章題疏而皇疏安有聯貫翟氏灝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效失既非聖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著其說壽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敎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義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時書禮樂乃實雖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業學之義故學校廢棄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

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詩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己修詩書禮樂即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則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時學我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語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疏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釋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懌○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謂習者說文謂誦習也覆也此習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謂誦習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興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學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爲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己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捷業如鋸齒節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說懌者說文新附懌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 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朋友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鍾釋載漢書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訓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蕃頌篇樂書也此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之遠之義所以樂也孟子以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一樂亦此寔○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師一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案夫子時學校已廢仕者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洙泗之間必別有講肆之所而非復當時家塾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慍者鄭注云慍怒也詩緜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使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辭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歸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气也齊語韋昭解顏眉目之閒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一晝夜故一晝夜即名日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爲日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紀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四絕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省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察解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魯語咨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義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經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能稱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既以忠信自易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篇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業知行故論語輕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拜經性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子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陸僞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於師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經曾氏之言卽孔子傳習之者也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墮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使漢書儒林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其說能繼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此卽魯論義也業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事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錄亦譏曉故既取臧說兼存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卽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書廣森纂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使學人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業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業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椉說文云椉覆也從入桀覆者加乎其上之名故人所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乘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駟參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致教師教信諸牆注言此者明教事云云鄭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從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步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百百步也謂爲屋者三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閑有遂水溝惟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十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卽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據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

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制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賦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轇轕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轄離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首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夫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盡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當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徵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牧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爲牟錫姿具備此皆八十家所能給徵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盡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

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備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國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賦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其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遺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閑可給民用不過官出以供蒐田之用耳弱裝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藪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藪以及涂巷園圃等匪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先儒三分去一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城郭宮室涂巷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數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事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皃別一義本字作㤅惠也從心先聲今經典皆叚愛爲㤅使者令也教也民者說文民衆萌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攴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愼者愼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事事必誠信也事是致令致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彖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儉詘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

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傜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時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脩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正義曰弟子者對父兄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傅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謂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氾愛說文氾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傅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觀行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學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喈論語解義有餘力謂僮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學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謹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偏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故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祗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記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情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蒙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精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竭無所違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子夏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衛邑稱溫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是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賜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衛人耳言以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爲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

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正義曰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故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動以禮其如致敬衞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答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舉慢易侮辭屬舉色蓋刑罰人其長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狠義云固猶實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其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别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威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難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鄙倍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書無止也義雖省儀禮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無亦古今字異實同禮記言如均也己卽我之别釋文說文己承戊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于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卽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祇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虺曰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偵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韓詩文並足發明此言之者過則勿憚改者周書仲虺之誥無本憲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處之過卽當改之不可長離復彼前行之也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夫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言遽改也息就義一說云若能改過則不得謂人過則改易之莫之也故孝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賢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繁露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釋所其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能交過誤處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知誤交何論卽改似不足爲君子處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矣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殺皋陶注主猶名也義可互備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畏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注】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遠也詩蕩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殁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四時閒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屬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喪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以同鄭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者以曾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聞訊也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稱體也夫子至於是邦者夫子卽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尊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至於是邦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邦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也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

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抑作意予案周禮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辭言告也石經作子亦通用字下爲君執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足可體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𥁕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或假溫爲𥁕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說言說文云良善也今經變參溫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溫良謂心之善也謂稱稱詁云教也說文善說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責讓也凡推讓揖讓字當作攘今經典亦假讓爲攘又說文彳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觀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逮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讓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致是人若與之非夫子求之矣與氏喜賓論語說若所自權者謂之致常不欲使人與聞之況遠臣乎溫良恭儉讓是讓於不干人之致也讓於不干人之致則入人之國縣有縣且忌傳者其視聖人如己之秦所倚保安忍不以告爲今之人求以聞人之致不如其身且將不之保韓非說論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侃言師以夫子得之諸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諱字作遠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說氏肅舞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傳無陳亢鐘原亢師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書是名亢字禽一字子公傳會也故論語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語弟子書必無不家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篇不書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書宜入原之所以不同何也畫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子稱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春太師公明實子原最伯林故陳司敗陽膚是生商中楼師冤問列又以陳子亢稱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書禽敖陳者問列分爲三人與中陳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說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爲辭定而后陳子亢至禮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鄭目錄原亢錄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說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複當是皇所增爲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徽繫隱五年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志意也復志或從夏今字作毛徽體小徽視況也別一義盡觀處得曰也觀盡事坊注記釋注周行曰年年事云也取爾禾雅一釋熟天穀夏本曰說歲文商往曰氏祀中周稱曰三年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爲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彝倫攸斁王蔡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章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懷高扶之邪說出矣案汪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息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弛過敬美正是揚善而從鄭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亦是因繼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爲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肯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備孔所錄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經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賞財私妻子父母之聽且不願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養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矣不可乎宋范說亦通但論孝鄭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繁閔公篇於莊公下傳士傳其說曰子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邑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己仍爲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皆若父存不敢改道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恆禮矣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術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蒸說云和事禮之用也是也說文辭調也禮與味同盃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尚也和是禮中所

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韓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亡謂之先爾雅釋詁王君也案氏蓋論韓注云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靁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檀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言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用義自爲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稱又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愼禮非樂不履樂補和樂即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禮中庸記云義者宜也鄭注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愼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硜硜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禮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爲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書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踐守信而非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覆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既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義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親其所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羣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宦儀其替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省女爲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恉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衆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貧力學也食無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猒也猒者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湆醬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嘗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爲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尻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居踞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叚居爲尻字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說實禮運注說謂粥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賢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爲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書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讇諛也諂或從人臽皇疏引范寗曰不以正道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言富厚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漫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云若經道字旁注陳氏鱣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錄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曲水詩樂道則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本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據攙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猶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諂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即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愼大覽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
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
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
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書微子篇注云言
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刌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礦
靡也礪也磨磨即靡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實者責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
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
枝讀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
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
往知來謂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
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
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
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觀之用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遇之所失甚巨故當患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
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
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聖仁不
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淺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卽未有知人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
妄加無疑

論語正義一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爲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說文譬諭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即天心天體圓此爲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恆見北極故學者言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稱天極而辭實經稱北極樞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極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即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儀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即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即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爲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以紐星爲天樞即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至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會如十一月冬至日月舉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疑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炘學禮管闚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之文逆以北辰爲天極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月實道極與月五星同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恆星句陳等星與恆星同度恆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暅之以儀準侯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蓋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凡也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削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曐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步家言數各異亦未能辨之也陳氏懋齡云余道錄北極恆星家實極恆道西行恆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極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峙譬居璇璣北辰當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敎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翔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拱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致四建不悖德之特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發也〇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〇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釋疑旣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萬德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寬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旋機謂北極此錄作璣機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删定也禮義鄭禮儀亦鄭禮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舉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斷章零句有可述者備錄集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強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關雎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經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慮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辨詳曰觀曰學曰爲皆主於讀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陳之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者入樂歸自書禮而後王之法成昭爲故俗有瑋滿惆育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誠發感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〇注篇之大數〇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篇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〇注蔽猶當也〇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〇注歸於正〇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

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教之也禮緇衣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睦碑導齊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睦碑作導作齊又云有恥且恪謂異文書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恪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鄭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致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格方言格至也說文假至也格假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格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假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教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段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注云格來也遯逃也彼言遯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體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御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證明此章之義〇注齊整之以刑罰〇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剄也刑罰辠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參攬用罰者說文云辠之小也罰本小辠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救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〇注德謂道德〇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鄭上掌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于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〇注格正也〇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終始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正義曰十五三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作乎翟氏灝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于必乎之誤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歲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于學志如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議同鄭獸而議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達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皎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于道立于禮皆統於學學不外詩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栻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鄭不惑之事著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爲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言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感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夫子嘗言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以爲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

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从相聽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者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貫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注不疑惑○正義曰說文疑作擬惑也惑亂也○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謂曉盡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恉意也與旨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卽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謂依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教民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爲御者武氏億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御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應無方也對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對也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葬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今隸變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云毋違者禮也考諸子爲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卽以禮誨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讀氏鳴增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卽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卽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卽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卽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衛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樊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孟長也書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蒙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致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爲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嘗爲此也剛書謚法解柔克爲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爲謚也說文云謚行之迹也謚法解終葬乃制謚敘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謚曲禮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謚諸侯謚於天子大夫謚於諸侯春秋時謚不如法咸用美謚故此孟孫得謚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頒同頒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遲遲字子遲析一人爲二不足據御目錄云齊人家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㥑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叚憂爲㥑又隸變作憂滅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字當略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稱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疑彘是名洩是字也則書謚法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猶能養是與祗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盡庶人能養不能敬若猶於禮則養求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乎

人卽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卽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卽不
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盡士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
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
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
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論耳。犬馬皆歡，名別者分也，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
字。○注：子游，子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
與史遷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㫃汓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斿。
斿卽游省，從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從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讀若偃。是偃、㫃聲同。古人名㫃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
駟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㫃，叚偃字爲之。○注：犬以至者之。○正義曰：注前後兩說，於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義，若
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唐書李嶠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
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用包義，以犬馬喻人子。養爲
服養也。後說以犬馬喻父母，於義難通，自昔儒者多譏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犬馬二
句，盡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
養兼至，故爲責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
也。鹽鐵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
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此一說也。翟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
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束晳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
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卽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
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說當與注前義
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注】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𦨈，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說文：勞，劇也，從力熒
省。劇者，甚也，言甚勤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
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
也。具卽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
成人也。邢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饌案：駢枝說是也。說文：籑，具食也，從食算聲。饌，籑或從巽。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卽具
食之義。稱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卽能養，服勞者。尙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旣畢，餘子入
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幷，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
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釋文：饌，鄭作餕。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
餕，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爲古論，鄭作餕爲魯論，是也。特牲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
云：古文籑皆作餕。段氏玉裁謂禮經饌、籑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餕食餘之字，皆作籑，未有作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
從今文而皆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籑作餕，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旣食恆餕。注：每
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
語：魯餕古饌。此則古文叚饌爲餕。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禮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
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於義甚曲。說文：曾，詞之舒也。段氏注
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趙
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
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卽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爲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
顏說色爲難也，以色爲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曰：寬鮮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爲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
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卽鄭義也。○注：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籑，食也。饌與籑同。此又
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曾，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注】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離也。不違則似不解者，夫子之言，故曰如愚。說文：愚，戇也。顏子於
夫子之言，鑽仰旣久，欲罷不能，而自竭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疏引熊理云：旣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
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曼下云：回，古文回。同。淵，水也。淵下
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還，去也。說文作復，卻也。義皆略同。注謂還與二三

子說繹讀義則私謂燕私與業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敎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居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繹猶說繹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言回聞言即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遞深次第爲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徵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微乎微也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卽日所行用之事故大叢此文以作爲也經從據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趨較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卽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卽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乎時皆爲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爲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燖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燅說文燅於湯中瀹肉也儀禮有司徹乃燅尸俎鄭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燅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爛祭注云爛或爲燖今此義指彼記或作燖故云記或作燖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鄭尸俎是燖溫之義案據賈疏是古論溫故作燖故鄭不破從鄭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禮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燖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燖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卽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燖溫者燖有重義言重用火燖之鄭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日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差卽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之勤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斷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敍博物通人知今溫古政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繹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燖同卽與義同不謂繹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書寶典物周爲器孔晁注周用之爲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卽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學爲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正義曰漢石經貢作贛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矣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謀也案魯語忠信爲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爲比者廣雅詁比信也言語謂之下比黨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也阿黨比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使文之比鄭此所謂周彼文之黨鄭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樂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

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卽阿黨爲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害爲合是也而譏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旣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愼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罔本又作冈○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理也爲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卽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卽謂學而不思名注言罔然者凡稱罔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也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黍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云罔然猶惘惘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慮心心之能思卽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脾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卽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爲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正義曰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叚端爲耑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畢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爲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卽是善道歸卽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旨異者旨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萬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旣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集解以小道爲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爲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卽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邪疏云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雜書乃漢人習說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爲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集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爲至使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爲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甚邪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兮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據斷斷專一卽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執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實與不肯皆能行之接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卽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民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卽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卽不能用中於也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害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執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事一與此注善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氏奕示兒編攻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善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素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曰道衰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害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注】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者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兪氏樾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眞知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旣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

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揚倞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為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本不知之為不知多一之字〇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〇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

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卽問干祿之意魯論作學謂學效其法也於義並通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為稼為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為己言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為己也言屬聞行屬見者錯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言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辭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慎言慎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〇注弟子至位也〇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補陽城人雖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為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釋詁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為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達文〇注尤過至少悔〇正義曰說文訧罪也引周書報以庶訧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說尤義同闕而不行說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慎行〇二句疑為舉解釋劉〇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〇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卽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注】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襃其君為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為者言何所為之也呂覽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為之任使三謂皆相近釋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段借字廣雅釋器錯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措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實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昇之以位未甚決絕伸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卽此義也〇注哀公至其上〇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諡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儒行注舉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為直是直為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卽枉省投壺某有枉矢哨壺注枉哨不正說是枉為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為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為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臾而廢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不為此微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者並通爾雅釋詁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迂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舉善而不能為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雖辭皇本臨下多民數上勸上亦有民字〇注魯卿季孫肥康諡〇正義曰魯季氏莊公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為司徒故曰魯卿肥者康子名諡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為諡也〇注莊嚴至勸勉〇正義曰莊嚴見爾雅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衞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普稱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像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謂以得人仲弓為

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辨字又爲辨舉包氏愼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此鄭是辨舉雖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

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有此人也奚者蓋顧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經殺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閑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與呂覽同獨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韓碑乎其碑韓文辭乎其辭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施於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郅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僞造施於有政爲書語而云克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彊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間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冀先務者也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皆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兼其爲爲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爲政也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道○正義曰釋訓善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𢼽敷也讀與施同敷者布也行也經傳皆假施爲敷淮南修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閑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居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卽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

正義曰臣軏下引鄭注云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考工記車人云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箸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羊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車輪較外向而門以爲羊有似鹿角故稱鹿車之意車羊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羸車羊車各以所爲名也此謂以羊爲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誤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是舉柏車羊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人而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攷工記輈人云故大車登陁不伏其轅必縊其牛及其下陁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駟者四馬所謂兩服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轅端者轅之前端也釋名云轅援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輈輈人注輈車轅也今謂之車杠輗說文作棿云大車轅釋名棿梔也所以挽牛頸也輗端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爲輗端橫木以縛軛用以解說之制則包以輗卽爲也說文輗輗前也鉤衡皇本作拘衡明禮金路鉤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是鉤拘同也說文軥軛下曲者軥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軏卽說文之輗亦卽謂車轅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梔縛著橫木以駕牛服四馬之車中央一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梔著此橫木疏中此注至爲明晰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輗軏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或作𨏲作棿軏車轅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軏發參五經文字以爲輗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氏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輗非轅端橫木軏非轅端上曲木自明顏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輗所以引車必

施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輗大之轅六尺之爲而當恩尺之輗軏端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大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貫以伸此鄭子釋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爲橫縛輗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稜則加鉄爲鄭可無事輗軏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輗端圍僅九寸餘衡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軏杜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輗軏之積穿鑿損又二三寸輗端之特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廉爲積有左右則輗頸輿衡爲必揆折矣然則其制乘何曰今之昇植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轄意衡爲亦當如此說文轄衡三束也餘鑄曰乘車曲輗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轄大車縛軶軶柔草也轅名綱懸也所以懸縛輗也餘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輗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圜孔相對以軏車貫而縛之是爲一東橫木下左右縛輗是爲衡三東是說文之轄統揞衡之東輗東輗言之衡輗既活服馬卸有轉折無傷輗端車亦弗左右搖斜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軏之用與轄同轄爲鍵軏亦爲鍵鍵從金則說軏當以金爲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案淩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輗軏用金與轄非子用木之說長而於情事卻合轄兒當是木質用金爲要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通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大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輗端著之因說也謂說轄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脩亦四寸也轅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輗穿輗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鄭穿出考工不詳爲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鄭氏珍輪輿私釐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軏植定在鎮上爲時但以衡中孔說而著之若牛車兩輗兩輗爲時乃旋以輗穿爲貫轅太玄經拔我輗軏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輗軏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案說文世作書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者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禮作也度法也鄭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孫是周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語正說爲虞夏殷周禮樂釋文爲寧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邑氏書殷本紀都之地其者大夏之遺之經注水注謂水西南爲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潁水在安邑西南許偃師之豐此鄆大夏之豐周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鉴庚遷殷遷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爲虞始毫殷是殷亦地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衍質周因於殷衍文此猶以夏殷絶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漢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璵

杜積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詁漢石經損作摃隸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隸續也從糸蓋一曰反釐爲世釐鄭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夏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尚存當有篇目可校數也以爲變易句有能字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尚忠而其徹則憲而務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徹爲而不靜歸而無恥周承殷而其徹則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爲損益之極極則思反白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逆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道如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衛同也又云是已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徹之致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也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變一起應之以貫楊倞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泰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恰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乎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澧東塾類稿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殺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鄭損益可知所可知繫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鄭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關合者也故並著之皋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實者有以素爲貴者素鄭實也白虎通三正篇衡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禮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徹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辭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卽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已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也得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仲舒對策解此文以爲所因爲禮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鄭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

再而復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是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焉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注】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正義】

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邪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恆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再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此祖考本訓其曾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爲其鬼則非其鬼爲非祖考凌氏曙四書典故覈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韓享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僖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禮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論語正義二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與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舞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言兩階之閒則皆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昔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實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瞶瞶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羣篇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者佾從人從佾佾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舞溢員主天法夏舞溢方主天法質舞溢橢主天法文舞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佾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說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佾魯用六羽爲僭樂屬者減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議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樂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群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爲三說稱不同鄭君以王制爲殷禮而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子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亦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旣以平子旣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此時可也若孔子旣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徹本或作撤案撤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徹云發也與徹謂通異今經典皆段徹爲撤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鄭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卽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雝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食以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

得歌此詩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爲俎之有司也。○注「詩公」至「堂邪」。○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竊案傳云士逾肆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使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稱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此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前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樂行，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祗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役自大夫出，而僭稱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正義曰：本者，爲物之始。先王制禮，緣人情世事而爲之節文，以範圍之。荀子禮論言文質一廢一起，廢之以實。實者，言以禮爲條實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廢一也，不廢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節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尚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尚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二者相較，則事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禮時爲大也。質有其禮，儉成不足以害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盡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其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實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言從周。從周者，從季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宜從周不足以從。

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即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救世之意也。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爲與之，後復有所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奢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易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漫以意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卽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鱣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簡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爲書也。兪琰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爲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僔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虎通謂僔夷無禮義者，僔與蹲同，夷與夷同，廣雅訓蹲夷爲易，即既蹲之義。禮義卽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東方小國皆役屬楚，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主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彊會諸侯，晉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迭主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變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夂從頁從臼。臼，兩手；夂，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也，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致敎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稱諸夏爲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入從乚。無，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

正義曰玉篇示部祣力貢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蓋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泰者大之極也俗或爲太字弗集本作不說文弗撟也撟之爲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嗚患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禱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庋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庋置几上遍而瘞之若縣故曰庋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庋埋於山上曰縣縣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埋似孫說所本儀禮覲禮祭山川陵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卸庋縣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著答馬永卿云承尚本頗庋縣不當判爲埋庋當與禮經關庋食義同按玉篇云庋閣也庋同庋引祭山曰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縣瘞埋是以經玉埋縣於地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庋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爲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陳陳之也此山海經凡祠山參言瘞瘞郭注云瘞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元陳後埋之瘞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後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祭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於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是大夫之臣對諸侯之言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也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撙節遜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躲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射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鄉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於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鄉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鄉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鄉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諷賽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聲一曰手著胸曰揖讓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亦二義前義則揖讓同讓古字見曲禮鄭注讓即謂推手也後義則是手著胸曰厭是也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手著胸爲即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時記注云揖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胸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淩氏廷堪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假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適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也飲者說文作㱃云歠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於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讀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升射飲如初司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當之爭也惟飲者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稱不升立飲于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數匹等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鑿時實錄又云下而飲此鄭讀所據也○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日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尚必於平時講習至射時以不勝爲恥蓋不勝嫌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鵠求中鄭是爭鄭是爭爲實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欒肇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〇注多算飲少算〇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算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正義曰倩盼絢皆說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丂八象氣越亏也素者說文素白致繒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繪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繪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〇注倩笑至逸也〇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畫喻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衞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此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繢案今鄭注字作繪義作繢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閒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繢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猶樸乎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韋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〇注繪畫至成之〇正義曰說文繢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卽畫繢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又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是繢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繢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繢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繡與鄭異矣書皋陶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讀曰繢鄭以裳用繡則衣用繪故破繪從繢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繢四字作繪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繢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著目觀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繢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惟不爲衆采漬汙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〇注予我至言詩〇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正義曰文獻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據的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之於篇而稱說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乃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蓋氏崔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賓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獻之〇注徵成至之後〇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卽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邱卽今歸德府治商邱縣〇注獻猶至故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

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羹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叚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玉裁說見尚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禘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與祫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周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混爲一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即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祫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祫從先君數遇祫則祫遇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祫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祫劉歆逐以禘祫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禊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祫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祫惟漢宗廟之祭有祫無禘故漢儒多以祫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載嘗即嘗祭楅衡即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

惟天子兼之此謂魯嘗禘祫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言之佗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僖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實君嗣魯書制終僖公世祖八年春禘于太廟若羣廟未有書其僭者則襄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禮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傳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稱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莊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享朝享祼用虎彝雉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自牲山罍[illegible]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凌氏曙與故嚴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獻是三獻四獻薦熟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咸酳尸是七獻八獻賓長諸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即迎牲視殺而薦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禘之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倘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以禮之法宗廟以祼地爲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嘗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易薦盥而不薦爲獻牲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郊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郊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注禘祫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數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禘禘祭也以序昭穆當審禘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禘昭穆序列尊卑禘者禘也節也是眞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僞孔所本祫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祫禘並當審禘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卽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

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鬱爲草也春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爲草與毛異義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芬芳與毛鄭以鬯爲香草之說與鬱同當卽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鬱備異聞推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贄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鬯同又白虎通考黜篇鬯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許後說略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正義曰夫子諱魯禘禮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此或出鄭本古寘字作示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寘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謂孔子等恐人不知示者斯謂指示何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手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卽逆祀之事

祭如在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祭百神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

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爲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禮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卽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法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地示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爲祭之爲言際也與祭也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偏也敬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遂遇必敬如親饗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公羊以士職章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己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己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己未與祭肅數之心無由而致故己有所歉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卽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衞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衞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疏以賈爲周靈王孫庶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衞氏玉藻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衞人非自周出仕與鄭異義非也下篇言衞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衞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奧注同曲禮釋文室向曰媚御覽引鄭此注又云祭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爲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嚮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

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霤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霤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注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周官儀禮皆言爨論語或言竈爨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又特牲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爨魚腊爨即雍爨特牲記注皆說云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饎爨祭於西堂下竈爨之祭在廟門外不言廩爨之祭疑廩爨即饎爨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爨其祭即在爨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即此所云媚奧媚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于竈陘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祭之物以土爲之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也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竈臨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惟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即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奧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臧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即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媚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饗媚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媚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媚故問夫子嘗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罪犯禁也說文辠犯法也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實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褚白馬賦注引鄭注尚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屬彌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媚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罪求於君即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彧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彧郁彧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即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鑑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祖右社注祖宗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謂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注】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正義曰三著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儀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即譏正祭器之事不知魯禘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謬也閻氏若璩釋地引顧瑞屛說每事問當在宿齋時若正祭穆穆肅肅雝容得每事問也○注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鄹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郰鄒鄹互易論語作鄹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鄹邑在魯縣東南莝城莝城在今曲阜與鄒縣界水經泗水注鄒水又逕魯國鄒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鄒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

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鄹人此由鄹郰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鄹為郰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郰是孔子鄉而郰下但言魯縣古郰國不為孔子鄉則鄹郰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故曰郰叔紇是郰人為鄹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類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郰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為所治之邑郰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撰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爾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〇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〇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問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為慎也繫釋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

【正義】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為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為五采以為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為獸形以為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為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為鵠大夫士則畫布為鵠大射為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獲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為虎熊豹二侯為熊豹與司裘職所設之侯為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為皮侯據正言之為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為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鄭案金說甚核齊猗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為一侯審矣詩賓賈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鵠為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尚貫革故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即是貫非如賈疏以為貫穿也不貫不釋為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不能之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貫革之射息此軍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〇注射有至容也〇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興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稱能習者以備後大之賓興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為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

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疆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為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為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為能中質是也是為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為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為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為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為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數之以為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獲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即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樂節為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禮以射皆三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為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為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即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質即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為合容為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韶備武方注云武當為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為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為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為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為獲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即一曰和二曰容不及和頌與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

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馬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注為力至同科〇正義曰云為力力役之事者為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即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為尚力其說亦通

論語正義二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曆志□□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先叔丹徒君駢枝曰告朔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受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者也餼之餼言乞也餼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饔餼曰餼稟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類問賀慶聘□□□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常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之以蒞節微使能周且速得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以待羊而已□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告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閒□飭之□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頒官府都鄙之朔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遂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見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非一月所能畢達於□□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所謂頒朔也不獨天子自告朔于諸侯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朔之禮失也□朔于廟告之來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傳長蓋不告則諸侯亦不知有周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經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

大廟鄭注以廟門爲明堂天子聽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節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書視朔之禮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猶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禮之至也據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當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微本之反以駢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子餼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亦廢當卽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餼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頒朔朔事合大戴記□□傳之明文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適矣頒告朔于邦國載在太史而以頒告朔非卽告朔義更不條又謂諸侯皆自爲曆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曆失閏又言司曆過是天子頒朔事此案□侯受所頒每月之朔朔冊書重容有錯亂魯曆之過正朔於此□與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曆過爲告朔□曆非也至晉用周正見□時之時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均未審矣唐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〇注禮人至其羊〇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宋□本云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事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義有四云牲生曰餼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鄭注餼生也春秋傳餼牲生牛腥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餼也然餼是供給賓客若己國宗廟牲生□無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致行禮於天子何得以一生羊爲致其餼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以注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大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鄭謂太祖廟饗祭傳注以爲禰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卽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春廟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事見周禮司尊彝職鄭殷五經異義禮天子諸侯告朔禮說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侯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案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事朝享所謂六事也□廟六事乃去禘袷不數而以□□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朝事袷祭又何與乎謂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事閒於四時各有故嘗何可議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鶚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事裸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卽視朔說言行之則一朝正于廟蓋常月行之亦可云朝朔于廟今言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事行之太祖廟與朝事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餘二事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經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朔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

餼羊是諸侯禮故經天子當用牛非有佗證究之論録餼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駢枝云夫猶文公始不視朔書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瀆也始不視朔廢也瀆之與廢則必有分矣瀆四月不視朔猶必爲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譏也初税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譏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使欲還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處遣此言謂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闕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備以己意爲之隱斷書於前而違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譏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朔正于廟譏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尙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如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頒之禮已使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注時事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僭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奧媚竈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謚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謚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微驕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焉故舉案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絶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救之以忠愈民正儀癸巳頽積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蓋嫌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閉容有廷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逑同仇者匹也好逑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于色也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使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憂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憂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琰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固穴離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鄭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雖以不承傷讀哀而不傷其義蓋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佗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主古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使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對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蔡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宔宗廟宔祏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當爲作宔其佗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段借之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内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

有勝國之社為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閒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
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羣經識小以為哀公問宰我鄭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
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
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為后土配食於社故
亦以為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闞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
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
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
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依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
社主皆用栗也兪氏正燮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兪氏之意以松柏栗為社主所用之木其社
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為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
功也又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
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為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
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為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
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為說惟南齊書禮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
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據之則木棧還之則塗
飾故愚社鼠是古樹木為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太師立軍社肆師帥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
齊車者也秦漢以後戰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即不便於載亦不可
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木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
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為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藏於壝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
莊十四年正義謂廟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壝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為匱說之為
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太師立軍社也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坐社而行當如守壘有奉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
主社故以土為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為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實疏
不曾明鄭意也案兪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書以惠說為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
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鄭之所施豈能樸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位蔽位
社稷木也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者恆依樹漢高祖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
鄉皆以樹名為墓容就遠于龍城植松為社主樂邑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兪氏亦謂王侯以木為社主民閒自以
樹為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侯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
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為故國莊子人閒世云櫟無用則為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
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為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
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為鄉名非即立枌榆以為
社神也社樹無久或能為祟是民無知祠之者專閒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為社主之說
於義難通兪氏讀民閒以樹為田主與王侯以木為社主不同說亦歧誤今所不從栗為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鬭之
名人所懼也懼與栗同音鳥詩惴惴其栗說文卤部云卤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即本此文白
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
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
曰者著其為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
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
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發何也在聖人
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實者必有小貞古大貞凶之戒夫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
呼余及死乎至于三問是其杌棿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審慎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
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涖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讒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
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稱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兼解刪節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
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注二事伐偪陽對向戍可為論語成事之證錄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

未發論故亦不顧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夫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稱遂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擬平子往事以為稱本而欲擊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猶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遂威滅念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為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實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實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說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說字卽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者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證也諦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閑也更也是非相閑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

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閔元年疏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為西伯伯豈不美之名散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羞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衞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舉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聞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為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卽以天為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事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卽以天為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攝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

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為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稱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與傳君秋槎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為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為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媵女為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權案白虎通謂鄉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娶備也二妻同妻以嫁日偕行無三歸禮兪氏正燮癸巳類稿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衞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為妻列女傳衞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悉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曰焉得儉兪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義引鄭文公娶子華妻江蘇及魯女二妃齊恒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歸媵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識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兪氏樾羣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稱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竽瑟不移而具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為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為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辭此事以止之也其實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也氏懼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為僭僭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為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為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為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為管仲之一惡亦謂其僭擬於君案評議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著之若翟氏灝考異梁氏玉繩瞥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為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衡之民樹下議語事務經游繇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為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為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譏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顯甲而陰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證禮有築

臺迎女事難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修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鮒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事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衛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須闕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慎言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牢禮云司宮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事家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況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蒸與烹饔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宗廟僭侈之事案溫故錄說亦通

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

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是美德而或人以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在兩楹之閒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楹之閒句下今正宋翔本有樹屏也句在注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著謂蕭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罘罳謂之屏顏師古漢文紀注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古今注罘罳屏之遺象也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罘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屏壁是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上江氏永鄉黨圖考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垝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坫屏者短垣垝者毀垣垺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庳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坫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觀禮侯氏篇主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實于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庋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如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閒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楣下也坫在兩楹閒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鶚禮說以兩楹閒實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將禮說之鄉飲酒尊于房戶閒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閒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獻禮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閒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後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坫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于篚即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坫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

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繹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述此文在哀十一年反魯後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矣皦如使清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鐘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讀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而律呂之相應上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節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爲感矣爲美非是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鐘濁謂黃鐘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釋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縱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視鄭氏爲確李氏惇羣經識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皦如爲閒歌繹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條此詩樛木傳成就也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太師至如盛○正義曰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謂太師樂應指師摯是太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盛者說文翕起也方言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赫盛貌也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皦爲明也義見埤蒼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于夷儀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濮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閒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一統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浚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又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即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遂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焦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是第三次至衛此假設言之閻氏若璩釋地以衰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嘗祇以下士爲之左傳穎谷封人蕭封人蕭封

人鄭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鱄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坫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卽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爲失位閻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三辯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矣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卽鄭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武樂不及韶之繼盡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雍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達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濩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謳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歸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樂文武左傳言見象箾南籥則文樂不者武也文樂名武書出周公所釋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慚德未盡善也卽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衆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賓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臨禮去聲周官鬯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爲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論語正義四

論語正義五　　南菁書院

里仁第四　集解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

正義曰觀文撰東觀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故古文作宅謂為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劉歸蔡與歸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閑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者大戴禮主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己亦有榮名是為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者此謂擇為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為有知矣鄭氏此說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當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說與善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為非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正義曰[illegible]子[illegible]上久[illegible]異時也說文為久處也[illegible][illegible]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illegible][illegible]既富必驕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為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宣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為之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為仁利行為知勉行為勇強人均要於成功不以彼易此求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

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由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秦誓曰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賢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為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為能好能惡人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為路反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為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苓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正義曰說文貴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稱者為貴無爵稱者為賤引申之義也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盡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楊氏倞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沅校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為句此注亦當讀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衡衡間孔劉孟爾篇並同注後漢陳著傳高論奪實為亦作不居自是審古春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為是且古讀者至得之為句舉彼非且○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當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言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安其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

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僵仆雖急遽僵仆不違仁

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者皇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須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閒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閒違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爲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僵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趣歸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趣歸一字也說文趣倉卒也卒與猝同趣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語之轉次趣古同聲故廣雅趣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且本亦作趑說文及鄭作趑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蹎跋也跋蹎跋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拔與跋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爲水名皆段借也僵仆者說文僵偃也仆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僵作偃說文偃僵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注】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矣也一聲之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卽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卽體實業體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謂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尚曾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尚之也○注言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是利仁强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稍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難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强仁也利仁强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矣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過用字○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莅民者示也皇侃云但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卽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莫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近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遠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實於無聞也遺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皆謂聞道爲己聞道非如注云閒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樂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傳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四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納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厲言士而子張子貢亦閒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尚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卽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書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快害食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棣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訃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敵之敵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

無適也注讀爲敵由惠氏所引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食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其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雖摩皆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其一猶慕也敵一慕二訓當亦本鄭注謂敵當郎仇敵之義無敵無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據者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薦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固所交皆會短取長成人之美時類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固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懲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說人言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卽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周富厚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君子懷刑【注】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爲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飢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違悖之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懸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庶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鼓鳳雄雉揚之水篇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恩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恩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恚也荀子大略曰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歷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菑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正義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齊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成說於中和也爲國者猶爲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曾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患得無夫論貴忠篇引此文作患己不立害是以義稍成或謂立與仕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卽位作卽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立謂患己所以立其位也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說苑官時言之不患其己知求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輿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循雕菰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爲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其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

實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猜忌之心生猜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為知之次而不可為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徵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兼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為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為之貫之貫亦為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阮氏元揅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為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為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為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為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者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識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即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諾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豁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為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即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無稱為忠也說文訓恕為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為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即一以貫之之道故門人聞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為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傚惡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錄矣焦氏循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為利君子能孚于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注包曰思與賢者等

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修身篇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即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幾者微也

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正義曰說文云諫證也謂以言正之也白虎通諫諍云諫者閑也更也是非相閑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憂傳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據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邪禹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注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爲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論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孰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違逆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怒也桀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復己己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

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謂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己得卽知其處也假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己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

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鱣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歡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書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實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也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

正義曰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緇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

正義曰約卽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佑溫故錄賁盡飾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季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豐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卽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吶以吶爲訥之或體說文㕯言之訥也㕯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正義曰發杖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貝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發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賓桓公過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舉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纍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體積善纍德卽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

不孤孫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以鄭爲報亦漢人舊誼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疏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呂覽慎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實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瀆之至於啓稱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傳因事狎數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錄榮禮自陽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襲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數己之功勞隋書李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轉上疏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樾羣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箸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衞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勛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趙辭恐回風驟諫君而不聽今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末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蓋本此注爲孔安國

論語正義五

論語正義六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傅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經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禽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紲唐石經作絏[illegible]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冶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違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萬堯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纍下云纍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纍同凡索皆縲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纍淮南子氾論訓纍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纍其子弟趙岐注係纍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纍楊倞注纍讀爲縲纍纍歸纍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纍臣釁鼓兩釋纍囚使其纍男女別而纍皆以纍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紲或從枼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彙索也少儀犬則執紲左氏傳臣負羈紲是紲亦紲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紲孔以紲爲攣者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馬注攣連也虞注攣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辠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素思仁言義則有歸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譴吉則當無道時危行言孫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諱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讓異聖人殺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故是當其年相稱也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閑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即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縚史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縚爲一人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韜之行韜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縚本又作韜則陸所見此注亦作韜韜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貜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縚無涉自鄭君誤儀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著補闕疑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皆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巨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仲有傷權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即會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數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譜云婁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略同惟毛氏賸言以南宮适則爲一人非是南容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容卽南宮縚也敬叔即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之師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矣其傳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書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虙見五

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㳄為誤則不知㳄俱從必得擧未為誤也又或作㳄見淮南子本經訓處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聞孔子論評諸弟子而不及己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為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疑胡簋皆取車為名案說文槤瑚槤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為之潛夫論讚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為之柢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妄為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盂郁修兗廟碑瑚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簋案攷工記旅人為簋塙見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簋旁為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衡實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後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齋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稷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為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曙典故覈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畫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飾下則以瑚圓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簋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殷今本明堂位文有饌也周曰簋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盛黍稷稻梁器實疏案孝經云陳其簋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薦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

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讇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曰佞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為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使人或者以為仁而不佞者當時衡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實者僞雅釋言云佞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僞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為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捷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為速給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拙者毋取口銳者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長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善其志道深

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叚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琱刻以官為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為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朱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為啓字之訛啓即啓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閩氏若璩四書釋地謂其上說開本啓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避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為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楊愼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僞皆依託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漆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舊注自為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鄭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己俱行

正義曰乘說文作椉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氾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瑩四書地理考浮海指渤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勃澥海之別也浮丘割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承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矣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大秦非專為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曰禮義田蠶織作樂須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即勃海也夫子嘗曰必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衛能知其義非廷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蔡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為行道漢志注鄉之則非齊世亂隱但為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坫論語後錄謂實雅釋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憙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

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庸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泭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泭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釋文泭字或作筏樊本作柎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泭本亦作筏又作桴或作泭諸字惟桴是叚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分泭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泭與此注同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簰中謂之薦廣雅釋水簰䈶橃筏也衆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艀艑簰作橃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簰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泭秦人曰橃筏橃䈶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泭爲小則筏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泭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偕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夫子獨許己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注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通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挺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觀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叚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焉氏疏府異文致譏誠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注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注 孔曰賦兵賦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臧氏鏞古訓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盡曰吾未知其及爲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謂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任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猶出車徒給爲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鄙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注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卩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參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夫之城方三里臧氏鏞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里矣觀鄭君殘注縣之千室之邑謂公邑禮氏疇四書典故辨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稟甸以族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賞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勳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鄉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鄉遂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社氏注左傳稱鄭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國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鄉采邑凡鄉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閭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鄉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鄉大夫采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猶能任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謂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省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

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紳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縷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蒂也著于衣如物之繫蒂也漢孫根碑束帶立朝本此文當爲鞶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韍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鞶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即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饗此擯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覈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逆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逆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禮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淩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赤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〇注赤弟至行人〇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賓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者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己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假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己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〇注愈猶勝也〇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〇注既然至貢也〇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載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顏歎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數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

正義曰江氏聲論語竢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猶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寑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畫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晝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顯用論語可證晝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黝堊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雖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illegible]說文此篆作書云糞除也从廾推華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之糞此經糞土猶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杇牆者說文作牆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杇皇本釋文本並作圬說文有杇無圬圬乃杇之俗玉篇作杇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杇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〇注宰予弟子宰我〇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〇注朽腐至鏝也〇正義曰說文㱙腐也朽或從木此腐

雕也剛制也琱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段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鏤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杇鏝者爾雅釋宮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之作具也郭云泥鏝言用泥以塗也說文木部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從木亏聲槾杇也從木曼聲金部鏝鐵杇也從金曼聲玉篇鐵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杇曰欲爲智伯報讎杇謂塗廁之杇今本皆作杇俟杇切廖甚刃其杇謂皆用木而鑄刃之棻杇槾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杇人左傳稱圬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壁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袤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注 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卽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邢疏述上爲一章與雖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惡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篇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注 包曰申棖魯人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注 孔曰慾多情慾

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皐陶謨剛而塞彊而義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喈解義剛爲天德故近仁慾爲坤象陰也損之窒慾也損初益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爲彊有似乎剛故以爲疑○注申棖魯人○正義曰棖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叢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著云俟我乎堂今鄭儀當當爲棖可證也唐宋以來因遂名參錯分申棖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真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封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黨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棖與黨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其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稱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儻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棖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續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慶續同聲家語申續蓋續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繚續所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餘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續據字周義疑續爲得之庸案餘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疑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黨王書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黨公伯繚二人因申續名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者義及家語作二人乃據姓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韓棖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棖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以棖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蓋顏碑作字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書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棖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棖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堂殘畫象有魯棖○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棖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卽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注 馬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注 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卽子貢此言之者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己之欲度之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逐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逾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嶇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譄云譄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增加也知譄誣加三字同義經人曰誣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實亦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剿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

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遠忠恕故以為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偽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寖廢夫子時修明之而以之為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章[illegible]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為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為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即易義略徵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彖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恒彖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彖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彖同則天命即天道也又乾彖傳蠱彖傳剝彖傳復彖傳所言天行亦即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柔剛濟則曰中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氣氣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稟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踊喜張人之生也莫此為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有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即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即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為陽氣者對情為陰氣言之繫辭以善為繼之性為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稱其實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為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為說又前書谷永傳成帝問谷永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永永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為合此漢儒謬解不可援以為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達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為安國真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畫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為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為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為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為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為天命以天道為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

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故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所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譽聞之一有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倘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諡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至諡也○正義曰世本云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圉卽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諡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諡也春秋時諡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諡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諡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諡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諡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兪氏樾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即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其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事見晉語注云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諡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人有僑國今伎家僑人蓋象此身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即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雖敎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敬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諡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諡法解治而無眚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藏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之然則文仲得此蔡則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僭爲己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仲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徼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之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儀以作虛器之曰宗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畫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者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爲所受封之繁稱爲蔡別名又名僂句皆繆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楶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楶格一字案爾雅釋宮楣謂之楶釋文楶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楶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作棳○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即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以爲名焉與包同左昭五年傳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是蔡長尺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尺二寸也但包氏以蔡爲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皆當云國君守龜此稍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注與包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爲蔡國龜以蔡爲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爲顏暨所糾正路史國名紀言蔡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鑒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兪氏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禮疑蔡當讀爲數說文數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數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卽名之曰數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數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危言謂蔡叔之蔡即數三苗之數然則以蔡爲數猶以蔡爲數矣案謂此說甚可據因並著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爲欂櫨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楮欂櫨也欂柱上枅也枅欂櫨也櫨欂枅上櫨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欂櫨爲山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一名楷山東河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楮廣雅釋宮欂謂之枅楮謂之楷合楮謂之楮也也枅也欂櫨也楮也栭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戢孴張載注云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此卽節也

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枅有曲枅枅則楶也曲枅則欒也曲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栭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栭方小木為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栭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栭謂之楶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楶說文以栭為枅標標者枅上為也栭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开謂之槉郭注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楶說文开門欂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笄也柱端交插之處重方木斗使相接合故謂之槉楶开字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為門上之枅與柱端之枅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懿行義疏謂楶枅一物兩名楶言其標枅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柱頭者飾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梲為梁上楹者爾雅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是楹在梁上郭注以為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為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梲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釋名侏儒梁上短柱也儒上當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為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為人也玉篇梲棳也以梲為藻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藻為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為梲亦與舊詁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莙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飾藻梲為奢僭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梲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尚書大傳皆是言桷飾鄭以桷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梲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為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令尹而仁山以為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乎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為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鄉黨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案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遏利篇楚鬬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為孫叔敖之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實豈皆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為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為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慍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二文皆讀知為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稱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〇注姓鬬名穀字於菟〇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於鄖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鄖淫於鄖子之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殼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為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段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穀子曰穀莊子騈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為虎此反切之穀與曹憲作為菟漢書敘傳作於釋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䖘黃牛虎文讀若塗塗䖘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䖘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虍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為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此注以穀為名於菟為字而不言子文之為名為字作偽者之疏可知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為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弒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弒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弒者何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弒之是其義也釋文弒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弒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弒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弒或言殺案此則弒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弒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是崔子弒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為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弒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為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著曰以左傳崔杼事證

之則魯論信為模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無擬人以弒君之賊則下兩言猶晉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為長書弒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篤實著世臣宋聞舉罪致討以春秋貶絀盾律之宜與崔子罔惡其旨旬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兼包陳二說徵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禮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篤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縣也清者說文云潔水之就下為身中清為融曰清純竄也盡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譏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懷可為智也潔身而不清世末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即古棄字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佗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衛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廄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乘邑之大可知并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公皆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家馬之書子官者非國馬之數在民閒也大學畜馬乘注士初試為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為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閑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illegible]文子乘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注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

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為三思而後行此可證也實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實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鄭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可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艱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若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為實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 注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案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猶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枝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就備亂而言與史魚章邦有道正同成公復國使武子輔致凡十餘年其閑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國無道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實告城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蓋存內外有杌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晉衍之實凡為甯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權皆盟不言於事後於晉季於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閑周旋關君之側歸訴皆絕刑罰不禮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說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焉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即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為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注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反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綴為一文兩敘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為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鄉黨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狂狾犬也狾犬狂猛善發故人之矯志自擬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成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獲被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大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掩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辭味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為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為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詩書禮樂涵之閒必有講肄之所不當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偽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為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贛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

之爲人與猶近與狂簡絢述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絢子學已成章嫌己淺謂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謂孝之辭其絢子之書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辭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釋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卽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念之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書後文篇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等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書南齊曾勸劉勔殺王廣之及勸亡憲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恭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也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卽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疏引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謚法解夷齊並爲謚然古人無以字居謚上者困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爲之節惠諡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正義曰乞醯者乞猶求也左傳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醯酸也作醯以䰜以酒从䰜酒並省醬與醬同儀禮聘禮注以醯醢爲醬醯醢肉醬醋醯造醯言是其以醬爲之說文醯酢也關東謂酢曰醯醯卽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醯釋文醯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醯酒鉶蜜董膳之屬注云醯則醢也古醢用梅醢即加之於醢故醢味醯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醯醬醬注云以醯和醬則是加醯於醬也醬不必皆加以醯故有芥醬卵醬醯醬醬醬之別廣雅釋器醯醯也醯與醯同論語釋文醯亦作醯鄭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醯多汁者爲醯潘也惠氏士奇禮說迷以醯醯爲一物又稽古無醯其說並誤乞醯諸其鄰而與之不爲直者乞諸其鄰而冒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郎微生高微生畝也蓋篤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氾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尾生則微生蓋以經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會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亡也亡若亡命之亡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卽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于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綏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辭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辟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戴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曾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謟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越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謟足恭而心刻深又日者列傳纘蹻而言索隱曰纘蹻猶足恭也頓首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謂進退皆體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辭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靈臣秩差降太史亦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正義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侍者說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盍何也郭注盍何不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辭也夫子欲觀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達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求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裘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朋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讀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總傳訶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事指朋友於語意未斷說文共同也又㡀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敝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謂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備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之謂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銷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辯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注】孔曰懷歸也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導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卿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己所獨知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賓也責即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正義曰淩氏曙典故覈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之稱即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故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瓘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衡爲順當並著之

論語正義六

雍也第六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也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南菁書院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擇人注面猶鄉也人君鄉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爲學之爲君臣爲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卽莫不各有當學之事會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使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卽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卽仲弓夫子繼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輒爲鄭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說雖博未免撓測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植輔像曰仲弓誠明清理可以爲卿使自爲文不足據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枝字子桑故爲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本又作雽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雖桑雽名隱翳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雽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子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類楚辭云桑扈贏行王逸注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卽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皆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卽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卽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成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邪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曰雅釋詁肅敬也寬大之治有似疏略毛詩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術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恣情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幸吉而免凶也從夭從屰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箸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鍇衡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卒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校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何

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大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夭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眞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閒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亡字鄭連下句讀俞氏樾羣經平議謂既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有佚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爲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稱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卽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末稱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類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贏縮陵屢之異水旱渉轢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特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則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繼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賙給不足也周官鄉師職賙萬民之艱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明周賙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爲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爲鬴或字見說文考工記㮚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㮚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斞量也

庾卽斞字段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氏補注庾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變相通傳注往往謂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璉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籔轉溜者[illegible]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爲逾庾成但謂其音同庾[illegible]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混籔爲庾矣元凱注左傳混庾爲籔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據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illegible]缶米韋昭解云缶庾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illegible]此用儀禮今文以庾與逾同故賈引聘禮作庾小爾[illegible]釜有半鬴之庾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illegible]斛四升曰庾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illegible]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illegible]四斗鍾十曰斛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斛數太多未知[illegible]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illegible]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注〕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

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illegible]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家語[illegible]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illegible]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illegible]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illegible]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illegible]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有司空與鄭義同云[illegible]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illegible]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illegible]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illegible]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illegible]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illegible]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illegible]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illegible]末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illegible]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案[illegible]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illegible]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illegible]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illegible]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illegible]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illegible]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畝有奇穀盡爲二十三畝[illegible]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illegible]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illegible]說古農夫百畝合今百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illegible]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illegible]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illegible]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illegible]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illegible]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illegible]

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為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一石合斛一石為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為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為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著之云辤辭讓不受者說文辤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

鄭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正義曰注云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當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為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鄉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達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為不達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通〇注五家至為黨〇正義曰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為國所附離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衆所向也玉篇鄉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為鄉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尚黑訓不鮮則段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鄉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或音梨謂耕牛也釋文犂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此六朝經師解禮之最可據者說文犂耕也耕犂也互相訓犂即犁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說犂牛為耕牛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騂騂而角繭粟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犢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閑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四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為禮未有起而歎之中庸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所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荀子曰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禮案駢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為一矣從之考條之儀謂此山川為山林川澤舉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尚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尚白周騂剛騂本周所尚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駢枝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宜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駢枝為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外祭毀有山川彼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會捨擇也祖別今經與參段會為捨〇注犂雜至之美〇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犂與騂對舉犂者黃黑相閒之名也魏策黧牛之黃也似虎黧與犂通犂之為黧猶黎之為黧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䱻䱻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廣韵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椽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為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為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犧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為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即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為驪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為證且騂角之牛既已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為嫌致有勿用之疑若以犂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不可信且即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為耕牛以耕牛為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騂赤也者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明堂位周騂剛注騂赤色草人職云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為挈杜子春云挈讀為騂謂地色赤案說文垶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此即草人騂剛之義垶正字段騂字為之與明堂位騂剛騂為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騂徐鉉新附字作騂云从馬觲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頭角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繭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為貴故握大於繭粟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劉氏桐中與故辨正云角為周正如春秋繁露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猶有傷損亦為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意古或以義為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為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騂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即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舊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辭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為王肅所亂不第

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為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為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曰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為一時過三月覺則移時言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倘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學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

正義曰從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為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為政疑其強有知慮多聞識強即是果有知慮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惈孫炎曰惈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惈憖也憖與敢同子路好勇故為事明決為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襲也藝本作埶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為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鄪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鄪○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為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庈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防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為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為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為康子無疑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為季氏宰託使者善為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即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為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顧背此可知其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即夫子已先為季氏史為季氏司職吏閔子祇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費未幾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即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琅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和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寧陽東平閒則意汶上亦在嬴博說頗近理閻氏若璩釋地引曾泰和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為交窗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為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為之即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喪禮祝啓牖鄉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墉下喪大記作北墉下今注本墉皆為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為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闔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即牖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牖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墉下或為北牖下釋文庸本又作牖則經文必本作庸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猶本陰氏未為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己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為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解云厞是屋翳也不為門扉厞之義為隱是室漏處惟喪事徹去其厞為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為北牖一餘字從而為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墉下即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墉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執而問之此是蓋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

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僞對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還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惟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即癘省毛氏奇齡賸言古以惡疾爲癩積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苿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愚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孝故正指是也

曰亡之【注】孔曰亡喪也疾

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喪之命矣夫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亡蔑末皆訓無末蔑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當是古論如此白虎通情性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數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夭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亡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逢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隘同顏子家貧所居陋狹故曰陋巷說文𨛜里中道從𨙵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巷篆文從邑省廣雅釋詁衖尻也釋室衖道也又云閭謂之衖衖爲巷之變體巷則從篆文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衖列二義解者以爲街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笥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笥也此僞孔所本說文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笥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笥以竹爲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葦笥是也笥器大小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說文匚部匡飯器筥也筥者精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僅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笥匡匱笥也簞圓籃也也匱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對文簞笥別散文通稱盧本簞笥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瓢瓠者謂瓠爲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卺鄭注合卺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卺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貪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

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注畫止至

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委至以力不足自畫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真力不足之人以曉之焦氏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兩軒說卽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勸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卽是斃惟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諉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彊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己身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彊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彊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間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

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稍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

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

阮氏元校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爾猶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絶不相混然此專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讀爲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事得實人與之耳語也注有譌脫莫睹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焉案

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
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遂
人職夫閒有遂遂上有徑此鄭步道之徑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
如綦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惠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蹊名徑系也射
疾則用之故遵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邑翔觀伺將闢竊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
相翔者縣之則竊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邑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
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子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
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謁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詣亦
訓告〇注武城魯下邑〇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
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
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東武城與郕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
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
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
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〇注澹臺至且方〇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
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
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
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
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
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正義曰之
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與此孟之反皆提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
哀十一年傳說此事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敕策同音叚借〇注魯大夫孟之側〇正義曰之
反爲大夫亦以意言〇注殿在至爲殿〇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
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屍聲字本作脫殿從屑得擊聲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
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菽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悉稱臀居人後
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殿大殿郎
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啓者詩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誘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啓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即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
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
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
不有言無也祝鮀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〇注祝鮀至害也〇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
此祝鮀於衛不得僅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叚
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爲
季札所說爲君子昭二十一年會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云必兼佞方可見容
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惠淫商辛惡之襄姒不好笑周齮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碩人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
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
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
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譽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
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
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
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
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
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
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
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
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爲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
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野如野
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

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事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於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故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言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野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彡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謂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經者皆通爲虛無故曰罔玉篇誷誣也誷與網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庸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塾之制廢詩書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覯故夫子於門人中得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

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人不能自勉於學闇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

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務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黷○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黷黷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諂慢之弊春秋時如臺駘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禱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其能徼福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

仁者樂山【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

【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

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壽樂爲智仁之功業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竫亭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當爲竫今經典通作靜壽卽當省說文壽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就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卽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者○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卽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修業日有孳孳而進之止其進也卽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卽聲色味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夭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使人耶潁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殤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故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翱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將人而納於善之理也斡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閔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鉤之金權於一輿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遲也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閒王化未歇迨沐聖人之教而俗益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無觚云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觶花觚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爲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僞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牲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爲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觚觶觚卽觶則考梓人觚三升亦爲觚三升觚三則觚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盡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酌酒而沉酒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沉酒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禮也毛氏奇齡改觶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術宴樂而其洗爵事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皇有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

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簡與屬異宋氏翔鳳謂是餘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觚棱也棱觚也史辭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圜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觚亦作八觚廣雅釋器觚當爲舌觚籀也竹木本一類故觚亦作觚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素觚而嘆即此觚也觚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八棱爲觚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觚故觚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觚矣孔子嘆觚師古之說與曾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圜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觚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正義曰皇本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也與歟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以此於仁人尤有所觀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雖也焦氏謂於仁人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即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正義曰宋往稱鄭指文往視之者恩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從傷其身無以教人故不肯也氏以機乎機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而權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以教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陷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陷溺天下非人雖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歟也學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稱其達辭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於文致禮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疑氏瑞田論語小記天下遠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藉爽[illegible]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繪弗學夫乎而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圖我之師也然於已往夫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禮不會觀矣爲而釋我以禮之呼我以喻之也不會相依爲而播我以舉之被我以履之也辭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傷同其所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

所美富者不同也微之於文而後歸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微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著見而知之夫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業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道精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聽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著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約於執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之於禮是爲約夫儒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即復禮之義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又曰夫畔而不約必畔違也明弗畔事以約禮言也畔即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與參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衛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孔叢子儒服篇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饗已見謂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敬鍾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卽助祭之觴大夫亦並不因此妾行見禮著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觀用觴謂大夫之宗婦以觀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禦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觀獻異姓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遺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女無相見禮無觀禮猶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亦廢至大夫觀靜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鄭非之謂禮無此文況蠻傑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謬不足辨矣[illegible]南子無疑亂然有之人明故於衛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精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辯紬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illegible]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此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謂南子之欲而厭我矣天卽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

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欺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子所不者不者不見也祠倒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者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豐故不說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書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婬亂邪爲輸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予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樂肇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曾南子所能與明己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誓皆矢當訓指爲指天也王氏楙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愁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辨史記敍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肸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皆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圖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所存疑之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誼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相輸而成體謂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禮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著易傳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燾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載度以遺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秖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矣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何事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鄉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機深一體秖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秖遂生而春爲貴生之厚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體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蓋所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猶在推聖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偏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爲言濟於患難若爲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降水民苦飢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卽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喩也以己爲喩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卽此所云譬也絜者結也挈也卽此所云取也

論語正義七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爲別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灝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譏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致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竊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傀行不任以官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卽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書卽本戴紀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大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信老今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襲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遺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稱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卽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戴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猒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案夫子自彊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券勞也廣雅釋詁券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謙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誦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注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稱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曰學曰觀曰習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會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徙說文云移也此常訓下篇云徙義崇德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責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爲不善而不復遷於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講修講一韻從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〇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〇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爲憂也此孔所謂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辭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諫致有斯失故引爲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爲名蓋段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〇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〇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郞笑舒義月出舒夭紹今亦以夭紹爲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夭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難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馬注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敎身齊戒施敬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夭夭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寤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益衰力極罷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會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繼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皆讀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灝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載正蒙楊時責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依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鄭據德矣依仁鄭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與之言喜也藝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飾使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〇注志慕至曰游〇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積慮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 正義曰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鄭注薄析曰脯棰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胸此納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胸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巵言禮篇脯五脡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脡則爲脯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實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審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贄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擧其所行之摯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摯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乾無毀玷綽釋誦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糠續金恭碑束脩聽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修夏史鄭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主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修至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務以解論語此文且擧李賢束帶修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說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己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修不謂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愼恐懼省察雖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恐人以束修即可無悔故言未嘗無悔以曉之案魯論義不著包說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段借疑魯論義與古同段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〇注言人能奉禮〇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擧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正義

曰說文云啓教也從攴启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略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使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參於書也皇本高麗本晁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發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爲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悉惟獻注引字書曰悱心翩也緝疑作痛方言莽憑憤也莽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即說文悉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使啓發爲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散不事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端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過違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數之既不隱思雖不復蓋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納鼎歸注弟子納問則告之以易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蓋者此勤歸而功塞學者之以災也檀篮則不復告欲令愚而得之亦所以和錢而静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正義曰檀弓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即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器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鄭指夫子此事是也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陳鏗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覺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者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哀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至禮容○正義曰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卽此義泰伯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繼世之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卽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卽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說文慮難曰謀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卽是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卿命卿夫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其己有所能以自見涉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濡今經典作爲皆濡之段借爲說文訓爲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不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取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爵祿田則祿愈厚求富鄭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驗與執鞭之仕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諸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爾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士既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卽謂執鞭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富視可求然後爲之也既窮不憫則從吾所好也但富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雖己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鄭夫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有以富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卽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己雖修祿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卽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者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職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獨能愼之。正義曰：說文云：愼，謹也。齋，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齋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愼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鬭也。愼戰，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愼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愼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事。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嬀，音居危反，非。包氏愼言溫故錄：嬀，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義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論，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即安國故也，亦即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謨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故以不圖句爲美韶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諾，應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違守父命而終讓國不受，與衛蒯聵之蔑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諱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衛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衛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概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乎。○正義曰：詩鳧鷖：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即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傳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鄭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稗。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稗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粱校，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粗

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比粱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義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貴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气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蒯聵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蔬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葉曰疏是也疏爲菜之通名不爲粗疏孔此注疑也說文厷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案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錢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大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卽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者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誦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齋氏盛論語法加當言僾僾之言暇時子倫周遊四方故言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精研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爲大衍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震而泰蠱乾生井終既濟當大位正王度見可不過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盡天道也

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鄭指易言乃不備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鳴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偶記典法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禮樂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偁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詩者周公著謂雅一爲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謂爲稱名曰爾雅也暱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審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使事爲離章數滋生積漸增加循時遷變王者就興一世之所宜而斷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周室西都畿內明以至爲正矣周室西都音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使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凡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曉民必說官話亦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猶掌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鄭氏據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正義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蔡昭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句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高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鄉注禮續志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冠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葉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

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葉公爲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正義曰：敏，勉也。言黽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爲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慢，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不卹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奡盪舟，憲問篇文，說奡故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實大於弒父與君，故舉以釋之。鼎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屬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改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範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卽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爲天所命，故[illegible]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衞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鄭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阨，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之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予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故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閒語之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乚同。乚，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注】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問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爲君子，卽無由爲善人，故有恆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讀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箚記說：有恆是爲實之人，若不爲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實者尙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實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

約然而曰亡的然即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弨攷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實方伯也○注恆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彖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紘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即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爲網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射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爲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釣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釣鉤也是也鉤以細繳綸爲之以繳繫之於竹竿之首詩云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釣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隿射飛鳥也從隹弋聲弋即隿省周官司弓矢增矢茀矢用諸弋射注增矢弓所用也茀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使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即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不知者不知其義也無所聞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求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即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故徵之此可見聖人愼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要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俱假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鄭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書鄭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困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前代因立互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智通雅謂互鄉名古唐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寄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距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爲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鄭獻涩義注絜猶潔也保猶保也專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卽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卽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注】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爲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爲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僞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稠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

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

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讓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略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旗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段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諱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書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實違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號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繆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擊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

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咊相應也今作和倡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欲其善益嫻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己未能也

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楊愼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即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慎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尒說文云尒書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即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猶云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即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冊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禱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壘省聲重文讄或不省又誄諡也從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讄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段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所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讄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

當作讄通作誄當是古書文異禱讀者謂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誄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底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己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疏疏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曉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誄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誄篇之辭以對爲失夫子本旨也誄禱當讀斷與說文讄禱謝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案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略本之論衡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誠敬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注】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愻順也引書五品不遜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慼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使此文爲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段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爲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爲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卽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論語正義九　　南菁書院

泰伯第八　集解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案左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僭述乎抑將受伯仲之讓傳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諫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與立季之義且後說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荊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綜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微此則知王季於兄之德必有非尋常友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歿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荊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還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惜太伯以讓之故義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即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繼釋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遠不相背辱身避位實以遜國豈後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并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當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審辭矣又案鄭本周紀稱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會敵屬而請有所勳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即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於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鄭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叚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饒至運言三讓不分飾目亦術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

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葸亂義近○注葸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葸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葸爲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葸葸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蘇林注云鰓音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競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鰓鰓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葸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所纏相交之名故引申爲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當交者以子貢言之故後漢杜根傳好故直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

正義曰篤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爲一章故舊者故之爲言古也舊之爲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爲竺○注興

起至偷薄○正義曰與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是偷薄者說文云媮薄也偷與媮同晉語云敢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啓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启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誃離別也讀若論語誃予之足作誃當出古論誃與誃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誃與誃同哆開也開鄭離別之義援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嘗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啓與嘗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虞翻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嘗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皃頌儀也貌籀文貌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象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容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舊稱頌即容也亦徵文象說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讀眉目之閒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擧容靜氣容雜是也鄭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群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鄭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事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即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籍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遂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謂籩人醢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蕭山餘氏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庀徒擇日各有司存猶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衡司存各題標準又恆沖傳云臣司存闕外飄隨宜誡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懼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擊生之義非其舊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食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捷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之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蹌蹌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蹌蹌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鄙此注義也樂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明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梪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揭無異物

之飾也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

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己若者也中庸紀言天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聖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節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按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故知顏淵為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大寸為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為身之短而孟子荀子或言五尺為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據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說已下二字當據鄭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敓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敓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言君子人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最君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尚其致乎蓋體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七字為句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纘猶繼也世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擅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權中備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卽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任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為己任援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黎生為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為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為聖之任者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為仁仁者天德故仁為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即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懈之意是仁以為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卽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卽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視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謂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塨曰詩有六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擬

審之心罷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卽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盡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卽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迂說人道其義亦未為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瞑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為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卽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為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為皆議致僞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卽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雖卒告諭卽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為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為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實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道也然雖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為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

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彊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肆邪侈無不為已故為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為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卽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

正義曰說文吝恨惜也玉篇悋鄙也俗作悋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悋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卽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是鄙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誡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彊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為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儆篇不驕不吝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儆後世之為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豉反穀訓祿本爾雅釋言[illegible]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為祿也鄭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亦解穀為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釋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為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勤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為鄉遂之吏可以得俊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此爲王朝之官而書之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廉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適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誤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〇注篤善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鄭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卽是盡道亦卽此所謂善道者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非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見以正道從俗人也卽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身在上位若己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實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稱國而貴者有之無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踰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亦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亦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弒君子弒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謂議之論議也下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衞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正義曰師摯疑卽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使君騁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成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縱案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亂又亂治也幺子相亂又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卽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摯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鄭衞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猶樂記言桑閒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閒濮上皆衞土俗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旣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卽說文敪字云煩也從攴從亂亂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敪今作亂爲段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衞未失正不得有鄭衞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愨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廣雅釋詁同凡人愨謹則爲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僞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疏以爲僮字之段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與桑扈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穀直貌穀卽愨省廣雅釋言愿愨也能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悾悾愨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悾悾誠愨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李賢注悾悾誠愨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愨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悾悾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悾悾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愨則端愨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愨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

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

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之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此宣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詁必言有天下者舜禹以受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己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爲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美舜至之稱○正義曰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極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卽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業效天卑法地未有能建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犧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數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難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耄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舜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正義曰李氏光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尚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稷卽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書義云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卽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卽大姒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首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兔罝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
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
妻竇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雖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者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爲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爲才子即禹皋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解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非即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於爲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猶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婦人據馬鄭義即文母婦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陳說衛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謬焉翟氏灝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恆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邯鄲淳所傳之古文尚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謬爲之說近任氏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尚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秦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鄉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正義曰周得賢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歸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數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據其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者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率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荊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柔盛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誓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正義曰後漢書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爲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爲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爲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從韋從犮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黹犮聲按黻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繁文改爲韍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韍論語韠韍冕此假韍爲韍當補爲韍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韠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周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韍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韍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韍葱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韍祭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韋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又云天子赤韍蔥衡士韍韠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紱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韍皁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韍珽亦以冕與韍達言下又云火龍韍韍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韍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紱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韍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據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紱冕紱與紱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紱是紱即紱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俛同管子小稱篤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下垂溢益俛也此

免爲俛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注以皇爲冕則冔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古名之案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衆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〇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〇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鄭作費字豐潔者言粢盛犧牲皆豐潔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注 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八尺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畎澮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其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於溝淢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淢毛傳淢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淢假借字夏紀溝淢亦用段字說文淢疾流也別一義〇注方里至八尺〇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畎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該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卽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牴觸近畿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畎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遂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縱閒言夫也溝縱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云云案畎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隨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變用遂人之文夫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達十井不變井閒之稱溝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畎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達十成亦不變成閒之稱洫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城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原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說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者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離舉偏辭故溝洫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遣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論語正義九

南菁書院

子罕第九　集解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忮不求與上衣敝縕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太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九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郤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彖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國利用賓于王孚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卽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故利所以爲義之和和者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此卽利物足以和義之謂此卽利字最初之誼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卽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卽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卽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卽爲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爲不利而其所視爲不利或君子所視爲義所視爲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喩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喩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闢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書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稱參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夭壽之目也是命爲從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爲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爲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彖言利而贊易又彖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稱子於易稱無閒等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罕稱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人爲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並本古論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橐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卽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使人遂備之於朋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擬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卽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卽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常人習亦博學而聽有所事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爲算選也卽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博學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爲射御之學而技無所成能故執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秖書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卽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灝考異疑卽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偏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己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能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正義曰麻者枲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紼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緇黑縷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彼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彼漢制播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帛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緇帛之後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緇其實鄭依古字作封紂綦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緇之側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著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云今也純緇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緇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與孔疏異以非鄭君之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

亦得名之。緇、紂為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緇，而破讀止云純當為緇，是緇可為帛色，而實以緇但為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紂相似，故讀從之。但紂為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為緇也。且言緇則為紂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紂，以與他經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徵讀鄭，讀緇即緇布冠，然鄭以緇為黑緇，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儉。是黑緇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混而一之，可知作僞者之陋矣。純為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為僞孔所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舉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摯，再拜稽首；介覲及士介覲，亦皆入門右，奠摯再拜稽首，介送摯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饔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為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觶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卽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卽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覈。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又賓媵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卽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為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諸同。說文手部：𢷎，頭至地也。頭至地卽稽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申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斷。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卽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為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卽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固。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

華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說億陸不當以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善則稱親譽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纖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柰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未欲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遺墜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緜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舊兩說並存閻氏若璩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案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歸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晉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書宋人圍孔子數匝而弦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弦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蓋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釋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顏剋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剋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即剋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事之譌事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

正義曰鄭注云大宰是吳大宰嚭僞孔兼存吳宋方氏觀旭偶記鄭以爲吳大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幷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宋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嚭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大宰嚭論述聖德之體而太宰之爲吳太宰嚭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會子貢之言而但言太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謙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提之爲句盡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太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傳春秋襍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㚟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僭制也權案散位從卿即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官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

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卽瞻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太宰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笑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將聖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亦通大聖卽將聖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舊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酇爲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卽是賤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正義曰此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使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據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寵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

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此與前篇悾悾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悾悾誠懇也大戴禮王言篇商懇女憧歸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卽悾悾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懇故曰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叩卽叩字鄭注云兩端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徵末故末有始義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據疏此兩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才析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饑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逾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傳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意之知也卽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爲己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靈度仲尼偶篡其命得旋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明道旣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頌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書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卽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紛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尙書言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鸑鳳別名則如上古之時鳳常至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盛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淸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淸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熄熄如火英圖書龜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龜後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

犧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犧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安無所不法言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參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

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過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之者謂見之與過之文相儷也說文書據也從衣齊緝廣雅釋詁績緝也績書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衰聲是衰卽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糸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殊其衣裳故衰綴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據禮喪服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篇言見齊衰者舉齊以概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衰服以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陳氏鱣古訓說文覍冕也從皃象形弁或覍字冕大夫以上冠也從冃免聲絻冕或從糸蓋古論作冕魯論作弁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僞圖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制冕者散文或通辯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紼冕篇弁之爲言舉也所以舉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純下圍素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盡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館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任氏中釋義如斬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眞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常曆所見遂據魯論作絻以冕爲絻之譌絻與免同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緦服之輕者免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絻之古論作弁絰鄭司服所云弔事之弁絰服鄭彼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此以冕爲絻絻與齊衰同爲喪服亦是絻別爲義不必與絰者相爲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裙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玄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韋弁服則衣韎韋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離國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趍○注冕者至行也○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瞽爲盲者說文瞽目但有眹也眹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眹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眹而無眸一是並眹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辭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卬嚮也卬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镾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鑽堅仰高鑽作鑽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俠固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逮說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形本集注本忽爲作忽然誤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替錯之像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南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子盡心章章指引文並同又恭息善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恭響實諫恭南史王[illegible]傳魏書高允傳賈恩伯衛恂書婦帝起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循復云恂恂恭顯就良鄭注鄉黨恂恂恭愼貌同故翟氏顥考異馮氏登府異文玫歷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此循之恂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恂文約禮鄭曾縣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歟者也貌者辭緯云猶謂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貌文卓高也卓古文卑漢碑勒修孔廟禮器碑建豐之思錢氏大昕鑽新餘謂鄭論歸卓爾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卓爾絶並之辭絶蓋者

言絶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為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約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同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即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覺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與此之謂也授畫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聖但獨立姚氏配中一經廬文鈔道也者萬物之奧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為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則巽以行權巽入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論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者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縱心所欲即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轄意顏子此言所以親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即博文也立即立於禮也亦即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固瞠若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末達一閒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末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末聲轉繇由今古文異〇注喟歎聲〇正義曰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嘳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〇注言不可窮盡〇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〇注言恍惚不可為形象〇正義曰說文怳狂貌引申為無定之辭恍即怳俗老子道經道之為物惟怳惟忽惚亦忽俗〇注循循至所序〇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為訓亦得通也誘說文羨相試呼也從厶羑誘或從言秀詩野有死麕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惑即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注〕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注〕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正義曰爾雅釋詁詐偽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為有臣為即是偽詐無臣而偽有臣也考士喪禮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徹者擯者其者之屬皆習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為臣今用大夫禮是偽有臣也偽所以為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欺是違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致曰致仕其齊末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所已或已雖位雖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辨本云據此為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僭凶事為過計也〇注疾甚曰病〇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〇注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〇正義曰夫子仕魯為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為臣助治之〇注少差曰閒〇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鄭注閒言有閒隙文王世子文王有病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纔瘳也〇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〇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制案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疏養子無方無方則親也〇注就使至路乎〇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釋君者對臣言之有二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追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之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之也釋文匱本又作櫝通用字物茂卿論語徵云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先典傳君秋樸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賣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據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鄭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賈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稱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

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賈沽是段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藏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夃則作爲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韞藏至匵中○正義曰鄭注云韞裹也匵匱也鄭本馬注裹藏同義韞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采衆書傳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匵匱也匱匣也今俗別作櫝○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衒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絶之辭明沽是衒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衒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衒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衒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譌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

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致之所惡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夏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猶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宋魏曰九夷鄭舉楚之夷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秦[illegible]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素呂氏謨也南方曰蠻其辨夷稱九夷者皆假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獷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識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鄙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爲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爲致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爲正而稱雅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故歌蓋閒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樂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爲在知命時觀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曲禮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壞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錯雅之在錯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雜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事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說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時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蘩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蘩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雖清詩而內則入舉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類包氏慎言數南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爲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邠風也而籥章大以審老惠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狸首鵲巢采蘩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illegible]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雖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損減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

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即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樂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樂，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義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保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

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當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正義曰：爲山謂積土爲山也。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貴覆匱以成山。亦用此文，蓋段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簣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簍、筱、籯、籠、篝等，籠也，皆異名同物類。師古王莽傳注：匱，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正義曰：說文：惰，不敬也。從心，惰省聲。惰或省自。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懶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即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誓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

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興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卽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雖收卽爲穉而成實實卽穉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譌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然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顛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〇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〇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注】後生謂年少

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獨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聽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爲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藝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纔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蓋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悛繹改也自山而東或曰繹郭注引繹之爲貴廣雅釋詁繹改更也釋繹古多通用詩板泮水鄭釋文並云繹本作釋頍弁繹文繹本作釋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解繹爲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者孫此二術教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〇注人有至爲貴〇正義曰法者灋之借字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引申爲典則銓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〇注巽恭至爲貴〇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遜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謹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繹繹理也繹抽絲也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紬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繹陳也此本爾雅釋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愼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

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彊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〇注三軍至取之〇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懈散莫有鬭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擊而取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縕枲著

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縕枲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枲並作絮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作絮爲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枲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之纊及舊絮也李氏惇羣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縕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說文絮縕也說文袍襺也爾雅釋言注縕亂枲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云喪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爲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襌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釋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者袷褶之類於時人已服裘子路衣敝袍也狐貉二獸名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貈說文貈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貈今字作貉皆段借貉說文以爲北方豸種先鄭職方注北方

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時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貉狐狸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邠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縕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縕枲著○正義曰枲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縕紼也紼亂枲也又檀下云以絮曰縕以縕曰袍別絮言縕則縕是枲可知漢書蒯通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縕亂麻也著猶言縕也士喪禮著組繫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二言以擬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儆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闡書自足既置經實者且夫子先旣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枘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稱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縕袍一節無不忮不求二句亦一證○注忮害至之詩○正義曰忮害臧善並毛傳文說文忮很也漢書甯成傳滅觴爲忮師古曰忮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明不忮不求即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探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己有稱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忮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忮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衞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爲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何何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劉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諂何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尙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曰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𡨄云凍也從人在宀下以茻薦覆之下有仌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劉氏濬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乃子戹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身通用○注大寒至苟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往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陰竊而不失勢健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淮南子俶眞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險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貴賤者欲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說或以歲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諸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申鑒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鄙以也學者爨之所同講習切磋使此責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譽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學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榮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華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邢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翩翩者偏釋文偏本亦作翩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也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義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權告於室喩之至也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權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爲用之楮論引與筆解同此當由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未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爲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

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嘆嘆經詠之經又稱古人稱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參微字○注適之至之權○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邢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奐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棣以棣之名常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棣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豳風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義疏引卑顧相貌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甚乃合弁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郝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慎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寔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諫也則禮變而經之非敢傳禮以教死也故謂而辭之父說則名者辭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稽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觀械猾論反是不思論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攻錫以魚脫布以灰夫物固有以醜理賁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卒朝請不立廟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履時爲佐人使不得擢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壟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稱信讓通爲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經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即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論語正義十

論語正義十一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閒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則爲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爲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瑬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陬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愼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愼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漢祝睦後碑鄉黨逡遂朝廷便便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悛與逡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遜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卿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書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朝射朝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鄭治朝地也江氏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illegible]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則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鶚禮說凡言庭者皆朝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當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皐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瑬正義引楊氏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該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〇注便便辯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同訓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謂正祭器於朝廷則對閒致述傳行是言辯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注】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正義曰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致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瑬正義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卿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辨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之下有士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業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憲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襲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潙氏登府長文考經以爲此古論胡氏[illegible]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求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〇注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〇正義曰爾雅釋詁衎樂也說文衎喜貌侃衎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衎之叚借也後漢實安傳閒閒衎衎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衎衎閒閒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顏敘傳衎衎履忠進言使漢書樂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衎衎並通衎篇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書也說文誾和說而諍也或省作言玉篇二字而言言斯迋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辯論其是非也言不妄發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誾誾傳寫誤誾察侃通作衎故訓和樂誾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離和樂而中正爲離據案爲不離於中正而和樂爲離方貌非是於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注君在至之貌○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遽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一曰踧踖廣雅釋訓踧踖敬畏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毛傳蹙蹙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蹵然注蹵猶蹵踖也蹵蹙並與踧同楚茨執爨踖踖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恭敬貌卽本馬注說文趨安行也侯趨步侯侯也漢書敘傳下長倩僥僥注引蘇林曰僥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正義曰說文召評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羣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事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當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儐說文儐導也從人賓聲擯儐或從手是擯儐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藺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卽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擯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若相行之禮旅擯猶覲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段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數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諸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擯如爲上公之國亦明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旅擯爲鳴臚之臚陳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故康成謂旅爲鳴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盡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卻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尙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獨自轉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如有傳辭無疑矣司儀於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猶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廟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晉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

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變色

足躩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孛一作艴艴偁云艴見古論語偁謂孛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實魯論與說文孛實也人色實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孛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躩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巡不敢當盛卽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躩如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爲承擯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擯主之前御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列而面之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並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東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揖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歷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隨之而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佗舉至不欲自承以人來皆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

復擯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擯而傳閒之也末介而擯傳而與承介承介擯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賓既請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遂傳至賓賓辭遂傳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擯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韓移也江氏永圖考衣之前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縫乃向帳關之閒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襜乃向事衡之閒矣襜襜動搖之說故皇疏引江熙曰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整辭九數裳襜襜而含風令洪慶響注襜襜衣動貌補

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

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使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謂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爲遂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離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爲說是也據氏嚮與故嚴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備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禮又意士介覿擯幣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爲備矣與故鄭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躡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貌文引作趨如此出古論語○注言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辭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辭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辭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注云三進請賓執事也主君每一請事一進欲遂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使文言辭是賓還告辭則上擯之事主君迎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辭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篇箋首曰顧賓還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鄉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爲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時召君命爲尤重矣案孔子本爲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爲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

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爲聘賓事也公門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爲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使據己圖此稱所聘之圖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爲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賅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爲廟門矣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爲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釋文躬作躬廣雅釋訓躬躬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斂斂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類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窮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躬躬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窮窮則鞠躬者躬躬之叚借孫氏志祖讀書雜錄蓋鞠躬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爲謹敬歙之義老子云斂斂爲天下渾其心傳文引顧注斂斂危懼貌歙鄭君以爲斂斂之貌者後漢書袁衡傳注斂斂也二字訓同亦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鞠足也○注斂身○正義曰注以鞠爲斂躬爲身說文云鞠曲脊也鞠躬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讀孔義與鞠廣同其說恐未必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

正義曰立即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闑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翬正義引蔡說實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位人臣人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象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擯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闑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闑西注謂聘事是也其聘賓私覿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闑東私事即私覿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從入門由闑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側之可知矣棖者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鄭注玉藻云棖楔也牽持

籤云棖門梱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者釋宮云槷謂之闑又云橛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橛也槷闑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闑闑以礙門兩扉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闑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闑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闑楔案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闑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闑而鄭云夾闑者謂上介行闑西與上擯行闑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爲擯賓入廟門當亦自闑西與上介之拂闑相似夫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閾踐閾卽履閾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惑於賈疏二闑之說遂謂兩闑中閒有闑兩闑外無闑以通車行至廟門則撤去兩闑與闑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躡其上其說雜見所著禮記補疏羣經宮室圖雕菰樓文集中案闑卽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闑故由門出入何嫌於中門若有兩闑則君行兩闑之中臣行棖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闑耶履踐並謂躡其上解爲度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闑然門啓時或去其闑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闑常設而不去其閾或寬以庳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爲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邵氏晉涵正義柣說文作榍云限也閾門榍也繫傳云榍所以爲限閾閾亦名柣士冠禮注閾閫也曲禮注閾門限也與說文限下云一曰門榍也然則柣也閾也榍也梱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闑亦爲榍闑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閾爲門限不用許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

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擯至容擯處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縉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揖此卽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旣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卽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盡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爲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致事當議者君命臣聽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鄉黨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鄉說不然者鄉黨言禮歸不盡爲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衡不足爲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閒行已久不復遂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卿有惠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正義曰駢枝云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義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今案賓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襜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爲更動也齊與齊同漢書朱豐傳唐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齊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堂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蔽也廣雅釋詁屏藏也屏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卽鼻也夫子屏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約鄭注之文懸揣臆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卽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鄭云圖事卽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卽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摳繑也一曰摳衣段注疑繑爲襦字之譌襦者擧也卽席摳衣下去地尺若此摳衣當相似矣駢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攝衣也摳謂之攝擻謂之揭揭謂之撅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

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降介逆出賓出謂賓出廟門仍接於西塾也駢枝云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蓋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醬湆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筭棗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爲限廉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謂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

階陛也待楹阼儀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檻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檻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揖臧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當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邢疏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謂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覿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納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聘禮記明鄭之記中而鄭君卽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湮晦至邢疏而始明同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稱其精審厥後胡氏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趨中階以爲禮而侵言趨朝也聚氏書祺左將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當之言而是孔子於已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儀致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事與聘記言實入門升當亦不合則知隊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儀以爲禮禮不如擯者本不升堂且上歸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其說既多歧而其中門位堂階又人自爲義今皆刊爲不欲繁删舉者耳目爲○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鄉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息舒音同舒與遲義同方言遲解也快也說文遲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鄭注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

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古文圭作珪又云剡上爲圭白虎通文質珪以爲信者何珪者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爲物之始其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卽剡上亦卽上圜凡諸圭形當略相同周官大宗伯王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者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攷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注云瑑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事用瑑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宜瑑爲文飾也案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瑑卽先鄭瑑起之義兆垗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案賓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垠也垠鄂字同之謂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瑑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著之惠氏士奇禮說瑑者頫聘之圭若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謂大瑞皆瑑如其說則與頫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頫聘之圭體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大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實客皆曰案功案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爲說者謂案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賓降公側授宰玉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讓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過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愼也重愼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訓間見詩采薇傳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故注舉聘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瑑圭璋璧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於朝及聘畢還圭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主之文我以命圭當之非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正義曰蹜蹜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蹜字蹜下云一曰蹴也蹴與蹙一字詩蹙蹙靡所騁鄭蹜縮小之貌蹜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授玉爲上者後進者河閒孝王開傳上案其非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衡用氣注衡謂先爲之史記鋪使周勃世家太子勝之衡之集解引事昭曰衡牽也衡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時禮記授如爭承後文之授卽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異一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下授授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通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當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皇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音禮下爲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坫後錄謂如而古趨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儀同愼擇之義恐辱君命者擇有失隊遠者卷辱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衛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趨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之曲禮云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愼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脚後也若執器行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事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如圈故為圈豚首其圈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猶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鄭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蹜蹜如有循為志趨之禮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尸行接武謂踏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閒容跡也是皆圈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鄭是跡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繼是足蹜蹜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鄭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蹜蹜為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鍪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為舒武一為徐趨名同而法異也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會與舒同謂顏色舒解江氏永圖考聘執圭事執璧獻與和愉異事禮有容色正對物如戰色謂鳥容手容足容如初愉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儀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成也至於事則襲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聘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裼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事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詁文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覲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為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幣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皆侯事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閒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為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注云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此相閒之義也聘禮言設庭實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受皮者辟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

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譏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覿皆為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末為失禮也○注覿見至色和○正義曰覿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覿私見也說文無覿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覿其訓見者作儐意許以儐卻覿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及禮賓事畢請覿是既事後仍有禮賓一節鄉黨篇無文略之私覿為以私禮見者聘事皆邦交之事臣為君行禮同於為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公事謂聘事私事自闑東私事謂私覿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注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覿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卿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卻扣馬者也賓覿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覿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使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覿所用之幣宜亦君為供之聘禮云有司晨槀幣以告注云槀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晨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槀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覿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愉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讀樂非是

論語正義十一

論語正義十二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齋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襗也紫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紺染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紫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袀服蔡邕獨斷袀紺緇也袀者玄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為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今皁皁之類墨子節用為劉黑也說文黚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繒中束緅黚黚與紺同淺黃鄭近赤之色黑即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紺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纁入黑汁為紺之說為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為玄類也說文無緅字纔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糸毚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許以纔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緅以爵為俗文則以緅為正字許以纔為正字纔爵即纔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與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纔為緅故為微黑而於赤為多是為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緅青也字林云緅帛青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寔或以青亦近黑矣紺鄉黨皆近黑色故飾此注以為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為玄鍾氏言五入為緅七入為緇不言六入注云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許合金氏鶚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書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禮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象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說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縓赬纁皆赤色故說者謂纁即紅而此注亦以紅為纁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纁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紺緅紫為玄類紅為纁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既以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一曰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為柞栗之屬今世間以柞實為皁斗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橡陸璣詩疏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橡為汁可以染皁象皁鄭黑色草染草注所云象斗鄭皁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緅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勸象尾橡為階鄭注並云可以染皁但為草類當非紺緅所用也又茈草茈虎杖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赭赤皆紅類也又茈茈草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莫當染草注作紫荊此紅紫為草染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佗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緅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為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韎韐爵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為緅俗文而緅為祭服之韎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中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緅為衣不獨用為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緅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為飾當指深衣其義足補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緅為閒色則爵弁用緅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閒色又爵釋亦用爵為飾則紺緅總非閒色而可如鄭義以為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衛紫亦有衛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為紫下令賈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賈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鑒正義服紅者雜鮮閒亦必有為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為閒色引類子服說紅是赤白為南方閒紫是黑赤為北方閒解者據之因謂閒色不可用紫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荀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則謂閒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錫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袂緣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屨帶韠矢服廣亦有飾論語此文當緣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側之耳褻衣為袍釋者說文褻私服字林褻衷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記注袍褻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為褻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褻衣近污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襦注云即衫也說文襦短衣也袴脛衣也襗袴也皆褻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鍾氏言五入為緅無一入為緅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縓字誤爾雅云一染謂之縓鄭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鄭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緅不作緅矣錢氏坫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緅今文作紺緅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真古文此說猶誤其實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為其母練冠練記有練衰則練為冠飾說文云縓赤實也廣雅云縓黃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即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解鄭是紅不可為飾又不可為褻服釋率其各紅畢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為齋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齋則綪結佩鄭注或孔以縓紺色近得比同之也○注褻服至所施○正義曰褻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鄭是深衣皆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褻裘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服祭服在外者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

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煑也熱如煑物也袗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紾皇本作縝邢本作袗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袗爲正紾爲段借縝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褻縝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袗袗單也單謂衣無裹對袷褶之有裹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縝續之之一如麻枲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爲其褻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褻單衣即裼衣裼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裹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褻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袷褶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裼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皆論裼衣裼者所以充美燕居不裼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褻連文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云出之者之是語辭皇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即裼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

緇衣羔裘

正義曰鄭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服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釋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澤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烏羔矣緇衣羔裘爲朝服又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衣即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裼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者此緇布衣謂上服也詩緇衣之宜兮鄭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韠韠從裳色此朝服既用素韠知裳亦是用素詩素冠篇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繒帶也韠者韍膝以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韠白韋韠也特牲饋食記言朝服緇韠注云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疏謂士助祭則韠用緇亦由朝服之緇韠推之是謂士韠不與裳同色也此鄭注不言士韠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緇韠疑當爲素涉上緇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裼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祛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飾猶褎也詩鄭風云羔裘豹飾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褎傳云褎猶袪也陳氏奐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褎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素卿大夫朝服羔裘用豹祛則祭服羔裘亦豹祛可知

素衣麑裘

正義曰鄭注云素用繒素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素繒者說文云繒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裼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裼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裼狐白裘用錦衣爲裼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裹布非禮也彼謂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裹不謂裼衣檀弓云練練衣黃裹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裹者黃爲中衣裹也又云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裹也此稱裹爲袷褶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裹爲中衣而以帛裹布與玄綃錦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牡麌牝麀其子麛說文麛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麛段麑字爲之說文云麑狻麑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麑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麑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裼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麑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麑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豻褎玉藻君子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麑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麑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紋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紋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紋疑紋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裼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麑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蜡時人紋衣之失耳皮弁服裘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喪用麑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素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稱裼衣當稱云素服爲上衣其裼衣亦得用素斯爲得之

黃衣狐裘【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衣裼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稽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遠言者即指素衣麑裘爲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裼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

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縕韍鄭注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褐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弁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賓較淺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卑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卽褻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褻裘長短右袂注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正義曰說文紲下引論語紲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玉裁注謂玉篇紲堅也廣韻注堅紲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字於紲篆下又誤論語自訓私服作褻者同音段借江氏永圖考褻裘卽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褎也褎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卽以又部他字釋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此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借字袂猶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襃也褻裘卽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褎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褻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素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實顯也惟深衣有緣無實若今人之實褻袍故繼褻亦無袤其制較有褻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鄭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錄情關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

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幂寢衣袍襗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幂袍襗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證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虞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褻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褻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

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貈貉正字貉段借字鳳氏韶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褥實是案鳳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褻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爲燕居狐貉爲燕居之褻卽上所稱褻裘也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豳詩七月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羊之裘矣疏云旣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旣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設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鎏鄉黨正義謂爲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緼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illegible]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傅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瑀其閒皆以組貫蠙珠此其制也夫子爲士佩瓀玟仕魯爲大夫實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雖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瓀玟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舉者未必然也鄭注閒傳云無所不佩則紛帨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

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為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為飾卽儀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襟之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裳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裳積若今人百褶於要辟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裳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裁所宜為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鄭祭服外衽有深衣為諸侯大夫上之所服庶人更用為吉服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緣謂襲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緇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者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殺也殺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為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讀氏達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裁之幅各一為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為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為長又夏氏圻學禮管釋引董彥嬋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悉未之見夏君極緇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掩襟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說文皆目匡也襟取皆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畢布為之有緣者曰襴曰袍曰褻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論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釋名襴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禪褕說文直裾謂之禪褕直裾卽直襟直襟卽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為鉤邊也纖論數不足為言庶人之服直領無禪直領卽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卽是對襟矣此亦稱鄭說為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

裳無襞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〇注衣必有殺縫〇正義曰說文縫以鍼紩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羔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正義曰白虎通紼冕篇所以有冠者幠也所以幠持其髮也說文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素冠緇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為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叢麥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繒為之緌飾與章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玄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緌有安嚳之緌無固冠之笄有纁有緣有纁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羔裘則君用純臣用豹袖是此羔裘玄冠為朝服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羣諸侯視朝以包鄭大夫士吉之又以羔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弔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為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喪麻司服所謂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成視主人為飾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玄冠為素委貌加絰為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為允弁絰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禮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為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始親始死易朝服為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為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為弔服於心未安故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為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

依鄭司服注以羔裘玄冠不以弔為小斂後弔服則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當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〇注喪主至異服〇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為孔子在魯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朔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為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為告告為誥又謂古無稱朔日為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為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為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為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為月朔也夏氏炘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古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為善之初先王勖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鄭注以此節為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為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為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〇注朝服皮弁服〇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為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為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鄉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綦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緇冠弁為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者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辨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儼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為天子之朝服辨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

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為之案親身衣卽汗襦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為圭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縪綼緆緇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為親身以遠汚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為況也〇注以布為沐浴衣〇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晞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為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為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為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為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

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食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齋案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據周書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齋宮飲醴醴味醇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齋服楊倞注葷蔥韭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齋禮記言人子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齋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禋潔也禋潔亦不餕餘之意

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

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㘸止也坐古文㘸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詘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跽跽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翬燕寢考說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齋注云適寢者不齋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寢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推齋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齋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齋必遷居正寢今案此疏引范甯云齋以散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事故改常之食遷居齋室也齋室即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章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章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糈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爲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粺米二十七糳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李氏惇羣經識小體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鱠

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餒

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饐與也釋文餒本又作餧史記世家作餧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爲臭傷○注饐餲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饐謂之餲郭注飯饐臭說文饐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饐與餲義淺深之異廣雅釋詁胺敗也釋器餲臭也胺餲一氣之饐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饐臭餲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餒○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說文餒下一曰魚敗曰餒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餒廣雅釋詁餒敗也釋器餒臭也釋訓並同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氣也臭本作齅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饔職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約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姑臭也賈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注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飪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釋者謂之爛米者謂之糪郭注爛飯相著糪飯中有腥腥與飪同卽生字說文飪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熟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腍逸後世之食著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食非朝夕日中時○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云寬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特牲饋傳云從旦至食時爲餅野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曉於會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晏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旣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言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摯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旣夕之饌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疏鄭義今識宋翔本列入注中猶失關經之意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十有二月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通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參據以釋此文亦通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饔注割

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骨脇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淩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膊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淩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表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割置即為割不正此說亦通但淩謂牲體為割載膾為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引鄉黨文為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實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割切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纂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食來前矣配食之醬如膾醯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徹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醯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醯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醯與醬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一節又如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穀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實蓼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為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既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稟為餼注聘禮云古文既為餼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淩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為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為燕禮言之也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亟稱淩說為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鮮魚鮮腊鹿膷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膷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膮豕炙豕胾魚膾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所謂以穀為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奠坐盡獻至於爵行無算爵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實醉而出鐘人為之奏陔則以所執膳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為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鄉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為記之俱未可知案淩氏此說甚核然淩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獻也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即是醴酒不專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買也酤為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瞥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嘗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屬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

正義曰宋槧九經本作徹薑辛辣多食生內之熱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祝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為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為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為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餕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薑有葷此言不葷者散文辛亦為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鼐經說古者有廢食之閣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進膳葷菜則不徹廢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薑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為蘇餘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燔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今或作膰作膰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服膰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鄭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犆豕則以豕左肩五個注析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為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實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為脤膰故江氏永以膰肉不至為實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

爲胴大夫褱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事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擧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〇注自其至之餘〇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當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鄭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達及賤者頒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偏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褻是褻鬼神之餘爲不徹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己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鎏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饌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羹五味盉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實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鉶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藍蕢藜蒸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弋篆文作胍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校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忖也錢氏坫後錄上環是蔕閒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忖即刌字刌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貌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食即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蓏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閒或上豆或醬湆之閒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臘醬湆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偪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飲饌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醬湆是也據此是或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〇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〇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繅者削蒲蒻展之緣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云迫地之席康成謂椁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槀鞂玉藻有蒻席術書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衽席越即蒲越槀鞂者用禾穰爲之蒻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即蒲席豐者刮凍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〇注杖者至後出〇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即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韵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饗老賓與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使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鄉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稱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衆方說鄭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徹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時見黨養有祭

社宗燕飲皆民閒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據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正義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難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稍屏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儺徒人改之加人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衰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傳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達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靖爲音形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儺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段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或爲獻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爲易聲與獻儺音理遂隔記當本是禓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雖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禓自爲強鬼之名儺自爲禓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禓故鄭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強鬼而祭之於道上也塞任說是也但彊鬼鄭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禓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禓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禓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禓者強死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禓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儺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禓爲儺大儺禓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太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値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此以方相氏舉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特四時者連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釋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士冠禮注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強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鄭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己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是也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鑒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使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注】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饋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宜以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宜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卽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正義曰說文廄馬舍也𠩺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𠩺鄭[illegible]省釋名釋宮室廄勼也勼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鄭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廄爲夫子家廄矣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廄焚爲夫子家廄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廄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廄則新延廄

書於春秋此處贊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為家處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為君賜然來自外閒恐有不潔或褻有餕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此別一義而與胜同从生故多叚腥為胜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為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為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為行禮時所稱此賜生任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卽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卽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饔生曰餼聘禮歸賓饔餼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臘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臘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牲之已孰者謂之飪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臘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孰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饔也是牲之殺者曰饔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王氏鏊正義接淩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饔惟羹飪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明與此薦腥異矣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為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饔餼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為鄭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聞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禮之以孔子賜經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之外君賜亦佸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嘗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旣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己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領賜於人恐褻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為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辭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使臣亦祭禮便於君是以客禮侍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嘗為侍食於膳夫之有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者於祭君祭之使取己前之食命祭者於己祭之使嘗飯飲而使之者使膳夫嘗食舉君已就之食命臣食而使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己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為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鄭注所云者為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者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侍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為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祭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嘗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為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為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卿惠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為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為侍食此則鄭注之饌不祭事為侍食又以客禮為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為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為君嘗食己但階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己為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饌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彊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為非客禮不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為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謂不為己故使祭而先飯者示為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為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為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己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為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使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實就以三問為君自行無算為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牖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卿生氣之所牖下者牖謂之牖必在北牖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遲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

必在奧與屋漏之閒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遷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依取嚮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文作拖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案拖拖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龔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紳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拖曳也引此文作拖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拖段借爲拖字是也錢氏坫使綠據士昏禮纁裳緇袘袘爲裳緣謂與袘同袘卽是袘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居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欒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牖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禮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龔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龔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墉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紳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鑒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鄭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屬革帶又謂之鑒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

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爲駕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爲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

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肂中斂尸爲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實階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客本或作容羊凶反唐石經亦作客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卽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服當敬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雖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爲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爲數相見或爲褻爲私居非也冕與絻同亦是喪服貌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輢板上則須揉治而鈎之一在前鄭式深二在後則輢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事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撫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

之致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卽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隸、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鍪正義引葉少蘊云：衰服有負版，賤公輿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衰服之版。則不知衰服負版卽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買，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〇注凶服至圖籍。〇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饌。

〇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饌。〇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饌者，曲禮疏云：饌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饌，若不親饌，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祗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卽少施氏親饋爲禮盛。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

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〇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

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〇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僕君之升；一是副綏，僕執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墜陟僨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靈車左饒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卽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詘，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綏。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

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還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儀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衡禮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卽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惑衆。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衆也。〇注車中至輢轂。〇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檔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投若膺云衡。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包氏愼言過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卽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黈纊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巂。五巂之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闌閒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輢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邪疏：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邪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巂之袤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鄭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鄭五巂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警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辭。注說舉鳥，不事指雖雉言。王氏鍪正義引眞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遠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離相見幾會之閒，猶謙諸此。案眞說卽君子難進易退之義。〇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〇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

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illegible]郎元賓碑[illegible]署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舉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素王悅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佯也言仿佯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雧羣鳥在木上也集雧或省引申為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

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雌雉食粱粟也是鄭以粱為梁淮南實俗訓釋黍黍粱素閒生氣通天論衡粱之變又通評盧實論高粱之疾王咏注並云梁橋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為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者說文云雌鳥母也一對雄稱為父言之雌者野為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具兩言時哉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供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掩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拚即是拱讀雉釋拮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掩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即釋之於是雌雉駭然驚顧遽擬迅而起也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貌亦人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為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衛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嗅即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嘆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為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故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即齅別體

論語正義十三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卽指弟子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以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大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卽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進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肯遵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沉霾千載自盧辯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先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往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儒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說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策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章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歟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爲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實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衛質之論皆是教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則寧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之故寧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乎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委其可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衞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丞鄉黨圖考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者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之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蓋治之夫子自陳如蔡說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丘往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絶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此宜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閒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等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愼人篇有宰子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後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艮齋雜說弓陳蔡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愚錄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子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寗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雖實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爲臣之事可以脫其厄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其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致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鄉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

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弨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閒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儀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至陶歎猶無諸節其閒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之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閔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勴也勴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即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即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晜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晜從晜弟晜是本字晜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適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難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暖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違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暖無恨心而恐母違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曾大舜之不格姦若書世子不肯傳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孝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惡宜愈子騫旣與象使舜治廩浚井象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諱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閒非父弟蓋世不誠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韜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㓠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㓠義與毛同今詩叚玷爲㓠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木𩫖也從木𩫖聲今論語皆本作椁與釋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椁之爲言郭所以開郭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幵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三爲昭十一十二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據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駮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著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當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是賵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賵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賵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恒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賻其閑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賓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傳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緣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賓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顏路至作椁○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輔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微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鄭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共子云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異氏嘉賓說賁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賻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椁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

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越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事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事親云事鬼也莫非敎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敎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數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遺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敎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敎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新微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者閔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衎衎假借字作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强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事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盡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敎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彊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捷稱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爲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翕氏黨考異長府蓄魯君別館有藏積可備驟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已事後事魯人卑其閑閎傳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術可間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耦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謂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覘所恃也猶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恐勞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據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魯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矣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王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魯王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廿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數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未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觀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閻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頻三家之疑慮之也且既思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閻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王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鄭氏書禮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義行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儀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痛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屬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與不敏俱違禮也案鄭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而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鄭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從宣公稅畝已屬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故所入論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賦稅釋聚斂也二字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聚穀也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鄭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坿益也附與增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微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即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論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侈曰粟即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斂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稅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悔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專屬公與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卿言富於周公以識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與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讎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謂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豫去公室據事克制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諫冉有不能教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

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正義曰此皆亦夫子所論而不著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辟子再拜便辟是便辟與再拜違文辭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稟辭辟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說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辟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

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稱說戀魯近猶詩嘻近狂故夫子顏狼之遠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戒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喭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椎魯鹵莽皆鄙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僻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釋文云畔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吸喭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要擔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卽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祿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兪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賈制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量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與書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曾列子貢有關必先在子貢國不得而辭也案兪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蓄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贛旣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賤是意則屢中鄭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爲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詁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冀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蹙饑餘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謂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役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故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爲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使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以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賁迹籀文迹从束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字

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甚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聞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擇同斁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裁也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爲可也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委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畫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逡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觀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禮弓求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事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則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輒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遜者謙與嗛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使雖長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難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鬬如子路之慍怒奮鬬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爲離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鉤繹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者傳言夫子強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快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得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接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鬬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慎言過故餘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實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從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倘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隔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鄭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即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具爲具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具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以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篇亦作郈宰藝氏蓋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宿縣東南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費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費郈後不可無夏宰故欲任子羔治之處歟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嘗當時已文誤其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

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所舉禮營稷社稷皆祀土神也土變稷稷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稷舉求稷首者以社稷皆土神求稷是其正祭不類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樂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卽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竊○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以口給給稱應之遽如供給者也迷從成也窮謂理窮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閒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

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義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漸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讀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者四子則年力未衰宦爲世用故執其平居所發論語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自自四帀衆意也軍之五百人爲旅從㫃从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鄉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

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以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廿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饑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異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考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蒧字晳曾參父說文黬雖晳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黬字晳段注弟子列傳曾蒧字晳奚容蒧字子晳又狄黑字晳蒧蒧皆黬之省論語曾晳名點則同音叚借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爾於文未順又女雖無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遽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讓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追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楊倞注隘窮也攝僃威也此威卽畏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餚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塞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以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僭義不相論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欤笑不壞顏曰欤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欤爲正矧是叚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會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譽相近故如訓爲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祗言小國是其性謙

逸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說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時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鶚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事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禮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者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往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傳八年傳云不越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有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賓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辭會同也推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參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事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統自侯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會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褍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褍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端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幅下曰正幅褍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端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冕弁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裳有玄端素端之殊鄭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其無大夫士之辨也蓋士之袪殺於袂尺半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指端也賈氏所舉禮書鄉又謂男子五冕服五弁服皆端惟弔服弁經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據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釋玄端以側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謂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爵韠飾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翬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其服非是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緇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服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韠色不同惜冕弁服之有韠韍赤韍與裳無涉其說雜與鄭異而於經言實合蓋韠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韠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云絻而乘路則纁天子冕服黼冕服亦通名端書用縓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爵纁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書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弁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紼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固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四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謂孔子亦云袞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而冠用章甫之冠若當時不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會同之時禮而服殷冠是時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亦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理之不可通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己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者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

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巳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禪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羣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覲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羣春秋卿冬夏可知者經言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乾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會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事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朝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燕注今不用也小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擯與闑之閒士介拂擯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朝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

點爾何如

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屮又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異岳珂並分鼓鐘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會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敢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摼爾廣雅釋言鏘鑿也摼與鏘同說文小徐本摼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轅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

作下文云本今作摼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摼琴擊口莖切玉篇曰摼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摼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饌釋文所云投琴鄭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敢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起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僎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詮爲善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僎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本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莫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紼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泗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鄭云雩者吁嗟求雨之祭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羽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自舉曰以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春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

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以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祭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昏魯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蓋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聞如或知爾則何以故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時異三子並與孔子問志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樂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盛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優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脩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儀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蓋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弦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氐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曰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義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舉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是然左傳郊雩嘗蒸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若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

時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經遂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子友柳氏興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揖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員禦宋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星之禱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皆繢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襲以爲周禮猶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鄭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祓禊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禬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鑄錄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襲異古訓抑更事乘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磔禳卽春儺之禮後世祓禊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禊會古論

之者安以彼與當歸雩也〇注恩所以對故音希〇正義曰說文云歸就也歸從歸樂歸有辭少之義蓋點關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發琴略鏗而其音稀疏也〇注置瑟至之鏗〇正義曰注以置辭會起辭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僎具也僎具撰同撰官大司馬撰車徒備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鏗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瑟〇注包曰至之門〇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皆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袷者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絅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禪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夾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遠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叚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〇注善點獨知時〇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游詠之至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〇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節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猶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猶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考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論語正義十四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爲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能爲仁人必如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稱是名謂之義先教論云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甚等大而不穢於憍特者稱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鄭顗傳皆顗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仁禮紀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鄭歸仁懷歸並訓歸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體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敞傳宜審克己以勝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公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者自能有以制者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禮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愼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愼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遺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網官著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案鹽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翟氏灝考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據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實敬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長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臼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嘗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正義曰釋文訒或作仞案仞是叚借字汗簡引古論作仞鄭注云訒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愼言遲故徵公羊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身重難鄭注云訒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屬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鄉泣而道餘違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謂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正義曰說文訒頓也頓與鈍同○

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訒」，楊倞注「訒，難也」。訒與訒同。犂為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犂。此注不知何本。〇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〇正義曰：此以言為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訒」，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其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〇注「牛兄」至「解之」。〇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為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為親親，乃為仁。今牛因兄為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〇注「疚，病也」。〇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正義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為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為寬。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命、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為。李氏惇羣經識小：案牛向魋既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或以憂而死矣。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敬，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為」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為」字。〇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〇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盡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魋弟有子頎、子車，並黨惡。魋兄向巢伐魋不克，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為無兄弟，明不專指魋一人言。〇注「君子至兄弟」。〇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實，又牛正以兄弟不實為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雖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謚告之矣。說文：譖，愬也。從言朁聲。訴，告也。從言斥聲。𧦝，訴或從言朔；愬，訴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愬作訴，當為訴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即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愬之病。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而至？即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〇注「譖人」至「內實」。〇正義曰：說文：𣹰本水名。此作浸，即𣹰之省。廣雅釋詁：寖，漬也；寖，積也；潤，益也；讀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而徒為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胸，即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為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為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為喻言不同，故盧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此之矣，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饑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皃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為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凌氏曙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羨家出一人為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遂為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大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偏徵境內實公羨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偏境出之今案兵制成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蠹備防不穀此雖眾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騋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閟宮又美魯僖可見魯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也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為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為國貧弱言之若本彊國但須民信之不傾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獨裁之類致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寧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餓去兵之使勢猶雖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權成年不償信載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稱離不過人君民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臣無所可織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載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難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荀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貧鄭亦知此義夫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衛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注】孔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鞹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韓正義引說文鞹革也今本說文作鞹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轉為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事主去毛一詩謂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鞹喻文犬羊之鞹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鞹說文亦引作鞹又犬羊之鞹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鄭稱舊說者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遊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刺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為大夫者以子貢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為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駟介四馬也言出於舌過一成難為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驅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即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 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皆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會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間嘗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為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饉嘗是穀收歛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為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

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鄉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斂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徵足用此饗國老謀至計盡用非米粟也徵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意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取其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孫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謂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

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徵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後儒遂同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為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為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孟子注為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也與趙岐義同案稅文則徹本訓通徹下云發也適斷以徵為取或卽傳之段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為訓似不煩段藉則鄭說為長司稼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稱謂斂法卽徹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為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得文見孟子鄭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既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無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盍徹亦有注而偽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為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遂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為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為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謂多協韻以便記誦崇崇德者爾雅釋詁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謂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己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筆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為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敝辭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者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

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為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〇注辨別也〇正義曰辨判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〇注愛惡至惑也〇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學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〇注此詩至非之〇正義曰詩鬭雖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祗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卽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載文為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段借自異人道卽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諡法解布義行剛曰景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為君臣當思所以為臣父當思所以為父子當思所以為子乃□□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夫婦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愼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為惡三字誤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〇注當此之時陳恆制齊〇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欲慢著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論年卽反書是時陳氏為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宇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為陳恆案狀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傳孔之讞〇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〇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有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篡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為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為半半言為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鄭注讀片為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是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為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承平三年留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爾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斷斷也从斤斷料釋長說折慕文斷从手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制盡子偷同中為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制裁也从刀未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制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傳篇不中于制獄卽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犾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韺之國土此云斷獄讀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兩兩辭故兩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訟各書其半卽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使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辨答之辭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簡券使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卽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書券卽自坐不官不俟上于朝而違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輕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為法故著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使短得其單辭卽可斷獄者惟子路聞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鄭依為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帝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卽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盡折獄一定卽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罪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紀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類卽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文選江淹雜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〇注宿猶至豫諾〇正義曰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地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傳解作不豫諾猶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案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使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然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註亦過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

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使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秖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以居爲居位卷即倦之省說文云倦亦作券鄭君考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管子形勢解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彊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辟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悾悾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即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姦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横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即孟子民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戮也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彊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廢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而墜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責見吏者責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責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貴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

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即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禮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偃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偃○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偃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顔色知其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

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即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者謂達者之爲人質實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權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僞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達聞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世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盛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讒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難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深斥之且恐其以聞即爲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俞氏樾平議云接廣雅釋詁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歸金錢矣無慮猶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爲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爲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遇也撙遵傳音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者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即本馬義

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廿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勸也先勸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駒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感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徵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又雩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墠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即爲墠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僖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慝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脩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也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

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能此之由樊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賢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鄉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數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皐本作嚮釋文鄉又作曏同說文云曏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曏正字嚮俗字鄉段借字富哉言乎皐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皐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皐陶爲士不各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皐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卽皐陶字是皐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說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帝嚳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尙書傳伊尹名摯與孫子用閒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徵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爲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經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絶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進次無故驟逐必因其過卒絶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鄉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皐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俌也引伸之有佐之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論語正義十五

論語正義十六　南菁書院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親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illegible]氏注古讀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來勞之者勸勉民使事教不用刑罰勞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發當當子路行行皆易說以始而意以其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卽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會勞民之義孔注此文經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爲政篇文引易者兌象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爲嫌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謂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言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屬言先有司者任之使得擧其職也居民所秋審分寛凡爲事職任善易以知之人與職俱走則人不勝職矣居處事上而任職則職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職俱走也必會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事所以衆物也衆衆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嬰物而自怡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而好自用以若此則百官惘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離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據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夫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職有小過所犯罪至極當宥赦之以勸功異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肆舉爲己輔佐若有威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舊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致不行故仲弓謂實其疑以求其信皐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謂知賢才之難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謂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擧賢才爲本擧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使予之以事非經恉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

正義曰衞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論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衞爲公養之仕知衞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擧以間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瞶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瞶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瞶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衞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鮚埼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瞶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瞶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衞人所不可拒也蒯瞶之歸有名而衞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辭於父而仍爲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奔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爲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瞶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旣爲世子則衞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悉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瞶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逆父居斯已耳乃輒儀然自立嘗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是輒不以世子子蒯瞶欲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鄭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瞶則輒既立使儼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辭蒯瞶爲世子者所以蒯瞶入戚衞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時蒯瞶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瞶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謂不以蒯瞶爲世子而輒立也之輒亂未有甚於此者夫子豈欲正之而輒之不立不書與瞶爭國蒯名惡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繫梁亥二年經往鄭君曰蒯瞶欲殺母靈公衰之是也若蒯瞶有反國之道書子某如齊子糾也今輸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怨民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賁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事不違此義江熙曰靈公[illegible]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羃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瞶不得稱世日世子也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衞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鄭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弗也案拒事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怨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使亦稱世子則稱君羲辯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稱〃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衞輒所據之義其靈以父得罪王父辭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國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當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衞爲兵主而先國夏者嘗是夫子特筆蓋蒯瞶得罪於父曾

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瞶之罪，而又存蒯瞶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而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衞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舊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衞出公未嘗拒父也。衞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瞶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瞶先有姊，衞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瞶入戚，三年春圍戚，衞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炘衞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蒯瞶者非輒也。蒯瞶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瞶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衞，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衞，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衞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衞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衞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衞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惲氏、夏氏此言亦持平，故附著之。○注：聞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即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鈲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著漢後儒者猶術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淺爲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等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猶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辨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鱣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衞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删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玉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稱。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讀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衞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删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衞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往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檀弓：子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寬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狂，狂者昧闕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狂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如鍾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劑。漢書儒林傳曰：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丘蓋。荀卿書作區蓋。丘、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躊躇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違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辠也。罰，辠之小者。罰是小辠，則刑爲辠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

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訓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己篇案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illegible][illegible]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書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實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之艱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樊遲小人是小人鄙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恆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illegible]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教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情學爲圃下有子字襁負釋文云縷居丈反又作襁同幾參五經文字曰作繃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經典字從糸不從衣說文襁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尌同說文樹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種穀曰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蓏樊有菓蓏禮記射義注云樹菓蓏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謂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襁○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敎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襁約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襁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謂說文繈觕纇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褓繈高注繈縷上繈也又直諫篇注繈襁格繈襁卽繈格卽絡繈繈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繈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繈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末及其繈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襁卽今之小兒繈也李奇曰以繈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繈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鹽夷猶以布悅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繈褓有絡繩者統名繈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襁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卽襁褓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注】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專繹其義指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感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鄭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顓對者注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對直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卽專對之義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專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卽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璩釋地又續非之云衆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擧無辭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

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

云云故業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聯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勸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勸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修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情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六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叔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以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往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難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說衰世言則語涉譏誚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淳蠓衛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魯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爲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徼也○注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敝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爲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衛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猶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稘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衛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論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正義曰臧宋輯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實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身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尊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嫌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

也包氏愼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案依高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淩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爲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爲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爲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鄭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旰之段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晏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續其事其字節指季氏自餘若閻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與秉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也按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別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

孝敬承君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正義曰皇本如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專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喪興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愉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莫有人諫諍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其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每由於此陸贄與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懼忠諫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虞氏致樸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衆人校歸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謂與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之

疏數之差使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正義曰爾雅釋詁速疾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莅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肆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與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權勳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〇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〇正義曰釋舊說者著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莒父霄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釋地據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教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之言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嘗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碑寔字仲躬史傳辨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爲人名高誘淮南氾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猶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釋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與盜跖之比儀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儆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論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諫若不孝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帝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通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之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爲而已矣〇注有因而盜曰攘〇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即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郭注皆訓因緣案儴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而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稱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己出使當守禮變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君遣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案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

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舉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當依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姻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為正案春秋之時鄉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善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善然孝弟為也稱孝稱弟卽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傳行之是昔時有然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為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為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為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為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悻悻案悻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為次○正義曰果與慄同蒼頡篇慄慼也慼卽敢字皇本作必敢為之必下脫果字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說下篇鄙哉硜硜乎義異訓同史記樂書石聲硜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巠是硜卽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莊子至樂篇誙誙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硜硜漢書揚雄傳硜硜者未必全也師古曰硜硜直貌也爾雅釋詁鞏固也鄭氏繁行義乾舉韓為硜玉篇磬口耕切剔作硜是硜硜鞏磬並與硜同也拚亦其次注是聚括經文孔氏森經舉危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

算數也正義曰斗筲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聚歛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算案說文算長六寸計曆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算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蓋魯論譔論作何足選蓋選算一聲之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絶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故不能平也斗筲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斷佚之耳筲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筲三黍稷麥下文又有筲筲以筲草為之亦得名筲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實瓬云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觳受斗二升此筲與簋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箱下云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箱筥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筥箱也从竹呂聲方言簇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簇箋郭曰籔盛飯筥也今建平人呼筲音輸輪籔鄭筥字筲卽筲字說文筲筲據殺說筲當作筲士喪禮鄭注云筲形蓋如今之筥盧盧盧鄭箋籟也說文U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答U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簇鈌筲簇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鏤缺大筥也據此則筥簇盧盧嶮缺皆卽筲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達籀而籀本為飯器又為著楯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筲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為論語先言斗後言筲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為是既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

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筲八盛容二升或從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筲受一斗則謂筲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

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乎中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乎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應怪鄉原又不可與故必也狂乎案說文無狷字獧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狷獧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獧大徐劉增狷篆非又心部懁急也从心睘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今案懁與獧同獧者性褊急則有所畏不為也孟子盡心下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絜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汙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獧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恆一○正義曰左氏傳曾子識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為不善故云無為時多進退謂無恆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恆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顧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卽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也時義亂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閹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為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恆之人所能為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其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宜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綜天人故必以有恆之人為之解者或以巫醫為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倣效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蓍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為之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為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此其所以不可為卜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為卜筮明矣又下文引兌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為卜筮之說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文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為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為殷掌卜之人求知所本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病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為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為德坤為羞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為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為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為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為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

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畡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正義曰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餘皇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鄭以為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鄭以為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衆號依鄭為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翔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鄭申釋易事難說之故善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離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求猶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

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云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為是而不肯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堯曰篇云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眾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欲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棖欲不得為剛是剛為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為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為人木彊敦厚又周昌傳周昌木彊人也又酷吏傳尹齊木彊少文顏師古以為彊直如木石是謂木為樸實無文也訥即訥於言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訒注云是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愢集韻云偲或作愢則愢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皆當時習見語故夫子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僖僖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僖與怡音義略同蓋孟子言父子之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時觀論之手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刌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切故有切責之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實意傳注切切猶勸勸也勸勸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為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敎也敎與偲同譖偲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鄭切責之意鄭與為同也又云怡怡幾諫順就幾順鄭和順貌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懌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凡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即彼怡怡節節即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義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經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使縱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鳳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為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閒一年而考五年則周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為初七年為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即就此常訓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寧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為習戰而殆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廢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刪也

論語正義十六

論語正義十七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狷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貪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謂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意怨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讎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傳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書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譽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義氏並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爲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審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論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者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爲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坫後錄云孫愻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尚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貴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强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璩釋地續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總各以所居之宮總勸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幵聲弓部𢏚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幵聲論語曰𢏚善躲案𢏚羿一字今作羿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羿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羿其官矣奡首音五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奡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夰部引作湯漢書天文志注引晉灼曰湯自灃濼也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盪禁此義與蔡經之蒙舟爲公有不同凌氏鳴喈解義其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閒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韙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據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爲南宮敬叔觀辨見公冶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奡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釋此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乃殺羿此夏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奡者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接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即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湯舟接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李氏惇羣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不從吳氏王氏之說類湯奡傲三字古身通借則以論語之羿奡即人表所載第九等之羿浞奡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惟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奡古字通用說文奡嫚也引書若丹朱奡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奡爲兩人指爲羿奡之奡王伯厚又謂論語奡盪舟即指丹朱傲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傅會之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illegible]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此奡盪舟之事也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衛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illegible]使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奡即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即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漆書古文作奡論語奡盪舟即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illegible]謂書曰昆命相嫌未若虞舜之于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典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或化爲善故封之有庳言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謬也說文奡嫚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奡正爲奡嫚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奡傲一也又下引論語奡湯舟此蓋存異義謂古論語奡爲澆與奡嫚之義無涉故著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任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即播時也

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竊案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謬○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适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曰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即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猶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教也不欲愛即勿勞不能忠即勿誨故夫言者[illegible]以建[illegible]閱者亦宜原心以容宣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勑勞勑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重[illegible]論[illegible]時篇雖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爲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義曰謂勸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複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氾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卽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詁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釋經音辨引衣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illegible]漢書古今人表作卑[illegible]作卑[illegible]本合湛通用字江氏聲論語[illegible]實[illegible]卽一人[illegible]當從火作毛詩傳[illegible]也則名當作堪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諶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更不見[illegible]其論續正是一人也草創者[illegible]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字創制之字當作刱說文刱造法刱業也從井乃擊體若創是創鄉音同故論語既爲刱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藁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藁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刪飾以潤飾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

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裨諶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辭之書畢命云表厥宅里○注裨諶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諶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辭敍述稱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鄭世叔也世大通用如世子亦謂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鄭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吸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翬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翬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邑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異旣不同蓋傳聞之異辭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異知所屬近解本皆列入人也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言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聘禮匪風皆有人偶之辭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故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爲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魯本今作疏盧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鄭公子駟之子公孫夏楚子西楚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說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傳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使者言汝之稱子西王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春僭昭王使早戮遇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實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蓋見公斂處父帥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遽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稱將恐爲其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之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佊哀也論語云子西佊哉佊哉可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於捷面而言死國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據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彼說則邪甚埤蒼曰佊邪也廣雅釋詁曰佊衺也邪衺一字衺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作哀而宋君說鄭之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佊於義爲長然使佊之而劉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此本作鄭注釋所謂伊人詩蒹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詩云伊人皆實人曰注以管仲爲伯氏所奪故以詩言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義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卽駢邑三百富人卽伯氏古以稱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也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鄭四成近於鄭徐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郱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朐應劭云有伯氏駢邑續志齊郡臨朐有古郱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云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有郱城然則伯氏駢邑卽此郱地駢郱字同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郱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奪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柄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但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

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繛汗簡引古論同說文繛緩也綽繛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為趙魏老當以德為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〇注公綽至可為〇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為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為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為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喪禮授老屬注云老室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卿大夫以貴臣為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

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為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故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為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學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亦後進於禮樂者也〇注魯大夫臧孫紇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〇注卞邑大夫〇正義曰左傳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瑬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為魯邑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為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為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為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好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即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為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鄭此卞也左傳齊歸孟孫伯之責卞人以告則卞為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辯歸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弁隸變作天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為弁嚴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厚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為秦人王氏瑬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怒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為長〇注加之以禮樂文成〇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正義曰皇邢疏以曰為夫子路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辭時復辭也難注引胡說獨以為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〇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〇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書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為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〇注公叔至文謚〇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謚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〇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〇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為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正義曰汪氏烜詮義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絶武仲於魯也索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〇注防武至要君〇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為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即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為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兖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事按如觀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即近費之防史佚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為己後禮云為人後者為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為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為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譎詐則為惡僞譎權則亦可為善傳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重論論力者為者管仲以權譎伯而苑氏以強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莽足稱權春秋紫帛玉其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正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璽號論譎為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譎僞也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兼公尊以存亡不足稱也違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也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美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推南鄭冊為至為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桂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得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孟所引法而不譎為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為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蓋用譎則譎權不譎用譎則為許故許晉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為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書作金作正為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恐非風俗通春秋說實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事成王室實霸楚之稱復包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繼載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圖既無歟審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微繼絶尊觀王孟之功是以諸正為歟審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於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參於桓公霸亦參於文公事違於桓公義則著於桓公名藏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霸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輕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稱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夷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違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欲內則抗矣盟子虎則神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甯不得鄭不納子華權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晉夫子正譎之論孟子離婁桓公五霸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四當一人之私言乎滕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晉為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為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衡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為耶大約文公求霸過甚殊為可疑左氏內外傳觀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〇注譎者至正也〇正義曰鄭以譎為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〇注伐楚至譎也〇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為據一端言之左僖四年傳楚貢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為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使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閒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為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以桓公為篡殺糾以桓公為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謂故加曰字集疏以為時諱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為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又為後人增亂莫可究今姑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為始則以十四年會鄄始也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傳元年會檉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為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請為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為陽穀先自矛盾矣請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為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為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數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鄄兩幽檉貫陽穀皆數甯母正符九合之數鄄會在柯後一年甯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說穀梁為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猶未許桓為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又明年會鄄皆謀推齊為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為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鄄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為始鄄矣呂氏春秋貫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曹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預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至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檉謀救鄭首戴謀甯周甯母謀伐鄭皆無異辭至葵丘為桓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洮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為謀王室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曙與故眾亦從其說補洮會在傳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為兵車合於誠牡丘淮為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為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為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則有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弨釋文考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為九也傳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鱣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實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說記有注凡諸述鄭未持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為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為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會異時而數為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為二也雖會不數鄭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敞意林以始幽終淮為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檉貫陽穀首止甯母洮葵丘鹹為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事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傳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俟之學者當無為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逐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為仁而言如其仁明事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為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議論語其中所云如其言如其言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禽者此說深得暢子之意其與論語本者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為大死節仁小者也〇注齊襄至死之〇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為襄公從弟也無知弒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

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為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逆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鮑子力命為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鄉其囚桓公釋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為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為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為致之名也把持者國守之憲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為西伯不纔鄰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特其國疆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為伯然伯道未絕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語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鄉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為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禮後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為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衿也衿交衽也蓋領解詁衽衣襟也袷襟一字繫領襟交領也交領即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衿為衽為袷為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直襟給散不足篇及禪各編衣服所云直領鉆指深衣而言或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謂俗所好服之而參是左衽世夫子集為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釋此文彼是掩鍵之用長二尺五寸縫之右被之裳繪以垂於下此衣之制然江考朝服殊服與服左右皆有衽深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續衽飾邊者江謂在左旁緣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爽夏之說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叢標為題曾訓解之夫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目為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飾辭耳毛本衽作袵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箋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劉氏統論桓功書制一為曾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傳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爾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為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為鄭說皆一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為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大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箋書翰叔傳荀子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故髮左衽之俗必亦誠棄禮義則至不君不臣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為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匹婦賤而非之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驗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案隋接鄭穀生本作莘瀆莘瀆相近笙瀆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讀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鄭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為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為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得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笙瀆句瀆與犢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竇瀆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續為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縊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案瀆經猶縊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為田閒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瀆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管不以溝瀆為地名也管仲召忽嘗為子糾之傅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即位而死

君臣之義猶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處未論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為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為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為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為大夫次亦為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僎明僎為家臣中之為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據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僎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僎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僎是僎撰亦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與制故夫子舉同升侯事以合之意深矣〇注薦之至公朝〇正義曰注意以僎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為大夫經言大夫僎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漢傳注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即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

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公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致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正義曰皇本作則其為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嚴氏杰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為者其言必有攝屬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鑒故曰為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郤是怍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〇注怍慙至之難〇正義曰說文怍慙也詐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詐今通用怍字己所能為即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此即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實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為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即不怍之意戰戰即為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壬即簡公名周書謚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懈為謚也公羊傳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譏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殺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肅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審發有為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即以是年夏有陳恆執君弒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為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釁陳難深禁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為不能以已也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〇注成子至沐浴〇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謚為成子是成子即陳恆謚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為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

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齋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己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即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為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惡其為具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犯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為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為上末為下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讖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為上末為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注】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注為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揚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衛者必與之坐為賓主禮也與猶援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鄉有蘧伯玉冢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稱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為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韻樸集使乎使三字連下一乎字為系數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

為所受之辭故為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敘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為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語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得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為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弨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之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謗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為謗是亦讀方為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為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信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為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類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與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

久同理故鄭乎邪曲而不逆觀于雜物而不或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即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讀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氏文弨攷證古怨與冤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何爲是栖栖者邪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西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西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歎息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佀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爲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有五御之威儀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調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調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得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矣民嘉實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不來譬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審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著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鄭說當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纔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逼故餘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閒曰蓋聞前哲首務于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衛有動哉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讖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曬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鄭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正義曰說文寶從穴寮論語有公伯寶今作寮九經字樣稱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繚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寮即是

疑子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寮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墮是强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戒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墮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盡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置而遇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錄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猜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自以制之朝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復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冶長爲選之比錄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爲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誠氏唐釋經曰記載其傳遺是也明程敏政以寮爲聖門蟊賊猜是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隱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詁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以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季孫肆寮以國之常刑殺三日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之也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於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饋侯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子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職章故鄭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卽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肆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參以鄉遂毛氏奇齡經問傳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魏深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書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賣買肆市朝監于若建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辨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

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遠世遠地遠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爾稱之爲誘或亦體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爲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過爲爲人君嚴之義遇審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爾甚故退身不舍進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雖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案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賁逢傳注引注云云鄭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鄭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析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

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衡王鬪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閻氏若璩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

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不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臼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稱姓名爲魯守石門蓋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己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閽人也○正義曰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實晝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昏門則輪番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閽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閽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卽閽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何本字荷夫渠葉別一義說文臾古文蕢論語有荷臾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壁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實人辟世也有心哉磬其音有所病於世不害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朴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虡之形殳擊之籀文省爲殸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鄭注蕢草器漢書何武傳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籠蕢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有爲山未成一簣簣蕢同注云荷此器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體文變釋臾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擊故擊之也既鄙也卑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硜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踧也踧猶踧踏不安舒之貌殺減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減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硜古文磬史記樂書石聲硜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擊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硜並通其己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致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唐石經衛不誤斯己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卽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蓋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聞意皆相類蓋氏蓋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義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雅釋訓契契憂也契契同○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擊磬也徒信己卽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猜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褌也水但濡褌卽是由膝以上卽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此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倮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末無常謂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篆在衛書譔在衛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未據伏傳疏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聲其德至於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韋昭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楣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段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段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旣葬泥之障以蔽風懸謂古之闇今之庵也標名曰草圍屋曰檐又謂之庵庵楣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廬讀爲陰猶闇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曰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堊成謂堊室者[illegible]堊爲之蓋杜楣倚壁爲一偏疊墼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illegible]練疊之加墍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禮用毀親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嚴乎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貴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閑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

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苦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附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柱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楣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霜之文異閉居賦柱以爲梁旗曲闇之處此並文爲義非古誤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致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此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薨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致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傷不顯故不言者自肆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子之時蓋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嘗時冢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聞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歎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著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喪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謂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餙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患更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此注自上顯壞曰崩薨顯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蒙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家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冢職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職盡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服先王之位而聽稱以民臣之親則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夫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總者使也職者此也建使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卽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猶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

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彖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腳脛

正義曰說文幼小也釋名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悌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爲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拜懸之大者當在餘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喪使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卽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禮責其不孝不一寬之一最之稱人之仁至而義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爲恥也壯無德爲辱也老老稱無禮狎拜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膜同廣雅釋詁膜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卻負黨而蹲膜蹲膜連文同義說文居蹲也蹲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字古祇作尻今人蹲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臀若踞則足

臀著地而下其膝聲其都曰蹲其字亦作竢原壤夷俟謂蹲踞而待不出迎也皇氏此說即馬義也爾雅釋詁竢待也夷與俟同義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咸注云皆訓倨之訓廣雅云肆踞展管肆踞也夷俟即是踞肆俟肆音相近夷俟通借俟疊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為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說做之將為世道害也○注叩擊也歷辭歷○正義曰說文無叩字鼓下云擊也歸此義說文歷斷也斷歷崗也擊名釋形體歷蓋也直而長似物蓋也歷是人股之名此云脛歷者謂歷之下近脛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即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閒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孔子厥闕犖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崟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當時廟號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閻氏若璩遙三者一篇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之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贄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某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將命傳辭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者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此注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為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為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没兄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為欲速成也

論語正義十八

南菁書院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二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祗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敶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羲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塴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晉有支離楚有荊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蹶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聶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人所營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即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時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粻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鱣古訓公劉乃裹餱糧是糧爲行食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粻義或爾也皇本作粮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愼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藜羹不糝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憊憊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節編相連未有分別而皇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恆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篇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感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㜮過差也引此文作㜮㜮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溢於是別也○注與起至乏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閒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鮮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讎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督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威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絀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氾也水氾濫則至濫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如僞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阨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

亦絕權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貫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故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留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恉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淸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擧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雖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以一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身仍執一矣案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寘也或卽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變共己之治顏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人注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固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郅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鄭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糧時翟氏灝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貉作貊係别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書箸也又序云著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卽裨積之襞率卽紳謂緣紳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剌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軛至車軛

〇正義曰衡之言横也謂横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二物注以軛釋衡意衡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滿目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得鄭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鄭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臧氏庸拜經日記又以參爲厽玉篇曰厽今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厽說文厽部厽絫坺土爲牆壁象形商書論語並當作厽厽之言絫也言見其積絫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著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衛大夫史鰌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悒悒即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褱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喩唐石經懷之作褱之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鰌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攷案杜韓列史鰌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攷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喩也顔師古漢書貫爲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黄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寗喜弑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竊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皆謂論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公卒之時事在襄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據稱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衎雖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迨夫衎奔剽立孫寗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書亦爲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之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維城論語集箋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黄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雖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即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尚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賤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僞而示之以盎弗能服也聽事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經而弗貴識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其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發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繼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緩也殺械解人莫不成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者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雕菰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考之說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民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爲不肯抵顧色不黨黑以氣不塞足不偃枯而水不平民生而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

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游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像行之助可實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賢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為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為邦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以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為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為四時始實月為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輅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即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為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即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乘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為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據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為席置大路中以為藉也亦尚質之意

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紞塞耳所以弇聰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紞垂旒為深衾聲聾亂色令不惑視聽則黈纊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黈黃色也紞綿也以綿為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縿玉謂之瑱懸紞之縿謂之紞天子玄紞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纊紞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

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正義曰俞氏樾羣經平議舞當讀為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穀梁作獻武皆古人於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為次若韶舞專指舞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為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正義曰放者罷棄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為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為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為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言樂鄭詩而遂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為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案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為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為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瞻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利口鄭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文小異左傳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爲邑名者若桑中濮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顔觸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惠爲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諡是惠爲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故之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爲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爲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爲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爲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爲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致之辭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賢李氏惇羣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己爲之或爲司空而隸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之事正作一反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夫人

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卽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稱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儔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卽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儔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不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卽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儇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襄氏崔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卽鄭義稱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卽慧後漢孔融傳然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翟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書當爲義字之謬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衍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實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爲言語也詩云愼爾出話無

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己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為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偽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蘇軾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惟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恕而卻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使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術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擧實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擧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擧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為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擧進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為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敍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為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駁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經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為御史中丞擧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而譽而用之也以試為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春秋不虛美不隱惡揚善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譏已○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嘗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為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

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為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為職故曰史書曰史為皆謂書字掌蓋大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又言史籀篇闕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為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表世之許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書御亦六書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為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事能同執六書之目為指事象形借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能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業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為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為五馭之法尤精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略之為必倍至順然後乘之所以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書之學將廢故俗儒穿鑿不免自以為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論語說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蓋惡一人則將有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之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依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使世所謂能有所忍以說大事者不知此祖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觀以為非也要挾書辛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強大惟絕小不忍外感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惡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制也二傳文曾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衰會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致無廢誠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驗惡之人失其職而廢譽之實失其治故明法曰言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廢罰也累得夫論引衆好衆惡衍宋為缺渺史實纂王氏論語辨惑篇風俗通義公論奉狀餘貫舉狀王嘗川箸毀鑑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為惡聽兩聞書真偽實好均作善亦衆蓋何在前鄭王注絕亦如此皇氏疏平讀以爲傳寫誤劉氏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黨書黨孝錄傳孤特則賴數歸比周則禮奉斯備卽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所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卽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為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也卽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猶屬不能弘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傳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術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讚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為一章當時饑饉相仍求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餒本說文餒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為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為學者身不得祿故雖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為請而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為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勸人於學而凡為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而士之為農者但務農而不為學也旣不學不可得祿故或為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據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務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謂君子謂較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勤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讀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卽知聽為大君之宣業知及之謂致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

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重句首與知及之配偶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卽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涖之者涖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蒞臨也卽涖本字皇本作莅又涖或體莊以涖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蒞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威以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其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釋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恕不順不恕卽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貍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稱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蓋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鄭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

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師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使言子反不緣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彖傳貞正也此常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爲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卽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卽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注云薛方志避亂朝魏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正義曰敬者自急敎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後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鄭賽續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爲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爲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爲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卽孟子不同道之説類注以天道人道爲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故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載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通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爲論語亦

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侯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一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也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瞽無目恆如日闇故曰道示之亦如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工

論語正義十八

論語正義十九

南菁書院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卽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卽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顓臾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偪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誠項取須句取鄀取鄟取鄫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季存非其事大難臨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顓臾並主有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襲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隴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霖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東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幷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爾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爾退則歸爾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鄭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顚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瞽者之相也此言瞽者將有危顚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靑色重千斤說文累如野牛而靑兕古文從几周官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禁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蓄衛也案蓄與畜同蓄衛卽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與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顓臾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

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顓臾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
或本有之馮氏攷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
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羣經補義疑卽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
檻也藏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
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
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
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
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
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
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正義曰皇本而
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繫屬度制
爲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
有所積盡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
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
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
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
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
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鄭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
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
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
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
虎果囚季桓子正義曰閻氏釋地又續餘文是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

戎並與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
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鄭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闕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
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猶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
於顓臾馮氏攷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雜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書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
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馬本也隸漢石經作蕭下篇辟蕭宮蕭亦作蕭脩華蓋碑蕭屋傾亞皆
段蕭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
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稱謂斯
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費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離爲誠能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離
作郎效意如之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費倚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叔卞以爲己有而
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德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
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
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
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嚴或謂之干
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瞂楯盾也楯與盾同干盾瞂楯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釪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釪或謂
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釪鏝胡郭注釪取名於鉤釪也鉤釪鏝胡卽今雞鳴鉤釪
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
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肅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
垣蔽也屏亦垣所以隱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
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攷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
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
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禮天子賜
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
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

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專賞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為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僭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為無道之天下矣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為彊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逮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間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馬氏驌繹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遠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晉陽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缺而大夫始專矣後經至成二年鞌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與襄十六年湨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事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恐季孟子鄭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祖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致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毀己事其利而以危辭之事陪其君也濟氏景解春秋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猶蔡氏說引仍以禮樂征伐為國命者非也家臣擅事致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主第相鬪於門之內而已矣〇注周幽至侯矣〇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傳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雒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偽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為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〇注季文至所囚〇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為文子始專政也〇注陪重至奔齊〇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為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為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為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為陪臣矣陽虎之先為季氏臣未有所譏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衍當謂陽虎之先别一人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

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議是謀論政事為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國議國政偏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為而事行不悖於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遺之時野無遺賢使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晏曰合大臣而與小臣謀一邦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鄉黨子吉繇終為數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曾劌論戰事足見魯鄉大夫之己鄭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鄭人論政而會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〇注制之由君〇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啓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隶及也隸及也音義並同〇注言此至世矣〇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時故知為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撰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會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襄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繼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

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家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文公出海入奪國已自營其盡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即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速言者謂有爵而使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並指文子江氏承等經補義事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遜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爵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璩毛氏奇齡湯氏景李氏惇方氏觀旭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平子卒桓子代立亦一說○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即慶父之後又稱爲孟氏也叔孫即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傳紀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己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絕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爲冢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權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鬷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正義曰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諫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鄭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鄭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鄭所謂巧言也說文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弨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云今世閒有一論籍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異故盧本是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楔案盧校是也巧爲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佞後漢曼衍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便與公羊疏所稱世閒之書合而傳寫經注字作辯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渾言無所指歸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谷在親便辯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僻孟子梁惠王篇爲便辟不足使令于前與便辟是近佞小臣不得稱友且若鄭亦非盡無責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詁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鱣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佞爲媚矣是陸餘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校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樂不散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數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皋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爲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瀆○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叚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事也宴使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爲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

以食于飲食爲饕饕而暴子亦以飲食若沈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經濟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焞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愆過也說文愆過也𠍗籀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趮疾也躁即趮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趮遲與趮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盧氏攷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案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曰得貪得

正義曰說文云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鬭猶爭也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鬭遇也從鬥斲聲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鬭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攷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發揮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鬭血氣既衰則歛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注】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修身以俟之安命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衷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教是爲實傳之當程氏延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長之者豈爲其樂高富貴徵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進遇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勞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義異均謂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慢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久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㑄聖人言師古曰㑄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㑄古文從毋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即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即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鄭氏注古訓何解大人即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董氏之書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懼或虛慢闇易褻瀆聖言也與繁露書意當同○注恢疏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罰賞罰不失毫分也天道雖闊而於施有遠邇顯闊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倨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差非謂其知有幾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之而有不及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困

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閼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貌文聽案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儀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難義同與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凉凉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辯注引此文明探湯卽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著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數正緣於此然夫子遂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卽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險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僞孔疑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引鄭數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數在民閒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嗜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閒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矣樊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棠馬夏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齊南王康傳康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廄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儉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書指公廄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卽指德言若改爲得則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者異本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還補疏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錢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illegible]矣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猶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章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謬穿鑿張栻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危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傅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卽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盡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鄭指驪姬譖晉太子申生被讒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卽是晉首有明徵矣金氏鶚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爲卽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按其意蓋以采苓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卽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稱北至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篇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閒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閒孔氏釋首陽卽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閒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閒後乃隱首陽河清閑鄭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彊文成義不可爲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嘗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此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與此過庭學禮之說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爲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誤稱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君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卿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通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言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所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使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齊君以順夫人尊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著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稱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寡夫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疑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釋明此注矣云嫡妻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妻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鄭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芈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嗣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說言也以穀梁爲正

論語正義十九

論語正義二十

南菁書院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凡二十四章正義曰漢石經凡廿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己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矙亡故孔子亦受而矙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文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觀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觀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矙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矙亡而來〇注陽貨陽虎也〇正義曰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〇注欲使至相逢〇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遺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豚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是豚爲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塗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謂遇爲逢也爾雅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遻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辭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爲寶如老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審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己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己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誼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猶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〇注言孔至有知〇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〇注年老歲月已往〇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〇注以順辭免〇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愼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當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愼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然古今常語凡指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縣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

相近是以稱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義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曰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喔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梁情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善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說皆昧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與要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者欲習卽生於者欲善者能制其者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者欲而習而善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〇注君子慎所習〇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禮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卽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精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遜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衛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爲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禼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爲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爲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孟子已辭而闢之而斷爲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爲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爲又次困卽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爲下下卽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長威懷惠一旦觸於所長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智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卽下愚亦可移善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略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曾憲廣雅音凡弓寄琴瑟弦皆從弓弦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詠詩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敎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敎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敎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敎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莧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莧陸夫夫虞翻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案說文莧讀若丸與莧字從卄從見形最相似莧訓山羊細角之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莧段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莧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莧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莧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詁莞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莞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雞籀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雞上省文〇注莞爾小笑貌〇正義曰唐貞觀碑唲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〇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〇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尚書大傳新穀已入樂組已歲新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

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正義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謂調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叚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忕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皙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稱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東都於郟鄏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書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孔子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嫌去賊豈食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即此意必據魯者周道之屬傳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繼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錐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〇注弗擾至孔子〇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寶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陳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陔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擾之畔即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己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尙無畔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〇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〇正義曰武氏億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〇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〇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

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即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皐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〇注不見侮慢〇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傷慢之言即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〇注應事疾則多成功〇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僖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時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卅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焦從何義亦通案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胇肹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佛茀肸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卽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卽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灝考異云簡子扶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子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誠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稱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啟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爲卻離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蓋聖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其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陵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

易則治治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據轄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截中牟者邑名王氏瑬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晉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閒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鮑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譌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屬者無一字妄說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迥遠遂曲爲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始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離傳有宋檢標爲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濮水則又未知何據也竊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濮水疑當爲湯水之謂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己欲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緇淄古字通後漢后妃紀論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鄰涅而不淄者摩與磨同鄰當磷之段借校勘記及翟氏灝考異桂氏馥羣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漢費鳳別碑涅而不澤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穢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

實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實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皁○正義曰廣雅釋詁磷薄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甐鄭注云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磷甐鄰並通故經傳皆通作磷方言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閒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汙泥丸可以染皁以汙泥當黑土顏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染皁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真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即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涅涅即涅也其可以染皁蓋指今之皁礬○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疏謂匏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也晉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匏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空懸即謂懸繫也韋昭解魯語共濟謂佩匏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謂繫即繫以渡水則己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氏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把酒漿同義今案匏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匏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知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彊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袪蔽也管氏同紀聞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硜硜爲小人苟

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故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己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數度或至變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參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觸觝也觝與抵同剛者性戇直其言行身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使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實醫藥之備必當識別詎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興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興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樂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之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鄭孔所本廣雅釋詁讟皆怨也諱刺閒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陝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繫樂爲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寖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使其義說以備行之故稱爲也稱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鄭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姒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之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莞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案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主以聘者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瑞玉也注儒案圭璧琮故云以繫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儀禮云帛所以爲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者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翬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幣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聘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爲此注意樂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略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顏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踰本又作窬此[illegible]依孔義改經文作踰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傳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窬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窬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窬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窬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氾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與廁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廁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論語之論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illegible]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橈也詩巧言荏染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栠弱皃栠與荏同廣雅釋詁[illegible]穿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卽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卽踰之段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爲空則窬穿壁義複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歟辭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爲善前篇倜而不愿鄭注原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僞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原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鄉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正義曰此爲聞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道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卽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鄭注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貪鮮干進之術旣得而又患失則益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言免爲庶人還鄉里人間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間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己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寵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患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說篇所譏則色屬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說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故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備如論語其末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顧顧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楚俗語孔子曰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旣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勝言引家語患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實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齊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喆寓簡據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鹽鐵論論佞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漢李法傳注引此注邪媚上多諂佞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教狂有廉以教矜有直以教

悉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教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鄭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義曰據即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注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忿○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忿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

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較此文爲詳而緣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赤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閒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或人以者也是紫爲閒色以黑加赤稍有赤色與朱亂[illegible]云閒色之好者以時尚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illegible]云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閒色也若但閒色紅綠紫皆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說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論覈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illegible]而不見流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言作夫故定從古皇氏疏考異謂兩句宣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義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與藏也時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業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爲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諄諄然有話言矣○注言之爲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爲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孺此俗體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謂孺悲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十引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閑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閑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鄭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瑟而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爲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己邪本脫知字己據巳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一月是月也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禮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

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瞥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喪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屆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喪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弨攷讀反疑其爲朞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浸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爲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鑄人鑑燧之齊鄭注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鉆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與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乘如事鑽則火星飛爆出實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棗杏桑柘意亦然矣餘氏兩改火解改火之興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推陽火復紅者世世事之非見紬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隨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爟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爟注引鄹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柞楢槐檀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檀下云檀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檀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柞櫟也櫟今之阜斗陸璣引三蒼檀即柞也爾雅釋木檀白桵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柞爲械近之矣說文楢柔木也工官以爲輭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楢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案淮南時則訓春爨萁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蟲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董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從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

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練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時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衣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情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閒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奐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宋鮮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蓋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爲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時多言旨酒此文食吉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閒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有醯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醯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於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柎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閒傳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堊室也則

鄭以喪服傳與閒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禪後，與閒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鄉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係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褱，俠也。袌，褱也。今字作懷，作抱，皆段借字。蓼莪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蓼莪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雖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視無所用心者爲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即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閒謂之簙，吳楚之閒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匱璧，或謂之棊。簙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爲魚，每一爲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爲圍棊，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錘衙，可致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正義曰：尚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悖悖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鱣古訓曰：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流字。惠宇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鱣古訓云：四書經比丘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說文：窒，實也。釋名：室，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孚乎家室。韓勅碑：廉城庫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馬氏國翰曰：室有窒義。太玄經曰：泠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窒也。案：室窒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窒義較顯，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謗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訕，誹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窒窒塞也。○正義曰：注當云窒實也，衍一窒字。說文：窒，塞也。塞，隔也。戴氏望注云：不通恕道，窒塞於事。廣雅釋詁：悻，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玉篇：悻，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窒者，窒與悻通，言很戾也。馬融訓窒爲塞，失之。下文云窒惡也，義與悻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爲失誤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訾以爲辨，即訐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敫璧文徼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徼，亦交敫二聲旁通之證。絞急者，謂於事急追，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訐爲擿發。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訐以爲直，絞訐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臆測。惡不遜以爲勇

者言本無勇段不遜以為勇也荀子脩身篇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即此文之意〇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〇正義曰說文徼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徼循京師引申為凡遮取之義故注訓抄說文鈔叉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案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與此注意同〇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〇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訐面相斥是訐為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為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為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怨恨無已即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即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即此篇上章所指鄉原鄙夫之屬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年卌見惡焉卌从兩廿即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〇注年在至善行〇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為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為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譏論之也

論語正義二十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篇實止十一章疏四篇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入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遯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則封此仍言實箕者從微箕也箕時親者新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紂此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諫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節聯綴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稱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畿內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微箕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城微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衛縣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府轄首邑與書微字遂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在魏是也一統志微鄉地在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縣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傳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顧氏祖禹謂在今山西遼州楡社縣東南三十里而近墓固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楡社縣西亦一邑南箕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入我河曲箕我箕郤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箕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晉郤其地絳去朝殷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嚴比干鄭其名家字也路史甫唐之比陽有比水鄭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書王朝注異畿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啓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則是紂之庶兄此爲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引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師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爲諸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爲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有有庶兄播棄不迪其辭不甚子王父母弟子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事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篇亦以爲紂庶兄呂氏春秋必己爲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此紀先敘微子次比干箕子爲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言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經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辯殷紀佯狂者佯爲也廣雅釋詁佯詐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爲佯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謂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後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皇侃義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諫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庶不得不去之理微子君謀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寧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事民皆是憂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微子去之去在箕比事後故見二子及己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言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者稱從從而事之亦太近郵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爲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即是篤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黜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會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舉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別氏柄中與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鄭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稱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感沮之也左氏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八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閻氏若璩釋地謂孔子在齊時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十四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餘非內備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事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成於公伯寮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注】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辟已往不可以猶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殆

見疑也案臧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邪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適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遺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〇注接輿至孔子〇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參稱接輿故爲氏稱解春秋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辯士接子作體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應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鄒陽傳上書曰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佯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佯狂也威切猶威勸〇注已往至治也〇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奐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處也此卽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〇注下下車〇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遇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篇下而歟釋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游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注 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

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隸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篠丈人之類蓋二人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書藝碑桀且溺之耦耕且鄭沮皆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潕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濟有著俱以問津名者魚臺爲春秋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里耆舊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〇注耜廣至渡處〇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梠云臿也臿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打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稱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謂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耦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畎中此文下云耰爲覆種則耦耕爲播種於畎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 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 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 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惛惛而不能兮卒顧身乎世纍鄧展曰惛惛者亂貌也能避也師古曰論語釋桀溺曰惛惛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惛亦由所見本異昏聲古音在蕭部故與悠通誰以易之猶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謂自謂也耰而不輟漢石經作耰不輟說文引亦作耰五經文字曰耰音憂見論語集解釋或從來敘則作耰乃或體字〇注滔滔至易之〇正義曰盧氏文弨釋文考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干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亂與詩漢水滔滔同鄭微之或體水固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違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〇注士有至之法〇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師意不合〇注耰覆種也輟止也〇正義曰說文耰摩田器是耰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耰布種以此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稱耕時卽耰國語云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麰麥播種而耰之是耰正播種之後聞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

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鎒榛再遍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遍勞與耰一音之轉輟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憮下有也字○注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為安又訓撫為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中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使易之是我道大使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卽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使隱避之小道也於義雖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文云蓧本又作條又作莜盧氏文弨攷證說文莜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是莜為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為段借今作蓧不省皇本作篠蓧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枝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參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為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糞與同於義亦通朱氏彬經傳攷證宋呂本中紫微雜說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蓧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又云爾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為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櫃從置今案依詩置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為置段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薅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為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此然用芸田必往杖而後可芸耨以此文作植為正作置亦是段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穮藝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穀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磬卿微磬之象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為黍者治黍為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穄用以作飯蓋食之貴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蓧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為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也能以法度長於人稱丈人為位尊者與此荷蓧丈人為齒尊異也說文莜芸田器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蓧卽本此注亦改說文芟以足蹋夷草從艸從殳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丁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踐草入泥中名曰解趕是可為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芸及說文莜字變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自述其不進取避之義故不能知孰為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注杖也說文耘除苗間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壅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此古者耨耘為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既成以後仍有莠及童蓈生乎其閒則又以鎛薅之薅者披田草也亦謂之耨今案用茯芸草亦在既成以後香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備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如子路復來而避之也

子路曰【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卽是義亦卽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為亂倫亂之為言猶廢也夫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為之亦是其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潔阮據宋本作絜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曰已音紀一音以盧氏文弨攷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倫倫字皆訓理其說也○注不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己知之己為紀己道不行則隱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則人行之與己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段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案下篇擧逸民亦用段字顏師古漢書律曆志注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荊蠻荊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太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卽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騶虞亦作騶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卽指逃竄荊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之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蓋爲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反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秉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廁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卽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稱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愼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擧夷逸朱張鄭氏敬曰朱張當作侜張書侜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擧其人也此論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論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實於舊義而遺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稱超逸也此集解前後失檢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卽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擧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是卽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爲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爲廉仁又曰仁廉則其德不厚又曰廉仁難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爲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述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爲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蓋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泆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貌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遭害發動中權從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舊本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猶倫爲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爲和爲介又大戴禮將軍文子爲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卽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虞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

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爲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卽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云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可否卽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卽孔子是謂孔子不爲夷惠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

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注】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少師鼓人磬師又大司樂膳夫皆以樂侑食瞽矇眡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既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凌氏曙典故覈皆撰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斷合可據之明文而別爲新義未爲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爲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叙皆謂是也云諸侯者逸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鄭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家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諏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紀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巳先有之秦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爲之比類師古以爲追繫其地恐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瞽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衍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則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即太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載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爲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摯等自當殷末人顧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

後皆適周而大公仕爲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爲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即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大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曰師摯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爲目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摯即泰伯篇之師摯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摯爲殷人異也且師摯與夫子同時以爲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鞀鞀遼也從革召聲鞉鞀或從兆聲鼗鞀或從鼓兆聲籒文鞀從殸召段氏玉裁注遼者謂遼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鼗鄭覽之發寫釋文鼗亦作鞉皇本作鞀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爲搖亦小鼗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揚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譏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亞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摯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即擊磬襄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

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即不弛段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泰伯篇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即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劫也謂劫其彌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聽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兼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閑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意爲文未足深據包氏愼言退故餘以爲所見本異武氏億羣經義雜記謂何與何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文故

舊鄭謂魯公共學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牲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為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為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辭當得實也〇注魯公至之事〇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即為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循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為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為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為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騧皆依類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留顏師古注留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義曰有叔液鼎即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尚書大傳時則有晦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為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所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〇注周時至之爾〇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此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則為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卮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穆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為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稱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董引傳說以證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謂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為顯仕當據晉語仕為虞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論語正義二十一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不愛其身　正義曰真德秀四書集編說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孔曰言無所輕重　正義曰執言執德弘者大也執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謂道有容有安於小成而異端故子張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謝也漢書鄒廣漢傳注引書約曰距閒也距與拒同論辭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距[illegible]本集注本皆作拒[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距四字今此闕有五字嚴本無其字者說文云[illegible]也嘉善[illegible][illegible]賢互[illegible]矜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illegible]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皆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爲同類是友交矣慕賢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illegible]則其以交[illegible]也商也[illegible]故魯之以距人論也故魯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論之諸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親仁故[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仁不[illegible]交[illegible]以方會友以仁正可[illegible]則距抗也[illegible][illegible]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抗愛衆[illegible]抗交[illegible]仁[illegible]友交[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矣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之言以子夏[illegible]矣[illegible]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illegible]云式[illegible]式已[illegible]小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也其可[illegible]不險也盧辯注言其[illegible]於[illegible]也子夏之行矜由所[illegible]而然[illegible][illegible]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　小道謂異端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包曰泥難不通　是以君子不爲也　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illegible]道亦謂才藝大注云小道[illegible][illegible]也鄭[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云如以[illegible]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爲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鄭注同之江熙曰百家[illegible][illegible]說非無[illegible]其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循補疏說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illegible]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濡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曰日知其所未聞　正義曰皇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旣日有知之則學廣而弗失之至[illegible]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　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章相[illegible]學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識[illegible][illegible]博學而[illegible]識之[illegible][illegible]注志如字謂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illegible]邪本說近字所下[illegible]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illegible][illegible]貨物所居亦名肆俞氏樾羣經平議周易說卦傳[illegible][illegible]工[illegible][illegible]曰爲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業致如致知致由之致致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illegible]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正義曰皇本必下有則字

○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
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卽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
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也卽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
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
以爲謗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特賴也案左昭
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讀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特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
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
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闌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灋也灋與法同
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者猶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
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卽
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
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
束帛十四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禮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
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
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
曰子游漢石經作游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賈反又所詣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兼報反本今作灑盧氏
文弨攷證說文灑汎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經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雜記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灑
地使塵不揚而使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
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
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拚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譍云以言對也今
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事主答辭要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
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退周旋愼齊凡攝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爲本
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會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
旋俛仰從命爲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卽應對
廣雅釋詁應當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
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
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本
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雖當爲先而傳之雖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
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卽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概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卷字
傳與卷皆古券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卷如毛此說則倦爲卷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
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
同也蒙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憮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憮大也訓大故有同義之義
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憮爲誣正謂憮卽誣也焦氏循補疏謂憮乃誣字叚借說文誣加也加與誣同義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
惟作唯○注言先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喩人學有
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爲大道末爲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
別故區卽訓別注以誣爲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爲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末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
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
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遑徵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

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案閒傳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文法同喪氏之聲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而已矣是故喪麻免經之數喪之發於容服者也擗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儀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數不減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卽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能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爲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偏成物卽是未仁未仁者未爲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弟子輩居脩德講學皆是爲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寬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爲仁若容儀過盛則擬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爲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卽謂堂堂不能可卽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爲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堂魯峻碑堂堂忠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己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故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輈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條王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傳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輈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輈死當鄭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鱣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禮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爲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喪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玉裁遂疑矜當作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睹言顧之猶潰出泮哀其不閑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觀爲獸挂罻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輕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漂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竝以紂爲謚書戡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謚是也皇本善下有也字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已侍中起眡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敞傳惲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

集而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

正義曰皇本食爲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曙典故覈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〇注更改也〇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辨衛以別之與公子荊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爲學者爲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馮氏登府攷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狹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則定贊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郯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注】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夫子謂武叔

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廟皆居其中

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鶚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寏周垣也寏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墻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墻諸句末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髆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二字通用錢氏坫後錄王宮牆之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跋驗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叚字也錢氏又曰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卽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觀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爲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〇注魯大夫叔孫州仇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郈左傳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〇注七尺曰仞〇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遺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秋水篇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爲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之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棄止之也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〇注言人至量也〇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秦於日月者絕棄卽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秖同秖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疏也服本作秖云秖適也此體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

辭也何休注爲辭遜之辭與此義同鄭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輒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事以日月爲喻之意

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者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興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求夫子仕魯未幾致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注綏安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論語正義二十二

論語正義二十三

南菁書院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子張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摭集夫子遺語錄於册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得其餘而末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眞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當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其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篇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緊論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曾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嗟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歎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曆象曆數閏象並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數是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圓篇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中論曆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曆數之義也史記曆書言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春舜云云乃堯釋位語舜不涉帝位故當堯之世但稱攝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曆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董以在躬察身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藉象而人主法爲天示異而人主懼脩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予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闕齊工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曆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曆數也曆即是數故曆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節曆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後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祿所以長終者言事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魯不疑讀禮誥之曰勸功揚名永終天祿章賈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即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册魏使鄭沖奉册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曆數允在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絶在魏末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擇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爲困窮之後爲禪位絶天之辭於古義絶不相應此閻氏若璩毛氏奇齡說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有罪不敢赦 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正義曰曰予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羣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其通用事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

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為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續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御今此是總祭故冀遍用而以昊天為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尚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為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籍鄭司農注述大夫簡稼器注並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為善有罪為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斷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體章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為湯伐桀告天者異書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為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眞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晉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為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是殷尚白於時湯尚伐桀仍用夏禮者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為譬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為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說又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為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偽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說桀告天後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為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為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繁露四祭篇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樸舊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譽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賞是也此注以帝臣為桀與墨子不合又鄭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兼○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嫁罪於臣臣嫁罪於民於是以民皆不肯而視之如仇嚮欲民之治不可得已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 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

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命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為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正義曰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尚為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善親韓詩外傳作善新使為皆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諡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善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入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為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正義曰漢書律曆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寀悉也知寀諦也審寀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為文當為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疏與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即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即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曆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即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為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權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

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于黄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慎言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顧氏不解修廢官者憲蓋以官卸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明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精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秤民賀易積久鄭生古帝王特設事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杜氏佑攝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爲顧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爲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量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者以概其餘 二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詁滅絶也公羊傳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絶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稚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何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絶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辜黜其采地亦與滅繼絶之義凡封國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幷一姓防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故謂食父故祿例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絶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絶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灝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錯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絶不類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錄其少半遂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侯張精目然後辨斯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爲子之言加用孔子蓋古分章曰子張間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會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間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待而公山佛肸違類並載之閑橫陽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搖實寬信敏惠之本獨合此句未足據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吉致教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衛之意咸作遵漢平都相將君碑遵五進四俊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遵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食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封注族師疏及文選潤書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盡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斂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興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

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爲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儀著威儀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〇注屏除也〇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屏除也屏與屏同〇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〇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養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邪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〇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〇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寡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由此釋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鄭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韓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令卽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慮惰則致緩也王氏懂紹聞緩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賊工命役威勸督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稱而不怨子秦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風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糗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其刑其令之嚴又如此教數不依期而衆戕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誅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致避此三者又子貢問季孫曰詐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溼納納也別一義內入也从门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屬本義文本皆作內惟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彙氏鑑平鑑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儉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總納銍納秸晉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義〇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〇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〇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〇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難通究非經者〇注俱當至之道〇正義曰方言荊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悋虞翻易注坤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吝閒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

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並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繫祿命也說詳前疏〇注聽言而別其是非〇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卽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卽可知人也

論語正義二十三

論語正義二十四

南菁書院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本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注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注未有疏也今竟稱注疏序此自解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敘爾雅釋詁敘緒也孫炎注紬謂端緒也說文敘次第也凡紀錄一篇既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繼緒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爲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輕車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爲中壘校尉故此舉以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敘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向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侖說文侖部云侖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文二途則經論今古論語無篇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稱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者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楊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弘恭石顯等所譖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稱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即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韋賢不及玄成然韋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韋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說之東平蘭陵鄒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書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灝考異謂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賀學易左曹陳咸薦駿實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

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殘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遂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數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爲猗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弒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

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鄭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說為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為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訓有德者也案劉氏漢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瑯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即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者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傳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詩孝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郅惲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謚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即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子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真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鮒即子魚也若家語以為孔壁所藏今文書序以為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發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為武帝初年漢志以為武帝末未當也志又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慎說文自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為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為古文此古文據段說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荀與字為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備為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閒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前志僅錄其尚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殘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遂已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作獻料作訥窅作窅晁作龜備作竊春作食羿作等討作懸舉作或虛作圍勅作勅慝作慝格作格又作貽肆作儺篤作蛐慶作寶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夙鑿作㕜翩作肙柙作厥褻作醬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鐘鼎及說文為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為附會謂今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詩詳輯嚴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為王中畫近上者為玉初無大異因謂玉篇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宜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段氏玉裁注云張為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為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為逸論語也其初學記所引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篇之瑕治玉篇之琢又篇之瑟理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璱赤玉也瑱也瑤美玉也璪三采玉也玲瓏琀瓊瑾玉聲也璣玉佩也瓌充耳也璣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相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為問玉其說信不經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為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為發揮堯曰篇之義蓋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錯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魯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為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為篇名從政聆秦燔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牆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

寡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閒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閒趙地儒近於燕燕傳疑即論衡所云河閒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為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閒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讀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為第二篇雍也為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為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俗儒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為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為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為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已而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蔡立石大學非張論曾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皆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與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韓不轉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為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盍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為先後又不知為齊為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為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為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祗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為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為古論訓解若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尚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尚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子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為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為世通儒備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傳靜為論簡子邑宰顏與史記不合其佗差謬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衛書傳孝經往時儒者皆知其偽而論語因為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鱣著論語古訓自序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偽自序纖其詮義淺徵典舛誤疑為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證偽以為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尚書傳為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為得又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為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為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疎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

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注論語而此序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稱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還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參校齊古而爲注張論鄭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鄭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稱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饌鄭作餕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云僎讀曰詮子貢方人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權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鄭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閒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鄭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宋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即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譜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

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閒故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末遠人已殞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卽位遷尙書僕射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後爲光祿勳從爲河南尹徙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纂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衍書周生豐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蓋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逸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遠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鄭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爲後人混倂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確爲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閒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數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閒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閒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經會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鄭僞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爲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爲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言何休注訓論語不爲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決非劭公語可知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書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顯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體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辭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者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

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賜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載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鄭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爲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馥跋尾據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與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與論言王和平爲光和時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其終魏世必已殁矣晉書鄭沖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卑躬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敍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典事合之于中者晉均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卽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籍其貴寵其威其後司爲驍奏錄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即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侯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

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卽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已來置四人掌儐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顗傳字景倩穎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顗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歷齊王表亦有侍中臣顗卽荀顗也晉志又曰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尚書卽是吏部魏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經與敍錄亦言吏部尚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選衡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尚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尚書何晏奏亦是祗言尚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駙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眞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娶松之注晏字平叔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鑑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鄉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稱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書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崧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事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尚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數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尚書之權甚重吏部事掌選舉又晏以國戚衛主貴其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與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顗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沖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顗鄭沖皆仕晉故晉書有傳沖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顗傳居後自不複述今宋氏據沖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書題止集解

二字在擧而篇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隋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或矣然裴松之注曹眞傳鄭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鄭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賢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箸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論語正義二十四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删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淸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逮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册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瘇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稿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二月恭冕謹識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鱣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敘，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傅休奕傅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徒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為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箸其姓名，復言等以為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讖，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為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為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亦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為師稱，因以論語為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為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羣賢著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為弟子所記，書子者為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為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眾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撰以為十三卷。顏師古注：譔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真輯諸弟子所記，勒為此編，故以為所撰定也。既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采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為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論語之名為安國所題，此誤說也。翟氏灝攷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舉體題之為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　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使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餘氏鼓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叚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笧，古文冊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書語云：遂書以為三筴。筴即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為簡，連編諸簡為策，分策簡為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鉤命決者，緯篇名。鉤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大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為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為段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羣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著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鶚求古錄以為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為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為一尺，於漢尺則為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策六經策為三尺，孝經策為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為璧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為據漢尺，則安知非書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鶚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大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鱣古訓曰：謙讀為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為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為三分居一。孝經已為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憭。

書

扶先　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魯扶卿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卿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孟子正義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海堂

經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題辭■正義曰音義云題辭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趙氏**■正義曰校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書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發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說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豐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幷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詔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書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其屬士喪禮曰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猶徽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故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騶與鄒通騶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故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疑皆傅會史鶚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僞書不足據也王氏疑其傅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鄒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魯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勅碑陰騶韋仲卿足騶鏗鄭語曰曹姓鄒莒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邾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文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

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縣後姑姓盡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繹山是也漢志騶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會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邾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鄒即邾不聞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邾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邾爲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爲難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邾瑕七年入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邾爲魯幷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邾子益得歸則邾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邾是國近魯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疏】

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即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生仲孫貜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羯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爲子服景伯別爲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爲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諱之不欲之反之不代爲孔子所稱傳子觴子武伯皆知欽徹孔子徹子則受教於會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違人孟子既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群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志遷左傳魯擊柝閒於鄒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邾國引劉會騶山記郭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瑀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雄其烈於是待下官吏傳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送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城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宜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屬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屬鞍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山又三十里盡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孟

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疏】

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適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鱣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述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言則非廢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櫺稱閭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藏倉得以行其賢爲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爲父耳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

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旣通與適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譌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當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穆公時則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書而孟子則宣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之深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爲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爲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爲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

亂臣賊子懼爲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惜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儒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時書云乎哉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注】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爭彊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雖得父老而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墮說文阜部作陵云敗城皆曰陵遲篆文作隤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隳俗字也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注】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爲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舉之使亦以爲異己也而舉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爲異端則闢異端者卽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爲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注】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湮滅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爲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軨軒而周流今李善注云周流行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辭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注】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

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憲言猶法言也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注】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趙氏注納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盆離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離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鄭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徑宋勾踐夷之陳相貉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慎子王驩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注】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處山毛扆手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注用旴郡董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章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本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敘於是書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撥於殘缺之餘爲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據疑辨或字數易明豈復識於布算但當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

國應滅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勝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敘正義中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正義曰命世鄭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鄭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樂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正義曰擬聖卽所謂述仲尼之意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疏】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漢書藝文志有論語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錧鎋丁云上音管方古作輨車釭也下音黠車轄也按錧鎋當作輨轄說文車部云輨轂耑錔也轄鍵也轄與舝通舛部云舝車軸耑鍵也戴氏震考工記釋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軸以金裹轂中謂之釭轂端沓謂之輨以鐵為管約轂外兩端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舝亦作轄行車者脂釭中以利轄又設舝以制轂鄭風載脂載舝小雅閒關車之舝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舝蓋車之轄運在軸轂而轄如環約於轂轄如舁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錧鎋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爾雅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際為裣也注引郭璞曰裣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云袷交領也袷屬於襟卽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襲圓齊衆輒以頸血饋足下之裣注云裣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矣小兒襟咽領則卽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直者也話訓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五篇云裣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為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喉外則鍵之以領謂論語為六藝之總領也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謂以孔子為法則而似續其道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謂毀之使隔隔耳又音歷按鬲為鼎屬其音歷此鬲自當讀如隔說文自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敵茲謂之鬲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疏】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作書中外十一篇是七篇中餘四篇為外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齋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灝考異云趙氏不解外書章句闕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悉以歷聞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至闕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鮮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為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載有梁綦毋邃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綦毋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尚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綦毋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雜以贋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劉氏以所見之性皆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非外書本真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衰亦未嘗捃摭其文至若列女傳擁楹之歎韓詩外傳稱揚殺豚及不敢去歸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猥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板行丁杰為之條殿甚詳顯屬僞托概無取焉按熙時子相傳以為劉貢父此書前有馬廷鸞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所為依托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況此又贋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遠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正義曰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遂行世注書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蓋孟子書不與焚燒編秩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灝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爲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參引孟子篇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序云據載漢之舉經爭備五十三家其非實傳也而孟子曾置博士翟氏灝考異云孟子書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稱之傳而孟子亦稱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天下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可爲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稱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班爵祿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說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說如毛鹽鐵論賢良文學與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義箋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詩不舍爲不情怨終單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襄引禮晝公輸實偶引民飢爲肥梅稱引位卑言高與異羣民之飢渴易爲飲食事緣引緣木求魚鄧傳言强其善所不能爲忠量君所不能篇賦鴉衍言論倉言秦山北海班彪引繼杭春秋雀昭言登臺撻處中屏幡言處士橫議王勝言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傳變言浩然之氣亦嘗時引以明事之證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間曰摭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情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說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紛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卒當是赧王之世萬氏斯同事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既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赧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五百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値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値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歿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注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當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儒引孟子者如荀卿韓非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摭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稽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傳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爲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事爲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無可考矣高誘呂氏春秋敍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年已九十餘是時爲趙氏後輩其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沅釋名疏證敍云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譌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逮事鄭康成避亂交州與熙考論遂博通五經其使士燮乃命爲長史然則程秉薛綜與劉熙在交州乃士燮爲交阯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爲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在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爲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撫迎秉逸說南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卒於黃武前自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二年其師事熙當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爲漢地劉熙爲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熙蓋已前沒也秉綜仍權以其名儒而禮徵之況所師事者乎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爲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誤非南安之譌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衛散者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今可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

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暴暴劫之或也孟子曰惡遷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論太篇及匪章之離惑子以王
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云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
慎人篇百里奚之處時也亡虢而晉注云虢虢為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璧假虢之虞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餘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
曾子不在數中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孟象為故凡聖生其若知本則疾無由至矣注云傳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聞塞利欲疾無由至矣倫人為凡倫人通則觀其所禮注云通達也孟
子曰遺則樂善天下故觀其所實禮用象篇令使遺人長乎哉哉人長爭遺則遺人哉言哉人遺言矣注云孟子曰有遺大夫欲其
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亦不可得矣
此之謂也謂推為盛國之民益之若父母行跋遊得民滋衆注云所謂國之民歸益義兵之至若甚其父母地悉率滋也孟子曰
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為使子此之謂所悉賜王大之秦齊大室大公百歛注云宣王齊成王之孟所見晏子為國伐者
魏徙都大梁惠王在陳留浚儀西梁城是亦梁惠也之伐國衛也開封為魏惠王死謚有日大梁云梁也見行王王大秦國魏
自知篇饋奈應消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饋奈應消魏惠王之可知則其王不藏奚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韓矣
韓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應消東伐齊殺於馬陵齊人虜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為實者得志則可不肯者得志則不可往云實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肯得志則為為則亂故曰不可
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實又反之實者之為人臣其書不實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中主以之喻喻也止譬實主以之喻喻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師人曰蓋之而不似人君德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譬
敘此言後謂也惠惠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往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居為齊威王魏為受注惠王田和之
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推南子像其訓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
其術業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為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故軒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逐性於
初生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蜜人能感其性於物也修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
衛備鼻蒙蝟皮衣豹惡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韓觀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委人惡聞其臭故韓觀掩其鼻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故故揖劊鋒以韓兆宮子注云兆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兆害勸也譬訓訓魯以備
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世必鄰魯之禮注云鄰孟軻邑說山訓此全其天器者往云器猶性也
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犯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舜知舜實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
也不孝其大於無後設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勝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云全性葆真謂不故軒毛
以利天下弟無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處三代之傷教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楊辯故弗之也又蓋無百

戶之郭彝無里鎬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
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得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賤所至舟車所通其不為鄰
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又故謂則仁父說則名日注
云孟子曰瞍瀾而不極是財鄭也而況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卻抗行不入游者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逐餘而死注云季襄魯人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威王嬰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牛之牛者也又田忌為齊將
係梁太子申虜申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敗於馬陵
太子死寵消噲此之謂也又攻無三十日而舉燕國注云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燕王命燕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
而取之也秦策西國為一賈以攻秦秦王召蔡臣賓客六十人而閒曰姚賈對曰云云注云姚賈攻周公監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
子之篇也其訓詁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就見其微故正義引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為多
余生西京世尋
正義曰趙氏為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京兆賦使漢屬京兆京兆為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
丕祚有自來矣[疏]
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繹理也文選東都賦漢祚中缺注引國賦貫注云祚位也史記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
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陽夫論落氏姓云事猶事舜其子伯翳能繼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
仲衍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至於趙風仕晉御大夫
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趙靈王趙世之先為列卿諸侯王嗣其始原出帝顓頊故尋繹其丕祚有自來也
少蒙義方
訓涉典文[疏]
正義曰傳稱生於御史臺李賢注云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嫂從子敬注
引決錄注云嫂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嫂與嚴譚拙書嚮於張伯英英頻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嚴趙有餘又云岐長兄替州郡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鄉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審其數收
允戶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戰奏官營賽趙戰字叔茂長陵人性貴正身謀初平中為衛書與趙奉董卓數欲有所私搜戰郭堅拒不
聽言色彊厲卓為召將殺之衆人快懼而戰辭說自若卓悔謝辭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得及曹操平荊州乃辭之執戰
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卸與岐同註雅者也從兄嫂三國志闕捡傳云引魏略孫賓碩傳作趙息息轉音同息卸嫂也
云唐衡爲為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於京兆尹入門不持販郭功曹趙息河廊下曰虎牙像如馬城何故放曾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
弟顧促取販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勤外為市買息又謝曰左悄子弟來為虎牙并僑遷不足為持貼買官隨中會菜食而已及其
到官進吏奉膝謝尹息又歎門言無常見此無陰見重子弟邪用其殿起為通乎既乃遂之又不得卸令衡衡諸皆知之甚悉欲誠
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何月之聞得為之息自知前逃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掠州刺史於是唐衡為留微仲臺遣歸遂
昭中都官及鄭都督鄭補館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閒有家稱因從官會逃走之河閒變姓名又轉輸
北海孝家中布持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兒弟族屬可者者借餘於此
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

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

正義曰謂延熹元年逃難西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則趙氏年九十四卒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遁逃也離麗也屯蹇皆謂難也列子湯問篇八紘九野之水張湛注云八紘八極也淮南子地形訓云八殥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云紘維也經營八紘之內即所謂江淮海岱靡所不至也傳云數年乃出此云十有餘年或逮靈帝時案鍾言與音義云勦子小切絕也按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僞書甘誓作勦僞孔傳雅音云勦從刀而勦從力此云心勦乃從力之勦書訓勞勦謂心勞也音義訓絕則是從刀之勦譌勦字矣心不可言勦也失之矣爾雅釋詁云瘵病也詩大雅瞻卬云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箋云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勦瘵義皆爲勞故以勦字與承之

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

正義曰謂安邱孫嵩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安邱其地在濟岱之間息肩弛擔謂藏複壁中

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

正義曰睠說文作眷云顧也詩曰乃眷西顧人經困瘁則毛髮易白故趙氏五十而皓首也訪論稽古謂孫嵩與之論學也後漢書鄭康成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云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據此嵩在當時與鄭邴原等交則亦讀書稽古之士也

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

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遴行難也易曰以往遴今易作吝則吝之義爲難行說文水部云漂浮也易雜卦傳云既濟定也毛詩鄘風載馳篇不能旋濟傳云濟止也止與定義同集猶聚也精神遐遠而漂浮故無所定止而濟集也

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

正義曰音義云思去聲云亂治也按思謂憂思也者書明道則可治其憂思說文辵部云遺亡也亡即忘禮記鄉飲酒義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云遺猶脫也忘也遺老謂忘其老論語述而篇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之辯之者既已詳矣

正義曰備見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後漢書儒林傳

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正義曰禮記月令其器圜以閎注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閎與宏通考工記梓人其聲大而宏注云宏讀如紘綖之紘謂學者大也閎宏通借字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引李奇云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妙與眇同揚雄傳閎意眇旨儒林傳山揚傳嚴然縕五經之妙論注皆云妙讀曰眇方言云眇小也書言其大閎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禮記玉藻縕爲袍注云縕今之纊及舊絮也爾雅釋言云西南隅謂之奧縕在袍之裏與在宜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見萬章下篇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奧深藏而爲幹自幹分而爲枝枝又分而爲條故條之義爲分則循之散緒又爲條條達韓非子解老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則謂之分也荀子儒效篇云井井兮其有理也楊倞注云有條理也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書疇者書之法各有科條孟子之意情既縕奧難見則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者明故宜在條理之科如下所云是也

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正義曰趙氏自述少蒙義方則所學授諸祖父別無師傳子孫述祖父往往諱其名字久而轉致無聞此其證也本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見子融嘗至岐家閭趙歲士所在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撇其門也岐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達之然則岐雖鄙融之爲人而義有不適亦往諮問則其虛心求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故學音訓詁之學不爲馬鄭禮以經傳注中所引是也毛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東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按趙氏用馬融之例故具載本文然漢世儒經師家各有體例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韓嬰之詩外傳京房之易傳自序所見不依章句伏生書傳雖分篇附著矣而不必順文理解然其書殘缺不概其全毛詩傳全在矣訓釋闡厥言不盡意鄭氏箋之則使世說義之違離矣鄭於三禮詳說之矣乃周禮本杜子春鄭司農而討論則又後人集解之先聲也何休公羊學家以明例故文辭廣博不必爲本句而發蓋經各有義注各有體趙氏於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數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爲章指也而結訓於語句之中論本義於儒家之內於當時諸家實爲精密而條暢文多故分七篇爲十四篇上下而不以十四爲次第者不敢紊七篇之舊目也

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孟僖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莊子齊物論云惟達者知通爲一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

正義曰廣雅釋言云新初也新學即初學也毛詩周南關雎篇寤寐求之傳云寤覺也說文心部云悟覺也悟與寤通

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儒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正義曰趙氏後爲孟子注者凡七家有綦毋邃孟子注九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綦毋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見廣韻毋字注戰國有綦毋子見劉向別錄後漢有東晃綦毋君見隋志書劉表在荊州時有儒士綦毋闓撰五世次行事無考隋志無其名女傳七卷在有綦毋俊又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隋又注三都賦三卷誠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駰注史記音兩引其說知爲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九卷疏也唐志作綦毋邃注孟子七卷又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張鎰孟子音義三卷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前書劉爲七篇因劉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音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隔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爲鎰驍所得遂遇殺之贈太子太傅新唐書鎰傳在第七十七吉其字季權一字公度宋史藝文志張鎰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張鎰蓋鎰之儒手音不載唐志唐書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侍長父勉勉就學舉明經高第校集賢校書郎不滿歲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號力羸極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

累帛羨闕其閣推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致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御十篇發宗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遷授淅西觀察使從爲河南尹給以清靜聞四遷禮部侍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斯東災癘拜觀察使留賜米七萬斛使服饑瘠久之入爲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按作孟子音者蓋即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敘云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謂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氏徒分章句稱略顧參丁氏稱儀指歸鴻都時有與侍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侍鎮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爲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悟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驚服奭後從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召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即位宰相請歸名儒以經儒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嘉或不往書實則拱歎以侯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敎論之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尙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尙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常援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業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尙書論語孝經爾雅義疏及律音義此皆生趙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善經刪削實爲趙氏之蠹若孫氏其有稗於趙氏矣

孟子正義一

孟子正義二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一 ■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補遺古本足利本篇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一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格而此行之下繫以孟子卷第一五字次行趙氏注今彼古本提孟子卷第一在前

趙氏注 ■ 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 ■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書張禹傳禹爲論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意林云[illegible]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臺卿京兆人而稱[illegible]郡者蓋因避難改籍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人指歸句而釋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子抄書是廣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一許慎說文敘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意蓋取顯著之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高誘呂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繼涵韓氏岱雲所刻趙氏章句本無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山井鼎考文古本亦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注梁惠至王也○正義曰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卒諡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illegible]國致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生魏侈侈之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安王二年太子罃生二十六年魏韓趙滅晉烈王元年爲魏惠王元年距始列爲侯凡三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年詩魏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以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是魏爲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是惠爲謚王爲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列國稱王之年參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魏秦或稱或顧二國亦不於公言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追尊國無是理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君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衛特以首惡稱之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來建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以上兩稱惠文君下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序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惠議稱王卽在受天子賀之年也是時魏已衰弱方改元與民更始閔秦稱王欲厚結以爲援既與儀婚傳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悖秦心而魏固以名實河山以東秦亦佐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爲王惠蓋謂齊魏皆秦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爲榮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謀主蓋秦所謂有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擯起西睦又倍六國從親兵不敢闚函谷旋自轄喪耳及誠巴蜀取河西益言厚輕諸侯而王貌遂達於周京爲發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聞頗示貶損故其爲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發儀所爲儀魏人而相秦其還魏爾陽公子錄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日月者欲自謂其功耳否則魏王久矣何衛稱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徵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說文云僭假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下犯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郯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擧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吳太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閭王夫差此吳楚之君稱王之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云今浚儀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

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舉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注梁人至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教而答問居其一故諸侯賓疑問禮卻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舉篇首以爲之目其稱衛靈公以篇首有衛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首有季氏將伐顓臾與學而述而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衛靈公季氏於子路顏淵例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惑未盡然

孟子見梁惠王【注】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疏】注孟子至見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疏】注曰辭至父也○正義曰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司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云辭訟也從𤔔猶理辜也辭理也曰宜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言云傁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疏證云傁本作叟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云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又曰父知之乎廣雅云傁艾長老也翁適父也史記集解引劉熙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注孟子至害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趙氏所本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王七年以前先已辭齊年表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毀文非事實也以本書載之篇首卽叢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遇鑿稱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見孟子先游梁後至齊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蓋魏爵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逐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使富國彊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何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疏】注孟子至陳之○正義曰孟子謂宋牼云先生之號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卽是以利爲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爲號故用以解曰利之義惟以利爲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又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曰之爲詞所以標名號故趙氏以名釋曰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注】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疏】注征取也○正義曰盡心篇下有布縷之征注云征賦也哀公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三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爲賦又訓征爲取也○注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爲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爲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以大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征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言交爭惟交爭而國乃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監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注又言交爲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以交爲交互之交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如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別一義也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疏】注萬乘兵車至侯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道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爲包氏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故兩存焉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積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illegible]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各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讓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斷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者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條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為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為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終不合於是為溢謂侯封不止百里嘗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職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稱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時五經諸家如何休服虔包咸范寧鄭皆歷為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爵與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制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大國三軍軍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籍正錢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為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為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意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按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田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為乘百里之國庫千乘也何檢辨之顧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廬又通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使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謂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考王制云鄭康成以為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為三等合子男從伯以為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辨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為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為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周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餘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著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

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為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為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據地廣袤遂據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拘當時並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傳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為百里已九有奇矣衛得以為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譚非核實之論也謹按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為長乃孟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嘗自以百里矣餘毛氏王氏兩說以侯據者參之〇注夷羿至乘也〇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杜預注云寒國也哀公元年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然則羿代夏政不言殺君其滅相者自是澆非羿也書序稱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是太康失國由於五觀惟僞古文尚書言羿距於河某氏傳以為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趙氏所據未聞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疏】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〇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文周禮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〇注若齊崔至乘也〇正義曰齊崔謂崔杼衛甯謂甯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是其事馬氏驌繹史云晉三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分晉國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滅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〇注上千至之辭〇正義曰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說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為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同於侯則千乘之家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子朝而王室亂雖無弑君之迹而爭奪之釁起自王臣矣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注】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疏】注周制至多矣〇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為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

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為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為鍾一千零三十六鍾八鬴其整數是為千鍾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鬴為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鍾總其整數是為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於百乘也經文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百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趙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推之天子於萬乘中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卿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更溢故不饜不奪也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注】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疏】注苟誠至欲矣○正義曰苟誠論語苟志於仁矣孔注詩采苓苟亦無信毛傳皆如此訓白虎通誅伐篇云篡猶奪也取也說文厶部云逆而奪取曰篡故以篡訓奪國語晉語云厭而已韋昭注云厭飽也饜與厭通故以飽訓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注】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疏】未有至者也○正義曰篡奪則不止遺其親後其君矣以利為名其弊至此行仁義則愛其親敬其君不遺不後距至篡奪乎○注忽後○正義曰論語忽焉在後忽之故後之也監本毛本作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注】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疏】注孟子至其禍○正義曰監本毛本無嗟字音義有之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疏】章指言○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春秋左氏微二篇顏師古云微謂釋其微指今毛詩關雎篇後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是毛公本意然則名故者即分章句之指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者閒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儒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剿掠其辭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注疏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氏原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章句者檃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象以為例又云考文言古本章旨當作章指旨意也易繫其旨遠是也指歸趣也孟子顯閒其指是也傳記用意指事指經指等字間有通借其實非也顏師古漢書注指謂義之所趨如人以手指物也周氏有疏證孟子章指一卷今依用其原文而稍增損之山井鼎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章注末有章指孔本韓本注末別行載章指宋本章指下皆有言字考文亦然蓋謂此章大旨所言如此也孔本作章指曰無言字恐非趙氏之舊○治國至始也○正

義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形勢雖彊要當以仁義為本魏武帝秋胡行云仁義為名禮樂為榮禮記樂記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音義云集穆張鎰云當為輯穆左傳趙武曰卒乘輯穆季武子曰其天下輯睦黃公紹韻會云穆通作睦引此及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旼旼穆穆為睦大戴記虞戴德篇云乘則集寨則繆孔氏廣森補注云繆古通以為穆字集繆皆和也孟子章指上下和親君臣集穆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樂必本仁義故為不易之道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注】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為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疏】注沼池也○正義曰毛詩傳文○注王好至此乎○正義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是惠王好廣苑囿大池沼也毛詩小雅鴻鴈篇傳云大曰鴻小曰鴈說文鳥部云鴻鵠也鴈鵝也隹部云雁鳥也雁鴈字異物異此詩傳連文鴈宜是雁古字通也又鹿部云麋鹿屬鹿獸也言雁又言鴻言鹿又言麋以見禽獸衆多餘可例也音義云咤丁丑嫁切詩也玉篇作詫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誇也潛夫論浮侈篇云驕侈僭主轉相誇詫又述赦篇云令惡人高會而夸詫後漢書王符傳注云詫誇也咤與詫通咤說文訓吒怒與夸連文故亦為誇夸亦誇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注】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疏】注謂脩堯舜之道○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知孟子之意在脩堯舜之道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化民宜即文王有靈德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注】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疏】注詩大至之也○正義曰詩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毛傳云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樂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趙氏此注與毛鄭同云規度此臺本毛以度訓經也云並來治作之本毛以作訓攻也又以規明度義以始明作義說文夫部云規有法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注云攻猶治也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即不設期日也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課程以時日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杜預注云命作日數昭二十三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

期注云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預爲期期日限文王使民不勞不忽於成功故曰不日成之宋本作不與期日限廖本作不與期日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注】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疏】注言文至使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作趣阮氏元校勘記云覽疑衰之誤古義與督義同音同毛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卽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注】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疏】注麀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翯翯毛詩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獸肥盛喜樂趙氏解與傳箋有同有異麀鹿毛本作牝鹿麀亦牝也攸伏箋以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趙氏云懷任安其所而伏以伏爲懷任者任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伏羲氏一作包羲氏伏包皆讀說文包部云包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雞桴粥傳云嫗伏也方言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禽鳥之伏卵猶獸之懷任故詩言伏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晉語引詩韋昭注亦云視牝鹿所伏息愛靜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廣雅釋訓云濯濯肥也嘔嘔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器云嘔白也重言之則曰嚁嚁何晏景福殿賦嚁嚁白鳥並與嚁嚁同按從隺從翯從高古多通用釋名云隺蒿也說文手部云搉敲也爾雅釋器云翯謂之羞說文七部云搉高也易家人嗃嗃釋文云荀作確一切經音義確毀蓋作墻又字書作碻哀公四年左傳釋文引郭璞解詁云鶴者臛漢書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鶴音羹臛之臛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鶴古鶴字說文冂部云隺高至也鶴之名鶴以高至翯及於高故臛爲翯亦取義於高鶴亦作鶴從寉與從寉同詩作翯翯孟子引作鶴鶴其字通也趙氏云肥飽則濯濯鶴鶴非以濯濯鶴鶴爲肥飽其以澤好申之仍用毛傳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白也濯濯未訓娛遊蓋以澤申鶴鶴以好申濯濯時文王有聲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美也美卽好也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注】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疏】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音義云牣丁公著本作仞吳氏玉搢別雅云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仞皆與牣通按文選上林賦盧橘而勿仞郭璞注云仞滿也云仞及爲獸魚鼈卽毛傳所謂靈道行於囿靈道行於沼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疏】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爲治也故以築臺解爲臺以鑿沼解爲沼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爲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云衆民以爲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釋之猶禮記中庸稱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爲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篇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經始亦本孟子云謂其臺靈沼者靈之所爲周氏柄中辨正云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也云此則靈臺因文名者命名情文爲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小序合趙氏佑溫故錄云遺注神靈之所爲殆乎託意鬼神然者然靈之訓善書傳於帛由靈丕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於族苗氏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臺曰靈臺者如神之精明者稱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云樂文王有靈德之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後世始育以靈爲鬼神者異之稱者又益法靈若屬之靈不可與文王之神靈相出入也趙注按靈謂善此說是也靈德卽善傳也靈道卽善道也則靈臺卽善臺靈沼卽善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釋曰靈臺此陵臺稱靈臺當以堯鬼神之義言之文王臺而曰靈臺非堯冢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注欲使至者之靈臺靈沼自以善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名自此始故欲本云觀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得其所樂高誘注云樂願也願猶欲也故以欲解樂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繫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大有之義爲衆爲富衆富卽多故以多解有樂其有麋鹿魚鼈卽欲其多麋鹿魚鼈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注】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疏】注偕俱至樂之○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說文人部云俱皆也偕與皆通皆亦同也故又以共同申言之監本毛本作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疏】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今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僞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誓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乘於孟子矣江氏聲尚書古文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卽假日以喻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將與汝皆亡甚欲桀之亡也予者民自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假日以論桀實則汝桀也謹按趙氏以此爲湯諭民之言以予及汝偕亡爲我及汝俱往亡之則我爲湯自我汝謂民乃書文於此下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語爲重書矣孟子引詩稱文王之德垂在而民

勸樂之引書言樂之失德全在民欲與之皆亡若作湯論民往亡樂之辭無以見樂之失德矣趙氏之言旣殊孟子亦達伏鄭宋知所本其訓時爲是爾雅釋詁文曰爲乙卯日者禮記檀弓杜蕢飲師讀曰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注云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是桀以乙卯日亡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褒音曷如字則讀傷害之害傷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曷與盍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詁云曷盍也趙氏讀害爲曷而通其義於覆何以有大義覆義與奄同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詩皇矣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是奄覆有大義也覆亦通於幪說文巾部云幪覆也爾雅釋詁云幪大也是幪覆有大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日作時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注】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疏】注何能復獨樂之哉○正義曰紿傳而獨樂旣民欲與之皆亡則不能獨樂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能復獨樂哉閩監毛三本無復字非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疏】恩及至化興○正義曰恩及鳥獸即章句言德及鳥獸禽龍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德至鳥獸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明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韋昭注云欣欣喜也又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音義云大平丁音泰○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爾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湯皆言衆怨趙氏兼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靈沼所以稱靈是爲神所佑衆樂則神佑衆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疏】注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然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君名孤寡而不可障塞高稱注云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注言寡至百姓○正義曰下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指欲利百姓○注焉耳者懇至之辭○正義曰焉耳當作焉爾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隱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何休注云焉爾猶於是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是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注】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疏】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荒年移民之壯者就食於河東移河東之粟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粟於河東也○注魏舊至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也是魏舊在河東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魏分晉則河內爲魏得故云徙爲強國兼得河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也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逾滿而至河南魏將二千里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注】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疏】注用心憂民○正義曰用心即盡心憂民即欲利百姓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注】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疏】注王自至何也○正義曰加多是增多則加少是增少鄰國之民歸附於我則鄰之民少而益增其少我之民多而益增其多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注】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疏】注喻解王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喻曉也漢書翼奉上封事云何聞而不諭願師古云諭謂曉解之諭與喻通

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注】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疏】注塡鼓至金退○正義曰說文土部云塡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塡塡然滿僞注云塡塡然滿足之貌擊之滿足爲塡塡猶說之滿足爲塡塡僖公十六年公羊傳云霣石記聞聞其磌然塡然亦塡然也楚辭九歌云靁塡塡兮雨冥冥數擊之滿滅猶晉擊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擊督戰故塡充塞而盛也李文仲字鑑云鼓說文從壴從攴持之攴五經文字云作鼓非鼓說文擊鼓也孟子塡然鼓之從攴從壴攴音擊○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旣即已也接即交也趙氏以已交解旣接閩抱也棄甲抱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監毛三本作足以笑百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皆作不不否字通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注】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疏】注不足至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笑解不可是人解是字指五十步而止之人云直爭不百步者謂爭衡其輕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直猶特也但也直特古同聲史記叔

孫通傳云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曰此云孟子曰推之稱樂正子曰丑曰薛君曰大夫曰賈曰相曰周霄曰戴更曰不勝曰匡章曰髡曰克曰萬章曰告子曰公都子曰陳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某某以爲某某以者原其意情與云某某曰者爲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穀作粟無以字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注爲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煦篝燈約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漸有聽制同儕決裂臣道渺視周君之意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亡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人命各圖侯續故孟子進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三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罷民三時桓公六年左傳云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預注云三時春夏秋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注數罟至得食○正義曰毛詩豳風九罭之魚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釋文云緵又作總小雅魚麗于罶毛傳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釋文云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作總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按詩召南素絲五總毛傳云總數也陳風越以鬷邁毛傳云鬷數也商頌鬷假無言毛傳云鬷總也鬷鬷同聲鬷總數三字同聲數鄭迫促文公十六年左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預注云數不疏不疏是密也說文系部云總聚束也聚束鄭促迫促束鄭數數也倪氏恩寬二初審體書記云周禮言暴禮猶孟子言數罟則作最禮明非嫌則不用罻羅矣周禮取禽孟子取魚其實是一例韓非子說林云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是繳所以取小魚非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說文糸部云繳生絲縷也蓋以生絲縷作網則其目小繳網卽數罟也今俗猶以細密者爲繇網是也○注魚不滿尺不得食○正義曰呂氏春秋具備篇云宓子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高誘注云古者魚不尺不升於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爲鱗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

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毛詩小雅魚麗于罶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翟氏灝考異云鹽鐵論通有篇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併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如此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敝之而無憾孔氏注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皆如此訓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注廬井至畝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己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間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都不然曾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士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城惟工商而己處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邑所屬井地皆可量宅然且猶在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廬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郊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輿韋氏之言猶可據然而遺郊鄉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保衍文或有脫衍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鄉廬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國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鄉廛成鄭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國宅國廛與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與國廛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民二畝半云在邑井不間有城無城並書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爲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過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者鄉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事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續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歲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還續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萬農民散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

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遷還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耕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單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並不得攝盛矣則禮闕飾凡庶民不煖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煖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煖雖五十不得衣帛煖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注】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疏】注七十不食肉不飽○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此云七十不食肉不飽者六十宿肉已非肉不飽矣至七十益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尙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蓋據孟子之文如遂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增損非孟子經文有作此本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注】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疏】可以無飢矣○正義曰監本毛本作無饑阮氏元校勘記云飢餓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此經當以飢爲正按下文黎民不飢不寒毛本正作飢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疏】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教化不脩則弛廢謹嚴也振起其廢弛而謹嚴之故云謹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頒者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頒班班然者也以班爲班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班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辨須髮半白也此孟子頒白之正字也趙注云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卑與班聲近是以漢地理志卑水縣孟康音班蓋古讀如班故亦假大頭之頒籍田賦士女頒斌李注頒斌相雜之貌也其引申之義也禮記王制云道路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注云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祭義云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注云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負謂負於背戴謂戴於首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云簍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簍數薦之此戴之謂也提挈以手頒白之老一身俱宜安佚可互見矣毛本作故頒白者不負戴也周氏廣業古注考云宋本作故斑白者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疏】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之轉也然而者亦詞之轉也孟子公孫丑篇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今人用然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義矣○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之民皆歸附於梁何止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注】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疏】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審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發指凶歲管子國蓄篇云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既引孟子卽承云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固以孟子與管李之義同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釋檢而義同於卷則與管班不合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卽下章庖有肥肉意謂厚斂於民以養畜獸者耳不必泥班志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則從漢書之說云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

爲凶歉食彘窒廬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感矣閱豐毛三本犬彘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

畫用注以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道塗集解孔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楚辭皆以塗爲

道漢書食貨志餓引孟子作莩注引鄭氏云莩音蔈有梅之蔈莩莩莩也人有餓死莩莩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此注類與饑同

顏師古云莩音頻小反詩有莩字作莩音義亦同說文受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毛詩傳云摽落也爾雅釋詁云

落死也然則餓莩猶云餓落斷離骸惟草木之零落令王逸注云零落皆墮也人生則謀立死則横墮方其行於道術能雖立以

餓而横墮於地故云餓莩趙既以餓死者釋莩字又以莩爲零落之名因謹餓字乃爲餓死故引詩以明莩字本義也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云毛詩摽字正見之假借孟子作莩者莩之字餓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教之也廩本考文

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閩按振鄭古之賑字作賑者非人死則曰非我也歲

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注〕人死謂餓疫死者也

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

非我也兵自殺之也〔注〕注用兵殺人○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詩闕我兵皆此兵也闕罷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鋒兵之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人爲甲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注〕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

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注〕注皆可致也○正義曰致猶至也故以致明至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

義責己矜窮而斯民集矣〔注〕導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晉語云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注〕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

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注〕梃杖也〔注〕注梃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高誘注云梃杖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經注並作挺按音義云從木則閩本誤也曰無以異也

〔注〕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注〕孟子欲以政

喻王曰無以異也〔注〕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孟子言人君如此

爲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

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

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注〕注庖有至母也○正義曰毛

民餓四書釋言云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

乎此借孟子語就而爲言乃吉言犬豬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獸趙氏義蓋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

民之生者有飢色其死者莩於野不異率獸食人非真使禽獸食人也蓋饑餓國此章云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餓人

古文苑揚雄太僕箴云孟子蓋惡廄有肥馬而野有餓殍皆同趙義夫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注〕俑偶人也用

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

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

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注〕注俑偶至送死○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俑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

而孔子歎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說文桐人疑是相人之誤相人即象人也禮記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周禮春

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注云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元謂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後鄭不用先鄭以俑與芻人異蓋以芻爲人但形似而不能轉動俑則能轉動象生人以其象生人故即名爲人家之象人能俑

之名也孟子言爲其象人則所以名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俑痛也足部云踊跳也廣韻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

故名之然則俑爲踊之假借以其能跳踊斯名爲俑則爲其象人者謂爲其象人之轉動跳踊也春秋僖公十九年己酉邾婁人執

鄫子用之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此用生人故春秋

惡之象人而用之送葬雖非生人其用之云者猶執鄫子用之用也○注謂秦至者也○正義曰文子微明篇云魯以偶人葬而

孔子歎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終謂至於以生人爲殉也故趙氏引三良殉死事事見詩秦風黃鳥篇文公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

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是其事也推孟子之意蓋謂木偶但象人耳用之孔子何歎其無後況真是人而使之飢

而死其爲無後更當何如趙氏推孔子之意以其始於作俑終至用生人爲殉此孔子歎無後之意非孟子引以況使斯民飢死之

意也○注夫惡至愛民○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無夫字邪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俑者

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猶非也音義出死邪毛本作愛其民也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

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

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注〕注韓魏至強也○正義曰史記六國表云六卿擅晉

權任伐會盟威重於諸侯終之卒分晉國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趙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晉公大魏惠王尤強戰國策趙策張子

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當時稱魏爲晉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注〕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疏〕東敗至死焉〇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周氏柄中辨正云齊教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教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教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教韓則自相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據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於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家之異如此曾氏之升四書據餘錄云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經文也然魏世家云魏伐趙趙告急齊田齊世家云魏伐趙趙與魏韓共擊韓趙不利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史記異辭以經韓之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按周顯王十五年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邯鄲降齊齊伐魏敗魏桂陵惠王初立郤與二家不和後遂相仇虜己處者邯鄲歸拔中北於齊國無時不國報復至三十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申爲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爲趙亡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之說不爲無據因趙與韓魏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難而請救於齊故又曰齊庭兵救韓韓趙以擊魏也列傳謂魏與趙攻韓誤矣閻百詩釋地謂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虜捐兵余以爲不然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卽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爲太子耳且卽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閻說覈〇西喪至百里〇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秦敗魏軍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遺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陝守卽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西至圖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日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圍陽並其地又卽惠文君十年惠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濟略之地魏長城以界秦者蓋失之矣自屬兩後事〇南辱於楚〇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構兵故南辱於楚趙注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趙邯鄲之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閒乃惠王時事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入邑此襄王時事而說者引之亦據竹書惠王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〇願比死者壹洒之〇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比代也洒洗古通說文水部云洒滌也音義云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死者讎雪也謂死不惜命者卽長子死之死太子申之死西河之喪辱楚之辱三者俱宜洗雪死重於喪辱舉死者以互見耳願代死者壹洗雪之或謂比體比方之比蓋將不顧其生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散決戰以雪其恥也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注〕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疏〕注謂文王也〇正義曰文王以百里公孫丑上篇文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疏〕注易耨至易也〇正義曰爾雅釋器云斲謂之定廣雅釋器云定謂之耨說文木部云耨薅器也或作鎒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閒也耨耨鎒字同芸苗之器名耨因而卽耨芸苗爲耨蓋心爲易其田疇注訓易爲治本詩禾易長畝毛傳也此耨爲芸苗若訓易爲治治耨於耨爲不甚且上云深耕謂耕之深此云易耨則爲耨之易也禾中有草雜之則煩擾矣故芸之使簡易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卽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〇注制作至利兵〇正義曰楚辭招魂云晉制犀比王逸注云制作也制作古多連文故以作釋制然備乃弓矢鏃乃戈矛稱乃鋒刃無敵不善王者以弧矢威天下豈容自擯其兵謂使民作梃言近於梃挾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挈制也制頰之使順己也制宜讀爲挈謂可使提挈木梃以撻其堅甲利兵若鐵自恃施仁進作此梃卽宋公不禽二毛之智矣廣雅撻擊皆訓擊故以撻釋撻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說文手部云撻以杖箠也撻人用杖其義一也省刑罰以下八句趙氏以行此致括之未詳注以其易明也惟省刑罰薄稅斂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脩夫倫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教也教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治國之日計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民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閑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奉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之謂也富而使敎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以可以以梃撻強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注〕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疏〕

注彼謂齊秦楚也〇正義曰惠王所問皆齊秦楚三國孟子對僅歸秦楚便文耳其實制梃撻秦楚亦兼撻齊故趙氏申明之〇注爲王敵乎〇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注鄰國暴虐己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正義二

孟子正義二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注】襄謚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疏】注襄謚至王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是襄爲謚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幷惠襄王爲王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舊說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曆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爲二人江氏永羣經補義申其說云魏惠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並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讀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衛末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依顧氏江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予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陽皮氏焦七年蓋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辱於楚也然近所行之竹書紀年固淺人僞托卽和嶠所引亦魏晉謂屢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有魏襄王冢哀王冢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尙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據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庸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卒已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辭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如遇體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入見豈孟子寬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時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畢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使就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之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從都事如此衛稱其生卒年月蓋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閩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注望之至儀也○正義曰論語云望之儼然又云儼然人望而畏之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注】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疏】注就與至足畏○正義曰望之既指威儀則就之當指言論故云與之言秉閩監毛三本作柄說文重文作棅通於秉儀禮大射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六代論注云秉卽柄字是也詩定之方中毛傳云秉操也禮運注云柄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操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注】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疏】注卒暴至次也○正義曰漢書成帝紀云與卒暴之作注云卒讀忽也師丹傳云卒暴無漸注云卒讀曰猝說文犬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通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卽無漸也○注問天至定之○正義曰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由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

吾對曰定于一【注】孟子謂仁政爲一也【疏】注孟子至一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然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卽仁仁卽一故趙氏以仁致爲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一卽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建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公羊傳云大一統也孟子當亦謂此

孰能一之【注】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疏】注嗜猶至殺人○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嗜欲喜之也呂氏春秋經徒篇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耆也耆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三字義同

孰能與之【注】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疏】注孰能與之○正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昭注云與從也呂氏春秋執一篇高誘注云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注】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注】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疏】注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正匽之興傳云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廣雅釋詁云興生也苗不生卽下苗浡然興以生釋興故下云浡然已盛不復解興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後漢書陳寵傳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為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為夏正趙氏佑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鄭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嚴是時安得有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說○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喜為油油然新生好貌禮記祭義云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油然物始生好美貌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油與由通由與𢎘通說文丂部云𢎘木生條也古文言由生循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儀訓為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此以生滅對言由卽𢎘之假借由訓為生故云之新生木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新生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為油然故趙以與雲之貌解之○注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玄賦凍雨沛其灑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力沛若有餘注云沛有餘貌音義云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字林集略云霈霖大雨也大雨亦有餘意詩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霑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沛有澤能澤有餘義趙氏以沛釋沛與詩箋同苗當枯槁之時非小雨所能生劉熙此注云霈然注雨貌惟大雨頒注枯苗乃得潤澤義乃備也廣雅釋詁云沛盛也又釋訓云物物盛也莊公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本亦作勃悖勃浡字通爾雅云禦禁也禁義同止鄭康成注書大傳高誘注呂氏春秋毀揖廣雅皆以禦訓止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注今天下至止之○正義曰書堯典覲四岳羣牧立政宅乃牧鄭氏注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禮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皆云牧州牧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天下之人牧卽天下之人君也說文攴部云牧養牛人也牧之義為養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養一州之人卽以名之為牧故趙氏云牧民之君卽養民之君也君所以養民而反以嗜殺人失其為君之道趙氏探孟子稱人牧之義而說之也趙氏以一舉仁致故云行此仁政呂氏春秋順說篇云莫不延頸舉踵注云延頸引領也引延義皆為長而引申也並則伸其頸故為引領也音義云由與猶同古字通用猶卽如也故趙氏云如水就下翟氏灝考異言宋九經本由作如經已作如注不必以如釋之宋本非也廣雅釋訓沛沛流也劉熙釋名雍水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沛然也水之雍出與雨之下注同故皆云沛然趙氏解雨沛然不同者經以沛然下雨比不嗜殺人者以仁恩及民故以潤澤解之此水之就下比天下來歸故云沛然而來民之來如水之就也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疏】言定至而已○正義曰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以仁定天下故為一道韓本足利本無一道二字○不貪至謂也○正義曰鄭氏檀弓注廣雅韋昭注楚辭皆云嗜貪也故前既以甘多欲歸之此又云貪也文王視民如傷離婁下篇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疏】注宣謚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聖善周聞曰宣又云施而不成為宣○注宣王至重耳○正義曰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見春秋欲庶幾謂心慕桓文之所為思有以近之○注孟子至之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審趙注見其最卷卽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為歷聘之始今考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稱王四十年索隱桓公卒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也宣王二年田忌擒龐涓敗韓魏馬陵注云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為後元又七年韓鄭侯與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注云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威宣二王文乖互不同也又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據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迕無可覆校就其言考之為威為宣必有一國戰國策齊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古之賢也以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民彊宣王用之後破韓魏以南伐趙西攻秦上言威宣下言宣王又曰今富非齊威宣之餘也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謚如魏惠成安釐韓宣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謚呂氏春秋閒春論韓昭釐侯注複謚也威先謚威後改謚宣國策因襄分之實非有兩人也據紀年桓公之立在年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紀本無年月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桓公附見康公之表故讀者愈不可曉今試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至惠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宣王之元當惠十四年盡前元二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卽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云云按烈王之崩史表齊威王十七年考其實為桓公十七年此威王為桓公之證也而謬王前三年實周宣王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謬謚故亦稱威王薨于見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論實事見韓詩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此更有譏者莊子胠篋篇及索隱引鬼谷子俱云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數至威宣王正得十

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和篡齊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世幷威宣爲一人恰十二世此後惟湣王襄王至王建爲秦所滅莊子與宣王同時鬼谷書蕃秦所述言必不儕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旣名之子孫臣庶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田嬰同名皆必爲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莊子釋文則陽篇魏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齊事莫詳於孟子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采錄一字難足用爲據如宣王亦止以用洋于見等書之非因素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襄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刪襄者故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湣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爲二也今亦未敢據斷伐燕繫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與孟子辭交與游相合而書稱之言適當德勸之日宣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去孔子百五十二年去武王克商七百二十三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亦合而游梁之歲乃得而定之矣又云建爲之皆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雖異風俗通爲皆教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後稱諸之爲上鄒庶爲得實其體依仿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體實以下篇四冊記師弟問答事事詮歸自梁而孟子已老于行文既絕少又事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韓贈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爲列目以齊宣王皆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轉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卷下倘有梁惠王章可疑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注孔子至之者○正義曰孔子贊易繫辭傳云包犧氏之有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天下之道開於包犧備于堯舜故刪書首堯典舜典易傷文武周公之法制皆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惟宓戲氏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之事是及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邱實與而文不與盟葵邱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其譎書天子狩于河陽精不與再致天子是心賤薄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列子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玄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宓犧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山言治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鬭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董子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儒家稱述宓犧以來至文王周公之法而賤薄桓文不欲傳道之也頌與稱同頌述鄭箋述閩監毛三本作宓犧

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注不論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邱光庭兼明書云鄭康成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兼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論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進狄黃帝其爲疏略一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奉審諦也人主德周天覆故德優者稱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犧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湖家記云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歸爲去聲非也○注殊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道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問桓文之事豈合此遂無所問乎譏不問三皇五帝亦當問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以二字屬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儒者不道無用言之與趙氏義異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注行德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尙德以霸然則霸功亦不離乎德但德之用於霸與用於王自有別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愛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云保息謂安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注】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疏】注胡齕至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賈氏疏云取親近侍御之義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惠氏士奇禮說云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王眡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眡燕朝則擯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禮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隱君之謀君有失過慊悖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蓋古親近之臣若此諸侯無大僕而儀禮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皆左右親近之官胡齕所居未知何職然堂上堂下牽牛問答非左右近臣無以知之故趙氏注之如此○注觳觫至恐貌○正義曰廣雅釋訓云觳觫懼貌也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觳觫恐懼之貌趙氏蓋以觳觫音近觫觸故以爲恐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廣韻云觳觫死貌出廣雅又觳觫觳觫觳五字諸書並訓爲死玉篇觳觫死貌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觳觫同荀子王霸篇云出若入若史記禮書云若者必死若皆訓爲如此此云若無罪而就死地猶云如此無罪而就死地也○注新鑄至寶器○正義曰釁本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郤名爲釁隙郤郤字漢書高帝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呼同罅釁罅猶言釁隙今人以瓦器有裂迹者爲釁讀若問郤釁也以木之有裂迹者爲釁讀若河阿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隋釁鄭氏注云謂爲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廟爲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鑄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校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鐘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注與續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衈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卽刉字珥卽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者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禮曰徵謂飾羹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屬廟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郤其牲則以羊爲犬亦用豚犬與釁鐘求有言牛者牛爲牲之最大不釁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釁之義有三一是祓除不祥一是彌縫罅隙使完固之義一是取其膏澤精靈鐘爲邦器釁鐘是塗其鐘隙按塗其鍾隙卽是鄭司農讀徽賈疏以爲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

曰有之【注】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注】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疏】注愛嗇也○正義曰周書諡法解云嗇於賜予曰愛漢書賈誼傳云豈以爲臣有愛集注云愛猶惜也惜亦吝嗇之義故下注云愛惜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注】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注】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擇牛而取羊【疏】注異怪也隱痛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然據有異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諡法解云隱哀之方也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慇通隱哀一聲之轉哀之轉爲隱猶愛之轉爲隱矣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注】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疏】注王自至我也○正義曰自笑心不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非愛其財之心果何心哉自信非愛財也乃責己之以小易大解而易之以羊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末句於其間以隔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一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字連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章句故其分析明白如此舉此以例其餘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注】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疏】注君子至廚也○正義曰賈子新書禮篇云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盧氏辯

考異云大戴禮保傅篇即自賈子採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無傷至道也○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鄭康成注禮記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韋昭注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以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爲牲大於牛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注】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疏】注詩小至己心○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王引此蓋斷章取義毛詩釋文云忖本又作寸漢書律曆志云寸者忖也忖與寸義同前此詩說王意不能解孟子以仁術言之王乃解悅解悅則喜矣喜故歎笑孟子以爲知己心○注戚戚至王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衝像動也衝像與廣雅衝傑同衝亦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訓衝衝行也說文憧不定也咸九四憧憧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爲像爾雅動像作也是像與動同義說文撤氣出于土也義亦與像同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爲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像亦聲近義同合與洽義同說文水部云洽霑也霑有足義故趙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閩監毛三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非是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注】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疏】注復白也許信也○正義曰曲禮云願有復也鄭氏注國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韋昭注呂氏春秋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訓復爲白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報事也說文言部云許聽也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諾惟信之故諾之聽之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爲一鈞百鈞爲三千斤

曰否【注】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注】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注】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注】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疏】挾太山以超北海○正義曰墨子兼愛篇云挈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注折枝至是役○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氏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後漢書第五倫傳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注按摩不爲非難爲可辭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會載師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明作辨語之具音義引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按折腰枝蓋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舊解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辨其意而折之○注太山北海皆近齊○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管陵齊營邱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以知挾泰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注】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疏】注老猶至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注云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此老吾老幼吾幼猶云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猶愛也廣雅釋詁云運轉也故以轉解運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疏】注刑正至妻從○正義曰詩釋文引韓詩云刑正也毛詩傳云寡妻適妻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爲八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爲獻御之義爲進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事諸友也獨斷云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天下國家之稱皆進於天子故御事天下國家之稱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

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疏〕注權銓至長短○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權秤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曆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尺以概其餘虞書舜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量作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爲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宜以權度度之故云物皆然以行字解爲字讀心爲一類心之所爲即心之所行故云心當行之又云尤當爲之甚者也蓋以心爲之爲即上爲推其所爲之爲者推其所爲之爲既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即度心之所好惡如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通解以心字一類爲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即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爲甚也心愛禽獸心之輕短者也心愛百姓心之重長者也不以心度心則不知愛禽獸之心輕甚愛百姓之心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注〕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疏〕注抑辭也○正義曰禮記中庸抑而强與注宣公十一年左傳抑人亦有言注皆以抑爲辭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國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人是抑即意意其如此辭之求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即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云誠將乎意亦思乎史記與王謀傳顧因時循理秦驟以除患害於天下儻亦可乎漢書儻作意字並與抑亦同趙以抑亦猶抑故云抑亦如是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注〕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注〕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疏〕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宏傳云致利除害注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以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端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貼劉敬宜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爲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即他也此與彼異是爲他端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爲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爲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儒者必拘守舊說故競違異前儒之說以難之也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則韓詩外傳所謂序異端矣王之大欲本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而故舉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五者此五者非王之所大欲則爲所大欲外之他端故王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注〕王言我不謂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注〕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疏〕注莅臨至者也○正義曰莅即涖涖之爲臨經典傳注不勝舉數爾雅釋詁云涖臨涖視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道訓云以撫四方鄭康成高誘皆以撫訓安閩監毛三本作臨莅中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注〕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生魚也〔疏〕注若順至魚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按若宜同若無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顧以如此所爲求如此所欲解爲順於辭不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出險緣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此云緣木故知其爲喬木緣木求魚或小木或枯魚猶或有之若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王曰若是其甚與〔注〕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注〕孟子言盡心戰鬭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疏〕殆有甚焉○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猶又也言殆又甚焉曰可得聞與〔注〕王欲知其害也〔疏〕注云欲知其害也○正義曰易復上六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隱公五年公羊傳云記災也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災即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注〕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注〕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注〕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强大衆

會齊地可方千里■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尙書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釋文引鄭氏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王制疏亦引此鄭注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然則唐虞與殷海內之地方三千里夏周海內之地方七千里孟子所說唐虞及殷之制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海內卽指四海之內讀要服之內也○注圍辭至強大○正義曰高誘注國策及呂氏春秋皆訓圍爲必圍然者必然之辭圍不如強大卽必不如強大禮記投壺注云圍之言如故也如故卽不可遷移之辭也○注集會至州耳○正義曰集會爾雅釋言文凡方千里則爲積一百萬里國策齊策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淸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蘇秦傳言齊之強大孟子言齊地小轉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略之辭太山至渤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淸河至瑯邪東西不止千里絕長補短計其積數約方千里故云集會也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注蓋當至之本○正義曰蓋與盍古通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增修禮部韻略盍韻蓋字引孟爲證觀會合觀盍或作蓋亦引孟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愼諸並以盍爲蓋此從閩監毛孔諸本作蓋韓本足利本作盍蓋與盍同也趙氏以當明蓋爾雅釋詁云蓋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趙氏讀蓋爲合故以當釋蓋蓋當猶合當也下文則盍反其本矣與此義同故趙氏不復注或謂此文蓋字乃盍字之誤或讀下文蓋字餘改盍字說者又謂蓋是疑辭蓋是決辭皆非是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盍亦者以亦爲轉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盍反其本也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惽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

嘗使少行之也■注王言至惛亂○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惛不憭也國策皆惛于教○高誘注云惛不明也不明猶不憭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詩民勞以謹惛怓毛傳云惛怓大亂也惛與昏同呂氏春秋貴直篇云先生之老與昏與高誘注云昏亂也楚辭涉江篇固將重昏而終身王逸注云昏亂也國語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昏闇亂也故趙氏以亂解惛○注不能至之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徒銜枚而進注云進行也考工記輪人進而行之注云進猶行也故趙氏以進爲行廣雅釋詁云試嘗也檀弓注云嘗試也嘗試二字義同文選思玄賦非余心之所嘗嘗注云嘗行也則嘗試亦訓爲行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爲故曰嘗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嘗也嘗試之義謂未卽全行先嘗行之如飲食未大歡先以口嘗之故說文旨部云嘗口味之也趙氏云嘗使少行之少行卽暫行解試字謂先使暫行之也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注恆常至業也○正義曰恆常爾雅釋詁文服虔注左傳韋昭注國語皆以生訓產詩谷風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也漢書嚴助傳云民生未復注云生謂生業大宗伯天產謂六牲之畜地產謂土地之性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云地產嘉穀也然則恆產者田里樹畜民所恃以長養其生者也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注放溢至姦利○正義曰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君樂逸人茲謂放韋賢傳集注引臣瓚云逸放也說文兔部云逸失也逸泆失溢音同義通故趙氏以溢釋放謂縱佚放蕩也淮南子精神訓而不僻矣高誘注云僻邪也漢書晁錯傳云使主內無邪僻之行董仲舒傳云邪僻之說息杜欽傳云反因時信其邪僻谷永傳云蕩滌邪僻之惡志佞倖石顯傳云知顯專權邪辟辟卽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云邪僻也邪辟二字可互注趙以邪釋辟卽以辟釋邪明辟邪二字義同音義云侈丁作移阮氏元校勘記云考工記鄭氏侈弁之所由興注云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侈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按禮記表記注云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氾以移猶云水氾溢儀禮少牢饋食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飾侈益猶溢也趙氏以溢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於姦利姦利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網同說文网部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從亡罔或從系罔卽罔羅之罔也音義云罔民發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校勘記丁本作司韓爲何司何古通用使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爲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注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疏注言衣至榮辱○正義曰：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亦引此。○注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知接篇亦云：輕，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也。疏今也至身苦○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或問明君制民之產，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迨古法既壞，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權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轅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爲制民之產也。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其不以爲制民之產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爲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鄭不爲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爲夫制民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既蕩，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田宅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難其民自勸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注今民至義也○正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集注皆云：贍，給也。說文糸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餒，有衣食則不凍餒，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餒也。恐凍餒而不足，備不能免於凍餒也。治猶理也，脩之行之，即是治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注其說至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以次上農夫解之。經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凡六十及八十以上例此也；以八口與數口互明，謂不獨八口，凡九人及七人以下例此也。王政即仁政，常生即恆產。上兩言反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列子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疏典籍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之指也。典籍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純德獨存。高誘注云：純不雜糅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紛，雜也。純與紛相反，帝王之道，事一於正，故純；桓文之事，譎正相雜，故紛。紛亦亂也。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注云：撥猶治也。聖人治桓文之紛亂，反乎堯舜之正道。爾雅釋詁云：珍，美也。廣雅釋詁云：珍，重也。謂孔子之意不重桓文之事也。○仁不至言也○正義曰：此言傳何如以下至末之指也。仁但施於禽獸，不施於人，猶不可成其爲德。易牲，考文古本作易性，誤也。易牲則澤及於牛，未至於民也。澤即恩也。被猶及也。周氏廣業作飲澤，云：按王者德澤如膏雨，故曰飲澤。唐書音樂志云：百靈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王逸注云：迹，道也。踐其迹，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路。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氏以崇王黜霸爲不屈道之言。

孟子正義三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疏】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為齊宣王此章之王亦宣王也王為齊王知莊暴為齊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為鄭聲則趙氏以好樂為好音樂也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疏】注王誠至治乎○正義曰趙氏以甚訓大故以誠能大好解好樂甚云古之樂者探下文言之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疏】王嘗至有諸○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注有是語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疏】由古之樂也○正義曰由與猶通用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義曰後漢書樊準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注云大猶徧也徧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即謂王之好樂徧徧則充滿也廣衆合人己君民而共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要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之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樂甚之為大同而前後義異前渾言好樂則自宜古不宜今王既自明為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按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皆謂好樂能徧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即訓甚為大之大大要二字自解今樂猶古樂之義惟甚大之訓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

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注】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注】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為王言樂【注】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疏】曰獨至言樂○正義曰音義云獨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趙氏解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凡上樂字為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洛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陳善聞發新語云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為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音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真通人之音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為好禮樂莊暴庸臣雖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慝不至此必讀為悅樂字文義方協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為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灝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為證後漢書臧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云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為悅樂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為無因舊注所循既屬有經傳大與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為據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注】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籥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鼓樂作樂發賦稅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疏】舉疾首蹙頞○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舉俱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漢書集注荀子注莊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是樂以鼓為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衆樂之外故衆樂統謂之樂而鼓專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為鼓樂趙氏以鼓解鼓字以作樂解樂字○注管笙至衆也○正義曰爾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又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笙與管別簫與籥別趙氏以笙釋管以簫釋籥者說文竹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廣雅釋樂云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爲者皆曰管笙十三簧衆上管樂而言然則字笙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爲竽管之十三簧者爲笙是笙爲管也說文竹部云籥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箹又云箹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簫謂之籟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若風之過簫高舉注云簫簫也簫之中者名簫與籥名簫同故趙氏以簫釋籥也又引或說者周禮笙師注云籥如篴三空說文竹部云籥爲書僮竹笘龠部龠樂之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籥龠古通用三孔即三空和衆聲即節衆笛即篴也引詩左手執籥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六孔箋云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故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趙氏以籥舞之籥鄭此節衆音之籥故引詩耳唯毛以爲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籥爲三孔龠管爲如篴六孔笛爲七孔廣雅釋樂云龠謂之笛有七孔管象篪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篪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篪八孔最長笛七孔大之管六孔又次之龠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名毛傳以籥爲六孔蓋以管爲龠也廣雅以籥有七孔蓋以笛爲籥也杜子春注笙師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則篴有五孔爲漢時所有也史記索隱以爲今時之橫笛七孔一孔上出則以笛爲篴矣鄭司農以管如篪六孔康成則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農異蓋別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爲笙竽篪篴等器之統名此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簫同類而小別者也簫爲如篴三孔之器蓋七孔簫故短於篴其名籟與簫同故趙氏重以簫籥篇而籥編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籥實別故趙氏以若笛短而有三孔者爲或說與籥別也〇注疾首至憂貌〇正義曰詩衞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憂思而頭爲之病說文疒部云疾病也痛病也疾痛義同周禮天官疾醫春時有痟首疾注云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陽氣爲憂慼所鬱結春木爲金沴也說文頁部云頞鼻莖也或從鼻曷廣雅釋親云頞頞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頞爲鼻莖之頞頞通作準漢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頞史記索隱相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既言鼻又言頞者曷同遏遏鼻言其內不通而鬱鬱齃則言在外鼻莖也鼻有中斷者蔡澤蹙齃格之相是也有憂慼而蹙齃者孟子言蹙頞是也有病而辛頞者此言其內蹙辛業間所言是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疏】注田獵至牲也〇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隱公五年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梁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傳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御師凡四時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州長黨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〇注羽旄至好也〇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錯革鳥曰旗詩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旄鋒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于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綏旌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鴻鳶則載其羽虎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既假於齊又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惟晉人所欲見矣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懸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疏】注有懸民之心〇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懸作惻說文心部云懸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懸矣服虔注云懸憂也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憂惟其憂故憂之義亦相備傳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爲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懸宮毛詩序禮記晉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懸是懸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表志惻高誘注云惻憂也懸之作惻非其舊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注】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疏】故曰至和矣〇正義曰考文古本作也周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略篇引天時二句作古籍陸機辨亡論引辨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觀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害亦以爲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注王言至有之〇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始詩臨命篇云館囂囊而逸囿臺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傳苑囿之大高臺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三字連屬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既云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御囿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為苑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為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御苑也蓋散文則通耳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是言

注於傳文有是言〇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述為文故云傳文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為文王在岐豐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囿大何故也

注王以至故也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為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鄷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地以與民恣其鄠獵以往恒衍物以蓄界之遂名之曰囿云謂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徙執以岐山囿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教闌氏據閻監毛三本趙注本作岐山之時故辨閻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宜王自以為諸侯而閒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宜王不奪天子而閒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以為百里也毛詩靈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鄭豐囿無疑閻氏說是也穀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猶以為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說為十字也然則文王之囿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為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十里而納言之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猶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囿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辯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賈疏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憲者公羊傳所指為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為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為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為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囿無此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囿孟子以為於傳有之非正答也囿本已作以阮氏元校勘記云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為長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注芻蕘至人也〇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燃火之薪蕘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蕘施敘蕘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蒭芻之俗字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言王之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注郊關至有關〇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即指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杜子春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苟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囿趙氏注抑說得遠關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為陌阡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為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釋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遣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說文作冂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為坰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為郊牧在郊外鄭氏注衛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候牧室而館以為郊關之館蓋牧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為遠郊為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賈人國中一甸郊二甸野三甸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禁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尚未至郊而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也為阱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國在郊關之內故為阱於國中也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

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取獸有罪亦非梁惠王此錄引也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注〕設陷阱者不
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疏〕注設
陷至宜乎○正義曰說文𠂤部云阱陷也穽或從穴世說政事篇注引孟子此文作穽穽阱同也尚書費誓云擭敜乃穽鄭氏注云
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所以陷獸之屬穫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阱穽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
陷焉世謂之陷阱阱可斂塞其度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間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苦作言誤
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注〕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注〕
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疏〕注欲爲至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比作文按比如文
公元年左傳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況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事勾踐不可爲聖王
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注〕葛伯放而
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
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疏〕注詩云至王也○正義曰引詩者大雅緜第八章文也今詩作混夷駾矣維
其喙矣毛傳云駾突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
一年伐混夷又皇矣詩云串夷載路鄭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聲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
昆夷使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稱以大事小之證詩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
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之拔然時混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爲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愠怒然且使聘閒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證若
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過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困與趙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石經作混夷閩監毛
三本作昆非也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注〕獯鬻
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
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疏〕注獯
鬻至其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修后稷公劉之業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又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
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
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漢書作葷粥與獯鬻通薰育與獯鬻通也
毛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是時周已拓大衛以天子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之則在太王時疆大

可知時稱獫狁孟子稱獯鬻者舉古名也音義作大王國監毛三本作太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强者監毛本
作彊按唐人彊鬻字通作彊强勉强字作强宋人避諱所諱作彊彊乃彊界字非彊也○注越王至夫差○正義曰勾踐越王允常子
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此
退保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云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
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國語云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
身親爲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閩監毛三本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爲臣隸也則官事或作宦事亦通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
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
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
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
平之道也〔疏〕注以大至其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以知命申明樂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之危包
容涵育以天下量達命故以天之知命是爲樂天之生人欲並生育仁者爲天下量故以天爲之並生並育爲樂天也天道又衛其並而益
謙不畏則盈滿招咎戮其身審其國智者不使一國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謙爲畏也而究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
申明之畏天爲畏天之威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蓋聖人道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
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則將以所行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
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身爲之市又成王夙夜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盡量時者矣○注詩周至
也○正義曰毛詩我將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氏同周頌我將承繼天之
命使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其收之驗惠我文王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二句鄭
解洛誥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使注直以文祖
爲明堂不爲文王作上文注云文王之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儒稱文祖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
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道也能保安文王之道鄭能保安太平之道繼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繼天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
義也成王爲天子既宜樂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道而以畏天戒之天子且然況諸侯乎故云成王尚畏天之威也王
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注〕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
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疏〕注王謂至其意
○正義曰大如表記不自大其事之大王問交鄰孟子比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對曰王請無好小

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疏〕注疾視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王逸注楚辭惜誦皆云疾惡也說文目部云瞋張目也張目其狀不善故爲惡視說文又云矚目疾視也曠張目也詩曰國步斯曠今詩讀作頻毛傳云急也張目有急疾義是疾視與張目可互見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儀禮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與安通撫劍即按劍蓋手按下其劍而張其兩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敢爲安敢傳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解經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敵當也閩監毛三本作一人匹夫阮氏元校勘記云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疏〕注詩大至止也○正義曰詩毛傳云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爲此赫然者此怒也鄭以怒解赫然是赫爲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曰解爰趙氏以於是解爰與鄭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遏今詩作按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亦作旅毛以爲地名趙氏言遏止往伐莒者是亦以莒爲國名國名地名義亦相近鄭以阮徂共爲三國故以徂旅爲徂國之兵衆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毛詩雖作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從呂鄭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爲國名遏徂之事古書散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篋即莒字衆經音義云莒又作筥古者莒篋同聲周禮掌客注云莒讀如棣梠之梠大雅以遏徂旅孟子作徂莒皆其證也以篤爲周祜作以篤于周祜以揚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篤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識也鄭以對爲答毛以對爲遂孔氏詩正義申毛謂遂天下心則義與答天下歸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江漢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達對而毛傳鄭注皆訓對爲遂對揚乃疊字對鄭遂遂鄭揚趙氏用毛義以遂于天下爲揚名于天下不用鄭義孔氏申毛殊于趙也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進賢良卽舉賢良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是揚遂之義相疊也月令慶賜遂行注云遂達也此遂行亦猶云舉行達行猶云通行亦相疊爲義或以遂揚爲己遂辯揚君命是以遂爲因事之辭時孔悝方精曾鉅突冠盧助之辭乎爲不然矣緜箋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祜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揚名于天下乃爲篤祜趙氏之篤長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疏〕注書尚書逸篇也○正義曰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麻班固作律麻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董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雖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舉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者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泰誓上篇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隸不目之爲逸書也按泰誓不爲逸書而此趙氏以逸書目之則非泰誓之文矣臧氏琳經義雜紀云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氏亦未審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注言天至者也○正義曰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蓼蕭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尚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義了明白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恰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況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謂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爲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從趙氏讀寵之爲句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注〕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疏〕一人至恥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恥之止非也趙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注衡橫至紂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注云橫行妄由田中是橫行爲不順紂不順天道故亦以爲橫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鄭云以威勢相脅曰橫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越厥志故橫行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

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注孟子至勇耳○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奕世載德韋昭注云奕亦前人也謂前人如是後人效法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亦一怒爲武王效法文王今王亦一怒爲今王效法武王

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疏】注雪宮至之饒○正義曰文選雪賦云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與趙氏同離宮卽囿人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注云公所爲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多謂詩大也者閻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漢章帝祠孔子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其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傳術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耶賢者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蓋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迹宜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管晏孟子蓋稱茲詳及晏子蓋亦以其地會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譬則言易及曾氏之升堆餘說云閻氏說非也趙氏注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宣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館於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齊宣以孟子爲賓師極致尊禮其間隆然自表其優遇之至意趙氏佑溫故錄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賓者卽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按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順逆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爲長齊宣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適氏下云非其矜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則此賢者卽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灝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元和志遂訛孟子爲晏子也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注】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疏】注有人至義也○正義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生序云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蓋趙氏解有人爲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爲上不用己故以指下第齊宣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爲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不非其上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義云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疏】注言雖至共之○正義曰齊宣王自多以己有此樂能與賢者共之孟子推及於人謂其有此樂未與人共之小人卽民也賢者亦有此樂民未嘗亦有此樂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注】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聖王也【疏】注孟子至王也○正義曰王逸離騷注云昔往也爾雅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敢問崇德脩慝辨或集解引孔注云脩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禁婦女無觀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治爲釋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曾遍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鬭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爲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階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蓋之罘卽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罘之爲轉猶之爲旃也罘與附古音通罘之爲附猶不之爲柎也山川之名古今更變乃以譬音求之尙可得秦皇漢武所遊自琅邪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則至琅邪齊景欲觀乎轉附朝儛轉附卽之罘也朝儛卽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山下城陽一山石壘壘相隨而行石去不駛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琛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驅石豎柱今驗成山東入海道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作出乍沒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卽成山也劉向九歎遠逝篇云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隈也董子繁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召古通朝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爲朝廷之朝非也朝儛卽柱之緩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緩之呼之爲朝儛古儛石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楊王孫傳口含玉石與棺槨朽腐乃得歸土通腐土爲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鐸聲石

儛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从無从石同陰聲第三魚類古韻石爲上聲五部近於是朝儛卽召石海神隸石則後人附會之妄也閻氏疑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或謂轉附朝儛卽華不注乃華不注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頗欲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引管子戒篇謂轉附朝儛卽猶軸轉斛按傳子謂管子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刺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猶軸轉斛字附朝儛之儛不得謂轉附朝儛卽猶軸轉斛之爲也然卽其斛爲益如字爲石字之舞何也聘禮記十斗曰斛說苑辨物篇十斗爲一石周禮量器公引夏書云謂石飾鈞事昭注云石今之斛也莊子田子方篇數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斛音庚同屬本作斛斛斛讀曰斛讀曰臾斛爲十六斛與斛自異而與石之音則近斛卽石石古讀若曰故斛一作斛以孟子之朝儛而管子用之作斛則儒字者或本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後石爲斛以加入管子也其文云桓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我游二字句謂我之東游也猶與由適謂由轉附朝斛南至於琅邪也軸字所文因轉字而誤也轉軸二字之間缺附朝二字孳存斛字可知孟子之儒字卽斛字之借而斛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卽斛字之近音也細釋管子之文公信朝儒爲召石矣房元齡注儒軸轉斛謂儒轉之轉儒斛石乃益文生意失之矣趙氏未詳而以爲皆山名則是又言朝永名者存異說也淮南子修務訓云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云先古謂者賓之道也文選東京賦注先靈而齋執薛綜注云先靈先靈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先王先聖之王猶先靈爲先聖之神靈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閒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疏】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朱長春云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耜爲本秋穫爲利今田家謂下工用本是也秦耜用於耕者耜不足卽謂耕稼之本不足也房元齡云秋謂西成衡有不足者當補之秋已斂而力仍有不給於交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卽力田之力謂力田而所穫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又國蓄篇云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穰糧食畢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注】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疏】注晏子至語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諺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諺傳也然則夏諺謂夏世相傳之諺國語有之韋昭注云諺俗之言諺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諺之類也○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彖傳云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是巡狩所以觀民也辭爲優辭豫爲暇豫詩都人士序云從容有常儀云從容謂休燕也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云從容閑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豫也引春秋傳者昭公二年傳文其文作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豫樹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周易序卦傳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本作豫故服虔隨鄭互引爲證孟子兵法云人效死而上能用之謂遊暇譽令儀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春與豫古字通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說文云度法制也故以休釋豫以法釋度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生啓諸數於曆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餘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嘗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嘗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樂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謝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謝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禮內則作宣榭之榭不榭豫音序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觀斂省不過再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春爲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他無所樂也豐民羸考異云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托或反從孟子謨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注】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疏】注人君至惡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師軍亦通稱國語齊語天子作師韋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是也論語子路曰則禮樂不興則佩義疏云與饋行也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與釋行閩監毛三本作行師興軍將經先師後行趙氏以師行猶軍與而互明之也毛氏奇齡猶言猶云嘗子成篇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予幼讀師行糧食何糧食二字最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行易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時糧食于左傳食時而至者言近也行于接輒文辨體爲乾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以糧糧而食之三字解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二字亦可通稱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言謂軍師之與以糧米爲食糧既是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爲食必須遠轉糧運則食與遠行轉運則必負重不得休息矣晏子春秋問下篇云今君不然也師行而糧食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誤亦非食于民之義也音義云睊古縣切字亦作睊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睊睊視也說文睊視睨重言之則曰睊睊然

則趙氏不單言視而云側目相視者漢書鄒陽傳云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然則側目者忿恨之貌說文心部云悁忿也後漢書陳蕃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悁悁注悁悁恚忿也蓋趙氏以睊睊與悁悁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胥相也鄒陽傳云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孝王下云陽客遊以讒見禽是惡之卽讒故顏師古注云惡謂讒毀也樊噲夏益等傳注亦多以惡爲讒譖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讒短則其目亦互相忿視故知明明爲側目相視下言民乃作慝知此胥讒者爲在位之人矣閩監毛三本在位下有在職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慝毛傳云慝惡也是作慝卽作惡也周禮秋官小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注云慝惡也猶圖也然則作慝謂悖逆暴亂希圖犯令之謂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注】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沉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疏】注方猶至行也○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圮族漢書傅喜傳朱博傳並作放命尚書正義鄭康成注云方放謂放棄教命于趙氏與之同閩監毛三本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非是引沉湎于酒者衛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湎于酒又云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湎詩大雅蕩云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沉湎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沉湎于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說文水部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沉同熊蹯不熟怒人晉靈公事見左傳宣公四年溢與泆通溢行謂淫泆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羲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驕君流連荒亡王道旣虧廢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霸如齊桓晉文者思匡救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卽正也卽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猶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賢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爲諸侯憂古注以爲列國諸侯誤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鄭殺其大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春秋之晚魯晉亦困于征輸願降而與鄒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此申趙氏之說則以驕君之流連荒亡卽指行霸之君而爲諸侯憂之諸侯則事霸國之諸侯非行霸之諸侯乃趙氏之稱諸侯行霸是以行霸解爲諸侯憂之諸侯也云當相匡正似不謂霸君矣或云如同盟或鄰國皆憂其國之將亡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

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疏】注或浮至類也○正義曰浮水而下謂順流而下也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見僖公三年左傳其下文云蕩公公懼變色杜氏注云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推其義蓋蔡姬搖動桓公趙氏引爲流之證者流猶放也放猶蕩也管子宙合篇云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以蕩與流義合取爲流之證也○注連引至類也○正義曰連訓引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連負車也各本作員連今正連卽古文輦也周禮鄉師輦輦故書輦作連大鄭讀爲輦巾車連車本亦作輦車負車者人輓車而行車在後如負也說文云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又云輓引車也連輦同字而輦爲輓輓爲引是連訓引也逆水而上必用徒役輓引之如負車然故其名曰連引書者見虞書皐陶謨其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一句是書辭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是趙氏申釋書辭謂無水行舟必用人輓引引以爲名連之證也鄭氏注書此文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鄭云云者卽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也晉說以爲夏時潦非是按無水行舟卽陸地行舟孔安國注論語以陸地行舟爲寒浞之子奡而說文夰部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是當時有以盪舟卽丹朱傲之事故趙氏以罔水爲無水卽陸地行舟鄭氏謂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洪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瀦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鄭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趙氏以陸地方使人推引其在水使人推引可知故以爲顛倒也○注從獸至亂也○正義曰易屯六三卽鹿无虞傳云以從禽也從禽猶從獸也厭足也引羿之好田獵者襄公四年左傳云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此羿好田亡身之事也詩魏風蟋蟀好樂無荒箋云荒廢亂也廢亂者荒怠迷亂羿好于田迷忽于浞之謀己是爲田所迷也故引以爲名荒之證○注樂酒至之亡○正義曰引殷紂者史記殷本紀云帝紂好酒淫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是以酒喪國事也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樂酒卽好酒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孔安國注云亡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喪者亡也故引以爲名亡之證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於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晏子春秋問下篇云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管晏書刺取孟子而文有不同○注言聖至民也○正義曰聖人卽先王也先王但有春遊秋豫一休一助爲民而出無此從上從下從獸樂酒之事也先王旣非無事空行故晏子欲效法亦不無事空行也對其何修以比先王

之觀如此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注】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也【疏】注戒備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禮記曾子問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皆云戒備也大修戒備謂預備補助之事即晏子春秋所謂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是也景公將身親撫給故出舍於郊示憂民困也興與發義同並言則有別周禮地官遂大夫則帥其吏而興甿注云興猶舉也故謂舉行惠政廣雅釋詁云發開也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出也故謂開發倉廩而出其粟閩監毛三本作以振貧困不足者也振即古賑字晏子春秋云吏所委發倉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賑贍之然後歸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注】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疏】注大師至名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天子之官樂師與大師自別鄭氏以太師為樂師蓋以諸侯之官大師為之長鄭樂師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正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注曰矇也大師也按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為之故通稱工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衛書與樂官同非瞽者為之劉氏台拱經傳小記云國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按細大有以鑒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觀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鄴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為鈞五聲古所謂均鄭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為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為徵羽鈞大鈞為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者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章氏之意或亦爾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媚說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為媚畜畜與慉通說文媚說也故媚好謂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說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說君謂之好君好畜古音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閑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畜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泮水者洋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為訓後世學轉義乖而古說遂不可通矣阮氏元毛詩王欲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韓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為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罪也鄭風毛傳說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注孟子至賢者○正義曰道言也閩監毛三本作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矜夸雪宮閩監毛三本夸作誇增言旁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夸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也按苦有困辱之義漢書馮奉世傳為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宣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雪宮而用以困辱賢者故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喻而非斥之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疏】與天至之行○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敬為嫚嫚與慢同說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空行是為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流連荒亡皆暴君之溢行則四溢為是董子繁露云樂紂驕溢妄行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是以至田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疏】注謂泰至毀壞○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釋地續云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瑯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固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衛能守之則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析子曰築明堂于壇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儀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觀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岳之下觀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此皆用趙氏義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明堂在魯地而後為齊有不知所始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侯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為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為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饗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為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備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嘗配帝時設明堂為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

於明堂則象及五帝厚是後禮故明堂九室猶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嚴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所嚴季秋報享饗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爲言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鄭因祭文王而推本及之以治岐者亦宗祀所自來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毀泉臺注云毀壞之也故趙氏以壞釋毀○注已止也○正義曰毛詩傳箋鄭氏禮注韋昭國語注高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皆然不勝數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疏】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敎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恆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治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敎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具於此或祀五帝布時合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鞁皮椎輪初制惟術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度赤芾之桂車成金玉不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術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述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備稽實括其大指著於斯篇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注】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注】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疏】注言往至王政○正義曰往猶昔也史記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然則文王爲西伯治豐未久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使岐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是紂時稅重也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脗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采國爲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爲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祇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字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云世者世祿也○注關以至稅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譏問也閒亦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注云征稅也○注陂池至之也○正義曰毛詩陳風彼澤之陂傳云陂澤障也周禮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遺也是澤爲陂池也毛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也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筍承其空王制云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此云澤梁故知爲魚梁也○注孥妻至子也○正義曰孥與奴同假借作帑國語鄭語寄孥與賄[illegible]語見藍尹亹載其孥注皆云妻子曰孥晉語以其孥適西山注云孥妻子也文公六年左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注云孥妻子也引詩者小雅常棣篇八章毛傳云帑子也禮記中庸引此詩鄭氏注云古者謂子孫曰帑詩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鄭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賈氏疏云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汝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時樂爾妻孥孥鄭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義元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違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隸官非謂州縣也按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呂氏春秋開春篇云叔孫爲之奴高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然則凡父兄妻子從坐沒入之罪名爲奴罪人不孥謂罪及本身不沒入其父兄妻子爲奴也故賈氏謂先鄭後鄭義同不罪其妻子即是不以其妻子爲奴說文別無孥字是罪人爲奴婢爲此奴因而妻子子孫通稱爲奴古者大罪坐其妻子亦僅沒爲奴婢殊于舂人族誅之法而文王猶除之僅及本身非謂本身奴罪亦除之也潛夫論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又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瞽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傳三十三年左傳晉季曰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王罪人不孥之事也罪人謂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不孥謂本身惡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從惡則不坐也若從惡即是本身有罪當不止奴戮故王符引丹朱有聖父鮮有聖子管蔡有聖兄不當

因其本身之罪微及其父子兄弟也孫氏星衍罪不相及綸云康韓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況也字作矤此元惡
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為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祗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茲不干我致人得罪者弔善也弔茲
猶茲弔言惟慈善者不為政人所罪致人則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為天意所
與下云大戾亂日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戾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也謂罪也速由郵酒誥自速事
之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願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眚者不可殊速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為天所與惟泯亂彝常
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敎之罰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注〕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
獨也〔疏〕文王至四者○正義曰書無逸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其事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
獨〔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
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疏〕注詩小至此也○正義曰引詩在正月篇第十
三章煢作惸毛傳云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矧困也說文云哀閔也憫即閔閔亦憐也單則窮困則羸趙
氏本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注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惸洪範云無虐煢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惸獨唐風杕杜篇
云獨行煢煢周頌閔予小子篇云嬛嬛在疚說文赹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
王曰善哉言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注〕孟
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注〕
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
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
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輝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
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
不可也〔疏〕行者有裹囊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按鹽鐵論公劉好貨
居者有積行者有裹與裹囊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
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子釋詩止積倉裹囊四言也俗本改裹囊為裹糧則

詩于橐于囊句似費步衍疏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有積倉子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則北宋作疏時尙作行者有裹囊○注詩大至
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篇首章乃詩作迺古字通也音義作糇詩作餱詩釋文云字或作糇說文無糇字食部餱乾食也毛本作糇
餱戢詩作輯毛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積迺倉言民事時
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邰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
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詩以積倉與上場疆對
場疆是二事故鄭以積為委積與倉對亦為兩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
云戢藏兵也詩云載戢干戈藏兵不戰所以安民故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可相備以寵釋光詩長發箋云寵
榮名之謂榮名鄭毛傳顯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榮光為廣與毛遒異也○注戚斧揚鉞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
小記云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斫也戉大斧也戚戉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銳鋒斧斤闊鋒也故用之為斫擊戈戟之鋒銳同
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戈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戉也正義云廣雅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
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太阿斧鉞八斤一名大鉞是鉞大於斧也戚之言蹙也其刃蹙狹對戉
名揚者言之彼為發越飛揚故其刃倚發揚之發揚之名思義曰戚曰揚弗可易也戉今俗名月斧以為象形然實戉聲之轉也趙
氏不釋干戈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考工創物小記云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
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故說文云戈
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橫出以啄人
其本鄭內也內橫貫于秘之晉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方言凡戟而無刃嫌晉之
閒謂之鋝或謂之鏡異揚之閒謂之戈此言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戟文矛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矛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
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兩趙宛鄭謂之匡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戟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
一戈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
道路援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箋云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
開道而行鄭釋爰為曰用爾雅釋詁文毛但云方開道路則不釋爰為曰為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文云爰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
武備解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爰方啓行為于四方啓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趙推毛毛傳以
方疑是四方之謂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
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

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疏 注詩大至古公○正義曰詩在緜篇第二章甫詩作父古字通也毛傳於首章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爲名爲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爲名者如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爲名不必字也按古猶昔也嘗謂古昔公亶甫公亶甫三字辭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注來朝至疾也○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疾解走馬辟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爲早易明故不釋耳○注率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涯厓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逾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大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涉似益精確矣○注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智也太姜爲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爰以與釋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宇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聿來爲俱來聿猶律說文彳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漢書宣帝紀杜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嫞鄭俱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聿爲律爲率也相土居鄭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曾子制言篇與人相胥注云胥視也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爲視卽相之爲省視也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疏 夫子至誘人○正義曰論語子罕篇文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騭傳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並作恂恂與此章指同

孟子正義卷四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比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即至推之致爲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妻孥於友而友以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譬猶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注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見周禮秋官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 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云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注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檜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撢人道國之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無墮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廣韻在四支俗作隳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隳高誘注云隳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隳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虞禮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爲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 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之高誘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尚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乂讀當爲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稱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

王無親臣矣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 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親其任盧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爲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 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實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閩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 注如使至慎之○正義曰忽之言迷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芴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 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 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患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注云環主環繞其主不使實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

肯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尙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注】行此三愼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愼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愼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施氏引書證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引爾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以觀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郎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即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徽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徽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疏】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注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注云舍置也又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盧氏注云巽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卽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歡之雖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注】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疏】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四兩爲溢漢書貝傳賜貝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爲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爲一鎰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爲鎰惟文選蘇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砢劉淵林

注云金二十四兩為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據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據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一絫十絫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四鈞為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為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為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為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不以十錢為兩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銖零二絫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為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錢[illegible]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為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以米一斛為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餘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為二升再半其二升為一升半其九十六為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為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為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為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為二十兩賈氏作疏不致違皆之以為二十四如二十四之四必為誤字推之文選注蓋亦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為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篆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畫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為琢琢亦為治也攷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繅瑑瑑等有錄髮首毅好射勻鼻衡等篆飾別有雕人文鬭蓋言雕琢之事也璞雕樸也玉之未治者為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為對文則別是也鄭氏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以證治玉飾玉事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治乎○正義曰萬鎰為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玉雖衆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學其術雖有良工亦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體會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違其所學焉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道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閩氏業廣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勹部云旬徧也十日為旬鄭康成注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旬為十日故五旬為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燕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義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誤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為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歹部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說苑說叢引作時至不迎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疏】注三仁尚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犇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即所云太師疵少師彊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即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燕不違其辭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疏】注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精神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犇走申之犇走而去是行亦即是運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注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欲也東欲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疏〕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偽書之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而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偽書文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傳紀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己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而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鄭問凶也鄭氏注周禮擇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皋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箸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弗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弗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偽書始改北夷為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北宋時為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螮蝀虹也蜺為挈貳注云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說文雨部云蜺屈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赤所謂變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青赤而灣曲故云屈也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視祲注云隮虹也故云雨則虹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誅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發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徯待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劭云蘇息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蘇生也鄭注樂記云更息曰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來其蘇蘇與穌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注〕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疏〕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遷其重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蘆庵說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拚捄天民之窮者也拚同拯捄同救趙氏既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詳備也閩監毛三本作拯誤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襆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繫束也繫猶結束郭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繫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為可結也是係累為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酈滕灌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謂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疏〕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

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即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爲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致即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惜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趙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繄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速疾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是旄即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嫛婗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聲即嬰聲爲嬰字聲之轉聲說疊韻字爲小兒啼聲緊倪即嫛兒嫛名解嫛爲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嫛婗婗兒子也婗亦兒也方俗語有嫛婗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齯兒謂之齯麑子謂之麛小爾謂之倪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齯齯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嫛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緊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緊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是燕所立者也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鬥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閔其有司疾何也

注鬨鬥至鬭也○正義曰音義云鬨胡弄切云鬨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段字從門丁豆切鬨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云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鬨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鬨高誘注云鬨鬭也鬨猶鄉鄉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蟊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鬨與鬩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與帥通監本毛本作帥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選於六鄉中有武者爲軍將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大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遂遺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鄉不堪任爲軍吏者則兼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帥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身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宣上告也雖歸時選鄉有兼官有不爲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貴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閒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閒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歹部云殘賊也故以賊釋慢以賊釋殘殘賊之言害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鄘風許人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注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惡以惡反之也行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謂出命而善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于是倉無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公曰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蓋歸於上聞罪固寧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注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猶亦見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

必有影響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爲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特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閒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疏〕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注〕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疏〕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明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仁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即無已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疏〕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閒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事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餽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諫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樂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害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强暴故避之〔疏〕注居邠○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畫文作豳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己用之師古注云邠即今豳州師古尚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闕段氏玉裁注云按此二篆說解可疑豳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太王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郡國志皆云豳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郡國二志皆云栒邑有豳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疑三從山豩聲非有豳也而云从豩闕疑四假令許果以豳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邠岐之比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豳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豳經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豳州爲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因如豳而易餘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豳之作邠外又舉彊之作强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虫部云强蚚也蚚强也是强爲蟲名弓部彊有力也與强字異其力部云勥迫也從力强聲重文作勥云古文從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勥孟子作彊爲勥之省勥省作彊猶彊省作强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曰部云智識詞也智乃謂省禮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辵部云避回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太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水名女爲婦人名其爲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汝衆康誥爲汝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爲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爲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注〕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强爲善法以遺後世也〔疏〕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文云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刃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爲懲艾經典多借創爲刱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經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故以續釋繼毛本經作彊注作强石經經作强宋本經亦作强翟氏灝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彊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爲善法即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疏〕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注〕

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疏】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illegible]皮狐貍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豳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爲玉帛皆通名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卽皮幣秦策云約車幷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爲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豳地所有矣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注】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疏】踰梁至居焉○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此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illegible]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徒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灝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讀贅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群臣卽屬其群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而告之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猶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爲贅婿矣劉熙釋名說贅肬之義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illegible]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篇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言衆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疏】注言衆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淮南子氾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俶眞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卽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皆[illegible]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illegible]隨之衆多傳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卽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卽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後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卽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曄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妬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疏】注非己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楊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也是身己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督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述也專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者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策奏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卽至故以致獻效

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疏】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正義云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之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經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寧去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聖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義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備在于此備者未達其指徒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疏】注平諡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曆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謚法解云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籍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閎孺之類也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疏】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譍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卻受其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爲氏者魯人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

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退滯不即見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疏】君爲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爲猶行也君爲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郎君行將來君行將來郎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綰傳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會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合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遄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

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疏】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屔云居字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屔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屔是屔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讒邪構賢○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遇臧倉之徵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一說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即七篇之大旨也

孟子正義五

孟子正義六　學海堂本

江都焦循著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茲爲叔孫氏公孫敖爲仲孫氏公孫歸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爲駟氏公孫僑爲國氏公孫蠆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弃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卽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疏】注許猶興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興亦進義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毋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之中故曾子長敬之曾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敢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經序錄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爲西方之辰如卯春酉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曾西卽曾申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辨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正云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申旣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疑趙注爲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曾元華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宣有孫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間於曾子時辨曾申爲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曾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踧踖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踖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蹵然趙氏注云蹵然猶蹵踖也踖蹵並與踧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艴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注艴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艴字注引論語色艴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艴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色艴色也類與艴同凡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曾西艴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孛字注又引論語色孛如也秦策云秦王怫然而怒魏策云王怫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佽非瞋目勃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疊韻故曾乃義同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注】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則見比之甚也【疏】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遇得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過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書辨疑云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旣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曰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盡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諡號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按爲之紂卽謂之紂也亦爲謂可遇之證○注孟子心狹曾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陝隘也陝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趢趗薛綜注云狹謂陋也趢趗卽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疏】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驌繹史云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庸主也崔慶旣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

也方莊公之弒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歃會命不淪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使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晏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忘危行言孫故能以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書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傳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倘書序湯武丁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離湯武丁即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衰則不得與子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尚書詳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說去祖乙然以四君逮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當孟子七字慮殺邪編以審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

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書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爲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鑑史亦可見殷紀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遺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於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紂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逮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屬嫌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舉注巳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爲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撥興之興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周禮鄉師注云興猶作也故以興釋作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篇盧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卽指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曾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太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譏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教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商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馬融注云但小人學爲姦宄鄉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臣皆有是罪其寇又無常得之者言歷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罪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禮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人孕罰不辜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

殺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歸以中主守之體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貪虐而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强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淸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字文所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牲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周誥之訓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湎此遺風之善湎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所謂肆以羣飲民也于湎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暴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舊政乃無存而貢民皆盡量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衛未盡喪也故家與國閒休咸與民相保胥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誠反復於乃祖乃父以勵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保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尙存故盤庚猶是而與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延乎遺俗流風善政之尙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實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殷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其時猶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微內國名微子旣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子爲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腯合其體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啓子其體二啓旣殷帝乙之元子衍果爲次子王畿千里嵩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體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祚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其壽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遂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檀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於不稱微而稱宋於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啓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子禮家何取稱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微內國名封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使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衛子之子未嘗再封衛也卽周初立國衛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

然衛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黜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異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旣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衛書春秋傳皆稱康叔不稱衛侯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號仲號叔是也仲叔皆封號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旣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世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妻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據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貫因爲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喩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挾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挾聲相近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疏】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錤鉏也鉏之言險也說文鉏立薅斫也又云斫齊謂之鎡其鎡錤音義引倉頡篇云鉏鎡其也孟子雖有茲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贊作茲其周官薙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鎡錤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釋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爲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爲物鉏屬也鄭注云欘斲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斫斫斷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接說文有欘字又有斷字並訓斫斫訓鑿吾於欘從木當爲鉏斵從斤則

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劚之後木己粗平然後用鬭斤向傾句斫之俗呼耕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鑿而用之故同訓斫也蓋曰欘曰斷皆言其器之爲曲體無論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斫鑿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宜有半元人王禎農書戴三器一曰鎛鎛別名也曰耜詩曰其鎛斯趙以爲茶摯釋名鎛迫也迫地去草也二曰鎛除草器呂氏春秋曰釋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三曰耰鉏古云斷一名定錢爲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櫃稍狹上有短柄以受鉏鈎如鋤項下帶深椅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鈎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已句者而有邊深之耒又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瑤田疏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木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大尺也此持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耜爲耒頭金上有耒以貫耒末庛鄭耒末之木以納於耜耒者先鄭以庛爲耜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爲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鐵基耒耜分別精詳趙氏以皆田器故以相耜耳○注時時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太宰以九鐵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種九穀各有其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

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即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灝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衡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興釋不作淮南子氾論訓云體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顦顇顦也顇顦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遽疾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馹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驛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爲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郵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置語也爾雅郵遞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驛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爲傳遞之稱以其事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郵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各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閒之周禮春官與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錄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爲孟子引孔子言之證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誄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爲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疏】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觀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爲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牀笫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尸並有正義故韓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恒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

焉云道者所以明道德也又成德焉云原宰之言以成道司徒之言以成德買值新書道德焉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斬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顯王之君是解異爲同之異公孫丑側言之往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趙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曰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違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或動也然則強卽不惑不惑卽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懼智慮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懼自強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注云賁古之大勇士必己爲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弗而以祥孟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舋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盜賁爲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衞人史記秦本紀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闞孟賁生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挺三軍服猛歐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賓不動心之雖以氣強之人心有揖讓易於不動故勇者多矣徵自遣遠義一切此正負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貪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孟子欲爲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橈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於市朝之中夫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

盡答問云問孟子書有北宮黝趙氏注以黝爲衞人而黝爛求辯亦可考否曰辭事國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撻劍鋒以高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人招其末則膚能以制勝高將往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韓生於漢世所見者爲衞身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衞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駒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郗氏遂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衍子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懻也膚暴堅懻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撓丁叔敎切五經文字云桂撓之撓女紋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撓作撓按音義出撓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撓釋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御徒撓敗注云撓曲也曲屈屈也卻同卻廣雅釋言云卻遇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卻死而滅名衆雅詁卻死避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長其刺則必退卻逃避辭不長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撓卻逃避互明文還注引蒙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謝爲推叢間五常致大挫云其撓挺拉搶挫是挫亦挫也說文手部云撻鄉鼓隨罰不敬捷其肯逢古文撻周書逢以記之捷同鑫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火關木案被箠撻受辱漢書香邱嘗王傳云民以擾祖擧挨相揵暴揵本局杖之名用以撻擧故撻亦謂之撻矣願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撻之於市朝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賓哭肆市朝奔賓亦但過市朝者無過朝之事也雖謂之市朝之行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背不顧其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陳一氏若縣地諸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蓋安子趙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夫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成曰市朝乃違類而及之文若將稱本服而亦稱禹三過不入其門而亦稱稷以討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之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撻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朝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難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衙市身立墟擾設員役以備巡徼其大者謂之官廨漢唐謂之衙署舍○注褐寬至褐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賤者無衣無褐是褐爲賤者所服上言褐寬博下言褐夫則褐寬博卽是衣褐之匹夫故云儒者夫被褐至賤者寬博蓋當時有此服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嚴者○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云嚴師之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敬三字義同嚴字疑訓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黝心目中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嚴子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卽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衞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

惡聲至郵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為致釋往云致謂累也又略吏傳云致令辟為郭往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即是生長勇氣養勇即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為善養勇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善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慮勝而後會〇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〇注孟姓至曰舍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會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嘗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灝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曾叔名猶歸國語但稱叔猶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辯其自稱舍也〇注舍豈至而已矣〇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閩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猶言之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要也■

注孟子至要也〇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閒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篇氏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百行之本鄭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書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為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衛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也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為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曾得其大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

注子襄至約也〇正義曰子襄薛應旂人物考以為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縮諸純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為義猶縮之為直蓋縮之訓為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即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即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不惴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懾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為衍不然則謬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不甚不也猶經傳中敢為不敢如為不如之類此以惴為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惴惴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為強強猶勇也勝以必勝為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為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曾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為義之強也推黝之勇生于必勝殺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黝為得其要然施舍一以不懼為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為斷此不得北宮黝之勇不如即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告子至不可〇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兩不得於君親為失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人以惡心待己而己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為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不語之聞不免暴戾如禦之誠先靜之喙是矣我則但易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為能不動義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峯然者妄佛氏之靜心息識參禪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為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救論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

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擾於心直是得失不驚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啟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何恐懼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此不動心樣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衡可俟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事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極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詖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責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强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為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强制其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傾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動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氣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為心之制此歸會之學豈可為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强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揣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為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為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為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蠉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睢然能視瞥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會生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篤為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為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為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　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注志為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為至極次為說文不前之義謂次子志也毛氏言舍止謂者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間稽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為來至之至志

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正與趙氏下注志帥氣隨之意合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亂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持其志即曾子之守約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即正也自反而縮故為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即義也即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為氣之主氣為心之轉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虛戾而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為噎說文口部云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嗌噎曰壹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絪縕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錯篇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往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蹶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夫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為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不貳是為氣壹動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為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養使不一耳按王氏此說除粗縷近聖居然舉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大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大言至其處帥大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即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餒是所壹之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徵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丑閒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有不可也志至氣次所以申言可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即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求於心即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又閒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持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矣不義則屈吾氣以遏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為主是氣壹也此

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使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蹶一行而顛蹶者以側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其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曾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黝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曾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爲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曾子孟子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注】注我能至氣也○正義曰淮南子墬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申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

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注】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直之氣者惟正直故剛大下言養之以義養養直養二字直即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滒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盧而未動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滋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漸漢灌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也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

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注】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耦通作偶耦禮掌次射則發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稟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爲纏繞亦裹之義也道氣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爲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悖志勝而行不僻矣悖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餧飢也餒同餧飢即餒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紱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即善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者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氣量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注】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兵略訓云襲掩與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

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耳聽之必慊又知接篇云以慊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慊與嗛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嗛高誘注云嗛快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害擊取讀解襲字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襲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裘褒襲褒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讀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欲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爲雜雜爲合合爲配一也生爲育育爲養一也義爲直直爲端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厭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饜遂室六書訓詁所說於道義者深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疏】注言行至福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灝考異云通義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富中篆引長形便類事替本孟子當作必有富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者盡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即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違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爲爲必有福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補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即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爲而勿止補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即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即曾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使持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善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審其氣緣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閒而不餒矣北宮黝孟施舍不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是不得於氣勿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皆不求心皆不持志即皆不能集義在勝會則暴其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志以帥氣暴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能而乖乎義道則氣不暴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即易无妄之妄事即通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即終止則亂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强不息勿妄則造終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於易者莫如孟子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情欲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揠挺至死也○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閒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閒曰揠郭璞注云今呼拔草心者爲揠說文手部云揠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則但拔之使高出如荔之挺生不出其模也故云挺拔之欲亟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勤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謂今日勞苦疲憊也趙氏以芒芒爲罷倦之貌音義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耗遽也急遽所以致罷倦罷倦則意緩不急遽矣詩僕夫况瘁楚辭憂苦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怱慌忘也文選歎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爾雅釋訓云夢夢訰訰亂也儚儚惛也孫炎注云夢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顧野王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楚辭九章云中悶瞀之訰訰賈誼新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訰訰然猶醉也云煩懣云悶瞀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爲夢夢慌之訓爲夢爽芒芒爲夢夢同慌悴謂慌忽慌悴慌忽者疲其神慌悴者疲其形此芒芒所以爲倦罷之貌也詩桃夭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云猶室家也趙氏以其人爲家人蓋即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家是婦以夫爲家媒氏注云云泥又貪夫厭家注云婦謂之家是夫亦以妻爲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故周易家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義以家人猶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男子其揠苗而歸不必專告一人則其人之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走釋趨說文木部云槀木枯也周禮小行人注云故書槁爲槀國語晉語云稍魚鼈以爲槀注云槁乾也是乾枯槁義同閩監毛三本作喻人

之情數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遺下之詞列子貢帶寫變於效釋文云毫抄也毫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害懸之情以要求阿權之福勢敗援毀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數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速福閩監毛三本作遷福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是也讀如遷客之遷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三本注末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難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箋嚴特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與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趣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爲上謂不求福也由即猶也毛詩甫田箋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說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譏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何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經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是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爲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爲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爲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貼合矣試即經文涵泳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爲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止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舉以下勿助長則推黝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爲告子之必無事而舍亦不可爲黝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爲善養即爲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爲養勇則氣由氣生爲不善養即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舉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揠苗者也是黝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之無義無道雖不慊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即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根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黝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即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揠苗亦不耘苗苗之槁雖不自殺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敬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即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恐敬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嘗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己無絲毫之不敬而于萬動中或有一靜于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知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歸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即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禪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離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爲得不相背而號故何謂知言【注】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疏】注人有至猛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譣詖也見集韻類篇譣玉篇音盧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譣人徐鍇傳云譣猶險也今本譣作憸馬融注云憸利佞人也說文憸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惡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憸民今本憸作憸馬融注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詭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詖佞諂也孟子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詖之言荀子成相篇云離人罔極險詖傾側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

之心並字異而義同實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難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爲犧當何害乎離惡爲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矣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謇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殺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實起爲子朝傳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爲詖辭○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浸猶漸也由漸而入隨其浸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卽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爲此巧美之言使之墮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壬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壬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壬玉環壬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饋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壬仲壬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負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秦客廋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趨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實孟驪姬豎牛同一轍詐無以分其爲詖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記劉向新序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卽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荊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托言譎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子之知言乎鶡冠子能天篇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飾又從而爲之辭極猶窮也鶡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詖辭聖人知其所離蓋此詖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詖辯論也古文以爲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辟卽邪辟故鶡冠以詖卽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蔽之正義也聖人通變神化不執於一孔子譏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蔽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浸淫隨理鶡冠以爲因陸佃

經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弃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鉤鈲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則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盡水循理隙而入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鶡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進作語言誑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違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致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繇邁於君辭有罪及其臣者如春秋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經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爲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蔽也沮之言止猶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質言之未能曾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竊冠含邪辭于詖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任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卽詐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特此詭詐隱蔽以爲鉤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代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闇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疏】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使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詖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蓋楊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皆也楊之爲我有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陷離窮皆心也詖淫邪遁生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詖淫邪遁之言遁之自下大有暴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詖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輔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爲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言不免詖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之言也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注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
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教命○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
說辭則辭卽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
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
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
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曰惡
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
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
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
惡作爲云爲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類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爲非作爲也韓詩外傳新
序載狐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爲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
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
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
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學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
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
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
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
喻德也【疏】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
者四支股肱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
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爲手股爲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胑亦
作肢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黨正各
掌其黨之政令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曰姑舍是【注】姑且也

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上
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
可願比伯夷不【疏】注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
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條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
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
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
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已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循天命以爲王使理羣
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也或文
作處是止之卽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注云爲久稽留之辭說文辵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速屬止言
故云去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
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
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卽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卽集義矣義
之所在卽仕卽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卽止卽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爲量時也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
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
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祭聞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
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曰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
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
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
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

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惴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窊也穴部云窊汙衺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說趙氏讀汙爲窪也按汙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爲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子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劄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昔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傳孔子則稱明天擬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贈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傳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外傳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辵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即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推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襃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襃揚也【疏】注垤蟻至聚也○正義曰詩豳風鸛鳴于垤毛傳云垤螘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螘同蟻冢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墓注云積土爲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蟻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蟻垤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比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彖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貴賤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躒注云卓躒殊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也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爲盛美此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蓋以融會告子之不知求之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爲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何事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何事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illegible]會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難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正義六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使此互見實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書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疏】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慈悍不贍者高誘注云贍猶足也又先己篇云期年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閩監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卽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卽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使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者以力服人者卽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義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疏】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任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疏】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埤閩監毛三本作卑埤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坐篇云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注云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疏】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凥也說文几部云凥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俶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稱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稱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猶安息此以除去欒氏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適氏釋其外以徹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彡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待著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疏】注詩邠至道也

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緜也。〇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鴟鴞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玉篇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爲剝，趙氏訓徹爲取。廣雅釋詁云：撤，取也。撤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桑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綢繆即纏綿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赦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鴟鴞。陸璣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是鴟鴞爲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鴞以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以

今國家閒暇，

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般，大也。

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

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疏】注般大也〇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卽伴。〇注怠惰敖遊〇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云：敖，出遊也。敖同遨。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

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

故有多福也。【疏】注詩大至福也〇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六章。毛傳云：永，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也。故自求卽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

福也。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

言天之妖孼，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

消去也。自己作孼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注殷王至活也〇正義曰：尚書太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傳，不在逸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孼从虫，辥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孼。又孼，庶子也，从子，辥聲。玉篇孼或作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雊雉者，經云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殷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震武乙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孼讀活，或爲逭。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指無殊。惟逭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逭，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

亂也。【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〇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注】

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疏】注俊美至稱傑〇正義曰：鶡冠子能天篇云：俊萬人者謂之俊。文子云：千人者謂之豪，百人者謂之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辯名記、宜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辯名記。辯名記、鄭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傑，材過千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疇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王逸注楚辭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爲鄭注衛書皋陶謨云：才俊過千人。故衆籍謂舉爲辯，或言俊爲俊，百人爲乂，或言俊傑，或言俊乂，均無定說。或言豪傑，或言英傑，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趙氏雖以萬人者辯傑，而俊則不言千人，而但云英才出衆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

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

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注市廛至宅也〇正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事，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

之居皆可續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著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賤爲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爲稅其舍即此貨賄儲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市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儲備邸舍之稅即市廛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業願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墠也星之次舍爲躔廛猶躔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猶於空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疏】注言古至之也〇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賈服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譏正法與周異國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注助者至之類〇正義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憊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疏】注里居至民也〇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閑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泉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爲錢即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閑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傭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有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閑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績絲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之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惟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氓民也从民亡聲讀若盲詩氓之蚩蚩傳云氓民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者謂其民也按此則氓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氓故字从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

以輿衡利明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氓三字按尋其民字則經文當本作甿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為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為其民之可訓為其其亦可訓為之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注】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疏】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也故以誠釋信仰之義為向自卑向高自近向遠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泩水吏也吏同使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疏】衆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訓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注】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疏】注易於轉丸於掌上○正義曰說文丸部云丸圜也傾側而轉者疊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注】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疏】注乍暫至怵惕也○正義曰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乍與詐通卒與猝通乍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幼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倘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納入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注云怵惕恐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猶恐懼也趙氏解梁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為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之言惻隱為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為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為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為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遇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注云名者謂聲譽也故以名釋聲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疏】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為人之心無論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恉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覿曰孟子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為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演用為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疏】注端首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為首端與耑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為曲在心為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為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為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為氣化之生生在人為生

生之心是乃仁之為德也在天為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為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為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為仁按實體斯之言道術為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不忍人之心即是惻隱之心惻隱為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實故但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即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即具矣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注】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疏】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為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於心為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注】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注】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疏】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擴音郭字亦作彍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彍滿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彍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扞弓彍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彍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彍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擴同按說文弓部云彍讀若郭郭卽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擴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即說文體著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即此讀矣讀亦廣也下注云廣大也郭讀讀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鐘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彊充讀而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然泉始通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篇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即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羞惡辭讓不知父母之書事惟賊害其性逆至不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備矣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注】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疏】注矢箭至為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為竹名可為矢故矢即名箭也閩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鎧字則鎧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鎧為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為名儀禮既夕禮甲胄干笮疏甲鎧胄兜鍪者古者用皮故名甲胄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為名故也僞考之時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為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為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蚩尤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鎧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為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傳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為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衡注云衡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為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為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為之此又可為鎧以見當時鬬雞之戲衷如此甚必有所仿效為然其人得用金為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以鐵幕為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古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自說妾為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為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讀為延延祀謂有牲禳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弭致其神二者祖祝所授鄰造攻說禬禳之神號男巫為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弭禳牧牧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衍之禮祝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為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巳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務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禱大祝言甸讀禱代受告救小祝將事候禳求遠辠疾男巫祝衍旁招弭事疾病女巫歲時祓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不響之用針石巫之用祈禱所救夠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器之匠人棺梓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云匠師主衆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植植斷之形如大植耳四植謂之植豎內之

碑匠師主之則棺槨亦匠人所為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姒薨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槨為匠所作惟匠人作槨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為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者則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卽以棺為售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注】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疏】注簡擇不處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柬擇也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柬部云柬分別簡之也柬古簡字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注】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為智乎【疏】注為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故為仁可以長天下也假如漢書儒林傳假固利兵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是安居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慮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注】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注】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疏】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仁是不智故云惑阮氏元校勘記云矢人而恥為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如恥之莫如為仁【注】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注】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疏】仁者至已矣○正義曰禮記射義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言術不可不慎承上矢函巫匠之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糜爛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為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技害為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身之辱儒者求勝以學市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托一人以為庇其趨同也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注】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疏】注尚書至讜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咎繇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尚書作黨趙注孟子引尚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發乎子碑黨言尤讚劉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為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弨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疏】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虞帝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虞人或刪舜字改為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之為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趙氏以善與人之人指子路與禹稱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彖傳云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卽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為異端不為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卽子路之改過從人卽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楊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舍己執一之非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疏】注舜從至為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書序云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皐陶謨禹既拜皐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及皐陶拜手稽首颺言賡元首叢脞之歌而帝且拜而歎之可為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為帝時也孟子則遡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與人善善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為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卽是樂取于人以為善是取人為善卽是與人同為此善也其大乎與人為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為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討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疏】由采善於人○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春秋采善不遺小○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議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討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己也【疏】注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燼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燼燼也燼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燼也然則炭爲燒木已燼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炎木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汙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屬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故趙氏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浼汙也方言氾浼灢洼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氾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灢洿與汙同孟子公孫丑篇若將浼焉趙岐注云浼汙也丁公著音浼莊子讓王篇云欲以辱行漫我呂氏春秋離俗覽不漫於利高誘注云漫汙也漫浼並與說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漫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汙宰相推辱公卿汙塗漫義相同故汙謂之漫亦謂之塗塗[illegible]謂之墁亦謂之杇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也禮記閒傳云其過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爲惘惘即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猶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注】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疏】注屑絜至伯也○正義曰屑絜與潔通楚辭招魂篇云朕幼清以廉潔兮注云不汙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篇三章已作以古已以通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蓋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屑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釋言云忍耐也既以爲汙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奰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讎仇方如虞芮未賓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徂共耆邘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得崇侯虎讒傳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疏】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辵部云遺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即遺失也柳下惠是賢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阨古厄字阨窮即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潘陵絶文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袒裼裸裎○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但裼也衣部曰裼者但也古但裼字如此袒則訓衣縫今之綻裂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爲袒裼矣衣部又云贏者但也裎者但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肉袒者內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贏裎徒裼袒也贏者說文贏袒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欲觀其裸王制贏股肱釋文贏本又作贏大戴禮天圓篇唯人爲倮匈而生也史記陳丞相世家贏身而佐刺船並字異義同贏之言露也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蘇虎豹之屬恆淺毛荀子蠶賦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楊倞注云儀儀無毛羽之說義並與贏同裎者說文裎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裎之言呈也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裎衣義亦相近也徒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秦篇云頓足徒裼韓策云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裼者說文裼袒也凡去上衣見裼衣謂之裼或謂之袒裼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裼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裼鄭風大叔于田篇袒裼暴虎爾雅云袒裼肉袒也禮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爲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裼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此所爲不裼衣裼褻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褻纔然不同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即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敬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爲敬一以爲敬曰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遂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裼則衛風衣錦綢衣裳錦絅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褧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裼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綿衣

襲賁加賁衣羔裘加縉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笑見襲則裼之而笑不見裡弔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裼爲褻加衣之袒裼爲褻明有分別矣〇注柳下至我邪〇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傳公十五年左傳云夏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魯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爲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國策齊策顏斶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爲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淮南子說林誡柳下惠見飴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前說以爲號也號如史記呂衛號曰太公並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爲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爲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用其道卽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云故舉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肯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潤實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事此公祿之所以爲文義成子之所以爲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旣患其正義以總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補隱蔽賢人與趙氏義異惟南子主術訓云年貪志憫注云憫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濤不食注云濤讀曰憂說文心部云憫憂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憫卽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憤又訓憤也若己而已解我爲我惡人何能污於我以惡人解袒裼裸裎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注】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儕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請三詘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疏】注由由由潔也〇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流也由與油通故以由由爲浩浩趙氏解浩然之氣爲大氣注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趙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新生之狀群見前油然作雲而稷紀玉藻云三歲而油油然注云油油悅敬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油油索隱云油油禾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說動生之儀也水生則說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兮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而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卽謂此生生之民與下將陷於害袒貫害則將我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局旋補救於其間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人卽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偕因其人害民而浼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處於朝彼爲能浼我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浼我我以救民者補教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不自失彼爲能浼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浼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倒則油油卽由由由生生矣趙氏不解袒裼裸裎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卽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說以此袒裼裸裎卽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劉大陵傑大衍注云傑謂贊燒令蕩然俱盡周禮大司徒以虎豹爲贏物列子以豹爲裎贏裎卽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裎假借脫衣赤體以喻害民者之劉剝猶管子以贊燒爲傑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忽慢者也路重者也注云路暴露也重覆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言矣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而以爲爲能浼我此卽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爲赤體之人浼者無救民行道之心援之卽止黜之不去何以爲柳下惠故後世乘國者一言未合乞骸而退以爲潔身去亂不知執一已偉直之名而以單國生民之重一任諸肇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潔哉故位不以去爲潔而怒辭下位足爲以觸潔爲高者示之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之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閩三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注】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疏】注伯夷至評之〇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注云隘猶狹陋也音義云隘或作阸或作阸並爲儉切文選吳都賦注邦有湫阨劉逵注云阨小也湫阨卽湫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灼毋違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恭隘不爲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者趙氏謂作夷之不屑就爲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爲不恭以君子不由爲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爲聖之清惠爲聖之和夷惠旣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爲隘不恭故恭毋寧易趙氏義云此不爲病隘不爲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爲隘如是爲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爲則夷不爲隘惠不爲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注】介者必偏○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或作分誤也

孟子正義七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非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曙氏顧有異云尉繚孫孟子問時雨述斯言皆以聖人辯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惠見古別矣○三里至利也○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散約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國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illegible]也郭者外城謂牲者外謂開廣二里巳不者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新有七里內城又營不止三里殺兩言五里之郭必非[illegible]固策齊策韜物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畢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者指卸曼而言其城郭之小七里五里圍未可稍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昭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嘗踐故則如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能則孟子董子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邪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即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覽士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事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簭人九曰巫環註前[illegible]可藏[illegible]不也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師周禮並環之環接而攻之謂[illegible]而攻之也毅兵雷破篇老開篩云鐘挂從長兵家言天時食言向背如背孤樂盧背季事靜伯許之師等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illegible]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勝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蓋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王所勝死相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無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大史職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太史主天道周時之術士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神竈云天道則在西北子蠡[illegible]正斥之云天道[illegible]人道還爲寶如天道然其時則象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言天之道謂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則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晦然明於世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去之矣委無破鈍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萬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注云[illegible]廢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罷止也[illegible]記中道而千委棄被勝注引如淳云一作廢音罷軍之罷罷鄭疲國語周語廢往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害作疲之走者通疲爲故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卿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事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爲兵革之威仗道德也■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郎城是棠顯云域居也害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害廷下言域故如域是居與道民同也關氏者遠弗地云域地壤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往無分民者通往來不常厥埋斯言常劉封地篇創家人民通斷業通商而人物始輻輳先發居也最是所求碩見之持道將去女論語之書權負而至著至七圖便不然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國以域其民矣接居民者秋慎人幕云勝疵不居高譜往云居止也以法業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嘗諫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與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此民止此民即有此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誠

作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君卿不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即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

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如可使寡人得相見否【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八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獻謀也釋言云獻圖也獻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爲謀爲圖爲獻與若之爲獻爲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卿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獻言也趙氏疊若言二字釋如字訓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爲如不必爲圖獻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爲獻爲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爲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惡初解如此復閻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儘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分別爲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昔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辭觸頗嫌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强痛而惡寒又云太陽中風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爲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寒疾知也故以不知解不惡寒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注】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氏爲大夫家也翟氏灝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重賞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爲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恩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卽東郭氏此明稱氏爲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蓋顧齋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爲久爲昔爲往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爲明日上計隔日爲昨日故以昔者爲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是利本同尤非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

不弔【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下云有負薪之憂【疏】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閟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曾氏之升據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綿也至序餘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曾申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剋李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卽病也引曲禮者見禮紀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疏此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諾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爲○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近於仲子之言不得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遇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

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注云爾絕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尙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疊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爲語絕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乎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

注景子至惑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句謂爲臣固自當朝也解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自當將之緩讀近時通解謂將朝卽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與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與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據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盧氏灝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郭可乎之謂書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讀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宜字並與殆同義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

注慊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歉少也說文歉食不滿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范甯注云嗛不足貌韓詩外傳作慊廣雅釋天作歉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字異而義同翟氏灝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哉

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尙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尙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注有所興爲之君○正義曰爲作也興亦作也故以興釋爲○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仲虺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注醜類至教者○正義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爲類戴氏震方言疏證云醜方言揜醜掍綷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揜宋衛之間曰綷或曰掍東齊曰醜按揜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絕遇也故以等釋齊相等則不能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敎語也是教與敎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教飭也使自飭不敢廢慢也教敎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衆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亦謂其所教敎於臣民者同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君子至爲志○

正義曰毛詩大雅厥德不回傳云回違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疏】注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黃金萬溢高誘注云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為一溢是一溢為一金也閩監毛三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為巨室章合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疏】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文選魏都賦繈負賮贄劉淵林注賮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賮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賮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賮會禮也以財貨為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為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為主吏主進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疏】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數也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君列傳齊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襲封薛公蓋不特大都耦國其名數亦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齊築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太史公書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避梁無疑但梁宋接境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薄今陶之陵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陶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使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避梁國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故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然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欲嘗之鄙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厄於陳蔡者耶是曾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鄒公行豪曾所往遇寧備遠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邇稍而餽金以共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廾持戈以戒不虞為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為兵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閒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疏】注平陸至果毅○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下言王之為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持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為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為令故宜聽之常作於耳若易之則殺此失伍是不聽致令於當殺戮之謂語吳語云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衛武備身森嚴生於不測而平陸又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為喻郭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閒平陸之為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為古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都邑地附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為厥國須昌為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為一耳

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復待三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注轉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

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韋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猶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繆而無轉高誘注云轉猶作傳鹽鐵論通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唐即近世以爲用之棺實與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實死無轉尸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不大致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疏】注牧牧地〇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在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書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廬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〇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爲治也爲都猶論語言人爲邦能以禮讓爲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爲天下淮南子像真偁言與達物者爲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猶頁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謂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謂以費昭十三年云謂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都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爾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恐不勝未敢誦言之注引鄭以展云誦書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諷誦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蓋諷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舉錯之義通誦可謂諷亦可謂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即公言爲王誦之爲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爲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〇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爲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尸祿猶云尸事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蚳鼃至之也〇正義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蠶鼃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蚳字籀文有三其籀文从氐从蛙疑蠶爲蠶字之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魏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趙攜深入取臨淄加以蚳鼃去王遂無以歸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邱縣李成王以靈邱封賞蘇侯蘇破陳歸於靈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戰國時安得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聽度毋事闕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蚳鼃辭靈邱趙岐注云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漢清河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韓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事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〇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〇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於顏色注云知猶見也蓋謂之云孟子旣爲蚳鼃謀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〇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叢遊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裕皆寬也【疏】

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得關得失之辭淮南子俶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雖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賓能盛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盛德足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强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宜王傅然有撫蒞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眞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爲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齕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即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悟不能進而徹禮有加療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使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顧以境內不治願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使寵因此爲臧倉所毀事舉反于齊止于嬴既免喪自施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猶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盆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願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賢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遂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既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急於致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子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讒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廬訴不情好譏論如此初

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浸以嫉讒之議讒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卿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故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鎰盧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者及出晝而終不進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驩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爲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初至日少壯至日多初至爲大夫壯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皆寬也閑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疏】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注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鄙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劣鄙也猶云食肉者鄙也○段干木偃寢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魁儈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肎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沖魏都賦云閑居陰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寢即偃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讀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閑居偃息於陋巷之間致魏文侯過而軾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

有讒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顧與之相比也【疏】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當是一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傳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即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驩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事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爲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卿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爲周氏柄中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傳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驩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也陳組綬燃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稟命於孟子乃驩則自專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謂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驩事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觀往弔以盡存浸始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卽滕定公之喪則謬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注既已至人也○正義曰毛詩周南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致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檀弓云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曹音扶盡如字謂大夫卿伯高又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賁夫人之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驩爲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驩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驩似爲驩所帥高亢則又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辭以默而不言庭之既不嘗使司其職我就其成又不致以個問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驩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驩自專行事疑孟子嘗言孟子因驩己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驩疑孟子嘗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驩而不必言至驩爲諂人孟子不悅與比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諂人不悅與比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疏】道不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閩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正義八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求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敎滕世子敎閻氏若璩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為行三年之喪云哀間孟子葬葬於魯時幾也充虞始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當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時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會及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葬者有賜則明日往拜賓則孝子不忍遣死其親故贈禮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喪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郝氏可謂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注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嬴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為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喪於齊及葬喪來歸皆哀戚有遠無禮可語惟至仕齊拜賜會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事母仕於齊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與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殯於齊也然則既殯而葬宜終喪於家為何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卿非遠也果爾何以為前日者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去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值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詰曰充虞蓄一歲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餘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授古論今義於文夫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使我孝文帝以與公鄉仕復遠用德能曰朕在不言之地不總如此諒闇然則孟子反戴禮邢故充虞閒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毛氏奇齡經間云孔子要絰而趨季氏之饗孟子有喪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喪服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辭士多家於寄以孟母喪歸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未有徵母居魯而可歸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壞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法其云自齊葬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謂三月未有齊還魯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厥材井梓請飾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直葬而即反齊以亡者喪斂御何在齊近情閒嘗邱云葬魯反齊嘗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為卿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嬴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嬴時也然則何故止嬴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嬴接葬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請來歷乎且充虞明曰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為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論語問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佗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佗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問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喪親亦倘在對之之列雖在佗事倘可對而況祗問喪而三年之閒竟不置對並無此禮況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當大正須言說禮論以求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說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為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躁官以緘口於禮傳夫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讀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況棺椁厚薄之閒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答為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藏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為舍於逆旅遠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夫止嬴非即至齊也止如緜特曰止曰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教匠事於此故繫之則後有路間之例亦不必詳其地況往送如慕其反如疑嘗此時而借宿中途何為乎蓋嬴去臨淄尚遠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鄰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無於居常避患之地有餘戀為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遺喪去國未嘗致為臣安得遠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於嬴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而撫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為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昔者劉長威曰子與所以辭大夫只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迫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率喪越竟而葬其去始死幾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土而寢苫枕塊當忍遽加疑飾遠入人國鄉之塋於是權其所止嬴焉齊地而介鄉魯之間可以展墳

墓塋宗廟衛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禫祥之所此實孟子有塋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爲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注】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疏】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上梓牆柳衣也然則棺始於唐虞而槨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槨制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中古指周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中古當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不得槨棺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抵通言貧帝堯葬墨子儒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槨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翣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杝棺所謂椑棺也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屬六寸下大夫屬四寸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云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簣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槨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覆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大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黼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偽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此所謂牆置翣之飾也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己之身不可使父母棺槨腐朽己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免但及人子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是也

【疏】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檀弓子思曰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卸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方言云用行也爲用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爲禮牛注云爲用也趙氏云禮得用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足備釋有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不然高誘注亦云然如是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云墨者師曰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氏高氏同閩監毛三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妄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與有財也○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主傷孝子之心鄭趙氏不外求之說也注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賓田已足不煩稱貸益之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注】恔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乎

【疏】注恔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

閑曰苦東齊海岱之閑曰恔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氏云恔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淮南子皆云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肌膚即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尚存必與土近惟棺槨較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櫝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鍼宣叔言知離而有備乃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爲快亦爲解恔之訓爲快即爲逞獨無恔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閒我而有以備之則離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禮之則恨可解備無財才可以厚則一恩及泉壤之閑終身大恨何日解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注】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爲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學而篇第一閩監毛三本以此誤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注】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家則改云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蓋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因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竑白田雜著孟子敘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始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符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符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羞之稱亦甚於此後來儒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年未纖此意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斷湣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緣其文不計其世報王元年逆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使見梁惠又事齊湣黃氏日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即梁惠王所載一爲湣王即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尙在故不稱謚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湣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孫疏噲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釐二公爲後書所無而伐燕事則錯譜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譏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噲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據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即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爲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齊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湣王以由據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嘗從策而秦世家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繫爲噲是也然此齊王決非湣王何也湣王即位未久其對齊號辨自言舉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即其事也如使田完世家以爲王三十八年誠宋事嘗之則燕昭王巳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尙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即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即燕王國策史則剛捭子噲何嚮舉其詞雜入邯鄲之雖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係之威王二十六年又係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於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援田臣思索隱謂即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惛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王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燕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
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發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
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辭毀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
王三十年內外鈞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湣王初立何至慮民而謀置君乘賽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
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辯證與否篇斷則莊暴章終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
王邪林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湣王何慚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
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
是大臣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
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士四書辨疑云仕當作士
傳寫之差也翟氏灝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徒漢書趙
壹傳皆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輿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
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氏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傳三十年左傳曰衞夫人之力
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
此之人也魯語曰龍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
子夫皆此也
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
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
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
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
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
雖當死士官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

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惟殺人
者死則可殺也故人可殺之人指此殺人之人○注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儀不當韋注云當猶任也謂
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
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謙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
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稱其極所致之稱見彼之問則
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教如望霽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
則爲齊贊畫出師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恃以撫權主事則自有人萬一齊師旣出求必終其極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
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將厥所由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撥
克借鑑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詳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
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湯武之舉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猶由孟子故實之以
諸臣之勸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慎然陳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虐是卽明告以天吏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
宣王是時聽而從之則以仁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賓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毀器遷諸侯兵勸王又吝禹孟子
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遂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謀于燕衆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
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慚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
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願願言之而時人勸
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
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
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蚳鼃王讎等相次其互見之告思之自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
伐須爲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私問之時不耐而預刊剿言之乎王充違學距足知大賢哉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
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慚之■注燕人至慚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
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故以不肯歸齊爲畔此皆宣王
事至燕昭王用樂毅下齊城乃湣王事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

智乎欲為王解孟子之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曰是何言言周公何
可及也 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對曰云云高
誘注云姚賈讒周公誅管蔡不仁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為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
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聞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
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歸後得為姚雖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及獨以最歸非相最之人為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
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即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從又有姚賈趙使約韓魏茅華以為趙之忠臣與師道以為時不可
考顧韓非以賈為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為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
夫其言慎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
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
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衛風氓箋可說也淮南子道應
訓以說於秦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賈問之也 曰
古聖人也 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 賈問有之否乎 曰然 孟子曰如是也 曰周公知其
將畔而使之與 賈問之也 曰不知也 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
畔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 注過
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又過聽於張儀高誘注云過誤也 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
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
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 注周公至恩也○正義曰周書金縢
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
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聲然則孔自以周公為武王弟管叔為周公弟乃為有次立之聲其弟管叔承周公攝致之下自
指為周公弟非承上為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
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為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
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為管叔之兄也盧氏文弨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傳疑出
韓詩內傳以周公為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將白虎通誅伐篇云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誕以爾東征誅祿甫

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
管叔周公兄也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誘亦嘗注孟子者也
後漢書樊儵傳儵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傳思玄賦云旦獲讟於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注云成
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毋丘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
公誅弟嵇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惡於幼穉覺無良
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下云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又云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
而管蔡無取私於父兄此論正本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為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雜記云周公去弟此皆以周公為兄
書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發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
封魯而管叔並無後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為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為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非無
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以周公為兄管叔為弟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為周公弟鄭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
蔡此於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又釋賢篇云周公誅弟而與聖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為周公
弟者不特此注也按趙氏自有所本但孟子直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臺鄭自是以管叔為周公之兄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
云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為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為不智何
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惟孟子為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勤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
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而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
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古之所謂君
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勑庶
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
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尚書
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為三
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子楊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

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是明敷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席勝國之餘孽地方千里遠大國以親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為之陰何虛實相擾擧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誇為反閒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遂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幾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閑跨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屬誡之名而安然不聞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為反間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為管蔡而心識其為商人之閒己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為終身之大感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嘗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歸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為憂而周公獨諒之此為歸人斯得者也鴟鴞取子以喩管蔡為武庚之所會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所以未誠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幾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舉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顧鈍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闕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實以為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謀使為斯教敗之舉也惟孟子不為周公辨過而轉為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焉之舉過於前不能改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說齊耳必謂誅三監作大誥為周公改過之微尚非孟子之恉矣○注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疏】聖人至上也○正義曰論語子張第十九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澤按澤即釋謂順其非而為之解釋或云潤澤之失

孟子致為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疏】注辭齊至室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為還孟子為卿於齊是為齊之臣也致為臣是還此為臣於齊不為其臣也還此為臣於齊卿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猶在齊故非歸鄉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齊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疏】注來就至喜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章句言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雖辭言與孟子得為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於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為臨謂孟子來臨於齊故云來就為卿

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疏】注時子至之否○正義曰薛應旂人物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閩監毛三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為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諡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閒孫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疏】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安釋惡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范望注太元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譍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為應詞而不訓為是呂氏春秋忠廉篇聽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為稱通荀子多言案即安也漢書多音為惡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為得為君乎釋文為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為安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宜亦自優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

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曰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數倍惜重遣之風雖設國不皆也爲子爲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饋養弟子三字爲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惠愛也廣雅釋言云惠愛也毛詩周頌我惠受之當受即惠受也故以當釋受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爲可就也【注】注二子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餘許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爲十八人許宋史禮志吳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朝事言拾遺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稱謂從者數百彭更旣明言之則子之姓名漶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七篇術爲何去取之紛紛乎

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注】注孟子至恥之○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爲孟子二弟子子叔疑猶論語言門人惑之此則孟子解之之辭又使其子弟爲卿子弟卿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使我爲卿則饋爲卿二字不屬上趙氏佑温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釋不合一也異說一語旣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道接以孟子自解釋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爲致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爲致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爲卿忽餌換使我爲卿上文養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爲齊王子弟不合三也按今通解以此皆季孫饋子叔疑之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爲何人惜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倪釋文詣有五計五令二音五令與展書相近疑即其人此子叔數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惡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之貌或出豐憎之口歟然趙岐熟於左傳不應忘之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税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注】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卽以所有易所無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皐陶謨云貿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灝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發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税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以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皆市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廛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市訟也廛人掌斂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税不征税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義出龍斷云丁云案龍與隴聲相近隴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韻如斷爛之斷非也陸云龍斷爛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說則龍音隴又出壠字云丁云廣雅音隸隴元文字音壠隴氏灝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稱可爲隴普經說龍斷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宋之釋要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从网貝孟曰登壟斷而网市利此引以證從网貝之意也壟孟子作龍丁公著讀爲隴陸普經乃讀爲壟斷网壟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堁斷而高者也堁壟壟也高謂云趙人謂壟爲堁龍本蓋作龍斷龍壟雜之貌壽壟不到地勢略高之處也古書龍龍二字多相亂許書亦當作龍斷淺人以陸普經說改爲壟耳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鄭風譜疏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卽譜望也罔說文作网畫文网今作網毛詩王風兔爰羅傳云羅網曰羅是罔利爲羅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爲注云從猶就也故以就釋從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注】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爲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爲利疢於回注云疢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注】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甚慚之後蓋君臣之際旣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遂從而略之○注晝

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秦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云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
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晝邑然爲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西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趙
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蓋然注此此真身歷其地見之真故言之確者若晝邑在
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戰國燕破齊時欲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是燕徙西北至齊晝是晝邑孟子徙西南至滕晝是晝邑一
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晝注同按此晝是采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宥
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晝字按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集解
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此劉熙云云蓋即其孟子注裴駰引以爲晝邑之注則是劉所見孟子本固作晝字邪坐而
言不應隱几而臥■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
隱倚其几而臥也■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禮記曲禮授
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云跪本又作危昭公二十七年左傳云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禮記曲禮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
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衣
依也受部云㥯所依據也讀若隱毛詩商頌依我磬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
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也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
別故宀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偃伏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
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
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
音義云齊字亦作齋今孔氏本作齋經典通作齋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齋爲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齋
也趙氏釋爲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誡之辭論語子
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
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鄙長以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受之而行也
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臥爲
倦怠心受之故不倦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惰也惰懈倦也是倦怠就慢之也不聽是不受其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
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
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捻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
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擬本鄭氏解亦云請勿復敢見矣起而告退之辭曰坐我明
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諷

誦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傳以相告高誘注云告語也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
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
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
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
安也■注往者至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說文田部云留止也安留皆訓止故以留釋安○注泄柳
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
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
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注云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
申詳妻之昆弟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婿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檀弓又云季子皋葬其
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祥子張子祥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進善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
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
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爲致乃不去二子賢不及子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
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之二子乃留子視子思之留爲留也非虛言所能止二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
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
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
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悵恨也■
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衆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爲老者也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
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
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注干求至悅也○正義曰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無
祿訓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
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干求人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卽干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濡滯淹久

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執稽也考文古本作熱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
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滯滯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
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留也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與旨聲同顧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
二齊五十二部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滯注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注云
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
不解也

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疏】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上所云汲汲驅馳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說文又部云反還也支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疏】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爲猶行也故足用爲善是可以行善政也易小畜有孚攣如釋文云子夏傳作戀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云上所以攣顧念我者注云攣音力全反又續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昭作達旨云紛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馳也三宿而後出晝故爲徐行即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若悁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己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疏】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悁忿也急說文作悁云褊也淮南子繆稱訓云悁於不己知者注云悁急也悁急趙氏爲怒字解也所以爲小丈夫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悁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恨而小也怒即恚也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

切復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硜硜然論語音鏗今論語子路篇作硜硜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硜集解引王肅禮記注云硜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从巠硜即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鏗鏗云鏗鏗直以亡身今說文女部云婞很也楚辭曰鯀婞直果勁與很直義近蓋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硜硜小人之貌也婞婞聲聲近相通借也閩監毛三本作論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趙注多辨論趙氏不解是字蓋以是字爲語助無所指實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大夫夫小丈夫也是訓爲夫故夫亦訓爲是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注】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疏】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洋洋美德乎宰制云洋洋美盛貌老子云俗人察察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篇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讚大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疏】注路道至悅也○正義曰路道也爾雅釋宮文論衡刺孟篇以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注】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疏】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爲以前聖賢與王道之時聖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聖賢之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時爲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觀趙氏注則彼一時下書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爲充虞所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時爲顯亂之時則論爲經常之論也此一時爲今孟子去齊之時爲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晉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

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實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敘上上爲聖人上中爲仁人上下爲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爲智者故爲次聖之才漢書趙元王傳贊云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之間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惑者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譜衍之年其譜衍始於劉歆孫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孫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孫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譜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世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孫譜之年尤謬矣趙氏蓋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愼觀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年以前於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七百三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己酉上溯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藝實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効效校通是考即驗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疏】夫天至豫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語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

章指言聖賢與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云兼才尙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疏】注休地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閒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疏】注崇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作地名○注不欲至卽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卽去若爲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曾子問日有食之則變乎注云變謂異體荀子禮論云愅詭注云愅變也詭異也呂氏春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文選長笛賦寬隆詭戾注云詭戾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今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卽去形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是非猶責也爲此詭異人必以太甚見責矣不欲卽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也閩監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故宿留不卽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彖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遷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譬言來歷傳此義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傳元年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紹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卽大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何敢宿留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疏】注言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師旅之命者聖賢之道不爲太甚旁通以情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被其款遇惟此軍戎大事卽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觀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爲羈羇羈近舊疏以不可變爲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爲實師之命類命以實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爲師矣何以辭而不就邪孟子之學惟趙氏知之深矣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正義九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衞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疏】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滕侯卒始見於經漢書地理志沛郡公丘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謚法解文之謚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云施爲文也乃宣公舉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謚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謚文未可者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注】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疏】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辭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實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迴遠謂非迂道固繇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輒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即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教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號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證爲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夫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禽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難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食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禽獸知有耕鑿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禽讓食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悖性之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實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擾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其太知許氏說文解字敘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有方命圮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

實則庸違滔天圯族績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羲農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撰纘都僉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即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詖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即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但以行文傳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偃驕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温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第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數之惜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並相望雖謂實愚千古知離是也惟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爲耳未必既謚元又謚文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疏〕夫道一而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勉强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疏〕注成覸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覸古莧切一音閑古覍切是覸字說文云覸目也江淮之間謂眡曰覸王使人瞯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覸說文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廣韻云覸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成覸淮南子齊俗訓作成荊覸爲荊之考工記故書覸或作經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注云成荊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慶即成荊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鮑彪注云荊成荊史記范雎傳云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慎云成荊古勇士荊慶覸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爲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即所謂無嚴諸侯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覸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覸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違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疏〕今滕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補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家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稱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即方五十里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肇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術書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傅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逸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瘳音酬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閒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瞀攻已急也金匱痙濕暍病脈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瞑眩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眠而

無見今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貌亂亦猶是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補之瘳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主字音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疏】注然友世子之傅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烖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孟子歸在鄒也【疏】注孟子歸在鄒也○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鄒也史記正義云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語爲政第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灝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曾子固嘗聞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爲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辭上故所自盡之意自盡卽禮行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糜粥也【疏】注嘗聞師言至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曾子之言蓋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齊疏之服閩監毛三本孔本齊作齊韓本作齋按音義出齋作齋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齋者齋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次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三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疏猶麤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麤衰斬以證云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旣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麤衰斬衰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齊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曾申言齊斬耳孔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饘本作飦是飦饘字通說文食部云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鬻又鬲部云鬻鬻也蓋文斷飦鍵又云鬻饘也鬻饘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餬鄭鬻粥鄭鬻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賣米使糜爛也粥糜於糜粥粥然也蓋今俗以豐米賣爲粥粉米賣爲餬古之饘鄭今之粥古之粥則今之餬饘爲糜飦爲粥而糜亦通稱餬粥亦通稱饘趙氏釋飦爲糜粥則粥之清而稀者異於餬之稠而言者是飦宜爲饘也趙注飦糜粥也汲古本作糜孔本作糜音義出糜云字亦作糜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糜字無糜糜字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疏】注定爲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禮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經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卽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喪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卽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制而滕文公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儒其嘗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嘗日之晉衛如此則其浸滿廢墜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謂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遷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貴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違子朝作亂王崩如拂塵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

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僃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翣不蹕鄭封不與知公鄉不備位魯號乘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獻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顧爲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嘆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侯尊宗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閒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魯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與得其古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厲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救之事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爲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國以庶子宗嫡子倫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倫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即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故毛公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卿寢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爲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疏】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記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鄭記之爲儀也小史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注云受謂承也故以承釋受承受則遵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臆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讀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吾則謂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折衷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疏】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趙氏以其字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恐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違上句一貫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戚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疏】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云喪思哀爲致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爲主是喪尚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云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御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

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爲是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之言也禮記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說文歠部云歠飲也重文吷歠粥不食謂但飲粥不飯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注云深猶盛也盛甚義皆爲多呂氏春秋禁塞篇云審莫深爲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黝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奉尸侇於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拜賓卽位踊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闔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賓位出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卽位哭則衆主人衆兄弟衆賓無不戚而哭矣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尚本或作上是證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尚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尚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僵也淮南子說山訓云致釋無而偃注云偃仆也趙氏以偃仆乃僨斃之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孟喜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則從化之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勉世子之言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疏】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正義曰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曾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屛柱楣寢有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墼所謂堊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屛乃西鄉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有楣有柱謂之堊室以其雖有梁楣而實闇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闇卽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蓋堵形向西嚮斜倚之木以草爲屛故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旣葬居梁闇中故云高宗諒陰滕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高宗三年居梁闇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滕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必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闇可知何以知之方父兄百官不可時且必使然友之鄒反復咨問至是百官族人無不咸悅則孟子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怠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洵坐井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非也孟子之文徹與通神無間左傳檀弓可謂曰知曰字是矣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注】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疏】從善如流○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疏】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國卽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卽懈義爲怠惰不可緩卽不可使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

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疏】注詩邠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于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搏絡謂之絡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綟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綯亦名繩儀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卽繩綯是絞卽是綯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鬷邁傳云鬷數也箋云鬷總也蓋以兩股牽而交之總爲一總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彌正之卽謂之綯爾雅釋器綯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綯是綯索是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與至冬月可以閒暇趙督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已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與趙氏說異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

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疏〕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卽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則重在仁仁人不為罔民之致則不為富而為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篇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蓋以陽虎為楊子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疏〕注夏禹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以稱人為貶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成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溉亭述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也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為遂為井間之溝倍其溝為成間之洫倍其洫為同間之澮賈公彥論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為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為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為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為方畎伐也不為夫田限故夫三為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為通矣洫與澮遇則為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為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盡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為百一十二分周以為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為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為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為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為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故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卽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舉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易為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為貢貢為什一助與徹為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益輸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為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鄭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寧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耤以耤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人注云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耡也許意以周禮經七十而耡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

賦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
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耡字亦作藉又作助助與藉古同也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即藉
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
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以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
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實歷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崧高兩
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制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
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者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
取此之原所收之粟以[illegible]軍國之[illegible]是又以徹爲取以佗[illegible]徹[illegible]徹徹之藉[illegible]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須更增一
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若其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遂野徹藉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
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爲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屬直以公
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
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於直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夫謂之徹者直是通鄉校算總徹上下之制並非通融之義
於埶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推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徹殆未然矣倪氏
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儒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貢
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國貢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
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
故謂之莫不善也[■]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書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校與下舉校字不
同釋文云校尸教反从木者从手是比校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字從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較字
明宋趙韓校省作校從古刻注疏本此校與下舉校俱作校○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摯曰吾鄉譽
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
之國其人與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
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
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

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菑者也年豐無菑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爲之增欷歍
唈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狼盭也盭即戾狼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狼戾無親漢書嚴助
傳狼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爲不仁無親之名而漭之零棄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疾
趙氏亦以狼藉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皆籍令亡居注云籍籍縱橫藉縱橫猶交橫故狼戾猶狼藉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
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爲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皋陶謨烝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
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覺愛恤而棄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豐歲饒給未通篇云樂歲
粒米狼藉而寡取之此即本之孟子樂歲狼戾之同聲狼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通假借之例也周書金縢之遘
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高誘淮南子注訓虐爲害說文訓虐爲殘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
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飢歲是凶年即饑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孔
氏正義云糞是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illegible]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即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皿部云
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之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飢穰以爲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均
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illegible]犬豕之膏計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牽而
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實夫又凶之甚者其所穫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
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瘠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種故一歲過凶盧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穰穫之數難有國所
當知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
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盻盻勤苦不
休息之貌勤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
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
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注盻盻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盻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丁作盻盻然
許乙切阮氏元校勘記云盻字見說文云恨視也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爲訓趙作盻不作盻也說文盻訓布也骨援也盻骨古通
用肸肸以徵府府方育云府府不安也勤作也稱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稱
責謂貸子賈氏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稱舉也从爪冓省冓爲二
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爯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稱凡偁揚當作偁凡稱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鄭特
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奉養食之而勿苦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即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元翻以國服爲之息受園廛之田而貸

萬泉者則恭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賦冰此公賦當暴謂公家之稅當□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不敢斬缺無如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償爲子錢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常息也至審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息如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卽上取盈之義因舉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閭氏若猗頓地三饒云胡毗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升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糞今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能予奪有爲言之益夏氏傭曰戰國諸侯重斂措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也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焉法實不然也蓋自貸實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稱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華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疏〕注古者至義也〇正義曰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爵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賞者子孫宜有土地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詳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校勘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疏〕注詩小至助也〇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先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箋雨祈祈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徹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充宗之說見不經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辭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耕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則在鈞臺嘗吉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數遇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懷蔚匪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顧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自公田廢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部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畝以公劉創之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敘也〔疏〕庠者至倫也〇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請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士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鄉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辨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制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虞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僞說汨亂之安溪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宋之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子員

中世始留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偉今荒州併縣無不設之學矣寔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里校而已殷之時州其不有序爲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儀此自古及今其制遂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尙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實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浸備也文質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逸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序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事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物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謂養之說也射繹古字通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儀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並皆別指一事以名之微○注養者至教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序鄭榭榭射聲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謂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爲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有成均東序瞽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爲學而分爲四其東爲東序也其西爲瞽宗瞽宗即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即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也其北爲上庠秋學禮在瞽宗爲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爲北學矣東序瞽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爲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於明堂則東序瞽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瞽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僅謂之學也吳氏鼎易堂問目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瞽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大學周名辟雍魯泮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北頖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爲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爲事趙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爲事即以倫爲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覆陽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敘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爲事即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按顧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敘則正以孟子此言人倫即洪範之彝倫盡國學鄉學爲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常理無不講明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疏】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閩監毛三本惟作維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則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孟子踰年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稱爲君爲君如何彼故何曰君所稱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聘歲月亦略可見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孟子未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旣葬即聘賢人蓋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旣三年喪畢則稱君也

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

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
明也■注畢戰至明也○正義曰畢戰為文公所使知為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
井田賈氏疏云使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為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為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井地即井
田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書亦尚作井地但惟坦衍而沃書
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一年為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
陌廢井田之說雖間或有是亦將最壞況未必有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
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
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
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周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
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
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以穀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故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甫田方穀箋亦云穀祿也祿民以穀數故鄭
祿夫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
為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
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即井田之界經土地之經為
經始量審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
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
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
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為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
矣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為之界各滿其為通為成為終為同為封為
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界不在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鄰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
大夫之食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為成為通為井者稍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
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為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
篇云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奏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食汙之人王何以為哉是汙即
食也劉熙釋名釋言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為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即國也在都鄙
則長爭訟如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是也前但言侵鄰國此義言之也廬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
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
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
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注褊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
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通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
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
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
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
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
云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
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
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畫百畝為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之也地
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又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是國廛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為國廛二十而一也而與汝故亦地
與如通詩小雅雨我而屬篋云而如也是也鄭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為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
一孟子欲其什一而藉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國廛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為行重賦民不能什一而以什一餘求之
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而重賦而責其什一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
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徵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
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疆地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
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鄉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
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遂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
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

晦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畺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擬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嘗言近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經相戾與其自註亦不相蒙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按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畺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鄉遂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即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議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綱參一溝澮備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間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溝縱也其餘洫澮川皆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

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矣思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義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穰管據鄭書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者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爲說者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於此所當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溝洫異乎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啓慢其經界之端夫古人於高原下隰別有通融之法如此篤捲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然有條不紊庸詎得如爲說也其實皆什一也孟子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雖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謂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爲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者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爲城中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注又謂野爲甸稍縣都甸是六遂則遂亦通爲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稅異蓋又以郊內六鄉爲國中遂以外皆野夫一人之稅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何若夫情議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疏】注古者至十畝○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饎傳云饎酒食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爲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絜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

給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儒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服所不稅者殷致黨厚重實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衰其祭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从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留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捷畔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从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關輿地隔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田劃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墨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墨不井者也此上二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爲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取義正指不能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爲一畦畦之數又即由圭形而稱爲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事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少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地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與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鄭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使注者因上言夫一廛田百晦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爲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疆周禮所謂以疆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晦萊半之中地二十五晦萊亦二十五晦下地二十五晦萊五十晦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爲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云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讀治既少讀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當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專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事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國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即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徵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句上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鄉士之子孫使得事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制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死徙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注死謂至功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謂受土易居也肥磽平也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字作平作爰作平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傷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見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爰換即畔擾也說文走部云超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謂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地理志云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主易居者三年更耕自爰其處其所土易居許云超田易居爰轅趨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得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復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

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實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𨛜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嗇夫別治从𨛜皀聲封圻之內六鄉六鄉治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為若干邑封猶域也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鄉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為訓也嗇夫別治言漢制六鄉六鄉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蓋內六鄉別乎六遂都鄙而言此鄉之事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族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即同為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即此八家相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廣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為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覗也覗同伺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通作司秋官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篡盜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氾論訓姦持節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是姦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而守在所矣鬼谷子捭闔篇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郎守望上兼言守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教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疏】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一里謂縱橫皆一里畫為九則積九百畝者其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為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吾走即廣野平疇其緜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惟無百十畝之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為例耳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取為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為五畝之宅徹法九夫為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為公私也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為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稅其八十畝名為九一實乃什一分之一也此均法所以善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為伍也然則士伍猶云士列也即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小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芑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疏】注略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為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呴嘔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呴嘔之則為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餧而無光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疏】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采善貶惡又禮書云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江都焦孝廉循著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 神農三皇之君者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 ■ 注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賁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 ■ [illegible]

[illegible]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 注 [illegible]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 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王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 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税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二事之時賢君樂事故道若此也 ■ 注 [illegible]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 曰然 ■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illegible]

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疏〕注以褐至衣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司服鄭司農注云毳罽衣也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爲毳注云毳毛毛細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毳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傳云侵齊攻廩邱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枲韤一曰粗衣趙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枲衣本說文編枲韤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取未緝之麻編之爲足衣如今草屨之類枲衣亦謂編枲爲衣按說文云編枲韤此云衣褐非韤故段氏不言韤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說文褐編枲韤一曰粗衣急就篇觀觀卬劍褐韤巾注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爲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爲編枲衣又以褐爲粗布衣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枲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枲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卽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爲粗衣又爲短衣墨子辭過篇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而欲竊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俗訓必有管蹻跂蹻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之飾古貴爲傳注以褐爲布長褐演綠纂又以褐爲掃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

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曰冠〔注〕相曰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注〕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注〕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疏〕注織妨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織紡害於耕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女部云妨害也故以妨釋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疏〕注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齊謂炊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齊謂炊者齊人謂炊曰爨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謂嫁歸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竈也此因爨必於竈故謂竈爲爨楚茨傳云爨饔爨廩爨也此謂竈又曰踖踖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釜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爲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犂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犂耕二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爲犂爨本竈名用以炊卽以炊爲爨猶犂本田器用以耕卽以耕爲犂也曰然〔注〕相曰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疏〕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攷工記栗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說文鬲部云鬴鍑屬也籀文釜或從父金聲是釜屬金冶鑄之也故云冶鑄攷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說文瓦部云甑甗也甗甑也一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卽所謂一穿蓋敝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箄蔽甑底而加米其上而餴之而餾之甑屬瓦陶爲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如鼎今釜無足別以土爲鑪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鬴曰[illegible]是也鬲讀若過今俗作鍋然土其下仍鐵其上俗猶呼其上之鐵爲鍋其下土爲鍋臺耳甑今以木爲之其下亦以木爲欄則七穿之遺制矣或以竹爲之俗呼蒸籠亦甑之類也曰否以粟易之〔注〕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注〕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疏〕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爲刑罰之器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以攻守之器爲械而實非桎梏兵甲之專名故荀子王制篇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甑耕犂而言是凡器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爲居止之止此爲禁止之止故又申解止爲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涵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文十三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虢公爲王宮於玤鄘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爲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鄭廛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爲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

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

疏 注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爲也諸經注或以爲爲作或以作爲爲二字轉注此以百工之所作解百工之所爲以備字倒加句上明爲字斷不與備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爲而後用之作卽爲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率性之謂道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卽導也音義出路也云丁發並云路與露同又出羸路云力爲切字亦作羸即果切各本作字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羸路云是亦作羸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羸是於古書者多矣大雅桑柔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爲羸此添困之二字其義同也力爲切瘦也羸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趙氏原改異云趙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發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頓失其常居可爲此路字之證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注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

疏 故曰至義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子上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卽君子勞心也云或勞力卽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勞心者治人以下則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其上○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說山訓云幸養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食於人卽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卽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食正是食卽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治理之卽使之同鄉其井相友相助相扶持以親睦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知身取於民故不樂分別公私之界不知助法行則先公後私之分定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人之利正君子之福也許行以五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於小人思育以破之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通非一人之私言矣故云所當行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注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憚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

疏 當堯之時○正義曰孟子舉堯舜之事明通變神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作其時也○注遭洪至害人○正義曰洪與鴻通呂氏春秋執一篇神農以鴻高誘注云鴻盛也說文水部云濫氾也氾濫也二字轉注以疊韻故連辨之楚辭九辯云何氾濫之浮雲兮注云浮雲蔽靡聽靡雲之盛也史記韓非傳云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博多說之盛也劉向九歎憂苦篇云折觥推衿疑氾濫兮注云氾濫猶浮沉也水盛故浮沉於中國經先言天下未平注先言洪水明洪水橫流二句申上天下猶未平也凡事縱則順橫則逆橫行水逆行也天下所以未平緣洪水水所以盛緣逆流惟逆流則浮沉於天下而天下所以未平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暢轂長轂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此神農之所以長高誘注云身猶盛也說文艸部云茂草豐盛是暢茂爲草木之盛也毛詩正月繁霜傳云繁多也淮南子氾論訓晝市繁之時高誘注楚辭離騷佩繽紛其繁飾令王逸注皆云繁衆也繁通作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注云蕃蕃息也國語晉語惡不殖也注云殖蕃也魯語云所以生殖也注云殖長也昭公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注云殖生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大賢之息索隱云息者生也然則繁殖二字義同繁殖卽繁息繁息卽衆多也隱公五年左傳不升於俎服虔注云登爲升是登卽升也爾雅釋詁云登成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農始升穀高誘注云升成也其義亦同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五穀不登則五穀不成故登卽成禮記檀弓云是故竹不成用毛詩齊風儀旣成兮義云成猶備也成用猶備用備用猶升用也鄭氏解不成用爲不可善用竹無邊縢則不可善用猶穀不秀實則不足升用也偁古遇字爾雅釋言云逼迫也猛獸與人相迫近則害人惟害人故堯猶憂念之稱堯獨其傳害人故憂念之也經言禽獸注單言猛獸者舉獸以見禽也見於山海經者多猛獸亦多怪鳥矣爾雅釋詁云憂思也念思也是憂亦念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傳治也孟子滕文公篇堯獨憂之舉舜而敷焉趙岐注云敷治也引禹貢禹敷土敷與傅同故史記夏本紀作傅土今本孟子敷下有治字後人取注義加之也按禹貢禹敷土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敷分也敷之訓布布敷也敷亦分也然則敷治卽分治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趙氏以治釋敷則趙本似無治字乃今各本皆無無治字者儀禮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云治猶理也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三苗高誘注云理治也二字轉注毛詩小雅我疆我理傳云理分地里也禮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注云理分也理之訓分則治之義亦爲分盡趙氏以治釋敷卽以理傳敷亦正以分釋敷趙氏注經每有此例無得經之有治字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注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

疏 注掌主至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是掌爲主也掌火猶掌冰故掌火卽主火之官云猶古之火正者襄公九年左傳晉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唐時有此官蓋先使益爲之使命益爲虞閼伯乃代益爲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酷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酷猛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訓熾熾爲盛烈亦爲盛卽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烈爲草木熾視山澤艸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盛

釋職也視山澤爲職故云職山澤猶視以爲醜則云醜之視以爲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爲烈則云烈山澤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常法閒有深林窮谷蔚蒙龍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按皐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栞木又錄禹貢隨山栞木作行山表木說文栞槎識也國語晉語云山不槎櫱賈逵注云槎衺斫也說文木部亦云槎衺斫也槎識謂衺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斫之以爲表識如孫臏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刊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書草木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尚書也楚辭大招云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遺去故加遺字也閩監毛三本遺竄上有奔走二字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注】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疏】禹疏九河○正義曰禹貢濟河爲兗州九河旣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蔣氏身山黃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而地日高水升土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遇寒涼則反凝結堅實而成冰土遇寒涼則反融化柔虛而爲塵黃河之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也但水雖堅凝於積石之閒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東漸過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河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溫煖之地則水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汾洛經渭之原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爲濁河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濟伊洛瀍澗泌沁之源皆出東南溫煖之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清河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濁河之水容土者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濁河之中則濁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上自必漸降於下而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鯀之治河績用弗成固宜勢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錯亦未必非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播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又何泥沙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瀦去河底之淤然黃河之水萬里奔濤直趨而下又何能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於河外加河而作逆一遞瀦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道每至夏秋水溢之後乃以八河通流注海一河閘

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淤墊盡然後瀦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淤墊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河九河復至一二河輪流更番一歲必深瀦一河九歲必各瀦一次周而復始系瀦勿壓萬載千年可無患爲後世不明其意乃謬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知水之勢者哉○瀹濟漯○正義曰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泲沇也東入于海从水帝聲四瀆之泲字如此而尚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邶風有泲字而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泲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貫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燥溼之溼說文本作溼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漯轉爲濕縣歷二字混而無別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漢志言漯水所經除東武陽衛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二漯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漯沃所過郡三者館東郡平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漯水別支河漯書云禹導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定惟用漯耳孟康言河從惟用漯雖似小誤其以禹廝二渠一爲漯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蒲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鄒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濟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潁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即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閒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續志屬潁川耳班氏於魯陽序滍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淮權亦汝也達權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鄭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縣大孟山蒙柏谷西鄉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酈注於滍汝分流始言汝水歷狼皐山狼皐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鄉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蒙谷即猛山而猛與孟形近而譌大孟山即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求知其指○排淮泗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

地閻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潛爲二渾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淸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淸江浦入海其餘旋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盧州巢湖居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大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斷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鑿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於神禹修補或登耳閻字滋九居香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閻同而加辨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驗或以爲譌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陸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遠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沘水淝水施水合淝水注瀆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閒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遺蹟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窺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盧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故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時開芍陂蓋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釋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渠塞廢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塗斷絕巢湖之水夏閒猶建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潮施灃肥水之流通淮達於有漂瀆渾合諦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夾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灌瀆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文耳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寘諸襄二十六年左傳寘諸堤下五行志作寘之○注疏通至塞也○正義曰說文疋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瀹瀆也字同於雪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瀹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汝齊戒疏瀹其心澡雪精神文瀹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仍以爲疏耳播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疏瀹爲二又播爲九瀹皆皆分疏瀹亦皆分也開通亦分義趙氏上以治釋瀹此以治釋排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推皆推而退去之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南溢故塞其南以拒之壅卽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蓋指高堰與且說者疑淮泗不入江乃汝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汝漢並稱爲決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汝淮並不知汝邪審細推之有精義蓋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濄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歸於壽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東之不使其流淤漫於寶應射陽之閒推抵乃壅陸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汝潁諸水之入於淮之俾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濺於江矣

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所決者淮實決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潁濄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卽入淮之汝不可云決淮汝致與下句者複故云決汝漢是時漢在安豐之閒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汝水至汝寧鳳陽之閒汝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卽汝決而汝入淮之勢滅矣又東則潁水自潁上縣入淮沙水濄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滅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潁沙濄等水入淮之勢又減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盛盛不決之入江轉瀆陳入江之路排之使仍由安東注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異可解於孟子稱決汝漢可以考見書時之地勢益知杜預壽元凱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淮之勢也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明淮決於六安安豐閒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精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異而爲地理之學者尙不能識之況孟子乎○注書曰至弗子○正義曰皐陶謨文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注】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疏】

注棄爲后稷也○正義曰尙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棄爲后稷也○注樹種藝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蓮蓤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植也毛詩齊風蓺麻如之何傳云蓺樹也說文丮部云蓺種也木部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蓺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眞言論云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幷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宜黍稷冀州宜黍稷三種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稻麥五種黍稷菽麥稻鄭氏所本也程氏瑤田九穀攷云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三種及黍穄稷不辨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備穀之得時及太歲所値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較然不可相冒及驀鄭氏說稷粱粢收黍稷不過足正諸家之謬致粱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稷禾禾米皆黍稷稻粱言之以從穀連稟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類件繫有足相包者易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稟言禾者穀以禾爲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

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粱鄭粱矣史記索隱大戴三蒼云粱中好粟其體也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黄粱是粱者白粱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粱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稷粱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顯與禮經相畔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粱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稻而一之舉粱稱逸稷舉稷又逸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相無也而穀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虔成氏之職之卑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从司農說餘黍稷粱麥苽蓋據食醫會膳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粱者據食醫六穀有粱而入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據六穀意爲增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據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穀不據月令者以本經佗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據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類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辨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秫菽麥稻推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逸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菰有粱而王逸則以粱爲菰米之芙稱是亦有稷無粱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粱也是爲有粱無稷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爲諸經之左體矣其秶稷云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秶重文秫稷之黏者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稷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書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致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麥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閒粱而秋重稷也見粗之饔云豐年之時雜賤者雜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其秶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黍穄也穄穈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粘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䬣粥之屬故宜蓋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粢偁黍也不黏者有穈與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穈穄互釋稷齋互釋其爲二物甚明程氏攷九穀精確不移見業通藝錄中略錄其粱稷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攷不具錄〇注五穀所以養人也〇正義曰說文𠫓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是育即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教也。

【疏】人之有道至有信〇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使契爲司徒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曰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陰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則不失當其閒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即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棄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職者實有得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契所教人倫在尙書書傳極是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愼徽五典傳云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儒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關入一字孟子所言必職國相傳以別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備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賓晏晏辭十禮是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事四紀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也按史記集鄭引鄭氏注堯與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與五教也蓋獻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云五品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與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即爲尚書義民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輔篇言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敎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敦懞以固妻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言六逆大順則省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碏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倫敘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壅變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儀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爲知非石碏之倫例孟子深於詩書所目五教宜得其真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一倫衡閒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據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人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者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舉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郎人也白虎通封公徒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衆也重民衆趙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教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彖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倫猶類也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事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臣朋友對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兄象傳言朋友據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責信也是爲契之所敎則五敎之中不得傳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矣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疏】放勳曰○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曰音勳或作曰誤也按趙注云云憲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曰讀文此曰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異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横取此勞之來之以下寬入衍書數數五敎在寬之後宴甚按孔本作放勳日與音義同倪本俱作曰作日是也言旣命益爲稷契而不自巳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巳也又從而振謂之日字與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有暇夫而暇稱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勳堯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

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云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恆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世本史臣贊舜之德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旣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炎帝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其號如斷潛夫論五德志皆國號而係以氏以其氏云以軒轅之放勳之爲號夫堯典稱舜允子朱稱鯀皆名云有鰥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實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號謚號是也○注遭水至浩也○正義曰王氏禮放勳日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賞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勅勞也勅勞也爾雅勞來勸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云來勤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皆謂勤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勞之來之亦謂勞人之勸民也又云輯整也吳與整通說文輯事民也字通作匡考工記輪人則輪雖斂不匡鄭衆注云匡杠也杠亦匡也說文云歡皮之橐可以東杠民相建者是也管子輕重甲篇弓弩多匡榦者杠輔之匡故正杠杠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實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正也廣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放勳不懼其勸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關其蒙而復歸於善爲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勸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勸民之迹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杠而直之使自得之孟氏所本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賦窮卹乏絕貫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傳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傳猶恩也論語憲問篇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也又從而振教其羸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述放勳勸民之事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堯號也廖本考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佚邪侈宋本恐作怨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注】重喻陳相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疏】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言之故於舜所得賢聖之臣皋陶皋陶也○注農夫以不易治爲己憂○正義曰毛詩甫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稱易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注】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

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引孔子之言見論語泰伯篇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遠遊貌揚揚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威故趙氏以威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奇兼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與與之益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益於人也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孟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心哉蓋惟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屏棄一切無所用心蓋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修己以敬曰使民不倦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爲敬何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逸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疏而心以聯之則密非運以心聯以心不能無爲而治卽不能民無能名亦卽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致以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也用心卽勞心勞心如此何能勞力以躬耕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注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謂效法夷蠻之道閩監毛三本作同其道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師死而遂倍之○正義曰音義出倍之云丁云義當作倍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注亦云背倍也倍背倍三字通借字見禮記坊記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

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注任擔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生民篇云是任是負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事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任載也按歸人懷子爲任子也禮記樂記注云孚任也鄭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嗁哭極音絕亦謂之嗁平原謂嗁極無聲謂之唴哴哭極音絕嗁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於冢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揚子法言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墓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閟頌箋稼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予貫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己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陽日出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陽某氏傳云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陽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陽周正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書日中最能乾物文選注引綦母邃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詁杲杲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儒然白

曾書與杲同字又作皜重言之則曰皜皜又云杲之言皎皎也說文杲明也衛風伯兮篇杲杲出日管子內業篇云杲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尚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杲相近毛氏奇齡四書索解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屑名故夫子稱文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為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衹以不為物汙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相同蓋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為期注云皓與顥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皜皜卽是顥顥爾雅釋天云夏為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尚卽上也不可尚卽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池沼可濯也不能及江漢之濯也同一火燔燎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江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盡也其如天之皜皜不可上矣此曾子之推崇比擬尤逾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為潔白則非矣〇注放聖至席乎〇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進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校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於作放音義出賈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注】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疏】注其舌至物者也〇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鵙伯勞也引詩在豳風七月篇第二章亦云七月鳴鵙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鵙始鳴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鴂則鳴鴂者百鷯也百鷯卽伯勞是鵙通作鴂故趙氏以鴂為博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鵙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卽博勞伯博一聲之轉也豳風鵙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時亦本是五月鳴鵙鄭氏謂豳地晚寒豳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為生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道德惡如鴃舌正以鴃惡陰氣而鳴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勞之舌非謂其聲之嘵嘵嘩躁也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許行楚人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釋蠻非謂其音之蠻與鴃舌同也南蠻不皆鴃舌鴃舌不必南蠻南蠻言其地鴃舌言其賊害也〇注與曾子至入深谷〇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接篇願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應訓篇子疏隊而暴之高誘注云疏分也以是遠之則異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行異於曾子之尊孔子而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鴃舌以上斥許行與曾子之心亦遠異也實下斥陳相爾雅釋言云幽深也故解幽谷為深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注】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疏】注詩魯至相也〇正義曰引詩在魯頌閟宮第三章毛傳云膺當也箋云懲艾也爾雅釋詁云膺當也毛氏讀膺為應故以當訓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敵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又處方篇荊令唐蔑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氏亦讀膺為應矣國策齊策云車轂擊注云擊相當是當與擊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膺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擊釋之也毛詩小雅沔水篇寧莫之懲傳云懲止也趙氏既釋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卽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為僖公與齊相擊義兵之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氏傳十三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霸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成周尤為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會在其中者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此說得之翟氏灝攷異云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事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末眾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執頌歲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傳之也五章六章邈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閒亦未嘗有錯孟子所引此文皆確指為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說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類是指許行故云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反悅者惠上方且之詞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注】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誑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

賈故曰無二賈者也【疏】注可使市無二賈〇正義曰禮記王制賈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云無二賈也閩監毛三本賈作價〇注不相偽誑〇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偽詐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偽喜者與亦云偽詐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愉而不偽高誘注云偽虛詐也詐誕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氏此注以誕釋偽閩監毛本作偽許義同十行本作為詐為即偽也〇注不相欺愚小也〇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〇注大小謂尺寸〇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注】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疏】注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〇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即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並稱故趙氏以性釋情長短輕重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〇注蓰五倍也什十倍也〇正義曰音義出倍蓰云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蓰音屣山綺切史記作倍徙蹝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蓰按倍為半倍而益者即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為六得六而三為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為倍主益數則原數為半故云半倍而益之蓰字說文所無竹下徙說文訓簁箄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簁說文竹器可以取麤去細簁亦通徙也徙通灑故亦作灑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弦相麗則離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為二十五弦而為灑以其數五五而稱灑故凡五倍即通稱為灑灑通蓰又通於徙蓰則傳寫之譌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為什管子立政篇又云十家為什由一夫一家數之皆十倍也〇注譬若和氏至同哉〇正義曰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值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〇注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〇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故以爭釋亂〇注巨粗屨也小細屨也〇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已矣高誘注云巨物略也物同粗即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而袍鼓為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雄傳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疑是精粗之體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粗猶謂之大小巨為大即為麤也小為精即為細也粗疏易成細巧

功密此物情之迥異許子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治國家以情不以形此堯舜所以用心而通變神化也豈特一屨之微哉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也【疏】神農務本〇正義曰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〇不理萬情謂之敦樸〇正義曰萬考文古本作万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兮其若樸趙氏所本也考文引足利本作準樸教通純純亦通淳也〇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〇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即所為同之君臣也誖亂上下之敘故以上下之敘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疏】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〇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六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皆墨翟弟子我子為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𪏭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因鳩亦見韓非子馬氏驌繹史云田鳩蓋即田俅子論衡墨家之役纏子皆所謂墨者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疏】夷子不來〇正義曰趙氏以夷子不來是記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

葬者又可歸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注】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〇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猶存其言云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畊之畝則止矣此以薄為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飾葬亦為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汪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為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為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遣奠人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為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禹而自為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為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為節葬之法則譏墨子自製者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〇然而夷子葬其親厚〇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通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為以所賤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為得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注】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疏】注若安赤子〇正義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毛詩魏風他人是保傳云保安也故以安釋保〇注之以為至始耳〇正義曰毛詩豳風鴟鴞篇云恩斯勤斯傳云恩愛也是愛即恩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士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二字義同有階級即有次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謚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恩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即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即愛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疏】赤子至罪也〇正義曰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赤子無知或繈陷於死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稱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罪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〇注親愛也〇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為愛猶愛之為仁也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刑罰不必為吾之親近始保教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為吾兄之子始保教之故云若若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蓋赤子唯保教其將入井愚民惟保救其將犯刑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以鄰里有喪非不助之殯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為不達人情孔本韓本亦愛救之作驚救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注】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疏】注上世未制禮之時〇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劉氏瀟考異云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藁埋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〇注壑路至中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阬阬虛也注云壑谿壑也阬阬謂阬壑也阬即坑字禮記郊特牲水歸其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釋壑而云路旁者以下云他日過之過則偶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委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注】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疏】狐狸食之〇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狸作貍案詩取彼狐貍釋文唐石經皆作貍〇蠅蚋姑〇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蠅音蚋云韓本或作蜹蜹也丁云蜹未詳所出或以蜹與蜮同謂蜉蝣也音由又一說云蜹姑即螻姑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姑螻姑也南人謂之地穀穀讀為狗北人讀之喇喇姑亦曰螻狗初生嘯土中食穀種最在濕蟆蠡賊先東俗每於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謄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書者音義一說納或作蝃一說蛡姑即螻姑也則似以納姑為一物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篇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螻蟈鳴即此物也蟈與姑聲相亂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螻姑疊韻字聲轉為螻蜮倒言之則為姑螻方言螻蟈謂之螻姑或謂之蟓蛞南楚謂之杜狗或謂姑螻今人謂此蟲為土狗即杜狗也順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螻姑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為螻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高誘注云螻螻蛄也慎小篇云巨防容螻注云陽有

孔穴容螻姑也或又謂之螻姑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姑會籍謂之螻姑孟子音義蚋豬本或作螻一說云螻姑即螻姑也螻與螻擊正相近矣螻姑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以一蟲字括之爲蠅爲蚋姑則二物爲蠅爲蚋爲姑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蚋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蟁阮氏元釋且云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嚏其腦故方言云盬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滕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盬同即咀也謂蠅與蚋同咀嘬之也○注嘬攢共食之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毋嘬炙注云嘬謂一舉盡臠盡歠食之餘諸蟲又盡之也趙氏謂攢共食之者嘬從最隱公元年公羊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會聚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趙氏讀嘬爲聚故以攢共解之○注顙額至出於額○正義曰方言云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額即顙也考工記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注云疵讀爲其額有疵之疵實氏疏云俗人謂額額之上有疵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疵病也是孟子本有作疵者其額有疵謂頭額病猶云疾首也趙氏本作泚毛詩邶風新臺有泚傳云泚鮮明貌說文作泚而訓泚爲清蓋額色鮮明必爲汗瀆故以爲汗出泚泚然說文心部云悲愧也人愧則汗出於額故以爲意然以爲意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泚宜爲疵之借耳○注蓋以至取土者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梠臿也從木目聲一曰從土輂齊人語也梩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疏云梩或解作臿或解作鍬鍬臿亦不殊孟子蘽梩反蘽梩而掩之趙曰蘽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蘽即樏之假借可以舁土者梩同梠可以臿地揠土者一曰從土輂此別一義謂梠即樏孫奭孟子音義云梩土轝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屬謂之蘽郭注云皆古鍪鍤字管子度地篇云籠臿版築各什六實箕云坐而據蕢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籠蕢即蘽臿插即梩故云籠臿之屬○注而掩之實是其道○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誠實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注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失意則悵悵故以爲猶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己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憮憂也韓鄭曰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閔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爲歎不可同尋之言此夷之閒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是夷子憮然四字絕句爲閒二字絕句謂不動聲色者頃久也後漢書文苑禰衡傳云衡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選見之閑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蓋是時劉表必正稱譽歡笑衡突將章奏毀擲地表乃寂然不動擲其心以爲此時所以不動者爲駭之也蔡邕傳邕在陳留其鄉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此憮然亦謂衆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激厲融云嘗收書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人事與己所期所見不同往往靜默不動驟難既久有以見其說之非則夫子之辨沮溺是也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之從孟子是也亦自觀闕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疑而莫抉如劉表之於禰衡陳留賓客之於蔡邕是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爲閒者有頃之閒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閒高誘注云閒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留止閒曰高誘注云閒須臾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閒不言而出釋文云閒少時也○注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正義曰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疏】墨子元同質而違中○正義曰墨子有尚同三篇同即無差等之謂也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道洪化隆世篤元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天也道也此元同謂道同也太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偏循質猶儉也違中故不可偏從也

孟子正義十一

江都焦循著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疏】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隸釋載鄭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尋用孟子而以尋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緩採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乎○正義曰集金廣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陝少陝少卿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輕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鄭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輿異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疏】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緼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緼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言甚身無復見夫子子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識予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其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卽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顧虞師氏之富圖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嫌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捐之故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爲要離姦致之貌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疏】則枉至爲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卽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疏】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朔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蓋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逸馳騖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托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車賤賤與下良對故稱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倨野非國工也以師稱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注】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疏】注掌主也○周禮天官凌人注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謂王良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疏】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腸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illegible]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獸也不言自左䯚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前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收以奉宗廟因蒐戎事刈草爲防殿而射之不趣禽不境遇不捷草越防不逾題禽題迎禽而射之境遇謂旁射也境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正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抵獲並與題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貝僖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如穀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詭我云或作範氏範氏古之善御者詭古與範通詭或作範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誤也趙氏御詭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範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辨蓋發射範氏施御致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帝使範氏御之以行程曉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詭我馳驅逢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範氏旋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範氏卽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範氏趙之御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詭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範氏可知又云致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範氏也範氏指馭所云之範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馴爲範氏驂騑容步中儀豈效詭遇子範騁趣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範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靜壹若作範氏則云我爲之範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範氏賦以範氏儗由基範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卽使誠有異本孟子作範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說轄也不彼御故有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義作範氏非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

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疏】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踐躐獲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誠卽今五臟字但張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貫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破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發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摜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卽毋之隸變傳卽謂貫字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喩陳代云御者尚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疏】注御者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恥也閩監毛三本作羞恥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疏】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疏】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孜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孜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有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比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卽指此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疏】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爲首周氏廣

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與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巳為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即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樂嗣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為大良造時陰晉猶為魏衍為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巳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為犀首之官在秦為大良造之官鮑氏云號為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黨攀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為一人繕以官辯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即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為此官復遂以為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是適以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辯正云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强秦者也所以辭秦魏之交致義與之韓者縱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即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為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稱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為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為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衡正破從為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魏氏循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實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巳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乃趙氏以儀為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江氏永群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辭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醮辭字辭冠後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餘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送以為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時禮多主大綱不贅及拘拘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曾春而衛昏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送不止於階奠戒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事至門送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諸母不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兩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燕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痤婉是順之義為婉當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為正也不論義之當從也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為正非以義為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輔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為就者以孟子斥順為妾婦故易順為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閒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為順者也惟以無違為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有古今之不同經聖實發明之文王業易以利為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為利己於是以放利而行為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為利易以坤為順孔子贊易履以順言其時以順為正若為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為順故孟子斥為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妾道猶臣道妾之順夫亦當歸婦有以綱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膝之流徒以取容為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大丈夫矣【疏】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為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卽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嘗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為男子則在八卦為乾易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閨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屬乎妻婦之使以柔順為道故為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為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為天下之大道而奈何獨據而效妾婦為也下數句卽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卽為政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為政則以此

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右樂篇云有正有經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卽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疏】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禮記有禮運篇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疏】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魏惠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聞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疏】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贄云義質贄同白虎通瑞贄篇云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贄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昀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感秋冬氣變感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節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劇也惶惶卽皇皇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疏】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盛爲黍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裸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事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齍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春官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齍卽粢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器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粢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稷稻粱爲齍實亦統名粢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舂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齍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饎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然則齍盛可互稱也饎師注云粢稷也穀者饎爲是以今名齍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齍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粢粢齍盛毛傳云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齍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繅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即郊事也是衣服即祭服也○注不成至辭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曰腯肥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說也桓公六年左傳云晉牲牷肥腯又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備牲而云不成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為實則成之義亦為實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即不實但五穀之不實謂其不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腯故又申之以肥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肥腯為充盛也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為不備腯也文選羽獵賦云帝將惟田於靈之圃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惟辭也○注牲必特殺故曰殺○正義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為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為諸侯卿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各篇少牢禮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刲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注云側殺殺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注皿所以覆器者也○正義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讀汲古閣本飯作飲誤孟子牲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讀皿為猥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音冥孟同為一部孟津亦曰盟津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藏也皿冥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覆無關禮制乎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幎即冪亦作冪冪亦與冪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鼏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扃鼏冪即鼏此覆鼎之冪也以其覆鼎故字作鼏鼎冪以茅為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鼏則亦無冪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冪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冪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冪即巾也以其冪物故亦謂之冪用布或用葛大射儀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綌冪鄉射禮尊綌冪燕禮公尊瓦大兩冪用綌若錫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此皆有冪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冪所以覆醢者也特牲禮籩巾以綌纁裏所以覆籩者也士昏禮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冪有司徹簠有蓋冪所以覆簋者也尊壺籩豆簠簋皆有冪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殺由此分殊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冪人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冪人彝冪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關矣實公盛鄉射禮疏凡用醴不見用冪實故也雖用酒亦無冪者從禮于賓也或以尊獻尊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皆禮尊于室故有冪尊于房戶外為膳御賤故無冪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尊也故鄉飲士昏賓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冪之有無分乎文質卿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篇質而無文則其無冪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冪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圜壺無冪亦足為庶人不用冪之一證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大夫陳於諸侯鄭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冪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幎字假借解之曰牲殺殺即所以用牲也曰器皿皿即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皿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

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又急仕也〔疏〕注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為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為無所附矣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疏〕媒妁之言○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如挹彼注茲欲其調適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疏〕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趙氏與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竊也閩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與語助也無意義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疏〕苟容干祿○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合苟容以持祿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注〕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乎〔疏〕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詩綿蠻傳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即

弟子所疑者不然從者徒步矣〇傳食於諸侯〇正義曰音義出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驛遽傳也成公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〇注泰甚也〇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憮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抗之修注云泰與汰同奢泰違文是泰亦奢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注】簞笥也非以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為泰乎【疏】注簞笥也〇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儀禮士冠禮云櫛實于簞注云簞笥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攷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疏】注周禮至其四〇正義曰見考工記〇注羨餘也〇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〇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即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疏】注悌順也〇正義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悌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為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〇注守先至俗者〇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道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為侍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蓋趙氏讀待為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疏】注此亦但志食也〇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三也字皆與歟邪同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注】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墁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疏】注孟子至為也〇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碎石也是毀瓦即破碎瓦也音義云墁張武安切云與鏝同阮氏元校勘記云讀必觳字讀書歟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滅則當云與墁同集韻鏝槾墁三字同也墁乃槾之俗翟氏灝攷異云趙氏以毀瓦畫墁四字為一義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鏝謂之杇說文木部云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槾杇也金部云鏝鐵杇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為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杇曰欲為智伯報仇杇謂塗廁之杇今本皆作杇謬甚刃其杇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墁杇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注云杇墁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杇人以時塓館宮室注云杇人塗者塓塗也杇墁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杇即謂之槾因而塗牆之人即謂之杇人塓即墁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蓋破碎瓦為一事即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畫地也畫地則復墁滅之別為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為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涂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杇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為無用也若劃為古文畫說文刀部云刉劃傷也劙刺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則讀新杇墁之牆而用錐刀劙劃之義亦通

曰否【注】彭更曰不食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言百功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疏】移風易俗〇正義曰語見孝經廣要道章又禮記樂記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疏】今將至伐之〇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為桀紂與萬章行王政之言迥別或出於齊楚惡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為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尚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答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

皆剔成夷與飾道已繼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愈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疏】湯居亳與葛爲鄰○正義曰漢書地里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也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穀熟西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殷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鄭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書五遷之二水經注濉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鄭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爲鄭惟言湯曾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鄭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販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涂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以邵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嘗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閒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耳謂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秦徐江黃鄭甚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尚存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疏】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往云童子未成人詩芃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實太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按趙氏用無狀爲葛伯罪當謂其醜惡無著狀也○注尙書至餉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誥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至其下引一征則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後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是仇爲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仇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者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疏】注爲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卽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適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卽書仇餉之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注載始至國也○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卽始也始卽載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孫注云取歲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爲句脫出古文尙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煬帝伐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爲載耳○注不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動變而止息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疏】注從有攸至賊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為逸書文矣詳繹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即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惟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商頌有截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餽之此有攸即有所有所即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即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即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綏厥士女謂士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訓解之耳音義出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阮氏元校勘記云說文匸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笭也儀禮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元居三纁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厥篚元纁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為纁赤合黑為元故元黃即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顯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即不惟惟臣亦念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疏】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此趙氏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尚書攷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太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為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採拾成篇然坊記引大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為古太誓矣馬融書敘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書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書得之蓋漢世儒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為三者乃遇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篇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疏】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正義曰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戴不勝宋臣【疏】注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按戴驩為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驩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戴不勝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為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潛邱劄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靚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

驗曾游宋而於康王無間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薛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疏】注咻之者讙也○正義曰音義出咻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囂召呼也今釋注意音讙爲便蓋字譌譁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讙是孔本盧本作嚾非嚾鄭今之諠譁字也玉篇音囂召呼也此語甚讙不得音囂音敫玉篇器部囂荒貫切呼也與喚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囂讙寫誤作音囂○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閻氏若璩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嶽即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市合從獄音蓋謂獄市乃齊闤闠之地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注】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疏】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疏】白沙至衆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即汙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喻注既引曾子曰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譌詩作涅注並引曾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枲中枲亦麻也扶即輔也

孟子正義十二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迹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泄柳閉門而不內○正義曰閩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注迫窄○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走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既來近迫我則可以見之窄卽笮字又通作迮爾雅釋言云迮迫也小爾雅廣詁云迮近也是迮通迫義亦爲近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疏】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論之座客皆四顧駭得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以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嘗時通稱大夫如邱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郰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郈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大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閒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數禮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餉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寃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餉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跪云酒肉曰但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禮之禮而然也全氏謂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寃誣妄矣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瞰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瞰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疏】注瞰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覷瞯視也玉篇廣韻並云覷視也集韻類篇覷又音時引廣雅覷視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與覷同闞與瞰字同字亦作瞯說文瞯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瞯或作瞰依說文則瞯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瞯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瞯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節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瞰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爲實事而先爲設辭豈得二字爲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直以貨之饋爲先而孔子之往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禮陞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是豚非大牲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疏】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正義曰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諂侯及鄭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文閒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脅肩竦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竦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累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微也蓋斂其肩肩爲卑諂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爲竦體者脅翕聳相近說文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竦起其肩蓋人低首爲恭敬則兩肩必竦起吳王劉濞列傳應高謂膠西王曰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鄒陽列傳公孫僑爲濟北王說梁王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絫足纏衿兩脅肩正言竦懼則脅肩正是竦鄒陽於脅肩絫足之閒加入低首二字尤爲明白列女傳魯義姑姊云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絫足無所履也此正以卑諂言謂難卑諂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爲起而徒以斂訓之閻氏依以譏趙氏未爲得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諂因人之意爲笑是爲諂笑笑非由中故是強也脅肩者故爲竦敬之狀也諂笑者強爲媚悅之顏也○注病極至之勤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淸則耳谿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勳篇云親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憎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紛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楚辭離騷篇云畦留夷與揭車兮是畦爲菜圃之埒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治畦是先鋤土爲行水之塍隴圃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敘漢陰丈人方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日浸百畦是其事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則直故曰非由所知也■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彖傳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爲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挴或曰懸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懸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聲音近古通也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即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可知謂志可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矙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語○赧然至畦也○足利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撟虔鄭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罪重於故○正義曰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攴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即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字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好辯至辯爭○正義曰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淮南子俶真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鈃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得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注埤下至處之○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堯時洪水氾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寢橧邵氏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豕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橧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接此蓐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闌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卑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爲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壘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即鄭所云累土穴數隄防即趙所云鑿岸按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凡市闠軍壘周市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營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即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注尚書至大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洚水即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洪水洚水也从水共聲洚水不遵道堯典皋陶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洚許以洚釋洪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

道訓云鴻濛鴻洞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洪通鴻洞即降洞馬融長笛賦云鴻洞坑谷李善注云鴻洞相通也洚胡貫切洚洞亦即降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注菹澤至消盡○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育水草之處也左思魏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蓁毋蓬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即王制之沮蓁毋蓬作趙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蒩菹鄭菹字[illegible]爲菹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林部云㳅水行也重文流越絕書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行即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與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疏】注暴亂也亂君更與○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虐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干寶注云卒暴之客爲奸寇也故下暴行趙氏又以暴寇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作邪僞之說○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贏優而足恃薛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辯而不當理則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僞僞○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人陷於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爲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沛之草亦生於水此劉熙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斷以草木爲沛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往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疏】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鄣周公所誅鄣國在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篇作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奄鄣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絫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奄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申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即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祝鮀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迸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縣城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鄣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迸散在魯之說商風四國是皐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戮即殺也史記非其實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逃網寬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世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飾解而蠹甫鑑云河東堯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灝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犛十有二熊羆麋麈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憝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有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疑也總氏佑湿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畢熊楚之先盈鄣嬴飛廉同出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一句不得既爲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爲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遽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讀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

譜僞亦明注再敷三敷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謂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紂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大之國豈有旣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者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舉確有出於事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爲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遷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誠矣奄雖特伐實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叛祿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注書尚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纘也豳風載纘武功傳云纘繼也是承即纘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謨論說一如大禹皐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義爲開咸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旣消正道復者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成以正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且丕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讚矣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爲大失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世衰至秋乎○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紀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惡封建之世多有此禍將夫子以前聞載總不傳耳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隨類將不利於君愆飾君之惡發己之功進作語言輕戒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逆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旣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鄭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歸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衞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閟之事起而譁讒譏譏作以爲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故且宋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弒道故不書弒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春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竊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四方亂獄其大於弒君天王先命罸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執爲首執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國不服大司屬以九伐之法賊正之賊殺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諸士亦失其官故君子於宋晉弒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實予著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會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顯往朝齊晉及楚而鷄命謂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弒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則弒子亦者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爲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逮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實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逮而書之者也據經累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春桓非其人爲以成之責予之曰以成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名而反取賂爲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衞州吁弒其君衞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爲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所弒君晉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難死難之臣也弒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事國者晉之事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趙盾弒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狐失其官夫董史失其官局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發御至之伐仍不能捄其忠難或擇欒書之矣仍不能捄其惡春秋數稱欒書帥師一數鄭一僕蔡一伐鄭明事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殺榮謂弒君賤者竊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竊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毋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鑿稱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雖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弒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遂而書者與魯慶父弒閔公宋萬弒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途則其榮盜也亦宜傳稱文之猾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鐵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弒之罪雖款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捄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

之說一譏似孔子憲中刪設一天子盡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沒宋以後又會爾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書時之天子暨其怨既忽異其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書一卷可稱爲書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貫譏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尙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僞依異文滕辭讙子乃時王所臨聖人必無既能天子升降諸侯之理大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過獲麟因而春之非感麟而作歸亦非德經而至其後又述春秋己酉歸州生歸二事觀見之讖圖有緯讖之時有所無俱無屬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超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爲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號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說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畫當以素王爲古皇之稱繼被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其矣鄭杜所請非通論而孔亦引家歸齊太史子餘數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盡因此而歸遂韜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歸明爲素臣又未知雖所說鳴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言之者也若彼遺祖庭廣記者復有永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業篇處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辯注云恣放也說文心部云恣縱也列子貴帝爲云横心之所念辭文云横放縱也是放恣處士横議注云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横音胡孟反又貫山卸言横也漢書異能諸儀王者云既稱帝處周之敗以爲起於儒至言云夫布衣事帝之士僞身於內成名於外往云言貴賤之人也布衣之士卸不仕家爵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我心無足而伴謂欲者也處僞險僞而辯高言辯聰者也以不俗爲俗義縱而政者者也士者子之所不能爲注云辭縱謂辭於俗而於縱政者亦謂謂是自行而豈毀於人按辭懷政者卸横議也救氏玉義說文解字注云高者謹也謹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情議至於時言出入風議高子言處士横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横則背故致之不議者横横政行之不順者爲横行則横之不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殺於戮衆定父無者仍與禽獸等夫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害所以異於禽獸無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注言仁至食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之說滿於天下則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爲邪說所擯故爲充塞仁義也但知爲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獸食人因而民亦但知爲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似率指諸侯放恣爲楊氏爲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倡其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爲故其禍與楊等害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深斥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小心齋謂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爲墨所壞曰聖人隨時順患無可爲可事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何如慈寡聖人觀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身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如淸淨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身所害撓故曰惡紫害朱惡鄭奪雅世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亂雅不如鄭之淆也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乃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即一陰一陽也道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即此帝王相傳之道載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即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可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注閑習至距之○正義曰閑習爾雅釋詁文此字或刪防或制法然非精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既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乃能防之防之未習六經空懸心臆而彼附以爲先聖此日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爲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楊墨稱天下國家陰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卽構習六經不恣懸心恪也綸氏閑閑爲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傷不倦注云經放也剛檀害正去其經憲與其奇衰之民注云淫放理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爲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淫之淫成一無父無君之審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篇負出距之貌高誘注云距違也拒守之拒是也距拒楊墨以滌其原於是放距爲依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抗宜公元年穀梁傳云放屏也說文攴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校也盡不當舜之放羅先屏之遠方投界豺虎深絕之也詩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與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注說與上篇同○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僞殊也彼猶詖淫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窮

而心之蔽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懲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懲依遂自以爲是違作語言其黜者以心爭心則楊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之言其蝕者以心鑿心則楊有歸楊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楊似墨者又有歸似楊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即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述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懲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擇接古昔附會聖實而已淪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害矣述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懲而非妄作今不述先聖之道而懲諸心則措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黜者傳之述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爲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於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即先王之道也學即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楊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楊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言指此辨楊墨之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疏】注抑治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即道河道江道漢道淮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達辨是抑即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亦即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楊倞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此容之義謂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攜窮者昧攜窮即是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兼昧云兼謂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據其實以示於前而使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其篡弒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言於坤卦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顧氏說未甚當若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蔽之則有所恃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弒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弒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弒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漸視爲固然而世莫以爲怪以爲不可弒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即伏誅即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數泰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佐成王一聞方孝孺事敬等篡奪之言送怒而磔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即其懼也伏羲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弒父與君之爲亂臣賊子自孔子作春秋而人盡知之猶亂臣賊子夫人能書之何待孔子得毋曰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羲嘗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羲定人道之後不能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爲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誅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逼大塞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從徐徐實其不審諦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賊治已亂還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辨言之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疏】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孟夏篇云與天下之賢者爲徒高誘注並云徒黨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楊子法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進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闢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發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氾論訓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躓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疏】禹稷駢躓○正義曰音義云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躓乃蹎躓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爲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自然

篇稱胼胝史記李斯傳稱禹手足胼胝毛見禮部增韻引趙注作胼蹠韻會先韻胼少注云胼胝皮堅也減作胼通作胼引孟注爲趙文韻胝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胼也或作胝亦作蹠其下亦引孟注一似胼胼蹠胝之字初無異義然說文但有胼字無跰字胝訓爲胝謂繭胝也竹尼切蹠訓爲跋引詩載跋其尾言黑蹠也跰利切則其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顏色黧黑寢氣不通足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尚書大傳云禹其跛其跛者謂也所謂不相過者蹶梁昭二十年傳據云兩足不能相過者謂之蓋跛足之疏衛謂之蹶陸德明釋文有劉兆云蓋述併也跣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繁如見繁許也據此則耕蹟正言手足不仁非直董韻明矣蓋耕是攣局不分與左傳耕書莊子耕指一倒列子楊朱篇爲身體偏枯手足胼胝作作耕其權權也蹟謂攣蹶稱行列說待篇其行足蹟株焦貫正易林擁戴差蹟人傳高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耕字云併也猶不失其本自字書臏訣右足又敗蹟末起失利後市皆此義其以耕蹟爲耕胝乃後不審本末輕云相通去之遠矣稷耕躬無可考蓋因禹及之猶論緇爲穫納稼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周公仲思○正義曰音義云按字書仲如仲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故書云仲尼皇皇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文子自然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無席不暇煖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始顛倒其語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趙雖稍後於班固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楊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炊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鄙墨觀之謂去齊接淅又孔子實事故趙氏以此證其亦是耳其改黔爲汙蓋以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疏】注匡章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仕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問樂正稱爲者謙也宜居更有署章與惠王及惠施問答殆從遊於梁者敬問氏若據鄭地又續云戰國策齊實王與章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以子字當時參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章人稱爲章子文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莊子盜跖篇云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據此事見孟子是匡子爲章名○注陳仲子至餓也○正義曰陳仲子見於戰國策齊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

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周氏柄中辨正云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悉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齊考何妨是時尚在況云其事民而出於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田仲即陳仲不恃人而食所謂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云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以仲子爲孟子弟子未詳所出趙氏所不用也○注螬蟲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方言云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蠀或謂之蜷蠾或謂之蝖蝎梁益之閒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閒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說文蚰部云蠹木中蟲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蠐食李郎李木中蠹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糟者齊俗名之如酒糟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糟疑螬字之譌說文作蠹齊蠹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糟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螬也按淮南子氾論訓精矛無舉高誘注云精領如蠐螬之螬螬糟國可假借而螬與糟通皆與螬爲聲之轉呼爲螬螬呼則畢爲螬以爲齊俗名之非也又文選發揚賦韓詩注引孟子章句云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下引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此注與趙氏略同而章句則以實李連李字在螬字上是時仲子匍匐而往則必李實之墜於地者然文選注引孟子每有增減未可爲據蓋古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亦恆顛倒明之故孟子實李原在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有李指李實不指李樹也爾雅釋言云將實也謂匍匐而往井上實此李實食之說文口部云咽嚥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嚥嚥物也嚥鄭咽食物下於咽嚥故鄭讀之嚥三咽者不及細嚼也井上之李實非一時取此螬食者是目盲不知擇也夫螬食之餘匍匐就食極形仲子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爲可尚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注】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疏】注巨擘至也○正義曰曾氏之升錄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鉅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擘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實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實矢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闕闕傳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闕闕所傳是足故下云取其一屨而實誤以解手之中指非非也無名指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襦三注極猶放也所以

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覺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敖氏繼公謂凡抉矢有抉一矢者有抉四矢五矢者寡則抉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抉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食禮挂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敖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蚓蚯蚓至蚓也○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邱螾單名之則為蚓為螾荀子勸學篇云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即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蟲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讚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螾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故趙氏言無心無儀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晞土晞乃日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即塵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槁壤至潔而無汙充其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注】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耶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疏】仲子至知也○正義曰蚓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蚓則所居所食必伯夷所築所樹乃可若為盜跖所築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決其為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之食之是不能知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注】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纑曰纑故曰辟纑【疏】注緝績至辟纑○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麻蓋之總名也當云治麻枲之總名下文云林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纑云皆云緝績其麻曰辟辟音劈合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即績也糸部云纑布縷也劉熙孟子注云湅絲曰纑湅絲謂取所緝之纑湅治之也湅者湅也湅者纑也汏諸灑激之也已湅曰纑未湅曰纂廣雅曰纂綃也綃是生絲未湅之纑如生絲然故曰綃也知成國謂已湅曰纑絲音布纑者以別乎絲纑也績之而成纑可以為布是曰纑禮經纑分別若干升以為纂細五服之纑不同也趙岐曰湅麻曰纑麻即纂未湅治纑也然曰湅治之乃曰纑蓋纑有不湅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纑皆不湅總衰之纑則湅之若吉服之纑則無不湅者不湅者曰纂湅者曰纑統呼曰纑為纑按說文糸部云緝績也績緝也二字轉注趙氏絲纑相疊者劉氏廣纂孟子古注考云緝即績也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蓋二字亦有別廣雅釋詁云緝光也績纑也先以爪劃而分則辟也纑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纑處以兩手摩挲之使不散則緝也故劉熙作纑續其麻纑續即纑續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疏】注兄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引孟子云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兄字是為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為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懸按蓋既為王驩邑不當又為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戴是李氏戴蓋之錯未為無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柞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處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涌與合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瀛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是針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注】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為乎鶃鶃鵝鳴聲【疏】注頻顣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己頻顣云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云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蹙也王弼注云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憯嚬蹙而含悴憯悴即不樂不樂即不悅也說文云頻水涯人所賓附顰戚不前而止又顰涉水顰戚也从頻卑聲頻為顰省戚為顣省也文選弔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嚬瘁注云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顣憂貌也此孟子蓋注文傳寫譌誤不詳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即解已頻顣曰而下又申明頻為頻眉顣為蹙顣顣即頻莊子至樂篇云顣顣深顣蹙頻嚬鄭頻字之假借蹙顣連文則深頻指頻眉可知乃通俗又云蹙頻為蹙虞翻因以頻為頻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己當作已已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聞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輾轉仲子也已頻顣亦不成文從己字說初見其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鶃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為怪獨仲子一己以為不是也用一己字正見其孤矯非人情克己復禮為仁正克此已耳○注鶃鶃鵝鳴聲○正義曰音義出鶃鶃云丁五歷切鶃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鶃則為說文六鶃字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疏】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子篇述此文作出而吐之以吐代哇是哇即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蕢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可不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具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過之矣乎情之論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毋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納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褻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竊鼠乃公尤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蜀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荀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母不可爲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辭未嘗寬絕褻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薄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萬褻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弃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日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疏】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揚清激濁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事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長也古人不重耿介如此

孟子正義卷十三

孟子正義卷十四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疏】

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察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邾人呼邾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旣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晝地之高下眡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水地以縣爲規而後書則目爲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旣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待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離婁耳雖聰如師曠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憑明人精學至徒以心覺爲聰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强者持其理以顛世識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惻怛之情錯者悖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情實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真邪說惑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歸其詩禮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大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述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使但憑心覺者真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釋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疏】

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云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嘗時有此號也周氏柄中辨正云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輸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推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築府云公輸與魯般奧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謹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入正書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耳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疏】

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襄公十八年左傳云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此其聽至聰之事也○注六律至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大蔟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綱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倫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樂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

律以統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為次六律首黃鐘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大蔟終黃鐘也國語周語王問冷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鐘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漢書律曆志引尚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詠李氏光地謂即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鼐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變仍名之為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音既七律何以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為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為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為夷則所以生夾鐘也羽宮之間有律為夾鐘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為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聲七猶以六律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此即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為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為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為樂其器雖十餘種而絃音所應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參差又各不同故必案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竊綴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為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推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故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離卦象火其音徵蓋猶絲之屬於卦為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尚徵也夫審聲音無論其數之全分定為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為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為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間又平分為二分之度是即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為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為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為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即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為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為主故曰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為百有八為徵乃此故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為七十二是為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為九十六是為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為六十四是為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故起於下徵即白虎通絃音尚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為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為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為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起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

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互相為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皆聲之法聲調為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稱之於古大律五聲八音聲自虞書而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語而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旋宮之義所自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雖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即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為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絃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為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為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為聲調自為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各為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絃度以絃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為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為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為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為主而宮又自為宮調又自為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為一調之首即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起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淆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為六音亦與羽首音淆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音以和平為正以六律正五音即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二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鐘之長九十黍為分寸尺丈引曰度以較匏竹之音黃鐘之容千二百黍為合合升斗斛曰量以較土樂之音黃鐘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為銖兩斤鈞石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以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彙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最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為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衆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鐘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群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故無陰陽為律黃鐘為陽律之本在管為備內聲在琴為第一絃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為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為二陽第二律大蔟實為三陽第三律夾鐘卯為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為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為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陰為呂蕤賓為陰呂之本在管為極上孔在琴為第七弦聲氣至輕至高大陽一陰屬午為第一呂下降林鐘未為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為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為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為五陰第五呂應鐘亥為六陰

第大呂陰陽各六管自備內聲上升至第五孔為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為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過至第六弦為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遇至第二絃為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為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弦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為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為七均循環消長共為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為六律錯綜則為七均七均合為一調若更循一聲便不合管孔琴弦管只有七孔琴只有七弦不能分為方圍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辭十二律錯綜為七均以五音來往為循環方能被於管弦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為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為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為七均不分陰陽各為六律而運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鍾為律本而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五音不數六律乃以應鍾為變宮變宮猶不數七均乃以蕤賓為變徵變宮變徵雖數七均而十二律中猶盧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遍臨五律以數其數致有高低專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倒猶如不用枝惟用幹不以子午月為二至卯酉月為二分惟悉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況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數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為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後儒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為律本以六律參差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錯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為羽角宮商徵自輕至重為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為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為五位以蕤賓為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為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為土屬第四律二商為金屬第五律三角為木屬第三律四徵為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弦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為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弦與第七律聲實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歲書五音亦惟依高低自秦至書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元定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註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為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弦今之管弦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三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為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為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為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三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為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弦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大蔟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參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聲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徵踵歸賴之聯亦未必為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之說凌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為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為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為角又可為宮大蔟為徵又可為角姑洗為羽又可為徵是與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首不雅馴故假借律絲飾之其首曰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所謂林鍾者即徵聲也黃鍾者即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為合字者乃用宮聲為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為宮則亦疑徵聲當為合字宮聲不當為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為宮聲為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為宮聲也蓋琴律一弦為黃鍾三弦為仲呂正宮謂一弦為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弦為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管以合字為宮上字為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即字譜高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為黃鍾之律則以為宮聲遇大簇之律則以為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為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為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為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為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為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為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意一鍾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下一徽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為角之疑而尚書周禮孟子諸書畢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啓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耳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異義後儒不遠深求其故遂沛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程氏瑤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業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致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注】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法也

【疏】注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又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藏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藏之主也雖或以心配土或以心配火而五藏實統以心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惻隱之心故白虎通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恩也任於恩即任於仁矣○注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譽注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偏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普於天下且或恩及此而害在彼況在甲而祖在乙此未智先王之道不足為後世法也○注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世字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注】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疏】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云惕然而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以法與無善心以施行法同一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既不行於無善心之人又不行於有善心之人孟子爲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道者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法無以爲通變神化之用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疏】注詩大至過也○正義曰詩在大雅假樂第二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出嘉樂則趙氏作嘉樂蓋毛三本作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趙氏注略同惟鄭以不愆不忘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事指出過字故以不愆爲不過差而不忘別爲屬下讀不可忘者因其遵舊法而無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爲遺失亦過也孟子言過豫誡愆忘遵用先王之法乃不愆不忘則詳審詩書專恃心覺者其愆忘可勝言哉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疏】注盡己至極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人道竭矣注云竭盡也說文系部云繼續也文選神女賦云不可勝贊注云勝盡也盡之言竭也竭之言極也若畢無待於規矩準繩則以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盡其力可繼其目力以爲方圓平直矣乃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目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臆成之而其用窮矣不可勝用猶云用之不窮聖人原非全恃規矩準繩而不竭目力然其通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準繩而耳目心思所竭乃能通變神化運用不窮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疏】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需卦彖傳云需須也須卽待也音必待律而正方圓平直必待規矩準繩而成仁心必待先王不忍人之政而覆天下可勿繼述之乎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疏】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招魂云皋蘭被徑兮王注云被覆也易繫辭傳九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被覆衣三字同義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衣被天下而天下皆被其澤是天下被其所覆衣之仁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既有仁心又能繼述先王之道民被其澤可知矣不忍人之政仁政也卽先王之道也以仁心行仁政而法行非徒法矣法行而心之仁乃行非徒善矣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有治人卽有此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道之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

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疏】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深與鄭異義因卽所云繼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疏】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純播用自播揚爲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不仁如下所云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疏】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賈誼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者接物之隊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通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爲法臣下遂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故以守職爲奉命也以揆度言爲術以施行言爲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工爲百工以度爲度量趙氏佑溫故錄云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蠹風俗也按毛詩周頌噫嘻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晉語夜徵百工尚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卽謂百官度謂法度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犯觸也是犯義卽觸義犯刑卽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觸義之所禁而妄爲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僞猶輕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是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疏】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為臣不學法度近時通解以下指民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之教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有塾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黨有庠五黨為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學使耕社稷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達閭胥比長所掌冀不敍之學道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操夫仕焉而已者為之大師小師民自新殺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學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浸淫漸靡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橫撓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不實亦雖於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隆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鄉存鄉校眷閭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繼於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遺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鄉大夫為之至於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罪闕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為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殊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連閭學校民皆不死而不疾視其上去從權理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學廢之不教於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為能洞於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疏】注詩大至正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板篇之第二章毛傳云蹶動也釋訓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詍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詍詍孟子毛傳皆曰泄泄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部又云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蓋四家之異也誻誻也誻誻語相及也誻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注誻誻多言也按蕩篇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亦以沓沓爲笑語孟子以言則非先王之道爲沓沓言則非先王之道卽生於其心而爲敎爲經爲邪爲道之言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諸先聖使以心覺心悟自以爲是一倡百和眞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爲無敢鄭氏以然泄泄為泄泄然無然泄泄即無泄泄然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疏】注人臣至君也○正義曰後漢書郅惲傳云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彊其君之所不能謂責難於君也彊勉也量彊其君之所不能即勉其君之所能也禮記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難為之事憚為之事也說文貝部云責求也定公元年穀梁傳云求者請也君所憚為臣請求之使君勉強為之何以責難於君即陳善閉邪是也君有邪心故憚於為善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外欲不入謂之閉閉乃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嫌直以觸之嫌拂以爭之言不可得而入邪究不可閉塞且激而成害矣故欲閉其邪惟婉陳其善道善道明則邪心自絕此所以為恭為敬白虎通諫諍篇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側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孔子取諷諫則指與陷所不取矣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疏】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國小字宋本作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疏】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為極通訓也人倫即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善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為人事之善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疏】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疏】注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遺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不爲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鑒紂猶紂之不能鑒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鑒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諡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名即諡也又云壅遏不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厲爲章其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注詩大雅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輈人云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注云鑑鏡也是鑒爲視亦爲鏡也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疏】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蓋孟子之學在於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疏】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令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爲失天下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疏】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行篇引曾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恭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疏】注恆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疏】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爲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元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經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儀云不顧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實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實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權厚世傳爲傑鄉里與或妄自尊大習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法才雖貴戚大姓爲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不仁如律所謂勢豪土豪爲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爲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爲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辭吾儒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慮懸柔圖懾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爲刻深傳樂得掊紳桒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饑欲臺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

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疏】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趙解讀沙云慕不可慕令注云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徧激也徧激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即是滿溢滿溢即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即不得罪於巨室而爲政不難矣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疏】涕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矣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送之以女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翟氏灝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爲不與通朝聘之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疏】注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即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師學效也推南子脩務訓以學建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即法度大國爲師即是以大國爲法度故量以師學法度明之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歸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

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殷之孫子衆多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獻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疏】注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第四章及第五章四章毛傳云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尙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行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殷數也注云傳物爲殷數與麗同屬禮夏官校人注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麗不億猶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傳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從乃鄭氏云善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辭也毛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敏爲疾才捷速正其捷也音義出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暢白以椈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疏】注詩大至敵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五章毛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若將刲之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熱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

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過之義前言改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則轉弱為強化小為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為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恉也危即菑也安之即利之也故趙氏於利其菑不復注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歌出孺子孔子所聞遇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為漁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譬乎宋蔡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鄭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稱黑並配水謂單舉沘配水皆屬辭之體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為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云鄭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即所謂又東為滄浪者也酈氏彊以千齡洲改為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甚鑿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即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即屈原遊江潭過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恩念楚都而托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樓此歌以為楚都之切證當乃云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尤為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為臨鄢方城而為牆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辭東門行上開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艷歌何嘗行上惡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蒼狼亦言其青色蒼浪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增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蔡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事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清斯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盛獨與大河相似盡承敘亦謂漢水至獨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安稱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濁乃智染下云自侮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人本可活由自作孼而不可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孼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為濁由善而惡也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自改為清由惡而善也清斯濯纓承上濁斯濯足起下尊而賤賤而尊皆自取矣○注孺子童子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孺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䵍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齧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子此小子自孔子呼之是孔子弟子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荀子議兵篇先伐雖先注云伐亦誅也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孼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如臨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懼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孟子正義十四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疏】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卽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燭趨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劉熙釋名釋言云取趣也趣亦卽趨是聚與趨趣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卽是趣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紀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主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刺譏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寤意見多偏之不可以得理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散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傳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玆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辨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怨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南鄉爾卿特牲饋食禮視命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爲通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讀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疏】注民之至所樂○正義曰埤與卑通亦作庳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玉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壙塹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曠野傳云曠空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曠林杜注云曠大也野空闊故大大卽廣也故字亦通於廣趙氏以壙野釋之壙讀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馬馳也从馬區聲敺古文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攴者小擊也今之扑字鞭箠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从攴引申爲凡驅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敺之以炮土之鼓敺之孟子爲淵敺魚爲叢敺爵爲湯武敺民皆用古文其實皆可作驅與殳部之敺義別○注獺獱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獱獺屬也或從賓作獱又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璞三倉解詁云獱似獺青色居水中食魚呂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獱頭如馬腰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獱別錄陶注亦云獺有兩種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則獱乃獺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獱爲小獺非也○注鸇土鸇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鸇注云鷂屬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鸇爲鷹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土鸇詩疏引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注諸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此指獺鸇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敺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湯武爲法則今之諸侯皆爲之敺民亦如桀紂爲湯武敺民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御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疏】注艾可至

益善〇正義曰毛詩王風彼采艾兮傳云艾所以療疾名醫別錄云艾葉味苦微溫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阮氏元校勘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謂作灸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〇注以三年不畜藏之〇正義曰趙氏解爲爲何爲委爲之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爲不畜又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爲不熱皆言衎使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疏】注詩大至道也〇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歐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疏】猶得沈溺〇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沈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沈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疏】注曠空至傷哉〇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云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薛綜注云舍放也放卽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愍也愍卽閔也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疏】曠仁至道也〇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乃自謂不能而曠之舍之與非之以爲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義也故兼暴棄言之或說下二節事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道在至天下平〇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爲仁親親是也何爲義敬長是也道卽平天下之道也事卽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爲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求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則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盡饋遠字難字爲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考文古本作爾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疏】居下位至身矣〇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實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實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疏】誠者至動者也〇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慎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者然後遂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者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爲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人實有此能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難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實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

未死先已未誠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謂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羲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既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患其不明既明矣又思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乎上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而致曲之功仍在於明善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友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言而言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爲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游金石蹈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漚鳥歸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象消然輕率異類亦無所疑怪又云誠心無二者則感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悖駭觸鋒刃而無傷蹈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擊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悅與治之務莫若誠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曾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雅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發揚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侚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金成播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遠意謂雅傳君子常自矜攝情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懼懼之職溧今乃二雅之所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伯夷至老者○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盡歸乎來莊子人閒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劉氏濱考異云毛詩韵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更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以後人據毛然趙書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太公至老者○正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云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事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王楙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瑯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瑯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與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太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

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閩監毛三本同

諸侯有

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閒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天以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禆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圓周爲七衡。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面七而已。乃徵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受命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遠徵天紀，或近迂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疏】注求孔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周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宣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卽指季氏用田賦，據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季氏賦粟倍他日，卽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救求也。冀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冉子求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卽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邱爲甸，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甸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閒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今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攴部云：「攷，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卽伐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君，解君不行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之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棄。」棄卽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疏】注孟子天道重生○正義曰：韓非子解老篇云：「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爲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旣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煖燠孰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陰爲淸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凓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閒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凓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凓下霜，出凓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重地而已，不遠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尙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遂，皆開墾，是爲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據耕耨蕃藏之術，專以富國爲事，則不務修德。善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橫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

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轉盡也陳組綬經厚解云連諸侯而使之職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職均非身親爲職者姑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士食
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聚斂富君○正義曰韓本孔本作富民非
其○以爲大戮○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敞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目瞳子也
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目無牟子眸盧童子也眸目童子不正也牟童皆不从目劉熙釋名釋形體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善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眸子謂之眸盡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目必在視察察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釋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焉在卽以在爲察蓋察人之善惡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注瞭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眡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卽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日之蒙蒙也翟氏灝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問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眸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眸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辭于下復察聽言言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
人情可見安可匿哉■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爲
審矣■目爲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精候謂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晉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睛是也按精卽睛肝木之精目既爲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卽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之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爲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
恭儉■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
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注爲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輕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爲慈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又部云奪手持隹失之也攴部云斂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奪取當作敓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隹失之卽敓去之敓也奪乃敓之假借
恭儉豈可以聲音
笑貌爲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
貌强爲之哉■注恭儉至爲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卽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淸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說文作皃云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諂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諂笑云强笑也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
干之而錯其心■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率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賢爲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
授■注淳于髡齊人也○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閒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祇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特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拒不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書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豈不執其義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貌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權滅而不進則消榮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權與道合之義也權者變而通之之謂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矣楊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髡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卽孟子援天下之權也髡以枉道隨倍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髡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變實之道卽變實之權也髡不知道亦不知權矣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肯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實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舉子言矣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違而不行卽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爲上讀謂父之教子本從其善非傷之也今據以怒反是傷之矣一爲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誹以報之因父之傷已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卽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爲其子卽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舉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謂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卽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卽此心責而執此意卽爲反以相傷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曾飲食之費以徹其饌遂問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怨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實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著嗜之將復作斷曾以進之實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羣人通

變神化之道故此爲皆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授蓋不備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旣明授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間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宰如是何在而可不挨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爾孝互發明者也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閒非也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獨得大夫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政不足閒○正義曰諸本作致不足與閒也音義出足閒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過至文也○正義曰毛詩邶風北門作塞人交徧讁我傳云讁責也讁與適通方言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讁過也列子力命篇云不相讁發讁文云讁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閒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閒則人兼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就與尤通故趙氏以非辭閒又以就聯非寡作非說林也上二章言父子此章言君臣父之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從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從見致事之未善而非就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爲言君之不正其乖忤抵觸不相激而成稱不止卒之人相傾軋致登乖違猶自以爲直矯忠而予君以非是未有孟子者也顧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旣未嘗遇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說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說格之鄙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已未爲大人可耳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爲正仁義而已何以爲大人居仁由義而已

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閒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鬭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歸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即司漁即所謂東觀漁者申陳音近申蒯蓋即陳不占占之義類猶覘之爲覘周察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術可仿佛耳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云易輕易也說文訓責爲求求之義不足以盡故以咎釋之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慎矣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慎則有患則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爲師則有患害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建白相傾軋攻擊者皆是也好爲師如楊朱墨翟凡立宗旨以傳授聚講者皆是也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君子至言也○正義曰周氏廣章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本章不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章不及舌句下按故曰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章相貫而言此好爲人師之人卽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道而執其一端自以爲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僚友則輕易其言以爲諫宣不學者從附之又輕易其言而爲挾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則害乎風俗人心繼則禍

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賁趙氏章違言之爲知此書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僮音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揚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侗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衆字一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注】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注】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注】孟子問子來幾日乎【疏】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即幾日是孟子已知樂正子來已幾日此乃實詰之辭曰昔者【注】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疏】注昔者至間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今注云昔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出弔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數日之間解之昔者昨日來今日見衞不得爲遲之又久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注】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恩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注】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疏】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云館舍也樂正子雖從子敖之便而來既至齊遂不相依而自投客舍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疏】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於一人淮南子氾論訓云君子不責備於人漢書王嘉傳上疏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故以禮過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此爲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疏】注學而至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餔啜於章指又以沈浮釋之則餔啜二字乃假借之辭非實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王逸注淈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餔糟云從其俗也注啜釃云食其祿也然則餔啜即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指驩本倖依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而書斧未充因衆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譏餔啜二字當時必有優遲可急稽者願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責擢之壬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無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爲相識即偶從一相識實人之便爲之師者遂直揚其醜以爲飲食之人何至於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滕驩且嘗爲輔行驩之在魯必繆托爲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譏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爲貿貿而來故以餔啜言之謂此來但爲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爲飲食之人之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偕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爲長者來即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爲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藉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勸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兎罝窮處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疏】兎罝窮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兎罝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兎罝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兎罝兎罝鄭箋云兎罝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兎罝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兎罝網也詩曰肅肅兎罝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爲歠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餔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推移是不以餔啜爲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注】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疏】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而徒沈浮餔啜不可變通者也爲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趙氏以權明之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權也道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即禮即道明矣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
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
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
則智之實也■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名至美甚其名者高談深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
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曰乾乾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
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樂
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
也■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質則無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爲節文樂之爲樂不待言者也然
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實字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爲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
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
節手舞曲哉■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
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仍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
云古來聖人言儒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
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
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
章旅暴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事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
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若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
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卻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
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遽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
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實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
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秦家無華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
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術參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術待擴機況樂乎彼其樂究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

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感則武周矣周公於管
蔡之離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體趾顯處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
之孝弟至於曾閔術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晳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
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
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舞即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
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悅仁義而不本孝弟悅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
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
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
乎親所以不得乎親故不順親意兼括不得不順兩語而並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兩語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
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鄭下文底豫所謂底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
道正同○注底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
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
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
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瞽瞍夔夔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
次舜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
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
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
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論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殊斯境豈易言哉按尙書堯典云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崖先生云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尙書則古尙書作艾也艾養
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孝養使不致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

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悅是也克體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慮情爲能變化其頑囂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倫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己得滿所欲豈有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泣如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養養實慊既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即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況以曾子養志於曾皙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囂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疏】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孟子正義十五

孟子正義十六

學海堂本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疏】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爾雅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孔氏正義云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爲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注諸馮負夏至人也○正義曰諸馮不可攷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云販於頓邱就時負夏云子曰還於負夏是也翟氏灝攷異云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孟子還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三朡即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詳地所在之實而言名又言負海岸以爲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爲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諸馮山爲村蓋相傳自古稱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遷注意隱矣按孔本作負負海也上負字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鄷鎬也【疏】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郊文王作鄷師古注云郊今岐山縣是鄷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文王生時猶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畎夷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畎夷即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云在太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此卽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此篇尚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僞孔傳所傳之太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鄭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就匱此而畏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徙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郢云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鄭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臺南錢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原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寤儆篇云武王嘗寓於畢程矣畢程郢畢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裴寬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爾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事書剖析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經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饗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鄗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斷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鄷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一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注土地相至外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求至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求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餘里也舜生於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浞之四十三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於商祖甲時約五百二三十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二百年之內越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玉節亦掌節八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節字又引周禮之六節何也說文卩部云卩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瑞信之稱名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序官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又注其職云瑞符信也節爲瑞信之名則是玉節乃節之本故掌守邦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此皆玉也而八節亦皆以玉而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又以節之名通於角金竹所爲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玩說文則節爲玉節之名符爲竹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節鑄象焉今漢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行人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然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云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事於門關之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晦然若合符是大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睢與睹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門關所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恉張法而度之即孟子所謂揆夫揆者通變神化之用也陳組紱總畢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主爲按要索驗膠柱鼓瑟安有是處夫執之不一者爲之一而至合者在至不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爲政昭公二十年卒鄭卿多無諡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諡也其子思思亦諡桓豈以實者之故邪淮南子氾論訓云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注云聽謂平察之尚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議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謂酈道元注於溱水相鄭者若丹水汝水潁水與漢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即其事以譏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車即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音義音剩則讀爲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渡同說苑政理篇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此所記與孟子異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惠而不知爲政○正義曰此申明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云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注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即十一月徒杠成十月成梁即十二月輿梁成翟氏灝攷異云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根或所見本異今注疏本譌注云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輿爾雅注所引卻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諳安可以如是言之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本所以可實阮氏元校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閻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使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蔡氏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閒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據閩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

梁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徛孟子歲十月徒杠成趙岐釋為步渡郭釋云步渡彴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榷雙聲孝武紀曰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為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輿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為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亘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為梁外多言魚梁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云政謂刑禁論語為政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為治政事刑法以政即刑禁法教也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者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又出車辟云音避闢禮秋官條狼氏掌執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注云辟辟行人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是辟人即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殺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辟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為辟人之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闢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為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如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注躩盤辟皃也投壺主人盤旋曰辟實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逡遁不敢當威儀審辟人辟邪辟塞辟塞之辭語意大略相似自屏之者言則閑人離書篇鄭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辟之本義如是然則辟除人與卑辟尊字同義亦閒音義雖衆存兩音音兩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闢辟尊之辟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為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毒崔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服虔云每者死權品庶每生孟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為貪以貪為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欲自加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為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綸表衛森嚴津吏張儀即有往來豈能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辭難雖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衆豈一與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曾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為政也是子產終不得為君子也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之不取也〔注〕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疏〕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哀公元年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為心相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注〕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為服〔疏〕注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為舊君君之母妻傳云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為君服且為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服雖待放於郊而未去國乃為舊君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注〕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業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疏〕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晉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古之至服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隨之為言猶覺也竟與境通是出疆即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即到也史記鄭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鄭生里中子也鄭生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鄭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

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鄭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稱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鄭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田萊也里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孔本攷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萊萊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萊作彙則更誤矣三萊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注搏執至有乎○正義曰音義云搏音博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宀部云索入家搜也顏氏家訓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鄭氏不注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亦求姦辟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此邪人必審慎得其實既審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人於惑人民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之搏執亦明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集注引包曰困極也極是困窮之極於其所往卽困之於其所往也緣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於尙書洪範云鯀則殛死文云殛本作極極鯀於羽山亦是困之也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士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送帑且如商任之會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遭其殺戮故擬之曰寇讎非眞如與曲沃之甲轉身爲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疏】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爲爵而六等上士一位下於大夫士農工商爲四民是士與民爲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士故爲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鳶鴟也音緣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鳶阮氏元校勘記云仁鳥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作曾是曾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疏】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疏】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疏】上爲下效也○正義曰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疏】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　氏廣森孟子古注攷云陳質疑是莫實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管蕩爲齊司寇大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爲高陽魋盆胥之爲古乘此管蕩之爲陳賈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宣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卽借交也周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疏】禮義人之所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疏】注中者至謂之賢○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興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貝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尙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

以中爲賢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不能即不才則賢者亦兼指才而言矣〇注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〇正義曰淮南子汜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云才過千人爲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云傑俊能者也天官太宰四曰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才也〇注有此賢者至己也〇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漸潰成長之說文太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注堯典教育子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爾雅釋詁云育長也馬亦謂育爲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即養與之教育教育連文育即是教此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中也教不中才也教不才也注云業父兄之賢以養己即是業父兄之賢以教己也故趙氏以育釋養又以教誨釋養育下言訓導訓導亦教誨也禮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兼才能而言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注不養至愚矣〇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所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爲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〇注如此賢至分寸〇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卽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讀漢書律歷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意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爲數今以二百四十步爲數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爲一寸趙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注】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疏】人有至有爲〇正義曰有不爲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爲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爲乃爲之義所不可爲則不爲人能知擇故有不爲者有爲者讓千乘仍是不爲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爲有爲故云義乃可申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爲不爲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疏】言人至患何〇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爲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疏】仲尼不爲已甚者〇正義曰郝敬孟子說解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悻故去齊三宿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廉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間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讒不爲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紛然若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衆堂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鋩太露何歟

章指言諭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疏】注大人杖義〇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當爲杖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〇注義有至隱也〇正義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〇注有不至友也〇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卽能果義爲決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果謂以勇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疊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卽不得行不得行卽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章也又云惡果敢而窒者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

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疏】注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變其相異甚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無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愼之又愼以進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爲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上承惟民其畢棄咎下接惟民其康乂孟子因曁者爽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無知比赤子無知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怨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得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爲已甚爲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通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樂之哉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亦自比嬰人之無知識聖人之樸散爲老氏淸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懵悖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人與禽獸相雜其靈於禽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疾壽於禽獸蠃蹏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傅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冀悟衆擠之而弗顧數共以爲愚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身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眞樸未散不亦愼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詖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篤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卽爲大人於是儒人匠實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稱於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卽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攖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疏】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戎禮記雜記云於士旣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屬少儀云喪俟事不犆弔注云事朝夕哭時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爲大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疏】注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造至也至卽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謬諫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解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卽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論語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卽極深也以道卽研幾也自得則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則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以道之路非以道無以爲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爲致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率連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注】居之安

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注居之至之也○正義曰此節蓋明自得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資取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敏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轉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證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皆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隔性與道睽故居之不安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違聽於口耳之閒非强攝於形似之造故賢之深也至於賢之深左取而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達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虛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深造偏於心之虛以道學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殆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蘊於學會學而言特心會心而守學兩失之矣

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源非是物來能名詳見公孫丑下篇漢書雋不疑傳贊云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參以廣博博荀子修身篇云多聞曰博是也說文心部云悉詳盡也言部云說說釋也詩衛風淇奧云說可說也說云說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而謂注云約要也少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萬行之綱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約一微細言詮隱則經淺者不易解言約細則高閒者不屑解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曲隱微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使隱空程者非登實之學無論也博學而不能解說文士之浮學也但知其一端則執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會博且詳而言約何以能解申鑿時事篇云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孔門論學言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卷人以博學深矣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之道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按孔孟所以重博學者即此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使之執一理以爲可以勝天下適見其亂矣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奧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趙氏解善服人爲善於服人善養人爲善於養人故以服爲威力養爲仁恩也兩善字皆虛活近時通解善即指仁義以仁義求勝於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何能服人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霸諸侯之長亦音霸諸本俱作霸非趙氏義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 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衡書說篇云出口為言謂言中有所謂不祥者恆言也必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禰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稱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戮為不祥則以善釋祥圖以福為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書其位注云書直也趙氏以實不祥三字連屬讀人每言不祥不祥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祥之處試為按之不祥之實惟蔽實者與相直也蔽賢爲不善之實猶養親爲孝之實仁義爲善之實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尊賢篇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勸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原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逢其原从水可以證从水之源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混盈流也盛滿之流也孟子曰水原涌混古音讀如衮俗字作滾山海經曰其源渾渾泡泡郭云水濆混也衮混二音渾渾者假借渾爲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汩乎混流重言之則曰混混荀子富國讚云好貫渾渾如泉源渾與混同淮南子原道訓云混混汩汩○注盈滿科坎○正義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

著究黎入散也亦空之義也說文窴空也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岐注云科坎也義並相近又云釋水故審科告坑也說文阬虛也阬與坑同坑之言康也爾雅康虛也康坑欲科渠皆空之轉聲也孟子離婁篇原泉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坎也太元從次五從水之科滿科亦坎也范望注以科爲法失之○注放至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猶至也至於四海即注諸海入於海之海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水余曾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壑此得謂不以水言邪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盡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閻氏所云四海之義有二者當一指水一指地而指地之中又有此二義一爲爾雅所云一爲鄭氏周禮注所云也況者比也譬也以水之有原本者比事之有原本者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疏】注苟誠至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云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是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之後五六月閒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至亦所當備孟子舉周朔舉其常耳澮大于溝此言大溝小澮當有誤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達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縱十夫流入于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識路復有橫路形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畿亦考之不寫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甽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甽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甽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三賦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褻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達十井不縱井閒之稱洫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賦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達十成亦不據成閒之稱洫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夫況夫閒爲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遙相疏縱辨惑析疑舊閒舛互咎安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閒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水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夫實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貫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瀆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事之利也此畝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縱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强以屋閒之遂當井閒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閒之洫以成閒之洫當同閒之澮而以同閒之澮當兩山之閒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神禹之治水也瀹畎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巳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巜卽畎二巜爲巜卽澮衆巜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澮之理而貫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甽夫然後一旦兩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各之爲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爲爲承之以溝也一擬一橫乃見文暢之義溝齊也擬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講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遠廣而遠深也是講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因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渾流實民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卽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爲有本是以竭釋涸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商涸旱高誘注云涸枯也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云脂乾也脂卽枯乾枯皆燥水竭故燥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疏】虛聲過實○正義曰禮記大學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注云情猶實也故此以過實爲過情○是以至如斯○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希無

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疏】注幾希無幾也○正義曰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云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盡心篇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云豈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此兩注互相訓詁幾通作豈豈與豈通言雅釋詁云幾汔也郭璞注云謂相摩近方言云希庶也廣雅希覬皆訓靡靡靡皆通靡幾者數之微微靡幾同無幾希二字疊韻幾訓近希訓少無幾即甚近甚少之謂以希爲遠則幾爲豈以幾爲近則以希爲少二義可互明又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云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異人妻妾何異也何異於曰幾何亦豈遠之意○注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正義曰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未嘗異也乃人之性善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則異於禽獸心雖能知之而會而去之則同於禽獸矣庶民不能自存必賴君子教而存之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旨而趙氏能明之趙氏不愧通儒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疏】注倫序至堯舜○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倫輩也一曰道也等輩則有類次故趙氏以序釋倫儀禮既夕記云倫如朝服禮記中庸云毛猶有倫注並云倫比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序比也倫比序義亦同也一曰道則人倫即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即人理楚辭懷沙云執察其擾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即識也庶物即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理之行仁行義則教固必不能行感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仁義行非彊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昧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即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其不曰行仁其不曰行義以仁齊其不仁以義濟其不義蓋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疏】注人與至不希○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云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遺匈奴書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疏】注旨酒至讜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辭見公孫丑篇

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疏】注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皆云方常也荀子臣道篇云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退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變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執方所之義言之論語八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則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即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是兼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審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注之爲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讀自媵臣保伍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執中爲執中和以無方爲收天下雄雋之士亦以無方所言與趙氏同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疏】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事指攷證云左傳哀元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杜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爲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急迫也○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號篇帝王之號自伏羲定人道祝融屬續三皇之道顓頊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爲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疏】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媟狎也說文女部云媟嬻也荀子榮辱篇云憍泄者人之殃也注云泄與媟同泄本發泄之義通於媟故以狎釋之也邇近爾雅釋詁文說文辵部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識也詩邶風綠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忘即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說苑載其問太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旦問鬻子管子載其問癸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此皆不泄邇之事也是邇謂朝臣也牧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事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士此皆不忘

遠之事也是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疏】周公至待旦○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相沿襲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乂安則易生晦泆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傳憲而用人拘以書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傳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變民以輔教之守臣節以飭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於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之無道故不泄邇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其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為以道揆也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為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武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己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己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數故以仰為參諸天撰自下望上為仰自後觀前亦為仰此仰思舊鉅謂仰舉三王之事而思其合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疏】王者至秋作○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猶當春秋初年豐鎬猶未盡淪也鄭伯虢公為王左右鄭土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職事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鄀秦備王師伐魏二郭本附庸也進爵而為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為子伯列國之鄭猶稱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人虎牢已棘并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諸然與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僖討罪與滅繼絕之義然鄭以勢親而且交賈夫曲沃之伐不懼無功日後荀賈且為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為王徹懷者而傳王之世命曲沃為晉侯食龍賂獒寡獄三綱盡矣覲後王室益微追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彊原賜晉舉殽函之險圍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形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頽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畫齊家之道有關政本不修紀綱陵遷君子閔焉獨能懲藉先靈辯述祖制折服强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韜管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强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挫跅弛之馬嗚呼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書云鑄管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霸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殺王然後王跡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為問故孟子斥之為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賞罰喜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僕鄭單平公之會實泄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興王者之迹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鎮虞東學詩迹熄詩亡說云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者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而范寧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寧王德於邦君然考論皎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威行遂遺趙說李廷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為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鄭廷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書王者之致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南田東狩焉若來同捷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泊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傳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衮鉞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者亦當傳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為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疏】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書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為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為義者也因與變相

春斯有美必書無惡不書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使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備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孝爰書時則書久則亡禍檀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森惡書晉得以名趙春秋得以名書顯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舊之獄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觀與夾與必不書人書匱傻光必不稱國頁史又爲可少赦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則括知我罪我之言何休注云其貶絶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某之罪與趙氏注罪我謂時人見彈貶者譏同公羊氏以此書其義則義指賢則攘亂可知孟子述孔子之言時指出義字義者宣也歸之所案周公之所思皆此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樂於民之故乃能變通卽義之睾於人倫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卽周公之思兼三王也舜兼之故由仁義行而不行仁義周公思之故知其有不合而兼三王孔子當迹熄詩亡之後作春秋以撥亂反正亦由兼之思之而知其義也歸以王周公以相所變通在行在施孔子不得位所變通在言亦變通隨時之妙也○注此三至讓辭爾○正義曰杜預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孔氏正義云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前書有春秋之目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據墨子書稱吾見百國春秋又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則孔氏以爲同名春秋似矣乃孟子於晉楚明舉乘檮杌兩名故趙氏以爲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孔氏春秋正義又云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正也乘是兵車之名管子書亦有乘馬臣乘馬乘馬數問乘馬等篇本以一乘四馬廣及陰陽地里農耕國筴之事晉史之名乘取亦同之義于此謂作于此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賈逵注云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是檮杌爲惡凶之類史記以檮杌名亦檮杌兼物使民知神姦之例故云與於記惡之戒說文木部作檮檮云斷木也引春秋傳國語周語云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注云檮杌鯀也服虔引神異經云檮杌獸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鬭不退音義云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惡獸本服虔假獸之惡人之惡爲戒其義亦同檮檮杌皆從木則爲斷木之定名說文頁部云頑檮頭也木部云檮梡木未析也梡檮木薪也析破木也按薪有析者有不析者其未析者名梡卽名檮杌破爲析檮斷爲檮杌斷而未析其頭則名頑是檮杌卽頑之名因其頑而斷木之名以名之爲檮杌亦戒惡之意也孔氏春秋正義云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春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道舉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趙氏言二始舉四時二始卽春爲陽始秋爲陰始舉謂包舉卽舉春秋以包冬夏也記萬事之名

卽所謂無物不記也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趙氏名記爲事之名以爲素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辭見滕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以孔子稱有孫爲聖人傳威衛鍾故自名論語述而篇首竊比於我老彭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旣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疏】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詩又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所致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疏】注澤者至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毛詩小雅節南山國旣卒斬傳云斬斷也趙氏以君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疏】注予我至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也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後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疏】跌以陷汙○正義曰方言云跌蹷也漢書晁錯傳云跌而不撅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揚雄傳解嘲云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厝也

孟子正義十六

孟子正義十七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無死以入解取與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可取可與可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者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爲惠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爲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爲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爲惠名爲勇也說苑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貴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荊聶之類故孟子爲當時戒耳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列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疏】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周髀算經云此列士之遇智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尊大夫也劉向有列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注】羿有窮后羿逄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疏】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注云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商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爲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卽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注云浞寒浞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逄蒙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衆卽逄蒙左傳不辨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而從浞爲浞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逄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逄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逄門者善服射者也注云逄門卽逄蒙學射於羿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逄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逄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逄蒙子之巧高誘注云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逄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蠭門一音之轉蒙卽門蒙轉引此作逄蒙門子術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言篇云蠭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注】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喩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疏】注孺子至瘧疾○正義曰孺子爲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爲衛人所使故知爲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使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者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疑蓋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作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作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猶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周氏用錫尙書證義云厲作也虐古瘧省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在孟秋注云瘧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瘧疾爲厲疫蓋瘧疾寒熱暴至故名瘧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瘧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瘧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遘虐疾正同孺子若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之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虐疾明之耳瘧卽虐也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事人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疏】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欻然自生無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卽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爲其所出之本始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

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傳云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乃以禮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爲禮射至詩之反謂反覆其正歸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射庾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數之時禮云乘皮鼓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壺曰乘凡四皆爲乘是乘爲四也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爲古之好女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西子卽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越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遂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辭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最感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善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汙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爲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冃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韗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爲冒而冒卽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洪範六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儀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貌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鬷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爲醜類者也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爲帝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篇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孔氏所刻趙氏注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卽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己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困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道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凡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有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推廣原道訓不取智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通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於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曆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恉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繫辭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參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卽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嬴蠬之肉飢則食飽則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智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大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閒一利而已矣卽一義而已矣卽一智而已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鑿鑿又以改鑿之改卽更造也趙

氏以善物言言皆順其情性以善之不可及其情性以善之按此智則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含歌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實愚皆能知歸智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為不者此智所以相通智者何以轉而為善為其靈也性其因智而靈故惡其智靈伏物以前人者於不知則惡其惡靈惟堯舜以使人不皆於不知正者於知而靈其知則靈人轉惡其智故無為而給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靈有二義其一為空有于哀公為云五靈為正是也其一為知靈靜無靜云精變靜以為靜注云精靈也凡物精之則知小是也其內則空靈其外則無空虛無小智井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靈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為則行仁義則為靈夫知其為仁義是已智矣乃靈仁以濟其不仁發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慶直之名以行其巧詐靜有之術是靈也是智小也知其為仁為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使據變己之空見以為仁義己之空見以為義樞精微異妙之論而不本靈書好古之實是靈也是智小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溢氏禹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江疏河使由地中行李虛謂地中也水行地上則失水之性而水不能安子之無事實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貢曰昔大禹治水山陵書歸者敘之故靈龍門伊闕析處柱破碣石此靈山之事也孟子曰禹鑿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厲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通降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備者徹於一己之常見凡耳目所不會及曾以為妄逆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害謂禹拋無所穿靈隨不如夢之水災非專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專常之行水害如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堵閘渠滅永之人皆得與禹功逆極天溝夾鑿而以旅用弗成禹何以隄天無極散撥禹靈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就懸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事矣靈人明為物寒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委動極矣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夏入居下不得在歲事冬出居上實之空處也是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絕始篤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實水起塞此創塞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姚氏之言本此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疏】注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所歸之無為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大智用之之無為而治之為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為本於孟子言人以行所無事為老氏之言漸無為故以為之行水倒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為而治必好問察言義爾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遺積道之舊敬事乎性則行所無事自以為智而用其智則非事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也智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疏】注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遠靜天周繫云圖則九重而其星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為十二次假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為度星辰本無度以日行為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軫為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為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元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娵訾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即為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為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為識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一周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此貫道之於星辰者也日者所以紀度達節所謂故也求其故則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節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發氏謂驗處閏餘云蔡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為一元以使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時子二十蔀為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梅氏文鼎曆算法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曆元統曆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古為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為截算之元自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為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為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為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為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遠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謂法之根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

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爲經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旣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審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旣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時零分秒之數必不能實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旣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卽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疏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攷云孟子此意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終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歷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冬短二至其事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赤道日之行黃道其所離於星辰而爲分爲至不容小智之鑿者也故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故孟子舉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歷者極精微巧妙必與實測相符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如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樂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故言性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不知以利爲本言天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卽可坐而密亦卽可坐而深審凡治歷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蓋不能離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卽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歷學疑問云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徵之天道矣日有朔有朏有中有昃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永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熒惑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必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考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旣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爲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理愈久而愈明法愈備而愈密勢則然耳聞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修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攷定星曆少皞立司分司至之官顓頊制歷由來尚矣而堯典則紀曆象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璿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卽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者也人性之善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

其智之隨時而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卽其故而時時察之思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卽括歲差而言拘故則日至不可知泥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孟子言歷之精卽孟子言性之精也江氏永冬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惑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驗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考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著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算術難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實之是爲活汎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恒求歲實於活汎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戾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隨差之法隨數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書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歷幾爲偏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諸未盈初之歸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轉皆有盈度同理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爲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僭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一論輪徑差最卑旣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贏爲此差率出於恆差之外術家亦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此猶患之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疏】脩性守故○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疏】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

而孟子與右師及言之諸臣皆往弔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爲臣主者有父爲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喪公行氏喪子正身爲喪主以受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禮凡稱有喪者其人之死喪也者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歸有婦之喪不成喪有人母人姊之喪乎純氏大斯滑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新喪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也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之主也公行子嘗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在國朝之國子入爲與世子嘗爵者也在家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喪服喪三年者使人弔鄭大夫咸往會得局禮鄭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前也此右師有入門未卽位時趨迎揖之者卽所謂歷階也與下說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說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爲後至者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不得已從衆也注公行子大夫也○正義曰禮記檀弓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趨故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董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者書左傳昔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爲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是簡驩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驕恣篇云自驕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修文篇云君子思禮以備身則志情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禮朝廷至揖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己所宜敬者當雖己位而猶使違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者降階謂鄭大夫禮注云近所而乃使居之明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降階揖道禮記緣義云此言乃爲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禮朝燕居禮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往反以我爲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禮簡也閩監毛三本作異非是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鄒陽傳武帝註曰肩堪不能阿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

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爲察在心卽省察其心下文自反皆省察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

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也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是奚宜卽何爲也至之義爲來故云來加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

又何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注妄人至知者○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云妄之言無也虞翻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卽無也不知而作是爲妄作故妄作卽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禽獸無擇高誘注云擇異也也又離謂篇云其與禽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異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是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爲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爲毀不誠性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發從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會無鄙墨之國寬衡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僅僅而舜當耳此卽用孟子之言而衍之下卽言西子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故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

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注云歸猶委任也此云歸天猶委任於天也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勢佚異矣■禹思至飢之也○正義曰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illegible]少宰[illegible]謂由當讀如字言己既為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己己既為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己讀為猶似是而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指矣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糸部云纓冠系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急於纓冠不及使纓於頭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纓為冠故云纓冠趙氏此注精矣○注以冠纓貫頭○廷琥曰按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說文云毋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辯云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賁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實賈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揚雄解嘲皆云高枕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節則惑也正義曰易節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注又禮至貌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情貌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為君則當為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為和顏故以為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為情顏色為貌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好勇鬬很○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鬬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鬬很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顧很字下注云俗作很蓋以很代很誤圖聲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後世或俗行不可施於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鬬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證之所記略同與禮部曰孟子以為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必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顧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為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為已甚而父不為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弗過也然而孟子以為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惘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為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過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曉近所不可得難所行未必盡合而宣不失為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鬩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

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屬於威王軍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注】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弓部云張施弓弦也是設卽張也張則有張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爲彊是也以此意張設於心彊而莫改故爲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古本有之今並闕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注】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顧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嘉祥縣魯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卽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漢漢人之縣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改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費縣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又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獲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鄰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使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閻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猜釋來據時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脩好來嘗加兵而實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佑溫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係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城自卽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卽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蓄其本邑也則家直在焉邱嘉在焉卽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者矣一旦寇盜之來方將效死從無出鄉相守蓋扶持之義而從以會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縣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

曾子祠墓存焉賈誼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僻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注】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寄衞宋魯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或曰寓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疑如曰歸哉歸哉之曰語辭也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注】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注】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翟氏灝攷異云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恩相因地既濟著氏亦未必他謂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

子思居於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注】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衞君赴難【注】注伋子至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注】注故去留無毀○廷琥按說文

上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虧也去留無毀謂曾子處師位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

謂得其同【注】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利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瞷視也果

能也儲子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

於衆人之容乎【注】王使人瞷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王使人瞷夫子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

韓本攷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瞷作瞯閩本注作瞷按音義出瞷本注作瞯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瞯孔子同字音勘鐫鐫瞯而以

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數燕者此亦言儲子爲相是爲齊人也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瞯之言閒也閒觀也方言云瞯視也吳揚江淮之閒曰瞯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瞯夫子注云瞯視也瞯與瞯同按趙

氏以視釋瞯自非瞯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

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

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占視也趙氏蓋以齊王使警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

義之道在內卽荀子相形不如相心之說也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

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

之不達也【注】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

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宵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宵

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

也【注】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媵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

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

負良綏鄭注云良綏君綏也良與郎聲之轉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經

渾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注】注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祭義記燔燎

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注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羶薌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覸以俠甒

謂雜之所無體酒也正義曰覸謂雜也據意皆是覸雜之理雖此可知說文見部無覸字見部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

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謂齊景公曰與雜妻下瞯良人同字然則瞯卽瞯之俗說文瞯並視也从二見瞯从見故卽爲瞯雜與說

文義合孟子將瞯良人之所之者謂人妻將以雜並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訓爲視詣意未聞接鄰以雜爲雜人者隨聞

鑴閒雜之閒也趙氏本此瞯自是瞯故詭爲視釋名釋姿容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爲閒隸也蚤起施

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

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

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注】注施者邪施而

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施古與斜字通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按施與逶迤淮南子要略

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施邪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東郭墦閒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閒之則墦閒

亦猶兩者之閒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冢邱名墦冢也說文高墳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顛有墦云冢之名義亦同也

氏若璩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墦閒之祭者趙注名閒郭外冢閒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以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

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壽制曰禮不墓祭此言與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

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仙觀蓋於兹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

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記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

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

祭而敢與上聖人之冢者故曾氏之升餘說云何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閒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

而之他句上文瞯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聚相賣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墦冢非一不必冢閒皆有

祭者則其之東郭墦閒矣再瞯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其妻歸告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注】注妻

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訕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訕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

百言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云云未以使如之三字結之按孟子敘事前云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複上文

不嫌煩也下云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瞷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妻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復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訕數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妻訕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疏】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彼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爲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字又作扁張華鷦鷯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之義爲妾傳之義亦爲妾施施猶扁扁卽偏偏以轉注爲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翩翩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疏】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爲猶之通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孟子正義十七

孟子正義十八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滕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時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於後紀放恣橫議而轉傳愈謬之誤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究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論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傳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注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愁憂也云憂愁也宣鄭閔傷故云憂陰氣國毛三本作幽陰爾雅釋言云悉憂也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且言且泣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舜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責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注恝無愁之貌○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忦字云憂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忦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忦今作恝爲俗字恝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忦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忦恝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我竭至何哉○正義曰此篇代述舜天之言也我竭力耕田不過共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舜之身也一說此中言上恝字若恝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違宜從趙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饌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曾釋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師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其餼禮牢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注云牢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倉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饌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權之堯時當亦然也下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此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饗率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與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篇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案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趙岐與之外又有此舜典如論語天之曆數孟子稱舜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祕府人不得見梅鷟氏言逸書有舜典之篇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釐降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遷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

編今文者脫去書序撰典堯典逮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妄攙之釐降二女之後愼徽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術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閒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祗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撮皆不用原文然除跡可見是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錄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恉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即剌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爲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舜也余嘗言舜往于田號泣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庸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雅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衍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衍字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察數語及瞽瞍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舜也舜既爲堯逮人乃又妄添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胄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皇也此依呂覽爲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舜事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馬融注云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胤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釋言若順也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羲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羲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爲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源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舉其常苟欲患萬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歸何之人達次而爲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傲使以嗣者爲求擇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

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疏】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譽士即秀士也又云其過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敘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難齊七政乃上帝韓五蠹作敘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今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爲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禪相天下也說文辵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爲憂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疏】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衛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書禮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艾即衰減之義甚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以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悲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稱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巨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戰中無以艾爲好者豈皆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乂亦通刈說文云乂芟艸也或从刀是乂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以美好爲乂猶以美才爲俊即猶以美士爲彥乂爲芟艸故義亦爲絶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酆舒有三儁才注云儁絶異也儁即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絶色使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鮮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心熱

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幷精氣幷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氣幷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慮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禍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慓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藝文類聚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闌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驌繹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斒斕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閩監毛三本作三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爲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爲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爲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據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書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疑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側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爲王而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夫孝至先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大白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爲百行之本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娶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爲文姜嫁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殁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爲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疏】注舜父至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尚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焚廩捐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允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儀禮士昏禮記納采之辭云吾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允答之辭也史記酈生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亢通亢答即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疏】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舜義不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强舜爲違父也析義精審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古文以爲寬字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

全。注云：完猶具也。蓋原有此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窌。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囷窌。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略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卻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謂捐為旋也。爾雅釋器云：擐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也。擐、還字通，捐為擐，是卻為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卻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為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為工者，蓋飛出即所謂旋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即焚廩瞽瞍也，只一瞽瞍。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捐之，此句尤明。蓋雖或於使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身有以轉旋之，即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熙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疏】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是象為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為揜卻，為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即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嘗君之，故解都為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舜知為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蓋、害、盍、曷、末，古皆音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偽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謨蓋都君，此象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事以謀蓋為蓋井而不焚廩，則咸我績也若字無所著矣。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戈戟見梁惠王下。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琴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趙氏謂弤為彫，故以為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傳文云：敦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畫；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射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盡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氐周習訓至說文章部云：弴，弤也。鄭氏士喪禮注云：弴，畫也。畫弴字同。弴之為弤，猶彫之為弤矣。乃此時堯不當有禪舜之意，以弤為天子之弓，於義未協。趙氏佑溫故錄云：弤蓋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為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埤蒼云：弤，舜弓名。趙氏佑溫故錄之說為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謂之牀。釋詁云：棲，牀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棲者，人物所棲也，即庋閣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匽。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匽、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土部云：在，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往舜，是舜先已在宮，象往暴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聞琴，故愕然反。愕與𧺆同。說文走部云：𧺆，相遇驚也。漢書敘傳云：夏侯𧺆然欲毆之。注云：𧺆，驚貌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撫其不害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瞽瞍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為象先居舜宮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此，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必已彰其殺兄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辨？史記非也。惟舜先從井出，潛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威以和，此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閒謂之鬱悠。鬱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皋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邢昺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也。

因恐數之詩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者象見舜而僞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不得以自道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遂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之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鬱陶雅誤也關氏必欲解鬱陶爲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違於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爲非僞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爲思又訓爲憂曾子內樂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爲憂從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爲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憂心且妯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爲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盛滿胸臆也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爲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猶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鬱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云感鴻暑之鬱陶今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與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釋詁陶爲憂亦非也爾爲辭者禮記檀弓爾毋從從爾注云爾語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也楚郢江淮之閒謂之忸怩或謂之䘫咨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縮貌趙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慙也忸怩局縮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恧同恧字从心經聲忸怩恧者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縮縮也縮與蹙義相近縮謂之經又謂之䫉猶鄭謂之忸怩又謂之䫉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注茲此至治事○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茲此也惟思也庶衆也詩周頌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汝其于予治解爲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汝其于予治謂汝姑且于予治也于與於通云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予治卽是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爲也爲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者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嘗象雖憂亦當不利其子與見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既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殺之徵以此皆疑孟子之禦瞽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顯且微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難實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聽辯者執余謂世經舜以譽瞭稍已孟子則辯其必無經舜以故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譏之迹未有不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難若金氏謂祗在後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

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如是鬻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贊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爲不通如是泰否堯之否僞小雅之否辭如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特鄭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致鄭康成以爲主爲者必仍校視之實氏謹以爲讀從曲禮冥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書魚之校人無涉漁官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爲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爲耳故呼爲闌也桂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柵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卽棧亦校卽棧也管子內業篇云傳爲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子亡之朝鮮舍空故柴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柴其下用之以棧賓子之馬則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卽爲校爲閑用以畜魚則爲積柴爲槮卽亦爲校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云榗以柴木雝也郭璞江賦云榗殿爲涔編木爲欄以養爲因而主爲者稱校人編木爲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爲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韜以蘩柴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

馬音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此郊棷蓋卽校棷卽所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校以遮禽獸也○注圉圉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圉禁也圉與圉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圉伯嬴注云圉囚也說文口部云圉囹圉所以拘罪人圉圉卽圉圉圉也下洋洋為舒緩搖尾此時尙未改幽閉囚禁之狀故為圉圉國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烏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烏吾吾為集於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卽圉圉不敢自觀之貌卽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為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逝與深義同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遠也走水遲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閩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嘉靖作喜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注方類至類欺○正義曰淮南子精神訓云以萬物為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為比類之義亦為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脊實有此圉圉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疑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韓非有云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爾者矣萬章知無放瞍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逐不待辨而息已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竄塞也讀若虞書竄

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竄妄人所改也竄三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令自竄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卽左傳蔡蔡叔之蔡蔡為正字竄殺為同音假借殛鯀為殛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絶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宋本殛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殛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殛書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殛也引書則殛死又云天所以罰殛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屆殛虞度釋文殛釋文云殛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小雅徙予殛獨毛曰殛至也鄭曰殛誅也正義曰殛至釋詁文殛誅釋言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殛之則釋言之為殛誅甚明今爾雅作殛誅也蓋誤以洪範多方殛字鄭作殛倒之則知周禮注引殛鯀於羽山鄭所見尙書自是殛不作殛也假殛為殛亦如孟子假殺為竄鯀因殛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殛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先殛後死此當作先殛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尙書趙注孟子韋注國語皆云殛誅也何曰此皆用釋文殛誅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殛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竄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此義也殛誅誅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舜放象為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庳○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劭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漢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漢書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都蒲版而封象於道州鼻之事徹三苗以南荒服之地鯨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偉吾觀愛情者有兄居蒲版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絶洞庭較諸兇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長為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璺氏老灝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庳服虔注曰庳音畀予之畀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音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庳與鼻皆從畀之畀音皆讀為庇故其字得通僭○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讀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有君子之行有飢□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小人食利之欲論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刑惡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

縫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詩孔子嘗既說苑引作是孔子嘗既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
當或爲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嘗是嘗當常三字通用轉相訓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求毋固
注云固常也固之義常嘗卽亦爲嘗故趙氏以嘗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
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
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
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
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爲非鑄業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卿六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使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之國爲置傳相蓋
御古意錄國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擾逆妄意之秦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執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
我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庳之人何暴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放舜丞又之教齊自不至於暴民然舜
之爲是正不感象之暴民爲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勸來款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
以致事相接使象得親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順接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
人親愛之心婉詳盡如此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庳■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
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
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
親親之恩也■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
○注故言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謜
注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謜本作源源古作原許引孟子原原而來也從原會意之情○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尚書堯典云五
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
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
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

陸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故此所謂
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云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
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
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與事公其兼官在尚書如藝公爲司寇衛侯呂伋爲天
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庳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據自至故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
致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庳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親上云汝其于予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
有庳而象事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如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
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致事矣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
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
舜典中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庳以上自是古書成文書是尚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之謂然之下雖然云
者承上轉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以下皆尚書逸文庶幾近之也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
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友于之性○正義曰後漢書袁紹傳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
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
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
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注咸丘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丘字
注云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隨居闕氏若蒙鑄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而蒙則
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猶氏自以此○注
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云蹙蹙顣顣也顣然之蹴然之識鄭敝蹙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
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蹙蹙其國注引勸云蹙蹙欲其也羅氏灝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子與其
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蹙然此時天下岌乎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
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邱蒙所引之語蓋當時
單有以此等說著之於書者矣蹙遽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遽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遽殆哉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圾乎天下音義曰圾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

孟子曰否■言不然

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以東為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典以證之非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此章於東序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於孟子無涉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偽書在舜典中按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偽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為二以慎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偽書也故漢光武時猶純賓宣建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猶是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偽書一出而翕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偽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偽合之也今偽書作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春秋繁露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說文歺部殂往死也虞書曰放勳乃殂落此可證虞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為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踐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殂往死也从歺且聲虞書曰勳乃殂二十八載是宋本說文及洪适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乃增之曰放勳乃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王世紀所引皆如是此作勳乃殂力部勳者小篆勳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眞孔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蓋孟子董子所稱者皆今文尚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尚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尚書伏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屬時放勳何以但稱勳或言放勳或言勳一也董子時臣民所稱不一也殂落何以但言殂殂則已足矣不必言殂落也釋詁崩薨無祿卒殂落死也白虎通曰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傳痛之辭見姓各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尚書且爾雅無妨殂落二字各為一句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初尚書猶有無落字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稱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盡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也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注曰疏帥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喪並平譽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卽檀弓方喪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下云三年則堯與之文可載年皆有偽孔氏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年為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為句不可改載而下屬也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閒則百姓自是羣臣矣○注放勳堯名○正義曰名號通稱詳見滕文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諡云親其君如父母也畫謂百姓卽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過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為一事也過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諡靜靜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無聲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密謐趙氏讀密為靜無聲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二章毛傳云溥大率循濱厓也說文日部云普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旻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鄭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瀕水厓廣雅云瀕涯然則瀕濱涯濱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此莫至勞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勉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為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業

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闊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乏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爲蠱是文即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詞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䛐者文字形聲之合也䛐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䛐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䛐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孔子曰言以足志䛐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䛐命鄭司農云䛐當爲辭此二義之不可混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以爲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鑿其事此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大通四闕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論詩論貫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爲乎逆之而又爲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爲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恆談耳凱風自南吹使棘心亦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據事考情而得其所指故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殺據一切而自以其寡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彡部云彣戫也有部云戫有彣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彣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體文爲彣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爲在禮注云文章所爲皆以文爲彣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爲辭即普天之下四句爲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爲文章是所引以興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之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害以辭之志爲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爲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憾每章首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孔氏正義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按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先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箋云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孑遺乃虐殺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孑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真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真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是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爲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三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孝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亼部云侖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侖下云侖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侖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法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法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愼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邱蒙之疑【疏】注書尚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亦舜典文也祗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謚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爲齋敬也禮記內則云適過周旋愼齊是齊爲敬愼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通慄是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齋栗之貌故云敬愼戰懼貌也閻氏若璩

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也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逐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截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若誠也若善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慎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孝經聖治章第九執子之徽一本作執子之政

孟子正義十八

江都焦孝廉循著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諄諄至之乎○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臺聲讀若庉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忳忳云忳忳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孰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卽是告曉之則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注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鞶厲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雜書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濮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虞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逾當其南故劉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會濮之閒春秋時衛戎狄雜處則以爲南河似亦可乃趙氏翻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覲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爲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鄭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義異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職萬民之獄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氾論訓云有獄訟者播鞀皆辨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爲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确人情僞故爭訟之也蓋主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閽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見前此二語今文尚書無之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

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注】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韓與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食其位啓順人心卽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疏】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卽今人之不然也俗否字皆不註獨此注者恐人之語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疏】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晉志引帝系曰陶唐氏禪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止曰朱朱有國也及後三載舜薦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觀其在閒為傳氏見國語繼厭解引徐自淇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托於傲以成釋讓真無愧為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閻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陽城縣以山得名消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翟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陽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為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逆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逆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嵩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禹水條內而山圖匯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處理或可意會實跡當容臆度地理參錯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疑陰卽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為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其說亦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譌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疏】注莫也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為之猶荀子言衡至從橫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祿也閩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疏】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大丁湯之大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

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疏】注太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殁久矣于此書成湯既殁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載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殁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非湯殁之後即爲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書以書序爲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緒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爲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曆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故撰三統曆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曆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太甲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曆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建丑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曆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曆家以爲曆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曆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即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并朔字去之改爲即位陳訓述掩郊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爲冀纘告即位并禮此時湯崩方踰月畢如此則崩年即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爲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倉卒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斷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於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餘條辯案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作放作迎如置奕然也史記殷本紀昔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爲言可據久遠不必在一二年之內古文訓略省皆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戾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爲六年則閒奈何作僞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即放放廢放後未幾又即復位伊尹之黜人臣權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事太甲所放處墓即在於此處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致復時時往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老將傾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舘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當還湯都閻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尚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據孔傳欲附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使儒見有居憂字並讀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靁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傳皆云處居也遷徙也乂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乂字通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疏】注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宜也孟子私淑孔子全得其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疏】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尚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侁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烰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侁爲婦有侁以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蓋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曰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家蓋呂氏采敘其書篇書所謂本味篇乃剽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假鄙何足注譬而其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衞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爲可不辨論故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感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僞鄭之小說也

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等三字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覷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

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餘妃有㜪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㜪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日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㜪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遠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遠矣〇注雖以至人也〇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下之祿加之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罔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文見部云觀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觀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駟四馬也千駟是爲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爲芥故以草釋之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正義〕注囂囂至貌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閑也注云囂然閑暇貌淮南子本經訓云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正義〕注幡反也〇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彊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就幡然即翻然翻然即反然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正義〕注覺悟也〇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通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

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汙己而已〔正義〕聖人至而已矣〇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正義〕注伊訓至誅也〇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寔政論曰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于真曾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戲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鑿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由通猶猶即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別也曉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既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教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正義〕不枉道而取容〇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云倫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

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以孔子為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疏】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然故注言或以孔子為然也戰國策衛策云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晉之幸者翟氏灝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雎侍作寺瘠作齊史記孔子世家癰渠為驂乘韓非子作癰鉏輾轉相推癰鉏雍雎為一人而癰疽亦即癰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盜而精破者雖瘍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賤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為癰疽之醫者似是讒說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疏】否不然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欲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也【疏】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毛氏讀峻著者閑語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違而不得於命者遇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逃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戚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為準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命有可圍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彌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為辯而無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讎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讎鄒為顏涿聚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為不合也孔子於衛主讎由嘗事其後有非彌之執子路真金以濁之或疑其私於所親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讎是讎由即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讎由則讎由之實亞於伯玉因東道之體而刑於門讎國其宣也至琢聚則齊人也邑實嘗其少為梁父之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為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讎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齊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發守館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灝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值遊為癰疽瘠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衰於君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於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瘠環也【疏】注孔子至過宋○正義曰不為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使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辨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題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為宋臣為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為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為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為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官為宋官故彼遂隋貌之悉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晨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為疑則康以三司為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為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往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為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

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卿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皆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臨者今據稱貞子卿缺非宋鄭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稱夫子在陳不得顯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遷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衞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按其年歲靈公殁巳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嘗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顯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稱爲難比條理犁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旣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事兩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卿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較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衞按此適衞之下即嘗以後夫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陳據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衞去衞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衞主蘧伯玉家據以衞南子之行會靈公禮執賓又復去衞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嘗於陳於是觀之之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即云孔子去衞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衞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絶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拘戚就以微服避難會卒哀其所養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葉愼矣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衞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衞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恆在於衞孟子所謂於衞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衞靈公主顏讎由員子匡長子蒲歷曹鄭祀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略徵傳書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諡矣又名越與孟子異疑古尼字詩谷風篇云尼離勤苦之事也是阨即離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注】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宰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實己物以養人牛食而不吝可以爲要者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善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履羸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令五羊皮是時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權作客貧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據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遠氏佑攝故緣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之辨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實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夏裹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紹五羊錄委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孰處義飾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秦錄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委循其合處以秦錄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楚五羖其楚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羖微物楚人豈食之乎按扊扅歌乃漢詞賦家所爲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鑑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即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媵臣徵之也請贖以五羖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於楚則奚之秦所被服楚人爲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巳自相矛盾則幷贖奚之事亦屬傳聞不足信也至所引扊扅歌辭詩之說則尤爲不

棵夫五紽五緎五總絲數非錢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紽緎總俱以五言皆紽之量數總絲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為䋣倍䋣為升倍升為緎是紽為絲數亦無可疑施氏謂合五羊為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觀晉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入秦羖羊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牽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置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為自鬻之直與此所云則皆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顯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顯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斷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址實見矣不諫之秦行跡見矣年已七十當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官見矣獨秦之號為五羖大夫傳至孝公時猶賓實於趙頁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甚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晉媵臣亦舊說閒以證楚左氏媵秦穆姬晉乃虞大夫井伯弇百里奚也集衆以次之於各等矣裁閒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鬻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繹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傳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傳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安得有知史記奚為晉虜以媵於秦之妄說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之說此言【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晉人至奇諫○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縣二省而界相連婁謂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猶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何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名備□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御白為美徐氏疏云謂屈產乃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為產生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還與慈州文城鄉還吉鄉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晉縣又見成五年杜但注云晉地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疏】百里奚至為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節之首蓋謂奚所以不諫者知虞公之不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即申此二句之義知即智矣於其閒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接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即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為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為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實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為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一智而且實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徒以能斷其不為之是也一說智時強大可與晉滅者其知秦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為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留氏顯芳吳云戰國時處士橫議喪人倫廢禮義以為觀可怨鄰可放夫歸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為君臣無定分得以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為苟賤可甘近佞可援也爰是造為事端託諸辭為伊孔稱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援其說孟子憫焉故特設為門弟子綴難問答者諸闢以撤扶其獎鄉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為旨萬章之徒非說此篇實據之徵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為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傳史若輩悉其書己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為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為實錄則時之邪說亂人既職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與為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違正也【疏】不為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孟子正義十九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疏】伯夷至立志〇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恥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之下民明是恥粟采薇事史遷可爲經佐也孟子何獨有異聞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紛其暴至於聽聞無諍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諫臣欲諫正之不得從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圖久有欲逃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共有遺命之可托逐以未顧而遠叔齊夷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矣也其事從遜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諫事言之孟子廉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己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僞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諫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汚於己而非必有苟於人故得爲聖之清〇注若夏姬之比也〇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〇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曾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廉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激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爲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劉熙注綦毋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頑鈍無廉隅也頑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懦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使慢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銛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鈍貪之謂國語晉語少懦於諸侯注云懦弱也說文心部懦駑弱者也故以懦爲弱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疏】注鄙狹至深厚〇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聞高賜注云鄙人小人也小鄙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謝小而鄙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賈不適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然其優夫藉云優寬也是寬鄙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頌序燒邊高嶠注云優薄也是薄鄙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淺則厚是深故云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疏】注淅漬至權也〇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淅汏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淅米也爾雅淅淅也孟子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漬米汏米淅米淘米洮米淅米異稱而同事淅實謂之漬自其方言之湘言之曰漬米不及淅抒而起之曰滰萬章篇今滰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滰滰浚也說文湑莤酒也一曰浚也鄭興注周官甸師云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滰也說文滰浚乾漬米也引孟子孔子去齊滰淅而行今本滰作接所見本異也滰之言竟謂漬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漬乾漬米爲滰乾矣西溪叢語云見聞集引李吉甫删錄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始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疏】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一曰奮也揚飛舉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盡揚播入於河高誘注云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穆大畢濟書彙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衰也此猶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爲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卽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始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聲鑄鐘也擊以室之於先玉特磬也撮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爲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拚也檢也廣雅卷三云幷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拚知其足制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稱軫與振亦聲近義同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疏】始條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注以智至中也○正義曰說文工部云巧技也故以技譬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爲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爲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未上力字至爲三子之力中爲孔子之力乃注云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爲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清任和矣又似謂孔子以時爲中的三子各以清任和爲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爲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爲三子之中的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本義宋如何如姑擬之以實知者近時通解智巧即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力節造指循到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爲聖之時臧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疏】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徹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戴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云班列爵祿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榮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鄭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爲近廣雅列班布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備也故又以備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寡之禮記司祿職次倉人明義曰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鄭

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當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采遺文所致卽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而已鄭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養其不合蓋注以周禮司祿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卽去亦其中一端孰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夫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使其故恣横議之習已久秦至敢於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爲於宜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乎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遜劉歆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一概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邁歙鑿氏遺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由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禮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類若盡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幷無厭也故於所聞異制中事信其數之少而不皆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異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疏】天子至等也〇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彼言王者之制故不數天子與此異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男者任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〇注公謂至後也〇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爵著周公太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疏】君一至六等〇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卽君也王制五等不逮諸侯孟子六等逮君不逮君猶不逮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爵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爵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爵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酇長每酇一人七百五十酇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二人庾人每閒二人天子十二閒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載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士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酇師野之縣正酇五十五酇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酇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酇長野之酇師郊二百七十四酇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酇人各如酇酇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官之爵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者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鄉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

師七千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鄰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鄰中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為次國二鄉二遂鄉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鄰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為小國一鄉一遂鄉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為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為一等中下大夫為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為一等也且考工記釋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為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謂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鄭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為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祿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為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謂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譏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疏】天子至附庸〇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禮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載為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身經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嘗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傲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惠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縣名今為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猶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群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魯氏此說極為支離即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體之數遞為降殺各以百里為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為隸虛封於諸男則以為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雖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為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卽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棟衛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知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為之制其域者采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抉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為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〇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〇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弨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兩同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為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為同者取象雷震

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雷〇注小者至庸也〇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逮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使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爲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進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蓋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〇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嘗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也若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書諸侯去籍之時但以審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殷國七十里卽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位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爲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巳稱田夫或以爲皆實田穀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猶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之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鄰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事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閒以爲衛王畿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畫以數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獨舉魯僅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魯擯何也曰此孟子卽所傳聞以論魯時之地域處在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官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說周官否則强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疏】注庶人至士者也〇正義曰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祿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稟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卽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鄭彼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鄉長賈公彥云鄉長是不命之士爲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祿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使其任官然使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鄉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官使不命之士爲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祿不命之士方爲賤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者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疏】大國至耕也〇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擬李文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況諸侯有大夫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疏】耕者至爲差〇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閻氏璩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鉏鋙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耕人而已管子授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上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懸殊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畝也至小司徒之法亦異於遂人中

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則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〇注獲得至吏也〇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云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猶多方云宅爾宅畋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也攴部畋平田也多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錄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漑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秋官薙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皆糞饒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各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〇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〇諸侯僭越滅籍從私〇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疏】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〇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兄弟鄭包上貴字而言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使爲婣婭有所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佑溫故錄云兄弟等責之辨必其人之與已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

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疏】注獻子至而就之也○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穀穀孫孟文子生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注云鬬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仲並居第四等是以其時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此記以為邑方二里之據小司徒四井為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此免餘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故又云惟加田無國正據凡云百乘者富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為一乘之邑百乘卿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為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為富貴而復有德趙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友無佗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欲其有也有謂有之以為重也獻子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之知有獻子貴則獻子不與友獻子之不挾貴可知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疏】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秦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亡久矣疑郈季氏之後而帥公者魯達子鄰陸子謂齊滑王曰魯費之家臣甲會於襄費而邑人對頎襄王有鄰費鄒邵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晉子晉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謹季氏春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曾儲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於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鄒衛悅越首魯人攻鄪魯子謝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大國故並閒則為季氏之臣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猶復稱毛氏奇齡經問云或閒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謂有稱費在春秋猶魯都哀是魯君則魯此為魯邑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末有子孫與祖來可聞者有謂費本季氏蔡邑黃鄉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號曰俱不從魯國無恭國無有降而稱費國之證鄆季氏子孫世為魯卿亦斷無有

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郕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斂處父居郕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稱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閒謚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會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閒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長國猶顓臾郕極各為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卿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業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稱寬其得以都而稱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請之費滑水經注一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閒仍為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邵鄉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般王慎長息同列第四等數般形近而譌順慎字通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疏】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為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為平公待於門者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辛子平公之老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數正此文為平之誤其遂民篇云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韓而肆之貴而實之餓以百行殊御默默雖齊樂尊實之美稱恥賊著之醜述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為斯猶賢之為茨也惠氏棟左傳精注云史遺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為姓隸人之名鄖孟子時大雅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謂糲米也疏與粗通趙氏佑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也云或孟子傳高倒其名也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之烈而不能與諸侯會之自是末年已不免飽平益替為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天下變亟六卿稱成方且違叔向諫屑祁其不知求實轉國亦甚矣區區權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團虛拳非有示我周行之鐵唐復無可表見鄖使不詳於此而與共職位世遂能破相展之弊樹疏遊之勤倣孟子特以為友道疑未曝深論晉本末也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

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

注尙上至夫也○正義曰尙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尙作書或說云尙者上也儀禮覲禮云尙左注云古文尙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亦就往舜宮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氏以饗舜爲堯就饗之所設則舜設盛禮饗堯而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更舜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卽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趙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室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尙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大聖之行千載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孟子正義卷二十

江都焦孝廉循著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
注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操也謂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
接其道當操持何心　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爲心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
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正義曰音義出郤之云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郤此謂當从卩作卻不當從邑作郤也文選東京賦云郤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
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選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卻不受也是言卻之卻之者卻之
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傃己何以爲不恭一悅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然又是萬章問　曰尊
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
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
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注今尊至
卻之也○正義曰己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
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
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
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　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
所賜有名如餽贐聞戒以禮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
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
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　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
克奔鄭注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
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彊禦不畏彊案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越敓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
以兵禦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
民罔不憝是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

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死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讀殺
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
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
也　注康誥尚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殺餘民封康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
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侯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成王即位年十三至是大年
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
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
幼不能蒞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
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
傳云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尚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於取
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憝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
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
專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鄭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誨者明
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攴部云敃冒也周書曰敃不畏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本爾雅暋敃彊也盤庚不昬作勞鄭注昬讀爲
敃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敃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敢其在受誥最心部作忞王氏鳴盛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彊爲惡
義亦同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觸其冒昧無知觸殺人取貨罪犯不赦當育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彊閔爲敢之
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彊爲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憝惡也說文憝怨也康誥罔不憝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
譈荀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敦惡法言重黎篇楚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譈惡也譈憝敦並與憝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憝康
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銓法解云近憝自惡是也方言肆惛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苦謂之肆惛若秦晉言可惡矣肆與憝聲亦相近
按趙氏訓譈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惡同惡不同譈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敦云
敦斷也又說劍篇云試使士敦劍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絶截也如斷截也然則敦有斷截
斬斷之義趙氏讀譈爲敦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者天地之令注云令教也是教亦令也說文辵部云遣遏也言部云誅討
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孟子解說凡民罔不譈之義既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即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
人即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晉語云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
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illegible]刑德篇云法者所以[illegible]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

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餽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洸洸潰潰解洸潰樂記以言言痛痛解言痛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注萬章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逸說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之是為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專舉此一端以為例耳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注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盡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勝猶連勝也比而誅之即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即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騷云蘇糞壤以充幃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泰幠箋云泰幠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即甚也故趙氏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比法式也充類謂已盡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充類而又大甚是為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為義之盡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義字取稅於民本為義類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為太甚故為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與盜為非類故不可比於禦諸因謂師云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夫謂非其有而取之即為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為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段氏玉裁周禮漢讀云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武勇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蓋其獵時自互相攘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為長愚謂不特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首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優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為弊俗故趙說為長揚文采曰選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民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為何至公行據奢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獸禽時轉耀於衆猜人其己若耳非得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豪無干涉下文不言云獵較猶可況受其賜矣實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稱魯自三家僭竊禮則僭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為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為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猶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知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魯人獵較孔子為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為之也焦氏袁熹此木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為也禮記樂記云事蚤濟也注云事猶為也檀弓云不仁而不可為也注云為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為也行事為三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

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既正其祭器又兼其獵較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不即兼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薄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吳原神泉詩碑箋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俗書簿字按簿書之簿即惟上之簿對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屬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有可以簿疏物也畢氏沅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為主簿督郵韓勒碑主簿薛陶武榮碑郃曹史主簿古簿字皆从艸明矣然經史書並从竹如籍籍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轉之簿即手板也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即此是已書

之於獵簡之獵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來鄰祭祀之器也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者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
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乏絕轉爲不敷孔子所以不業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卽
是陰止其獵較之術發民爾被篇著閒話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家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
歡贈其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無之皆不得用而人將斷知顧獻禮覺其較奢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
較又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得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祭器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
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數則獵較尙不無悅之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簿正之宜也所以斷其獵較之趣圖因此
所以亦獵較也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曰爲之
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
事始而還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
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注兆始至治之○正義曰
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朕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爲兆始也廣雅
釋詁造本皆鵠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釋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
○注而不至而遇○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遇去也是去鄉遇也爾雅
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辭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蓍龜之卦兆吉凶體經言兆故趙氏以占
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處去也禮不行必爲之兆而後去故不處也孔子
亦獵較已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遲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爲之兆故趙氏屈曲申而之此趙氏
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何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
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已然非爲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莫析趙氏得之○注蓋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
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illegible]文音[illegible]云[illegible]曲[illegible][illegible]竟留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
年淹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歸爲之兆而後乃去雖不遇去
而亦未嘗久留蓋於三年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
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
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
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
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以問孔子孔子爲司寇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賤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
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致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遇是違之也
季孫致行乎定公者致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不言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
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
故也然則孔子之仕於季桓子不違去[illegible][illegible]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
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衞衞靈公致粟六萬此謂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
○注衞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衞孝公惟夫子於衞靈死後在哀七年嘗出公輒時亦曾至
衞但出公並不謚孝然舍此又別無但公仕來[illegible][illegible]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衞靈三十八年孔子來衞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衞靈
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當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
注衞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衞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鄭玄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
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錄古人也劉氏考異云衞輒使石曼姑帥師距衞蹟於戚公羊傳云國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
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權弓正義謂衞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
謚以捷非趙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謚更無足怪謚[illegible]謚[illegible]公謚書人衰謂之謂公則亦嘗有兩謚趙氏佑溫故錄云謚法解無出
衞孝公之卽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辨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謚爲孝史不備耳經傳有可以正史
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公輒立時孔子又嘗遊衞大夫其致粟仍[illegible]靈公之書而禮爲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惜皆[illegible]見公孫
丑篇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
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
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注仕本至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

得粟三乘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

抱關擊柝〔注〕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疏〕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荀子榮辱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辱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營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既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為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為門關之木謂即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為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挈壺氏職壺以序聚欜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鄭司農云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即巡夜阮氏元校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徼候者賈氏疏云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越徼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徼候者也按趙氏以抱關擊柝為監門之職則柝即是關若以柝為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為一職擊柝又為一職柝欜字通也為門關之木則擊為椎之使固為行夜之木則擊為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疏〕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官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邦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斂甸稍縣都之賦以共委積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然則委積為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為主委積倉庾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天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零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說文田部云當田相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為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為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謂如乘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多季氏求嬴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數量以數平斗解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為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屑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為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葭○正義曰周禮地官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囿今之苑趙氏苑囿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囿囿人所掌囿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為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飼田中事也懸接古乘與甸通毛說實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騶虞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艸部云茁艸初生出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云壯大也茁為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羊故以肥好解之然徒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丁丈切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長茁是生長之貌茁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茁壯肥好也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疏〕注託寄至國也○正義曰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為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疏〕注士位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古之上士中士下士者皆有職之人也其求仕而據書謂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論語女為君子儒是也閒亦稱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為四民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也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辭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答北宮錡及士以旅大夫以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注〕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而可受之乎曰受之〔注〕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注〕

萬章曰受某何意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
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　注氓民也○正義曰詳見公孫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
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
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
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注周者至科也○正義曰周與賙通周禮地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
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注云艱阨飢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賈氏疏云據從饑饉周急不繼富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
食而賙其急注云賙稟其艱阨饑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貸民之常科謂因民貸乏以穀給予之此常法也禮
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
亦通而並舉賜各別也○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
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爲不敢曰抱關擊柝
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孟子
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
恭故不受也　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注云祿若今月奉也自卿大夫以至庶人
在官皆有祿呂氏春秋懷寵篇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
也既不仕則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不仕而受其祿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曰君餽
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
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　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
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是君餽之則受之不待復問矣故直以可常繼爲問耳前云爲貧而仕懸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
職以受祿也蓋賜爲餽與稟之通稱前云稟者賜之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粟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
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爲周以禮
下實則爲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
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
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

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
來繆公慍也慍恨也　鼎肉○正義曰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注云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
鼎○注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卒終也儀禮燕禮云卒受者以虛爵降奠於篚注云卒猶後也故以末後解
之據自是臺無餽則此爲末後也據亟餽則此爲復來也○注摽麾至不受○正義曰音義云摽音杓又音拋莊十三年公羊傳云
巳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注云摽辟也時曹子手劍守桓公巳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釋文云摽劍普交反辟也辟劍置地劉
兆云辟拊心也此音與孟子同毛詩邶風柏舟寤辟有摽傳云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云摽待小反與公羊傳音異而摽辟同爲拊
心則摽正鄭是辟與公羊注同矣毛詩召南摽有梅傳云摽落也此摽乃莩字之假借因思曹沫摽劍此摽亦莩謂擊落其劍於地
也哀公十三年左傳云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此摽亦莩也木之長者既枯斃久之枝榦必墜落杜氏注摽爲擊失其義矣說文手部
擘撝也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撝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卽俗字麾通撝撝訓擘擘卽麾辟有摽之辟摽訓麾猶訓辟也禮記禮運
云捭豚釋文云捭又作擘孔氏正義云捭析豚肉析卽分裂正義說文手部又云拊擗也擗麾也則拊心是以手擗麾其心云擘云
摽則當是以兩手分麾蓋懲憤抱鬱之極用手闢解之辟亦闢也闢亦闢也蓋自上分而落於下爲摽自近分而屏於遠亦爲摽其
義可引申而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而屏於遠也是可推而通矣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
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有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說文
手部云𢷎首至手也古文從二手揚雄說拜从兩手下首部云䭫首也頁部云頓下首也段氏玉裁釋拜云拜者何也頭至手也頭
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大祝謂之空首鄭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
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尚書召誥曰拜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拜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
至于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于地是以周禮謂之空首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著地言也
拜本爲空首之稱引申之則稽首頓首亦皆曰拜而稽首說文作䭫稽首者何也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
至于地荀卿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白虎通姓名篇鄭注周禮大祝何注公羊宣六年某氏注尚書召誥皆曰拜頭至地曰稽首拜
重手故字從手䭫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叩者何敏也敏者何也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
且敬緩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吉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惡首不吉稽顙禮經
十七篇禮記雜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經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
顙頭觸地也又檀弓注云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敬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
顙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顙何曰顙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顙顙與語諸稽鄭行成於奠曰頓顙於邊何言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
地與稽首同其以顙與稽首異也荀卿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卽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
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數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

拜九曰肅拜此大者其拜前三者禮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歟俛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拜者拜手之
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
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
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於君夫人鄰國君夫人稽
首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
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鄉重之至以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妻之父非君也以逆女之
事至重稽首主人授女故主人不答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饔餼儐大夫大夫北面
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餼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賓尊君客之
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鄉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賓必稽顙以拜賓卿
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
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雒誥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
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楚施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羈再拜顙於齊侯是皆稽之振動振動者吉
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
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未有不用于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褒者不稱也凡禮經言拜
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凡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
者褒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褒者大也有所褒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僖十五年左傳言三
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肅首下手之拜也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
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禮拜手婦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
頓首○注臺賤至恨也○正義曰臺即儓也方言云儓䑼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䑼臺爲賤稱故官之賤
者名臺引傳者昭公七年左傳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
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云臺給臺下微名也臺次輿隸僚僕之下是賤官主使令者故引此以證也論語學而篇云人
不知而不慍鄭氏注云慍怒也說文心部云恨怒也怒恚也毛詩大雅緜肆不殄厥慍傳云慍恚也是慍恨怒恚四字義同趙氏以
蓋無餽爲繆公心不平子思之言而不使之餽故以爲慍又以恨明之阮氏元校勘記云慍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專抑注文作
繆公慍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注】孟子

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疏】注又不能優養終竟之○正義曰趙氏以繆公慍恨子思之言不使臺餽

食餼不能優養終竟之近時通餽繆公因子思不悅自悛故臺無餽此不能養指上亟問亟餽事非指臺無餽也

曰敢問

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注】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疏】敢問至養矣○正義曰此因孟子言不能養而問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

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

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

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庖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

爲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疏】

注將者至道也○正義曰毛詩傳以行釋將不一而足趙氏所本也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是將有行送二義以
君命將之鄭亦是以君命送之故繼粟繼肉皆以送字明之廩人繼粟廩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庖人繼肉庖人送之不以君命
送之也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天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獻胡氏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廩人下大
夫二人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禮記祭統云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
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詩簡兮疏云胞即周禮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
宰割者胞與庖同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趙氏兼言倉廩之吏者粟藏于倉倉人主之廩人之
粟亦取之自倉故兼言倉廩之吏也桓公四年公羊傳云三曰充君之庖注云庖廚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治祭者庖注云庖宰也是
庖人爲廚宰之人也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
數亦急也非有二義趙氏以亟拜爲數拜又云欲使賢者不答以數所以優之也毛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國語晉語
云獨恭不優注云優裕也優裕是不急數使之亟拜非所以優裕之矣說文丵部云菐瀆菐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瀆菐疊韻
字瀆煩瀆也菐如孟子書之僕僕煩猥猶煩瀆也廣雅釋詁云煩勞也釋言云猥頻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

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注】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

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疏】堯之至者也○正義曰此

因養以及舉也能養仍必舉之乃爲尊賢百官即廩人庖人之屬牛羊倉廩備則繼肉繼粟不煩瀆矣加之上位謂慎徽五典納
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極而至於登庸攝政也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

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疏】下刺繆公之不宏○正義曰廷琥按孔本

密作問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注】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注】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疏】注在國至之臣也○正義曰儀禮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云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宅者指已仕而罷官之人與孟子言庶人未仕之人有別按宅者謂士之家居而未仕者也可以孟子之言證禮所云若去官致仕終不可爲庶人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廟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發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淮南子本經訓云野莽白素泰族訓云食菽飲水注皆云莽草也草莽猶草茅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釋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質丁讀如贄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執雉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禮云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鄉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摯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摯用鶩趙氏概舉見君之摯故云執雉之屬括執羔執鶩執贄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注】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注】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疏】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此皆法當給役之事也言分則爲庶人言儒則爲士仕役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人待之即召之役義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待之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召之此士所以不往也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注】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注】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注】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疏】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按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之語意自了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注】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注】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注】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疏】注皮冠弁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蘇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貌非是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於圃孫寗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illegible]數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惡爾孫寗二子何爲而怨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寒雨雪楚靈特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弁料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據貌○注旃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爲旂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因章曰旃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旃既云通帛又云因章兼周禮爾雅言之也郭氏注旂云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是象司常交龍首之鄭氏注旌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旄之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注旃首言之趙氏言注旄干首爲旌於爾雅增干字言旌有鈴爲旂於爾雅增旌字蓋旌則注旄於干旂則繫鈴於干以旌明旂謂旂繫鈴於干物旌注旄於干非謂既析羽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爲孟子解書謀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鄉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顯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鄭以旃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旂故鄭以旃招庶人是按旃車戰旌旃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即以旌招大夫此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旃招士旃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建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旃車載旌大夫從旂旃之義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爲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余

既篤信左傳亦閒以孟子說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譏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故即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以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皆田制拘文廷號按趙注施竿首者孔本竿作干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注】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注】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注】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疏】注詩小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東第一章底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礪物使平矢則粹必直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厂部厎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讀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廣底下字無別讀音遂誤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厎底並從氏聲義異而音則通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法即則故既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趙氏以引詩君子所履體君子之由是路小人所視體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砥言其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厎其直如矢體義之爲路禮之爲門禮義即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小人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體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諸侯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注】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注】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人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疏】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大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猶事也淮南子俶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某事則以某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猶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仕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贄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動邱園之貴豈效放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已甚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疏】注接輿佯狂○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雎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引孔子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注】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疏】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閩監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推之鄉一鄉之鄉者亦是鄉鄉中之善者以鄉中解鄉字猶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鄉中國爲國中故天下爲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疏】注好善至人也○正義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因而上友古人此互明友一鄉未足則進而友一國友一國未足則進而友天下友天下猶未足則進而友古人也惟一鄉斯友一鄉惟一國斯友一國惟天

下斯友天下何也同在一鄉乃知此一鄉之善士也同在一國乃知此一國之善士也同在今世之天下乃知今世天下之善士也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則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惟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上下兩節互明如此周禮春官大師注云頌之言誦也頌其詩卽誦其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諷誦也誦諷也讀籀書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竹部籀讀書也鄘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繹其義蘊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繹易義而爲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列侯至便侯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諜曰太史公讀秦記皆謂紬繹其事以作表也漢儒注經斷其章句爲讀如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禮注舊讀昆弟在下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是也人所誦習曰讀如禮記注云周田觀文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是也諷誦亦爲讀如禮言讀誦讀書左傳公讀其書皆是也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其卽上古中古下古之謂邪然經言詩書固不必遠追書契以前接古人各生一時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鄙棄其言斯爲能上友古人孟子舉孔子之時得堯舜通變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也趙氏先解頌其詩而以論世屬之讀其書似頌詩不必論世大戴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孔氏廣森補注云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諷誦詩世奠繫然則詩書俱宜論世趙氏蓋亦以論世繫承頌其詩讀其書而先解頌字繫頌詩下耳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注】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注】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疏】注貴戚至卿也○正義曰貴戚之卿以親而任故云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以賢而任故云有德命爲三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注】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注】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疏】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也○注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貴者非

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恨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疏】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云放之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書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嘗待放也若士不待放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逮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疏】或遭殃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句疏證云正義作禍殃與趙協○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萊爲殷湯興其王道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爲卿致于易位是爲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爲卿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更於親近貴戚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疏】注告子至題篇○正義曰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爲卽浩生不害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但於告子篇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齡亦以趙氏爲錯胡氏齊舞壁約旨云告子孟子之爲子也使來荀揚如性惡禮僞善惡混之縱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辯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性善之言乎今人闢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善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情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教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爲矯揉此卽性僞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無有善惡而爲湍水之喻此卽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此卽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疏而切美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褒貪不忘歸歸性學如告子者義無人矣告子之求可量也顧乃以孟子爲闢告子何邪翟氏灝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云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言此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孟之實與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儒墨度爲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注】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疏】注告子至素也○正義曰杞柳性猶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爲才幹桮棬器也故趙氏以義爲成器杞柳本非桮棬其爲桮棬也有人力以之也以喻人性本非仁義其爲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爲桮棬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爾雅釋木云楥柜柳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似柳皮可煮作飲陶履居本草剝蓋云釋樹剝取裹皮去上甲薦履之屨日作飲安軟此釋樹卽杞柳柜卽釋也如柔實本草析義云柳木今人呼爲枝柳葉鄙柳非柳楷橈非橈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削南北甚身總亦不材也不堪爲器用故枝取以爲杞柳與箕爲類爲柳箕爲卽爲桮棬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爲柜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爲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篇三章傳不釋何物卽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卽今絲棉樹按絲棉樹與杞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桮棬者爾雅釋木權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桮器素詩正義引某氏云可作桮圈圈卽棬邢氏疏云素謂樸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棬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爲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坯然士喪禮用權桼人皆云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始舉爲成是也蓋桮醆之類飾以彫琢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杞柳等木爲之質故爲素也禮記玉藻云母沒而桮圈不能飲焉注云圈屈木所爲謂卮匜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棬矣方言云桮其通稱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盧辯注云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蓋桮爲總名其未彫未飾時名其質爲棬因而桮器之不彫不飾者卽通名爲棬也翟氏灝考異云趙氏訓桮棬爲桮素孫氏音桮爲桮蓋素與隸桮與杯惟以木作土爲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杅卽孟子所謂桮棬也以桮作杯隸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斵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櫽栝之生於枸木也繩墨之起於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注】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桮棬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疏】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戕殘也易豐卦傳云自藏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爲完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卽順也賊害也義與傷同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注】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疏】注以告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繚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繚轉是轉卽繚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繚與轉一聲轉木謂橈戾其木轉性轉戾其性矣呂氏春秋孟春紀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轉戾與轉同義非變通轉戾之謂盡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變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桮棬人之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杞柳之性以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

善矣此所以禍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桮棬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能變通者而變通之即能仁義也杞柳爲桮棬在形體不在性性不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柳爲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或率孔晁注云率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即中庸所云率性胡氏煦篝燈約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移實不肯原指天資明昧而言盡實不肯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即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矯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絶矣同矯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絶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舉者遠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汙濁而不知堅者非其本性然也〇注夫歎辭也〇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有是夫善夫等同故知爲歎辭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注】順夫自然〇正義曰孔本作天順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疏】注湍者至性也〇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瀨也急則有所分告子以喻人性之無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圜訓之廣雅篅圌皆訓圜圜通作篅說文竹部云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圌以草作之團團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篅讀顓頊之顓漢書賈捐之傳云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顔師古注云顓與專同專專圜貌也趙氏讀湍爲顓湍湍猶顓顓也惟水瀠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縈之傳云縈旋也音義云縈字書作瀠余傾切旋勢回說按瀠即縈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注】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疏】注躍跳至善也〇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蹶也一曰躍也是躍爲跳也方言云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是顙即頟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以跳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摶音團通俗文云摶索爲手團蓋掬其掌以趨擊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爲桮棬比以人性爲仁義是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爲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不順其性乃爲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顙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爲桮棬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性則可使爲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性爲善既知順其性爲善矣又並以順其性爲不善云杞柳云猶水皆儗不於倫也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疏】失其至人也〇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趙氏言素真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真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真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曲邪也邪則不正佹戾則非自然搏躍過顙非水之自然故爲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疏】生之謂性〇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〇注凡物至同性〇正義曰物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旨而言之非告子意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疏】注孟子至同邪〇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舉之得其瑕而使辨曰然【注】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性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同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蓋渾人物而言則性有善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戕賊性以為仁義必明之曰戕賊人以為仁義次章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人故孟子必辨之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人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為仁恕之本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為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臭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於禽獸之欲即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瓛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為論云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為一者必非知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纔稱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為說人性所以善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卻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為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為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為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為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為候聞雞鳴以為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烏之反哺雎鳩之

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為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岐而二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發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為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即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異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為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即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質形氣者為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為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為得有二性故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言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故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猶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緯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猶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

襄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智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爲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惡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爲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注】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疏】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飲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人禽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比桮棬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春云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注】孟子怪告子是言也【疏】何以至外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告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疏】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之年在彼即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即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即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備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注】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疏】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辨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即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即老也告子以長爲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異別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外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疏】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以長者義長之者義告子固不得云長者義也故又以弟與長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無不同是長之權在彼理本不足雖以辭然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注】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疏】注耆炙至遠也○正義曰耆猶嗜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嗜之同明長同愛不同權固由我耆炙同情亦出中嗜同則情出於中豈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權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耆本亦作嗜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孟季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畫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諸孟子孟子亦何不留之面命而必轉詢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事孟子劇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惟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皆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注】季子曰

敬誰也曰敬兄【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注】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注】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注】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疏】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果伏劍而死高誘注云果終也終與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義外非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疏】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倣其說以難之也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鄉人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無時可易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真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文趙氏佑溫故錄云古禮之最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叔兄對文蓋舉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與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義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敎至於離提仁義絕誠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爲之以歸於內而達道之德九經三重之事實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疏】注隨敬至在外○正義曰季子謂外敬因人轉移而中無所主則前言所辨終竟不易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疏】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欲其溫夏則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欲非人從飲食爲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時而闡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遺義外之說不隨人爲轉移故以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爲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一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即愛亦在外也上言長爲之長異乎長人之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變在外與嗜炙在內大別此借仁內以明義外也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矣以仁內殿義外此以義外殿仁內不同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疏】注人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疏】注或曰至比干○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王充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接公都子此聞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辭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辭意之論略同○注紂爲君至不仁○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微此古人文章之善羅氏瀾考異云陸象山集與胡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論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

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瀕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距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貳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注】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疏】今曰至非與○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其杞柳湍水之喩又以爲同於荀楊然則荀楊亦與釋氏同與曰否荀楊所謂性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古今同謂之性卽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楊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繼時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宛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動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見善信之乎凡植禾稼卉木畜爲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爲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覯謂氣質不得概之曰善荀楊之言固如是也特以如是則悖於孟子故截氣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湊泊附著可融爲一是借天爲說閑者不復疑於本無遂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汙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譬水之淸因地而汙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眞宰眞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淸喩性以受汙而濁喩性墮於形氣中汙壞以學而淸喩學水靜則能淸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懼懼之法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淸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旣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按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宰眞空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注】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疏】乃若至罪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卽從下文若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可不可未可知之靜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知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眞遂梗之論卽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倍其性之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遺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異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漸者智也等而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旣有智愚之殊而叢習復有邪正之異

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惡卽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習習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非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恕有加於人恕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偁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美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殊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illegible]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

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卽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情不可以爲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卽能利貞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於情之可以爲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揚性善之指在其情則可以爲善此融會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illegible]奪[illegible]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爲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卽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爲善也荀子據以爲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爲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貞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知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陰已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爲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爲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爲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爲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蓋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之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蓋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卽是可以爲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爲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爲善決其爲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食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善腹之頤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辭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爲善之情也可以爲善原不謂順其情卽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情發於外性義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第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卽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隱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注】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疏】注仁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明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則有惻隱羞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差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戕賊人以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純樸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順人之文繡也○注譬如至昏也○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同爲八疾又云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僮昏之人不可教之以善故韋氏引以釋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赦曰惷愚注云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禮記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騃童昏既列於八疾則與體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之人趙氏以下愚爲此癡騃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指合譬如者趙氏自釋未定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注】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疏】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蒸民篇第一章蒸詩作烝夷詩作彝傳云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當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既以法釋則又以有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即前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孔子釋詩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疏】善惡異衢○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楊倞注云衢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注】富歲豐年也凶歲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疏】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解引孔安國云富盛也呂氏春秋當染篇紂子彌豐高誘注云豐盛也是富即豐也故富歲爲豐年○注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贏賈有餘利也賴贏也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亡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讎也南楚之外曰賴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衛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菽篇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美矣鄭注業管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聲之轉耳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即嬾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從女賴聲一曰臥也貝部云賴贏也從貝刺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即懈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嬾怠月令不可以贏即是不可以嬾而子弟多賴即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强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性哉以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器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

不變者也人又違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為貴雖其不美者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為賢為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為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芽甲坼根榦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為華為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為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形不違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為助謂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注】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疏】播種而耰之○正義曰說文木部云耰摩田器也從木憂聲論語曰耰而不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五經文字曰經典及釋文皆作耰鄭曰耰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韋昭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鑼榛再遍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遍即鄭所謂覆種也許云摩田器也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耰今曰勞勞即到切集韻作耮耮按耮今俗所謂抄也土初耕猶粗成塊以耮當耙之則細墾耙則愈細所謂抄也先耙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耰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耰當是覆種論語耰而不輟方在耦耕之後蓋始摩平其粗塊不必即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麥苗根也時方播種尚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曾子釋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麥重巳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脩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劉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麥最遲者以蠶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蠶去為晚禾地矣○注麰麥至來麰○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麰大麥也王禎農書載麥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實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大小麥皆種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麥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宿大麥為春麥玉篇麰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參矣然皆小麥也崔實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玉篇麰大麥也今考崔實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

為始惟麰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麰麥說者以麰為大麥類然則麰為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者麰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麰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是不以來為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麰而釋之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為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引詩云貽我來麰又云齊人謂麥為䅘䅘與來通又云麰來麰麥也則亦以來為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麰大麥也蔡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磽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磽堅也确磽也磽确也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埆之處墝埆即磽埆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磽埆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磽薄地土肥則和柔堅硬則五穀不生故釋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注】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注】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疏】注蕢草器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云惟草木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蕢為草器蓋鄭草工所職凡草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荷蕢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蕢草器也說文艸部云蕢草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簣土籠也簣與蕢通草器蓋即盛土之籠於臾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蕢本作蒯蕢本與籠通檀弓杜蕢左傳作屠蒯是也今俗呼竹籃之小者為籃子猶古之遺稱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注】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疏】口之至似也○正義曰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孔氏正義云此人為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犬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為歡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為歡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

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儇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疏〕注子都至狂且○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為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為男為女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嘗昭公時遂以為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姣與美違文是姣卿笑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佼以好使亦姣也衛風碩人箋云長麗佼好貌風邃篇子之昌兮毛傳云昌佼好貌釋文皆云佼本作姣是姣卿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姣且麗高誘注云姣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為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之姣人也故

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注〕言人之心性皆同也〔疏〕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猶然字相應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注〕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疏〕注心之至我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為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為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為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惟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其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

冲虛以是為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為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茫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謂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為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勤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為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為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遺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為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為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使也以理為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使自貴其神以為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為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為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為說以覺為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粹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事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聞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遠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為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大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深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為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為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為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為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為理昔之人異於今人之一啓口而曰理者亦不以為理如有物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言也曰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會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間以意見為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曰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

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强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口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有自具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故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擧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剋生則相得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旣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闘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血氣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謂之理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咸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資飮食之物矣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逆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體貴其眞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擧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孟子告齊梁之君者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問樂記言滅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遏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情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殊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異則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傅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呼吾何敢默而息乎○注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得乎道爲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爲而弗宜矣弗宜即爲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趨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晉行爲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即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孟子以理義明性即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恉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茫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案芻豢注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說文艸部云芻刈艸也飼牛羊以草故即稱牛羊爲芻樂記云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即稱犬豕爲豢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食作牲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𪎊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疏】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即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即是好趙氏豢言好惡好惡情也仍申明情可爲善之義也凌氏廷堪好惡說云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簡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即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其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鶡長也息與鶡通剝彖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卽消長也毛詩言濯濯者二大雅靈臺篇麀鹿濯濯傳云濯濯娛遊也崧高篇鉤膺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是洗滌洗滌之名物經滌濯則垢汙悉去故光明爲濯濯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去不異洗濯者然故趙氏以濯濯爲無草木之貌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注存在至遠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卽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卽善心善心卽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旦旦猶云朝朝亦卽日日也旦旦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故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萌蘖未深猶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猶轉而及仁雖爲不義而思欲猶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卽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卽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旦之氣好惡猶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卽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旦旦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盡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注旦晝至情也○正義曰說文日部云旦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宣公八年穀梁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云旦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旦日合戰注云旦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旦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旦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見紛華所悅而所惡者乃梏亡矣音義云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吉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此梏從木書費誓今惟淫舍梏牛馬鄭氏注云梏桎梏之梏是桎梏之梏通作梏故梏亡作梏亡也趙氏云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則是以亂釋梏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攪我心傳云攪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梏德行是梏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梏羽蠹注云梏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梏梏同趙氏讀梏爲攪故訓爲亂丁氏以爲桎梏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梏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爲又讀才有所生息又梏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卽反復息而梏梏而又息息而又梏其始息多於梏久則梏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梏則利害之見勝梏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旦旦伐之梏之反覆卽漸積之謂也蓋其日夜所息好惡猶與人近是時早辨猶不至於梏亡此聖人設教所以恥之以仁畏之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注云苟誠也故以誠釋苟人之自治必以問學聖人治人則以禮樂皆以法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情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卽放放卽

樣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爲民之所居故云鄉居猶里居以喻居也惟猶循也近謂鄉爲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據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舍者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疏】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爲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惑與或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疏】注種暴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人清明後播稻種既發芽矣若被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萌芽萌芽即萌蘖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疏】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閒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匱或謂之曲道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棊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證云簙博古通用說文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箸簙棊也局博所以行棊奕圍棋也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云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也史記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廣雅釋言謂之箭夗專簙也廣平枰也曲道揣也圍棋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揣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

柏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爲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說棊云說文奕圍棊也廣雅釋言圍棊奕也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爲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棊局取譽注云奕圍局也棊即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棊奕爲圍棊博爲局戲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法與圍棊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即今之雙陸奕爲圍棊今仍此名矣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篇用赭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猶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雄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獻爲實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圍棊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責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術技而賤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即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曆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即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即解不致志不能即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注】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疏】思援弓繳而射之○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繳生絲縷也文

射[illegible]文賦[illegible]部書云注引者說文云射飛鳥也弋[illegible]繳射也[illegible]矢而以[illegible]射[illegible]

[illegible]云弋[illegible]射[illegible]也孔氏正義曰[illegible]以生[illegible]矢之[illegible]名射可[illegible]以[illegible]弋[illegible]為文

云亦可用以[illegible]而[illegible]○曰[illegible]者[illegible]也加○曰正字[illegible]以曰[illegible]王之氏[illegible]孟子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是若[illegible]其曰[illegible]如也是分也[illegible]二[illegible]失言之[illegible]○是注其有[illegible]人弗至奕也[illegible]○注正云[illegible]

是曰古之名以故知[illegible]者其名[illegible]名之[illegible]名[illegible]知之和[illegible]卜○[illegible]父以是奕以加此名[illegible]奕之秋也奕

文[illegible]安[illegible]其[illegible]名[illegible]因之[illegible]云奕[illegible]上[illegible]以[illegible]云孟子[illegible]

曰奕[illegible]秋[illegible]之[illegible]奕王者也文[illegible]云[illegible]之[illegible]秋[illegible]以[illegible]上巧思注[illegible]云孟子

[illegible]文[illegible]正[illegible]是[illegible]心[illegible]志[illegible]在注是上[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字[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是引[illegible]尸子[illegible]云[illegible]在上[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奕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二是

五曰[illegible]二[illegible]五[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此文[illegible]孟子此

文之曰[illegible]俱[illegible]者俱智也[illegible]性之神明也弗若者[illegible]相[illegible]也非然

者非性本相[illegible]也此性[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明

性[illegible]前[illegible]以仁[illegible]明性互見之

章指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注】

詩云至謂也○正義曰：周氏[illegible]孟子章[illegible]

[illegible]云詩[illegible]二句[illegible]左傳成二年[illegible]子重[illegible]引之云[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云用[illegible]況[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士以寧[illegible]管子[illegible]云[illegible]濟

臣者[illegible]以佐主也故多士者[illegible]明主明主者[illegible]而國治[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其[illegible]利[illegible]民[illegible]首而[illegible]

[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已[illegible]安[illegible]也文王以寧臣以[illegible]士[illegible]言[illegible]二文[illegible]王言[illegible]此詩[illegible]為大雅文[illegible]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云[illegible]云[illegible]士之[illegible]容[illegible]止[illegible]也[illegible]威儀[illegible]也孔氏正義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翔[illegible]容止[illegible]也濟

[illegible]士[illegible]文[illegible]自[illegible]一士[illegible]人則不[illegible]引以[illegible]與[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相[illegible]一士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注】

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illegible]

[illegible]氏掌攻[illegible]以時[illegible]其[illegible]皮革注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公元年左傳云[illegible]以

[illegible]宮[illegible]甲[illegible]成王[illegible]而死注云[illegible]久[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宣公二年左傳云[illegible]宰夫[illegible]不熟[illegible]宣公六年[illegible]

云[illegible]掌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注】

注有甚至為耳○正義曰：趙氏[illegible]人之所以[illegible]不知好[illegible]義[illegible]乃苟生[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惡[illegible]甚於死者[illegible]不[illegible]而知言

[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也不[illegible]苟求[illegible]得[illegible]生[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所是[illegible]其[illegible]甚[illegible]於[illegible]其死[illegible]是心[illegible]者不而知[illegible]惡

[illegible]由[illegible]是[illegible]云[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近[illegible]之[illegible]本則[illegible]以此[illegible]反人言物以[illegible]所人同[illegible]之性[illegible]乃必人[illegible]

以性[illegible]則所[illegible]欲有有[illegible]甚[illegible]於生[illegible]所[illegible]惡[illegible]有[illegible]甚[illegible]於[illegible]死[illegible]見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何性[illegible]以[illegible]見也其此[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甚心於也死何

[illegible]惟[illegible]欲[illegible]生[illegible]而有已所[illegible]惟不[illegible]惡[illegible]死[illegible]見而之[illegible]已[illegible]惟所其[illegible]欲有[illegible]此有[illegible]甚心於乃生[illegible]則知何是使不本[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言有生甚死於之死[illegible]則[illegible]何[illegible]以[illegible]欲[illegible]患[illegible]有有甚所於不生[illegible]則反不復有以得[illegible]此人生必所有[illegible]此有[illegible]心於或

欲死其則甚不於苟生於則生辟[illegible]又[illegible]以此得[illegible]生[illegible]而是取此[illegible]辟之所[illegible]惡也[illegible]使甚[illegible]於[illegible]死可[illegible]則取又則又以此辟[illegible]惡所

[illegible]是[illegible]生[illegible]食而生不亡[illegible]則者不言也可以得生[illegible]何不用苟可以辟[illegible]患何不為有[illegible]為所

死[illegible]生不知[illegible]死[illegible]而[illegible]死[illegible]當[illegible]生[illegible]言[illegible]生[illegible]不[illegible]人在之生[illegible]也不在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注】

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由是以下為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是故二字相呼應○注不為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為惡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蹴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注】

注嘑爾至受也○正義曰：嘑音呼說文云嘑號也呼外息也嘑為呼故切咄丁骨切啐七內切○正義曰：文公元年左傳[illegible]曰[illegible]

呼則呼夫是注云[illegible]呼[illegible]文[illegible]送也[illegible]役夫[illegible]賤者[illegible]注[illegible]引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云者咄而啐也[illegible]

言[illegible]白云[illegible]王[illegible]大[illegible]而注[illegible]引[illegible]說文云[illegible]咄[illegible]吒也[illegible]說文以口[illegible]吒[illegible]之[illegible]吒不合[illegible]故也

[illegible]左[illegible]人傳相呼之字[illegible]食之[illegible]又見其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肯[illegible]受其下[illegible]云道也中或凡以人[illegible]以為其召[illegible]呼己乃正行

[illegible]呼[illegible]役夫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中[illegible]也中[illegible]○注[illegible]至[illegible]之[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注文

[illegible]足[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毛[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不[illegible]我[illegible]

以以傳是云[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屑是[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屑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注】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

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疏】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嘑爾蹴爾無禮者也不受不賓貴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辨別者也不辨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辨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為辨辨別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易坤釋文由辨荀作變是辨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云辨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釜十則鍾考工記㮚氏量之以為鬴鬴即釜是鍾為量器也釜為六斗四升鍾為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嫫嫫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日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注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供釋奉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謂奉養妻妾則給以養之奉即祿食也詩大雅韓奕篇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讀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為平聲則得我不可為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注云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即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為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如是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注】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疏】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閔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疏】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勿喪賢所以放之失之舍之喪之者由於不能操之所以不能求之也何以操之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即中庸所云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頌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異不問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彀之方悉歷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為功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疏】由路至詳矣○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指通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不若人故也【疏】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詳見滕文公篇下楚辭招魂云數而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為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信妨事術須慮之而又為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疏】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高誘注云類事也禮記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注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疏】注拱合至名也○正義曰偽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搤之曰拱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篇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即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即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

也　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渾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及之也膚為肌肉屬身言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攷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攷而賞誅注云考謂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為養心之所養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為大人不善則為小人欲知其為大人小人則不必攷校稽察於他事即其所養在何體則知之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　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諭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場人每場下士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為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為圃中之地園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樲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是場師即場人也場人稱師猶工師瞽師樂師之屬爾雅釋木櫬梧與桐榮木別梧山檟與梓梓別蓋梧雖與桐異而為一類故梧亦稱梧桐梓雖與檟異考工記注云梓檟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梧亦桐也榎亦梓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槐楸也釋木槐小葉曰榎郭云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榎又大而皵楸小而皵榎郭云老乃皮粗皵為楸小而皮粗皵為榎又稱山榎郭云今之山楸榎音賈之或字阮氏元校勘記云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樲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樲棗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樲棘小棗此是樲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譜尤為不通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樲酸棗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棗趙曰樲棗小棗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廣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樲棘非是樲之言副貳也為棗之副貳故曰樲棗本草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濕痺煩心不得眠醫家皆云似棗而味酸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書曰樲棗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樲棗則樲棘宜作樲棗是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為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為酸棗棘即荊棘之棘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施於肩背而見於一指害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喪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納喪章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強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即害也趙氏謂狼疾為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犛傳云事藉藉如此注云籍籍猶紛紛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紛紛猶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云紛錯憤亂也狼藉猶紛錯害而不知此害之害憤害亂者矣滕文公上篇狼戾趙氏以為猶狼藉又云穀多狼藉捐棄於地凡穀多則紛錯故為亂而穀多亦為豐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藉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藉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藉甚盛盛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穀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藉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道德者也　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適往也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啻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為之往之義讀如翅則為啻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直以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為恥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以養賢實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食口腹故不為尺寸之膚為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為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殊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為啻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注鈞同也○正義曰僖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徧也同為平徧之義鈞為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

爲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疏】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𠂤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即此天官五官即此耳目鼻口形不達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徵之無說對言是不列五官也惟係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祭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曾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事洪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交於耳目之視聽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慾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事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爲受盛之府肝合膽膽爲清淨之府脾合胃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藏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校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字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讀比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躬官屬今本比亦譬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卽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餘繇曰比皆也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遺注以比爲比方讀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者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慾卽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者則耳目之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耳目之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恉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卽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卽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違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也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强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無欲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漏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竄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會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峻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暴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愼獨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

惑之甚也 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勸學篇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幷以要利矣高誘注並云要求也 終

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

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

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

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

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能賤人人之所自有

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謂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儀詩何氏注公羊傳韋氏注國語高氏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服氏廣雅司馬氏注莊子某氏傳尙書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爲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氏明指仁義廣譽則亦當訓爲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富貴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爲元首此善於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善鄭周禮所云上善者曰此善之善者亦卿晉之首也山海經西山經瑾瑜之玉爲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卿善之長善之長卿善之甚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爲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校富貴之貴所以爲貴非貴字有自有之訓也貴貴猶云最貴非貴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備者以貴爲自有之訓[illegible]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書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趙文子孟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趙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趙襄子亦斯趙孟按吳斗南云趙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盾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

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注詩大至服也○正義曰引詩在大雅既醉篇第一章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高粱之變王冰注云膏膏也粱粱也[illegible]

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恒注云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二物繡[illegible]氏正義云尙書皋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illegible]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乃趙氏云文繡繡衣服也亦不分爲二劉熙釋名[illegible]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飾繡會集衆文以成[illegible]繡如文繡然也又[illegible]采帛云繡修也文修然也是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畫繡今人分畫[illegible]繪繪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illegible][illegible]書說也孫氏星衍五服五章今文說云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illegible]天黑色繡女黑色繡皆[illegible]黼會繡此四色於元衣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illegible]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illegible]王之大常是下士亦服藻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illegible]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辨雅廣雅畢舉之以袞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大黻禮五帝德稱帝華服黃黻黻衣言天子有華蟲備得服黃說文黼黻黻三字皆從黹鄭刺繡黻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黻爲畫粉絲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黼黻絲黻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蟲黃案彝白藻火赤而成五采云彝從糸[illegible]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萊文而艾白色云藻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雅玉之文圖之藻火郭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繡二字山龍至黼黻繡經文文亦畫也大衆禮稱黃帝黻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黻[illegible]

[illegible]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

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甚於無仁矣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仁也儀禮士昏禮記云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廣雅釋詁云與同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即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即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猶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屈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勝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益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實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然必無仁蓋既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實之則益於無仁而已矣然則嘗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徹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

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輔明若此尤甚與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注熟成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則五穀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即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如荑稗古從𦎫從孰之字爲通爾雅釋草云稊英注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郭氏音涕正義云稊一名英孟子云不如荑稗荑即稊也莊子知北遊云道在稊稗李氏以爲二草名稊有米而細故別於稗秋水篇云似稊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稊米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今之稊子是也稊一似稗耳非即稗也稊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禾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盛勁米不下嗇略似粟但顆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採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稗子五斗舂得米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氾勝之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稗黍屬稗音卑今穀名丙申無車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稗而未敢信也中歲居京師庭中芒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葉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穗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稗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穀皆有稗音蒲爲黍別無疑也稗並宜旱種者又祝禾黍爲車錢故字皆從車梁太清三年鄭陽王穀也類種壬黍蕭稗萎蕭以自給其所謂稗卽野稗也曾植七春云芳蘊稍稗亦指野稗稍之精者修辭家之美稗與召旻詩毛氏傳所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者異饑饉撥不如藝稗勁孔子言博實猶貴孔子教人學博實孟子非教人種藝稗也解者謂是理猜物長之喻不如荑稗是天理之樵枯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必志於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必志於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補鐘云志誤至盧氏韋考異云注疏本志俱作至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接章句曰彀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發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志於彀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曰說文弓部云羿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羿善射殺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窮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即此羿帝嚳射官爲諸侯自鉏遷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羿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羿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夷弩唐弩大弩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彀弩之時非謂用志於彀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發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彀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彀弩向的所謂者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注規所以爲圓也○正義曰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誨曉教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江都焦孝廉循著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注○注任國至為重○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illegible]

曰禮重注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注以禮食者○正義曰禮記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所不親饋則客不祭[illegible]

[illegible]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是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注○注至答○正義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注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注○注夫物至方山[illegible]

[illegible]

言何其重也正讀食色之重者從人嫌不字遂不可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疧病不翅也翅滿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語云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晉宋閒人尚作此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閒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閒非一也孟子奚翅色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注紾戾至輕者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紾盭也紾玉篇音火典切引戾也方言紾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紾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康注云紾讀如抮轉之抮釋文紾劉徒展反許慎尚展反角紋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紾戾也音義紾戾音紾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紾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紾抱了戾也紾轉與左傳咸而能紾者同釋詁云紾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盭弼戾也盭與戾通音義云摟音書文聚鄭注引劉熙注云摟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唐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旰兮注云曳引也摟之為牽鄭畫之聲曳也爾雅釋詁云摟聚也郭璞注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摟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摟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晉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遺遊遊從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處謂注云處為處女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疏】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為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為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仍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書入不書滅者以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楚惠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illegible]滅越郯實為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號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戰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

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而觀其言服因鄒以為假館會備門徒儀然勝更挾貴之風孟子則處而去之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為曹雖滅而仍為之附庸一以為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為實有曹君交實為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說毛氏奇齡經問云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帥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卽是滅者此宋人入曹是也史記曹世家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亦發南士曾辨之嘗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鄒者曹錄鄒見鄒春秋注鄒本曹姓為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為或鄒鄒君之邾戰國種實不分宗不氏邾得以其已滅宋故兒邾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為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鄒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為姓或是鄒君之族人宗之國鄒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為君者假館也便有挾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以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則不必定為何宗至以交為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世親弟口吻則趙氏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後事在春秋後趙氏當有所據惟是曹交已知閒堯舜憂食粟情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重且辨鄭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為深怪而孟子復韜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為受業也非棄之也故往無識辭自備疏好還聽於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聞孟子之辭之然謂不屬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勝更之不答同哉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注】交聞文王亶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疏】注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所云長專也文王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注】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

哉但不為之耳

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出是累有卽何有猶氏解答是也何有爲不[illegible]

[illegible]

徐行後長

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

為也　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雖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

[illegible]

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

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

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交欲學於孟子

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

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

留此學也

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

谷永傳云白氣較然歎我東方黜投安世傳云賈不肖較然較然皆甚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世傳子云賈之貴本篇云較然皆甚
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病猶苦也身卿不少也論語子張篇
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

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蓋詩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云言在
思無邪而已蓋歎後漢之遇之論語集解云蔽猶斷也李賢注云詩三百篇斷在一言蔽於須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
於義以爲而已道在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注】高

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

人【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以告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

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交師實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

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是也趙氏謂壽云子與詩外傳

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詩此人似長於孟子前以叟稱之則以與尹士達盡二章之高子蓋有趙氏佑謂故稱云孟子已有高子以告

之注高子齊人文孟子所述弟子此又論詩子使夏授業高行毛詩序亦一傳高子曰之文疑鄭卿人孟子所述又人此論詩是亦有高子者曰

蓋本學於孟子後又從他道末明子則其毛詩篇以爲平王宴一事而故曰得固

曰茅塞是後子夏所謂使鄉又道從未孟明子者然其毛詩授以篇弁得閔平王故曰

則言親之小過大矣足以明孟子所主在天下說固與家毛之同大高故子較以之亦未嘗風不失則在時一其身見者

伯奇之精析言伯奇之詩尹吉甫而後伯奇以行作至今不言而三屑家上鄉故也失有也子按伯罷伯奇云

理未得是孟子釋毛詩作伯奇之詩而後僕所子受作伯奇則以爲

子韓詩之說實同蓋韓與毛詩同異注皆以爲毛詩有刺其幽王之詩並作伯奇者則或以

爲家邦以御宗事而爲言作如引孫以爲劫者之是並僅作子皆解故以伯奇氏御

不安其閑宅而不靖此有者實所以明人而子祖所則道鄉之衰不住云不父虛足之深放敎其大辭小甚適輕足則以亦見與所母

傳之者不尹吉甫之詩子所伯奇所作也今言而三屑家上鄉敎也失有也子按伯罷伯奇云伯奇履

霜操者不尹吉甫子伯奇之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伯奇伯奇無罪見放逐乃作此歌也令伯奇

有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封後妻欲立其子乃讒伯奇於吉甫吉甫怒放伯奇於野伯奇仁孝乃取衣苞荷而履霜自傷見放作歌曰履朝霜兮采晨寒

空房之中是吉甫聞之而後悔乃殺後妻伯奇鳥見吉甫乃作此歌及心乃仁伯奇有此言也而妻曰伯奇有賢見妻

而食是之故傷伯封作歌以求其兄仙云伯封之伯奇孝順而遂令伯奇流亡

而殺母清朝夕作離騷傷之所號伯封云伯奇之事作此伯奇之所作也

不言其孝爲子伯奇之詩故伯封中山不得王作傳小雅云斯之伯奇此之伯奇之事而

千所以憤分疾也首詩云我心憂傷此上言伯奇如下引小弁之詩乃用中心

以比之干則詩末必以憂小弁老爲伯或以爲伯奇作小弁之伯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

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云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

也引孟子此文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注】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

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

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注】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

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禮記曲禮云見君子少不能之固通注云故又云固謂不達於詩人也堅守不

身正是固禮記所云見君子少不能之固通注云固謂不達於詩人也堅守不

一音義出而爲不詩云丁是云爲固猶也解廣雅釋親云父謂之考又云叟父也故云以高叟爲周南召父

解高宴之平音氏義疏出云關弓猶云學丁也發爲本音訓彎始文學選之三都賦劉逵注引則孟必

所子鄉此也文字作亦彎作王打氏呂念孫氏春廣秋雅雍疏塞證篇云云扞弦抓弓之而言射扞之也高射誘文注云扞引

也古擊並與抓同彎亦抓也杜注云之關弓謂引弓也文史記陳涉世家士不二

十一年左傳則關弓矣亦謂彎持弓也
數貫弓而報怨不漢書作必忠曰道貫之並通謂戒其言不可也大戴記曾子制言

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之也謂通戒其言不可大射也然則言

之和故說笑親則言之追故號泣之號泣則欲通其言之必受也何廣雅

釋詁云親近也說文戚追爲親號泣之名則必其言爲之親也事子

天我伊何辜小弁首章文毛傳云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毛氏以之言怨恩則毛傳之意亦以爲天

子父母孔氏正義云毛傳之意亦以子不當以怨伯奇而時言引此爲仁人明父虐之

之言舜大舜之號泣而時太子不可以爲宜白之意故時氏而言引此句以明父虐之

同於言舜之號泣而時太子以爲宜臼之趣詩氏而言引伯奇仁人而小弁之怨

蓋以宜臼非仁人不得比於舜平王之詩原非作也曾氏之小弁既立猶

說云此只是倫詩不得是比平王之原故非作也曾平王之既立猶

師戊申知有母不知有父則宜申侯立小己人爲弁有其傳而不知斥申

侯弒父爲是可但知有母逆不如此父則宜申侯立小己人爲弁有其傳而不知斥申

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是故孟子曰何以言之白之不而不以其傳以道之怨爲以小怨人

也蓋宜臼之詩何不仁全者是故不孟子曰愈何以言之白之不而不以其其以道之爲怨小人

明示以親親之道而子嫁之其國有之仁一繫者何可以斷其爲怨而王太子哉

劉氏始與韓詩之云孟子遇大據此一繫何可反斷其其爲鮑王太子哉

宜曰之大詩若在太子之本國欲社稷一國之身其父亡之故過曰

觀之過詩者蓋太常故國則撰國欲社稷止一國之身其父亡之故過曰

曰周七月道子之爲母常不安其心憂傷得云觀之過大教又詩二章

與歟歟風周七道之母常不安其心憂傷得云觀之過大教又詩二章

意若尋常放子其何有爲

於國家事

曰凱風何以不怨【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

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注】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以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疏】

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曰趙氏說小弁既不用詩序而以爲父虐伯奇虐謂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視虐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蓋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實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弁爲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我審其子故過大此但實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遲不小矣此鄭趙氏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執爲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絶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積數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風者觀觀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删序爲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懸豈僅僅過而已故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斷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諫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慕則己心未盡委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閻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微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致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處消父風已成則嫁而不容覆趙氏以激釋磯蓋鄭讀磯爲激不可磯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孝子感激輒怒其親讀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譬擊求之磯與枕機字古音同闕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變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圉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幾所以枕斗解也枕平也易月幾蓋荀爽作月既蓋闕禮犬人幾鄭注云幾讀爲刨從既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枕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枕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懟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即事父母幾諫之幾顯露其磯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磧也磧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爲磧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象益也象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蹙箋云愈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均宜纏綿悱惻相感以情而不可相詩以理宜相化以誠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情激迥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詩要已嬌鶴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寬惟以低聲緩步鍊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己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執爲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凱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諫誠有未便推宜載凱弁之書業綠心之憂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爲不孝也故孟子譏高叟子爲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即不嫁父頑母嚚舜自責以乂養之而瞽瞍即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爲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以證小弁之怨也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疏】

生之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顔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

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疏】

注宋牼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玲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

國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
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
生者也牼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闕氏若媛稱地據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
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
遽遇石邱呼以先生詰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但云地名或以為宋地蓋以牼為宋人也發氏宗宋孟子稍國年
表說云嘗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與秦秦時方強威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
而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楚王為儀絕齊不得秦所許
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軍屈丐等遂取漢中王復悉國兵
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殆當孟子時孟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齊薛孟子或有事於宋而自宋
至薛因與宋牼遇於石邱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注】牼自謂往說二王
必有所遇得從其志【注】構兵○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罷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
也呂氏春秋審為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軍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
構兵即交兵也說文講部云講交積材也木部云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桷字椽桷亦以交於棟構得名由構之交取義也曰軻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注】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
曰軻不敢請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注】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
旨無簡不聽注云有旨有其意漢書河閒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注】牼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孟子
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
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注】注則
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閒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
謂應所閒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喪

氏春秋音律篇義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尚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
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為忘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
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
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
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為名也【注】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
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
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
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
未答也【注】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
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
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為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
第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為任季
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為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為王辦事非季王命似亦
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並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為禮稱其書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
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
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
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

相故輕之邪注俱答二人〇正義曰趙氏以之任之齊卽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卽是不答拒有遺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
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
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
禮不足故我不見也注尚書至享禮〇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文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有闕有闕卽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卽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秦閒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卽指所享之物謂事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卽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恉爲切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多如漢書實登事皆多登之多事多儀事以儀爲多也屋廬
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
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
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
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注聞義而服〇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剜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
或否各以其宜也亢答不差〇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卽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
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

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注齊大至中矣〇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魏往云本周卿此主徒類者然芒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
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
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
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
道所履者一也注伊尹至一也〇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一者何也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
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
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
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
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注公儀休爲執政之卿〇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鄒因孟子而演爲者也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云削奪

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惑滋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疏】注王豹至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楊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謳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舉而歌則當曰衆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歈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循按謳有衆義說文謳从品在匸中品衆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桌氏四豆爲區皆取積衆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衆聲而爲謳故云謳和楊阿謂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載之高地鄴東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即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即橫所謂隨西山下此即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淇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塌不北行入海則淇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

所歷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瀕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鄭河久湮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瀕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商墟鄭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閒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右故其地爲齊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即高唐揖封蓋即緜駒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入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指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則周志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不必闕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此亦事言杞梁乃說苑善說篇孟嘗君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陁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

至膰炙者為膰詩云膰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膰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膰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為謂粥不能知賢者之志

【疏】孔子為魯司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為孔者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為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為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浸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故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閒司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為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為一卿乎抑亦即此三卿而夫子代為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為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為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為司寇則或代孟孫為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則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為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為司空不當又達為司寇而子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為司寇夏父弗忌為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為司馬而衛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為之而分為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為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為三官而不知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為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為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卿名卿卿在軍卿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為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為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為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卿小卿也所謂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為五人其以此為命中軍之卿或未可信然其為小卿則說兩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為五人是有小卿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為司空職是小卿故其進為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為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辨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閻氏柄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為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飾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為司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為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卿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者相也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為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膰與燔同說文作膰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為近火故云傅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傅火即膊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膊迫也薄椓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即近意膰炙謂近而炙之即傅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傅人注云傅近也傳膰釁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為褻味乃祀門戶小神之用趙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意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緣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郊本魯之例不書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膰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膰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膰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疵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歸己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斯爲異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極己亦帶有罪爲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服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載於道路閑衛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纏在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去而去無己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毅報燕王書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己雖違故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湯則辯己也史記世家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嘗日自謂一罪名而行師已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

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膰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者人爲肉爲無禮之歸正惬孔子微罪之心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

（印章）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

學海堂本

江都焦循著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疏】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是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實然著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為五霸則於桓公為盛孰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為未合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崑山顧亭林先生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注孟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為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為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霸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歟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為五伯本春秋說○注三王至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易緯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肆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劭何休便得列三王故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辯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即致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蓋即本尚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從霸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疏】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慶賀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小雅楚茨孝孫有慶箋云慶賜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予賞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賞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加地即賞以地賞以地即慶以地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著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慶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為○注掊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曾是掊克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眾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取於受屈意在務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事惡人即不良之人音義云掊丁侯切深也聚斂也蓋謂深克敗民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掊把也史漢皆言掊視得鼎即古曰掊手把土也大雅曾是掊克定本掊作倍孟子書亦作倍克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掊為倍之倍僭字掊有聚意與擇音義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擇毛詩釋文云掊克聚斂也此謂同擇也方言曰掊深也鄭注云掊剋深能以深聲掊以能聲剋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掊謂深與許說合國語晉語云刑不每伐不犯任不事讓不賞注云讓譴責也○注勸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勸之高誘注云勸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仕儀僚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為移之即為就之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衝可致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是先王武備之豫紀律之藏民出於國郵而是無微發之勢威行於侯服而使縮夏霸之慮如以物加於之而已作律易者恐非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尨也討雜也書辭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據鄭所言則討者雜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箋云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使國亂

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撥除殺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職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晝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擅攘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撻之爲辜群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命奉引諸侯盡伐之卽事治之矣

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長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疏】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案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以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重閒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閒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稍參錯而事略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卿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重問之卿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幼敬老國貝卿敬老慈幼也云鄭舅市之任及閒病臣卿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卿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卿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予祿卿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云云又閒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權按孟子五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縛至負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復與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理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書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疑然矣甚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命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璧臣示戒書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毛氏閻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爲但加盟書也按趙氏解經之例每以疊字爲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彊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之訓爲加趙氏疊加載二字卽以加釋載猶疊束縛二字卽以縛釋東但加載書謂但加載書此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訓加篤是盟書則經稱束牲盟書爲不辭趙氏加字爲無涉於經文矣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爲句謂經書盟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此解盟字則盟字鄭孟子此文之書字下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理之謂之載書此解載字書辭於策爲盟鄭爲書加載於牲上爲載書卽爲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梁傳同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閻氏未識趙氏疊字爲訓之例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載而讀趙氏不以載爲加失之甚矣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寗毋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傳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牲大夫用豭楊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皆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以血與鄭伯者彼取事之會故也徐氏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此不歃血之事也○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本作得專誅不孝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則與經文誅不孝似相戾宜孔本是也乃既云得專誅不孝又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固以歸胙於公而實毒也以歸胙實毒殺卽以不孝誅矣夫已立之世子將廢之立之必以不孝爲之罪然則誅不孝無易樹子二事殊相牴牾蓋趙氏以誅不孝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讀子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爲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誠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是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卽是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亦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恉一云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斡旋經文而彌縫其闕隙也且實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恩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此命言數老慈幼故趙氏連鄭言之矜寡事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任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怠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人則空虛其職論語八佾篇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事大而兼攝之則必荒廢其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數至禁也○正義曰管子兩首無曲隄然則防卽隄也謂曲設隄防以障過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說防禁則處猶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爲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謂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陳谷卽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傳之陳谷解壅泉所以防之者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壅非葵邱旣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餘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注無以私至主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邱左傳云諸侯城楚邱而封衞焉公羊傳云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者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衞歸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

告盟主此五霸之盛亦卽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衞杞陳皆亡滅而復封存亡繼絕卽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卽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前已封於防爲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衞楚莊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災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喪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賓之末節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衞焉國語齊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云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卽上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張丈切丁又如字兩讀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澤之罪高誘注云長澤大澤此長如字也諭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韓奕孔修且張毛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賞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徧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實申明之距逆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鬼谷子揣篇云諂先意承欲者也謂古韶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爲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讎不爲諂注云諂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謟媚申明之又以導字申明之

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鬭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

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
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注慎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
子解蔽篇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云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二子篇云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
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
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慎
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史記孟子列傳云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
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
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即是
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爲法家者流不當使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其使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
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殘者稱之先者也○注戰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閻氏若璩釋地云
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
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
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閻送有南陽按晉之南陽長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
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
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奧
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
田陽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
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
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郈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郈左氏哀十
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郈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蕢亭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
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
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接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
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欲學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
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
滑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貽我釐雖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

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事禽滑
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
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
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
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
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
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
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
尚不肯爲況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
謂朝覲聘享備其燕事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氏即舉諸侯朝聘言之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儀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
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
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即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
書即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即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傳先君爲某廟也說
文丌部云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言冊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
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
鄭地也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陵池途巷[illegible]而田則無有故田數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
矣既云班爵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爲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
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
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鄭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
成王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隱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
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鄟襄
十三年取邿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元年伐莒取鄆四年取鄫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年伐莒取郠三十
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歸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

府鄆縣西南本鄆邑爲魯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鄆部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鄆鄆則鄆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觀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郜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務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鄆取之莒而鄆則空其國都致鄆衆遇保嶧山與莒爭鄆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注牽引其君云云○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引卽牽也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留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注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楊注云良私欲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嚮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注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鄉道是也道之訓亦爲行今之道猶云今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第之韋昭注云由從也一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謂漬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衡云更變而共笑是變爲更改謂更改其善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猶其危亡之遲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失已之孟子言至於秦而驗矣

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變俗移風非樂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注白圭至稅一○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氏以孟子白圭卽此人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嫌不問時也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國下逮孟子乙國至梁凡七十三年蓋存術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審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書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隔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書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闕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施析辨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貉部云貉北方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畢言蠻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卽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摶埴之工二陶旊注云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愼人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稷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殺短故必中上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稷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黍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爲

丸地宜青穄唐書北狄傳奚稼多穄奚即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穀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種黍穄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地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武帝時單于遺書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崇農業即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穄吾疑其地始即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亘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之物以爲用其非以貉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貉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戰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貊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穄黍稼多稼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糜穄也穄糜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釋經傳中是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饘粥之麗故簠簋實糜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尙黍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

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爲一事去人倫則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即指百官有司○注堯舜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即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十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越氏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貊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尙書今作正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胥謂錄役錄役亦賦也故曰胥賦盡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消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谿溝也讀若谿壑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歸即歸鄰之歸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違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即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曰本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以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焉執乎不遠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世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執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敝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

至於又云言必信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恉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疏】注樂正子
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魁 孟子曰吾聞之喜
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
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疏】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强猶果有知慮猶謀多聞
識猶識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識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注】
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
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 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
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
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
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
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
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
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謂
謂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行之士聞之
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疏】注好善至治乎○正義曰優卽足也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
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
采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注誠不好善至來也○正
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悶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
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
作訑方言作訑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耆善言義之引申丁張音義皆讀自訑爲訑乃別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
從樸按說文言部云訑沇州謂欺曰訑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訑人音湯和反訑避也讀卽訑訑卽訑
訑爲訑之俗訑爲訑之通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富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訑者耳觀代之言訑爲欺誕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美而媒者
稱以爲美此訑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予既已知之亦訑也欺也訑訑既爲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則曰訑訑者不得爲不

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間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
狀其貌曰訑訑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
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聽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也訑訑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是聲音他人狀其說述其言
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肯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訑訑之聲音
顏色有以拒止之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
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注】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
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疏】注則邪惡順意
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呂氏春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
誘注云讒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不善卽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
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讇也讇諛也諂讇或從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諂也者求
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之惡也諂則道之爲不善違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己讒之人讒因於諂諂因
於訑訑因於訑訑不好善也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
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疏】
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
正士消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
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
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
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
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
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注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賙同救贍也趙氏讀

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餓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用賙字按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周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疏】注舜耕至徵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注傳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接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周時人其言傅巖在北海當有所據而閻氏若璩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隱處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塹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洲者大非閻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軨阪云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其胥靡則但備工爲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孟康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然則說之版築由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蹟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棄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者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憾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汝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莖力新序稱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實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實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徙世守封土莫顯於朝使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姓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鄙國人及楚莊誠擊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即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邲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即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爲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爲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即予以封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蔿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讀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陽處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爲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蔿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適武子稱有蔿敖而杜氏以爲即蔿獵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軍致秩然且以爲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爲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蔿敖一名則又氏本

蓋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隸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與軍制勢必不能此爲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爲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實舉非死者實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司馬此蔿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蔿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蔿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令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蔿子馮蔿艾獵子即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爲閻氏謂蔿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實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蔿賈爲工正與鬭椒共譖殺令尹鬭般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鬭氏是賈以懲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鬭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離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止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夷與海夷並稱居淮之濱即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爰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遠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閒矣況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爲之期思人其地與蓼近又云爲蓼楚外國期思之爲爲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蔿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敖非即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蔿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即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蔿敖一言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蔿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謂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是也蔿賈蓋有二子一蔿艾獵一蔿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杜預以蔿敖蔿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讀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讀按古人事迹非可據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鄙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賣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賣委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賈賣亦訓賈故市貨稱賣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閒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大抵秦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

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賣牲即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賈與閻氏說同是也閻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賣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鬻於秦以干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閻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降下也釋名云勞勸也文選東京賦輿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即是勞以勸釋勞即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勸勞其身解苦其心志二句也餓則羸瘠餓其體膚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即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即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所爲即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彖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驚動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任也孟子云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即本於性任其性即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彊韌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彊韌即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情性綦谿利跂荀子以性爲惡故楊倞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荀之指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指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之以不違仁趙氏洵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即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能矣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注】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疏】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云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注云繆誤也是繆即過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能得福更即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

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悴也悴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讀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困心橫慮矣者年揣摩成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儀秦事孟子並稱近時通解作爲與趙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與而爲善也此過之竊發於己者徵色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猜謗然後乃徵悟通曉也此則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篇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列女傳辯通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捷卽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爛云云則後人所僞造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疏】注輔拂之士○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傅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弜部云弼輔也重文作彊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爲本字以聲从弗擊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爲智故以知能明之卽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卽是安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按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注】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疏】注予我也屑絜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屑潔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疏】注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注云折屈也引謂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引卽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七章■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勃志勝而行不僻矣勃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此心爲精氣主之說也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卽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之謂也猶與由通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爲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斡維焉繫王逸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地武注云綱持舌繩也執持維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綱莊子以天之運轉執維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硩蔟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角至軫爾雅釋天云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之宿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昴畢觜觿參爲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觜參於南止有柳蓋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八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樞籥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案祖暅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離三度有奇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雖令於北辰則正而不求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第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注性有至善者也○正義曰禮記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之性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體其量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語云百姓攜貳韋昭注云貳二心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殀者顏淵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而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卽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知是而心可不盡乎易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焉知乎謂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盡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具乎天而天具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我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我之非所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辨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成必將有以則致夫參天地贊化

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為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義之通德類情之貴命聽為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即所以修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壽至是而皆壽之故為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脩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韓詩云莫無也莫無聲相近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為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即死於非命即不能順受其正即是不知命如是則通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行善得善乃為順受正按諸孟子之指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下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援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擧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厭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為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歸為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為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為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疏】注畏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畏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即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使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畏為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為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戎莫攀之之莫莫即無無即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為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為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己溺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為知命者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畏壓溺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殀文古本無死字按無者非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注】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疏】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

可得也趙氏讀致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欲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疏】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教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冠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謂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晝暑不知既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疏】注當自至為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反身而誠即忠恕之道也宜勉行之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其近謂蓋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謂是則為仁不外於恕析言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即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反身而誠也即強恕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孰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為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為窮為極蓋以察深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感曹大家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為君子但為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為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為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實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疏】注人不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蠢禮為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起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氏云有恥有所不為也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為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盛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為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通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為之字之卦之之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疏】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為長正之義亦為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為章指云不羞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為大人矣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墨子公輸篇云公

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為墨之機一事術有其八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之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軒車凡十二又云閒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彌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內穴二宜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墨翟之書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鄣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攻其餘耳書葉皆云數乃穿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穿陷故此機變穿一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傳云秦請一切增賦役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云是以權吏事為深刻殘賊而亡極論為一切不顧國患如淳云給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時也此云一切可勝數謂權時取勝數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為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為之是不以不正為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譎機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誘注云機械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疏】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勵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疏】隰朋至之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以為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又見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為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書齊桓公是也隰朋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閩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為說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亦可為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傅說而稟命【疏】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說見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傅說三篇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兌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郭稟令趙氏本此也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注】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疏】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乃退而遁於中嶽穎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穎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疏】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數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溺隱於耕接輿隱於狂是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疏】以貴下賤○正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疏】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見他書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數之其亦有異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孟子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謷謷也箋云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此囂囂為謷謷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謷謷謷謷郭謷謷地辭九思愍上篇云令尹兮謷謷王逸注云謷謷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貴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貴賤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與祝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大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囂祝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囂為虛故廣雅釋訓云囂囂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注云囂然飢意也此囂乃枵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郭象注云橫其囂囂囊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釋文云囂囂許橋反又五羔反崔云憂世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注云囂然衆口愁說也說文口部云囂衆口愁詩曰哀嗚嗷嗷然則此囂囂乃亦嗷嗷之假借也說文㗊部云囂聲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號嚇其闕囂者注云囂譁也成公十六年左

傳云在陳而囂杜預注云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云囂囂聲也然則惟此囂囂爲囂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閑釋囂此囂爲閑之假借囂囂即閑閑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閑王逸注云閑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閑些注云閑靜也閑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周書諡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態閑也此以囂字氣出頭上爲閑乃趙氏自讀囂囂爲閑閑非取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以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尊尊貴之大者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辭傳云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注見立至操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湯武遭於此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身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視即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得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注凡民至陷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自知者也閩監毛三本作自知按自知是也不能自知故必待文王之化而興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仇匹也仇之言仇也方言仇雛也趙凡相釋言精之相仇最謂之偶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仇凡猶檢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微高誘注云凡草麻草也以此推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凡字蓋以爲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釋故凡又訓皆趙氏注僅以爲非一注爲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浮浮則輕故仇傑猶汎濫也過以仇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練其爲衆庶而輕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爲豪萬人爲傑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即此千人萬人之稱解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傑鶡冠子能天篇云儒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廣雅釋言云興起也興於善爲興與於不善亦爲興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蓋有所作而行爲興有所守而不行亦爲興也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王表云設附益之法服虔注引律鄭氏說云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故趙氏以益釋附也以益釋附益爲增益故云人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也百乘之家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欿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欿欲得也從欠臽聲讀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欿然曰欿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欿爲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曹擔欲窒郎坎窨也今本大元欲字講不可議晏子春秋問下云鱗然不滿孫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鑑丑甚切此當爲欿然之假音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年左傳史鰌云富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雜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詩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故引爲勞之證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曰

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閱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注】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循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大也【注】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灝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霸子御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娛虞弋射之宴虞遂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為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為浩浩說文日部云皞皓旰也夵部云昊春為昊天元氣昊昊晧旰即浩浩淪淪淮南子俶真訓高誘注云浩浩淪淪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晧皞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為浩浩天之廣大則為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仿以皞皞為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如其小補益也【注】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謂聖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職存也通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判使此也如堯舜生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辭見前閩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為動為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也行動者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為化不知為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為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中節有所益處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以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為政以德所謂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謂皆以言乎所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為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而無定者水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為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倞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霸者之民所由驩虞也有闕則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事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興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為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普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已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楊倞注云所存止之處長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別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恉異

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疏】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令命申辭言字法即法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為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為五聲故以聲為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夫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

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疏】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疏】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疏】注孩提至抱者也○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真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審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袌在衣部云袌褱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質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襁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字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緥字云緥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褓襁高注褓小兒衣也然則緥卽格緥卽絡繈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緥謂之幾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繈謂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段氏及其緥也凡繈者謂之繈又衣部云褓褶也詩曰載衣之裼末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裼傳曰裼褓也此謂假借褓字又以衣部褓爲後人所增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褯之字相屬也今毛詩傳作褓據云褓衣若也釋文云韓詩作齊兒被小兒以爲褓孔氏正義云世家說成王之幼保在襁褓人名也故衣以爲夜衣史記趙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褓之中索小褓襁負褓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襁縷八寸長八尺用約云兒於背而負行襁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褓李奇被褓褓也以繈布爲之絡負小兒緥小兒衣也孟子曰緥小兒云也類師古曰繈正俗云褯鑑謂鑑貫鍜故鑑謂之緥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緥負其子而至謂以緥絡而負之故謂之緥耳然則緣爲小兒故名緥爲緥名緣不必負緣世家云衣以文係是也緥不必緣論語緣負其子是也緥可用緣亦可用布緣可緥於下亦可覆於上緥則李奇云大緥是也覆則緥記月令正義云保卽緥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緐若今時小兒被衣覆衣小今俗兒子是也亦被之緥而稱別爲者也被爲衣間所稱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緥爲小兒衣以襁爲負兒衣與夜字爲物緥者則古者衣被通稱緥縷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繈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緥字事爲物襁者不同段氏謂襁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縷未及其緥余謂段氏直以繩爲緥而未及其緥絡緣從糸事爲緥名緥從衣則合緣緣與緥而爲負兒衣之名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疏】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塞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者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此則言所知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親敬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達之天下矣有不知此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者聖人之知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盡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棄乃宇明知性天之情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後明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亦知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提之移愛敬其長非能敬長最師扑之而敬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眞知愛親敷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敎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則能敬其兄矣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怨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疏】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

釋之釋書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即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即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江河之決則其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疏】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法言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固實戲泥蟠而天飛者龍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即是誠此故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也

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疏】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論衡書解篇云實行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蘊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智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疢疾蓋即本於小弁之疢疾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篇衛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歹部云殆危也

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蝍蛆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彊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頹也顏志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惟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疏】注事君至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疊爲雙聲毛詩曹風蜉蝣掘閱傳云掘閱容閱也邶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閱即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疏】注天民至而止○正義曰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遑遽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疏】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大人之稱有二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齊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即謂此孟子深於易此大人即舉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通變神化乃足以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

之差【疏】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說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疏】注兄弟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覲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頍弁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者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惟廣言之稱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賦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疏】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即一章再云之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疏】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即所謂武王周公達之然後大行也易序卦傳云窮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旅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本諸身非謂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離婁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卪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浸淫機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詩云載色載笑傳曰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顛顛色容厲肅爲政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爲凡有彩可見之稱音義云睟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睟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睟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睟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睟宋咸曰宋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廟矣所以喩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睟卽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腯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睟卽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吳祕注云淪猶澤也純淪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睟爲純又以純淪卽溫潤故以睟然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睟準乾故元衡云睟君道也卽取文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咸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娩澤發於顏色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澤顏色潤澤也豫樂怡和諧娩澤卽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睟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睟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體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盎丁烏浪切又烏黨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按廣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盎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盎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甕盎大癭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甕即盎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滃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駰集解引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汪汪洋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其音英英高誘注云英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盎通於泱卽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盎於背卽英於背英於背卽榮於背榮於背卽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盛正是泱泱然盛視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趙氏不明輕重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盎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盎盎謂前

不謂後則蓋豈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太誓流之爲鵰馬氏注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劍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卽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卽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暢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卽此爲四方之綱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鳲鳩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卽匡國也疊言四體者謂卽此四體人見之已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淸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仞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諭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卽已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不言已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

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疏】仁義至無容○正義曰此申言施於四體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載圜履方方謂地趙氏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之方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篇云主人般還曰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實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盤蟠古字通然則辟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槃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乎張也又云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及廣雅釋詁云堂堂容也比[illegible]書施於四體之事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辭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不飽與無衣食之不煖不飽稍差錢不煖不飽何來卹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疏】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此意趙宋玉九辯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過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疏】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豉切毛詩小雅甫田篇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圖說賈氏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所以爲疇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卹疇引說國云麻田曰疇謂昭注國語周語賓語皆云麻地曰疇說文田卹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耕牡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傳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爲疇故名篇疇呂氏春秋愼大篇云與不去疇卹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求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續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疏】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佛五經訟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魏太嶽之嶽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顏東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蒙山也蒙山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瑯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卹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又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卹令云東山其爲蒙山面無可疑按閻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近正是然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倣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疏】注瀾水中大波○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河水清且瀾淪衍大波爲瀾說文水部云瀾大波也或從連瀾連一字也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也【疏】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郤丁去逆切穀梁氏奧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閒釋文云隙本作郤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隙之隙壞隙之郤也隙自分而合合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訴隟皆曰隙假借以郤爲之隙言之借爲邑郤其巴郤乃郤之郤爲不務之郤戴凝從巴非也音義作郤廣韻十九鐸云郤容從登發有復古爲云郤則作郤非隙爲訴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壁也壁隙之小者惟能其光則巳有餘補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荀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照之大也故以小郤明容光其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科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疏】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曉達生求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廷號云坎孔本作欿

章指言閎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注】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疏】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注】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疏】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宇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貴己卽爲己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擧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靈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爲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據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事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墨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illegible]以墨既與楚惠王接時緣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術未卽化此國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繆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甯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擐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禿鬢轉突卽禿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頂摩追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爲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琢邪往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翟氏灝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釋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作如是任釋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留讀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氾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爲摩頂放踵卽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之意耳

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疏】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秉別無所謂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音義云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何違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趙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丨部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

令無被注云一介猶一概此云執一介即執一概也不知權宜一檢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豈孟子又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為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為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為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為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為由其外形體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為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為仁去心知以為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重先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為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為我執一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為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袷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袷皆襲之於體各依時而用之師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為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胼胝藏象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為楊墨不執一則為禹稷顏曾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持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實生死國高襲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教世為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要能反復申明以距之截學者尚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為甘故為強甘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

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等人所憂患也

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貪賤者所為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為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為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為利欲強奪詐取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為稱於善人故善人不為所憂患所害雖不能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為其所不可為此何必貪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貴賤而使精通則己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使稍加一等己百計排擠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近時通解不為憂謂己不憂不及人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毛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為大量是也承上不及人而言之士師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蓄少存難獨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其心之淺陋也音義云陸云介猶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陰氏蓋本此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疏】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騫篇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閒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注】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疏】注軔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軔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謬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戰國策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善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仞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曰仞而實異訓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爲許氏所記之義高誘注中者體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爲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爲身側則胸膺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致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故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仞說可定矣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論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循按仞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壚歷彊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壤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所墳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埴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旁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杞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徙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芳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陸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縣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縣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縣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縣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縣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縣地之度以七尺爲準仞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仞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仞而不致泉明致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井明九仞功方得半也不致嘗子未知其信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疏】論之一簣○正義曰音義云論讀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疏】注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察名號篇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漸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莫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盧辯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注】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疏】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疏】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歸惡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即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攷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疏】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偽書文而不釋書曰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注】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簒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簒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疏]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賴所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疏]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王子故知為齊王之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率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幾人矣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則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參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殆近古之意與

孟子曰尚志[注]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疏]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覲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疏]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曰士也然豈待為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

羞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疏]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食於陵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虛擬之也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最詳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攷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為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轉言其不願為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卿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辨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為楚地傅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微以辭三公為美談夫亦宋之欲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注]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疏]注人當至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即君臣也離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盡親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傳敘九族是親戚有敘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卑[illegible]上下有敘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以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大親所由始也故事得其親禮記祭統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事親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親緦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

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義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稱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姻是遂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荊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社稷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有無以親戚指異姓而言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戚論於宗族無又爲同爲屬之女婿其以姻亞爲親宣矣然左傳首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六親有六親原無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爲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頍弁序云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末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敬失矣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荀卿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穀譏田仲不恃仲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矯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偏特因孟子之大舉一呼而仲遂敗其傷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其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桃應孟子弟子臯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疏】注臯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長故主執有罪之人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注】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疏】注臯陶執之耳○正義曰臯陶旣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

然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注】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主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疏】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臯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臯陶旣受之舜夫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肆肆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

然則舜如之何【注】桃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蹝蹝草履可踐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忘天下之爲貴也【疏】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說文廾部云棄捐也手部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蹝草履可履趙氏云草履可踐可踐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履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篇云視釋天下若釋蹝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履高誘注云履鞮履也莊子讓王篇云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縰三蒼解詁作躧云躧也舉類或作躧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躧李云縰履謂履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躧舉而曳之也然則躧履躧三字同說文足部云蹝舞履也革部云鞻鞮屬鞮革履也周禮春官鞮鞻氏注云鞻讀如屨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史記貨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屣一作跕跕吐協反地理志跕躧臣瓚曰屣跟爲跕按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躧履如舞不縱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樽薛曰朱屣赤絲履也鞮按說文躧鞮雖分兩字而鞮爲蹝屬蹝爲舞者所屝躧爲舞履則躧與蹝原爲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倏謂吳起之言一云躧一云蹝蹝鄭是蹝爲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蹝以其無跟履之敝壞者不可以納但爲躡舉而曳之如原憲之縰履曾子之曳縰不必爲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蹝此高誘所以訓蹝爲敝履也而皆非草履之名乃劉熙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屨曰屝於是杜預注僖公四年左傳屝屨云屝草屨因蹝轉氏注言舞者所屝屝旣爲草履之稱蹝旣是屝故以蹝爲草履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階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躧蹝之蹝別徐廣曰蹝草履也又屝亦草履按屝爲齊人稱草履之名而蹝實無此稱釋名又云屩草履也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爲名也然則草履名屩舞屣名蹝閻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敝喻不惜者釋名於齊人謂草履曰屝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搏腊猶把作麤貌也荊州人曰麤絲麻草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屨也說文糸部云緋一曰不借絣儀禮喪服傳繩屨者繩菲也注云繩菲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析麻緝績布縷作白屨不借注云草屨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卽不借不借卽屝趙氏旣以蹝爲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爲喻不惜也○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致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卽尚書盡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忻爾雅

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楊是以受氏范是又卒屬晉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郎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理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任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鄭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過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餼也餼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聲氣亦鄭本容經聲氣可樂之謂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養移體爲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奉言居故以養爲喻也夫居尊爲居居仁亦爲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爲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彌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爲大也鄉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凡人鄭凡民謂衆庶辭見前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睟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盎有可觀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疏】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閻氏若璩釋地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爲貢盟諸澤各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儀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又云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數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鳴呼吁嗟晉書一呼一吸爲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舊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息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息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育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隨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闌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聲優所發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按字錢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爲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士氣震發鬼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怒而不怒韋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音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也魯君夜至宋城壘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江芊之呼其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書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發若謂處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領自請開顧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秉夜而來距非譏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啓乎鄧憚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稱於門邀可信而納之乎且召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嘑在口部作嘑此呼字號文口部云外息也呼評嘑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聲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急而爲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評號嘑自別無類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嘑爾而與之韻嘑爲呼而訴爲咄嘑此以嘑爲呼之假借咄嘑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胸中正者眸子不眊也【疏】眸子不眊○正義曰音義云音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說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眊莫報亡角二切目不明說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瞀儒楊倞注云瞀闇也闇亦不明也瞀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音與優一韻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

耆家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帛之等禮記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命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為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止魯頌泮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

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無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商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笑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傅子云舜華麗木也謂之日洽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沖舜為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妍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為天性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蕣按音義出蕣字後說文則舜古字蕣俗字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注踐履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為居之體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物數晝不數夜達宋公不達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為男子踐形者之謂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乎趙氏以居色者為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之性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為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為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盡氏靈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為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襍錯閒能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成分於道以順則飛以治以逆則專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長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蝡動之性以驅以蒙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薅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正義曰音義云柚梓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酢下音梓○從木華字亦作梓梓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棐梓字宋本及韻會梓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棐果實如梨梓木也其字從棐從木廣雅作辛棐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華謂是果之一體則改從華今此作梓木與草兩歧恐亦傳體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喫樣肉作胡桃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謠云十梓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宣己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為過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為安然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數盈之請輕貶則喻之擯難而公孫丑閒短喪則喻之紾兄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章以解王子為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總為制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使孝慈錄成並定制續自製序文眞有冠濫例置之數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謂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畢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厭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鄭鄭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絶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喪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己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注王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傅請數月之喪蓋即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傳恩由君出此傅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權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衛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終而爲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譏者知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疏】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注】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疏】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乂即治也洪範恭作肅從作乂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即乂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即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易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淑姬釋文云本亦作叔詩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即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疊私淑艾者即私拾取也親爲門徒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諸人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淑猶云稱取也彼言私淑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猶私淑也德恐其或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怡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據況淑之爲叔拾乎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疏】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女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孳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即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書傳云孳孳勤勉不怠蓋氏貢孟子字義疏禮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使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荏然無據又若是微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而行父之事爲子而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賢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孝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故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奕於奕秋者其能測奕秋之巧也其能道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終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雖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

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遠至之無期如天之云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不云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變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注彀弩至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彀注云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以張彀向的準之則表率之正體卽指的而言正體謂正鵠之體表卽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鵠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儀卽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質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儀釋的所射之儀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卽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者弩已張於機關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發卽孟子所謂彀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卽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彀率亦是兩事彀謂張彀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卽是省而率則不必事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勸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發弓故趙氏卽以彀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卽猶張彀不發故云引弓彀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躍如猶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彀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彀合乎所擬之率則躍乃必中也待其合也而後發故不遠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躍爾雅釋訓躍躍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特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儀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彀弩釋引弓與上變彀率意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疏】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疏】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疏】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注】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疏】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爲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爲俾持接爲方持義有不同而爲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特莊子徐無鬼特源而往者也釋文云特本亦作持持特同聲義通挾之爲持卽爲特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特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卽持貴持賢持長持有勳勞持故亦卽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旨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爲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卽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爲所薄寮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覩厚不可恃也○注不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爲銳進之太過故以遇進解其進銳

也鈎其論卽卑論韓疏論汲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黄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大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爲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爲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育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疏】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卽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親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擴子離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在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離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離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偏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乎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嘗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端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疏】注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卽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卽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閩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一自往接二三徧云耳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賓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二三自往卽徧義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疏】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謂濡也堅肉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悖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適威篇故流於衰注云流放也是放歠猶流歠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歠歠之也則歠飯之也流歠謂流離而歠之放飯謂放縱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季飯殘飯疏食之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爲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爲所食之飯卽指簋饌之粒與歠爲不類而許放爲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爲反本器毀去之反於簋反於會亦可云放飯也放不得事爲反本器之辨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問無齒決者蓋食濡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決也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

大化以隆道爲要也。章指 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意林載桓譚新論云：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按說文㠯部云㠯用也㠯即以字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麋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麋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麋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麋爛也孟子盡心篇麋爛其民而戰之越語麋王躬身韋昭注云麋橫也麋靡麋並通楚辭招魂麋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麋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參注云靡散猶消滅也並與麋散同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䃺也米部曰糠碎也二篆爲轉注今各書假麋爲之孟子假麋爲之碎者破也糠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靡糠也云麋麋也麋即糠字廣雅麋字二見曰麋糠也與說文同曰糜糠也即說文之糠碎也凡言糠碎之義當作糠又云麋爛也古多假麋爲之麋爛糜爛爛義各有當矣孟子麋爛其民而戰之文義答客難至別麋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高誘注云爛腐也糜爛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即糜此假爲爛故糜即爛義與糜通也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凶年脩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屈從之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嘗於諸國之使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卑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甚春秋惟書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恆稱爵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稱緩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處父書氏名者致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致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晉侯敗蓋於董易軍班今教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嘗時史法也夫子傷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殆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恆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孰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書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誠人邏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教無事而伐有所暴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獲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障國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使之是故伐也侵也國也教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讎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鼓言其器也精觕言其情也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執甚稱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甚者曰襲遂曰國危曰教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掠則拼之國則合之教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衛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王人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諸侯以鄉命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獨知有王命也陳蔡鄭於楚楚之蔡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遑謀中夏故陳蔡懼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急子壽皆朔構而立殺之故國人惡朔而惡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

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晉閔狄人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實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皆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畏之人子矣者衛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衛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衛之然則何以如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者曰以黔牟付王人云闕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書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冊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襄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霸雖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貲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獲蔡侯獻舞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荊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威僖元年荊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自荊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

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荊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焉在其能帖荊哉帖荊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戎翟並與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存衛齊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憂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曷爲諱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歿而楚氣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圖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氣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構兵始於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衛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稱合秦以敗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誓繆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譽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佗佗勇夫也既喪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曷用此佗佗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

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今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重以秦爲狄矣蓋自殽之戰秦穆之怨晉尤深思天下可以觀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囚鬬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晉旋違楚因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推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數其暴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晉稱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疏】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疏】注書尚至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之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尚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尚書也尚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

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逸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之為甫，猶唐之為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棣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棣按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為堯，不以為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為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為帝。文選吳都賦：迺矚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謂天也。嘯賦亦云：飄遊靈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為天問民也。閩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閩監毛三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謂本亦無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真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稍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歷志。又後辨云：晦霸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敵，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觀攻紂衆自殺以為武王虐殺哉？孟說普矣，而末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孟子在魏晉閒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撰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為回護，去其虛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儀意耳。但孟子觀見百篇，倘春必不誤解。王充論衡語增篇云：案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使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為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猶牽至此，若徒黨自相賊害，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為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春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篇殺人多之恆辭。故孟子持為武王辨。按論衡儒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衆，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士崩瓦解，安背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誇紂惡，兵頻士傷，故至浮杵。是杵為杵臼之杵。故趙氏言血流春杵。說文木部云：杵，春杵也。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

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嵩高極天○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韓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宣有百子，故周南螽斯亦美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此則百世不同。李惇詩經講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

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後我，已說於上篇。■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為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為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為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黼衣。正義云：綴衣是觀展之類。以周禮考之，即幕人也。幕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為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為小臣者也。贅衣，立政作綴衣，綴贅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書為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灝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革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用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徵敵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

禮虎賁不肆王之先後又當以一人配一事而戰者邪〇注武王至地也〇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懾懼也懾恐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〇注恐懼也故以無懾爲無懼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厥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厥浮麋恩勁亦云厥頓也是厥厥古字通故李善宣以厥角注厥角然則厥角猶額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恐角犀豐盈韋注云角犀謂額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申言之額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厥地者崩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儀然僵伏貌文山部云崩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騫不崩傳云崩羣疾也蓋一羣之半全病僵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殷民歸周以額角犀厥地其狀若僵伏而加若崩二字今擬狀其人之象多如山之下墜如半之疾而僅伏方閒率雷之今猝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居屈其額角屖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猶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額即額字屖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厥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厥作厥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厥從牛國語云角厥豐盈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犀角權衡僵月今人謂犀天庭古謂之犀角相國策曰層目準額其理也按說文尸部屖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屖遲息也此丁氏所本然屖遲義爲遲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即厥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屖爲屖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擊之聲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也弓申之凡有撅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石厥播也孟子若崩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頓角暨按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厥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額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恩說近之〇注各欲至之國〇正義曰廷號云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

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疏】周師歌舞〇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稽耀嘉曰武王與師餘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樂極見樂文類聚又引志先主謂應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

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疏】雖誦至守繩〇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其法度行其憲令初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注】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飯糗〇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也周禮籩人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糗熬穀不同者黍梁亦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糗也糗米豆舂爲粉以坋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云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鄭釋經故舉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舂之而後成粉也粟嘗特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乾糒也左傳爲稻醴梁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糗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按說文米部云糒熬也炒尺沼切一切經音義云炒古文鬻熬爲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熬則熬米麥即是炒米麥今農家熬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麪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糗儉省蕪費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爲之飯糗耳〇茹草〇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閒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麤食者爲茹接大雅烝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草是食麤食者謂之茹也麤與疏義相近食麤食者謂之茹飲食菜亦謂之茹食菜謂之茹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閒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菜是食菜謂之茹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蘇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草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縣劑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草粗也案麗戰國策云食以草以草具如淳云棗草蟲惡之具也菹雖列傳云使會食草具案麗云謂亦食之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粗具也然則茹草猶云茹蟲矣〇被袗衣鼓琴〇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孟子被袗衣鼓琴趙岐注袗畫也飾畫衣繪也夫絺繡寶居時也舜於養老朝燕儀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纁韍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袗衣當非畫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袗衣鼓琴事遺相會然則袗衣或即絺衣與賜舜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絺衣乃絺衣本袗故之說舜之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史記說之是也以絺衣爲記本孟子謂之袗衣得被袗衣者以堯賜絺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也二女所以侍者帝盤陳二女也以耕夫一且膺天子之知賜賞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袗絺繡而與琴則不過習爲山人耳趙氏以衣黼黻與絺繡本衍書皋陶謨乃鄭氏絺絺爲黹此以絺繡爲袗之絺繡鄭氏異尚以袗衣訓畫則以繪爲互見非袗有畫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袗衣畫衣也與一曰袗衣畫衣也從衣多聲本作祺〇凡文字參爲漢畫上林賦帶石袗孟廣曰袗致也以石致川之廉也是袗與參稹字義同孟子被袗衣袗衣亦當謂盛服趙云畫衣

者不得其說姑依皋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紾訓單又訓同皆無緘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紾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女部婐䀠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一曰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婐二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事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爲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爲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文避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閒隔也閒一人猶云隔一人也墨氏讀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情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税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疏】注譏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注云譏無租税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譏卽譏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税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疏】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譏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注】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注】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儲而謂積蓄無少匱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疏】注好不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傳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傳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伯夷聖之清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三以天下讓吉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曾吳而成節蓋季札自首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

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又譬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染指黿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黿作黿音義出黿羹云左傳作黿此則注文本用黿字改爲黿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事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按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疏】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親信連言之○注則上下之敘泯亂○正義曰書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泯泯棼棼孔晁注云泯棼亂也泯亦訓滅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傳云泯滅也是泯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滅同泯爲滅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注】不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疏】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曾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實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銑於無狀而譏託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疏】注邱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云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天子爲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注】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疏】注諸侯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攴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妄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卽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腯粢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疏】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腯故以肥腯爲成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韋昭注云精潔也又楚語玉帛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稷用粢盛也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弨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稷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所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爲更立實諸侯此變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之主故鄭疏云自顓頊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自顓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社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罰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罰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旱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特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恆雨恆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儆創於國君而實尙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離騷而吾乃狂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敗厲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己是取誠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儀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曠職雖黜之非過矣但

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奚尪縣子衛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灃州爲希擊以旱閉南僻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今縉雲大旱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轉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辭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即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義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殺梁所謂大稷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殺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禮而已也任釣臺曰變置必是毁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疏】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馳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注】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遺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乎【疏】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書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逮下續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闇知闇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曉闇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熏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熏孔本作熏韓本作勳按音義出勳炙云字與熏同則作熏熏並非古本

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屬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相食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詞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接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爲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疏】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注】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疏】注孔子至戹也○正義曰音義云戹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戹困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解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據量絲高誘注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戹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餓飢也從食厄聲厄於陳蔡之閒謂絕糧厄窘於飢餓飢於陳蔡之閒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解厄字上下無交即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疏】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貊貊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蓋文曰俗人姓也猨士百切說文云北方人有貉種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諡官爵故以爲俗

人姓也張以爲稽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姓氏異以爲衆所黜知是任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俚賴也理俚難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疏】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爲增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憚說文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聞閒言惟謹爾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爲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灝孜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慕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事小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釐憎義趙氏佑溫故錄云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爰謂士憎惡以辨謗故益滋多口也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通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儀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路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緜傳云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恚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釋隕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今聞之聞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爲墜鄭云不必同毛趙則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駾矣混夷即畎夷也故鄭云不殄絕之慍怒義以不殄慍慍在文王趙以慍在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畎夷之慍畎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慍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慍于羣小亦書是爲羣小所慍即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鎭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慍慍至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慍怨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昏昏爲潰亂之致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誣徒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昏昏

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嶺徑阪也徑之言徑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嶺法言吾子篇云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陗陁腹陘阻並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間孫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紀塞蹊徑鄭氏注徑禽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間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然則蹊者獸蹄之所經無垠埒非有一定之跡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注以介然爲上句屬讀長笛賦間介無蹊似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閒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者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雖難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耳按荀子修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曆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人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領廣閒原可散亂而行蹤橫旁午不相沿蹤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騖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即荀子脩身志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即是介然行之爲間不用即是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憮然爲閒云爲閒有項之

間也。此云爲間，有間也。按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須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須之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俶真訓云：則瘳矣。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與笑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無有間隙。韋昭注云：間隙，瑕釁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須，所隔者多則爲遺。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怨與相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跡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此爲間不用讀別行他路，迷與此路隔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遺迷？爲茅塞，蓋塵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歧之處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倦猶茅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疏】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注】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疏】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即鳧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爲聲，後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即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鄭以鍾爲聲。鄭注聲鍾鎛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尚聲義同。

曰以追蠡【注】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摩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疏】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鍾鑽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擊畫人事之終始書也，高誘注云：擊，分也。文選西京賦擊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擊，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攷工記旗人髻墾薜暴不入市，注云：薜，破裂也。薜、擊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劍之折必有齧，高誘注云：齧，缺也。趙氏以擊齧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蠡也。緣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蚰部云：蠡，蟲齧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劙也，如刀之劙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擊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離，同劙。方言曰：劙，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恉，乃云鍾鈕如蠡齧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既通於禾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曾哀悽欷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禾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工創物小紀云：鍾縣謂之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兩，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螺小者謂之螔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蛟螺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螺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撓動，不爲擊，此古鍾所以側辭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剝敝進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鍾鈕，既無他證，蠡又迂曲。一說追與趙同，蠡也。說文蕭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繳以追敵。亦謂追鎚敵也。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齧也。三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鐘獨形其建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

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注】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疏】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鍾既爲後王所用，則追蠡不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尚樂，故其器用至蝕缺，今其鍾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蝕之。攷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要略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軌制以八尺，其事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還先鄭而齊軌，薛綜注云：軌，迹也。軌同迹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齧，故趙氏以齧轍軌明此軌爲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眞涂同，特無久暫也。匠人旣造門，亦卽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涂，何謂久也？獻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通之乎？兒子遠宗忼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數辭，於此則徹。辭中又急注其口，使之自釋，只是奚足哉四字，蓋之蠡此語專闕。禹之追蠡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鍾；之門軌之譬，不關馬力，並不及涂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則久之譬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蠡也，追蠡爲攻擊所致，得毋門軌之譬。是馬力與鄭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意聽可輸。所謂鳥破其威，不煩證明。乘車乘四馬，謂兩驂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礙，況結關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參，而反從滅此，是何意？及觀趙氏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爲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險鐵騎皆有旂，鄭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輝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郊迭送兵車載任器，則國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縣之公牧者也。封周禮牧人所掌皆禦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帑治之，巡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馬。然則兩馬猶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楚語云：鬬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轉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蓋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瞿氏一車所謂之駟爲長。佀當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各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泥兩馬二字，鄭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疏：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

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傳成
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賜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可爲一車所駕之輕曾氏之升據餘說云古駕車之
法夏駕二馬謂之驪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者曰不知駕轡盡觀爲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
車從中央觀以來閫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驂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謂按夏駕二
馬見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業器後王皆
用之說尤切鍼之以簡參孜限切音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尙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疏】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閻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即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棠邑縣也爲諸從爲棠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當時即墨大事表疑誤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疏】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之義爲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君改而爲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爲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標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明寄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逐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標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攖迫至止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真訓云攖人心也高誘注云攖迫也說文走部云追近也故趙氏以追釋攖又以近釋追音義云丁於盈切韓詩云攖迫也楷之猶云繫之蓋讀爲攖爲纓繫之以纓卽讀之纓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攖車擇文引爲氏注云攖育所繫著也此亦以攖爲纓也莊子在宥云汝慎無攖人心司馬彪注云攖引也引亦素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虞虎相持何得逮言攖繫追之義長矣音義云陳子于切又子侯切隔也隔郎嶇說文阜部云隔阪隅也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墝埆之處故爲險廣成頌云負隅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攖虎有所恃而發故云依陬而怒也攖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今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恥不如前明所以迎之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即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負嵎婦莫之敢攖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違用馮婦者若曰雖追之使趨迎馮婦也雖追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猶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奧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所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疏】暴虎無已○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搏甚舉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無兵空手相搏故江熙云佻身獨罪所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也惟手無兵空手故楚子伏而鹽其腦蓋相搏而頓楚子以身搏晉文以口嘑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搏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暴擊也擊同撲撲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縱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

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疏】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羶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運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事易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與孟子義同楊倞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鬱臘色而沙鳴鬱酸香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憑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爲惡臭猶臭之香者爲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猶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歹部朽爲㱙之重文㱙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朽與香對則薰香蕕臭者乃薰香蕕朽也廣雅釋器云朽臭也謂臭爲朽之假借朽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朽腐之穢氣也鼻所聞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仁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一如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

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卽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昧爲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皆體之小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長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卽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知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而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爲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爲之命然顧爲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率乎吾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顧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烝烝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子君子不謂命也歸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沖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蓧之潔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卽是不謂命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疏】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進○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注】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注】不害問善信

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夭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善善善可欲鄭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鄭爲惡人其人可好自爲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誠猶實也有鄭亡而爲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美是爲信也趙氏引不億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宣己有此信不可億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鄭此有諸己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爲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俁俁傳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輝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傳發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卽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孟子論樂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毁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疏】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管楊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倚得不敢駁儒之說猶儒不歸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歿逃楊歸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歿逃墨亦終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刺奪塞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從一義倫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關情至成從井救人之墨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辭不爲大奸服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所名出入逃去也時至曰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注逃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處傳云歸依歸處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歸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遷也遷也廣雅釋詁云遷也釋言云遷遷也下云逃而遷之又以遷歸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苙闌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闌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疏】注苙闌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闌也圈也闌與闌字同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曰苙圈也注云苙闌圈也孟子既入其苙趙岐注云苙闌也闌闌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闌顔師古注云闌闌苙闌之苙牛爲闌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闌者假借字闌者俗字闌者正字也○注招罥也○正義曰音義云罥消究切罥網其是也拔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罥作罥又作罥說文网部云罹網也系獸云獸網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注云弧張罿罦之屬所以屬網禽獸罥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網中鳥來下則捕其脚網即爲亦即罥也網之網蠹縮爾雅釋器捕之爲獸罩罠云罟以繩係取獸也音義言罵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罥爲招求罥所本趙氏並佑溫故錄云書錄不爲招字作音字音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招此招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趙字此惟國語有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爲耳亦猶招招舟子本書如字而今乃爽徵招角招之招同此注絕少作招孟子之爲楊墨方深拯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盡來必有逸去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其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豕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歸受之使入其苙來歸者又從而招之言並人之來邪反正無已時也彼既處之有常招又並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惡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則

云辯而不傷服氏注云辯答關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音弁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關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乘嗇爲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豬是豕即豚也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疏】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安之則遠者來至此言來者不綏猶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疏】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說云里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里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三爲屋有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里蓋夫計畝以步計井以里故小司徒得據而致暴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大畜安矣蓋塞辨其物歲入其書數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夫家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實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引詩說毛詩衞風氓之則布即錢也一家爲布參印書以稱布而有此二說一泉布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錢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鄭氏賈氏云幣帛值錢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即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任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儲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里粟里布國之常賦不容缺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綫也縷線也書費誓善敹乃甲冑鄭氏注云敽謂穿徹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鍛人注云鎧之考工記函人爲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衆云甲冑皆以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聯合革以甲冑之革必以鍊其續縷其穀也杜子春云續謂續革是以甲冑之革又有以云錄爲綏鄭云穿徹卸繒繒也式氏儀釋甲云以繩綴之縷有飾謂之朱綏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繒孔晁注曰縷甲不以組書數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敦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敦理穿恰之說文云綏縷也魯頌閟宮篇貝冑朱綏傳朱綏以朱綏綴之疏謂

以朱綅連綴甲也又按朱綅鄭冑之綅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綴飾冑朱綫綴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綫綴甲故鄭云亦鑑飾也是鄭所云鑑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鄭冑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謂是鑑爲甲之鑑也鑑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褒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備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廩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同廝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廝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斯之謂爲析餘其任析薪故名斯廝其俗字也蘇林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注]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注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强國爭之强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傷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過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書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求索或指此與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疏]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注]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儇也小慧則精明明則照察人之隱慝則捷利捷利則超越人之先皆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也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感而通于食有福何害之有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疏]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正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號稱又上林賦揜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稱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己退讓處後也鶡冠子近迭篇云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上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疏】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止釋舍又知士館於卿館諸館就館於是舍之上故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宮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舍女部云宴空也广部云廡屋廬廡也兩部云牖窗牖屋廡閻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然則樓之名宮室云樓觀戶之間謂射孔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窗牖屋廡以閻明釋之鄭玲瓏之轉繫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闢窗牖以上爲樓而下言牖上故以爲樓也

有業屨於牖上

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注】廋匿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疏】注屨匿至成也○正義曰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屨也尸部云屨屨也趙氏以業屨爲屨而以屨業屨釋之此直以屨釋屨屨爲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逢草爲屨已有次第而衡未成屨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與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大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束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續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始作爲業始創造作基衣始裁爲初者造而未終之稱也○注廋匿至廋也○正義曰音義云度或作廋同音搜今俗本作廋惟廋本作度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廋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藏而能云其藏匿以爲藏也趙氏以匿釋廋又以藏釋匿謂不直言其實云其竊匿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竊公八年公羊傳竊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眾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注】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疏】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則前來問者鄉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未必即求屨之館人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距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諱以答之【疏】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己

所絶己字正釋經予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儀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佑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天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乃予字而夫音扶作孟子言遺見與聖賈之大作或人歸仍是意含隱顯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己以進與其嫌也不保其往也鄭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召進呼謂進逐而召之呼爲對之假借也嘗子七臣七主爲云說事充國者進猶之也爲房注云進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疏元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作距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事兵一志以逆秦軍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敘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敵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即逆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即竊之與否也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屨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屨之心則或即爲從者之廋不可保也鄭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櫽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托者之多所以鑽門戶之見而黜倩龐之饒嬉氏生填末見書聘彼履之來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當鑄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絶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疏】受之如海百川移說○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注】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疏】注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卽下害人之心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注】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疏】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卽下無穿踰之心○注此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illegible]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注】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疏】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己篇注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注】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疏】穿踰○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此作穿牆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穴部云穿木戶也走部云逾越進也逾即踰者踰

二字本異禮記儒行篳門圭窬注云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圭窬鄭左傳之圭竇故陸氏音豆鄭讀窬為竇也其實之窬義皆為空而字不同窬自音臾耳趙氏云穿踰屬則自為踰越之踰踰窬陽貨為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壁也窬窬窬也釋文云窬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踰作本作穿窬是踰踰之穿窬與孟子之穿窬一也或借窬為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注】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疏】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為尊於卑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為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為輕賤受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事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輕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為人所輕賤也故云既不為輕賤不為人所爾汝所行已高自不為人所輕賤他分位已尊自不為人所爾汝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强項不受之也謂恥有此不得不受之實而勉以去之也但能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為人輕賤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為自强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申上達字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即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心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注】餂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强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疏】注餂取也○正義曰音義云丁曰注云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餂奴兼切按餂銛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銛取也注云謂挑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或曰銛或曰鉆餘謂銛說文鑿傳云相謁相見後殺黍飯以為常餐如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釋餂自本方言丁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餂之義為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為銛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說文以銛為舌屬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銛乃挑之轉音以言銛即以言挑也俗以鐵鏟不能開用物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舌為今之鑒鑒方言作說文作銚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鑒有二種一種鑒厚用以上挑可參得土一種緣利用以深入此緣利者形正近於舌蓋銛之遺也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晉灼曰世俗以利為銛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聲有餂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聒聒聒餂胡五俗甜正徙聲反甘也然則餂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因聲因舌貌也從念切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栝面屬之銛皆用為聲依此則銛宜作銛著然則銛為因之通借以言餂即是以言因錢校大書精蘊云說文因字音忝象舌在口外覆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飾人者孟子斥為穿踰是銛誤為餂又餂誤為餂矣附其說於此以佞參考○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使之咎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以言餂以不言餂是以默巧刺取人意心術驚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踰之類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趨利入邪亦然是無知而已穿踰人所取而不為以言不言餂人所甘於為而且自謂以為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踰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踰之心而不以言餂不以不言餂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為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賅此又申明充無穿踰之心如是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注】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疏】善道也○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修其身六經孔孟之言一行之約務是修身而已格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欲○注言近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瞻指心言故以近言為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上說文勹部云匈膺也肉部云肊胸肉也匈即胸肊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心衣胸膺之間施一襜一奄心也胸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體謂所以脩身者為守仁義也仁者元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為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博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胸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如是守即如是雖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指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為帶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注】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疏】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以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疏】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耒部云穮除苗間穢也重文穮或从芸芸爲穮之假借亦穮之省文也除穢卽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章指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疏】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猶不離義同依性卽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術論堯舜湯武也僞託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疏】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之容注云容卽儀也注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堯舜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人之道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注】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疏】注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衷誠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注】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疏】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徑注云徑猶行也釋文云讀徑爲經文選魏都賦延閣胤宇以經營劉逵注云直行爲經素問款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也體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圖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信則招尤譏而求惡名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非謂欲弋致方正之名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注】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疏】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卽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謂湯武反身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踰不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爾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干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必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威儀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卽正行干祿固虛僞之小人孟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命爲君子與干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之爲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託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鑑之自盆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徵身言飾之入邪會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眞僞於毫芒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操履尤爲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疏】注堯舜之盛湯武之隆○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疏】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此大人指當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藐遠也文選思元賦允塞藐而離舊注幽通賦貲神邈而靡質兮應劭注皆訓邈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卽以藐爲遠蓋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卽下當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指阮氏元校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巍作魏非也按說文嵬部云巍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大故何晏注云巍巍高大之稱也史記魏世家魏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巍巍高大也淮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巍巍然又像眞觀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卽巍古或省山作魏莊子知北遊篇巍巍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魏然而已矣亦作魏其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巍巍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也趙氏云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目不敢視也勿視者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佗人則勿敢視者在我則勿視在佗人則畏之在我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注】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疏】注仞八至仞也○正義曰仞解見前爾雅釋宮云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櫋方言云屋梠謂之櫺郭璞注云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綿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桷確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相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檼檼下也榱連榱頭使齊平也楣接也接屋前後也檐也也水從之上流下也榱屋自中棟至檐用榱相比近榱者各交謂交

於楣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達於檐者名閑以其下垂故名榱矣榱之抵檐處爲椽趨其下覆以瓦兩自此下溜故爲霤亦爲楣楣取於滴也今俗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霤自椽言之爲榱題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霤釋榱題也霤屬瓦故亦作溜廣雅釋宮云甍謂之霤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襄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桷而動於甍則甍爲桷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桷而屋宇爲之動也著以甍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臻之寢所援之桷必爲當楣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按桷甍動亦屋霤與桷題相近在一所之觀也趙氏既以屋霤明桷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援屋數尺審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桷題三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楹題作振屋譜按撥字乃橑字之譌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檐屋梠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饎爨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屋旅郭屋梠屋梠郭屋檐正檐頭之所在趙氏蓋云屋旅數尺爛旅爲撥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榱題矣今仍存撥屋二字而疏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衡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階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侈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論九尺而屋之高或達二丈八尺者爲三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曾子大賢卿爲尊官何致傳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經尺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廷號云趙注堂高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疏】注極五至一丈〇正義曰說文食部云籑具食也饌或從巽廾部云具共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饌集解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于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即具食於前亦即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注】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疏】注般大也〇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賦般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奭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般訓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

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疏】茅茨至蕩心〇正義曰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疏】注養治至寡矣〇正義曰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山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尚絜也鮑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淵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閒訓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注】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疏】注謂貪至衆也〇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箋云貪猶欲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貪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章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傷之特將可久乎

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疏】清淨寡欲〇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瀞無垢薉也瀞即淨字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注】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疏】注羊棗棗名也〇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遵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遵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棗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柿之

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覩之折近嘗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柿一名梗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梗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致云嘗道鄭登瀛山或以羊棗餉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覩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梬棗爾雅謂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審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蓋人所謂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梬棗也似柿而小一曰梬按梬即釋木之遵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可信昔在　西苑萬善殿庭中曾見其樹葉似柿而不似棗其實似柿而小如指頭內監告余用此樹接之便成柿古今注云梬棗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梬棗今之梗棗也梗與遵音相近梗即遵字也內則芝梗賀氏曰芝木椹梗軟棗釋文云梗本又作櫪譬者梗之梗○注曾子至美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謂曾子思念其父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己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䐑葉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䐑者近由此爲之矣軒或爲胖宛或爲鬱說文肉部云䐑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䐑即聶而切之周禮天官醢人注引少儀作䐑而切之然則膾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赴音近報之爲疾卽膾之爲疾報而切之卽今肉膾子也南史恩倖傳云宮中訛云趙鬼食鴨䑋諸鬼盡著調䑋與䑋讀正讀如隸䑋猶讀精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䑋今則爲膾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宋羹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醢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菹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麋鹿爲菹脾析爲牛百葉豚拍爲豚脅亦爲齏是齏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齏則齏卽膾之通稱蓋肉之牒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菹牒切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齏以其皆爲膾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齏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膾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膾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菹齏皆用蔥薤醯醬和之今人以生菜生薑蒜用酒醋椒鹽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艸部云菹酢菜也韭部云齏墜也䪠齏也通俗文云淹韭曰齏淹薤曰䪠蓋菹齏之屬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菜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俗名爲炙而肉之臡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醯醋芥醬和食之制蓋膾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膾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膾卽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傅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曰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燔既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

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鬻之孔氏正義云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乾久而柔者則臠截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臘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謂牂於炮云炮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此蓋連毛以塗塗墐之置火中燒其毛蓋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膜不入鼎鑊煑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裹也是爲曰炮也去皽之後入鑊煑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燔遠火炙之則爲炙考工記盧人量欲傅人注云傅近也傅火卽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炮燔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炕炙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炕炙之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緣也是以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按炕炙之也歟棗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膾炙禮之隆殺有差卽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執美爲間耳

孟子曰膾炙哉【注】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注】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疏】

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大史所奉之諱惡卽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大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數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適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曾祖庶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數斥言者此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以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皆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歸鄭可數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宋姓子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

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姓為一族其以氏為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為九族可各為氏而九族總為一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飂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嬀董之子孫故予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為禹祖昌意以薏故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繫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媯為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此由姓而氏之說也說別為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潛夫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參言氏姓氏姓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為逗氏姓也三字為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稷為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為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大費賜姓曰嬴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為氏姓之稱始夏之姓姒商之姓子亦同然則畢云姓者未嘗不為氏姓氏言氏者其後以為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姓及氏姓為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為氏不為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愛厚純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賜姓之制蓋運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為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此所謂姓即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即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之故人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為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為族至是因其族舍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為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為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即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為姓庶姓為氏耳禹賜姒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爵之姓為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

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為真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為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為姓即以為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戹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也【疏】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趣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為匪匪然即非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為穿鑿此孔氏以斐然成章為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為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觀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錮之黨錮恐學者頗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鄭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即鄉黨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恉妄肆譏評而悅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疏】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作狷音義云狷音絹又作獧同按說文犬部獧疾跳也一曰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獧之為狷猶獧之為捐又心部云懁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

孟子正義　二十九

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

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晳曾參父牧皮行

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注琴張至學者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

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卿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曾以爲子張顓孫師

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

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閒人之書尚氏豈

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琴張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

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

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鱣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讀者不知爲錄參妄爲之說

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牢張據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

人盡聽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

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等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顓孫師之譏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矣荀

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

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而其不

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晳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篇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則爲牢曰子云之牢別

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與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獨訓此字無常也就

或作踔譎七發爲闊踔踔而日加王逸注云踔踔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譎之踔非常亦謂之踔譎趙氏注孟子云

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是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詭辭注云詭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瑰師古注云詭異於衆

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

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

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嘐嘐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嘐誇語也

大言大習是輔誼矣說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志慕習也習恭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

雅出車玁狁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

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周禮云考察也禮記禮器注物弊之察夫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即是考察說文大

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

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汙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

人能恥賤汙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注屑絜至

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古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逸注云不汙曰

潔不汙穢爲潔是汙穢爲不潔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錯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頗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

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不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汙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絜此不絜之行也與之是邀而教

之故爲可與言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獧也爲獧人以明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

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

云德之賊見論語陽貨篇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云

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

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

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

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

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

也若是者謂之鄉原■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嘐嘐以下皆論鄉原嘐嘐鄉

原之嘐嘐也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謂鄉原之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

言行不顧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稱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飾斥之狂古

大言也行何以上古之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人爲何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爲句生

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傳云踽無所

觀也說文見部云踽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親也從水京聲讀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閒旋盤辟

二一九九

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就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何何爲之爲孩云子傷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爲而如是生斯世也偃取爲人所善之善人此爲字讀如字矣閹爲偃閹之媚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閹茂李巡注云閹茂也趙氏讀閹爲奄毛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大又愚奄爲愿媚周夢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嫌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疏】注萬子至爲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章也攷云是趙鄭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嘗質譬告之未嘗質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辨其原者孟子倘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聞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往文然萬子曰乃起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嘗爲辯言其闕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辨孟子之功其大於禹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事之事故特著子稱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愿釋文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爲愿故以原人爲善人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疏】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汙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托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浮沉信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非廉潔論語舉而爲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潔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合汙而其與此流俗汙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疏】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驕驕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蕢也曲蕢莠一聲之轉說文艸部以蕢次蕢蕢卽爾雅釋草之孟稂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蕢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蕢稂尾草也蕢爲稂尾蕢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蕢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說文艸部云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童文稂采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蓋禾之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卽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倘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餘錯亦謂莠出於粟秕今狗尾草偏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禾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卽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卽以莠名之穢莠一類穢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俗謂之半揚故能生也程氏瑤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遠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壬佞也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卽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卽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庸違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膚違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對曰今君之所聞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卽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顏王逸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蠅聲應劭云紫閒色蠅邪聲也按蠅與哇同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

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疏】注經常至行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篇云經常也說文辵部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舁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爲積聚又爲茂盛故以庶民興爲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禮節管子文辭見前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惡爲邪慝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疏】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弘脫粟布被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疏】注由堯至知之○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言湯文孔子所聞而知之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蓋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即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即變道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獧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知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閹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則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亂世奸民而古今大慝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獧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獧者反經則由獧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即堯舜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遠遊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鸓索隱云仲虺二音鸓作壘音如字衛書又作虺鸓萊一音之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疏】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爲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書注云師尚父文王於齊號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雖師謀云呂尚釣歷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故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雅緜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說覆舊祖後又遇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蓋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襄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爲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觀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皋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則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虢叔泰顚閎夭召公

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實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情己以教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注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爲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最之也此意以況絶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書見知已往聞知來而尤必有人爲以延其絶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啓聞近不絶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實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差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舉至湯雖書缺有聞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與史記伊尹之於湯首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爲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實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實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逸周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數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爆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徵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絶繼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爲以下有不止於顏曾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答無窮期矣權接此義與趙氏之指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措諸天下而幾幾幾雖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微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實者得見而知七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書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絶之中衢有餘蓋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托諸空言其辭遁其指婉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失孟子之教矣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疏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閒○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自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遠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繼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孟子正義卷三十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篇敘【注】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七篇敘亦趙邠卿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偶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言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論語篇次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爲政化民故次爲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注】正義曰明名篇敘者謂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注】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爲道即元亨利貞之爲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注】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注】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注】正義曰說文廾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注】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注】正義曰人性善所以能孝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注】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注】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是矣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世必窮愁始著書數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著書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故時此大事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論事途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結少又暮年所述說值與告事分附錄隨宋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則目以仁義開首滕全領蓋因猶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滕魯齊孟子生平所往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其利終以仁義期之終料其啻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其去王行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致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若子重之且與齊宣皆爲著者不容略也滕文章禮孟子過奧而國小勇故其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使孔子之鄉平公業五百里之地旣知用樂正子疑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過孟子一生行藏首篇孟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篇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辭見起於明是篇篇在齊之日公孫丑之矣滕文公亦參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國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圖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絕於下於是力闢楊疊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篇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篇文公同其後皆雜說創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按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備矣僅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爲長然探趙氏篇敘之恉蓋恐後人舍亂其篇大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辨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篇之舊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幾恒真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數故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注】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書堯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煞土謂塡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機者何也傳曰璣者運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爲鄭之說不同鄭氏此文作璣不作璇璣則用爲氏義也運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璣則日在橫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爲之象衡地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苑章鐵候傳序云七曜歸之盈縮謂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也日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盈人遵璿璣使七政舉隊於日故云聖以布曜者即布此七政之曜者孟子一書分而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歸以璿璣布之也則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篇數以七篇象七曜趙氏蓋本此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注】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數比於書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個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易數亦不能合孔本作當期者歲云當期者暮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注】正義曰五七書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以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總之其字旬數今所傳不身趙氏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

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篇傳寫有誤著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數盈也毒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為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囂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為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篇使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嘗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曾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畢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爻丑曰克曰相曰梵曰輕曰云云其孟子譜義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譜義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減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文

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

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注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

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鄭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鄉三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共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譌字

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

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引傳文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致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尚也宜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繢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栝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括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隱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隱括蒸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楊注云枸讀如鉤曲也隱括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隱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注云示讀為寘隱栝矯燥木之器也非相篇云府然若渠匽隱栝之於己也注云渠匽所以制水隱栝所以制木書大傳略說云子貢曰隱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難勢篇云夫去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謨仁雖下聖人不廢者匿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除廢刑坊非矯邪若隱栝輔檠之正弛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尙皆隱故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為蕃致何休公羊傳序云述隱栝使就繩墨焉說文木部云隱栝也栝隱也字從木故為矯制枸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使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字實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括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違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隱括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擧廢色則凡非舊文者擧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為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為隱括也說文禾部云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復著為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為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為準則故云立儀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鄭有道碑文云隱括是以攝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括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敘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

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云洋洋仲尼顏師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俶真訓云浩浩瀚瀚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爲○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為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公宜母仉氏一云孟子父名激璩未知所據○其二為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鄒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鄒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為安王之譜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為譜不足據而擬為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赧王十三年乙未其為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據可憑○其三為孟子出遊趙氏以為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為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先或以為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然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眾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滕過薛避宋往任其先後或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發九都舉首拾唯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

滕更盆成括登以孟學子周曾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閻會子魚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
氏富夢仁樣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為孟季子曾交周書三書數同而又互異輯謂曾周二人孫無取孫高謂注呂
實云臣事孟子弟子舉文頗業亦然呂寬有匡章負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齊者恥而趙注卻止言齊人實子造暴孫儒惠然
受令書在不師之料而趙亦無明文俺若高注詳南有陳仲子史紀余著有公明高康弟有稱墨其說固不待辨通志稱氏注引風
倍通云錄書孟子門人則傳謝自漢夾○孟子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著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禰御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
實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諸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著其時錄書宋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屬
增疏經禮考並爾書著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見氏曰皇朝孫奭等採錄錄丁公著所撰參階益其闕古今注孟子
者趙氏之外有論普經實擬正錄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業取普經如翻子其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頒今擬子等無執中之
說初不數於正能惟音義有之篇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偽托乃改宜晁孫以實之不知異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攝故錄云十三經
注疏孔穎達賈公彥異為不可及邢昺文以孟子疏為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錄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偽孫奭疏予
讀孫奭孟子音義序序能義有孔也氏而實宋通之全并作疏人手篆其題曰音義而已未嘗篆疏也曰惟是音樂宣在討論曰集
成音義二卷未嘗作疏也故曰雖仰鄰至言其所其與妙而廣傳博議更俟乎審擇則知孫氏正本止經文及注為之音釋且
僅二卷未有疏其所稱非鄭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說書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趙詮明釋文仿倣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

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卷卿今衍各趙各篆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卽在提綱者也籍錄卷各卷用
觀與全疏總不舊疏皆趙氏原文卽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總爲而今從本本來動篆疏皆及劃分音義之篆章指者於疏尾則篆
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椓參非後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
一人之作而忽後忽此者孫氏用心辨慎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蒙疏徽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
鄭隨纂比比朱文公指爲鄙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傲則宋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
處而逐有偽托之者與○按為孟子作疏其離有十孟子道性善精堯辭實發明識文周孔之學其言適於易而與論諸中庸大學
相救裁末可以空悟之言其之其一也孟子引書辭參在未黃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從執偽孔以相解說往往監術不入其篆二
也井田封建疏於周禮求其書一左支右水其疏三也審樂之事卯偕圖篆太史公書往往詮篆其篆四也水道必通偽賈之學推
步必實周精之精六偉五音其學亦事於徹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駢五也篆篆相家折校違類一事之徽非博考子史百家本
密盧駁其辭大也古字會碑往俱偕身雅卽合姑翳卽咀嗜爾卽呼私遂弟叔凡此之辭不明六書則例做不合其翳七也趙氏書
名章何一章一句俱辭爲分析潮九有條古往惟不敏解孟子文義參略真擊說也其注或例或雅有條運卽或不得本文之義
而趙氏之意孫可經也其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替事如陳不諸同金而死陳實娶歸而長拜之荀有可精
不密失引其錢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往各本非一執誤文謂字其趙遂舛其趙十也
本朝文洽易

推明步通上儒超儒乎出一性行道水義道理遺之遺旨於說平已當闡通明樂大律書者九判數致之管微之尤殊為詳獨禮造
制者實古今之變例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統或舉一物以窮其會與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
其八九故處卿武士人時為疏實觀而當今日雜版成裘會能為纘為事半而為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為分析則為之疏者不必
徒事數衍文義順述口物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韓章之旨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信華推發趙氏之意
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憚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
或雜他經叢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誌之業教於石萬山顧氏炎武字寧人蕭山
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庵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
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鄒平馬氏驌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朏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
稷若錢塘潘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永字慎修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
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鎮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屺瞻寶應王氏懋竑字予中臨川李氏紱字
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祖望字紹衣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喈華亭倪氏思寬字存[illegible]吳縣江氏聲
字叔澐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孔氏廣森字衆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
文弨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
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
凌氏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崖溧陽周氏柄中字觸齋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績溪程氏瑤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
谷長白都四備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字字晉園海寧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萊字孝
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發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
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蔥世傳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鶴冠卿好孟子書立志為正義以學俺經顯而不為茲越三十許
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纂為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竟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為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
稿粗畢閒有鄙見用循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說張之例錄而存之

孟子正義卷三十

孝經鄭注疏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師伏堂
自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學者莫不宗孔子之經主鄭君之注而孔子所作之孝經疑非孔子之舊鄭君所箸之孝經注疑非鄭君之書甚非宗聖經主鄭學之意也古人箸書必引經以證義引禮以證經以見其言信而有徵孔子作孝經多引詩書此非獨孝經一書有然大學中庸坊記表記緇衣莫不如是鄭君深於禮學注易箋詩必引禮爲證其注孝經亦援古禮此皆則古稱先實事求是之義自唐以來不明此義明皇作注於鄭注徵引典禮者概置不取未免買櫝還珠之失而開空言說經之弊宋以來尤不明此義朱子定本於經文徵引詩書者輒刪去之聖經且加刊削奚有於鄭注今經學昌明聖經莫敢議矣而鄭注猶有疑之者錫瑞案鄭君先治今文後治古文大唐新語太平御覽引鄭君孝經序云避難於南城山嚴鐵橋以爲避黨錮之難是鄭君注孝經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禮皆引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文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後注禮箋詩參用古文陸彥淵陸元朗孔沖遠不攷今古文異同遂疑乖違非鄭所箸劉子元妄列十二證請行僞孔廢鄭小司馬昌言排擊得以不廢而自明皇注出鄭注遂散佚不完近儒臧拜經陳仲魚始裒輯之嚴鐵橋四錄堂本最爲完善錫瑞從葉煥彬吏部假得手鈔四錄堂本博攷羣籍信其塙是鄭君之注乃竭愚鈍據以作疏孝經文本明顯邢疏依經演說已得大旨茲惟於鄭注引典禮者爲之疏通證明於諸家駁難鄭義者爲之解釋疑滯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學而於班孟堅列孝經於小學之旨亦無憯焉輯本既據鐵橋故案語不盡加別白煥彬引陳本書鈔武后臣軌匡嚴氏所不逮茲並箸之不敢掠美更采漢以前徵引孝經者附列於後以證孝經非漢儒僞作竊取丁儉卿孝經徵文之意云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仲夏月善化皮錫瑞自序於江西

經訓書院

鄭氏序

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玉海四十一藝文孝經類）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劉肅大唐新語九）

疏曰御覽卷四十二南城山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於南城之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鄭珍曰唐劉肅大唐新語云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避黃巾之難至蓋胤孫所作也難知御覽此條出於梁載言其首原有十道志曰四字太平寰宇記沂州費縣下又采鈔梁志言而改末句作俗云是康成胤孫注孝經處殊失其原今御覽傳本脫首四字竹垞朱氏直以爲後漢書而譏范史無此文未知爲袁山松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脫誤之本或人加此齊乘南成城費縣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東海因南成山而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地此山有注經石室接南成今沂州府費縣地後漢時縣雖屬太山郡在兗州部中以禹貢州域言之正徐州境內地也又按南成屬兗部康成避地於徐先則陶恭祖以師友禮待後則劉先主徵與周旋不知何以又棲遲此山豈恭祖興平元年死後陳宮輩求迎先主乃暫入山中著述耶抑初去高密先寓此山青州黃巾入兗州則初平三年四月也此山於是時且不可避乃始到徐州耶無從攷定矣錫瑞按據鄭珍說御覽本十道志志引後漢書止首二句今孝經序以下皆梁載言之語朱竹垞以爲皆後漢書殊誤鄭珍訂正是也而梁載言之誤猶未及訂正鄭注孝經全用今文當在注緯注禮之時與晚年用古文不合序云避難南城是避黨錮之難非避黃巾之難後漢書以爲被禁錮修經業杜門不出而據鄭君自序實有黨錮逃難之事當是黨禍方急不能不避後事稍緩乃歸杜門耳若避地徐州有陶恭祖劉先主爲主人不得有棲巖石之事鄭小同注孝經古無此說自梁載言以爲胤孫所作王應麟遂傅會以爲小同注梁蓋以孝經鄭氏解世多疑非康成故訛傳其說以爲康成之孫所作又以序有念昔先人之語於小同爲合遂謂此論案鄭君八世祖崇爲漢名臣祖沖亦明經學周禮疏曰玄鄭沖之孫禮檀弓疏皇氏引鄭說稱鄭沖云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盧所引是鄭志之文蓋鄭君稱其祖說以答問然則鄭君之祖必有著述序云念昔先人安見非鄭君自念其祖而必爲小同念祖其祖乎鄭珍既以小同之說不足爲信又謂康成客徐州已六十六歲注是晚年客中之作俟小同長始獲得之則猶爲梁載言所或其辨南成屬兗非徐康成在徐有陶恭祖劉先主不得棲遲此山亦明知梁說爲不然特未能盡闕之則鄭君作注之年不明而小同以孫冒祖之說亦甚其謬矣

孝經鄭注疏卷上

鄭氏解

善化皮錫瑞

疏曰晉中經簿於孝經稱鄭氏解據邢疏引邢疏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曄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奏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錫瑞案邢疏列十二證乃劉子玄之言文苑英華唐會要皆載之子玄通史不通經所著史通疑古惑經諸篇論多悖謬近儒駁劉說辨鄭注非僞是矣然未盡得要領玆權述鄭見用注未解鄭注諸經人皆信據儒經孝經注者漢立博士不及孝經藝文志列小學前熹平刻石有論語無孝經漢時視孝經不如五經論語之重故鄭君雖有注其弟子或未得見或置不引致疑之故皆由於此鄭自序不言注孝經者序云元城注易乃在黨錮之年故舉晚年所注之書錮解序云逃難下文起其學廬諸離注禮在黨錮時避難南城山注孝經亦即其時皆早年作故自序云注禮不云注孝經蓋略言之注緯候更在先亦略不言也鄭志鄭記趙商碑銘皆不及注孝經亦以不在五經故偶遺之晉中經簿據隋書經籍志云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是荀勖等無別載之儀或沿漢志列之小學故標題與九書不同或因宋均之語有疑故題鄭氏而不名也宋均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鄭君大儒必不妄言自云爲注據乎可信古無刻本鈔錄甚難鄭君著書百餘萬言弟子未必盡見宋不見孝經注固非異事乃因不見遂並師言不信而易其名謂之略說謂之評論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宋之昏惑殆亦類是鄭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春秋孝經相表裏故鄭皆爲之注據其自序文義正同世說新語云鄭玄注春秋傳未成遇服子慎盡以所注與之是鄭實注春秋則實注孝經可知謝承諸書失載猶鄭志目錄失載耳范書載孝經遺周禮豈得謂周禮非鄭注微司馬氏與王肅有連左袒王肅先有鄭注何必言及王肅聖證駁鄭孝經注社后土明見郊特牲疏近儒已多辨之弦之邢疏亦有一證聖治章疏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駁之曰案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遍覽羣籍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案以駁之曰以下是王肅駁鄭之辭肅引孝經駁鄭轉是鄭孝經注邢疏於下文亦謂是聖證論則以駁之曰上必有鄭說誤貴轉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孝經邢疏以駁之曰上多韋昭所著亦符此說唯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十七字文義完足所據當是魯本今本邢疏乃傳刻誤辯耳子玄生於唐時聖經論術在乃漫不一致且謂魏晉朝賢無引孝經注者王肅豈非魏晉人乎此十二驗皆不足信鄭注之僞鄭六藝論自言爲注無可致疑自宋均操戈於前後儒發難於後劉子玄等從而吠聲鄭注遂亡遺文十不存一羣書治要來自海外近儒疑與輯文邢疏不合不知治要本非全注嚴可均取治要與輯文邢疏所引合訂近完善可謂寫真高密功臣矣

開宗明義章第一

邢疏云劉向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遂建而爲之也嚴可均曰按釋文用鄭注本有章名羣書治要無章名據天子章注云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是鄭注見章名也鄭總案本章鄭注云方始發章以正爲始尤足爲鄭注見章名之證

仲尼尻【注】仲尼孔子字治要尻尻講堂也釋文曾子侍【注】曾子孔子弟子也治要

錫瑞案陳鱣輯鄭注本有注在尊者之側曰侍云見釋文正義攷釋文正義皆無明文以爲鄭注嚴可均輯本無之今從嚴本

疏曰鄭注云仲尼孔子字者明皇注同邢疏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旣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圩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其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錫瑞案史記孔子世家曰叔梁紇與顏氏女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

名曰丘字仲尼白虎通聖人篇曰孔子反宇是謂尼甫是聖人之字本以反宇好頂故名字皆以類命爲象爾雅釋丘曰水潦所止泥丘釋文曰依字又作屔郭云頂上洿下者說文丘部屔反頂受水丘也據此則屔是正字泥是古通用字尼是假借字水潦所止是爲泥諱儀禮注曰諱者和也張禹說尼者和也蓋從泥諱傳會爲義漢碑或作仲泥亦屬古字通用顏氏家訓曰至於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尸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顏氏不知居字本當作凥鄭君亦同許義𡱂字乃孔子命名取字本義何不可從之有邢氏不取張禹梁武傳會之說甚是但不應會史記引家語耳丁晏謂仲尼之字當如張禹之說家語謂禱於尼山而生僞撰不足信丁氏不知家語雖僞而禱尼山及孔子命名取字之義明見史記固可信也注云凥凥講堂也者御覽百七十六居處部四引鄒國志曰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閒寂無水聲如似講義又曰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堂故號稷下春秋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又引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址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又引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城南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錫瑞案據鄭國能齊地記則古有講堂之名據益州記華陽國志則講堂鄭學堂是孔子講堂亦鄭孔子學堂而此所凥講堂又非王屋臨河之講堂蓋即出卑之孔子宅後世稱爲夫子廟堂者鄭當日之講堂矣邪疏引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著依鄭說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之心人傳衆猶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儒告稍生又有對者書參不據儒業而稱答乎便使獨與參言言舉參自業餘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旨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案鄭氏信六藝論鉤命不信此注所見殊渟不知此注云凥講堂與六藝論並非矛盾鉤命抉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本夫子自作而必假曾子爲言者以其儀得孝名故以孝經屬之鉤命抉又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一實呼參門人皆在則與曾子論孝何不可在實延生徒之時劉氏疑爲使人傳衆何其正乎子思著書闡揚祖儒篇首稱避可稱祖字乃屬曾子不可稱師字又非其理也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注以凥爲凥講堂正以經無閒字故其解異說文几部凥處也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凥如此許君古文孝經作凥與鄭本同古文說解凥爲閒凥與鄭解異王肅好與鄭異從古文說解爲閒居僞撰古文乃於經文實入閒字不顧與許君古文違異劉氏傳僞古文之本遂抵鄭君凥講堂爲非陋杜之見荀異先儒邢氏不從劉說而以鄭氏所說爲得其見卑夫注云曾子孔子爲者明皇注同邢疏云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注子者孔子治要禹三王最先者釋文嚴可均曰按釋文此下有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子按釋文本作於殷配天故爲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二十八字蓋皆鄭注唯因有案字與鄭注各經不類故疑爲臆傳中說之詞退附於注末明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釋文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注以用也睦親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治要女知之乎

疏曰鄭注云禹三王最先者據周制而言也繫夏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後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黄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據此足知後世稱舜以上爲五帝禹以下爲三王皆承周制言之孔子周人其稱先王當以禹爲三王最先者矣盧文弨校釋文改始傳於殷之殷爲子謂於殷配天之文亦有脫誤當謂殷亦世及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嚴可均謂釋文二十八字蓋皆鄭注錫瑞案鄭以先王事指禹陸氏推鄭之意以爲五帝官天下禹始傳子傳子者尤重孝故爲孝教之始正申說三王最先之古王謂文王也乃陸氏自以意解經之先王事屬周言不兼前代別爲一義與鄭不同若並以爲鄭注與鄭事舉禹之意不合非特有案字與各經注不類嚴氏之說恐未嘗也注以至德爲孝悌要道爲禮樂者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疏云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是德與行爲一類道與藝爲一類六行以孝友爲首六藝以禮樂爲首故鄭君分別至德爲孝悌要道爲禮樂據周禮爲說也廣要道章首章孝悌禮樂鄭義與經文合以順天下鄭無注據下三才章注云以順天下鄭注云順治天下則此順字亦當以順治解之明皇注云能順天下人心與鄭義近近解謂順當通作訓非鄭義也陸賈新語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引此經文注云以用也者易象下傳文王以之虞注詩谷風不我屑以大東不以服箱箋載芟侯疆侯以傳周禮鄉大夫遇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注儀禮士昏禮以淯督注禮記曾子問有庶子祭者以此注左氏成八年傳願將儐是以昭四年傳死生以之注國語周語雪人以莒人先濟吳語請問戰褒以而可注中候黑爲以雄注廣雅釋詁四小爾雅廣詁皆云以用也云睦親也者易夫莧陸夫夫釋文引爾才注書堯典九族既睦鄭注國語周語和協輯睦晉語能內睦而後圖外注皆云睦親也鄭云至德以教之要道以化之則其解以順天下亦兼含訓字之義矣漢書禮樂志曰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引此經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注參名也治要敏猶達也儀禮鄉射記疏參

不達治要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德之本也治要

案明皇注云故爲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教之所由生也注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故言教之所由生治要

疏曰鄭注云敏猶達也者左氏成九年傳夫君敏也襄十四年傳有臣不敏注國語晉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又辜知不敏又知羊舌職之聰敏而給也注孟子離婁篇士庸敏注皆云敏達也避席句鄭無注案鄭注文王世子終則負牆云御敷後席相辟又注孔子閒居負牆而立云起負牆者所問究辟後來者然則曾子避席正以閒在講堂獨承聖教故辟不敢當而引避他人也云人之行

其大於孝者聖治章文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以此經注體之其義邢疏說苑建本篇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延篤仁孝論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云教人親愛莫善於孝者廣要道章文邢疏引祭義釋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案曾子大孝篇亦有是語盧注引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疏云立愛自親始者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愛親也教民睦也者己先愛親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此即教人親愛莫善於孝之言也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注】父母得其顯譽也者釋文譽未見或當作者也轉寫倒

疏曰鄭注云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曾子聞諸夫子當即孝經之文故鄭君引之以注經也邢疏云身體謂一身之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毀謂虧辱傷謂損傷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為傷是也注以顯父母為父母得其顯譽也者說文譽稱也詩振鷺以永終譽箋云譽聲美也是得顯譽揚名也邢疏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案內則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亦揚名顯父母之義論衡四諱篇引孔子曰身體髮膚至不敢毀傷風俗通太原開宗下引孝經曰身體髮膚至孝之始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注】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卌彊正義作四十強依釋文改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行步不逮縣車以上六字依釋文加致仕按釋文有校語云自父母至致仕今本無蓋宋人不知釋文用鄭注本也後皆放此是立身為孝也正義

疏曰鄭注云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卌彊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行步不逮縣車致仕是立身為孝也者曲禮曰四十曰彊而仕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內則曰四十始仕七十致仕鄭君據此為說致仕必縣車者白虎通致仕篇曰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蹟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公羊疏引春秋緯云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時之暮而致其事於懸車故曰懸輿致仕淮南子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輿二說以人年七十與日在懸輿同故云懸輿致仕與白虎通懸車示不用異鄭義當同白虎通也劉炫駁云若以始為在家終為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為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立則中為之業盡曰不終顯子之徙亦無所立矣歸猶案劉氏刻舟之見疑非所疑必若所云天子尊無二上無君可事豈但無終又有違世者洮不事王侯豈皆不孝不惟鄭注可駁聖經亦可疑矣經首常理非為一人而言鄭注亦言其常何得以顯天為難微史記自序云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約舉此經

大雅云無念尒按釋文作會有校語云本今作爾知原本是尒字今改復祖聿修厥德【注】大雅者詩之篇名治要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正義無念無忘也聿述也修治也為孝之道無敢忘尒先祖當修治其德矣治要

疏曰鄭注云大雅者詩之篇名雅者正也者鄭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疏曰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云方始發章以正為始者鄭君宗毛用毛詩序訓雅為正孝經引詩但稱詩云不舉篇名此經獨云大雅故鄭解之以為此是開宗明義方始發章意在以正為始當取雅之正名故不渾稱詩云而必別舉其篇名矣云無念無忘也者詩毛傳曰無念念也箋云當念汝祖為之法鄭箋詩從毛義此以無念為無忘亦同毛義無忘即是念無忘之無是實字與無念之無為語辭者義不同也云聿述也修治也者毛傳曰聿述也本爾雅釋詁文箋云述修祖德從毛義此亦從毛義也易彖下傳修井也虞注禮記中庸修道之謂教注論語顏淵敢問崇德修慝辨惑集解引孔注又皇疏國語晉語飾其閑修注廣雅釋詁三皆云修治也云為孝之道無敢忘尒先祖當修治其德矣者鄭從毛訓聿為述則修治其德亦當如箋詩義以為述修祖德其德顯祖德非己德己之德不可言述也邢疏云述修先祖之德而行之與鄭義合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案朱子作孝經刊謬謂去子曰及引詩書之文謂非原本所有改御覽引鉤命決曰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緯書之傳最古其說如此匡衡之疏尤足證引詩為聖經之舊非後人所增孝經每章必引詩書正與大學中庸坊記表記緇衣諸篇文法一貫例朱子於大學中庸所引詩書皆極尊信未嘗致疑獨疑孝經何也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他人之親治要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注】己慢人之親人亦慢己之親故君子不為也治要

疏曰經言人鄭注以為人之親又云己慢人之親人亦慢己之親故君子不為也者所以補明經義也明皇注云博愛也廣敬也邢疏曰此依鄭注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案明皇用鄭注採下文但敬為親辭鄭君之注意似不然經文二句本易註言自愛敬盡於事親以下始言天子之孝故鄭注亦泛言其理不採下意為解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又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愛敬其親者不敢惡慢他人之親鄭注得其旨矣

愛敬盡於事親■盡愛於母盡敬於父治要而德教加於百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德教加於百姓也治要形於四海■形見也德教流行見四海也治要按文書有於字蓋天子之孝也■蓋者謙辭正義

疏曰鄭注云盡愛於母盡敬於父者士章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據經親是愛當屬母敬當屬父故鄭據以爲說表記曰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然則尊親教愛固當有別矣注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解德教加於百姓者易乾爲敬坤爲義乾爲父坤爲母鄭於上文注以敬愛分屬父母言其引易者亦以乾父坤母爲說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與此經言德教有合鄭君易注殘闕坤六二一條不傳未知然否云形見也德教流行見四海也者國語越語天地形之又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又荀子儒效忠信愛利形乎下又彊國愛利則形又堯問形於四海又呂覽精通夫月形乎天又淮南原道好憎成形又誠而無形又像其形物之性也又形廣雅釋詁三皆云形見也明皇注本作刑而序仍用鄭本作形云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疏曰形猶見也義得兩通臧庸曰此經形於四海猶感應章光於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案鄭注感應章引詩云義取孝道流行莫不被義從化與此注德教流行正合援神契曰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云蓋者謙辭者禮運蓋歎魯也深衣蓋有制度疏皆云蓋者據爲疑辭與注義合劉炫歎云若以制作須據則庶人亦當據矣荀以名位須據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鄭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案劉炫傳古文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又釋之曰辜較猶梗概也義與鄭注不符故曲說歟鄭注未可信據

甫刑云■甫刑尚書篇名治要一人有慶■引譬連類文選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釋文作引辟云或作譬同引類得象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正義一人謂天子

兆民賴之■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五經算術上嚴可均曰按類聚引此注但云從孝經注釋之今知鄭注者隋經籍志云周齊唯傳鄭氏天子爲善天下皆賴之治要

疏曰鄭注云甫刑尚書篇名者今文尚書作甫刑古文尚書作呂刑孝經之外如禮記緇衣史記周本紀鹽鐵論詔聖篇漢書刑法志論衡非韓篇鄭君引書說趙岐注孟子皆從今文作甫刑惟墨子從古文作呂刑爲異孝經本今文鄭注孝經亦從今文也緇衣疏引鄭君孝經序曰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鄭意蓋以甫侯之國其先稱甫至春秋後始稱呂國左氏傳曰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是春秋後稱呂之證詩揚之水曰不與我戍甫崧高曰生甫及申毛傳曰於周則有甫有申鄭箋云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鄭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是其先稱甫之證國語周語曰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呂其氏也甫其國也鄭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以呂爲國與左傳言申呂同春秋時或以氏稱其國或其國改稱呂曾未可知要在周初其國當稱甫不當稱呂今文尚書作甫刑爲得其實刑疏引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然則春秋有呂國無甫侯豈其先國名呂而改稱甫侯又由甫而改稱呂乎知不然矣云引譬連類引類得象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者鄭意經引詩書以爲譬况皆以其類由類得象此章言天子之孝故以書之餘王事者經之云一人謂天子者邢疏引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也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言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錫瑞案舊說本於孝經緯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又說爲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白虎通亦本於孝經古義也又儀禮覲禮曰余一人嘉之禮記曲禮曰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後漢書陳寵傳引禹曰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國語周語呂氏春秋引湯曰萬夫有罪在予一人墨子兼愛及說苑韓詩外傳引武王曰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是一人爲古天子謙辭之通稱也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者禮記內則降德於衆兆民鄭注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與此注同鄭注蓋以億萬即萬億也天子曰兆民二語用左氏閔二年傳文甄鸞曰按注云億萬曰兆者理或未盡何者按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若以下數言之則十億曰兆若以中數言之則萬萬億曰兆若以上數言之則億億曰兆注乃云億萬曰兆正是萬億也若從中數則須有十萬億次百萬億次千萬億次萬萬億曰兆三數並違有所未詳尚書無此注故從孝經注釋之錫瑞案甄氏亦以爲鄭云億萬即是萬億鄭義與甄氏所推三數皆不合鄭君善算其所據算書蓋與甄氏所據不同故內則注亦云萬億曰兆也云天子爲善天下皆賴之者鄭訓慶爲善詩韓奕慶既令居箋禮記祭統率作慶士注左氏昭三十年傳大國之惠亦慶其家注廣雅釋詁一皆曰慶善也明皇注亦作慶善也邢疏曰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敬上愛下謂之不驕故居高位而不危殆治要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用儉約謂之制節奉行天子法度謂之謹度故能守法而不驕逸也治要奢泰爲溢釋文

疏曰鄭注云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在民上此章言諸侯之孝故鄭專就諸侯言之云敬上愛下謂之不驕者諸侯上有天子當敬上下有卿大夫士庶當愛下二者皆不驕之道也邢疏解明皇注無禮爲驕曰無禮謂陵上慢下也不敬上愛下即陵上慢下矣云居高位而不危殆者邢疏曰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是也云費用儉約謂之制節者明皇注同邢疏曰謂費國之財以爲己用每事儉約不爲奢侈則論語道千乘之

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奉行天子法度謂之謹度者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殆是榮其先祖也云故能守法而不驕逸者荀子不苟篇曰以驕溢人注溢滿也驕逸卽驕溢不驕逸卽不溢矣云奢泰爲溢者廣雅釋詁二溢盛也莊子人閒世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注文選東京賦規摹踰溢薛注皆曰溢過也奢泰卽過盛故奢泰爲溢也漢建武二年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引此經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注】居高位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 要治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注】雖有一國之財而不奢泰故能長守富 要治

疏曰鄭注云居高位而不驕者順經文爲說也云雖有一國之財而不奢泰者禮記曲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是諸侯有一國之財也奢泰爲溢不奢泰卽不溢漢堯廟碑云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引此經古而如通用

富貴不離其身【注】富能不奢貴能不驕故能不離其身 要治

疏曰鄭注系上而言誠唐曰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富貴常在其身正義曰謂此依王肅注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常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彖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保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隸爭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離文於使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離阮福謂此不然也誠謂力智反當爲離著之義其實古人仄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有不字乎著以明皇注常在爲疑著之譌則石臺孝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不成調矣錫瑞案阮說是也據鄭注則鄭本亦有不字臧氏輯鄭注未見治要故有此疑

然後能保其社稷【注】上能長守富貴然後乃能安其社稷 要治 社謂后土也句龍爲后土 周禮封人疏禮記郊特牲正義 嚴可均曰按注不言稷猶未竟

疏曰鄭注云上能長守富貴承上文言云社謂后土也句龍爲后土者侯康曰周禮封人疏引鄭孝經注云社謂后土而申其義曰舉配食者而言蓋鄭君意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其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用援神契與賈逵等謂社卽句龍稷卽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者不同此云社謂后土后土正是句龍似反用賈逵等故疏解之云舉配食者而言爲昭等又有一說句龍爲后土之官地神亦爲后土左氏云君履后土而戴皇天鄭云后土謂地神非謂句龍也二說雖殊要鄭此注文同賈逵等而意實異可知攷鄭義亦有所本駁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則此是今文孝經舊說而鄭注達用之也錫瑞案侯說是也小雅疏引鄭志鄭答田瓊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據此則鄭意以社爲后土句龍亦爲后土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不知鄭義並非違反王肅所疑者鄭答田瓊已自據之此經鄭注稷義不傳據駁異義之說稷之鄭意亦從今孝經援神契說御覽引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也白虎通社稷篇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爲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下引此經白虎通亦本今孝經說也鄭特牲疏引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後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又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逵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鄭說社稷皆本今孝經說駁之古左氏說實遠勝之後之祀社稷者當宗今孝經說鄭義爲定論邪疏引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又引左傳之文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卽句龍柱棄非社稷也與鄭義合應劭風俗通用異義之說云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祀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穀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應氏以稷爲米神稷以社稷爲稷者似近於理而引次睢之事擬不於倫反據以駁孝經之說妄矣鄭特牲疏引爲鄭學者通王肅之難續漢書祭祀志注列仲長統答鄭義之難皆足以扶鄭義文多不載王肅難鄭明引鄭孝經注劉知幾乃云注出鄭氏而肅無言失之不考

而和其民人【注】薄賦斂省傜役是以民人和也 要治

蓋諸侯之孝也【注】列土分疆謂之諸侯 周禮大宗伯疏

疏曰鄭注云薄賦斂者賦與斂有別周禮大宰鄭注云賦謂口率出泉也又云賦謂傳更之錢也大司馬注云賦給軍用者也大司徒注云賦謂九賦及軍賦小司徒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是鄭意以賦爲軍賦此注下有傜役不必兼傜役言但據軍用所出言之可也說文廣雅皆曰斂收也是斂屬土地所收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是也云省傜役者傜役卽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是也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此薄省之義古者稅用什一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解此經爲歛上愛下奉天子法度不奢泰故以薄賦斂省傜役爲言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者漢書谷永傳曰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潛夫論三式篇曰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設府不爲卿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蓋古有此語漢人常依用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至和其民人白虎通引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 要治 義取爲君恒須戒懼 明皇注戰戰至戒懼正義云此依鄭注也

疏曰邢疏曰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愼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爲君恒須戒懼者引詩大意如此案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引此

詩曾子蓋終身守孝經之戒朱注垩用鄭注但避宋諱易愼爲謹耳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法服謂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皆謂文繡也（釋文周禮小宗伯疏北堂書鈔原本八十六法則一百二十八法服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詩注嚴可均曰按鄭注禮器云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今此不至黼黻文也釋文出服藻火服粉米六字服粉連文是注作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明甚若馬融書說則卿大夫服藻火粉米士服藻火漢儒於五服五章各自爲說未可盡一也）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也（詩六月正義儀禮士冠記疏少牢饋食禮疏）

疏曰鄭注云法服謂先王制五服云云者據今尚書歐陽說也續漢書輿服志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又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使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略同蓋歐陽說天子有日月星辰共十二章夏侯說天子無日月星辰亦止九章王仲任習歐陽尚書論衡量知篇曰黼黻華蟲山龍日月語增篇曰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此歐陽說天子服日月星辰之明證鄭君據采二說分別其義謂虞有日月星辰十二章魯亦有十二章用歐陽說謂周止有九章用夏侯說故注王制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又注有虞氏皇而祭曰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又注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書禮也又注周禮司服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鄭意欲從歐陽夏侯兩不背其說故分虞與周書以當之猶明帝兼采歐陽夏侯之意此注與禮器注意不分析檢以爲天子服十二章專用歐陽說也嚴可均後序不知鄭說所出乃謂鄭推儀禮九章合日月星辰十二章又謂誠周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鄭雖爲此語者似並論衡後漢書續漢志皆未之見疏失甚矣云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也者詩疏引孝經援神契曰皮弁素積軍旅也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服亦皮弁素積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弁據此則今文家說以爲田獵戰伐用皮弁素積招虞人卽田獵之事天子視朝諸侯視朔皆皮弁卜筮或亦用之鄭學宏通注孝經卽用援神契說故與佗經之注以爲戎服用韎韋衣裳者不同援神契白虎通皆作素績此注作素積者禮作素積鄭注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是不書爲巾積之積故於此注別白之曰衣素積然則援神契白虎通蓋叚績爲積也士冠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鄭注云質不變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鄭注云所不易於先代此注百王同之不改易正與禮注義同百王同之事承皮弁素積而言說苑云皮弁素積百王不易嚴可均誤以爲並指服章乃以此注與禮器注爲鄭初定之說謂四代皆然由於誤讀注文乃並所推鄭意皆失之矣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注】不合詩書不敢道　要治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注】禮以檢奢（釋文嚴可均曰按此下當有樂以云云闕）不合禮樂則不敢行　要治　是故非法不言【注】非詩書則不言　要治　非道不行【注】非禮樂則不行　要治

疏曰鄭注以不合詩書爲非先王法言不合禮樂爲非先王德行者禮記文王世子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詩書禮樂皆先王所遺法言德行卽在其內曲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古昔先王之訓在於詩書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孝經諸章引詩書以明義卽是其證玉藻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是古人之行必合禮樂澤宮選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者得與於祭故鄭以詩書禮樂解法言德行也繁露爲人者天篇引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注】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則爲備矣　要治

疏曰阮福義疏曰二擇字當讀爲厭斁之斁厭斁卽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讀孝經之擇爲斁而漢時毛詩本有作擇者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錫瑞案鄭注不傳明皇注以擇爲選擇失之阮氏讀擇爲厭斁之斁亦未是也擇當讀爲斁敗之斁洪範彝倫攸斁鄭注詁斁爲敗說文斁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斁斁擇古同音甫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爽失行並言此擇訓敗之經太玄元掜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法言吾子篇曰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擇與爽敗淫之義近據鄭君箋詩以擇爲斁引此經文鄭必解此經二擇字爲斁敗之斁矣經但云言行注以三者爲服言行者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雖明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用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案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鄭云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卽孟子之意援神契曰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譽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遍稱譽是榮觀也

然後能守其宗廟【注】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作（正義作立今從釋文）宗廟（案釋文作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詩清廟正義）卿大夫之孝也【注】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禮記曲禮上正義）

疏曰鄭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者書舜典禋于六宗又按作義宗又江漢朝宗于海傳詩鳧鷖公尸來燕來宗又雲漢靡神不宗傳又公劉君之宗之箋周禮目錄又大宗伯夏見曰宗注儀禮士昏禮記宗爾父母之言注禮記檀弓天下其孰能宗予注釋名釋宮室皆曰宗尊也說文宗尊祖廟也廟尊祖皃也詩清廟序箋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祭法王立七廟注廟之言貌也宗廟先祖之尊貌也公羊桓二年傳注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釋名釋宮室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廣雅釋言廟貌也宗尊廟貌皆取聲同爲訓云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宗廟者白虎通宗廟篇曰王者所以立宗廟

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宗者尊也廟者貌
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按據此釋文作宮室不變御覽引王肅古今通論曰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
亦不死之也云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者詩天保禴祠烝嘗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事先王王制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案諸經說祠禴禘不同鄭君禘祫志曰王制
記先王之法度春曰禴夏曰禘周公制禮又改夏曰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也據王制天子至庶
人皆有四時祭則鄭大夫有四時祭可知玉藻曰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祭義曰齋三日如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
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若見鬼神容貌之義也云張官設府謂
之卿大夫者見前諸侯章疏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注】夙早也夜莫也〔治要〕匪非也懈惰也〔華嚴音義〕

十二　一人天子也對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治要〕

疏曰鄭注云夙早也夜莫也者詩烝民夙夜匪解箋同詩行露豈不夙夜小星夙夜在公定之方中星言夙駕涉結夙夜無已閔予
小子夙夜敬止有敬夙夜在公箋儀禮士冠禮士昏禮特牲饋食禮夙興注皆曰夙早也涉結夙夜無已箋云夜莫也亦同云匪非
也懈惰也者詩烝民箋及氓匪來貿絲出其東門匪我思存株林匪遵株林杕杜匪載匪來六月玁狁匪茹小旻如匪行邁謀江漢
匪安匪遊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箋皆云匪非也淮南修務訓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注懈惰也與此同云一人天子也者見前
天子章疏云鄭大夫當早起夜臥者國語魯語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國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注】資者人之行也〔釋文公羊定四年疏〕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治要〕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治要〕

疏曰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者公羊定四年傳事君猶事父也何氏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
君疏云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案喪服四制疏曰言操持事父之道以
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又曰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與公羊疏義合鄭注考工記喪服傳明堂位表記書大傳皆
云資取也此不同何氏訓取者鄭意蓋以經之下文乃言母取其愛君取其敬此不當先以取言也云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者
卽表記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之義云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者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至尊也是敬同之體通與引異義
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案喪服四制已引此經二語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後則孝經又在其先
矣漢書韓延壽傳引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風俗通封祈下引書於父母以事君

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兼并也愛與母同敬與君同

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兼并也者儀禮士冠禮兼執之大射儀兼諸弣注左氏昭八年傳欲兼我也注說文廣雅釋言華嚴音義上引文字集
略皆曰兼并也云愛與母同敬與君同者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治要矣作也依明皇注改正義

云此依鄭注也〕以敬事長則順【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治要〕

疏曰鄭注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者邢疏曰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
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云移事
兄敬以事於長者邢疏曰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
之與敬其義同爲術書曰邦伯師長公卿也則知大夫以上皆是士之長案曾子立孝篇曰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
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盧注引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呂氏春秋孝行覽高誘注引以孝事君則忠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注】事君能忠事長能順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

〔治要〕然後能保其祿位【注】食稟爲祿〔釋文〕

疏曰鄭注云事君能忠事長能順者承上文言邢疏曰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云食稟爲
祿者孟子曰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王制與孟子同此士食祿之數周官司祿闕不
可考鄭注孝經用今文說當據孟子王制解之

而守其祭祀【注】始爲日祭〔釋文嚴可均曰案初學記十三引五經異義曰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藝文類聚三十八同〕

蓋士之孝也【注】別是非〔釋文語末覺嚴可均曰白虎通齋篇引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別是非卽辨然不也〕

疏曰鄭注云始爲日祭者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事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楚語曰先王
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漢書韋元成傳曰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又曰劉
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御
覽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事及二祧歲禱於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祈君謹按叔孫通宗廟
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韋昭注周語曰日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祭法疏曰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
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不可考竊意鄭君蓋謂楚語辨古者先王乃夏殷禮祭法鄭答趙商以爲周禮故與夏殷之禮不同然日祭
之禮古經傳皆無之惟見於國語一書異義引左氏說亦鄭國語文也儀禮旣夕記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饋如他日鄭注燕養平時

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蒸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之日設之如生存也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據此則古禮惟新死有日祭乃孝子不忍遂死其親之意猶以人道事之至以虞易奠始以鬼神事之而下室遂無事漢之禮日上食乃以人道事神不惠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朱子以爲日祭即下室之饋食饋食不得謂之祭且此是喪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亦與國語諸侯舍日之文不合此章言士之孝不當以天子之禮解之祭法疏云始語一日祭非鄭義鄭君何故復引以注孝經釋文引鄭注云始爲曰祭一作始曰爲祭皆不可通嚴氏據舊本作日祭似可通矣而下文闕不知鄭意如何玩始爲二字或鄭所謂日日祭亦即指始死而饋食而言而非國語所謂日祭乎注云別是非文不完嚴氏所推近之繁露服制篇說苑修文篇皆有通古今辨然否之文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是非即別同異明是非援神契曰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明審貴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士貴明審故鄭云別是非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尒所生【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士爲孝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忝辱也者本爾雅釋言詩小宛傳云忝辱也疏曰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故所生之父母已云所生謂父母者邢疏曰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士爲孝當早起夜臥者國語魯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尒所生言不自舍也

庶人章第六

子曰因治要嚴可均曰按余蕭客所見影宋蜀大字本亦有子曰亦作因天之道【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四時以奉事天道治要分地之利【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治要正義初學記五御覽三十六唐會要七十七嚴可均曰按釋文宜棗棘云一本作宜種棗栗蓋鄭注元是此分棘字小余正棘實顆之棗可以五經諸引作棗栗所據本異也

地之利治要

疏曰鄭注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齊民要術耕田篇引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朱彝尊經義考謂是此經之傳鄭蓋本魏文侯傳也邢疏曰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斂冬爲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云順四時以奉事天道者邢疏曰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者邢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是也錫瑞案援神契曰滂泉宜稻漢書溝洫志曰賈讓奏言若有渠漑則鹽滷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三倍斂傳曰坤作墜勢高下九則劉熙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書禹貢疏引鄭注曰田著高下之等當爲水審備也此云視其高下亦當爲水審備之義史記貨殖列傳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此宜棗栗之地也棗栗一作棗棘者棗棘二物同類異名棘亦棗也詩園有棘孟子養其樲棘皆棗之類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行不爲非爲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度財爲費治要什一而出釋文父母不乏也治要此庶人之孝也【注】無所復謙釋文

疏曰鄭注云行不爲非爲謹身者鄭注士章以別是非爲士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庶人雖異於士亦當知之而不爲矣云富不奢泰爲節用者鄭注諸侯章云雖有一國之財而不奢泰故能長守富庶人雖不及諸侯之富曲禮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是庶人亦有富者亦當不奢泰矣云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父母不乏也者邢疏曰謂常節省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云無所復謙者鄭注天子章云蓋者謙辭則諸侯卿大夫士章言蓋者均爲謙辭庶人章言此不言蓋故云無所復謙援神契曰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嚴可均曰明皇本無己字蓋臆删耳按鄭注患難不及其身身謂己也正義引劉瓛云而患行孝不及己者又云何患不及己者故則經文元有己字未之有也【注】總說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能行孝道故患難不及其身也治要無也字依釋文加正義引劉瓛云鄭王諸家皆以爲患及身又云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

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治要嚴可均曰按釋文首字作善一本作難正義引謝萬云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今按難善二本皆誤其致誤之由以鄭注有皆當孝無終始之語而下章復有此語實則兩無字並宜作有何以明之經云孝無終始者承上章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故此言人之行孝倫不能有始有終未有禍患不及其身者也晉時傳寫承誤謝萬劉瓛雖曲爲之說於義未安今據改鄭注云皆當孝有終始鄭經旨明白矣末句尙有差誤不敢臆定

疏曰嚴氏之說是也邢疏引諸家申鄭難鄭往復之詞曰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經傳稱患皆是憂患之辭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衛以爲難則塞能無譏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稱患必及此人偏執拒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悖慝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矣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備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異矣無宜即同經歷古今凡庸詎識學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今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稱矣錫瑞案疏兩引鄭曰非即鄭君之注是後情申鄭之說阮福云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當云主鄭者曰乃唐人閒難之辭其說是也此經明云自天子至於庶人鄭注明云總說

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雖鄭者乃事指庶人爲言顯與經注相悖云事能無讒云凡庸詎識學道事言庶人倘可而此經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在內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得以寡能凡庸自解乎首章明云孝之始也孝之終也此章所謂終始卽指不敢毁傷立身揚名而言自天子至庶人皆當勉此孝道雖鄭者乃謂有始不必有終無終不必及禍是不止背鄭直背經矣若專執庶人爲言疑庶人不能揚名顯親則與劉炫駁鄭人君無終之言同一拘泥古書多通論其理豈得如此泥看妄生駁難哉既稱義疏引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曰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云此皆是患禍及之之義亦卽是天子至庶人皆恐患禍及身之義雖據甚嘻案曾子大孝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身敢不敬乎災及於身卽患及己亦可與此經相發明注言之有也言字下疑有脫文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注】語肯然文辭 孝之大也【注】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爲孝無終始曾子乃知孝之爲大治要

疏曰鄭注承上而言邢疏云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案邢疏以甚哉爲歎辭以孝之大爲承上文天子至庶人而言之鄭意同云無以發端特假曾子乃本劉炫假曾子立問之意與鄭意異鄭云曾子乃知孝之爲大則不必謂假曾子之歎夫孝無終始當從嚴氏改爲孝有終始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注】春夏秋冬物有死生天之經也治要 地之義也【注】山川高下水泉流通地之義也治要 民之行也【注】孝悌恭敬民之行也治要

疏曰鄭注以春夏秋冬物有死生爲天之經者鄭注庶人章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春生夏長物所以生秋收冬藏物所以死物有死生承四時而言也以山川高下水泉流通爲地之義者鄭注庶人章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凡地近山者多高近川者多下也云川又云水泉者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是川爲大川水泉流通卽畎遂溝洫澮之水行於兩山大川之間者也云孝悌恭敬民之行也者鄭解此經天經地義皆經說不言孝言故以孝悌恭敬爲民之行亦不專言孝蓋以下文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當爲從說此經與下緊相承接亦當從說者必爲孝則與下文寧相通此鄭君解經之精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注】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居其間當是而則之治要 則天之明【注】則視也視天四時無失其早晚也治要 因地之利【注】因地高下所宜何等治要

疏曰鄭云天有四時地有高下緊承上文之注故知上文必用從說乃與此文相承也云民居其間當是而則之者爾雅釋言是則也據雅義是與則爲義同不當重出釋名釋言語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鄭分是與則爲二義亦當以是爲嗜樂之意矣左氏傳作而民實則之鄭讀詩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是卽古寔字見秦誓疏及詛楚文然則是實可通左傳疏解爲人民實法則之鄭分是則爲二不當如孔疏所云也鄭以則天明爲視天四時因地利爲因地高下皆與庶人章同蓋鄭以此章所云民卽上章所云庶人也此經文與左氏傳子大叔論禮略同宋儒以爲作孝經者襲左傳文案繁露五行對篇河間獻王謂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董子治公羊非治左氏傳者獻王得左氏傳爲立博士乃引孝經爲閒不引左氏非孝經襲左氏可知延篤仁孝論引夫孝天之經也三句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注】以用也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也治要 其政不嚴而治【注】政不煩苛故不嚴而治也治要

疏曰鄭注以用也見首章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下承上文言下民皆樂之乃不肅而成之由政不煩苛乃不嚴而治之由教易行則致不煩故下文專言教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注】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治要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注】先修人事流化於民也治要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注】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也治要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釋文作田上行之則下效法之治要 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注】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治要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注】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民知禁莫敢爲非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者明皇注同邢疏改民爲人邢疏曰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案經云教鄭承上文其教而言鄭意亦承上文繫辭爲人者天爲引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白虎通三教篇曰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皆引此經宋儒改教爲孝非也云先修人事流化於民也者明皇用王肅注云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邢疏云卽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義與鄭合云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者用論語文云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上行之則下效法之者詩緜云虞芮質厥成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尙書大傳史記周本紀說苑君道篇皆載其事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鄭注尙書云紂聞文王斷

虞芮之訟據書傳爲說也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者亦論語文云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民知禁莫敢爲非也者邢疏曰案樂記云

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

之使其懼而不爲也義與鄭合繁露爲人者天篇引先之以博愛潛夫論斷訟篇引爲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漢書禮樂志引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李翕西狹頌引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尒瞻注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女當視民釋文語未竟

疏曰鄭注云師尹若冢宰之屬也者詩傳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

民俱視女之所爲疏曰尙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

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事職案鄭箋詩云民俱視女此云女當視民者蓋鄭意以爲民俱視

女所爲則女亦當視民以觀民心之向背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注昔古也公羊序疏

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無恙此二字依釋文加天子待之以禮此不

遺小國之臣者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昔古也者詩那自古在昔魯語古曰在昔是昔與古同義堯典序昔在帝堯釋文昔古也云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

天子無恙者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氏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隸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

治要不得自專朝政故鄭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疏曰注

故鄭位至小聘此孝經說文聘義亦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也是與此合案何君明引孝經緯疏以解詁所

云爲孝經說是何所引孝經古說與鄭說同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比年每歲也小聘

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服數來

朝疏引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疏又

云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錫瑞案鄭君先治今文

後治古文注孝經在先用今文說與公羊王制相合自可信據注禮在後或於古文異說見左氏昭三年傳子太叔言文襄之霸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與公羊王制說同故疑其是文襄之制又見古尙書說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古周禮說周之制侯甸男采

衛要服六者各以服數來朝遂據古文而疑今文不知古周禮古尙書說未可偏據亦並未言大小聘之歲數鄭云王制作於赧王

之後其時左氏未出不得以左氏駁王制且公羊家何必用左氏縱旣用左氏又何至誤以文襄之制爲古制乎公羊王制言諸侯

事天子之法左氏言諸侯事霸主之法本不合鄭如左氏之說又安知文襄制霸非據諸侯事天子之法爲事霸主法乎鄭義當以

孝經注爲定論不必從禮記注鄭注禮箋詩前後違異甚多孔疏執禮注疑孝經注眞一孔之見矣白虎通朝聘篇曰所以制朝聘

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聘者問也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

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

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以聘爲問天子無恙與鄭說同云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也者周禮大行人曰凡大國之孤

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此以君命來聘者

也又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注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

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注言其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此鄭言天子待聘臣之禮也公羊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解

詁曰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注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

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治要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

苦也御覽一百四十五當爲王者釋文嚴可均曰按此上下闕疑申說前所云世子也又按釋文當爲于儀反下皆同

今此下注爲字未見見闕者尙多又當有公者通也闕侯者候伺伯者長釋文嚴可均曰下當有子者字也闕男

者任也闕釋文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以轉相半別

優劣禮記王制正義

疏曰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迎者公羊傳王制尙書大傳白虎通朝聘篇皆云五年一朝朝聘篇曰朝禮奈何

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御覽引大傳曰子郊者間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注孟迎也十八物大學爲成人博聞庶事是鄭注大傳與注孝經義同賈公彥儀

禮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以爲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案虞韓王若曰孟侯依伏生

鄭君之義以孟侯爲呼成王則周初猶沿用世子迎侯之制或周公制禮始改之耳云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者周禮掌客凡上公

之禮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侯伯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禾三十車芻薪倍禾據周禮五等之爵禮待不同侯伯

以上芻禾合計不止百車此注舉成數而言耳云晝坐正殿夜設庭燎者說文堂殿也釋名釋宮室殿與也有殿鄂也是殿以有殿

葉大變改古質疑引說苑諸書以證古有殿名而所引皆漢人之鄂得名今之殿古之堂初學記構殿之名起於始皇紀作前殿

據漢制言之此注蓋亦據漢制言之詩庭燎箋云於庭設大燭周書案燕禮鄭注云人君爲殿屋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鄭注禮

禮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注門內曰庭燎禮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夜設庭燎之制也云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者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三問三勞諸侯諸伯之禮再問再勞諸子諸男之禮壹問壹勞鄭注云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此問勞苦之禮也云侯者候伺伯者長男者任也者周禮職方氏注侯爲王者斥候也男任也小祝注侯之言候也藝文類聚引援神契曰侯者侯也所以守蕃也公羊疏引元命苞曰侯之言侯侯逆順兼伺候王命禮疏引元命苞曰男者任功立業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侯逆順也男者任也風俗通皇霸篇曰伯者長也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獨斷曰男者任也古男與任通禹貢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爲是也注此上當有公者通也與白虎通爵篇同眾說是也白虎通又曰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獨斷曰子者滋也禮疏引元命苞曰子者孳恩宣德大戴禮本命釋名釋親屬實雅釋言史記注引張君相老子注皆云子孳也此注下當有子者孳也一句嚴云子者字也與疏引舊解同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疏引舊解不皆鄭注嚴氏稱公者通也不從舊解則子者孳也亦不必從舊解矣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者王制疏引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參象爵賞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云蓋孝經說如此鄭引孝經說爲注也以王制開方之法計之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是爲千里方七十里者七七四百九十里方五十里者五五二百五十里是方七十里者半於方百里方五十里者半於方七十里所謂轉相半別優劣也王制疏引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能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應三等按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豐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錫瑞案孔疏以孝經爲夏制者疏於上文申鄭義曰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孔疏以萬國是夏制孝經言萬國故謂孝經夏制故鄭注王制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疏云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又鄭駁異義曰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成數孔疏云舉成數用駁異義之文穀梁隱八年傳注云周有千八百諸侯疏云見孝經說漢書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衛宏漢官儀云古者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諸侯是也皆與孝經說同蓋孝經古說以爲周有千八百諸侯無萬國孝經言萬國者乃唐虞夏之制以堯典言協和萬國左傳言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有明文可據也鄭注禮駁異義皆用其說孔疏亦本鄭言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則夏時已有之孔疏引五瑞五玉據白虎通是圭璧琮璜璋五禮亦可以古必畢實嘉解之皆非五等論難其可據者惟禹貢有男邦與諸侯衛書大傳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據此則夏時實有五等之爵蓋所謂質家爵三等者即春秋合伯子男爲一之義爵雖五而實三若文家則判然爲五其實公侯伯子男五等自古皆然不得疑夏制無公侯伯子男也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治要）天子亦五年一巡狩。（王制正義）勞來（釋文上下闕）是得萬國之歡心（嚴可均曰下舊有以字）事其先王也。（治要）

疏曰鄭注其國之義不傳推鄭意不以爲周制說見上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者與何君公羊解詁同又白虎通朝聘篇曰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說亦相合云天子亦五年一巡狩者堯典五載一巡守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鄭注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白虎通巡守篇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御覽引逸禮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爲五遂其閒天道大備是也錫瑞案白虎通諸說皆不云五年巡守爲虞夏制蓋今文說此爲古制皆然鄭注禮見周禮有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之文乃分別五年巡守爲虞夏制鄭注孝經用今文說故不分別其辭當亦以五年爲適制矣云勞來者鄭義不完蓋以爲禮尚往來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答其禮而勞來之故得萬國之歡心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注】治國者諸侯也。（治要）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詩桃夭正義、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疏曰鄭注云治國者諸侯也者明皇依魏注亦云理國謂諸侯邢疏曰按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昺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者詩桃夭疏引此注云知如此爲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爲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謂男子也此其差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注】治家謂卿大夫。（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男子賤稱（釋文嚴可均按此注上當有臣字下當有妾女子賤稱）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注】小大盡節。（釋文）

疏曰鄭注云治家謂卿大夫者邢疏曰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男子賤稱當從嚴說上加臣字下加妾女子賤稱句周禮冢宰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

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云小大盡節者邪疏曰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注】養則致其樂故親安之也治要祭則鬼饗之【注】祭則致其嚴故鬼饗之治要

疏曰鄭注云養則致其樂祭則致其嚴者用下紀孝行章文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潛夫論正列篇引此經云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

是以天下和平【注】上下無怨故和平治要災害不生【注】風雨順時百穀成孰治要禍亂不作【注】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以禍亂無緣得起也治要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注】故上明王所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於此治要

疏曰鄭注云上下無怨故和平者左氏昭二十年傳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疏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案鄭義當如服虔說與下災害不生意合云風雨順時百穀成孰者洪範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是其義也云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以禍亂無緣得起也者禮運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禮言十義則無爭奪相殺之患也左氏隱四年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傳言六順則無去順效逆之禍也鄭言禍亂無緣得起歸本於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卽記與傳之意但言君臣父子舉其尤要者耳漢書禮樂志曰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引此經文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覺大也有大德行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覺大也者廣雅釋詁一覺大也詩斯干有覺其楹傳有覺言高大也鄭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與此合

孝經鄭注疏卷上

孝經鄭注疏卷下

善化皮錫瑞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治要）人之行莫大於孝【注】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治要）

疏曰鄭注云貴其異於萬物也者明皇注同邢疏曰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錫瑞案祭義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即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曾子大孝文同盧注引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云孝者德之本者用開宗明義章文

孝莫大於嚴父【注】莫大於尊嚴其父（治要）嚴父莫大於配天【注】尊嚴其父莫大於配天生事敬愛死爲神主也（治要）則周公其人也【注】尊嚴其父配食天者周公爲之（治要）

疏曰鄭注以嚴爲尊嚴者孟子無嚴諸侯注呂覽審應使人戰者嚴駔也鄭注皆曰嚴尊也禮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嚴猶尊也漢書平當傳注嚴謂尊嚴是尊嚴同義也云生事敬愛死爲神主者續漢志注引鉤命訣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公羊宣三年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氏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喪服小記鄭注引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云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白虎通郊祀篇曰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以自內出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祖實主順天意也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然則郊配天爲神郊爲百神之主明堂配帝亦同此義或以祖配或以父配皆死爲神主矣云尊嚴其父配食天者周公爲之者邢疏曰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案邢說原本鄭義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虞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據此則有虞以前配天但用有德不必同姓夏以後雖皆一姓不必其父夏之宗禹殷之宗湯不知其禮定於何時左氏哀元年傳曰祀夏配天書多士殷君奭皆言殷有配天之禮詩文王云克配上帝而其禮不可攷武王末受命周禮定於周公故經專舉周公而言注亦云周公爲之也漢書平當傳引經天地之性至周公其人也曰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及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白虎通引則周公其人也南齊書何休之識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尊此旨實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郊者祭天之名（治要宋書禮志二）后稷者周公始祖（治要）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正義嚴可均曰按此注上下闕正義云鄭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云云詳鄭意蓋以爲配天者配東方天帝非配昊天上帝也周人禘嚳而郊稷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郊祀感生帝以后稷配）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錫瑞案儀禮經傳通解續引鄭注周爲木德之下多此八字嚴本遺之今據補）

疏曰鄭注云郊者祭天之名后稷者周公始祖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據此則郊主爲祭天以祭於郊而即以郊名之故曰郊者祭天之名經言周公故曰后稷周公始祖也云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者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疏曰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契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苞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鉤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蓋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謂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據禮記注疏鄭君明引孝經解禮與此注義正同又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疏云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月令祈穀於上帝注云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云春秋緯文太微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有所祭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疏云此祭感生之帝於南郊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疏云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此皆鄭君之義然則經言配天鄭義亦嘗以爲殊言天者尊異之天鄭感生之帝而非昊天上帝矣公羊宣三年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何氏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君解孝經用感生帝說與鄭君同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許君謹案讖云堯五廟知不感天而生而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是許君亦用感生帝說矣鄭言后稷感生之義見於詩箋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箋云依依其身也歆歆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爲依而降精氣疏引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侯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苗與云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

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棄是鄭義有本也明皇注用王肅說邪疏引其歆鄭義曰案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偶經籍帝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鄭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錫瑞案王肅所駁郊特牲孔疏已解之曰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犢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孔疏推衍鄭意詳明或鄭馬昭申鄭之說學者審此可無疑於鄭義矣鄭讖書有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配天不言祈穀者主說周公孝以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天子布政之宮

治要 明堂之制八窗四闥 御覽一百八十六 上圓下方 白孔六帖十 在國之南 玉海九十五 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 正義 上帝者天之別名也 治要史記封禪書集解宋書禮志三又南齊書九作上帝亦天別名嚴可均曰按鄭以上帝爲天之別名也者謂五方天帝別名上帝非鄭異天上帝也周官典瑞以祀天旅上帝明上帝與天有差等故鄭注禮記大傳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又注月令孟春云上帝太微之帝也月令正義引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太微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五帝五精之帝合五帝與天爲六天自從王肅難鄭謂天一而已何得有六後儒依違不定然明皇注此配上帝云五方上帝猶承用鄭義不能改易也 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史記封禪書集解續漢祭祀志注補宋書禮志三作明堂異處以避后稷又

疏曰嚴說是也文選東京賦注引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通典引鉤命決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是孝經緯說以上帝爲五帝鄭義本孝經緯鉤命決也鄭君以北極大帝爲皇天太微五帝爲上帝合稱六天故五帝亦可稱天鄭不以五帝解上帝而必云天之別名者欲上應嚴父配天之經文其意實指五帝與祭法注引此經以禮祖宗之祭同意天與上帝之異猶周禮典瑞注云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上帝兼舉五帝故云天之別名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云云者本孝經緯援神契文禮記疏引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鄭君云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據此則鄭君此注皆本援神契古義矣大戴禮盛德篇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桓譚新論曰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三輔黃圖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即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皆與鄭合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制曰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闥武帝以爲鄭說據援神契最塙錫瑞案鄭云八窗四闥與威儀記似同實異威儀記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鄭駁之云戴禮所說雖出盛德記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益非古制也鄭據攷工五室之文不信盛德九室之說則一室雖有八窗四闥合計之不得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明堂祀五精帝當以鄭君五室之義爲長漢人說明堂者多與鄭異異義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案許君嘗受魯國三老古文孝經其說殊無所見此所引皆攷工記文故與古周禮同五室之說鄭所謂用云明堂文王之廟則與鄭義不合鄭志趙商問曰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耶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據此則鄭不以明堂爲文廟也孔牢等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馬宮王肅亦以爲同一處盧植又兼太廟言之蔡邕以爲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異名同事潁容又兼靈臺言之案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鄭君此注分別最晰廟及路寢如明堂制則不得與明堂合爲一矣明堂聽朔反宿路寢明堂非路寢更可知惟太學辟雍古說以爲與明堂同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此孝經說之最古者禮記昭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曰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封禪書曰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鄭駁異義云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然則大學即辟廱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鄭謂辟廱大學三靈同處在郊其說至塙而又云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則與明堂在南郊不

同鄭必以爲在西郊者由泥於王制之文鄭以王制上庠下庠之類一是大學一是小學故謂三代相變周大學當在國案大學在郊三代所同上庠下庠之類即天子四學之異名皆在明堂四門之塾不當分大學小學在郊在國鄭駁異義已云大學在郊與王制注不同是王制注非定論駁異義云西郊亦未盡是大學明堂據魏文侯傳當同一處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正與鄭用援神契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內符同可據孝經傳與孝經緯以補鄭義所未及也明堂注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邢疏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即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祭也錫瑞按明皇注於上文郊祀用王肅說故與鄭異此注遷用鄭駁邢疏中注亦明鄭注祭法云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疏引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昊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帝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禮義文殘缺不著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詩我將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云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禮不非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饗帝注云言大饗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故於明堂有徧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據此則鄭君不盡持季秋爲宗祀明堂之月邢疏申鄭何未審也注云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者神主鄭上文注云死爲神主義見上鄭以文王功德本感配天南郊因周已有后稷配天神不容有二主又不可同一處文王周受命祖祭之宗廟以鬼事之不足以昭嚴敬故周公舉行宗祀明堂之禮而宗文王以配上帝於是嚴父配天之道得盡異事異處於尊后稷兩不相妨鄭注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云不於宗廟辟王也朝諸侯本應在宗廟不於宗廟而於明堂者所以避成王文王本廟配天南郊不於南郊而於明堂者所以避后稷其義一也鄭注周易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曰上帝天帝也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漢書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據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則尊祖正由尊父之義推之與乎當云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意同皆得經旨不然經言嚴父配天但言宗祀文王不必言郊祀后稷矣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舊脫助字依禮器正義加【注】周公行孝於朝治要脫於字依釋文加越裳重譯來貢是得萬國之歡心也治要

疏曰經云助祭承宗祀文王者疏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爲詩云旣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詩曰肅雍顯相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儀者來助祭尚書大傳洛誥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僾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大傳所言即此經四海之內助祭之事云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正與王制鄭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率成數者相符漢書王莽傳云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者諸侯千八百矣云千八百諸侯與鄭說合經云宗祀文王伏傳言祖文宗武不同者韋昭國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然則此經據周公初定之禮而言亦以上言嚴父配天故專孝文王也鄭注云周公行孝於朝越裳重譯來貢是得萬國之歡心也者尚書大傳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即其事也鄭必以越裳來貢爲得萬國之歡心者以經言萬國又言四海之內據孝經說周九州內惟有千八百諸侯不足萬國之數越裳在九州外不在千八百諸侯之中乃可舉爲得萬國歡心謂亦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相合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即越裳白雉之類越裳之來雖非助祭然公旣以事宗廟即與助祭有合且事在居攝六年正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鄭義似從而實切也漢書郊祀志引郊祀后稷至各以其職來助祭後漢班彪傳注公羊傳十五年疏引皆有助字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注】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豈聖人所能加治要

疏曰白虎通聖人篇引此經爲周公聖人之證鄭注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用感應章文鉤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論衡程材篇引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漢武梁祠畫象贊曰曾子貴孝以通神明亦據感應章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故曰豈聖人所能加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注】致其樂【釋文】嚴可均曰按上當有養以二字下闕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注】因人尊嚴其父教之爲敬因親近於其母教之爲愛順人情也要治聖人之教不肅而成【注】聖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樂之故不肅而成也要治其政不嚴而治【注】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不嚴而治也要治其所因者本也【注】本謂孝也要治

疏曰漢書藝文志曰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是此經本不易解鄭注殘缺未審其義云何明皇注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其說亦不安恐非鄭義也鄭注云因人尊嚴其父教之爲敬因親近於其母教之爲愛順人情也者以敬屬父以愛屬母義本士章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知愛敬當分屬父母鄭注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亦云盡愛於母盡敬於父也孟子言良知良能孩提知愛長知敬是人情本具有愛敬之理聖人因而教之乃順人情也云聖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樂之者承上文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用論語文此經與三才章文同義異三才章承上則天明因地利而言此經承上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而言皆有所因故政教易行鄭注並云民皆樂之具得經旨云本謂孝也者闕宗明義章曰夫孝德之本也鄭以人之行莫大於孝解之此章上文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云本謂孝矣

父子之道天性也【注】性常也要治君臣之義也【注】君臣非有天性但義合耳要治

疏曰鄭注云性常也者白虎通性情篇曰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是五性即五常故性可云常也云君臣非有天性但義合也者莊子人間世引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鄭分父子君臣爲二實本此義且與下文父母生之君親臨之正合明皇注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併爲一體與下文不合矣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注】父母生之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要治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注】君親擇賢顯之以爵寵之以祿厚之至也要治

疏曰鄭注云父母生之骨肉相連屬者詩小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疏云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云君親擇賢顯之以爵寵之以祿者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鄭注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爵謂正其秩次與之以常食擇賢即考德行道藝爵祿即秩次常食也風俗通汝南封祈下引君親臨之二句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注】人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之親者之字依下注加謂之悖德要治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注】不能敬其親而敬他人之親者謂之悖禮也要治以順則逆【注】以悖爲順則逆亂之道也要治民無則焉【注】則法要治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注】惡人不能以禮爲善乃化爲惡若桀紂是也要治雖得之君子所不貴明皇本無所字貴下有也字【注】不以其道故君子不貴要治

疏曰經文但云愛他人敬他人鄭以爲愛他人之親敬他人之親者猶天子章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鄭注亦以人爲人之親皆以禮明經旨說甚諦當鄭解上文因嚴教敬因親教愛以敬愛分屬父母言則此云愛他人之親亦當分屬母敬他人之親亦當分屬父矣明皇注用孔傳形疏申之曰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悅與經文不合如其悅當改經文爲不愛其親而使他人愛不敬其親而使他人敬其親乃可通也云則法者釋詁文云惡人不能以禮爲善乃化爲惡若桀紂是也者經上文云悖德悖禮此言凶德不言禮故云不能以禮爲善以補明經義必舉桀紂者鄭注曲禮敖不可長四句亦云桀紂所以自稱以桀紂不善人所共知舉之使人易曉也注雖得之君子所不貴爲不以其道者用論語文邢疏云言人君如此是難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盜賊之稱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雖惡之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注】君子不爲逆亂之道言中詩書故可傳道也要治行思可樂【注】動中規矩故可樂也要治德義可尊【注】可尊法也要治作事可法【注】可法則也要治容止可觀【注】威儀中禮故可觀要治進退可度【注】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要治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注】畏其刑罰愛其德義要治則而象之【注】傚【釋文】上下闕故能成其德教【注】漸也【釋文】上闕而行其政令【注】不令而伐謂之暴【釋文】上下闕

疏曰鄭注云君子不爲逆亂之道者承上以悖爲順逆亂之道而言云言中詩書故可傳道也者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孝經一引書餘皆引詩鄭言中詩書也云動中規矩故可樂也者玉藻曰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注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動中規矩也云威儀中禮者明皇注亦云容止威儀也邢疏曰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者難進易退用表記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之文盡忠補過用事君章文鄭蓋以此章君子不事屬人君言如卿大夫亦可言臨民也云畏其刑罰愛其德義者三才章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鄭注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民知禁莫敢爲非也是賞罰與德義並重聖人教民未嘗不用刑罰故下有五刑章所以使民畏也鄭注德教政令二句殘闕其意似以德教當以漸致政令不宜暴施君子知其如此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也繁露五行對篇引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漢書匡衡傳引孔子曰德義

可尊容止可觀至則而象之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注〕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可法則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淑善也者釋詁文鄭君箋詩亦云淑善箋詩云執義不疑順毛傳忒疑也之義此詁忒為差與箋詩異者易觀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虞注豫而四時不忒釋文引鄭注左氏文二年傳事祀不忒注禮記大學其儀不忒疏呂寬先已其儀不忒注廣雅釋詁四皆云忒差也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治要無也字依明皇本加居則致其敬〔注〕也盡釋文嚴可均曰按明皇注云平居必盡其禮則也當作必字禮也釋文嚴可均曰按禮上當有其敬釋文云一本作盡其敬也又一本作盡其敬禮也養則致其樂〔注〕樂竭歡心以事其親治要病則致其憂〔注〕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明皇注正義曰此依鄭義也喪則致其哀〔注〕擗踊哭泣盡其哀情北堂書鈔原本九十三居喪哀字依明皇注加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祭則致其嚴〔注〕齋必變食居必遷坐敬忌踧踖若親存也北堂書鈔原本八十八祭祀總陳本書鈔引鄭注齋戒沐浴明發不寐與明皇注同

疏曰鄭注盡禮非至文盡以禮解敬字邢疏引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是也云樂竭歡心以事其親者檀弓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內則曰下氣怡聲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注溫釋也承尊者必和顏色是也云色不滿容行不正履者邢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飢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概之親也樂玉藻云親齊色容不盛亦色不滿容之謂云擗踊哭泣盡其哀情者邢疏曰並約喪親章文其義奧於彼云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敬忌踧踖若親存也者齊必變食二句見論語鄉黨孔注改常饌易常處鄉黨又云踧踖如也為注敵踖恭敬之親論語八佾曰祭如在孔注祭死如事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此者親存之義也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注〕雖尊為君而不驕也治要為下不亂〔注〕為人臣下不敢為亂也治要在醜不爭〔注〕忿爭為醜醜類也以為善不忿爭也嚴可均曰治要有按語云忿爭為醜醜疑有脫誤今按以為善亦有脫誤據下文在醜而爭注朋友中好為忿爭此當云朋友為醜曲禮在醜夷不爭注醜衆也夷猶儕也義亦不殊據諫爭章士有爭友注以賢友助己此當云助己為善已已形近以鄭已脫一助字存疑俟定居上而驕則亡〔注〕富貴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治要為下而亂則刑〔注〕為人臣下好為亂則刑罰及其身也治要無也字依釋文加在醜而爭則兵〔注〕朋友中好為忿爭者惟兵刃之道治要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注〕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忿爭雖日致三牲之養豈得為孝乎治要

疏曰居上不驕與諸侯章文同故鄭注以尊為君解居上注云為人臣下不敢為亂者論語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云忿爭為醜有誤嚴說是云醜類也者易離獲匪其醜虞注禮哀公問節醜其衣服注國語閒語況爾小醜楚語宮有十醜為億醜注孟子公孫丑地醜德齊注爾雅釋草譬之醜注廣雅釋詁三皆曰醜類也以為善嚴說近是云富貴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者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此言不以守富守貴之道則富貴不能長守矣云為人臣下好為亂則刑罰及其身也者鄭言五刑之目見下五刑章其義如王制之四誅士師之八成皆臣下好亂刑罰及身者矣云朋友中好為忿爭惟兵刃之道者邢疏云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讎害也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者見天子章邢疏云三牲牛羊豕也言孝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鬭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注〕五刑者謂墨劓臏宮割大辟也治要科條三千釋文謂劓嚴可均曰按劓當墨當云墨之屬千作墨嚴可均曰按當作劓當云劓之屬千下當有臏之屬五百宮割嚴可均曰按當云宮劓之屬三百大辟嚴可均曰按當云大辟之屬二百也穿窬盜竊者劓釋文云與周禮注不同嚴可均曰按劓當作墨劫賊傷人者墨釋文云義與周禮注不同嚴可均曰按墨當作劓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人關闔者臏釋文云與周禮同義異嚴可均曰按男女至宮割九字當在臏字之下周禮司刑二千五百罪以墨劓宮刖殺為次第呂刑以墨劓剕宮大辟為次第刖則鄭臏也此經言五刑之屬三千明依呂刑治要載鄭注次第不誤釋文改就周禮非手殺人者大辟釋文云亦與周禮注不同嚴可均曰按周禮注者司刑注引書傳也書傳是伏生今文說鄭受古文與伏生說不同司刑注云其刑書則亡明所說目略衰周法家追定周初求必有之鄭亦據法家為說各有所本不必強同而鄭意又有可推得者唐虞象刑呂刑用罰為刑法家之說雖無害於經究未足以說經故注呂刑無此目略陸無先陸所誤扶據異同實為隔破或離曰書鄭本亡何以知呂刑注無此目略答曰陸辯與周禮注不同不辯與書注不同足以明之

疏曰鄭注云墨劓臏宮割大辟也者白虎通五刑篇曰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臏〔小〕字本作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剕者〔加〕二字從王引之說文夫剕去其劓也大辟者謂死也錫瑞案鄭君此注引今文尚書刑篇文穿窬盜觸罪輕劫賊傷人罪重刑法墨輕劓重嚴氏僞劓當作墨墨當作劓是也古文尚書劓刖椓黥〔刖〕俗譌刵從王引之說改正說文引

周書作刖劓劅黥夏侯等書作臏宮劓割〔俗儒臏宮劓割從王引之說改正頭庶剠是古文作刖今文作臏之明證漢書刑法志白虎通五刑篇皆從今文作臏鄭注周禮司刑云臏辟不云刖辟亦從今文尚書也孝經本今文說引甫刑不作呂刑是其證緯書參同今文鄭注孝經如社稷明堂大典禮皆從孝經緯文是鄭君用今文說作注此注云臏宮劓與夏侯等書作臏宮劓正合則此注今用今尚書甫刑篇無疑鄭注古周禮從引用伏生大傳豈有注乃孝經反用古文尚書者哉鄭用今文尚書而此注與伏生大傳不盡同者蓋鄭所本疑鄭本漢律文漢興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鄭云手殺人者大辟卽殺人者死孝劫賊傷人與穿窬盜竊卽傷人及盜也劫賊傷人者劓與伏傳也執盜據傷人者其刑劓合但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二語異女不以禮交者宮割與伏傳同壞人垣牆開人關圖者臏亦與伏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相近惟伏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注不盡用其義耳並未嘗截然不合也伏傳五刑之目或出古法家言蕭何據秦法作律九章不必盡與之合故鄭君此注與周禮注又有異同鄭注禮箋詩前後不同者甚多不書以此致疑陸氏疑其與周禮注不同固為一孔之見嚴氏不致古文異同之義乃云鄭用古文亦未免強作解事鄭注周禮云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謂刑書亡而二千五百之條所以用刑者不可盡知故僅存此二千五百之目略非謂並此五刑之目略亦不可知故鄭君不敢以此注尚書也嚴說殊誤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巳此緯說解五刑篇之文與伏生大傳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略同是孝經緯用今文說之證也

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注】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反要之此無尊上之道治要非聖人者無法【注】非侮聖人者不可法治要非孝者無親【注】己不自孝又非他人為孝嚴可均曰釋文作人行者一本作非孝行合二本訂之或此當云又非他人行孝者治要不可親治要此大亂之道也【注】事君不忠侮聖人言非孝者大亂之道也治要

疏曰罪莫大於不孝鄭無明文據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鄭注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疏引鄭易注曰震為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又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疏云一曰不孝之刑者有不孝於父母者則刑之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此乃禮之違教賈公彥以為不孝在三千條外當據鄭注孝經文五刑三千極重者不通大辟鄭云死如殺人之刑與此注云手殺人者大辟正合若焚如之刑更重於大辟當在三千條外是殺其親者不在五刑三千中矣邢疏云書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說云舉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邢引書說未知鄭義否而據鄭義不當如邢氏所云也注云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反要之此無尊上之道者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弗信也鄭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為食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彊與君要也注義與禮注略同云非侮聖人者不可法者論語侮聖人之言注不可小知故侮之疏侮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云己不自孝又非他人為孝不可親者詩既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據此則能自孝者必教他人為孝而不自孝者反非他人為孝與穎考叔正相反矣呂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三百罪三千之條風俗通曰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公羊文十六年傳解詁曰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注】人行之次也釋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注】夫樂者感人情者也者也二字依釋文加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也治要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釋文上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注】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治要釋文

疏曰鄭注云人行之次也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次與序義近孝為德之始而悌之德次於孝孝經本言孝而次鄭言樂故曰人行之次也云夫樂者感人情者也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也者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又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皆與鄭義相發明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用論語文鄭聲古說有二樂記疏引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疏云鄭較無從許義案鄭云樂淫心淫又引以為移風易俗之體當同許義以鄭為鄭國也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故也白虎通禮樂篇云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誘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是劉子政班孟堅皆主鄭國之說故鄭君亦主之云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者論語文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矣風俗通序引孝經移風易俗二句續漢書蔡邕禮樂志亦引之漢書禮樂志白虎通禮樂篇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徐幹中論藝紀皆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在樂與上與經文異惟劉向說苑修文引孔子曰移風易俗四句與經同漢志與王吉傳皆引安上治民二句

禮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禮之本有何加焉 治要 故敬其父則子說 治要作悅今依釋文下皆同 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注】盡禮以事 釋文爲未竟 所敬者寡而所說者衆【注】所敬一人是其少千萬人說是其衆 治要 此之謂要道也【注】孝弟以教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 治要

疏曰鄭注云敬者禮之本者曲禮曰毋不敬鄭注禮主於敬疏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鄭目錄云曲禮之中禮含五禮皆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答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事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鄭云盡禮以事文不先當郊下事注云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之禮蓋言天子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惟此等禮有之至德要禮兩事義本相通也云所敬一人是其少千萬人悅是其衆者承上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而言鄭意蓋屬廷論舊注依孔傳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鄭意似不然也云孝弟以教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者鄭以要道屬禮樂此章主廣要道鄭必等言孝弟者以二章義相通此經言敬父敬兄仍是孝弟中事故也

廣至德章第十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注】言教 此二字依明皇注加正義云此依鄭注也釋文有語之二字 非門到戶至而日見而語之也 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注又任昉齊竟陵王行狀注 但行孝於內流化於外也 治要

疏曰鄭注以門到戶至解家至以日見而語解日見所以補明經義鄉飲酒義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漢書匡衡傳云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與此經意同云但行孝於內疏化於外也者邢疏云案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閭巷是流於外又云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鄭所謂發諸朝廷至乎州里是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注】天子父事三老所以敬天下老也 治要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注】天子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悌也 治要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注】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 治要

疏曰鄭注云天子父事三老所以敬天下老也天子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悌也者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袒割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三者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教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尊三老者父象也偶者事几安事親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王於養老之末命諸侯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勸於朝州里禮於邑此孝經緯觀事三老五更孝悌之義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文王世子曰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白虎通鄉射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下引援神契文公羊桓四年傳解詁曰是以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意亦略同鄭注文王世子云天子以三老五更父兄養之示天下以孝悌也又引援神契文爲教天下之事是鄭解孝經用援神契之經邢疏乃曰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爲教孝悌之禮案禮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邢氏蓋泥於祭義教弟之文以爲事三老亦是敬弟無關教孝案祭義疏曰孝經雖天子必有父也注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此非廣至德章注然義正可相足譏氏云君老三老之德此食三老而屬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屬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然則祭義之文不必泥邢氏所疑孔疏早已解之援神契白虎通皆曰尊三老者父象也白虎通又曰既以父事父一而已譏周五經然否論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議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是古說皆謂父事三老以教孝非但同倍年以長之敬明矣注於鄭引古禮以解經者皆刊落之事以空言解經實爲宋明以來作悌邢疏依阿唐注排斥古義是其蔽也注云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者御覽引中候運期篇曰帝堯刻璧事舜臣東沈於洛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鄭注元善也白虎通號篇亦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曲禮云君前臣名據中候言堯告天稱臣稱名是天子君事天之禮然則郊天之禮亦必自稱臣而君事天矣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鄭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又云天子諸侯之祭廟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案天子無臣人之事鄭引事天事尸解之最塙劉炫引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謂祭之禮冊祝稱臣正本鄭義邢氏引祭義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以解注其說殊疏禮記疏引鉤命決曰暫所不臣者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也鄭以三老五更祭尸並舉正用鉤命決之義曾子本孝任曾不敢臣三德盧注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以上三者教於天下眞民之父母 治要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注】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於天下也 治要

疏曰鄭注云以此三者教於天下又云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於天下也者承上教孝教悌教臣而言申明孝弟爲至德之義邢疏云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强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幷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所以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案鄭以三者爲至德則此文非幷結兩章當如劉說不當如皇說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注 以孝事君則忠 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 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治要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注 以敬事兄則順故可移於長也 治要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注 君子所居則化所在則治故可移於官也 治要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注 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世 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世字明皇注作代避諱今改復

疏曰明皇此章注用鄭義邢疏曰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父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於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居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又解注曰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錫瑞案此章文義易解邢疏解經注亦明然其中有可疑者邢氏云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是唐以前古本無此故字矣而釋文云讀居家理故治絕句陸氏在明皇之前何以其所據本已有故字與邢氏說不合且鄭引士章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解此經文下云故可移於君故可移於長也則鄭君讀此經當以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句〕可移於君〔句〕事兄悌故順〔句〕可移於長〔句〕下二句準此俗讀以孝字悌字理字絕句非是陸氏據鄭注本作釋文乃不於前四句發明句讀云當讀從忠字順字絕句而發之於後獨繫於居家理故治之下豈謂惟此句當從治字絕句上二句不當從忠字順字絕句乎疑此當如邢氏之說古本無此故字釋文亦本無之當作居家理治陸氏見此句少一故字與上二句文法有異恐人讀此有誤故特發明句讀鄭注云君子所居則化所在則治理治是一事不分兩項與上孝忠悌順當分兩項者不同中閒本不必用故字古人文法非必一律明皇見此句少一故字乃以意增足之與經皆鄭意皆不相符後人又因明皇之注於釋文讀居家理治絕句亦加一故字其與顯不合之處尙可考見鄭意亦可推而得矣曾子立孝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與此經相發明

諫爭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注 孔子欲見諫爭之端 釋文

疏曰此章首數句義鄭注不傳邢疏云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孝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爲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褒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幷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則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案此說甚諦可輔鄭義鄭注云孔子欲見諫爭之端者鄭意以孔子此言非斥曾子欲發子當諫爭之端耳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釋文無其字云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 嚴可均曰按今世行本自開成石經以下皆有其字唯石臺本無葉德輝曰唐武后臣軌匡諫章引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亦無其字又爭作諍據下引諍於父諍於君是鄭本作諍其無其字者鄭注本也錫瑞案白虎通家語引經亦作諍 注 七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 嚴可均曰按後漢劉瑜傳注作謂三公約文也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 治要

疏曰鄭注云七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後疑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者邢疏云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數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誨可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案鄭以三公四輔爲七人古義如是白虎通諫諍篇引此經天子有諍臣七人則身不陷於不義云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害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丞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羣賢也與鄭注合王肅注家語云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諍以救其過失也亦同鄭義荀子臣道篇賈子保傅篇大戴保傅篇說苑臣術篇皆列四輔之文但有小異列子莊子皆有爭閒乎丞之語丞卽四輔之一漢書霍光傳王嘉傳皆引此經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注 尊卑輔善未聞其官 治要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注 令善也士卑無臣故以賢友助己 治要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注 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

疏曰鄭注云尊卑輔善未聞其官者邢疏云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四夫也又案諸書云成王謂周公曰誠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問命穆王

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案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太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鄭注比大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纔義雜合通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違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錫瑞案鄭云未聞其官則孔王之說皆所不用蓋天子三公四輔明見經傳諸侯大夫無文可知鄭君不以意說足見矜慎若劉炫並不信四輔之說又不考經傳專據僞古文尚書僞孔傳之文苟異先儒大可嘆笑夫論人臣進言之義人人皆當諫爭而論人君設官之義諫爭必有專責後世廷臣皆可進諫又必專設諫官鄭是此意七人爲三公四輔舉其重者而言豈謂天子之朝惟此七人可以進諫其數皆同立仗馬乎劉氏不知此義乃以人數多少屑屑計較謂不備是子當爭其父父有十子是天子之佐少於匹夫又謂父有爭子除無定數要一人爲率前後矛盾甚不可通且如其言則不但先儒注解爲非即夫子所言已屬不當矣凡妄詆古注其辭必至疑經邢氏稱爲儀義疏爲無儀注又云令書也士卑無臣故以賢友助己者鄭注儀禮喪服亦云士卑無臣又注周禮司裘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疏引孝經云天子諸侯大夫皆言爭臣士則言爭友是無臣也云義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者邢疏曰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案曾子本孝篇曰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又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以義輔之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大孝篇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事父母篇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此曾子用孝經之義言爭子之道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荀子子道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所言與此經義闇而文略異家語三恕則編取孝經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注〕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武后臣軌匡諫章引鄭玄曰又引經作諍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注〕委曲從父母善亦從善惡亦從惡而心有隱豈得爲孝乎治要臣軌匡諫章引鄭玄曰委曲從父母之令善只爲善惡只爲惡又焉得爲孝子乎也

疏曰鄭注云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者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內則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是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云委曲從父母善亦從善惡亦從惡而心有隱豈得爲孝乎者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疏曰諫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是事常之諫也孔疏分別甚晰則此注云有隱與檀弓所云有隱似同而實異也鄭注內則云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正用此經義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注〕盡孝於父則事天明治要事母孝故事地察〔注〕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理也治要理作察依釋文改長幼順故上下治〔注〕卑事於尊幼事於長故上下治治要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注〕事天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謂彰矣治要

疏曰鄭注云盡孝於父則事天明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理也者鄭君注庶人章因天之道分地之利曰順四時以奉事天道分別五土視其高下此分地之利注三才章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曰視天四時無失其早晚也因地高下所宜何事是鄭解因孝經所云天地皆以時行物生山川高下爲言此注云高下分理正與庶人三才兩章注義相合則其解事天明亦必以四時爲訓今所傳注文不完也邢疏引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是事父之道通於天坤爲地爲母是事母之道通於地又引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說皆有據而與鄭君之義未合明皇注以敬事宗廟爲說更非經言經於下文乃言宗廟此事父母當指生者而言不必是事死者也云卑事於尊幼事於長者以經但言長幼而未言幼事長之義故以此文補明經言經言長幼者爲下言有兄也及孝悌之至兼言悌而言也云德合天地可謂彰矣者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德合天地之義鄭言德合天地則神明彰漢書郊祀志曰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亦以神明彰承事天事地言之與鄭義合不必如明皇注云感至誠降福佑乃足爲彰也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引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注〕謂養老也禮記祭義正義雖貴爲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者三老是也治要禮記祭義正義北堂書鈔原本八十三養老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必有所先事之若兄者五更是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雖貴爲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者三老是也必有所先事之若兄者五更是也者白虎通鄉射篇曰王者父事三老

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是古說以此經爲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義鄭君之所本也祭義曰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鄭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疏云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案天子諸侯皆養老故皆有父事兄事之義禮記析而舉之此經事據天子言耳繁露爲人者天篇引雖天子必有尊也敬以孝也必有先也敬以弟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注】設宗廟四時齊戒以祭之不忘其親治要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注】修身者不敢毀傷慎行者不歷危殆常恐其辱先也治要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注】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也治要

疏曰鄭注云設宗廟四時齊戒以祭之不忘其親者鄭君注卿大夫章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作宗廟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又注紀孝行章云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敬忌險睹若親存也皆與此注互相發明云修身者不敢毀傷慎行者不歷危殆常恐其辱先也者不敢毀傷見開宗明義章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鄭注爲其近危辱也又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祭義曰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又曰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此不歷危殆與常恐辱先之義也云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也者鄭意以爲上言宗廟致敬此復言宗廟致敬極是一意乃必重其文者正以事生者易事死者雖聖人慎之故不惜丁寧反復以申明之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事死難於事生之證也邢疏云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邢所云舊注即鄭注其所以不取鄭義者由於解上文天子必有尊也四句不從鄭義以爲三老五更乃解爲尊諸父先諸兄鄭在宗廟之中上言宗廟致敬爲敬祖考之尤此言宗廟致敬爲處鬼神之歆其悅非也呂氏春秋孟秋紀注引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高誘兼引下章春秋祭祀之義而約舉之又孝行覽注引修身慎行二句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治要作于各本同今依石臺本四海無所不通【注】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故無所不通也治要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義取孝道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嚴可均曰治要作孝道流行莫敢不服蓋有删改今依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明皇作莫不服今依鄭文作莫不敢

疏曰鄭注云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者鄭君注孝治章災害不生曰風雨順時百穀成孰此云風雨時萬物成以爲孝至天下之應與孝治章注同鄭解此經天地多以四時百物言之此釋經之通於神明也云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者鄭君注聖治章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曰周公行孝於朝越裳重譯來貢此與聖治章注同意以釋經之光於四海也堯典光被四海傳曰光充也孔傳解光爲充原本古義光被今文尚書作橫被見漢書王褒王莽傳後漢書馮異張衡傳等處光橫古同聲通用皆是充廣之義祭義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經云通於神明鄭注解神明爲天地鄭祭義之塞乎天地也經云光於四海鄭祭義之橫乎四海也經云孝悌之至注專言孝舉其重者耳御書大傳略說曰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於前祝相祝哽以食乘車輪輪胥與就膳儀送至於家君如欲有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略說言達四海承養老言之與鄭說合云義取孝道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者鄭君箋詩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疏曰既言辟雍鄭言四方皆服明由在辟雍行禮見其行禮處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雍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案孔疏以詩言四方皆服爲感辟雍養老教孝悌之德化甚得詩旨鄭可得孝經與注之旨鄭君又箋詩泮水云辟雍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蓋惟四方來觀者均是以東西南北無不被義從化御覽引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白虎通辟雍篇曰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皆與鄭合讀漢志注引月令記曰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班固東都賦曰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是辟雍水環四面象取象於四海水流祭義言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曾子大孝章文與祭義同下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是東西南北可指東西南北四海而言此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之下亦卽引此詩以證然則東西南北四方無不服亦可云東西南北四海無不服矣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晝作晡入西學莫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海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案古說以明堂辟雍太學爲一見聖治章蔡氏引此經以明之與鄭君說少異鄭以辟雍太學爲一不以辟雍太學與明堂爲一漢立明堂辟雍靈臺分三處謂之三雍後漢紀注引漢官儀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鄭君以漢制說古制故疑不在一處然按之經義蔡說近是學記曰家有塾術序大傳曰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是古人教學在門堂

之塾明堂有四門又有四學四學即在四門之堂詩云東西南北可以四門四學解之即蔡氏所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也辟雍四面有水取四方來觀者均然則辟雍即成均與惠棟明堂大道錄云明堂四門之外有四學總名曰辟雍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西東南北即指四門惠氏引此詩以證明堂四門其說明通然未知四學在四門之塾而以為四門之外義猶未塙聖治章言嚴父配天之義即引明堂配帝之文明堂以祀天為最重故曰明堂取神明之義桓譚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此經言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其義亦可通於明堂以明堂與辟雍太學為一其說信可據矣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上陳諫諍之義畢欲見釋文下闕進思盡忠■死君之難為盡忠釋文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退思補過

疏曰鄭注不全其意蓋謂上章惟陳諫諍之義未及盡言事君之道故於此章見之也進思二句注亦不全邢疏曰按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國語朝退公事畢而退家之時則省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諫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解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朝言也據邢疏則以補過為君之過始於明皇之注案左傳疏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匡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輔王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然則明皇之注本於孔傳亦非臆造但不如舊注之安鄭君注聖治章進退可度云雖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是鄭以補過為補身過與舊注同云死君之難為盡忠者公羊莊二十六年傳曰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何氏解詁曰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猶退求生使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眾略之不名是春秋之義臣當死君之難左氏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其書殉君難者皆以死之為文此死君難為盡忠之義也白虎通諫諍篇引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史記管晏列傳亦引之

將順其美■善則稱君臣軌公正章注引鄭玄曰匡救其惡■過則稱己也臣軌公正章注引鄭玄曰故上下能相親也■君臣同心故能相親治要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嚴本作藏鄭箋案鄭君詩箋作臧字解其所據本當作藏今改正

疏曰鄭注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也者用坊記文云君臣同心故能相親者白虎通諫諍篇曰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為君隱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白虎通引此經為君隱惡之證與鄭云過則稱己義合史記管晏列傳亦引之此經引詩鄭注不傳鄭箋隱乘韓云遐遠謂勤臧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鄭訓藏為善是鄭所據本作藏鄭本孝經亦當作藏不作臧也鄭訓遐為勤本釋詁文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亦訓為勤勤與勞義近故引論語之文愛勞忠誨是一義古義以為人臣盡忠納誠白虎通諫諍篇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下引孝經諫爭章文蓋用書詩之義鄭云上陳諫諍之義則此章本與諫諍章相通故引此詩以為人臣愛君當諫之證鄭君詩箋與白虎通義可互相證明也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俗本事字作[illegible]誤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禮無容言不文■父母之喪不為趨翔唯而不對也北堂書鈔原本九十三居喪陳本書鈔九十三引孝經鄭注云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為文飾與明皇注同服美不安■去文繡衣衰服也釋文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不樂也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食旨不甘■不嘗鹹酸而食粥釋文此哀感之情也

疏曰白虎通喪服篇曰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鄭注云生事已畢死事未見者邢疏云生事謂上十七章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云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者邢疏云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為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阮福曰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偯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偯不當偯故云哭不偯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偯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號啼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以此二經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偯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答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即孝經哭不偯之義也說文云㤢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㤢此㤢字之義與偯同云父母之喪不為趨翔唯而不對者曲禮曰帷薄之外不趨鄭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又曰堂上不趨鄭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又曰執玉不趨鄭注志重玉也又曰室中不翔鄭注又為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又曰父母有疾行不翔鄭注憂不為容也然則行而張足之趨行而張拱之翔皆所以為容不為容則不趨翔父母有疾行不翔父母之喪不趨翔更可知雜記下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閒傳曰斬衰唯而不對喪服四制曰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鄭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又曰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鄭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偷者為之飾耳云去文繡衣衰服者儀禮士喪既夕記乃卒主人啼兄弟哭鄭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疏曰知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

鷄斯徙跣扱上衽注云鷄斯當爲笄纚上衽深衣之裳前是其親始死笄纚服深衣也引檀弓者證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記又曰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鄭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親始死以深衣易絲衰而去冠三日成服乃衣喪服也儀禮喪服曰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鄭注檀弓云衰絰之制以絰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白虎通喪服篇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釋名釋喪制云三日不生生者成服曰縗縗摧也言傷摧也皆與鄭合云悲哀在心故不樂也者邢疏云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云不食鹹酸而食粥者儀禮喪服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疏云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文虞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爲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謂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據喪大記閒傳有練而食醯醬祥而食醯醬二說不同然歠粥時要不得用醯醬哀曰不嘗鹹故也禮記閒傳曰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注 毀瘠羸瘦，孝子有之。文選宋書

紀錄注

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注 三年之喪，天下達

疏 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云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再期 釋文下闕嚴可均曰

蓋引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錫瑞案鄭君不以再期爲三年數說未聚

疏曰邢疏曰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鄭注云毀瘠羸瘦孝子有之者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鄭注爲其廢喪事形謂骨見疏云毀瘠不形者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露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又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鄭注勝任也疏云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檀弓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鄭注謂憔悴將滅性禮記曰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鄭注毀而死是不重親云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者邢疏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禮曰企俛皆曰俯案明皇注依鄭義邢疏解注亦明而云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則與鄭義不合儀禮士虞禮曰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

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檀弓疏云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閒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禫異月乎著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閒惠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閒謂閒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閒隔一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爲案據孔疏則二十五月畢喪乃王肅說鄭君原本大戴以爲二十七月而禫其義最精鄭此注不完當云再期大祥中月而禫邢疏用王肅義非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注 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明皇注正義云此依鄭注也 衾謂單，嚴可均曰當有被字 可以亢尸而起也。釋文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注 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之也。陳本北堂書鈔八十九引孝經鄭注嚴氏據書鈔原本殘闕有內圓外方曰簋六字嚴可均曰按當有外圓內方曰簠六字闕儀禮少牢饋食疏各引半句今合轉之又考工記旅人疏引內圓外方者按鄭注地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就內言之未盡其詞唯儀禮聘禮釋文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形制異備錫瑞案嚴氏過信書鈔原本原本有誤說見疏中陳本與原本異者多與明皇注同邢疏不云依鄭注則陳本亦難信此條與鄭義合勝原本故據之御覽七百五十九器物引孝經曰陳其簠簋鄭玄曰方曰簠圓曰簋與陳本書鈔所引合蓋儀禮釋曰舍人注疏云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按孝經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簠則內方外圓據此則賈疏所據本似云內圓外方曰簠而簋不釋故疏引申之實雖不云鄭注玩其詞意似引鄭經鄭義說是也

疏曰鄭注云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者邢疏曰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棺爲槨也案士喪禮曰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又曰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鄭注棺在肂中斂尸爲所謂殯也又曰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於堂鄭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檀弓曰殷人棺椁鄭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棺椁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白虎通喪服篇曰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令無迫棺也云衾謂單被可以亢尸而起也者士喪禮陳小斂衣曰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鄭注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疏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此無正文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衾是紟之類故知亦五幅又陳大斂衣曰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

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鄭注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疏云紟不在算者案喪大記紟五幅無紞鄭云今之單被也以其不成稱故不在數內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者此大斂之衾二始死幠用斂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之故用大斂衾小斂已後用夷衾覆尸故知更制一衾乃得二也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小斂已下同云十九稱則天子亦十九稱注云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云大斂則異矣者案此文士喪大斂三十稱喪大記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數略則上下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則天子宜百二十稱此鄭雖不言襲之衣數案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其無文推約爲義故云與以疑之喪服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鄭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强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文同蓋亦天子之士疏云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東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衾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案鄭君解衣衾之制與總儀禮禮記之注此注以衾爲單被可以九尸而起者與注禮云紟今之單被正同是鄭君以此經所云衾卽禮所云紟賈疏云衾是紟之紙是也皇氏云紟單被正用鄭義引孝經爲體與鄭注正合孔疏乃以孝經云衾不云紟爲疑且疑君衣百稱非單紟所能舉殊失之況云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者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曰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據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旅人云爲簋實一轂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爲之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云盛黍稷稻粱器者公食大夫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鄭總云黍稷稻粱器也又旅人爲簋實一轂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注崇高也豆實四升疏曰注云豆實四升者晏子辭按易損卦彖云二簋可用享四以簋進黍稷於神也初與二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是以知以木爲之宗廟用之若祭天地外神等則用瓦簋若然簋法圓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注與此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者彼據簠而言之按賈氏兩處之疏解鄭義甚明云方曰簠圓曰簋據外而言是鄭義以爲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矣引孝經注云內圓外方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又引易注以簋象爲圓象其義尤明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鄭注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疏曰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筥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爲異也案此注疏甚晰鄭意以簋本圓而此獨方故別白之曰狀如簋而方正與筥者圓此方同意賈疏亦得鄭意乃釋文從誤本作簠不從或本作簋所引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不知誰氏之說與鄭義正相反阮氏校勘記辨釋文之誤最確原本北堂書鈔所引與釋文同誤鄭義並不若是嚴氏知與鄭合人注不合强云說內言之不知賈疏明云皆據外而言凡器雖有外內方圓之不同總當以見於外而一望可知者爲定嚴說非是詩權與釋文云內圓外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才誤聶崇義三禮圖舊圖云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舊圖與權輿釋文合亦用鄭義許氏說文曰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與鄭不同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之也者邢疏云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爲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舊說以爲大斂祭與鄭說以衾爲大斂之紟合白虎通宗廟篇曰祭所以有尸者何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座尸而食之大斂時未立尸然亦可借鑑陳奠素器哀不見親之意

擗踴哭泣，哀以送之。注 啼號竭盡也。釋文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 宅，葬地；兆，吉兆也。葬事大，故卜之，慎之至也。北堂書鈔原本九十二葬嚴可均曰按周禮小宗伯疏引此注兆以爲龜兆釋之是賈公彥申說非原文也陳本作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與明皇注同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正義引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嚴可均曰蓋亦鄭注已佚卿大夫章但彼稱祥耳孔傳亦云宗尊也廟貌也兩文相同未便指名故稱爲舊解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注 四時變易，物有成孰，將欲食之，故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北堂書鈔原本八十八祭祀總御覽五百二十五陳本云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與明皇注同

疏曰鄭注云啼號竭盡也者禮記問喪曰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鄭注故祖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又曰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鄭注說反哭之義也據問喪明引此經則辟踊哭泣專屬送葬鄭云啼號竭盡亦當屬送葬言既夕禮乃代哭如初鄭注相悼有時將去不忍絶聲也不絶聲卽啼號竭盡之義既夕禮曰主人袒乃行踊無算鄭注乃行謂柩車行也又曰乃窆主人哭踊無算哀哭哀於送死故經云辟踊哭泣屬送葬言舉其重者也云宅葬地兆吉兆也者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竁亦如之鄭注兆墓塋域甫始也疏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兆以爲龜兆解之此兆爲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參其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士喪禮曰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鄭注宅葬居也兆域也所營之處又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鄭注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疏曰引孝經卜其宅兆者體宅爲

葬居又見上大夫以上卜而不筮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
上大夫卜則天子諸侯亦卜可知也但此注兆為域彼注兆為吉兆不同者以其周禮大卜掌三兆有玉兆瓦兆原兆孝經注亦云
兆塋域此文主人皆注兆南北面兆為塋域之處義得兩全故鄭注兩解俱得合義阮氏校勘記孝經注亦云兆塋域陳閩俱脫孝
字注字按陳閩固[illegible]然上文云此注兆為域彼注兆為吉兆彼注者謂孝經注也豈鄭解孝經兆字有二說歟唐御注孝經曰兆塋
域也邢疏以為依孔傳則似非鄭義錫瑞案校勘記之說是也賈疏明引鄭注兆為吉兆周禮疏又謂孝經鄭注以龜兆解之賈公
彥以為義得兩全謂鄭注孝經與注周禮儀禮不同皆可通也然則賈疏所引孝經注兆塋域必非鄭義嚴氏以為賈公彥申說非
原文蓋失攷儀禮疏故不知鄭君解經兩說本可通也云葬事大故卜之慎之至也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疏云宅謂葬地大夫
尊故得卜宅并葬日然則此經言卜蓋據大夫以上言之此命龜之辭當與士筮無有後艱相同皆慎重之意也為之宗廟以鬼享
之邢疏引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不云鄭注鄭君於卿大夫章已有此文此章之注不傳疑鄭君解此
章與卿大夫章不同案問喪曰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鄭注說虞之義疏曰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也
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問喪明引此經鄭君以為說虞之義孔疏以殯宮解宗廟是古義解此文屬
新喪虞祭首鄭注禮以為虞祭注此經亦當專屬虞祭非若卿大夫章之泛言也云四時變易物有成孰將欲食之故薦先祖念之
若生不忘親也者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
宜而已疏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
地之士大數小數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
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
也魯以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
云春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孰則薦之不
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
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
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南師解宗服義與鄭義不同左氏桓八年正月己卯
烝杜注此夏之仲月非為過時而嘗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則杜與服說合而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疏引服注始殺
謂孟秋杜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則服注亦以烝嘗皆在夏時孟月公羊何氏解詁亦曰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周十
二月夏之孟月是以天子諸侯皆以孟月祭與鄭說同鄭此注云四時變易物有成孰故薦先祖似兼祭與薦而言故引此以補明
鄭義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祠者以正月始
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
秋上杬實冬上穀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麷也夏之所受長也杬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穀實稻也冬之所畢孰也公羊
何氏解詁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孰可得薦故曰嘗也烝衆也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
備具故曰烝白虎通宗廟篇曰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礿者麥孰進之秋曰嘗者新穀孰嘗之冬曰烝
者烝之為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文選東京賦曰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薛注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
鄭夏麥魚秋黍豚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此皆鄭云念之若生不忘親之義亦可見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春秋四時
之祭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事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注】無遺纖嚴可均曰當有遺纖二字也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

【釋文】

疏曰鄭注云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者承上三才章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而總結之行畢即民之行畢也愛敬依鄭義當以愛分屬母敬分屬父風俗通汝南夏甫下引生事愛敬二句後漢書陳忠傳云臣聞之孝經始於事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

孝經鄭注疏卷下

爾雅義疏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家刻足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上諭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

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故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書四種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郝懿行學問淵博經術湛深嘉慶年閒海內推重所著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各書精博邃密足資攷證所進之書卽著留

覽欽此

奏摺

順天府府尹臣游百川跪

奏爲代進前戶部主事解經之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爲學莫先於研經而著書尤貴乎析義臣籍隸山東稔知同鄉前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九卷山海經箋疏十八卷並附圖讚一卷訂譌一卷積數十年之精力而成其書頗爲賅洽伏念春秋有褒譏之義說經之門戶宜分爾雅爲訓詁之宗名物之異同必辨郝懿行窮源竟委曲引旁徵會博極乎羣書求折衷於一是至如山海經一書劉歆駭其神奇郭璞稱其靈化又欲事刊疏繆辭取雅馴既富摟羅復精辨覈可謂殫心典籍無愧通方該主事係山東棲霞縣廩膳生乾隆丙午優貢戊申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戶部江南司主事髫齡勵志皓首窮經迹其成書有裨實學今其孫現任順天府東路同知郝聯薇收存原稿校繕成編臣謹代進呈以備

採納伏察康熙年閒胡渭進禹貢錐指乾隆年閒顧棟高進春秋

大事表均蒙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錫以嘉予擢入

四庫今郝懿行所著等編儻蒙

皇上典學之餘

俯賜乙覽則儒生稽古之榮當與胡渭顧棟高並傳於藝苑矣謹

將裝成書三函計十六本恭摺隨同上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爾雅義疏序

學者有志治經必先明古字古言古字者倉頡古文及籀文也古言者三代秦漢所讀之音與今不同也自隸書行而古字漸亡六朝以後之韻書出而古言漸亡就晚近之心思耳目求往古之制度文教以致微茫沈晦殆逾千載恭逢

盛世經學昌明則有傑出之士綜易詩離騷凡漢以前有韻之文皆得本音而別其部居明其通叚日積月久相與引申復有通儒就許書所存之古籀又博采自古鍾鼎遺文以始一終亥之義依類而編之分合而辯之俗儒以為模黏影響而能一皆就理悉合六書有是二者斯能訓故通而五經立爾雅二十篇本漢志今爾雅十九篇愚意以為釋詁文多舊分二篇又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詩正義但疏詁訓二字之義所引不全則爾雅尚有序篇今亡之矣則訓故之淵海五經之梯航也然至唐代但用郭景純之注而漢學不傳至宋邢氏作疏但取唐人五經正義綴緝而成遂滋闕漏乾隆閒邵二雲學士作爾雅正義翟晴江進士作爾雅補郭然後郭注未詳未聞之說皆可疏通證明而猶未至於旁皇周浹窮深極遠也迨嘉慶閒棲霞郝戶部蘭臯先生之爾雅義疏最後成書其時南北學者知求於古字古言於是通貫融會諧聲轉注段藉引端竟委觸類旁通豁然盡見且薈萃古今一字之異一義之偏罔不搜羅分別是非必及根原鮮逞胸肊蓋此書之大成陵唐轢宋追秦漢而明周孔者也翔鳳昔在嘉慶辛未滯迹京邸始識先生時接言論每致商榷輒付掌錄不以前脩而輕後生時所篹山海經箋疏不涉荒怪而惟求實是已行於世爾雅則未卒業一官不達九原難起後於湘中得太傅阮公所輯經解一再瀏覽得其大端後制府陸公單行其書與阮本無異嘉興高君又得足本以校阮陸兩本多四之一或云刪去之文出高郵王石渠先生手或云他人所刪而嫁名於王夫說一經之文必合衆家之議前此者未必是後此者未必非惟在學者求其本根不立門戶同歸康莊是以河帥楊公得高君之本而為流播於時剞劂僅半而河帥即世茲胡君心耘始續成之而後郝氏一家之言遂有完書誠盛事也咸豐六年八月後學長洲宋翔鳳謹記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一

棲霞郝懿行學

釋詁第一

釋者說文云解也从釆取其分別物也爾雅之作主於辨別文字解釋形聲故諸篇俱曰釋焉詁者說文云訓故言也从古聲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然則詁之爲言故也故之爲言古也詁通作故亦通作古釋文詁舊古故二音是也又引樊光李巡本釋詁作釋故詩周南釋文亦云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說文言部引詩曰詁訓漢書藝文志作故訓詩烝民云古訓是式毛傳古訓即故訓亦即詁訓並字異而義通矣此篇首始也以下訖也以上皆舉古言釋以今語其閒文字重複展轉相通葢有諸家增益用廣異聞釋言釋訓以下亦猶是焉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尚書曰三月哉生魄詩曰令終有俶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權輿胚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

此釋始之義也說文云始女之初也釋名云始息也言滋息也按始與治通書云在治忽史記夏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作七始詠是始治通也初者裁衣之始哉者草木之始基者築牆之始肇者開戶之始祖者人之始胎者生之始也每字皆有本義但俱訓始則得兼通不必與本義相關也初既訓始覲禮及檀弓注又訓故者故亦古也古亦始也始與治通故下文又云治故也哉者才之叚音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才與哉通作哉尚書大傳云儀伯之樂舞鼚哉詩云陳錫哉周鄭俱以哉爲始也郭注下文茂引大傳茂哉茂哉釋文或作茂才書云往哉汝諧按諧讀平呼碑作往才汝諧哉生魄音書夏侯湛傳作才生魄是才哉古字通又通作載陳錫哉周左氏宣十五年傳作陳錫載周書載采采史記夏紀作始事事詩載見辟王傳亦云載始也是載哉通爾雅釋文哉亦作栽中庸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或爲茲栽哉栽古皆音同字通也首者與鼻同意方言云鼻始也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是首鼻其義同特言此者人生之始首鼻居先也胎者一切經音義一引爾雅舊注云胎始養也漢書枚乘傳云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注基胎皆始也通作殆詩殆及公子同歸傳殆始也釋文殆作迨始也爾雅釋文胎孫炎大才反本或作台是台迨殆俱胎之叚音矣俶者說文云始也又土部埱一曰始也則其義同釋名云荆豫人謂長婦曰孰孰祝也祝始也是孰與俶音義同也落者詩訪予落止逸周書文酌篇云物無不落毛傳及孔晁注並云落始也落本殞墜之義故云殞落此訓始者始終代嬗榮落互根易之消長書之治亂其道皆然愚者闇於當前達人燭以遠覽落之訓始名若相反而義實相通矣權輿者廣雅疏證以爲其萌蘖之叚音則與才落義皆相近詩不承權輿文酌篇云一[illegible]權輿周月篇云日月權輿大戴禮誥志篇云百草權輿皆以權輿連文古書多叚借今略爲釋肇如基肇祖三字俱訓爲始詩夙夜基命禮孔子閒居基命作其命書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儀禮士冠禮古文基作期是其通也肇者乃犀之叚音說文犀始開也詩后稷肇祀禮表記作兆祀是兆肇通犀也祖古金石文字作且書黎民阻飢史記集解據今文尚書作祖飢宋隱據古文作阻飢詩六月祖舊說祖猶始也是祖阻通祖矣凡聲同之字古多通用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其餘義皆通見詩書

說文云君尊也儀禮喪服傳云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逸周書諡法篇云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然則君之言羣凡羣衆所歸皆謂之君矣林烝者衆也又訓君者衆之所歸斯謂之君與君羣義同也林者詩有壬有林毛傳用爾雅韓詩天問篇云伯林雉經王逸注及漢書律曆志並云林君也烝者釋文云本又作蒸蒸烝古字通詩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釋文引韓詩云烝美也美與君義亦近凡臣子於君父以美大之詞言之故皇謂之大亦謂之美亦謂之君烝謂之衆亦謂之美亦謂之君凡有數義而皆通斯爾雅諸文之例也不明乎此則窒矣林亦盛大之詞與烝同意故平都相蔣君碑云於穆林烝以二字連文其義與爾文同也天與帝亦訓爲君者天帝俱尊大之稱故臣以目君焉易說卦云乾爲天爲君左氏宣四年傳云君天也鶡冠子道端篇云君者天也是皆以君爲天之證古者稱君或言昊天或言天王或言天子其名異其實同也說文云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諡法篇云德象天地曰帝是帝本天之號又爲王者之稱故詩上帝板板上帝甚蹈毛傳皆以上帝爲王矣皇者說文云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諡法篇云靖民則法曰皇詩有皇上帝毛傳皇君也凡詩之皇尸皇祖士昏禮之皇舅士虞禮記之皇祖鄭皆以皇爲君也王者說文云天下所歸往也風俗通引書大傳同諡法篇云仁義所在曰王仁義所在是即民所歸往也王與皇同意故春秋繁露云王者皇也書惟皇作極洪範五行傳作惟王極皇王其義同也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周禮量人營后宮禮記內則后王命冢宰鄭注並云后君也釋文引孫炎云后王君王也辟者下文云法也此訓君者君爲人所法也人所法爲君猶人所歸往爲王矣詩內辟字毛鄭多訓爲君書馬鄭注義亦同也公侯者列國之君也故釋名云公君也君尊稱也周禮牛人掌公牛巾車掌公車鄭注並云公猶官也史記孝文紀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公亦爲官官亦爲公反覆相訓義得兼通公官又一聲之轉故廣雅云官君也是官亦稱君矣侯者詩云洵直且侯侯文王孫子謹爾侯度毛鄭並云侯君也羔裘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又訓美者與烝同義故烝侯毛傳並云君韓詩並云美臣子於君父以美大之詞言之亦其證也公侯皆有本義白虎通言公者公正無私侯者候逆順皆其義又訓君者公侯雖臣於其國稱君也然則伯子男亦列國之君此不言者舉尊以包卑及卿大夫之有地者亦得兼包焉

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箌昄晊將業席大也

詩曰我受命溥將又曰亂如此幠爲下國駿厖湯孫奏假王公伊濯訏謨定命有壬有林厥聲載路既有淫威廢爲殘賊爾土宇昄章緇衣之蓆兮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爲大也箌義未聞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

釋君之後繼以大者君亦大也故老子云天大地大王亦大說文本之而云天大地大人亦大尸子本此而云天帝后皇辟公皆大也是皆君亦訓大之義推此而言林烝亦有大意公侯亦兼大名其義畢可見矣廓者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一切經音義九引

孫炎云廓張之大也詩云憎其式廓文選西京賦云廓開九市毛傳及薛綜注竝云廓大也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趙岐注擴廓也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公羊文十五年傳云恢郭也恢郭即恢廓故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詩皇矣釋文郭本又作廓蓋正義本作廓釋文本作郭而音亦苦郭反是郭廓通擴義亦同矣宏者說文云屋深響也書用宏茲賁正義引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禮記月令其器閎以奄呂覽孟冬紀作其器宏以弇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必將崇論閎議漢書閎作竑一切經音義十七云宏古文竑同是竑閎俱與宏通逸周書皇門篇之閎孔晁音皇詩執競篇之喤喤說文音宏宏皇聲轉皇亦大也是音義又通矣溥者經典與普通詩溥天之下左氏昭七年傳及孟子竝作普天之下儀禮鄭注普大也是普溥通又通鋪與敷詩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鋪作敷云大也禮記祭義云溥之而橫乎四海釋文溥本亦作敷蓋溥鋪敷俱从甫聲凡聲同者字亦通也溥旁聲轉說文云旁溥也聲轉為旁薄又為旁魄又為彭魄又為旁物又為盤礴竝以聲為義矣介者乔之段借也說文方言竝云乔大也經典通作介逸周書武順篇云集固介德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孔晁王逸注竝云介大也純者奄之段借也說文云奄大也讀若鶉經典通作純周語云傳莫不任肅純恪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承蒼昊之純殷韋昭及張載注竝云純大也又方言云純好也呂覽士容篇注純美也漢書注純善也純又訓善者與介同意故介訓善又訓大純訓大又訓善也好美皆善矣純通作淳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韋昭注淳大也是淳純通矣夏者方言云大也樂記同說文以夏為中國之人蓋有威儀備具之美周禮染人秋染夏及夏采說者以夏為五色之名爾雅兼包二義故訓為大左傳云能夏則大書云羽畎夏翟可知二義兼矣幠者說文云覆也覆冒義亦為大故方言云幠大也詩亂如此幠毛傳同通作膴儀禮公食大夫禮及周禮腊人鄭注竝云膴大也膴義與幠同韋昭晉語注云膴豐也豐亦大也說文云無豐也引商書曰庶草繁無今書無作廡是聲義又同矣膴荒聲轉詩天作傳荒大也凡聲同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皆此例也厖者說文云石大也方言云厖之大也厖豐聲近故方言又云秦晉之閒凡大貌謂之豐或謂之厖矣墳者釋丘云墳大防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閒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詩牂羊墳首周禮司烜共墳燭通作賁詩賁鼓維鏞書用宏茲賁皆大也又通作頒說文云頒大頭也引詩有頒其首正義據釋詁云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此說是也但古書多段借頒首之頒則頒為正體墳乃段借書正義據樊光引詩作有賁其首賁亦段借矣嘏者說文云大遠也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長遠與大義近故方言云嘏大也通作格少牢饋食禮云以嘏于主人鄭注古文嘏為格士冠禮云孝友時格鄭注今文格為嘏又通作假詩鬷假無言左氏昭廿年傳作鬷嘏無言士冠禮及禮運釋文竝云嘏本或作假蓋嘏為本字假為通借假格古音相轉故其字俱通矣假古讀若戶故鄉飲酒義云夏之為言假也皆以聲近為義也丕者書云三苗丕敘史記夏紀作三苗大序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丕天之大律鄭注丕大也張參五經文字云丕石經作丕見春秋傳按左傳丕鄭父是也爾雅本亦有作丕者故釋文又云丕字又作丕通作不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為丕詩之不顯即書之丕顯不承即丕承也奕者詩之奕奕毛俱訓大文選秋懷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奕奕盛貌盛大義亦近也通作亦詩亦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竝云亦大也不顯亦世後漢書袁術傳注及魏書禮志作不顯奕世是其字通矣洪者

水之大也故說文云洪絳水也絳與洪音義同通作鴻書之洪水史記俱作鴻水文選四子講德論云夫鴻均之世李善注鴻與洪古字通也誕者詞之大也詩書誕皆訓大何誕之節兮毛傳誕闊也闊亦大矣戎者詩民勞傳云大也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寇盛多與大義亦近是寇戎其義同駿者玉篇云馬之美稱也美大義近下文又云駿長也長大義亦近通作峻詩駿命不易駿極于天禮記中庸大學及孔子閒居竝引作峻又通作浚書夙夜浚明有家釋文引馬融注浚大也詩噰噰喈喈釋文浚本亦作駿又通作俊夏小正云時有俊風初俊羔傳竝云俊者大也說文云俊才過千人也然則人之俊者為大馬之駿者亦為大山之峻者亦為大水之浚者亦為大字雖異而音義同矣京者丘之大也與墳同意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高亦大也故公羊桓九年傳云京者何大也京景聲義同故白虎通云景者大也經典景俱訓大而亦為明景从日故訓明从京聲故又訓大矣碩者說文云頭大也與弼同意小爾雅云碩遠也遠亦大也通作石漢書律曆志云石者大也匈奴傳云石畫之臣甚眾文選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云明棄碩交李善注碩與石古字通濯者方言云大也詩王公伊濯濯征徐國毛傳竝云濯大也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濯美也美亦大也說文美从大與善同意故詩桑柔箋云善猶大也善訓大知美亦訓大矣訏者詩中訏字毛傳竝訓為大通作芋方言云訏芋竝云大也郭注芋猶訏也又云訏亦作芋故詩云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又通作盱與吁詩溱洧釋文訏韓詩作盱斯干釋文芋或作盱爾雅釋文訏本又作盱是皆以聲為義也凡从于之字多訓大于亦訓大故方言云于大也檀弓云于則于說者亦以為廣大是矣宇者亦从于與訏同說文云宇屋邊也蓋屋檐四垂為屋之四邊天形象屋四垂故曰天宇亦曰大宇逸周書寶典篇云七寬弘是謂寬宇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喬宇嵬瑣楊倞注宇大也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然則宇之為大可知矣穹者與宇同意故穹隆穹崇穹蒼其義皆謂天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觸穹石張揖注穹石大石也通作空詩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文選注引韓詩作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然則穹蓋穴之大矣壬者詩壬有林毛傳壬大也通作任仲氏任只傳亦云任大也史記律書云壬之為言任也是任壬聲義同說文云壬象人懷妊之形故訓為大矣路者詩串夷載路載路厥聲傳竝云路大也經典凡言路寢路車路馬義皆為大路本道路可以通達故謂之大或借為輅玉篇云輅大車荀子哀公問篇注引舍人云輅車之大也後漢書張湛傳注引曲禮式路馬作軾輅馬云輅大也是輅路通矣淫者浸淫又久雨也浸久有過度之意故訓為過過有奢泰之意故又為大詩既有淫威毛傳淫大也文選七發云血脈淫濯李善注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然則淫濯俱訓大本於爾雅也甫者男子之美稱美大義近故又為大詩之甫田甫草及鄭箋甫田傳竝云大也說文云誧大也讀若逋詩東有甫草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作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班彪傳注引薛君傳作甫博也博與圃俱从甫聲故義皆為大而其字亦通矣廢者發之段音也說文云廢大也玉篇作奘又作軟同通作佛詩云佛時仔肩毛傳佛大也孔穎達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佛之為大其義未聞又通作廢郭引詩廢為殘賊釋文云廢大也此王肅義列子楊朱篇云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逸周書官人篇云華廢而誣是亦以廢為大也壯者與奘同而聲近將其義亦相通儀禮記射義云幼壯孝弟鄭注壯或為將詩鮮我方將毛傳將壯也是二字義同字通廣雅云將美也又云將長也長美與大義亦近也冢者與墳義同與京義亦近說文云冢高墳也方言云冢秦晉之

閒謂之墳書正義引舍人曰冢封之大也蓋冢本封土為名而凡
大亦皆稱冢書之友邦冢君冢亦大也然則大君謂之冢君大宰
謂之冢宰大子謂之冢子大祀謂之冢祀不但詩之冢土獨擅冢
名矣簡者箋疏節闊目之意故亦為大論語可也簡孔安國注以簡
為大也淮南說山篇云周之簡圭生於垢石高誘注簡圭大圭也
通作簡尚書大傳云簡尾信其身鄭注簡大也又通作簡文選魏
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簡大也簡閑然大也又通作簡詩簡
兮釋文云簡或作簡是皆以聲為義也䒮者釋文引說文云艸大
也今說文本䒮作䒮形近之譌衍䒮字而於䒮下又妄加艸木到
三字並誤矣玉篇䒮下引韓詩作䒮彼甫田詩釋文引作簡从竹
亦非矣廣韻四覺䒮紐下引說文䒮从艸與爾雅釋文合今據以
訂正焉通作倬詩倬彼甫田韓詩作䒮云䒮卓也卓與倬同毛詩
作倬說文云倬箸大也引詩倬彼雲漢傳亦云倬大也是倬䒮音
義同昄者說文及詩卷阿傳並云昄大也通作反詩威儀反反釋
文引韓詩作昄昄云昄昄善貌美同意美大義近昄之為言版也
與業同意故釋名云板昄也昄昄平廣也廣大義又近是韓詩之
威儀昄昄本兼善大二義故玉篇云昄大也善也晊者古本作郅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晊爰周郅隆集解引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是
樊本作郅通作晊玉篇云晊之日切大也聲近義說文云戴大也
讀若詩戴戴大猷玉篇戴雉傑切與晊音同釋文晊本又作至疊
郭本與作至故云至極亦為大也至者極也極者中也屋之中極
至為高大故云至極亦大矣業者說文云大版也詩傳同俱本釋
器為說也四牡業業傳亦云業業壯也又云業業言高大也高壯
亦皆為大矣席者說文云廣多也廣多亦皆為大故詩緇衣傳席
大也釋文引韓詩云席儲也儲與廣大義亦近也通作席漢書
賈誼傳云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應劭注席大也郭引尸子
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邢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天帝后皇
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今
按大字之訓凡三十有九名尸子所稱才止十一又天帝后皇辟
公亦俱訓大與今本異證知爾雅諸文後人多有增益及竄改者
古書茫昧千載無聲據簡蠹
殘遺文散落夫孰從而辨之

幠厖有也 二者又為有也詩曰遂幠大東

幠厖既訓大又訓有者有大義近故復為有有有之為言又也亦言
富也易雜卦云大有眾也有與大皆豐厚之意故其義相成矣幠
者覆也覆者幠而有之也通作憮廣雅云憮有也禮記文王世子
云君王其終撫諸鄭注撫猶有也詩則憮仕毛傳憮厚也厚幠
厚有並聲義近詩遂荒大東鄭引作遂幠大東幠荒聲轉也厖者
幠也幠亦覆而有之也厚也厚也詩為下國駿厖毛傳
厖厚也正義引釋詁文是厚有其義近厖通作庬荀子榮辱
篇引詩為下國駿蒙楊倞注蒙讀為厖厚也是其字通之證

迄臻極到赴來弔艐格戾懷摧詹至也 齊楚之會郊曰懷宋曰屆詩曰先祖于摧又曰六日不詹詹摧皆楚語方言云

說文云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文選長笛賦注引
字林曰至到也禮記注至來也儀禮及國語注並云至極也互相
訓也至通作致禮器篇及莊子外物篇釋文並云致本作至又通
作砥聘禮記注今文至為砥詩柏舟傳之至也泮水傳止至也止
之與至並聲相轉也迄者訖之叚音也說文云訖止也止亦至也
通作迄書聲教訖于四海漢書數文志訖作迄詩以迄于今迄用

有成迄用康年及楚辭天問云吳獲迄古其義皆為至也又通作
汔詩汔可小康汔可小康者義詳下文齊摩隸
也極者玉篇云棟也中也又至也盡也遠也高也按極字凡有數
義皆緣棟而生棟居屋之中至為高絕故爾雅訓至極又竟也窮
也致也窮竟三義又緣至而生也晉語云郄州寫則夕極於晝
國韋昭注極至也又文選東京賦云是磨是極薛綜注極致也致亦
至也漢書成帝紀注極止也詩號亦覆極已也已止亦俱為至矣
赴者說文云趨也儀禮注云赴走告也走趨相告義皆為至通作
訃聘禮既夕記注並云今文赴作訃聲又與傳近詩亦傳于天鄭
箋傳至也卷阿箋傳猶戾也戾亦至矣來者釋名云來哀也使來
入己哀之故其言之低頭以招之也詩采薇傳來至也呂覽不侵
篇注來猶致也通作戾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篇注引
作登戾之戾來聲同故詩戾疾戾止毛傳戾來也來亦為戾戾亦
為來二字古音同之證也下文又云戾止也止亦至矣弔者迅之
叚音也說文云迅至也通作弔詩神之弔矣不弔昊天不弔不祥
傳箋並云弔至也書云弔由靈逸周書祭公篇云予維敬省不弔
其義皆為至也詩不弔昊天書無敢不弔鄭箋及注並云至猶善
也考工記弓人云艐之而角至鄭注以至為善是至有善義故弔
兼善訓矣艐者說文云船著不行也方言云艐至也史記司馬相
如傳云騣以艐路今條廣注本爾雅艐至也漢書張揖注本說文
艐者也艐者與至義亦近郭本孫炎以艐為居注作居屆字譌也
郭注艐方言宋曰艐今譌作居證以釋文艐郭音屆孫云古屆字
可知孫郭本並非改艐為居矣釋言云屆極也極至義同張參五
經文字以為艐爾雅或作屆蓋自唐本已譌矣格者艐之叚音也
說文云假至也通作格方言云格至也郭注格古格字爾雅釋文
亦云格字或作格又通作假說文引虞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
于上下凡書之來格格于皇天之格史記漢書俱作假
儀禮又通作嘏士冠禮注今文格為嘏又通作佫逸周書小開武
篇云非時罔有佫言佫即古格字格既訓至釋言又云格來也小
爾雅又云格止也止也來亦至矣懷者下文云懷止也釋言云懷來
也來止義俱為至釋名云懷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己也亦言歸
也來歸己也歸回義亦為至矣摧者詩先祖于摧文選東京賦云
五精帥而來摧毛傳及薛綜注並云摧至也摧近察又近讀
若覽尚書大傳云察者至也方言云摧到也摧察讀並一聲之轉
也詹者方言云至也詩六日不詹箋詹所詹毛俱訓
至文選思玄賦云黃靈詹而訪命今書注詹至也

如適之嫁徂逝往也 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謂嫁

釋名云往暀也歸往於彼也故其言之下頭以指遠也說文云往
之也互相訓也通作廷說文云廷往也案古文往作䢖此廷即䢖
字之省故左氏襄廿八年傳云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漢書
五行志廷作往是矣如者小爾雅云如適也亦互相訓也春秋經
凡書如晉如齊如盟如會之類皆以如為往也通作于詩言于歸
于仕于將于適之類皆以為往也適者之也之者適也亦互相訓
其義又皆為往也嫁者說文云女適人也儀禮喪服注云凡女行
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按此亦對文耳若散文則
嫁亦為適適亦為嫁嫁適俱訓為往故方言云嫁往也列子天瑞
篇云子列子居鄭圃將嫁於衛趙策云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
禍也是皆以嫁為往也徂者說文云退往也或作徂方言云徂往
也通作且詩士曰既且釋文云且音徂往也又同趣說文云趣且
往也玉篇作趣同是趣且俱徂之叚音矣逝者之也去也通作遰
說文云遰去也夏小正云遰鴻雁傳云遰往也易大有釋文云晳

鄭本作遰陸本作逝史記屈原賈生傳云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曰遰音逝漢書賈誼傳遰正作逝是逝遰通

賚貢錫畀予貺賜也皆賜與也

說文云賜予也周禮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賜予連文若單文則賜亦為予予亦為賜賜予互訓其義俱通賜之言施也施亦賜也予亦與也賚者說文云賜也引周書曰賚爾秬鬯今洛誥作予以秬鬯是賚為賜又為予故此云賚賜下云賚予予賜其義同也賚通作來詩賚我思成鄭箋賚讀如往來之來爾雅釋文云賚又力臺反此卽賚讀為來也少牢饋食禮云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按釐來古同聲故來又通釐玉篇引書顧曰釐賜也詩釐爾圭瓚毛傳同又通作理書予其大賚女史記殷紀作予其大理女書序云帝釐下土方釋文引馬融注釐賜也理也是理釐來竝音同字通貢者贛之叚音也說文云贛賜也淮南要略篇云一朝用三千鍾贛高誘注贛賜也按古人名字多依雅訓孔子弟子名賜字子贛亦其證也通作貢今經典贛字多借作貢矣畀者予也予亦畀也竝見下文貺者詩中心貺之毛傳及儀禮注竝云貺賜也通作況晉語云況使臣以大禮晉語云爾父之愛而嘉其況韋昭注竝云況賜也漢書武帝紀云遭天地況施禮樂志云寒暑不忒況皇章顏師古及晉灼注竝云況賜也左氏僖十五年釋文及爾雅釋文竝云貺本作況按況从兄聲古止作兄漢尹翁歸字子兄卽況也故詩出車篇作況而桑柔召旻篇作兄毛傳箋釋云茲者滋也滋益皆訓為益況與貺義近故經典古作兄通作況今作貺宜據詩之古文訂正為乃常棣釋文既云況或作兄而又非之蓋唐人陸德明已不知古音古義故妄加非議今為辨正於此說又見釋言貺況下

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禦不若詩曰永錫爾類我車既攻介人維藩大師彀音穀綝彀未詳其義餘皆常語

說文云譱吉也从言从羊與義美同意釋名云善演也演盡物理也通作繕易略例云善邇而遠至釋文善又作繕詩鄭風箋及周禮注竝云繕之言善也儀者義之叚借也周禮肆師注云故書儀為義鄭衆注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作義故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是威儀之儀正作義經典通借作儀耳詩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禮緇衣云章義癉惡釋文引皇侃亦云義善也是皆古書儀作義之證餘皆作儀詩無非無儀儀刑文王及逸周書寶典篇云是謂四儀王子晉篇云各得其所是之謂儀儀皆訓善寶典篇注誤作儀言也儀無訓言之理蓋彧又善作譱从言缺脫其上因為言矣若者釋言云順也順理為善故逸周書武順篇云禮義順祥曰吉是其義也漢書禮樂志云神若有之韋玄成傳敘若稽古集注竝云若善也郭引左傳曰禁禦不若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此音以後儒寫之誤當從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是矣祥者說文云福也一云善是祥兼福善二義故左氏成十六年正義引李巡曰祥福之善也經傳祥俱訓善士虞禮記注祥吉也吉亦善也通作詳易視履考祥釋文祥本亦作詳不詳也釋文又引鄭王肅作祥逸周書皇門篇云作威不詳孔晁注詳善也左氏成十六年傳詳以事神正義曰詳者祥也古字同耳又通作羊說文云羊祥也羊美善義祥之字俱从羊羊祥俱訓善二字既同義又同聲故考工記車人云羊車鄭注羊善也左氏昭十一年經云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是其證又海內西經崑崙洋水之洋郭音翔亦其例也爾雅洋觀哀衆郵釋文云洋音羊讀羊者或為鮮非蓋不知羊鮮古同音故以羊讀鮮者為非耳淑者俶之叚音也說文云俶善也引詩令終有俶一曰始也俶既訓始又訓善者始未有不善故之為鄭故詩言令終有俶以俶為善是必三家詩書說故許君依以為釋毛傳訓俶為始鄭箋訓俶為厚竝與善義異也俶通作淑詩及禮記淑字毛鄭俱訓善聘禮之俶獻注古文俶作淑是皆俶之叚借為淑也爾雅此文亦借為淑於是俶善之訓僅存於說文矣鮮者鱻之叚音也說文云鱻新魚精也是鱻取生新為義凡鳥獸魚鼈之肉皆新鱻者善故訓善也通作鮮方言云鮮好也好亦善也詩籧篨不鮮鮮我方將鮮我覲爾度其鮮原鄭箋竝云鮮善也爾雅釋文鮮本或作鱻沈云古斯字郭音義云本或作尠非古斯字案字書尠先奚反亦訓善按陸引字書尠訓善今無可攷以意求之尠與斯音義同斯鮮古字通故詩有兔斯首鄭箋讀斯為鮮而云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斯鮮音轉字通沈旋以尠為斯而訓善正得其義與其音陸德明非之謬矣既雲漢鮮曰書云惠鮮鰥寡又云知恤鮮哉詩云鮮民之生鮮皆斯字之叚借偽孔傳訓鮮為少毛傳訓鮮為寡皆非也金鶚云奚斯字子魚斯亦鮮之叚借也小山別大山鮮鮮亦斯之叚借也說見釋山下省者察之善也明察審視故又訓善詩云帝省其山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箋及注竝云省善也臧者經典俱訓善通作藏藏古作臧故易繫辭云臧諸用釋文臧鄭作藏如以藏往釋文臧劉作藏竝云善也詩中心藏之鄭箋臧善也是鄭本藏亦作臧莊子應帝王及徐無鬼篇釋文竝云臧本作藏皆其證矣又通作戕詩曰予不戕釋文戕王作臧孫毓評以鄭為攺字是鄭易臧為戕今箋無此語蓋脫去之說文臧从戕聲故此二字可以通借臧聲又近將廣雅云將美也美善其義同嘉者下文云美也美亦善漢書郊祀志云故神降之嘉生顏師古注嘉穀也穀亦善矣令者靈之叚音也書弔由靈及丕靈承帝事不克靈承于旅皆以靈為善詩靈雨既零鄭箋靈善也省作霝霝蓋通廣川書跋載叔姬鼎銘有霝終之文又晉姜鼎銘亦曰霝終霝終霝訓為善猶言善終故也通作令詩令終令善也又通作泠莊子逍遙遊篇云泠然善也是泠令又同矣類者法之善也方言云類法也法與善義近逸周書芮良夫篇云后作類荀子儒效篇云其言有類孔晁及楊倞注竝云類善也類實戾同故廣雅云戾善也又與類同孟子云富歲子弟多賴趙岐注賴善也賴戾類竝一聲之轉也彀者張弓之善也財以至於彀猶學以至於善故彀有善義彀穀古音同論語云不至於穀孔安國注穀善也釋文穀公豆反則與彀穀同釋言云穀生也又云穀祿也祿善也廣雅云祿善也是展轉相訓其義又同矣攻者治之善也又堅之善也攻訓堅又訓治兼之為善詩工祝致告毛傳善其事曰工是工與攻聲義同介者价之叚借也說文云价善也引詩价人維藩通作介郭注及漢書注引詩价人俱作介介與佳同說文及廣雅竝云佳善也佳介又一聲之轉徽者美也善也書之慎徽馬融注徽善也詩之徽猷徽音傳箋竝云徽美也美善義同禮器云不麾蚤鄭注齊人所善曰麾是麾徽其義同又近褘與衛下文又云褘美也衛嘉也

舒業順敘也皆謂次敘舒業順敘緒也四者又為端緒

說文云敘次弟也書惇敘九族鄭注敘次序也序卽敘字經典皆通作序也舒者釋言云緩也舒緩與次弟義近舒之言徐也徐與敘聲義同故詩毛傳舒徐也常武釋文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是徐序通序卽敘也蓋陸德明本作舒序孔穎達本作舒徐陸據爾雅其義為長正義乃據舒徐之本而以定本作舒序為非謬矣舒通作荼考工記弓人云斲目必荼鄭衆注云荼讀為舒舒徐也

徐亦敘矣業者大版又篇卷也版作鋸齒捷業相承篇有部居後先相次皆有敘義孟子云有業屨趙岐注業次業也蓋謂作之有次敘矣順者說文云理也釋名云順循也循其理也通作循大射儀云順左右隈鄭注今文順爲循又通作訓書于帝其訓史記宋世家作于帝其順法言問神篇云事得其序之謂訓訓即順也○緒者與敘聲義同說文云緒絲耑也蓋有耑緒可以次敘故敘又訓緒也緒敘古通用莊子山木篇云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緒次緒也次緒即次敘是其字通矣舒業順皆可以義求下文云緒業事也順緯陳也緯訓抽絲與緒義相成緒業皆訓事事有耑緒可陳敘又與敘義合也

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皆見詩　**悅懌愉釋賓協服也**皆謂喜而服從

釋名云樂樂也使人好樂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篇云樂喜也喜樂互相訓也怡者台之叚音也說文云台說也書祇台德先鄭注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史記自序云唐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又諸呂不台徐廣注台怡懌也通作怡說文云怡和也和樂義近故一切經音義一引爾雅舊注曰怡心之樂也史記集解徐廣引今文尚書作舜讓于德不怡索隱引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與夷聲近釋言云夷悅也懌者五帝紀云舜讓於德不懌詩辭之懌矣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成也懌鄭注懌悅懌一切經音義一引爾雅舊注曰懌意解之樂也通作繹詩序繹賓尸本又作繹辭之懌矣說苑善說篇作辭之繹矣悅者古作說說文說釋也即悅懌也經典悅說通用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以說爲悅通作兌又王世子樂記緇衣鄭注並云兌當爲說書說命釋文說本亦作兌是兌說通易說卦云兌說也蓋兌从八台聲與說相轉此古音也故古通用矣欣者說文云笑喜也喜亦樂也通作訢說文云訢喜也樂記云天地訢合鄭注訢讀爲熹釋文訢一讀依字音欣是也又通作忻史記周紀云姜嫄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爾雅釋獸釋文欣本或作忻衎者說文云衎行喜皃廣雅云衎衎和也和樂義近通作侃論語云侃侃如也孔安國注侃侃和樂皃也喜者通作憙說文云憙說也史記漢書喜多作憙地理志聞喜劉寬碑陰作聞憙又通作僖說文云僖樂也又通作熙書庶績咸熙文選劇秦美新作庶績咸喜李善注喜與熙古字通又通作嬰說文云嬰說樂也愉者通作偷詩他人是愉地理志作它人是偷文選諷諫詩云我王以偷李善注偷與愉同樂也又通作俞聘禮記愉愉釋文作俞俞廣雅云愉愉喜也莊子天道篇釋文引作俞俞喜也豫者近娛說文云娛樂也又近虞白虎通云虞者樂也豫者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蒼頡篇云豫佚也佚亦樂也易雜卦云豫怠也釋文引廣雅作豫怡也通作預玉篇云豫或作預又通作與一切經音義十九云豫古文作與儀禮注云古文與作豫又通作譽呂覽孝行篇云天下譽高誘注譽樂也愷者說文兩見豈部云愷康也心部云愷樂也通作凱禮記凱弟君子鄭注及文選吳都賦注並云凱樂也又通作豈詩孔燕豈弟飲酒樂豈鄭箋並云豈樂也釋文俱云豈本亦作愷孔子閒居及表記釋文凱本亦作愷又作豈康者逸周書諡法篇云康安也安樂義相成故又云豐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通作慷文選琴賦云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注引爾雅作愷慷樂也案慷說文作忼云忼慨也文選注引爾雅借作愷慷然則慷慨即愷康矣妉者說文作媅云樂也通作妉華嚴經音義上云爾雅妉作妉一切經音義四云媅古文妉同又通作湛方言云湛安也安亦樂也詩子孫其湛和樂且湛傳箋並云樂也常棣釋文引韓詩云湛樂之甚也又通作耽一切經音義二引國語注云耽嗜也嗜亦樂也詩無與士耽中庸引詩和樂且耽毛鄭並云耽樂也鹿鳴常棣釋文並云湛又作耽蓋耽湛陸俱都南反湛亦音沈沈亦音耽並古音通轉故史記陳涉世家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文選西京賦及魏都賦並作耽耽李善注沈與耽音義同詩荒湛于酒漢書五行志作荒沈于酒皆其證也般者昇之叚音也說文云昇喜樂皃省作弁詩小弁傳弁樂也通作般詩般箋般樂也又通作槃考槃傳槃樂也又作盤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東都賦及鸚鵡賦注並引爾雅作盤樂也○悅懌愉既訓樂又訓服者服之言伏也喜樂之至轉爲屈伏義相成也下文云服事也通作伏事故文選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云雖謂伏事淺李善注服與伏同古字通是其證矣悅訓服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是也詩我心則說毛傳說服也懌者詩云既夷既懌毛傳懌服也愉之爲言輸也又言論也輸寫其誠論其志意皆爲屈伏之至故愉訓服矣釋者說文云解也解散與輸寫義近釋訓服者梅書大禹謨及左氏襄廿一年傳並云釋茲在茲釋文訓服與念茲義近僞孔訓釋爲廢杜預訓釋爲除並非也且念茲釋茲與名言允出文俱匹對義分殊何故釋茲獨訓廢除又義俱幻謬知釋服之訓當從爾雅矣賓者擯之叚音也說文云擯服也釋親云婦也婦亦服故說文云婦服也通作賓周禮太宰注云擯故書作賓說文云賓所敬也敬服義亦相成故易集解虞翻注引詩曰莫敢不來賓賓即訓服楚語云其不賓也久矣韋昭注賓服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引賈逵云賓伏也伏亦服也樂記諸侯賓服注賓協也協亦服矣協者下文云和也和說義近故亦訓服

遹遵率循由從自也自猶從也　**遹遵率循也**三者又爲循行

說文云自始也又云鼻也鼻亦始也人生從鼻始首體由之故借爲自此至彼之義自訓從也由也率也從亦爲由由亦爲率率亦爲自展轉相訓其義俱通也遹者釋言云述也述與率循義近故皆訓自釋文引孫炎云遹古述字讀聿亦音橘橘遹有二音音橘者今未聞橘遹並从矞聲或古音讀同也讀聿者聿遹古通用詩遹追來孝禮記禮器作聿追來孝又聿來胥宇鄭箋聿自也正義以爲釋詁文是聿遹通又通作欥詩遹求厥寧說文引作欥求厥寧欥从曰聲欥又通曰又通聿故詩之見睍曰消釋文引韓詩劉向作聿消是其證矣孫炎以爲古述字者蓋遹有述音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字耳非遁術之謂也據顏此說證以鷸遹俱从矞聲可知遹之音爲述亦猶鷸之音爲術也遹音爲述其訓亦述故詩遹駿有聲鄭箋遹述也遹音爲聿聿亦訓述故詩聿修厥德毛傳聿述也率者䢦之叚音也說文䢦先道也通作衛玉篇衛循也導也又通作率左氏宣十二年傳今鄭不率杜預注率遵也率有律音釋言律述也廣雅率述也是率律音義同率之音爲律亦猶遹之音爲聿也率之訓爲述亦猶遹之訓爲述也方言鼃律始也廣雅作鼃率始也鼃律率俱字異音義同然則率訓始又訓自者自亦始也始亦自也其義又通矣由者易由豫由頤虞翻注並云由自從也由又用也行也用與自義亦近○遹遵率三者又俱爲循循者說文云行順也通作順詩江漢箋循流而下釋文循流本亦作順流又通作修易繫辭云損德之修也釋文修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云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修修循一聲之轉也遹者通作述說文云述循也詩報我

不述毛傳同漢書藝文志注及後漢書曹褒傳注並云述修也又通作聿後漢書傅毅傳注聿循也遵者說文及諡法並云遵循也詩遵養時晦傳遵率也率亦循也率者詩禮內率訓循者非一書罔不率俾鄭注率循也率又行也用也詩帝命率育傳率用也用行義亦為循易繫辭云初率其辭集解引侯果曰率循也率又音律律訓為述述亦循矣率通作帥詩率時農夫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注故書帥為率儀禮注古文帥為率禮記注帥循也漢書循吏傳注帥遵也遵亦循矣然則由從二字亦當訓循此不言者可以意求之又由亦從也從亦順也順即循也其義又通矣

靖惟漢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餘皆見詩

釋言云謀心也郭注謀慮以心說文云慮難曰謀按難讀難易之難故詩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蓋本左傳之文而申釋其義也謀本在心而從言者凡事謀之於心宜之於口故周禮大卜四曰謀鄭眾注謀謂謀議也蓋亦以討議為謀也通作謀謨謀聲相轉也靖者方言云思也靖思與謀心義近下文又云靖治也說文云靖細皃精細理治與謀義又近也詩靖共爾位傳子靖之實靖夷我邦日靖四方毛鄭並云靖謀也通作靜書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管子侈靡篇云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尹知章注靜謀也惟者下又云思也魯語注云惟度也思慮與謀義又近通作維維訓度也念也亦思也度亦謀也漢者莫之段音也詩聖人莫之毛傳莫謀也莫本訓無無古讀若謨者謨亦謀也通作漠釋文漠孫音莫舍人云心之謀也詩巧言釋文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抑釋文謨本亦作漠是漠謨互通莫之與漠又音同字通爾雅多段借毛詩本古文此則爾雅之漠當依毛詩作莫矣圖者畫之謀也說文云圖計畫難也詩是究是圖我儀圖之其義皆為謀也詢度咨諏四者並見詩皇皇者華及魯語毛傳俱本左襄四年傳而為說詢者謀也詢者毛傳云親戚之謀為詢書史記五帝紀作謀于四嶽度者毛傳云咨禮義所宜為度詩度其鮮原禮坊記度是鎬京箋注並云度謀也咨者毛傳云訪問於善為咨說文謀事曰咨詩來咨來茹周語云而咨於故實晉語云而咨於二虢其義皆訓為謀也通作諮周書咨諏釋文咨本亦作諮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亦作諮謀按諮從言後人所加淮南修務篇云周爰諮謀亦作諮者蓋後人追改也諏者說文云聚謀也毛傳咨事為諏魯語作咨才為諏韋昭注才當為事是也通作諏特牲饋食禮注今文諏皆為詛究者釋言云窮也窮盡事理與謀義近古微書引孝經援神契云究者以明審為義然則明審與謀盡之義又近也詩不舒究之爰究爰度傳箋並云究謀也如者與茹同釋言云茹度也度亦謀也茹亦如也如與猷同意故猷訓為謀亦訓為若如訓為謀亦訓為若猷通作猶如通作茹其意正同矣謨者說文云議謀也書謨明弼諧史記夏紀作謀明輔和詩訏謨定命毛傳謨謀也通作謨又通作漠並已見上猷者釋言云圖也亦為謀通作猶詩王猶允塞毛傳猶謀也又通作由易由豫釋文引馬作猶云猶豫疑也然則猶豫狐疑與謀義又近也肇者釋言云敏也敏之謀也詩肇敏戎公傳肇謀也謀敏古音相近故中庸云人道敏政鄭注敏或為謀是其證也基者釋言云經也經營殺造與謀義亦近書周公初基正義引鄭注基謀也孔子閒居夙夜基命宥密鄭注亦云基謀也通作諆玉篇廣韻並云諆謀也又別作諅爾雅釋文基本或作諆蓋基為本字諆為段音謀為或體耳訪者說文汎謀曰訪僭作邡穀梁昭廿五年傳邡公也范甯注邡當為訪訪謀也

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庸戛職秩義見詩書餘皆謂常法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

常說文以為裳本字經典借為久長字蓋尋常俱度長之名因訓為長故方言云凡物長謂之尋是尋亦訓長常與長音義同故詩文王箋長猶常也通作嘗閟宮箋常或作嘗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常本亦作嘗常本古裳字又通作商說苑修文篇云商者常也韓策云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史記蘇秦傳常作商淮南繆稱篇云老子學商容說苑敬慎篇作常樅皆其證矣典者釋言云經也經即常故諡法云典常也大宰注云典常也經也法也賈公彥疏引孫炎曰典禮之常也彝者說文云宗廟常器也書彝倫攸斁史記宋世家作常倫所斁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作我不知其常倫所敘通作夷詩串夷載路箋有夷居毛傳並云夷常也民之秉彝孟子作民之秉夷書是彝是訓宋世家作是夷是訓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夷鄭雞彝也法則者俱一定而不可變是有常意故訓常也管子正篇云當故不改曰法七法篇云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是皆法則訓常之義也刑範矩與法則同意說皆見下庸者用之常也說文庸從用從庚而訓用更迭用事亦有常義故中庸注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通作甬廣雅云甬常也恆者心之常也說文云恆從心從舟在二之閒上下一心以舟施恆也易雜卦云恆久也繫辭云恆德之固也固與久其義皆為常也律者與法則同意故同訓說亦見下戛者書不率大戛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戛為常也按戛楷一聲之轉其義相近又戛之言㮣也㮣所以為平也平常義亦相近文選海賦注云戛猶㮣也㮣戛亦一聲之轉釋言又云戛禮也禮曰天秩秩曰天常亦其義也釋文戛居黠反郭苦八反說文戛讀若棘云戟也按戟於兵器最長故曰長戟長猶常也其義亦通矣職者下文云主也主有常義秩者說文云積也積與常義亦近○刑範又云常又云法者法必有常可以為法也說文作灋省作法云刑也釋名云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者儀訓表又訓法矣柯者斧柄也又訓法者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則即法也故考工記車人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注伐木之柯柄長三尺鄭眾注引蒼頡篇有柯欘是柯與矩皆法之所從出因亦訓法矣柯與括同廣雅云括灋也法言修身篇云其為外也肅括李軌注括法也括柯又一聲之轉憲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詩崧高箋及小司寇注並云憲表也蓋標表亦所以為法矣刑者型之段音也說文型鑄器之灋也經典俱借作刑刑當作刑說文刑罰辠也從刀從井引易曰井法也一切經音義廿引易曰刑法也井為刑法也此即說文所引又引春秋元命苞曰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通作刑詩刑于寡妻釋文引韓詩云刑正也正亦法也古文法作佱從古文正字法所以正人故周禮注刑正人之法皆本古文為說也楊信碑云追念義刑平都相蔣君碑云秉□□之芳刑皆以刑為型也又通作形易鼎云其刑渥集解今本刑作形高彪碑云形不妄濫亦以形為刑也範者笵之段音也說文云笵法也從竹竹簡書也古法有竹刑通作範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云規模曰範易範圍天地之化鄭注範法也又通作范禮運云范金合土鄭注范鑄作器用荀子彊國篇云刑范正楊倞注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

㝐也爾雅釋文範字或作范不知范範皆假借耳辟者說文云法也詩辟言不信無自立辟辟爾爲德及尚書大傳犧牲中辟毛鄭並云辟法也方言云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辟辟商人醜稱也按辟與庸同意故庸爲凡常之稱辟亦凡庸之名庸既訓常知辟亦當訓常辟既訓法知庸亦當訓法推之典既訓常亦當訓法爾雅於典庸不言法於辟不言常實則其義互相通也辟通作擘書我之弗辟說文引作我之不擘云擘治也治與法義亦相成矣律者釋言云銓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法也莫不取法焉通作類方言云類法也樂記云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是累類律並聲轉義同矣矩者說文作巨或作榘與相承省作矩爾閒有作渠與巨者大學注云矩或作巨離騷云求榘矱之所同淮南氾論篇亦作榘皆作矩弟子職云居句如矩尹知章注矩法也通作距考工記輪人注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又通作萬輪人注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然則矩萬距並以聲爲義也

辜辟戾辠也皆刑罪

辠古罪字說文云辠犯法也墨子經上篇云罪犯禁也按犯禁爲罪加之刑罰亦爲罪故呂覽仲秋篇云行罪無疑高誘注罪罰也辜者一切經音義二引爾雅舊注云辜禮義之罪也按舊注非是書微子云凡有辜罪此辜必非禮義之罪故詩民之無辜何辜今之人鄭箋並云辜罪也是罪辜通名耳莊子則陽篇云至齊見辜人焉辜人即罪人也通作故史記屈原賈生傳云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辜漢書作故故辜以聲爲義也辟者法也又訓罪者出乎法卽入乎罪治其罪者亦罪也故說文云辟从辛節制其辠也禮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謂正法明治其罪也戾者曲也荒也貪也纍也皆與罪名相近故爲罪也詩亦維斯戾逸周書大匡篇云刑罪之戾戾皆訓罪罪戾亦通名耳一切經音義二引漢書云有其功無其意曰戾有其功有其意曰罪戾是戾與罪異亦非也左傳云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罪戾一耳

黃髮齯齒鮐背耈老壽也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墮更生細者鮐背背皮如鮐魚耈猶耆也皆壽考之通稱

說文云壽久也隸變作壽故釋文云壽本又作壽春秋繁露云壽之爲言猶讎也通作讎左氏文十二年傳云魏壽餘史記秦紀作魏讎餘又通作疇書酒誥云若疇圻父詩祈父正義引鄭注疇壽民之圻父釋文疇古疇字本又作壽馬鄭音受按疇無受音馬鄭本蓋作壽而音受也匡謬正俗云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證知馬鄭本若疇作若壽而音受馬鄭卽北人也黃髮者詩南山有臺及行葦正義引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郭注本孫炎以今驗之耄老耆人秀眉宜髮未聞更生而鬢顛皓首芸然變黃誠有如舍人所云者矣齯齒者釋名云齯齒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通作兒詩黃髮兒齒鄭箋兒齒亦壽徵爾雅釋文兒本今皆作齯五兮反一音如字是陸本與詩同作兒兒者齯之叚借也鮐背者說文云鮐海魚也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詩正義引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通作台黃耈台背毛傳台背大老也鄭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以今驗之鮐魚背有黑文老人背亦發斑似此魚然詩及爾雅釋文並云鮐一音夷今登萊海上人呼此魚正如臺無音夷者唯鯸鮐魚音夷耳耈者說文云老人面凍黎若垢釋名云耈垢也皮色驪顇恆如有垢者也或曰凍黎皮有斑點如凍梨色也行葦箋云耈凍梨也正義引孫炎曰面凍梨色似浮垢也左氏僖廿二年正義引舍人曰耈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是諸家說耈字互異郭氏皆不從而云耈猶耆也耆者耆訓老也詩遐不黃耈毛傳耈老也書耈造德不降鄭注及方言並與毛同此皆郭所本也老者說文云考也七十曰老本曲禮文釋名云老朽也獨斷云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白虎通云老者壽考也俱本爾雅爲說也此黃髮齯齒鮐背並二字連文爲義實則黃髮齯鮐三字單舉於義亦通故南山有臺傳及行葦箋並云黃黃髮也是單言黃之證說文齯老人齒是單言齯之證方言鮐老也是單言鮐之證至於耈老二字雖俱單文亦有連語者稱胡耈老稱黎老黎亦梨也胡猶黃也黃胡聲轉梨黎字通

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方言曰荊吳淮汭之閒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衞曰詢亦皆見詩

展諶允慎亶誠也轉相訓也詩曰慎爾優游

說文云信誠也誠信也轉相訓也釋名云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墨子經上篇云信言合於意也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按信訓實又訓明審故周語注云信審也鬼谷子摩篇云信者明也蓋明與審皆所以爲精誠之至則誠矣允者說文云信也从儿㠯聲按儿古文人與信同意㠯从反已引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是㠯有實義實卽信之訓也說文㠯聲夤聲又衆義矣孚者說文云卵孚也一曰信也鷇傳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方言云北燕朝鮮洌水之閒謂伏雞曰抱抱卽孚也孚有抱音故說文云古文孚从禾禾卽古文保字又手部捊或从包作抱春秋隱八年經盟于浮來公羊作包來皆其證也易雜卦云中孚信也書呂刑云五辭簡孚史記周紀作五辭簡信簡孚有衆作簡信有衆孚與符聲近說文云符信也史記律書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曰符甲猶孚甲也亶者下文云厚也厚與信義近詩亶其然乎亶侯多藏毛傳皆訓爲信通作單詩俾爾單厚毛傳單信也書乃單文祖德馬融注單信也又通作譠文選大辨譠誥會詩云譠隆駿命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譠信也展者與亶聲義俱近故禮記展衣其字作襢从衣亶周禮內司服注展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是亶展聲近義同之證也方言云展信也逸周書大匡篇云昭信非展實典篇云展允于信蓋展也允也統言之俱訓信細分之又微有別故楚語云展而不信是其不同之證也展又伸也伸信之音又同矣諶者訦之叚音也方言云訦信也說文云燕代東齊謂信曰訦通作諶郭引方言作燕岱東齊曰諶又通作忱詩天難忱斯毛傳忱信也說文引作天難諶斯爾雅下文棐忱注引書曰天威棐諶釋文諶今本作忱文選幽通賦注諶與忱古字通也亮者諒之叚借也說文云諒信也方言云衆信曰諒又云諒知也是諒兼信知二義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爾雅舊注云諒知之信也本方言爲說也詩及禮記論語古文俱作諒通作涼詩職涼善背鄭箋涼信也正義引釋詁文又通作亮詩涼彼武王之涼韓詩作亮玉篇云亮明也又信也亮之訓明亦猶諒之訓知矣一切經音義十七引字詁云諒今作亮書亮采有邦乃或亮陰馬融注並云亮信也詩不諒人只釋文亮本亦作諒是亮諒通矣詢者恂之叚音也說文云恂信心也方言云恂信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云爲下國恂蒙盧辯注恂信也通作洵詩洵有情兮毛傳洵信也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盱漢書地理志亦引作

恂盱又洵直且侯韓詩外傳亦引作恂直是毛詩從叚借作洵韓詩依本字作恂又通作詢詩洵美且異及于嗟洵兮釋文竝云洵本亦作詢○旣云信又云誠者誠亦信也故賈子道術篇云期果言當謂之信志操精果謂之誠廣雅云誠信敬也是信誠其義同又訓敬者不敬則心不專一而不能信與誠信又訓審也審也不明審則心不精細而亦不能信與誠矣故禮記經解云衡誠縣縣墨誠陳規矩誠設鄭注誠猶審也論語云誠不以富詩作成不以富是成誠古字通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蓋成亦實也實亦信也信亦誠也展轉相訓其義俱通矣展者詩展矣君子展如之人展我甥兮展也大成及楚語展而不信毛鄭及韋昭竝云展誠也諶者說文云諶誠諦也詩其命匪諶毛傳諶誠也說文又作忱誠也引詩作天命匪忱韓詩作其命匪說允者書云允蠢鰥寡漢書翟方進傳作誠動鰥寡愼者詩愼爾優游毛傳愼誠也王肅云愼爾言也考愼其相傳箋竝云愼誠也愼訓誠者猶眞也以眞爲誠故以愼爲誠也愼從眞說文假非眞也可知眞訓誠矣亶者詩亶不聰不實于亶胡臭亶時及士冠禮云嘉薦亶時毛鄭竝云亶誠也周禮內司服注同賈公彥疏引爾雅而申之云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此二語似引爾雅舊注之文也通作單書誥告用亶其有衆釋文亶馬本作單云誠也又通作禪士冠禮注古文亶爲禪釋文禪以聲爲義也凡此訓誠之字即訓信之文其字允詢三字旣訓信亦當訓誠而此不言者經傳無文難以取證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謔浪笑敖戲謔也　謂調戲也見詩

說文云謔戲也引詩善戲謔兮是爾雅此讀以戲謔相屬而以謔浪笑敖四字爲句本詩終風篇文毛傳言戲謔不敬正本爾雅爲訓也正義引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氏不從舍人而以調戲詮釋與毛傳合舍人意萌萌字誤引作明非也其戲笑笑字蓋涉下句而誤衍耳謔者玉篇云喜樂也詩無然謔謔毛傳謔謔然喜樂浪者終風釋文引韓詩云起也蓋謂放蕩倡狂也笑者一切經音義廿五引蒼頡篇云笑喜弄也釋名云笑鈔也頰皮上鈔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在聲爲笑王砅注笑喜聲也敖者傲之叚音也釋文敖五報反則當作傲說文傲倨也通作敖釋言云敖傲也釋訓云敖敖傲也繹與傲敖二字通用故離騷云保厥美以驕敖兮敖即傲也王逸注侮慢曰敖

粵于爰曰也　書曰土爰稼穡詩曰對越在天王于出征　爰粵于也　轉相訓

說文云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論語皇侃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與今本異也曰猶言也云也通作聿詩見睍曰消曰寒厥國釋文引韓詩曰俱作聿又通作欥漢書敘傳云欥中龢爲庶幾兮注欥古聿字聿曰也文選幽通賦欥正作聿說文欥從曰聲是也粵者說文以爲審愼之詞故訓曰也引周書曰粵三日丁亥今書作越三日丁巳漢書揚雄傳越不可載巳集注越曰也于者語氣之舒也故亦訓曰詩穀旦于差王于出征之子于苗我獨于罹於昭于天鄭箋竝云于曰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于民生之不易揚雄傳于胥德兮麗萬世注皆以于爲曰也于通作乎列子周穆王篇云於乎余一人釋文於乎音嗚呼又通作吁穀旦于差釋文引韓詩作穀旦吁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吁嗟歎辭也然則吁嗟即于差於乎即嗚呼是皆語之歎詞詞即曰矣爰者說文云引也按引謂引气出聲又爲詞之引起兼此二義故又訓曰也詩之爰有寒泉爰得我所爰及矜人之類皆以爰爲引起下文之詞鄭箋竝以爲曰郭引書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爰粵二字竝从于故又訓于也爰者書爰暨有衆詩亦集爰止鄭皆以爲于也粵者說文云于也通作越書云越至于今馬融注越于也越其罔有黍稷釋文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爰于雙聲粵曰疊韻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韵絕

於與于同亦語詞也詩書俱古文作于經典叚借作於於本古文烏字說文引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然則烏呼雙聲疊韵之字許意蓋以經典凡言烏呼者皆取引聲以助气如詩云於乎小子於乎悠哉於乎前王不忘之類是也若單言於者則爲歎美之詞如詩云於粲洒埽於穆清廟之類是也於乎即烏呼俗作嗚呼非也烏于呼三字古皆同聲故經典或借於爲于詩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廣雅云於于也說文于於也是皆以爲語辭故詩于沼于沚遠送于野毛傳竝云于於也書呂刑王曰吁釋文引馬作于于於也按於之爲言相連相及之意如論語云君子之於天下吾之於人孝經云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爲由此達彼之詞故釋詁又云於代也代之爲言亦相連及之義矣爰訓於者詩之爰采唐矣爰采麥矣爰執事書之爰暨小人士冠禮之爰字孔嘉毛傳鄭注竝云爰於也粵訓於者漢書敘傳云尚粵其幾應劭注粵於也通作越詩越以鬷邁對越在天書越茲麗刑箋注竝云越於也爰粵既訓于又訓於於于聲義同也那者越語云吳人之那不穀韋昭注那於也廣韵云那何也都也於也那又訓何者左氏宣二年傳云棄甲則那杜預注那猶何也按何猶言柰何柰何即那之反音但那雖爲柰何而非於字之訓郭注不引越語而援左傳似失之矣都者孟子云謨蓋都君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皺都攸卒趙岐注及裴駰集解竝云都於也書皋陶謨凡云都者史記夏紀俱作於張守節正義以爲於音烏歎美之辭然烏于古同聲于於其義又同史記以於釋都正本爾雅爲訓張守節音於爲烏此殭生分別耳爾雅釋文亦云於音烏注同其失均矣都與諸古同聲通用諸猶於也鄉射禮及聘禮注竝云諸於也然則都與諸同都之訓於其義尤明矣繇者與於聲轉通作猷書大誥云王曰猷大誥爾多邦釋文引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引鄭本猷在誥下與馬本同是皆以繇爲於也又通作由詩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繇又同搖搖動遊移亦有由此達彼之意與於義又同矣郭云繇辭者書以繇爲歎辭與於乎同意故云皆語之韵絕是郭亦讀於爲烏故有此解釋文不察乃云繇除又反注同孫音由陸氏蓋不知孫郭同音由妄加除又一音是其失也邢疏因之誤以繇爲卦兆之辭但卦兆繇辭不與於乎同意又非語之韵絕繇辭之繇說文作繇云讀書也引春秋傳曰卜繇云

歛郃盇翕仇偶妃匹會合也　皆謂對合也　仇讎敵妃知儀匹也　詩云君子好仇樂子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云丹朱馮身以儀之讎猶儔也廣雅云讎輩也　妃合會對也　皆相當對　妃媲也　相偶媲也

說文云合亼口也周禮注合同也呂覽注合和也又云合交也交和同皆對合之義楚語注合會也詩大明傳合配也離騷注合匹也匹配會又與合互相訓也歛者說文云合會也玉篇歛公荅切按今人同爨共居謂之歛火本於爾雅也通作欱太玄玄告云下歛上欱范望注欱猶合也郃者洽之叚音也說文云洽合也通作洽詩洽比其鄰民之洽矣以洽百禮傳箋竝云洽合也又通作郃

詩在洽之陽說文引作在郃之陽又通作祫公羊文二年傳云大祫者何合祭也禮王制云祫禘鄭注祫合也詩豐年釋文祫本或作祫盍者說文作盇云覆也玉篇云盍盇同按盍訓覆蓋所以合之故士虞禮注謂盍爲合即此義也易豫云朋盍簪虞翻注盍合也盍與嗑同故序卦云嗑者合也通作闔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說文云闔合也今說文無之莊子天地篇云夫子闔行邪釋文闔本亦作盍翕者方言云聚也聚亦合也故玉篇云翕合也歙也聚也詩兄弟既翕翕其舌允猶翕洞毛傳並云翕合也夏小正云翕也者合也仇者逑之叚音也說文云逑斂聚也又云怨匹曰逑本左傳文詩以爲民逑毛傳逑合也鄭箋合聚也正義引釋詁文通作仇說見下偶者釋言云遇偶也通作耦釋名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釋莫耦偶互通故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林云偶合也呂覽季冬紀注耦合也左氏桓二年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蓋怨耦雖異仇妃本同書文則兩耦似分散文即仇妃俱合故詩之好仇即好合矣妃匹俱說見下會者說文云合也从亼从曾省亼亦合也樂記云會守拊鼓史記樂書作合守拊鼓按說文給古文會一切經音義九云會古文給同然則給皆作亼爲合合皆口爲會古人文字相生於斯可見○匹者合也合者言有匹也故公羊宣三年傳無匹不行何休注匹合也釋名云匹辟也往相辟偶也白虎通云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按匹與正字形相亂故禮器云匹士大牢而祭釋文匹士本或作正士緇衣云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蓋漢隸書匹正形近所以致誤非古字通也仇者說文云讎也讎猶應也讎當亦匹對也詩與子同仇謂讎仇方毛俱訓匹鄭唯賓載手仇之仇讀鞠音拘其餘俱本左傳怨耦曰仇仇與逑通故詩關雎毛傳逑匹也釋文逑本亦作仇正義引孫炎云逑相求之匹也一切經音義九引李巡曰仇讎怨之匹也然則李巡所據爾雅蓋有一本以相求爲義則知孫本作逑以讎怨爲義則知李本作仇然詩君子好逑緇衣引作君子好仇是其字通之證李孫之說猶未免望文生訓矣讎者說文云猶讎也讎以言對也故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讎對也左氏僖五年傳憂必讎焉讎亦對也表記注云讎猶答也廣雅云讎輩也郭云讎猶儔也儔輩答對其義亦皆爲匹也讎與仇通故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怨偶曰仇又引作怨耦曰讎是讎仇通又通作酬書敕以王之讎民百君子釋文讎字或作酬詩無言不讎韓詩外傳亦引作酬又通作疇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楚辭疾世篇云居疇疇兮疇疇王逸韋昭注並云疇匹也是疇讎又通作敵說文云仇也方言云匹也左氏文六年傳敵惠敵怨杜預注敵猶對也爾雅下文云敵當也敵當對俱一聲之轉通作適玉藻云敵者不在釋文敵本又作適論語云無適也釋文適鄭本作敵又與嫡同釋名云嫡敵也與匹相敵也按敵與特義近特訓獨又訓匹故詩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然則相當亦相匹矣妃者說文云匹也白虎通云妃匹者何謂相與爲偶也釋名云妃輩也一人獨處一人往輩之也通作配楚辭九思篇云配稷契兮恢唐功注云配匹也詩皇矣釋文配本亦作妃大司樂注姜嫄無所妃釋文妃本亦作配是與配妃通配者非一其餘皆可推也知者墨子經上篇云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亦云知者接也接以交會合爲義故爲匹也詩云樂子之無知鄭箋知匹也樂其無妃匹之意按詩文王初載傳箋訓載爲識識知也又云天作之合合匹也詩言文王始有識知而天爲生配匹是卽知訓匹之證古讀識如載詩載讀爲識故毛鄭因而通之明其叚借矣儀者善也善之匹也詩實維我儀我儀圖之傳箋並云儀匹也大司樂疏引鄭注周禮鳳皇來儀亦以儀爲匹也通作義書云父義和正義引鄭注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按威儀之字說文作義今作儀鄭讀合古矣○對者說文云𡭊無方也从口則與𡭊同意漢文帝去口从士非矣廣雅云對當也詩帝作邦作對對越在天良時之對毛鄭並云對配也文選東京賦云推光武以作配薛綜注配對也是對亦訓配配亦訓對合者荅也古荅問之字直作合故左氏宣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杜預注合猶荅也按說文云合亼口也亼口卽荅之義荅卽對也凡物相對謂之合四方上下謂之六合淮南原道篇注云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是合皆取相對之意會與合同意○媲者說文云媲妃也妃匹也以聲近轉爲義也詩天立厥配毛傳配媲也正義引某氏作天立厥妃是妃配通文選廣絕交論注引爾雅作媲妃也今作妃媲也爾雅諸文展轉相訓其義俱通多此類也

紹胤嗣續纂緌績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緌見釋水餘皆常語

繼者相繼不絕也故說文云繼續也一曰反㡭爲繼㡭古文絕反絕會意也繼之言繫也繫繼音又同也紹者謚法云疏遠繼位曰紹一切經音義八引爾雅注云紹繼道也按此舍人注謂以道承繼大統蓋本謚法爲說也嗣者古文作孠从子取繼世不絕之義也古讀嗣如詒故詩子寧不嗣音釋文引韓詩作詒音寄如讀于偉弟嗣史記集解引作不怡皆其證也子衿毛傳嗣習也旣解毛傳胤習也所以俱訓習者習之言猶襲也襲習義近而聲轉故毛云嗣習鄭云嗣續明其義同也嗣通作似故詩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以似以續毛傳亦云嗣前歲續往事是似續卽嗣續古字通用又斯干箋似讀如巳嗣有似音亦其證矣纂者纘之叚音也說文云纘繼也詩載纘武功纘女維莘毛傳並云纘繼也穆高纂及中庸注同通作纂祭統云纂乃祖服周語云纂修其緒鄭注及韋注並云纂繼也又通作踐詩王纘之事釋文纘韓詩作踐中庸踐其位鄭注踐或爲纘緌者說文云系冠纓也玉篇作緌冠纓也冠緌所以繼者鄭注士冠禮記云緌纓飾蓋是纓上別加緌連綴爲飾故云繼也通作綏漢書律曆志云綏繼也禮雜記云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鄭注不緌質無飾也玉藻云緇布冠繢緌鄭注緌或作綏又通作綏檀弓云喪冠不綏釋文綏本又作緌周禮夏采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緌是緌綏俱綏之叚借也郭云緌見釋水者釋水云紼縭也縭緌也郭注俱云緌繫是緌訓爲繫繫卽繼矣績者說文云績緝也緝績也詩東門之池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釋文云西州人謂續爲緝也是緝績音義同詩蔾兒有緝傳云緝猶續也有相續代而侍者績旣訓續亦通作績穀梁成五年傳伯尊其無續乎范甯注續或作績釋文亦云續本或作績蓋績之言續也卽續矣武者詩下武傳武繼也按武之言踵也足迹曰武故釋訓云武迹也周語云不過步武尺寸之間韋昭注六尺爲步賈君以半步爲武按冠卷亦曰武故玉藻云縞冠玄武鄭注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則步之有武所以繼步也冠之有卷亦所以繼冠矣係者系之叚借也說文云系繫也釋名云系繫也相聯繫也後漢書班彪傳云系唐統李賢注引爾雅作系繼也通作係故楚語注係繫也易繫辭釋文繫系也又繼也又通作繫易同人及兌釋文並云繫本或作係係繫之音與繼同亦通作繼易係用徽纆釋文係年注作繼用徽纆詩何彼襛矣序不繫其夫釋文繫本或作繼又後漢書李固傳云奉下繼室繼亦繫也繫之一字兼系繼二音故古通用

氛謐溢蟄慎貉謐顗顄密寧靜也氛顗顄未聞其義餘皆見詩傳

靜者竫之叚音說文竫亭安也經典但通作靜靜訓審審諦者必安靜故詩傳箋竝云靜安也釋名云靜整也又選神女賦注引韓詩云靜貞也貞固者必安定安定必寡言故楚辭招魂篇注寂寞曰靜是也通作竫說文竫亭也竫與靖音義同周宣王名靜亦作靖是其證矣氛者亦叚借字說文玉篇俱不訓靜唯廣雅云氛息也葢叚下又喟息也音義同釋文氛本或作氣同許氣反則與氣槩音同而義絕異說文氣訓痛兒爾雅訓靜經典遂無其文竟不知爲何字之叚借也謐者謚法篇云行之迹也白虎通云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廣韻謚下曰易名又申也申與引義近釋名云謚曳也曳引亦聲轉義近也謚訓靜者詩文王篇釋文云謐愼也泰也泰與審義近靜與訓審愼又訓靜謐兼審愼二義故亦訓靜矣謐今本說文作謐从言兮皿闕戴侗六書故云唐本無謐但有謚行之迹也廣韻雖有謚而云說文作謚是謚乃謚之俗體後人所加又於謚下別生笑兒不知謚訓笑兒本於呂忱而非許君之說謐以張參五經文字言部無謐而有謐謐二字俱常利反上謐說文下字林又云字林以謐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其說其明今定據以訂正焉溢者下文云愼也愼亦審也與謐同意通作恒說文云恒靜也引詩曰閟宮有恒毛傳恒清靜也又通作恒詩假以溢我左氏襄廿七年傳作何以恒我詩釋文云溢徐神音謚是謐溢音又同矣蟄者說文云藏也易繫辭云龍蛇之蟄廣雅注蟄藏也蟄藏與安靜義近蟄與宋聲相轉方言云宋安靜也愼者溢之訓也說文云謹也上文云誠也誠謹俱安靜之意愼猶順也凡恭愼而柔順者其人必沈靜故謚法云柔德考衆曰靜恭己鮮言曰靜官人篇云沈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又云誠靜必有可信之色然則愼訓誠又訓靜皆其證矣貉者下文云定也郭注靜定通作貊又作莫詩貊其德音毛傳貊靜也釋文貉本又作貊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莫莫然楊倞注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又通作嗼亦作寞廣雅云嗼靜也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云寞靜也謐者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賈子禮容篇云謐者寧也寧訓安安寧亦靜故素問云其化清謐王砅注謐靜也通作恤書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顗者釋文云魚豈反又五愷反說文顗謹莊皃謹莊與靜義近謹又愼字之訓故玉篇云顗靜也顄者說文云頤閑習也廣韻作頤也一曰閑習皃今本頤下脫也字閑習與靜義亦相成故玉篇引爾雅曰頤靜也五罪牛毀二切按顄與婑音義同文選神女賦云旣婑嫿於幽靜兮李善注引說文曰婑嫿好貌五果切嫿即靜矣釋文云顄孫郭五果反果當作累字形之譌耳密者宓之叚音也說文云宓安也安靜也通作密詩止旅迺密毛傳密安也夙夜基命宥密毛傳密寧也箋安靜也考工記廬人注密審也正也正亦貞也貞審皆靜之訓也又通作謐賈子禮容篇引詩作夙夜基命宥謐

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磒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沈落也摽蘦見詩

說文云凡艸曰零木曰落按此亦對文耳若散文則通故夏小正云果零則零不必草也莊子逍遙遊篇云瓠落明落不必木也所以離騷云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零落皆墮也是其義俱通矣磒者說文云落也引春秋傳曰磒石于宋五今左氏穀梁作隕公羊作賈俱磒之叚音也爾雅釋文磒石落也此亦望文生訓實則磒隕字異而義同故郭云磒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者說文云沒也謂沈沒也湮沒沈淪皆隕墜之意釋文湮郭音因又音烟又音翳按因音烟聲同因翳聲轉釋名云殪翳也就隕翳也隕翳與零落義近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獨湮鬱兮其誰語漢書賈誼傳作壹鬱湮有翳音亦其證矣墜者隊之或體也說文云隊從高隊也音義同碳云殘隊也隊落也經典隊通作墜故爾雅及莊子釋文竝云墜本又作隊楚辭國殤篇云矢交墜兮士爭先王逸注墜墮也又云天時墜兮威靈怒王逸注墜落也又通作隧荀子儒效篇云至共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讀爲墜淮南說林篇云有時而隧高誘注隧墮也摽者受之叚音也說文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通作莩或作殍孟子塗有餓莩趙岐注引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漢書食貨志贊引作野有餓殍集注鄭氏曰受音蔈有梅之蔈受零落也顏師古曰受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然則三書凡三引詩而各異唯說文之受乃本字受亦通用摽蔈俱叚音莩殍亦俗聲也讀毛詩者但以摽爲本字不知摽字說文訓擊柏舟毛傳摽拊心貌此乃摽之本義其爾雅及摽梅之摽俱叚借矣蘦者亦叚音也說文云零餘雨也按零落字用此字故又云霝雨零也零雨零也零亦通落霝亦通零故詩靈雨旣零毛傳零落也零雨其濛說文引作霝雨其濛又通作苓禮王制及月令云草木零落釋文零本又作苓爾雅釋文蘦字或作苓又通作冷樊敏碑云士女涕冷張公神碑云天時和兮甘露冷是零爲正體霝亦通用蘦苓冷俱叚音

命令禧畛祈請謁訴誥告也禧未聞禮記曰畛於鬼神

釋言云告請也獨斷云告教也釋名云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按以告爲上敕下亦不必然廣韻二沃梏紐下云告上曰告發下曰誥是告乃上下通名耳告有古沃古到二音詩曰月告凶漢書劉向傳作日月鞠凶禮文王世子注告讀爲鞠是告音古沃切者也漢書高帝紀注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音古到切者也二讀皆古音矣爾雅釋文於誥下列羔報古酷二反而於告下但云古篤反是其疏也禧者說文云禮吉也邵氏晉涵正義據徐鍇本禮吉作禮告與此義合也通作釐漢書文帝紀云祠官祝釐集注釐本字作禧叚借用耳然則祝釐即祝禧謂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詩楚茨所謂工祝致告者也畛者眕之叚音也玉篇廣韻竝作眕玉篇眕之忍切引埤蒼云告也禮記曰眕於鬼神亦作畛然則眕爲正文畛乃叚借鄭注曲禮本釋詁釋言畛告畛致二訓而云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因鄭此訓又知釋言畛致之畛亦當爲眕與釋詁同而曲禮注又云畛或爲祇蓋祇即眡字形近而譌也因又知張揖埤蒼之眡即本鄭君曲禮注而爲訓矣祈者說文云求福也玉篇廣韻竝云祈告也釋言又云祈叫也叫告義近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詞也叫告連文孫注蓋兼釋詁釋言而爲訓也詩以祈黃耇毛傳祈報也鄭箋祈告也告報義同通作蘄莊子養生主篇云不蘄畜乎樊中荀子儒效篇云跨天下而無蘄郭象及楊倞注竝云蘄求也是蘄祈通矣誶者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又云本作訊音信文選思玄及幽通賦注竝引爾雅作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誶告也誶訊二字經典多通故離騷注引詩誶予不顧廣韻引詩歌以誶止今作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毛傳訊告也又莫肯用訊鄭箋訊告也此二詩之訊依字皆當作誶又莊子山木篇云虞人逐而誶之釋文誶本又作訊音信問也至於詩之執訊王制之訊馘學記之多其訊此三文本應作訊釋文又云訊本作誶蓋誶訊二字聲相轉古多通用近日戴氏震毛鄭詩考正及錢氏大昕養新錄

皆有辨證王引之經義述聞又謂二字古音同今依用其說也誥者說文云告也書序云雅誥奥義亦通作告周禮大祝云三曰誥杜子春注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書序云作帝告史記殷紀作帝誥索隱曰一作俈譌又大誥序釋文云誥本亦作弃

永悠迥違遐逷闊遠也書曰逷矣西土之人**永悠迥遠遐也**遐亦遠也轉相訓

說文云遠遼也違遠也遠有疏離之義故方言云離楚謂之越或謂之遠呂覽知接篇注遠猶疏也永者下文云長也長亦遠也虞翻易注以乾爲遠坤爲永永遠義同耳永與脩同意脩亦訓長又訓遠也離騷云路曼曼其脩遠兮王逸注脩長也又重之以脩能王逸注脩遠也悠者與脩同意悠亦訓長又訓遠也吳語云今吾道路悠遠韋昭注悠長也詩云悠哉悠哉毛傳悠遠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悠行之遠也通作遙詩悠悠我思說苑辨物篇作遙遙我思悠遙一聲之轉迥者說文云遠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迥闊泳沫迥闊皆遠也通作泂詩泂酌彼行潦毛傳泂遠也又通作洵詩于嗟洵兮毛傳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反又通作夐釋文洵韓詩作夐沉盛反夐亦遠也故穀梁文十四年傳云夐入千乘之國范甯注夐猶遠也違者說文云離也詩谷風毛傳違離也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開張分離俱遠之之意違古通回道路紆回亦爲綿遠違回又聲相轉也遐者詩汝墳棫樸傳並云遐遠也通作瑕不瑕有害毛傳瑕遠也遐不謂矣表記作瑕不謂矣景北海碑陰云魂靈瑕顯亦以瑕爲遐也又通作假集韵云遐或作假楊統碑文懷假冥又假爾莫不隕涕繁陽令楊君碑假爾僉服皆以假爲遐也又虞長田君碑以遐爲遐侯成碑以遐爲遐是又假假二字之變體也假假俱有遐音又俱訓至至與遠義相成然則爾雅及經典之遐亦假假之借音矣逷者說文作逖古文作逷云遠也經典逷逖通用易云渙其血去逖出詩云用逷蠻方書云逷矣西土之人郭注引逖作逷史記周紀作遠矣西土之人逖省作狄逷省作易詩舍爾介狄毛傳狄遠也漢書禮樂志云假狄合處假狄即遐逖集注以假狄爲遠夷失之矣史記殷紀云毋曰簡狄索隱引舊本作易又作逷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逷淮南墜形篇又作簡翟亦狄之叚音耳闊者說文云疏也疏亦遠也故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云闊遠也詩于嗟闊兮鄭箋以闊爲離散相遠闊與越同小爾雅云越遠也左氏襄十四年傳云而越在他竟晉語云隱悼播越皆以越爲遠也闊越疊韵○永迥疊韵悠遠雙聲四字又俱訓遐

虧壞圮垝毀也書曰方命圮族詩曰乘彼垝垣虧通語耳

說文云毀缺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虧者說文云气損也損訓減少故爲缺毀詩閟宮箋虧崩皆謂毀壞也壞者說文支部云敗也土部云壞敗也籀文作𣀶易數壞同釋文云壞音怪引字林云壞自敗也下怪反數毀也公壞反此蓋漢以後人強生分別古讀止有下怪一音知者壞數俱从褱聲二字是一且經典數俱作壞故春秋文十三年經云大室屋壞此即自敗之爲壞也史記秦始皇紀云墮壞城郭此即人毀之亦爲壞也通作瘣詩譬彼壞木說文引作譬彼瘣木圮者釋言云覆也說文云毀也引書方命圮族史記五帝紀作負命毀族釋文云圮孫房美反岸毀也垝者說文云毀垣也引詩乘彼垝垣毛傳垝毀也或作陒漢書杜周傳贊集注云陒毀也

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雉順劉皆未詳

陳者敶之叚音也說文云敶列也楚辭招魂篇云敶鐘按鼓通作陳古者陳田聲同其字通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以陳字爲田氏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皆其證也說文云田陳也蓋田有行列又以陳久爲良故敶字从田从久是陳又爲久矣矢者下文云矢弛也弛與施同說文施一曰設也張設與陳列義近詩大明皇矣卷阿毛傳並云矢陳也書序云皋陶矢厥謨春秋隱五年經公矢魚于棠傳云遂往陳魚是也矢或作屎故爾雅釋文屎本作矢同失耳反廣雅云屎陳也屎蓋矢之異文也雉者从矢聲與矢義同方言云雉理也古微書引春秋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按弟音替與夷近夷古音娣與雉通周禮序官薙氏注云書薙或作夷釋文薙字或作雉同他計反是雉薙夷俱聲義同故漢書揚雄傳注及文選甘泉賦注並引服虔曰雉夷聲相近左氏昭十七年正義引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今按夷陳亦聲轉字通故春秋經夷儀公羊作陳儀喪大記釋文云夷尸也陳也皆其證也雉又牛鼻繩漢人呼雉周禮作紖說文作絼云牛系也从引聲讀若矤是雉引古音又近此義馬瑞辰爲余說之然則雉引同訓陳亦其證矣引延下文並云長也又訓陳者引伸延曼俱與陳列義近順者上文云敘也緒也說文云理也物有條理耑緒皆可陳敘故又爲陳也洪頤煊讀書叢錄云士冠禮洗有篚在西南順鄭注以順爲陳特牲饋食禮及兩綢苇設于豆南南陳陳即順也鄉飲酒禮篚在洗西南肆肆亦陳也薦者藉也下文云進也薦進與延引義近藉與鋪陳義近故又爲陳也劉者與播聲近義同說文云播引也或从由作抽訓引故又爲陳亦馬瑞辰說按劉與臚聲義又同漢書武帝紀注臚音劉又劉臚通古讀臚如臚臚旅古字通旅亦陳也繹者說文云抽絲也方言云繹理也抽繹伸理俱與陳義近詩會同有繹條方繹騷敷時繹思傳並云繹陳也尸者說文云陳也象卧之形詩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郭引禮記者郊特牲文左氏莊四年傳楚武王荊尸宣十二年傳荊尸而舉尸皆訓陳與肆義同故晉語云殺三郤而尸諸朝論語云肆諸市朝是尸與肆同矣旅者衆也人衆須有部列與陳義近故詩殽核維旅旅楹有閑傳並云旅陳也通作臚周禮司儀云皆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漢書郊祀志云旅於泰山史記六國表云而臚於郊祀是臚旅通又與魯通說文旅古文作表以爲魯衛之魯故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史記周紀作魯天子之命

尸職主也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又曰職爲亂階**尸寀也**謂寀地**寀寮官也**官地爲寀同官爲寮

廣雅云主君也又云主守也曲禮云凡執主器鄭注主君也此主兼謂天子諸侯也周禮大宰六曰主以利得民此主謂公卿大夫也詩云矦主矦伯毛傳主家長也此主謂士庶人也然則君主之稱通於上下矣尸者㞙之叚音也說文云㞙終主通作尸上文尸訓陳此訓主者郊特牲注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此鄭駁郊特牲尸陳也之文明陳於所尊宜訓主也詩云誰其尸之晉語云董伯爲尸毛傳及韋注並云尸主也尸與司同司亦主矣職者上文云常也又訓主者易云後得主而有常是其義也詩如職思其居職兢由人之類毛俱訓主周禮如職幣職方職金之類鄭俱訓主主與宰同意天官冢宰釋文引鄭云宰主也○寀者當爲采下文云采事也能其事者食其地亦謂之采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韓詩外傳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然則尸訓寀者蓋爲此地之主因食此土之毛故鄭語云主芣騩而食溱洧是其義也釋文寀李孫郭並七代反樊七在反按七

在音是今從樊光讀○官者說文云吏事君也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云官之為言宣也寀訓官者寀亦當為采漢書刑法志注引寀正作采樂記注云官猶事也事即采之訓故采又訓官矣書疇咨若予采馬融注采官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以展采錯事集解亦云采官也寮者釋文寮字又作僚詩釋文僚字又作寮是寮僚同玉篇山部人部分見二文經傳通用故詩及爾同僚毛傳僚官也左氏文七年傳同官為寮昭七年傳隸臣僚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也然則同僚謂同勞也同勞謂同官也同官不同勞從事所以獨賢也同勞不同官北門所以交譴也

績緒采業服宜貫公事也　論語曰仍舊貫餘皆見詩書

說文云事職也釋名云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穀策注事治也樂記注事猶為也然則凡所營為作治建立俱謂之事故下文又云事勤矣績者上文云繼也下又云業也功也成也其義皆與事近緒者敍也業也已詳上文又訓事者詩云纘禹之緒周語云纂修其緒鄭箋及韋注並云緒事也采者上文云官也官亦事也詩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案毛傳采采非一辭也不同者毛意蓋以采采同訓事因是重文故又云非一辭若準以爾雅則采采猶事事也故書云載采采史記夏紀作始事事又堯典有邦及百里采馬融注並訓為事逸周書克殷篇云召公奭贊采孔晁注亦云采事也蓋采从木爪訓為捋取捋取亦勤事之意故訓事矣業者上文云敘也緒也誥緒次敘皆與事近故魯語云非故業也史記項羽紀云業已講解韋昭及索隱並云業事也服者釋文服本或作服又作般荀子賦篇注服本或作般按二般字俱當為般蓋服古作般形譌為般耳詩云曾是在服傳服服政事也詩內服字毛訓事者止此一處它如寤寐思服共武之服昭哉嗣服我言維服亦服爾耕鄭箋並云服事也又如曲禮云孝子不服闇祭統云纂乃祖服鄭注並云服事也通作復喪大記云君弔則復殯服鄭注復或為服是服復通因知釋文服本或作複蓋復即復字形相近又因服古从舟相涉而譌也宜者釋名云宜安也得事宜也然則宜訓事者作事得宜因謂之宜故詩鳧鷖傳宜宜其事也貫者下又云習也習與事義亦近詩云三歲貫女傳貫事也職方氏云使同貫利論語云仍舊貫鄭注並云貫事也通作宦漢石經詩作三歲宦女宦訓事與官同宦仕也仕事也官亦事也官貫聲又同矣公者與功同亦叚借也詩夙夜在公于公先王矇瞍奏公王公伊濯肇敏戎公寶維爾公允師毛鄭並云公事也以奏膚公傳又云公功也明公與功同也故載纘武功世執其功傳並云功事也通作工肆師注故書功為工鄭司農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按功工與公又通故矇瞍奏公楚辭懷沙篇注作矇瞍奏工呂覽注及史記集解並作矇瞍奏功

永羕引延融駿長也　宋衛荊吳之閒曰融羕所未詳

說文云長久遠也廣雅云長常也詩文王箋長猶常也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丈六尺故以常訓長長與脩同故方言云脩長也永者上文云遠也說文云長也長遠義近故詩卷耳漢廣常棣文王傳並云永長也白駒箋永久也久亦長也羕者與永同意說文云羕水長也引詩江之羕矣永下引詩江之永矣不同者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曰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漾即羕說文本韓詩也通作養書云民養其勸弗救漢書翟方進傳作民長其勸弗救夏小正云執養宮事又云時有養日傳並云養長也引延上文並云陳也陳長義近引者釋名云引演也演亦長也齊語云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漢書律曆志云引者信也信與伸同故文選與引蔡邕注引者伸也長也按樂歌皆有引引聲長言之意故樂記注長言之引其聲也詩楚茨行葦卷阿召旻傳並云引長也引與矧同矧古字作弞方言云弞長也東齊曰弞按今登萊閒人謂物卷者伸而長之為弞音辰上聲是弞即引也方俗語音有輕重耳延者說文云長行也書云不少延鄭注言害不少乃延長之離騷云延佇乎吾將反王逸注延長也延从木為梃說文梃長木也从手為挺說文挺長也是挺梃延聲義俱同矣融者白虎通云融者續也續有長義又釋丘云再成銳上為融丘銳有高義故左氏昭五年傳明而未融服虔注融高也高與長近故詩昭明有融周語云顯融昭明毛傳及韋注並云融長也文選笙賦云泓宏融裔李善注融裔聲長貌通作彤思玄賦云展洩洩以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按彤融聲同彤繹義同彤繹皆祭之明日又祭之名其義為相尋不絕之意故方言彤繹俱云長也因此知笙賦之融裔即彤繹又海賦云沖融沆瀁李善注深廣之貌按沖融沆瀁俱字之疊韻疊即融瀁即羕矣融羕永引延又俱一聲之轉駿者上文云大也大與長義近故詩雨無正及清廟傳並云駿長也通作峻離騷云冀枝葉之峻茂兮王逸注峻長也淮南本經篇云山無峻榦高誘注峻榦長枝也方言云駿融延長也並與此義合

喬嵩崇高也　皆高大貌左傳曰師叔楚之崇也

崇充也　亦為充盛

說文云高崇也釋名云高皋也最在上皋韜諸下也喬者說文云高而曲也必言曲者喬从夭夭屈也故釋木云句如羽喬又云上句曰喬皆注喬高曲是也通作橋詩山有橋松釋文橋本亦作喬南有喬木釋文喬本亦作橋又通作嶠釋山云山銳而高嶠釋名作山銳而高曰嶠形似橋也史記五帝紀云黃帝葬橋山正義引爾雅山銳而高曰嶠御覽引史記作喬山又通作僑左氏文十一年傳獲長狄僑如穀梁成二年傳叔孫僑如釋文並云僑本亦作喬嵩者釋名云嵩竦也亦高稱也白虎通云嵩言其高大也通作崧釋山云山大而高崧釋名崧作嵩詩崧高維嶽孔子閒居引作嵩高維嶽又通作崇周語云融降於崇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是崇高即嵩高也又通作崈考工記總目釋文云崇本亦作古崈字漢書郊祀志及地理志並作崈高集注俱云崈古崇字然則嵩古通作崇又作崈別作崧玉篇以崧為正體嵩為重文固非今人又以嵩字說文所無而欲以崇代嵩不知爾雅此文嵩崇並見經典相承嵩崧通用不得謂嵩字後人所作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是嵩崇非同字與爾雅合矣崇者說文云嵬高也通作宗書云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作是宗是長○充者說文云長也高也高與長義近充訓長者方言云度廣為尋幅廣為充是也充訓高者即此文崇轉為充是也釋名云八達曰崇期崇充也道多所通人充滿其上如共期也鄉飲酒及鄉射禮並云崇酒又樂記云六成復綴以崇鄭注並云崇充也按充之言重也爾雅下云崇重也重疊與充滿義相成又言終也詩崇朝其雨會不崇朝傳箋並云崇終也終竟與充盈義亦相成書云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云充也蓋充崇終俱聲轉義同故音訓可通臧鏞堂爾雅漢注引舍人本崇疑作戚然聲義俱不相應俟攷

犯奢果毅剋捷功肩戡勝也　陵犯誇奢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肩即剋耳書曰西伯戡黎

勝肩戡劉殺克也　轉相訓耳公羊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

劉獮斬刺殺也　書曰咸劉厥敵秋獵為獮應殺

氣也公羊傳曰剋之者何殺之也
勝者說文云任也玉篇云彊也彊與任材能過絕於人謂之勝之言陵也以陵氣乘人又言乘也以氣乘人而上之故書序云周人乘黎傳云乘勝也是其義也犯者說文云侵也小爾雅云突也玉篇云抵觸也曲禮云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左傳云蒙其比而先犯之皆謂以氣陵於人故犯訓勝又訓爲勝是語云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韋昭注犯敗也犯謂勝者義相足成也奢者說文云張也又作奓又選西京賦云心奓體忕奓卽奢也又云夏奢字李善注言奢泰謂此一家然則奢訓爲過猶勝也郭云詩曰奢奢者音奢箱言脩沙上陟加切皆勝意字也果者謂之良者也一切奓音奢九引書顯音云侵忕也殺敵爲果卬弓引爾雅果勝也說文果決之勝也又選作果古本作課釋文果果音果本今作果課釋有聚亦敢也通作果又選都賦故云國俗以人餘果爲勇李注果引方言曰果勇也課與果古字通說法云以剛果曰武孔晁注果敢行也然則斤言果能者卽敢能言不果者卽不敢亦卽不勝矣果謂過爲勝也覽通威篇云以爲遠又不過也高誘注過猶勝也莊子至樂篇釋文果本作過是過果通矣殺者說文云有決也左氏宣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是謂二云毅而不勇韋昭注毅果也是毅與果同但毅有果決耳凡果斷決毅皆勝意故周語云制戎以果毅明果毅能制勝也克者勊之俗體也說文勊尤劇也玉篇云劇勝也通作克又作尅皆俗作也釋言克刑法部十八引尚書大傳云而受刑謂之克淮南兵略篇云克國不及其民是皆以克爲勝也依正文書作克說文云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釋言云克能也能亦勝故書云剛克柔克鄭注克能也馬注克勝也克與剋音義同故釋名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按爾雅宋本此作剋下作克釋文無剋字知陸本俱作克今空據以訂正焉捷者說文云獵也則與獵同意又云軍獲得也則與克同意說法云捷克也克卽勝故詩一月三捷周語云且獻捷捷與語云事若不捷手傳及書注並云捷勝也功者與攻同說文云攻擊也攻與勝義近上文云攻善也善勝亦義近凡言善於此者亦言勝於此也通作功又司馬法云若獲有功又云若獲不功鄭注功勝也漢書董賢傳云寶箒新成功堅韋注功字或作攻是攻與功通肩者說文以爲克之訓也肩任負何力能勝之謂之克克爲肩故肩亦爲克故郭云肩卽克耳書云朕不肩好貨正義引舍人曰肩強之勝也按肩之爲言堅也堅強與能勝義近堅與賢近賢於人卽勝於人矣戡者書序云西伯戡黎正義引孫炎曰戡強之勝也通作戡說文引書西伯戡黎邑部又引作戡又引作戡戡通又通作龕又選詩注龕戡音義同戡龕音同耳戡訓刺戡訓殺訓殺二義皆與勝近但其訓勝之字經典俱借作堪堪訓任任卽勝也故書經云口弗堪也列子仲尼篇云堅秋無之義亦昭及猶甚注並云堪勝也墨子非攻篇云堪攻之子必使汝大堪之亦以堪爲勝也戡文選劇秦及又選注並引書作戡○克訓勝又訓殺者書序克周卽勝謂本作夢戡克殺卽克也不能殺衆殺討衡之奔走者郭引公羊隱元年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殺也是殺不本也勝者謂殺之也十時用之於勝者勝克殺也案國語鄭語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王注四時皆以所克殺而爲勝也勝謂之之也肩者下文云作也造作與克同義近詩云佛時仔肩毛傳仔肩克也鄭箋仔肩任也聲二字連文毛訓其實郭又亦訓敬說文云仔克也明仔肩俱訓克也戡者勝也勝亦爲克故不勝言弗克亦言弗堪克

釋轉耳劉者逸周書世俘篇云則咸劉商王紂孔晁注劉克也○殺者說文云殺也釋名云劉留也留之使不復見也通作鐖大司寇及士師注並云鐖殺釋文並云殺本作鐖劉者說文作鐂云殺也通作劉書云無盡劉詩勝殷遏劉毛傳劉殺也劉劉聲近漢書武帝紀注引漢儀注立秋貙劉伏之曰貙劉音貙殺也顏古曰貙劉書作貙劉義各通然則劉又秋獵之名與貙義同矣貙者說文作獮云秋田也經典俱作獮釋天云秋獵爲獮大司馬注秋田爲獮獮殺也獮者司刺注刺殺也鄭引公羊傳廿八年傳刺之者何殺之也說文訓以君殺大夫曰刺蓋據春秋書刺之文而言施之卽實非也秋官三刺下逮庶民晉刺懷公又非大夫故晉語云殺懷公於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證知刺殺通名亦猶弑殺古通用矣

亹亹蠠沒孟敦勖釗茂劭勔勉也詩曰亹亹文王蠠沒猶黽勉書曰茂哉茂哉方言云周鄭之閒相勸勉爲勔釗孟未聞

說文云勉彊也小爾雅云勉力也力猶勸勵故說文又云勸勉也脩作勉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勉之谷永傳閔勉遁樂集注閔免猶黽勉也五行志作閔勉勉勉文又借作俛表記云俛焉日有孳孳鄭注俛焉勤勞之貌是俛卽勉也俛本俯字亦音免故借爲勉矣又通作勱一切經音義六云勉古文勱同又通作邁左氏莊八年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杜預注邁勉也是邁卽勱矣亹者說文無之徐鉉謂當作娓釋文亹字或作亹非也阮雲臺曰亹讀若尾亹在亹之亹音門按亹與蠠沒孟勉俱一聲之轉亹訓勉者李善吳都賦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進卽勉詩亹亹文王勉亹申伯傳箋並云亹亹勉也勉字亦作亹又與亹亹相配故詩亹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及韓詩外傳俱作亹亹我王禮器注亹亹猶勉勉也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不同者沒沒卽勉勉聲之轉也又勉轉爲敃敃大戴禮五帝德篇云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敃敃穆穆又亹亹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穆穆敃敃與亹亹勉勉俱聲相轉也亹與亹古音近周禮鄭衆注亹讀爲徽从微聲微古讀若眉故春秋莊廿八年經云築郿公羊作築微釋文左氏作麋一麋音同是微古讀眉之證故玉篇云亹亡匪切亹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周易劉瓛注亹亹猶微微也是亹爲本爾雅釋文亦云亹亡匪反徐欽以亹作娓娓與亹同韓詩以爲亹侮之美之美然則亹讀爲美與亹讀爲門又俱聲相轉矣蠠沒者釋文蠠亦作蜜又亡忍反本或作蠠引說文曰蠠古蜜字是蠠無正文借蠠爲之蠠沒聲轉爲黽勉故郭云蠠沒猶黽勉也又轉爲密勿詩云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密勿俛也黽俛卽黽勉又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又沒重文作沒沒轉爲勿勿禮器云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鄭注及盧辯注並云勿勿猶勉勉也蠠沒又轉爲懋懋楚辭九懷篇云懋懋懷慎勉也又轉爲侔莫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又轉爲文莫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欒肇云燕齊謂勉強爲文莫是文莫又方言云薄努猶勉努也廣雅作薄怒勉也又云文莫勉也文莫亦卽侔莫是皆古方俗之語音轉字變而其義俱通者也孟者黽之段音也後漢書趙岐傳云作要子章句要蓋黽字之誤古文要作㚙與黽形近易譌黽與孟聲近段借水經淯水注大黽谷作大要谷矣（見劉攽刊誤及吳仁傑補遺）胡承珙曰趙岐傳借黽爲孟爾雅作孟故孟訓勉卽黽勉也其說是也又聲轉爲黽幽通書大家注及漢書敘傳服虔注並云孟勉也孟聲轉爲猛餘氏大賦

昕耆新錄云洛誥汝乃是不蘉釋文引馬融注蘉勉也古讀孟如芒釋文蘉莫剛反蓋馬鄭蘉音則蘉即孟矣又轉爲明古讀明亦如芒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明勉一聲之轉書盤庚明聽朕言洛誥明作有功公明保予沖子多方爾邑克明顧命爾尚明時朕言皆當訓勉重言之則曰明明詩江漢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有駜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鄭箋在于公之所明義明德失之矣敦者詩北門及常武釋文竝引韓詩云敦迫也迫促與勸勉義近漢書揚雄傳云敦衆神使式道令文選與引云辟歷數矢敦書揚之咨集注及蔡邕注竝云敦勉也通作惇下文云惇厚也厚與勉義亦近文選西都賦注引爾雅作惇勉也是惇敦通矣勖者說文云勉也詩以勖寡人士昏禮云勖帥以敬先妣之嗣毛鄭竝云勖勉也書云迪見冒釋文冒馬作勖勉也雲臺碑曰勖以冒聲當讀與目同今人讀若旭者漢以後音之譌變按說文木冒也是冒木聲同此古音也勖讀若㫜者詩以勖寡人坊記引作以畜寡人是勖畜同音其來已久若从古音則勖讀如冒冒勉亦一聲之轉矣釗者方言云勉也秦晉曰釗釋文釗古堯反又之遙反方言注作居遼反居遼之合聲爲驕敎亦勸勉也之遙之合聲爲招招亦勸釗也茂者懋之叚音也說文云懋勉也本釋訓文又引書曰惟時懋哉馬融注懋美也美勉義近又懋通大禽漢石經懋作勖勖懋聲相轉也通作茂詩方茂爾惡易先王以茂對時毛傳及馬融注竝云茂勉也尚書大傳大誓云茂哉茂哉書皐陶謨作懋哉懋哉爾雅釋文茂字又作懋亦作忞文選東京賦注引爾雅作懋勉也云亦作忞者忞說文以爲懋字之省也劭者釋文上照反或上遙反說文云劭勉也讀若舜樂韶是上遙之音合於古讀也漢書成帝紀云先帝劭農晉灼注劭勸勉也文選豪士賦注引爾雅注曰劭美也演連珠注同所引蓋爾雅舊注之文劭又訓美者美勉聲轉義近也勔者愐之叚音也說文云愐勉也通作勔方言勔釗注云勔亦訓勉也文選思玄賦云勔自強而不息今書注勔勉也又通作僶爾雅釋文勔字本作僶又作黽或音泯又彌兗反按僶即黽之或體泯即彌兗之轉音今從彌兗反者方言注勔音沈湎是也

鶩務昏暋強也馳騖事務皆自勉強書曰不昏作勞暋不畏死

強亦勉也強有二義勉強之強說文作勥云迫也剛強之強說文作彊云弓有力也然彊勥二字經典俱通作強下文云強勤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云強健也爾雅此條則主強力而言即詩載芟傳云彊彊力也鶩者敄之叚音也說文云敄彊也通作鶩說文鶩亂馳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鶩行蓋馳鶩有并力進取之意故爲強也又通作騖淮南主術篇云魚得水而騖高誘注騖疾也騖疾亦馳騖之意也務者說文云趣也疾趣與馳騖同意淮南修務篇云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又云名可彊立功可彊成是務即彊矣故荀子富國篇云僶然要時務民楊倞注務勉強也公羊定二年傳云不務乎公室也何休注務勉也然則務又訓勉務勉聲轉古讀務如冒聲轉爲勖一切經音義引埤蒼云勖彊也勖勉也勔也勖之爲強又爲勉亦如務之爲勉又爲強矣昏者書云不昏作勞文選西京賦云何必昏於作勞薛綜注昏勉也書盤庚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暋暋勉也又引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通作暋書釋文云昏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昏暋音訓強故兩存周禮釋文亦同又通作暋不昏作勞大司寇注作民不暋作勞釋文暋本又作昏按昏一从民聲故从民之字俱音同字通矣暋者敃之叚音也說文敃彊也玉篇敃暋同通作忞說文忞彊也引周書曰在受德忞今書立政篇作在受德暋說文暋冒也引書曰暋不畏死从暋訓冒與彊義亦近孟子引康誥作閔不畏死从又君奭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傳云閔勉也是皆以聲爲義也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卬猶姎也語之轉耳書曰非台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盱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

朕余躬身也今人亦自呼爲身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按我从手手古垂字施垂下之貌古人謙卑凡自稱我必垂下其身故云施身自謂也虞翻易注坤爲自我蓋坤亦卑順之義也易云觀我生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虞翻及趙岐注竝云我身也身訓我我亦訓身轉注之義也我聲近阿木蘭詩云阿耶無大兒阿耶猶言我父也晉書潘岳傳云負阿母阿母猶言我母也卬者與姎同故郭云卬猶姎也說文姎女人自稱我也釗姑說文劉詰云後漢書長沙武陵蠻相呼爲姎徒姎徒猶我徒也今伊犁烏魯木齊等回民稱女曰姎哥按姎卬我竝聲相轉今方俗語謂我爲俺俺亦聲轉但說文俺訓大於義又不當自謂也詩中卬字三處毛皆訓我書大誥云不卬自恤漢書翟方進傳作不身自恤身即我矣吾者說文云我自稱也士冠禮云願吾子之教之也鄭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管子海王篇云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吾子謂小男小女按吾子猶言我子耳台者與儀同詩云如食宜饇釋文宜本作儀引韓詩云儀我也按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蓋威儀之儀說文作義義从我因訓我故云己之威儀己即我也春秋繁露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又云義者我也是義訓我之證然則訓我之台正當作義叚借作台韓詩之儀即義之叚音耳予者白虎通云予亦我也詩予又集于蓼毛傳予我也詩內予字傳訓止此一處餘鄭箋與毛同朕者說文云我也白虎通云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蔡邕獨斷云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是朕爲通稱上下所同故書皐陶曰朕言惠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是古尊卑同號之證也秦以後乃爲天子自稱而說者云天子稱朕但以聞聲斯言謬矣彼謂朕兆之朕而非朕我之朕也身者郭云今人亦自呼爲身按今時唯獄詞訟牒自呼爲身之爲言人也世說載晉時有自稱民者民亦人耳今時平民自稱民人市商自稱商人亦其義也然則自稱爲人亦如自呼爲身矣甫者說文以爲男子美稱禮記鄭注以爲某甫但字皆非爾雅之恉訓我之甫詩小雅甫田箋甫之言丈夫也是甫訓爲夫檀弓注夫夫猶言此丈夫即其義也或言老夫者猶言老人耳曲禮云自稱曰老夫鄭注老夫老人稱是也或言一夫者猶言一人耳白虎通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然則甫之爲言夫也夫之言丈夫丈夫男子之通稱猶蕭育自稱杜陵男子張敞自稱男子張君嗣皆其比也余者說文云語之舒也是余爲舒遲之我也余予古通用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周語引湯誓曰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鄭引曲禮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鄭注引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是余予古字通之證故鄭又云余予古今字蓋言予古文作余覲禮余一人是也今覲禮亦作予又據曲禮注訂正一今文作予曲禮予一人是也以知古文作余者隸續載魏三體石經書大誥云余惟小子晉姜鼎銘云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妄石經鼎銘皆古文作余即知作予者爲今文矣是鄭君之意乃因經傳余予通用而別以古文今文非謂余予同字

匡謬正俗誤會鄭意乃云因鄭此說學者遂皆讀予爲余又云歷觀詞賦予無余音此殿非矣今以聲義求之余予不妨同音余予不嫌非同字據玉篇廣韵予以諸切又餘佇切本兼二音曲禮釋文予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是陸德明誤讀鄭注與顏師古同矣言者詩內言字傳箋並訓我莊子山木篇云言與之皆逝之謂也釋文亦云言我也蓋言與台余俱聲相轉故其義同○身既訓我我又稱身故轉相訓說文云身躳也象人之身通作信大宗伯云侯執信圭伯執躳圭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躳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又通作伸釋名云身伸也可屈伸也荀子儒效篇云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楊倞注伸讀爲身字之誤也按身伸信三字古同聲通用此皆長借耳鄭君及楊倞以爲字聲之誤即實非矣朕又訓身者朕之爲言審也宣讀如身朕之爲審蓋與帝之爲諦其義同矣余又訓身者余爲語之舒舒緩亦詳審之意左氏僖九年傳小白余杜預注余身也正義引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舒與身又聲轉義同矣躳者說文作躳云身也或从弓作躬按躳从身亦訓爲身周禮身圭躳圭其義同故躳爲身身亦爲躳轉相訓也○予既訓我又爲賜與予聲同故說文云與猶予也說文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然則台朕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一字兼包二義故郭云因通其名耳賚畀予上文並云賜也賜即予故又爲予也賚者詩序云賚予也方言云予賴也賴賚聲同廣雅云俾賴也俾畀聲同詩賚爾女士毛傳賚予也畀者說文云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詩何以畀之傳畀予也穀梁僖廿八年傳畀與也通作俾逸周書祭公篇云付俾于四方孔晁注付與四方也又通作埤方言云埤予也也按古人多名畀我楚昭王之妹曰季芈畀我左氏襄廿三年經云邾畀我公羊及春秋繁露俱作鼻我說文云鼻引气自畀也是畀鼻聲義同卜者詩云君曰卜爾卜爾百福傳箋並云卜予也彖畀炎火釋文叢韓詩作卜卜報也按報讀爲赴（後少儀毋報往注）故白虎通云卜赴也然則赴告亦相推予也陽者易說卦云爲妾爲羊虞翻注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然則陽之爲言養也女之賤者猶陽猶男之卑者呼養也毛詩傳如之何鄭引魯詩作陽如之何是鄭爲陽之說本於魯詩也郭云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者阿即我也覲志東夷傳云東方人名我爲阿然則自呼阿陽亦如自稱阿儂矣陽養義亦相近

薦延誘薦餤晉寅藎進也禮記曰主人延客詩曰亂是用餤詩曰王之藎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

羞餞迪烝進也皆見詩禮

說文云進登也釋名云進引也引而前也詩常武箋及曲禮注並云進前也呂覽論人篇注進薦也薦進互訓引前義同淮南要略篇注延人謂之薦此則方俗之異言矣薦者下文云蒨也達也俱與進義近詩民有肅心鄭箋肅進也通作脩士冠禮云乃薦脯醢鄭注薦進也特牲饋食禮云乃薦戶鄭注薦進也又通作進注又云凡薦或作進周禮亦作薦是薦進薦俱以聲爲義也延者引之進也儀禮特牲延尸注延進也曲禮主人延客祭注延道也道引亦進之也故引訓長延亦訓長也引訓陳延亦訓陳也引訓進延又訓進也明此二字聲義俱同矣誘者說文作羑云相誠呼也或作誘古文作羑羊部云羑進善也从羊久聲是羑與誘同意玉篇云羑導也導與道通用故詩吉士誘之毛傳誘道也樂記云知誘於外鄭注誘猶道也引也是皆以道爲導也誘通作牖詩天之牖民毛傳牖道也牖民孔易韓詩外傳及樂記俱作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易坎云內約自牖釋文牖陸本作誘按牖爲窗牖所以進明與誘聲義俱同是皆之進矣薦者上文云陳也陳之進也薦又訓爲藉藉是藉之進也餤者詩巧言傳餤進也說文餤字作䭆說文云餤甘之進也蓋本詩盜言孔甘而爲說史記趙世家云故以齊餤天下趙策餤作餌是餤蓋以甘言誘啖之意通作啖故史記樂毅傳云令趙啖秦以伐齊之利集解徐廣曰啖進說之意索隱曰啖與啗同然則啖啗俱噉之或體噉餤皆誘進之意又通作䭡爾雅釋文餤沈大甘反徐仙民詩音閻餘占反衷說釋文餤餘本作䭡以占反是徐邈讀餤爲䭡其字因亦作䭡䭡之爲言䭡也䭡猶引也故郊特牲注䭡讀爲䭡古樂府有䭡䭡䭡䭡猶䭡䭡引也引亦誘進之意也餤聲又近導禫大記注禫或皆作道士虞禮記注古文禫或爲導說文谷部亦云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然則禫古字作導禫之爲導亦如餤之爲啖並引而進之之意餤啖禫導俱聲轉而義同矣晉者釋文本又作晉說文云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五經文字云晉石經作晉易序卦云晉者進也雜卦云晉晝也晉聲轉又與日出物進之義合文選幽通賦云柔孟晉以迨羣兮曹大家注晉進也寅者釋名云寅演也演生物也漢書律曆志云引達於寅然則引導演長俱進之意通作夤玉篇云夤進也按夤爲干進之言義出於此說文夤訓敬惕下又云寅髕也是寅又爲髕之進矣藎者與燼同釋文藎本又作燼詩桑柔釋文同是燼藎通按燼俗字說文作炱云火餘也方言云藎餘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藎然則藎之言不盡也不盡者有餘是藎爲有餘之進也故詩王之藎臣逸周書皇門篇云朕藎臣夫明爾德毛傳及孔晁注並云藎進也○羞者說文云進獻也羞美俱从羊羊善也有美善可進獻也故周禮庖人注羞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羞既食既飲曰羞庖人注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然則羞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云薦羞皆進也又月令云羞以含桃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傳云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是羞又爲進食之通名矣餞者說文云送去也按餞爲送行行有進意送而飲之酒亦所以進之也通作踐踐履不倦所謂精進也司尊彝注故書踐作餞士虞禮記注古文餞爲踐是踐餞通迪者下文云作也道也動作導引義皆爲進詩云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漢書禮樂志云百鬼迪嘗敘傳云亦迪斯文皆以迪爲進也通作軸詩碩人之軸毛傳軸進也蓋軸迪並从由聲軸亦音迪故與軸通矣烝者說文云火气上行也書云不遑烝烝乂馬融注烝升也然則烝蓋升之進也詩是烝是享烝我髦士傳俱訓進書烝烝乂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注引孔安國注及詩泮水箋並云烝烝猶進進也釋天冬祭曰烝注云進品物也

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導之　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勴謂贊勉　亮介尚右也紹介勴尚皆相佑助　左右亮也反覆相訓以盡其義

說文云導導引也釋名云導陶也陶演己意也陶演即導引聲之轉耳通作道詩釋文導本或作道爾雅釋文道本或作導注及下同是導陸本作道道之爲言教也教導之使遵循於道故淮南繆稱篇注道教也道導教同義故論語云道之以德鹽鐵論授時篇作教之以德矣詔者釋名云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詔告也玉篇云告也教也導也按詔與召義亦近召爲呼召詔亦口導故楚辭招魂序云以言曰召是詔爲言之導矣經典詔皆訓告周禮

詔字屢見又儀禮禮記左傳國策俱有詔字蔡邕獨斷云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之者謂制詔之名起於秦漢非秦以前無詔字也亮者與諒同諒訓信已見上文是諒爲信之導也通作涼詩涼彼武王傳涼佐也佐亦導也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相亦導也是亮與諒同經典通用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左右者釋文音佐佑下同蓋佐佑即左右之俗作也經典雖亦相承通用古書仍作左右輔佐啓佑皆所以爲導也○勴者勴字之省也說文云勴助也敎導所以爲贊助故又爲勴也詔者从召口之助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鄭注詔告也助也相者从目視之助也書呂刑云今天相民馬融注相助也導者从寸法度之助也法度所以引以當道故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導訓助之義也左者从手手之助也說文左手相左也通作佐釋名云佐左也在左右也周禮序官以佐王均邦國鄭注佐猶助也右者从手口手口之助也故說文右字分二部口部云助也又部云手口相助也右皆訓助詩彤弓傳右勸也勸亦相助也通作佑詩保右命之中庸作保佑命之又通作祐說文祐助也易繫辭云祐者助也无妄云天命不祐釋文佑本又作祐馬本作右又通作侑繫辭云可與祐神釋文祐荀本作侑又左右二字連文其義亦同故詩左右流之實左右商王傳箋並云左右助也左右既訓助因而詔相即訓左右周禮大僕注相左右也大行人注詔相左右敎告之也易泰象解引鄭注輔相左右助也是皆轉相訓而義俱通矣助者說文云左也通作佐故小爾雅云助佐也釋名云助作也作往相助非長久也按助从且聲且與徂同故云往相助也以作爲訓則失之○既言左右又單言右者舉右以包左也右既訓助又兼尊也上也二義尊上即所以爲助也亮者既訓信又訓右者信之右也故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即其義也介者上文訓大訓善又訓右者大善之右也詩言介壽介福介稷黍之類俱以右助兼大善之義故攸介攸止傳介大也箋介左右也亦二義相足成也詩正義引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箋云紹介相佑助與孫義同也尚者一切經音義廿五引蒼頡訓詁云尚上也文選東京賦注尚高也高上義相成故詩蕩云人尚乎由行傳訓尚爲上又云肆皇天弗尚箋訓尚爲高按尚俱當訓右人尚乎由行言小人佑助其行也肆皇天弗尚言天命不佑助也傳箋義亦近也郭云勸尚者蓋以聲轉借尚爲相也易象傳云君子以勞民勸相王弼注相猶助也是郭義所本楚辭天問篇云登立爲帝孰道尚之道與導同道尚即導相猶相導也王逸注訓爲尊尚亦近之○右訓亮者詩大明傳涼佐也右訓亮者即此上云亮右也然則亮亦相也相亦左右也左右亦助也是皆義訓之反覆相通者

緝熙烈顯昭晧頲光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休有烈光

說文云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釋名云光晃也晃晃然也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詩南山有臺傳光明也敬之傳光廣也堯典傳光大也三訓不同者按說文光古文作炗廣从黃聲黃从炗聲庶亦从炗與廣同意故光訓廣也廣與大同故訓大也光與桄通故釋言云桄充也孫炎本桄作光又與横通故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横被四表横廣俱从黃聲也緝熙者詩凡四見昊天有成命云於緝熙周語引而釋之云緝明也熙廣也毛傳用國語鄭箋廣當爲光韋昭注熙光大也與鄭箋同然光廣古同音廣即光也是皆本爾雅爲訓故文王毛傳云緝熙光明也維清敬之鄭箋並與毛同光即廣字之音明即緝字之訓無可疑矣熙字从火與烈同意烈者火之光也顯者下文云見也見之光也說文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㬎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是顯古作㬎日中視絲故訓光又訓見皆本古文爲說也通作憲詩顯顯令德中庸作憲憲令德蓋憲有表明之義小司寇注憲表也朝士注憲謂幡書以表明之皆其義也昭者下文亦云見也說文日明也則與顯義同通作炤中庸云昭昭之多又云亦孔之昭釋文並云昭本作炤又通作照穀梁莊廿七年經云齊侯昭卒釋文昭或作照老子云俗人昭昭釋文昭一本作照孫叔敖碑云廞幽暗而照明曠訢碑云去斯照照俱以照爲昭也晧者說文云日出皃又暤云晧旰也楚辭怨思篇注晧旰光也通作昦釋天云夏曰昊天釋文晧本亦作昊晧光明也日出故光明也荀子賦篇云晧天不復憂無疆也楊倞注晧與昊同又通作顥一切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晧古文顥同文選古詩李少卿與蘇武詩云晧首以爲期李善注晧與顥古字通按商山四顥書作四晧亦其證矣頲者釋言與桄俱訓充也說文云火光也詩不出于頲毛傳頲光也通作耿說文云杜林說耿光也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王逸注耿光也又通作炯說文云炯光也文選登巴陵城樓詩云炯介在明墩李善注耿與炯同引蒼頡篇曰炯明也

劼鞏堅篤掔虔膠固也劼虔皆見詩書易曰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掔然亦牢固之意

說文云固四塞也蓋其字从囗四面閉塞牢固難破也通作故哀公問注固猶故也投壺注固之言如故也論語云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作故天縱之將聖又通作錮文選求通親親表云禁固明時李善注固與錮通又通作假詩假哉天命毛傳假固也假讀如古聲借爲固矣劼者結之叚音也釋文劼或作秸說文秸石堅也釋言云秸鞏也通作劼說文劼愼也愼固義近書云汝劼毖殷獻臣傳云劼固也義與砎同晉書音義引字林云砎堅也鞏者束之固也說文鞏以韋束也郭引易曰鞏用黃牛之革革卦初九文又曰固志也睽六二象文郭蓋以意引經也詩無不克鞏毛傳鞏固也楚辭離世篇云心鞏鞏而不夷王逸注鞏鞏拘攣貌也拘攣亦堅固之意轉作管史記平準書云欲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引或曰管固也固管鞏一聲之轉也篤者下文云厚也厚與固義近釋名云篤築也築堅實稱也後漢書班彪傳論云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李賢注篤固也掔者下文亦云厚也與篤同意說文掔固也从手臤聲讀若詩赤舄掔掔今詩作赤舄几几蓋几掔聲轉字通掔掔猶急急也故曲禮云急繕其怒鄭注急猶堅也繕讀曰勁然則急繕猶言堅勁毛傳几几絢貌蓋絢之言拘拘亦堅固之意也釋文掔音牽又御閑反二音俱本玉篇掔云御閑去賢二切去賢之音爲牽御閑之音爲堅也亦通作堅又通作牽易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掔公羊定十四年經云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釋文堅本又作掔左氏作牽是牽堅與掔音同之證也又轉爲掔廣雅云堅也玉篇掔口閑切又轉爲硻說文硻餘堅者玉篇硻口耕切別作硜論語皇侃疏硜硜堅正難移之貌也虔者敬之固也經典虔多訓敬敬固義近詩虔共爾位有虔秉鉞毛傳並云虔固也書奪攘矯虔漢書武帝紀注孟康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顏師古曰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膠者昵之固也說文膠昵也昵和同釋言云和膠也詩德音孔膠毛傳膠固也禮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膠之言糾也膠或作繆按繆訓急也急亦堅也膠糾古音同韵故楚辭遠遊篇云形繆虬而逶迤繆虬與膠糾近

疇孰誰也易曰疇離祉

釋名云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說文云誰何也呂覽貴信篇注誰猶何也史記秦始皇紀云陳利兵而誰何文選過秦論注誰何問之也疇者𠷎之叚音也說文𠷎誰也从口𠷎又聲𠷎古文疇又𠁣部云𠷎詞也从𠷎聲𠷎與疇同引虞書帝曰𠷎咨此二文經典俱通作疇故易否云疇離祉釋文疇鄭作古𠷎字詩祈父箋若𠷎圻父釋文𠷎古疇字爾雅釋文疇本又作𠷎此三文書皆𠷎字之省也書疇咨若時登庸史記五帝紀作誰可順此事疇若予工作誰能馴予工又通作譸魏元丕碑云譸咨羣寮劉寬碑云譸咨儒林並以譸為疇也又通作譸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譸亦疇字也引爾雅曰疇誰也晉書音義云疇一作譸一作譸又一作䛖是皆同聲叚借之字也孰者𦏧之本字孰誰聲轉字通故詩誰能執熱墨子尚賢篇作孰能執熱

暀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禕懿鑠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盛之貌其餘常語

美好也善也故說文云美與善同意通作媺大司徒云一曰媺宮室鄭注媺善也釋文云媺音美廣韻云媺美同又通作娓詩誰侜予美釋文美韓詩作娓娓者說文云𤸇美也與旺同廣韻云旺美光暀旺同又王云盛也義亦相近古讀皇聲如王王聲如往故詩楚茨箋皇暀也泮水箋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皇者白虎通云君也美也大也君義已見上文又訓美者詩燒序其皇之上帝是皇毛傳並云皇美也烝烝皇皇毛傳皇皇美也聘禮記云賓入門皇鄭注皇自莊盛也莊盛義亦為美也皇與煌同故詩采芑斯干傳箋並云皇猶煌煌也通作王聘禮記注古文皇皆作王又通作黃呂覽功名篇云缶醯黃蚋高誘注黃美也易鼎辭云黃帝風俗通聲音篇作皇帝左氏宣十七年傳苗賁皇說苑善說篇作費蚉黃是黃皇通然則詩之狐裘黃黃雖其義亦即皇皇矣藐者藐之叚音也說文藐美也通作藐詩既成藐藐毛傳美貌又藐藐昊天鄭箋美也毛傳以為大貌美大義近也又文選西京賦云眳藐流眄薛綜注以藐為好好亦美也又通作眇楚辭湘夫人篇云目眇眇兮愁予王逸注眇眇好貌也又轉為㒚詩㒚釋文引韓詩云㒚美貌㒚藐一聲之轉也穆者敬而美也詩清廟傳穆美也文王及邢傳箋並云穆穆美也少儀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鄭注美當為儀然儀訓善善亦美也穆義與茂同漢書武帝紀云茂才異等後漢書章帝紀云聖德淳茂皆以茂為美也茂穆又一聲之轉矣休者易休否大人吉詩亦孔之休以為王休毛傳並云休美也江漢長發鄭箋並同又釋言云休慶也楚語注休嘉也周語注休喜也廣雅休善也善嘉慶其義亦俱為美也休與烋同玉篇云烋火幺切美也福祿也慶善也是烋休字異音義同嘉者說文云美也美善同意故上文云嘉善也嘉假同音故下文云假嘉也聲轉為佳故淮南說林篇云佳人不同體高誘注佳美也廣雅云佳好也珍者寶之美也說文云珍寶也蔡邕經音義上引國語賈逵注云珍美也禮儒行注珍善也禕者玉篇云於宜切美兒又敷辭文選東京賦云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通作委釋訓云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並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哉夫造物者釋文引向秀注禕美也一切經音義一云禕埤蒼作引詩亦作禕是禕禕並與委通又通禕與禕莊子大宗師篇云偉瑋同于鬼反文選吳都賦云瑋其區域劉逵注瑋美也易泰釋文引傳氏注云䪥古偉字美也又通作徽禮大傳云殊徽號鄭注徽或作褘又禕猗聲義同禮大學注猗猗喻美盛然則猗猗又即褘褘矣懿者說文云專久而美也易象傳云君子以懿文德詩烝民時邁傳箋並云懿美也鑠者目之美也方言云好目謂之順燕代之于朱衛韓鄭之間曰鑠是鑠謂目好疏光鑠鑠也後漢書馬援傳云矍鑠哉是翁意正如此通作爍故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云圖藉炯爍文選注引郭方言注爍言光明也是爍鑠同詩於鑠王師毛傳鑠美也太玄斷云乃後有鑠范望注亦云鑠美也史記李斯傳云鑠金百鎰索隱引爾雅又言百鎰之美也

諧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左傳曰百姓輯睦　**關關噰噰音聲和也**皆鳥鳴相和　**勰燮和也**書曰燮友柔克

和者調也適也不爭也諡法云和會也漢書注和合也廣雅云和諧也通作龢說文云調也讀與和同又通作盉說文云調味也按盉為調味龢為調聲本皆字別為義經典俱叚借作和又通作咼淮南說山篇云咼氏之璧高誘注咼古和字又通作琄文選寬古詩注云琄古和字諧者說文云詥也詥即合也合亦和也書克諧以孝史記五帝紀作能和以孝謨明弼諧夏紀作謀明輔和通作龤說文樂和龤也引虞書曰八音克龤今書作諧輯者車之和也詩辭之輯矣輯柔爾顏毛傳並云輯和也通作揖書輯五瑞五帝紀及郊祀志俱作揖五瑞詩螽斯釋文揖子入側立二反是揖有輯音也又通作緝文選褚淵碑文云衣冠未緝李善注引爾雅曰緝和也緝與輯同又通作戢詩思輯用光孟子作思戢用光又通作集辭之輯矣新序雜事篇作辭之集矣左氏僖廿四年注及襄十九年傳釋文並云輯本作集又與習同詩谷風傳習習和舒貌文選補亡詩云輯輯和風李善注輯輯風聲和也輯與習同是習輯聲近義亦通矣協者說文云眾之同和也書云有衆率怠弗協史記殷紀作有衆率怠不和相協厥居宋世家作相和其居通作叶周禮大史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鄭注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大行人云協辭命鄭注故書作叶詞命又通作叶書協用五極五行志作叶用五紀按叶叶俱協之古文見說文又通作汁文選西京賦云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大行人注引鄭司農云汁當為叶大史注杜子春云書亦或為協或為汁方言云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按汁本音執又音輯方言之汁當讀如輯故西京賦注引方言曰汁叶也下有之十切三字為今本所無但之十音亦非今按方言之協汁當即爾雅之協輯也蓋汁有輯音亦有協音故大史及大行人釋文並云汁之十反音執又音協劉子集反然則子集之音為輯劉昌宗讀汁為輯正合爾雅及方言之義爾雅協輯同訓為和方言協汁亦同訓為和也○因釋和義而及音聲之和也說文咊相譍也大戴記保傅篇及賈子容經篇並云聲曰和周語云聲應相保曰和是皆和之者之聲音者也關關噰噰者鳥聲之和也詩關雎傳關關和聲也張有古業傳雝雝雁聲和也按卷阿鳳皇鳴亦曰雝雝不獨雁也通作雍詩有來雝雝漢書劉向及韋玄成傳並作有來雍雍又通作噰詩和鸞雝雝容經篇作和鸞噰噰又南都賦及歸田賦並賦注並引噰噰作嚶嚶嚶因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天台山賦注又引作喈喈四子講德論注又作喈喈釋訓云廱廱和也樂記又作雝雝和也以上諸文並皆叚借或從俗作說文雝本鳥名借為鳥聲作雝為正○又申釋和義也說文云勰同思之和協同心之和協與勰通釋文勰本又作協是協勰又通矣燮者說文云和也詩燮伐大商毛傳燮和也東京賦云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薛綜注燮諧皆和也說文云燮讀若溼左氏襄八年經云獲蔡公子燮穀梁作公子溼

從申神加弼棐重也駰從罽輔增棐皆所以為重疊神所未詳

重有二音直龍切者說文云厚也玉篇云不輕也直龍切者廣雅云再也內則注陪也二者義亦相成故詩大車箋重猶累也重累即加厚之意二讀俱通故大車及大明釋文皆兼二音是義方備爾雅釋文但取直龍一音失之矣從者亦兼疾龍才用二音說文從隨行也隨行爲追陪之意故訓爲重晝二人立一人參焉曰參一人行一人從焉曰重參從重俱聲義近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延篤戰國策音義云從牛子然則子者身之陪貳其義亦爲重矣申者書云天其申命用休史記夏紀作天其重命用休詩福祿申之自天申之申錫無疆毛傳竝云申重也申與神同故說文申神也可知神亦申矣神與伸身竝音同字通釋名云申身也申訓身與申訓神義亦同故說文傳神也傳即身也詩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鄭箋重謂懷孕也然則身中復有一身因訓爲重故素問奇病論云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是其義也身訓重故廣雅云重傳也義本毛傳是傳即身身亦神竝古字通借毛蓋借身爲神故訓爲重義本爾雅郭意未了故云未詳神與伸俱从申聲其義又同故古微書引禮含文嘉云神者信也信即伸字亦借爲身周禮信圭即身圭可知身伸神三字古皆段借通用爾雅申神竝訓爲重無可疑矣加者增也益也故爲重禮少儀注加猶多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周語注加猶上也上與重義近通作駕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加崔本作駕二云加也是加駕同爾雅者說文輔也重也爾雅義見下文又訓重者方言云瀧高也廣雅瀧上也高俱加字之訓又與崇義同矣崇者上文云高也尤也崇高義皆爲重詩福祿來崇公羊僖卅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毛傳及何休注竝云崇重也詩維王其崇之鄭箋又云崇厚也厚即重字之訓

𣪊悉卒泯忽滅罄空畢罊殲拔殄盡也𣪊今直語耳忽然盡貌今江東呼厭極爲罊餘皆見詩

說文云盡器中空也墨子經上篇云盡莫不然也凡言盡者俱不出此二義小爾雅云盡止也呂覽明理篇注盡極也極止俱聲盡之義盡之爲言𣪊也說文云𣪊盡也又云醮飲酒盡也醮𣪊俱一聲之轉也𣪊者史記秦始皇紀云雖監門之養不𣪊於此索隱曰𣪊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又苦角反引爾雅云𣪊盡也李斯傳集解徐廣曰𣪊一作𣪊特牲饋食禮記注古文𣪊皆作穀是穀𣪊音近字通管子地員篇云剛而不𣪊尹知章注𣪊薄也薄與盡義亦近郭云今直語者時方言耳悉者心之盡也悉从心从釆說文云詳盡也尚書大傳云乃汝其悉自學工悉盡也聲轉爲洗書云厥父母慶自洗腆釋文引馬融注洗盡也又轉爲澌方言云澌盡也廣雅同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斯音澌亦作澌文選西征賦云若循環之無澌李善注引方言曰澌盡也又轉爲索一切經音義三引蒼頡篇云索盡也亦傳也傳即澌字然則澌索斯洗俱與悉同矣泯者與沒同義沒爲沈沒亦爲滅沒皆盡之意故詩正義引李巡云泯沒之盡也詩靡國不泯左氏成十六年傳是大泯曹也毛傳及杜預注竝云泯滅也泯滅沒又俱一聲之轉也忽者說文云忘也是忘之義與芒聲義近故方言云忽芒也芒亦爲亡芒之爲言亡也忽之爲言沒也故俱訓滅詩是絕是忽傳忽滅也按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糸毫釐秒易於滅盡故又爲盡也忽有暴疾之義左氏莊十一年傳其亡也忽焉又五年傳不祀忽諸是忽又爲拚舉之盡矣罄者說文器中空也詩無不瓶之罄矣傳竝云罄盡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罄竭之盡也通作磬禮記樂記注磬音爲罄左氏僖廿六年傳室如縣磬魯語作室如縣磬淮南覽冥篇磬龜無腹高誘注磬空也又通作窒說文缶部引詩瓶之窒矣穴部窒空也畢者𣦸之叚音也說文云𣦸盡也通作畢畢有止義加走爲趩與畢同一所以止行也加糸爲縪一鹿車縪一所以止車也止即盡也畢之爲言必也必訓極極亦盡也罊者說文云器中盡也釋文罊苦計反本或作𣣦引廣雅云𣣦盡也今廣雅作𢡫盡也按𢡫與罄同方言𢡫罊也郭氏以罊訓罊而欲借𢡫爲罊非罊之本義殲者說文云微盡也詩黃鳥傳殲盡也春秋莊十七年經云齊人殲于遂正義及書正義竝引舍人曰殲衆之盡也殲于遂左穀作殲公羊作瀸云瀸積也何休注瀸之爲死積非一之辭故曰瀸積釋文云瀸本又作漬曲禮云四足曰漬鄭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瀆也公羊莊廿年傳瀆作瘠釋文瘠一本作漬然則瀸漬衆多故會意爲盡瀸瘠俱一聲之轉矣拔者蒲撥蒲八二音蒲八之拔猶言把絕也陳根悉拔故爲盡蒲撥之拔則少儀云毋拔來毋報往鄭注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然則拔之爲言舉也與卒一音猝忽義近又言撥也與絕滅義同詩云本實先撥鄭箋撥猶絕也又同顛沛之沛毛傳訓沛爲拔鄭箋顛沛即顛拔矣

苞蕪茂豐也苞叢緐蕪皆豐盛

豐滿也大也皆見說文易釋文云豐是腆厚光大之義鄭云豐之言腆充滿意也又厚也盛也茂也詩在彼豐草傳箋竝云豐茂也通作豐說文云大屋也引易曰豐其屋又與封同封亦大也厚也厚大即豐字之訓矣苞者釋言云稹也稹密即豐茂故詩行葦箋苞茂也長發箋苞豐也通作包詩苞有三蘖廣韵引作枹有三枿枹皆叢生茂密之言也苞與蓧聲義同說文蓧艸盛皃御覽引通俗文云生茂曰蓧音保呂覽審時篇云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廣雅云葆茂也又云葆本也本茂即苞字之訓故詩下泉斯干生民常武長發傳竝云苞本也本即本實西京賦云苯蕁蓬茸苯與本同本實皆豐茂之狀曲禮韭曰豐本本亦茂也詩之實方實苞箋云苞茂也方齊等也齊等亦即豐茂之意方本苞俱雙聲廣韵敂其字音義俱通矣蕪者與之長音也說文云蕪豐也引商書曰庶艸繁蕪變作無又通作蕪故爾雅釋文云蕪蕃滋生長也古本作蕪又通作廡今書作庶草繁廡繁蕪釋文蕪亡甫反爾雅釋文亦云蕪或亡甫反此古音也又轉爲蕪釋草注蕪蕪本或作蕪蕪延滋長即繁蕪之意蕪古讀如模模茂聲轉也茂與蕪亦一聲之轉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其化爲茂詩音是茂箋注竝云茂盛也詩子之茂兮傳竝云茂美也美盛義同通作戊戰國策有甘茂說苑雜言篇作甘戊

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摟聚也禮記曰秋之言揫揫斂也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詩曰屈此羣醜原隰裒矣左傳曰以鳩其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

說文云聚會也邑落曰聚方言云萃雜集也東齊曰聚爲會集之意集聚聲亦相轉通作取易萃以正釋文聚荀本作取又通作冣樂記云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史記周紀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冣冣亦古之聚字冣聲近叢說文云叢聚也小爾雅云冣聚也又近撮莊子秋水篇鴟鵂夜撮蚤釋文撮崔本作冣淮南作聚蚤是撮从最冣从取三字俱聲轉義同也揫者說文云束也引詩百祿是揫又云揫或作揫收束也讀若酋通作揫說文云揫聚也又通作遒詩四國是遒箋遒斂也百祿是遒傳遒聚也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揫也郭引詩作揫者從鄭讀爲揫斂也漢書律曆志云秋䊒也䊒即揫字此說文及鄭義所

本又釋名云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周禮目錄云秋者酋也大玄玄文注云酋之言聚也是皆以聲為義者也屈者蟠屈有斂聚之意聘禮云屈繅鄭注屈繅者斂之詩屈此羣醜傳屈收也釋文引韓詩亦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通作詘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詘古屈字又通作闕與厥蓋厥屈皆短尾之稱故會意為聚耳戢者說文云藏兵也藏亦斂故詩鴛鴦白華箋並云戢斂也斂亦聚故桑扈時邁傳並云戢聚也通作輯書輯五瑞史記作揖五瑞集解引馬融注揖斂也詩螽斯傳揖揖會聚也釋文揖子入反又通作集文選東京賦云總集瑞命薛綜注集聚也又通作戠易豫云朋盍簪集解引虞翻作朋盍戠戠聚會也釋文引作戠叢合也然則叢與聚合與會並字異而義同矣蒐者捜之叚借也說文捜眾意也本詩泮水毛傳蓋矢五十為一束故言眾意眾聚並从侃故其義同捜隸變作搜通作廋公羊桓四年傳秋曰廋釋文廋本又作搜又通作蒐穀梁桓四年傳秋曰蒐釋文蒐麋氏本又作搜公羊釋文廋本亦作蒐昭八年定十三年釋文並與此同左氏昭廿九年釋文搜本又作蒐郊特牲釋文搜本又作廋是廋捜蒐古假通用若以聲義求之則蒐狩之蒐捜為正體廋為叚音蒐為譌字蒐从鬼聲於義又無但經典相承通用說見釋草茅蒐下又通作搜禮祭義云而弟達乎搜狩矣鄭注春獵為搜魏大饗碑云周成岐陽之搜亦作廋字益廋即搜也隸書手旁犬旁形近易淆俗師不曉因致斯譌然則搜變為廋與捜借為蒐其失正同矣裒者捊之叚音也說文捊引取也玉篇引說文作引聚也據詩原隰捊矣捊聚也通作裒詩原隰裒矣裒時之對裒荊之旅毛傳並云裒聚也又通作掊玉篇引易曰君子以掊多益寡易謙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詩曾是掊克釋文掊蒲侯反聚斂也又通作抱說文捊或从包玉篇云抱說文同捊又通作褒禮雜記注招用褒衣也釋文作裒云裒本又作褒爾雅釋文亦云裒古字作褒本或作捊按捊褒一聲之轉褒之為言保也保有聚義故都邑之城曰保村落之城曰聚莊子列禦寇篇云人將保汝矣郭象注保者聚守之謂也是保褒義同褒裒形近疑裒即褒之或體矣鳩者勼之叚音也說文勼聚也讀若鳩通作鳩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共工旁聚布功左氏襄廿五年傳鳩藪澤昭十七年傳五鳩鳩民者也杜預注並云鳩聚也隱八年傳以鳩其民襄十六年傳敢使魯無鳩乎注並云鳩集也集聚義同又通作逑說文逑斂聚也引虞書曰旁逑孱功爾雅釋訓云惟逑鞠也釋文引字林云逑聚斂也本亦作求按求方言訓為接略是求有聚意又通作救說文人部引虞書曰旁救僝功按釋詁云絅謂之救郭注救絲以為絢是救有糾聚之義也摟者說文云曳聚也玉篇引詩弗曳弗摟摟亦曳也通作婁詩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荀子非相篇作式居屢驕楊倞注屢讀為婁婁斂也又通作蔞檀弓云設蔞翣鄭注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縫人職云衣翣柳之材鄭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眾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按釋名所謂柳車即漢書季布傳之廣柳車也晉灼注亦訓柳為聚又通作僂莊子達生篇云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釋文引司馬彪云聚僂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為之一云聚僂棺椁也一云聚當作菆才官反僂當作蔞力久反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又與蓼同詩烝在栗薪釋文引韓詩作蒸在蓼薪蓼力菊反眾薪也是蓼與蔞僂柳俱聲轉義同矣郭云摟猶今言拘摟聚者一拘古侯反一蓋當時方言以拘摟為聚猶今俗語以牢摟為聚也後漢書翟酺傳云剽虜貪物謂之捜牢按捜牢今語轉作牢摟牢摟猶摟蒐皆斂聚之意方言云摟略求也就室曰摟於道曰略略強取也然則方言之摟略即漢書之捜牢又即爾雅之蒐摟矣摟牢略俱一聲之轉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詩曰仲山甫徂齊　**寁駿肅亟遄速也**詩曰不寁故也駿猶迅速亦疾也

釋名云疾截也有所越截也又云疾疾也客氣中人急疾也詩旻天疾威箋疾猶急也周語云高位實疾顛齊語云深耕而疾耰之韋昭注並云疾速也肅者上文云進也進疾義近故詩小星傳肅肅疾貌肅有嚴急之意故洪範五行傳側匿則侯王其肅鄭注肅急也通作夙夙早敬也早敬亦疾速故詩載震載夙箋夙之言肅也是肅夙聲義同又通作速特牲饋食禮注宿或作速記作肅是肅速又通矣齊者壯之疾也釋言云齊壯也尚書大傳云多聞而齊給荀子臣道篇云齊給如響性惡篇云齊給便敏而無類鄭注及楊倞注並云齊疾也郭引詩仲山甫徂齊以齊為疾蓋本三家詩說也通作資說苑敬慎篇云資給疾速資給即齊給也又通作齌說文云齌炊餔疾也離騷云反信讒而齌怒王逸注齌疾也聲轉為捷故淮南說山篇云力貴齊知貴捷高誘注齊捷皆疾也齊訓疾故衛太叔疾字齊見左傳亦其證矣遄者說文云往來數也詩遄臻于衛亂庶遄沮式遄其歸傳並云遄疾也通作顓易巳事遄往釋文遄荀作顓速者說文云疾也通作數考工記總目注速書或作數弓人注故書速或作數聲近叚是說文云趚疾也文選東都賦云指顧倏忽李善注倏忽疾也亟者說文云敏疾也通作極說文云極疾也又通作極易說卦云為亟心釋文亟荀本作極莊子盜跖篇云亟去走歸釋文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云出入甚極又云反覆甚極楊倞注並云極讀為亟亟急也亦通作苟說文苟自急敕也爾雅釋文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又通作棘釋文亟經典亦作棘按詩棘人欒欒玁狁孔棘棘即亟也匪棘其欲釋文亟或作棘又通作革檀弓云夫子之病革矣又云若疾革釋文革本又作亟是亟棘革音義俱同矣屢者婁之俗體也釋言云婁亟也說文云婁務也務趣也言趣赴於事是急疾之義也通作僂公羊莊廿三年傳夫人不僂何休注僂疾也荀子儒效篇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竇之不可僂售也楊倞注並云僂疾也又通作屢釋言釋文婁本又作屢詩賓之初筵傳及正月巧言箋並云屢數也角弓云式居婁驕釋文婁王力住反數也是王肅讀婁為屢也數者與屢同意今人言數數猶言屢屢也屢數有迫促之意故同訓為疾禮祭義云其行也趨趨以數鄭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樂記云衛音趨數煩志鄭注趨數讀為促速考工記總目云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戚與蹙同戚速即促速也是數訓為速亦通作速曾子問云不知其已之遲數數即速也考工記注速書或作數是其字通矣迅者說文云疾也釋獸云狼絕有力迅楚辭招魂篇云多迅眾些文選西京賦云紛縱體而迅赴皆以迅為疾也通作訊凡經典與振訊俱迅之叚借故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樂記注奮訊也詩七月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公羊莊八年注故以振訊士眾言之釋文並云訊本作迅又與駿同爾雅釋文迅信峻二音是駿迅音又同凡音同者字通○寁者說文云居之速也詩遵大路傳寁速也正義引舍人曰寁意之速也通作疌爾雅釋文寁本或作疌同子感反又通作簪易朋盍簪釋文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然則王肅以簪為寁其撍臧宗戠俱一聲之轉也撍又轉為僭墨子明鬼篇云鬼神之誅若此之僭速也是僭寁又聲轉義同矣駿者馬之速也詩駿發爾私箋駿疾也通作遵禮大

傳云速奔走鄭注速疾也又與唆同唆者數急之意也又與侚同說文云侚疾也史記五帝紀云幼而徇齊集解徇疾齊速也禮大學注徇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是峻侚聲義同又與迅同故郭云駿猶迅也弟子職云若有賓客弟子駿作注亦以駿爲迅矣齋亟遄見訓疾又訓速者速亦疾也

壑阬阬滕徵隍漮虛也壑谿壑也阬阬謂阬壍也隍城池無水者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丘墟耳滕徵未詳

玉篇云虛丘居切大丘也今作墟又許魚切空也是虛有二音二義古無墟字其空虛丘虛並作虛故易云升虛邑釋文虛如字空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詩升彼虛矣爾雅釋水注虛山下基也是皆以虛爲墟也後人虛旁加土以別於空虛因而經典亦多改虛爲墟故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升彼虛矣及檀弓虛墓之間釋文並云虛本作墟是皆以墟爲虛也爾雅之虛本以空虛爲義郭云皆謂丘墟蓋失之矣壑者釋文云本或作叡說文云叡溝也叡或从土釋言云隍壑也郭注城池空者爲壑詩實墉實壑釋文壑城池也郊特牲云水歸其壑鄭注壑猶阬也是壑有二訓郊特牲之壑謂阬谷也詩韓奕之壑謂隍池也然二義皆謂空虛郭云壑谿壑者晉語云谿壑可盈谿壑與溝壍矣阬者說文云閬也蓋阬閬猶閌閬空虛貌也阬阬重文經典所無鄭樵謂衍一字恐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蒼頡篇曰阬壑也俗作坑莊子天運篇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通作亢史記孫臏傳云批亢擣虛蓋亢亦虛空之地亢即阬矣索隱以相亢拒爲解失其義也謹以釋名云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是亢與阬同郭云阬壑也者說文作壍云阬也玉篇引左傳注壍溝壍也又引字書云城隍也然則壑隍阬通謂之壍矣滕者水之虛也說文云滕水超涌也玉篇引詩百川沸滕水上涌也毛詩滕作騰而訓乘乘陵亦超涌之意易云滕口說也釋文滕九家作乘然則口以滕說爲虛水以滕涌爲虛其義正同矣徵者徵之虛也說文云徵从微省微訓爲隱隱與虛近莊子天運篇云徵之以天釋文徵古本多作徵按徵亦从微省下文云徵止也說者謂徵亦當爲徵徵有止音然則止爲空盡之義故亦爲虛馬融辰曰徵與徵通文選思玄賦云徵竅而爲清舊注徵隱也徵訓爲隱則徵之訓虛與滕之訓虛其義又同矣隍者說文云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引易城復于隍詩韓奕正義引鄭注云隍壑也本釋言文又引舍人曰隍城池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曰隍城下阬易泰釋文隍城塹也子夏作堭姚作湟是隍堭湟通漮者說文云水虛也虛上當脫之字釋文引作水之空也空當爲虛也通作穅說文云穅虛也省作康詩生民及莊子天運篇釋文並云穅字亦作康諡法云穅實之初蓬簇康虛也正義云漮虛釋詁文又通作歉說文云歉飢虛也釋文歉字又作歉又通作康說文云屋康筤也方言云康空也郭注康筤空貌康或作歉康字也又通作㝩文選長門賦云委參差以㝩梁李善注康與㝩同然則㝩梁即康筤矣又通作荒釋文引郭云㝩本或作荒荒亦丘墟之空無此蓋引郭音義之文康荒古通用故易包荒釋文荒鄭讀爲康云虛也詩具贅卒荒我居圉卒荒傳箋並云荒虛也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據正義此引則知郭云㝩本作荒者正指某氏本而言毛鄭所見蓋亦此本是荒即㝩之異文非㝩外更有荒字或疑郭本多一阬字少一荒字亦非也荒依正文當作巟說文巟水廣無也玉篇省作㠩是㠩爲正體荒乃叚借易泰釋文荒本亦作㠩㠩亦叚借也

黎庶烝多醜師旅衆也皆見詩洋觀裒衆那多也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福不那洋溢亦多貌

說文云衆多也从㐺目衆意㐺从三人按周語云人三爲衆易說卦云坤爲衆夫陸象爲民民庶萌也地數爲耦耦合同也皆會衆意衆通作終終猶充也充備義亦爲衆故雜卦云大有衆也釋文衆荀作終士相見禮注今文衆爲終又釋草衆稹實衆之寡古眞音終亦其證矣黎庶者民之衆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按黎民見堯典非起於周民不皆黑色犂其衆多而言也詩民靡有黎毛傳黎齊也鄭箋黎不齊也不同者齊與不齊皆會衆意也黎通作黎稽後碑云□□萬民又通作棃桐柏廟碑云棃庶賴祉又通作犂三公山碑云犂烝百姓是皆以聲爲義也庶者說文云屋下衆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按光亦廣也光廣皆衆盛之意釋言云庶侈也侈亦衆多之意庶通作冊說文云冊與庶同意漢孔和碑庶即作冊按冊本四十字數之積也故與庶意又同矣烝者气之衆也說文云烝火气上行也春秋繁露云畢熟故烝烝言衆也是冬祭之烝亦訓爲衆通作蒸詩天生烝民孟子作天生蒸民又通作勝易小過注則蒸而爲雨釋文蒸字又作烝或作勝按勝訓送女與衆義近廣韻烝勝同部則音又近矣醜者儔也類也儔輩羣類皆以衆言之也詩戎醜攸行以謹醜厲屈此羣醜傳並云醜衆也通作魗武梁祠堂畫像云無墮魏女魏即醜也按醜與魏雖俱从鬼而聲不相應醜訓可惡因惡生魏此則以義叚借不可以聲求者也師旅者人之衆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衆意也軍之五百人爲旅从㫃从从从俱也小司徒云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官注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釋言云師人也人者衆辭之詞也廣雅云師官也官从𠂤（音堆）𠂤亦衆矣旅之爲言俱也俱亦衆意故樂記云進旅退旅鄭注旅猶俱也詩旅力方剛殷商之旅傳並云旅衆也旅又敘也陳也陳列敘次其義亦皆爲衆也○多夥爲衆衆又爲多多互相訓也洋者匡謬正俗云今山東俗謂衆爲洋按以洋爲多古今通語故詩閟宮傳洋洋衆多也碩人傳洋洋盛大也衡門傳洋洋廣大也大明傳洋洋廣也廣盛大俱與多義近通作穰執競傳穰穰衆也文選東京賦注穰穰衆多也穰壤同聲史記滑稽傳云穰穰滿家貨殖傳云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壤壤即穰穰也聲轉爲蠅蠅尚書大傳云禾黍蠅蠅蠅蠅亦洋洋也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郭注此亦語轉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蠅然則蠅蠅即洋洋矣又轉爲油油文選思舊賦注引大傳作禾黍油油詩河水洋洋楚辭九歎注引作河水油油又轉爲繩繩詩閟宮繩繩張晏注作黍苗之繩繩繩繩亦蠅蠅也古讀洋詳同音故穆天子傳云庚辰濟于洋水郭注洋音詳海內西經注亦云洋音翔洋讀爲詳則知繩繩亦洋洋之聲轉爾雅釋文以讀洋爲詳者非蓋未通於古音矣觀者郭引詩薄言觀者又讀觀厥成奄觀銍艾箋並云觀多也永觀厥成釋文亦云觀多也聲同灌灌蓋衆亦多也釋文云觀謝音官施古喚反古喚反者讀如觀兵之觀訓示也示於人必多於人也故訓多矣裒者上文云聚也聚則多矣故又爲多詩裒時之對鄭箋裒聚也那者詩受福不那猗與那與傳並云那多也有那其居釋文引王肅亦云那多也通作難難那聲轉故難有那音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即音那毛傳難然盛貌盛多義近是阿難即阿那也俗加女旁爲婀娜矣又通作儺詩猗儺其枝猗儺即阿那也受福不那說文鬼部作受福不儺周禮占夢注故書難或爲儺是難儺那古皆通用又詩猗儺其華楚辭九歎注

引作𦨶就其華釋文𦨶本或作𦨶廣雅云𦨶多也𦨶蓋冊之或體耳

流差柬擇也皆選擇見詩

說文云擇柬選也淮南本經篇云是以不擇時日高誘注擇選也呂覽簡選篇云與惡簡無擇高注擇別也通作澤禮記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曲禮云共飯不澤手鄭注澤謂挼莎也澤或爲擇挼莎者詩葛覃釋文引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莎也然則挼莎煩撋皆去垢汙以取精潔與擇義近故其字通矣流者釋言云求也求擇義近詩左右流之流毛傳流訓求筆訓擇者蓋以擇取采擇爲義則二義亦相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嗣說之流盧辯注流謂部分漢書食貨志云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流謂流別蓋亦選擇之名故分別人物謂之品流也流之與離俱以分別爲義故旒旒友旒俱从流聲其義亦近通作旒左氏昭卅年傳出入周旋釋文旒古本有作旒者旒有分離之義旒是區別之名故於義得通矣差者詩殺日于差箋差擇馬傳箋竝云差擇也既夕記云差盛之鄭注亦訓爲擇差楚佳反詩關雎釋文差初宜初佳二反初宜反者訓次爾雅文也然等次與別擇亦近差擇近斯左氏襄十四年傳庾公差孟子作庾公斯釋言云斯離也說文云斯析也離析與別擇之義又近也柬者說文云分別簡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別也荀子脩身篇云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楊倞注柬與簡同言柬擇其事理所安通作揀一切經音義五引埤倉云揀擇也玉篇云揀力見反擇也又音簡亦通作簡詩簡兮箋簡擇也周禮遂師云簡其大節禮王制云簡不肖以絀惡鄭注簡差也擇也文選東京賦及蜀都賦長楊賦注竝引爾雅作簡擇也是簡柬通方言云揀擇選也一曰擇駮兩音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擣揀擇選擇亦相轉

戰慄震驚戁竦恐慴懼也詩曰不戁不竦惴惴卽慴也

說文云懼恐也方言云懼驚也通作愳莊子天運篇云吾始聞之懼庚桑楚篇云南榮趎懼然顧其後釋文竝云懼本作愳蓋愳懼竝从瞿聲瞿有驚遽之意也戰者廣雅云懼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法言云見豺而戰李軌注戰悸也詩傳戰戰恐也孝經注戰戰恐懼釋訓云戰戰蹌蹌動也動亦恐動也與顫同玉篇云顫動也廣韻云顫四支寒動淮南說山篇云故寒顫懼者亦顫高誘注顫讀天寒凍顫之顫是顫戰聲義同寒顫卽寒戰矣慄者栗之俗體古止作栗說文卤部引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論語使民戰栗是栗爲本字通作慄廣雅云慄戰也詩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莊子人間世篇云吾甚慄之素問瘧論云寒慄鼓頷王逸注慄謂[illegible]也按慄[illegible]之轉又通作凓說文云凓寒也素問氣交變大論云其變凓冽詩一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栗烈卽凓冽矣震者動之懼也下又云震動也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周語云玩則無震韋昭注震懼也通作振書震驚朕師史記五帝紀作振驚朕衆又通作祗[illegible]作祗日嚴祗[illegible]民祗懼[illegible]世家作治民震[illegible]又相[illegible]其義相近[illegible]古字通矣驚者說文云[illegible]也文選西京賦注引[illegible]賦注引宋衷春秋注云驚動也[illegible]與恐懼義近故文選[illegible]者下文云動也說文云敬也皆與懼義近故詩不戁不竦傳云戁恐也

通作𢥞𢥞訓數亦與懼近故楚語云否則擭𢥞韋昭注𢥞懼也聲轉爲䰱說文云䰱見鬼驚詞讀若詩受福不儺䰱从難省聲訓爲驚懼其義又同矣竦者懼之假音也說文云𢝫懼也从雙省聲引春秋傳曰駟氏𢝫通作雙說文云雙驚也讀若悚又通作聳方言云聳悚也左氏昭六年傳聳之以行杜預注聳懼也漢書刑法志作雙之以行晉灼注雙古悚字也按雙卽雙字从雙不省駟氏雙左氏昭十九年傳作駟氏聳文選論注引爾雅亦作聳懼也又通作悚說文云悚敬也悚訓敬與戁同意故不戁不竦毛傳悚懼也後漢書張衡傳云京師震悚文選長楊賦云整輿竦戎李善注竦與聳古字通又通作悚不戁不悚家語弟子行篇作不戁不悚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林云悚惶懼也恐者詩云將恐將懼素問藏氣法時論云善恐如人將捕之聲近惧廣雅云供懼也方言云蛩供戰慄也荊吳曰蛩供蛩供又恐也按蛩供疊韻合之爲恐聲又近兇一音許拱切左氏傳廿八年傳曹人兇懼然則兇合聲亦爲恐矣慴者說文云慴懼也疊韻莊子達生篇云是故遌物而不慴通作懾說文云懾失气也周書大戒篇云大則驕小則慴曲禮云則志不慴鄭注慴猶怯惑樂記云柔氣不慴鄭注慴猶恐懼也又通作懾廣雅云懾懼也一切經音義七云慴古文懾同之涉反又通作慹說文云慹怖也一切經音義九云慴古文作懾同又作慹失气言傳慹讀若慴也按慴古讀若疊亦通作疊詩莫不震疊傳疊懼也吳都賦云鉦鼓疊山劉逵注疊振疊也振疊卽震疊震疊又卽震慴俱聲同假借字也

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瘽瘉鰥戮癙癵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亶瘵瘼癠病也虺頹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瘝在相戮辱亦可恥病也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瘼禮記曰親癠色容不盛戮逐未詳餘皆見詩

說文云疾病也病疾加也釋名云疾疾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竝也與正氣竝在膚體中也按古人疾病連言病甚於疾故說文訓爲疾加論語鄭注病謂疾益困也包咸注疾甚曰病皆其義也病與秉通見士冠禮注秉與柄通見周禮鼓人注又與炳通見文選與昊質書注蓋柄炳俱从丙病亦丙聲凡聲同者字亦通也痡瘏者說文竝云病也詩卷耳及鴟鴞傳同痡通作鋪爾雅釋文痡詩作鋪詩釋文痡本又作鋪淪胥以鋪毛傳及王肅竝云鋪病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作勳胥以痡云痡病也是痡鋪通瘏通作屠廣雅云屠瘨也瘨與病義近爾雅釋文瘏詩作屠卷耳及鴟鴞釋文瘏本又作屠是屠瘏通詩正義引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此蓋望文生訓知不然者鴟鴞詩言予口卒瘏彼非馬病故知此亦人病之通名耳虺頹者卷耳傳云病也釋文虺說文作瘣按瘣字誤說文作瘣云病也引詩譬彼瘣木毛詩瘣作壞故傳云壞瘣也謂傷病也是壞當作瘣一胡罪反一詩及爾雅之虺俱瘣之段音頹詩作隤亦段音也釋文隤說文作𩓣按說文作𩓣云禿兒𩓣作頹通作隤說文隤下隊也釋名隆䭱曰隤氣下隤也然則虺隤亦人病之通名詩釋文引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亦望文生訓耳且虺隤二字俱爲段音瀆書景十三王傳云日崔隤集注崔隤猶言𩧼䝾也蓋𩧼䝾與崔隤聲轉崔隤又與虺隤聲近諸如此等段借之字皆以聲爲義也隤通作退見易繫辭釋文玄黃者卷耳傳玄馬病則黃爾雅邢疏引孫炎曰玄黃馬更黃色之病郭氏不從以爲人病之通名是也按

易云其血玄黃詩云何草不黃何草不玄明不獨馬病爲然故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黃如蟹腹者生黑如烏羽者生史記扁鵲倉公傳云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又云胃氣黃黃者土氣左氏哀十三年傳肉食者無墨是皆玄黃之義爲人病之通名矣劬勞者力乏之病也詩凱風及鴻鴈傳並云劬勞病苦也是辭力勤云躬劬勞而瘏悴劬者禮內則云見於公宮則劬鄭注劬勞也鴻鴈釋文引韓詩云劬數也頻數亦勞也通作瞿素問疏五過論云窘乎哉消者瞿瞿王砅注瞿瞿勤勤也又通作懼方言云懼病也是懼瞿劬並聲義同勞者下又云勤也說文云勤也淮南精神篇云好憎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勞病也又云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云功勞天下之民高注並云勞憂也憂亦病詩言維憂用勞蓋因憂思而成病矣咎者說文云災也災即病也古人謂病曰災故公羊莊廿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也是傳注俱訓災爲病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詩或慘慘畏咎與劬勞義病句意相對此即爾雅咎訓爲病之義咎通作皋皋陶古作咎繇皋有緩義舒緩亦人之病故左氏哀廿一年傳云魯人之皋又云以爲二國憂皋之爲病又其證矣顇者說文云顦顇也荀子王霸篇云勞苦耗顇莫甚焉楊倞注顇顦顇也通作瘁詩瞻卬云邦國殄瘁毛傳並云瘁病也文選歎逝賦注引蒼頡篇曰瘁憂也憂亦病也又通作悴說文云憂也方言云傷也亦病也釋文顇字或作悴歎逝賦注瘁與悴古字通又通作萃詩出車及四月釋文並云瘁本作萃左氏成九年傳作蕉萃昭七年傳作憔悴一切經音義大又作嫶悴而云三蒼作顦顇按顦俗字徐鉉所增說文作醮爲正玉篇引楚辭云顦色醮顇是矣癉者說文云病也通作勳釋文癉字亦作勳按勳即勤字與劬勞同意故訓病矣瘉者詩胡俾我瘉交相爲瘉毛傳並云瘉病也通作愉下文愉勞也勞亦病也龍龕手鑑四引爾雅舊注云瘉勞病也是瘉愉同又通作愈詩憂心愈愈釋訓作瘐瘐漢書宣帝紀注瘐或作瘉是矣說文瘉訓病瘳蓋小瘳而猶病今以病瘳爲愈可知詩之愈愈即瘉瘉傳訓爲憂懼似失之也愈瘐皆即瘉之或體字耳瘉之轉爲猶詩無相猶矣其德不猶箋並云猶當作瘉瘉病也又轉爲邁邁詩無邁爾躬釋文引韓詩云邁病也鰥者亦瘝俗字也經典通作矜書有鰥在下史記五帝紀作有矜在民閒後漢書和帝紀云朕寡瘝恫矜李賢注矜病也別作瘝書智藏瘝在正義引鄭注瘝病也恫瘝乃身鄭注刑罰及己爲痛病按瘝字字書所無玉篇廣韻有癏字古頑切云病也疑癏瘝形近而譌耳戮者辱之病也周禮序官掌戮注云戮猶辱也廣雅及晉語注並云戮辱也說文云辱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疆上戮之也是戮取恥辱爲義訓爲病者士冠禮云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鄭注病猶辱也是戮訓病之證郭義所本又云戮未詳者疑未敢定也癙者鼠之叚音也詩鼠思泣血箋鼠憂也憂即病也淮南說山篇云貍頭愈鼠即今之鼠創病高誘注以爲鼠齧人創非矣通作癙詩癙憂以痒傳癙痒皆病也中山經云脫扈之山有草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郭注癙病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癙心憂憊之病也孫炎云癙者畏之病也按鼠貪而畏人孫炎蓋取鼠思爲說舍人則本癙憂爲訓也癵者臠之俗體也說文云臠臞也引詩棘人臠臠兮今通作欒詩素冠傳欒欒瘠貌瘦瘠也又通作癵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癵心憂憊之病也蓋體憂成病骨體瘦臞與毛鄭義合釋文又云癵郭作拘攣同力專反音郭欲破癵爲攣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引爾雅即作攣病也又據郭義追改爾雅此皆非矣瘇者悝之俗體也說文云悝病也下文云悝憂也憂病義相成通作里詩悠悠我里傳里病也云如何里矣里憂也釋文引王肅云病也又通作瘇爾雅

釋文引舍人云瘇心憂憊之病也玉篇引詩作悠悠我瘇十月之交釋文里本或作瘇後人改也雲漢釋文里本又作瘇爾雅作悝今按爾雅憂病二義其字皆當作悝陸德明知悝憂作瘇爲後人改字不知悝病作瘇亦後人改字也宜據說文訂正焉痒者說文云瘍也瘍頭創也詩癙憂以痒瘵癰卒痒傳箋並云痒病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痒心憂憊之病也按癙癵瘇痒四字舍人義訓俱同蓋憂思煎灼氣血耗蒸故或蘊而爲瘍或結而爲病皆是道焉玉篇痒與蛘同非也蛘字說文作蛘云搔蛘也或作癢通作養蛘痒聲同義別玉篇謂相通俗謬矣疷者說文云病也玉篇渠支丁禮二切釋文疷又音支詩祇自疷兮俾我疷兮傳並云疷病也爾雅釋文引孫炎云疷滯之病也通作祇詩俾我祇也傳祇病也易无祇悔鄭注亦云祇病也又別作疲爾雅釋文疷本作疲字書云疲病也聲類猶以爲疷字按此則爾雅復有作疲之本說文云疲勞也勞亦病通作罷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注罷病也是罷即疲疲亦病爾雅古有作疲之本亦其證矣疵者說文云病也禮運云是謂疵國莊子逍遙遊篇云使物不疵癘疵皆訓病書云知我國有疵馬融注疵瑕也瑕亦病也通作呰漢書翟義傳云固知我國有呰災集注呰病也又通作訾檀弓云亦非禮之訾也鄭注訾病也又通作痎一切經音義二云疵古文痎同說文云痎瑕也瑕玉篇作瘕是瘕瑕疵痎俱字異音義同閔者說文云弔者在門也玉篇云閔病也傷痛爲閔是閔兼疾病傷痛二義說文唯主後義玉篇爲長經典亦二義互見故詩覯閔既多鬻子之閔斯閔予小子及儒行云不閔有司毛鄭並云閔病也是皆玉篇前義本於爾雅也左氏宣十二年傳寡君少遭閔凶楚辭天問篇云閔妃匹合又云舜閔在家杜預及王逸注並云閔憂也閔予小子箋閔悼傷之言也是皆玉篇後義亦與前義相成也通作文儒行注閔或爲文又通作憫淮南主術篇云年衰志憫高誘注憫憂也又通作愍說文愍痛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字詁云古文愍今作閔詩載馳及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又通作緡左傳魯閔公史記世家作湣公又通作湣范雎蔡澤傳云[illegible]閔然不敏索隱引鄒誕生本作湣漢書劉向傳注湣古閔字又通作痻廣雅痻病也又通作痻詩多我覯痻箋痻病也然則覯痻即覯閔古字通矣逐者通作軸詩碩人之軸箋軸病也是軸即逐但逐軸俱叚音未審孰爲本字也說文疛小腹病从肘省聲陟柳切詩惄焉如擣釋文擣韓詩作疛疛逐聲轉或古字通也疚者疚之俗體也說文疚貧病也引詩煢煢在疚通作疚釋名云疚久也久在體中也詩憂心孔疚嬛嬛在疚傳並云疚病也又通作究雲漢釋文疚本或作究又作究召旻釋文亦云然也痗者詩使我心痗亦孔之痗傳並云痗病也通作悔十月之交釋文痗本又作悔蓋痗有悔音故亦通悔爾雅釋文痗兼昧晦二音是矣瘥者詩天方薦瘥周語云無夭昏札瘥之憂毛傳及韋昭注並云瘥病也左氏昭十九年傳札瘥夭昏杜預及賈逵注並云小疫曰瘥通作蹉左氏釋文瘥字林作蹉廣韻云瘥小疫病也痱者說文云風病也从非聲釋文引說文蒲愷反者按陶注本草說蝦蟆云此是腹大皮上多痱瘡者是也一切經音義廿五引字略云痱瘡小腫也通作腓詩百卉具腓毛傳腓病也釋文引韓詩云變也變病義近聲又相轉文選戲馬臺詩注引毛詩作痱今本作腓玉篇引詩正作百卉具痱可知腓古本作痱矣擅者癉之或體也說文癉勞病也蓋據下文云癉勞也因勞致病故云勞病詩下民卒癉史記扁鵲倉公傳云風癉客脬傳及索隱並云癉病也素問瘧論云名曰癉瘧王砅注癉熱也通作疸說文疸黃病也玉篇疸亦作癉又通作憚禮緇衣云章義憚惡引詩下民卒憚鄭注並云憚病也詩板釋文癉沈本作憚爾雅

釋文引孫炎云𤸫疲病也又通作僤詩板釋文僤本又作癉桑柔釋文僤本亦作𤸫爾雅釋文𤸫又徒丹反是𤸫有癉音亦通作癉淮南覽冥篇云斬艾百姓殫盡大半高誘注殫病也又通作𤸫士冠禮注古文𤸫爲殫緇衣釋文本作下民卒殫云殫本亦作𤸫然則𤸫古作𤸫後人加疒爲𤸫耳瘵者說文云病也詩菀柳傳同郭云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瘽者一切經音義十引三蒼同是郭所本也通作際易天際翔也釋文引鄭注際當爲瘵瘵病也鄭讀瘵爲際故詩無自瘵焉箋云瘵接也是亦讀爲交際之際爾雅釋文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詩釋文亦系二音瘽從祭聲故二讀俱通矣瘼者詩亂離瘼矣瘼此下民傳並云瘼病也方言及說文同通作莫文選關中詩及爲郝尚書表並云亂離斯莫李善注引韓詩作莫字薛君曰莫散也又求民之莫並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引作求民之瘼云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按班所引亦必三家詩也瘠者玉藻云瘠色容不盛鄭注瘠病也通作瘠公羊莊廿年釋文瘠病也本或作𤸫方言云凡物生而不長大謂之鮆又曰瘠郭注今俗呼小爲瘠然則瘠亦瘦小故其字通易說卦云爲瘠釋文瘠京荀作柴按柴瘠亦聲轉義同

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寫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繇役亦爲憂愁也

憂者惪之叚音也說文云惪愁也通作憂下文云憂思也按憂又患也病也病與憂相連故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鄭注病猶憂也孟子云有采薪之憂趙岐注憂病也爾雅憂病相次亦其義也憂與優同楚辭抽思篇云傷余心之懮懮王逸注懮痛貌也恙者說文云恙憂也匡謬正俗八引爾雅作恙憂心也此蓋爾雅舊注之文又引風俗通云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人每患苦之御覽三百七十六引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問皆曰無恙是應劭以無恙爲無病郭氏以爲無憂義相成也玉篇恙字亦兼憂病二義楚辭九辯云還及君之無恙王逸注亦以無恙爲無憂矣通作養詩中心養養傳並以養養爲憂也寫者今未詳詩泉水傳寫除也蓼蕭傳輸寫其心也郭注本此而云有憂者思散寫蓋失其義矣馬瑞辰曰管子白心篇云風名利者寫生危寫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訓寫爲除非也悝者說文云病也病亦憂也通作里俗作𤸪已詳上文又通作悷說文云楚穎之閒謂憂曰悷一力之力置二音方言悷作愁字形之誤也盱者忓之叚音也說文云忓憂也讀若忓釋文盱本或作忓是也通作吁詩云何吁矣毛傳吁憂也又通作盱詩云何其盱云何盱矣鄭箋並云盱病也病與憂義亦同也繇者亦叚音也廣韵引詩我歌且繇繇蓋訓憂郭云繇役亦爲憂愁此望文生義耳下文又云繇喜也二義相反凡俗聲之字不必皆義皆此例也繇蓋䌛之叚俗方言云䌛憂也釋訓云䌛䌛憂無告也通作搖詩中心搖搖毛傳搖搖憂無所愬是搖搖即䌛䌛故釋訓釋文䌛本又作搖也搖又通繇故周禮追師釋文繇本或作搖明堂位釋文搖本又作繇又通作陶陶繇古音同廣雅云陶憂也詩憂心且妯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訓憂之證聲轉爲悠詩十月之交傳悠悠憂也又轉爲愈詩正月傳愈愈憂懼也慘者懆之叚音也說文云懆愁不安也詩念子懆懆釋文懆七感反說文七到反通作慘說文云慘毒也毒有傷痛之意釋訓云慘慘慍也慍憂義近故李巡注以憂家爲說也詩正月傳慘慘猶戚戚也抑傳慘慘憂不樂也北山釋文慘字亦作懆白華釋文懆懆亦作慘慘是慘懆通

戴氏震毛鄭詩攷正云詩中慘慘皆懆懆之譌今按懆慘聲轉古字通俗不必以爲譌也又通作慅詩勞心慅兮釋文慅七老反憂也廣雅同又通作憯說文云痛也詩胡憯莫懲釋文憯亦作慘慘不畏明釋文慘本亦作憯是慘又皆爲憯之叚借矣恤者與卹同說文並云憂也經典亦作卹恤通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恤救之憂也恤與慎同又與𢝊同方言並云憂也宋衛或謂之慎陳楚或曰𢝊𢝊慎恤俱一聲之轉也罹者詩逢此百罹無父母詒罹我獨于罹傳箋並云罹憂也通作離兔爰斯干釋文並云罹本又作離亂離瘼矣傳亦云離憂也書不罹于咎史記宋世家作不離于咎又通作羅書罹其凶害釋文罹本亦作羅漢書于定國傳云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集注羅罹也羅離聲同羅羅聲轉故其字通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羅

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詩曰莫知我勩維王之邛哀我癉人國語曰無功庸者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

勞來強事謂翦篲勤也詩曰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翦篲未詳

勩者說文云勩勞也上文云病也病勞義相成於易坎爲勞卦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可謂勞矣於人自力爲勞人勤勉之亦爲勞爾雅之前勞爲自力後勞爲人勉也勞兼二義亦兼二音故玉篇勞兼力刀力到二切釋文勞力報反殺聯二義并爲一音失之矣倫者郭以倫理爲訓亦失之倫蓋與論同釋言云論率也郭云相率使然則率率役使其義亦爲勞也洪頤煊讀書叢錄引儀禮既夕記注古文倫爲輪易說卦爲弓輪釋文輪本作倫倫輪古字通用輪轉則勞故倫亦爲勞矣勩者詩莫知我勩傳勩勞也通作肄肄習亦勤勞故詩既詒我肄毛傳肄勞也正義引孫炎曰習事之勞也莫知我勩左氏昭十六年傳作莫知我肄又通作肆肆力亦勤勞肆肄聲義俱近經典多通邛者禮緇衣云維王之邛鄭注邛勞也詩亦孔之邛維王之邛傳箋並云邛病也病勞義亦近也邛與劬同意劬訓爲勞勞又俱訓病邛亦一聲之轉也敕者說文云誡也敕誡訓敕亦爲勞苦通作飭釋文敕本又作飭釋名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經典敕勅二字相亂勅本音賚而讀以爲敕敕本从支而俗以从力廣韵因之而云敕今相承用勅又云勅與敕同玉篇亦云敕今作勅然則其誤久矣勤者謚法云勞也通作廑漢書文帝紀云廑身從事敘傳云賈廑從旅集注並云廑古勤字文選長楊賦云其廑至矣李善注引古今字詁曰廑今勤字也愉者蓋窳之叚音也上文云瘉病也病勞二義相俱通故勞訓病又訓勤痺訓病又訓病瘉亦訓病又訓勞通作愉俗作窳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云窳勞也凡七見皆作窳疑本郭注愉或作窳而生訓也但窳字當作窳說文窳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玉篇窳勞病也是病勞之訓生於微弱郭以勞苦者多惰愉蓋失之矣庸者說文云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用力者勞更事者亦勞故釋訓云庸庸勞也周禮司勳云民功曰庸庸亦勞也故荀子大略篇云庸庸勞勞是其義也詩我生之初尚無庸文選思玄賦云庸織路於四裔今鄭箋及舊注並云庸勞也通作用書帝庸作歌史記夏紀作帝用此作歌按今人言不勞如是作不用如是用之訓勞亦其證矣癉者上文云病也說文云勞病也通作僤詩云我僤人僤我不暇我心僤暑傳並云僤勞也雲漢釋文引韓詩云僤苦也苦亦勞也大東小明釋文並云僤丁佐反徐又音旦字亦作癉爾雅釋文癉丁賀反本或作僤音同○勤既訓勞勞亦訓勤此勞讀爲力報反是矣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勞力極也力極

勞說文勞訓勸之意以言勞來則非也勞者謂敘其勤苦以慰勉之故詩序云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是其義也皐陶謨云神所勞矣孔子閒居云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毛鄭竝云勞勞來皆與爾雅合來者勑之叚音也說文勑訓勞此勑訓勤勤勞一耳通作來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此蓋古尚書文周禮樂師云詔來瞽臯舞鄭衆注來勑也言來卽勑字詩疏勞不來昭致來許適追來孝來旬來宣傳箋竝云來勤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舍人曰來強事也釋文來本又作勑力代反本或作賚是賚又通矣強者亦叚音也嘗作勢說文勢訓迫蓋迫猶勤也勉也勸勉之者所以作其勤也考工記梓人云強飲強食詩泂酌傳樂以強教之此皆強訓勤之意矣事者韓非喻老篇云爲也小爾雅云力也用力作爲其義俱爲勤也事之爲言剸也事其事者亦勤也禮儒行云先勞而後祿鄭注勞猶事也勞訓勤則事亦訓勤矣通作士又通作仕俱以聲爲義也或疑強事二字經典無訓勤之文邵氏晉涵正義因以強事本舍人注傳寫誤入正文今按詩云偕偕士子偕偕強也士事也此卽強事之義曲禮云四十曰強仕強仕卽強事而云爾雅本無強事之文謬矣謂者釋名云謂猶也猶得敕不自安謂謂然也廣雅云謂使也役使義亦爲勤也詩迨其謂之謂之何哉遐不謂矣箋竝云謂勤也通作彙易泰釋文彙古文作曹鄭云勤也翶者猶言前也進也前進皆有勤意籑者通作肆文選東京賦云睹佽二祖厲鷹孔肆肆綜注肆勤也肆籑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云翶之言盡也謂盡力之勤也籑謂灑埽之勤也

悠傷憂思也皆感思也懷惟慮願念惄思也詩曰惄如調飢

說文云悤容也（容當爲容）从囟聲按从囟聲兼意囟腦蓋也人從囟至心如絲相貫心囟二體皆慧知所藏人之思慮生於心而腦於囟故書記慮者謂爲囟蓋多思慮者或言傷囟蓋爲釋名云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思忖亦然也按思兼二義心所蓄藏謂之意思心所思存謂之思念爾雅前一條爲意思後一條爲思念故郭於前條注云皆感思釋文音司嗣反而於後條不復加音與讀如本音也悠者方言云鬱悠思也郭注猶鬱陶也按鬱悠鬱陶俱雙聲字陶讀如遙也上文悠訓遠此訓思者遠之思也故詩關睢傳悠思也重文亦然故釋訓云悠悠思也凡言悠者俱思而兼遠通作攸詩悠悠我里爾雅釋文作攸攸我里又司農劉夫人碑云極攸遠寔亦以攸爲悠也又通作遙詩悠悠我思詩苑辨物篇作遙遙我思悠遙聲轉遙訓爲遠悠爲遠之思亦其證矣傷者傷之叚音也說文云傷憂也釋文傷字書作傷是矣通作傷傷創也病也與憂同意故同訓詩卷耳及澤陂傳箋竝云傷思也聲轉爲愼又爲慳方言竝云憂也又云愼思也凡思之貌亦曰愼愼慳傷俱一聲之轉也憂者已見上文又訓思者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其志爲憂王砅注憂慮也思也聲轉爲怹（如深切）文選典引云勤侇旅力蔡邕注怹思也○方言云懷惄惟慮願念思也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欲思也念常思也說文亦同俱本爾雅爲訓也懷者說文云念思也謚法云思也詩卷耳野有死麕南山常棣傳懷俱訓思詩匪風傳懷傷又訓傷楚辭悲回風篇云惟佳人之獨懷兮懷又訓念念與傷亦俱爲思也惟者詩載謀載惟淮南精神篇云惟像無形鄭箋及高誘注竝云惟思也通作維詩維天之命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皆爲惟字今文尚書變爲維字是維惟通慮者上文與惟俱訓謀此又訓思故方言說文竝云慮謀思也釋名云慮旅也旅衆也易曰一致百慮慮及衆物以一定之也荀子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正名篇云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是皆以慮爲思也願者叚借字也說文願不訓思而別出愿字訓謹按謹注云思慮不爽曰愿是原亦訓思原與愼同意方言愼亦訓思說文愼原俱訓謹是原爲謹愼之思也通作願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言願以爲質盧辯注願當爲原詩終風箋願思也二子乘舟及伯兮箋又云願念也念亦思矣惄者詩惄如調飢惄焉如擣傳箋竝云惄思也汝墳正義引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說文及方言訓惄爲憂方言又訓惄爲傷爲痛爲悵然則惄爲憂悵之思也故舍人以爲志而不得矣通作腎說文云憂皃讀與惄同汝墳釋文惄韓詩作腎又通作恧文選洞簫賦云憤伊鬱而酷恧李善注引蒼頡篇曰恧憂貌玉篇音奴的切一切經音義十六云腎古文惄恧二形

祿祉履戩祓禧褫祜福也詩曰福履綏之俾爾戩穀祓祿康矣褫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

說文云福祐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故荀子天論篇云順其類者謂之福賈子道德說云安利之謂福皆無所不順之謂也通作富詩何神不富傳富福也易云福謙釋文福京本作富劉脩碑云鬼神富謙皆其證也祿者說文云福也古微書引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周禮天府注祿之言穀也穀訓善故廣雅云祿善也實則鄭注以穀訓祿卽謂奉祿故大宰注祿若今月奉是也又福祿二字若散文則祿卽爲福故詩天被爾祿傳祿福也若對文則祿福義別故詩福祿如茨箋爵命爲福賞賜爲祿祿福聲近其字亦通故少牢饋食禮云使女受祿于天鄭注古文祿爲福也祉者易云以祉元吉又云疇離祉虞翻及九家注竝云祉福也詩六月巧言皇矣傳箋同左氏哀九年傳祉祿也祿亦福也聲近徵（音止）漢書律曆志云徵祉也又近似周語云賜姓曰似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韋昭注似猶祉也履者釋言云祿也又云禮也說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然則禮亦訓履履亦訓禮說文訓禮爲福本於釋詁也釋言訓履爲祿亦本於釋詁也履通作禮故易坤釋文云履鄭讀履爲禮詩率履不越韓詩及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作率禮不越又通作體易繫辭云知崇禮卑釋文禮蜀才作體行其典禮姚作典體詩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作無以下禮體無咎言禮坊記作履無咎言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按幸者吉而免凶是幸亦福也戩者方言云福祿謂之祓戩詩傳爾戩穀傳戩福也說文引詩實始戩商而云戩滅也不同者毛詩戩作翦故傳箋云齊也翦也說文雖作戩而義仍作翦故云滅也但翦戩二文容可叚借福滅二訓理難兼通疑不能明也祓者說文云除惡祭也玉篇申之曰祓除災求福也孚物切又方吠切福也是訓福之祓音廢本方言郭音也通作茀郭引詩曰祓祿康矣毛詩祓作茀而訓爲小不若鄭箋訓茀爲福合於雅義也又通作弗詩以弗無子箋弗之言祓也正義引孫炎曰祓除之福也禧者說文云禮吉也吉卽福目部𥈭字下云讀若爾雅禧福是禧訓福也通作釐說文釐家福也漢書文帝紀云祠官祝釐禮樂志云媪神蕃釐集注竝云釐福也釐讀曰禧賈誼傳云受釐坐宣室集注釐音禧又云假釐字爲之文帝紀注亦云釐本字作禧叚借用耳又通作僖僖字史記漢書俱作釐文選魯靈光殿賦序注釐與僖同也褫者說文云福也釋文褫音斯郭常支巨移二反東京賦云祈褫禳災思玄賦云蒙厖褫以拯民李善注竝引爾雅曰褫福也祜者詩云受天之祜見於信南山桑扈下武禮云承天之祜見於士冠禮禮運箋注竝云祜福也福稱天者卽左傳所謂如天之福故一切經音義二引爾雅舊注云祜天之福也臧鏞堂爾雅漢注云祜字从古古字訓天周書周祝釋天爲古鄭康成堯典注古天也玄

鴅箋古帝天也故祜爲天之福今按臧說是也下文又云祜厚也書注祜謂福厚也此皆因文詁義依於雅訓也

禋祀祠蒸嘗禴祭也書曰禋于六宗餘者皆以爲四時祭名也

說文云祭祀也春秋繁露云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說苑權謀篇云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御覽禮儀部三引書大傳云祭者薦也廣雅云祭薦也按薦祭義同而微別故穀梁桓八年范甯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然則祭可以包薦薦不可以包祭也禋者小爾雅云禋潔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說文兼取二義故云禋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書舜典釋文引王肅主說文前義馬融主說文後義孫炎爾雅注兼主二義故書正義引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詩維清傳禋祀也書洛誥鄭注禋芬芳之祭大宗伯禋祀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書禋于六宗正義引鄭注與大宗伯同通作煙詩釋文禋徐又音煙書大傳云煙于六宗鄭注煙祭也字當爲禋禋之言表云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云以供煙祀是皆以煙爲禋也祀者一切經音義二引舍人曰祀地祭也說文云祭無已也从示巳聲按巳古有二音故詩維天之命正義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斯干云似續妣祖鄭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證以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釋名亦云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漢書律曆志云巳盛于巳史記律書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是皆巳午之巳讀爲矣音之證孟仲子讀巳爲似鄭康成讀似爲巳因知古音巳亦爲似似亦爲巳其讀俱通後世上巳之巳讀詳里切熬巳之巳讀于紀切分而爲二非古音也古讀巳之與祀似之與以其音皆同而其字通何以明之說文佀从㠯聲則以似同音故易明夷云文王以之釋文引鄭荀向作文王似之漢書高帝紀注如淳曰以或作似是似以通也說文祀从巳聲則巳祀同音故詩於穆不巳文心雕龍練字篇作於穆不祀易損云巳事遄往集解引虞翻作祀事遄往云祀舊作巳是巳祀通也然音隨世變讀從音轉祀通作祠似通作嗣似祀二字俱讀詳里一音故詩斯干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傳並云似嗣也荀子賦篇云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楊倞注似謂似續則亦以似爲嗣是似嗣通矣詩生民釋文祠本亦作祀是祀祠通矣此則祀似俱讀詳里切蓋今音也然據子思仲子論詩師弟巳有二讀安知今音之非起於古哉祠蒸嘗禴四者皆時祭之名詳見釋天而此又單訓祭者蓋不獨時祭有此名而凡祭亦被斯名也知者小宗伯云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而鄭注得求曰祠女祝云凡內禱祠之事鄭注祠報福大祝云一曰祠鄭注祠者交接之辭皆不以爲春時祭名然則祠之爲言詞也故說文云品物少多文詞是其義矣必知凡祭通名祠者公羊莊八年經云祠兵齊策云楚有祠者釋文及高誘注並云祠祭也說文祝字解云以豚祠司命引漢律曰祠祝司命史記漢書並云祠官祝釐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吳人呼祠祀爲鴟祀是皆以祠爲凡祭之通名故一切經音義二及廿二廿三並引舍人曰祀地祭也祠天祭也以祠祀爲天地祭名益知注爾雅者自郭以前皆不以祠爲春祭之名矣蒸與烝通亦單訓祭者詩信南山及賓之初筵傳箋並云烝進也載芟箋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然則烝訓爲進進訓爲祭亦不以爲冬時祭名故書洛誥云王在新邑烝大宗伯疏引鄭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然則鄭以洛誥之烝爲非時特祭證以楚辭天問篇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注蒸祭也以其肉膏祭天帝是皆以蒸爲凡祭之通名也祠蒸二文既有明證推此而言嘗禴二義亦當相準而經典無文莫可取證月令季秋大饗帝嘗鄭注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然則鄭意亦以此嘗爲祭名而不以爲時祭之嘗矣唯禴未聞可姑闕焉郭以爲皆四時祭名恐未然也

釋文嘗字又作甞禴字又作礿並古字通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一

孫男聯蓀伯愷凌近垣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 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寅。詩曰：我孔熯矣。諲未詳。

釋名云：敬，警也，恒自肅警也。說文云：夙夜警戒曰敬。文選東京賦薛綜注：敬，宜也。敬訓宜者，上文云：宜，事也。禮記士喪禮注引詩頌篇曰：宜得其所也。是皆敬訓宜之義。通作儆。詩：既敬既戒。周禮夏官序官注引作既儆既戒。儼者，詩頌大且儼。曲禮云：儼若思。毛鄭並云：儼，矜莊貌。離騷云：湯禹儼而求合。今文選思玄賦云：儼夫儼其正策兮。王逸注及書注並云：儼，敬也。通作嚴。詩：有嚴有翼。論語子張篇釋文並云：儼本或作嚴。按釋名云：嚴，儼也，儼然人憚之也。是儼嚴聲義同。恪者，說文：愙，敬也。或體也。說文：愙，敬也。引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愙。通作愙。詩：執事有恪。周語云：傳其不任肅恪也。又通作愙。書陵碑云：敬恪恭儉。帝堯碑云：若不虔恪。魏脩孔子廟碑云：追存二代三恪之禮。盍恪卽愙之異文。恪又愙之省。又耳。祗者，說文云：敬也。書金縢云：罔不祗畏。史記魯世家作罔不敬長。穀會云：祗，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通作振。書曰：嚴祗敬六德。史記夏紀祗敬作振敬。內則云：祗見孺子。鄭注：祗或作振。振祗聲相轉也。翼者，詩有嚴有翼。以燕翼子。以引以翼。毛傳並云：翼，敬也。常武傳云：翼翼，敬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恭亦敬。故詩文王箋云：翼翼，恭慎。是翼兼用詁訓二文也。逸周書程典篇云：慎下以翼上。周語云：翼其上也。翼皆訓敬。通作趩。論語云：趨進翼如也。說文作趩。趨進趩如也。又通作翊。漢書禮樂志云：共翊翊。集注：共讀曰恭。翊翊，敬也。是翊知翼。夫聲者禋之假音也。詩克禋克祀。毛傳：禋，敬也。本爾雅。左氏桓六年傳云：以致其禋祀。杜預注：禋，絜敬也。與爾雅義同。俱本毛傳為訓也。通作闉。廣雅云：闉闉，敬也。又云：闉闉，語也。一切經音義十二云：闉，古文訔同。又通作言。玉藻云：二爵而言言斯。鄭注：言言，和敬貌。是言闉禋俱聲義同。恭者，說文：恭敬俱訓肅也。恭敬義同。經典對文則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注：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若散文則敬亦為恭，恭亦為敬。故諡法云：敬事供上曰恭。夙夜恭事曰敬。是二義互相訓也。釋名云：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亦二義相兼。通作共。書堯典而恭。史記夏紀作厥而共。詩匪其止共。韓詩作匪其止恭。鄭箋共通者非一。舉此二文，其餘皆可知也。又通作龔。書：象恭滔天。漢書王尊傳作象龔滔天。恭行天之罰。梁元帝告四方檄云：龔行天罰。又通作供。老子注云：非唯恭其身而已。釋文：恭，一作供。荀子修身篇云：行而供冀。楊倞注：供，恭也。皆其證也。欽者，書欽若昊天。五帝紀作敬順昊天。諡法云：威儀悉備曰欽。書：欽哉真正。索引鄭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潛夫論節退讓寅者，揚以威儀。斯皆恭敬之寅也。寅者，寅之假音也。說文云：寅，敬惕也。漢書叙集注引書曰：寅亮天工。敘傳云：寅用刑名。又漢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云：寅奉天命。李善注引爾雅曰：寅，敬也。通作寅。逸周書祭公篇云：寅哉寅哉。孔晁注：寅，敬也。寅者寅之假音也。說文云：寅懇敬也。本爾雅。通作熯。詩：我孔熯矣。毛傳：熯，敬也。說文亦引此句而云熯，乾貌。熯無敬意，故徐鍇以漢為熯，其說是也。熯從漢省。從難聲。熯從漢省。又从難省。故聲同，字通。又通作戁。禮記：行云戁有居處齊難之。鄭注：難，卽戁之省借。書戁者注。戁以為齋。莊可長難也。似失之矣。

朝旦夙晨晙早也 晙亦明也。

說文云：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案甲，木也。木之尤高者。日在其上，是早也。詩云：杲杲出日。故日在木上曰杲。日在木下曰杳。杳，冥也。杲，明也。杲與早聲義近。老子云：是謂早服。河上公注：早，先也。齊策云：早救之。高誘注：早，速也。按今人謂及早，為卽速。速猶夙也。夙卽早也。通作蚤。士相見禮云：問日之早晏。鄭注：古文早作蚤。詩四之日其蚤。王制注作四之日其早。又早起。孟子書作蚤起，皆其證矣。朝者，說文云：旦也。从倝舟聲。廣雅易訟注云：日在甲上稱朝。與說文訓早義合。鄭注祭義云：朝，日出時也。通作調。詩惄如調飢。毛傳：調，朝也。又通作輈。汝墳釋文：輈，張留反。又作朝。音同。說文心部引詩正作輈。又通作鼂。說文：鼂讀若朝。杜林以為朝旦，非是。楚辭哀郢云：甲之鼂吾以行。王逸注：鼂，旦也。文選上林賦注及漢書注並云：鼂，古朝字。又通作晁。漢書景帝紀注：晁，古朝字。文選羽獵賦云：於是天子乃以陽晁。李善注：朝晁古字同。俱杜林所本也。旦者，說文云：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按日出地上曰旦，日入氐下曰昏。二者意亦同也。詩葛生、東門之枌箋，板傳並云：旦，明也。釋名或言旦明，或言旦夕。少牢饋食禮云：旦明行事。鄭注：旦，日明。日，質明。管子小匡篇云：旦昔從事於此。尹知章注：旦昔，猶朝夕也。夙者，夙之俗體也。說文云：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通作夙。詩禮內外言夙夜，夙與者，非一。傳箋及注並云：夙，早也。又通作宿。說文夙古文作佰宿，从此。故逸周書寤儆篇云：戒維宿。孔晁注：宿，古文夙。蓋宿有久舊二義。又有豫先二義。然則久故舊皆人之早也。豫期先定，皆時之早也。又通作肅。詩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晝夙與速聲義同。又肅速上文並訓疾也。疾速亦皆為早。夫晨者，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釋名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詩庭燎箋：晨，明也。周禮司寤注：晨，先明也。晉語丙之晨注：晨，早朝也。漢書律曆志引左氏僖五年傳丙之晨作丙子之辰。蓋辰卽晨耳。晙者，晙之或體也。書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紀作蚤夜翊明有家。按翊翌同。釋言云：翌，明也。史記訓浚為翊，是翊浚俱訓明。後人據俗見，浚訓明，因作日旁夋之字以別之。梅書偽孔傳訓浚為須，尤乖雅義。此古訓不明之失也。浚通作駿。上文云：駿，速也。速卽早意。

頊竢替戾底止徯待也 書曰：徯我后。今河北人語亦然。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

說文云：待，竢也。从彳寺聲。案待从寺得聲，古讀詳吏切，或直里切。今讀徒改切，非古音矣。知待讀直里切者，說文云：侍，待也。侍从寺，其義與聲亦俱為待。不獨待為然。凡从寺之字，讀皆寺聲也。侍與時同。下文云：供，峙，共，具也。具謂備具。時與具，故待亦為具。周語注：待猶備也。齊策注：待猶共也。周禮大府外府注並云：待猶給也。給共備皆為具。是待與峙聲義同之證也。知待讀詳吏切者，古讀時待音同聲也。老子云：萬物恃之而生。河上公注：恃，待也。呂覽無義篇云：不與家待。高誘注：待，恃也。義既互訓，字亦互通。故老子為待。釋文：待，河上本作恃。呂覽審時篇注云：待或作恃。禮記注待或釋文：恃又待。儀禮士昏禮注云：今文待作恃。莊子田子方及漁父篇釋文並云：待或作待。是待與恃聲義同之證也。又通作時。其易釋文及儀禮注，然則古讀待亦如徒改切矣。說文云：待也。通作須。士昏禮云：某敢不敬須。士喪禮云：須者，出告須。鄭注並云：須，待也。又通作需。易象傳云：需，須也。莊子大宗師篇云：弒許聞之需役。釋文引王云：需，待也。是需須古字通。竢者，說文云：待也。通作俟。釋文云：竢，字又作俟。詩靜女、相鼠箋，毛傳及儀禮鄭注並云：俟，待也。又通作妃。說文：竢或从已。釋文云：竢亦作妃。書：凡卽妃字之譌也。又通作立。鄉射禮及大射儀注並云：今文俟為立。又通作待大

射儀注云今文俟作待又通作俟列子楊朱篇嚴𢿘順釋文云俟一本作俟音者下又云止也釋言云廢也說文云廢一偏下也隸變作替毛鄭亦普作替而訓廢替廢有止義止有待義故又訓待也說文普从白聲白與自同或从曰作普或从兟作替䇦三體石經書大誥云不敢替本於說文也又通作秩或作載少牢饋食禮云勿替引之鄭注古文替爲秩秩或爲載載替聲相近案替今他計切秩直一切義則相近轉矣今本儀禮秩作袟字之誤也戾底下文竝云止也戾上文云至也至止聲近止待義同故訓止之字又多訓待皆是也戾者止之待也聲轉爲客禮大學注戾或爲客客通作戾底皆說文口部引易曰以往客吝辵部引作以往遴行難也然則行難與止義近止卽待也底至之待也釋言云底致也致亦至也止者息之待也止訓至也居也處也留也皆休息之義休息亦待之義故禮記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鄭注止立俟事時也此卽止訓待之意也止通作戴左氏僖五年經云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羊穀梁作首戴古讀如蓄故與止通矣徯者說文云待也郭引書曰徯我后孟子作徯我后趙岐注徯待也郭云今河北人語亦然者蓋時驗也今東齊人亦曰徯待又今語謂待爲等等卽待聲之轉也

㬈幾烖殆危也 幾猶殆也烖未詳 **幾汽也** 謂相摩近

釋名云危阢也阢阢不固之言也說文云危在高而懼也从产與僖同自卪止之案产屋梠也故喪大記云中屋履危史記魏世家云痤因上屋騎危鄭注及裴駰集解竝云危棟上也然則危猶長也高而生懼故女在山下爲安人在屋上爲危危者安之對也危通作厄見易渙釋文又通作詭見左傳僖廿八年釋文又通作恑見莊子繕性篇釋文皆以聲爲義也㬈者說文云危也龍龕手鑑二引爾雅舊注云㬈事之危也釋文又㬈郭音聿施音述今案㬈𤎯聲同皆聿述二音然則㬈之爲言怵也怵以恐懼爲義懼卽危之訓也三蒼云詭論也廣雅云詭恑也恑與危詭竝以聲爲義也幾者說文云微也殆也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詩雖其幾矣周語云而王幾頓乎衞子叔云女以魯國人幾矣傳注竝云幾危也幾又訓微微亦危也故荀子解蔽篇云危微之幾是幾兼危微二義聲轉爲近易中孚釋文幾京作近又轉爲祈詩居以凶矜傳矜危也矜近幾俱以雙聲爲義也烖者與灾災同訓害與危義近經典多通作菑菑與災聲同也釋地云田一歲曰菑郭注初耕地反草爲菑菑音災殺其草木也是菑音義同危之爲言以相摩切迫近爲義然則菑从草田是田之危也灾从火宀是宀之危也菑與灾烖古書俱相通借廁側皆訓近也則與危之義又同災亦爲菑菑亦爲側公羊昭廿五年傳以人爲菑何休注菑今太學辟雍作側字然則菑側聲義同此亦其證也殆者說文云危也禮記大學注及論語包咸注竝云殆危也檀弓云夫子殆將病也又云不殆於用殆乎哉鄭注竝云殆幾也亦近也故詩無小人殆易繫辭云其殆庶幾乎鄭箋及虞翻注竝云殆近也○鶏卽幾也又訓汽者汽近也爾雅舊卽汽之爲近以亦爲近也故復申釋其義从幾聲讀臣依巨迄二切玉篇竝云危也說文云鶏訖事之樂也徐鍇以爲說文無鶏字當是訖字今案當爲汽字作訖亦誤也說文汽訓止汽訓水涸也从水气聲但汽兼涸止二義水涸盡則近於地故汽又訓近也詩汽可小康毛傳汽危也鄭箋汽幾也正義引舍人云汽近也不同者爾雅下文云幾近也此云幾汽也知汽卽近矣毛訓汽爲危亦猶訓幾爲殆故鄭申之訓汽爲幾然後知汽幾卽鶏汽又知爾雅之鶏蓋幾之叚借也漢書元帝紀引詩作迄可小康迄亦汽之叚借也幾通作豈孟子云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趙岐注幾豈也荀子大略篇注亦云幾讀爲豈史記黥布傳云幾是乎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引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豈幾通幾皆音祈也幾近汽俱雙聲

治肆古故也 治未詳肆古見詩書 **肆故今也** 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見詩

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辯詁篇注故古也書故有二義訓古者今之對也訓使爲之者以人所有事也爾雅之故亦兼二義如者招魂篇云樂先故些王逸注故舊也穀梁襄九年傳云故宋也范甯注故猶先也先舊義俱爲古也是皆故訓古之證墨子經上篇云故所得而後成也卽說文故使爲之之意公羊昭卅一年傳云習乎邾婁之故周語云且無故而料民何休及韋昭注竝云故事也是皆故訓事之證通作固固之爲言猶故也見儀禮記注論語云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周語云而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皆其證也治者值也釋名云治值也玉篇云修治也除也除之除冀二切爾雅之治亦兼二音故釋文治如字施直吏反治與事聲義近故呂覽論人篇云事心乎自然之塗淮南俶真篇云事其神者神去之高誘注竝云事治也事訓治治亦訓事事卽故字之訓也通作始孟子云始條理也孫奭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也是治始通始訓古也先也先古義俱爲故也肆者陳之故也肆訓陳陳訓久也舊也舊久義俱爲故也郭云見詩書者詩肆其靖之毛傳肆固也鄭箋固當爲故是也書云肆朕誕以爾東征漢書翟方進傳作故予大以爾東征肆訓爲遂故書云肆類于上帝肆覲東后史記五帝紀肆俱作遂楚辭天問篇云遂古之初遂亦肆也肆有申遂之義故亦申事之詞然則經典凡言是故者卽肆故也或言是以者卽遂以也又言所以者亦是以也皆申前言者也玉篇云古久之言也詩逝不古處古訓是式傳竝云古事之詞也肆遂是所俱一聲之轉也古者說文云故也从十口識故也繫傳又云古言久也久舊亦故也廣雅云古始也始亦治也治亦故也○今者說文云是時也从亼从乛乛古文及按今不古也已故爲古及時爲今人會及時之意故云是時也文選南都賦注引蒼頡篇曰今時辭也詩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然則今爲急辭卽知故爲緩辭矣肆訓故又訓今者肆遂也遂有緩義亦有急義緩義爲故急義爲今也肆亦有緩急二義書眚災肆赦肆訓緩也詩是伐是肆訓疾也由斯以談凡言是故者舒緩之詞也凡言卽今者急疾之詞也字有二義因有二訓然則肆爲故又爲今無定矣詩緜及思齊毛傳竝云肆故今也大明及抑鄭箋亦云肆故今也俱故今二字連文郭讀斷開非毛鄭意也所謂故今者卽肆今也肆今猶肆古也肆古之聲轉爲是故肆今之聲亦變爲斯今詩匪今斯今是也斯今又聲變爲自今詩自今以始是也釋言或言迄今或言及今或言至今如字異而義同郭云事例在下者見下文徂在存在注

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 頻仍埤竺腹皆重厚掔然厚貌餘皆見詩書

說文云厚山陵之厚也从㫗从厂（胡口切）㫗厚也从反亯亯从高省所亯在上也故易曰公用亨于天子㫗从反亯所厚在下也故易曰上以厚下安宅然則厚者上益下也易曰損下益上曰損上益下曰益故厚爲增益之義也至厚莫如地易曰坤厚載物故說文云古文厚作垕从后土后土卽地矣厚猶多也又訓重也重且多則大矣故墨子經上篇云厚有所大也通作後見莊子列禦

寇篇釋文案釋名云厚後也有終後也是後厚同又通作后后即皇字之省也惇者說文作𢙴云厚也書云惇德史記五帝紀作厚德禮記內則云惇史鄭注惇史史惇厚是也通作敦詩王事敦我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樂記云及夫敦樂而無憂毛傳鄭注並云敦厚也亶者藏之厚也說文云多穀也上文云信也誠也誠信與惇厚義近周語引詩亶厥心而釋之云亶厚也通作單詩單厥心及傳爾雅單厚毛傳並云單厚也桑柔正義引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又通作僤逢天僤怒毛傳僤厚也正義云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文云僤本亦作亶左傳正義引樊光曰詩云逢天亶怒又通作燀呂覽重己篇云衣不燀熱高誘注燀讀曰亶亶厚也祜者上文云福也福與厚義近故一切經音義二引爾雅舊注云祜謂福厚也賈子容經篇云祜大福也大與厚義相成也篤者篤之叚音也說文云篤厚也从竹聲讀若篤經典通作篤上文云篤固也固厚義近詩椒聊大明皇矣公劉傳箋並云篤厚也通作毒書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堅者上文云固也又訓厚者堅之為言堅也又言腴也廣韻訓豐滿堅訓密緻皆有厚意故又訓厚矣仍者訒之叚音也說文云訒厚也通作仍下文云仍因也廣雅云仍重也小爾雅云仍再也周語注仍數也漢書注云仍頻也俱與厚義近又通作扔釋文仍本或作扔又轉為仁仁亦厚也論語云仍舊貫釋文引鄭注魯讀仍為仁今從古䐡者說文作䐡或作肶云牛百葉也經典䐡肶通用詩福祿膍之毛傳膍厚也釋文引韓詩作肶義亦同又通作毗天子是毗毛傳毗厚也鄭箋毗輔也輔厚義亦相成也埤者增之厚也說文云埤增也詩政事一埤益我毛傳埤厚也通作俾說文云俾益也廣雅云埤益也是埤俾通又與毗通詩節南山釋文毗王肅作埤又與禆通鄭語注禆益也漢書注禆助也覲禮侯氏禆冕鄭注禆之為言埤也是埤禆音義又同矣竺者說文云厚也从竹聲平與令薛君碑云遘此竺憂通作篤釋文竺字又作篤又通作毒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海內經云天毒其人水居郭注天毒即天竺國是矣腹者與腸同意說文云厚也釋名云腹複也富也複富並與厚義近詩出入腹我禮月令水澤腹堅傳注並云腹厚也通作複月令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又通作復水澤腹堅呂覽季冬紀作水澤復高誘注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又轉為皐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國語賈逵注云皐厚也是皐腹義又同也

載謨食詐僞也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說文云僞詐也从為聲按僞之言為也故廣雅云僞為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楊倞注僞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為亦會意字也禮曾子問云作僞主以行鄭注僞猶假也然則假之為言詐也詐之為言作也作與詐僞與為古皆通用故釋言云作造為也詩尚無造毛傳造僞也小子有造傳又云造為也是為僞通禮月令云毋或作為淫巧鄭注今月令作為為詐僞是詐亦通作僞亦通為推此而言左氏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並云為本作僞是皆僞為通之證也爾雅之僞義亦通為說者但謂詐僞則失之矣載者下文云行也行亦為也諡法云載事也事亦為故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為也下又載又訓言故郭云載者言而不信上文謨已訓謀故郭云謨者謀而不忠今按郭說載言謨謀是也其云不忠不信非也何以明之謨之為言摹也規摹圖畫與作為義近與詐僞義遠然則載謨為作為之為食詐為詐僞之僞而亦為作為一字皆兼數義爾雅此例甚多僞之通為蓋無可疑矣食者郭引書湯誓云朕不食言又晉語云號之會魯人食言文選思玄賦云戮防風之食言韋昭及舊注並云食僞也左氏僖廿八年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傳瀆齊盟而食話言法言重黎篇亦云不食其言是經典俱食言連文故湯誓及左傳正義並引孫炎曰食言之僞也此亦望文生義實則食自訓僞不必因言以見知者逸周書皇門篇云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孔晁注食為也為亦僞也書意蓋言使媚之人以飾詐作僞掩蓋善士又左氏哀元年傳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此食亦當訓為猶言疾不可為矣是皆食自訓僞不因言見之證杜注訓食為消孔傳訓食為盡俱不合爾雅之詁亦為妄說矣詐者說文云欺也方言云膠譎詐也淮南俶真篇注巧言為詐荀子修身篇云匿行曰詐是詐兼言行而言也詐與譎同意譎與僞同聲周禮馮相氏注辯秩南譌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僞是僞譎通故詩沔水及正月箋並云訛譎也蓋言訛當作譌譌亦僞也造作語言行其詐僞故論語云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為亦為矣僞所以為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詩云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為亦僞也釋文為本或作僞正義本即作僞故云人之詐僞之言又云君能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

話猷載行訛言也詩曰慎爾出話猷者道道亦言也周禮曰作盟詛之載今江東通謂語為行世以妖言為訛

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墨子經上篇云言口之利也莊子外物篇云言者所以在意法言問神篇云言心聲也案言語有別故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哀公問注又云言語也周禮冢人注亦云言猶語也是言語二字對文則別散則通也易笑言啞啞釋文言亦作語一切經音義六引易作笑語啞啞是言語通矣話者說文作𧬄云合會善言也从𠯑聲籀文从會作譮通作話經典或話言連文故小爾雅及左傳杜預注並云話善也實則善言為話非話即為善故詩板及抑傳並云話善言也此為話字本義抑傳又云話言古之善言也書立政正義引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盤庚正義引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是皆緣詞生訓非話之本義也猷者下文及釋宮並云猷道也郭云道亦言者詩東門之池傳言道也終風箋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是皆以道為言之證也載者郭引周禮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鄭注載盟辭也是皆郭義所本但載自訓辭非必盟辭故詩載馳載驅傳載辭也左氏定三年傳載祀六百孟子引詩載胥及溺賈逵及趙岐注亦云載辭也詩內如載馳載陽載考載飛箋並云載之言則也載則聲相轉亦皆語辭也是皆載訓言之證也又訓行行亦言矣行者與猷同義同訓故釋宮云行道也詩內如行露周行俱訓為道道亦言也行古讀戶剛切今下庚切釋文郭下孟切注同非也彼行乃言之對非行道之行也訛者譌之叚音也說文云譌言也廣雅云譌譁也案譌之言為也造作語言譁譁動聽謂之譌言通作訛說文引詩民之譌言今沔水及正月並作民之訛言史記五帝紀云便程南譌今書作平秩南訛又通作吪廣雅云吪言也詩尚寐無吪釋文吪本亦作訛四國是訛釋文訛又作吪爾雅釋文訛字又作吪亦作譌是譌為正體吪叚借訛或體也郭云世以妖言為訛者西山經云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郭注譌亦妖譌字是也

遘逢遇也謂相遘遇**遘逢遇遻也**轉復為相觸遻**遘逢遇遻見也**行而相值即見

說文云遘遇也釋言云遇偶也釋名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然則遇亦二人相對耦矣遇謂之遭說文云遭遇也亦謂之會穀梁

隱八年傳云不期而會曰遇是也亦謂之合秦策注遇合也遘者說文云遇也書遘厲虐疾通作覯詩亦既覯止毛傳覯遇也又通作構詩中構之言釋文構本又作遘又通作構文選王粲七哀詩云豺虎方遘患李善注遘與構同古字通也又通作逅詩邂逅相遇釋文遘本亦作逅毛傳邂逅不期而會也又通作姤易彖傳及雜卦傳竝云姤遇也釋文姤薛云古文作遘鄭同也逢者說文云遇也又云迎逢也方言云逢迎也是逢迎互訓其義則皆爲遇也故楚辭天問篇云逢彼白雉王逸注逢迎也又云而觀以逢始王也逸注逢遇也按逢有逢音今人謂相遇曰逢讀若逢去聲○遻者說文云相遇驚也从辵从㖾㖾亦聲案遻音五各五故二反說文訓遇驚則音五各爾雅直訓遇則音五故實則二音相轉俱通也遻訓驚者通作愕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云愕驚也廣雅同又作咢一切經音義五引字書云愕或作咢同五各反是也遻訓遇者通作遌玉篇云遌遇也又作迕玉篇云遇同迕爾雅釋文亦云遌字又作作迕同五故反是也又通作晤詩可與晤歌傳晤遇也又通作逜釋言云逜寤也郭注相干寤又通作寤漢書敘傳云幼寤聖君集注遻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又通作午荀子富國篇注午讀爲迕遇也此皆遻訓遇之證也楚辭懷沙篇云重華不可遻兮王逸注遻逢也逢亦遇矣○見者郭云行而相值即見也值者當也兩人相對相當也遘訓見者字當作覯說文云覯遇見也詩內則字傳箋竝云見也逢訓見者洪範五行傳云是離逢非沴鄭注逢見也按今人行而相值謂之逢不相值謂之未逢見逢亦讀爲逢去聲矣遇訓見者禮檀弓云遇於一哀而出涕又云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竝云遇見也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大宗伯云冬見曰遇是皆以遇爲見也遻訓見者列子黃帝篇云遻物而不慴殷敬順釋文遻一本作遌龍龕手鑑四引爾雅舊注云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是遻訓見也遻與晤同可與晤歌箋晤猶對也相對亦相值矣

顯昭覲釗覿見也顯昭明見也逸書曰釗我周王**監瞻臨涖頫相視也**皆謂察視也

說文云見視也按見有二音視有二義見訓看者音古電切訓示者音胡電切爾雅之見實兼二音釋文但主賢遍一音失之矣視訓瞻也又與示同見詩箋及曲禮士昏禮注然則見之言看也又言觀（古亂切）也顯昭皆觀示之義讀賢遍者是也覲覿皆看視之義讀古電者是也郭注亦二義兼矣顯昭上文竝云光也光與見義相成顯者古文作㬎从日中視絲是有光明著見之義故詩天維顯思傳顯見也吳語云不敢顯然布幣行禮韋昭注顯猶公露也蓋公然顯露亦爲著見也通作憲上文憲訓法法令亦所以示人也昭者詩文王時周傳箋竝云昭見也樂記蟄蟲昭蘇鄭注昭曉也曉亦明見之意通作照照與昭同也覲者大宗伯云秋見曰覲按爾雅之覲與周禮異凡見皆稱覲非必朝王非時皆可見不必因秋故書曰覲四岳羣牧又云肆覲東后在正月二月閒明覲不必秋矣詩韓侯入覲左氏隱四年傳王覲爲可覲皆訓見亦不必秋又書賤相見皆稱覲故左氏昭十六年傳云宣子私覲於子產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云覲謂就見尊老也是凡見皆稱覲明不獨施於至尊矣釗者上文云勉也方言云遠也皆不訓見郭引逸書曰釗我周王梅書作昭我周王孟子作紹我周王趙岐注以爲逸書見周王孟子所引必書之真古文梅作昭郭作釗蓋皆紹之叚借紹有介紹之義與見義近故趙注謂願見周王是紹訓見其義與爾雅合或趙所據爾雅古本作紹舊注以願見爲說而趙從之均未可知若從梅書作昭昭已訓見不當重出若從郭引作釗釗無訓見之文必是叚借然則爾雅古本竊疑當從孟子作紹紹訓爲見當依趙注爲說郭本作釗或係聲借之字而郭未詳今注疑有缺脫抑或郭引逸書即本梅書作昭而轉寫者見正文有釗字注文因誤作釗矣覿者公羊莊廿四年傳覿者何見也左氏傳宗婦覿用幣漢書五行志作宗婦見用幣聘禮有私覿謂賓私見也然凡見皆稱覿故左氏昭十九年傳寵不我覿也周語云武不可覿又云火朝覿矣覿皆訓見又書賤相見皆稱覿文選思玄賦云覿天皇于瓊宮易云三歲不覿是覿又爲相見之通稱矣○見既訓視視亦訓見此見但爲看見之見視亦但爲瞻視之視也故說文云視瞻也釋名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通作眡說文眡俱古文視字周禮食醫云食齊眡春時士昏禮注作食齊視春時又通作示周禮下師云歌高揚火士喪禮注作示高揚火按視亦有二音一切經音義一引字詁云視時旨時至二反釋文無音今唯取時旨一音亦非也監者覽之叚音說文云覽視也通作監說文臨下也詩何用不監呂覽達鬱篇云王使衛巫監謗者毛傳及高誘注竝云監察也方言云監察也節南山釋文引韓詩云監領也領與臨聲轉其義亦爲視矣瞻者詩傳箋竝云視也說文云臨視也通作詹詩魯邦所詹苕苢雜言篇作魯侯是瞻左氏莊十七年經云齊人執鄭詹公羊作鄭瞻瞻者方言云察也詩箋云視也易繫辭云如臨父母虞翻注臨見也晉語云臨長晉國者韋昭注臨監也監見察其義皆爲視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國語賈逵注臨治也臨訓治與監訓領又同矣涖者說文作竦云臨也通作涖詩采芑傳涖臨也周禮司市及大宗伯注鄭衆竝云涖視也鄭注鄭衆云涖謂臨視也又通作莅士冠禮及文王世子涖皆作莅又通作位穀梁僖三年傳涖者位也昭七年傳涖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及大宗伯注竝云故書涖作立又鄭衆讀立俱爲涖案竦字經典所無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蓋涖莅从立从位故叚借俱通矣覜者說文云諸侯三年大相聘曰覜覜視也通作頫頫說文以爲俛仰字經典借爲覜字考工記玉人云以覜聘齊語云以覜聘頫於諸侯鄭注及韋昭注竝云頫視也與瑞及大行人小行人頫聘觀省字俱作頫又通作眺以頫聘之頫宋本國語作眺文選思玄賦云流目眺夫衡阿兮魏都賦注引爾雅亦作眺視也相者說文省視也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又引詩曰相鼠有皮毛傳相視也大司徒注相占視也考工記矢人注相猶擇也擇與占亦察視之意

鞫訩溢盈也詩曰降此鞫訩

說文云盈滿器也从皿夃秦以市買多得爲夃是夃有多益之意與滿義近故墨子經上篇云盈莫不有也詩鵲巢及匏有苦葉傳竝云盈滿也禮祭義注盈猶溢也按盈之言贏也贏者有餘賈利也是贏盈聲同又與盈从夃義近矣通作逞穀梁昭廿三年經云沈子盈滅釋文盈本亦作逞左氏襄廿三年傳云晉欒盈史記晉世家作欒逞晉世家集解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田完世家索隱曰逞音盈是盈逞古字通又左氏昭四年傳云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亦其證杜預訓逞爲盡義亦近矣鞫者詩曷又鞫止降此鞫訩箋傳竝云鞫盈也鞫訓窮窮訓極盡與盈義近又鞫有穹音左氏宣十二年傳山鞫窮釋文鞫起弓反是鞫窮聲又近矣訩者說文作詾或作訩又作說云訟也本釋言文降此鞫訩毛傳亦本釋言蓋訩从匈聲言語爭訟其聲匈匈故又訓盈所謂發言盈廷者也荀子天論篇云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楊倞注匈匈讙譁之聲與訩同今按訩與詾義亦同說文云詾膽气

掬聲在人上玉篇音胡內胡市二切然則匊之訓爲盈又同矣溢者說文云器滿餘也〔按今本脫餘字此从韋昭經音義引〕喪服傳云朝一溢米釋文引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宋咸注滿一手也又云兩手謂之掬宋咸注半升也然則滿一手曰溢滿兩手曰匊匊與掬聲同爾雅之掬又與匊義同矣匊與溢皆有盈滿之意故詩假以溢我爲盈溢之言也莊子人間世篇云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文選東京賦云規摹踰溢郭象及薛綜注竝云溢過也過亦盈滿意也通作泆書溢爲泆史記夏紀作泆爲滎又通作軼漢書地理志作軼爲熒集注軼與溢同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　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

說文云閒隙也墨子經上篇云有閒中也經說上云閒謂夾者也然則中有閒隙撮兩端夾者而言也閒有中義此注云有閒隙是也閒亦有閒義下文云閒代是也蓋因有閒隙故相離則相雜廁因生閒代其義相足成也孔者通之閒也說文孔通也老子云孔德之容王弼注孔空也淮南精神篇云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詩如酌孔取箋以爲凡器之孔正義中之云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通作空考工記函人云眡其鑽空賈公彥疏以空爲孔史記五帝紀云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索隱亦云空音孔矣魄者體之閒也人始生而體魄具耳目口鼻皆開竅於陰陽而爲魄之所藏故白虎通云魄者猶迫然著人也又月之空缺陰映蔽光謂之魄書哉生魄亦其義也哉者說文云言之閒也段氏玉裁曰有兩而後有閒凡言哉多起下文之詞或無下文亦語詞此少歎故云言之閒也按哉字釋言以爲語已之詞又爲譌衍之詞是皆爲有閒矣延者進之閒也上文延訓進也蓋誘進兩相延及亦有閒意虛者實之閒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空虛是生閒隙故墨子經上篇云纑閒虛也經說上云纑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亦其義也無者有之閒也案問闕論云無者爲虛是虛無互訓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是皆以無爲閒之義也之者往之閒也上文云之往也段氏玉裁曰之訓閒者自此往彼故有閒也行文以之爲上下閒隔亦其義也按文內之字如國策云甯之威莊子云圜之姬皆在當句之中者也易云知至至之如幾幾之皆在當句之末者也是皆有閒意也言者意之閒也莊子云言者所以在意凡人意藏於中非有閒也意與事相際而言以出焉人與人相交而言以宣焉此則言爲人意之閒矣蓋凡言閒者或兩而斷或一而連離立者不出中閒或往參焉此一而連者也兩山夾水爲澗澗亦閒焉此兩而斷者也言與延通彼我之懷是以連爲閒也哉與之牽別離之緒是以斷爲閒也虛無則以兩相對合爲閒孔魄又以內外區分爲閒也此皆易了不知郭氏何以未詳乃其所詳抑又疑焉邢疏推本郭義以延爲蔓延亦非郭意所安

瘞幽隱匿蔽竄微也　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

說文云微隱行也引左氏哀十六年傳白公其徒微之又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注微隱匿也又晉語云微備而觀之韋昭注微蔽也微匿隱俱依爾雅爲訓也微有幽隱薆昧之意故言之隱者曰微言行之隱者曰微行衣服之隱者曰微服其義一也通作危考工記輪人鄭衆注微至書或作危至是矣瘞者釋言云幽也釋天云祭地曰瘞薶說文本此二訓故曰瘞幽薶也釋言云薶塞也塞亦幽隱之義故詩[illegible]傳瘞塞也[illegible]通作[illegible]周禮云祭地瘞鄭注古文瘞作[illegible]幽者說文云隱也[illegible]也是幽與幽同太玄玄瑩注幽闇隙也[illegible]亦同大戴禮誥志篇云幽幼也小爾雅云幽冥也釋言云冥幼也釋文幼本或作窈然則窈冥幽昧皆隱微之義[illegible]詩其葉有幽及玉藻幽衡毛傳鄭注俱訓幽爲黑矣隱者說文云蔽也與[illegible]同說文云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玉篇引以[illegible]爲古文隱字隱之訓爲微故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春秋推見至隱隱李奇曰隱猶微也通作殷詩如有隱憂釋文作如有殷憂韓詩云殷隱也民殷殷卑隱也又通作依說文云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illegible]匿匿也詩魚麗傳士不隱塞釋文隱本又作[illegible]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即徐偃王也匿者說文云亡也廣雅云[illegible]也左氏哀十六年正義引舍人曰匿藏之微也御覽七百五十六引通俗文云竹器書篆曰匿此雖別義蓋亦以匿爲藏微之意也蔽者說文云蔽蔽小艸也按小草曰蔽蔽小葉曰蔽芾皆草木隱[illegible]之貌也釋器云輿竹後謂之蔽廣雅云蔽障也又云隱也論語鄭注蔽塞也包咸注蔽猶當也按今人謂遮蔽爲遮當讀蔽如爲矣老子云故能蔽不新成河上公注蔽者匿光榮也王弼注蔽覆蓋也通作萆史記淮陰侯傳云閒道萆山索隱以萆爲蓋覆也又通作斃釋木云蔽者翳詩皇矣傳自斃爲翳是斃即蔽矣竄者說文云匿也从鼠在穴中呂覽首時篇云隱匿分竄高誘注竄藏也竄匿義皆爲微故晉語云敏能竄謀韋昭注竄微也書竄三苗史記五帝紀作遷三苗說文又引作敷三苗云敷塞也

訖徽妥懷安按替戾底底尼定曷遏止也　妥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替皆止住也戾底義見詩傳國語曰戾久將底孟子曰行或尼之今以逆相止爲遏徽未詳

止者足也止趾古同字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是也因止足而生止息之義故詩相鼠傳止所止息也又因止息而生止待之義故上文云止待也鄭語注止留也玉篇云止住也住留待則久矣故墨子經上篇云止以久也蓋止之言至也故詩抑及泮水傳竝云止至也又言節也故相鼠釋文引韓詩云止節也又言制也故敎檴謂之止禁制亦謂之止亦有訓爲語詞者如云亦既見止亦既覯止之類竝居當句之末以定讀亦即止住之義矣訖者說文云止也禮祭統云防其邪物訖其耆欲鄭注訖猶止也穀梁僖九年傳毋訖糴洪範五行傳[illegible]說俱訓止漢書注又云訖竟也竟也盡也[illegible]亦俱爲止也通作迄書迄于四海漢書蓺文志作訖又迄于[illegible]訓至至亦止矣徽者說文云[illegible]三糾繩也从微省聲徽有[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與止息義近說文以徽爲[illegible]廣雅云[illegible]徽束也易云繫用徽纆又[illegible]止之義故[illegible]作[illegible]亦止也故詩沔水節南山十月之交傳竝云[illegible]止也[illegible]徽女字異而義同矣妥者下文與安竝云坐也安坐二字俱有止義義妥古字作綏故士相見禮注古文妥爲綏[illegible]孟康注亦云妥古綏字也說文有綏無妥[illegible]亦訓安安訓止故妥亦訓止是妥綏同[illegible]故齊語云以勸綏謗言韋昭注綏止也是綏妥義同之證今[illegible]綏息遺切爾

雅釋文委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委與緌始不同音矣懷者思之止也懷訓思而尤甚於思裹藏不解是有止義詩我之懷矣懷哉懷哉箋竝云懷安也安亦止上文云懷至也至亦止故又訓止矣安者說文云靜也與止義近下文云定也定又訓止故秦策云而安其兵高誘注安止也通作案荀子王制篇云偃然案兵無動是案兵即安兵故勸學篇注安或作案是也今人施物於器曰安亦取其止而不動矣按者抑也說文云下也下謂手抑下之抑猶止也故詩以按徂旅呂覽期賢篇云衞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毛傳及高誘注竝云按止也通作案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案節未舒案節即按節猶弭節也弭亦止矣聲轉為遏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詩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是也替戾底止上文竝訓待待亦止也替者釋言云廢也廢亦止義故郭云替廢止任也任同逗方言郭注逗即今住字也戾者上文云至也至亦止釋言云疑休戾也疑立休息亦止之意故詩亦是戾矣文選與引云乃降戾爰茲鄭箋及蔡邕注竝云戾止也桑柔雲漢兩無正傳竝云戾定也定亦止矣底者說文云止凥也（止譔作山从段本改）一曰下也下即足足亦止故晉語云戾久將底韋昭注底止也又云底箸滯淫是底有滯箸之義亦為止矣底者與底皆从氐聲氐訓至至亦為止釋言云底致也致亦為至書乃言底可績馬融注底定也定亦為止詩靡所底止伊于胡底傳箋竝云底至也尼者下文云定也郭注尼者止也止亦定此注引孟子行或尼之今作止或尼之大荒北經云其所歍所尼即為源澤趙岐注及郭注竝云尼止也通作柅易繫于金柅釋文柅廣雅云止也蜀才作尼止也定者說文云安也安訓止故詩日月采薇節南山傳箋竝云定止也曷者釋言云盍也說文云何也按凡言何者問人之詞問人者須止住其人或止絕其言而問之故邢疏云俗以抑止為曷亦其義也通作害釋與害曷二字叚借通用故詩葛覃長發傳竝云曷害也葛覃傳害何也又通作遏詩則莫我敢曷漢書刑法志作則莫我敢遏遏者說文云微止也書謂止之於微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遏遮也遮閡亦所以禦止之故書夏王率遏眾力史記殷紀作夏王率止眾力遏又訓絕絕亦止義通作閼說文云閼遮攤也一切經音義一云遏古文閼同又通作遏詩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左氏襄廿五年經云吳子遏公羊穀梁作吳子謁又通作藹周憬功勳碑云障隔穢藹即壅遏也遏藹謁三字俱从曷得聲曷遏字通亦其證

豫射厭也詩曰服之無斁豫未詳

厭者猒之或體也說文云猒飽也通作厭書萬年厭于乃德馬融注厭飫也周語注猒足也飫足與飽滿義同詩遵釋文厭止也後漢書注厭倦也倦止與飫足義亦相成又通作猒說文云猒安也方言云猒安也安樂與倦怠義又相近蓋因飫足生安樂又因安樂生厭倦始於歡豫故於倦怠故猒訓安又訓倦與豫訓安訓樂又訓猒其義正同矣豫者上文云樂也下文云安也安樂極而猒斁生故易雜卦云豫怠也楚辭惜誦篇云行婞直而不豫今王逸注豫猒也通作序序豫俱从予聲而近射故釋言云豫敘也敘序同孟子云序者射也射序聲又同故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然則序豫射俱字異而音同說文無榭字榭即射矣射者斁之叚音也射古音序又音舍轉音石又音亦故射斁二字經典叚借通用說文云斁猒也引詩服之無斁一曰終也解也蓋懈怠於終所以生猒其義相足成也故白虎通云射者終也無射者無厭也易說卦云水火不相射釋文射食亦反盧陸讀兆王肅音亦云厭也射俱斁之叚借故詩無射于人斯禮大傳作無斁于人斯服之無斁禮緇衣作服之無射爾雅釋文射羊石反字又作斁同文選月賦注引爾雅即作斁厭也與釋文合

烈績業也謂功業也**績勳功也**謂功勞也

上文云業事也又云敘也緒也釋名云業捷也事捷乃有功業也曲禮云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釋器云大版謂之業郭注築牆版也然則築牆以版幹為業讀書以篇卷為業作事以次敘為業其義俱通矣烈者上文云光也有功業則光美義相成也故謚法云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詩烈假不瑕無競維烈傳竝云烈業也禮祭法祭績俱功烈連言表記又單言烈云后稷天下之為烈也鄭注亦竝云烈業矣績者上文云事也又云繼也謂事有次業可繼續也故詩維禹之績傳績業也通作積荀子禮論篇云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楊倞注積與績同功業也漢書外戚傳注績字或作積又通作迹左氏哀元年傳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作迹蓋迹或作蹟蹟績俱从責聲故其字通○釋名云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故下文云功成也說文云功以勞定國也通作公上文云公事也詩以奏膚公傳公功也是功公聲義同績既訓業又訓功者功業義相成故詩維禹之績傳訓績為業箋訓績為功功之與業其名異其實同耳故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漢書律曆志作眾功皆美凡書言績者史記俱作功矣通作勣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云勣功也十四又云績古文作勣案勣蓋績之或體耳非古文也勳者說文云能成王功也本周禮司勳王功曰勳夏官序官鄭眾注勳功也通作勛說文云勛古文勳司勳注亦云故書勳作勛又通作勳袁良碑云不問勳次又通作薰夏承碑云策薰著于王家

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民人禮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濟也

釋名云成盛也說文云成就也詩樛木傳同節南山及緜傳又云成平也小司徒注成猶定也定與平義相成詩猗嗟箋成猶備也周禮司書注成猶畢也畢備之義為終故燕禮記注三成猶三終也成通作盛又通作誠竝以聲為義也功績者事業之成也事業已見上文又功有攻堅之意績取緝續之名與成實之義又近也質者信之成也說文云質以物相贅贅以物質錢是質有信義信為誠實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是即質訓成之義也詩民之質矣虞芮質厥成質爾人民傳竝云質成也曲禮云疑事毋質少儀云毋身質言語鄭注亦云質成也質爾人民韓詩外傳及說苑修文篇竝作告爾人民鹽鐵論世務篇作詰爾人民詰誓與質盟義亦相近通作贄尚書大傳云則君子不贄其質鄭注質亦贄也荀子大略篇注質讀為贄古字通案策名委質委質即委贄亦其證也登平者年穀之成也古人重農貴穀穀熟曰登登者成也曲禮云年穀不登月令云農事既登又曰農乃登麥登黍登穀之類登皆訓成五穀歲一熟為一登故漢書食貨志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是則登平之義本據穀熟為言經典則但借為成也詩誕先登于岸登是南邦傳箋竝訓登為成周禮鄉大夫及族師注亦云登成也定也遂人注登成也猶定也定亦成之訓鄉飲酒禮注云鑿定定即成執之義與登同也登與升古字通升亦成也故樂記云男女無辨則亂升史記樂書作男女無別則亂登儀禮喪服云

冠六升鄭注亦云升字當爲登矣平者正也定也正定義俱爲成穀梁宣四年及十五年昭七年傳並云平者成也公羊隱六年傳輸平猶隳成也是皆訓平爲成之證也通作苹書堯典釋文引馬融本平作苹周禮車僕注故書苹作平又通作便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紀作便章百姓又通作辯書平秩東作周禮馮相氏注作辯秩東作古讀平如編故與辯便俱通又通作凝易正位凝命書庶績其凝鄭注並云凝成也中庸云至道不凝注亦云凝猶成也按凝說文以爲俗冰字冰平聲轉故其字通凝又有堅定之義是其義亦同矣明考者長老之成也明古文从月从日史記曆書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是明以日月成爲義故明訓成孟者長也長大亦成就故淮南說林篇云長而愈明高誘注明猶盛也盛成聲義又同也通作孟書微子孟侯史記夏紀作被明都考者老也與孟同意孟爲長成則考爲老成矣故謚法云考成也書五曰考終命及詩序考室考牧其義並同春秋隱五年經云考仲子之宮穀梁傳考者成之也楚辭離世篇注考猶終也漢書東方朔傳注考究也究與終其義亦俱爲成士喪禮云考降無有近悔鄭注考登也登亦成矣通作攷周禮大宰云設其攷鄭注攷成也就者終之成也下文云就終也說文云就高也高與登同意故古微書引孝經援神契及鉤命訣注並云就之爲言成也公羊昭廿五年傳餕饔未就何休注未就未成也大行人與弁師巾車及既夕禮注並以就爲成既夕注又云就猶善也禮檀弓及王制少儀注並云成猶善也是成就皆有善義故又訓善謚法云就會也會與質義近廣雅云就久也久與考義近

梏梗較頲庭道直也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頲道無所屈

說文云直正見也易繫辭云其動也直韓康伯注直剛正也書直對曲而言左氏襄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能正人之曲也直又對邪而言史記樂書云回邪曲直是直爲邪之對也無邪爲正正則直直者特然獨立之貌特與直亦音近字通故詩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云相當值也案相當值之值古止作直史記匈奴傳直上谷是也特或作犆禮王制礿犆禘犆是也然則韓詩之直或即犆字之省古字假借通用郊特牲注直或爲犆是其證也直又語詞故詩非直也人傳以非直爲非徒今按非徒亦曰非獨亦曰非特特獨徒俱一聲之轉而其義亦通矣梏者禮緇衣引詩有梏德行鄭注梏大也直也通作覺詩賓之初筵釋文覺者覺也直也禮射儀注覺之言梏也梏直也又通作覺詩有覺其楹及有覺德行箋傳並云覺直也爾雅釋文梏古沃反郭音角是郭讀梏爲覺本於毛鄭也梗者猶庚庚也庚庚堅強貌也楚辭橘頌篇云梗其有理兮王逸注梗強也強與直義近梗本山榆有束者之名故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梗訓棘亦與強直義近故方言又云梗覺也又云梗略也梗略與直率義又近也通作覺詩至今爲梗後漢書段熲傳作至今爲鯁李賢注鯁與梗同較者與梏覺聲近義同司農及大射儀注並云覺之言較較直也尚書大傳云覺兮較兮鄭注較兮謂直道者也較與覺聲義同故楚辭遠逝篇云服覺皓以殊俗兮王逸注覺較也左氏襄廿一年傳夫子覺者也杜預注覺較然正直然則較之爲言覺也覺較俱訓明故史記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平津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皆以較爲明明與直義近鄭說文直訓正見之意也較又奉較也較與權聲義同權爲率略取直之意故考工記輿人注故書較作權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權同是權較古字通矣頲者說文云狹頭頲也訓直者頭容直也通作脡曲禮云鮮魚曰脡祭鄭注脡直也又通作挺士虞禮云脯四脡鄭注古文脡爲挺考工記弓人注挺直也左氏襄五年傳周道挺挺注亦以挺挺爲正直也又與珽同玉藻注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隋書引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又通作侹一切經音義十三云侹古文作頲又引通俗文云平直曰侹此皆字異而音義俱同也庭者莛之假音也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蒼頡篇云莛直也又引風俗通云莛正也言縣莛郡莛朝莛皆取平均正直也通作庭詩大田韓奕閟宮小子傳並云庭直也陟降庭止漢書匡衡傳作陟降廷止經典廷庭通者非一其餘皆可知也道者與莛同意莛者人所停道者人所蹈皆挺然正直故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逸詩云周道挺挺是皆道訓直之義也道與徑同意史記大宛傳云從蜀宜徑又漢諫吳王書云徑而寡失集解及注並云徑直也徑訓直知道訓直矣

密康靜也皆安靜也

靜見上文靜亦安也說文作竫云亭安也通作靜大學云靜而后能安逸周書大匡篇云施舍靜衆孔晁注靜安也亦通作靖說文靖立竫也是靖竫音義同故書自作靖靖馬融注靖安也詩靖共爾位春秋繁露作靜共爾位漢書敘傳集注靖古靜字又通作靚文選甘泉賦注靚即靜字也密訓靜見上文康訓安見下文

豫寧綏康柔安也皆見詩書

安者上文云止也下文云定也定止義俱爲靜故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蒼頡篇云安靜也說文云侒宴也宴安也又云晏安也晏宴侒安並聲義同宴安則喜樂故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淮南汜論篇注安樂也晉語注安猶善也少牢饋食禮注安平也平善與樂義近是安兼靜樂二義爾雅豫康爲安樂之安寧綏柔爲安靜之安安通作晏晏从安聲也豫者上文云樂也又云厭也俱與安義近通作譽左氏昭二年傳季氏有嘉樹宣子譽之服虔注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豫今孟子作一游一豫趙岐注豫亦遊也遊亦豫也引宣子譽之作宣子豫焉是豫譽古字通豫訓遊者遊豫雙聲從容遊閒亦爲安豫故文選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暇譽即暇豫矣綏者上文作妥訓止止亦安故下文云妥安也妥綏古同字故謚法云綏安也書綏爰有衆鄭注安隱於其衆也廣雅云綏撫也又云綏舒也舒撫義亦爲安妥通作退禮檀弓云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退柔和貌退或爲妥又通作隤易繫辭云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集解虞翻注隤安也釋文隤馬韓云柔貌也孟作退陸董姚作妥是妥退隤俱音轉字通綏柔俱訓安其義亦見矣康者上文云樂也與豫同訓故謚法云康安也經典內康訓安者非一易云康侯釋文引馬融陸績注康俱訓安陸又云樂也鄭云尊也廣也淮南天文篇注康盛也逸周書文政篇注康逸也逸盛尊廣又皆與安樂之義相近也柔者和也順也猶言優也優優和平與安靜義近故詩民勞抑及時邁絲衣傳箋並云柔安也孫炎箋柔猶濡耎也淮南說山篇注亦云柔濡亦通作濡時邁釋文柔本亦作濡正義以爲釋詁文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是濡柔通濡讀乳兗切音耎與輭同耎濡柔並一聲之轉

平均夷弟易也皆謂易直

易者傷之叚音也說文云傷輕也一曰交傷通作易論語八佾篇鄭注易簡也公羊宣六年傳何休注易猶省也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頤音是亦簡省之意與輕易義近也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牲注易和說也論語包咸注易和易也公羊莊十二年傳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今案佼易亦和說之意與交易義近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案易亦有善義見易繫辭釋文施音以豉切是施易聲義俱同矣平者墨子經上篇云平同高也詩伐木箋云平齊等也案平又訓治易亦有治義詩禾易長畝孟子易其田疇易皆訓治又平不險陂易不煩碎亦兼和平樂易之意平訓為易皆其證也通作辯詩采菽傳平平辯治也書云平秩大傳作辯秩然則辯平俱訓治易又訓治故聲義俱通矣均者說文云平徧也詩東國之均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灋均皆訓平詩皇皇者華傳均調也調亦平徧和易之義也均通作鈞又通作旬其義同又與傭義同詩昊天不傭傳本釋言云傭均也釋文傭韓詩作庸庸易也是庸傭同韓訓為易毛訓為均其義亦同說文傭訓均直與易直之義亦近上文庸訓常也庸常與平易義又近矣夷者侇之叚音也說文云侇行平易也通作夷說文夷平也又選封禪文云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李善注夷易皆平也釋與夷或訓平或訓易詩出車節南山桑柔召旻傳及韋晏婁並云夷平也節南山天作有客傳及後漢書注引韓詩薛君傳並云夷易也夷古音弟亦通作弟易匪夷所思釋文夷荀作弟又夷于左股釋文夷子夏本作睇亦其例也又通作雉雉亦音弟故左氏昭十七年傳正義引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又本草辛夷一名辛雉見文選注皆其證也弟者通作悌釋名云悌弟也弟與悌同孟子作悌趙岐注悌順也和順與說易義近詩泂酌云豈弟君子毛傳樂以彊教之易以說安之毛以樂易釋豈弟本禮表記云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故知凱訓樂弟訓易也孔子閒居注亦云凱樂易也俱本釋詁又

矢弛也弛放**弛易也**相延易

弛者施之叚音也矢者上文云陳也此云弛也弛訓弓解與陳義遠說文云敷施陳也敷與陳義近知弛當為施也詩矢其文德傳矢施也以此可證釋文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云矢施也爾施陳文傳據此則知爾雅之弛亦當為施如施斯音義兩得矣施與弛通弛亦通矢故矢其文德孔子閒居作弛其文德鄭注弛施也是弛即矢字叚音爾雅借弛為施禮記借弛為矢其例正同矣經典弛施二字多通用詩卷阿雲漢泮水釋文並云施本又作弛周禮小宰禮記曲禮左氏襄十八年傳釋文並云弛本又作施○弛亦施之叚音也釋文顧讀弛為施是也詩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延也此郭注所本又孔子閒居施于孫子注施易也論語君子不施其親孔注亦云施易也荀子儒效篇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劍人之所施易俱與此合是知爾雅之弛易也亦讀如移矣然不獨弛為施之叚借施亦移也移之叚借也古讀施如移易亦讀如移詩我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施亦移也是施讀如移之證也詩施于中谷傳施移也延也是施延移之證也又爾雅釋釋文引崔注亦云施移也移延之證也又詩施之中逵故詩皇矣施于孫子箋施延也漢書衛綰傳注施移也延也是施移延一聲之轉說文延訓長行又移延亦作延故薛君韓詩外傳並作延延于條枚延施一也延施之轉為移延易延書黃施傳又韓詩外傳皆作延于條枚延施一語之轉分言則及延移弛即施移又作移又作倚考工記輪人注鄭衆云𢼛讀為倚移從風又作禰施說文从木旁云木

之移又作禰虡史記司馬相如傳作禰虡從風漢書作禰柅從風廣韻四紙作禰虡從風是皆施移二字之展轉相通也古書多叚借此條矢弛注訓弛放郭既失之邢疏亦非邵氏正義未能訂正其說弛易抑又非是唯臧氏琳經義雜記七說施弛古通深合雅訓今所依用其有未備仍復曲暢旁通用祛未寤焉

希寡鮮罕也罕亦希也**鮮寡也**謂少

罕者說文本為網罟之名經典借為希少之義故詩叔發罕忌禮少儀云罕見曰聞名公羊桓六年傳蓋以罕書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則功棄罕傳注並云罕希也罕古通作軒蓋以聲為義耳希者稀之叚音也說文云稀疏也通作希說文無希字而云稀从希聲是古本有希字也希皆訓少呂覽原亂篇注希鮮也孟子盡心上篇注希遠也遠亦疏也與鮮少義相成又通作絺周禮酒正及司服釋文並云希本又作絺絺亦稀疏之意从希聲又同也寡者說文云少也寡對衆之稱故經典每言衆寡孟子注王侯自稱孤寡其義俱訓少也通作宣易說卦云為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考工記車人注正作宣為宣髮按宣蓋鮮之通借鮮寡義同鮮宣聲同聲同者義亦同故鮮訓善善有少意又宣髮為白髮鮮首亦為白首皆其義矣鮮者尠之叚音也通作鮮禮中庸表記大學注並云鮮罕也易繫辭上釋文引鄭云鮮少也蓋與罕義亦近○鮮亦省作尟說文云尟是少也俗作尠文選西京賦云僕則尠於李善注尠少也西征賦注引爾雅作尠寡也又通作鮮易繫辭鮮下釋文並云尠本亦作鮮繫辭上釋文云鮮鄭作尟與尟字及止此數處餘皆作鮮鮮又訓寡者詩蓼莪傳及揚之水箋並云鮮寡也論語學而篇鄭注及華嚴經音義上引國語賈注並云鮮寡也

酬酢侑報也此通謂相報答不主于飲酒

玉篇云報酬也荅也畜也喪服小記注報猶合也合與荅聲義近淮南天文篇注報復也穆天子傳注報猶反也反與復義近樂記及祭義並云禮有報而樂有反是反報義同報又白也如報命報罷之報俱訓白又與荅義近矣酬者說文作醻或作酬通作醻詩瓠葉傳醻道飲也彤弓箋醻猶厚也勸也此皆主于飲酒而言也彤弓云一朝醻之傳醻報也周語云醻幣宴貨吳語云勸酒而言客前以酬客韋昭賈逵唐固注並云酬報也此皆泛言酬荅不專為飲酒而言也故易繫辭云可與酬酢集解引九家注陽往為酬陰來為酢韓康伯注酬酢猶應對也又通作詶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云詶作詶同按詶从言故廣韻云以言荅之荅即報矣酢者說文作醋通作酢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醋作酢有司徹注今文醋曰酢二注不同廣韻引蒼頡篇云主荅客曰酢客報主人曰醋曰多古字是醋古文作酢也經典醋酢二字通故特牲饋食酢言酢之傳並云酢報也士虞禮及特牲饋食禮注並云醋報也是醋古字通又醻又作酬又司几筵及司尊彝釋文並云酢本或作醋儀注又云酢或為作俱同皐艮傳字也酢為古文作酢亦其證矣侑者說文又作姷或作侑通作宥其義同故易繫辭云可與祐神馬融注祐配也酬說文而言是酬酢詁其義同詁訓為報故易繫辭釋文引鄭注祐助也廣雅並云侑耦也配耦之義近說文案侑勸也侑勸亦失其義矣又詩楚茨傳及公食大夫特牲少牢饋食注並云侑勸也勸也與報荅義亦近故楚茨正義云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報荅之義其說是也又侑通作宥周雅及禮器釋文並云侑本或作宥聘禮

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侑皆作宥又通作圜禮器云詔侑武方鄭注詔侑或爲詔圜

毗劉暴樂也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覭髳茀離也**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蘢耳

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

方言云毗𠠝也𠠝與暴樂義近通作爆爍詩捋采其劉毛傳劉爆爍而希也鄭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釋文爆本又作暴同音剝爍本又作爍或作落同音洛爾雅釋文暴本又作爆樂本又作爍桑柔正義引爾雅正作爆爍又引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爍然則爆爍之爲言猶剝落也亦言𣏌落說文云艸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詩七月傳並云蘀落也或言拓落文選解嘲云何爲官之拓落也蓋拓落謂之𣏌猶𣏌落魄也又言牢落文選上林賦云牢落陸離李善注牢落猶遼落也又言留落漢書霍去病傳云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然則留落之聲與劉樂同毗劉之爲言猶不留也音變爲仳離詩有女仳離仳離蓋分散之義與披離同方言云披散也是披離猶仳離也又變爲劈歷釋名云辟歷辟析也所歷皆破析也又變爲勃樂廣韻云勃樂胡樂亦作𠣚栗一切經音義十九引纂文云𠣚栗者羌胡樂器名也蓋𠣚栗猶言別裂其聲激楚聽之如欲破裂也此皆毗劉一聲之轉也釋文毗樂允本作㽦一云𦯔也按𠴲毗聲同古字通借劉爲庇蔭失其義也毗劉暴樂蓋古方俗之語不論其字唯取其聲今登萊閒人凡果實及木葉隕落謂毗劉𣏌枯拉亦即暴樂之聲轉○說文云覭小見也从冥聲引爾雅曰覭髳茀離是覭當讀莫經反釋文郭亡丁反則讀如陌二讀實一聲之轉也說文髳與鬏重文之省當讀如矛釋文音蒙蒙矛亦一聲之轉也覭髳音變爲暮蒙左氏昭十三年傳以暮蒙之按暮蒙亦覭覭之意也又變爲溟沐太玄少云密雨溟沐溟沐猶霢霂爲細雨濛密之貌也又變爲蠓蠓蠓蠓者小蟲亂飛之貌也又變爲緜蠻詩緜蠻黃鳥緜蠻猶言彌漫蓋文采縟密之貌又選景福殿賦注引韓詩薛君云緜蠻文貌是矣毛鄭訓小失其義也是皆覭髳一聲之轉字雖異而義實同者也茀離說文引作茀離郭注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蘢亦皆一聲之轉也彌離雙聲木蘭詩云雄兔眼迷離迷離又變爲幎歷文選射雉賦云幎歷作見幎音覓幎歷猶迷離也又變爲羃歷廣韻云羃歷煙貌又變爲羃䍥廣韻云羃䍥婦人所戴又變爲暮絡釋名云貴繡曰暮暮幕也貴者著衣可以暮絡絮也變爲蒙蘢之聲同爲曚曨玉篇云曚曨日未明也又聲近爲蒙戎詩狐裘蒙戎毛傳蒙戎以言亂也亦作尨茸左氏僖五年傳狐裘尨茸杜預注尨茸亂貌也蒙戎之爲言猶紛綸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紛綸葳蕤索隱胡廣云紛綸亂也是紛綸猶紛亂又與蒙戎聲轉義近也覭髳雙聲茀離疊韻亦古方俗之語取其聲不論其字者孫炎字別爲義郭所以譏其失矣

貍語貳疑也貍惑有貳心者皆疑也左傳曰天命不慆

說文云疑惑也又云䇭未定也是䇭疑聲義同逸周書王佩篇云時至而疑孔晁注疑猶豫不果也漢書注疑似也士相見禮注疑度之周禮司服注疑之言擬也然則擬也度也俱與疑義近皆疑惑不定之意也通作擬易坤釋文云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擬禮中庸釋文疑本又作擬疑擬一聲之轉也蠱者左氏昭元年傳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說文又以腹中蟲爲蠱梟桀死之鬼亦爲蠱其義皆爲疑惑也晉語韋昭注蠱化也化惑聲轉又䇭从匕已訓變變化與疑惑義近通作假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蠱不瑕蠱假音同古讀假如蠱也蠱又讀如冶亦與冶通馬融廣成頌云田開古蠱鄭古冶也後漢書張衡傳注蠱音野謂妖蠱也然則妖冶與惑亂之義又近矣詔者郭引左氏哀十七年傳天命不詔又昭廿六年傳天道不詔杜預注並云詔疑也逸周書謚法篇云帝命不詔孔晁注詔僭也訓假也僭也又差也皆與疑義近通作慆左氏昭廿七年傳天命不慆久矣杜注慆疑也爾雅釋文詔字或作慆又通作滔又選西京賦云天命不滔李善注滔與詔音義同左傳哀十七年釋文亦云詔本又作滔皆聲同假借字也爾雅釋文又云詔沈勑檢反按勑檢乃諂字之音諂从臽聲與詔从召聲迥別沈旋音誤矣貳者說文云副益也从貝弍聲弍古文二按二不一也有二心者必生疑惑故晉語云不可以貳貳無成命韋昭注貳疑也通作二呂覽應言篇云令二輕臣也高誘注二疑也是二貳通又通作忒詩其儀不忒毛傳忒疑也禮緇衣釋文忒本或作貳周語云平民無貳大射儀注作平民無忒又通作貸緇衣云衣服不貳釋文貳本或作貸易豫釋文又云忒京本作貸貸忒聲轉忒又作貣貣忒俱从弋聲貳亦从弋貳與忒又俱訓變變與疑義近故古字俱通

楨翰儀榦也詩曰維周之翰儀表亦體榦

說文云榦築牆耑木也書云峙乃楨榦馬融注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按兩邊立木所以榦正牆者故榦又訓正易榦父之蠱詩榦不庭方虞翻注及韓詩章句並云榦正也榦在兩旁象人之脅故又訓脅公羊莊元年傳搚榦而殺之釋文榦脅也脅所以正肢體故又訓體楚辭招魂云去君之恒榦王逸注榦體也因人肢體又爲木之枝榦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榦枝榦也通作幹亦通作榦故釋文云榦本又作幹胡旦反又作榦漢書郊祀志注亦云榦或作幹按榦本象公曰胡旦二音爾雅及疏皆釋文俱偏舉一音亦未備也又通作干鄭季宣碑陰云宜事干司馬臺碑陰云有諸曹干十三人皆借干爲榦也又甲乙爲榦亦書作干而音榦矣楨者書費誓傳楨曰楨旁曰榦正義云題謂當牆兩端者也旁謂在牆兩邊者也又引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按楨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楨之言貞也貞者正也正亦榦正故易文言云貞者事之榦也明楨榦其義同詩云維周之楨毛傳楨榦也鄭箋以爲榦事之臣也翰者榦之假音也說文云韓井垣也井垣與榦義近通作榦莊子秋水篇云吾跳梁乎井榦之上釋文井榦司馬云井欄也崔譔云之音西京賦作韓音今按漢書校乘傳云單極之航(綆同)斷幹音竅晉灼注幹井上四交之幹此幹亦當音韓郊祀志井幹樓注云幹或作韓然則井幹即井韓矣又通作翰詩桑扈文王有聲板崧高傳並云翰幹也桑扈及崧高正義並引舍人曰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是舍人以翰爲榦所言即之訓耳儀者榦之段音也說文云儀榦也玉篇云儀義奇儀倚二切史記項羽紀云烏江亭長儀船待集解應劭曰儀正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又選蜀都賦云儀舟劉逵注南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爲儀然則儀亦爲正正亦爲榦與爾雅合矣郭氏不知儀字段借而云儀表亦體榦釋與無此訓其義非也廣韻四紙云儀同儀儀字亦俗

弼棐輔比俌也書曰天威棐忱易曰比輔也俌猶輔也

說文云俌輔也讀若撫釋文俌音輔郭方輔反字林音甫與說文合弼者上文云重也重與輔義近說文亦兼輔重二義本於爾雅

也書弼成五服史記夏紀作輔成五服荀子臣道篇注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是弼有拂戾之義故越語云憎輔遠弼韋昭注相導爲輔猶過爲弼漢書注弼戾也通作拂孝經注左輔右弼釋文弼本又作拂大戴禮保傅篇云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賈子作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荀子臣道篇注云拂讀爲弼又通作佛詩佛時仔肩鄭箋佛輔也釋文佛鄭音弼又通作𢐀弼成五服說文引作𢐀成五服云𢐀輔信也玉篇以𢐀爲古文弼字也棐者說文云輔也書康誥云天威棐忱大誥云天棐忱辭又云越天棐忱漢書翟方進傳棐忱作輔誠通作匪詩小人所腓腓即棐也鄭箋腓當作芘然芘倚亦比輔之意牛羊腓字之亦即輔字之也又通作配春秋繁露云使一大夫立於棐林即配林也配副義亦爲輔棐配音又相近也輔者車之備也詩云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又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是輔所以助車今人縛杖於輻以防傾側此即車之輔也左氏僖五年傳輔車相依正與詩合此本義也杜預注輔頰輔服虔注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車名云頰或曰輔車言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此則輔車亦本借車輔以爲名耳非本義也說文引傳輔車相依又以頰車釋輔義似未安且輔在車部乃車之輔其面部別有酺字訓頰乃是頰車之輔故易咸其輔釋文云輔虞作酺玉篇引左傳作酺車相依云亦作輔是輔車之輔正作酺通作輔說文輔訓頰車義取通借或文有脫略疑不能明耳比者親之備也說文云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是比爲親密不苟从也故謚法云擇善而從曰比左氏昭廿八年傳及皇矣詩傳竝用其文易象傳云比輔也詩云胡不比焉齊語云足以比成事鄭箋及韋昭注竝云比輔也通作庇又作芘見詩雲漢及莊子人間世釋文

疆界邊衞圉垂也　疆場境界邊旁皆衞守圉皆在外垂也左傳曰聊以固吾圉也

說文云坐邊也通作垂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坐不垂堂莊子逍遙遊篇云其翼若垂天之雲索隱及釋文竝云垂邊也又通作陲說文云陲危也危有近邊之義故衞邊陲篇韻云陲邊也荀子臣道篇云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楊倞注垂與陲同是也疆者說文作畺或作疆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周禮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畺五百里王畿界也大司徒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疆猶界也穀梁昭元年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按竟即境字經典俱以竟爲境也通作壃易坤詩祭禮壃弓釋文竝云壃本作壃爾雅釋文壃字又作畺疆又作疆皆借字按壃疆同字非叚借字疆省弓即爲壃又省土即爲畺故詩萬壽無疆白石神君碑作萬壽無畺又通作彊賈子審微篇云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彊即疆字史記越世家云越王無彊越絕書作無彊皆其證也疆與界同意俱从田田从口十即分疆畫界之義故說文疆訓界界訓境疆界境又俱一聲之轉也邊者說文云行垂崖也崖岸亦邊垂義書武帝紀引逸詩云親省邊垂吳語云頓顙於邊玉藻云其在邊邑韋昭注以邊爲邊境鄭注邊邑謂九州之外然則邊之言遠也又言近也史記高祖紀云齊邊楚集解引文穎曰邊近也是邊兼遠近二義邊猶瀕也傍也如云瀕河瀕海亦云傍河傍海史記俱作竝字音亦相轉是皆以邊爲近也邊又偏也左氏隱十一年傳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偏猶言東邊又昭十一年傳五大不在邊是皆以邊爲邊也邊與鄙義同月令云四鄙入保鄭注鄙界上邑左氏傳云羣公子皆鄙杜預注鄙邊邑也公羊經云伐我西鄙何休注鄙者邊垂之辭是邊鄙義同鄙與邊又一聲之轉也衞者周語云侯衞賓服韋昭注衞衞圻也蓋本周禮大司馬九畿而言也圻即畿字說文圻本垠之重文一曰岸也岸亦崖也與邊訓垂崖同意然則垠亦邊垂之義衞又遠裔之名故周禮巾車云以封四衞鄭注四衞四方諸侯守衞者蠻服以內荅衞之言猶裔也淮南原道篇注裔邊也方言云裔末也末亦邊遠之義又釋名云矢其旁曰羽齊人曰衞所以導衞矢也又營衞軍兵列營爲守衞亦在邊垂是衞裔圻竝聲近義同矣圉者說文云垂也詩孔疏我圉我居圉卒荒傳竝云圉垂也郭引左氏隱十一年傳文杜預注及正義引舍人竝云圉邊垂也詩桑柔正義引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按圉猶宇也文選東京賦注引蒼頡篇云宇邊也易繫辭虞翻注宇謂屋邊也詩七月釋文屋四垂爲宇淮南氾論篇注宇屋之垂然則宇圉聲義同

昌敵彊應丁當也　書曰禹拜昌言彊者好與物相當值

說文云當田相值也又云擋當也擋值同音語云當之者戕焉又云朱也當御韋昭注竝云當值也通作直晉語云臣敢煩當日注當日直日也直與值同呂覽無義篇云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賁信篇云寒暑四時當矣高誘注竝云當應也公羊莊十三年傳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何休注當猶敵也敵當一聲之轉也昌者說文云美言也一曰日光也詩還及猗嗟傳竝云昌盛也盛與光義相成春秋元命苞注昌兩日重見言明象然則兩日重爲相當故又訓當也疊从三日尤盛故後漢書注引韓詩云莫不震疊疊應也疊之訓應與昌之訓當義正同矣郭引書曰禹拜昌言僞孔傳及後漢書注竝云昌當也別作讜逸周書祭公篇云王拜手稽首讜言張平子碑云讜論允諧又作讜孟子注引書作禹拜讜言書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文選與引云旣感羣后之讜辭蔡邕注讜直言也荀子非相篇云博而黨正楊倞注黨與讜同謂直言也然則讜猶當也當訓直直亦當讜訓善與昌訓美義又同矣敵者上文云匹也匹敵亦當對也禮少儀云敵者曰某固願見史記衞世家及左氏哀十五年傳俱云敵子路鄭注及服虔注竝云敵當也敵已見上文敵匹下敵與疊近韓詩云疊應也應亦爲當又與特近詩柏舟傳特匹也匹亦爲敵釋文引韓詩特作直云相當值也直特聲近敵疊聲轉故其義俱通矣彊者釋名云彊畺也按畺从畕（居良切）畕比田也二田相當與昌同意彊又盛也與昌訓盛義又同彊之爲言儼也釋名云儼正直皃然也是儼訓爲直直亦爲當彊有姜音詩釋文引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然則匹耦亦相當之義禮表記作姜姜賁賁鄭注爭鬭惡貌也爭鬭又相敵之義故廣雅云姜強也彊即彊姜亦彊矣應者說文云當也又云應以言對也對亦爲當詩云應侯順德我應受之周語云以應成德淮南原道篇云事無不應毛傳及韋昭高誘注竝云應當也通作膺詩戎狄是膺傳膺當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戎狄是應爾雅釋文應本或作膺是膺應通聲轉爲禦詩百夫之禦易利用禦寇毛傳及虞翻注竝云禦當也丁者與彊同義白虎通云丁者強也釋名云丁壯也詩甯丁我躬楚辭惜賢篇云丁時逢殃逢尤篇云恩丁文兮聖明哲毛傳及王逸注竝云丁當也神農之教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又曰婦人當年而不織丁壯即當年也丁當疊韻漢書匡衡傳云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注鼎猶言當也賈誼傳云天子春秋鼎盛亦其義也

浡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　浡然興作貌蠢動作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梁矣肩見書迪未詳

釋言云作為也說文云作起也詩與子偕作易云聖人作毛傳及馬鄭注竝云作起也文選兩都賦序注作興也荀子解蔽篇注作動也禮記哀公問注作猶變也按變有更新之義故詩駉傳云作始也始有創造之義故詩天作傳云作生也生兼成長二義故老子王弼注作長也易繫辭虞翻注作成也是皆展轉生訓而義俱通者也作與迮同說文云迮起也迮者勃之段音也說文云勃排也玉篇云勃卒也蓋卒謂猝然排鋪排也方言云舒勃展也皆與興作義近通作悖左氏莊十一年傳云其興也悖焉釋文悖一作勃盛貌又通作佛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楊倞注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又通作浡廣雅云浡盛也孟子趙岐注浡然已盛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云浡亦勃字同蒲沒反按浡疑當為郣說文云郣郣海地一曰地之起者曰郣郣然則起亦作也是郣為正體勃悖俱段借浡蓋或體渤又俗體矣肩者上文云勝也克也皆與振作義近釋名云肩堅也諡法云堅長也長讀如掌與作起義又近矣搖者說文云動也方言云上也又云疾也又云遙疾行也遙與搖同古字通用皆動作之義又與搖同說文云搖樹動也又與蹻同方言云蹻跳也又與猶同檀弓云詠斯猶鄭注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今按猶搖同聲段借非誤也詠斯猶猶斯舞亦為動作皆其證矣動者說文云作也楚辭抽思篇云悲夫秋風之動容兮王逸注動搖也呂覽論威篇云物莫之能動高誘注動移也移亦搖也動又變也感也發也生也其義皆為作也通作蠢見周禮大祝注蠢者下文又云動也方言云作也郭注謂動作也通作春考工記梓人云則春以功鄭注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禮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是春蠢聲同蠢出聲轉尚書大傳云春出也物之出也然則生出亦動作之義又通作惷說文云亂也惷訓亂與作訓變其義同說文引左氏昭廿四年傳曰王室曰惷惷焉今作王室實蠢蠢焉杜預訓為動擾貌是其聲義又同矣迪者妯之段音也妯蠢下文俱云動也動作義同妯迪聲同通作迪上文云迪進也下文云迪道也漢書揚雄傳注迪由也由遵進與動作義亦近也迪有軸音又通作柚方言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詩杼柚其空釋文柚音逐本又作軸是皆字異而音同故古字又通矣俶者上文云始也始與作義近毛詩訓作為始爾雅訓俶為作其義一也詩有俶其城毛傳俶作也方言云衝俶動也動亦作也後漢書張衡傳注俶整也整頓亦動作也俶與埱聲義同說文云埱气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俶同气出土與作起之義亦近也厲者方言云為也逸周書大武篇云厲有六厲孔晁注厲為也為亦作也故書庶明厲翼正義引鄭注厲作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注鄂鄂辨厲也引論語曰其言之不作是作為厲之義郭引穀梁襄五年傳云始厲樂矣亦謂始作樂耳呂覽季冬紀云征鳥厲疾高誘注厲高也文選高唐賦云沫潼潼而高厲李善注厲起也漢書揚雄傳注厲高也高起高亦義俱為作也方言云厲今也今與矜同矜莊嚴厲亦振作之意也厲通作勵又通作烈俱一聲之轉

兹斯咨呰已此也呰已皆方俗異語

說文云此止也按止謂物所止處人指而名之曰此也呂覽貴生篇云彼且奚以此之也高誘注此此物也老子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又云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河上公注竝云此今也今亦為此此亦為今互相訓也此又且也詩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此與且古音相轉也兹者說文云艸木多益又訓此者因其益多指而別之曰此也書云兹攸俟又云越兹麗刑鄭注竝云兹此也廣雅云兹今也兹訓今與此訓今義亦同呂覽任地篇云今兹美禾高誘注兹年也蓋亦緣詞生訓實則今兹即今此也今兹猶言之為此今音變為斯今又變為首今竝字異而義同矣斯者說文云析也分析與此義近斯又盡也盡與止義又近坊記引書斯謀斯猷春秋繁露竹林篇作此謀此猷詩胡斯長忌漢書賈山傳作胡此長忌又匪今斯今鄭箋亦以斯今為此今矣咨者與兹音近同字通魏孔羨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千載之師表者已咨即兹也又咨嗟之咨說文作嗞从口兹聲亦其證也呰者說文云苛也苛與呵同呵責人者必止其人而問之故呵有止義止即此之訓也通作訾訾訓毀與呰訓苛義近方言云訾何也何與苛音又同郭注呰為聲如斯斯亦此矣又通作些一切經音義二及六竝云呰古文些敳二形爾雅釋文呰郭音此引廣雅云些辭也是郭以些為呰蓋本楚辭或讀些為蘇箇切非矣已者止也止亦此之訓故又為此也此从止而訓止蓋聲兼義也已古讀如以而亦訓止其聲近也兹亦聲近故書云邇可遠在兹史記夏紀作近可遠在已已與兹俱訓此故轉相訓也戴氏震引莊子云已而為知者已而不知其然當解已為此

嗟咨𨲠也今河北人云𨲠歎音兔罝

玉篇云𨲠𨲠歎也廣韻云𨲠長歎釋文云𨲠本或作𨲠引字林云皆古嗟字太玄瞢云時𨲠𨲠范望注𨲠𨲠長歎也通作嗟詩臣工傳嗟嗟勑之也烈祖箋重言嗟嗟美歎之深又海外東經云嗟丘一曰嗟丘廣韻作𨲠丘皆古字通之證也嗟者𧪹之或體也說文云𧪹咨也玉篇作諮同通作嗟釋名云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文選吳都賦注引爾雅舊注云嗟楚人發語端也按嗟自發端非必楚語嗟有奈何之訓詩權輿箋嗟乎奈何荀子富國篇注本之而云嗟奈何然則鄭意蓋謂事無可奈何故嗟歎之非以奈何訓嗟也又通作差易大耋之嗟釋文嗟荀本作差詩穀旦于差釋文差韓詩作嗟蓋詩之于嗟俱歎詞也又變作齎易齎咨涕洟釋文引鄭注齎咨嗟歎之辭也是齎咨即嗟咨聲之轉矣咨者嗞之段音也說文云嗞嗟也廣韻云嗞嗟憂聲也亦作嗟兹詩綢繆傳子兮者嗟兹也通作咨詩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書咨四岳史記五帝紀作嗟四嶽論語咨爾舜皇侃疏亦云咨咨嗟也又通作訾逸周書太子晉篇云莫有怨訾孔晁注訾嗟恨也又通作資太玄樂云則哭泣之𨲠資范望注𨲠資憂哀之貌也然則𨲠資即嗟咨訾亦即怨咨俱古字通矣禮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資當為至按鄭以資屬下句故讀為至實則怨資相屬即怨咨也下惟曰怨無資字句意已足古書文字不拘何必斤斤相比對也

閑狎串貫習也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

說文云習數飛也呂覽審己篇注習學也玉篇云習串也漢書注習狎也按易重坎曰習坎故習訓重也因而重之故又訓因也習而安之故又訓便也通作襲襲亦重也因也周禮胥注故書襲為習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云龜謀襲吉李善注襲與習通皆其證也閑者居之習也閑訓遮闌與重習便習義近易曰閑輿衛釋文引馬鄭云閑習也詩四馬既閑既閑且馳傳箋竝云閑習也禮射禮記注引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通作閒文選東京賦云既佶且閒詩六月篇閑作閒十畝之閒釋文云閒本亦作閑狎者說文云犬可習也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周語云未狎君政晉語云陽人未狎君

褻鄭注及韋昭注竝云狎習也方言云褻狎也郭注相親狎也按
褻有慣習之意故廣雅云狎輕也輕有忽意故論語狎大人鄭注
狎慣忽也輕忽褻又因狎習而生也通作甲詩能不我甲釋文甲
韓詩作狎書因甲于內亂正義引鄭王皆以甲爲狎釋言云甲狎
也是諸義所本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狎古文㕅㑾二形是狎又
通矣串者患與𢿙之段音也玉篇廣韻串俱古患切與貫同釋
文引沈謝音亦同郭音五患反則與𢿙同說文云𢿙習也引左
氏昭元年傳𢿙歲而偈日又僖五年傳云寇不可𢿙又選東京賦
云目𢿙阿房杜預及薛綜注竝云𢿙習也通作玩弄與狎習義
近故文選詩注玩與𢿙古字通又通作忨說文云忨貪也引春秋
傳曰忨歲而潵日是皆郭義所本也作串者串古音患亦通作患
詩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鄭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釋文串
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亦云串詩本爲患然則患乃本字串
即患字之省故一切經音義九及十七八竝引舍人云串心之習
也據此知爾雅古本串正作患矣貫者遺與摜之段音也說文遺
摜竝云習也摜字下引左氏昭廿六年傳曰摜瀆鬼神通作貫詩
六月正義引書傳云貫之何習之詩射則貫兮魯語云晝而講貫
孟子云我不貫與小人乘鄭箋及韋昭趙岐注竝云貫習也又通
作慣釋文慣本又作貫又作遺同古患反又通作宦詩三歲貫女
漢石經作三歲宦女又通作串荀子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惡民
之串以無分得也楊倞注串工患反是串即貫字也郭云貫伏也
者釋文伏音逝又時設反引張揖雜字音曳云狃忕過度按說文
云愧習也从曳聲與
張揖音同愧即忕也

曩塵佇淹留久也 塵垢佇企淹滯皆稽久也

墨子經上篇云久彌異時也玉篇云久遠也長也公羊莊八年傳
爲久也何休注爲久稽留之辭孟子注久留也文選歸田賦注久
滯也按久之言舊也故詩告爾舊止箋舊久也久舊亦通故書云
舊勞于外史記魯世家作久勞于外舊爲小人作久爲小人矣曩
者釋言云曩曏也說文云曏不久也今按對遠曰言則曏爲不久對
今日言則曏又爲久故廣雅云曩久也曏也曏與曏同列子黃帝
篇云曩吾以汝爲達張湛注曩昔也昔亦久也釋文曩作乃漢書曹
參傳云乃者我使諫君也集注乃者猶言曩者是曩乃音轉字通
晉語云有緩急言之爲曩者急言之爲乃者其義則同耳塵者
陳之段音也詩我取其陳傳陳者食我農夫食陳是陳有久義故
說文云田陳也敶者从田十久韭云一穜而久者取陳久之意也
史記平準書云於是大農陳粟集解韋昭云陳久也素問鍼解云菀
陳則除之者奇病論云治之以蘭除陳氣也王砅注竝云陳久也
通作塵文選忠玄賦云允塵邈而難虧舊注塵久也書失于政陳
于茲傳訓陳爲久正義引釋詁文而云古者塵陳同又引孫炎曰
塵居之久也久則生塵矣此妄說也郭本孫義以塵垢爲訓亦又
失之塵陳以聲爲義耳非塵垢塵居之謂也又通作填詩倉兄填
兮毛傳填久也孔填不寧鄭箋亦以填爲久矣又轉爲烝釋言云
烝塵也詩烝在桑野鄭箋以爲久處桑野古者聲寘填塵同也烝
也無戎箋亦云久古聲填寘塵同是皆義存乎聲矣孫炎緣詞生
訓豈爲失也今登萊閒人謂時之久者或曰烝日或曰鎮日或曰
塵日謂年亦曰烝年鎮年塵年皆古音也鎮與填亦古字通其音
義又俱爲塵矣佇者宁之段音也說文云宁辨積物也文選遊天
台山賦注宁猶積也佇與宁同按宁與貯同說文云貯積也史記
平準書索隱引字林云貯塵也塵積皆爲久也通作佇詩佇立
以泣傳佇立久立也漢書敘傳云佇盤桓而且俟張晏注佇久也
又通作竚文選幽通賦作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注竚立也非也
楚辭大司命之延竚作立旁竚離騷之延佇作人旁佇而注俱訓
立亦非也佇訓久不訓立毛傳甚明是皆望文生義耳又楚辭悲
上篇云佇立兮切怛王逸注佇停也停亦積久之義也淹者方言
云敗也水敝爲淹按水敝謂漸漬之與敗同意故說文云淹久漬
也禮儒行云淹之以樂好楚辭離世篇云淹芳芷於腐井兮淹皆
訓漬漬有久義故又訓久公羊宣十二年傳王師淹病矣晉語云
振廢淹離騷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注竝云淹久也通作奄詩奄觀
銍艾箋奄久也是鄭讀奄爲淹也留者說文云止也是止之久也
故儒行云悉數之乃留鄭注留久也楚辭湘君篇云蹇誰留兮中
洲王逸注留待也逸周書武順篇注留遲也吳語云一日
惕一日留韋昭注留徐也徐遲待又皆與久義相成也

逮及暨與也 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逮亦及也

說文云與黨與也又爲許與之與又䢜也隨也如也皆與及義相
近故檀弓論語鄭注竝云與及也公羊注與弁也漢書注與偕也
偕與弁其義亦俱近及也逮者說文云唐逮及也經典逮俱訓及
通作隶說文云隶及也又通作𨽸說文云𨽸及也𨽸與迨同迨逮
釋言竝云及也及亦與也詩摽有梅釋文引韓詩云迨願也願與
義近聲又相轉也又通作遝（徒合切）石經公羊殘碑云祖之所
遝聞州輔碑云遝事和熹后孝安帝劉寬碑云未遝誅討陳球後
碑云遝完祖齊俱以遝爲逮也釋言云逮遝也遝逮古聲義同也
及者說文云逮也逮亦與故公羊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
皆與也及猶汲汲也廣雅云及連也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
連其義亦皆近與也暨者臮之段音也說文云臮衆與詞也引書
曰臮咎繇又淮夷蠙珠暨魚史記夏紀及漢書地理志暨俱作臮
朔南暨地理志亦作臮通作暨春秋經之暨公羊傳云會及暨皆
與也暨猶暨暨也然則暨亦及也暨暨猶汲汲也故華嚴經音義
上引珠叢云暨謂及頂也頂即與矣又通作洎書娶洎小人鄭注
洎與也莊子寓言篇云後仕三千鍾不洎文選東京賦云于斯胥
洎又云澤洎幽荒郭象及薛綜注竝云洎及也又通作塈
士喪禮注引喪大記云塈不塈于棺釋文塈劉本作塈

騭假格陟躋登陞也 方言曰魯衛之閒曰騭梁益曰格禮記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

陞者玉篇云上也進也與升同釋詁云書陞顧方言云未陞天龍
謂之蟠龍竝以陞爲上也經典俱作升升登也亦與登通見儀禮
喪服注易升釋文引序卦云升上也馬云高也詩天保傳升出也
出與高亦登上之義也通作昇易釋文升鄭本作昇集解引鄭注
云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故謂之昇昇進益之象
也按昇與陞竝从俗作經典罕用升本量名升斗遞增即具登進
之義何須加日加阜邪爲騭俗耶騭者牡馬之名見於釋畜又訓
陞者牡馬奢騭騭乘也乘亦升也故書云惟天陰騭下民釋文引
馬融注騭升也升猶舉也通作𨻰方言云𨻰（音賓）登也魯衛曰
𨻰郭引作騭是𨻰騭通釋文騭之實反又音陟說文亦云騭从陟
聲矣假者說文假𠐁竝云至也又訓陞者陞至義近至之言到也
故到訓登又訓至假亦訓至又訓陞矣漢書王莽傳注假至也升
也淮南齊俗篇云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高誘注假上也上亦
升也郭讀假爲遐故引曲禮曰天王登遐今作登假假遐古音同
也格者假之段音也方言云假至也又云登也郭注格古格字通
作格書庶有格命鄭注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釋天云太歲在寅
曰攝提格李巡注格起也起亦升也釋訓云格格舉也舉亦升也
又通作假詩昭假無贏湯孫奏假來假來享釋文竝云假音格箋

竝云假升也古書格多作假故書格于上下說文人部作假于上下祖考來格後漢書章帝紀作祖考來假惟先格王漢書成帝紀作惟先假王格人元龜史記殷紀作假人元龜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世家格俱作假經典所以格多作假者假格聲同故士冠禮注今文格為嘏嘏假聲同又方言云邪唐冀兗之閒曰假或曰各皆其證矣陟者說文云登也玉篇云高也升也詩卷耳公劉傳箋陟俱訓升車舝皇矣箋陟俱訓登登升一耳故書云女陟帝位史記五帝紀作女登帝位矣陟聲近德說文云德升也玉篇云德福升也周禮大卜云三曰咸陟鄭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是德陟聲義同又與騭同集韻云陟或作騭釋文云騭又音陟是陟騭又通矣躋者說文云登也引商書曰予顛躋詩蒹葭斯干長發傳竝云躋升也通作隮詩蝃蝀候人傳俱以隮為升士虞禮記注亦云隮升也春秋文二年經云躋僖公周禮大宗伯注作隮僖公又通作齊詩聖敬日躋孔子閒居作聖敬日齊至于湯齊鄭注詩讀湯齊為湯躋樂記云地氣上齊鄭注齊讀為躋士虞禮記注今文隮為齊又通作資周禮眡祲注九曰隮鄭注故書隮作資易得其資斧釋文引子夏傳及衆家竝作齊斧是齊資又通矣登者上文云成也物成就則可升故經典登字俱兼成也升也二義左氏隱五年傳不登於器服虔注訓登為成又云不登於俎服注訓登為升周禮羊人云登其首鄭注登升也曲禮云年穀不登鄭注又云登成也是成升其義近又月令登麥登黍鄭注竝云登進也周禮司民登民數考工記輈人登馬力鄭注竝云登上也晉語云不哀年之不登韋昭注登高也高上推其義亦俱為升也登通作升已見上文登成下又左氏僖廿二年傳釋文登經本亦作升經亦其證也登轉為得見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注

揮盝歇涸竭也月令曰無漉陂池國語曰水涸而成梁揮振去水亦為竭歇通語

竭者渴之叚音也說文云渴盡也廣韻十七薛傑紐下云渴渠列切水盡也周禮草人云凡糞種渴澤用鹿鄭注渴澤故水處也賈公彥疏故時停水今乃渴也釋文渴其列反是渴讀為竭爾雅釋文亦云渴音竭本或作竭是經典用渴字唯爾雅及周禮兩見今爾雅已非陸本之舊經典又借竭為歇灌之字於是竭字音義唯見於周禮矣通作竭禮大傳云人道竭矣周語云昔伊洛竭而夏亡鄭注及韋昭注竝云竭盡也其餘經典亦俱作竭而竭不復用矣揮者說文云奮也奮猶振也考工記鮑氏云而揮之謂振去之也曲禮云飲玉爵者弗揮釋文引何承天云振去餘酒曰揮齊策云揮汗成雨高誘注揮振也易六爻發揮釋文引王肅王廙竝云揮散也晉語注揮灑也灑散與竭盡義相成也盝者漉之叚音也說文云漉浚也廣雅云漉滲也說文滲下漉也按滲漉亦言滲漏然則漉之言漏也水澤漏下故為竭盡也郭引月令云毋漉陂池與毋竭川澤句對知漉亦為竭方言云漉極也極盝義亦為竭竭極聲又相轉也素問靈樞論云無刺漉漉之汗王砅注以漉漉為汗大出是亦竭盡之義今人語以小汗為漉漉非矣通作盝方言云盝涸也廣雅云盝盝也盝與漉同說文漉重文又通作盝盝即盪之省文也考工記慌氏云清其灰而盝之鄭注於灰澄而出盝晞之鄭意盝謂澄出其水為盝而後暴乾之故廣韻云盝去水也竭也或作漉然則漉借為盝明矣歇者說文云息也按息休息也人倦極則休息聲轉為戲泄故方言云戲一音羲泄歇也楚謂之戲泄又轉為歇泄故說文云歇一曰气越泄方言注歇泄气廣雅云歇泄也俱與說文合今俗語亦為歇息為歇泄也泄說文作渫云除去也除去即竭盡之義左氏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杜預注歇盡也方言云歇涸也郭注謂渴也渴即竭字矣涸者說文云渴也讀若狐貈之貈月令及呂覽仲秋紀竝云水始涸周語云天根見而水涸皆訓竭廣雅云涸盝也淮南主術篇云不涸澤而漁高誘注涸澤漉池也本經篇云竭澤而漁高注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漉池聲之轉

拒拭刷清也振訓拭拭掃刷皆所以為絜清

說文云清朖也澂水之皃考工記慌氏注清澄也澄說文作澂云清也是清澂互訓其義同清又靜也淨也淨說文作瀞云無垢薉也通作靖書云自靖釋文靖馬本作清謂絜也又通作靜書直哉惟清史記五帝紀作直哉惟靜絜禮經解云絜靜精微史記萬石張叔傳云期為不絜清釋文絜清即絜靜也又通作凊周禮宮人注沐浴所以自潔清釋文清本亦作凊爾雅釋文亦云清如字劉音凊禮慈姓反是清凊通矣拒者推之叚音也說文拒訓給也別有推訓拭也从堇聲經典俱作拒音義與振同喪大記云拒用浴衣鄭注拒拭也士喪禮云拒用巾鄭注拒晞也清也古文拒作振一切經音義七云振古文振拒二形是拒振通故曲禮云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鄭注振去塵也去塵即潔清之意故郭以振訓為拒得其義與聲矣今人謂去濁取清曰振亦以振為拒耳拭者飾之叚音也說文云飾㕞也讀若式廣韻云拭刷也釋名云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是拭飾聲義同經典俱作拭聘禮云賈人北面坐拭圭鄭注拭清也禮雜記云雍人拭羊鄭注拭靜也靜即淨淨亦清矣刷者㕞之叚音也釋文刷字又作㕞所劣反說文云㕞飾也通作刷說文云刷刮也禮有刷巾周禮凌人秋刷鄭注刷清也詩七月釋文引三蒼云刷埽也埽除亦所以為潔清文選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洗刷俱潔清之意張載注刷小書也李善注刷猶飲也竝非

鴆昏於顯閒代也鴆鴈知運代昏主代明明亦代昏顯即明也閒錯亦相代於義未詳

說文云代更也按代之為言遞也迭也說文云遞更易也迭更迭也是遞代俱一聲之轉代又易也方言云皆南楚江湘之閒代語也郭注凡以異語相易謂之代也代與式古讀同說文云式更也又與忒同云忒失常也按式代俱从弋聲古讀代如遞故與式聲近義同又與貳貸同故書洪範云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衍貳月令云宿離不貸又云無或差貸貸者讀此又音近字通矣鴆者往來之代也月令云鴆鴈來夏小正云鴆鴈是往來相代通作洪書乃洪大誥洽正義引鄭注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也是鴆訓代之證鴆與鷹聲義通方言云鷹代也亦其證矣昏者明之代也文選勸進表云昏明迭用昏又幽也大戴禮誥志篇云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史記曆書作雌雄代興蓋言日月之代明也又昏禮成於昏陽往陰來亦相代之義故白虎通云昏亦陰陽交時也交猶代也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序猶代也然則昏取序代為義亦其證也於者閒之代也凡言於者以此於彼以彼於此於字皆居中閒是即閒訓代之義又有相連及之義相連及亦相交代也呂覽不侵篇云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論語云君子之於天下也是皆經典用於字之例然則人之於己己之於人竝以相閒代為義矣於通作于孟子萬章篇引古書之言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言汝其代予治之也趙岐注以于為助不若以于為代合於爾雅訓也此義本之邵氏晉涵正義所說前義參之段氏玉裁說今竝採用以補郭所未詳焉顯者明也明者昏之代也左氏昭元年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中庸云莫顯乎

微又云夫微之顯然則顯與微相代明與晦相代其云微之顯者之字爲中閒聯屬之詞亦猶於字爲兩相遞代之義矣閒者書益稷正義引孫炎曰閒廁之代也詩皇以閒之鄉飲酒禮及燕禮俱云乃閒歌魚麗毛鄭竝云閒代也蓋閒本訓隙因有覺隙他物廁之故又爲代矣

饁饟饋也 國語曰其妻饁之

說文云饋餉也檀弓及坊記注竝云饋遺也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周禮膳夫注云進物於尊者曰饋按此注似非饋遺通名耳故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此說是矣通作餽說文云吳人謂祭曰餽是餽饋異經典則通故中山策云飲食餔餽高誘注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爾雅釋文饋本或作餽又通作歸論語云詠而歸釋文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陽貨及微子篇釋文並同又詠而歸論衡明雩篇正作詠而饋檀弓云饋祥肉士虞禮記注作歸祥肉矣饁者說文云餉田也引詩饁彼南畝毛傳饁饋也有嗿其饁鄭箋饁饋饟也正義引孫炎曰饁野之饋也晉語韋昭注野饋曰饁饁與饟同說文野饋曰饟左氏成四年傳故宣伯饟諸穀廣雅云饟饋也是饟饁聲轉義同矣饟者說文云周人謂餉曰饟蓋本周頌其饟伊黍而言也漢書食貨志及後漢書章帝紀注竝云饟古餉字玉篇餉式亮切饟式尚式章二切是饟餉聲義同又借作攘詩攘其左右鄭箋攘讀當爲饟正義引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

遷運徙也 今江東通言遷徙

說文云辻遂也遂遷徙也辻徙遂移竝聲義同故華嚴經音義下引蒼頡篇云徙移也荀子成相篇注徙遷也楚辭哀時命篇云獨徙倚而彷徉王逸注謂徙倚猶低佪非也徙倚猶徙移蓋言移倚不定其彷徉乃低佪耳遷者說文云登也詩巷伯傳去也去亦爲徙故堤及賓之初筵殷武傳竝云遷徙也齊語及晉語注竝云遷移也移卽徙也文選西京賦注又云遷易也易卽移也通作還曲禮云跪而遷屨鄭注遷或爲還今按還讀若旋旋與遷徙義近又通作僊袁良碑云僊修城之郭鄭元丕碑云有畢萬者僊去仕晉尹宙碑云支判流僊竝以僊爲遷也運者說文云遂徙也逸周書史記篇云民運於下孔晁注運亂移也莊子逍遙游篇云是鳥也海運釋文引簡文云運徙也司馬云運轉也淮南天文篇注運旋也旋轉俱移徙之義方言云日運爲躔月運爲逡郭注運猶行也行與遷義亦近古文遷作拪

秉拱執也 兩手持爲拱

執說文作執云捕辠人也詩執競箋執持也夏小正傳執操也曲禮云執爾顏鄭注執猶守也周禮校人執駒鄭注執猶拘也拘守與操持義近執競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服訓用與執義亦近也通作繫月令則執騰駒釋文執蔡本作繫老子注無所繫縶釋文繫一作執左氏成九年傳南冠而繫者誰也杜預注繫拘執是執繫聲義同也秉者說文云禾束也从又持禾是有執持之義詩之秉簡秉心秉彝韓詩及鄭箋竝云秉執也禮運天秉陽注秉猶持也詩定之方中傳秉操也大田傳秉把也把亦持也持亦執也諡法云秉順也秉訓順與執訓服同也通作柄左氏哀十七年傳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注秉權柄也管子小匡篇云治國不失秉尹知章注秉柄也周禮鼓人注無舌有秉釋文秉本又作柄據此則知左傳管子俱借秉爲柄也蓋說文柄或从秉作棅故斗柄史記天官書作斗秉亦卽棅字之省矣拱者說文云斂手也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正義引書大傳云七日大拱鄭注兩手搤之曰拱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何休注拱可以手對抱按對抱卽合抱故穀梁傳注拱合抱也孟子趙岐注拱合兩手也郭云兩手持爲拱與說文拱訓斂手其義同也通作共詩克共明刑虔共爾位傳竝云共執也受小共大共箋亦同鄉飲酒禮云退共論語云衆星共之鄭注竝云共拱手也釋文共鄭作拱詩哄箋云以自拱持釋文拱本又作共

廞熙興也 書曰庶績咸熙廞見周官

釋言云興起也起與喜義近書云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當爲搖謂身體動搖也然則興起又爲興喜義可知矣興與興同說文云興說也經典俱通作興興有二音釋文興如字又許應反按如字者詩興迷亂於政箋興猶尊尚也許應反者讀如興會之興謂情興所會也故學記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云歆喜興也又曾子問及士虞禮記聲三注竝以聲爲噫歆也既夕禮聲三注又引舊說以爲聲噫興也詩噫嘻成王又以爲噫嘻也是興喜歆俱以聲轉爲義歆許金反卽廞字之音廞熙俱叚借之字學記正義引作歆喜是矣廞者歆之叚音也說文廞讀若歆歆本訓神食气因而引伸爲喜楚語云楚必歆之韋昭注歆猶貪也貪與喜義近歆與淫聲又近故樂記云聲淫及商鄭注以爲貪商周禮廞故書皆爲淫淫有浸淫繹久之義故鄭衆讀淫爲廞其訓爲陳亦其義也周禮司裘司服大司樂大師笙師典庸器巾車司兵圉人俱言廞後鄭不從先鄭注皆以廞爲興本於爾雅也但爾雅之廞興爲興喜周禮之廞興爲興作義各有當爲用不同若能觀其會通則亦無不同耳熙者喜之叚音也說文嬰說樂也左氏襄十年釋文嬰本亦作熙是熙嬰通又通作熙集韵云熙或省作熙方言云紛怡喜也湘潭之閒曰紛怡或曰熙己（嬉怡一音）是熙熙通詩時純熙矣箋熙興也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文選劇秦美新作庶績咸喜李善注喜與熙古字通又通作嬉論語摘輔象云閔丘受延嬉注云嬉興也又通作嘻易家人釋文嘻嘻馬云笑聲鄭云驕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作喜喜然則嬉亦喜也喜亦興也今人謂時所喜好爲時興謂人所歡喜爲高興斯言皆有合於古矣或說廞熙非叚借字廞陳也是陳之興也熙廣也是廣之興也興卽興作興起古無訓興爲喜者宜從古

衛蹶假嘉也 詩序曰假樂嘉成王也餘未詳

上文云嘉善也美也美善義同通作賀覲禮云予一人嘉之鄭注嘉之者美之之辭也今文嘉作賀按今東齊里語美辭亦曰嘉賀蓋古之遺言也嘉賀俱从加聲古讀嘉如柯音轉爲何何賀音同故嘉賀通矣衛者禕之叚音也上文云禕美也釋訓云委委美也委禕衛俱聲義同又與偉瑋同已見上文又與麾同禮器云不麾蚤鄭注齊人所善曰麾按麾有快義故鄭又云麾之言快也淮南原道篇云衛藜衛之衛高誘注衛利也利快其義同與美善義亦近也今登萊人嘉其物曰麾亦曰衛亦曰偉三者音轉語有輕重耳衛訓爲嘉皆其證也蹶者釋訓云蹶蹶敏也敏美音義亦近蹶有厥音玉篇蹶渠月居月居衛三切廣韵十月厥紐下云蹶嘉也是爾雅蹶讀居月切釋文云居衛反非也今東齊里俗見人有善誇美之曰蹶蹶卽作厥音讀知北方多古語此言合於雅訓矣假者

詩假樂君子假以溢我假哉皇考傳並云假嘉也釋文假俱音暇爾雅釋文假戶嫁反則亦音暇詩皇矣箋天須假此二國釋文假本又作暇昭假遲遲箋亦讀假為暇是假有暇音曲禮天王登假郭注引作登遐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皆其證也遐古讀如胡音轉為何故詩假以溢我左氏襄廿七年傳作何以恤我何又音轉為誐說文引詩誐以溢我云誐嘉善也是誐與假音轉義同假本讀如古轉為遐又轉為何為誐然則誐何亦遐遐亦假假亦嘉矣假之轉為遐亦猶嘉之轉為賀故詩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君子矣今俗聞人有善嘉美曰誐與說文引詩合

廢稅赦舍也詩曰召伯所稅舍放置

舍有二義亦有二音詩夜切者釋名云舍於中舍息也息即止息故周禮司戈盾注舍止也漢書高帝紀注舍息也後漢馮異傳注舍止息也詩羔裘箋舍猶處也是皆以止息為義也其音書冶切者舍即捨之叚借說文云捨釋也釋解也經典捨俱作舍故詩行葦箋及周禮司關注舍俱訓釋舍釋雙聲古字通用鄉飲酒禮及大射儀注並云古文釋為舍楚語注舍去也詩雨無正傳舍除也左昭四年傳注舍置也是皆以捨釋為義也爾雅之舍亦兼二音二義釋文唯主一音於義疏矣廢者屋之舍也說文廢屋頓也蓋屋傾頓則人不居故其義為舍又云癈固病也病頓義近故釋文癈字亦作廢同甫穢反是癈廢通周禮大宰廢置以馭其吏鄭注廢猶退也又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放退其義同詩楚茨箋及禮檀弓喪大記注並云廢去也小爾雅及廣雅並云廢置也置去義亦同公羊宣八年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以不去為廢者廢訓為舍置而不用亦與去同是去為舍不去亦為舍也又廢亦有止息之義故表記云中道而廢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然則廢又為止之舍矣廢與發通方言云發稅舍車也以舍車為發發即廢也莊子列禦寇篇云曾不發藥乎列子黃帝篇作曾不廢藥乎是廢發古字通發之與廢義若相反而實相成晉書潘岳傳云發槅寫鞍皆有所憩此借寫為卸也說文卸舍車解馬也以舍車為發其義與方言正合矣稅者車之舍也方言以舍車為稅郭注稅猶脫也是以解脫為義脫乃挩之叚音說文挩解挩也經典挩俱作脫而又通借作稅禮文王世子云不稅冠帶少儀云車則稅綏又少儀注降稅屨投壺注興稅屨釋文並云稅本作脫文選陸機詩注脫與稅古字通是也又通作說凡禮記中稅字釋文並云稅本作說檀弓云不說齊衰玉藻云無說笏及詩召伯所說說于農郊之說釋文並云說本作稅鄉射禮注今文說皆作稅是稅說通周禮與鄉射禮注說猶舍車也是皆以舍釋為義也詩甘棠傳說舍也蜉蝣箋說猶舍息也是皆以舍止為義也凡說稅字通者每多與脫同音釋文亦兼始銳他活二反故詩說于桑田釋文說音稅一音他活反是也爾雅釋文唯舉始銳一音於義蓋未備矣赦者置之舍也說文云赦置也置亦舍故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赦舍也周禮司刺注同公羊昭十八年傳云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赦與舍音義同說與赦音相轉凡音同音轉之字古人多以為訓即六書中轉注叚借之所由生故詩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傳云說赦也赦即舍說即稅稅亦舍矣

棲遲憩休苦㱃齂呬息也棲遲遊息也苦勞者宜止息憩見詩㱃齂呬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為呬也

說文云息喘也喘疾息也詩殷其靁葛生蜉蝣民勞傳並云息止也小明傳云息猶處也方言云息歸也歸處與止息義近檀弓注息猶安也樂記注息猶休止也鄉射禮注息猶勞也按勞讀如勞勑之勞謂勞苦休息之也息之言猶餩也方言云餩息也廣韻云餩食也蓋飲食燕樂亦休息之義息餩聲義同耳棲者說文作西或作棲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是棲以止息安息為義也詩如彼棲苴釋文棲謂棲息也賓之初筵箋皋鵠而棲之於侯釋文棲著也著亦止也廣雅云棲安也按者度闢之名與止處之義又近也遲者說文云徐行也徐行者舒緩與休息義近文選有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遲猶待也待亦止也李善注以為遲猶思非矣詩可以棲遲傳棲遲遊息也正義引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郭注本毛傳後漢書蘇竟傳注棲遲偃息也偃息與遊息亦同棲遲字之疊韻或作西遲嚴發碑云西遲衡門西即棲也亦作屖遲說文尸部屖字解云屖遲也又作㞙遲甘泉賦云靈㞙遲兮說文以遲為遲之或體迡即棲遲也憩者愒之或體也說文云愒息也詩不尚愒焉汔可小愒毛傳並云愒息也爾雅釋文憩本或作愒此必晉宋古本也通作揭詩甘棠釋文憩本又作揭又通作偈甘泉賦云度三巒兮偈棠棃李善注引韋昭曰偈息也又通作憇一切經音義廿五引蒼頡篇偈作憇其一又引蒼頡篇憇作𢙌二文不同憇近俗體蒼頡不應有此㞙玉篇作㞙亦近譌俗唯說文尸部云㞙臥息也此為正體但經典罕用今唯用憩字故詩甘棠傳及華嚴經音義下引珠叢並云憩息也一切經音義二引爾雅舊注云憩止之息也其十九引舍人云憩臥之息也按臥息義與說文合是舍人本憩字作㞙然無可考矣休者說文云息止也从人依木或从广作庥詩瞻卬傳休息也民勞箋休止息也又釋言云休戾也民勞傳休定也穆天子傳注休駐也駐定戾其義亦皆為止息也釋言云庥蔭也庇蔭與止息義近聲轉為歇說文云歇息也歇息即休息又轉為歔泄方言云歔泄歇也歔歇休俱一聲之轉也苦者方言云快也又云開也開與快樂皆與安息義近開快苦俱以聲轉為義也通作盬周禮盬人及與婦功注杜子春鄭眾並云苦讀為盬是盬苦通詩王事靡盬盬卽苦之叚借靡盬言靡有止息耳傳箋似失之又與㜸同說文㜸保任也保任者大司徒云以保息六養萬民是㜸有息義省作姑檀弓云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詩卷耳傳姑且也廣雅云㜸且也㜸與姑同又與㜸同廣雅云㜸息也㜸息即姑息亦即姑且又即苟且皆率略偷安之意與休息義近也姑又與盬同方言云盬且也盬且亦即姑且蓋此諸文皆以古聲聲同者義亦同郭云苦勞者宜止息殆未了其義與聲耳㱃者喟之叚音也說文喟或作嘳云大息也楚辭懷沙篇云永歎喟兮王逸注喟息也文選舞賦云嘳息激昂李善注嘳與喟同通作㱃釋文㱃字林以為喟又作嘳燿愧苦怪二反一切經音義七云喟又作㱃又通作快釋文㱃孫本作快詩斯干箋噲噲猶快快也按凡人休息者必愉快故快訓為息正與方言苦訓快合齂者說文云臥息也从自隶聲讀若虺玉篇云齂鼻息也呼介切釋文齂郭許器海拜反則讀與玉篇同孫虛貴反顧乎微反則音與說文近然二音又卽一聲之轉齂與鼾聲近玉篇云齂鳥快切喘息也又齂轉為嘒方言云嘒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嘒莊子徐无鬼篇釋文亦云嘒息也詩維其嘒矣傳嘒困也困謂倦劇方言云嘒倦也又云嘒極也是毛傳之嘒與嫁懈同與嘒息異然因倦劇而休息其義亦相成矣呬者說文云東夷謂息為呬引詩犬夷呬矣方言云呬許四反息也東齊曰呬是郭此注所本通作氣廣雅云氣息也又通作塈詩伊余來塈民之攸塈傳並云塈息也泂酌箋同假樂正義引釋詁文又引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呬是塈氣皆呬之叚音矣馬瑞辰說說文犬夷呬矣廣韻引作混夷駾矣皆約舉詩詞呬駾並

詩維其喙矣喙字之異文也

供峙共具也皆謂備具

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云具備也東京賦注具足也與俱通詩大叔于田節南山傳竝云具俱也行葦桑柔箋同楚茨箋具皆也士相見及特牲饋食禮注竝云具猶辯也蓋辯訓治又同徧徧即俱足之意治即供備之意廣韻云具辦也辦即辯之俗體字也具之爲言給也給兼供備相足諸義皆具字之誼也供者說文云設也一曰供給周語云事之供給韋昭注供具也具給聲轉故或言供給或言供具又設者陳設亦供具之義故或言設食或言具食矣諡法云敬事供上曰恭孔晁注供奉也廣雅云供進也進奉義又同矣峙者偫之叚音也說文云偫待也又云儲偫也是偫亦儲也謂儲具以待人用也周語云偫而畚梮韋昭注偫具也文選羽獵賦注云儲積共偫李善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按朱翔鳳言郭舍人即與東方朔爲射覆者其說是也據選注所引則知舍人爾雅本峙蓋作偫矣通作峙書費誓峙乃楨榦又通作庤詩庤乃錢鎛傳庤具也考工記鎛目注作偫乃錢鎛是偫庤通又通作峙玉篇云庤或作峙時一切經音義十二云偫古文作庤時峙三形又通作跱音義一引字詁云古文峙今作跱同直耳反後漢書章帝紀及陳忠傳注竝云跱具也文選西京賦注跱猶置也置亦具之訓也聲轉爲偫爲供說文竝云具也書堯典馬融注偫具也共者龔之叚借也說文龔給也玉篇龔奉也今亦作供是供龔通省作共舍人注云共具物也詩蓼共爾位魯語不共有法鄭箋及韋昭注竝云共具也周禮羊人共其羊牲左氏隱十一年傳不能共億注竝云共給也給亦具也通作供詩關雎箋共荇菜曲禮云共給鬼神左氏隱九年傳不共王職釋文竝云共本或作供凡經傳供共通者非一餘皆可知也

憮憐惠愛也憮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

愛者㤅之叚借也說文云㤅惠也古文作㤅通作愛廣雅云愛仁也詩烝民箋愛惜也愛又嗇也吝也嗇亦愛惜之義故諡法云嗇於賜與曰愛通作哀樂記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愛或爲哀呂覽報更篇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誘注哀愛也是愛哀聲義同哀憐亦慈愛之意也憮者方言云憮憐也說文云撫也循義亦爲愛通作憮釋言云憮撫也方言云愛也韓鄭曰憮說文本方言釋文又云憮亡矩反又音無按憮古讀如模說文憮从某聲讀若侮是憮撫聲義同古字通用方言又云撫哀也哀亦愛又云牟愛也牟亦憮也是憮牟又聲之轉義又同矣憐者說文云哀也方言云愛也又云憐通語也按以哀愛爲憐古今方俗通語今登州人謂相閔念曰憮憐憮憐讀爲蘭憐語有輕重一聲也方言又云㥄哀也郭注㥄亦憐耳音陵是㥄憐聲轉其義則同釋訓云矜憐撫掩之也矜憐與憮憐聲亦相近方言又云憐職愛也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按職蓋語詞或語餘聲耳惠者說文云仁也仁亦愛故諡法云惠愛也經典惠訓愛者非一而訓順者亦多書堯典惠疇詩終溫且惠惠俱訓順和順而無所乖忤亦慈愛之義惠又聰也聰亦仁愛之義惠與慧通論語釋文魯讀慧爲惠今從古然則智者無所怫於物亦與愛人義近故諡法云柔質受諫曰慧

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今或據或訛蠢戁騷蹶皆搖動貌

上文云動作也作有奮起之意故動又訓發也生也行也變也搖也移也俱緣作起之義而生也通作董周禮大祝云四曰振動注引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然則董動以聲爲義耳娠者說文云女妊身動也引左氏哀元年傳后緡方娠一曰宮婢女隸謂之娠按女隸給役使者是有動作之義也通作振方言云宮婢女廝謂之振說文作娠是娠振通振爲女廝故左氏昭三年傳辱使董振擇之蓋言董督女廝使選擇之杜預訓振爲整失其義也此義牟廷相爲余說之又通作身詩大任有身身即娠也漢書高帝紀云已而有娠孟康注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是娠身通故爾雅釋文娠有身音是矣蠢者上文云作也作亦動也說文云蠢動也古文作𢒖引周書曰我有𢒖于西魏三體石經殘碑大誥云粵茲蠢即說文所引古文也詩采芑箋蠢動也書允蠢鰥寡漢書翟方進傳作動上文蠢者法言君子篇序云蠢迪檢押李軌注亦以蠢爲動也餘詳上文震者易說卦云震動也雜卦云震起也起亦動也詩生民時邁傳竝云震動也又上文云震懼也恐懼與變動義相成也通作振周宮傳震皆訓動通作振說文云振一曰奮也左氏昭元年傳方震大叔釋文震本又作振按震說文以爲劈歷振物者是震振俱以振動爲義矣戁者上文云懼也與震同義同訓聲近一說文云戁動也與懼同史記匈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蠕蠕動貌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通俗文云搖動蟲曰蠕又引字林云蠕蟲動也是蠕與戁義又同矣妯者說文云動也詩憂心且妯毛傳同方言云妯擾也人不靜曰妯齊宋曰妯郭注妯音迪則與上文迪作之迪同故爾雅釋文妯徒歷反即迪字之音又云徐依詩勑留反勑留即妯字之音是妯迪通又通作陶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詩作憂心且陶陶暢也按陶讀如厥草惟繇之繇故訓爲暢亦生動之義又通作怞說文引詩作憂心且怞怞朗也起也起亦動義亦近也騷者慅之叚音也說文云慅動也一曰起也釋訓云慅慅勞也勞動其義同通作騷詩徐方繹騷傳騷動也說文騷擾也是皆以騷爲義矣感者說文云動人心也詩野有死麕傳及樂記注竝云感動也說文云撼搖也搖動同義又通借爲憾左氏宣十二年成二年襄十六年廿九年釋文竝云感本作憾今按憾俗字也古止作感亦猶撼俗字也古止作感耳訛者吪之或體也說文云吪動也引詩尚寐無吪通作訛詩或寢或訛傳訛動也釋文引韓詩作譌譌覺也覺寤與動起義近方言云譌化也釋言作訛化也變化與動作義亦近吳爰釋文吪本亦作訛是訛譌又通矣蹶者說文云跳也跳躍義亦爲動詩文王蹶厥生天是之方蹶傳竝云蹶動也文選風賦云蹶石伐木李善注蹶動也是蹶厥同史記酈生陸賈傳索隱引埤蒼云蹶起也釋訓云蹶蹶敏也敏與起亦皆動之意

覆察副審也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

說文云宷悉也知宷諦也宷文作審廣雅云審諟也又云審宷也考工記注以審爲察也呂覽察微篇注審諦也音律篇注審慎也慎諟詳悉俱審覈之義轉其義即存乎聲也覆者說文云覂也覂反覆也反覆即詳審之義故廣雅云覆察也覆與審同訓宷即宷字者宷所以爲詳審也左氏定四年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月令云命舟牧覆舟覆皆考宷之意文選思玄賦云神逵昧其難覆今舊注覆審也考工記弓人云覆之而角至鄭注覆猶察也通作復華嚴經音義序引珠叢云復謂重審察也字又作覆是覆復通

釋文覆芳福反則與覆蓋之覆音芳救反者異矣察者說文云覆也周禮鄉士注審也禮中庸注察猶著也喪服四制注察猶知也知著義皆為審故賈子道術篇云纖微皆審謂之察書大傳云察者至也爾雅下文云在察也在與至亦皆審諦之義矣副者釋文音赴則與覆同故釋名云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是副覆音義同又音芳救切故廣韻四十九宥副字云貳也佐也又福字云衣一幅今作副是副福同文選西京賦云仰福帝居畫以福為副耳李善注福猶同也同即副貳之義按副本音普力切與周禮鷳辜之鷳同借為副貳之字故匡謬正俗以福為正體副為段借又引西京東京賦皆用福字並為副貳其說是矣但爾雅本為釋經福字經典所無相承惟用副耳

契滅殄絕也 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

說文云絕斷絲也古文作𢇍廣雅云絕斷也滅也釋名云絕截也如割截也契者栔之段借也說文云栔刻也廣雅同通作契釋名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淮南齊俗篇云越人契臂高誘注以為刻臂也又通作鍥左氏定九年傳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杜預注鍥刻也荀子勸學篇云鍥而舍之注亦云鍥刻也爾雅釋文契苦結反引左傳作契其軸又通作挈釋文契郭苦計反字又作挈詩爰契我龜考工記輈人注引鄭司農云契讀為爰挈我龜之挈漢書敘傳集注亦作爰挈我龜文選封禪文云挈三神之歡李善注引廣雅曰挈絕也滅殄上文並云盡也盡絕義同

郡臻仍迺侯乃也 迺即乃餘未詳

乃者說文作𠄎云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公羊宣八年傳云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按而乃語有輕重耳古讀而乃音近二字俱為語詞又俱訓汝故周禮小宰云各脩乃職禮祭統云乃祖莊叔鄭注並云乃猶女也燕禮及大射儀云大夫不拜乃飲鄭注並云乃猶而也是而乃其義同夏小正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伏是而乃通矣又通作仍周禮司几筵云凶事仍几鄭注故書仍為乃鄭衆注乃讀為仍是仍乃通矣仍而乃聲俱相轉故古字通用今讀乃為奴亥切轉為尼攢切登州福山人又轉為奴哈切方音聲變古讀遂不復可通矣郡者君之段借也水經河水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云郡之為言君也然則君與侯義近通作窘詩又窘陰雨傳窘困也窘訓困與乃訓難義又近箋云窘仍也漢書敘傳窘世薦亡窘亦訓仍仍與乃其義同矣臻者下文云薦也薦與荐同釋言云荐再也又與洊同與臻通易坎傳云水洊至釋文引京房作臻于寶作洊說文洊作瀳从薦聲讀若尊是薦臻聲轉薦訓重也再也與仍義又同矣仍者下文云因也說文云仍从乃聲凡从扔等字俱从乃聲而訓因周禮乃讀為仍論語仍讀為仁是即古音通轉之證又通作陾詩縣傳陾陾衆也廣雅作仍仍衆也說文陾从耎聲耎从而聲故詩釋文陾耳升反又如之反按如之即而字之音故廣韻七之而紐下云陾與陑陑並同又音仍是仍而聲同而乃聲又同凡聲同之字義存乎聲仍之訓為乃亦其證也迺者說文作卤从乃省西聲籀文卤不省或曰卤往也讀若仍按卤讀若仍即乃讀為仍也卤又訓往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云迺往也是迺卤通廣雅云乃往也是乃迺又通矣經典迺乃通者非一故廣韻及列子釋文並以迺為古文乃字是矣侯者下文云伊維侯也是侯訓伊又訓維伊維侯俱語詞也詩內侯字傳箋俱訓維無異詞按大明云維予侯興侯訓乃乃者維詞言天維予有德乃興之箋訓侯為諸侯恐非又下武云應侯順德此侯亦疑訓乃乃者汝也正與左傳應乃懿德禮樂志蒿侯休德句義相同古讀侯乃伊維疑俱音近義通故古人謂汝為乃今人謂彼為伊伊亦乃也乃亦侯也推是而言伊亦而也而亦仍也仍亦乃也又古人謂汝為爾今人謂汝為你你即爾也爾亦而也而又乃也是皆古音之展轉相通聲與義可推求而得也郭意未了故為疏通證明之如此

迪繇訓道也 義皆見詩書

說文云道所行道也釋名云道導也所以通導萬物也是道取通導之義故法言云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又取由行之義故史記袁盎鼂錯傳云道軍所來集解引臣瓚曰道由也由即行故釋宮云行道也射義及喪服傳注並云道猶行也行亦言也故上文云言也大學注道言也是道兼言行之義道之為言路也路道聲同古字通用故列子黃帝篇云向吾見子道之張湛注道當為路荀子禮論篇注史記道作路原詞當是道誤為路不如此乃古字通借非誤也左氏襄五年經云會吳于善道公羊穀梁道俱作稻亦其證矣迪者說文云道也導同上文云迪進也是迪為進之道也書允迪厥德史記夏紀作信其道德各迪有功作各道有功迪朕德作道吾德是迪皆訓道廣雅云迪路也路亦道也漢書揚雄傳注迪由也由亦道也說文迪从由聲此古讀也詩桑柔釋文迪徐徒歷反則讀如狄爾雅釋文從徐讀經典因之古讀遂不可復尋矣繇者行之道也說文作䌛云隨從也爾雅上文云由從也是由與繇同通作繇文選典引云孔繇先命聖孚也上林賦云則仁者不繇也蔡邕注及郭注並云繇道也爾雅釋水釋文繇古由字文選諷諫詩注亦云繇與由古字通又通作猷釋宮云猷道也又通作猶詩采芑斯干小旻板抑訪落傳並云猶道也禮記緇衣注亦云猶道也是猶猷由並與繇同上文又云猷言也猷又為言則與訓義同矣訓者言之道也道亦為言故訓亦為道詩烝民文傳並云訓道也抑傳又云訓教也教亦道也訓與馴順古字通用又說文云㕣古文以為訓字

僉咸胥皆也 東齊曰胥見方言

說文云皆俱詞也詩豐年傳皆徧也聘禮注皆猶並也並徧一聲之轉小爾雅云皆同也同亦俱也通作偕詩與子偕作夙夜必偕傳並云偕俱也書子及女皆亡孟子引湯誓皆作偕詩與子偕行漢書地理志及趙充國辛慶忌傳皆並作皆僉者衆之皆也說文方言僉並訓皆方言又云僉夥也郭注僉者同故為夥廣雅云僉多也楚辭天問篇注僉衆也小爾雅云僉同也同即皆之訓衆多夥其義亦俱為皆也僉之為言齊也經典或言齊民或言齊盟皆取衆同之義齊僉又一聲之轉也咸者盡之皆也說文云咸皆也悉也按悉訓盡盡為賅備之義故方言云備該咸也該與賅同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咸若時夏紀作皆若是是咸訓皆也詩克咸厥功箋咸同也魯語小賜不咸注咸徧也徧與同其義亦俱為皆矣胥者相之皆也下文云胥相也相與皆義近相胥又一聲之轉也方言云胥皆也東齊曰胥按今文登人或言都都亦總同之詞其它旁邑人謂都為兜兜都聲轉都胥聲近語有輕重耳此即東齊曰胥之證矣詩君子樂胥傳胥皆也角弓抑韓奕有駁箋同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 育養亦為長正伯皆官長

釋名云長萇也言體萇也玉篇云長直良切久也又知兩切主也爾雅之長實兼二義而讀唯一音耆艾皆年之長以久爲義也正伯皆官之長以主爲義也其音則皆爲知兩切長訓尊也君也上也率也是皆以主爲義也又訓老也先也是皆以久爲義也長通作丈穀梁隱元年釋文云長本又作丈大戴禮本命篇云丈者長也淮南修務篇注丈人長老之稱蓋丈所以度長因其長而尊以爲長此又一音相通之證矣育者下又云養也養亦長故詩谷風生民傳並云育長也中庸注育生也晉語注育養也養生義亦爲長也通作毓說文育或作毓易象傳釋文引王肅本作毓毓又通作鬻淮南原道篇云毛者孕鬻樂記作毛者孕鬻又通作胄書教胄子馬融注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說文及周禮大司樂注並引作教育子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書舜典釋文胄直又反按胄从由聲由育音轉故古字通若胄音直又反則與育聲不相轉無緣可通矣孟者說文云長也方言云姊也廣雅云始也始姊義亦爲長聲又近也管子任法篇云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尹知章注孟大也大亦長矣耆者說文云老也老即長故玉篇云耆長也廣雅及諸注云耆彊也彊壯義亦爲長詩上帝耆之者定爾功箋並云耆老也通作黎書西伯戡黎釋文黎尚書大傳作耆史記周紀正義引鄒誕生云耆本作黎然則黎耆老之稱或曰黎老或曰耆老是其義又通矣艾者下文云養也與育同義方言云艾長老也楚辭少司命篇云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艾長也詩夜未艾毛傳艾久也久亦爲長小爾雅云艾大也大亦爲長艾古讀爲乂故說文云艾从乂聲釋名云五十曰艾艾乂也乂治也治事能斷制其乂無所疑也曲禮釋文艾一音乂此古音也經典多言耆艾諡法云保民耆艾曰胡周語云耆艾修之韋昭注耆艾師傅也師傅亦長老之稱矣正者詩鳲鳩斯干節南山烈祖傳並云正長也正月爾無正皇矣箋同蓋正爲官長之稱故宮正樂正射正酒正之屬皆以正名而正宰亦謂嫡子之長也正月亦謂眾月之長也正長又一聲之轉廣雅云正君也呂覽君守篇注正主也主君其義亦皆爲長也通作政詩其政不獲箋以正長爲訓是正政通矣伯者與孟同意詩將伯助予毛傳伯長也周禮序官宮伯注同古人官之長者稱伯年之長者亦稱伯故詩侯主侯伯傳伯長子也白虎通云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此皆伯爲於年之長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云伯位之長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王制注殷之州長曰伯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廣雅云伯君也此皆伯爲於官之長也通作霸白虎通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漢書霸皆作伯集注並云伯讀曰霸霸即伯之叚借也又通作柏柏亦伯之叚借也穆天子傳注古伯字多从木

艾歷也（長者多更歷）

說文云歷過也廣雅云行也漢書注經也小爾雅云久也按歷有經久之義與艾訓長老其義又近也艾者亦讀爲乂詩訪落云朕未有艾鄭箋以艾爲數蓋本下文歷數爲說似不如用此文艾歷爲訓也歷通作䥫淮南俶真篇云猶條風之時麗也高誘注麗過也是䥫即歷矣

曆秭算數也（曆曆數也今以十億爲秭論語云何足算也）

釋文云數色具反注同謝色主反按數有二音二義爾雅之數兼包二義故釋文亦具二音也說文云數計也計算也周禮廩人云以歲之上下數邦用鄭注數猶計也此數讀色主反者也王制云以度量數制鄭注數百十也此數讀色具反者也數从婁聲古讀婁力俱切故數从婁聲矣曆者書云曆象日月星辰史記五帝紀作數法日月星辰管子海王篇云此其大曆也離騷云曙憑心而曆茲王逸及尹知章注並云曆數也聲轉作歷方言及說文並云歷數也又通作麗詩其麗不億傳麗數也小爾雅及孟子注同皆古字叚借也秭者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切經音義六引算經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等謂上中下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廣韻秭字下引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通云十垓謂之秭與廣韻所引又異詩豐年傳數億至億曰秭正義云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則與說文同郭注又云今以十億爲秭廣韻又云秭千億也然則秭之爲數諸家異說未有定論豐年釋文秭一本作數按數是總名秭爲散數二字聲義又別理無可通恐是誤本耳算者說文云數也讀若筭書說文筭算異字故云讀若俗書二字相亂故爾雅釋文算字又作筭論語八佾篇集解馬融云多筭飲少筭釋文筭本今作算又別作筭下也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大射儀俱云無算爵士喪禮云明衣不在算鄭注並云算數也書盤庚正義引舍人云釋數之曰算按釋詁解散分析之此布算法也古者以竹爲籌布算謂之爲筭說文云筭長六寸計曆數者禮投壺云筭長尺二寸鄭注或曰算長尺有握取古今爲筭不同也算通作選詩言威儀閑習不可選數選即算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傳贊作何足選也御覽引風俗通云十秭謂之選選亦算也是算與秭又同爲計數之名矣又通作撰易繫辭云雜物撰德釋文撰鄭作算云數也以體天地之撰釋文亦云撰數也

歷傳也（傳近）

傳者近也著也晉語注傳著也小爾雅云傳近也歷者過也經凡所經過涉歷即爲近著故歷訓傳也傳與附同故玉篇云附近也著也麗與麗同故王制云郵罰麗於事鄭注麗附也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鄭注附麗也又大司寇小司寇及鄉士凡言麗麗鄭注並云麗附也是麗附即歷傳又與戾同詩亦傳於天箋傳猶戾也按戾訓至至亦近著之意戾又通作厲詩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薛君曰厲附也是厲附亦即歷傳聲之通借矣

艾歷覛胥相也（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艾歷未詳）

釋文云相息羊反讀者或息亮反今不用按今不用者非也相字凡有數義而讀兼二音相訓導也助也又訓視也並詳上文又訓隨也則左氏昭二十年傳云其相胡公大姬正義引服虔注相隨也按隨亦有導助之義故釋文又云相息亮反服如字又詩金玉其相傳相質也釋文亦云相如字鄭息亮反是經典相字每兼二音古無四聲之說音讀皆通爾雅此一相字亦應兩讀釋文獨主息羊一音蓋失之矣小爾雅云相治也左氏昭九年傳而楚所相也相亦訓治艾者音乂而訓治上文云艾長也長率治理是即艾訓相之證也歷者上文又云艾歷也又云歷傳也歷之訓相亦猶歷之訓傳傳相義同是即歷訓相之證也方言云裔歷相也裔即艾之叚音與爾雅義正合不知郭何以未詳耳覛者說文云𧡬衺視也𥈕云目財視也廣韻引作目邪視也是𥈕與覛同古字通用周語云太

文選射雉賦注及西京賦注並云睨視也文選魯靈光殿賦及古詩十九首注並引爾雅作睨相視也又引郭注之文郭所以云相視者以相是睨之訓不知相自訓視故其義甚明郭不言相可也古詩云脈脈不得語正用爾雅睨義今本皆作脈脈並為脈俗又今人多用覓字古書不見有覓字亦即覓字之誤矣覓者上文云覓也覓有相義及之義故郭引公羊桓三年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胥本作命以詔相胥之義今按郭義亦恐未然謹以詩云聿來胥宇又云于胥斯原胥皆訓為相視之相故釋文並云相息亮反然則相胥二音其義甚明陸德明所以釋相字獨用息羊反也蓋未達矣

亂靖神弗淈治也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書序作淈音同耳神未詳餘並見詩書

釋文云治直吏反亂如字按如字者直之反也然二音特語有輕重耳其實非有異也治訓整也正也飭也理也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鄭注治猶理也大傳云上治祖禰鄭注治猶正也是治有二音義則一故釋名云治值也物皆值其所也通作殆荀子彊國篇云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為治公羊襄五年傳故相與往殆乎晉音治也又通作理論語季氏篇釋文治本作理理即治也又書曰亂者說之反也說文云亂治也引虞書曰有能俾乂又乂字又作艾通作刈說文云乂芟艸也引洪範五行傳云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又字又作艾史記作治又通作艾詩或曰艾艾乂也書乂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作艾用三德傳作俊又在官又通作刈爾雅釋文乂亦作刈同魚廢反故艾古讀為刈說文乂刈同字故古通用矣亂者說文云治也从乙乙治之也書亂而敕史記夏本紀作亂而敕嚴其弟或亂正四方宋世家作不有治四方亂之漢注亂理也理亦治也故書正義引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通作亂說文亂治也玄子相亂受治之也若亂同一曰理也又通作亂說文亂治也一曰治也是亂亂一義詩與亂通以亂字代之書亂亂並同耳靖者上文云謀也謀亦治故詩傳于靖之毛傳靖治也鄭箋靖謀也日靖四方毛傳靖謀也鄭箋靖治也是治謀二義同類聚八十七引韓詩曰有靖家室靖善也訓善者亦治義之近廣雅云靖亦肅治之義矣神者引之治也神訓引伸其治義近廣雅云伸理也理即治也伸本作伸說文云伸理也通作信小爾雅及廣雅並云信治也按古神字象又作電見郊特牲注書賈之省為伸則為曰也又通作神詩信南山及之奔兩言爾雅讀之伸之治也周禮稍人注鄭讀矣又近故古之陳皆同公彥疏引詩作陳是陳伸古音同陳神聲又近故古字並通矣洪範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上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神農皆謂治農弗者不之治也弗訓不說文云弗橋也橋揉所以治之故詩以弗無子毛傳弗去也鄭箋弗之言祓也祓則祓除消去皆除之義也通作茀詩茀厥豐草毛傳茀治也鄭箋茀除也又通作拂釋文茀韓詩作拂拂弗也蓋音拂弗同又漢書禮樂志延年鄭詔曲水詩注拂亦作弗古字通是其證也淈者汨之叚音也說文云汨治水也書序云作汨作辭天問篇云不任汨鴻王逸注汨治也通作滑漢書汨陳其五行漢書五行志注汨亂也淮南張衡傳注並云滑亂也汨訓治又訓亂者亦如亂字兼治亂二義也書序釋文及漢書注並云汨音骨說文汨同音玉篇滑亦汨字是皆滑汨字通之證又通作滑小爾雅及廣雅並云滑亂也莊子繕性篇云滑欲于俗思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滑治也齊物論釋文滑向本作汨史記樗里子甘茂傳正義云滑讀為淈是淈汨滑三字俱音義同又通作屈詩屈此鄭箋屈治也正義云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

頤艾育養也汝穎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

說文云養供養也夏小正云執養宮事又云時有養日傳並云養長也詩遵養時晦傳養取也養猶將也詩不遑將父天不我將傳箋並云將養也淮南原道篇云聖人將養其神是其義也今俗亦有將養之言矣頤者匝之叚音也說文云匝顫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本釋宮為說也李巡注匝養也通作頤易序卦云頤者養也雜卦云頤養正也曲禮云百年曰期頤文選注引云繳胡頭而不頤頤皆訓養又通作台方言云台養也郭注台猶頤也音怡又通作胎說文台从目聲胎从台聲古讀二字音同故方言台胎並訓養爾雅釋詁注亦云胎始養也釋文胎本或作台是台胎同矣艾者上文云長也長亦養詩保艾爾後福履艾之毛傳並云艾養也左氏襄九年傳大勞未艾杜預注艾息也哀十六年傳是得艾也杜注艾安也安息與養義近通作乂書萬邦作乂鄭注乂養也是乂即艾矣育者上文云長也長亦養故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蓋本虞書教育子為說也詩帝命率育易君子以果行育德鄭箋及虞翻注並云育養也又通作鬻莊子德充符篇云四者天鬻也釋文鬻音育養也又通作粥周禮劉氏云鬻其國家夏小正云雞粥傳注並云粥養也育鬻粥古同聲故方言及郭注及方言並云鬻養也育艾頤又俱聲轉之字

汱渾隕墜也汱渾皆水落貌

墜者上文云落也說文作隊通作墜或作隧俱詳上文汱當為汰字之譌汰者淅米之墜也故說文云汰淅瀾也淅汰米也廣韻云汰濤汰然則濤之汰之沙礫處下故爾雅以為墜落之義釋文既作汰音汰徒蓋反則其字宜作汱而又為誤本之汱字作音非矣今據說文及爾雅本訂正之汱聲轉為隤隤亦墜也故說文云隤下隊矣渾者水流之墜也說文云混流聲也一曰洿下皃洿下亦沈墜之義也郭云汱渾皆水落貌此集成文蓋以意說耳隕者上文莫墜也並云落也落墜其義同故詩氓七月傳並云隕墜也小弁傳隕隊也隊墜同

際接翜捷也捷謂相接續也

捷者接也說文云捷獵也初學記廿二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獵捷也是捷獵互訓二字疊韻其義則皆為接也故文選魯靈光殿賦二云捷獵鱗集景福殿賦云獵捷相加李善注並云相接貌吳都賦云曷鱗捷獵又作捷獵羽獵賦云嫳屑捷獵李善注捷獵相次貌也又作押獵西京賦云披紅葩之押獵薛綜注押獵重接貌然則押獵猶接獵也莊子人間世篇云必將乘人而鬭其捷釋文捷引捷也韓詩外傳云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蓋演割腹納君之肝捷訓接續皆其證矣際者說文云壁會也小爾雅云際接也左氏昭四年傳爾未際孟子萬章云敢問交際淮南本經篇云上際青雲注並云際接也通作察詩自察為察察接也易天際翔也釋文引鄭云際當為察是察際通又通作祭詩祭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祭接也捷其嚌於左也是祭際又通矣接者說文云交也聘禮云接聞命楚辭哀郢篇云衆踥蹀其相接注並云接續也淮南本經篇云接經歷遠高誘注接疾也接訓疾者捷有疾義捷接聲同故古字通易云晝日三接內則云接以大牢鄭皆讀接為捷春秋經宋萬弒其君捷又鄭伯捷卒公羊捷俱作接漢書古

今人表捷子莊子則陽篇作接子是接捷通皆其證矣褁者釋文云所甲反說文云褁捷也飛之疾也褁聲近翣文選吳都賦云歘翣響捷李善注歘翣走疾貌按俗語云一翣時亦捷疾之意也此褁字與翣接義異而同訓捷爾雅此例甚多

毖神溢慎也 神未詳餘見詩書

慎者上文云誠也靜也誠靜與謹慎義近故說文云慎謹也慎猶順也謹也順謹亦謹敬之義也毖者說文云慎也引書無毖于卹詩爲謀爲毖于其懲而毖後患傳竝云毖慎也通作閟書天閟毖我成功所傳云閟慎也詩閟宮箋閟神也神亦慎也又通作祕說文云祕神也是祕閟毖竝音義同神者祕之慎也神訓申上文云治也自治理與自申東皆所以為慎也慎兼誠靜之訓神有幽閟之義故鄭箋訓閟為神爾雅訓神為慎是其義同荀子非相篇云書之神之楊倞注神之謂不敢慢也不敢慢即慎矣溢者上文云靜也靜慎義近故詩假以溢我傳溢慎也正義引舍人曰溢行之慎也釋文溢音逸徐云毛音謐文王釋文云謐音示慎也然則毛公讀溢為謐謐行之迹故舍人以為行之慎蓋義本毛音也溢通作謐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以謐我謐溢上文又俱訓靜故靜慎二義通神之訓慎義亦同矣

鬱陶繇喜也 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

上文云喜樂也此又廣釋喜義也鬱陶者陶音遙釋文陶徒刀反非矣鬱陶猶言怡悅竝字之變聲其義又俱為喜也孟子云鬱陶思君爾鬱陶即喜故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鄭注陶鬱陶也鬱陶連文本爾雅為訓也文選七發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暢亦喜也鬱陶轉為鬱悠方言云鬱悠思也郭注鬱悠猶鬱陶也然則悠陶聲轉陶讀為遙亦其證矣繇者遙之假音也說文云遙喜也通作傜云傜喜也又通作繇繇陶聲同也又通作猶莊子逍遙遊篇云宋榮子猶然笑之釋文引崔李云猶笑貌檀弓云咏斯猶鄭注猶當為搖搖聲人猶搖聲相近是鄭讀猶為搖郭讀猶為繇繇搖疊韻亦鬱聲也又通作由孟子云由由然管子小問篇云由由乎尹知章注由由悅也又通作油逸周書官人篇云喜色猶然以出猶本或作油玉藻云禮已三爵而油油鄭注油油說敬貌是油油即由由又轉為言言廣雅云言言喜也董言言即誾誾和說貌也又轉為陽陽詩君子陽陽自得貌也又轉為陶陶君子陶陶毛傳和樂貌鄭箋陶陶猶陽陽也釋文陶音遙此音是也爾雅及檀弓釋文俱失之古讀陶繇聲同書之皋陶古作咎繇是其證繇即鬱陶之合聲也

馘穧獲也 今以獲賊耳為馘獲禾為穧竝見詩

獲之言得也經典獲皆訓得左氏定九年傳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此單主物而言實則人亦曰獲故墨子小取篇云獲人也楚辭哀時命篇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王逸注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獲主禽者也按獲字禽與人皆兼言人物而言說文以獲為獵所獲亦單主物言耳獲通作獲以聲為義也馘者說文作聝或作馘云軍戰斷耳也引春秋傳曰以為俘聝是聝有从耳从首之別故詩皇矣釋文引字林聝耳則作耳旁首則作首旁此亦不必然也馘二形實同一義故皇矣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泮水箋馘所格者之左耳是皆首旁馘亦訓斷耳可知呂說非矣王制注馘或作國此於義無可通唯聲近耳

穧者說文云穫刈也詩此有不斂穧釋文穧穫也正義云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此以穧對秉言故云未束實則穧亦穫禾之總名穧穫古通用故爾雅釋文穫禾一本作獲禾禮儒行云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穫本又作獲荀子富國篇云一歲而再獲之楊倞注獲讀為穫逸周書大開武篇云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是皆以獲為穫也穧通作齍釋文穧本或作齍同才細反依注字宜从禾

阻艱難也 皆險難

釋文難奴旦反注同一音如字今按二讀俱通左氏哀十二年傳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杜預注難困苦也周禮占夢注杜子春難讀為難問之難是皆去聲一音也釋名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莊子說劍篇云瞋目而語難釋文難如字艱難也是皆平聲一音也實則二音理自通矣阻者說文云險也險阻難也詩雖雖谷風傳竝云阻難也書蔡民阻飢鄭注阻讀曰俎阻阨也阨亦難也左氏閔二年傳狂夫阻之杜預注阻疑也正義引服虔注阻止也止疑皆畏憚之意其義亦為難也通作沮沮亦止也疑也故詩亂庶遄沮傳沮止也小爾雅云沮疑也禮儒行云沮之以兵家語儒行篇作沮之以兵而不懾王肅注沮難也艱者說文云土難治也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也詩中谷有蓷傳及北門何人斯箋竝云艱難也書暨稷播奏庶艱食史記夏紀作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又大誥篇內艱字漢書翟方進傳竝作難也艱義與蹇同易彖傳及雜卦竝云蹇難也離騷云蹇吾法夫前修兮王逸注蹇難也

剡挈利也 詩曰以我剡耜

說文云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引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按和利字亦通用荀子正論篇云利而不流楊倞注利或為和是和利通利又廉也呂覽孟秋紀云其器廉以深必己篇云廉則挫高誘注竝云廉利也按廉利聲轉今人作事敏速亦稱廉利矣剡者說文云銳利也楚辭橘頌篇云曾枝剡棘淮南氾論篇云古者剡耜而耕王逸及高誘注竝云剡利也通作覃詩以我覃耜傳覃利也釋文覃以冉反餘以廉反爾雅釋文剡羊冉反今按二音俱非古讀也古讀剡蓋如譚知者說文剡从炎聲木部棪亦从炎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士喪禮記注古文禫或為導喪大記注禫或皆作道道與導同是導服即禫服古讀棪若導亦當讀剡若禫矣剡讀若禫故與覃通此古音也郭引詩覃耜作剡耜蓋齊魯韓三家作剡毛詩假借作覃耳挈者說文作㓞契云刀劍刃也通作略詩有略其耜傳略利也釋文略字書本作挈匡謬正俗引張揖古今字詁云略古作挈一本作挈按挈蓋挈之或體挈利一聲之轉淮南修務篇云誦詩者期於通道略物略當訓利高誘注略達也通達與利義亦近

允任壬佞也 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

說文云佞巧讇高材也按佞有二義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前義合也左氏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魯語云寡君不佞服虔及韋昭注竝云佞才也與說文後義合也佞从女从信省徐鍇以為女子之信近於佞是佞又似信也允任壬本訓為信為大而又為佞美惡不嫌同詞也韋昭晉語注偽善為佞然則佞者以巧辯飾其偽善故世俗以為才美之稱君子惡而遠之矣允者上文云信也誠也又訓佞者逸周書寶典篇云展允于信蓋展允雖訓信亦容有信不近義者故曰于信是允又為佞矣任者釋文而鴆而淫二反說文云任保也詩燕燕箋任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大司徒注任信於友道史記季布欒布傳云為氣任俠集解

如淳曰相與信爲任是皆任訓爲信也又訓使者使人役信故舜典正義引孫炎云役可任之使也而難任人史記五帝紀作遠佞人矣壬者上文云大也詩燕燕傳任大也是任壬同又訓佞者佞人好作大言以欺人故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壬佞也引孔甚也是佞言大佞也以言大者壬本訓大也壬通書作任故後漢書郅惲傳云孔任不行孔任即孔壬矣

俾拼抨使也皆謂使令見詩俾拼抨使從也四者又爲隨從

說文云使伶也玉篇云使令也使所里切又疏事切又云伶使也詩車鄰釋文引韓詩令作伶云使伶是使令古作使伶令借爲使令通作吏禮記云吏使自下由路西鄭注使或爲吏吏使聲同也左氏襄卅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使服虔王肅本作吏詩雨無正聘釋文使本又作吏所使聘吏使聲同古字或相通借非義例也傳者釋言云使也是使之使也詩魯內傳訓使者非一通作卑詩傳俾之使又俾本作卑使也書文王卑服釋文卑馬本作俾使也又通作辨小爾雅云辨使也廣雅作辨使也書勿辨乃司傳亦同又書序云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釋文俾馬本作辨卑俾俱一聲之轉也拼者書作幷是從之使也說文云幷相從也從亦使也使亦從也故從之字即可訓使幷作拼又拼此蒲萌反以利使人曰拼拼從手拼之拼讀人所加以利使人此語未見所出通作并詩并云不遑謂并使也釋文并本或作拼又通作拼又選真引一云拼講蔡邕注拼使也拼拼俱幷之段音矣抨者傳之段音也說文云傳使也又云傳使也又通作拼抨本訓彈又借爲使釋文抨音拼反亦从手又選思玄賦云抨巫咸以占夢兮舊注抨使也一切經音義十二云拼古文抨同此說非也拼字非古文拼抨又不同音蓋本玉篇而誤也又通作伻釋文抨字又作伻音同使人也書伻來來正義引鄭注伻來來者使二人也漢書劉向傳孟康注亦云伻使也又通作苹書平秩東作釋文平馬作苹云使也凡此訓使之字又俱訓從者說文從隨行也隨從亦使令之義玉篇廣韻倂並作伻廣韻云倂使也從也與俾同拼訓從者說文作幷云相從也

儴仍因也皆謂因緣

說文云因就也廣韻云仍也玉篇云因就也儴者漢書賈誼傳注因緣爲依附以生釋重也逸周書作雒篇云北因于郟山孔晁注因連接也連接亦因緣依就之義也儴者襄之段音也釋文儴襄如羊反引論語其父攘羊釋之作攘注云因來而盜曰攘是攘光孫炎本儴作攘禮記大年而祭禮之攘鄭注攘盜竊也是攘訓盜竊因來而取故又訓因也書微子云攘竊神祇之犧牲無敢寇攘鄭注因其失亡曰攘是皆攘訓因之證故漢書五行志注亦云攘因也通作襄書曰襄從我國文引馬融注襄因也爾雅釋文儴本亦作襄是襄有儴音故邢疏云儴爲博士讀曰襄按說文儴云因也今本有功曰襄是襄訓因之證又通作儴周禮司几筵鄭衆注引爾雅曰儴仍因也今本同仍者說文云因也詩常武傳仍就也就亦因也通作扔說文云扔因也漢書文仍本或作扔上文仍厚釋文亦云仍本或作扔又通作乃司几筵注故書仍爲乃上文亦云仍乃也汪氏中知新記云乃仍聲之轉

董督正也皆謂御正

說文云正是也从止一以止一守一以止也按止一爲正所以爲是也反正爲乏所以爲非也正聲近定故周禮宰夫注正猶定也考工記輿人注正直也又選東京賦注正中也中直皆是之義也士冠禮注正猶善也善亦是之義也上文云正長也呂覽順民篇注正治也治長與是義亦近通作政周禮大宰注故書正爲政詩大序及周禮都司馬釋文並云正本又作政說文云政正也莊子天運篇云正者政也故政正通矣董者方言云固也董訓固與正訓定義近故楚辭涉江篇云余將董道而不豫兮王逸注董正也左氏桓六年昭二年傳杜預注同又六年傳董之通逃七年傳引夏書董之用威昭十三年傳董之以武師杜注並云董督也督亦正也督者又一聲之轉也督者說文云察也察與正理義近故方言云督理也郭注言正理也周禮大祝注督正也莊子養生主篇云緣督以爲經司馬彪及李頤注並云督中也中亦正也通作篤上文云篤固也則與董同訓廣雅云篤理也又與督同訓左氏昭廿二年傳司馬督釋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篤督通聲轉爲竭說文云竭直也直亦正故曲禮云擬者竭君前祭義云以竭其位竭俱訓正

享孝也享祀孝道

釋訓云善父母爲孝主生存而言此云享孝主祭祀而言故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是孝以畜養爲義也享者祭祀之義也享訓祭祀又訓孝者孝以畜養爲義享又以養爲義故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謚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正與爾雅義合

珍享獻也珍物宜獻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

玉篇云獻奉也進也上也奏也詩瓠葉傳獻奏也鄉飲酒禮注獻進也進奏義同呂覽異寶篇云獻之丈人高誘注獻上也公羊隱五年經云初獻六羽何休注獻者下奉上之辭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是皆獻之義也珍者上文云美也是美之獻也文選羽獵賦注引韋昭爲舍人云獻珍物曰珍盡物曰享令按舍人注但舉一邊耳實則周禮膳夫珍用八物皆謂食物王制云八十常珍又云致其至以珍從是獻食物稱珍也詩莫敢不來享曲禮云五官致貢曰享是獻珍物稱享也然則珍享對文則別散則通矣享者說文作亯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享食物是許君義與舍人同詩是用孝享我將我享洪範五行傳云食不享毛傳鄭注並云享獻也是皆食物稱享之證也考工記玉人云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云受享束帛加璧穀梁昭卅二年傳云諸侯不享覲鄭注及荀爽注並云享獻也是皆非食物亦稱享之證也通作饗月令云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鄭注饗獻也曲禮釋文饗本又作享聘義釋文享本又作饗又通作亨古多以亨爲享易云亨于西山謝麟碑云子孫亨之皆借亨爲享也

縱縮亂也縱放縱縮皆亂法也

亂者治之義也爾雅此類蓋亂之反借也說文又云亂煩也玉篇云𤔔亂也通作亂亂本治之反因借爲煩亂之義也故釋訓云儚儚惛惛亂也釋名云亂渾也荀子解蔽篇注亂雜也樂記注亂謂失行列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好道煩言亂也此即亂訓煩之意矣縱者放也放也皆與亂義近又縱橫交午亦有亂義故淮南覽冥篇云縱橫間之高誘注南北爲縱是縱即交亂之意也通作從論語云從之純如也皇侃疏從放也內則云縰謂之縰本又作從又通作縱逸周書大聚篇云殷政總總若風草孔晁注總總

亂也按綸緯猶經緯也檀弓云喪事欲其縱縱爾鄭注縱讀如總
領之總是總縱通矣總者說文云亂也下又云綸也綸亂一聲之
轉鄉飲酒禮云磬階閒縮霤鄭注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凡儀
禮禮記內縮字鄭訓從者非一皆以從為縱縱橫經緯與本作從橫
也通作摍一切經音義廿二云縮字書作摍同所六反詩者伯釋文
縮又作摍同又通作數周禮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鄭注故書縮為
數按數有頭碎之意與亂義近又通作蹙鄉飲酒及鄉
射大射士虞少牢饋食有司徹鄭注並云古文縮為蹙

探、篡、俘，取也。書曰俘厥寶玉篡者奪取也探者摸取也

說文云取捕取也釋名云取趣也廣雅云取為也按取翮為者為
為禽好爪畫會以爪取物之意也探者說文云遠取之也易繫辭
云探嘖索隱文選西京賦云探封狐賈注及薛綜注並云探取也
通作撢說文云撢探也集韻云探或作撢周禮撢人釋文撢與探
同一切經音義十四引蒼頡篇云撢持也持取義亦近也撢近
方言云撢（常含反）取也篡者說文云屰而奪取曰篡方言云自
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音饌）後漢書逸民傳引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李賢注引宋衷云篡取也一切經
音義二引爾雅舍人注云篡位曰篡白虎通云篡猶奪也取也欲言
庶奪宗引奪取其位按篡从厶音私言以計數取之不敢
公然劫奪故逸民傳注云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是其義矣俘
者說文云軍所獲也引春秋傳曰以為俘馘一切經音義十二引
國語賈逵注云伐國取人曰俘左氏莊十二年正義引李巡云囚
敵曰俘伐執之曰取按賈李二說俱以俘為獲取人實則獲取物
亦曰俘故書序云俘厥寶玉是取物言俘也李言伐執曰取實則
凡取物亦曰取也通作捊說文云捊引取也从手孚聲是捊俘同
又通作裒一切亦聲之轉也易云裒多益寡釋文引鄭荀董蜀才作捊
云取也字書作捋按說文云今鹽官入水取鹽為捋是捋亦取矣

徂、在，存也。以徂為存猶以亂為治以曩為曏以故為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

說文云存恤問也玉篇云有也有與恤問義近故王制云八十月
告存月令云存諸孤並以存問為義釋訓云存存在也孫氏訓存
存亦訓在故公羊隱三年傳有天子存何休注存在也在既訓存
篇云遁東存只王逸注存前也前謂有在前也徂者且之叚音也
詩出其東門篇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釋文且音徂爾雅云
存也是且為本字徂為叚音其讀是明說文云且薦也薦為承藉
之意存問亦相慰藉也且與存又聲相轉也經傳且字如詩傳笾豆
有且及有萋有且皆與薦藉義近箋於韓奕之且則云多貌傳於
有客之且則云敬慎貌此於詁訓俱無明文各以意說耳今按
豆盛多即為薦存藉萋為文章之貌且為薦藉之貌故鄭且又
義合且又語詞如云乃見狂且其樂只且並為助詞句是且又
言之薦矣又儀禮記注每言某甫且字於義亦當為薦也郭畫
未聞良借之義以上文徂往為訓而云以徂為存義取相反斯
為失矣孫不思徂往之徂本應作退徂存之徂又應作且耳在者
說文云存也禮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左氏僖九年傳其在亂
乎鄭注及杜預注並云在存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存往者在
來者盧辯注在猶存也按存在俱从才聲古
讀才如草且子餘切是且在存俱一聲之轉

在、存、省、士，察也。書曰在璿璣玉衡士理官亦主聽察存即在

上文云察審也釋詁注察視也呂覽本味篇注察省也省察互相
訓也通作督顏氏家訓書證篇督古察字也在者書堯典正義引
舍人曰在見物之察詩在帝左右禮文王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
逸周書大聚篇王親在之鄭注並云在察也在察一聲之轉存者
恤問之察也禮運云其所存大傳五曰存愛鄭注並云存察
也周禮司尊彝大喪存奠彝鄭注存省也省亦察矣省者說文云
視也是視之察也書說命引李登云省察也表揭云省今省警也
通作眚書王眚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省惟歲周禮大宗伯云省
牲鑊釋文省本又作眚士者說文云事也是事之察也書妙作士
正義引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周禮序官士師注同通作仕
詩弗問弗仕箋仕察也曲禮云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為仕是仕士
通又與伺同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玉篇同而云
廣雅埤蒼
竝作覗

烈、枿，餘也。晉衞之閒曰蘖陳鄭之閒曰烈

說文云餘饒也玉篇云殘也廣韻云賸也按俗以物餘為賸非古
義也賸俗作剩非正體也餘又羨也多也通作余周禮委人云凡
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余當為餘聲之誤也按古字通借非誤也
史記屈原賈生傳餘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辭餘並作余是余餘字
通之證也烈者裂之叚音也說文云裂繒餘也玉篇云綱亦餘也
廣雅云裂餘也裂與裂同通作烈方言云烈餘也詩雲漢序
宣王承厲王之烈箋亦云烈餘也又通作厲詩垂帶而厲下云帶
則有餘是厲訓餘也故箋謂厲字當作裂裂厲聲相轉也枿者㦸
之別體也說文作𣎴或作櫱云伐木餘也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
粤櫱古文作不亦作枿按櫱从辛聲今字作櫱或又省作伞
為孖經與因之作枿故方言云枿餘也書盤庚正義引李巡曰枿
槁木之餘也詩苞有三蘖廣韻引作枿有三枿俱櫱變為枿耳然
亦有未變者淮南俶真篇云百事之莖葉條枿高誘注枿讀詩頌
苞有三蘖同又云則必無餘枿高注枿與栒字唯此二見高
氏恐人不識故以蘖字代音爾雅釋文枿本作櫱玉篇亦櫱下復
出枿字皆從櫱變也枿轉為肆詩伐其條肆傳肆餘也斬而復生
曰肆玉藻云肆束及帶鄭注肆讀為肆肆餘也左氏襄廿九年傳
而夏肆是屏肆亦訓餘肆枿一聲之轉郭注本方言而文小異

迓，迎也。公羊傳曰跛者迓跛者

說文云迎逢也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迎逆義同又禦御
同史記天官書云迎角而戰者不勝集解徐廣曰迎一作御御逆
迎偶一聲之轉也迓者說文作訝或作迓云相迎也引周禮掌訝
曰諸侯有卿訝也聘禮云訝賓書云予迓續乃命于天迓訝竝訓
迎也通作御詩百兩御之以御田祖以御于家邦箋傳並云御迎
也士昏禮云媵御沃盥交鄭注御當為訝接古讀訝如御二字音
同故文選幽通賦云昔衞叔之御昆今亦以御為訝郭引公羊成
公二年傳跛者迓跛者穀梁傳迓亦作御也又通作禦書弗迓克
奔史記周紀作不禦克奔又通作梧聘禮云訝受几于筵前鄭
注今文訝為梧釋文梧五故反是梧訝禦俱音近古皆通用

元、良，首也。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良未聞

上文云首始也此訓頭也蓋頭為諸陽之會居上而得氣最先故
首謂之始亦謂之頭說文云頭首也百顚也禮稽命徵云三旋齒
首朱衷注首頭也元者上云始也王制注善也又訓首者善之首
也故易云元者善之長也首亦長也故玉篇引韓詩云元長
也長亦首故詩肆天子冠禮始加元服傳注竝云元首也左
氏傳卅三年傳狄人歸其元哀十一年傳歸國子之元並以元為

首矣良者說文云善也廣雅云元良長也長善與首同義但經典良字無訓首之文或謂元良稱君協於首出之義又婦人稱夫爲良亦以爲君以此詁釋義固可通今以字形考之說文𦣻古文作目首篆文作𦣻二字形近相亂疑爾雅元良卽元首之譌也或頗以元首首重文爲疑殊不知元首連文經典非一書元首起哉文選辨亡論注引尚書大傳云元首君也廣雅同是皆以元首爲君或單稱元亦爲君猶之以元首爲首或單稱元亦爲首皆省文耳譌以逸周書武順篇云元首曰末孔晁注元首頭也此卽本爾雅爲訓故書益稷正義引釋詁云元首首也又申之云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是孔穎達所據爾雅本卽爲元首不作元良二孔所見古本俱不誤唯郭本作元良故元良未聞矣又元良連文見於經典亦非一而俱不訓首故文王世子云一有元良鄭注元大也良善也梅書太甲下作一人元良孔傳以爲天子有大善與鄭義同廣雅云元良長也是皆不以元良訓首之證然則爾雅之元良爲元首殆無可疑矣

薦摯臻也　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

臻者上文云至也通作蓁文選甘泉賦云是時未臻夫甘泉也李善注蓁與臻同至也薦者瀳之叚音也說文云瀳水至也从薦聲讀若尊通作薦上文云薦進也進至義相成又通作洊易云水洊至按洊與瀳同石經作洊蓋瀳之或體爾雅作薦蓋瀳之省聲耳洊京房作臻臻又薦之訓矣摯者䥇之叚音也說文云䥇至也引書西伯戡黎云大命不䥇讀若摯同按今書䥇正作摯史記殷紀作大命胡不至考工記弓人云斲摯必中函人云凡甲鍛不摯鄭注並云摯之言致也致亦至故曲禮注摯之言至也摯又作贄故書舜典鄭注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是贄摯俱䥇之通借

賡揚續也　書曰乃賡載歌揚未詳

續者上文云繼也說文云連也連繼爲屬故說文云屬連也屬續義同二字互訓故禮記深衣注續猶屬也釋名云屬續也續屬以聲爲義也賡者庚之叚音也說文以賡爲古續字書云乃賡載歌言續爲歌也史記夏紀作乃更爲歌更亦續也管子國蓄篇云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言不續本也尹知章注賡猶償也償續義亦近也經典賡字止此一見賡字从庚因借爲庚詩西有長庚傳庚續也正義引釋詁文楚辭遠逝篇云立長庚以繼日亦以庚爲續也檀弓云請庚之鄭注庚償也通作更周禮司弓矢云弗用則更鄭注更償也更訓償者爲有虧損償還如前義亦爲續故晉語云姓利相更韋昭注更續也漢書食貨志云不足以更之集注亦云更續也更迭相代有續之義故訓爲續是皆賡借爲庚也爾雅之賡亦借爲庚因讀爲庚不得如說文以賡爲古續字矣爾雅賡揚讀及元首皆特釋書益稷篇文讀者或失之耳揚者通作颺書之颺言史記夏紀作揚言揚訓續者蓋飛揚轉舉亦有連續之形故又訓續古義或如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十二云燕禮主人媵觚于賓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按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觶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祔祪祖也　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

祖者上文云始也說文云始廟也是祖兼廟而言此文當祪祖連讀祪者說文云祔祪祖也文義未明故玉篇廣韵申之云祪毀廟之祖也是祪訓爲毀上文云垝毀也垝與祪聲義同祔者說文云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釋名云又祭曰祔祭於祖廟以後死孫祔於祖也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故既夕禮云明日以其班祔班卽昭穆明日卒哭之明日也鄭注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是其義也祔必於毀祖者祖親盡則廟毀祔祭於此以新死之主祔入此廟故祭而屬之也郭訓祔爲付義亦如此通作付周禮大祝云付練祥鄭注付當爲祔又通作附曾子問云殤不附祭釋文附本或作祔雜記上下篇言附者非一鄭注並云附皆當爲祔

卽尼也　卽猶今也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　**尼定也**　尼者止也止亦定　**邇幾暱近也**　暱親近也

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小爾雅云尼近也通作昵釋文尼本亦作昵同女乙反卽者方言云就也是就之尼也詩東門之墠傳卽就也通作則禮王制云必卽天論鄭注卽或爲則按則卽又皆語詞而義亦爲近故廣雅云則卽也則卽聲相轉則之言側也側訓邊近與卽義同郭云卽猶今也者今亦爲近又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以證尼近之義書釋文引尸子云不避遠昵按昵亦當爲尼〇尼又訓定者尼定上文並云止也止亦定邢疏引舍人曰尼者私之定也以尼爲私者尼與暱通〇尼既訓近因廣釋近義也說文近附也古文近作岸从止是近亦止意近之義爲迫故說文迫近也玉篇迫附也附近卽親暱故華嚴經音義下引顧野王云近所以爲親也邇者說文云近也詩汝墳東門之墠杜傳並云邇近也通作爾釋名云爾昵也周禮肆長云實相近者相爾也鄭注爾亦近也儀禮燕禮云南鄉爾鄉鄭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是皆邇通作爾故爾雅序釋文云爾字又作邇矣幾者上文云危也說文云殆也殆亦近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左氏昭十六年傳幾爲之笑魯語云民無幾卒並以幾爲近也通作畿大司馬九畿注云故書畿爲近是近與畿古同音同字通又通作冀李巡注爾雅冀州云冀近也史記孝武紀云冀至殊庭焉索隱曰冀漢書作幾幾近也是幾冀又通矣暱者說文云日近也引左氏昭廿五年傳私降暱燕詩無自暱焉齊語云野處而不暱毛傳及韋注並云暱近也左氏閔元年正義引舍人曰暱戚之近也文選注引孫炎曰暱親之近也通作昵說文暱或作昵書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昵親近也高宗肜日釋文昵近也私降暱燕今左傳作私降昵宴又通作尼書正義引孫炎曰尼者近也是尼昵通

妥安坐也　禮記曰妥而后傳命

說文云坐止也从土从留省土所止也此與留同意古文作坐釋名云坐挫也骨節挫詘也按坐有二義古有危坐危坐者跪也故釋名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㒹也詩云不遑啓處啓卽跪也是危坐之義也安坐者亦兩膝隱地而體不危㒹卽安坐矣妥者上文與安並訓止郭注妥者坐也卽本此爲訓也坐止義同妥安義同故此四字反覆互訓義得兼通爾雅此讀當從坐也斷句蓋以妥安訓坐是卽上文妥安訓止之義也然妥亦可斷句妥訓安坐亦卽妥安訓坐之義也書此二讀於義俱通矣以妥安訓坐者玉篇引爾雅云妥坐也廣韵云妥安也漢書燕剌王旦傳集注亦云妥安也妥與綏同綏訓安卽妥訓安也故漢書注妥古綏字曲禮云大夫則綏之又云國君綏視鄭注並云綏讀爲妥是妥綏古字通綏續綏不當从妥此妄說也以妥訓安坐者詩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士相見禮云妥而後傳言士虞禮及特牲少牢饋食禮並云拜妥尸郊特牲云詔妥尸鄭注並云妥安坐也又云拜之使安坐也然則毛鄭俱以安坐訓妥郭及玉篇廣韵並以妥安訓坐二讀不同於義俱通郭引儀禮作禮記傳言作傳命俱字之誤

貉縮綸也（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

釋名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說文云綸青絲綬也綬亦繩故詩言綸之繩說文繩索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即詩縮版以載也貉讀為貊其聲音之貊貉縮謂以繩牽連綿絡之也聲轉為莫縮檀弓云今一日而三斬板鄭注斬板謂斷莫縮也莫縮即貉縮謂斬斷束板之繩耳又轉為摸蘇淮南俶真篇云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高誘注摸蘇猶摸索又變為落索顏氏家訓引諺云落索阿姑餐落索蓋聯綿不斷之意今俗語猶然又變為莫落新序雜事二云翡翠珠璣莫落連飾又為幕絡釋名云幕絡也幕絡一體也又云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又云貴蘭曰幕幕也貴者著衣可以幕絡絜也或謂之牽離貴系爛牽引使離散如絲然也凡此諸文皆與爾雅貉縮義近

貉嘆安定也（皆靜定見詩）

安定上文並云止也止亦定也貉者上文云靜也靜亦定也通作貊詩皇矣傳貊靜也釋文貉本又作貊又通作莫釋文貉左傳作莫韓詩同一云莫定也又求民之莫民之莫左傳並云莫定也莊子大宗師篇云莫然有閒釋文引崔譔注莫定也嘆者說文云嘆也玉篇云靜也廣雅云安也安靜亦定故廣雅又云嘆定也呂覽首時篇云飢馬盈廄嘆然未見芻也楚辭哀時命篇云嘆寂默而無聲並以嘆為靜定也通作莫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莫靜也又通作莫釋文嘆音莫本亦作莫安者說文云靜也禮云君曰以我安又云皆對曰諾敢不安並以安為坐定也

伊維也（發語辭）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矣互相訓）時寔是也（公羊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

三者皆語詞也凡語詞之字多非本義但取其聲維者惟之假音也上文云惟謀也思也思又語詞故惟亦語詞玉篇云惟有也辭也伊也維也爾雅云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惟辭也文選羽獵賦注引韓詩章句亦云惟辭也東京賦及甘泉賦注並云惟有也東征賦注又云惟是也是與有亦皆語詞也通作維詩維天之命之維韓詩訓念則與惟同毛鄭無訓則亦為語詞矣伊者亦假借字也詩何彼襛矣及雄雉蒹葭傳並云伊維也士冠禮云嘉薦伊脯楚辭悼亂篇云伊余今念茲鄭注及王逸注並云伊惟也逸周書大匡篇云展盡不伊孔晁注伊推也推當惟字之譌耳又詩匪伊垂之箋伊辭也漢書禮樂志及揚雄傳注並云伊是也是亦惟也惟亦辭也通作繄左氏僖五年傳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服虔注繄發聲也襄十四年傳繄伯舅是賴杜注與服注同隱元年傳繄我獨無杜注繄語助是繄伊同故詩雄雉蒹葭東山白駒正月箋並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史記周紀云共王繄扈索隱引世本作伊扈是皆伊繄字通之證又與嬰同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嬰嬰是也言是人也然則嬰之訓是與繄之訓是同為語詞又與猗同書斷斷猗禮記大學作斷斷兮今猗皆語詞也故莊子大宗師篇云而我猶為人猗釋文引崔譔注猗辭也又與醫同方言云欸（一音醫或音麈埃）醫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醫醫皆語詞與繄同○侯者上文云乃也乃既語詞故侯亦語詞史記樂書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索隱曰侯語詞也按詩即大風歌書言三兮云三侯者兮侯皆語詞聲讀同也伊訓侯者詩伊其相謔箋伊因也因亦仍也仍亦乃也乃亦侯也此即伊訓侯之證維訓侯者詩侯誰在矣侯又王孫子應侯順德傳並云侯維也正月四月蕩箋並同漢書禮樂志云蕩侯休德敘傳云侯少木之匽別今服虔應劭注並云侯惟也文選東京賦云侯其禕而亦以侯為語詞也侯訓維維訓侯故郭云互相訓伊維侯古音皆相近○是者亦語詞也詞有宜施各指所之伊維俱語詞而訓是是亦語詞而訓此故廣雅云是此也經典是此二字通用說文云此止也从止是直也从正正是也从止故止此是三字聲義近而又皆為語詞矣時者是聲之轉而得者也古人謂是為時今人謂時為是是時一聲也時是一義也故書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咸若時夏紀作皆若是時日曷喪殷紀作是日何時喪並以時為是也詩內時字傳箋訓是者非一考工記與氏云時文思索士冠禮云孝友時格內則云共帥時鄭注並云時是也並以是訓時也時與之同之亦語詞又訓為是故書云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作惟耽樂是從詩敘報之德鄭箋之猶是也彼其之子箋之子是子也時又與只同只亦語詞又訓為是故詩南山有臺及采菽箋並云只之言是也樛木釋文只猶是也蓋之只聲有輕重亦猶時之與是矣寔者是聲之弇而下者也寔从是聲而訓止說文云寔止也止亦是也故詩寔命不同傳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大學云寔能容之寔不能容書秦誓寔俱作是矣通作實詩實維伊何箋實猶是也實猶寔也實寔聲近故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左氏桓六年經云寔來文選西京賦云寔蕃有徒杜預及薛綜注並云寔實也詩小星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是寔實通今按釋文小星寔時職反韓奕寔市力反公羊桓六年寔亦市力反穀梁寔常式反左氏寔時力反是陸德明凡遇經傳寔字即必加音其於實字則不加音故韓奕釋文實毛如字是其例也唯爾雅之寔及大學之寔二文俱不加音蓋脫漏也或疑二寔並本作實非也

卒猷假輟已也（猷假未詳）

說文已已也玉篇止也畢也又訖也畢訖義皆為盡盡為止故經典已訓為止爾雅上云已此也此訓止故已亦止止已又皆語詞之終也卒者上文云盡也下文云終也畢言云竟也亦已之詞也釋名云卒止也止即已之訓也一切經音義九引李巡曰卒事之已也猷者春秋文六年云猶朝于廟公羊傳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猶之為言可以已也宣八年云壬午猶繹公羊傳與文六年同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左氏傳州一年云猶三望杜預注猶者可止之辭是傳注並以猶為止已之義猶古字通猶必兼可已二義者釋言云猶可也猶有兩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並與止已義近故凡言猶者以兼可已二義猶已畢相轉也假者曲禮云天王登假鄭注假已也通作瑕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引釋詁文假與格古通用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假于上下假古音與格相轉格訓至也至亦止也止亦已也故小爾雅以格為止爾雅以假為已其義正同矣輟者曲禮云輟朝而顧及論語輟耕鄭注並云輟止也輟所以訓止者說文云輟車小缺復合者然則輟有車行中斷之義故輟為止止即已矣

求酋在卒就終也（詩曰嗣先公爾酋矣成就亦終也其餘未詳）

此又因已義而廣釋終義也終亦已也極也畢也盡也竟也釋言云顯終也郭注終竟也釋名云終盡也周語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韋昭注終卒也士冠禮云廣終幅鄭注終充也充終聲義近廣雅云終極也極與畢竟義並同矣求者求之終也求求之求本作求（山救切）通作求（又蘇合切）求訓盡也盡亦終也故詩世德作求之求箋並云求終也周禮牛人云凡祭祀共其享牛

求牛注亦云求終也通作揫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救當爲求是求救通故說文云救止也止亦已也已亦終也聲與究近究訓窮窮亦終矣會者久之終也方言云久熟曰會久終義近會从酉酉訓就然則酉之爲言就也故堯望太玄注會就也就亦終故詩卷阿傳會終也漢書敘傳音義引韋昭亦云會終也通作遒爾雅釋文會郭音遒詩卷阿正義會正作遒是遒會通史記魯世家云考公會索隱引系本作就鄒本作遒詩及爾雅釋文會俱在由子由二反亦卽遒就之音又與僧同說文僧終也僧會就又俱一聲之轉矣在者上文云察也是察之終也尙書大傳云察者至也至亦極也極亦終也書平在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便在伏物在亦訓察按春夏秋皆言平秩唯冬言平在冬爲歲之終察之訓終此亦其證左氏成十六年傳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昭十二年傳將何以在在亦終矣卒者說文作𣨛通作卒曲禮云大夫曰卒鄭注卒終也詩日月七月節南山蓼莪箋並與曲禮注同白虎通云大夫曰卒精燿終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卒病之終也就者上文云成也是成之終也廣雅云就歸也又云久也久與會義近歸與卒義近也越語云先人就世不穀卽位韋昭注就世終世也南史徐陵傳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是亦以就爲終早就言不壽故比之顏回而陵年七十七而終明慧雲之言不驗也今時俗語亦言就了或言就已斯皆謂終爲就方俗之語合於雅訓矣釋文就或作殧又作殧玉篇云殧千六切殏也又云殏今作終又云殏終也亦作求釋文殏又作求殏又作終今按以上三體皆極淺俗所謂近斷別字與斷不可用

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

說文云死澌也人所離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注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按死終二字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淮南精神篇云生寄也死歸也是雖君子稱死也說苑辨物篇云死者民之終也是雖小人稱終也周禮疾醫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此亦對文若散文則終死亦老少之通稱矣崩薨無祿卒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大戴禮及白虎通俱依此文爾雅則以無祿居卒之前蓋順文無別義也析言其義則穀梁隱三年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說文崩山壞也薨公侯殍也大夫死曰殍釋名云崩壞之形也崩[illegible]聲也薨壞之聲也不祿不復食祿也卒言卒竟也是釋名本爾雅爲序亦以無祿居卒之前矣白虎通云崩之爲言崩然伏僵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曲禮注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顚壞曰崩薨顚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公羊隱三年注不祿無祿也然則諸家之說大意相同無祿俱作不祿其義同也然不祿之言俱屬之士故言不終其祿或言不復食祿此皆望文生義古說又復不同按通典八十三引鄭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旣葬曰薨此則諸侯亦稱不祿矣故晉語云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韋昭注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諱也韋昭注及石渠議所據皆禮雜記之文也又大夫亦稱不祿故雜記云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又庶人亦稱不祿故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然則不祿之言通於上下今攷其義不祿猶言不祥祥祿皆訓善廣雅云祿善也不祿卽不善謂遭凶禍也祿又福也無祿猶言無福亦謂遭死喪也詩民今之無祿左氏昭七年傳今無祿早世其義竝同不祿又卽不淑上文云淑善也不淑卽不善故雜記云寡君使某問君如何不淑又云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是皆弔問凶喪之詞也王瑕圃範經小記說君子偕老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詩意當與雜記同箋以不淑爲不善之行中谷有蓷云遇人之不淑亦當謂良人遭死亡之禍而箋以爲君子於己不善也夫溫柔敦厚詩人之教而二詩直露刺譏似傷忠厚之意疑皆說者失其義耳卒者殍之叚借也經典通作卒而訓終終殁義亦爲死也故通典引石渠議云孝子諱死曰卒又引許慎五經通義云卒之爲言終於國也曲禮云壽考曰卒二說互異蓋卒亦上下之通稱義與無祿同矣徂者殂之叚借也徂落者說文云殂往死也引虞書曰放勳乃殂落通作徂舜典正義引李巡云徂落堯死之稱郭此注又引舜陟方乃死之文白虎通兩釋之云書言殂落死者各有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釋名云徂落徂祚也福祚殞落也徂亦往也言往去落也孟子注本爾雅云徂落死也今按梅書舜典作帝乃殂落孟子引堯典作放勳乃徂落說文引書與孟子同書之眞古文也釋文殂音徂本又作徂落音落本又作落今從宋本作徂落與孟子合此古本矣殪者說文云死也釋名云殪翳也就隱翳也按殪亦死之通稱故晉語云擧人盡殪左氏襄九年傳丧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是皆以人死爲殪也楚辭國殤篇云左驂殪兮右刃傷晉語云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是又以物死爲殪矣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又一　　孫男聯蓀伯愷 聯薇近垣 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二

棲霞郝懿行學

釋言第二 言者說文云直言曰言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言與詁異詁之爲言古也博舉古人之語而以今語釋之也言之爲言衍也約取常行之字而以其義釋之也言即字也釋言即解字也古以一字爲一言此篇所釋皆單文其義多不過二三言與釋詁之篇動連十餘文而爲一義者殊焉故次釋言

殷齊中也 書曰以殷仲春釋地曰岠齊州以南

上篇首言始末言終此篇首言中亦末言終書以中於始終之義而包上下之詞也中者玉篇云半也半者謂均故考工記弓人注中猶均也均者平和故說文云中和也和者在其間故禮運注中猶間也釋名行中則正正亦長故孟子趙注上篇云中同長也是皆以引伸爲義矣殷者周禮大行人云殷相聘也鄭注云殷中也書堯典殷仲春馬注同廣雅云殷正也正亦中以殷仲秋史記五帝紀作以正中秋是中正義同中之言衆也居中央四方有以衆歸衆之意故殷又訓衆也盛也大也多也皆從中正之義而生也通作隱詩殷其靁釋文殷音隱易豫釋文殷京本作隱皆其證矣齊者平也等也皆有同也又齊者齊也五者實一義皆無長短高下之差故爲中也易繫辭集解引王肅曰齊猶正也正即中之訓故詩人之齊聖箋訓齊爲中正書天齊于民馬融注齊中也列子黃帝篇云不知斯齊國幾千里張湛注齊中也說苑至公篇云齊中也周禮王制云四海之齊謂四海之中也亦齊爲中之證

斯誃離也 齊陳曰斯誃見詩

離者玉篇云散也去也兩也判也曲禮云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廣雅云離分也兩判去散其義皆爲分也離與麗音義同方言云麗分也郭曰麗東齊曰誃又與離同荀子儒效篇注今分判貌是矣斯者說文云析也引詩斧以斯之書有斯注斯析也廣雅云斯分也分析義皆爲離故詩墓門釋文引孫炎曰斯析之離方言云斯離也齊陳曰斯是郭所本通作廝正義引雅二云斯離也史記河渠書云乃斯二渠以引其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斯分也又通作嘶方言云嘶散也又與參同方言云參分也按參之言三也夜參半分夜分半矣誃者說文云離別也廣雅王作誃陽離落誃落官別館也郭云誃見詩者邢疏引巷伯云哆兮侈兮說文云哆張口也張開與分離義近又與誃近說文胗落也落有離意故吳語云民人離落又與坼近說文坼裂也廣雅坼分也分落義皆爲離

謖興起也 禮記曰尸謖

起者說文云能立也釋名云起啟也啟一舉體也孔子閒居注起猶行也史記樂書正義云起動也行動皆與起義而生也謖者特牲少牢饋食禮俱云尸謖列子黃帝篇云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鄭注及張湛注並云謖起也通作休少牢饋食及士虞禮注並云古文謖或作休又與縮同詩不我能慉傳慉興也說文慉起也慉與謖近慉休聲轉其義俱同矣興者動也作也發也舉也皆起之義也興與廞同周禮注廞興也廞興聲轉

還復返也 皆迴返也

返者說文云還也引商書曰祖甲返又引春秋傳作仮通作反儀禮注反還也詩猗嗟箋反復也鄭箋並云反復也是還復反說文云反覆也覆復義同其義亦近還者說文云復也通作旋周禮注旋還也詩還而不入箋還行反也通作環又通作旋周禮注亦反復之義也復者說文云往來也又云復行故道也覆復音義同易雜卦云復反也詩黃鳥箋我行其野箋傳並同又通作反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審反復一聲之轉故其字通

宣徇徧也 皆周徧也

徧者說文云帀也易象傳云其命之徧解也徧與周帀也俗作遍通作辯又作辨廣雅云辯徧也樂記注辯徧也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於羣神徧被有僞讀爲周徧周官司徹二云若是以辨徧注並云今文辨皆作徧又書辨秩東作徧亦先循之釋文徧本又作徧王肅作猵相也宣者詩內宣字傳讀爲徧遠周書諡法篇云聖善周聞曰宣亦以宣爲周徧也詩桓之稱宣傳宣徧也鄭又作回古通作恒亘恒互爲循之古又其義訓常而音爲古鄧反以恒訓長久皆與周徧義近故其義同矣徇者旬之段音也說文云旬徧也十日爲旬詩來旬來宣傳旬徧也通作徇史記五帝紀云幼而徇齊索隱引爾雅以徇爲周徧也徇說文作侚又作徇本又作徇又通作侚釋文侚與本作徇郭音遠又作殉字詁云侚今殉擾說文侚行示也行亦周徧義亦近故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侚徧也左氏桓十二年傳二三逃之杜預注逃徧也又通作徇下文云徇均也均徧義同故詩柔柔正義引李巡曰徇徧之均也

馹遽傳也 皆傳車驛馬之名

說文云馹驛傳也遽傳也互相訓古以傳遽並稱故周禮行人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鄭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詩江漢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故左氏傳卅三年傳且使遽告于鄭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則知召伯宗以車告於鄭以馬夫書傳之爲言轉也以車轉而期於早達也遽之爲言急也以馬急促而期於達到也後世傳驛起於此矣馹者說文云傳也驛置騎也騎馬也是驛馹義別俗或通用故左氏文十六年正義引爾雅作驛傳又引舍人曰馹傳者之傳也驛皆爲作馹釋文反音日諸舍人之本遽作傳云楚子乘馹又云子產乘遽故知傳者乘馹車者乘遽也左氏昭二年傳文及正義並引孫炎云傳車驛馬也郭注本孫炎今爾雅注驛又誤作馹矣釋文馹而實反郭音義云本或作遽聲類云亦馹字同

蒙荒奄也 奄奄覆也皆見詩

奄者說文云覆也詩奄有下國奄有龜蒙並以奄覆通作掩說文掩一曰覆也又通作弇下文云弇蓋也蓋亦覆故廣雅云弇覆也又通作揜文選韓詩注引埤蒼曰揜覆也音語及吳語注並云揜蓋也方言云揜藏也蓋亦覆蓋之意矣蒙者冢之假音也說

文云冡覆也通作蒙詩君子偕老傳蒙覆也按葛生蒙楚蒙棘皆
以蒙爲覆也又通作幏或作幪說文幏蓋衣也法言吾子篇云然
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李軌注帡幪蓋覆也又轉爲冖說文云冖
覆也按冖與冡幎冪幦並字異而義同冖蒙又一聲之轉也荒者
與奄並訓大也大與覆義相成說文云荒艸掩地也掩即覆蓋書
惟荒度土功詩葛藟荒之毛鄭並云荒奄也皇矣及公劉正義引
孫炎曰荒大之奄也通作幠說文云幠覆也詩遂荒大東郭注釋
詁引作遂幠大東禮投壺云毋幠毋敖大戴禮作無荒無傲荒幠
亦一聲之轉

告謁請也 皆求請也

請謁告也已見釋詁告謁又爲請轉相訓

肅嗈聲也 詩曰肅嗈和鳴

釋訓言肅雝者多矣此言其聲耳詩鴻鴈傳肅肅羽聲也鴇羽傳
肅肅鴇羽聲也是皆重言又若單文亦爲聲禮祭義云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史記孝武紀云神君來則風肅然是皆以肅爲聲也以
嗈爲聲者詩匏有苦葉傳雝雝鴈聲和也雝與嗈同已詳釋詁嗈
嗈音聲和也下

格懷來也 書曰格爾衆庶懷見詩

來格懷至也已見釋詁至即來故格懷又爲來轉相訓來通作戾
戾亦至戾來古音同也格者當作假亦作假並詳釋詁通作佫方
言佫來也又通作格詩神保是格中庸云神之格思緇衣云則民
有格心大學云致知在格物傳注並云格來也懷者方言云來自
關而東或曰懷釋名云懷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己也亦言歸也
來歸己也詩匪風又懷止懷柔百神傳箋並云懷來也周禮序官懷
方氏鄭注云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鄭注亦云懷來也詩傳箋及
學記注又云懷歸也歸亦來釋詁又云懷止也止亦至至亦來矣

昣底致也 皆見詩傳

致者說文云送詣也詣候至也然則致亦至也至致聲同字亦通
矣昣者釋詁云告也玉篇引禮記曰昣於鬼神亦作昣今曲禮作
昣於鬼神鄭注昣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是致告義相成故昣
既訓告又訓致郭云見詩傳者今毛傳無或當在齊魯韓詩矣底
者釋詁云止也止亦致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紀作致言可
績凡禹貢底字夏紀俱作致又數重底席鄭注亦云底致也通作
晉詩晉定爾功傳晉致也釋文晉毛音指文選報任
少卿書注引爾雅郭璞曰底音指蓋郭氏音義之文

恀怙恃也 今江東呼母爲恀

說文云恃賴也詩蓼莪釋文引韓詩云恃負也楚辭注恃怙也恃
怙互相訓也恀者說文作恀云恃也廣韻云恃土地也通作恀廣
韻引爾雅一云恃事曰恀此蓋爾雅舊注故龍龕手鑑一引爾雅
云恃事自恀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儉然恀然楊倞注恀然恃尊
長之貌然則恀之爲言侈也有所憑恃而侈然自多故侈訓汰恃
訓賴也郭云今江東呼母爲恀者方言云南楚瀑洭之間謂婦妣
曰母姼說文則云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是媞姼音義同郭意蓋借
媞以證恀之爲恃取其聲同非恀有母稱也注內恀字蓋傳寫之

譌怙者諡法及詩蓼莪傳並云怙恃也韓詩云
怙賴也賴即恃之訓故說文依爾雅云怙恃也

律遹述也 皆敘述也方俗語耳

述者說文云循也詩日月傳及士喪禮少牢饋食禮注並云述循
也述又循也循述俱一聲之轉通作術詩報我不述釋文述本
亦作術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作報我不術士喪禮注古文述
皆作術按術韓詩云法也法與律其義又同矣律者釋詁云常也
法也奉爲常法即述之義故又訓述中庸注及史記律書索隱引
釋名並云律述也周禮典同注律述氣者也廣雅云律率也率循
即述也通作聿律从聿聲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是律聿皆謂筆故釋名云筆述也詩正義引爾雅作聿述也聿
即律矣遹者釋詁云自也循也循與自皆述之義也書今民將在
祗遹乃文考馬融注遹述也詩文王有聲箋同通作曰詩正義引
爾雅作曰述也又通作聿詩遹追來孝禮器引作聿追來孝遹孫
炎以爲古述字讀聿故詩聿修厥德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作述修
厥德

俞盒然也 禮記曰男唯女俞盒者應也亦爲然

然者廣雅云譍也又云成也成定亦然諾之意禮大傳注然如是
也祭義注然猶而也按而猶爾也爾之爲言猶云如是也而聲近
唉今順天人謂然爲唉(音哀)說文云唉譍也又云誒然也方言
云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欸與誒唉並聲義同俞者然之聲
也俞與唯皆譍聲故說文云唯諾也廣雅云唯諾然也內則云男
唯女俞鄭注俞然也凡書曰俞史記五帝紀俱作曰然然俞唯俱
聲相轉與吁同方言云譸(呼瓜反)吁(音于)然也郭云皆應聲
是吁亦俞矣盒者釋文云古荅字一本作荅玉篇云荅當也當亦
對故鄉射禮記及郊特牲祭義注並云荅對也荅對當俱聲相轉
當訓應也故荅又爲譍譍亦然也通作對詩職言則荅新序雜事
五及漢書賈山傳俱作職言則對

豫臚敘也 皆陳敘也

敘者說文云次弟也次弟其先後故釋詁云敘緒也有耑緒可
述故晉語注敘述也通作序書內敘字史記俱作序序有更代之
義故序又訓更也代也豫者舒也序也故釋地釋文引春秋元命
苞云豫之言序也亦通作序祭義注序或爲豫鄉射禮云豫則鉤
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是序豫同豫榭
古音又同又通作舒釋詁云舒敘也緒也書曰豫恆燠若史記宋
世家作曰舒常奧若大戴禮五帝德篇云書而不豫史記五帝紀
作書而不舒是舒豫音又同矣臚者玉篇云陳也章昭注漢書及
辯釋名並云臚陳敘也通作攄廣雅云攄舒也史記司馬相如傳
云攄之無窮集解引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又通作旅釋詁云
旅陳也鄉飲酒及鄉射燕禮大射儀注並云旅序也士冠禮注
古文旅作臚是臚旅通旅有臚音故周禮司儀云皆旅擯鄭注旅
讀爲鴻臚之臚

庶幾尚也 詩曰不尚息焉

尚者上也加也有尊高之義故釋詁云尚右也右爲嘉好之稱故
尚又訓庶也願也願幾與庶幾義近故說文云尚庶幾也本爾雅

為訓也庶者下文云幸也幾者釋詁云危也危猶近也幾與覬同
覬亦幸也然則庶幾爲近幸之義詩尙無爲尙可覬也不尙息焉
箋竝訓尙爲庶幾禮記檀弓云尙行夫子之志乎哉大學云尙亦有利哉鄭注
竝云尙庶幾也然庶幾二字亦可單言如論語云其庶乎左傳云
庶有豸乎易月幾望繫辭云或幾乎息矣義皆爲近近卽
尙也故家語執轡篇王肅注尙庶也庶字轉爲尙亦其證矣

觀指示也 國語曰且觀之兵

釋名云示示也玉篇云示者語也以事告人曰示也崔靈恩音義
上引書頡篇云示現也說文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通作
視詩視民不恌箋視古示字也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
字士昏禮記視諸衿鞶注示之以衿鞶視乃正字今文作示儀
行之莊子應帝王及徐无鬼篇釋文竝云示本作視又通作寘周
禮朝士注示于褻觀釋文示本或作寘觀者見之示也考工記㮚
氏云以觀四國莊子大宗師篇云以觀衆人之耳目釋文竝云觀
示也按釋宮云觀謂之闕亦所以表示於人也釋文觀施音館謝
音官二音俱通矣指者手之示也廣雅及詩騶虞箋竝云指語也
亦示也曲禮云指使使亦示也仲尼燕居云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中庸云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

若惠順也 詩曰惠然肯來

順者釋詁云敘也緒也陳也義皆相成順者不逆也故釋名云順
循也循其理也逆理爲凶順理爲從故特牲饋食記注順從也通作
從與從義近故詩注云養和順服曰順孟子注云順愛也禮器云
循大射儀云以扶順左右隱郭注今文順爲循又通作愼禮器云
順之至也釋文順亦作愼易繫辭云愼斯術也釋文愼一本作順
皆其證矣若者釋詁云善也書者和順於道德故又訓順詩烝民
及閟宮傳竝曾子問及禮器注竝云若順也書之欽若及若若
時史記五帝紀若俱作順通作如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按如若
皆相似之言說文如从隨也从隨卽順亦其義也惠者釋詁云愛
也惠訓愛與順訓愛同表記云節以壹惠鄭注惠猶善也惠訓善
與若訓善又同矣詩終溫且惠
雖也惠若傳箋竝云惠順也

敖憮傲也 禮記曰無憮傲也

敖者說文云倨也倨不遜也廣雅云傲傷也傷傲亦倨傲也通作
敖詩傲文匪敖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又通作奡說文云奡嫚
也引虞書曰若丹朱奡漢書劉向傳作毋若丹朱敖今書作無若
丹朱傲敖者說文云出游也从出从放按出外放游皆無拘檢之
意故又訓傲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注敖意舒也詩鹿鳴
傳敖遊也廣雅云敖戲也戲者舒放與傲慢義近重文亦然故
釋訓云敖敖傲也俗作遨詩以敖以遊釋文敖本亦作遨孔子列
禦寇篇云毋敖者釋詁云大也有也皆與傲慢義近故又訓傲敖
禮投壺云毋憮毋敖鄭注憮敖皆慢也通作嫵詩嫵如比憮敖
也其敖傲無法度也又通作荒荒亦傲慢故詩傳云荒樂是敖
曰若稽
詳釋詁

幼鞠稚也 書曰不念鞠子哀

說文云稚幼禾也方言云稚小也稚年小也通作稚方言注稺古
稚字五經文字云稺字林作稚詩稚稺說文作稚稺未麥幼
者說文云少也釋名云言生日少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日幼按十
年者舉成數實則十五以前通曰幼故喪服傳注子幼謂年十五
已下管子幼官篇注幼始也始釋義亦近也鞠者鞫之叚音也說
文鞫同育云養子使作善也是育訓養與稚義近故詩昔育恐育
鞠鄭箋昔育育稚也廣雅云鞫稚也通作鞫詩鞫子之閔斯傳鞫
稚也文選洞簫賦注鞫育古字同又通作鞫鞫者下文云生也生
養義近故詩鞠㒸鞠正義引爾雅作鞫稚也而云郭璞曰鞫一作毓
證如爾雅古本作毓稚所引蓋郭音義之文也毓鞫鞫俱聲義近
而字亦通又通作
粥卽鬻字之省

逸僁過也 書曰放則有逸罰

過者說文云度也玉篇云越也因度越之義又爲失因失之義又
爲誤也愆也皆展轉相生爾雅此義則主於愆失也逸者說文云
失也失兔也故也逸也士也諸義而俱名爲過故周語引書盤
庚曰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逸過也文選答盧
諶詩云逸珠盈椀李善注逸謂過於衆類通作佚公羊宣十二年
傳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何休注佚猶過說文云佚佚民也論語微
子篇作逸民又曰逸民石經作佚又通作軼廣雅云軼過也一
切經音義九云逸古文軼同又通作泆書謨淫泆史記魯世家
作誤淫厥佚裴駰引馬融注云大淫樂其逸書淫泆于匪彝釋文
泆又作逸亦作佚又通作佾書大淫泆有辭釋文泆又作佾馬本
作屑云過也按屑从佾聲與逸音近今屑作屑音私列切其音適
矣又通作淫淫訓過度文選七發注引爾雅作淫過也淫逸聲相
轉也僁者籒文愆字說文愆過也經典愆僁通用故詩不愆于儀
禮器衣作不僁于儀釋文竝云愆本又作僁又通作遇說文
愆過也又通作寋說文愆或从寒省籀文作諐法云寋過也詩不愆不忘
春秋繁露作不騫不忘疑騫卽寋字耳又通作僁文選贈士孫文
始詩注引詩作不僁不忘後漢書馬防傳注僁過也一
切經音義三云僁古文寋遇二形玉篇云僁同寋俗

疑休戾也 戾止也疑者亦止

戾者釋詁云止也止亦定故詩傳竝云戾定也已詳釋詁疑者具
之假借也說文具未定也（未字衍）經典俱借作疑詩靡所止
疑傳疑定也鄉射禮注疑止也士昏禮云婦疑立于席西注疑正
（今作正）立自定之貌是疑俱兼止定二義（儀禮元言疑立鄭
同）其音讀則鄉飲酒禮注疑讀如仡然從於趙盾之仡是疑鄭
讀爲仡儀禮釋文竝云疑魚乙反此音是也爾雅釋文無音蓋讀
如字非矣此不如疑乃叚借耳休者釋詁云
息也息亦止詩民勞傳休定也定卽戾矣

疾齊壯也 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

壯者廣雅云健也健與疾速義近莊子徐无鬼篇云百工有器
械之巧則壯釋文引李頤注壯猶疾也通作莊莊訓嚴也嚴有急
意故緇衣注云兵甲亟作曰莊亟猶急也詩君子偕老釋文莊本又
作壯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壯或當爲莊公羊定八年傳矢著于莊
門釋文莊本或作壯疾者釋詁云速疾也疾有急義亦有害義故
後漢書傅毅傳注疾害也壯有傷義亦有傷義故易大壯馬融注
壯傷也壯訓傷與疾訓害其義又同矣齊者釋詁云疾也故又爲
壯詩思齊大任傳齊莊也正義以爲釋言文內則云進退周旋慎
齊注亦云齊莊也緇衣云心莊則體舒注莊齊
也緇衣注云敬心克莊曰齊是齊有莊義莊卽壯矣

悈、褊，急也。皆急狹

急者，說文云：褊也。釋名云：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然則急之爲言猶彶彶矣。悈者，心之急也。悈與亟音義同。釋詁云：亟，疾也。遫也。遫、疾皆急。悈通作戒。詩：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戒，卽悈也。又通作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蒼頡篇曰：革，戒也。戒亦悈也。戒俱悈字之省。釋文：悈，或音戒，非矣。又通作棘。詩：棘人欒欒兮。毛傳：棘，急也。正義引釋言文。崔靈恩集注作悈人，皆其證也。褊者，衣之急也。賈子道術篇云：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詩：維是褊心。按褊、裕俱从衣，說文別有辯字，从心，云：辯，急也。然經典俱不用，唯借用褊。

貿、賈，市也。詩曰：抱布貿絲

詩東門之枌正義引風俗通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說文云：市，買賣所之也。按市兼買賣二義。齊策云：竊以爲君市義。此以買爲市也。越語云：又身與之市。此以賣爲市也。故史記項羽紀集解云：市，貿易也。周禮司市注：市者，人之所交利，皆其義也。貿者，說文云：易財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貿，易也。交易物爲貿也。聲轉爲賈。故下文云：貿，買也。詩氓傳用下文。賣則買亦爲市。故說文云：賈，市也。一曰坐賣售也。白虎通云：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然則居處賣貨物曰賈。故逸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賈其上。孔晁注：賈，賣也。左氏桓十年傳：若之何其以賈害也。成二年傳：欲勇者賈余餘勇。杜預注並云：賈，買也。是賈亦兼買賣二義。通作沽。論語云：求善賈而賈諸。漢石經賈作沽。沽，依正文當爲酤。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卽沽矣。

屝、陋，隱也。禮記曰：屝用席。書曰：揚側陋

隱者，釋詁云：微也。說文云：蔽也。通作乚。玉篇云：乚，古文隱字。說文云：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是隱、乚同。屝者，說文云：隱也。士虞禮及有司徹俱云：屝用席。特牲饋食云：屝用筵。鄭注並云：屝，隱也。通作陫。釋文：屝，符沸反。字又作陫。同楚辭湘君篇云：隱思君兮陫側。王逸注：陫，陋也。又通作茀。有司徹注古文屝作茀。按茀訓蔽，與隱同義。茀、屝又一聲之轉。陋者，說文云：阨陝也。阨陝亦隱蔽之義。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通作漏。詩：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漏，隱也。正義云：釋言文。

遏、遾，逮也。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

釋詁云：逮，與也。此篇下云：逮，及也。通作隶與隸。說文逮云：隶，及也。遏遾者，方言七云：蝎噬，逮也。蝎噬與遏遾並字之叚音，謂以易之。噬嗑食相逮也。噬嗑倒轉，卽遏遾矣。玉篇云：迨遝，行相及也。迨遝卽遏逮矣。左氏莊六年傳：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噬齊卽遾逮矣。杜預注若齧腹齊，此爲望文生義。凡借聲之字不論其義，但取其聲，皆此類也。遏又通作曷。詩：曷云能穀。傳：曷，逮也。正義云：釋言文。遾又通作逝。詩：逝不古處。噬肯適我。傳並云：逮也。釋文引韓詩噬作逝。逝，及也。

征、邁，行也。詩曰：王于出征。邁亦行

行者，說文云：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釋名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按行訓步趨，故去也、之也、往也、還也，皆行之義也。行由道路，故釋宮云：行，道也。又云：堂上謂之行。皆緣步趨之義而生也。征者，說文作延，或征，云：正行也。通作延，云：行也。漢書武帝紀征和功臣表俱作延和。顏師古曰：延亦征字也。征訓行，故宵征卽宵行，征夫卽行人，征伐亦卽行伐也。征之言正，故管子心術下篇云：行者正之義也。邁者，說文云：遠行也。故于邁卽往行，時邁卽時行。邁又往也，與行訓往同。

圮、敗，覆也。謂毀覆

覆者，說文云：覂也。覂，反覆也。反覆卽敗，故王制云：不覆巢。鄭注：覆，敗也。敗亦毀，故周禮哲蔟氏注：覆猶毀也。然則覆舟、覆車、覆邦家，其義皆爲毀敗矣。圮者，釋詁云：毀也。敗亦毀也。毀亦覆也。淮南說林篇云：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

荐、原，再也。易曰：水荐至。今呼重蠶爲㣼

再者，說文云：一舉而兩也。玉篇云：兩也，重也，仍也。荐者，說文云：薦，席也。席下施薦，與再義近。左氏襄四年傳：戎狄荐居。正義引服虔云：荐，草也。孫炎云：荐，草生之再也。按荐又訓仍也，重也。通作薦。詩：饑饉薦臻。傳：薦，重也。重卽再矣。原者，文王世子云：末有原。周禮馬質云：禁原蠶者。淮南泰族篇云：原蠶一歲再收。鄭注及高誘注並云：原，再也。再亦重，故漢書禮樂志及叔孫通傳集注並云：原，重也。原或作㣼。釋文：原，舍人本作㣼。郭義本舍人。

憮、敉，撫也。憮，愛撫也。敉義見書

撫者，說文云：安也。一曰循也。古文作㧾。按亡、無古字通，故撫作㧾矣。周禮大行人注：撫猶安也。禮文王世子注：撫猶有也。有亦存恤之意，與安義近。通作拊。說文：拊，揗也。揗猶撫循，故荀子富國篇注：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爾雅釋訓釋文：拊，本亦作撫。憮者，方言云：哀也。說文云：愛也。並與撫循義近。一曰不動，與安義又近矣。通作㒇。說文云：㒇，撫也。从亡聲。讀與撫同。又通作㑋。說文云：㑋，撫也。从某聲。讀若侮。按侮、某、無古俱聲同，聲轉之字，與今讀異也。敉者，說文云：撫也。引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或从人，作侎。周禮小祝及男巫注並云：敉，安也。書洛誥注亦云：敉，安也。

臞、脙，瘠也。齊人謂瘠瘦爲脙

瘠者，說文作膌，云：瘦也。大司徒注：瘠，臞也。通作𤹋。說文以爲古文也。一切經音義二云：瘠，古文𤹋、膌三形。又通作㾊。易說卦云：爲瘠。釋文：瘠，京荀作柴。臞者，說文云：少肉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形容甚臞。索隱引韋昭曰：臞，瘠也。舍人曰：臞，瘦也。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爾雅舊注曰：臞，肉之瘦也。通作癯。釋文：臞字又作癯。文選注臞與癯同。脙者，說文云：齊人謂臞脙也。玉篇云：齊人謂瘠腹爲脙。按瘠腹之義，玉篇當有所本。今驗蚰蜒之蟲，腹其瘠瘦，廣雅謂之蛷螋，博物志謂之蠷螋，與臞脙疊聲，義正同。臞脙雙聲，脙瘦疊韻也。

桄、熲，充也。皆光盛也

充者，盈也，備也。盈備則實矣。故小爾雅云：充，塞也。竟也。塞、竟卽肥滿。故方言云：充，養也。養卽長。故說文云：充，長也，高也。高卽崇。故釋詁云：崇，充也。凡此諸義，又皆爲充盛也。桄者，說文云：充也。通作光。釋文：桄，孫作光。書光被四表。傳云：光，充。本爾雅爲訓也。淮南修務

篇云段干木光於魏寡人光於勢亦以光為充也光之為言廣也廣光聲同廣充義近故詩敬之傳光廣也水經濟水注云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光通作橫廣俱从黃聲黃从光聲古讀橫廣並如光故樂記云號以立橫孔子閒居云以橫於天下鄭注並云橫充也書之光被四表後漢書作橫被四表漢之橫門亦稱光門矣一切經音義十四云桄古文橫二形同音光是其證也頻者釋詁云光也光頻聲轉故其義同

屢暱亟也　親暱者亦數亟亦數也

亟者釋詁云疾也疾亦數也言頻數也禮少儀云亟見曰朝夕吳語云而天祿亟至鄭注及韋昭注並云亟數也方言云亟愛也廣雅云亟敬也敬愛亦數亟數而生也屢者釋詁云亟與亟俱訓疾屢與婁字同故釋言釋文云婁本又作屢詩賓之初筵傳屢數也桓箋屢亟也正月及巧言箋又云屢數也亦通作數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屢往來為愚言釋文屢又作數音朔是數屢通暱者釋詁云近也暱訓親近與亟訓愛數義同

靡罔無也

無者說文作橆云亡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云無虛無也通作无易以无為無說文云奇字無通於无者虛無道也又通作亡古有無字俱作亡詩何有何亡論語亡而為有是也又通作毋史記書世家引書無逸作毋逸漢書車千秋傳引無偏無黨作毋偏毋黨是也靡者釋言云無也小雅皆箋云靡無也近又靡無也亦無故詩靡日不思之死矢靡他箋傳並云靡無也罔者从亡亡亦無易君子用罔馬融王肅注並云罔无也書罔水行舟史記夏紀作毋水行舟罔有攸赦殷紀作無有攸赦罔古讀如亡讀如靡罔無俱一聲之轉小爾雅云勿蔑微曼末沒無也今人言無有曰沒有或曰末有亦曰靡有皆一義也蔑以加言無以加也微管仲言無管仲也微古讀如眉勿古讀如沒是勿微曼末亦靡罔之聲轉

爽差也爽忒也　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

差者說文作𢀩云貳也段氏注貳作貣按精又𢀩从左从二二謂心不一也二或二三其德所以為差也故參差之字从二三太玄廓云或生之差就差注差謂差也爽者說文云爽明也从㸚力几切二又也二不專一故又訓差詩女也不爽其德不爽傳並云爽差也方言云爽過也過亦差緣注云爽傷也傷敗亦過差也書云惟事其爽傳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列子黃帝篇云昏然五情爽惑並以爽為差也周語云實有爽德又云言爽日反其信韋昭注並云爽貳也段注貳亦貳矣爽又訓忒者忒亦差也廣雅訓耳老子云常德不忒釋文引廣雅云忒差也爽貳音讀亦詩云忒也忒說文作𢦏云失常也通作忒一云更也更變亦失常故詩魯頌人伎忒事祀不忒傳箋並云忒變也正義俱引孫炎曰忒變雜不一不一即貳貳與差矣爾雅釋文忒或作貸是忒通又通作貸易豫釋文忒京本作貸月令云宿離不貸又云無或差貸呂覽俱作忒又通作貣書云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衍貣又通作貳禮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本或作貳音二

佴貳也　佴次為副貳

貳者說文云副益也周禮道僕掌貳車王制七十有貳膳孟子館甥於貳室並以貳為副也貳又代也相更代亦為副益也佴者說文云佽也佽亦次故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如淳曰佴次也詩決拾既佽周禮繕人注作決拾既次佽又代也與貳同義佴之為言猶亞也亞次也亞佴之聲又相轉

剤翦齊也　南人呼翦刀為剤刀

齊者斷也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齊翦也翦斷其鬣同剤者說文云齊也玉篇云翦齊也太玄永云其命剤也范望注剤斷也周禮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皆今之券書也是亦取齊斷為義也翦者說文作𣧝云齊斷也通作翦詩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翦斷也莊子人間世篇云目翦有翦乎釋文翦崔本作翦是翦翦通又通作戩說文引詩翦作戩云滅也滅亦斷絕之義故周禮序官翦氏注翦斷滅之言也郭云南方人呼翦刀為剤刀者剤翦聲轉又剤即剪釋名云翦刀翦進也所翦稍進前也翦俗作剪

饙餾稔也　今呼餐飯為饙饙熟為餾

稔者飪之段音也說文飪大熟也又餴云食飪也引易曰鼎飪今易鼎文作亨飪方言云飪熟也通作腍聘禮記云賜饔唯羹飪鄭注古文飪作腍詩瓠葉傳亨飪之也釋文飪本又作腍又通作稔稔穀熟也釋文稔字又作飪詩泂酌釋文引爾雅正作飪說文亦饙餾飪三字連文可證矣饙者說文作餴或作饙餴云脩飯也郭云餐飯者釋文引蒼頡篇云餐饙也是餐餴同又引字書云饙一蒸米玉篇云半蒸飯泂酌釋文引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然則饙者半蒸之尚未熟故釋名云饙分也眾粒各自分也餾者說文云飯气蒸也詩正義引作飯氣流也蓋餾之為言流也飯皆烝熟則氣欲流故孫炎云均之曰餾郭云饙熟為餾詩正義引作飯均熟為餾義本孫炎

媵將送也　左傳曰以媵秦穆姬詩曰遠于將之

送者說文云遣也从辵併省籀文不省荀子富國篇云送迎無禮楊倞注送致女也是送以致為義故漢書食貨志應劭注送致也媵者佚之段音也說文云佚送也引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通作媵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孫炎曰送女曰媵按本解以送女為媵經典凡送亦通曰媵故易象傳云媵口說也燕禮及大射儀云媵觚于賓鄭注並云媵送也方言云寄物為媵媵寄也又云媵託也託寄亦送致之義又通作騰燕禮注今文媵皆作騰大射儀注古文媵皆作騰公食大夫禮云眾人騰羞者鄭注騰當作媵易之媵口說今作騰口說亦其證矣又通作揚禮記檀弓云杜蕢洗而揚觶鄭注揚作騰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鄉飲酒義及射義揚觶鄭注並云今禮揚皆作騰燕禮注又云騰或為揚揚舉也揚亦送義故云媵然則揚騰媵舉近騰之義又近揚舉與媵送義亦近矣將者說文云扶也通作將詩我將鄭箋將猶奉也聘禮記注將猶致也義皆為送故詩百兩將之周禮小宰祼將之事傳注並云將送也詩燕燕箋將亦送也傳云將行也行與送義相成凡送兼行而言故公羊文十五年傳脅將而來也蓋言從與行而送來也又凡將事將命亦言銜命受事行而傳送之也故詩敬之正義引孫炎曰將行之送也

作造爲也

爲者行也成也施也治也用也使也皆不出造作二義造作爲三字竝見詩緇衣篇爲與僞古通用凡非天性而人所造作者皆僞也僞卽爲矣作者說文云起也起而動作卽爲之之義書凡言作史記俱訓爲詩天作傳作生也駉傳作始也始與生亦皆爲之之義也易離象傳注作用也詩斯武箋作行也周禮稻人注作猶治也象胥注作使也諸義又皆爲之訓也作與詐古通用月令注作爲爲詐僞然則詐之通作亦猶僞之通爲作僞二字俱从人是皆人之所爲矣造者說文云就也就猶成也成亦爲之訓也故詩小子有造箋家不造傳竝云造爲也尚無造傳又云造僞也僞亦爲也周禮膳夫及儀禮士冠禮記注竝云造作也作亦爲也按玉篇爪部爲下引爾雅曰造作爲也今本誤倒宜訂正

餐餱食也方言云陳楚之間相呼食爲餐

食者釋名云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食與飯異故少牢饋食云尸又食鄭注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食與糧異故周禮廩人云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行道曰糧謂精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然則食兼乾濡二義爾雅之食亦兼二名也餐者方言云食也陳楚之內相謂而食麥饘謂之餐郭注饘糜也音翩是餐爲濡食說文云餐也則亦爲乾食矣麥饘者荀子富國篇云夏日則與之瓜麮丘據切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書曰麮麥甘粥也玉篇云麮麥也按今人貴大麥爲粥夏日食之解暑者其遺象也餱者說文云乾食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云乾飯也飯食亦通名耳故詩伐木傳餱食也公劉釋文餱字或作糇通作餱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峙乃餱糧是餱糧通稱精也說文又糗乾也糗米麥也按今時碎大麥爲屑爲糗食之謂爲糗麪卽乾餱矣釋名云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也餱字止飢夏月食之又解暑

鞫究窮也皆窮盡也見詩

窮者說文云極也小爾雅云竟也竟極義同又訓終也已也窘也困也諸義又皆爲盡也鞫者說文之假音也說文云竆窮也从竆省聲竆與鞫同竆理罪人也楚辭天問篇云皆鞫竆殀王逸注鞫窮也通作鞫詩谷風傳及雲漢箋竝云鞫窮也公劉傳鞫究也又通作鞠南山及小弁傳竝云鞠窮也節南山箋竝本釋詁云鞠盈也盈與窮亦義相成也究者詩鴻雁及蕩傳節南山箋竝云究窮也究深也深亦窮也通周書文酌篇云維有永究孔晁注究其也亦窮也究又畢也竟也極也窮也皆窮之訓也究與鞫一聲之轉窮老九故列子天瑞篇云九變者究也究者窮也鞫窮俱一聲之轉

滷矜鹹苦也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苦卽大鹹

苦者對甘而言月令云其味苦兩亦對甘兩而言也釋名云苦吐也人所吐也書炎上作苦苦聲近蓋苦聲也周禮醢人云祭祀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鹽謂苦鹽蓋取苦鹽也滷者說文作鹵云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玉篇作滷云苦地也引書海濱廣斥易說卦云爲剛鹵釋名云地不生物曰鹵鹵爐也如爐火處也然則斥鹵之地不生草木其土苦惡故曰苦矣矜者釋訓憐也矜憐古音隣矜本作矜从令得聲令古讀如隣也矜訓苦者苦味近辛故言辛苦愁苦悲辛皆可矜憐然則苦有二義味苦曰苦矜憐其苦亦爲苦也詩晏及矜人毛傳矜憐也居以凶矜傳矜危也危苦義近爾雅釋文矜作矝玉篇矝苦也按矝字非郭義蓋俗作耳鹹者說文云銜也北方味也書潤下作鹹鹹極必苦故淮南墬形篇云鹹苦生鹹今驗海水鹹者皆味苦是其證矣

干流求也詩曰左右流之

流覃也覃延也皆謂蔓延相被及

求者玉篇云用也覓也索也曲禮注求猶務也檀弓注求猶索物學記注求謂招來也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按祈請竝訓求說文祈求福也求祈聲轉故祈福卽求福祈雨卽求雨矣干者說文犯也犯與求其義相反而相近故詩旱麓及假樂傳箋竝云干求也小爾雅云干得也得又求而生也通作奸漢書孔光及黃霸傳注竝云奸求也奸干俱訓犯古字通用故左氏成十六年傳奸時以動釋文奸本或作干是其證矣流者釋詁云擇也擇與求義近故詩關雎傳流求也流求疊韻又流動延移亦會旁求之意故訓求矣流又訓覃者說文云覃長味也是覃有長義覃與尋同尋亦訓長故方言云尋長也釋文覃本又作覃字孫叔然云古覃字同按覃卽尋字孫炎以爲古覃字者古讀覃尋聲近釋草之蕁沈藩孫炎以爲古覃字亦其證也然則覃尋竝訓長流有衍長之義故又訓覃矣覃又訓延者延亦長故釋詁云延長也郭云蔓延相被及者蔓有延義延移亦相被及故詩葛覃傳覃延也施移也又流亦有移義故考工記弓人及禮中庸注竝云流猶移也然則流覃延三字轉相訓其義同

佻偷也謂苟且

偷者說文作愉云薄也大司徒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鄭注愉謂朝不謀夕通作偷表記云安肆日偷鄭注偷苟且也左氏昭十年正義引孫炎亦曰偷苟且也皆與郭本偷又單訓苟故晉語云人歎偷生韋昭注偷苟也佻者說文云愉也引詩視民不佻通作佻今詩作視民不佻毛傳佻愉也玉篇引爾雅亦作佻偷也今爾雅仍作佻故左氏昭十年傳佻之謂甚矣正義引李巡曰佻偷薄之偷也周語云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韋昭注佻偷也按佻猶佻也佻佻皆輕也輕薄義近佻偷佻俱聲相轉佻通作嬥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公子

潛深也潛深測也測亦水深之別名

深者玉篇云邃也遠也考工記梓人注深猶藏也藏伏卽潛之訓也潛者說文云藏也書之沈潛馬融注潛伏也易之潛龍崔憬曰潛隱也方言云潛亡也亡隱伏藏其義又皆爲深故後漢書班彪傳注潛深也方言又云潛沈也沈亦深也沈深潛測俱雙聲也測者深又爲測者說文云測深所至也淮南原道篇注度深曰測是測兼度深及深所至之名考工記弓人云漆欲測測當訓深漆有幽深之意也淮南說林篇云以篙測水篙盡而以水爲測測亦當訓深故郭此注以測爲水深之別名是矣高誘訓測爲盡鄭注訓測爲清似失之

穀鞠生也詩曰穀則異室

生者活也說文云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上文遐覯鞠穀郭注引易穀義二云自無出有曰生周禮大宰注生猶養也是生兼活也養也二義爾雅之生亦猶是矣穀者釋詁云善也釋言云祿也善與生活義近祿與生養義近故詩穀則異室自何能穀傳箋竝云穀生

也是皆以生活為義也小弁蓼莪四月皆言民莫不穀箋並云穀養也是皆以生養為義也穀字之訓二義盡之今攷經傳參以爾雅穀養皆穀之假借也何以明之說文云穀乳也人及鳥生子曰乳是乳訓生穀訓乳左氏宣四年傳楚人謂乳穀穀即穀字故莊卅年傳鬬穀於菟釋文引漢書敘傳穀作穀論語公冶長篇集解楚鬬名穀釋文穀本又作穀是穀穀通故荀子禮論篇云穀穀猶且辟之楊倞注云穀或曰穀讀為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然則左傳乳穀本作乳穀故荀子注及論語集解漢書敘傳並作穀字而左宣四年釋文穀其穀音奴口反此讀又失也穀穀二字並古豆反與穀音近說文穀穀穀俱从殸聲又云穀續也續亦相生之義矣鞠者上文云稚也稚養義近故詩蓼莪傳鞠養也通作育釋詁云育長也長養義皆為生又通作鞫大司徒云以鞫草木晉語云姬鞫以注並以鞫為生也鞫與鞠聲近義同故爾雅之鞠釋詩鴟鴞正義引郭璞曰鞠一作鞫是鞫鞠通

啜茹也啜者拾食

茹者說文云飤馬也玉篇云飯牛也而頭而與而諸二切方言云茹食也吳越之閒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注今俗呼能粗食者為茹漢書叢注食菜曰茹是茹為人食之通名說文玉篇但云飤馬飯牛義未備也詩以詩言柔則茹之又禮運云茹毛孟子云茹草莊子云不茹葷並以茹為食也蕭雲翔為余言今萊陽人謂牛嚙長草曰茹人嚙生菜連莖葉吞之亦曰茹然則茹為吞咽之名方言謂之食食郭注謂之■食其義與今俗語同矣啜者說文云嘗也釋名云啜絕也作啜而絕於口也然則啜但訓食郭云拾食者蓋取掇拾為義非爾雅之指也知者左氏定四年正義引舍人曰啜茹食也是啜訓茹茹訓食趙岐孟子注以啜祭飲言亦非今閩粵人謂喫為吃音若來人謂喫為攝攝與吃俱啜聲之轉

茹虞度也皆揆度也詩曰不可以茹

度者釋詁云謀也度本丈尺之名詩予忖度之忖即寸寸度言若以尺寸量度之也左氏昭廿八年傳心能制義曰度賈子道術篇云以人自觀謂之度皆寸度之義也茹者釋詁云如謀也如茹同詩不可以茹箋杭匪茹來各來茹傳箋並云茹度也虞者詩有虞殷自天無貳無虞傳箋並云虞度也晉語注虞備也太玄玄瑩注虞憂也憂與備其義亦皆為度矣

試式用也見詩書

用者說文云可施行也方言云行也行與由同由亦用也小大由之言小大用之也一切經音義七引書頌篇云用以也以亦用也難不吾以言難不吾用也通作庸說文云庸用也書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作五刑五庸哉試者說文云用也引虞書曰明試以功試又書也試也其義亦皆為用故詩勿試干之試論語吾不試傳注並云試用也式者說文云法也法制人所用故法庸釋詁並訓常庸即用也言常用也詩式微式微式已傳並云式用也秦策云式於政不式於勇高誘注亦云式用也方言云由式也然則式亦由也由亦用矣

誥誓謹也皆所以約勤謹戒衆

謹者慎也亦通作慎詩謹爾侯度左氏襄廿二年傳作慎爾侯度謹與誠同義說文云誠敕也誠謹一聲之轉誥者釋詁云告也荀子大略篇云誥誓不及五帝楊倞注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漢書刑法志注誥謹也以刑於之令謹敕也通作詰大司寇及布憲注並云詰謹也刑法志注詰字或作誥是誥詰通誓者說文云約束也釋名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拘制約束皆所以為謹敕也故曲禮云約信曰誓又王世子云曲藝皆誓之鄭注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故儀不正則民失誓盧辯注誓敕也敕亦謹也大射儀注誓猶告也是誓誥義同

競逐彊也皆自彊勉

彊者說文云弓有力也釋名云彊畺也通作強釋詁云強勤也學記云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鄭注自強修業不敢倦法言五百篇云或性或強李軌注強者習學以至也競者說文云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按二義俱本爾雅以誩故訓彊語从二人故訓逐也詩桑柔烈文傳及抑執競箋並云競彊也競用力不競不絿箋又云競逐也淮南原道及俶真篇注亦云競逐也呂覽分職篇注競進也進亦逐也離騷篇注競並也並亦彊也通作倞又通作勍說文云彊也周禮鍾師注引呂叔玉云繁遏執傹也即執競也又通作競周書度訓篇云揚舉力競即力競也史記篇云競進爭權即競進也水經江水注引之競省作竟非誤也今或改為周書為競則非矣逐者說文云追也追逐也逐與競同意故左氏昭元年傳諸侯逐進杜預注逐猶競也漢書五行志晉灼注競走曰逐後漢書馮異傳注逐爭也爭亦競矣

禦圉禁也禁制

禁者說文云吉凶之忌也玉篇云止也呂覽離謂篇注禁法也淮南氾論篇注禁戒也戒與法亦止之義也禦者玉篇云禁也又當也小爾雅云抗也抗與當皆禁止之義文選西京賦云禁禦不若是禦亦禁也禦與御同說文云御禁苑也引春秋傳澤之自衘衘或作敘按左氏昭廿年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舟鮫即舟敘之譌說文自御亦舟衘之譌也通作御釋文禦本或作御詩亦以御冬毛傳御禦也言御禦同以禦亂今大射儀注作以御亂今又通作敔說文云敔禁也一曰樂器釋名云敔衘也衘止也所以止樂也一切經音義一云禦古文敔同又通作衘周禮田僕注衘還之使不出圍釋文衘本又作御石門頌云綏億衘彊即禦彊也北海相景君碑云彊衘改節即彊禦也圉者逸周書寶典篇云不圉我哉孔晁注圉禁也諡法篇云威德剛武曰圉孔注圉禦也能禦亂患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禦圉未有而預防之也防亦禁止之義通作禦詩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彊圉不畏彊禦王莽傳作不畏彊圉孔疏我圉鄭箋圉當作禦管子輕重甲篇云守圉之國用鹽獨甚尹知章注圉與禦同又通作御詩我居圉卒荒韓詩外傳作我居御卒荒又通作敔樂記注謂柷圉也釋文圉本作敔又通作圄說文云囹圄所以拘罪人今作囹圉玉篇云圄禁囚也

窒薶塞也謂塞孔穴

窒者窦之假借也說文云窦窒也通作窒既夕記云瑱塞耳鄭注塞充窒詩定之方中箋及祭義注並云塞充滿也又通作塞說文云窦實也引虞書曰剛而窦今書作塞中庸云不變塞焉鄭注塞猶實實與充滿義近也按塞說文作窦云隔也與窦異今則同

之故玉篇云窒䆠代切隱也又䆠得切實也補也塞也皆其義也窒者詩七月及東山傳竝云窒塞也廣雅云窒補也論語云惡果敢而窒者鄭注窒讀爲室今從古按室說文云實也實即塞之訓也實室窒三字聲近義通一切經音義九云窒古文寔同訓止與塞義亦近矣瘞者說文云幽薶也瘞薶互訓義俱爲塞故詩傳以窒爲塞爾雅以瘞爲塞也通作薶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爾雅之釋天云祭地曰瘞薶也又通作埋詩鳧鷖箋有瘞埋之象釋文埋字亦作霾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黼黻彰也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己相背

說文彰文彰也廣雅云彰明也通作章書彰厥有常史記夏紀作章其有常孝經云神明章矣釋文章本又作彰是彰而言如考工記畫繢之事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鄭注章明也周語云其飾彌章韋昭注章著也鄭語云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注章顯也凡此皆以章爲彰也黼黻者說文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本考工記爲說也而不言所象爲何物爾雅釋器但云斧謂之黼於黻字仍無說書益稷傳及左氏桓二年注郭氏此注竝云黻兩己相背唯漢書韋賢傳集注黻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與書說異阮雲臺師曰自古書黻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己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己之己何物耶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師古注黻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一今俗本漢書及文選皆譌爲亞一此語必有所傳非師古所創二云云今按以音義推之黼从甫聲其訓爲斧黻从犮聲其訓爲弗又兩弓相背爲弜一其兩切一兩弓相背爲弜似有意義釋文黻或作韍又云黻戾也戾即弗字之意師古之說蓋有徵矣黼黻訓彰者荀子富國及禮論篇竝云黼黻文章章即彰矣書益稷言黼黻又言彰施亦此義

膺身親也謂躬親

親者說文云至也祭義云其親也慤鄭注親謂身親又云如親聽命其義亦同文王世子注親猶自也公羊莊卅二年傳注親躬親也通作親說文云親至也汗簡二云親出尚書是親古親字矣膺者說文云胷也胷與身義近故訓親少儀云執虛如執盈鄭注膺親也通作膺釋詁云膺當也當與親義亦近膺从心與膺从肉其義又近也身者說文云躳也躳身互訓其義同詩云弗躬弗親呂覽孟春紀注躬親也士昏禮記注躬猶親也樂記注躬猶己也己躬身釋詁云身我也己與我皆親之之詞亦即身訓親之義也

愷悌發也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

發者廣雅云開也釋名云發撥也撥使開也開則明故詩長發釋文發韓詩作發發明也論語不足以發不悱不發發俱訓明發又進也行也詩駿發爾私傳箋竝云發行也爾雅之發則以開明爲義不兼行進爲義也愷悌者闓圛之叚音也說文云闓開也廣雅云闓明也圛者說文引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今書洪範作曰驛古文本作曰圛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鄭注曰圛者色澤而光明也是圛訓明矣曰圛宋世家作曰涕聲之叚借故詩齊子豈弟箋云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正義引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圛發行是諸家竝以闓明訓豈弟與鄭義同唯以發爲發行則異今郭注但有發行之文而無闓明之語以校正義所引蓋有闕脫矣愷悌訓發者愷悌即豈弟經典豈弟訓樂易此訓闓明蓋經師舊說相傳詞然故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然則發訓明不訓行發夕猶旦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旦亦明也故說文引禮曰明互通爲發明詩小宛又云明發其實皆一義耳

髦士官也取俊士令居官

官者說文云吏事君也玉篇云官也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云官之爲言宣也周禮宰夫云掌小官之戒令鄭注小官士也士相見禮注居官謂士以下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然則官爲賤名也髦士者釋文云毛中之長豪曰髦士之俊傑者借譬爲名是髦士爲俊選之嘉稱故下文云髦選也俊也選士俊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故曰官也

畯農夫也今之嗇夫是也

農者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農耕人也今本脫人字春秋繁露云農者民也莊子讓王篇釋文引李頤云農農人也爾雅之農夫則謂農官耳畯者說文云農夫也本爾雅畯不言田省文也農不言大夫亦省文也實則田畯是官名大夫是爵號故詩田畯至喜毛傳田畯田大夫也田大夫即農大夫或疑爾雅農夫之閒當脫大字據周語云命農大夫咸戒農用韋昭注農大夫田畯也以此爲證今謂不然古人文字不拘故有稱農大夫者周語是也有稱農夫者爾雅是也有稱農父者書酒誥是也亦有稱農正者周語云農正再之韋昭注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亦有單稱農者郊特牲云饗農鄭注農田畯也是皆農不必稱大夫之證猶之田畯亦單稱畯爾雅此文是也亦單稱田月令云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是也是又田畯二字不必兼稱之證然則田畯即農官故詩七月正義引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云今之嗇夫者詩甫田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是郭所本嗇夫者漢書百官公卿表及晉書百官志具有其文

蓋割裂也蓋未詳

裂者與列同說文列分解也廣雅云裂分也內則云衣裳綻裂釋文裂本又作列莊子天下篇云道術將爲天下裂是裂列俱以分解爲義也蓋者釋文云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是害蓋通又與割同割者害也釋名云害割也如割削物也說文云割剝也从害聲故割與害同又與蓋同見禮記緇衣注是蓋割害三字以聲爲義也阮雲臺師曰害曷蓋末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叚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云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孟子謨蓋都君象言井廩亦當訓害也害字與割音義最近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亦近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書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鄭氏緇衣注割之言蓋也蓋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喪害即曷也蓋與末末亦最近故公羊襄廿七年傳曰昧雉彼視何休注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淪盟者視此割雉也

邕支載也皆方俗語亦未詳

載者說文云乘也釋名云戴也戴在其上也通作戴詩載弁俅俅此篇下文郭注引作戴弁俅俅邕者釋文云又作擁邢疏引謝氏云邕字又作擁釋詁云擁者護之載也支者邢氏正義云支與榰通榰柱所以承載詳見下文

諈諉累也以事相屬累爲諈諉

累者說文作絫云綴得理也玉篇云絫力佳切繫也又力僞切延及也累同絫是絫爲正體隸省作累今讀累力僞切絫力佳切以爲二字非矣釋文累本又作絫字又作纍是絫纍又通矣諈諉者說文云諈諉絫也諉絫也是諈諉連文及單文俱訓絫也釋文引孫炎云楚人曰諈秦人曰諉是諈諉聲韻二字義同玉篇云諈託也漢書賈誼傳注引蔡謨曰諉者託也是諈諉並訓託託與屬累義亦同

漢察清也皆清明

清者說文云瀞也澂水之皃又選思玄賦云樂湫漻而爲清舊注清靜也易彖上傳虞翻注清猶明也是清兼明靜二義靜猶淨也方言云清急也急猶澂也故方言又云澂清矣漢者說文云清也釋文引樊光云漢然清貌音莫漢書賈誼傳注漢靜也是漢爲靜之清矣察者審之清也釋詁云察審也禮器注察猶明也老子云俗人察察河上公注察察急且疾也又與清急義合

庇庥廕也今俗語呼樹廕爲庥

廕者蔭之或體也說文蔭艸陰地玉篇引作草陰地也是蔭从艸其實樹木之陰亦謂之蔭故淮南說林篇云蔭不祥之木人閒篇云蔭暍人於樾下皆以樹陰爲蔭也通作陰詩既之陰女箋以陰爲覆陰釋文陰鄭音蔭覆蔭也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視蔭釋文蔭本亦作陰又通作廕爾雅釋文廕字亦作蔭詩雲漢釋文蔭本亦作廕庇者說文云蔭也表記注及考工記輪人注竝云庇覆也覆亦蔭故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庇覆之廕也左氏文十七年正義引舍人曰庇蔽也蔽亦覆蔭也方言云庇寄也寄託義亦同也通作芘雲漢釋文芘本亦作庇又通作庇周禮遂師釋文庇本又作庇庥者說文與休同云息止也从人依木釋詁云休息也左傳正義引舍人曰休依止也止息義皆爲蔭淮南精神篇云得休越下高誘注休蔭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休也釋文庥字又作休按作休爲正庥借聲也

穀履祿也書曰既富方穀詩曰福履將之履禮也禮可以履行見易

祿者釋詁云福也廣雅云善也善與福同義周禮天府注祿之言穀也孝經注食廩爲祿是祿兼二義爾雅亦然也穀者上文云生也釋詁云善也善與祿義同生與養義近詩傳爾雅穀義方有穀傳箋竝云穀祿也孟子穀祿不平趙岐注穀所以爲祿也亦與此義合矣履者釋詁與祿竝云福也詩福履綏之傳履祿也履祿聲轉義同說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亦與此義合餘詳釋詁○履訓禮者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坊記云履無咎言皆以履爲禮也詩履我即兮箋履不越傳竝云履禮也郭云見易者序卦云履者禮也履禮疊韻履祿雙聲故古皆以爲訓履禮字通亦詳釋詁

隱占也隱度

占者漢書陳遵傳云口占書吏集注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敘傳云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集注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然則占者億度之詞與占候之義亦近釋文無音蓋讀如字玉篇占之廉切候也候伺亦隱度之言是占亦不必音之贍反矣隱者文選郭有道碑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管子禁藏篇注亦同少儀云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思也按意與億同億謂以意度之故禮運云非意之也鄭注意心所無慮也無慮亦隱度之義然則意亦隱也隱意聲轉字通故左氏昭十年經云季孫意如公羊作季孫隱如

逆迎也

釋詁云逆迎也迎者說文云逢也迎逆御俱音轉字通已詳釋詁又與輅同左氏僖十五年傳輅秦伯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輅俱訓迎輅御又疊韻字矣逆者近之迎也逆本違迕之名而有逢迎之義故以逆爲迎考工記匠人云逆牆六分鄭注逆猶卻也齊策云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高誘注逆拒也拒與迎義相反者逆對順言故有拒意逆以迎言故有逢遇之意詁訓有相反而相同者此類是也

憯曾也發語辭見詩

曾者說文云詞之舒也蓋曾之言增增者重累故其詞舒曾猶嘗也凡言嘗如是者亦言曾如是左氏昭十二年傳注昆吾嘗居許地釋文曾一本作嘗是嘗曾通曾又訓乃趙岐孟子注何曾猶何乃也憯者朁之叚音也說文朁曾也引詩朁不畏明通作憯詩民勞節南山十月之交傳箋竝云憯曾也又通作慘民勞釋文憯本亦作慘左氏昭廿年傳作慘不畏明釋文慘曾也朁憯聲同憯曾聲轉

增益也今江東通言增

益者說文云饒也玉篇云加也易繫辭云益德之裕也是益以多增長爲義也增者說文云益也廣雅云加也重也累也爾雅釋訓云增增眾也是皆增多增長之義通作曾說文曾部云曾从曾省曾益也詩曾孫篤之箋曾猶重也離騷云曾歔欷余鬱邑兮王逸注曾累也又通作層招魂篇云層臺累榭王逸注層重也魏大饗碑云陛九增之華蓋增即層也又通作譄說文云譄加也又通作橧禮運云夏則居橧巢釋文橧本又作增又作曾今按玉篇橧才陵子登二切即曾增之音橧巢與營窟對文橧亦重累之義然則橧依義當作增與曾皆叚借作橧耳

寠貧也謂貧陋

貧者說文云財分少也莊子讓王篇云無財謂之貧是貧从財省會意說文从貝从分貝即財分即少矣寠者說文云無禮居也詩北門傳寠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寠又引字書云寠空也類聚卅五引字林云寠貧空也按寠从婁聲婁訓空故以空言聲兼意也釋名云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小與貧近故荀子堯問篇有寠小之言小與空又與無禮居近也詩云終寠且貧是貧寠爲二寠謂無財可以爲禮貧并無以自給故言且以見意實則貧寠是一故書大傳四曰貧不言寠從可知也

薆隱也謂隱蔽僾唈也嗚唈短氣皆見詩

隱者釋詁云微也玉篇云不見也匿也皆藏伏翳蔽之義也㬅者說文作㬅云蔽不見也玉篇云隱也蔽也亦作僾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云㬅蔽也離騷云衆薆然而蔽之方言注薆謂蔽薆也引詩薆而不見蓋薆而即僾然僾然又即隱然矣通作僾廣韻云僾隱也說文云彷彿也引詩僾而不見又通作愛今詩作愛而不見說者因以愛為可愛非也愛即僾之省故廣雅云愛僾也詩愛莫助之傳愛隱也是其證○唈者悒之或體也說文悒不安也文選長門賦云舒息悒而增欷兮李善注悒於悒也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云悒悒不舒之貌也通作邑漢書成帝紀贊云言之可為於邑集注於邑短氣貌文選與滿公玉書云邑邑增邑李善注邑邑不樂也又通作唈玉篇云唈烏合切㬅也引爾雅淮南覽冥篇云孟嘗君為之增欷歍唈高誘注歍唈失聲也按歍唈即於悒或作嗚唈亦作嗚咽並字音小異耳於嗚聲同於悒又即悒悒聲相變也僾者詩亦孔之僾傳僾唈也正義引孫炎曰心唈也荀子禮論篇云傳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楊倞注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然則唈僾即僾唈也爾雅古本當作僾悒故孫炎云心悒从邑旁心也詩正義據爾雅今本作僾唈故引孫炎云心唈从邑旁口矣荀子今本亦作唈僾宋本則作悒僾可證

基經也基業所以自經營　**基設也**亦為造設

經者理也歷也考工記輪人注經亦謂順理也詩靈臺傳經度之也楚語注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是皆以理為義也釋名云經徑也小爾雅云經過也文選魏都賦注直行為經是皆以歷為義也爾雅之經主前義亦包後義也鬼谷子抵巇篇云經起秋毫之末注云經始也始即基之訓也基者釋詁云始也謀也俱與經理義近故賈子禮容篇云基者經也書周公初基基謂經度之也正義引鄭注基訓為謀謀亦經度之義詩經始靈臺經始即初基也周語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始基亦即初基韋昭注基訓為始非也通作期士喪禮注古文基作期士虞禮記注古文朞皆作基按朞說文作稘云復其時也然則朞者周而復始經歷一月謂之朞月經歷一年謂之朞年基之訓經亦其義矣基經雙聲○設者說文云施陳也陳列施設俱與經理義近禮容篇云基者勢也形勢與造設義亦近

祺祥也謂徵祥　**祺吉也**謂吉之先見

祥者釋詁云善也說文云福也賈子大政篇云祥者福之榮也按榮謂先見其徵應若草木之有華榮也士虞禮記注祥吉也漢書五行志云祥猶禎也禎吉亦福善之義也祺者士冠禮云壽考維祺鄭注祺祥也詩維周之禎傳禎祥也正義引釋言文是禎本作祺釋文亦作祺云祥也爾雅同故正義又引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維周之祺（臧氏據宋本改）定本集注祺字作禎釋文亦引徐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然則今詩作禎蓋據徐邈及崔靈恩集注所改釋文正義俱作祺今正義亦作禎則誤矣臧氏琳經義雜記十一云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說文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吉者說文云善也釋名云實也有善實也文選東京賦注吉福也周禮大祝云吉祝鄭衆注祈福祥也然則吉包福善二義與祥同訓故逸周書武順篇云禮義順祥曰吉是吉即祥矣祺既訓祥又言吉者祥之一字本兼吉凶二義書序云亳有祥桑穀此以妖怪為祥也周語云襲于休祥此以福善為祥也故申釋之

兆域也謂塋界　**肈敏也**書曰肈牽車牛

域者說文作或云邦也或又从土玉篇云域居也封也詩篤于域傳域營域也周禮典祀注域兆表之塋域廣雅云塋域葬地也按塋營通域本邦之界限不獨葬地有域故漢書禮樂志云騁之仁壽之域集注域界也是兆界域矣兆者垗之假借也說文云垗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曰垗五帝於四郊通作兆今小宗伯垗作兆鄭注兆為壇之營域樂記云行其綴兆士喪禮云兆南北面鄭注並云兆域也又通作肇書肇十有二州大傳作兆十有二州鄭注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詩以肇祀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肇祀表記作后稷兆祀鄭注兆四郊之祭處也詩肇域彼四海肇當作兆兆域正天下之經界○敏者說文云疾也肇者釋詁云謀也謀敏古音相近中庸人道敏政鄭注敏或為謀是謀敏通詩肇敏戎公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長有敏意肇之言猶趨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趨行郭注趨猶超騰也超騰與敏疾義近詩其鎛斯趙傳趙刺也按肇趙也肇刺與敏疾義又近

挾藏也今江東通言挾　**浹徹也**謂霑徹

藏者懷也說文作褱云藏也學記云藏焉脩焉鄭注藏謂懷抱之按藏古書作臧後人通借為藏耳挾者說文云俾持也玉篇云懷也持也廣韻云藏也護也漢書惠帝紀云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說文云褢俠也褢俠猶褢藏左氏隱九年經云挾卒公穀作俠卒是俠挾通又與夾同夾或作篋說文云夾藏也○徹者說文云通也小爾雅云達也爾雅釋訓注徹亦道也道達義俱為通也浹者古無正文借挾與接為之接亦通達之義故小爾雅云接達也廣雅云接徧也周徧亦霑洽之義此皆以接為浹也以挾為浹者詩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釋文挾子協反周禮大宰及大司馬並云挾日而斂之釋文挾子協反字又作浹越語云浹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昭注從甲至甲曰浹浹帀也淮南原道篇云不浹于骨髓高誘注浹通也漢書禮樂志云於是教化浹洽集注浹徹也唯荀子書浹俱作挾儒效篇云善挾洽之謂神挾洽即浹洽也禮論篇云方皇周挾周挾即周浹也故楊倞注並云挾讀為浹與詩及周禮合為它書所未見

替廢也替滅也亦為滅絕

廢者釋詁云舍也舍謂廢置不用故又訓退也罷也止也已詳釋詁替者說文云廢一偏下也通作替詩勿替引之胡不自替離騷云謇朝誶而夕替毛傳及王逸注並云替廢也晉語云晝可而替否韋昭注替去也去亦廢故一切經音義九引李巡曰替去之廢也釋詁云替止也止亦廢又云替待也待亦止之廢也滅者釋詁云殄也絕也晉語注滅除也除去與廢止義近替又訓滅者晉語云今獻替矣晉語云君之冢嗣其替乎韋昭注並云替滅也

速徵也徵召也易曰不速之客

徵者求也說文云召也召求義近呂覽達鬱篇云桓公樂之而徵燭漢書五行志云徵褰與襦高誘注及顏師古集注並云徵求也速者疾之徵也文選思玄賦云速燭龍令執炬兮舊注速徵也徵亦召故詩何以速我獄以速諸父傳並云徵召也鄉飲酒及鄉射

禮速賓注同召者說文云評也呂覽分職篇云令召客者酒酣歌誘注召請也請猶徵也經典徵訓召者周禮司市云成賈而徵儥鄭注云徵之政令徵比與祀云徵役于司隸及鄭敘注鄉射禮云徵唯所欲鄭注並云徵召也凡左傳徵會徵聘徵師之類其義亦同召猶招也說文招手呼也[評當作評]然則召以口評招以手評故楚辭招魂序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詩匏有苦葉傳招招號召之貌號召亦評召也招又求也致也並與召義同

琛寶也詩曰來獻其琛

寶者說文云珍也珍寶也通作保又作葆易繫辭云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作保書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留侯世家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又通作宗亦作瑤書云陳寶說文引作陳宗寶器穆天子傳作瑤器矣琛者詩泮水傳寶也正義及釋文引舍人曰美寶曰琛莊氏述祖說琛字古無正文當依說文作珍余按琛字見詩與金相韵若作珍則失韵其說非也玉篇琛別作賝廣韵賝寶也與玉篇異文選思玄賦云獻環琨與琛縭兮舊注琛寶也寶與實異琛賝之訓與爾雅又乖疑末能定也

探試也刺探嘗試

試者上文云用也此訓嘗試廣雅云試嘗也秦策云臣請試之高誘注試猶嘗視也然則易无妄云不可試也試亦嘗矣釋文訓試為驗驗與嘗近嘗與用亦近矣探者釋詁云取也又訓刺探刺亦采取之義刺探猶伺探也故軍中間諜用以探取敵情謂之探子然則探之言占也試之言伺也方言云占伺視也占與覘同伺與覘同皆謂視之意試與弒古通用石經公羊殘碑云何隱爾試也試即弒矣白虎通云弒者試也釋名云弒伺也伺間而後得施也並與探試義近

髦選也俊士之選　髦俊也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

選者說文云擇也玉篇云數也廣雅云入也逸周書常訓篇云夫民羣居而無選孔晁注選行也漢書武帝紀云知言之選應劭注選善也然則選之言善謂德行道藝可入成均者選數故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十人曰選言材過十人也髦者上文云髦士官也釋文毛中之長豪曰髦然則髦之言豪也在毛謂之豪在士謂之選故選士曰髦士亦曰豪士矣○俊者禮別名記曰百人曰俊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書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材德過千人為俊鶡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不同者百千萬雖為數殊要皆才德出衆之稱故書克明俊德鄭注俊德賢才兼人者是其義俱通矣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通作儁左氏莊十一年傳得儁曰克釋文儁本或作俊髦又訓俊者詩甫田棫樸傳及士冠禮注並云髦俊也

俾職也使供職

職者釋詁云主也周禮掌固云民皆有職焉鄭注職謂守與任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然則職不必居官也凡事也業也主者皆謂之職大宰以八職任萬民任即任使之義也俾者釋詁云使也從也從順使令皆與職義近以從順為職職之卑者也以使令為職職之尊者也通作比詩克順克比樂記引作克順克俾鄭注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按比訓從則與俾同故古字通非誤也在易比與師對比即俾也師猶尸也釋詁云尸職主也

紕飾也謂緣飾見詩

飾者論語鄉黨篇皇侃疏引鄭注云飾謂純緣也玉篇云紕之閏之允二切緣也緣於絹切邊緣也紕者玉篇云必二扶規二切冠緣邊飾也按緣邊之飾衣冠皆有之故玉藻云縞冠素紕鄭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是冠緣邊曰紕也雜記下云紕以爵韋六寸鄭注在旁曰紕深衣云純袂緣純邊鄭注緣邊衣裳之側既夕記注飾裳在幅曰綼按注幅即裳之邊側釋文綼音毗支反綼即紕也是衣裳緣邊俱曰紕也郭云見詩者素絲紕之毛傳紕所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鄭箋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是毛鄭說紕義異要為緣飾之義則同故爾雅云紕飾也

凌慄也凌懍戰慄　慄感也戰慄者憂感

慄者栗之段借也說文云栗寒也通作栗詩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凌者凌之段借也說文凌或作凌仌出也引詩納于凌陰今詩作凌陰毛傳凌陰冰室也爾雅凌慄古本作凌凓故釋文引樊注作凌冰凓也凓亦寒樊光蓋以冰凓釋凌凓字凓凓凌俱一聲之轉漢書揚雄傳云馳閶闔而入凌兢集注入凌兢者亦寒凉戰栗之處也與樊光義合郭所據本凌作凌凓作慄故釋文云凌力升反又云郭注凌當作倰埤蒼云倰慄也然則郭本凌慄即埤蒼之倰慄其注云凌懍亦當為倰懍揚雄傳云虎豹之凌遽集注凌遽戰栗也又文選西京賦云百禽倰遽薛綜注倰遽猶怖也並郭所本○慄感者當作栗感亦段借也釋名云遽遽也遣迫之也詩小明及召旻傳並云遽促也促迫皆急疾之意故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聘禮云栗階升鄭注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公食大夫禮云賓栗階升不拜鄭注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然則儀禮栗階凡三見鄭俱以栗為疾速其栗蹙之文唯燕禮注一見明其餘同是爾雅慄感即栗蹙故鄭據以釋經郭氏緣詞生訓而云戰慄者憂感失之矣今訂正

蠲明也蠲清明貌　茅明也左傳曰前茅慮無　明朗也

明者說文云照也周語注顯也祭義注明猶潔也蠲者說文云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為蠲今月令蠲作螢是蠲為蟲之明也方言云蠲病愈或謂之蠲郭注蠲亦除也是蠲為除之明也周禮宮人云除其不蠲鄭注蠲猶潔也是蠲為潔之明也故書云不蠲烝左氏襄十四年傳云惠公蠲其大德馬融及杜預注並云蠲明也爾雅邢疏引樊光云蠲除也潔使令清明是樊注亦兼潔除為義矣通作圭詩吉蠲為饎周禮蜡氏注作圭韓詩作吉圭為饎士虞禮記注及周禮蜡氏注亦並作圭云圭潔也孟子圭田注同然則圭蠲聲轉義同○茅者郭引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前茅慮無杜預注茅明也正義引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杜注又引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然則茅旌亦取顯明為義故覲禮以茅為表位祭祀用茅縮酒茅亦明也所以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是皆茅訓明之義也晉語云首戴茅蒲韋昭注茅或作萌按古讀明若茫萌亦若茫萌茅明並雙聲字也○明訓朗者詩既醉傳朗明也左氏昭五年傳正義引樊

光云高明令終日月光明楚語云其聖能光遠宣朗淮南原道篇云新而不明韋昭及高誘注並云明朗也

猷圖也周官曰以猷鬼神祇謂圖畫**猷若也**詩曰寔命不猷

圖者釋詁云謀也廣雅云畫也周禮小宰鄭衆注圖地圖也按圖謂模寫其形象也猷者釋詁云謀也謀亦圖也猷與猶同詩猶之未遠傳猶圖也小旻白華抑訪落般箋並同周禮凡以神仕者以猶鬼神示之居小行人云猶犯令者儀行云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鄭注並云猶圖也此皆圖謀郭引周禮作圖畫於義亦通○若者如也考工記梓人云毋或若女不寧侯公羊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鄭及何休注並云若如也若如古通用有司徹云若是以辯鄭注今文若爲如如若雙聲字也猷訓若者猷如釋詁並云謀也如即若也猷之爲若亦如如之爲若也詩小星鼓鐘傳並云猶若也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內則云子弟猶歸器鄭注並云猶若也猶若亦雙聲字

偁舉也書曰偁爾戈**稱好也**物稱人意亦爲好

舉者說文作擧从手與聲云對舉也則與舁同舁共舉也擧與動義近故訓起也拔也用也行也又訓言也雜記云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舉猶言也按舉訓言則與稱說同義又爲銓衡之名小爾雅云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是舉與稱又俱爲器名矣偁者再之段借也說文云再并舉也通作偁說文偁揚也揚亦舉故釋訓云偁偁舉也又通作稱書敢行稱亂史記殷紀作敢行舉亂士相見禮云聞吾子稱贄聘禮云賓稱面檀弓云言在不稱徵鄭注並云稱舉也蓋稱舉俱兼言行二義凡稱述稱道皆言之類也稱量稱度皆行之類也舉義亦同○好者說文云美也从女子子者男子之美稱會意玉篇云好呼道切美也又呼導切愛好也釋文亦兼二音與玉篇同以愛好爲義者詩好是正直箋好猶與也與即舉字之聲與擧古字通也以美好爲義者詩緇衣之好傳好猶宜也宜即稱之訓也稱者漢書刑法志云一物失稱集注稱宜也荀子禮論篇云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楊倞注稱謂各當其宜按今俗語謂之靳稱亦謂之爲恰好故考工記輪人云欲其肉稱也鄭注肉稱弘殺好也輿人云謂之參稱鄭注稱猶等也然則稱以等爲義稱等與物適平然後爲好後世有稱又有等子二者並爲衡器之名矣鄭云物稱人意亦爲好者釋文稱尺證反是矣然好字既兼二音稱字亦有二讀如祭義云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是稱爲嘉美之詞又當音尺陵反矣釋文蓋失之

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銓者說文云衡也廣韻云量也次也度也又選文賦注引蒼頡篇曰銓稱也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廣雅稱謂之銓吳語云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通作硂廣雅云硂度也廣韻硂同銓是矣坎者水也水主法者左氏宣十二年杜預注坎爲法象說文云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考工記輪人云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然則水主均平權知輕重水即坎也權亦銓也銓衡所以取平故坎訓銓矣律者上文云述也釋詁云常也法也法律同類故易集解師坎下並引九家注坎爲法律淮南覽冥篇注又云律度也蓋律度銓衡並主法之器故展轉相訓左宣十二年傳正義引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

矢誓也相約誓

誓者上文云謹也說文云約束也釋名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周禮典命注誓猶命也大射儀注誓猶告也告命皆謂以言相約結信故易晉象傳虞翻注誓信也詩云信誓旦旦亦其義也矢者釋詁云陳也陳布與約信義近故論語夫子矢之釋文引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蔡謨云矢陳也陳誓義近易晉象傳失得勿恤集解引虞翻注失古誓字然則矢誓古通用書云出矢言即出誓言矣釋文引馬融注以爲盤庚誥諸誓義同

舫舟也並兩船

說文云舟船也釋名云船又曰舟言周流也通作周詩舟人之子箋舟當作周考工記總目云作舟以行水鄭注故書舟作周鄭衆云周當爲舟漢修堯廟碑云委曲舟币韓勅後碑云舟口黼域並以舟爲周周訓市徧與方訓旁行其義又同矣舫者方之段音也詩云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又云方之舟之泳之游之具有成文故爾雅此及下條分釋之蓋謂方本訓泭亦舟之類故郎云方舟也泳本訓潛亦游之類故郎云泳游也此皆爾雅釋言之意郭氏未達以爲並兩船者蓋據釋水之方舟爲併兩船而欲移注此文不思彼云大夫方舟則方舟二字連讀此加也字分釋則別爲兩義郭欲一之蓋爲失矣通作舫文選贈蔡子篤詩云舫舟翩翩李善注舫與方同按古讀方若旁亦若謗釋水之方舟當讀若謗謗併聲轉也此文當讀若旁舟周流旁行也書方行天下即旁行也

泳游也潛行游水底

游者汓之段音也說文云汓浮行水上也汓或从囚聲作泅列子說符篇云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通作游禮緇衣云故大人不倡游言鄭注游猶浮也列子黃帝篇云能游者可教也詩蒹葭傳順流而涉曰遡游周禮萍氏云禁川游者並以游爲浮水之名也泳者釋水云潛行爲泳郭注水底行也以知泳爲水底行者黃帝篇云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據開得珠不容浮行水上故知泳爲潛行水底也潛則非浮而云泳游也者方言云潛沈也楚郢以南或曰潛潛又游也郭注潛行水中亦爲游也此言與爾雅合矣說文又云古或以汓爲沒沒沈也讀若沫然則汓又爲沒沒謂沈入水中與潛行水底之義又合

迨及也東齊曰迨

及者釋詁與逮俱云與也此篇下文又云逮及也逮與迨同通作隶說文云隶及也又通作隸說文隸及也引詩曰隸天之未陰雨今詩隸作迨摽有梅匏有苦葉伐木俱作迨字方言云迨及也東齊曰迨蓋隸逮別作迨矣

冥幼也幼稚者冥昧

幼者窈之段音也說文云窈深遠也詩關雎傳窈窕幽閒也窈窕疊韻窈之言幽幽窈雙聲也通作窅史記項籍紀集解徐廣曰窈一作窅又通作杳文選西都賦云又杳冥而不見陽杳窈即窈也故李善注窈與杳同又通作幼窈从幼聲因省作幼故詩斯干釋文幼本或作窈正義云幼爾雅亦或作窈是窈爲正體幼爲借聲大戴禮誥志篇云幽幼也亦以聲同爲義郭注以幼稚爲言蓋失之矣冥者說文云幽也幽亦幼故斯干傳冥幼也幼亦窈故正義引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又引某氏曰詩噦噦其冥爲冥窈於

窈實窔然則毛傳之冥幼即冥窈審矣且冥窈連文經典非一老
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史
記項羽紀云窈冥晝晦文選魏都賦云甞閒窈冥而未半皆爾雅
冥窈之正文也文選舞賦云獨馳思乎杳冥李善注杳冥謂道而
出冥也莊子逍遙遊篇釋文引簡文注宵冥無極故謂之冥說文
云窅窅冥也皆爾雅冥窈之異文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紅杳渺
以眩湣兮猋風引晉灼云杳渺深遠楚辭湘君篇云美要眇兮宜
修王逸注要眇好貌按要眇即杳渺聲意態深遠之貌杳渺又即
窈冥冥渺一聲之轉

降下也下降釋詁云落也此云降下也轉相訓釋文降古巷反一音戶江反按降古戶紅反下戶古反降下一聲之轉

傭均也齊等
均者釋詁云易也說文云平徧也按均之言勻也勻者所用以旋
轉調勻故均又訓調也同也詩秉國之均此即借鈞為言故毛傳
均平也大學既均亦借鈞為比故傳云均調也通作鈞又通作旬
旬亦徧也傭者說文云均直也詩昊天不傭傳傭均也通作庸
釋文傭韓詩作庸庸易也易亦均也公羊莊卅二年傳庸得若是
乎何休注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魏都賦云超百王之庸庸李善
注庸謂凡庸常無奇異也是庸有均義玉篇庸傭也直也又
音庸賃也傭與庸聲義近故考工記輪人身而鴻鄭注鴻傭也傭亦
均鄭意蓋以龍蛇之屬其身擁圜
前後均等故訓鴻為傭義本爾雅

強暴也強梁凌暴
暴者說文作暴云疾有所趣也玉篇作暴云暴猶耗也猝也今作
暴穀梁宣二年傳而暴彈之苑甯注暴虐通作虣釋文暴字又
作虣同蒲報反周禮序官胥師注司虣疾暴亂又選蕪城賦注引
字書云虣古文暴字強者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云強健也
梗與猝暴義近通作彊詩蕩傳云
彊禦彊梁禦善也彊梁即彊暴

宨肆也輕宨者奸放肆肆力也肆極力
肆者說文云極陳也陳之為言伸也伸有展放之意故肆又訓放
也縱也緩也有舒長之意故肆又訓長也緩也緩長有直遂之意故
肆又訓直也遂也是皆從陳義而生也凡陳設必有區域故肆鐘
磬全為肆周禮小胥所言是也市廛貨物所居亦為肆論語百工
居肆是也是又從陳義而推也宨者下又云閒也閒有寬意與深
遠義近故說文又云宨深肆極也既言深又言肆者義本爾雅言肆
又言極者肆之至極即力也是說文又以一句兼釋二義郭云輕
宨者奸放肆蓋讀宨為佻釋文因之而云宨吐彫反此皆誤矣唯
說文與爾雅義合今據以訂正○肆又訓力者力猶極也說文肆
極陳也宨深肆極也皆以極肆連言可知肆有極義故小爾雅云
肆極也左氏昭十二年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語云藪澤肆既音
語云肆後不違呂覽仲春紀云無肆掠淮南俶真篇云無所肆其
能也注皆訓肆為極極即力之義故說文又以
肆為極爾雅以肆為力其義同力極之聲又近

俅戴也詩曰戴弁俅俅
戴者說文云分物得增益曰戴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通作
載經典載戴通用詩載弁俅俅郭引亦作載矣俅者說文云冠飾
貌引詩戴弁俅俅所引正與郭合服亦載也釋訓
云俅俅服也郭注謂戴弁服釋文俅本亦作絿

瘞幽也幽亦瘞也

氂罽也毛氂所以為罽
罽者氈之良借也說文云罽西胡毳布也又云紕氏人罽也通作
罽王會篇伊尹四方令曰正西紕罽為獻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
夷其人能作旄氈斑罽青頓之有文者謂斑罽之謂文也
說文毳獸細毛也周禮司服注引鄭衆云毳罽衣也然則鄭以毳
為罽衣許以罽為毳布也諸以釋文云氂李本作毳昌銳反可知爾
雅古本作毳衣如菼毳有成文故此釋之今本毳作
氂故說文以為罽牛尾非可作罽經典借為豪氂之氂又以為毛
氂一說切經音義九引三蒼云氂毛也書禹貢正義引舍人曰氂
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又引孫炎曰毛氂為罽詩韓奕正義
引郭璞云氂音貍又引舍人與書正義小異舍人所以知罽為羊
毛作者據內則云羊泠毛而毳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毳羊
細毛也又引字林義同然則羊毛細者謂毳舍人所據爾雅本正
作毳與李巡同唯郭本譌作氂有氂音貍三字可證
正義引舍人及孫炎亦作氂蓋因郭本作氂致誤耳

烘燎也謂燒燎煁烓也今之三隅竈見詩
燎者說文云放火也廣雅云燒也燒燎義同在野曰燎在庭曰
庭燎其義一耳烘者詩卬烘于煁傳烘燎也正義引舍人曰烘以
火燎也釋文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報
爾雅釋文郭巨凶反徐音峪同今按烘从共聲孫音是也今讀火
東反矣○烓者說文云行竈也从圭聲讀若同玉篇口圭二
切釋文引顧與玉篇同郭音恚字林口穎反詩釋文又口圭反詩
正義云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然火照
物若今之火爐也按此火爐蓋如今燒炭所用郭云三隅竈者蓋
如今之風爐形如鐘而缺其上口為三角以受風謂之風竈形制
大小隨人所為舟車皆可攜帶故說文謂之行竈也又今登萊人
謂竈為卄（音鋼）烓其音正作口穎切此古音矣煁者說文云
烓也玉篇云竈也詩白華傳煁烓竈也正義引舍人與毛傳同

陪朝也陪位為朝
朝者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白虎通云
朝者見也大宗伯云春見曰朝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然則
朝兼朝日為義也文選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云金溝朝
灞滻李善注小水入大水曰朝說文作淖云水朝宗于海是朝又
取水淖為義也陪者說文云重土也玉篇云貳也隨也加也助也
釜也是陪有加釜之義朝亦所以助釜人若如土壤增崇於山谿
流谷翕於海故參乘曰陪乘加鼎曰
陪鼎侍朝曰陪位皆其義矣陪塔通

康苛也謂苛刻
苛者說文云小艸也按苛為小艸故又為細也煩也重也又擾也
一切經音義十六引國語賈逵注云苛猶擾也通作荷釋文多借
荷為苛如晏子春秋諫上篇云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漢衡彈碑云
吏無荷擾之煩皆以荷為苛也康者釋器云康謂之蠱康亦細碎

與苛捘義近聲又相轉

樊藩也　謂藩籬

藩者詩价人維藩傳藩屏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蒼頡篇云藩蔽也易大壯馬融注藩籬落也通作蕃詩四國于蕃蕃卽藩字之省故大司徒九曰蕃樂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大司馬蕃畿卽藩方之藩服矣樊者㮨之叚借也說文云㮨藩也通作樊詩折柳樊圃止于樊傳竝云樊藩也正義引孫炎曰樊圃之藩也按樊又訓邊也傍也皆從藩籬之義而生也止于樊說文引作止于楙漢書昌邑王傳作止于藩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藩竝同聲通借字

賦量也　賦稅所以評量

量者說文云稱輕重也玉篇力姜力尚二切釋文亦具二音周禮序官量人注量猶度也禮運月以爲量鄭注量猶分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國語賈逵注量分齊也賦者說文云斂也詩烝民傳賦布也呂覽分職篇注賦予也方言云賦與操也是賦兼取予其義則皆爲量也故魯語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然則賦斂賦稅卽爲量入賦布賦予卽爲量出賦之爲言𢢔也𢢔揣料量郭注但以賦稅爲言失之

粻糧也　今江東通言粻

糧者說文云穀也詩乃裹餱糧又爲乾食之名故周禮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是糧爲總名通作粮玉篇云粮同糧公劉釋文糧本亦作粮論語釋文糧鄭本作粻是粻糧又通矣粻者詩以峙其粻王制云五十異粻箋注竝云粻糧也雜記云載粻鄭注粻米糧也其粻亦兼二義通作餦集韵餦餭糧通方言云餅或謂之餦餭（長渾兩音）是乾食亦名粻

庶侈也　庶者衆多爲奢侈　**庶幸也**　庶幾僥倖

侈者說文云奢也玉篇云泰也集韵引字林云汰也汰亦泰泰卽大侈泰卽侈大也通作誃延誃與侈大義近又俱从多聲也庶者釋詁云庶衆也衆多卽侈奢故公羊成十年傳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楚語云不陳庶侈通作廡詩爲豆孔庶箋庶廡也正義引舍人曰廡衆也廡多也又引孫炎曰廡豐多也釋文廡字又作侈○幸者說文作㚔云吉而免凶也晉語云傴不純而福祿竝至謂之幸小爾雅云非分而得謂之幸華嚴經音義上引韵圖云幸覬也又引公羊傳劉兆注幸遇也遇僥倖利亦與僥倖義近庶又爲幸者說文云觖𢝊也觖猶覬也覬亦幾也庶幾皆僥倖之意

筑拾也　謂拾掇

拾者說文云掇也掇拾取也匡謬正俗云拾者猶言一一拾取按射者韝韝以斂衣遂放謂之爲拾亦取收拾爲義也筑者書云蠱起而築之釋文及正義引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馬融曰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通作筑金縢釋文築本亦作筑又通作晉小爾雅云晉拾也又省作叔說文云叔拾也詩九月叔苴毛傳同

奘駔也　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

此有二本郭本作奘駔也說文奘駔大也奘與壯同釋詁云壯大也此皆郭義所本樊光孫炎本竝作將且也將且皆未定之詞故秦策云城且拔矣呂覽音律篇云陽氣且泄淮南時則篇云雷且發聲高誘注竝云且將也且既訓將將亦訓且故詩方將萬舞將恐將懼箋竝云將且也燕燕及簡兮丰楚茨文王既醉烝民敬之傳竝云將行也樛木鄭烈祖箋竝云將猶扶助也行與助有趣之意趣且古字通古讀且七余切將且聲轉故同義同訓檀弓云夫祖者且也鄭注且未定之辭是亦以且爲將且音七余切今讀七也切非古音矣此皆樊孫所本郭氏不從據奘駔別本爲之作注但奘駔理新而於經典無會將且習見而爲經典常行廣雅亦作將且所據蓋卽樊孫之本唯沈旋集注作奘駔也合將且爲一字猶依郭本奘字意在兩存則誤甚矣賴有釋文備列諸家今得依以申明古義用祛疑惑焉

集會也

會者釋詁云合也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月令及樂記注會猶聚也聚最古字通皆合聚之詞諸侯相見曰會亦合聚之稱也集者說文以爲雧字之省云羣鳥在木上也集从𨾴雥二隹也會从亼亼三合也故會集其義同詩小毖箋集會也小旻及大明傳竝云集就也成就與會合義近集就與聚最聲又相轉

舫泭也　水中簰筏

泭者說文云編木以渡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楚辭惜往日篇注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泭秦人曰撥也按撥卽筏字詩漢廣釋文引郭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不同者泭筏簰皆同類其竹木隨地所宜耳釋文泭本亦作𣺫又作桴或作柎竝同又引樊光爾雅本作柎今爾雅釋文樊本作柎柎卽柎字之誤矣舫者亦方之叚借也上訓舟此訓泭者泭舟同類釋水云士特舟庶人乘泭齊語云方舟設泭皆其義也詩不可方思方之舟之傳箋竝云方泭也正義引孫炎云方水中爲泭筏也爾雅釋文方樊本作坊坊蓋枋字之誤枋與舫同見史記張儀傳索隱

洵均也　謂調均　**洵龕也**　未詳

均者已詳上文洵者旬之叚借也說文云旬徧也徧卽均故又云均平徧也十日爲旬旬之言宣也宣徧亦見上文詩來旬來宣傳旬徧也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易雖旬无咎管子侈靡篇云旬身行注皆以旬爲均也旬均古通用故內則云旬而見鄭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周禮均人注亦同蓋說今按雖旬无咎釋文旬荀作均亦其證矣通作洵詩洵直且侯傳洵均也桑柔正義云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又通作詢尚書大傳云詢十有二變鄭注詢均也○洵又訓龕者借洵爲恂恂信也借龕爲堪堪任也言信可堪任也此義本錢氏答問今依用之釋文龕字或作含本今作龕按龕上从今卽含字之省含亦聲今說文从含聲誤宜訂正龕或作含者方言云鉿龕受也齊楚曰鉿揚越曰龕受盛也猶秦晉言容盛也然則容受與堪任義近釋文作含與方言合

逮遝也　今荊楚人皆云遝音沓

逯者說文云迨也玉篇云迨逯行相及方言云逯及也關之東西曰逯或曰及然則逯逮俱訓及逮逯聲又相轉釋文云逯孫郭徒荅反又云沓與上同亦徒荅反今按宋雪窗本及明吳元恭本郭注逯下俱有音沓二字今本則無據釋文則唐以前本有之今補

是則也 是事可法則

則者釋詁云法也是者偍之叚音也說文云偍偍行皃引爾雅曰偍則也詩好人提提釋訓作媞媞與此義合方言云偍行也又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好而有容謂之媞或曰偍說文云媞諟也是媞偍古字通然則儀容行動俱謂之偍容止可法故謂之則正與下文威則也同義偍从是聲因省作是郭蓋未檢方言說文故緣詞生訓耳

畫形也 畫者為形象

形者說文云象形也釋名云形有形象之異也按容色體貌皆形之類形謂表見故又訓見也畫者釋名云繪也以五色繪物象也說文云畫介也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按畫繪之事起於古之畫井經田古者山川城地皆有圖畫周禮一書言圖非一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鄭注形謂制分界也然則田有界畫以觀縣鄙之形體地有圖畫以寫天下之形勢物有圖畫以畫萬物之形容此皆畫訓形之義也

賑富也 謂隱賑富有

富者說文云備也一曰厚也論語顏淵篇集解及皇侃疏並云富盛也按富从畐聲有盛滿之義也賑者說文云富也郭云隱賑富有隱與殷同殷訓衆盛故文選西京賦云鄉邑殷賑薛綜注殷賑謂富饒也蜀都賦云邑居隱賑劉逵注隱盛也賑富也羽獵賦云殷殷軫軫李善注殷軫盛貌也是殷軫即隱賑音轉字變又為靡靡（於尹式尹二切）玉篇云靡靡富有也是皆疊韵之字其義卽存乎聲也

局分也 謂分部

分者說文云別也淮南本經篇云各守其分高誘注分猶界也禮運注分猶職也樂記注分猶部曲也皆有分別之義也局者說文云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按局促卽守分位之意博局亦有分限故曲禮云左右有局鄭注局部分也詩正月傳局曲也采綠傳局卷也卷曲亦局促也小爾雅及廣雅並云局近也道近亦局促也

懫怒也 詩曰天之方懫

怒者說文云恚也匡謬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音按古音不分上去二音實一音也懫者詩板傳云怒也正義引舍人曰懫怒聲也舍人知怒為聲者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其志為怒王砅注怒直聲也是怒亦有聲然非通義

僁聲也 謂僁音

聲亦音也通作磬大射儀注古文聲為磬按說文聲从殸殸籀文磬也僁者說文云聲也讀若屑玉篇云僁小聲也字書偰同釋文云僁動草聲也字又作偰廣韵同又鶯為之聲又僁僁呻吟也龍龕手鑑一作偰偰呻吟也今按說文玉篇但言聲廣韵乃有鶯鳥動草呻吟之說今並未聞僁卽屑之或體屑从骨聲與僁从悉聲音本相近郭讀音契則聲轉矣通作屑漢書武帝紀云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屑卽僁也祭義云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肅僁聲亦相轉

葵揆也 詩曰天子葵之 揆度也 商度

揆者說文云葵也按此雖本爾雅但爾雅本為解經經有葵字乃揆之叚借故此釋云葵卽揆也亦如甲狎萋暮之例至於說文本為訓義不主叚借當言揆度而言揆葵則義反晦矣疑此許君之失也葵者詩天子葵之則我莫敢葵傳箋並云葵揆也○度者釋詁云謀也經典揆俱訓度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揆商度也

逮及也

愵饑也 愵然饑意

愵者釋詁云思也說文云憂也憂思義同又訓飢者蓋言憂思之意迫切如飢耳故詩汝墳傳云愵飢意也意卽思故箋云愵思也說文以愵為飢餓之餓蓋意字之誤本於毛傳也正義引李巡曰愵宿不食之飢也蓋本毛傳朝飢而於詩及爾雅意又失也知者詩有二愵愵焉如擣毛亦訓思可知飢非愵之本義

眕重也 謂厚重 見左傳

眕者說文云目有所恨而止也玉篇作目有所限而止限謂閒闋故耳有所限謂之重聽目有所限今謂之蒙視蒙亦重矣重者重也累也郭引左氏隱三年傳憾而能眕者鮮矣杜預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與眕字唯此一見通作袗詩雲漢釋文韓詩作疹驅吝反云重也按疹籀文眕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眕腫也腫與重聲義同

獵虐也 淩獵暴虐

虐者說文云殘也殘兼暴害賊惡諸義獵者取獵逐禽亦為殘害於物也邵氏正義云古者以殺為虐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尚同篇作惟作五殺之刑左氏宣十五年傳虐我伯姬獵訓為虐與釋詁獵殺也義同

土田也 別二名

田者說文云陳也樹穀曰田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田種禾稼也釋名云已耕者曰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也土者釋名云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然則土為田之大名田為已耕之土對文則別散則通也

戍遏也 戍守所以止寇賊

遏者釋詁云止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遏遮也按遮謂遮迾守之與戍義正同戍者說文云守邊也从人持戈詩揚之水傳戍守也守有止定之義又有遮迾之義皆與遏同意

師人也 謂人衆

人者統詞也對衆而言則人為寡詞周語云人三為衆是也對寡而言則人為衆詞穀梁莊十七年傳人者衆辭是也爾雅此義卽

本之穀梁傳者釋詁云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是師爲人衆之稱

硈鞏也硈然堅固

硈者釋文云苦角反則當作碻但說文硈石聲與鞏義遠硈訓石堅則與鞏近釋詁鞏固也鞏固也釋文硈或作硞古黠反是硈硞通假此作硈是也

棄忘也

忘者說文云不識也不識即今云不記得棄者說文云捐也捐棄與遺忘義近忘猶亡也棄猶去也去亡義又同經典棄訓忘者如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安樂相忘也又云棄予如遺言忘我如遺失物也故下箋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以證上二章傳義或失之又左氏昭十三年傳閑鄭子仲之子其庸可棄乎亦以棄爲忘也

閑閒也閑然閑暇貌

閑者閑之叚借也說文閒隙也閑闌也閒通叚爲閑故詩十畝之閒釋文閒本亦作閑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曰閒閑字也閑者說文云靜也詩成十六年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並以囂爲囂也軍中無譁好整以暇唯謹嚴乃能暇有暇然仍閒暇之聲聲之閒也故閒又一聲之轉釋文囂許驕反此音是也又五刀反非矣五刀乃敖字之音釋在釋訓釋文此字釋如字

謀心也謀慮以心

心者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白虎通云心之爲言任也管子心術篇云心者智之舍也然則智慮起於心心任於思思與智即謀慮所從出矣謀者說文云慮難曰謀也本釋詁文洪範云聽作謀此云謀心也者論衡超奇篇云心思爲謀謀心思於易也

猷肯也謚法曰猷猷

坎屬

獻聖也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白虎通云聖者通也道也聲也詩凱風傳聖叡也洪範五行傳云心之不睿是謂不聖鄭注睿通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向秀注云睿也論語入佾篇集解引鄭注獻猶賢也賢者通於事皆與聖近故賈子道術篇云且明且賢此謂聖人謚法云聰明睿哲曰聖聰明睿哲曰獻蔡邕獨斷作睿智邢注本此

里邑也謂邑居

說文云邑國也釋名云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小司徒注四井爲邑方二里初學記引尚書大傳五里爲邑管子小匡篇大軌爲邑不同者以周禮九夫爲井井之四井則三十六家以管子五家爲軌計之大軌則三十家故齊語云鄉則三十家爲邑也然論語又云十室之邑千室之邑蓋邑爲通名大不過千室小不過十家其中容有百室千室成數耳里者說文云居也釋文一百五十七引風俗通云里者止也止則居故左氏襄九年傳正義引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漢人云五鄰爲里里二十五家也小匡篇云

十軌爲里里五十家也古微書引論語讖考文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一里八十戶雜記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爲里管子度地篇亦云百家爲里是里數不同亦猶邑名廛定古者邑里通名故詩于邑之里傳云里邑也里宰云掌比其邑之衆寡鄭注邑猶里也是邑里通

襄除也詩曰不可襄也

玉篇云除去也開也曲禮注除治也周禮典祀注除發除又祭婦除其除爲義也襄者謚法云辟地有德曰襄辟即開除之義說文引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耕亦芟除之義故詩籍有芟及出車傳並云襄除也通作攘離騷云忍尤而攘詬詩車攻序外攘夷狄史記匈奴傳西攘大宛並以攘爲除也毛詩傳集解徐廣曰攘一作襄是襄攘通爾雅釋文襄或而羊反而羊即攘字之音

振古也詩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

古者釋詁云故也故有久舊之義振者聲近塵釋詁云塵久也久故與古義近詩載芟傳振自也自有始義亦與古近箋云振亦古也皆本爾雅故正義云王義與鄭不殊郭云久若此者本詩南有嘉魚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

懟怨也

謂介也謂者繫介猶閒

介者說文云畫也又漢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介界也是介訓界畫即分別之義也謂者說文云以絲介屨也介字義本爾雅亦取分限爲義也釋文引李孫顧舍人本並云謂羅也介別也按字書無謂字集韻謂或作謂實爾雅不合今以謂訓羅推之疑謂即謂之譌謂猶離也離羅聲轉而義亦同故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羅然則離訓爲羅介訓爲別正與李孫顧舍人之義合矣臧氏琳經義雜記廿五以謂爲謂字之譌東塘有羅維意郭義亦通豈所傳本異也

號謼也今江東皆言謼

謼者說文云謼也通作嘑說文嘑號也周禮雞人云夜嘑旦又通作虖說文虖也按虖與號謼也又通作呼曲禮云城上不呼釋文呼號叫也詩蕩釋文呼崔本作謼爾雅釋文謼又作呼號者詩賓之初筵傳號呼也說文同通作號說文云號號也又通作嚎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易云號咷也

凶咎也

苞稹也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

稹者說文云稹穊也引周禮曰稹理而堅考工記注稹致也詩揚羽箋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致與緻同稹與緝同故聘義云縝密以栗鄭注縝緻也稹羽傳苞稹也羽釋文稹本又作縝苞者釋詁云豐也是豐之稹也稹羽傳苞稹也正義及書禹貢正義並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文選大代賦注引易鄭注云苞植也植即稹之形譌耳

逜寤也相干寤

寤者臧氏琳以爲悟之叚借也悟者說文云逆也通作迕一切經音義七引聲類云迕逆不遇也又通作啎史記漢書注竝云啎逆也皆借之通借也逆者當作午釋文孫本悟字作午此蓋古本諸以說文云午悟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是午爲悟逆孫炎義與說文同故臧氏經義雜記六本此爲說又引史記鄭世家以爲寤生者謂悟逆難生久不得下故驚武姜也然則寤之言啎因其啎逆故名之曰寤生逆惡之左傳與史記義尤合矣

顁題也詩曰麟之定

題者說文云頟也莊子馬蹄篇云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崔云題馬頟上當顱如月形者也題顁聲轉故詩麟趾傳釋文題本作顁矣顁者卽下文云顛頂也顛頂頟又一聲之轉釋文顁字又作定詩釋文定字書作顁今按作定爲正

猷肎可也詩曰猷來無棄肎今通言

可者說文云肎也按意所善曰可故檀弓云夫子曰可也鄭注善其能廉意已盡亦曰可故少儀云卽席曰可矣鄭注可猶止也然則可兼意盡未盡二義凡言可者意已盡之詞也或言可也意未盡之詞也論語期月而已可也皇侃疏可者未足之辭是未足之辭亦得言可但意猶未盡耳猷者上文云若也釋詁云已也已訓止則與可訓止近若訓善又與可訓善近猷與猶通故詩猶來無止之子不猶傳竝云猶可也公羊文六年宣八年傳竝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又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是皆猶訓可之證亦猶兼已若二義之證猶者意未盡又與可訓未足之義合矣肎者春秋宣四年經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肎不肎卽不可也詩惠然肎來箋肎可也我箋竝云肎可也齊策云客肎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高誘注亦云肎猶可也可之言快也快意卽可意快可肎俱一聲之轉

務侮也詩曰外禦其侮

侮者說文云傷也傷當作傷傷輕也玉篇云侮慢也方言云秦晉之閒罵奴婢曰侮然則侮人而以奴婢遇之輕慢之甚也務者侮之叚音也詩外禦其務左氏僖廿四年傳及周語竝作外禦其侮是侮借爲務故詩常棣箋本爾雅云務侮也明務卽侮字非以侮訓務也經典此例極多如爾雅甲狎纂暮之類皆是

貽遺也相歸遺

遺者說文訓亡經典以爲饋遺字曲禮云凡遺人弓者楚辭湘君篇云將以遺兮下女釋文及王逸注竝云遺與也詩北門傳遺加也加亦與也貽者詒之或體也說文云詒遺也詩雄雉天保傳及谷風小明思文有駜箋又梓人及表記注竝云詒遺也文王有聲箋詒猶傳也傳付亦遺與也通作台釋詁云台予也台卽詒予卽與也別作貽詩雄雉及靜女釋文竝云貽本作詒斯干釋文又云詒本作貽書貽詒二字經典通用實則詒爲正體貽乃別體耳

貿買也廣二名

賄財也

財者說文云人所寶也玉篇云所以寶生者納財謂食穀也貨也賂也大宰以九賦斂財賄鄭注財泉穀也坊記先財而後禮注財幣帛也然則財賄實泉帛穀粟之通名矣賄者說文及詩氓傳竝云財也玉篇贈送財也聘禮注賄予人財之言也然則經典言賄實兼財賄二義爾雅但云財者財賄通名贈人以財亦爲賄也

甲狎也謂習狎

狎者釋詁云習也甲者詩芄蘭傳甲狎也言甲卽狎字釋文甲韓詩作狎是韓用本字毛叚借也

菼騅也菼薍也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閒

菼薍見釋草此云騅者說文云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詩大車傳菼騅也箋云菼薍也皆本爾雅騅釋文从馬旁云如騅馬色也詩正義从鳥旁鄭志荅張逸云騅鳥青非草色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騅是蓋正義所本馬瑞辰說鄭君據毛傳本作騅从鳥旁不从馬旁釋文蓋據爾雅改毛傳也

粲餐也今河北人呼食爲餐

說文云餐吞也饙餔也是二字義別郭本作餐釋文作饙故云饙本又作餐字林作饙云吞食然吞是餐之訓而以詁饙則非詩緇衣釋文亦云餐饙也此皆非矣粲者漢書惠帝紀注應劭曰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是粲爲米名非食名爾雅以粲爲餐明其叚借蓋據詩言授子之粲卽謂與之以食如者詩言素餐猶素食耳

渝變也謂變易

說文云變更也渝變汙也詩羔裘傳及板箋竝云渝變也通作輸廣雅云輸更也更亦變也左氏隱六年經鄭人來渝平傳云更成也公羊穀梁渝竝作輸傳云輸墮也墮壞亦變更之義爾雅釋文渝舍人作𥟔𥟔蓋渝之或體見玉篇

宜肴也詩曰與子宜之

肴者說文云啖也玉篇云俎實又啖肉也按肴从肉故訓啖肉知說文啖下脫肉字初學記廿六引說文作肴雜肉也此蓋別本廣雅云肴肉也通作殽經典殽肴通用詩禮記公羊釋文詳矣宜者詩與子宜之傳宜肴也正義引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今按周禮食醫凡會膳食之宜是膳肴稱宜宜肴聲又相轉此與粲餐同意竝釋詩言非達詁也

夷悅也詩曰我心則夷

悅者釋詁怡悅竝云樂也怡與夷也夷者詩云胡不夷旣夷旣懌亦不夷懌傳箋竝云夷悅也楚辭九懷篇注夷喜也喜亦悅也郭引詩我心則夷此夷毛傳訓平以上章已云我心則說故此變爲平實則和平亦悅懌也夷釋文作侇俗

顛頂也頭上

頂者說文云顚也頂顚也方言云顚頂上也按上謂頭上頭上卽顚頂顚頂雙聲義亦互訓

耋老也八十爲耋

老者說文云考也釋名云朽也獨斷云老謂久也舊也壽也耋者詩車鄰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引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爾雅釋文引作老人面如鐵色釋名云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按耋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為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耋左傳正義又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宣十二年注從舍人是耋無正訓故有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耋為老曲禮云七十曰老

輶輕也詩曰德輶如毛

輕輶說文並云輕車也詩駟鐵及烝民傳箋並云輶輕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輶德輶輕而易行也

俴淺也詩曰小戎俴收

淺者說文云不深也俴者詩小戎傳箋並云淺也管子參患篇云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尹注俴謂無甲單衣者又云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尹注俴單也按單薄亦淺略也小戎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驅是管子注所本通作踐詩有踐家室傳踐淺也又通作翦既夕禮云緇翦鄭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又聲轉為竊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注竊淺也今按不獨此也釋鳥說諸扈之名有竊藍竊黃竊脂竊丹並以竊為淺也

綯絞也糾絞繩索

絞本切直之義又為繩索之名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繩為絞絞者交也雜記疏云兩股相交謂之絞是其義也綯者詩宵爾索綯正義引李巡曰綯繩之絞也是綯為繩方言云車紂或謂之曲綯郭注綯亦繩名是也此注糾絞失之

訛化也詩曰四國是訛

化者說文云教行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云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謂之化今按化與匕同說文云匕變也从到人然則化亦變易舊形之義也訛者吪之或體也說文云吪動也動作與變化義近故詩四國是吪傳吪化也通作訛節南山箋訛化也又通作譌方言云譌化也郭注譌化聲之轉也

跋躐也詩曰狼跋其胡　疐跲也詩曰載疐其尾

躐者獵之或體也獵有從旁陵獵之義不陵節之謂躐反躐為獵獵猶捷也捷行出前也跋者躐之叚音也說文云躐步行獵跋也獵即躐跋即躐也說文跋蹎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聲類云狼跋顛跟也顛即蹎蹎亦跋是詩之狼跋即狼蹎俗作狽狽誤矣爾雅跋當讀為蹎釋文跋蒲末反非也又云郭音貝是郭正讀跋為蹎臧氏琳經義雜記廿九論之詳矣〇跲者說文云躓也中庸注同玉篇跲渠劫居業二切釋文郭又音甲廣雅云跲代也更代與疐義近疐者躓之叚音也說文躓跲也引詩載躓其尾通作疐說文疐礙不行也詩正義引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

烝塵也人衆所以生塵埃

塵者釋詁云久也通作塡詩倉兄塡兮傳塡久也又通作寘寘與塡同也烝者釋詁云衆此云塵者詩南有嘉魚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東山箋烝塵也傳烝寘也常棣傳又云烝塡也鄭箋古聲塡寘塵同東山箋亦云古者聲寘塡塵同也是寘塡俱塵之叚音烝塵亦語聲轉然則烝塵二字以聲為義不須訓詁詩桑柔正義引孫炎曰烝物久之塵郭注申之而云人衆所以生塵埃均為失矣

戎相也相佐助

相者釋詁云導也勵也戎者詩烝也無戎傳戎相也爾雅釋文戎本或作戟如勇反是戟與戎音義同戎有戟之義與相義亦近

飫私也宴飲之私

私者厶之叚借也說文引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為厶通作私方言云私小也凡物小者謂之私然則私有纖嗇之意對公為小也飫者說文作醧云私宴飲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東都賦注）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魏都賦注）通作飫說文飫燕食也詩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正義引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馬瑞辰曰飫有二義周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餚烝又云飫以顯物宴以合好此立飫之飫與燕異禮者也爾雅云飫私也說文飫燕食也韓詩作醧此飫私之飫與燕異名同實者也飫私即楚茨所云備言燕私傳謂燕而盡其私恩者耳毛傳飫私也本爾雅為義又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本周語立飫為說蓋廣異義也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是以飫私即為立飫誤矣

孺屬也謂親屬

屬者說文云連也釋名云續也恩相連續也孺者詩和樂且孺傳孺屬也正義引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曲禮云大夫曰孺人鄭注孺之言屬

幕暮也幕然暮夜

暮者古字作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按莫有二讀說文之莫音暮故切爾雅之莫當音驀各切左氏莊廿八年傳狄之廣莫小爾雅云莫大也宋咸注莫府言大也莫府即幕府矣幕者說文云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方言云幕覆也釋名云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又云莫繭曰莫莫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然則釋名以莫為幕爾雅以幕為莫其義正同幕絡新序雜事二作莫絡古字通用推是而言詩維葉莫莫莫猶漠漠也內則注膜謂皮肉之上魄莫也魄莫猶幕絡也是爾雅古本作幕莫聲義相兼今本作幕暮傳寫誤改郭氏望文生義以幕為暮夜聲義俱乖矣

煽熾也　熾盛也互相訓煽義見詩

熾者說文云盛也詩六月傳同煽者傓之或體也說文傓熾盛也引詩豔妻傓方處通作扇漢書谷永傳注引魯詩作閻妻扇方處又通作煽毛詩十月之交傳煽熾也是煽訓熾熾訓盛說文煽略故總曰傓熾盛也

柢本也謂根本

本者說文云木下曰本醢人注昌本昌蒲根是矣柢者說文云木根也士喪禮云進柢士虞禮記云載猶進柢鄭注並云柢本也今文柢爲胝泉府云買者各從其抵鄭注抵實柢字柢本也通作邸典瑞云四圭有邸鄭注引爾雅曰邸本也按釋器云邸謂之柢郭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卽底通語也又通作氐詩維周之氐傳氐本也周語云本見而草木節解韋昭注本氐也是氐柢同亢氐二星之閒名曰天根正以此也聲轉爲杜方言云杜根也東齊曰杜

窕閒也窈窕閒隙

閒者釋文音閑或如字蓋因郭注閒隙故存此音卽實非也閒暇也靜也寬也齊語云處士使就閒燕韋昭注閒燕猶清淨也楚辭招魂篇云像設君室靜閒安些王逸注空寬曰閒猶靜實閒也是皆閒音閑之義也窕者上文云肆是深肆之閒也詩關雎傳窈窕幽閒也毛蓋以窈爲幽窕爲閒皆本爾雅鄭箋幽閒處深宮亦申毛義唯有正義誤會鄭箋以爲幽閒深宮亦猶郭注誤會爾雅以爲窈窕閒隙胥失之也王照圓詩經小記云窈窕之幽也窕心之閒也其說是矣爾雅釋文窕舍人本作跳云跳者躍之閒此則衞殺之異不可通於今本及毛詩

淪率也相率使

率者當讀如律史記老莊申韓傳云大抵率寓言也正義曰率猶類也然則率律聲同律類聲轉古皆通用凡言相類或云普律或云一律或云大率是其聲義俱通矣淪者詩淪胥以鋪無淪胥以亡無淪胥以敗傳箋並云淪率也淪或爲勳後漢書蔡邕傳注作勳胥以痛勳帥也漢書敘傳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是三家作薰毛作淪淪薰古音相近皆有普徧之義故其字通淪率雙聲淪薰疊韵也

罹毒也憂思慘毒

毒者廣雅云痛也惡也苦也罹者釋詁云憂也憂苦義相成

檢同也模範同等

同者共也俱也皆也詩車攻傳齊也吉日箋聚也說文合會也聚亦合會之義皆俱共卽齊之義也檢者禁也局也又法度也皆無同義錢氏荅問云檢當爲僉郭本譌作檢今按小爾雅云僉同也是其證邵氏正義引詩詹始既涵鄭箋涵同也今按釋文涵鄭音咸韓詩作減從咸聲咸訓爲同是鄭所本下文又云弇同也弇蓋也弇檢聲義又近洪頤煊引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引檢作斂隸釋任伯嗣碑森斂檢手檢卽斂字也

郵過也道路所經過

過者上文云逸僭過也過謂失誤凡非議人及罪責人亦爲過也郵者古本作尤文選弔屈原文注引韓爲舍人爾雅注曰尤怨人也列子楊朱篇釋文引爾雅亦作尤過也是皆郵本作尤之證故詩載馳傳及四月箋又洪範五行傳注及論語爲政篇包咸注並云尤過也俱本爾雅通作郵詩賓之初筵箋及王制注又晉語楚語注並云郵過也是皆借郵爲尤郭緣詞生訓以郵爲郵驛之郵誤矣然郵固借聲尤字亦非正體依文尤當作訧詩傳無訧今傳訧過也唯此爲正說文訧罪也引周書曰報以庶訧今呂刑訧作尤載馳釋文尤本亦作訧綠衣釋文訧本或作尤是尤訧古通用

遜遯也謂逃亡

遜與遁同說文並云逃也玉篇云遁遷也隱也經典通遜通易下經釋文遯字又作遂爾雅釋文與易同遯又作遁矣遜者說文云遁也通作孫詩公孫碩膚箋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正義引孫炎曰遁逃去也

斃踣也前覆　僨僵也卻偃

也者說文云僵也引春秋傳晉人踣之（左襄十四年）又云趙僵踣讀若匐是趙踣同爾雅之踣古本作仆說文云仆頓也釋名云仆踣也頓踣而前也釋木釋文踣或作仆是仆踣古字通斃者說文云頓仆也或作斃檀弓及表記注並云斃仆也左氏定八年傳正義引釋言云斃仆也又引孫炎云前覆曰仆釋文引同是皆爾雅古本踣作仆之證釋文斃字亦作弊玉篇弊俗斃字○僵者說文云僨也僨僵也釋名云僵正直畺然也然則僵仆皆頓頓之名但細分之仆是前覆僵僨爲卻偃僨弊亦然故左氏隱三年傳鄭伯之車僨于濟正義引舍人曰背踣意也按背踣謂仰仆卽卻偃之意

畛殄也謂殄絶

殄者釋詁云盡也畛者田界之盡也上文又云畛致也致與盡義亦近畛殄俱从㐱聲又以聲爲義也

曷盍也盍何不

盍者廣雅云何也玉篇云何不也通作蓋檀弓云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鄭注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今按蓋从盍聲古字通用故秦策云蓋可忽乎哉蓋卽盍也又通作闔管子小稱篇云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天地篇云夫子闔行邪釋文闔本亦作盍闔亦从盍得聲也曷者說文云何也詩內曷字箋並訓何通作害詩害澣害否不瑕有害傳箋並云害何也葛覃及長發傳並云曷害也經典多以害爲曷故書時日曷喪孟子作時日害喪書大誥凡言曷漢書翟方進傳並作害詩葛覃釋文害與曷同廣雅云害曷盍何也害曷盍俱一聲之轉

虹潰也謂潰敗

潰者說文云漏也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潰旁決也詩召旻傳潰潰亂也虹者訌之叚借也說文云訌讃也引詩曰蟊賊內訌今召旻傳作訌潰也釋文又作虹潰也爾雅釋文虹李本作降下江反今按降古讀若洪水經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注云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說文云洚水不遵道玉篇胡公胡江二切又洚潰也胡公卽虹字之音是洚與降同故李巡以降爲訌鄭注以洚爲降說文訌讀之讀云中止也與潰字之義亦近

隋闇也隋然冥貌

闇者說文云閉門也玉篇云幽也廣韵云冥也玉篇與暗同闇者玉篇與晻同釋文闇字林或作晻同烏感反一切經音義十二又以晻隂二形爲古文晻字皆非也隂於經典無見疑隂之别體也說文云隂闇也錢氏答問云隂本當爲隂論語高宗諒隂鄭訓隂爲闇說文亦訓隂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隂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隂後人妄加自旁畀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

䵑膠也膠黏

膠者釋詁云固也固之言黏也黏訓䵑也䵑者當作昵說文云膠昵也昵與暱同釋詁云暱近也暱近與膠固義近聲借爲䵑說文䵑和同云黏也引春秋傳曰不義不䵑今左氏隱元年傳䵑作暱考工記弓人注杜子春引作不義不昵云昵或爲䵑是䵑昵通

孔甚也

厥其也

戛禮也謂常禮

戛者釋詁云常也秩亦常也禮爲天秩秩爲天常故周禮大宰注禮經常所秉禮法常所守也

闍臺也城門臺

臺者門臺也禮器云不臺門古者天子諸侯門皆有臺城門亦然也闍者說文云闉闍也城內重門也爾雅以爲臺者門有臺也故詩出其東門傳闍城臺也釋文引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郭義本毛傳詳見釋宮闍謂之臺

囚拘也謂拘執

拘者說文云止也按止如音人止公之止止猶執也說文執捕罪人是也囚者說文云繫也詩泮水傳及周禮序官掌囚注並云囚拘也樂記云釋箕子之囚史記留侯世家作釋箕子之拘集解徐廣曰拘一作囚是囚拘通古讀拘如鉤易說卦云艮爲拘虞翻注拘舊作狗亦其例是囚拘以聲近爲義也

攸所也

所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處也所又語詞所之言是也故公羊文十三年傳注處所也所猶是處人語也所又與許同文選在郡臥病詩云良辰竟何許李善注許猶所也按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是其證所許聲近所是聲轉也攸者經典俱訓所通作逌說文作𠧟云气行皃讀若攸按漢書之攸多借逌爲之如地理志鄭水逌同九州逌同五行志彝倫逌敘彝倫逌斁並以逌爲攸也地理志注逌古攸字

展適也得自申展皆適意

適者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悅也廣雅云善也善與悅皆快適之意展者釋詁云信也本以誠信爲訓亦兼屈信之義古屈伸字皆以信爲之故展又訓伸也舒也方言云舒勃展也舒亦自伸適之義舒伸適又俱一聲之轉

鬱氣也鬱然氣出

氣與气同鬱與鬱同鬱本香草以爲鬯其氣芬芳故以氣言之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曰鬱盛氣也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鬱隆烔烔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氣膹鬱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注鬱攸火氣也是皆鬱爲盛氣之義

宅居也

居者說文作凥云處也玉篇凥與居同宅者說文云所託也釋名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玉篇云人之居舍曰宅宅皆訓居說文訓託者託宅俱从乇聲故士相見禮注今文宅或爲託是託宅通又通作度方言云度凥也詩度之薨薨爰究爰度傳並云度居也書何度非及史記周紀作何居非其宜是皆度訓居之證古書宅多作度故書宅西維人注作度西詩宅是鎬京坊記作度是鎬京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作此惟予度是皆宅作度之證宅度古同聲度居聲又近

休慶也

慶者說文云行賀人也詩慶既令居祭統云作率慶士鄭注並云慶善也月令注慶謂休其善也休者釋詁云美也美善義同故廣雅云烋善也玉篇云烋美也福祿也慶善也烋與休同周語云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又云爲晉休戚是休訓慶也韋昭注以慶爲福休爲喜其義亦近

祈叫也祈祭者叫呼而請事

叫者說文云嘑也詩北山傳叫號呼召也叫與訆通又與嘂通說文嘂訆並云大呼也祈者釋詁云告也又訓叫者叫告義同故一切經音義九引孫炎曰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辭也大祝注祈𡧝也𡧝即叫

濬幽深也濬亦深也

深者玉篇云邃也遠也濬者說文作睿云深通川也引虞書曰睿畎澮距川或作濬古文作濬書濬哲文明正義引舍人曰濬下之深也通作浚詩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穀梁莊九年傳浚洙者深洙也幽者釋詁云微也微有深藏之意故詩伐木傳幽深也斯干傳幽幽深遠也

哲智也

智者說文作𥏼云識詞也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哲者說文方言並云知也書舜典正義引舍人曰哲大智也知智古字通智哲聲相轉經典哲亦多作智

弄玩也

尹正也謂官正也**皇匡正也**詩曰四國是皇

正者釋詁云長也長亦君故廣雅云正君也詩傳箋並云正長也是正兼官長君長二義尹者說文云治也治亦兼正之義故詩都人士傳及書益稷鄭注並云尹正也廣雅以尹爲官官之正也說文从尹爲君君之正也君尊所以尹正天下者也故經典君尹二

字通〇又言正者釋詁云董督正也說文云正是也士冠禮注正猶善也玉藻注正直方之閒語也是正又兼直方二義皇者君之正也釋詁皇爲君又爲美美善同意君尹同尊皆正之義故詩漸漸之石箋皇王也王卽君君卽正矣匡者玉篇云方正也方直皆正之訓故詩六月箋及夏官序官匡人注並云匡正也匡皇聲近故詩破斧傳皇匡也詩考引董氏云皇齊詩作匡是匡皇同毛傳以皇爲匡本於齊詩其義互相證明也

服整也服御之令齊整

整者說文云齊也又選東京賦注整理也服者釋詁云事也事之整也詩服之無斁奸人服之鄭箋並云服整也按整之言治也今俗猶言整治箋義亦以整爲治事以服御爲言失之

聘問也見穀梁傳

問者說文云訊也詩女曰雞鳴傳問遺也按遺謂遺說猶今問候人道萬福道勝常也聘者說文作娉云問也通作聘二云訪也訪亦問故詩采薇靡使歸聘傳聘問也郭引穀梁隱九年傳同

愧慙也

殛誅也書曰鯀則殛死

誅者說文云討也曲禮注罰也大宰注責讓也今按誅有二義左氏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襄卅一年傳誅求無厭此皆以責讓爲義也易雜卦云明夷誅也釋文引荀云誅滅也陸績云傷也秦策云使復讎賈而誅韓非此皆以殺戮爲義也以殺爲義則誅與殊同殛者說文云殊也引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段氏玉裁說文注謂爾雅殛當作極今略採其說云尚書鯀則殛死釋文殛本作極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殛本作極毛詩致天之屆鄭箋屆極也罰極紂於商郊牧野正義屆極釋言文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極皆作殛鄭箋殛是殺非也據此箋疏可證爾雅是極非殛又菀柳後予極焉鄭箋極誅也正義曰極誅釋言文此又一證又周禮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又昭七年左傳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殛本又作極此又兩證又魏志武帝紀致屆官渡裴注引鴻範鯀則極死作極可證又鄭答趙商云鯀放居東裔非誅死左傳說流四凶族投諸四裔而已舜實未嘗殺鯀而鯀死於放所作極鯀者爲正殛爲段借字極訓窮也窮與誅義相足說文曰誅討也討不必殺之

克能也

翌明也書曰翌日乃瘳

翌者昱之段音也說文云昱明日也玉篇作日明通作翌廣韵翌明日也漢書武帝紀云翌日親登嵩高顏師古注翌明也書王翼日乃瘳郭引翼作翌越翼日癸巳漢書律曆志作若翌日癸巳

訩訟也言訩讟

訟者說文云爭也易訟釋文言之於公也然則訟之爲言猶公也史記呂后紀云未敢訟言誅之訟言猶公言也訩者說文作詾或省作訩云訟也詩降此鞫訩不告于訩傳箋並云訩訟也釋詁云訩盈也盈謂發言盈庭亦爭訟之義通作匈荀子天論篇云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楊倞注匈匈喧譁之聲與訩同又通作兇素問移精變氣論云粗工兇兇按訩說文或作詾是素問兇卽詾之省荀子匈亦訩之省矣訩訟以聲爲義也

晦冥也

冥者上文云幼也說文云幽也易豫釋文引馬云冥昧也詩斯干箋冥夜也晦者說文云月盡也月盡則光闇昧故詩酌傳晦昧也昧則幽昏故風雨傳晦昏也昏昧皆冥之義故公穀僖十五年傳並以晦爲冥也冥讀如字釋文亡定反

奔走也

走者說文云趨也釋名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奔者說文云走也釋名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按釋宮云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是奔走異稱異則同故呂覽權勳篇云齊王走莒走卽奔也晉語云見王必下奔奔卽走也說文奔走字皆从夭故奔走同意

逡退也外傳曰已復於事而逡

退者說文作復云卻也禮檀弓注去也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三退三逡遁也玉藻注逡遁而退著屨也逡遁皆與逡巡同鄭但本爾雅爲訓也逡者說文云復也復卽復字形近而譌玉篇逡巡也退也卻也廣韵逡巡退也皆用爾雅可證矣方言云逡循也循與遁古音同遁有去義故或言逡遁或言逡循又言逡巡巡古字段借皆言卻退不進也漢鄭固碑云逡遁退讓正與此合山陽太守祝睦後碑云鄉黨逡逡今論語作恂恂亦退讓之義也齊語云有司已於事而竣韋昭注竣退伏也文選東京賦云已事而踆薛綜注踆退也是竣踆皆逡之段借

躗仆也頓躓倒仆

上文云躗踣也斃踣也踣與仆躗與躓俱聲義同釋文仆音赴亦踣之聲變

亞次也

次者說文云不前不精也玉篇云敘也近也敘近皆次第之義特牲饋食禮亞獻尸注次猶貳也按次从二聲二與貳同其義又爲副貳矣亞者說文引賈侍中說以爲次弟也經典亞皆訓次通作惡易繫辭云而不可惡也釋文惡於嫁反荀作亞亞次也尚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鄭注惡讀爲亞亞次也

諗念也相思念

諗者詩四牡傳念也箋云告也說文云深諫也引春秋傳辛伯諗周桓公（閔二年）諫告與念不同者念爲心中諷誦與諫告之義相足成故以告諫爲念也說文諗从念聲念从今聲是念古音奴杭切與諗聲近今奴店切則與諗聲較遠

居極也有所限極

極者釋詁云至也至亦極也居者釋詁作㞐而訓至說文云居極也本此爲訓詩內居字傳箋或訓至或訓極至極其義同也居亦借爲戒詩旣戒旣平傳戒至也至即極戒即居矣居極一聲之轉

弇同也詩曰奄有龜蒙**弇蓋也**謂覆蓋

同者上文云揜同也此云弇同者弇訓覆蓋與同義近故又爲同也洪頤煊引考工記鳧氏侈弇之所由興弇謂鐘口斂斂即揜故揜弇皆訓同矣通作奄詩奄有四方傳奄同也又通作掩方言云掩同也文選高唐賦云越香掩掩李善注掩同也○蓋者說文作葢云覆也通作蓋玉篇云揜也釋名云蓋加也加物上也弇者說文云蓋也詩閟宮正義引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按釋魚說龜云前弇諸果後弇諸獵是弇爲覆蓋也通作奄上文云蒙荒奄也郭注奄奄覆也又通作掩文選懷舊賦注引埤蒼云掩覆也說文作揜覆也禮器云厥明不揜豆聘義云瑕不揜瑜俱以揜爲覆蓋也又與盦同說文盦覆蓋也玉篇云於含切是盦弇聲義同奄訓蓋者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曰周公旦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即商奄也以奄訓蓋因而借奄爲蓋見段氏說文注奄字下

恫痛也詩曰神罔時恫

痛者說文云病也廣雅云傷也傷與傷同方言注痛怨痛也恫者說文云痛也一曰呻吟也匡謬正俗云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太原俗謂恫喚云通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又引爾雅郭音呻恫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所引即郭音義之文也說文引詩作神罔時恫云恫大兒與郭音同義異詩思齊傳本爾雅桑柔云哀恫中國史記燕世家云百姓怨恫皆以恫爲痛也桑柔釋文恫本又作痌痌蓋恫之或體見玉篇

握具也謂備具

具者釋詁云供峙共具也握者釋文引李本作幄云居位處之具也今按幄說文作幄云木帳也釋名云幄張也然則張幄設具與供具義近通作屋詩夏屋箋屋具也正義云釋言文又通作握易萃云一握爲笑釋文引鄭云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周禮巾車云組總有握釋文握劉音屋馬本作幄是幄握屋俱古字通

振訊也振者奮迅

訊者迅之假借也振者說文云奮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同振奮即振訊故廣雅云奮振也又云奮訊也訊即迅故樂記注奮迅也管子勢篇云大周之先可以奮信信亦迅也迅爲正體信訊俱假音故詩雝雝七月釋文及樂記公羊莊八年釋文並云訊本作迅迅訓疾疾有奮厲之意與振動義近振迅之聲又近也

鬩恨也相怨恨

恨者當作很玉篇云很戾也諍訟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國語注很違也違戾其義同鬩者說文云恆訟也引詩兄弟鬩于牆从門从兒兒善訟者也詩常棣傳鬩很也曲禮注很鬩也是毛鄭俱作很爾雅釋文引孫炎亦作很云相很戾也很音戶懇反左氏僖廿四年傳正義引釋言亦作鬩很又引李巡本作恨云相怨恨郭注從李巡今按恨很聲近義雖相成但作很於義爲長郭從李非也

越揚也謂發揚

揚者說文云飛舉也易揚于王庭鄭注揚越也越者踰也踰舉足故爲揚聘義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注越猶揚也周語云汨越九原又云以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昭注並云越揚也詩對越在天對越即對揚猶云對揚王休也鄭箋對訓配越訓於似失之又干戈戚揚傳揚鉞也揚鉞即揚越本爾雅爲訓也越鉞聲同越揚聲轉鉞字古止作戉與越通用明堂位云越棘大弓越即戉也鄭注以爲國名恐非

對遂也詩曰對揚王休

遂者申也進也達也通也俱與對荅義近文選注引春秋孔演圖宋均注云遂道也道亦進達之意閒居賦注引聲類云遂從意也穀梁傳云遂繼事也繼從與當對之義又近矣對者詩以對于天下對揚王休箋言以對毛傳並云對遂也祭統云對揚以辟之鄭注亦云對遂也對遂古音相近以聲爲義也廣韻云對揚也對訓揚所未詳

燬火也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

火者古讀如喜左氏襄卅年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譆譆即火火之聲也詩七月流火與九月授衣韵是皆火讀如喜之證又讀如毀說文互燬火訓則其聲同釋名云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詩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韵是皆火讀如毀之證二讀實一聲之轉也今音又轉爲呼果切故詩汝墳釋文引郭璞燬又音貨是今音矣詩正義引李巡云燬一名火爾雅釋文引作㷄一音火孫炎云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此皆以音讀爲訓於義亦通燬說文引作焜字異音同方言云煤(呼隗反)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周禮序官司烜氏注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是燬烜同說文以烜爲爟之重文與鄭異

懈怠也宣緩也謂寬緩

懈怠宣緩並以聲爲訓也懈怠郭氏無注一切經音義十八引某注云(按梁沈旋有爾雅集注)懈者極也怠者懶也今按極謂疲劇也懈怠與賣苦聲近今登萊人謂懈惰爲賣苦(匡謬正俗云怠懈之字通有苦音是也懈解古字通故易序卦云解者緩也廣雅云懈緩也是懈怠與宣緩義同○緩者說文云繛也釋名云緩浣也斷也持之不急則動搖浣斷自放縱也是緩有縱弛之義下文云舒緩也寬綽也其義同宣者說文作絙云緩也樂記云其聲嘽以緩嘽字亦假音說文作繟云帶緩也又云緩偏緩也音義皆相近宣無緩義經典亦無此訓宣與絙俱从亘聲爾雅蓋借宣爲絙矣

遇偶也偶爾相值遇

偶者偶爾言邂逅也遇者逢也言不期而相值逢遇已見釋詁又訓偶者偶遇不同也大宗伯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文選注兩引爾雅並作偶遇也一切經音義二一亦引作偶遇也釋名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耦與偶同然則爾雅古本或作偶遇但偶

遻遌偶二義俱通遌假借从咢聲古音在侯部是二字聲義同

曩，曏也。國語曰曩而言戲也

曏者說文云不久也玉篇云少時也莊子秋水篇云證曏今故釋文引崔注曏往也華嚴經音義下引珠叢云曏謂往時也曩者說文云曏也釋詁云久也爾雅以曩為久說文以曏為不久其義兩通故檀弓云曩者爾心或開予是曩為未久之詞文選北征賦云登曩秦之所圖是曩為久詞其義則皆為曏也郭引晉語文韋昭注曩向也北征賦注亦云曩猶向時也向與曏音義同又作嚮或作鄉並古字通也曩之聲轉為乃趙策蘇秦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漢書曹參傳云乃者我使諫君也集注乃者猶言曩者是曩乃聲轉義同也乃與適通又通說文云適往也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云適往也往與曏其義同曏為曩曰亦為往日往曏曩俱字之疊韵

偟，暇也。詩曰不遑啓處

暇者說文云閑也與閒同左氏襄八年正義引舍人曰閒暇無事也通作假書頻夏之子孫詩皇矣箋頻夏作頻假釋文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正義引書多方鄭注夏之言暇也詩昭假遲遲箋亦以假為暇矣偟者經典通作遑皆皇之或體也皇與假俱訓大又俱為暇其義實相足或後人見經典皇暇之皇皆作遑遂以遑為正體遑變作偟又省作偟反以皇為通借殊不知書云則皇自敬德表記云皇恤我後皇皆訓暇又左氏襄廿五年傳皇恤我後昭七年傳社稷之不皇襄廿六年及哀五年傳不敢怠皇是皆遑作皇之證襄廿九年正義引李巡曰遑閒暇也詩殷其靁釋文遑本或作偟爾雅釋文亦云遑或作偟通作皇是陸德明亦不知皇為本字矣暇古讀如戶偟暇一聲之轉

宵，夜也。

說文云夜舍也天下休舍也又云宵夜也司寤氏注宵定昏也書堯典正義及爾雅釋文並引舍人曰宵陽氣消也

懊，忨也。謂愛忨

愒，貪也。謂貪羨

忨者說文云貪也引春秋傳忨歲而𣅳日左氏昭元年傳文晉語作忨日而𣅳歲韋昭注以忨愉𣅳遲為訓其說未明杜預注謂翫愒皆貪是也翫與忨愒與𣅳並古字通易繫辭云所樂而玩者釋文引馬云玩貪也鄭作翫易翫玩並忨之叚音矣愒者玉篇云於六切貪也忨五亂切貪也愛也是忨愒聲相轉○貪者說文云欲物也釋名云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愒者說文以為憩字其引左氏作𣅳云欲𣅳也歠欲物其義俱為貪也玉篇愒居例切貪羨也按居例乃憩字之音愒本𣅳之通借當苦葛切爾雅釋文愒苦蓋反此音是矣

棤，柱也。相棤柱

柱者說文云楹也玉篇云𣙡楹者音堆𣙡切訓塞者音株主切塞謂撑塞卽棤柱之義也棤者說文云柱砥古用木今以石玉篇云棤柱也釋文棤柱作棤柱俱从手旁非也棤通作支周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韋昭注支柱也又通作枝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司馬云枝柱也然則枝柱猶言枝梧省作支吾皆相撐持之義也棤柱之聲又相轉

裁，節也。

節者止也有儉省之意故賈子道術篇云費弗過適謂之節釋名云節有限節也裁者制也有減損之義易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鄭注財節也釋文財荀本作裁

竝，併也。詩曰竝坐鼓瑟

併者并也竝者比也說文併竝互訓二字音同經典通用故儀禮注今文竝皆為併又云古文竝皆作併

卒，既也。既已

既者如春秋日食既公穀桓三年傳竝云既盡也詩汝墳傳既已也鄉飲酒禮注既卒也卒者釋詁云盡也

慒，慮也。謂謀慮也

慮者釋詁云謀也思也慒者說文云慮也玉篇云謀也又慮也釋文云慒音囚字書作悰按玉篇慒字雖有囚音又徂冬切卽悰字之音然玉篇既本說文別出悰字云樂也一曰慮也是悰慒字異音義同說文則二字異矣

將，齎也。謂齎裝

齎者資之叚音也說文云齎持遺也外府注齎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小祝注齎猶送也莊子列禦寇篇云萬物為齎送是齎訓送與將義同將者上文云送也資卽持遺之義將齎又一聲之轉齎通作資外府注鄭衆云齎或謂資與歸功及典枲注竝云故書齎為資莊子德充符篇云不以㚒資釋文引李云資送也是借資為齎其證甚明爾雅之資亦齎之通借郭訓資裝與將義遠矣

黹，紩也。今人呼縫紩衣為黹

紩者說文云縫也廣雅云紩納也急就篇注紩刺謂之紩按今時亦呼縫紩為納也方言云紩衣謂之褸秦謂之緻又云緻而紩之謂之襤褸又云其緻者謂之緻郭注緻縫納敝故名之也然則緻與紩同矣黹者說文云箴縷所紩衣又云黹紩衣也玉篇黹或作䋾是黹黹同借作絺書云絺繡鄭注絺讀為黹黹紩也司服注引作希繡云希讀為絺或作黹

遞，迭也。更迭

迭者說文云更迭也文選西都賦云更盛迭衰通作佚方言云更佚代也穀梁文十一年傳兄弟三人佚宕中國范甯注佚猶更也遞者說文云更易也書益稷正義引李巡云遞者更迭呂覽蕩兵篇云遞興遞廢西京賦云遞宿迭居是遞迭同遞迭雙聲亦疊韵

矧，況也。譬況

況者兄之叚音也詩倉兄填兮傳兄滋也職兄斯引傳兄茲也常棣出車傳箋又云況茲也是況兄茲滋俱音義同古字通用況訓

爲滋滋訓爲益既已如是況又如是卽爲滋益之詞又爲譬況者凡譬況之詞皆於此詞之外有所增益故也古讀兄爲荒與況同音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管子大匡篇云兄與我齊國之政也修華嶽碑云兄乃盛懷皆以兄爲況也故詩常棣釋文況或作兄桑柔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陸德明既知兄本作況而於常棣況或作兄又以爲非盡不知毛詩古文況俱作兄常棣出車二詩作況由人妄改陸氏習其讀而妄其義也兄既通況又通皇故書云無皇曰漢石經作無兄曰尚書大傳云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是皆音同假借字耳矧者𢓭之或體也說文云𢓭況詞也从矢引省聲今經典通作矧不省玉篇又作𢻱亦或體字也經典凡矧俱訓況廣雅云矧長也方言云𢓭長也長與益義近矧之訓爲長亦猶兄之訓爲益矣況之訓爲益亦猶兄之訓爲滋矣是皆古義之展轉相通也

廩廯也 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

廯者玉篇云倉也廩也廩者說文作㐭云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或从广禾是廩爲或體經典俱作廩詩豐年傳廩所以藏𥻆盛之穗也地官序官廩人注盛米曰廩按毛云藏穗鄭云藏𥻆二說不同要爲倉之總名故豐年釋文廩倉也是矣爾雅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是孫炎及舍人俱以廯爲鮮或取鮮少或取鮮絜可知古本廯止作鮮後人淺俗妄以意作廯耳郭云未詳蓋以經典無廯字故也若作鮮鮮訓少也廩亦少意故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鄭氏易注引作羣公溓溓猶廉也廉亦少意是廩爲鮮少之名釋名云廩矜也矜惜亦少之義與舍人合然則廩訓爲鮮其證明矣

逭逃也 亦見禮記

說文云逃亡也逭逃也書太甲正義引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郭云見禮記者緇衣引太甲文鄭注用爾雅

訊言也 訊相問

言者對語之稱則直言曰言對訊之稱則相問爲言廣雅云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鄭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若有言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冢人云言鸞車象人鄭衆注言言其不如灋度者是皆言訓問之證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然則自言與問人通謂之言矣訊者說文云問也經典訊多訓問問亦言也故詩出車箋及小司寇司刺注竝云訊言也出車傳又云訊辭也辭與言同然則訊言卽訊問詩執訊獲醜卽執言而問也小司寇用情訊之卽以言推問也司刺訊羣臣亦訊言訪問也玉篇廣韻竝云誶言也誶訊聲轉古字通用已詳釋詁誶告也下

閱俔也 左傳謂之諜今之細作也

俔者說文云譬諭也一曰閒見本爾雅爲訓也詩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云譬也又說文所本矣閒者釋詁云代也閒謂空隙居其中則爲閒代出其外則爲閒見閒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見方言十）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郭訓閒爲諜非矣閒俔雙聲廣韻一俔牽遍反見詩釋文一爾雅釋詩當俔在閒上今本誤倒耳

沄沆也 水流漭沆

說文云沆莽沆大水也風俗通云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云水廣大謂之漭沆也沄者說文云轉流也讀若混楚辭哀歲篇云流水兮沄沄王逸注沄沄沸流按沸流卽轉流云讀若混亦與沆爲雙聲

干扞也 相扞衞

扞者說文云忮也玉篇云衞也與捍同華嚴經音義下引聲類扞作捍通作敹書汝多修扞我于艱說文引作敹我于艱云敹止也止有禁禦之義與衞義同也干者敹之叚借也說文云戰盾也經典借作干詩兔罝采芑傳竝云干扞也公侯干城左氏成十二年傳引又曰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書正義及詩釋文竝引孫炎曰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說文云盾所以扞身蔽目是孫義所本

趾足也 足腳　跀刖也 斷足

釋名云足續也言續脛也廣雅云補也止也卽玉切又將喻切云添物也按添物與補止義亦相成故老子上云常德乃足河上公注足止也趾者說文作止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士昏禮云北止鄭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海內經云渠股豚止漢書禮樂志云獲白麟爰五止皆以止爲趾也老子下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詩相鼠釋文引韓詩云止節亦卽止足之義經典止趾通用故釋名云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趾足聲相轉○刖者跀之叚借也說文云跀斷足也或从兀作𧿹刖絕也經典俱借刖爲跀故書呂刑正義引李巡云斷足曰刖也莊子養生主篇釋文引崔云𧿹斷足也𧿹者說文云跀也讀若匪通作𣋞釋文𧿹本亦作剕經典俱以剕爲𧿹蓋或體字也

襄駕也 書曰懷山襄陵

駕者加也玉篇云上也廣雅云乘也小爾雅云凌也凌與陵乘與乘同左氏昭元年傳猶詐晉而駕焉杜預注駕猶陵也然則駕取乘陵之義乘陵亦加上之言不獨馬在軛中稱駕矣襄者驤之叚借也說文云驤馬之低仰也玉篇云驤駕也超也低卬也廣韻云驤馬騰躍又疾也低昂也馳也駕也是襄駕之襄當作驤省作襄故詩兩服上襄鄭箋竝云襄駕也史記趙世家正義云襄舉也上也文選西京賦注襄謂高也高上舉皆駕之義卽驤字之訓故文選琴賦云參辰極而高驤李善注驤與襄同

忝辱也

燠煖也 今江東通言燠

煖者說文與煗竝云溫也玉篇云煗煖同又㬉暖同蓋卽煗煖之或體又云煖乃管切煖火園切分爲二音非也煖从爰聲煗从耎聲二字音同與燠相轉今讀煖乃管切燠於六切其音遂不復通矣燠者說文云熱在中也詩無衣傳燠煖也小明傳燠煗也燠與奧同書云燠若史記宋世家作奧若洪範正義引舍人曰燠溫煖也

塊堛也 土塊也外傳曰枕凷以堛

堛者說文云凷也凷墣也凷或从鬼作塊又云墣凷也墣或从卜作圤吳語云涓人疇枕王以墣郭引墣作堛堛墣義同注作凷字

形之誤也既夕記疏引孫炎云塯土塊也

將齊也 謂分齊也詩曰或肆或將

齊者少儀注和也事人注齊多少之量酒正注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文選長笛賦注齊分限也然則齊有限節之義又有和調之義故食醫所掌食齊羹齊醬齊飲齊皆謂之齊齊之為言劑也劑亦劑量分劑之義故漢書藝文志云百藥齊和集注齊與劑同是夫將者上文又云資也又云將者齊也資與將俱以聲轉為義詩或肆或將傳將齊也正義及爾雅釋文竝引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又既齊釋文齊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齊也音與資義合

餬饘也 糜也

饘者說文云糜也糜謂鬻鬻謂面亦以為鬻之通名說文鬻鍵互訓鬻即粥字今粥讀若周此古音也說文饘云周謂之饘宋謂之鬻（本或作饘从段本改之）鬻與饘同饘是鬻之稠者內則釋文饘厚粥也然則爾雅之饘當作饘夫餬者鬻之叚音也說文鬻饘也鬻或从即餬餬說文餬寄食也與饘義別玉篇餰饘或作䬪䬪即餬之或體是餬饘通

啓跪也 小跽

跪者說文云拜也釋名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阢也玉篇及文選月賦注竝引聲類云跪跽也啓者跽之叚音也說文云跽長跪也史記滑稽傳云帣韝鞠䠊集解徐廣曰䠊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曰跽音其紀反與跽同音謂小跪是跽即跽也經典借作啓詩四牡采薇傳箋竝云啓跪也左氏襄八年及廿九年正義竝引李巡曰啓小跪也是郭所本注小跽亦當作小跪釋名云起啓也啓一舉體也按一舉體即小跪之義

矊密也 謂緻密

密者緻也說文云緻密也釋名云密蜜也如蜜所塗無不滿也矊者說文作矊云目旁薄緻宀宀也按薄緻謂文理緻密宀宀猶緜緜說文云緜聯微也釋訓緜緜炎注緜緜言辭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是緜密即矊密俱聲轉字

開闢也 書曰闢四門

袍襺也 左傳曰重襺衣裘

襺者說文云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引春秋傳盛夏重襺左氏襄廿一年傳文也今左傳及釋文俱省作繭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鄭注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爾雅釋文襺本亦作繭縣衣也袍者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方言云褻明謂之袍按古人以袍為褻衣故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禪鄭注袍褻衣詩與子同袍與子同澤鄭箋亦云澤褻衣然則袍襺俱私褻之服左傳言重襺衣裘亦非禮服公羊哀十四年傳涕沾袍著謂褻衣裏衣何休注以袍為衣前襟誤矣

障畛也 謂壅障

畛者說文云井田間陌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宋衷太玄經注畛界也詩載芟傳畛場也場即畔壃義近也障者說文云隔也釋文又界也然則障畛皆有界限之義界限所以隔別也文選北征賦注引蒼頡篇云障小城也按城垣為限與田陌為界其義亦近障畛又一聲之轉

靦姡也 面姡然

姡者說文云面醜也靦者盡爾字形之譌詩何人斯正義引作面醜是也方言云姡獪也姡靦聲轉又云姡獪也獪亦聲轉也靦者詩傳用爾雅說文云面見也詩正義引作面見人無也字若依舍人注說文面見當為面皃亦字形之誤也越語云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昭注靦面目之貌是靦為面皃故釋文引舍人云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之貌玉篇云靦慙貌又引埤蒼靦同靦亦見說文又引字書或靦字竝靦之或體也靦訓姡者釋文引孫李云靦人面姡然也方言云楚鄭或謂姣獪為姡姡猶獪也凡小兒多詐謂之姡是李孫義同所引方言以證姡也臧鏞堂爾雅漢注定為孫引也

鬻糜也 淖糜

糜者說文訓糝糝以米和羹一曰粒也蓋以米和羹為糝以米煮鬻為糜糜鬻通名故釋名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淖於糜粥粥然也鬻者經典省作粥而訓糜玉篇粥糜也既夕禮云歠粥鄭注粥糜也粥皆鬻字之省左氏僖廿八年昭七年正義及釋文竝引孫炎云鬻淖糜也是郭所本上文餬饘郭云糜也此云淖糜然則四者同類而異名稠者曰糜淖者曰鬻今俗語猶然也又左傳正義俱連引餬饘鬻糜二文今隔別者或傳書者誤分之

舒緩也 謂遲緩

上云宣緩也此云舒緩者舒宣聲轉釋詁舒業順敘緒一義詩傳舒徐遲二訓實則其義俱為緩也通作紓說文及詩采菽傳竝云紓緩也

翢纛也 今之羽葆幢 纛翳也 舞者所以自蔽翳

纛者翳之別體也說文云翳翳也所以舞也引詩曰左執翳君子陽陽傳翻纛也翳也釋文纛俗作纛爾雅釋文纛字又作翿是纛古本作翳今作纛俗作纛耳詩正義引孫炎云纛舞者所持羽也翢者無正體經典作翢爾雅宋本作翢玉篇云翢纛也翢翳也翳竝同郭云羽葆幢者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鄭注引作執翢以御柩鄭衆注翢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詩宛丘傳及方言竝云翢翳也釋名云翳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詩正義引李巡云翢舞者所持纛也是翢翳纛竝音同字通又通作翿廣雅云翿謂之翳○纛又訓翳者翳蔽也說文翳華蓋也

隍壑也 城池空者為壑

壑隍釋詁竝云虛也隍又訓壑者隍壑聲轉詩韓奕正義引舍人云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云隍城池壑也

芼搴也 謂拔取菜

搴者說文作攓云拔取也方言云攓取也南楚曰攓是攓搴俱攓之或體釋文引郭音義云本又作毛𡳐俱叚借字耳芼者亦叚借字說文覒擇也讀若苗玉篇引詩左右覒之覒擇也本亦作芼是芼覒通詩關雎傳芼擇也正義引孫炎云皆擇菜也又引某氏云搴猶拔也拔引與擇義近儀禮及內則注芼菜也說文芼艸覆蔓皆非爾雅之義

典經也威則也威儀可法則

典則釋詁並云常也經本經緯之字又借為常也遵也法也皆與典義合故釋名云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天下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大宰注典常也經也灋也皆其義也○則者釋詁云法也威者詩有客傳威則也按威之言畏法則人所畏古讀君若威君人所畏而法則也郭注但云威儀可法似疏矣

苛妎也煩苛者多嫉妎

妎者說文云妒也苛者方言云怒也怒妒聲義俱近苛妎聲轉義又相成故以為訓方言齘苛怒也小怒曰齘陳謂之苛是苛齘與苛妎同又內則注苛疥也聲義亦近疥瘙也亦煩苛多嫉怒也齘者齒相切也此皆詁訓之相通者

芾小也芾者小貌

芾即市字市（音芳勿切）本韍韠之名經典作芾借為蔽芾（音芳味切）一之字而訓小會意釋詁云蔽微也微亦小故說文云蔽蔽小艸也是蔽芾俱有小義故詩甘棠傳蔽芾小貌易豐釋文引子夏傳芾小也通作茀詩卷阿傳茀小也蔽芾甘棠韓詩外傳作蔽茀甘棠茀又訓蔽蔽茀皆以微翳為義亦猶蔽芾皆以微小為義也蔽茀二字疊韻

迷惑也

狃復也狃忕復為

復者又也重複之義狃者狃猱之叚借也說文云猱復也玉篇云習也忕也或與狃同釋文狃與俱作狃詩大叔于田傳狃習也箋云復也小爾雅云忕也按魯語云夕而習復是習復同義忕（音逝）慣習也釋文引李巡云狃能屈申曰復（音服）詩正義引孫炎云狃忕前事復為也郭與孫同復（音扶又切）狃以聲近為義也說文狃犬性驕也與慣習義亦近

逼迫也

般還也左傳曰般馬之聲

還者與旋同回也轉也圜也便也經典旋與還多通用般者說文云辟也象舟之旋按周旋本此周舟古字通齊華周字還亦作華舟是其證也易夷于左股釋文引馬王肅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是般般形近而義亦通又吳語云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般亦當為般今俗呼掌為巴掌即般掌之聲轉推之易云磐桓即般還也還亦音環故爾雅釋文還音旋或音環般郭音班一音蒲安反俱兼二音是也

班賦也謂布與

賦者上文云量也說文云斂也詩烝民傳又云賦布也布即班聲之轉布猶鋪也斂也皆與班義近也班者說文云分瑞玉廣韻引同玉篇引云分瑞也無玉字蓋本詩班瑞而為說周語注班分也方言云列也小爾雅云次也廣雅云序也序次分別皆賦布之意故周語云其適來班貢韋昭注班賦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李巡云班徧賦與也書舜典正義引孫炎云謂布與也按班有徧義故李巡以班徧為言徧與辨同士虞禮記注古文班或為辨公羊僖卅一年傳注班者布徧還之辭與李巡合通作頒小爾雅云頒賦布也祭義注頒之言分也文選馬汧督誄注頒與班古字通又與盼同王制注名山大澤不以盼鄭注盼讀為班

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為義

渡者說文云濟也廣雅云過也濟者詩匏有苦葉傳及檀弓注並云濟渡也省作度方言云過度謂之涉濟郭注猶今云濟度楚辭惜賢篇云年忽忽而日度皆借度為渡渡以過去為義也○濟又訓成者成就也齊濟聲轉樂記云事蚤濟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鄭注並云濟成也詩載馳傳濟止也止亦成就之義○濟又為益者益饒也多也又增也增濟亦聲相轉左氏桓十一年傳云盍請濟師於王又十八年傳世濟其美並以濟為益也詩旱麓傳濟濟眾多也眾多亦增益之義

緡綸也詩曰維絲伊緡緡繩也江東謂之綸

綸者釋詁緡綸注云綸者繩也詩言綸之繩傳綸釣繳也緡者說文云釣魚繁也詩何彼襛矣傳緡綸也正義引孫炎云皆繩名也史記平準書言緡錢酷吏傳言告緡緡皆錢貫之名

辟歷也未詳

辟者釋詁云法也歷者厤之叚借也說文云厤治也治法義近辟歷聲近凡聲近之字古人多以為訓如霹靂說文作劈歷釋名作辟歷釋采帛云幷者歷辟而密也然則歷辟辟歷俱以聲為義也說文厤从秝聲秝讀若歷又擘與辟同而訓治厤亦訓治是皆其義同之字以聲為義者也

漦盝也漉漉出涎沫

盝者與漉同滲也素問瘧論云無刺漉漉之汗王砅注漉漉言汗大出也漦者說文云順流也釋文引李巡云吐沫漦也鄭語注漦龍所吐沫按說文漦从𠩺聲𠩺力之切漦盝一聲之轉

寬綽也謂寬裕也

綽者說文云緩也晉姜鼎銘有綽綰眉壽之言即綽緩也寬者本為屋寬大寬亦緩也故詩寬兮綽兮綽綽有裕毛傳綽綽寬也坊記注綽綽寬裕貌也爾雅邢疏引孫炎云性之裕者

衮黻也衮衣有黻文

衮者說文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釋名云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按卷衮古音近經典借卷為衮衮訓黻者黻為弗文取拂戾為義衮龍有蟠屈之形示不得伸以受戾正也故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䔢皇也　釋草曰䔢䔢華榮

皇者䔢之叚音釋草釋文䔢本亦作皇是也詩正義及爾雅疏引樊光云詩云皇皇者華孫炎云皇皇猶煌煌也按郭注釋草引此作華皇也此釋文亦先華後皇石經及宋本並同今本誤倒作皇華邵氏正義及臧氏漢注辨之是矣然邵氏不知說文𠂌部所引爾雅䔢華乃釋草之文臧氏未載樊光孫炎二注皆失檢也

昆後也　謂先後方俗語

昆者𥿋之叚借也說文云周人謂兄曰𥿋玉篇省作𥿋云今作昆𥿋同經典通作昆左氏哀十八年傳昆命于元龜晉語云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杜預及韋昭注並云昆後也按𥿋為兄而字从弟从罤蓋取次敘連及之義罤从隶省隶者从後及之然則𥿋字从罤从弟二體俱有後義故曰昆後矣

彌終也　終竟也

終者釋詁云卒就終也終有充備之義彌者說文作镾云久長也久長與終義近故易繫辭釋文引荀注及詩生民卷阿傳並云彌終也按彌又益也廣也備也徧也方言云彌合也又云彌縫也縫合亦徧備之義徧備即終矣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二　　孫男聯蓀伯愷　聯薇近垣　校字

故宮博物院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三

棲霞郝懿行學

釋訓第三 訓者釋詁云道也道謂言說之詁與言皆道也不同者詩關雎詁訓傳正義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釋訓云者多形容寫貌之詞故重文疊字累載於篇子子孫孫以下則又略釋詩義諸於古音抑密秩秩清以下復取斷文零句詮釋故篇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蓋訓之一字兼意義二端明明斤斤之類爲釋義子子孫孫之類爲釋意意義合而爲訓訓之爲言順也順其意義而道之故以釋訓名篇

明明斤斤察也 皆聰明鑑察

察者釋詁云審也釋言云清也清審皆明晰之義明明者詩大明常武傳並云察也常武正義引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斤者釋文云樊居斳反是樊光讀斤爲僅釋名云斤謹也是斤有明審之義故漢書律曆志云斤者明也詩執競傳斤斤明察也爾雅釋文引舍人云斤斤物精詳之察孫炎云斤斤重慎之察也

條條秩秩智也 皆智思深長

智者釋言云哲智也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條者釋文云舍人本作攸攸沈亦音條按條从攸聲古音相近條兼暢達分理諸義皆與智近廣雅云條條亂也亂訓治治理義亦爲智矣秩者詩小戎傳秩秩有知也巧言傳秩秩進知也賓之初筵箋秩秩知也知俱音智義本爾雅斯干傳云秩秩流行也此篇下云秩秩清也義皆相近

穆穆肅肅敬也 皆容儀謹敬

敬也已見釋詁穆者睦之叚音也說文云睦敬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旼旼睦睦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睦敬本於爾雅也經典假借穆爲睦釋詁云穆穆美也又訓敬者敬與美善義近故說文敬从苟苟从羊省羊與美善同意是其義也肅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樂記云肅肅敬也按肅肅猶修修也修飭修治皆與敬義近魯語云吾冀而朝夕修我韋昭注修儆也修儆猶肅敬肅修聲轉古音相近文選思玄賦舊注云修善也修訓善與穆訓美同意

諸諸便便辯也 皆言辭辯給

辯者說文云治也治有理正分別之義與辨通用故玉藻注云辯猶正也別也辯从言故有口材者稱辯給廣雅云辯慧也言便捷巧慧也辯與平古音近平亦正也治也故書平章百姓詩采菽正義引書傳作辯章百姓馮相氏注云辯秩東作辯秩南譌今書辯皆作平是平辯通諸者說文云辯也一切經音義廿四引蒼頡篇云諸非一也聲類云諸詞之總也廣雅云諸衆也然則衆多非一與辯義近諸之爲言者也說文云者別事詞也別與辯又聲轉義同矣便者諞之叚音也說文云諞便巧言也引周書曰戔戔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然則諸諸者事之辯也諞諞者言之辯也通作平詩采菽傳平平辯治也正義引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又通作便平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按閑與嫺同嫺雅亦謂便習於事也論語便便言鄭注言辯貌友諞佞作友便佞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也是便便卑言亦爲辯矣

肅肅翼翼恭也 皆恭敬

肅肅上文云敬也翼翼恭並訓敬已見釋詁

廱廱優優和也 皆和樂

和者說文作龢云調也通作和諡法云和會也說文云咊相應也聲相應咊義亦通矣廱者說文以爲辟廱字王制注云辟明廱和也省作雝又省作邕或作雍又別作𪅂文選笙賦注引爾雅作雍雍和也四子講德論注又作邕邕和也釋詁云𪅂𪅂音聲和也一切經音義廿五引廣雅云廱和也是廱廱同詩酌及長發傳並云龤和也龤廱義又同也優者憂之叚音也說文云憂和之行也引詩布政憂憂通作優今詩作敷政優優毛傳用爾雅

兢兢繩繩戒也 皆戒愼

說文云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方言云戒備也大僕注云故書戒爲駭按駭訓驚驚亦警矣兢者說文作競云敬也敬亦警故詩小旻傳兢兢戒也雲漢傳兢兢恐也恐亦戒也借作矜雲漢及左氏宣十六年釋文並云兢本作矜文選韋孟諷諫詩云矜矜元王李善注矜矜戒也繩者釋文云本或作憴宋本正作憴然憴乃或體字當依經典作繩詩螽斯傳繩繩戒愼也下武傳繩戒也漢書禮樂志云繩繩意變淮南繆稱篇云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俱本爾雅

戰戰蹌蹌動也 皆恐動趨步

動者釋詁云作也戰者釋詁云懼也戰蓋顫之叚音說文云顫頭不正也玉篇云顫動也廣韻云四支寒動是戰當作顫經典叚借作戰耳蹌者說文云動也與𧽊同云𧽊行貌廣雅云蹡蹡走也詩猗嗟傳蹌巧趨貌趨走皆動是蹡與蹌同曲禮云士蹌蹌亦謂趨走行動之貌也釋文云蹌本又作鶬或作蹡並音同叚借字

晏晏溫溫柔也 皆和柔

柔者釋詁云安也柔與剛反凡柔順柔和皆安靜之義故詩烝民箋柔濡毳也晏者宴之叚借也說文云宴安也與柔同訓通作晏晏晏猶安安故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詩氓傳晏晏和柔也𥈞者說文𥈞字解云安𥈞溫也𥈞風猶溫煖安即柔字之訓故詩小宛傳溫溫和柔貌抑傳溫溫寬柔也按溫潤濡柔並聲相轉其義皆相近

業業翹翹危也 皆懸危

說文云危在高而懼也釋名云危阢也阢阢不固之言也業者釋詁云大也物高大則近危故詩雲漢召旻傳箋並云業業危也長發傳業危也常武傳業業然動也震動亦危懼之意翹者說文以爲尾長毛又懸也舉也皆有高義故詩鴟鴞傳翹翹危也廣雅云翹翹衆也衆多亦近危殆又云嶢嶢危也嶢翹聲義同

惴惴憢憢懼也 皆危懼

惴者說文云憂懼也引詩惴惴其慄憢者曉之或體也釋文憢本又作曉說文曉懼也引詩唯予音之曉曉

番番矯矯勇也皆壯勇之貌

勇者說文云气也釋名云勇踊也遇敵踊躍欲擊之也謚法云勝敵壯志曰勇番者皤字之省也皤本老人白以其老而猶健因爲勇貌故書番番良士旅力旣愆史記秦紀作黄髮番番正義曰音婆字當作皤皤廣韵云皤皤勇舞貌一舞當作武一說文同皤是也經典俱通作番故詩崧高傳番番勇武貌也矯者中庸注彊貌詩泮水箋矯矯武貌通作蹻詩蹻蹻王之造傳蹻蹻武貌其馬蹻蹻傳蹻蹻盛也是蹻蹻通爾雅釋文引舍人云矯矯傳勝之勇也

桓桓烈烈威也皆嚴猛之貌

威者謚法云猛以彊果曰威詩常棣及巧言傳並云威畏也按威與君古音近君尊嚴可畏也桓者桓之叚借也說文引周書曰尚桓桓玉篇云桓武皃也威也今作桓謚法云辟土服遠曰桓詩桓箋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泮水傳云桓桓威武貌長發傳云桓大也大與威亦義相成也烈者火猛也猛之威也左氏昭廿年傳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畏即威故長發傳云烈烈威也釋詁云烈業也業又訓大與桓訓大近釋詁大與君同義君與威同音故訓威之字亦訓大

洸洸赳赳武也皆果毅之貌

武者謚法云剛彊理直曰武克定禍亂曰武是武兼二義經典多主後義故釋名云武舞也征伐動行如物鼓舞也洸者聲借之字古無正體釋文云洸舍人本作僙然僙亦或體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玉篇作趪云胡光切引西京賦曰猛虡趪趪謂作力皃又趪趪武皃是趪趪與赳赳字俱从走玉篇似近之經典俱借作洸詩谷風傳洸洸武也江漢傳洸洸武貌按洸之言橫也橫有武義故樂記云橫以立武橫古音與光同其字亦通黃从炗聲炗古光字也故从黃之字或變从光說文兕觵俗作兕觥釋言桄充亦作橫充皆其證矣赳者說文云輕勁有才力也詩兔罝傳赳赳武貌後漢書桓榮傳注引作糾糾武夫叚借字也

藹藹濟濟止也皆賢士盛多之容止

止有二義詩云人而無止毛傳以爲止息鄭箋以爲容止二義俱通藹者釋木云藹藹郭注樹實繁茂藹藹是藹本衆多之義故詩卷阿傳藹藹猶濟濟也濟者釋言云成也成有止義故詩載驅傳云濟止也是濟單文爲止息重文則爲衆多故詩文王傳云濟濟多威儀也正義引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是皆以多衆止爲義

悠悠洋洋思也皆憂思

悠者釋詁云思也重文亦然故詩巧言箋悠悠思也洋者釋詁云多也重文借爲多思貌也故中庸注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邢疏引詩中心養養養養猶洋洋矣

蹶蹶踖踖敏也皆便速敏捷

說文云敏疾也釋名云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穎言敏如閔也按言敏如閔今音則然古讀敏如每也蹶者釋詁云動也動與敏義近故詩蟋蟀傳云蹶蹶動而敏於事矣釋詁釋訓爲說也曲禮云足毋蹶鄭注蹶行遽貌遽亦疾行之義也踖者說文云長脛行也按長脛蓋以況疾行之狀詩楚茨傳踖踖言爨竈有容也有容亦謂敏於趨事之說

薨薨增增衆也皆衆夥之貌

薨者詩螽斯傳薨薨衆多也爾雅釋文引顧舍人本作雄雄其義亦同增者詩閟宮傳增增衆也聲轉爲溱無羊傳云溱溱衆也按詩溱與洧說文作潧與洧即增溱聲轉字通之證

烝烝遂遂作也皆物盛興作之貌

作者釋詁云動作也作猶起也興也烝者釋詁云進也衆也詩泮水傳烝烝厚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進包作義厚兼衆義言衆人皆作也遂者往也進也故亦爲作祭義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行亦作矣

委委佗佗美也皆佳麗美豔之貌

委者釋文云諸儒本並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今按禕从衣非舍人蓋本釋詁禕美而爲說也釋文又云佗本或作它字音徒河反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如山如河謝羊兒反詩正義引李巡曰委委佗佗寬容之美也一邢疏引寬作皆一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釋文引韓詩云德之美貌按毛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是韓毛並言德美其義同諸家則言貌美與韓毛異隸釋八載衛尉衡方碑云禕隋在公禕隋即委佗之聲借爾雅謝嶠佗羊兒反則讀如移詩委蛇委蛇釋文引韓詩作逶迤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與君子偕老傳行可委曲蹤迹義同說文逶迤衺去之皃是韓詩之逶迤即委蛇羔羊之委蛇又即委佗佗亦它之聲借衡方碑之禕隋亦聲借也蛇即它之或體它有曲長之義故毛傳以委爲曲孫炎以佗爲長古讀佗迤蛇俱同聲故同訓

忯忯惕惕愛也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忯忯未詳

忯者說文云愛也从氏聲釋文云郭徒啓反與愷悌音同是郭借音兼借義也又云顧舍人渠支反則與說文同又云李余之反忯訓和適之愛也則與怡怡音義同漢書敘傳云媐媐公主孟康注媐音題媐媐惕惕愛也按說文媐或从氏作㛅與爾雅忯字之音近故孟康借引音題則與郭同顏師古不知而非之謬矣惕者說文訓敬經典無訓愛者詩防有鵲巢傳以爲惕惕猶忉忉亦不訓愛郭引韓詩以爲悅人蓋借惕惕爲懌懌也惕从易聲與懌音近懌悅見釋詁

偁偁格格舉也皆舉持物

舉者說文从手與聲云對舉也偁者釋言云舉也說文云揚也揚亦舉也格者說文云木長皃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蒼頡篇云格樹枝也是格有枝格揚起之義故李巡注釋天攝提格云格起也起與舉義近格格猶揭揭也莊子胠篋篇釋文引三蒼云揭舉也文選過秦論注引埤蒼云揭立舉也按立舉之義與竭同說文云竭負舉也

蓁蓁孼孼戴也皆頭戴物

戴者說文云分物得增益曰戴玉篇云戴在首也是戴訓增益戴物於首即增益之義戴之言載載物亦增益其上也故釋名戴載互訓然則戴於上即載於下矣蓁者說文云艸盛皃玉篇云衆也詩桃夭傳蓁蓁至盛貌通作溱溱故無羊傳箋以溱溱爲衆多又轉爲增增上文增增衆也增益即戴之訓矣孽者孽之叚音也詩碩人傳孽孽盛飾釋文引韓詩作孽長貌說文孽載高皃載即戴也是韓詩之孽爲正體孽爲叚借矣高長又與戴義近

懕懕媞媞安也 皆好人安詳之容

安者釋詁云止也定也懕者說文云安也引詩懕懕夜飲省作厭釋詁豫訓厭豫亦安故詩湛露傳厭厭安也小戎傳厭厭安靜也聲借爲愔湛露釋文引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列女傳二引詩亦作愔愔良人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聲類云愔和靜貌也三蒼云愔愔性和也媞者說文云諦也楚辭怨世篇引詩作好人媞媞通作提葛屨傳提提安諦也正義引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又通作徥說文云徥徥行皃故孫炎以爲行步之安義本說文也又借作折檀弓注折折安舒貌亦引詩好人提提

祁祁遲遲徐也 皆安徐

徐者說文云安行也徐之言舒與安義近故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徐徐安穩貌祁者聲借之字疑當作侇方言云侇行也說文侇侇行皃从作重文疑本爾雅經典俱借作祁詩采蘩傳祁祁舒遲也大田傳祁祁徐也韓奕傳祁祁徐靚也又借作伎小弁傳伎伎舒貌舒與徐同是伎祁俱侇之通借侇从是聲祁从示聲左傳提彌明公羊作祁彌明史記作示眯明皆古字聲借之證也遲者說文云徐行也詩谷風傳遲遲舒行貌七月傳遲遲舒緩也舒即徐矣

丕丕簡簡大也 皆多大

丕簡釋詁並訓大重文亦然書丕丕基詩執競傳簡簡大也正義引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

存存萌萌在也 萌萌未見所出

在者釋詁云存也存又爲在互相通也易繫辭云成性存存萌者簡字之譌也說文云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然則書迪簡在王庭論語簡在帝心皆借簡爲簡說文簡存即簡在矣玉篇心部既從說文作簡而云或作簡又音萌草部正作蕄莫耕切引爾雅云蕄蕄在也又云葸同蕄本或作萌廣韵耕登二部引爾雅亦俱作蕄而云本亦作萌又作葸與玉篇同釋文因之亦云萌字或作蕄郭武耕反施亡朋反此皆萌字之音而非簡字之讀且簡萌音讀不同不知何時讀簡爲萌因而字變爲萌蓋自郭氏已然其誤久矣

懋懋慔慔勉也 皆自強勉

勉者已見釋詁懋者釋文云古茂字非也釋詁茂勉也茂乃懋之叚借非古今字說文懋勉也是矣慔者說文云勉也釋文慔亦作慕亦叚借也懋慔一聲之轉方言云侔莫強也亦與懋慔之聲相轉

庸庸慅慅勞也 皆劬勞也

庸勞也已見釋詁庸訓功功亦勞荀子大略篇云庸庸勞勞是其義也慅者說文云動也動勞義近詩勞心慅兮邢疏引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是草草即慅慅慅有草音故爾雅釋文云慅郭騷草蕭三音然則詩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亦皆勞敝之義翛本作消蓋亦慅慅之聲借

赫赫躍躍迅也 皆盛疾之貌

迅者釋詁云疾也赫者釋文云郭音釋舍人本作奭失石反說文奭盛也是奭赫音義同詩常武傳赫赫然盛也正義引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云盛疾之貌與孫義同赫本訓盛以其盛極又兼迅疾爲義也躍者詩躍躍毚兔之躍釋文音他歷反說文云躍迅也从翟聲爾雅釋文躍余斫反非矣又云躍樊本作濯引詩釋云濯濯厥靈是樊光以濯與赫義近濯濯光明盛大也

綽綽爰爰緩也 皆寬緩也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

舒緩寬綽並見釋言說文綽緩互訓義本爾雅詩淇奧傳亦云綽緩也爰者詩兔爰傳爰爰緩意一切經音義廿二引韓詩云爰發躍之貌也按釋詁爰兼曰于於三義皆引聲之緩也韓詩爰謂發躍與緩同蓋行步之緩也

坎坎壿壿喜也 皆鼓舞懽喜

坎者竷之叚音也說文云竷繇也舞也引詩竷竷舞我玉篇云竷和悅之響也今作坎按詩之坎坎並主聲言伐木篇坎坎言鼓蹲蹲言舞分晰甚明說文二舞字俱誤伐木釋文引作舞曲也西字亦衍其云竷繇蓋本釋詁以繇爲喜是說文竷繇即爾雅坎喜玉篇本此故云竷和悅之響和悅即喜響即鼓聲伐木箋爲我擊鼓坎坎然亦其義矣壿者說文云舞也引詩曰壿壿舞我爾雅釋文引舍人云壿舞貌又引說文舞上有士字衍也壿今詩作蹲叚借字也毛傳同舍人

瞿瞿休休儉也 皆良士節儉

儉者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云儉約也約亦收斂之義瞿者驚顧貌休者釋詁云息也美也美亦樂息亦止止節甘樂爲儉故詩蟋蟀傳云瞿瞿然顧禮義也休休樂道之心正義引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顧以瞿言節以休言其義較郭注爲精密

旭旭蹻蹻憍也 皆小人得志憍蹇之貌

憍者玉篇云逸也廣韵云恣也經典通作驕旭者蓋憍之叚音詩不我能慉鄭箋慉驕也義本爾雅釋文慉許六反毛興也說文起也按起與興同興訓爲善與驕義近是毛許與鄭箋合詩正義未達反以毛傳慉興爲非又以爾雅不訓慉爲驕均失檢也聲借爲旭漢書揚雄傳云喔喔旭旭集注旭旭自得之貌又借爲好詩驕人好好鄭箋好好喜讒言之人也匏有苦葉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爾雅釋文旭郭呼老反呼老即好字之音矣蹻者詩板傳云蹻蹻驕貌正義引孫炎曰謂驕慢之貌說文云舉足行高也

夢夢訰訰亂也 皆闇亂

亂者釋名云渾也按渾謂渾渾無分別渾渾猶惛惛不憭慧之言也夢者說文云不明也不明即亂故詩抑傳云夢夢亂也正義引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正月釋文引韓詩云夢夢惡貌也音轉字變又作芒芒文選數逝賦云何視天之芒芒李善注芒芒猶夢夢也訰者詩之或體也詩抑釋文詩字又作訰爾雅釋文訰或作諄說文云諄告曉之孰也實煩亂義近通作哼莊子胠篋篇云哼哼已亂天下矣別作忳中庸注云肫肫讀如詩爾忳忳之忳又別作訰玉篇心部忳云悶也亂也言部訰云亂也別有諄字實說文同訓是玉篇分諄訰為二說又但有詩字方言云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玉篇本之而云諄可惡也以諄為可惡亦猶詩以夢為惡貌惡與亂義近故爾雅釋文引顧舍人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楚辭惜誦篇云中悶瞀之忳忳苟子哀公篇云繆繆肫肫並與詩詩同

懪懪邈邈悶也皆煩悶

悶者說文云懣也懣煩也懪者暴之或體也釋文懪本又作暴蒲卓反又布卓反引說文云大呼也自冤也今說文及玉篇冤俱作勉又脫上也字並誤矣漢書東方朔傳云舍人不勝痛呼暴集注暴自冤痛之聲也今人痛甚則爾同暴實說文合玉篇始收懪字云煩悶也蓋本郭注為說耳邈者藐之或體也釋詁藐藐美也美悶以聲轉為義詩抑傳藐藐然不入也箋云藐藐然忽略正義引舍人曰藐藐憂悶也荀子哀公篇繆繆肫肫按繆邈聲轉楊倞注讀繆為謬失之

儚儚洄洄惛也皆迷惛

惛者說文云不憭也實與怋同云怋也詩民勞傳惛怓大亂也儚者懜之或體說文云懜惛也實與夢同云不明也釋文懜字或作懵孫亡崩亡冰二反然則儚為或體懵亦聲借懵字經典不用故借夢實儚為之耳洄者亦叚借也玉篇作佪云佪佪惛也然佪亦或體釋文引郭音義云佪本或作佪音韋說文引爾雅作佪佪是佪佪即佪佪之聲借然則憒憒亦即憒憒之聲借也說文佪及蒼頡篇並云憒亂也亂亦惛也楚辭逢尤篇云心煩憒兮意無聊憒通作潰詩召旻傳潰潰亂也據說文所引則知爾雅當有潰潰二字今脫去之段氏玉裁據漕夫論云佪佪潰潰蓋用爾雅文可證矣

版版盪盪僻也皆邪僻

說文云僻从旁牽也按从旁牽引所以偏衺經典僻與辟通故賈子道術篇云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版者詩板傳板板反也反即僻故緇衣注板板辟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版版者失道之僻也盪者釋文作蕩引李巡云蕩蕩者弗思之僻也詩蕩正義引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按蕩蕩放縱之意故云法度廢壞又無涯涘貌故云弗思之僻

爞爞炎炎薰也皆旱熱薰炙人

薰者釋文作熏云本亦作燻或作薰或作熏蒀民皆熏俗體作燻為正說文云熏火煙上出也詩雲漢傳熏灼也爞者亦俗體也詩作蟲而讀若同釋文引韓詩作烔音徒冬反是烔為本字雖借為蟲仍讀為烔爾雅釋文郭從韓音又直忠反讀如本音非矣毛傳蟲蟲而熱華嚴經音義下引韓詩傳烔烔燒草傳火焰盛也是烔烔實炎炎義近說文云炎火光上也雲漢傳炎炎熱氣也書無若火始餤餤亦實炎炎音義同

居居究究惡也皆相憎惡

惡者說文作亞云醜也實與惡同云相毀也一曰畏惡按畏惡即憎惡之義也居者說文云蹲也蹲居也居實踞同此居居猶倨倨不遜之意故詩羔裘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正義引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釋文居又音據即倨字之音矣究者釋言云窮也究居聲轉為義故羔裘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本釋言為說也

仇仇敖敖傲也皆傲慢賢者

傲者說文云倨也實與奡同云嫚也引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今書正作傲古字通也仇者釋詁云匹也廣雅云惡也左傳怨耦曰仇是仇兼怨惡二義故釋文引舍人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詩正月傳仇仇猶謷謷也敖者實謷同釋文敖本又作謷又作嗷同五高反按楚有莫敖淮南修務篇作莫囂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嗸嗸潛夫論賢難篇作敖敖孟子萬章及盡心篇注並以囂囂為自得無欲蓋亦借為敖敖也是敖嗸囂古俱通用嗸即謷字之省爾乃嗸字之借故詩板傳囂囂猶謷謷也說文云謷不省人言也然則爾雅敖當作謷釋文引舍人本傲作𠐟釋云謷謷衆口毀人之貌李同是皆敖作謷傲作𠐟則謷謷仇仇俱謂毀人之貌故毛傳云仇仇猶謷謷也

佌佌瑣瑣小也皆才器細陋

佌者說文作個云小貌引詩曰個個彼有屋今詩作佌正月傳云佌佌小也釋文佌音徙爾雅釋文郭音亦然蓋佌从囟聲佌瑣聲轉此古音也顧音此謝音紫則皆今音又引舍人云形容小貌然則佌以形貌言瑣以才器言郭注似失之矣瑣者詩節南山傳瑣瑣小貌正義引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按瑣兮尾兮瑣亦訓小是郭又亦然

悄悄慘慘慍也皆賢人愁恨

慍者說文云怒也實與慍同云安也一曰恚怒也詩車舝傳慍安也釋文作慰怨也引韓詩慰作慍慍恚也是說文慰字義兼韓毛慰慍聲相轉也悄者說文云憂也詩柏舟傳亦云悄悄憂貌憂慍義相成悄慘聲相轉也慘者釋詁云憂也詩抑正義引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慍兼詁訓為說也戴氏震云詩中慘慘皆懆懆之譌按說文懆愁不安也从喿聲當音七倒切詩正月傳慘慘猶戚戚也戚古音近造實懆聲合是毛正讀慘為懆北山釋文慘字亦作懆五經文字我心懆懆抑詩作我心慘慘是慘懆二字古通用懆悄雙聲兼疊韻於義又通餘詳釋詁

痯痯瘐瘐病也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釋詁云痯瘝病也此作瘐痯俱聲借之字痯者當作宦說文云宦憂也憂亦病故詩杕杜傳痯痯罷貌邪疏引板傳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引作宦宦無所依是宦管同管為管聲痯為或體矣瘐者釋文云本今作庾是庾為正體別作瘐漢書宣帝紀云瘐死獄中蘇林注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顏師古注瘐音庾字或作瘉詩正月傳瘉病也

殷殷惸惸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奕奕憂也此皆作者歌事以詠心憂

憂者說文作𢝊云愁也經典通作憂殷者釋文作慇說文慇痛也省作殷詩北門云憂心殷殷正月作憂心慇慇是慇爲正體殷乃叚借又借爲隱詩如有隱憂毛傳隱痛也是隱即慇叚爾雅釋文引樊光於謹反卽隱字之音詩釋文亦有此音以樊光讀也古讀殷如衣說文惸回疾也詩作煢煢毛傳煢煢余在疚毛詩及周禮引詩說注並作惸惸詩正月又作惸惸傳云惸惸憂意也或从心作惸又叚爲煢耳說文煢有守之義云憂也與惸音義又同矣忉忉者詩甫田及素冠傳並云忉忉憂勞也京京者詩正月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正月傳並云京京憂不去也忡忡者說文並云憂也詩草蟲傳忡忡猶衝衝也惙惙者說文並云憂也詩頍弁傳怲怲憂盛滿也奕奕者說文云奕大也毛云奕奕然所言京京憂不去亦言大憂而言也之別體也文選思玄賦云志摶摶以應懸兮言憂思摶聚不解也蓋慱之叚音也欽欽言憂思之古字通用說文曰郗縣字解云讀若鄉詩欽欽之正文又如字說文所無詩甫田傳怛怛猶忉忉也是怛與忉同說文怛憯也是其義

畇畇田也言墾辟也

此下十句皆釋雅頌言農之事田者言治田也畇者均之或體也釋文引字林云畇均田也夏小正云農率均田釋詁云畇易也孟子易其田疇是均以平治爲義畇又以均爲訓也說文畇居勻反音信南山作畇畇原隰傳畇畇墾辟貌又以均之異文釋以均田畇之爲言均也釋文畇本或作畇音勻又羊倫反並非矣又引字林云畇畇墾辟也顯非本毛傳

畟畟耜也言嚴利

耜者說文作梠云臿也梠二云耒端也畟者說文云治稼畟畟進也詩良耜傳畟畟猶測測也以利善之意正義引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釋文引字書畟或作稷稷又作稷稷從畟從人之疾

郝郝耕也言土解

郝郝者詩作澤澤並叚借字也載芟箋云耕之則澤澤然解散釋文澤音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此音是也釋文釋古字通夏小正云農及雪澤箋云子未服澤作郝耕及雪澤詩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又引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按爾雅釋文郝又呼各反呼各與藿音近者舍人本作郝郝猶藿藿後人因毛詩作澤澤遂妄改舍人作釋釋耳

繹繹生也言種調

釋詁云繹陳也陳有布列之義故詩載芟正義引舍人曰繹繹生之貌是繹繹言生之狀詩借作驛驛其義同

穟穟苗也言茂好也

穟者說文云禾采之皃引詩曰禾穎穟穟生民傳云穟穟苗好美也與爾雅合爾雅釋文引說文作禾垂之貌蓋誤

緜緜穮也言芸耨

穮者今登萊人謂鉏田爲穮穮即穮字之音說文穮耕禾閒也一曰穮詩釋文一引春秋傳曰是穮是蔉左昭元年傳文詩緜緜其麃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衆貌麃芸也毛傳作麃耘也耘芸麃穮古俱通用緜民古音同也釋文麃字書作穮是爾雅及詩正文作麃今從宋本作穮詩正義引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所引郭注與今異

挃挃穫也刈禾聲

說文云穫刈穀也詩大東傳穫艾也艾與刈同挃者良耜傳挃挃穫聲也正義引孫炎與毛同說文云穫禾聲也通作銍詩臣工傳銍穫也說文銍穫禾短鎌也釋名云銍銍斷禾穗聲也是銍銍即挃挃以聲言則曰挃以器言則曰銍矣

粟粟衆也積聚緻

粟者聘義云縝密以粟詩稸之粟粟毛傳粟粟衆多也正義引李巡曰粟粟積聚之衆也說文兩引詩俱作稸之秩秩釋云積禾也秩秩積也是秩秩爲積之多與粟聲近義同古字通用故公羊宣二年傳蹴子粟釋文粟一本作秩是秩粟通說文秩秩即粟粟亦其證矣

溞溞淅也淅米聲

淅者說文云汰米也溞者詩作叟毛傳叟叟聲也釋文叟字又作溲滫米聲也然則詩及爾雅正文當作溲毛詩古文省作叟爾雅今文變作溞溞耳生民正義以溲叟爲古今字得之釋文叟所留反爾雅作溞音同是也又云郭音騷則非矣溲之爲言滫也滫米汁也內則注云秦人溲曰滫然則米汁水謂之滫淅米聲謂之溲二字聲轉亦義近

烰烰烝也氣出盛

烝者說文云火气上行也烰者云烝也引詩烝之烰烰之烰烰聲借作浮生民傳云浮浮氣也正義引孫炎曰烰烰炊之氣爾雅釋文烰呂郭並音浮又符彪反按音浮之字當作浮是說文烰从孚聲郭音本於呂忱呂忱本於說文也

俅俅服也謂戴弁服

此下四句釋詩頌言祭祀之事俅戴也已見釋言服亦爲戴故郭注謂戴弁服詩絲衣傳俅俅恭順貌亦謂戴弁之容

峨峨祭也謂執圭璋助祭

峨者說文云嵯峨也引詩奉璋峨峨是峨峨訓山高之貌峨峨然正義引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釋文峨本又作俄反借字耳

鍠鍠樂也鍾鼓音

鍠者說文云鐘聲也引詩鐘鼓鍠鍠及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引詩亦作鍠今作喤執競傳喤喤和也正義引舍人曰喤喤鐘鼓之樂也按舍人喤當作鍠毛詩借作喤爾雅別作韹即喤之或體說文喤或从音作韹亦喤作韹之例釋文韹又作鍠是鍠爲正體今从宋本作鍠

穰穰福也　言饒多

穰者說文以爲黍𥝩又秩字解云禾苗秩穰也是穰兼二義秩穰猶穰穰故玉篇云穰黍穰也豐也衆多也兼包說文二義而言也詩執競傳穰穰衆也正義引舍人曰穰穰衆多之貌也又云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按福之言富故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是福有衆多之意與穰義同此福字當别解某氏得之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世世昌盛長無窮

引者釋詁云長也詩楚茨箋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正義引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

顒顒卬卬君之德也　道君人者之德望

自此以下但解作詩與喻之義不釋詩文此卷閒文傳箋及正義引孫炎皆有說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切者說文云刌也直者曲禮注正也丁丁嚶嚶者詩伐木傳丁丁伐木聲也箋云嚶嚶兩鳥聲也郭注本毛鄭言伐木鳥鳴音聲互答皆有朋友相切正之義故以爲喻文選遊西池詩注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毛詩序亦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然則詩爲朋友而作故以相切直爲言耳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　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　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

藹藹已見上文噰噰已詳釋詁此又釋與喻之義也藹者說文云臣盡力之美萋艸盛文選藉田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萋萋盛也詩卷阿正義引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孫義本毛傳郭義與孫同噰噰一詩作雝雝一喈喈詩言鳳皇鳴聲爾雅以爲譬況之詞故鄭箋本之而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然因民服而致鳳鳴故毛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詩與爾雅義相成也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切急

佻者釋言云偷也偷薄輕佻皆行動之狀故詩大東傳云佻佻獨行貌釋文引韓詩作嬥嬥往來貌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亦作嬥嬥是嬥佻音義同从兆从翟之字古多通用守祧注云故書祧作濯亦其證也嬥訓好貌與佻義亦近詩蓋言公子輕薄素不任事而今行役道路悠遠故憂愈急也爾雅釋文佻佻獨行數息也於毛傳下增數息二字深得詩意矣契者大東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二義亦近契字本當作栔而訓刻故釋詁以契爲絕郭注以爲刻斷物然則契契者本刻木之聲役人勤苦夜作不休故寤寐數息契契而憂也方言六說此詩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是則土木並興工作不息詩人所以憂歎也楚辭惜賢篇云孰契契而委棟兮亦得詩人之恉

寠寠粲粲尼居息也　盛飾宴安近處優閑

尼者昵字之省與暱同釋詁云暱近也宴者與燕同釋文燕字又作宴今作宴從宋本也詩北山傳燕燕安息貌粲者大東傳粲粲鮮盛貌箋云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作采采衣服辭君曰采采盛貌也與毛傳同采粲聲相轉也此二條以遠近對文爲義言役使不均居遠者急切處近者優閒見政役之不本於公旬也

哀哀悽悽懷報德也　悲苦征役思所生也

哀者說文云閔也詩蓼莪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悽者說文云痛也悽悽於詩無見故釋文云悽郭本或作萋邵氏正義引詩杕杜云其葉萋萋下云憂我父母與喻之義實蓼莪同故皆爲懷報德也按臧氏經義雜記十八云此經注俱用韵郭注征役當爲役征方與下句思所生韵

儵儵嘒嘒罹禍毒也　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己失所遭讒賊

罹憂已見釋詁罹毒又見釋言儵者釋文云樊本作攸引詩攸攸我里今詩作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是樊光作攸者悠字之省或作儵者儵與儵形相亂儵攸音同又俱从攸聲故段借通用然則儵儵即悠悠毛傳悠訓爲憂爾雅罹亦訓憂其義正同郭注訓罹爲遭失其義也釋文儵郭徒的反又失音也郭注蓋以儵爲踧踧詩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而言故云悼王道穢塞今以樊本作攸於義爲長也嘒嘒者小弁篇文爲憂讒而作故言我獨于罹即此云罹禍毒矣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　傷見棄絕恨士失也

爽差也忒也見釋詁晏晏見上文詩氓傳云晏晏和柔也旦旦者𢗺字之省說文云怛憯也从心旦聲或从心在旦下引詩信誓𢗺𢗺爾雅釋文旦本或作𢗺然則𢗺𢗺憯痛之意故鄭箋言其懇惻款誠正義定本云旦旦猶怛怛並與說文合

皋皋琄琄刺素食也　譏無功德尸寵祿也

皋者浩之段音也釋文皋樊本作浩古老反是爾雅樊光作浩浩後人據毛詩改爲皋皋耳然皋浩古通用說文皋告之也樂師云詔來瞽皋舞鄭衆注皋當爲告是皋告通浩从告聲亦可作皋左氏定四年經云盟于皋鼬公羊作浩油是其證也詩召旻傳皋皋頑不知道也正義引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按皋有緩義左傳哀廿一年魯人之皋是也浩浩廣大貌王制云用有餘曰浩是浩皋義通舍人與毛傳亦同詩正義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又與刺素食義合矣琄者詩大東傳鞙鞙玉貌釋文鞙字或作琄正義引某氏云琄琄無德而佩然則佩以表德無德而佩亦爲空食矣

懽懽愮愮憂無告也　賢者憂懼無所訴也

說文懽字下引爾雅曰懽懽愮愮憂無告也玉篇廣韵悹字下云悹悹憂無告也是悹懽音義同古从雚从官之字亦通用故說文逭或作𨗨即其例也通作灌詩板傳灌灌猶款款也爾雅釋文灌本或作懽今從宋本作懽與說文合也愮者玉篇云憂也引詩曰憂心愮愮通作搖釋文愮本又作搖詩黍離傳搖搖憂無所愬又通作遙釋文愮樊本作遙詩雄雉云悠悠我思說苑辨物篇作遙遙我思釋詁云繇憂也繇愮音義同遙悠聲又近悠悠亦憂也又通作恍釋文與愮同

憲憲洩洩制法則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

憲憲洩洩俱聲借之字釋詁憲雖訓法與此義別詩板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正義引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為制作法令洩釋文與詩同作泄說文作詍又作呭云多言也引詩亦作詍呭二體又云沓語多沓沓也是呭與沓義同故孟子言猶矣

謔謔謞謞崇讒慝也樂禍助虐增譖惡也

謔者釋詁云戲謔也謞者當作熇說文云火熱也引詩多將熇熇爾雅本亦作熇故釋文謞謞下別出熇字是郭古本作熇之證陸德明不察以為本今無此字非也詩板傳云謔謔然喜樂熇熇然熾盛也正義引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慝也是孫炎舍人並與毛傳義合益知爾雅古本與詩同作熇熇矣釋文又云慝謝切得反一切字誤疑作他一諸儒並女陟反言隱匿其情以飾非蓋慝諸儒作匿唯謝讀如字是

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

翕者釋詁云合也訿者說文云不思稱意也引詩翕翕訿訿小旻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其上釋文引韓詩云不善之貌正義引李巡曰君闇政敵臣子莫親其職召旻傳云訿訿不供事也釋文引說文窳嬾也一今說文無一然則翕翕者小人黨與之合訿訿者惰窳之態此所以曠厥官也漢書劉向傳作歙歙訿訿荀子修身篇作噏噏呰呰並字異而義同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

惟者釋詁云思也逑者與求同釋文引郭云迫也字林云斂聚也鞫者釋言云窮也速者玉藻注蹙蹙猶蹙蹙也詩正月傳蹙蹙陋也蔌蓋欶之或體欶猶文速字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毛詩作速速方穀云韓詩亦同楚辭逢紛篇云躬速速而不吾親王逸注速速不親附貌然則速速與蹙蹙皆為褊急之意故毛傳以蔌蔌為陋詩節南山箋蹙蹙縮小之貌士相見禮注蹙猶促也郭注以國侵削為蹙於義亦通

抑抑密也威儀審諦秩秩清也德音清泠

密者釋詁云靜也清者說文云朖也詩威儀抑抑德音秩秩鄭箋用爾雅毛於抑抑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不同者毛以抑與懿同故訓美楚語引抑詩作懿秩常也見釋詁皆毛傳所本也又秩秩智也見此篇上文智與清義亦近書云放作秩宗下云直哉惟清是秩有清義也抑言密者詩賓之初筵傳抑抑慎密也抑正義引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靜密慎密二義並與美近美密聲相轉也

粵夆掣曳也謂牽拕

掣者說文作摰云引縱曰摰通作掣廣雅云掣引也玉篇掣與摰同曳者說文曳臾曳也臾曳蓋亦牽引之言也粵夆者蓋甹夆之省說文甹夆並云使也又云傳使也聲借為甹夆詩小毖傳甹夆掣曳也正義引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文選海賦云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掣洩即掣曳海外西經云并封其狀如彘前後有首大荒西經又作屏蓬左右有首蓋屏蓬與并夆俱字之叚音其義則同又借為併蠡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莫與併蠡

朔北方也謂幽朔

北者說文云乖也从二人相背然則北之言背也詩云言樹之背背即北也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書宅朔方史記五帝紀作居北方平在朔易作便在伏物皆其義也朔者蘇也說文云朔月一日始蘇也是朔兼始蘇二義又訓北者萬物終於北方而亦始於北方如死而復蘇也故堯典正義引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亦兼始蘇二義也

不俟不來也不可待是不復來不遹不蹟也言不循軌跡也

不來者詩采薇傳來至也俟者說文作竢引詩曰不竢不來或从彳作㑥今通作俟俟待也蹟者與迹同說文云迹步處也或从足責作蹟詩沔水傳不蹟不循道也遹者釋詁云循也釋言云述也馬瑞辰曰說文引詩䢊字从來矣聲疑詩古本作我行不䢊䢊與俟通故爾雅作不俟而以不來釋之今詩作我行不來者䢊字脫其半耳爾雅釋經俱經字在上此以不來釋不俟非以不俟釋不來也又不遹不蹟也遹古述字述術字通此釋詩報我不術非釋詩念彼不蹟也亦經字在上

不徹不道也徹亦道也勿念勿忘也勿念念也

徹者通也達也通達皆道路之名故云徹亦道也徹之言轍有軌轍可循釋文徹直列反則讀如轍玉篇徹兼丑列直列二音也不徹者詩天命不徹毛傳徹道也鄭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勿者與無同無念者詩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孝經釋文引鄭注無念無忘也按無古讀如模模猶摹也無念者心中思念手中揣摹故曰無念非反言之詞

蕿諼忘也義見伯兮考槃詩

忘者說文云不識也不識言不省記也蕿者蕿字之省說文作藼或作蕿又作萱云令人忘憂艸也引詩焉得藼艸今詩借作諼伯兮傳云諼草令人忘憂爾雅釋文引作蕿草令人善忘玉篇令人善忘憂草疑毛傳今本忘上脫善字爾雅釋文忘下脫憂字也諼者詩淇奧傳及考槃箋並云諼忘也諼即蕿字之叚音

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

雖者語詞也玉篇云詞兩設也每有者詩常棣箋用爾雅是每有連文其單文亦為雖故詩皇皇者華傳每雖也莊子庚桑楚篇云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亦云每雖也

饎酒食也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通

饎者說文云酒食也詩天保洞酌傳同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熟食也士虞禮及特牲饋食禮注並云炊黍稷曰饎是饎本炊食之名但酒食同類故爾雅連言郭云一語而兼通得其義矣釋文又云饎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饎按舍人之意蓋謂饎借為喜故以本

宇釋之詩七月正義引李巡曰得酒食則歡喜也是李巡本亦作喜因而以喜為釋則非矣毛詩亦作喜故鄭於七月及甫田大田箋並云喜讀為饎饎酒食也本爾雅義與舍人同

舞號雩也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

雩者說文云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或从羽作䨁雩羽舞也羽舞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衆注皇舞蒙羽舞是許所本此雩有舞之證號者說文云呼也月令云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公羊桓五年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然則雩之言吁此雩有號之證故釋文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號是矣

曁不及也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曁不得已曁不得已是不得及

釋詁云及曁與也是曁即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隱元年傳而釋之云曁不得已是不得及文選赭白馬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曁及也或及上脫不字抑或所引即釋詁文蓋曁之一字包及與不及二義也說文曁日頗見也頗見謂不全見亦會不及之意

蠢不遜也蠢動為惡不謙遜也

遜者愻之叚借也說文云愻順也引唐書曰五品不愻今通作遜蠢者釋詁云作也動也然則蠢為妄動故不遜順楚辭惜賢篇云哀蠢蠢之溷濁王逸注蠢蠢無禮義貌也與不遜義合

如切如磋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如琢如磨自脩也玉石之被雕磨猶人之自脩飾瑟兮僩兮恂慄也恒戰竦赫兮烜兮威儀也貌光宣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文貌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詠

此釋詩淇奧之文禮記大學述之切磋琢磨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傳本爾雅而申之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大學注云道猶言也正義曰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瑟僩赫烜者毛傳云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釋文引韓詩云僩美貌說文云武貌咺韓詩作宣宣顯也爾雅釋文烜者光明宣著說文引詩作愃云寬嫺心腹皃然則詩本作愃韓詩省作宣爾雅作烜毛詩叚借作咺耳恂慄者大學注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斐者詩借作匪毛傳云文章貌釋文引韓詩作邲美貌也諼忘也已見上文大學注云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既微且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骭腳脛瘍創

微者釋文云字書作癓三蒼云足創尰者說文作𤸫云脛气足腫引詩既微且㾓籀文作尰骭者說文云骹也骹脛也腫癰也詩巧言箋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正義引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按微本脛創之名論衡言毒篇云微者疾謂之瘍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瘍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是微一名瘍本溼熱之氣流毒所生治法以熬丹蜜塗今人亦用熬丹礬麻油塗瘇創古之遺法也

是刈是鑊鑊煮之也煮葛為絺綌

刈者說文作乂云芟艸也或从刀作刈鑊者詩作濩叚借字也說文鑊鑴也鑴瓽也淮南說山篇注無足曰鑊蓋鼎鑊皆煮器惟有足無足為異耳詩葛覃釋文引韓詩云刈取也濩瀹也正義引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為絺綌正義又云以煮之於鑊故曰濩煮非訓濩為煮此言是也然則刈亦芟草之器因而名芟為刈且刈與鑊配並是器名故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韋昭注刈鐮也方言云刈鉤說文鉤作劬云鐮也知刈本器名矣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拇迹大指處

履帝武敏者詩生民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毛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餙說之異也鄭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正義引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郭義與孫同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按敏畝形近一隸書畝作畝似敏一畝拇聲同古讀音皆如弭臧氏爾雅漢注疑舍人是拇作畝恐非也釋文自明耳史記周本紀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是舍人及鄭箋所本

張仲孝友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詩六月正義引李巡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賈子道術篇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兄敬愛弟謂之友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友有也相保有也然則孝友曰善謂心誠有好之詩傳用爾雅

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再宿為信重言之故知四宿

宿者久也言留止於此時久也信者申也言已宿留又重申也詩有客傳云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一本莊三年左傳文一然則信乃再宿宿僅一宿也爾雅因重文而倍言之故宿宿言再宿信信言四宿也

美女為媛所以結好媛美士為彥人所彥詠

美者媄之省說文云色好也經典通作美媛者說文云美女也人所援也詩君子偕老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媛助也援與援同故正義引孫炎曰君子之援援助釋文引韓詩媛作援援取也取疑助之形譌耳彥者說文云美士有文人所言也詩羔裘正義引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郭云人所彥詠其義同彥釋文作喭而云本今作彥則其字通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雍容都雅之貌

詩北風作其虛其邪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是邪本徐之叚音故毛傳虛虛也釋文一本作虛徐得之鄭箋邪讀如徐言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引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猶舒徐郭云都雅於古音俱疊韻

猗嗟名兮目上為名眉眼之閒

詩猗嗟傳本此玉篇引詩云猗嗟顯兮顯眉目閒也本亦作名文選西京賦薛綜注瞻眉睫之閒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名與明通詩本借名爲明故下句云美目清兮毛傳目下爲清則知目上爲明正以清明對文爲爾雅補義也正義引孫炎解名字云目上平博按平博之義亦與明爲近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微

微義已見釋詁孫子虛實篇云微乎微微至於無形語意本此詩式微箋用爾雅云式發聲也毛傳式用雖本釋言但詩本不取式爲義故以發聲之詞言之鄭義爲長

之子者是子也斥所詠

子者斥其人之詞之爲語助又訓爲是詩漢廣箋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按是猶此也崽也方言云崽者子也（崽郎蔥音象）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聲如宰）今按膠東閒人謂崽子爲宰子卽此子之聲轉又轉爲只詩南山有臺箋只之言是也樛木釋文只猶是也然則樂只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

徒御不驚輦者也步挽輦車

輦者人輓車也徒步行也御御馬也本各爲一事詩黍苗詳之此輦者專釋徒字故車攻傳徒輦也蓋言此徒卽是輦者非但步行亦容輓車在內與黍苗異此釋徒不釋御輦上無徒字文省爾

襢裼肉袒也脫衣而見體

襢者說文作膻云肉膻也引詩膻裼暴虎今詩作襢大叔于田釋文襢本又作袒袒亦段借字也說文袒訓衣縫解（今作綻）又云但裼也裼袒也（袒當作但）詩正義引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郭注本李巡

暴虎徒搏也空手執也

搏者說文云索持也詩搏獸于敖言手執持之也暴者搏也搏暴古音相近匡謬正俗云暴有薄音是也詩大叔于田傳暴虎空手以搏之正義引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並以空手釋徒搏也小旻傳徒搏曰暴虎卽用爾雅文

馮河徒涉也無舟楫

馮者淜之段音也說文淜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淜今馮字詩小旻傳徒涉曰馮河正義引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與說文合此馮字正解毛傳以馮陵爲訓未免望文生義

籧篨口柔也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

此及下文柔字依說文並當作脜云面和也讀若柔玉篇正作脜云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爲柔字籧篨者說文云粗竹席也詩新臺傳籧篨不能俯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正義引李巡云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爾雅釋文引舍人曰籧篨巧言也又引孫郭義同是諸家皆不殊今按以戚施爲比推之籧篨卽行奮也其名爲籧其體偃蹇其文便旋以言語悅人者似之故以爲口柔之喻

戚施面柔也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

戚施者聲借之字說文作鼀鼁云詹諸也引詩得此鼀鼁御覽引韓詩薛君云戚施蟾蜍蝓喻醜惡玉篇又作䫌䫌面柔也爾雅釋文引字書作規覢俱字之別體也面柔者釋文引舍人曰令色誘人李曰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又引孫郭義同按晉語云戚施不可使仰蓋喻醜惡之人見人慙傀有如含垢紫羞故曰面柔詩新臺傳用晉語箋用爾雅說文義本韓詩與諸家異其喻醜惡同則

夸毗體柔也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

夸騎也毗膞也體柔之人其足便辟其躬卑屈前使爲恭故曰夸毗詩板傳用爾雅箋云其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爾雅釋文引舍人曰卑身屈己也李孫郭云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夸毗字書作騎䮶廣韻又作騎躭俱字之別體

婆娑舞也舞者之容

說文舞樂也古文舞从羽亡按从羽舞所執也亡與無古通用舞从無聲也婆者說文作媻云奢也娑舞也引詩市也媻娑毛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文選神女賦注婆娑猶媻姍也按媻姍猶般旋也般旋婆娑俱字之疊韵

辟拊心也謂椎胸也

辟者段音當作擗說文云兩手擊也从手卑聲借作辟或加手作擗玉篇引詩寤擗有摽爾雅釋文因云辟字宜作擗引詩與玉篇同不知擗蓋擘之或體故柏舟釋文辟本又作擘然擘字亦段心若作擗則音義俱得矣拊者拍也拍亦擊也故問喪云發胸擊音又云擊胸傷心喪大記云叕衽拊心是拊擊義同問喪又云辟踊哭泣鄭注辟拊心也與柏舟傳同

矜憐撫掩之也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

釋詁云憮憐愛也憮與憮同說文云憮愛也撫掩當作憮俺方言云憮俺憐愛也又云亟憐憮俺愛也又云憮矜憐哀也是亟憐卽矜憐聲相轉矜憐憮俺方言俱本爾雅憮俺作撫掩乃古字通借郭氏望文生義以爲撫掩猶撫拍失之矣

緎羔裘之縫也縫飾羔皮之名

緎者說文作黬云羔裘之縫玉篇同云亦作緎字革部云鞁羔裘縫亦作緎今按緎鞁並或體也詩羔羊傳緎縫也釋文引孫炎云緎縫之界域正義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域因名裘縫爲緎五緎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

殿屎呻也呻吟之聲

呻者說文云吟也殿屎者說文作唸吚云呻也詩板傳殿屎呻吟也正義引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爾雅釋文殿屎或作㕭㕧又作唸㕧並俗體字也

幬謂之帳今江東亦謂帳為幬

幬帳者說文云帳張也幬禪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幬詩借作裯小星箋云裯牀帳也爾雅釋文幬本又作裯

侜張誑也書曰無或侜張為幻幻惑欺誑人者

誑者說文云欺也侜者云有廱蔽也引詩誰侜予美防有鵲巢傳用爾雅郭引書無逸譸張作侜張正義引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郭義與孫同

誰昔昔也誰發語辭

昔者玉篇云往也久也昨也誰昔者詩誰昔然矣鄭箋用爾雅按釋詁云疇孰誰也故誰昔或為疇昔檀弓云疇昔之夜鄭注疇發聲也是郭義所本但疇誰出詁訓各有意義非比邾婁於越祇為發聲之詞鄭郭皆失之

不辰不時也辰亦時也

辰者詩傳箋並云時也我辰安在我生不辰皆言生不逢時

凡曲者為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簿為魚笱者名為罶

曲者簿也以曲簿為魚梁故曰曲梁郭引詩魚麗傳文詳見釋器

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歸者還其家也生寄也死歸也故列子天瑞篇云鬼歸也又云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說文云人所歸為鬼左氏昭七年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禮運注鬼者精魂所歸皆與此義合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三

孫男聯蓀伯愷聯薇近垣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四

棲霞郝懿行學

釋親第四

釋名云親襯也言相隱襯也說文云親至也一切經音義九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近也然則親愛至近無如父母故親始於父母禮記奔喪及問喪注並云親父母也公羊莊卅二年傳君親無將注亦云親謂父母是父母稱親之義也穀梁隱元年傳親親之道也詩云戚戚兄弟是兄弟稱親之義也郊特牲及哀公問並云親之也者親之也是夫婦稱親之義也左氏昭廿五年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以六親爲釋正義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此篇首宗族次母黨次妻黨次婚姻皆親屬也故總曰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 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從之按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爲晜妹爲媦即是此例也

此釋父母之異稱也考者釋詁云成也妣者說文云殁母也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注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然則考妣者父母之異稱曲禮雖云存殁異號若通言之則生存亦稱考妣終殁亦稱父母故士喪禮云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云卜葬其父某甫是殁稱父母之例也方言云南楚瀑洭之閒謂婦妣曰母姼音多稱婦考曰父姼郭注古者通以考妣爲生存之稱此注引蒼頡篇考妣延年是生存稱考妣之例也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 加王者尊之也

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 曾猶重也

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高者言最在上

此從父母推而上之至於高曾祖以親由父母起故還從父母稱之也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己也母冒也含生己也是親由父母之義又云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暀也家中所歸暀也王母亦如之然則祖父母而曰王者王大也君也尊上之稱故王父母亦曰大父母也曾者重也說文云曾益也與增同釋名云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者尊崇之稱釋名云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下也曲禮云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變文言皇者鄭注更設尊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然則皇王皆大君之稱其義亦同祭法又以曾祖王父爲皇考高祖王父爲顯考曲禮所言祭時之尊號祭法所說廟制之殊稱皆非常義所施是至於存殁通稱則以爾雅爲正焉

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 從祖而別世統異故

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

此又推言父之伯叔兄弟也釋名云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己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己祖以爲名也檀弓注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韋昭注祖父昆弟之妻也然則準是而言父之世父當爲從祖伯父父之叔父當爲從祖叔父爾雅文略魯語則詳矣又言世父叔父者釋名云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然則爾雅不言仲父季父者亦略之如從祖父之例世父叔父俱有父名者喪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晜者說文云周人謂兄曰晜玉篇省作昆爾雅又作晜釋文本亦作昆下同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

此釋兄弟姑姊妹之親也姑與世父叔父尊同而別言之者以與姊妹同類故也兄弟者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姊妹者女兄弟也異其稱者別之也釋名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云姊者咨也妹者末也按詩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女子先生爲姊爾雅略舉一邊耳姑者釋名云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詩泉水正義引孫炎曰故之言古尊老之名也左氏襄十二年正義引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按襄廿一年傳有公姑姊列女傳有梁節姑姊然則古人謂父姊爲姑姊父妹爲姑妹今人省文故單稱姑爾雅不言者亦略之

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 同姓之親無服屬

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 從父而別

云父之從父晜弟者是卽父之世父叔父之子也當爲從父而言從祖父者言從祖而別也亦猶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之例也御覽五百一十二引作父之從父昆弟爲從伯叔按從伯叔古無此稱蓋誤耳喪服小功章亦云從祖父母通典九十二引馬融云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父之從祖晜弟者是卽從祖父之子也族父亦當爲族祖父如下文族祖母之例御覽引亦作族父喪服云從祖昆弟鄭注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通典引馬融云謂曾祖孫也於己爲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緦麻三月章云族父母族昆弟通典引馬融云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賈疏云族父母者己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也按謂之族者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云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者是四從兄弟同出高祖者也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又云絕族無移服鄭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是則所謂親同姓也賈子六術篇云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按此以從曾祖昆弟當爾雅族晜弟以族兄弟當爾雅親同姓其義自明矣云兄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者此覆釋上文之義也喪服大功章云從父昆弟鄭注世父叔父之

子也

子之子爲孫孫猶後也孫之子爲曾孫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爲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爲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浮雲

此釋子孫之異名也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按孫亦遠孫之通稱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是也曾孫者釋名云義如曾祖也按曾孫又遠孫之通稱詩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疏引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其義也玄孫者釋名云玄縣也上縣於高祖最在下也說文玄幽遠也來孫者釋名云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遠呼之乃來也按此說來字似望文生義來之言離也離亦遠也下文謂出之子爲離孫離來音義同耳晜孫者釋名云晜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按晜孫亦遠孫之通稱左氏昭十六年傳云孔張君之昆孫孔張是鄭穆公之曾孫今云昆孫則亦通名郭本釋言昆後是矣仍孫者釋名云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按此說仍字亦非郭訓重是也其義如曾孫矣仍孫或稱耳孫耳仍音相轉也雲孫者釋名云言去已遠如浮雲也按雲古文作云廣雅云云遠也然則雲孫謂遠孫猶言裔孫也如浮雲之說亦望文生義矣

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

王姑者從王父而得尊稱也喪服緦麻章謂之父之姑是也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其義並同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其義與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同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其義與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同

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

父之從父晜弟之母者是卽父之世母叔母也上云從祖祖母此言從祖王母一耳父之從祖晜弟之母是卽族父之母也謂爲族祖王母卽族祖祖母也父之兄妻爲世母弟妻爲叔母者喪服傳云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傳云服術有六二曰名鄭注名世母叔母之屬也按此二母亦稱伯母叔母故雜記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是也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者上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故其妻爲從祖母也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者上云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故其妻爲族祖母也本爲族母言祖者亦如從母言從祖母之例

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

族曾王父母卽己之從曾祖父母也喪服緦麻三月章族曾祖父母鄭注曾祖昆弟之親也賈疏己之曾祖親兄弟也

父之妾爲庶母

庶者衆也庶母猶言諸母也妾者釋名云接也以賤見接遇也庶撫也拾撫之也謂拾撫微賤待遇之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祖王父也晜兄也今江東人通言晜

此覆釋上文之義上云父之考爲王父喪服謂之祖父母卽王父母也晜兄已見釋言晜後也下

宗族

題上事也宋本此二字進在前非今從唐石經改正下俱放此謂之宗族者宗尊也主也族湊也聚也然則父之黨謂宗族不言父黨者母妻異姓故別稱黨父族同姓故總言宗族也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異姓故言外

言外者所以別於父族也外王父母喪服小功五月章云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賈疏云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通典引馬融云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按檀弓云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注外祖母小功也然則外曾王父母禮不爲制服故略之

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

舅者詩渭陽正義引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喪服緦麻三月章云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鄭注從於母而服之按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此於禮無服開元禮謂之堂舅也

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

從母者猶宗族之中有從父言從母而得尊稱也檀弓云從母之夫言從母有服其夫無服也喪服小功章云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按異姓服不過緦以有母名故加重也然則舅與從母尊同而服異者以從母與母同類尤親故順母之心而加之也知者從母有母名舅無父名也云從母晜弟從母姊妹者以從母有母名故子亦有晜弟姊妹之名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左氏襄廿三年傳云穆姜之姨子也杜預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正義云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按釋名云母之姊妹曰姨傳言姨子知時已有姨母之稱據父呼姨故子呼曰姨母雖不合爾雅及禮經之言時俗稱謂亦尚未巨失也後世踵之遂有姨兄弟姨姊妹之稱矣

母黨

亦題上事也黨猶所也以皆母所屬大傳云從服有屬從鄭注子爲母之黨本爾雅爲言也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

舅姑皆尊老之稱加外者別之也釋名云外舅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爲婦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坊記云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鄭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鄭注從於妻而服之服

周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鄭注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

此因妻黨而并及外親敵體者之稱也喪服緦麻三月章云姑之子鄭注外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又云舅之子鄭注內兄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釋名云妻之晜弟曰外甥其姊妹女也來歸己內爲妻故其男爲外姓之甥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己內也按妻之晜弟者婿兄弟也姊妹之夫者婦兄弟也檀弓云申詳之哭言思鄭注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然則申詳爲言思姊妹之夫也有相哭之禮無相服之道故喪服篇無文此四甥字竝生之聲借據郭注及釋名知古來有此稱今所不行又按左傳有騅甥瑕甥養甥陰飴甥恐亦借甥爲生所未詳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詩曰譚公維私

姨者左氏莊十年傳蔡侯曰吾姨也據蔡侯息侯同娶陳是夫於妻之姊妹互相謂姨也釋名云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說文云妻之女弟同出爲姨變姊妹爲女弟者蓋古之媵女取於姪娣娣爲妻則姊爲妾同事一夫是謂同出詩碩人及左傳正義並引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此有二義據詩左傳同出謂各自行嫁據說文釋名同出謂共事一夫二義俱通詩及左氏於義爲長○私者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詩正義引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按雜記云吾子之外私某是私無正親凡有恩私皆得稱之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

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出者釋名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郭引公羊襄五年傳又云蓋欲立其出也又文十四年傳云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皆本爾雅何休注以出爲外孫誤矣姪者說文云兄之女也釋名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公羊成二年傳云蕭同姪子者是皆以姪專指女子子而言郭引左氏僖十五年傳云姪其從姑姪謂子圉則義得兼男子而言故喪服大功章云姪丈夫婦人報鄭注爲姪男女服同是女子於晜弟之子男女均稱爲姪也謂出之子爲離孫者離猶遠也釋名云言遠離己也按離孫亦曰彌甥左氏哀廿三年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杜預注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又謂之從孫甥哀廿五年傳云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注姊妹之孫謂從孫甥與孫同列正義曰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按今人省略從孫甥直曰孫甥矣謂姪之子爲歸孫者釋名云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歸有二義以服制推之鄭義爲長喪服緦麻三月章云父之姑鄭注歸孫爲祖父之姊妹是其義也女子子之子爲外孫者與外舅外姑其義同也緦麻三月章云外孫賈疏曰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春秋僖五年經云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休注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

姒者姊也列女傳有魯公乘姒是子皮之姊姊姒聲近義同也娣者說文云女弟也易反歸以娣詩諸娣從之毛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按娣姒即衆妾相謂之詞不關夫人在內其娣夫人則禮稱女君易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其義也然則女子同出郭知爲俱嫁事一夫者左氏成十一年正義引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是郭所本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也正與此義合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猶今言新婦是也

嫂者說文云兄妻也釋名云嫂叜也叜老者稱也婦者說文云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然則婦爲卑服之稱嫂是尊老之號其男子於兄弟之妻稱號亦同獨舉女子者從其類也嫂婦女子相爲服男子不相爲服以遠別也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稚者幼禾也稚婦名以此然則幼者爲稚婦長者當爲稙婦故釋名云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是稙稚對言此稚長對言者互相明也娣姒加婦者別於女子同出之稱也釋名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弟之也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知娣是弟姒是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今按對文稱娣姒散文娣亦稱姒故左氏成十一年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據聲伯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又昭廿八年傳云長叔姒生男據叔向嫂謂叔向之妻是皆娣亦稱姒之例也賈逵鄭康成杜預竝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孔穎達於成十一年正義據左氏二文準諸爾雅以爲娣姒之名止言身之長稚不計夫之長幼於義亦通也娣姒猶言先後史記封禪書云先後宛若集解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按亦言妯娌方言云築娌匹也郭注今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廣雅云妯娌娣姒先後也然則妯娌先後並娣姒之通名古今方俗語雖不同要皆爲匹敵之義左傳爾雅可互相證明耳

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國語曰吾聞之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

舅姑者釋名云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白虎通云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魯語云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君舅君姑者說文引漢律曰婦告威姑按古讀君如威威姑即君姑也士昏禮云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敢告于皇姑某氏鄭注皇君也然則君謂之皇者君皇同訓存歿異稱也先舅先姑者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韋昭注先子先舅然則以先舅爲先子蓋從其夫稱也謂夫

之庶母爲少姑者因夫有母名故婦有姑名也

夫之兄爲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今謂之女妹是也

兄公者釋名云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伀言是己所敬忌見之怔伀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伀亦如之也按玉篇云伀職容切伀之容切夫之兄也是伀伀音同又云嫜夫之父母也是嫜章義同俗謂舅姑爲姑嫜又曰兄章者章鍾聲轉鍾伀聲同也爾雅釋文作兄伀音鍾本今作公然則兄公當讀爲兄鍾郭注欲顯其音讀故借鍾爲伀耳夫之弟爲叔者釋名云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卻還也夫之姊爲女公者女公與兄公義同夫之女弟爲女妹者女妹當作女叔與夫弟爲叔之義同也昏義云和於室人鄭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爲壻之妹然則爾雅及郭注女妹並女叔之誤賴有昏義注可以正之所以叔誤爲妹者叔字俗書作村或變作𡬶與草書妹字形近因而致譌矣

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爲庶婦

婦子婦也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又云服於家事事人者也嫡婦庶婦者嫡正也庶衆也內則謂之冢婦介婦義亦同也士昏禮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鄭注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

女子子之夫爲壻

夫者白虎通云扶也以道扶接也壻者說文云夫也徐鍇通論云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方言云東齊之閒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是也按卒便合聲爲倩倩亦美稱廣韵云倩利也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

說文云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釋名云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按白虎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因夫之說於義爲長

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

此總釋三黨之稱號也父黨爲宗族者即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母與妻黨爲兄弟者即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是也母黨兄弟若舅之子爲內兄弟妻黨兄弟若妻之晜弟爲婚兄弟皆有兄弟之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大司徒三曰聯兄弟鄭注兄弟昏姻嫁娶也鄭知兄弟爲婚姻者以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是外親故賈疏引此文而云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是其義也古者兄弟與晜弟別此篇宗族皆稱晜弟是矣然宗族亦有稱兄弟者若曾子問云宗兄宗弟喪服傳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母黨亦有稱晜弟者若上文云從母之子爲從母晜弟皆其證也詩兄弟無遠鄭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此則父黨母黨俱稱兄弟也又知兄弟晜弟其實皆通名矣

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

上文已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又兼言母者嫌與父異稱故覆釋之也據士昏禮壻有見婦之父母之禮又據曾子問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是婚姻兩家父母皆相接見通慶弔既彼此通問則必有其禮與其詞也云兩家父母相謂爲婚姻者婚姻二字實亦通稱故詩云婚姻之故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婚姻是皆以婚姻通舉爲文也亞者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按友壻即郭云僚壻其義同

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

此申言婚姻之黨皆爲兄弟也不言母黨明其義同詩云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婚兄弟也穀梁宣十年傳云公娶齊齊繇以爲兄弟反之婣兄弟也

嬪婦也書曰嬪于虞

嬪者詩大明傳及周禮序官九嬪注並云嬪婦也大宰注嬪婦人之美稱也曲禮注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並與爾雅合說文嬪婦並云服也嬪訓服者嬪與賓同釋詁云賓服也釋名云嬪賓也大宰注嬪故書作賓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又謂甥者甥之言生與出同義故釋名云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按上文云舅姑之子妻之晜弟姊妹之夫俱相爲甥彼謂敵體此則同名而異實也喪服傳云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然則妻之父謂外舅壻亦爲甥其服以緦亦與舅爲甥同

婚姻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四　孫男聯蓀伯愷　薇近垣　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一

棲霞郝懿行學

釋宮第五 釋名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易繫辭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篇所釋上至梁桴下窮瓴甓旁及連綴別為臺榭以至扆序位宁途路隄梁靡不依類而釋之事繫於宮故總曰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說文云宮室也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考工記匠人云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此是對文至於散文則通故詩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篇注宮猶室也古者宗廟亦稱宮室公羊文十三年傳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詩云公侯之宮又云宗室牖下皆宗廟也貴賤皆稱宮室故詩斯干序云宣王考室也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詩云入此室處又云上入執宮功爾雅釋文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書泰誓正義引李巡與郭同

牖戶之閒謂之扆 窗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 其內謂之家 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西牆謂之序 所以序別內外

釋名云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書顧命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不言戶者省文耳牖閒即牖戶之閒故正義引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扆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鄭注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明堂位注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釋器云斧謂之黼是黼扆斧扆依並音同字通也石經尚書殘碑作黼衣即扆字之省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然則屏風與扆形制同但屏風不畫為異古者屏風通名為依故詩既登乃依鄭箋公劉既登堂負依而立士虞禮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是皆屏風稱依依即扆也唯天子畫斧文於上故獨名黼扆耳○家者說文云居也居處也其內謂之家者內謂牖戶以內也詩縣正義引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門即戶不言牖者亦省文也○序者說文云東西牆也書顧命正義引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御覽一百八十五引舍人曰殿東西堂序尊卑處按東西堂即東西廂義見下文舍人本牆蓋作廂故書正義及文選後漢書注御覽並引爾雅作東西廂從舍人本也郭從孫炎本作牆與說文合

西南隅謂之奧 室中隱奧之處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曰尚不媿于屋漏其義未詳 東北隅謂之宧 宧見禮亦未詳 東南隅謂之窔 禮曰埽室聚窔窔亦隱闇

奧者說文云宛也「繫傳宛深也」室之西南隅釋名云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祕奧也論語皇侃疏云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恒尊者所居之處也書堯典正義引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郭注同釋文奧本或作墺○屋漏者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煑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說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詩抑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按釋言云扉隱也陋漏聲同是鄭所本正義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然則諸家之說劉熙孫炎以漏射為義鄭君舍人主扉隱為言金鶚屋漏解云屋之西北隅有向向北出牖也日光自牖中漏入故名屋漏不得如鄭破屋為帷及借釋言漏隱為說余按借漏為陋鄭義為長○宧者說文云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按宧與頤同釋詁頤訓養也云食所居者古人庖廚食閣皆在室之東北隅以迎養氣故御覽引舍人曰東北陽氣始起萬物所養故謂之宧釋文引李巡義與舍人同郭云宧見禮者今未聞曲禮正義引孫炎云宧日側之明蓋日在西南為昃反照東北隅而益明是孫義乃謂宧之所在正當日昃之明非即以明訓宧正義誤會而便以宧為明則謬矣○窔者說文作宎云戶樞聲也室之東南隅穴部窔云窔深也是宎爾雅叚借作窔故釋名云東南隅曰窔窔幽也亦取幽冥也與說文合爾雅釋文从宀作宎誤矣郭引既夕禮云埽室聚諸窔釋文誤與爾雅同別作窔漢書敘傳云守窔奧之熒燭應劭注引爾雅東南隅謂之窔又或作突御覽引舍人曰東方萬物生蠱蟲必出一必畢同一無不由戶突是舍人本窔作突據突窔二字俱从穴可知窔古本正作窔

柣謂之閾 閾門限 棖謂之楔 門兩旁木 楣謂之梁 門戶上橫梁 樞謂之椳 門戶扉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也 落時謂之戺 道二名也

閾者說文云門榍也榍限也經典榍通作柣詩干正義引孫炎曰柣門限也按榍从屑聲古音同切爾雅釋文柣郭千結反即切字之音古讀門限為切故考工記輪人鄭眾注眼讀如限切之限切即門限也漢書外戚傳云切皆銅沓黃金塗集注以切為門限切通作砌廣雅云柣砌也匡謬正俗云俗謂門限為門蒨蒨是柣聲之轉耳然則柣切聲同切蒨聲轉今登萊人亦有門蒨之言矣○棖者釋文及詩正義引李巡曰棖謂梱上兩旁木玉藻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鄭注棖門楔也論語皇侃疏云門左右兩椳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然則棖訓為觸文選祭古冢文注南人以物觸物為棖是其義也楔者說文云櫼也楔櫼雙聲禮傳引爾雅而申之云即今府署大門脫限者兩旁斜柱兩木於㰌之耑是也據繫傳說是楔訓為柱其音當先結切如禮家楔齒之讀而義亦如之釋文楔古點反讀如楔荊桃之楔恐非矣○楣者說文作楣云門樞之橫梁繫傳云門楣橫木門上樞鼻所附或亦連兩鼻為之以冒門楣也按說文以楣為秬即下文檐謂之樀其門上之楣橫木為孔以貫樞楣之言冒冒在門上今登萊謂之門梁江淅謂之門龍皆是此物經典楣俱作楣故公食大夫禮云公當楣北鄉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鄭注並云楣謂之梁是許鄭義異釋文兩存其字故云楣亡悲反又云或作楣亡報反楣楣聲亦相轉○樞者說文云戶樞也又云門樞謂之椳淮南原道篇注樞本也御覽一百八十四引孫炎曰門戶扉樞開可依蔽為椳也然則椳之言偎偎愛亦依隱之義○樞達北方者戶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郭云達北檼以為固者檼復屋棟也○戺者說文戺本或作阺同音俟玉篇阺牀巳切砌也引爾雅曰落時謂之阺阺亦作戺按阺訓砌蓋別一義釋文戺或作扈

垝謂之坫 在堂隅坫端也 牆謂之墉 書曰既勤垣墉

垝者說文云毀垣也是垣亦名垝釋文垝本又作庪按庪閣也置也音義與祭山曰庪縣之庪同坫者說文云屏也屏猶障也累土

以爲障蔽也禮坫有五明堂位云反坫出尊此反爵之坫也又云崇坫康圭此亢圭之坫也二坫皆在廟中兩楹之閒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冠禮云執以待于西坫南鄭注坫在堂角此二坫皆在堂之東西隅內則說閣之制云士于坫一此庋食之坫亦於庖廚當在室之東北隅爾雅垝謂之坫實兼諸義而言郭氏但主堂隅之坫疏矣云坫墆也者釋文墆作墆達結達計二反云高貌也或作壋丁果反本或作墆○說文云牆垣蔽也牆城垣也以城爲牆者易之高牆詩之崇牆義皆訓城故詩皇矣良耜傳並云墉城也省作庸崧高傳庸城也按城雖牆之一訓但牆實牆之通名故詩行露傳及士冠士昏禮注並云墉牆也書旣勤垣墉詩何以穿我墉俱泛說牆垣不指城垣而言故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書大傳云天子賁庸鄭注牆謂之庸庸亦牆矣

鏝謂之杇泥鏝椹謂之榩斫木櫍也地謂之黝黑飾地也牆謂之堊白飾牆也

鏝者說文云鐵杇也或从木作槾云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按鏝古蓋用木後世以鐵今謂之泥匙釋文引李巡云泥鏝一名杇塗工之作具是也杇本作圬釋文又音胡然則鏝杇猶言槾鏝亦言漫畫俱一聲之轉釋文鏝又作墁經典杇或作圬左氏襄卅一年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塓墁亦聲相轉○椹者斫木櫍也榩者詩云方斲是虔鄭箋用爾雅正義引孫炎曰椹斲材質也郭與孫同文選擣衣詩注引爾雅作砧謂之虔砧椹俱俗體字質作櫍亦俗體也○黝者說文云微青黑色引爾雅文聲借作幽見釋器黑謂之黝下○堊者說文云白涂也釋名云堊亞一音惡一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篇云堊白土也按飾牆古用白土或用白灰宗廟用蜃灰故掌蜃注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賈疏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

樴謂之杙橜在牆者謂之楎禮記曰不敢縣於夫之楎椸在地者謂之臬卽門橜也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別杙所在長短之名

杙當作弋說文弋橜互訓詩兔罝正義引李巡云杙謂橜也是郭所本樴者說文云弋也周禮牛人注樴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左氏襄十七年傳云以杙抉其傷按說文云弋象折木衺銳箸形故傳言抉傷禮言繫牛皆以其形銳可傳於地爾雅以爲木橜之通名故內則正義引李巡曰樴謂橜杙也釋文樴音特又之力反玉篇亦兼二音○楎者郭引內則云不敢縣於夫之楎椸鄭注楎杙也正義曰植曰楎橫曰椸然則楎植於牆卽杙之別名故考工記匠人注引爾雅作在牆者謂之杙杙卽楎矣○臬者說文以爲射準的是臬植於地與爾雅合郭以爲門橜則與闑同胡培翬曰臬與匠人之槷同一鄭注槷古文臬一謂於平地之中樹八尺之臬以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闑鄭氏考工記注甚明爾雅旣云在地者謂之臬又云橜謂之闑是臬與闑殊鄭氏以門橜釋臬則謬矣○栱者御覽三百卌七引埤蒼云栱大弋也文選景福殿賦云欒栱夭蟜而交結李善注栱欒類而曲也夭蟜欒栱長壯之貌然則栱之言拱柱上枓栱所以拱持梁棟故廣韵云枓柱上方木也帝範審官篇注引爾雅注曰栱杙也大者謂之栱枓也○閣者卽下文云所以止扉者也又內則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是庋物之閣與止扉之閣皆長木故二者同名

闍謂之臺積土四方有木者謂之榭臺上起屋

釋言云闍臺也臺有城臺門臺詩出其東門傳云闍城臺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鄭注闍者謂之臺是門臺城臺俱名闍矣詩釋文引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月令及禮器注並闍下有者字疑此脫去之○榭者謂臺上架木爲屋名之爲榭古無榭字借謝爲之左氏宣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火釋文榭正作謝穀梁及禮運釋文並云榭本作謝皆其證也書泰誓正義引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郭注本李巡其云積土四方者據下文云四方而高曰臺也又云無室曰榭彼榭謂堂堭此謂臺上起屋所以不同

雞棲於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

榤當作桀弋卽樴也今田家村落或椓弋於壁或聚柴於庭齊民要術云雞棲據地爲籠籠內作棧是其象也塒者說文及詩君子于役傳俱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曰塒按今人家棲雞亦爾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戶持鎖植也見埤蒼

植者說文云戶植也淮南本經篇云縣聯房植高誘注植戶植也墨子非儒篇云季門關抉植然則植爲立木所以鍵門持鎖古人門外閉訖中植一木加鎖其上所以楚也兩邊固其鍵閉其木植故謂之植又可傳移故謂之傳傳之言轉也又謂之突釋文本或作楔蓋或體字依義當作突謂其突然立也其制如今圓櫝中閒立木及官署門閒皆有之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旁柱曰植說文繫傳以爲橫鍵所穿木是矣

杗廇謂之梁屋大梁也其上楹謂之棁侏儒柱也閞謂之槉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楮栭謂之楶卽櫨也棟謂之桴屋穩桷謂之榱屋椽桷直而遂謂之閱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直不受檐謂之交謂五架屋際椽不直上檐交於穩上檐謂之樀屋梠

梁者屋之大梁杗者說文云棟也引爾雅文又云廇中庭也玉篇云屋廇也又作霤釋名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寝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然則廇爲中央之名杗本棟名杗廇中央斯謂之梁說文以棟訓杗非以杗爲梁也又釋名云穩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是棟一名望望杗聲同望卽杗矣○楹者柱也棁者明堂位正義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一作棳玉篇云棳梁上楹也棁同棳釋名云棳儒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短故以名之也淮南主術篇注侏儒梁上戴蹲跪人也禮器注用爾雅正義引孫炎云梁上侏儒柱郭義同○閞者說文云門欂櫨也玉篇作枅云門柱上欂櫨也亦作閞是說文門下脫柱上二字當以玉篇訂正之槉者玉篇云枅也御覽一百八十八引爾雅作笄謂之疾蓋栟枅形近枅笄聲同所以致譌疾亦槉耳又引舍人曰朱儒下小方木今按下當作上字之誤也說文繫傳云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笄然則笄卽枅也郭又曰楮者本三蒼楮亦沓也柱頭交處橫小方木令上下合故謂之沓作楷亦或體也○栭者說文云屋枅上標也引爾雅曰栭謂之格又云格欂櫨也禮器及明堂位正義引李巡云栭謂欂櫨也一名楶皆謂斗栱也然則楶與欂本一物而兩名楶言其標則欂言其本謂之斗栱者言方木似斗形而栱承屋棟故釋名云斗在欒兩頭如斗也斗負上員檼也爾雅釋文楶音節舊本及論語禮記皆作節禮器正義引孫炎作節李巡作楶

郭本从李巡○棟者說文云極也極棟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按極亦訓中故棟極二字說文互訓桴者說文棟名郭云屋穩者今人名棟曰穩或曰脊穩釋名云穩隱也所以隱桷也然則穩之言隱即知桴之言浮浮高出在上之言也○桷者說文云榱也椽方曰桷引春秋莊廿四年傳曰刻桓宮之桷穀梁釋文方曰桷圜曰椽釋名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穩旁下列衰衰然垂也說文云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帝範審官篇注引爾雅注曰桷榱也一曰屋角斜桷一曰梠也所引蓋舊注之文與孫郭異梠又檐名以為桷非也○閱交者別椽長短之名也椽之長而直達於檐者名閱閱歷也言歷於檐前也其短而不直達於檐者名交交接也言接於棟上也郭云五架屋者鄉射記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今按五架之制通乎上下唯堂有廣狹椽有長短爾雅因別其名耳○檐者說文云檐也檐梠也梠楣也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特牲饋食禮疏引孫炎云謂室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淮南本經篇云縣聯房植橑檐榱題高誘注縣聯受雀頭箸桷者一曰辟帶也橑檐也檐屋垂也釋名云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櫋櫋綿也綿連榱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楣眉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也然則楣櫋梠橑檐爵頭皆檐也但隨所在而異名耳樀者說文云戶樀也引爾雅曰檐謂之樀讀若滴門部又云闌謂之樀樀廟門也段氏注據徐鍇本檐謂之樀下有樀朝門二字謂檐闌形異而義別今按闌樀異文徐本之樀朝門三字當有脫誤邵氏正義疑以下文閍謂之門之異文非也

容謂之防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

郭云容見周禮者射人云王三獲三容鄭衆注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鄉射禮云乏參侯道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是皆郭義所本但爾雅方釋宮室與射無關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注引此文及郭注而申之云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是容與扆同屬為屏風容唯小曲為異爾雅容謂之防正指此言古人坐處皆有容飾故車有童容所以障蔽其車居設張容所以防衛其室張與帳同容即今之圍屏其形小曲射者之容蓋亦放此鄉射禮注容謂之乏此云容謂之防防乏異名殆非同物郭不據荀子而援周禮蓋為失矣

連謂之簃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

簃當作移說文云禾相倚移也按倚移猶延施皆相連及之意逸周書作雒篇云設移旅楹孔晁注承屋曰移然則爾雅古本作移魏晉以後始加竹為簃故御覽一百八十四引通俗文云連閣曰簃郭云簃廚連觀並據時驗而言知魏晉人始有簃字也釋文簃丈知反則與誃同說文誃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誃臺徐鍇繫傳即引爾雅此注為釋但誃別與連義差遠簃字古本作移當讀如字

屋上薄謂之筄屋笮

薄即簾也以葦為之或以竹屋上薄亦然謂之筄者玉篇云筄屋危也屋棟為危以至高而得名郭云屋笮者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釋名云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匠人注云重屋複笮也蓋凡屋皆有笮重屋故複笮矣

兩階閒謂之鄉人君南鄉當階閒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羣臣之列位也門屏之閒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屏謂之樹小牆當門中

兩階者堂之東西階也人君嚮明而治當兩階閒而南鄉因謂之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文選魏都賦云肅肅階闕李善注引爾雅曰兩階閒曰鄉許亮反是鄉與嚮同○中庭者聘禮云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退中庭皆舉中以表左右也位者說文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本爾雅文增一列字其義尤明也左右猶東西羣臣列位處位即所立之位古者君臣皆立論語東帶立於朝曲禮天子當依而立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也金鶚求古錄云三朝惟內朝有堂階則庭指內朝路寢庭也凡言庭皆廟寢堂下聘禮中庭謂廟堂下之庭燕禮中庭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有別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矣○宁者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正義引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正義又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鶚駁之云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臯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即應門也今按外屏之說亦見淮南書金氏駁之是矣又人臣朝位古亦名宁詩云俟我于著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毛傳及韋昭注俱用爾雅是著宁通○屏者說文云屏蔽也釋名云屏自障屏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蒼頡篇云屏牆也是屏以土為牆即今之照壁故論語皇侃疏云今黃閤用板為郭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御覽一百八十五引舍人曰以垣當門蔽為樹曲禮正義引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行道又引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此所引非本文蓋亦駁外屏之說耳明堂位注用爾雅而云今桴思也按釋名云罘罳在門外又云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是蕭牆即屏劉熙以為非即罘罳與鄭異也吳語云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是寢門內亦有屏矣

閍謂之門詩曰祝祭于閍

門廟門也閍說文作鬃或作祊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詩楚茨傳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然則祊在門內禮器云為祊乎外盡以門內對廟中為外耳鄭以祊為繹祭郊特牲注遂謂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堂此二注似皆失之祊與繹本二祭祊又不在廟門外也左氏襄廿四年正義引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祝祭于祊謂廟門也按郊特牲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曰祊正義以為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祊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又引釋宮云門謂之祊脫廟字參以李孫二注並以廟門釋祊疑爾雅古本當作廟門謂之祊賴有注疏可證惟左傳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或後人據今本改耳

正門謂之應門朝門

應門者詩緜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毛知惟王曰應門者以書言康王朝諸侯於應門之內而明堂位言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明天子曰皋應諸侯曰庫雉也正門者正猶中也言應門居內外之中明皋門爲外門路門爲內門也知應門爲朝門者以君每日視朝在應門內路門外其地爲正朝故匠人注應門謂朝門也詩緜正義引孫炎與鄭注同箋云諸侯門曰皋應天子加以庫雉明堂位注又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今按鄭於箋注說已不同參以諸家說又互異諸侯三門旣無成文天子五門亦無明證故戴氏震考工記補注據明堂位及詩緜傳斷以天子之門不聞有庫雉諸侯之門不聞有皋應又云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其說甚的可以匡鄭之失矣

觀謂之闕 宮門雙闕

闕者說文云門觀也觀者釋名云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詩子衿正義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縣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今按詩言城闕孫必知此闕在宮門者以城闕無觀宮闕有觀是爲異耳故禮運言祭蜡事畢仲尼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蓋蜡饗之禮兼祭宗廟廟在雉門內觀設門兩旁故出遊其上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卽宮門觀在門旁故災及之然則諸侯之闕在雉門卽知天子之闕在應門矣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謂廟門則闕門謂宮門也

宮中之門謂之闈 謂相通小門也 其小者謂之閨 小閨謂之閤 大小異名 衖門謂之閎 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

闈者說文云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於武闈杜預注宮中小門謂之闈哀十四年正義引孫炎曰宮中相通小門也後漢書陰皇后紀宦者傳注引爾雅之門並作小門必知闈爲小門者以哀十四年左傳攻闈與大門對大門言知闈爲小門也士冠禮記注闈門如今東西掖門是掖門卽古闈門矣匠人注廟中之門曰闈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闈門便婦人出入因知宮中廟中俱有闈門也○閨者說文云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儒行云篳門圭窬鄭注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圭閨同公羊宣六年傳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又云入其大門入其閨是閨爲小門也閣當作閤說文云門旁戶也按閨爲特立之戶不在門旁其閤必云門旁不特立者以閤又小於閨耳公羊宣六年疏引李巡曰皆門戶大小之異言於小之中又分大小也古者閨閤連言多不分別故楚辭遠尤篇注閨閤也漢書汲黯傳臥閨閤內不出一漢書無閤字此从史記一文翁傳教令出入閨閤公孫宏傳開東閤以延賢人集注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是則閤有東西隨所在以爲名後世輔臣延登卽之入閤或稱閤下義本於此作閣非○衖者說文作䢽云里中道从䢼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作巷閎巷門也按下云宮中衖謂之壼郭注巷閤閒道是巷有道通名閎不獨里中爲然故左氏成十七年傳云蒙衣乘輦而入於閎正義引孫炎曰衖舍閒道也李巡曰閎衖頭門也是宮中衖亦名閎因而廟中門亦名閎左氏襄十一年傳乃盟諸僖閎杜預注僖宮之門逸周書皇門篇云周公格左閎門孔晁注路寢左門也是宮廟門皆名閎又左氏昭廿年傳及閎中杜注閎曲門中據上文言郭門是郭門亦名閎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蓋本爾雅舊注

門側之堂謂之塾 夾門堂也

塾者詩緜衣正義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書大傳云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書顧命有左右塾士冠禮有東西塾緇衣傳云基門塾之基匠人注云門堂門側之堂是自天子以至士庶皆有塾也一門凡四塾外塾皆南鄉內塾皆北鄉夾門東西因謂之東堂西堂故緇衣正義引孫炎曰夾門堂也錢氏答問以說文無塾字而云埻卽塾也但埻爲射臬之名塾是門堂之號施用旣異名義亦殊且塾字由來已久或者經典塾字古止作孰取孰思其事之義如白虎通所云後人加土作塾耳

橛謂之闑 門閫 闔謂之扉 公羊傳曰齒著於門闔 所以止扉謂之閎 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卽門橛也

闑者曲禮云由闑右士冠禮云布席於門中闑西鄭注並以門橛爲釋橛是竪木設於門中其旁曰棖其中曰闑玉藻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蓋門中閒竪一短木東曰闑東西曰闑西闑古文作槷見士冠禮注所以門必設棖與闑者以爲尊卑出入中閒及兩旁之節制知槷爲竪木者莊子達生篇云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釋文引李云厥竪也厥卽橛之省文知橛爲竪木矣說文以橛爲門梱廣雅亦云橛闑朱也朱與梱同是皆郭注所本循文考義皆失之矣梱是門限橫木爲之闑是門橛竪木爲之說者多誤惟禮鄭注得之○闔謂之扉者說文云闔門扉也扉戶扇也扇扉也左氏襄十七年傳云以杖數闔廿八年傳云子尾抽桷擊扉三杜預注扉門闔也是闔扉皆謂門扇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蓋對文則別散則通也○閎者說文云所以止扉也上云杙長者謂之閎此閎以長木爲之名施於門扇兩旁以止其走扇故郭云門辟旁長橛也釋文閎作閣云本亦作閣又云郭注本無此字蓋陸德明據誤本作閣反以作閎爲非郭引襄卅一年傳云高其閈閎釋文亦據誤本作閣而反謂作閎者爲穿鑿此皆誤也玉篇引爾雅作閎廣韻引作閎與陸本同

瓴甋謂之甓 甗甎也今江東呼瓴甓

甓者說文云令甓也引詩中唐有甓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瓴甋一名甓爾雅釋文引詩傳作令適按說文亦作令適見土部墼字解與詩傳同後人傳寫作瓴甋瓶名非瓦名也墼與甓皆今之甎但墼未燒爲異耳匠人注云堂涂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賈疏漢時名堂涂爲令甓裓今甓則今之甎也裓則甎道也

宮中衖謂之壼 巷閤閒道 廟中路謂之唐 詩曰中唐有甓 堂途謂之陳 堂下至門徑也

壼者說文作𡈼云宮中道引詩室家之𡈼巷伯正義引孫炎曰巷舍閒道也毛傳云壼廣也鄭箋云梱致並與爾雅不合爾雅釋文壼郭呂並立屯反或作韋按作韋及立屯之讀俱不可解或有誤字○唐者詩防有鵲巢傳堂塗也正義引李巡曰唐廟中路名逸周書作雒篇云隄唐山廧孔晁注唐中庭道文選西都賦注引如淳曰唐庭也甘泉賦云平原唐其壇曼李善注引鄭展曰唐道也是

原野之道亦通名唐矣又周語云陂唐汙庳晏子問下篇云治唐園是唐又爲蓄水之名俗加土作塘與爾雅異也○陳者詩何人斯傳堂塗也釋名云陳堂塗也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詩正義引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鄉飲酒禮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是陳在堂下因有下陳之名晏子諫上篇云駻拂三千謝於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爲庭實故曰充下陳韓非妾卑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俱本爾雅也堂塗者詩傳作堂塗考工記匠人作堂涂鄭注引爾雅亦作堂涂並叚借字塗或體字也

路旅途也途即道也路場猷行道也博說道之異名

途者釋名云途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旅者郊特牲云旅樹鄭注旅道也按釋詁旅陳也此以堂途爲陳陳亦爲途故旅亦爲途矣○路場者說文云道所行道也路道也場祭神道也詩町畽鹿場說文云田踐處曰町畽禽獸所踐處也然則鹿場即鹿之蹊徑方言云六有蟻場及蚍蜉犁鼠之場皆謂其所居途徑耳猷者說文作䌛云行䌛徑也通作繇釋詁云繇道也又通作猶詩采芑傳猶道也猶與猷同行者詩行露周行之類傳箋並訓道書云日月之行即日月之道也詩云有夷之行即有夷之道也本以行道爲行因而道亦爲行也

一達謂之道路長道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六達謂之莊左傳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達者徹也通也出也至也道路者說文云一達謂之道無路字道路一也釋名云道一也一達曰道路道路也路露也言人所踐路而露見也按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鄭注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路大於道蓋對文則別散則通也又彼注言其廣此云長者以一達言旁無岐出故直云長矣○岐旁者釋名云物兩爲岐在邊曰旁此道並出似之也按岐猶枝也木別生曰枝道別出曰岐岐與枝俱在旁故曰岐旁也釋文云岐樂本作歧音支是歧枝音義同○劇旁者釋名云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恆見修治此道旁轉多用功稍劇也詩兔罝正義引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按劇者甚也言此道岐多旁出轉甚也即列子說符篇云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衢者說文用爾雅釋名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爲欋欋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公羊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按衢爲四道交錯故周禮保氏說五馭云舞交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郭氏注中山經云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楚辭天問篇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篇注云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篇注衢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爲衢然則衢無定名據楚辭淮南注是道四達以上通謂之衢荀子注又以兩道爲衢衢與岐聲轉疑秦人讀岐如衢因而以兩爲衢耳楚辭九衢蓋直以衢爲道之通名非爾雅義也○康者釋名云康昌也昌盛也車步併列並用之言充盛也詩正義引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按康有廣大之義故五穀並登謂之康年五途並出謂之康衢列子仲尼篇云堯遊康衢晏子諫上篇云公驅及之康內皆與爾雅合○莊者釋名云莊裝也裝其上使高也孫炎云莊盛也道煩盛一初學記引煩作繁按莊之言壯壯亦大也史記云開第康莊之衢亦言其衢路之大耳郭引襄廿八年左傳文杜預注以莊爲六軌之道非也正義曰注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此蓋舊注之文○劇驂者釋名云驂馬有四耳今此道有七比於劇也孫炎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初學記廿四引云驂馬有四今此有七比之方驂劇所引亦孫炎注與釋名同方驂者方併也劇甚也言比之併驂尤甚也○崇期者釋名云崇充也道多所通人充滿其上如共期也初學記引孫炎曰崇多也多道會期於此按崇亦高也與達同義期猶其也崇其猶達師矣○逵者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或作逵釋名云齊魯謂道多爲逵師此形然也左氏隱十一年注云逵道方九軌也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是杜注本李巡今按經涂九軌雖出考工記然九軌言其廣九達則以縱橫交午爲言義各不同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以中馗爲九交之道可知李巡注非也左傳於鄭國每言逵蓋其國多此道爾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

時者玉篇作跱引爾雅曰室中謂之跱跱止也說文跱云踞也玉篇云止不前也是跱與時同與時聲近其字可通蓋室中迫隘行宜安舒故曲禮云室中不翔即跱踞不前之意跱踞與踟躕同○行者釋名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說文云行人之步趨也按行步趨走四者異名而同實其義互訓散文俱通爾雅對文故隨在異稱也曲禮云堂上接武鄭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按堂上地稍闊可容舉足而行接武即行容之度也○步者說文云行也釋名云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司捕務安詳也爾雅邢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曲禮云堂下布武鄭注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按堂下地又益闊可容舉足徐行步武即行步之節也淮南人閒篇云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是步爲徐行韓詩外傳云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然則步之名非獨施於堂下矣○趨者說文云走也釋名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左氏成十六年傳云免冑而趨風言疾行之容也故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鄭注行而張足曰趨按張開其足爲便於疾趨樂師注云趨謂於朝廷是朝廷以趨爲敬又公羊僖十年傳云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然則趨之名亦非獨施於門外矣○奔走者說文云走趨也奔走也是皆互訓亦散文通也釋名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按禮唯親喪言奔日行百里見星止舍明其速疾至於中庭言走則左氏襄廿年傳云使走問諸朝釋文以爲走速疾之意其說是也然經典多奔走連文詩駿奔走在廟廟中非大路亦可言奔矣

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石杠謂之徛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孟子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

隄者說文云唐也俗作塘玉篇云隄塘也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曰隄防也障也按隄本積土防水之名梁亦爲隄以偃水故

周語云川不梁又云十月成梁說文梁水橋也橋水梁也郭知隄卽橋者釋地注梁隄也孫炎曰梁水橋也義本說文又曰石絶水爲梁者詩有狐傳文因知隄梁無論土石皆可爲矣○徛者說文云舉脛有渡也釋文引作舉脚有度玉篇舉足以渡也廣雅云徛步橋也是徛本渡水之名因以爲步橋名說文權字解云水上橫木以渡徐鍇繫傳此卽今所謂水彴橋也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彴漢書武帝紀注同今按權以木爲之與石杠別徐鍇誤矣郭引孟子徒杠又曰今石橋者孫奭疏引說文云石矼石橋也是郭所本今本說文脫去矼字矣馬瑞辰說石杠今南方謂之石步

室有東西廂曰廟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但有大室無室曰榭榭卽今堂堭

四方而高曰臺陝而脩曲曰樓脩長也

廂當作箱後漢書虞詡傳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廟者說文云尊先祖皃也釋名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按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公羊宣十六年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云夾室前堂是郭注所本廟所以有箱者箱之言相相謂左右助勷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覲禮記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廟臺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與李巡同○寢者說文作寑云臥也釋名云寢寑也所寑息也按寑本臥息之名又以爲室名故寢儀注云五寢五廟之寑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云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按寢之制但有大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榭者月令正義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榭但有堂也宣十六年左傳注以榭爲屋歇前正義云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事也按廳事卽堂皇漢書胡建傳云列坐堂皇上集注室無四壁曰皇然則無四壁是無室但有堂故杜預謂屋歇前矣上文云有木者謂之榭謂臺上起屋與此異也○臺者說文云觀四方而高者於爾雅上增一觀字觀卽闕也臺觀同類但觀缺中央臺如觀成而四方以是爲異其高則相等故說文高字解云象臺觀高之形是臺觀俱稱高故釋名云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淮南本經篇注積土高丈曰臺然則臺之高不過一丈矣○樓者說文云重屋也釋名云樓言牖戶之閒諸射孔婁婁然也按婁空也射孔婁婁卽說文廔云屋麗廔也玉篇麗廔云廔綺窗然則樓之言婁又言廔也門戶洞達窗牖交通足資登眺故月令云可以居高明鄭注高明謂樓觀也孟子館於上宮注云上宮樓也是樓最高而在上爾雅不言高者蒙臺文也云陝而脩曲者言屋之形勢陝隘脩長而迴曲異於臺之四方也類聚六十三引陝作俠蓋叚借字或陝俗作狹敓脫其旁因作俠耳

　孫男聯蓀伯愷 聯薇近垣 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釋器第六 器者說文云皿也械字解云一曰器之總名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按器械通名耳故禮大傳云異器械鄭注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少儀云不度民械鄭注民械民家之器用是器械古通名今但以兵仗為械矣此篇所釋皆正名辨物依類象形至於豆籩旅甗禮樂之事而略載於篇者以皆器皿之屬也若乃衣服飲食非可以器言而雜見茲篇者以本器用之原也禮器云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故釋器次於釋宫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竹豆謂之籩籩亦禮器瓦豆謂之登即膏登也

豆者說文云古食肉器也梓人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是豆為肉器此文豆當作梪說文云木豆謂之梪釋文豆本又作梪是也其形則三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口也其實則皆用木其高通蓋一尺其受實則旊人注云豆實四升是也其中柄謂之校其足跗謂之鐙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其飾則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按周禮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是則周亦玉豆也○籩者說文云竹豆也籩人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按籩口有縢故士喪禮云籩豆兩兩籩無縢鄭注縢緣也士虞禮記注豆不揭籩有縢是則豆籩之用吉凶異施也籩豆同類用不單行故單言豆者即可統籩詩楚茨云為豆孔庶是也其單言籩者亦可概豆周語云品其百籩是也○登者叚借字也俗作登說文作𤽄或云無是字經典俱作登通作鐙故釋文云登本又作鐙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鄭注瓦豆謂之鐙是即爾雅作鐙之本也詩生民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正義曰太古之羹以瓦器盛之郭云即膏登也者蓋特舉類以曉人非禮器之登即然膏之登也今北方瓦登猶存禮器遺象登之容實亦與豆同豆是大名分別言之為木竹瓦總統言之俱曰豆

盎謂之缶盆也甌瓿謂之瓵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康瓠謂之甈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是也

缶者詩宛丘正義引孫炎曰缶瓦器說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按缶盛酒者易樽酒簋貳用缶是也以節謌者易不鼓缶而歌詩坎其擊缶是也左氏襄九年宋災傳云具綆缶備水器是缶又汲水之器也其受實則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鄭注缶大小未聞韋昭魯語注云缶庾也按陶人云庾實二㲄一㲄即斛一是缶為二斛賈疏引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為逾逾即庾也是缶又為十六斗小爾雅云籔二有半謂之缶宋咸注缶四斛也是又為四十斗然則缶之大小迄無定論故鄭云未聞矣盎者說文云盆也瓮盎也急就篇以缶盆瓮盎並傳實一物其形則急就篇注大腹而斂口按缶象形篆文缶之形口微斂而腹大正如今之汲水罐也左氏襄九年正義引爾雅作甖謂之缶說文甖缶也是爾雅盎一作甖舒許君所見即作甖矣○甌瓿者說文云甌小盆也瓿甂也甂似小瓿大口而卑用食然則甌瓿蓋盆盎之小者其形微庳其口甚大其名亦謂之缶故方言云缶謂之瓿甌一音偏一謂之甊甌謂之瓵其小者謂之升甌說文云𤮏小缶也玉篇𤮏亦作甈是瓿𤮏同甌瓿盆盎甖俱相轉故古通名矣

瓵者說文云甌瓿謂之瓵本爾雅玉篇云瓵小甖也本郭注其瓵之大小則史記貨殖傳集解引孫叔然云瓵瓦器受斗六升○甈者說文云康瓠破罌許知為破罌者廣雅云甈裂也法言先知篇云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坯是甈為破裂之名周禮牧人注故書毀為甈杜子春云甈當為毀皆說文所本也釋文云康埤蒼作㼧字林作甈口光反李本作光按光猶廣也大也李巡蓋以光瓠為大瓠故史記索隱引李巡云康謂大瓠也文選弔屈原文注引李巡曰大瓠瓢也郭云瓠壺與李義異故注方言遂云爾雅甈康壺而方言以為盆未詳也爾雅此文皆言瓦器李巡以康瓠謂大瓢失之當以郭義為長

斪斸謂之定鋤屬斫謂之鐯钁也斛謂之疀皆古鍬鍤字

說文云斫斸斫也又云欘斫也齊謂之鎡錤其車人注引爾雅作句欘謂之定是句欘即斪斸矣定者釋文引李巡云斪斸鋤也定鋤別名御覽八百廿三引舍人注同釋名云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齊人謂其柄曰橿橿然正直也頭曰鶴似鶴頭也又云鎒似鋤偃薅禾也鎛亦鋤田器也鎛迫也迫地去草也然則鎒鎛皆鋤之異名故呂覽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高誘注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閒也廣雅云定謂之耨○斫者與𣃔聲轉其義則同鐯者櫡之或體也說文本爾雅作斫謂之櫡又作𣃔云斫謂之櫡字又作櫡郭云钁也者淮南精神篇注钁斫也音鐯廣雅云櫡謂之钁說文云钁大鉏也鉏立薅所用也然則櫡與定皆鉏名但定偃薅所用故其柄短櫡立薅所用其柄長故云钁大鉏矣○斛者說文云利也引爾雅曰斛謂之疀古田器也又云斛斛也郭云皆古鍬鍤字可知鍬鍤今字文選祭古冢文注引爾雅作鍬謂之鍤矣鍬蓋俗字鍤亦借聲故釋名云鍤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銷銷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按銷即鍬之聲轉叚借字也鍤當作臿故方言云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謂之斛然則斛本斛變聲字郭注方言斛湯料反非矣今燕齊閒以插地起土者為鍬鍬與方言合登萊閒謂之钁頭蓋古今異名耳又按有司徹注挑謂之斛疑斛臿之異文而義又別

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緵今江東謂之緵嫠婦之笱謂之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謂以簿為魚笱罺謂之汕今之撩罟篧謂之罩捕魚籠也槮謂之涔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

罔者說文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九罭者詩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正義引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按囊所以持魚即今之網口罭之言域也所以為囊括為界域緵之言總也孟子所謂數罟言其網目細密故毛以為小魚之網御覽八百卅四引韓詩曰九罭取鰕芘也文選西京賦云布九罭摷鯤鮞與韓毛義合李善注罭與緎古字通按罭緎俱非古字蓋文選本作緎今從詩改作罭矣○笱者說文云曲竹捕魚笱也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釋訓云凡曲者為罶詩魚麗正義引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今按孫義未免望文生訓蓋寡婦二字合聲為笱嫠婦二字合聲為罶正如不來為貍終葵為椎古人作反語往往如此孫炎以義求之鑿矣今河上人曲竹為笱其口可入而不可出故淮南兵略篇云發笱門是其制也○罺者橾之或體也詩南有嘉魚傳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是罺古作樔或作罺御覽引舍人曰以薄罺魚曰罺者也詩正義引李巡曰汕以

謂汕魚孫炎曰今之撩罟按撩罟今謂之抄網也汕者說文以為魚游水皃引詩烝然汕汕與爾雅異也○篧謂之罩篧者籗之或體也說文作籗或省作篧云罩捕魚者也罩捕魚器也詩傳云罩篧也正義引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罩今按此義亦非蓋楚罩二字合聲為篧也今魚罩皆以竹形似雞罩漁人以手抑按於水中以取魚故淮南說林篇云罩者抑之抑卽按也○槮謂之涔槮者槮之譌字也釋文槮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槮郭因改米從木釋詩潛釋文大意同按毛傳潛槮也然則槮古本作糝故御覽引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涔也詩正義引李巡同唯米作木為異今荊陽人謂之為涔鬻況之水底投米其中餧魚入食鬻而取之是卽爾雅所謂槮也後人不知槮字之義改米從木因生積柴之說故詩正義引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是郭注本孫炎特暢其說陸德明謂郭始改米从木非也槮乃罧之叚音說文云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淮南說林篇云罧者扣舟高誘注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然則說文罧字義本淮南而非爾雅之義爾雅自以作槮為是矣涔者潛之叚音也毛詩作潛韓詩作涔故釋文引韓詩云涔魚池小爾雅作橬云橬槮也今亦改作潛矣釋文可證

鳥罟謂之羅謂羅絡之兔罟謂之罝罝猶遮也見詩麋罟謂之罞冒其頭也彘罟謂之羉羉幕魚罟謂之罛最大罟也今江東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說文云罟网也羅以絲罟鳥也古者芒氏初作羅詩兔爰傳鳥網為羅正義引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按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羅羅離聲轉義同故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離卽羅矣○罝者說文云兔网也詩兔罝正義引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按罝之言阻也兔性狡而善逸張者必於要路阻之也說文罟兔罟也是罝又名罟罟省作罘月令注獸罟曰罝罘是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傳兔忘蹄蹄古罤字通玉篇罤徒雞切兔罔一兔罥也然則罤又罝之異名矣○罞者冒也郭云冒其頭蓋綱麋者必冒其角也御覽八百卅二引舍人曰麋有齕制張罞也釋文罞本或作茅又音蒙蓋茅叚借蒙聲轉也○羉者郭云羉幕也謂羉幕之釋文羉又莫潘反此音是也羉幕一聲之轉釋文又云羉本或作羉亡巾反又莫潘反羉亦聲轉也網彘者必罥其足孟子云又從而招之趙岐注招罥也亦謂罥其足也文選吳都賦云羂𦊰連網劉逵注羂彘網廣雅云羂兔罟說文又云羂釣也其不同如此張協七命云布飛羉張修羂李善注引爾雅云羉或作羂又云羉或為羅按羉音力端反則與羅聲轉御覽引舍人曰彘剛惡故人張網羅而羅之也然則舍人本羉蓋作羅矣○罛者魯語云講罛罶說文云魚罟也詩碩人正義引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郭云最大罟者以上云罶罟是其小者此罛最大故別言之○繴者說文用爾雅又云罿罬也罬捕鳥覆車也俱本爾雅罿罬讀若衡捕亦聲相轉也詩兔爰釋文引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罬者說文作罦或作罬云覆車也引詩雉離于罬詩正義引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云今翻車有兩轅中施罥者月令正義引孫炎云覆車是兩轅網

絇謂之救救絲以為絇或曰亦罥名

絇者說文云纑繩絇也讀若鳩玉篇云又音衢屨頭飾也周禮屨人青句注云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士冠禮青絇注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然則鄭本爾雅作絇謂之拘拘救聲轉郭本作絇謂之救救蓋借聲救之言糾也糾繚斂聚之意穀梁襄廿七年傳云織絇邯鄲是絇縧絲為之也爾雅釋文絇苦侯其俱二音郭音苦侯反與救相韵絇拘並从句聲古讀句若鉤此皆以聲為義也郭引或說亦罥名蓋舊注之文

律謂之分律管可以分氣

王氏紹蘭為余言律謂之分此與上句皆罥名也律乃率之借音分蓋紛之省文律率古字通說文云率捕鳥畢也分與紛其音同羽獵賦青雲為紛內則云左佩紛帨是則紛亦通名率謂之紛蓋省文作分耳郭注望文生訓其義非也

大版謂之業築牆版也繩之謂之縮之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

說文云版判也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釋名云筍上之板曰業刻為牙捷業如鋸齒也詩靈臺及有瞽傳並云業大版也正義引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版捷業如鋸齒也明堂位注虡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是鄭許孫劉諸家俱本毛傳以爾雅之業為業縣之飾築牆版經典皆無業名郭以下句相連定為築牆版失其義矣○繩者說文云索也縮者釋詁云縮綸也是綸卽繩繩卽縮也詩縣正義引孫炎曰繩束築版謂之縮檀弓注斬版謂斷其縮也引詩縮版以載蓋斬斷其束版之繩故曰斷其縮也詩縣傳用爾雅作乘謂之縮一本鄭箋乘當作繩一正義引作繩謂之縮是爾雅古本蓋如此今本兩之字衍宜據以訂正汪氏中知新記云壯訓縮為約束非也古人謂縮為直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書自反而縮是也繩所以為直故謂之縮

彝卣罍器也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小罍謂之坎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器者說文作器云皿也此言器者尊彝禮器莫尚故獨擅器名也彝者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果讀為裸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也序官司尊彝注彝亦尊也鬱鬯曰彝賈疏云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然則尊彝裸神之器故專器名明堂位云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是其義也○卣者詩秬鬯一卣毛傳卣器左氏僖廿八年正義引李巡曰卣鬯之器也然則卣亦鬯器以非裸時所用故次於彝鬯人云廟用修鄭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司尊彝釋文卣本亦作攸然則攸與脩皆卣之通借矣○罍者詩桐酌傳祭器也說文作櫑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或从缶作罍按韓詩從木則以木為之故詩卷耳正義曰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是也罍从缶則以瓦為之故鬯人云社壝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是也然亦有金玉為之者卷耳正義引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又云罍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又云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邢疏引禮圖云大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左傳正義引孫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也按此篇下云卣中尊也卣既居中故知彝為上罍

爲下○坎者坑也猶言空也樂器有箜篌一曰坎侯一曰空侯名罍之意蓋亦取中空爲義也易坎六四云尊酒簋貳用缶是坎有酒器之象詩蓼莪正義引孫炎曰酒罇也是坎爲酒罇言小罍則受實不及一斛

衣梳謂之𧝎 衣縷也齊人謂之攣或曰袿衣之飾 黼領謂之襮 繡刺黼文以褗領 緣謂之純 衣緣

袕謂之褮 衣開孔也 衣眥謂之襟 交領 衱謂之裾 衣後裾也 衿謂之袸 衣小帶 佩衿謂之褑 佩玉之帶上屬 執衽謂之袺 持衣上衽 扱衽謂之襭 扱衣上衽於帶 衣蔽前謂之襜 今蔽膝也 婦人之褘謂之縭 縭，緌也 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 裳削幅謂之纀 削殺其幅深衣之裳

此釋衣裳之制梳者流之或體也釋文梳本又作流玉藻云齊如流鄭注衣之齊如水之流是也𧝎者郭云衣縷釋文縷又作褸方言云褸謂之衽衽即衣襟釋名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然則梳𧝎猶言流曳皆謂衣衽下垂流移搖曳之貌故云在旁襜襜然也云齊人謂之攣者攣梳聲相轉○襮者說文云黼領也引詩素衣朱襮揚之水傳襮領也正義引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注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是中衣領以黼又爲緣褗即緣也孫炎以繡爲刺詩箋及郊特牲注並以繡爲綃綃綺屬也以綃爲領義本魯詩見士昏禮宵衣注○緣者說文云衣純也純者曲禮注純緣也玉藻注緣飾邊也按飾邊者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是則衣裳皆有純但言衣純足以包之又冠屨亦有純玉藻云縞冠素紕鄭注紕緣邊也士冠禮云黑屨青絇繶純鄭注純緣也是則冠屨之緣亦皆曰純爾雅所言主謂衣純耳○袕者郭讀與穴同故云衣開孔釋文一音衛則與郭異褮者說文云鬼衣又鬼部魅云鬼服也引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魅服是魅卽褮矣玉篇褮衣開孔又鬼衣也袕鬼衣也按釋書言鬼衣無縫爾雅方釋人衣何故此句忽言鬼服許郭所言二文又無旁證其義疑也○眥者說文云目匡也衣有眥者淮南齊俗篇云隅眥之削蓋削殺衣領以爲斜形下屬於襟者目眥然也洪頤煊云經典無衣眥之名眥疑前字形譌以說文前作歬與眥相近又據釋名襟交於前及公羊哀十四年傳涕沾袍注袍衣前襟也而爲說義亦可通襟者說文作裣云交衽也玉篇云交裣衣領也通作襟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又通作衿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詩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引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然則此當言衣眥謂之領以領屬於襟因言襟矣○衱者玉篇云裾也裾衣袌也（一袌步報切說文作袍誤一）袌衣前襟也說文袌褏也衣之前裣可懷抱物故謂之裾裾言物可居也裾名衱者方言衱謂之褗郭注卽衣領也（一劫偃兩音一）戴氏震疏證云衱袷古通用禮玉藻注袷曲領也深衣注交領也今按玉篇衱又衣領然則衱爲本字袷爲通借領屬於裣裣裾同物廣異名耳裾衱衱俱聲相轉也方言又云袿謂之裾袿裾聲亦相轉郭注與此注並云衣後裾也釋名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倨也此蓋郭注所本其說非矣當據玉篇訂正之○衿者當作紟說文云紟衣系也籀文作𧝎玉篇紟亦作紷結帶也按經典紟衿通用故詩東山傳施衿結帨內則衿纓注衿猶結也漢書揚雄傳注衿音紟系之衿皆借衿爲紟也紟衿義又相通故釋名云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袸者郭云衣小帶玉篇云褰㡉衣廣韻與郭同釋文袸郭辭見反孫音存○褑者釋文引埤蒼云佩紟也玉篇云佩裣也一裣當作紟一方言云佩紟謂之裎郭注所以系玉佩帶也按凡佩皆有系不獨玉佩故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之屬也說文褑系綴也然則褑即裎也裎褑俱褑之異名○袺襭者詩芣苢傳袺執衽也扱衽曰襭正義引孫炎曰持衣上衽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郭注同孫李說文云以衣衽扱物謂之襭襭或從手作擷然則扱衽者謂以衽收取物故龍龕手鑑云擷以衣衽盛物是也扱訓收曲禮云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以扱爲收云扱讀曰吸此音是也爾雅釋文扱楚洽反失之矣說文扱云進足有所拾取也（拾本作擷誤此从玉篇）引爾雅曰扱謂之擷疑爾雅上脫讀若二字扱當作扱形之誤也扱从及聲扱擷聲轉楚洽音非○襜者詩采綠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方言云蔽厀江淮之間謂之褘或謂之袚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昌詹反）袡即襜之或體也（一作𧞣亦或體）釋名云韠蔽膝也又曰跪襜跪時襜襜然張也方言又云繄襦謂之蔽厀是皆襜之異名也其形制則說文云韠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韠再命赤韠皆本玉藻文○褘者說文以爲蔽厀方言以爲褘即襜也婦人有襜者詩不盈一襜釋名云韠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是婦人之褘即蔽膝郭以爲香纓誤矣（說文幃囊也郭蓋誤以幃爲褘）縭者詩東山傳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士昏禮記文）正義引孫炎曰褘帨巾也是孫毛同以結帨即結縭知帨爲巾者以內則云左佩紛帨然蔽厀亦名巾者方言以蔽厀爲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膝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然則婦人之褘既以蔽厀又以覆頭今青州婦人以巾覆首其遺象也登州婦人絡頭用首帕其女子嫁時以絳巾覆首謂之袡子此即古所謂市褸市與韍同說文市从巾象連帶之形蔽厀名巾此亦其證然則詩言結縭卽結其蔽厀之系也今田家嫁女母爲施妝名曰上頭卽繫紛於首至婿家解下與釋名之義又合矣文選思玄賦及琴賦注並引爾雅作婦人之徽謂之縭爾雅釋文褘本或作幃又作徽徽幃皆褘之假音耳○纀者說文用爾雅幅布帛廣也按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削猶殺也深衣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有殺按裳削幅唯深衣則然故郭云深衣之裳

輿革前謂之䩬 以韋鞔車軾 後謂之笰 以韋鞔後戶 竹前謂之禦 以簟衣軾 後謂之蔽 以簟衣後戶 環謂之捐 著車衆環 鑣謂之钀 馬勒旁鐵 載轡謂之轙 車軛上環轡所貫也 轡首謂之革 轡靶勒見詩

輿者釋名云輿舉也玉篇云車乘也蓋言所以乘載人物與舉義同也䩬者說文云車革前曰䩬詩載驅正義引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䩬郭云以韋鞔車軾者說文軾車前也詩韓奕傳鞹革也鞃軾中也是鞹鞃卽革前郭蓋本此爲說但軾中名鞃

不名轂恐非也郭注靰當爲鞔字之誤○第者玉篇廣韻並云輿後第也詩正義引李巡曰第車後戶名也按第當作茀碩人傳茀蔽也載驅傳車之蔽曰茀是茀取蔽茀爲義車後戶者升車自後入故以後爲戶也○竹者簟也說文簟竹席也禦者詩正義引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也毛傳簟方文席也○蔽者巾車注引詩翟蔽以朝是蔽猶茀也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素車棼蔽藻車藻蔽駹車雀蔽漆車藩蔽按五蔽皆不用竹者喪車去飾也其吉車則飾以簟故韓奕箋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環者詩小戎傳游環脅驅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然則游環所以制驂馬車有兩服兩驂是有二環郭云眾環者以車衡軏上復有環以貫轡故云眾環也捐者釋文云呂沈因絹反顧鄒玄反郭貫專反按捐與肙音義同肙空也環中空以貫轡故謂之捐○鑣者說文云馬銜也釋名云銜在口中之言也鑣苞也在旁苞斂其口也詩碩人傳鑣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是皆鑣之異名也鑣者玉篇云鑣也魚傑切說文以鑣爲轙之或體今所未詳○轡者釋名云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轙者說文云車衡載轡者淮南說山篇云遺人車而脫其轙高誘注轙所以縛衡也是轙在衡上衡橫也轙耑著橫木以扈馬領使不得出名之曰衡亦曰軛故論語包咸注衡軛也軛上施環以貫轡謂之轙文選東京賦注引此注作在軾上環轡所貫也與今本異軾上環卽詩云鋈以觼軜是矣○革者詩蓼蕭傳鞗轡也革轡首也采芑箋鞗革轡首垂也按轡首垂卽靶也以革爲之因名革韓奕箋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說文鞗作鋚云轡首銅然則轡首有革有銅爾雅單言革者轡以革爲主銅爲飾耳郭云轡靶勒者勒字衍也張聰咸曰說文云勒馬頭絡銜也靶轡革也是轡勒異物自東晉時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爲轡一見鄴中記一於是溷轡與勒爲一物郭注本無勒字蓼蕭正義所引甚明爾雅釋文於靶字下亦無勒音今本多勒字遂與鑣銜之訓相溷

餀謂之餯說物臭也食饐謂之餲飯餯臭見論語摶者謂之糷飯相著米者謂之糪飯中有腥肉謂之敗臭壞魚謂之餒肉爛

餀者說文云食臭也引爾雅曰餀謂之餯釋文引李巡云餀餯皆穢臭也○饐者說文云飯傷溼也又云饖飯傷熱也按熱溼同類故釋文引字林云饐飯傷熱溼也又引葛洪字苑云饐餲臭也按今亦謂飯熱臭爲饐矣餲者說文云飯餲也引論語曰食饐而餲孔安國注饐餲臭味變也皇侃疏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又引李巡云一巡誤作充一皆飲食壞敗之名也○糷者釋文引李巡云飯淖糜相著也按糷郭音爛非尋音義當作爛孟子云糜爛今語云爛熟皆是呂覽本味篇云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蓋爛謂過熟故言失飪說文冟云飯剛柔不調相著讀若適然則冟與爛皆飯相著之名摶者飯爛則黏著而不解故謂之摶曲禮云毋摶飯義亦近之○糪者說文云炊米者謂之糪炊字衍也釋文引李巡云米飯半腥半熟名糪郭云飯中有腥腥俱當作胜而讀若生亦通作生故玉篇云糪謂半生也生卽胜字之省說文胜不熟也禮運云飯腥而苴熟一苴或爲俎一腥亦胜字之借生對熟言糷傷於熟糪傷於生皆爲失飪故論語孔注失飪失生熟之節也○敗者壞也餒者說文云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謂魚敗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肉敗者肉臭壞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是此注所本惟邢疏作內爛不誤

肉曰脫之剝其皮也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爲肉魚曰斮之謂削鱗也冰脂也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肉謂之羹肉臛也廣雅曰涪見左傳魚謂之鮨鮨鮓屬也見公食大夫禮肉謂之醢肉醬有骨者謂之臡雜骨醬見周禮

脫者解也內則正義引李巡云肉去其骨曰脫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今按皇侃之說與郭義近皆卽內則所謂去其皾也鄭注皾謂皮肉之上魄莫也○斮之內則作作之正義引李巡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公羊成二年疏引樊光云斮斫也一斫當爲斮一按斮訓擊畫謂斵擊其鱗甲與內則作之皇侃以爲動搖之義近郭以爲削鱗非樊意也○冰者說文以爲凝之本字故釋文冰孫本作凝云膏凝曰脂按內則注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是脂膏散文則通對文則別鄭君孫炎俱本爾雅爲訓也詩碩人傳如脂之凝淮南原道篇注凝如脂凝也並與爾雅合郭引莊子逍遙游篇文以冰雪爲脂膏冰亦音凝也釋文乃云冰彼凌反聲義俱舛矣○羹者說文作鬻云五味盉羹也引詩亦有和鬻小篆作羹釋名云羹汪也汁汪郎也按古讀羹若岡與汪郎韻儀禮每言羹定羹飪鄭注並云肉謂之羹古者名肉汁爲羹故士虞禮注涪肉汁也士昏禮注今文涪皆作汁廣雅云臛謂之涪一臛卽羹見釋文一郭云肉臛也者說文臛肉羹也又云見左傳者襄廿八年傳云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洎卽涪也字異而義同又隱元年傳食舍肉下云未嘗君之羹然則羹卽肉矣○鮨者說文魚䏿醬也一按䏿疑衍字一出蜀中書鈔一百四十六引爾雅舊注云蜀人取魚以爲鮨與說文合郭以鮨爲鮓屬非也鮓乃以鹽藏魚鮨是以魚作醬爾雅方釋諸醬之名說文甚允郭旣誤注玉篇廣韻又承郭注而誤也云見公食大夫禮者鄭注牛鮨云內則謂鮨爲膾今按內則有牛膾與儀禮之牛鮨非卽一物郭又誤引矣鮨從旨聲釋文引字林止尸反此音是也音巨伊反亦非○醢者說文云肉醬也釋名云醢晦也晦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醢多汁者曰醓醓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按醓說文作䀇云肉汁滓也詩行葦作醓毛傳以肉曰醓醢正義引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臡者說文作䐑云有骨醢也或从難作臡釋名云醢有骨者曰臡臡脆也骨肉相傳脆無汁也郭云見周禮者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麋臡鹿臡麇臡鄭注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甁中百日則成矣是臡醢同物唯有骨無骨爲異耳

康謂之蠱米皮

康者說文作穅云穀皮也或省作康又云稭穅也是穅亦名稭稭古外切與康雙聲若依此爲訓當言康謂之稭便爲明白易曉而云康謂之蠱蠱訓疑也康爲穀皮有何可疑左氏昭元年傳穀之飛爲蠱杜預注穀久積則變飛蟲名曰蠱論衡商蟲篇云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按今麥與生小白蛾粟生小黑甲蟲卽蛘子也若依左傳穀飛爲蠱參以論衡所言然則爾雅當云穀謂之蠱蓋穀能爲飛蠱康不能爲飛蟲矣

澱謂之垽 滓澱也今江東呼垽

澱者說文作𤁻云𤁻滓也又云𤁻滓垽也滓𤁻也垽𤁻也是𤁻𤁻同廣雅𤁻謂之垽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按𤁻今之滓泥是也滓泥卽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淮南俶真篇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是滓卽涅也今日驗人以滓泥染緇與俶真義合說文𤁻傳乃云今之青澱澱所出誤矣青澱是藍所出以染青者非爾雅之義

鼎絕大謂之鼐 最大者 圜弇上謂之鼒 鼎斂上而小口 附耳外謂之釴 鼎耳在表 款足者謂之鬲 鼎曲腳也

鼎者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鼐者詩絲衣傳大鼎謂之鼐說文鼐之絕大者又引魯詩說鼐小鼎與爾雅異也○圜言天子諸侯之鼎容一斛大夫羊鼎容五斗士豕鼎容三斗然則天子諸侯之鼎卽牛鼎也容一斛爲最大是卽爾雅所謂鼐矣○鼒者絲衣傳小鼎謂之鼒箋用爾雅正義引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說文云鼎之圜掩上者又云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爾雅弇當作掩今作弇段借字也類聚七十三引舊注云鼒子鼎然則鼒之言子也子亦幼小之偁也○附耳外者言近於耳而在外之處謂之釴釴猶翼也史記楚世家云吞三翮六翼索隱曰謂九鼎也六翼卽六耳翼近耳傍事具爾雅是翼卽釴聲借字也○款者釋文云本或作窾苦管反闕也按玉篇窾空也漢書郊祀志說鼎云其空足曰鬲空卽窾也司馬遷傳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揚王孫傳窾本爲𥦗服虔注並云款空也是款窾同鼎款足謂足中空也足中實者必直空者必曲故郭云鼎曲腳也曲腳者外必闊故釋文以款爲闊闊疏義近故御覽七百五十七引舍人曰鼎足相去疏闊曰鬲也鬲者說文云鼎屬實五轂(一本考工記陶人)斗二升曰轂象腹交文三足史記吞三翮索隱曰翮亦作㽁同音歷按說文㽁卽鬲之或體

融謂之鬵 詩曰溉之釜鬵 鬵鉹也 涼州呼鉹

說文云融鬵屬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詩匪風傳鬵釜屬按鬵與甑異甑有七穿(見陶人)釜鬵烹魚必非有穿毛以爲釜屬是矣○鉹者說文云曲鉹也一曰鬵鼎匪風正義引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方言注亦云涼州呼鉹

璲瑞也 詩曰鞙鞙佩璲璲者玉瑞 玉十謂之區 雙玉曰瑴五瑴爲區

瑞者說文云以玉爲信也璲者詩大東傳用爾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按璲瑞區瑴皆以聲爲義也璲瑞聲近區瑴聲轉○區者瑴之異名說文云二玉相合爲一玨玨或作瑴杜預左傳注雙玉爲瑴郭氏西山經注雙玉爲瑴半瑴爲隻此云五瑴爲區者五瑴爲玉十也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所引蓋論語問玉篇

羽本謂之翮 鳥羽根也 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 別羽數多少之名

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周禮羽人注翮羽本也爾雅釋文引韋昭云緷大束也羽人云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鄭注審摶縳羽數束名也引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是鄭意一羽不當別立名爾雅釋文孫同鄭意云蓋誤郭云凡物數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按此引鄭音義之文若準周禮則此一羽句當屬衍文但箴審摶縳緷音皆相近且並出古書爾雅未必誤也羽人釋文緷李又基遠反然則李巡注蓋讀緷爲絹矣

木謂之虡 縣鐘磬之木植者名虡 旄謂之藣 旄牛尾也

虡者說文作𥫔云鐘鼓之柎也篆文省作虡釋名云所以懸鐘鼓者橫曰筍筍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筍也詩靈臺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正義引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義與孫同○旄者麾之叚借也說文云麾犛牛尾也周禮樂師有旄舞鄭衆注旄舞者犛牛之尾是旄卽麾也故序官旄人注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也是旄卽麾麾从犛省當讀若釐與藣相韵亦以聲爲義也釋文旄音毛蓋失之矣樂記釋文亦云麾舊音毛劉音來沈音貍按貍來古同聲沈劉二音是也藣者說文訓犫繫傳云蓋旄似此犫也望文生義亦失之鑿

菜謂之蔌 蔌者菜茹之總名見詩

蔌者餗之叚音也說文作𩞄云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𩞄爲䭉或从食束聲作餗按易鼎釋文引馬云餗饘也鄭云菜也詩韓奕傳蔌菜殽也是蔌餗通說文兼包二義從詩則蔌爲菜殽故云惟葦及蒲(一葦詩作筍)從易則餗爲糜饘故云謂𩞄爲䭉郭但言見詩義未備也周禮醢人鄭衆注䈰食菜餗蒸賈疏引易覆公餗鄭注云䈰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說文䈰以米和羹也然則餗兼菜米郭唯以蔌爲菜茹之名疏矣鄭云䈰謂之餗䈰餗聲轉疑爾雅別本作䈰謂之餗故醢人及易注二鄭依以爲說也郭本作蔌故但言菜遂失蔌餗通借之義

白蓋謂之苫 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

苫者說文蓋字解云苫也苫字解云蓋也蓋苫也左氏昭廿七年正義及釋文並引李巡曰編菅茅以覆屋曰苫襄十四年正義引孫炎曰白蓋茅苫也按說文云茨以茅葦蓋屋是蓋屋亦用葦但不白白唯茅耳周禮圉師云茨牆則翦闔鄭注茨蓋也闔苫也然則闔蓋聲同古字叚借通用左傳云被苫蓋今四方人語通名苫爲蓋

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鏐卽紫磨金 鉼金謂之鈑 周禮曰祭五帝卽供金鈑是也 錫謂之鈏 白鑞

鏐錫銅鐵皆金也黃金爲之長鏐者說文云金之美者與玉同色引禮佩刀諸侯璗琫而璆珌鏐者說文云黃金之美者書梁州貢璆鐵銀鏤史記夏紀集解引鄭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禹貢釋文引韋昭云紫磨金水經溫水注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陽邁金也銀者說文云白金也北山經云少陽之山多赤銀是銀有赤者要以白爲多故獨得白耳鐐者說文云白金也釋文引字林云美金也漢書食貨志云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然則梁州所貢當卽朱提銀此鐐是也詩瞻彼洛矣傳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按說文引上句作禮文蓋禮家舊說也○鉼金者說文釘字解云鍊鉼黃金然則鉼金蓋鍊冶而成類聚寶玉部引陳原別傳曰金三鉼與原初學記寶器部引爾雅鉼金作餅金蓋叚借字也鐵氏答問云餅當

作幷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幷金也今按說文注旣有鉼字又云金百鍊不輕是不必改鉼爲幷矣釋文云本亦作鈑是也周禮職金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鄭注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錫者說文云銀鉛之閒也一穀梁傳銀色而鉛質也一禹貢揚州錫貢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銜者說文云錫也周禮廾人注錫銜也郭云白鑞者職方氏注錫鑞也中山經讙山多白錫郭注今白鑞也按經又云嬰侯之山多赤錫是錫非一色但白者多耳

象謂之鵠角謂之鱟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剫之五者皆治樸之名

鵠者釋文云白也本亦作鵠廣雅作鵠云治象牙也是鵠乃叚借字古無正體从鳥从角各以意爲之耳鱟者說文云治角也玉篇廣韵並云或作觷又音學亦叚借字也剒者玉篇廣韵並引爾雅作犀謂之剒文選長笛賦注引亦同是古本皆作剒唯陸德明本作斮云本或作厝按說文云厝厲石也一厲同礪一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今借作錯故玉篇引爾雅剒亦作錯然則犀角堅韌治之用錯因謂之錯矣剫者說文云判也判分也詩小弁傳伐木者掎其顚析薪者隨其理此即剫之之事玉篇木部引爾雅作木謂之柳今江東斫木爲柳此所引蓋爾雅別本其云今江東斫木爲柳當即舊注之文也雕者琱之叚借也說文云琱治玉也文選思玄賦注引爾雅正作玉謂之琱通作彫又作彫孟子趙岐注彫琢治飾玉也引詩云彫琢其章又敦琢其旅正義曰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按雕敦聲相轉非古今字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者皆治器之名

鏤者說文云剛鐵可以刻鏤引夏書曰梁州貢鏤然則鏤可以刻金因名治金爲鏤詩小戎鏤膺韓奕鏤鍚鄭箋並云刻金飾械樸傳金曰彫彫即鏤也此篇下云鏤鋑也鋑亦彫矣刻者說文云鏤也是刻鏤通名爾雅對文故別耳春秋莊廿四年經云刻桓公桷是其例也切者說文云刌也玉篇云治骨也大宰鄭衆注珠曰切賈疏以爾雅云骨曰切蓋鄭讀爾雅本作珠也今按珠質堅滑非可切之物恐誤耳然骨亦難切斷釋文切本或作𩐨說文𩐨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玉篇𩐨治骨也是𩐨切同玉篇並云治骨是其字通臧氏經義雜記十七云𩐨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差參而治之俾齊一故切磋字以𩐨爲正今爾雅作切後人改也磋者玉篇云治象也論衡量知篇作象曰瑳說文瑳玉色鮮白蓋治象當令其鮮白如玉上云象謂之鵠亦訓爲白是爾雅磋字當依論衡作瑳矣琢者說文云治玉也詩追琢其章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是鄭以追琢皆治玉之名追即雕也以此上云玉謂之雕下云玉謂之琢是雕琢通名箋義本爾雅也磨者說文作䃺云石磑也也以礪石磨之論語磨而不磷言石堅難治也詩淇奧傳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於爾雅上加一治字即文義了然矣故正義引孫炎曰治器之名郭與孫同

璆琳玉也璆琳美玉也

璆者釋文云本或作球說文球或作璆以爲玉磬與爾雅異也詩長發傳球玉也箋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按珽即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鄭注球美玉也書顧命正義引鄭注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然則璆蓋青色玉矣琳者說文云美玉也書禹貢鄭注以爲美石石即玉也西都賦云琳珉青熒上林賦云玫瑰碧琳是琳爲碧青玉與天璆同色爾雅以其珍貴異於它玉故特釋之耳

簡謂之畢今簡札也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滅謂之點以筆滅字爲點

簡者說文云牒也釋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內則注簡謂所書篇數也畢者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引爾雅而云呻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是畢即簡矣釋文畢李本作篳按畢用竹故李巡从竹至用木則曰牘牘謂之業故曲禮云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是也○筆者釋名云述也述事而書之也不律者蓋筆之合聲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郭云蜀人呼筆爲不律可知此皆方俗語音輕重其義則存乎聲也曲禮云史載筆晉語云臣以秉筆事君是則書之用筆由來舊矣筆謂之管內則注管筆䰅也詩云貽我彤管○滅者沒也除也點者說文點黑也釋文李本作沾孫本作玷按玷宋本作玷玷俗字也說文作𦙶云缺也引詩白圭之𦙶沾即添之本字說文沾益也然則滅除其字故爲玷缺重復補書故爲添益李孫作沾作玷其義兩通郭本作點當屬叚借而云以筆滅字爲點蓋失之矣古人書於簡牘誤則用書刀滅除之說文作𦙶爲是非如後世誤書用筆加點也郭氏習於今而忘於古耳

絕澤謂之銑銑即美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玦之以金銑者謂此也

此覆說金事句上當脫金字也銑者說文云金之澤者下文說弓云以金者謂之銑是銑爲美金之名也晉語云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韋昭注銑猶灑灑寒也然則銑之爲言灑也灑與洒滌俱與光澤義近

金鏃翦羽謂之鍭今之錍箭是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骲是也

鏃者說文作族云矢鋒也束之族族也翦作𦐇云齊斷也鍭云矢金鏃翦羽謂之鍭詩行葦正義引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司弓矢云鍭矢用諸近射田獵鄭注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既夕記云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注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賈疏云短衛即翦羽也謂之衛者羽所以防衛其矢故名羽爲衛淮南兵略篇云疾如錐矢高誘注以錐爲金族翦羽之矢郭云錍箭也者方言云凡箭鏃廣長而薄鐮謂之錍○骨鏃不翦羽者以骨爲鏑而不斷齊其羽令前後輕重調均也御覽三百四十九引舊注云不翦謂以鳥羽自然淺狹不復巳也志者書云若射之有志司弓矢云恆矢用諸散射鄭注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恆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旣夕記云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鄭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然則骨鏃不翦羽即不短衛矣郭云骨骲也者釋文引埤蒼云骨鏃也按骲箭古用骨今亦用木仍曰骲頭

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者繳纏之即今宛轉也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珧小蚌

弓者以近窮遠之器此別其所飾之異名也緣者上云緣謂之紖此以爲弓飾之名既夕記云有弭飾焉鄭注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肉爲飾左氏僖廿三年正義引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無緣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一無緣二字本作弭此從臧氏爾雅漢注改一二說不同孫及鄭義爲長云繳束者繳生絲也郭云今宛轉者宛轉繩也又云弭今角弓者斯言失矣詩采薇箋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說文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曲禮注簫弭頭也釋名云其末曰簫言簫梢也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然則弭是弓末之名非即弓名弭之言已也止也言弓體於此止已也爾雅以無緣爲弭蓋因其無飾故從本名即謂之弭非以弭爲弓名也鄭既夕注弭以骨角爲飾正謂飾弭以骨或以角以骨則象弭是也以角者經典雖無文要爲弭頭施角郭氏誤會鄭義以弭爲角弓之名則謬矣詩言角弓有二一小雅及魯頌正義詳之一非此之謂爾雅弓弭對言止別有緣無緣之異名耳今弓有絲纏弭者亦有骨飾弭者以今證古鄭孫二義蓋不誣矣○銑者即金之美澤者也珧者楚辭天問篇云馮珧利決王逸注珧弓名也釋文珧以蜯飾弓弭然則銑與珧亦以金玉飾弭之名推是而言有緣無緣亦皆謂弭可知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詩曰錫爾玠珪 璋大八寸謂之琡璋半璧大六寸謂之宣漢書所云瑄玉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肉邊好孔 好倍肉謂之瑗孔大而邊小 肉好若一謂之環邊孔適等

此釋玉器之名覲禮云設六玉白虎通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爾雅止釋珪璋璧三者所以起度也珪者說文作圭古文作珪云瑞玉也上圜下方白虎通云珪之言潔也玠者說文云大圭也引周書曰稱奉介圭按釋詁介大也介與玠通詩崧高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據考工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玠圭即鎮圭故鄭云非諸侯之圭然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命圭亦稱介圭故長發箋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彼對珽玉長三尺言故以介圭爲小此對璋玉大八寸言故謂之大矣○璋者說文云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白虎通云璋之爲言明也玉人云牙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瑑圭璋八寸以覜聘是彼瑑璋即此所謂琡也琡者說文作璹云玉器也讀若淑○璧者說文云瑞玉圜也白虎通云璧之爲言積也宣者釋文云宣如字本或作瑄音同郭引漢書郊祀志云有司奉瑄玉孟康注璧大六寸謂之瑄類聚引爾雅正作瑄瑄俗字也臧氏經義雜記廿八云說文無瑄字有珣字云玉器讀若宣知爾雅宣字當作珣洪頤煊云說文旬古文旬汗簡引石經旬作宣字形本相近爾雅宣璧說文珣玉詛楚文寶璧皆一字○因釋璧而兼及瑗環又明三者之度也說文瑗環注及玉人鄭眾注俱連引爾雅三句荀子大略篇云問士以璧召人以瑗反絕以環又兼釋三者之用也瑗者釋文引蒼頡篇云玉佩名說文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肉好者玉人云璧好三寸鄭眾注好璧孔也詩泮水正義引孫炎曰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左氏昭十六年正義引李巡云好孔也肉倍好身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

緌綬也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緌

緌者說文云綬維也綬即韍鞍維訓爲繫是緌爲韍鞍之系又佩玉亦有系故玉藻天子佩玉以下皆有組綬鄭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然則綬之言受取承受爲義也緌者當作綫說文云綫綬維也蓋綬韍維是韍之系綫綬維是綬之系系施於綬以貫所佩之玉也綫之言逆逆猶迎也言與佩綬相迎受故後漢輿服志云綫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綫然則綫綬相連故志又云綫綬之閒即本爾雅綫綬爲說也綫綬繫璲故劉昭注引徐廣曰今名璲爲綫也既以璲爲綫因而變綫爲緌郭本即作緌故此注依上文璲瑞注而云因通謂之緌也蓋緌璲聲誤緌綫形誤矣宜據說文及輿服志以訂正

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 再染謂之赬淺赤 三染謂之纁纁絳也 青謂之蔥青淺黑 謂之黝黝黑貌周禮曰陰祀用黝牲 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

縓者說文云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縓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既夕記注一染謂之縓今紅也喪服記注縓淺絳也按說文絳大赤也紅帛赤白色然則縓色在白赤黃之閒縓與緹同故玉藻注緹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詩瞻彼洛矣傳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一據正義定本有入字一是縓以茜草染之故經典縓字釋文並七絹反意蓋爲此但縓从原聲則音七絹非矣○赬者說文作䞓云赤色也䞓或作赬考工記鍾氏注引爾雅作再染謂之䞓左氏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竀蓋赬之別體耳○纁者說文云淺絳也按淺字誤鄭注以縓爲淺絳以一染色猶淺至纁三染色成故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是纁已成大赤若再染則爲黑矣故禹貢正義引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然則纁即爲絳可知許君誤矣○蔥者繱之叚借也說文繱帛青色玉篇云青白色也經典省作蔥詩有瑲蔥珩傳蔥蒼也玉藻云三命赤韍蔥衡鄭注青謂之蔥荀子性惡篇云桓公之蔥楊倞注蔥青色也○黝者說文云微青黑色按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是從赤入黑法此云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是從青入黑法故說文以爲微青黑色也玉藻正義引孫炎曰黝青黑蔥則青之異色與說文合周禮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疏藍以染青象斗染黑是矣黝古通借作幽玉藻云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鄭注幽讀爲黝黑謂之黝周禮牧人守祧鄭眾注並云幽讀爲黝黝黑也一今本皆幽黝誤倒一按詩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是幽即黝矣○黼者說文云白黑相次考工記畫繢之事云白與黑謂之黼書益稷正義引孫炎曰黼文如斧形又申之云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是其義也按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書顧命作黼扆是黼即斧也斧黼以聲爲義

邸謂之柢根柢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語也

柢者說文云木根也釋言云柢本也邸者本爲邸舍經典借爲根柢故此釋之也典瑞云四圭有邸弁師云象邸玉人云兩圭五寸有邸皆以邸爲柢故鄭於典瑞注引爾雅曰邸本也弁師注邸下柢也玉人注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俱本爾雅爲訓也柢省作氐周語云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韋昭注云天根亢氐之閒本氐也是氐柢同

雕謂之琢治玉名也

上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此申釋之

蓐謂之茲 公羊傳曰屬負茲 茲者蓐席也 竿謂之箷 衣架 簀謂之笫 牀版

蓐者，席薦之名。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及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並云：蓐，薦也。左氏文七年傳「秣馬蓐食」，宣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追蓐」，皆以蓐為草薦也。其有者，者則謂之茵。少儀云「茵席」，鄭注：茵，著蓐也。茲者，草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蓋以茲為草席也。郭引公羊桓十六年傳云「屬負茲」，史記周本紀云「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其以龍鬚草為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篇注：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其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春除蓐」，鄭注：蓐，馬茲也。○竿者，說文云：竹挺也。箷者，曲禮云「不同椸枷」，鄭注：椸，可以枷衣者。內則云「夫之楎椸」，鄭注：竿謂之椸。曲禮釋文：椸，作杝。內則釋文：椸，本又作箷。爾雅釋文：箷，字本作箷，同羊支反，字林上支反。然則此字古無正體，亦無正音。說文橫云：木橫施。玉篇云：橫椸，不正兒。是椸當作施，施者延移之義。竹竿橫衣，橫貫轉內，而長疑。禮記、爾雅古本俱止作施，施以也聲，則音羊支反，是矣。玉篇雖有椸、箷二字，並云衣架，皆由後人增入之。李巡本作篗，一說文篗，篗屬。一亦假借字耳。○簀者，說文云：牀棧也。檀弓注：簀，牀笫也。笫者，說文云：簀也。按簀以竹為之，許云牀棧，郭云牀版，皆謂分析竹片施於牀之上，故易剝牀以辨，釋文引黃云：辨，牀簀也。蓋辨為分析之名，施於牀上辨辨然，其義實許、郭合矣。本以竹片為簀，因而竹席亦名簀。故史記范雎傳云：卷以簀，置廁中。蓋謂竹席耳。索隱以簀為葦荻之薄，非也。既以牀席為簀，因而牀亦名簀。故方言云：牀，齊魯之閒謂之簀，陳楚之閒或謂之笫。左氏襄廿七年傳「牀笫之言」，正義引孫炎曰：牀也。蓋直以笫為牀之通名，雖義本方言，而非於雅訓。何以明之？喪大記云「設牀襢笫」，鄭注：襢笫，袒簀也。既言牀又言笫，可知以笫為牀，非也。周禮玉府云「衽席牀笫」，既言席又言笫，可知以簀為席亦非矣。

革中絕謂之辨 中斷皮也 革中辨謂之𦽗 復分半也

革者，即上云「轡首謂之革」。辨者，說文作辨，云判也。釋文：辨，孫薄莧反。釋云「辨，半分也」。是孫炎讀辨為片。玉篇辨部及廣韻卅二霰並引爾雅作「革中絕謂之辨」，革車勒轡也。一下革字從廣韻增。玉篇以脫去之。一是爾雅別本有作辨者。蓋因辨有片音，故作此字。諸以釋木云「桑辨有葚」，辨亦音片，今本作辨，皆後人妄加之耳。孫氏星衍曰：晏子春秋雜篇下云：景公病疽在背，問瘳者何如？曰：如屬辨。下又曰：如珪。按此則屬辨形如珪而中空耳。○𦽗者，說文云：革中辨謂之𦽗。廣韻廿八獮引爾雅同，而申之云：車上所用皮也。玉篇云：𦽗，革中片也。片即辨字，缺脫其旁。然則辨者，革中分之；𦽗之辨又中分之，謂之𦽗。說文襞字解云：𦽗衣也。穀梁傳云：𦽗，革中辨也。然則辨、𦽗皆分判之名。說文𦽗衣、晏子春秋屬辨，其義皆與爾雅合。

鏤，鎪也 刻鏤物為鎪

已見上文「金謂之鏤」下。

卣，中尊也 不大不小者

已見上文「卣，器也」下。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二　孫男聯蓀伯愷、聯薇近垣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釋樂第七

樂者釋文引說文云樂五聲八音之名象鼓鞞之形木其虡也所引說文蓋今本一切經音義六引世本云伶倫作樂周禮樂師鄭注古樂論士漢與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劉向所校廿三篇樂記第十三今禮記所取才止十一合爲一篇其餘十二篇別錄存其名其文則闕焉白虎通引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又引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所引書卽樂器篇文史記樂書索隱引孫炎釋樂直經正云釋詁也顯小大之稱二云作樂器小大稱十二律也審至德之光二云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動四氣之和二云四氣之和四時之化樂主其反二云反謂曲終還更始也所引孫注於爾雅文無所附疑古本在篇內今缺脫矣此篇首舉五聲之別號次及八音大小之異名皆言其器未論其義其篇末將有闕文歟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也聲之起由人心之感於物也故管子地員篇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聲象五物之鳴清濁高下由斯生焉重敏經迭柳者唐徐景安樂書引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爲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爲重商者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爲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爲經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爲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爲柳爾雅釋文引孫炎云宮音濁而遲故曰重也按孫炎與劉歆義同樂書所引卽其爾雅注也釋文引劉歆乃漢書律曆志之文臧氏爾雅漢注謂是

大瑟謂之灑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

瑟者說文云庖犧所作弦樂也釋名云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玉海引世本云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白虎通云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心之德也大瑟者明堂位有大瑟小瑟風俗通云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廣雅所說蓋小瑟郭注所言乃大瑟也邢疏引世本曰庖犧氏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其二均聲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通與引同郭云二十七弦未見所出爾之灑者釋文引孫炎云音多變布出如灑也月令正義引作音之布告如灑灑也釋文灑所蟹所綺二反按灑从麗聲所蟹非古音灑瑟以聲轉爲義

大琴謂之離 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 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

琴者說文云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一桓譚新論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少宮少商一白虎通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風俗通云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琴操云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按此是常用之琴明堂位有中琴豈是與又有大琴則此大琴是也初學記引樂錄曰大琴二十七弦今無此器御覽五百七十七引爾雅注云大琴曰離二十弦此是伏羲所制郭注作二十七弦疑與大瑟相涉而誤也汪氏中據宋書樂志校七字衍去之是矣然通典已引作二十七弦則自唐本已然謂之離者離猶羅也衆音分散羅羅然與灑義同也月令正義引孫炎云聲留離也邢疏引作音多變聲流離也流離與留離同

大鼓謂之鼖 鼖長八尺 小者謂之應 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

鼓者說文云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一鼓傳郭者覆冒之意一釋名云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白虎通云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出荀子樂論篇云鼓其樂之君邪鼖者說文云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本鼓人及韗人文也鼖从賁省聲詩賁鼓維鏞賁卽鼖也釋詁墳大也墳鼖音義同應者以應和爲義也釋文引李巡云小者音聲相承故曰應應承也孫炎云和應大鼓也釋名云在後曰應應大鼓也郭引詩應朄縣鼓毛傳應小鞞也鄭箋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

大磬謂之毊 毊形似犁錧以玉石爲之

磬者說文云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釋名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器象萬物之成也其氣淸故曰磬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爲磬罄有堅成之義也說文磬古文作硜論語鄙哉硜硜乎疑卽罄罄之或體耳郭知磬玉石爲之者詩那箋云磬玉磬也通典云肥濱石可爲磬近代出自華原大磬者玉海載三禮圖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爾雅大磬蓋卽此謂之毊者釋文引李巡云大磬聲淸燥也故曰毊毊燥也孫炎云毊喬也喬高也謂其聲高也按孫讀毊爲喬釋文虛嬌反非音喬是也喬磬一聲之轉郭云形似犁錧者釋文江南人呼犁刃爲錧說文鐯字解云似犁冠繫傳云犁冠卽犁錧也廣韵鏵吳人云犁鐵按今登萊人謂犁鐵爲鑱頭形不似磬磬之形則磬氏云倨句一矩有半是也

大笙謂之巢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小者謂之和 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

笙者說文云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又簧云笙中簧也古者女媧作簧釋名云笙生也竹之貫匏象物貫地而生也以匏爲之故曰匏也按匏卽笙或單言簧亦卽笙故詩左執簧毛傳以簧爲笙正義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郭云十九簧者未見所出云十三簧者本笙師注鄭衆說也風俗通云長四尺十三簧象鳳之身孟子疏引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皆其形狀也爾之巢與和者御覽五百八十一引舍人云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釋文引孫炎云巢高也言其聲高和應和於笙李巡云小者聲少音出和也郭引鄉射記文鄭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是也釋文巢孫顧並仕交莊交二反孫又徂交反今按巢讀若繅與笙雙聲和與小鼓名應義同

大箎謂之沂 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

篪者說文作鷈云管樂也或从竹作篪釋名云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大篪者郭據廣雅長尺四寸又云尺二寸者三禮圖引舊圖云雅篪長尺四寸頌篪長尺二寸是大篪即雅篪也小篪即頌篪也郭又云名翹橫吹之者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篪六孔有距橫吹之（一通典云今橫笛加觜者謂之義觜笛即篪之遺象也一）御覽引世本注云篪吹孔有觜如酸棗然則或言觜或言距或言翹皆指吹孔之上出者而言也至其孔數廣雅云八孔笙師注云七孔月令章句作六孔禮圖作九孔風俗通又云十孔不同者或器有大小或所傳之異也謂之沂者御覽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釋文引李孫云篪聲悲沂悲也是諸家並以悲訓沂如沂讀魚衣切與篪疊韵此古音也釋文郭魚斤反非矣

大塤謂之嘂 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塤者說文作壎云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周禮小師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風俗通云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爾雅注曰塤燒土銳上平底形象稱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鍾大呂也小者如雞子聲合大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諧故曰塤篪相應（一藏庸以此爲舍人注一）白虎通云塤在十一月塤之爲言薰也陽氣於黃泉之下薰蒸而萌釋名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謂之嘂者嘂有叫義同喧說文作叫讀若讙與塤疊韵嘂與叫同釋文號本或作叫引李巡云叫大聲也詩何人斯正義引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

大鐘謂之鏞 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鑮音博 **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鐘者說文云樂器也（一器字從釋文引今說文作鐘䥶一）秋分之音物種成古者垂作鐘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白虎通云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淮南本經篇注鐘音之君也鏞者說文云大鐘謂之鏞詩云庸鼓有斁逸周書世俘篇云王奏庸庸皆鏞之省借也書益稷正義引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大之聲○剽者釋文郭音飄孫匹妙反釋云剽者聲輕疾李云其中微小故曰剽剽小也按李巡蓋以剽爲票票訓末末亦微小之言○棧者淺之叚音也說文淺棧也釋文引李巡云棧淺也又引東晉太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四寸上有銘（一按晉書郭璞傳作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璞曰棧鐘云云一）今按當時以所得鐘爲棧鐘故釋文棧之其言尺寸則晉書較詳備然棧鐘亦無攷

大簫謂之言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 **小者謂之筊** 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亦名籟

簫者說文云參差管樂象鳳之翼白虎通云簫者中呂之氣也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物也簫也釋名云簫肅也其聲肅肅然清也按荀子解蔽篇云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是簫形象鳳翼音亦象鳳聲矣詩有瞽篇簫管備舉傳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周禮小師注同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一彄即管也一）是簫之管數廣雅以禮圖爲據郭不同者通典引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是郭所本也風俗通又云十管長二尺所未詳也謂之言者爾正義引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急就篇補注引周禮注云有底而管應謂之管有底而交鳴謂之筊（一釋文言或作管筊或作笅一）然則言訓應也筊訓交也因疑言或作管字之缺筊亦笅字之壞（一按釋文戶交反則當作笅一）笅言膺俱聲相轉或音變形譌耳

大管謂之簥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

管者說文云如篪六孔十一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風俗通引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周禮小師注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宮有焉宋書樂志引月令章句云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廣雅亦云無底郭注作有底誤也又引賈逵以爲如篪六孔與小師鄭衆注同說文所本也謂之簥者御覽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者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篞篞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按舍人讀篞如涅訓篎爲妙說文篎用爾雅

大籥謂之產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 **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籥者龠之叚借也說文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通作籥少儀注籥如笛三孔笙師注同皆郭所本也又引廣雅云七孔詩簡兮傳六孔不同者蓋籥施用有異故孔數不同其施於吹以和樂者則三孔如笛而短其施於舞所執者則六孔當如笛而長知者風俗通引樂記云笛長一尺四寸七孔簡兮釋文云籥長三尺執之以舞是舞籥長於笛有半則知吹籥短於笛其體當不過一尺也笛與籥全相似故廣雅云籥謂之笛又云有七孔以簡兮傳六孔推之則知廣雅之七孔亦當指舞籥而言矣舞籥有孔者雖施於舞亦用以吹故周禮序官籥師注云籥舞者所吹是其義也然籥既如笛而有三孔六孔七孔不同者說文云笛七孔第也羌笛三孔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今時所吹五空竹篴是笛之孔數亦未有定然則吹籥短於笛而三孔舞籥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始無可疑矣產仲箹者說文以龠爲籟仲亦爲籥故云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一按笙當作䈲䈲字形之誤釋文正作䈲一）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箹又云箹小籟也風俗通引樂記與說文同唯其中謂之仲句爲異御覽五百八十引舍人云仲其聲適中仲呂也小者形聲細小曰箹也是舍人本作仲與郭同籟又籥之別名故廣雅云籟謂之籥淮南齊俗篇注籟簫也孟子注籥簫也是籥籟簫古皆通名故說文以籥爲籟矣

徒鼓瑟謂之步 獨作之 **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 詩云我歌且謠 **徒擊鼓謂之咢** 詩曰或歌或咢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㲺** 未見義所出

凡八音備奏曰樂一音獨作不得樂名此別其異稱也鼓者擊也動也周禮小師注出聲曰鼓徒者空也但也猶獨也徒鼓瑟謂之步者步猶行也文選樂府詩注引歌錄有齊瑟行行即步之意也○吹者釋文云本或作龡說文作龡釋名云竹曰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按吹有吹管吹簫要以竹爲主樂記云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取相應和爲義也○歌者說文云詠也釋名云人聲曰歌按歌有弦歌笙歌要以人聲爲主謠者說文作䚻云徒歌从言肉肉即人聲石經作謠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又引爾雅注云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詩正義引孫炎曰聲消搖也然則謠有消搖之義禮檀弓云孔子消搖於門而歌此歌即徒歌矣○咢者說文作㖾云譁訟也詩行葦正義引孫炎曰聲驚咢也驚咢即譁訟之意樂記云鼓鼙之聲讙讙即譁也鼓聲使人警動故謂之咢行葦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初學記引爾雅

有聲比於琴瑟曰歌一句以毛傳推之今本似有脫文○脩者長也大也樂記云鐘聲鏗鏗者聲宏大而遠聞故謂之脩矣○寋者釋文引李巡云寘聲聚聲寋連也本或作簪或作寋非按初學記引爾雅正作徒聲磬謂之寋卽釋文所非者但寋簪俱或體寋為正字易云往寋來連馬融注連一力善反一亦難也是寋連義同李巡與馬融合因知李本寋當作寋陸德明不知作寋乃古本反據今本作寋而非之誤矣樂記云石聲磬磬與經古音近而義同論語經於溝瀆卽禮記磬於甸人之義磬經寋俱聲相轉

所以鼓柷謂之止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

所以鼓敔謂之籈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

說文云柷樂木空也（空當作控）所以止音為節控柷樂也敔樂器控楬也形如木虎詩有瞽傳柷木控也圉楬也圉與敔同明堂位注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書合止柷敔鄭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鼓之以止樂風俗通引樂記云柷漆桶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一擬用當作通一柷止音為節廣雅說尺寸與樂記同郭云二尺四寸未知出何書也書益稷正義云擊柷之椎名為止戛敔之木名為籈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椎郭璞為詳據此則郭注亦本李巡但其義加詳耳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柷始也敔終也釋名云柷以作樂敔以止樂按柷之言俶俶始也敔之言禦禦止也說文柷所以止音為節盡釋爾雅鼓柷謂止之義非止樂之止也舊說止者欲戒止於其早也籈者欲修潔於其後也

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槩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

鼗者說文作鞀云鞀遼也或作鞉又作鼗籀文作磬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周禮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賈疏云後鄭解鼗依漢法而知賈知鄭依漢法者據詩置我鞉鼓鄭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以彼貫而樹者為古法卽知持而搖者為漢法矣謂之麻者麻之言靡靡密之意故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為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郭云鞀一居寒反一者卽燭密之義宋書樂志云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宋志蓋以鞞卽麻矣料者量也斅也說文料讀若遼鞀訓鞀遼蓋以其聲了了遠聞故郭云聲清而不亂

和樂謂之節

和者說文作龢云調也節者邢疏云樂器名謂相也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周禮大師云令奏擊拊書益稷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皆一物也釋名云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拍拊之也樂記云會守拊鼓是拊乃鼓屬用以節樂因名節鼓通典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所謂形狀與劉熙及鄭玄又異宋書樂志節在鼓類則仍同舊說又云節不知誰所造傅玄節賦云黃鐘唱哥九韶與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節所從來亦遠矣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三　　孫男聯蓀伯愷 徽近垣 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四

棲霞郝懿行學

釋天第八 天者說文云顚也至高無上从一大釋名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也又引禮統云天之爲言鎮也神也陳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效列陳其道可珍重也

此篇所釋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皆天所運轉列陳而爲敬授庶徵之本故以之詮釋其祭名以下蓋附見焉翟氏灝爾雅補郭云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謂當更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此其殘文孫氏志祖脞錄非之今無取焉

穹蒼蒼天也 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 春爲蒼天 萬物蒼蒼然生 夏爲昊天 言氣晧旰 秋爲旻天 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 冬爲上天 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穹蒼者詩桑柔傳用爾雅以詩言穹蒼故以蒼天釋之正義引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曰穹蒼郭義與李同○春夏秋冬天異名者釋名云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顥顥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詩黍離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御覽廿四引孫炎云冬天藏物物伏於下天清於上其義與李巡同白虎通四時篇說言春曰蒼天夏曰昊天云云又引爾雅一說與此不同黍離正義引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爾雅亦云書堯典正義引鄭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說文云春爲昦天元氣昦昦以日尒廣雅亦云東方昦天皆本尚書歐陽說也然則許鄭及張揖所據爾雅春昊夏蒼郭與李巡作春蒼夏昊可知爾雅古有二本郎白虎通所言是也然此皆備文訓義未爲觀其會通若通而論之則堯命羲和而云欽若昊天非必夏也詹詩孔子而曰閔天不弔非必秋也上言彼黍離離下言悠悠蒼天其非春可知矣方言有菀者柳郎云上天甚神一見戰國楚策一其非冬亦明矣爾雅略釋其義讀者勿泥其詞可也

四時 題上事也白虎通云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名據其成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釋名云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按御覽十七引釋名作爾雅又曰時空也司空主地名主一方物之生死據此所引蓋爾雅舊注也又據白虎通四時天異名云云則知四時二字本爾雅舊題祥災以下義亦同焉

春爲青陽 氣清而溫陽 夏爲朱明 氣赤而光明 秋爲白藏 氣白而收藏 冬爲玄英 氣黑而清英 四氣和謂之玉燭 道光照

說文云青東方色也陽高明也釋名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朱明者御覽廿一引孫炎云夏氣赤而光明郭與孫同郎此一條可知郭注俱本孫炎也四氣和者史記樂書索隱引孫炎云四氣之和四時之化玉燭者釋文引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邢疏引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

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 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 四時和爲通正 通平暢也 謂之景風 所以致景風

發生長嬴者釋文引李巡云萬物各發生長也嬴本或作贏四時和爲通正者類聚一及文選新刻漏銘注並引爾雅作四氣和爲通正尸子論衡亦云然也景風者法苑珠林引李巡曰景風太平之風也尸子作永風仁意篇云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一按御覽十九引尸子與此小異一論衡作景星是應篇云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然則論衡所據爾雅本作謂之景星而以爲非大星推此則知景風之義亦當如論衡所說

甘雨時降萬物以嘉 莫不善之 謂之醴泉 所以出醴泉

甘雨時降者類聚二引尸子曰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呂覽季春孟夏二紀並云甘雨至三旬郭與尸子義合是蓋自古以來相傳甘雨時降之期會也邢疏引尸子仁意篇云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君治篇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是又本爾雅而推廣其義也論衡是應篇云爾雅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王充此論足解陋儒之惑今按爾雅此章題之曰祥祥者善也夫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此之謂大當祥莫祥於是矣自世儒讖緯候修言符命封禪名書符瑞箸志爾雅此篇將以杜絕邪妄玉燭景風甘雨醴泉雖依其名而無取其實蓋以四時光照即爲玉燭四氣和正即爲景風甘澍應期即爲醴泉所以破讖緯之陋說標禎祥之本名將欲人君敬天勤民以致陰陽和而年穀豐也郭氏未達斯恉其注景風醴泉猶以致出爲言頗復近惑緯書遠乖雅訓宜據尸子王充之論訂正其失焉

祥

穀不熟爲饑 五穀不成 蔬不熟爲饉 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 果不熟爲荒 果木子 仍饑爲荐 連歲不熟左傳曰今又荐饑

穀者說文云續也百穀之總名饑者說文及詩傳用爾雅雨無正正義引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穀梁襄廿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按此但據穀言荒饉亦在其內實則五者皆謂饑也又五穀亦無定名周禮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據月令爲說也職方注五種稻黍稷麥菽素問金匱真言篇說五

穀與饑方注同經典多從之○蔬者經典多作疏大宰注云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引爾雅亦作疏魯語云能殖百穀百蔬韋昭注草實曰蔬按草菜通名故李巡曰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說文及毛傳用爾雅依穀梁說三穀不升為饉是穀蔬通名故曲禮云稻曰嘉蔬鄭注稻蔬之屬也○果者說文云木實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按蓏草菜之屬即蔬之類與果異也荒者說文作巟云虛無食也謚法云凶年無穀曰糠又云糠虛也是饑荒義同穀梁四穀不升為荒與謚法並據穀言者穀與果蔬實相表裏凡穀不熟之年果蔬亦多不蕃也又周易言百果魯語言百蔬與詩書言百穀皆舉大數而言實亦通名故初學記廿七引楊泉物理論云梁稻菽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是則穀為大名蔬果亦穀之類故不熟同謂之災○仍者釋詁云因也荐者釋言云再也左氏僖十三年正義引李巡云連歲不熟曰荐爾雅釋文荐李本作薦是薦荐通詩饑饉薦臻傳薦重也又按爾雅此篇題之曰災災易鄭注害物曰災春秋書火為災爾雅以饑為災左傳晉荐饑下云天災流行是亦以饑為災與爾雅合

災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甲者說文云位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釋名云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閼逢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李巡曰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淮南天文篇云寅在甲曰閼逢高誘注與李巡同史記曆書作焉逢○乙者說文云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釋名云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旃蒙者天文篇云卯在乙曰旃蒙高注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曆書作端蒙○丙者說文云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釋名云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柔兆者一切經音義引李巡曰言萬物皆垂枝布葉故曰柔兆也孫炎曰萬物柔婉有徐兆也天文篇云辰在丙曰柔兆高注與李巡同曆書作游兆徐廣曰一作游桃○丁者說文云夏時萬物皆丁實釋名云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強圉者李巡曰言萬物皆剛盛未通故曰強圉孫炎曰萬物皮孚堅者也天文篇云巳在丁曰強圉高注言萬物剛盛今按四月陽氣已盛故曰剛盛李云未通非也高注得之曆書作彊梧○戊者說文云中宮也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天文篇云午在戊曰著雍高注言位在中央萬物熾盛四方故曰著雍也釋文著孫直略反又陟慮反雍字又作雍著雍本或作祝犂按曆書戊作徒維己作祝犂與爾雅異釋文蓋本此而誤○己者說文云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釋名云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屠維者天文篇云未在己曰屠維高注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曆書作祝犂○庚者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釋名云庚更也庚堅強貌也上章者天文篇云申在庚曰上章高注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曆書作商橫○辛者說文云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釋名云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重光者天文篇云酉在辛曰重光高注言萬物就成熟其光煌煌故曰重光也曆書作昭陽○壬者說文云位北方也象人褱妊之形釋名云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也至子而萌也玄黓者天文篇云戌在壬曰玄黓高注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黓也按玄黓言物終而幽翳也曆書作橫艾○癸者說文云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釋名云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土也昭陽者天文篇云亥在癸曰昭陽高注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曆書作尚章

歲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寅者說文云髕也正月陽气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髕寅于下也釋名云寅演也演生物也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開元占經廿三引孫炎云攝持也攜萬物使之至上按攝提星名屬東方亢宿分指四時從寅起也故鄭注是類謀云攝提紀天元甲寅之歲又離騷云攝提貞于孟陬不言格者省文○卯者說文云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史記律書云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單閼者天官書索隱引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一按爾雅釋文引止作上誤一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占經引孫炎作蟬猶伸也閼壅之物于此盡伸也○辰者說文云震也三月陽气動靁電振民農時也釋名云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執徐者釋文引李巡云執蟄也徐舒也言蟄物皆敷舒而出故曰執徐也占經引孫炎云句者必達蟄伏之物盡敷舒也淮南天文篇注同李巡○巳者說文云巳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釋名云巳已也陽氣畢布已也大荒落者占經引李巡云言萬物皆熾茂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落孫炎云物長大荒蕪落莫也曆書作大芒落天官書作大荒駱堂邑令費鳳碑云歲格于大巟不言落者省文○午者說文云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敦牂者占經引李巡云言萬物皆茂壯猗那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史記索隱引孫炎云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天文篇注同李孫○未者說文云味也六月滋味也釋名云未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協洽者占經引李巡云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孫炎云物生和洽含英秀也○申者說文云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釋名云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涒灘者說文云食已而復吐之引爾雅曰太歲在申曰涒灘一切經音義十七引李巡曰言萬物皆循脩其精氣故曰涒灘單盡也孫炎曰涒灘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天文篇注涒灘大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呂覽序意篇注義同又云涒灘誘人短舌不能言為涒灘也按涒灘雙聲疊韻諸家各以意說釋文灘本或作攤漢孔廟禮器碑作涒歎○酉者說文云就也釋名云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作噩者釋文云噩本或作咢史記索隱引李巡云作咢皆物芒枝起之貌占經引李巡云在酉言萬物墜落故曰作咢作索也咢茂也一按茂當作落天文篇注作咢零落也萬物皆陊落義本李巡可證一孫炎云作咢者物落而枝起之貌然則李孫並以作為起咢為落漢書天文志咢作詻○戌者說文云滅也九月陽气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釋名云戌恤也物當收斂矜恤之也亦言脫也落也閹茂者占經引李巡云言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一按天文篇注同高誘多本李巡史記索隱引作孫炎蓋誤一孫炎云霜閹茂物使俱落也是李孫並以閹為掩漢書及淮南俱作掩○亥者說文云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釋名云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偽也亦

言物成皆堅核也大淵獻者占經引李巡云言萬物落於亥大小
深藏屈近陽故曰淵獻淵藏也獻近也一按近當作迎天文篇注
作迎可證一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于深謂蓋藏之于外也○
子者說文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釋名云子孳也陽氣始萌孳
生於下也困敦者占經引李巡云言陽氣皆混萬物芽孽故
曰困敦史記索隱引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
泉之下也按敦音頓亦通作頓說文敘云困頓之年○丑者說文
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釋名云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赤奮
若者曆書正義引李巡云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
赤奮若赤陽色奮迅也若順也一按陽色上舊脫赤字今據天文
篇注補一占經引孫炎云物萌色赤奮動
順其心而氣始芽也赤奮若曆書作汭漢

歲陰 今本無此二字然十干既題歲陽則十二支當題歲陰故淮南天文篇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

歲名曰單閼云云俱本爾雅爲說史記曆書索隱引爾雅釋
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
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攝提格謂歲支也據索隱所引是古
本有歲陰二字之證今
依臧氏爾雅漢注補

載歲也夏曰歲 取歲星行一次 商曰祀 取四時一終 周曰年 取禾一熟 唐虞曰載 取物終更始

此釋年歲之名所以代必異名者書堯典正義引李巡云各自紀
事示不相襲也載歲也者左氏昭七年正義引李巡曰載一歲莫
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云歲木
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然則夏曰歲者主于
占星紀事夏小正云初歲祭耒是也○祀者說文云祭無已也書
正義引孫炎曰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然則商曰祀者商人尚鬼
以祀爲重書洪範惟十有三祀蓋爲箕子作也○年者說文云穀
孰也書正義引孫炎曰年取年穀一熟也然則周曰年者周以稼
穡興年穀爲重春秋書大有年是也○載者釋名云載生物也白
虎通云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邢疏引孫炎曰載始
也取物終更始郭注俱本孫炎唐虞曰載者以更始爲義書云九
載績用弗成三載考績是也按尚書大傳引書曰三歲考績是唐
虞亦曰歲禹貢云作十有三載是夏亦曰載洪範五行傳云維王
后元祀鄭注王謂禹也是夏亦曰祀大傳又引書曰高宗梁闇三
年不言是商亦曰年詩殷武云歲事來辟是商亦曰歲周禮哲蔟
氏云十有二歲之號大史云正歲年以序事是周亦曰歲也然則
此類蓋亦
通名矣

歲名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
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陽猶歲陽也史記曆書云月名畢聚索隱曰聚音陬是則正月
得甲爲畢陬也又云虞喜云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陬訾之宿今
按月雄月雌即月陽月陰也畢陬乃以月陽配月陰十二月皆然
也橘本或作牖廣韻云牖月在乙也然則畢橘者畢星象匕橘之
言矞以錐穿物之名月在甲乙盛德在木象萌芽穿地而出也修
圉者猶柔兆强圉也月在丙丁盛德在火象長大剛彊而壯也厲
則者厲讀爲烈烈則訓爲法月在戊己盛德在土生養萬物有功烈
法則也窒塞者其義皆爲實也月在庚辛盛德在金物成皆堅實
也終極者其義皆爲盡也月在
壬癸盛德在水物生皆究盡也

月陽

正月爲陬 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 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 國語云至于玄月是也 十月爲陽 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云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故闕而不論

正月者白虎通云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
隨月而變故據物爲正也陬者虞喜以爲陬訾是也按陬訾星名
即營室東壁正月日在營室日月會於陬訾故以孟陬爲名說文
敘云孟陬之月據書劉向傳云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史記曆書月
名畢聚聚與陬同○如者隨從之義萬物相隨而出如如然也○
寎者釋文李陂病反本或作窉廣韻引爾雅作三月爲窉云本亦
作寎是寎窉同玉篇窉穴也筆永切然則窉者丙也三月陽氣盛
物皆炳然也○余者釋文餘舒二音孫作舒詩小明正義引李巡
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是
李孫義同孫本作舒爲異日月其除鄭箋四月爲除是鄭讀除爲
余○皋者釋文或作高同今按皋高音義同皋者皋韜在下也一
本釋名觀屬篇一高者上也五月陰生欲自下而上又物皆結實
槖韜下垂也○且者次且行不進也六月陰漸起欲遂上畏陽猶
次且也○相者導也三陰勢已成遂導引而上也○壯者大也八
月陰大盛易之大壯言陽大盛也○玄者懸也一本釋名一陰遂
在上也詩何草不黃正義引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一
侵與寖同一其色皆黑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引詩曰何草不玄
一按詩言春非秋也正義已駁之一郭引越語云至於玄月韋昭
注引爾雅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陽者詩歲亦陽止毛傳陽歷
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孫
郭義與鄭同皆以十月無陽强名之耳今按陰陽消息迭運不窮
故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詩采薇正義引
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舊說非也○辜
者故也十一月陽生欲革故取新也十月建亥者根荄也至建
子之月而孳孳然生矣○涂者古本作荼荼亦舒也言陽雖微氣
漸舒也舒荼古字通用周禮哲蔟氏注月謂從陬至荼是爾雅陬
涂古作陬荼馬瑞辰曰廣韻涂與除同音除謂歲將除也小
明詩日月方除毛傳除陳生新也蓋指十二月爲除言之

月名

南風謂之凱風 詩曰凱風自南 東風謂之谷風 詩云習習谷風 北風謂之涼風 詩云北風其涼 西風謂之泰風 詩云泰風有隧

風者釋名云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
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按風古字
今反氾放俱語聲之轉也凱風者詩傳用爾雅而申之云樂夏之
長養正義引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按凱

又闓也其風開明養育萬物說文以南風爲景風夏小正謂爲俊風俊景皆明大之義也○谷風者詩傳用爾雅而云陰陽和而谷風至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谷本通川之名毛傳以陰陽和爲言是谷風宣通陰陽谷即通也說文以爲明庶風明亦通矣○涼風者說文云北風謂之颸从涼省聲釋文涼本或作古飆字詩北風傳北風寒涼之風說文以爲廣莫風廣莫亦荒寒之義也○泰風者泰即大也詩桑柔箋西風謂之大風本爾雅文正義引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是孫炎亦以泰爲大說文以爲閶闔風按閶闔本天門之名天門在西北故以西風爲大也又按風有八方爾雅止及四方據詩文爲釋也故郭注亦但引詩

焚輪謂之穨暴風從上下　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　風與火爲庉庉庉熾盛之貌　迴風爲飄旋風也

穨者詩谷風傳穨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正義引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穨穨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穨按李孫釋穨字甚明毛傳相扶而上似與穨義相反疑必有誤焚輪疊韵字也釋文焚本或作焚穨本或作穨隤○猋者說文作飆云扶搖風也詩正義引李巡曰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下上曰猋按迴風是大名穨猋是其異號故月令注回風爲猋是孫炎所本也扶搖者莊子逍遙遊篇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淮南原道篇云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注扶搖如羊角曲縈而上也文選恨賦及文賦注竝引爾雅作飆飆皆俗字也○庉者釋文云本或作焞玉篇焞風與火也方言云焞一訖孫反一赫也郭注火盛熾之貌與此注同是庉當作焞也風與火者火得風而熾風因火而烈也○迴者說文作回飄者詩匪風卷阿傳俱本爾雅正義引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按旋風回旋于地不上不下異于穨猋其行飄飄故謂之飄其容蛇蛇故謂之颾（音移）廣韵颾小旋風咸陽有之小颾于地也然則此風咸陽尤多咸陽周之舊地詩三言飄風其二在周境廣韵之說近有徵矣

日出而風爲暴詩曰終風且暴　風而雨土爲霾詩曰終風且霾　陰而風爲曀詩曰終風且曀

暴者說文作㬥云疾有所趣也詩終風傳暴疾也霾者說文及詩傳用爾雅釋名云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曀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詩正義引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又曰雲風曀日光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言蒙昧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　霧謂之晦言晦冥

雺者說文作霿云天气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霧者說文作霚云地气發天不應霚文省作雺玉篇雺者霚同云天氣下地不應也霚與霿同云地氣發天不應也與說文互異釋文雺或作霿霚亦作霧與玉篇同蓋俱傳寫之誤耳雺者書云蒙恆風若正義引鄭注蒙作雺云雺者色澤鬱鬱冥冥也是雺與蒙同釋名正作蒙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霧者釋名云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按霧俗字也務今音也古讀霧如暮暮蒙聲轉故史記宋世家引洪範蒙作霧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作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與蒙同然則霧雺二字亦音轉字通矣霧謂之晦者釋言云晦冥也說文云霿晦也是霧霿字亦通經典多渾當以說文爲正

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音芋　蜺爲挈貳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

虹者說文云螮蝀也狀似蟲詩作蝃蝀叚借字也釋名以蝃爲掇飲鑿矣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云陰陽交爲虹霓是虹乃陰陽雜氣淮南說山篇云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謂之雩者釋文云雩今借爲芋然則雩猶芋也芋驚吁也螮蝀映日倏然成質光氣駭人作見驚吁也虹从工聲故釋名云虹攻也讀虹爲工釋文引字林虹工弄反皆古音也又引陳國武古巷反郭音講俗亦呼爲青絳也按今登萊人謂虹爲醬絳亦爲醬皆方音之轉耳釋名一虹又曰美人此郭注所本○蜺者霓之叚借說文霓屈虹青赤也一曰白色陰气也（此從釋文所引）按白色二句蓋別一義非謂霓也（一自蜺見楚辭天問篇）虹霓散文俱通故邢疏引郭氏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霓楚辭悲回風篇云處雌蜺之標顛遠遊篇云雌蜺便嫚以曾撓皆郭義所本也霓有齧音故釋文引如淳五結反（漢書天文志注）文選西都賦注引尸子曰虹霓爲析翳郭作挈貳

弇日爲蔽雲即暈氣五彩覆日也

弇者說文云蓋也雲山川气也弇日爲蔽雲者說文霚字解云雲覆日也淮南說林篇云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皆即此意郭云即暈也者釋名云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然則暈但映日而不弇日此雲弇日又非暈也暈周禮作煇（見眡祲）說文作暉云光也郭既失之鄭樵注以爲弇日者即虹也尤非

疾雷爲霆霓雷之急激者謂霹靂

雷霆者說文云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霆靁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又云震劈歷振物者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蒼頡篇云霹靂霹也是霆爲疾雷霓字衍也知者文選東都賦注及書鈔一百五十二類聚二初學記一御覽十三竝引作疾雷爲霆（一爲字或作謂之二字）無霓字知今本衍也宋翔鳳曰霓當爲電形近而誤余按穀梁隱九年傳云震雷也電霆也是霆電通名淮南兵略篇云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是亦以霆爲電與穀梁合二書所言理固可通但爾雅文不虛設若霆電并釋宜霆已明加電反覺霆電連文又復不詞故知非電之誤

雨寛爲霄雪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寛寛水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

雪者說文云凝雨說物者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寛者與霰同說文云霰稷雪也或从見作寛釋名云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詩頍弁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是霰之爲言猶搏也雪遇溫氣而搏如粟粒雜下故說文以爲稷雪釋名以爲星散皆得其形狀文選雪賦注引韓詩薛君曰霰英也宋書符瑞志引韓詩霙作英而云花葉謂之英又云霰爲花雪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獨六出彼以花雪爲霰妄據韓詩之霙其說竝謬矣霄雪者雪字亦衍說文雨寛爲霄霄語也無雪字今本蓋緣郭注而衍也水經洛水注云長霄冒嶺層霞冠峯霄字之義蓋本於此郭云霰水雪雜下者初學記二引爾雅云雪與雨雜下曰霰其說亦失之

暴雨謂之涷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小雨謂之霢霂詩曰益之以霢霂久雨謂之淫左傳曰天作淫雨淫謂之霖雨自三日以上為霖濟謂之霽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薺

暴者說文作𩅰云疾雨也涷者淮南覽冥篇云降扶風雜涷雨高誘注扶風疾風也涷雨暴雨也郭云江東呼暴雨為涷雨文選思玄賦舊注云巴郡謂暴雨為涷雨名據方俗為言也亦曰淮雨尚書大傳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鄭注淮暴雨之名也○霢霂者說文及詩傳用爾雅釋名云霢霂小雨也言裁霢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詩信南山正義引李巡曰水雪俱下按爾雅無雪字詩釋言雪不云一時俱下李注非也霢霂字之雙聲轉為溟濛說文以濛濛為微雨以溟溟為小雨是溟濛霢霂皆以雙聲為義釋名之說似未免望文生訓矣○淫者說文云久雨為淫晉語云底著滯淫是淫有久意故韋昭注淫久也淫又名霪說文霝久雨也○霖者說文云雨三日已往本左氏隱九年傳文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是三日已上通名霖也霖猶霢也說文霢霖雨也南陽謂霖霢今月令淫雨蚤降鄭注淫霖也今月令曰衆雨說文作霢引明堂月令曰霢雨然霢訓小雨霢訓霖雨依聲為義當為霢○霽者說文云雨止也濟者釋訓云止也淮南時則篇云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覽冥篇云風濟而波罷以濟為止也濟與霽音義同故書洪範曰霽鄭注作濟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漢書郊祀志如淳注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是濟霽通也說文霽字解云霽謂之霽所引或爾雅古本之文今脫去之

風雨

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天根氐也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

星者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釋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周禮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硩蔟氏以方書二十有八星之號鄭注星謂從角至軫也按十二次玄枵為首爾雅先壽星者以角亢為列宿長也角者兩星相對觸天官書云左角李右角將亢者四星似彎弓天官書云亢為疏廟氐者四星側向以承柢故天官書氐為天根索隱引孫炎以為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也律書云氐者言萬物皆至也亢者言萬物亢見也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月令云仲秋之月日在角仲夏之月日亢中季冬之月日氐中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韋昭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氐亢之閒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是則氐又名本也壽星者晉語云歲在壽星又云復於壽星韋昭注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是角亢氐俱屬壽星也開元占經分野略例云於辰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達於地春氣布養萬物各盡其天性不罹天夭故曰壽星漢書郊祀志杜亳有壽星祠史記索隱以為南極老人星誤

天駟房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大辰房心尾也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房者四星直下為明堂律書云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天駟者天官書房為天府曰天駟索隱引詩汎歷樞云房為天馬主車駕宋均云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按驂卯馬祖也房南星曰左驂北星曰右驂中二星曰左服右服是則四星合為天駟也周語云駟見而隕霜又云月在天駟又云辰馬農祥也韋昭注辰馬謂房心星也駟馬也故曰辰馬房星晨正而農事起焉故謂之農祥又注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心者三星中央色最明尾者九星如鉤首上岐律書云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天官書心為明堂尾為九子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是尾一名依依星聲同語有輕重耳辰者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又辰云房星天時也䢅云房星為民田時者是辰訓時時主房房為農祥以候田時謂之大辰者言其星最明大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穀梁傳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范甯注引劉向曰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左傳正義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然則小正單舉心說文單舉房其實房心尾三宿通有辰名也○又言大火謂之大辰者大火謂心也左氏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是故心為大火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按此所謂三大辰也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云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校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既言大辰房心尾又言心為大辰者心三星最明大寒頭卯見故詩傳言三星皆謂心也所以名大火者分野略例云於辰在卯為大火東方為木心星在卯火出木星故曰大火

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

箕者四星狀如簸箕律書云箕者言萬物根棋（集解徐廣曰棋一作柢）故曰箕天官書云箕為敖客曰口舌詩巷伯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大東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按箕有口舌之象故詩以喻讒言有簸揚之義故書云星好風也斗者六星狀如北斗天官書云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月令云仲冬之月日在斗仲春之月旦建星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按建星在斗魁上形如籃月令以建星謬南斗用此見昏旦之不正當斗也漢津者大東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雲漢箋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今按河漢分南北二道北指危室南橫箕斗爾雅獨言箕斗者以箕為木宿斗為水宿二宿相交於漢有津梁之義故曰漢津然則不言析水獨言析木者天漢起自尾箕於辰在寅為木故主起處而名為析木也左氏昭八年正義引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閒是天漢之津也左傳及周語並云析木之津韋昭注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閒為漢津是則經典俱作析析木之津今爾雅宋本析木下有謂字郭注有即漢津也四字並非

星紀斗牽牛也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牽牛者律書云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按牽牛即河鼓非牛星也牛大星角上岐腹下雖廢其星微小爾雅以牽牛爲星紀不以牛宿爲星紀也舊說多誤詳見下文星紀者分野略例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於辰在丑爲星紀星紀者言其統紀萬物十一月之位萬物之所終始故曰星紀也郭義本孫炎〔襄廿八年左傳正義引〕月令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大宗伯疏引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逸周書周月篇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按逸書及爾雅皆據周而言也上溯虞夏冬至日在虛爲玄枵正中殷在婺女周在牽牛則斗值星紀之初爲十二次紀首故曰星紀至漢冬至日在斗元明在箕則爲析木之津正中

玄枵虛也虛在正北北方黑色枵之言耗耗亦虛意顓頊之虛虛也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北陸虛也

虛星之名凡四

虛者二星上下如連珠律書云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天官書虛爲哭泣之事堯典宵中星虛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是虞夏以仲秋昏虛中周秦則在季秋此所謂歲差也玄枵者說文引春秋傳歲在玄枵玄枵虛也左氏襄廿八年傳淫於玄枵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正義引孫炎曰虛在北方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分野略例云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也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曰玄枵也按亦曰天黿周語云星在天黿韋昭注天黿次名一曰玄枵也○顓頊之虛者左氏昭十年傳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正義曰北方之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水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按北方三宿婺女虛危爾雅不言女危以虛在中舉中足以包之也○北陸者左氏昭四年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正義引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按郭云虛星凡四者連虛爲數其實虛星有此三名也

營室謂之定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

營室者二星相對出旁綴離宮六星兩兩而居律書云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含〕陽氣而產之天官書云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東壁者〔壁釋文作辟云本又作壁今從宋本〕二星上下相對與營室連體而正方月令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按壁曰東者據昏中視之壁在營室東也二宿皆值北方水位故又稱之水左氏莊廿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是也又謂之天廟周語云日月底于天廟韋昭注天廟營室是也定者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引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按周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鄭孫義所本也定本䚡斸之名〔見釋器〕營宮室者所資星名定者營室形似鉏钁離宮施其上有鉏刃之象凡諸星名起於古之田父多取物象爲名營室名定義蓋本此孫郭訓定爲正非本義也娵觜者當作陬訾月令注作諏訾爾雅作娵觜皆叚借也左襄卅年傳云歲在娵訾之口正義引李巡曰娵觜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也分野略例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於辰在亥爲諏訾諏訾猶歎息也十月之時陰氣始盛陽氣伏藏萬物失養育之氣故哀愁而歎息嫌於無陽故曰諏訾是諏訾以歎息爲義孫炎作娵觜之歎是也邢疏引歎作文注

降婁奎婁也奎爲溝瀆故名降

奎者十六星旁殺而下垂象兩髀說文奎兩髀之閒是也律書云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天官書云奎曰封豕爲溝瀆婁者三星下銳連而上體舒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天官書婁爲聚衆〔釋詁僂聚也僂婁同〕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季夏之月日奎中季冬之月昏婁中降婁者左襄卅年傳云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預注本爾雅正義引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一切經音義六引李巡曰降婁白虎宿也分野略例云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於辰在戌爲降婁降下也婁曲也陰生於午與陽俱行至八月陽遂下九月剝卦用事陽將剝盡萬物枯落卷縮而死故曰降婁

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

昴者七星攢聚大小相繫說文云昴白虎宿星堯典云日短星昴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詩小星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也律書昴正作留云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郭云旄頭者天官書昴曰髦頭漢書天文志竝作旄頭也大梁者左昭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天官書昴畢閒爲天街索隱引孫炎云昴畢之閒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是則大梁取橋梁之義也分野略例云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於辰在酉爲大梁昴爲大梁之次之中星也詩七月正義引孫炎曰西方之宿昴爲中也按大梁三宿胃昴畢爾雅獨言昴者亦舉中以包之○西陸者左昭四年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正義引鄭志答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按四月昴則見是鄭以西陸朝覿爲昴星朝見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當有四陸左傳爾雅獨言北陸西陸又於二陸之中各舉一星爲識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是皆舉一以包之耳

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

畢者八星橫貫兩叉出說文云畢田罔也从華象畢形微也天宮書云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詩大東傳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按畢有二義詩云畢之羅之是田網名畢也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是祭器名畢也鄭注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田網祭器皆象畢星義得兩通毛傳爲長故郭義所本也月令孟夏之月日在畢孟秋之月日畢中月離于畢畢星好雨詩書說之詳矣濁者叚借字也律書云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是濁以觸爲義亦象星形濁或作噣又作咮皆象形兼取聲也詩漸漸之石傳畢噣也月令箋畢噣也正義引李巡云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

之畢或謂之噣因以名星（按四字誤倒書作因星以名郭注可證）

咮謂之柳咮朱鳥之口**柳鶉火也**鶉鳥名火屬南方

柳者八星曲頭垂似柳月令云季夏之月日在柳季秋之月旦柳中柳之言擾也擾訓聚也咮者說文云鳥口也天官書云柳為鳥注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曰注咮也考工記輈人注鶉之咮者形如注星是皆以注為咮也咮又作噣索隱引漢書天文志注作噣爾雅鳥噣謂之柳孫炎云噣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咮又作噣詩小星傳三心五噣正義引元命苞云柳五星釋文引爾雅作噣謂之柳鄭箋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夏小正二云正月鞠則見鞠者何氏震曰鞠當為噣爾雅噣謂之柳虞夏正月日躔營室奎婁昏西沒則柳東升是戴氏以鞠即噣也噣鞠聲近咮噣同聲注又聲相轉故皆展借通用○鶉火者輈人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鄭注鶉火朱鳥宿之柳左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咮是故咮為鶉火杜預注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分野略例云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於辰在未為鶉首南方七宿其形象鳥以井為冠以柳為口鶉鳥也首頭也故曰鶉首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於辰在午為鶉火南方為火言五月之時陽氣始隆火星昏中在朱鳥之處故曰鶉火按埤雅八引闕名會經曰赤鳳謂之鶉然則鶉為朱鳥謂此矣南方三次曰鶉首鶉火鶉尾鶉星亦曰鳥帑（見左襄廿八年傳注）爾雅獨言鶉火亦舉中以包之柳居鶉火之首故舉以為識

北極謂之北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

北辰者論語以為居其所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為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為居其所耳北極者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然則極者中也北辰者時也故公羊昭十七年疏引李巡云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郭所本也然公羊以北辰與心伐同為三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北辰大火指心小揃指參）爾雅不言參伐以北辰居中為衆星所拱向也故文選長楊賦注引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者樞機之地樞要之名也天官書謂之太一（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馬融謂之太極（易繫辭釋文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天官書索隱引）鄭氏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大宗伯疏引鄭注）是皆北辰之異名也雖語出緯書理難徵信要以星精為帝帝位應星爾雅言星以識帝緯書名帝以著星其義相通其實不異或以帝號星名二文並舛以此致疑則陋矣

何鼓謂之牽牛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為檐鼓檐者荷也

此申說牽牛之名以附列宿之後明星紀之牽牛即何鼓也恐人不識故復明之書說以為別於星紀之牽牛誤矣今驗牽牛三星牛大星天官書謂以牛星為牽牛故以何鼓牽牛為二星矣牽其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亦實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詩云睆彼牽牛睆明星貌也何鼓中星最明牽頭即見而牛宿差不甚顯詩人觸景摛情不宜舍極明之何鼓而取難見之牛宿睆彼之詠謂何鼓不謂牛宿明矣毛傳取爾雅為釋精當不移月令季春日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皆何鼓也凡舉中星不必皆正指其宿有仲春弧建之例夏小正之織女南門亦其比也攷諸經典無名牛宿曰牽牛者天官書云牽牛為犧牲其北何鼓蓋星家失傳自此始今按牽牛氏此說足訂史記之誤何鼓亦名黃姑聲相轉耳郭云擔鼓擔者荷也擔荷說文作儋何今南方農語猶呼此星為扁擔蓋因何鼓三星中豐而兩頭銳下有儋何之象故因名焉自史記誤以何鼓牽牛為二星釋爾雅者因之而誤故詩大東正義引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何鼓為牽牛也（孫注參天官書索隱）爾雅以何鼓牽牛為一星如李孫之義則二星孫炎又以何鼓左右之旗強名為何鼓斯皆失矣文選長楊賦注引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然則星紀之名蓋以此

明星謂之啓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太白

啓者說文云開也通作啓詩大東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正義引孫炎曰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啓明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天官書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是皆孫郭義所本也太白一名大囂（見天官書）其謂之明星者詩明星有爛明星煌煌是也啓明又曰開明大戴禮四代篇云東有開明避漢諱改也此釋五星之異名餘四星不言者略之廣雅則詳矣

彗星為欃槍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

彗者說文云埽竹也或从竹作篲釋名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一切經音義二引孫炎曰妖星也四曰彗）按彗春秋作孛凡三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左傳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其言于東方者何見于旦也欃槍者開元占經八十五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天官書云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云欃槍棓彗雖異其殃一也是史記漢書俱以彗星欃槍為非一星與爾雅異孫炎注四曰彗本漢志

奔星為彴約流星

奔星者天文志云彗孛飛流張晏注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注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然則飛流有異郭以奔星即流星者流奔雖有遲速大小之異其類則同故占經七十一引爾雅舊注云流星大而疾曰奔是也彴者說文約也占經引舊注云彴便宛切（釋文作彴蒲博步角皮約三反約如字又於詔反又音握）按彴約猶爆爍皆字之疊韻疊言奔星急疾之狀耳

星名按經星二十有八爾雅止記十七其未及者北方則須女也危也西方則胃也參也南方則東井也輿

鬼也七星也張也翼也軫也十有二次止言其九其未及者則實沈也鶉首也鶉尾也五星止言其一其未及者則歲星也熒惑也填星也辰星也蓋爾雅釋六藝之文文有不備可類推也又如月令所載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史記曆書備二十八星之號有建罰狼弧而無斗觜井鬼是則爾雅之不備非缺脫也鄭樵以為編禍之失非矣獨淮南

天文及漢書曆志所載二十八宿與今世無異蓋舊有此名也至於分野之說亦星家所傳不知所自起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衆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鄭注云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分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按爾雅兼及彗星奔星意亦如此

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蒸**進品物也

祠烝嘗禴祭名也已見釋詁此以爲四時祭名也禮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大宗伯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然則四時祭名蓋周公所定也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礿夏祭也王制正義引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春秋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約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此皆釋其名與其義也詩正義引孫炎云祠之言食（音賜）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蒸進品物也郭注俱本孫炎

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之

燔柴者說文作㷉柴云燒柴㷉燎以祭天神按燔也柴也一事也大宗伯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是則燔以玉帛柴以牲體鄭衆注實柴實牛柴上是也亦謂之炮祭大祝辨九祭三曰炮祭鄭衆注炮祭燔柴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皆天神之屬也瘞埋者亦兼牲玉而言詩鳧鷖正義引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禮運注云埋牲曰瘞李巡舉玉康成舉牲實則瘞薶之中兼包二義故鄭於司巫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又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

庪縣者覲禮云祭山丘陵升賈疏引爾雅而申之云升即庪縣也公羊僖卅一年疏引李巡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孫炎曰庪縣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按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如孫炎說則庪縣即是埋如李巡說則庪爲庋置李說是也爾雅與周禮不同鄭志答張逸問已言之矣（詩正義引）釋文庪本或作庋又作攱今按亦借作祈考工記玉人注祈沈以馬釋文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九委反與庪同音則祈即庪也鄭注本用爾雅今小爾雅亦無此文恐誤引耳浮沈者覲禮云祭川沈賈疏云不言浮亦文略也公羊疏引孫炎云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故曰浮沈邵氏正義以爲祭川竝用牲玉故或沈或浮金鶚求古錄駁之云據周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注沈謂祭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左傳之沈玉非祭禮（見襄十八昭廿四定三年）史記河渠書所言非周制也

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

祭星者蓋爲壇祭之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布者釋文引李巡曰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孫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按辰字從公羊疏增）埤雅廿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釋名無）按封禪書有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索隱引爾雅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淮南氾論篇云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高誘注羿堯時諸侯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按司命是星名祭星之布義或本此羿死而爲宗布蓋猶傅說騎箕尾爲列星矣○磔者說文云辜也按辜即辜也祭風者左氏昭元年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古有祭風之禮也大宗伯以槱燎祭飌師蓋磔牲體而燔燎之公羊僖卅一年疏引李巡曰祭風以牲頭蹏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郭云磔狗以止風者大宗伯注鄭衆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封禪書云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索隱引風俗通云殺犬磔禳也按淮南萬畢術云黑犬皮毛燒灰揚之止天風然則磔狗祭風蓋古遺法秦風磔狗禦蠱菑亦祭風之意易蠱象云山下有風蠱也

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禷者說文云以事類祭天神書云肆類于上帝詩皇矣正義引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周禮肆師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引大傳曰柴于上帝然則類者以類於郊祀而名也然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鄭衆注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鄭注四類日月星辰小宗伯又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凡祭皆有類惟類於上帝爲尊耳類爲師祭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是也禡者說文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引周禮曰禡於所征之地詩序云桓講武類禡也皇矣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王制注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按公羊莊八年傳出曰祠兵何休注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是祠兵即禡祭古禮猶未亡也禡借作貉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貉（音陌）一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云掌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引詩及爾雅然則禡本兵祭因田獵習兵故亦依倣爲之實則禡宜於所征之地也

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伯者詩吉日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按禱說文作禂云禱牲馬祭也甸祝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引詩及爾雅爲釋然則詩之既伯是爲馬祭即甸祝禂馬是也詩之既禱乃爲獲禽即甸祝禂牲是也爾雅主爲釋詩言云伯馬祭也禱禽祭也今壹不言直云馬祭也者以馬爲重故特釋之不言禱禽略可知也此與

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文義正同彼以輦者釋徒不釋御亦略之

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

禘者說文云禘祭也引周禮曰五歲一禘本禮緯文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以爲五年一禘也按禘之名古多異說有時祭之禘則王制云春曰礿夏曰禘祭義云春禘秋嘗鄭注並以爲夏殷禮也有殷祭之禘則詩序云雝禘大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方而小於祫又有郊祭之禘亦詩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魯語韋昭注同）金鶚禘祭考云禘祭有七圜丘之祭爲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圜丘之禘故在釋天篇中孫炎郭璞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非也（孫注見王制正義引）按王制正義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是鄭據禮緯三年祫五年禘之文以正魯禮之非故王制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鄭據魯禮云然耳非通義也實則魯禘非禮春秋書之皆以示譏杜預不知此意見經所書便以爲禮故僖八年禘于大廟注云禘三年大祭之名此妄說也王制正義曲殉杜說以爲祫即禘也尤謬

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商曰肜**書曰高宗肜日**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

禘之名四代所同繹則三代異名繹者釋詁云陳也方言云長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繹繹者無窮之意也是繹取尋繹不絕故曰又祭詩絲衣序繹賓尸也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知繹以明日者春秋宣八年經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然則辛巳壬午正得二日故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詩正義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傳正義引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何休注禮繹祭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禮器云爲祊乎外鄭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有司徹注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是皆繹之禮與其地也釋文繹或作襗字書爲繹繹二字並俗作○知周曰繹者絲衣言繹列於周頌春秋書繹猶秉周禮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孔子曰失之矣蓋亦譏時人也○肜者融之長音也書云高宗肜日絲衣箋商謂之肜釋文肜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繹俱訓長是融繹義同詩正義引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公羊注肜者肜肜不絕是皆以肜爲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玄賦作肜肜李善注融與肜古字通也○夏曰復胙者絲衣箋及公羊注引爾雅並無此句徐彥疏云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然則此句獨郭本有之也釋文胙本作胙又音祚

祭名

春獵爲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爲苗**爲苗稼除害**秋獵爲獮**順殺氣也**冬獵爲狩**得獸取之無所擇

四時之田通謂之獵何獵者捷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說文獵放獵也逐禽也釋言云獵虐也蒐者當作搜搜聚桓四年釋文云蒐䕷氏本又作搜是也搜訓求故以爲搜索取禽之名或作獀祭義獀狩鄭注春獵爲獀獀即搜之叚借矣○苗者左氏隱五年正義引大司馬注鄭解苗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是鄭孫義同爾雅舊注以爲爲苗除害其義疏矣○獮者釋詁云殺也說文作𤣻云秋田也左傳釋文引亦同爾雅釋文又引作從爾或作禰從示並非也說文𤣻从璽聲古讀若徙轉爲息淺反非古音矣因息淺之音遂改說文从爾以就其讀玉篇又出獮字亦作禰今按作禰是也說文繇錯本示部云禰秋畋也从示爾聲與犬部從璽聲者音近義同獮或作𧵍从豕與璽聲亦近可知从爾者非○狩者說文云犬田也按冬寒雪下獸肥草枯功狗在鹽便於馳逐詩言從公于狩又云載獫歇驕是冬田用犬也毀注犬田改爲火田恐未然也周語云狩于畢時夏小正云十一月王狩是狩以仲冬也謂之狩者詩叔于田及伐檀正義引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無所擇也左氏隱五年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注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正義引爾雅四時獵名與此同諸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此如杜依爾雅舊注郭亦然也經典言此四獵多有異文周語云蒐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既闕苗名公羊桓四年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又闕夏田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雖具諸名文復參差獨周禮大司馬及隱五年左傳與爾雅合又詩車攻一篇言行狩復云之子于苗苗狩互見春秋屢書蒐狩不言苗獮偏闕二文禮玉藻云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省當爲獮獮秋田也經典所言略備於此矣

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音遼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爲狩**放火燒草獵亦爲狩

此釋非時之田也獠者說文云獵也不云宵田詩伐檀箋宵田曰獵不言爲獠許鄭二君以互見爲文也詩火烈具舉正義曰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伐檀正義引郭注云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皷今本郭注又義爲長所引管子四稱篇文也爾雅釋文獠或作燎獠獠轉義同故鄭引獠即作獵矣○狩者與冬獵同名故郭云亦也火田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注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賈疏云漢之俗聞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獸春秋桓七年二月焚咸丘杜預注焚火田也譏盡物正義引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今按火田非古也夏官春蒐已言火弊王制畢蟄乃以火田因知爾雅此語蓋亦後人所增何以明之昆蟲雖蟄么麿之屬半匿草根淺土休息閉藏今烈焰焚燒聚族殲旃仁人用心當不若是詩言火烈具阜春秋書焚咸丘左傳（定四年）田於大陸焚焉三者皆譏淫獵孔子垂教不弋宿鳥周公作法乃容火田禮緯漢儒所傳恐有增飾蓋成注繹以放火張羅爲漢俗可知斯事不起於古矣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戎醜大衆**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

冢戎釋詁並云大也醜衆也此釋詩緜篇文冢土大社毛傳文也天子之社謂之大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者縣正義引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知兵爲大事者左氏成十三年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是也春秋書有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武宮（昭十五年）皆謂祭事故知祭爲有事也謂之宜者縣正義曰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使祐也（書正義引作求見福祐也禮記正義作求使宜也）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乎社又云設軍社鄭衆引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賈疏云宜祭於社卽將社主行是也

振旅闐闐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幼賤在前貴勇力**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旅者釋詁云衆也振者整齊之意詩采芑箋振猶正也闐者說文云盛皃闐闐蓋師旅整嚴之象出爲治兵入爲振旅者春秋莊八年公穀傳文但公羊治兵作祠兵祠卽治也故采芑箋引傳仍作治兵矣（何休注謂祠祭失之）云尚威武反尊卑也者詩正義引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是郭所本又按大司馬云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蓋春主農事故以入言秋尚威武故以出言是爲二時習戰之名也左氏隱五年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又爲三年習戰之名也穀梁以治兵振旅爲習戰公羊亦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公穀之義與爾雅合

講武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縿**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素陞龍于縿**畫白龍於縿令上向**練旒九**練絳練也**飾以組**用綦組飾旒之邊**維以縷**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

此釋龍旂之制也錦者說文云襄邑織文綢者檀弓云綢練鄭注以練綢旌之杠卽引此文但彼喪葬所用故綢以練此吉事所用故綢以錦也綢皆讀若韜謂纏韜之也杠者釋文引廣雅云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纁者絳也帛者繒也大宗伯注帛如今璧色繒也明堂位注引此文帛作白纁白縿者言以絳色及白繒爲縿也縿者說文以爲旌旗之斿蓋旒所著處故詩干旄正義引孫炎曰爲旒於縿按巾車注正幅爲縿斿則屬焉賈疏正幅爲縿爾雅文又覲禮疏爾雅說旌旗云正幅爲縿據此二文可知爾雅今本蓋脫去四字也云素陞龍于縿者明堂位注引陞作升覲禮侯氏裨冕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按司常云交龍爲旂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據此則升龍者畫一龍降龍者畫二龍也爾雅綢杠升龍皆用素蓋旂從殷制商頌所言龍旂十乘必是白色賈公彥司常疏引此以爲施於喪葬之期非無見也練者說文云湅繒也經典說練皆純素郭注絳練非也郭意蓋以周人尚赤據司常注九旗之帛皆用絳因以此練爲絳練耳然司常是周制爾雅練旒白與是殷制何可同也旒者當作流說文游旌旗之流也爾雅釋文旒經典亦作流是也又引廣雅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轂士三旒至肩然則練旒九者必是殷制與周不同周制天子十二旒亦不容九旒矣組者說文綬屬詩素絲組之箋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蓋本此爲說也是組用素郭云綦組亦非據釋文綦本亦作纂說文纂似組而赤以此注上下推之知郭本綦必作纂矣維者持之也縷者綫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鄭注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詩正義引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組飾其上縷持其旁以詩素組準之知縷亦當用素箋云素絲爲纕是矣郭云朱縷非也

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帛全幅長八尺**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

旐者說文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旐本司常及輈人文也釋名云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緇者帛黑色也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炎云緇黑繒也云廣充幅長尋者充終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然則旐之制以緇帛廣二尺四寸長八尺爲之也公羊注緇作繒云繒廣充幅長尋曰旐恐誤也旐畫龜蛇屬北方宿是當以黑爲主檀弓云設旐夏也然則旐從夏制知色尚黑矣鄭注用爾雅而云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於緇上增旌之旐三字緇下增布字蓋以設旐與設披設崇其字同類故釋旐爲旌之旐非爾雅之義○旆者說文云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公羊疏引孫炎云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郭云帛續旐末爲燕尾者公羊注繼旐如燕尾曰旆不言用帛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然則旆亦雜色爲之不專用白矣郭云義見詩者六月傳白旆繼旐者也按白與帛古字通故知帛續旐末矣詩正義及釋文旆俱作茷釋文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按茷旆假借字

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

旌者說文云游車載旌（司常文）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釋名云析羽爲旌（亦司常文）旌精也有精光也又云緌有虞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橤橤然也以緌爲有虞氏旌本明堂位文鄭注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詩干旄正義引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然則旌者其上有旄其下有羽爾雅不言羽者疑有虞氏惟竿首注旄其形緌緌因謂之緌至周加文析采羽爲飾故周禮夏采注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是鄭亦以注旄首爲卽有虞氏之緌且爾雅旂用殷制旐用夏制則旌宜用有虞之制也許君說旌云析羽注旄首蓋以周制兼虞制言爾雅不言析羽無妨專言有虞之制也夏采序官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爲緌恐未然也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者釋言注今之羽葆幢是矣

有鈴曰旂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

此覆說旂事也鈴者說文云令丁也旂有鈴者說文旗有衆鈴以令衆也其鈴所在之處則詩載見傳鈴在旂上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炎曰鈴在旂上旂者畫龍詩正義引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注以爲縣鈴竿頭似失之也又此上文說旂之制不言有鈴知鈴乃周制且此下旟旃亦皆周制也必知鈴周制者詩言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周頌文也

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

旟者說文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旟衆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旟司常文也輈人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則孫義本於鄭也公羊宣十二年疏引李巡云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其說又異李巡之意蓋以司常但云鳥隼爲旟爾雅亦止云錯革皆不

言畫故云以華爲之置於旗端此卽郭義所本但旗端與竿頭異耳郭注合字未安汪氏中校定本據隋書禮儀志作全字是矣御覽三百四十引爾雅趙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與郭注剝鳥皮毛又復不同參考諸家之說當以孫炎爲長郭義爲短郭又引曲禮云載鴻及鳴鳶者其意亦謂載當載其皮毛

因章曰旃 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旃

旃者說文云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引周禮曰通帛爲旃或从亶作旜司常云孤卿建旜釋名云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也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司常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又云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按因章者謂因帛之色以爲章不加文飾故司常謂之通帛爾雅謂之因章左氏僖廿八年正義引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又按爾雅釋文引世本云黃帝作旃是旃起於黃帝其時蓋用黃色至周尚赤始用絳帛以此推之知因章錯革二條俱從周制也又文選西京賦辥綜注引爾雅曰熊虎爲旗今爾雅無之

旌旂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四　孫男聯孫伯懽薇近垣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五

棲霞郝懿行學

釋地第九

地者說文云元气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釋名云地者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審諦也白虎通云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釋文引張顯古今訓云土乙力爲地許慎注淮南子云地䲏也物理論云地底也著也陰體下著禮統云地施也諦也應變施化審諦不誤按大司徒云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此篇所釋自九州以訖四極其閒陵藪異名原野異勢五方異氣莫不備載下篇釋丘釋山釋水皆地之事故總曰釋地

兩河閒曰冀州 自東河至西河

冀者說文云北方州也釋名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釋文引李巡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按職方云河內曰冀州此云兩河閒者即兩河之內也言東河西河不言南河者以豫州見之又古以冀爲中州之通名穀梁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淮南覽冥篇注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大荒北經注冀州中土也並與爾雅義異

河南曰豫州 自南河至漢

豫者釋詁云安也釋名云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序故其氣平靜多序也又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按禹貢豫州以荊河爲界爾雅豫州以漢水爲界知者以下文漢南曰荊州荊在漢南明豫在漢北矣郭云自南河至漢公羊莊十年疏引孫氏郭氏皆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與今本郭注異

河西曰雝州 自西河至黑水

雝者邕之叚借說文作邕隸作雍釋名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釋文云雍者擁也東崤西漢南商於北居庸四山之內擁翳也李巡云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又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閼故取名焉按周禮及爾雅皆無梁州則雍州兼有梁州之地也禹貢雍梁皆西界黑水故郭據以爲言至漢改雍梁爲益州今其地則四川也

漢南曰荊州 自漢南至衡山之陽

說文云荊楚木也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之也邢疏引李巡云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按禹貢荊州言荊及衡陽爾雅言漢南者衡陽舉其南界漢南舉其北界也漢北即豫州界

江南曰揚州 自江南至海

揚者釋名云揚州之界多水水波揚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禹貢正義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案禹貢言淮海惟揚州公羊疏引鄭注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爾雅變淮言江者明揚徐二州以江爲界江南爲揚州即知江北爲徐州矣郭云自江南至海公羊疏引孫氏郭氏曰自江至南海也蓋至南二字誤倒當以今本爲是

濟河閒曰兗州 自河東至濟

濟兗說文作泲沇云泲沇也東入于海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泲釋名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類聚六引春秋元命苞曰兗之言端也按兗州界東南據濟西北據河是在濟河閒也釋文及公羊疏引李巡云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謙一書正義及邢疏引謙作讓一故曰兗兗信也

濟東曰徐州 自濟東至海

徐州者釋文引太康地記以爲取徐丘爲名釋名云徐舒也土氣舒緩也公羊疏引李巡曰濟東至海一書正義引作淮海閒三字一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徐舒也又引孫炎與郭注同按禹貢徐州界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爾雅舉濟東爲言者殷仍夏制徐兗二州以濟爲界濟西爲兗東爲徐也至周幷徐於青與夏殷異太康地記周合其地於青州是矣

燕曰幽州 自易水至北狄

燕說文作郾云地名釋名云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爲國都也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釋文引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又引太康地記以爲因於幽都爲名或云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二者相依也按職方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幷州禹貢合幽於冀爾雅合幷於幽公羊疏引孫郭並云自易水至北狄也據職方疏易幷州川浸昭余祁幷州澤藪爾雅十藪燕有昭余祁此注易水屬燕是皆幷合於幽之證

齊曰營州 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

齊者以天齊淵水而得名史記封禪書云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集解蘇林曰當天中中齊一索隱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一釋名云齊齊也地在勃海之南勃齊之中也營州者釋名云古有營州齊衛之地於天文屬營室取其名也公羊疏引李巡曰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爲青州又引孫郭並云自岱東至海本禹貢青州界而言也釋文營者蓋取營丘以爲號引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乎按說苑辨物篇本爾雅作齊曰青州是營即青矣禹貢正義引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以爲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其說是矣郭云此蓋殷制者釋文引李郭同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幷無徐營是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周禮異故疑爲殷制今按十藪多異職方疑亦殷制

九州 九州之制或云起於黃帝顓頊尚書獨載堯以來說文州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

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是則九州之名蓋起於堯矣釋名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禹貢序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王制注云州猶聚也爾雅所釋則殷九州之疆域也逸周書大匡篇云三州之侯咸率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頌云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又云帝命式于九圍毛傳九圍九州也殷有九州皆其證

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釋名云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按爾雅魯兼徐兗二州之地故禹貢大野屬徐州職方屬兗州爾雅實兼二文也左氏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杜預注與郭同晉地理志鉅野屬高平國漢志屬山陽郡史記夏紀集解引書鄭注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今按鉅亦大也元和郡縣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水經濟水注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淸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然則鉅野古縣因藪澤爲名也

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

釋名云晉進也又取晉水以爲名其水迅進也大陸者呂氏春秋有始覽及淮南墬形篇並云晉之大陸高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水經淸水注云脩武故甯也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甯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左氏定元年傳杜預注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是鄭注本杜預以吳澤陂爲大陸其地在河內脩武今之獲嘉縣西北春秋時晉之境內左傳晉始啟南陽謂此地也呂覽淮南又云趙之鉅鹿高注以鉅鹿廣阿澤當之其地在今順德府鉅鹿任縣之閒乃趙之境內故別爲趙藪然鉅鹿亦有大陸之名故郭注本孫炎遂以此爲晉藪誤矣水經濁漳水注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張聽咸曰脩武鉅鹿南北千里酈元欲聯爲一地乃以淇口當禹貢北過絳水之文故強爲牽合胡氏渭云淇口在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信如酈言則河之所經當先大陸而後降水斥其無定見云云是矣孫炎郭璞所云廣阿澤者（孫郭注同見左傳正義阿作河誤）即漢志尚書鄭注所指禹貢之大陸呂覽淮南所云趙之鉅鹿矣並與此違

秦有楊陓今在扶風汧縣西

說文云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釋名云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潤也楊陓者職方冀州藪曰楊紆注云所在未聞雍州藪曰弦蒲注云在汧漢地理志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然則漢志所說與職方同鄭注甚明郭欲以職方之弦蒲當爾雅之楊陓參差不合其說非矣淮南墬形篇云秦之陽紆高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按左氏僖卅三年傳秦有具圃杜預不注其地如高誘說以具圃即具圃錢氏坫說文斠詮云今池陽爲西安府涇陽縣地並無高原大澤然則高注亦非矣淮南脩務篇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穆天子傳云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然則陽紆陽盱聲雖相近而於爾雅之陽陓都亦無會邵氏正義說以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以爲近之今按爾雅釋文陓郭烏花反則與華音相近似楊陓即陽華然鳳翔之名非高所得聞錢氏所謂後人附入者不足依據高引或說以爲在華陰西亦無的指難以取證後漢郡國志注於弘農郡華陰下引呂覽及高注於右扶風汧下引爾雅及郭注亦不以爲一地則邵氏亦失之釋文陓孫於于反本或作紆字非然則陽紆楊陓非一地明矣攷之諸書既多差舛按之職方又相抵互竊謂爾雅此義當如鄭君之闕疑不當如郭氏之誤注

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釋名云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爲殷後若云滓穢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孟諸者禹貢作孟豬史記作明都漢志作盟諸職方作望諸鄭注望諸明都也左傳作孟諸與爾雅同諸豬聲同孟望明盟古聲近也元和郡縣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諸澤在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晉地理志梁國睢陽春秋時宋都漢志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是郭所本也睢陽今之歸德府商丘縣也自宋末以來屢遭河溢藪澤堙岸不可復識

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

雲夢者職方云荊州其澤藪曰雲瞢鄭注雲瞢在華容漢志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有七澤一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是雲夢實一藪也經傳或分言者省文從便耳左氏昭三年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是則夢亦雲也定四年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雲夢澤中是則雲亦夢也楚辭招魂篇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王逸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爲夢中然則夢中猶雲中矣淮南墬形篇云南方曰大夢高誘注夢雲夢也地理志江夏郡有雲杜即禹貢之雲土土杜古字通然則雲土亦夢土矣雲土夢作乂史記夏紀及漢志並夢作雲夢土皆得禹貢之意各順文從便耳漢晉華容縣今爲荊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郭云巴丘湖者太平寰宇記引宋永初山川古今記雲夢澤一名巴丘湖是也

吳越之閒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

吳越者釋名云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越夷蠻之國度越禮義無所拘也具區者禹貢云震澤底定職方云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漢地理志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是具區即震澤其地在吳謂之吳越者有始覽云吳之具區墬形篇爲吳作越高誘注具區在吳越之閒是矣郭以太湖即震澤者水經沔水注引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郭氏本之而以太湖震澤爲一非也邵氏正義雖致疑難終泥舊說以爲吳越水鄉灊湖泛決川瀆難悉此亦依違郭氏之失也按避暑錄話云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禹貢傳震澤吳南太湖名）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職方云其浸五湖）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閒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據葉夢得言則知震澤與太湖相接而爲二太湖有隄壤之限震澤水極漫淺或溢而害田亦或隄而爲田與太湖純水者形勢自別葉氏生於宋代所見如

此今烏程有震澤上下二鄉自上林軋村至南潯鎮皆是地濱太湖與葉氏所見無異顧疑邵氏吳越之人乃不能舍太湖而別指具區何歟至於湖澤增減古今異形顧真觀石柱記稱太湖周四萬八千頃視越絕書已廣一萬二千頃矣（越絕太湖周三萬六千頃）韋昭云方圓五百里今康熙間周八百餘里矣（康熙卅八年太湖屢　駕恭紀）蓋積年衝齧隄岸變遷然震澤之非太湖東南人要可目驗而知也

齊有海隅　海濱廣斥

此釋營州之藪海隅者有始覽及墬形篇並云齊之海隅高注隅猶崖也蓋近海濱墬形篇又云申池在海隅高注海隅藪也史記齊世家集解引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在海隅齊藪也是皆本爾雅為說但海隅是大名申池是其間小地名縣絡川原佳饒竹樹故左氏襄十八年傳焚申池之竹木文十八年傳公游于申池蓋地饒竹木足可娛遊杜預不據申池在海隅之文乃依京相璠說以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疑此為是水經淄水注反是杜而駁齊都賦注之非斯皆失矣今自登萊之黃縣掖縣以西歷青州之壽光樂安以東及武定之海豐利津以北延袤千餘里閒皆海隅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左傳所云澤之萑蒲藪之薪蒸蓋胥於是在焉或疑十藪皆舉地名齊藪獨況指海隅以斯致疑此又非也子虛賦言齊王敗於海濱與楚之雲夢對舉海濱即海隅且雲夢一藪猶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況齊洋洋大風海隅之藪跨越數郡包絡千餘里何足異也子虛所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騖於鹽浦平原廣澤遊獵之地皆非虛語然則郭注以海濱廣斥為言斯為當矣張晏咸據胡氏渭禹貢錐指以管子渠展即爾雅海隅今以其說未備因復推廣之耳

燕有昭余祁　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

此釋幽州之藪殷之幽州兼周之幷州故職方幷州其澤藪曰昭余祁鄭注昭余祁在鄔濮志太原郡鄔九澤在北是為昭余祁幷州藪郭注本此鄔陵字衍也有始覽作燕之大昭墬形篇作燕之昭余無祁字者省文耳今其地在太原府祁縣東七里水經汾水注鄔澤祁藪是也然則祁縣因藪為名釋文祁孫本作底音之視反蓋叚借字作祁為正

鄭有圃田　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釋名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圃田者職方豫州藪於西周時在東都畿內故詩東有甫草鄭箋以為圃田之草也（水經渠水注圃田澤多麻黃草）東遷以後屬於鄭故左氏僖卅三年傳鄭之有原圃杜預注以為圃田澤是也元和郡縣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界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為二十四陂按中牟今屬開封府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

周有焦護　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釋名云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詩六月正義引孫炎曰周岐周也焦護者詩作焦穫爾雅釋文護又作穫水經沮水注云沮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與抵同）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為周焦穫矣元和郡縣志云焦穫藪亦名瓠口即鄭白二渠也晉之扶風郡池陽縣今為西安府三原縣也

十藪

說文云藪大澤也左氏襄廿五年正義引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冢宰注云澤無水曰藪澤虞注云（見序官）水希曰藪是藪澤名同而實異故冢宰云藪牧養蕃鳥獸左氏昭廿年傳藪之薪蒸虞候守之然則藪者湊也薪蒸鳥獸之所湊風俗通云藪厚也有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也（釋文引）其藪之名數則淮南本於呂覽無大野焦護而以趙之鉅鹿與晉之大陸並稱說文本於職方其言九藪全襲彼文而青州孟諸雝州弦蒲幽州奚養冀州陽紆與爾雅乖違豈此之藪名為從殷制而周有焦護非可預言疑殷有九州亦當九藪焦護一藪或後人所增今風俗通十藪之名雖與此同而非應劭舊本不足依據鄭注澤虞又云爾雅有八藪盆復可疑賈疏曲為之說以為周秦同在雍州秦有陽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言十爾雅除畿內一州而言故云八其說亦未可信且八藪之名未聞其審今亦無以言焉闕之可也

東陵阠　南陵息慎　西陵威夷　中陵朱滕　北陵西隃鴈門是也　即鴈門山也

陵者說文云大自也東陵者禹貢有其名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又元和郡縣志東陵山在章丘縣南二十八里引莊子駢拇篇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是又一東陵也但東陵雖有二處阠字遂不見所出至於息慎朱滕亦猶是焉威夷者文選西征賦云登崤坂之威夷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按威夷漢志作郁夷屬右扶風雖地可言西然未必便是西陵潘賦以威夷連崤坂為言與地志又復非異李善注所引亦非也西隃者史記作先俞趙世家云反巠分先俞於趙集解徐廣曰爾雅西隃鴈門是也正義曰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隃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又謂之隃穆天子傳云乃絕隃之關隥郭注謂北陵西隃鴈門山也北山經注鴈門山即北陵西隃鴈門之所出因以名云郭氏二注並與此合鴈門山在今代州東北

陵莫大於加陵　今所在未聞

加陵者風俗通云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淮南人閒篇云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按周語云柯陵之會韋昭注柯陵鄭西地名也盟於柯陵在魯成十七年然則柯陵即加陵加嘉古聲同嘉柯聲借也韋注柯陵在鄭西今未聞其審

梁莫大於湨梁　湨水名梁隄也

湨梁者湨是水名梁其隄也左氏襄十六年會于湨梁杜預注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水經濟水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為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湨水又南注於河公羊襄十六年疏引孫炎曰梁水橋也郭云隄者釋宮云隄謂之梁梁陵同類故列於八陵

墳莫大於河墳　墳大防

釋丘岸云墳大防方言云墳地大也郭注即大陵也鮑照蕪城賦稱三墳此言河墳詩言汝墳及言淮墳三墳之中河墳為大故獨

在八陵胡氏禹貢錐指以漢河隄謂爲金隄者當之金隄在今滑縣但本是人所爲恐非也錢氏坫釋地注今蒲州府榮河縣是其地漢之汾陰脽也引水經注曰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然則爾雅河墳必謂此矣

八陵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　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玉屬

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注醫無閭在遼東賈疏云目驗知之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漢地理志遼東郡無慮應劭曰慮音閭是無慮即無閭楚辭遠遊篇云夕始臨乎於微閭王逸注東方之玉山也引爾雅爲釋醫無閭作於微閭語聲之轉也墬形篇作醫毋閭釋文醫李本作毉並聲借字也珣玗琪者說文云周書所謂夷玉也書顧命釋文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正義引鄭云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是馬鄭許並依爾雅爲言邵氏正義云今大淩河有錦川石美者瑩潤如玉大者可作几醫無閭山在今錦州府廣寧縣西十里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

職方揚州其山鎮曰會稽鄭注會稽在山陰漢晉二志並云山陰會稽山在南今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二十里矣史記夏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竹箭者釋草云篠箭禹貢篠簜既敷夏紀作竹箭既布說文引書曰竹箭如榙按職方注故書箭爲晉晉搢音同疑說文所引有脫誤也竹箭堅實以無節爲異墬形篇注今會稽郡出好竹箭也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犀牛皮角象牙骨

職方荊州其山鎮曰衡山鄭注衡山在湘南本漢志文墬形篇本爾雅作梁山高誘注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是高據職方以梁山即衡山會稽二字衍也或疑衡無梁山之名非也會稽古防山亦曰茅山又曰棟山見水經注乃有四名衡山二名何足異也犀象者職方注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按二物珍貴爲世要用故載之禹貢列於爾雅焉

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黃金礝石之屬

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鄭注華山在華陰晉地理志弘農郡華陰華山在縣南金石者墬形篇注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郭云礝石之屬者礝當作碝說文碝石次玉者玉藻云士佩碝玫張揖子虛賦注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

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鄭注霍山在彘據漢志後漢改彘爲永安故墬形篇注今河東永安縣也至晉又改河東爲平陽故晉志平陽郡永安故霍伯國霍山在東郭注與晉志同山在今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也墬形篇珠玉上無多字高誘注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史記貨殖傳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邵氏正義曰今山西有玉色黑美者可以鑑里人謂之玫玉郭云珠如今雜珠而精好據目驗也然則珠玉以美好爲珍非以多爲異也多字蓋衍

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　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山海經曰崐崘山有琅玕樹

崐崘古文作昆侖史記夏紀索隱引鄭以爲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漢志金城郡臨羌有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璆琳琅玕者禹貢雍州所貢昆侖產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墬形篇崐崘下無虛字高誘注璆琳琅玕皆美玉也按高注非詩韓奕釋文引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琳美石琅玕珠也說文亦云琅玕似珠者故禹貢正義引釋地說者皆云璆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玉藻正義引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是郭義同李孫皆據釋器璆琳玉也爲說鄭必以璆美玉琳美石分爲二者蓋據子虛賦琳瑉並稱上林賦碧琳與玫瑰連文知琳爲美石實則玉石同類古皆通名耳郭引山海經琅玕樹者海內西經文墬形篇云崐崘虛中有增城九重琅玕在其東俶真篇云鍾山之玉高注鍾山崐崘也皆與爾雅合姚元之曰和闐之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縣亙不知其終其山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回民扶大釘巨繩以上鑿得玉鑿以巨繩縋下其玉色青今密爾岱即古崐崘虛矣余按此玉青色即璆琳也已詳釋器璆琳玉下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　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

幽都者一統志云山在昌平縣西北古之幽州蓋因山爲名也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筋角者考工記云燕之角貨殖傳云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墬形篇注古之幽都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魏都賦云燕弧盈庫而委勁是北方筋角之利舊有名矣

東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

斥山瀕海之山隋地理志東萊郡文登縣有斥山寰宇記云即爾雅之斥山齊乘云文登東南六十里蓋以海濱廣斥得名按山在今登州府榮城縣南一百二十里矣文皮者墬形篇注虎豹之皮也郭注因之管子揆度篇云發朝鮮之文皮一按發亦地名一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旣服而以爲幣乎然則朝鮮亦出文皮其地與斥山唯限一海皆古營州之地因知營州蓋越海而有朝鮮矣

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　言泰山有魚鹽之饒

岱岳所在詳見釋山五穀魚鹽者職方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利蒲魚其穀宜四種鄭注四種黍稷稻麥豫州幷州其穀宜五種鄭注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幽州其利魚鹽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鄭注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左氏昭廿年傳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管子輕重甲篇云齊有渠展之鹽貨殖傳云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通魚鹽則人物歸之墬形篇中作中央之美者五字五穀魚鹽之間有桑麻二字疑據爾雅古本今脫去之然五穀魚鹽之饒非必泰山所有爾雅言中有岱岳實概舉中土而言耳

九府

府者釋文云猶庫藏也春官序官天府注府物所藏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曲禮注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小爾雅云府聚也廣韻引風俗通云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然則人物所聚通謂之府故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

云府文書財物藏也蓋篇所釋皆九州寶藏之屬故題曰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

鰈者說文新附字䱜二云讀若比目魚鰈之鰈封禪書云東海致比目之魚集解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文選吳都賦云罩兩魪劉逵注魪左右各一目所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合乃能遊若單行落魄著物為人所得故曰兩魪丹陽吳會有之上林賦云禺禺魼鰨郭氏注魼比目魚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得乃行矣此注同爾雅釋文鰈本或作鰨同音塔按上林賦注以魼鰨為二則鰈作鰨者非北戶錄謂之鰜廣韻亦以鰜為比目魚矣郭云王餘魚者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劉逵注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鱠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為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然則王餘比目非一魚賦及注甚明王餘今登萊人謂之偏口魚與比目相似而有異其魚單行非兩兩相合郭以比目即王餘誤矣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比目魚似左右分魚蓋分魚即王餘也又云南越志謂之版魚封禪書索隱引郭注王餘下有亦曰版魚四字牛脾下有身薄二字今本俱缺脫而衍今水中所在有之七字皆據索隱刪去之比目海魚今出日照故封禪書謂出東海非水中所在皆有也

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

鶼鶼者西次三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為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云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云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即此類也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為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為蟨鼠音厥

邛當作蛩說文云蛩蛩獸也蟨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蛩蛩巨虛比其名謂之蟨韓詩外傳蟨作蹷蹷借字耳釋文引李巡云邛邛岠虛能走蟨知美草即若有難者邛邛岠虛便負蟨而走故曰比肩獸孫炎云邛邛岠虛狀如馬前足鹿後足兔前高不得食而善走蟨前足鼠後足兔善求食走則倒故齧甘草則仰食邛邛岠虛邛邛岠虛負以走是皆以邛邛岠虛為一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蹷蛩蛩轔距虛又為二獸郭氏注以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非也邛邛岠本二獸故王會篇云獨鹿邛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獸似距虛負蟨而走也又云孤竹距虛孔注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穆天子傳云邛邛距虛走百里郭注亦馬屬又引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則皆以為二獸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其說是矣郭引呂氏春秋慎大覽不廣篇文也晉地理志鴈門郡廣武漢志太原郡廣武賈屋山在北賈屋即夏屋今代州東夏屋山也羅願爾雅翼云塞北境慶州之地大漠中有蟨鼠

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腳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

比肩民者名婁韓詩外傳五云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然則此亦獸屬爾雅謂之為民郭云即半體之人者海外西經一臂國一臂一目一鼻孔即此注所本唯鼻孔中閒衍一字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郭注作一目一鼻孔是也但魚鳥作魚鼠為異

中有枳首蛇焉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弦

枳者宋雪聰本作軹叚借字也釋文云本或作枝郭巨宜反孫音支云蛇有枝首者名曰率然然則孫讀為枝郭讀為岐岐枝枳音皆近廣雅云枳枝也楚辭天問篇注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顏氏家訓勉學篇云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螝古之虺字即此枳首蛇也俗以兩頭蛇見者必死故孫叔敖殺而埋之而劉恂嶺表錄異云嶺外極多長尺餘大如小指背有錦文腹下鮮紅人視為常不以為異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兩頭蛇大如指一頭無口目兩頭俱能行此說非也若一頭無口目何以能爭食而相齕也孫炎以此蛇名率然亦非孫子九地篇云率然者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非兩頭也郭云越王約髮以其錦文長尺餘似之亦似弩弦也爾雅翼九十六引郭氏贊云夔有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貴天然無異駢拇

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夫四方中國廣谷大川牝牡異制陰陽生肖紀綱異形夏鼎鑄姦俾民不逢不若爾雅紀異令人多見多聞者也

五方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

邑者說文云國也左氏莊廿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釋名云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是邑國通名此邑即國都矣郊者說文云距國百里為郊此據王畿千里而言設百里之國則十里為郊矣郊有遠近以國為差聘禮云賓及郊鄭注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按今注脫六字此從詩駉正義引補〕近郊各半之如鄭此言是天子近郊五十里大戴禮盛德篇近郊三十里非周制也詩云在浚之郊則雖都邑亦有郊矣○牧者牧放之地詩出車傳出車就馬於牧地靜女箋自牧田歸荑載師云以牧田任遠郊之地遠郊在郊外牧田在遠郊是郊外謂之牧矣小司徒云井牧其田野左氏襄廿五年傳牧隰皋井衍沃是井牧皆田地之名爾雅釋文引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獸也謂獸列種之處然則李巡本作郊外謂之田正與載師牧田任遠郊之義合○野林坰者說文云野郊外也平土有叢木曰林坰作冂象遠界也詩駉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亦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

之林林外謂之冂俱本爾雅而無郊外謂之牧句詩叔于田箋及遂人注亦云郊外曰野文選西都賦注引亦作邑外曰郊郊外曰野是李善所見本異毛鄭許同御覽五十五引作邑外謂之牧外謂之野素問六節藏象及三部九候論王砅注又引作郊外爲甸甸外爲牧牧外爲林林外爲坰坰外爲野以校今本多有參差蓋爾雅別本也李巡孫炎又復不同詩駉正義引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名十里孫意蓋以郊牧野林坰五者之界各十里而異名也郭本孫炎五者二字誤衍作五十里三字

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隰者說文云阪下溼也釋名云下溼曰隰隰蟄也蟄溼意也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舊注云隰溼墊也詩車鄰正義引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毛用爾雅○平者釋名云下平曰衍言漫衍也按大野地勢平因謂之平平與坪音義同說文坪地平也○原者說文作遵云高平之野人所登釋名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水經汾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按說文及說題辭俱作高平釋名及爾雅諸家俱作廣平御覽五十七引舍人曰廣平謂土廣而平詩公劉正義引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鄭箋亦作廣平曰原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不同者高廣義近散文可通文選西都賦注引亦作高平曰原○陸阜陵阿者說文俱本爾雅釋名云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左氏定元年杜預注引作廣平曰陸漢書郊祀志注同亦散文通也阜說文作𠂤云大陸山無石者釋名云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陵隆也體高隆也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章句云四平曰陵按四平謂中央高四邊下故廣雅云四隤曰陵也阿有二義詩菁菁者莪傳用爾雅考槃傳又云曲陵曰阿不同者蓋四邊高而中央卷曲低下故一切經音義一引韓詩傳云曲京曰阿京亦高大之名義與此同也陸阜陵阿皆土山也以高大而異名故詩天保及左傳正義引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名爲陵陵之大者名阿

可食者曰原可種穀給食陂者曰阪陂陀不平下者曰溼公羊傳曰下平曰隰

此別可耕種之野所謂穀土者也大宰注鄭衆云三農平地山澤也鄭注三農原隰及平地然則穀別有九而土別惟三即此原阪隰之各異其名也穀土而曰可食者古謂可耕之土爲食土周禮弓云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鄭注不食謂不墾耕左氏昭七年傳食土之毛鄭語云食溱洧皆其證也左氏襄廿五年正義引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陸（一當作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孫意蓋以上云廣平曰原是原之本名此云可食曰原是原之通名山田下隰凡可耕種通謂之原敍明陂者下者皆以可食蒙之詩周原膴膴傳云原田每每非必廣平之地獨擅原名矣○陂者說文云阪也阪字解云坡者曰阪又云陂阪也是陂阪音義同故得兩通釋文陂又作坡郭皆普何反此音得之古讀皮爲坡也釋名云山旁曰陂言陂陁也玉篇云陂陀靡迆也然則坡之言頗也阪之言反也謂山田頗側之處可耕種者故詩車鄰正義引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正月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淮南齊俗篇云陵阪耕田易豫卦云其於稼也爲反生虞翻本反作阪云陵阪也是阪反通○溼者當作隰字之誤也車鄰正義引李巡曰下者謂下溼之地隰溼也說文云隰阪下溼也增一阪字者許意蓋以下溼曰隰其訓已明又言下者曰隰明此義對阪而言田之陂陀不平者名爲阪其下而平者即爲隰不必沮洳漸溼之處始名隰也且此三句俱言可耕之田故說苑復恩篇說祠田云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魯賢篇云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洿邪即隰蟹堁即阪詩車鄰亦阪隰對言毛傳用爾雅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皆與此義合郭引公羊昭元年傳下平曰隰平亦對陂而言

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

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釋名云已耕者曰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穀田曰田此文皆言田之異名故以田統之也菑者說文云反耕田也（反本作不从段注改）引易曰不菑畬詩采芑正義云菑者災也引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易无妄釋文引董遇云菑反草也蓋田久蕪萊必須利耜熾菑發其冒橛拔彼陳根故云反草詩俶載南畝箋讀俶載爲熾菑是其義也江南以首春墾草爲翻田江北以初冬耕田爲翻草皆與菑義合釋文菑孫音災○新田者耕之二歲彊壚剛土漸成柔壤采芑正義引孫炎曰新田新成柔田也毛傳用爾雅○畬者田和柔也孫炎曰畬和也田舒緩也蓋治田三歲則陳根悉拔土脈膏肥畬之言舒易釋文引董遇云悉耨曰畬是也馬鄭俱本爾雅詩臣工傳同唯禮坊記注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易釋文引說文亦云畬二歲治田也並與爾雅毛傳不合蓋異說也

野野對邑言如左傳云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周禮縣師以歲時巡國及野遂人掌邦之野是國門以外通謂之野若別而言之郊牧林坰皆野之異名原隰陸阜陵阿菑畬新田皆野之細目故總題曰野也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

釋詁云極至也四方所至故謂之四極泰遠者大戴禮千乘篇四辟之民皆云至於大遠此之泰遠則東極地名也邠者釋文云本或作豳說文作汃云西極之水也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文選上林賦注文穎引爾雅曰至于豳國爲西極濮鉛者廣韻濮字注云濮鉛南極之夷尾長數寸巢居山林出山海經一按今經無之逸周書王會篇伊尹四方令曰正南百濮蓋濮鉛亦可單言濮也祝栗者史記周紀封黃帝之後於祝樂記作封帝堯之後於祝蓋祝薊俱近燕皆北極地名疑祝即祝栗也邵氏正義以祝栗即涿鹿之轉聲史記黃帝紀邑於涿鹿之阿也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

荒者書禹貢荒服正義引馬融注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然此猶在五服內者若爾雅之四荒則政教所不加故次於四極也觚竹即孤竹齊語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按其地在今永平府也北戶者史記舜紀云南撫交阯北發索隱以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淮南墬形篇作反戶高誘注在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漢志日南

郡屬交州吳都賦云開北戶以向日按北戶亦地名特言郡在極南實則日南非真在日之南北戶亦非向北看日也西王母亦國名也竹書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大戴禮少閒篇云西王母來獻其白琯淮南墬形篇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域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又云條支臨西海是西王母乃西海遠荒之國從未有人至其地者也日下者鄭樵以爲即今日本國也邵氏正義以爲暘夷但暘夷雖在東表然是賓日之地而無日下之名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四海者御覽卅六引舍人云晦冥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海曲禮正義引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餘同舍人詩蓼蕭正義引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初學記謂之四海下言皆近於海也似引爾雅舊注之文與諸家義異也夷狄戎蠻者蓼蕭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爾雅合正義曰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又引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云云鄭疑兩文必有一誤故不敢定之耳據孔此義則知鄭於箋注所引互異蓋疑未敢定也但爾雅及職方明堂位其數俱不合邵氏正義以爾雅釋地多述殷制此言四海亦當指殷之肇域而言盧辯大戴禮用兵篇注又以此爲夏之所服而云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此言復不知出何書也賈公彥職方疏以爲夏制與盧辯同今按夏制殷制皆無可攷此等皆臆度耳王制正義引李巡注八蠻六戎五狄並指其名今不錄

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岠去也齊中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戴值**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即蒙汜也

岠者當作歫通作距書子決九川距四海漢書食貨志注距至也此注岠去也去至義相成也齊中也者本釋言文列子湯問篇云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御覽卅六引舍人云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莊子讓王篇云逃乎丹穴淮南汜論篇注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戴訓值者考工記弓人鄭衆注牛戴牛角直一牛也直與值古字通禮投壺云馬各直其算史記項羽紀云直夜潰圍此皆以直爲值值當也斗極者北斗中也空桐汜論篇作空同史記黃帝紀集解韋昭曰在隴右正義引括地志笄頭山一名崆峒山然此自西方山非爾雅所指也錢氏釋地注以今順天府薊州東北空桐山當之恐亦未然莊子在宥篇釋文引司馬云空同當北斗下山也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今亦疑未敢定也太平者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蓋此即太平也太平大言古讀音近大蒙者楚辭天問篇云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淮南覽冥篇云潼回蒙汜之渚高注蒙汜日所入之地

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王制云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鄭注地氣使之然與此注同淮南汜論篇云丹穴大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墬形篇注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此即太平之人仁也推是而言南方火德明故其人智西方金德實故其人信北方水德察故其人武中國土德和平故其人五性具備也

四極題上事也上文復有四荒四海不言者舉一足以包之

逸周書王子晉篇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列子湯問篇云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也並與此義合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五

孫男聯蓀伯愔聯徵近垣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六

棲霞郝懿行學

釋丘第十 說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古文从土作㘴風俗通云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大司徒注土高曰丘易象上傳虞翻注半山稱丘廣雅又云小陵曰丘是丘之名無定釋異丘陵連言凡土之高者皆可稱丘也茲篇所釋俱因形以定名宛丘以下始兼地望而以厓岸附焉

丘一成爲敦丘 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再成爲陶丘 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再成銳上爲融丘 鑯頂者 三成爲崐崘丘 崐崘山三重故以爲名

覲禮注成猶重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皆與郭所本敦之爲言堆也敦訓爲厚厚重義近故一重之丘因以爲名下文如覆敦者敦丘彼韋其形此言其義其實一耳敦與頓通故詩氓傳作頓丘正義引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下文注曰丘一成之形象也是敦頓字異音義同釋名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蓋望文生訓耳漢志頓丘屬東郡今爲大名府清豐縣○陶者說文云再成丘也引書東至于陶丘禹貢正義引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按陶从匋匋是瓦器丘形重累似之故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孫炎云形如累兩盂也釋名亦云陶丘於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也是皆以匋爲義但丘非人所爲釋名假言作之其實自然生成也漢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今在曹州府定陶縣南七里水經濟水注引墨子以爲釜丘蓋丘象陶竈亦象得釜名矣○銳者釋山銳而高注言鑯峻是也融丘者釋名云銳上曰融丘融明也明陽也凡上銳皆高而近陽者也按融炊气上出也宜兼高長二義長與高即銳上之意張氏聚效證云陸璣白雲賦與曜會泉升迹融丘○崐崘者水經河水注引崐崘說云崐崘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邢疏引崐崘山記云崐崘山一名崐丘三重高萬一千里是崐崘亦名崐丘又名崐崘丘西山經云崐崘之丘實惟帝之下都是也但爾雅特借崐崘以定三重丘名非指崐崘山也故釋名云三成曰崐崘丘如崐崘之高而積重也其說是矣

如乘者乘丘 形如車乘也或云乘謂稻田塍埒 如陼者陼丘 水中小洲爲陼

釋名云如乘曰乘丘四馬曰乘一基在後似車四列在前似駕馬車之形也釋文引李郭皆云形如車乘郭又以乘謂稻田塍埒者說文云塍稻田畦也郭蓋借塍爲乘當從前說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杜預注謂魯地漢志屬泰山郡括地志云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里按瑕丘今屬兗州府也又漢志濟陰郡乘氏應劭以爲即春秋乘丘非也濟陰之乘氏與泰山之乘丘非一地應氏誤合之耳○如陼之陼說文作渚云如渚者陼丘水中高者也釋名云如陼者陼丘形似水中之高地隆高而廣也又選注引爾雅云陼或作渚是渚陼通郭云小洲爲陼本釋水文

水潦所止泥丘 頂上汙下者

泥者廣韻引作屔說文云屔反頂受水丘从泥省聲繫傳以爲頂當高今反下故曰反頂按反頂即汙頂史記孔子世家說夫子圩頂索隱曰圩頂言頂上窊是也正義引輿地志闕里有尼丘山今在兗州鄒城闕里然則夫子之字曰仲尼蓋本此釋名云水潦所止曰泥丘其上汙水留不去成泥也此亦望文生義

方丘胡丘 形四方

釋名云圜丘方丘就其方圜名之也漢志山陽郡有瑕丘表記鄭注瑕之言胡也是瑕丘即胡丘胡瑕古音相近邢氏正義以淮南墬形篇和丘當之和胡聲轉也

絕高爲之京 人力所作 非人爲之丘 地自然也

此以京丘對言故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又云丘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左氏襄廿五年傳辨京陵呂覽禁塞篇云爲京丘若山陵高誘注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丘淮南覽冥篇云築重京是皆人力所爲故曰絕高爲之詩正義引孫郭並云人力所作是也丘則地性自然而高不假人爲此篇釋丘所載諸丘是也然京丘古亦通名故詩序云文公徙居楚丘而詩乃言景山與京毛傳京高丘也皇矣傳京大阜也是京與丘通名故呂覽以京丘爲言詩正義引李巡亦曰丘高大者爲京也是皆京丘通稱之證

水潦所還埒丘 謂丘邊有界埒水繞環之

埒者玉篇云淮南道有形埒說文云埒庳垣也邢疏埒小隄也蓋土爲之然則埒有人爲者亦有自然者淮南本經篇云聚埒畝方言注有界埒似耕壟是耕壟界限亦謂之埒水潦所還者還猶環也言此丘中有界埒外則水潦所環形似稻田塍埒因名埒丘矣

上正章丘 頂平

章之言正也謂丘形平正唐書地理志齊州濟南郡章丘元和郡縣志章丘縣本漢陽丘縣隋改章丘取縣南章丘山爲名

澤中有丘都丘 在池澤中

都之言豬也禹貢被孟豬史記作被明都風俗通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省作豬檀弓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釋名云澤中有丘曰都丘言蟲鳥往所都聚也韓詩外傳云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

當途梧丘 途道

梧者讀如寤叚借字也釋詁云遻逆也說文云啎逆也並與此合故釋名云當途曰梧丘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晏子春秋雜下篇云景公畋於梧丘蓋本此以爲名

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 言爲道所規畫 途出其前戴丘 道出丘南 途出其後昌丘 道出丘北

釋名云道出其右曰畫丘人尚右凡有指畫皆用右也道出其前曰載丘在前故載也道出其後曰昌丘此句無釋蓋有缺脫載戴

古字通用而還之三字不見蓋文省耳戴卽戴日戴斗極之戴戴值也謂途與丘相值昌當也見釋詁謂途與丘相當是昌戴其義同也

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

說文云水出丘前謂之渻丘釋名作阯丘云水出其前曰阯丘阯基阯也言所出然沮丘作阻丘云水出其後曰阻丘背水以爲險也正丘作沚丘云水出其右曰沚丘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竝與今本異○營丘者詩正義以爲水所營繞故曰營丘引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與郭注同水經淄水注引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丘史記集解及檀弓正義引亦同然則云淄水過其南者南卽前也云及東者東卽左也據酈所引及孫郭注可知左上當有前字故王氏念孫曰作前左者是也元和郡縣志引爾雅亦有前字又申釋之云今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曰營丘也參攷諸家之義自以本有前左爲長但釋名及詩正義仍引作水出其左曰營丘竝無前字蓋據今本刪去之也漢志臨淄屬齊郡營陵屬北海郡應劭以營陵卽營丘誤矣營陵春秋謂之緣陵

如覆敦者敦丘敦盂也

卽上敦丘此又申釋其狀故孫炎云丘一成之形象也明二者是一敦讀爲堆郭注上文江東呼地高堆爲敦孫云形如覆敦敦器似盂蓋盂體圜上下相連敦形似之鄭注周禮禮記竝以爲黍稷器寰宇記敦丘在觀城縣南二十里

邐迆沙丘旁行連延

說文云邐行邐邐也迆衺行也沙丘者漢志鉅鹿郡鉅鹿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史記殷紀益廣沙丘苑臺正義於秦紀沙丘臺趙世家沙丘宮竝引括地志云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餘廣以爲趙沙丘卽鉅鹿則是皆一地也但沙丘所在多有其形皆邐迆連延不獨鉅鹿爲然也廣韻云峛崺沙丘狀峛音邐是峛崺卽邐迆之異文

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詩云旄丘之葛兮後高陵丘偏高阿丘詩云陟彼阿丘

左高而右卑者名咸丘春秋桓七年焚咸丘杜預注魯地高平國鉅野縣有咸亭公羊以爲邾婁之邑也右高而左卑者名臨丘地道前右於易地澤爲臨此丘義亦同也旄丘者詩傳云前高後下曰旄丘釋文引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又亡付反爾雅釋文引字林作嵍又作堥俱亡付反玉篇云嵍丘也或作堥前高後平丘名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余讀碑銘知此嵍山也嵍字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也是呂忱顧野王顏之推竝以旄丘爲堥丘文選答賓戲注應劭引爾雅正作前高堥丘又內則注牟讀曰堥卽此堥字鄭應同時蓋必所見爾雅本旄丘作堥丘故一讀一引字俱作堥可知今本作旄叚借字耳釋名作髦丘云前高曰髦丘如馬舉頭垂髦也殆望文生訓矣寰宇記云旄丘在濮州臨河縣東今在大名府開州也○丘之後高而前卑者名陵丘此陵蓋夌之叚借說文云夌越也一曰夌偦也玉篇云夌古陵字然則夌偦卽陵遲古字通用陵丘謂後邊高前稍陵遲低平與下文陵丘異也丘之一隅偏高而不正當左右前後者曰阿丘詩載馳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謂丘邊高釋名云偏高曰阿丘阿何也如人儋何物一邊偏高也

宛中宛丘宛謂中央隆高

宛丘者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詩宛丘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正義引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郭獨以爲中央隆峻與諸家異故正義駁之云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此駁是也今按釋山有宛中隆郭蓋本此爲說詳見下篇

丘背有丘爲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

丘背有丘者背猶北也言丘之北復有一丘若背負然因名負丘古讀負若陪二字義相通借陪訓貳也重也皆與丘背有丘義合此自別爲一丘郭意欲爲宛丘作解蓋失之矣且此明言丘背有丘亦非中央隆高之義

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宋有太丘社亡見史記

定丘者漢志齊郡有鉅定又爲澤名蓋本古縣依澤以爲名也疑此爲近之但陵谷變遷丘形亦不可復識矣其地在今青州府樂安縣也泰丘者史記封禪書集解引爾雅作右陵太丘索隱引郭注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所引與今本異太丘社亡六國表在顯王三十一年

如畝畝丘丘有壟界如田畝如陵陵丘陵大阜也

畝丘者詩巷伯正義引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釋名云畝丘丘體滿一畝之地也與孫義同郭注本李巡丘之如陵者名陵丘陵大阜也體隆而勢平與後高之陵丘名同義異

丘上有丘爲宛丘嫌人不了故重曉之

丘上有丘爲宛丘者卽上宛丘但其中閑窊處復起一小部婁是謂丘上有丘從其本名仍曰宛丘臧氏經義雜記廿八云謂有上下兩丘上一丘中央宛下亦非言中央高也又云宛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郭於粉反讀爲菀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今按宛郭音蘊謂蘊聚隆高也說見釋文蓋出郭氏音義

陳有宛丘今在陳郡陳縣晉有潛丘今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壽春縣

陳有宛丘者韓詩外傳陳之富人鶴於韞丘之上韞丘當卽宛丘聲近叚借字也詩譜云陳都於宛丘之側水經渠水注云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按此則王隱尚及見之酈氏已不知所在而元和郡縣志云在宛丘縣南三里寰宇記又云高二丈殊未可信陳郡陳縣今爲陳州府淮寧縣○潛丘者元和志及寰宇記俱云在太原縣南三里隋開皇二年於其上置大興國觀按舊圖經宋修惠明寺陶土作瓦是丘遂湮然則亦僅存其名矣晉陽縣今爲太原縣○州黎丘者劉氏台拱經傳小記

云鹽鐵論（論儒篇）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絕糧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即州黎之丘也今按古讀來如黎是州黎即州來劉說是矣呂氏春秋梁北有黎丘非此晉志淮南郡壽春縣今爲鳳陽府壽州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爲河南潛敦爲河北者按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殆自別更有魁梧桀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今者所在耳

郭引說者以州黎宛營爲河南潛敦爲河北蓋本爾雅舊注之文翟氏灝爾雅補郭云今以郭意求之惟西域有崐崘軒轅二丘海外西北有平丘東南有髮丘東有青丘依山海經所言此五丘爲天下最魁梧桀大而名稱於上古軒轅平丘在河以北髮青在河以南河出崐崘西北則崐崘亦屬河南云云按此說亦無以知其必然姑存之

丘

望厓洒而高岸厓水邊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

此釋厓岸之名也說文云岸水厓而高者又云厓山邊也巖岸也是山邊亦名厓此則指水邊而言也洒者詩新臺傳洒高峻也郭謂深也高則必深義雖相成但洒峻雙聲訓深未聞

夷上洒下不漘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

說文漘水厓也詩葛藟傳漘水隒也伐檀傳漘厓也正義引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陷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陷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李孫訓洒爲陷義本毛傳孫以不爲衍字郭不從者以釋魚云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皆發聲

隩隈今江東呼爲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

隩與隩同說文竝云隈厓也隈水曲隩也許讀厓文上屬與李郭異郭讀與李巡同也隩借作奧詩淇奧傳奧隈也正義引孫炎曰隈水曲中也郭云今江東呼爲浦隩隩當作隈文選詩注引作今江東人呼浦爲隈是也郭又引淮南覽冥篇云漁者不爭隈高誘注隈曲深處魚所聚也是隈有深曲之義隩猶奧也亦深隱之義也詩正義引陸璣以淇澳爲二水名劉昭郡國志注引博物志奧水流入淇水水經注引肥泉謂之澳水並與爾雅不合今無取焉

厓內爲隩外爲隈別厓表裏之名

此有二文隈作鞫者詩芮鞫之即周禮職方注引作汭泦之即一爾雅釋文鞫字林作泦云隈厓外也九六反一是汭泦即芮鞫古字通借廣韻作阸玉篇作泦漢志右扶風汧下誤作芮阸顏師古曰阸讀與鞫同詩芮鞫韓詩作芮阸然則阸蓋阸字形譌韓作阸毛作鞫芮亦汭字段借故詩公劉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毛傳芮水厓也鞫究也）正義引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曰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此皆作鞫之本今作隈者以上方云隩隈下卽云厓內爲隩外爲隈文義相承故說文隩字解云隩隈厓也其內曰隩其外曰隈義本爾雅釋文本作鞫而云今本作隈左氏閔二年正義引爾雅亦作隈是唐初二本並行故陸孔兩存其舊後儒石經作鞫然作隈之本仍存不廢故南宋雪牕本及明吳元恭本並仍作隈邢疏亦是作隈之本而云隈當作鞫蓋作鞫者古本也然鞫字不見於郭注知郭本已作隈矣

畢堂牆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

畢堂者詩有紀有堂毛傳堂畢道平如堂也鄭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引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是李以堂卽爲牆名與毛鄭異李說爲長逸周書作雒篇云隄唐山廧唐卽堂也古字通借此蓋李說所本韓子所謂行馬邑山中深澗嶦如牆深百仞是其形狀也

重厓岸兩厓累者爲岸岸上滸岸上地

重厓者言其高非必累兩厓也此卽上文望厓洒而高岸之義蓋厓已高其岸尤高故云重厓錢坫據說文屵岸高也重厓岸應作此字洪頤煊據說文屵岸上見也岸上見岸卽是重厓說皆可通姑兩存之滸者說文作汻云汻水厓也據釋水云滸水厓此云岸上滸是厓岸通名故二文互見滸猶許也許與所通所謂處所故郭以爲岸上地矣

墳大防謂隄

墳當作坋說文云坋大防也墳墓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閒謂之墳郭注取名於大防也是墳坋通詩汝墳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常武鋪敦淮濆傳云濆厓也箋云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是濆墳又通稻人云以防止水月令云修利隄防左氏襄卅五年傳町原防正義引孫炎曰謂隄也郭注同

涘爲厓謂水邊

說文涘水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涘此今文大誓之辭詩葛藟正義引李巡曰涘一名厓謂水邊也（今本以此四字爲郭注）按涘之言廁也史記張釋之傳居霸陵北臨廁廁爲岸邊近水之名與涘義近聲亦相轉

窮瀆汜水無所通者谷者溦通於谷

說文汜窮瀆也古文瀆字作㰚㰚通溝也瀆溝也是瀆當作㰚㰚訓通溝其窮竭無所通者名汜汜之言澌也窮盡意也谷者說文云泉出通川曰谷水經濊水注引爾雅曰谷者微郭景純曰微水邊通谷也據注谷上當脫通字微溦同疑作微是也釋文溦本又作湄

厓岸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六　孫男聯蓀伯愷薇近垣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釋山第十一 釋名云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宣气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大宰注云積石曰山周語云山土之聚也是山包土石爲名文選琴賦注引春秋運斗樞云山者地之基然則地之高者爲山由地凝結而成故次於釋地首言五山舉其大而名者以下但釋山之形體篇終以五嶽及繫地望者附焉

河南華華陰山 河西嶽吳嶽 河東岱岱宗泰山 河北恆北嶽恆山 江南衡衡山南嶽

此釋五山之名職方氏山鎮有九此特舉五者以槩之其四因河爲界其一以江爲界也華者叚借字也說文作嶪華嶽者職方注以爲吳嶽中嶽云載華嶽卽此嶽也禹貢名岍漢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水經渭水注以吳山卽國語所謂虞虞吳聲近字通也史記封禪書以吳嶽爲二山漢書郊祀志注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嶽山未詳所在徐廣云岳山在武功地理志亦無之故注爾雅者多依職方注以爲一山御覽四十四引孫炎云雍州鎮有吳嶽山也郭義同孫其餘四山所在具詳下文書舜典及左昭四年正義引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恆北嶽恆山也衡南嶽衡山也蓋此四山卽四嶽故李云爾其吳嶽不在此列故李亦不數之乃鄭注大宗伯之五嶽既以嵩高爲說其司樂注又以吳嶽爲言二文不同詩崧高正義引鄭志雜問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不數嵩高此說非是故正義駁之云若必據己所都以定五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此駁是也而猶未盡何以明之蓋鄭見爾雅前後異文故於宗伯司樂二注兩存其說實則爾雅首列五山不言五嶽其五嶽定名乃在下文鄭以五山卽五嶽故於雜問創爲異說邢氏正義欲據此爲定論則非矣今詳爾雅此文但舉山名不加嶽號蓋表五山以爲鎮非實五嶽而稱會也古者封山濬川翕河喬嶽作鎮一方所以安地德崇望秩而重觀瞻也唐虞封十二山則十二鎮職方辨九州則九鎮爾雅定五方則五鎮河南華者豫州鎮也河西嶽者雍州鎮也河東岱者兗州鎮包青州故不數沂山也河北恆者并州鎮包冀州幽州故不數霍山醫無閭也江南衡者荊州鎮包揚州故不數會稽也爾雅之恉與職方同必舉江河爲界者北方以河爲大南方以江爲殷特表五山之名以槩九州之巨鎮也至泰山爲東嶽以下方標五嶽以繫地望故郭此注不言五嶽於河西嶽但云吳嶽不加西嶽之名得其解矣若依鄭志及周禮注則是周家當有兩五嶽矣恐不然也

山三襲陟襲亦重 再成英兩山相重 一成坏書曰至于大伾

襲本重衣之名故郭云襲亦重陟者升也登也故三重之山以登陟爲名列子湯問篇云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張湛注以爲山之重壟殿敝順釋文引此郭注云重壟也襲並襲字之誤○成猶重也已見釋丘英本華萼之名華萼相銜與兩山連接重累而高故再重之山取此爲名書禹貢正義引李巡曰山再重曰英○坏者當作坏說文云丘再成也再蓋一字之誤水經河水注引許慎呂忱並以爲丘一成可證禹貢正義引鄭注云大坏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又引漢書音義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坏乎瓚言當然一按此音義見漢書溝洫志注唯張揖作張晏一據孔此說可知水經注述成皐大伾山引爾雅亦非矣元和郡縣志大伾山在黎陽縣正南去縣七里卽黎山也隋地理志亦言黎陽有大伾山並依瓚說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南二里周語云檮杌次於丕山韋昭注大邳山在河東是邳丕同史記夏紀正義引作邳禹貢釋文伾本或作坯字或作岯按惟作坏爲正餘皆叚借

山大而高崧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

釋文崧又作嵩釋名云山大而高曰嵩嵩竦也亦高稱也嵩與崇古字通故崇山卽嵩山見周語注然嵩崇並見釋詁或說古無嵩字非也詩崧高傳以崧爲高貌正義引李巡曰高大曰崧是皆不以爲中嶽之名應劭以崧高爲中嶽誤

山小而高岑言岑崟 銳而高嶠言鑯峻 卑而大扈扈廣也 小而衆巋小山叢羅

岑者說文云山小而高釋名云岑嶃也嶃嶃然也趙岐孟子注岑樓山之銳嶺者是岑樓卽山義本爾雅郭注方言岑崟崟峻貌公羊僖卅三年傳嶔巖之嶔巖巖卽崟巖也穀梁作巖嶔巖崟聲借字也岑崟疊韵崟巖雙聲○釋名云山銳而高曰嶠形似橋也釋文引字林作嶠云山銳而長也通作喬詩及河喬嶽淮南泰族篇引喬作嶠又通作橋史記本紀黃帝葬橋山正義引爾雅嶠作橋○扈者說文云鄠有扈谷古文作屺从山弓玉篇作𡵆云山廣貌王照圓曰檀弓記孔子誨南宮縚之妻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從從猶崇崇也扈扈猶嵬嵬也謂其太高廣卽山卑而大曰扈矣○巋者釋文引字林云丘追反小山而衆也按釋文巋然高峻貌文選魯靈光殿賦云巋巋崒崒李善注高大貌莊子天下篇釋文巋字或作巍幷與爾雅義異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然則寇與巋義近而聲亦相轉

小山岌大山峘岌謂高過

峘者釋文引字林云峘大山岌魚泣反高也按岌與及義近說文云馺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馺大山峘此言馺讀若岌則非爾雅本作馺字誤

屬者嶧言駱驛相連屬 獨者蜀蜀亦孤獨

嶧者蓋驛之叚借詩保有鳧嶧是也後漢郡國志注引郭云嶧山純石積構連屬音義之文御覽四十二引舊注云言絡繹相連今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蓋謂此也按此郭義所本初學記引亦同○蜀者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按蜀本桑蟲其性孤特故詩言蜎蜎者蜀以興喻敦彼獨宿是蜀有獨意蜀形類蠶今棲霞縣北二十里有蠶山孤峯獨秀旁絕倚連舊名爲蠶合於爾雅矣

上正章山上平 宛中隆山中央高

釋丘云上正章丘宛中宛丘此又以爲山名也文選詩注兩引作山正鄣一作山正曰障障與鄣同皆叚借字山與上字形之誤也宛中隆者謂中央下而四邊高因其高處名之爲隆此與釋丘之宛中義同而名異者彼據中言故曰宛此據外言故曰隆矣郭以中央高爲義與釋丘同

山脊岡 謂山長脊 未及上翠微 近上旁陂

說文云岡山骨也釋名云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言也詩卷耳及公劉傳用爾雅正義引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必言長者脊骨長○翠微者初學記引舊注云一說山氣青縹色曰翠微劉逵蜀都賦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義本爾雅蓋未及山頂孱顏之閒蔥鬱蒼藹望之谸谸青翠氣如微也舊注似較郭義為長

山頂冢 山頂 崒者厜㕒 謂山峯頭巉巖

詩言山冢崒崩毛傳山頂曰冢正義引孫炎曰謂山巔也巔頂本釋言文○說文云崒危高也厜㕒山巔也通作崔嵬鄭箋十月之交云崒者崔嵬漸漸之石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也俱本爾雅卒崒字通崔嵬厜㕒字異義同正義引孫炎云厜子規反㕒語規反是皆疊韵之字爾雅釋文本或作厜㕒又作嶉峨亦音轉字通也郭注謂山峯頭巉巖邢疏及監本脫山字詩正義引及宋本並有之今據補

山如堂者密 形如堂室者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如防者盛 防隄

說文云密山如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漢志河南郡密元和志引爾雅此文以為縣因山為名也按今密縣三面皆山唯東面缺形似堂室郭引尸子邢疏以為綽子篇文○盛者釋文謂山形如黍稷之在器此望文生訓也盛與成同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在今登州府榮成縣海濱半入海其山漫長橫亙數里望之如隄防矣檀弓注防形旁殺平上而長可想見是山形狀也

巒山墮 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

墮者隋之段借說文云巒山小而銳隋山之墮墮者本詩般傳說山山之隋隋小者而為說也但詩言隋不言巒說文巒不名隋所未能詳劉逵蜀都賦注巒山長而狹也一曰小而銳也是巒隋俱兼二義釋文引埤蒼云巒山小而銳字林云隋山之施隋者是呂忱以隋為延施即狹長也士冠禮注隋方曰篋釋文隋謂狹而長隋與橢同與墮聲借並郭所本也云荊州謂之巒者楚辭七諫云登巒山而遠望兮此正楚人語也

重甗隒 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山形狀似之因以名云

說文云隒崖也甗者釋畜云善升甗疑甗皆巘之段借玉篇引作重巘隒文選曉出射堂詩注引亦作巘詩葛藟釋文引李巡云隒阪也正義引孫炎曰隒山基有重岸也以此推之巘亦崖岸高大之名故釋畜釋文引舍人一云甗者阪也顧云山嶺曰甗音與隒訓崖岸義合詩公劉亦作巘是皆古本作巘之證孫郭本作甗因而望文生訓始有甗甑之說與隒義遠恐非也

左右有岸厒 夾山有岸

厒廣韵作㕁(口荅切)一云山左右有岸龍龕手鑑二以厒為仝之或體字孫氏星衍云當作㕁說文㕁石地也

大山宮小山霍 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為廬宮之是也 小山別大山鮮 不相連

郭注中山經云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引此文云大山繞小山為霍是郭以宮為繞明山以霍名者非一皆本此為義也今灊縣之天柱山中峯小而四圍有大山以繞之與此合矣宮有容受包含之義故郭以圍繞訓之禮大文鄭注宮謂圍障之也○鮮者釋文引李巡曰大山少故曰鮮詩皇矣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金鶚云鮮斯聲近而通鮮亦斯字之借釋言云斯離也別與離義同阮元臺經說亦云爾余按文選吳都賦及長笛賦注並引爾雅小山別大山鮮玉篇云嶰山不相連也宋翔鳳說以律曆志嶰谷注云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正是小山別大山之嶰也張聰咸說一見經史質疑錄一古本鮮當作解後人加山嶰解古得通借鮮古音在紙部解古音在寘部解讀若獬鮮讀若斯孫炎注不相連此正釋解字之義李巡不識而曰大山少此何言與今按皇矣詩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公劉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是毛意以鮮巘為一周禮獻羔開冰(一)呂覽亦同一月令作鮮羔開冰即其例也孔穎達以鮮巘義別為疑蓋失之矣此義又見臧氏經義雜記四

山絕陘 連山中斷絕

說文陘山絕坎也史記趙世家云與之陘集解徐廣曰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元和郡縣志懷州河內縣太行陘在西北三十里連山中斷曰陘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是山凡中斷皆曰陘通作陘說文云陘谷也法言吾子篇云山陘之蹊吳祕注山中絕也

多小石磝 多礓礫 多大石礐 多磐石

磝礐當作磝嶨說文嶨山多小石也嶨山多大石也釋名云磝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礐摯也大石之形摯摯然也釋文磝或作磽礐或作确按今人皆用磽确字不復知本於爾雅矣磝從敖聲郭五交反礐從學省聲郭戶角反二讀是也釋文又引字林磝口交反礐郭苦角反顧氏㟧說以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閒敖即磝鄗即礐也

多草木岵 無草木峐 皆見詩

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釋名云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為事用也無草木曰屺屺圯也無所出生也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峐猶屺字詩陟岵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與此相反正義以傳寫誤是也王聚圖詩小記云爾雅以岵為多草木即知屺為少草木非全無草木也毛傳有無二字不必深泥

山上有水埒 有停泉

釋名云山上有水曰埒埒脫也脫而下流也釋丘云水潦所還埒丘郭注丘上邊有界埒水環繞之謂水繞其下也此云有停泉言山上有界埒水停聚也雖俱名埒其義自別

夏有水冬無水㶊 有停潦

說文夏有水冬無水曰㶊或作澩水經泗水注云桃墟有漏澤方十五里綠水澄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阜側有三石穴廣圍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陂竭澤矣酈注但言穴有通否水有盈漏而無說冬夏者元和郡縣志始詳之云泗水

豁漏澤漏穴有五其澤每夏積水秋冬漏竭然則澤即巢矣郭云停潦潦是雨水未必恆有其義疑也廣雅以水自渭出爲巢與此異

山豄無所通谿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

說文云谿山瀆無所通者釋丘云窮瀆汜是汜即谿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彼有所通與此同名無嫌故郭援之左氏隱三年正義引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此郭所本郭注雖監本作瀆亦非

石戴土謂之崔嵬石山上有土者**土戴石爲砠**土山上有石者

釋文戴本或作載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上文芊者厜㕒鄭箋引作崔嵬文選南都賦注嶵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甘泉賦注崋隗高貌是皆崔嵬通轉之字也徐鍇說文本無崔字遂以崔爲俗字云以崖省非也說文㠑摧俱以崔得云無崔字也陳壽祺欲以崖爲崔亦非○砠者說文作岨云石戴土也詩卷耳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釋名亦同並與爾雅相反正義以爲傳寫誤馬瑞辰曰此爾雅誤宜從毛傳又曰說文兀高而上平也既石山戴土也是高而上平者爲石山戴土則知高而不平者爲土山戴石矣此說是也今按毛許劉所見爾雅古本俱不誤唯孫郭所注始據誤本如者詩正義引孫炎注與郭同可證

山夾水澗別山陵閒有水者之名**陵夾水澞**

釋名云山夾水曰澗澗閒也言在兩山之閒也左氏隱三年正義引李巡亦曰山閒有水杜預注以爲谿亦澗也是谿澗通名○澞者釋文云本又作虞蓋古本作虞後人加水作澞耳或說虞通湡非

山有穴爲岫謂巖穴

說文云岫山穴也籀文作𥥛蓋因訓穴故从穴矣禮運云竅於山川竅即穴也今山巖往往有之水經河水注云懸巖之中多石室焉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東京賦云王鮪岫居蓋山溜漱激水盤石穿遊鱗濊濊潛泳其中矣

山西曰夕陽暮乃見日**山東曰朝陽**旦即見日

詩云度其夕陽又云于彼朝陽故此釋之書武成正義引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詩公劉及卷阿正義引孫炎曰夕乃見日朝先見日也釋名云隨日所照而名之也按書傳云山南曰陽周禮柞氏疏引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蓋爾雅之舊說故孔傳賈疏俱援以釋經今亦以古義存之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即天柱山灊水所出**恆山爲北嶽**常山**嵩高爲中嶽**大室山也

嶽者說文云東岱南靃西華北恆中大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爲言埆也埆功德也東方爲岱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嶽爲華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恆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嵩言其高大也〔從左傳正義及邢疏所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從書正義所引〕是應劭以衡霍泰岱皆一山而二名其說是也詩崧高正義引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二說雖不同要其大意皆以南嶽爲指衡山郭氏不從而以霍山爲指天柱詩及左昭四年正義引郭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此所引蓋郭音義之文雖本爾雅以天柱爲霍山但爾雅之霍山本謂衡山不謂天柱自漢武移嶽祠於天柱而後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此說甚明可知天柱無妨亦名霍山而不得冒南嶽之名郭爲誤據乃孔穎達不主應劭而駮孫炎反以郭說爲然謬矣審如其說以霍山即天柱亦止得爲漢武之南嶽而不得爲爾雅之南嶽矣故洪頤煊著霍山爲南嶽解深明此義今依以爲說也洪又以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爾雅衡山爲南嶽當即據孫炎所改之本余謂孫炎惟云字誤未嘗改霍爲衡李善所引或別本或誤書耳至於五嶽所在泰山在博漢晉志屬泰山郡或在奉高今在泰安府泰安縣北華山在華陰漢屬京兆晉改屬弘農郡今在同州府華陰縣南衡山在湘南漢屬長沙晉改屬衡陽郡今在衡州府衡山縣西天柱山在灊屬廬江郡漢晉志同既無霍山之名亦無南嶽之號當得其實今在安慶府潛山縣西北恆山在上曲陽屬常山郡漢晉志同今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嵩高漢志潁川郡崈高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外方山也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此五嶽之名蓋周所定知者唐虞惟言四岳周禮大宗伯及司樂乃有五嶽之名史記封禪書引尚書於北嶽恆山下有中嶽嵩高也五字此自以意連言非經文有缺脫何休公羊注引尚書遂云還至嵩如初禮蓋本緯書之說惠氏九經古義信之而云書有脫文非也邢氏正義又謂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岳此無明文但據禹貢太岳爲證恐山以岳名者多難可依據至謂成周以華山爲中岳此卽本鄭志以吳岳爲西岳之說如孔穎達所駮云五岳之山每代一改又云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岳祀乎詩正義言弗可易矣

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河上

梁山本韓國之山晉滅韓屬晉故爲晉望望者書云望于山川周禮有四望詩韓奕正義引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漢志左馮翊夏陽梁山在西北晉改馮翊爲郡餘同漢志今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界公羊成五年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皆郭所本也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七　孫男聯蓀伯愷聯薇近垣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八

棲霞郝懿行學

釋水第十二 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气也釋名云水準也準平物也管子水地篇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白虎通云水之爲言準也左氏昭十七年傳云水火之牡也此篇所釋自泉原川流及谿谷溝澮渠通灌注解不詳耳乃至津涉舟航河曲所在水以四瀆爲大故著於篇末先河書遂會海故九河終焉

泉一見一否爲瀸 瀸纔有貌

說文云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瀸漬也引此文否作不古今字耳蓋泉有時出見有時涸竭水脈滲含滲漉故以瀸瀸爲言此古說也郭義則以瀸爲纔纔小意也

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 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

易井釋文引鄭注易封云井通也周書云黃帝穿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瀱汋瀱竭也汋有水聲汋汋也說文云汋激水聲也爾釋名合其義汋下竝引此文郭引中山經文彼云視山有井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又超山亦有井冬有水而夏竭與前相反尤有異者水經泜水注云圖水出泉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往還水由其下以義言之化益化者說者理曾井地盡瀱竭諸通方者也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公羊傳曰直出直猶正也 **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 從上溜下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從旁出也

說文云濫濡上及下也引詩觱沸濫泉今詩采菽瞻卬俱作檻傳箋竝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涌者說文云滕水超涌也然則涌有騰溢之義水本卑下今直上出同於氾濫故濫泉名矣公羊昭五年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是傳謂直爲正故釋名云濫泉正出也人口有所銜口闓則見也既未闓涌出之義又與正出無會公羊疏義爲長○說文云沃溉灌也縣繫也釋名云縣出曰沃泉水從上下有所灌沃也詩下泉傳下泉泉下流也正義引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是下泉即沃泉與下義相成郭注溜釋文作霤良借字也○氿說文作厬云仄出泉也借作氿釋名云側出曰氿泉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詩大東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水泉從旁出名曰氿然則李與郭俱未嘗穴出之義穴說文作冗云水从孔穴疾出也又云瀑疾出泉也見於側出之泉又名瀑从瀑齊又穴字之叚借而側仄之義穴出不從正出又從側出流故言新名矣仄與側穴與穴俱古字通列子黃帝篇云濫水之潘（音藩）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俱本此爲說也

湀闢流川 通流 **過辨回川** 旋流

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說文云川貫穿通流水也引虞書曰濬く巜距川言深く巜之水會爲川也考工記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此釋川之形狀也湀闢說文作決辟云决水之也玉篇云湀闢通泉○過辨者旋水之名釋文過本或作渦回又作洄並叚借字說文云漩回泉也蓋回漩猶回旋漩水善休人故別其名過辨湀闢聲又相轉

灉反入 即河水決出又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

水反入者名灉說見下釋名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壅出則沛然也水經河水注引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漢之有潛也元和郡縣志灉湖在巴陵縣南引爾雅云河水決出還復入者爲灉蓋因灉澭聲同故相借耳實則灉湖一名翁湖非爾雅所指也（元和志引左定四年傳吳敗楚於雍澨即此）

潬沙出 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音但

水中有積沙上出者爲潬說文云沙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玉篇云江南人呼水中沙堆爲潬廣韻云今河陽縣南有中潬城按城東魏所築見元和志命名之義蓋不可知或說潬海中沙也稍覆沙淤取捷謂之登潬見邵氏正義可備一解郭注江東呼本作河中誤又脫音但二字今據宋本改補

汧出不流 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池

水出於地便自停蓄而不通流猶人性吝不肯屑散名曰汧汧之爲言慳也列子黃帝篇云汧水之潘（音盤）爲淵然則汧水停而不流與此義合邢疏引地理志扶風汧縣汧出西北入渭以其初出不流停成陂澤散其故則入渭也

歸異出同流肥 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

詩泉水傳用爾雅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與毛傳義同水經淇水注云美溝水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引詩肥泉又引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是驗本舍人與毛傳異又以斯水即詩泉源之水也列子肥水之潘爲淵殷敬順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爲肥俱本舍人爲說呂忱又以爾雅異出同流爲瀵瀵肥聲亦相轉然則諸家爾雅本其不同如此

瀵大出尾下 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瀵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爲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

說文云瀵水浸也引此文水經河水注引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然則今本作肥文釋文亦云瀵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也列子湯問篇云壺領山頂有口狀若員環有水涌出名曰神瀵一源分爲四然則瀵水首流甚大底源潛通故曰出尾下也水經注云瀵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涌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瀵魁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種稻東西二百步南北百餘步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異出同流其水西南流注於河又云郃陽縣北有瀵水東逕其城內東入於河又於城內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於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於河所言與郭義同而加詳焉汾陰故城今爲蒲州府榮河縣郃陽縣今爲同州府郃陽縣矣又曾鞏齊州二堂記云歷城之西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齊人名曰趵突之泉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今

按昀突卽瀵之類凡瀵必數處潛通歷城昀突濟
水之所溢出也汾陰郃陽諸瀵河水之所溢出也

水醮曰厬 謂水醮盡

醮當作潐說文潐盡也厬作氿水厓枯土也引此文云水醮曰氿
其厬字訓仄出泉也讀若軌然則厬氿二字爾雅說文互易古字
叚借通用玉
篇與今本同

水自河出爲灉 書曰雝沮會同 濟爲濋 汶爲灛 洛爲波 漢爲潛 書曰沱潛既道 淮爲滸 江爲沱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過爲洵 潁爲沙 汝爲濆 詩曰遵彼汝濆 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

出者溢也此皆謂水所溢故以自出釋之說文派別水也蓋大水
枝派別出爲細流也灉者說文云河灉水在宋又云𣸣水受陳留
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𣸣卽汴字)水經注云陰溝(卽蒗𦽱渠)
首受大河於卷縣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卽是處也
淮南人閒篇云楚莊王勝晉於河雍之閒是雍卽灉矣水經河水
注又云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然則枝津分裂川原鑄
錯雝皆仍是河流而不得濫觴灉名許君特言河
灉在宋蓋義昭矣又按上言灉反入者彼言入此言出也實一水
耳水經瓠子河注引作水自河出曰雍沛
雍雖古今字皆叚借也○濟爲濋者水經濟水注汜水西分濟瀆
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濋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廣異
名也是酈以汜爲濋但下又云決復入爲汜說文汜从巳聲音似
與濟水分出之汜水音苑者異呂忱不誤酈汗蓋失引矣錢氏坫
釋地注以濋字誤應爲梁洪志是○汶者漢志有二汶泰山郡萊蕪
原山禹貢汶水所出西南入泲此一汶也(禹貢爾雅皆指此汶)
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又一汶也水經注
所謂東汶一淮南墬形篇云汶出弗其西流合濟弗其卽不其郵
邪縣名此乃漢志入維之汶非入濟之汶也淮南誤一顏師古以
二汶爲疑不知齊有三汶見於齊乘又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
何止二汶也汶爲灛者釋文引李巡云灛溢也水經汶水注引呂
忱曰洸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於剛縣西闡亭東爾雅曰汶別爲
灛其猶洛之有波矣是洸水卽闡水春秋經齊人取闡卽此旁加
水非○洛水亦有二漢志左馮翊褱德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詩
所謂瞻彼洛矣者也弘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
入河豫州川書所謂伊洛瀍澗者也水經注云洛水又東門水出
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是酈以門水卽波水職方鄭注波讀爲
播按禹貢熒波正義引馬鄭皆作熒播是播波古字通○漢爲潛
者說文同荀子大略篇注引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禹貢荊梁二
州竝有沱潛既道正義引郭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
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
貢潛也水經潛水注云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同郭義又
引鄭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
通卽爲西漢水也是鄭義與郭異又此二說竝指梁州之潛而言
不及荊州也○淮爲滸者漢志臨淮郡淮浦游水北入海水經注
云淮水於縣枝分北爲游水引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
也是滸卽游矣○江爲沱者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
江說文云沱江別流也出嶓山東別爲沱寰宇記引李巡云江溢
出流爲沱禹貢正義引郭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揃山與江
別而更流又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
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是鄭以夏
水爲荊州之沱郭以郫江爲梁州之沱二說不同兼之乃備○過
爲洵者說文云過水受淮陽扶溝浪湯渠東入淮水經注云陰溝
始亂蒗蕩終別於沙而過水出焉引爾雅曰過爲洵呂忱曰洵過
水也按說文洵過水中也過當爲過中當爲出釋文過本或作過
漢志作渦竝爲叚借○潁爲沙者漢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
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水經注臨潁縣潁水自縣西流注小隱水出
焉爾雅曰潁別爲沙亦猶江別爲沱也是小隱水卽沙水矣○汝
爲濆者說文云汝水出弘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水經注云汝水
東南逕奇頟城西北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隱水爾雅曰河有灉
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也故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
濆隱之聲相近矣按隱今變作㶏大㶏水在今郾城縣卽汝水別
流也說文引爾雅作汝爲涓釋文引字林同云衆爾雅本亦作涓
是濆古作涓唯
郭本作濆耳

水決之澤爲汧 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爲汧 決復入爲汜 水出去復還

汧已見上此申釋之說文云決行流也水經注云渭水東逕郁夷
縣故城南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
雅曰水決之澤爲汧汧之爲名實兼斯舉郭云亦名汧者亦亦上
文錢氏坫曰澤亦弦蒲澤也弦汧聲同是矣闞駰以楚水爲汧水
非也○說文云汜水別復入水也釋名云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
如出有所爲畢已而還入也詩江有汜傳用爾雅淮南道應篇云
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高誘注
汜水涯也蓋借汜爲涘非此

河水清且灡漪 大波爲瀾 言渙瀾 小波爲淪 言蘊淪 直波爲徑 言徑侹

詩河水清且漣漪河水清且直漪河水清且淪漪此釋之也不竝
引者文省也正義引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說文云波水
涌流也大波爲瀾瀾或作漣詩伐檀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名云
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水小波曰淪淪
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詩釋
文引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直直波也按直又訓徒也徒波無風自波對淪漣皆因風成文此
自生波故曰直波直有徑遂之義故曰徑也徑釋文作侹云字或
作徑今從宋本
灡釋文作瀾

江有沱 河有灉 汝有濆 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

水名已具上文此重見者詩汝濆正義引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
美之地名然則此以地言彼以水言名同義異李說是也今以其
意求之梁州之沱其地在蜀郫土江鄉膏腴沃壤至於荊州之沱
江夏雲杜邔墟相望皆其地矣河之有灉左傳所云(僖廿八年)
至於衡雍杜注以爲鄭地在滎陽卷縣是其地瀕河岸密邇王宮
雍卽灉矣若乃詩之汝濆樵採所遵枚條蕃茂其爲地號更不待
言孔氏正義猶以彼墳從土此濆從
水爲疑非矣郭以爲水名重見尤非

滸水厓 水邊地

此亦水邊地名與沱灉濆同故竝釋之上文云淮爲滸彼以水言
此以地言也詩葛藟正義引李巡曰滸水邊地名厓也北山正義

引孫炎曰厓水邊也釋丘岸上滸涘爲厓與此義互相足

水草交爲湄詩曰居河之湄

湄者說文用爾雅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水經川爲之庭也左氏僖廿八年正義引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水經濟水注引舍人云水中有草木交合也郭引詩巧言文湄詩作麋左傳余賜女孟諸之麋並古字通

濟有深涉謂濟渡之處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謂褰裳也以衣涉水爲厲衣謂褌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繇自也

詩匏有苦葉文此釋之也左氏襄十四年正義引李巡曰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褌也毛傳與本爾雅唯不引繇膝以下爲揭句文省耳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至心即是繇帶以上雖變其一文實用其意也又以繇膝繇帶言者蓋爲淺深無準限故特舉此爲言耳過此以往則不可渡也然亦略舉大槩而言實則繇帶以下亦通名厲故論語鄭注及左傳服虔注並云由帶以上爲厲則繇膝以上即繇帶以下故約略其文耳衣是大名褌裳皆衣類以言揭故知爲褰裳以衣涉故知衣謂褌也釋名云褌貫也貫兩脚上繫要中也厲有淩厲之義因爲涉水之名故說文砅字解云徒行厲水也是厲涉通名列子說符篇云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上林賦云越壑厲水皆以厲爲涉也說文厲作砅引詩深則砅或作濿云履石渡水也按詩在彼淇厲毛亦以厲爲橋梁此皆別解義與爾雅異也繇與由同由自也本釋詁文

潛行爲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

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潛涉水也詩云泳之游之蓋游與泳對文則別散文亦通故釋言云泳游也是其義同詩云不可泳思列子黃帝篇云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毛傳及張湛注俱用爾雅郭引晏子春秋古冶子詞也

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繂索縭緌也緌繫

詩采菽文毛傳紼繂也縭緌也正義引李巡曰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曰紼大索也舟止繫之於樹木及竹爲大索正義云紼訓爲繂繂是大繩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詩釋文引韓詩云繂筰也釋名云引舟者曰筰筰作則可引舟亦可繫舟筰與繂義相成也釋說文作繂詩作紼繂作縭並字異音義同

天子造舟比船爲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

說文云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釋名云舟言周流也造舟者詩大明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按此據爾雅舊說但以造爲詣不及李孫訓造爲比其說長也比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即今浮橋是也方言云艁(古造字)舟謂之浮梁潘岳閒居賦云浮梁

船以登陟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又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出古禮經之文○維舟者詩正義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公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者謂維持使不動搖也按維非並也但連繫之使不散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其說是矣○方舟者詩正義引李巡曰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方或从水作汸方言云方舟謂之潢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杭荊州人呼杭音橫說文杭方舟也一杭即一字一詩借爲杭一葦杭之是也方古音如旁亦讀如傍併傍聲轉今俗爲併爲傍此古音也金縢云併船是方本義通而言之凡相併皆曰方鄉射禮云不方足鄭注方猶併也詩維鳩方之亦謂並處於一巢也○特舟者公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又云庶人乘泭者併木以渡別尊卑也然則併亦方也釋言云舫泭也舫即方字又借爲枋史記張儀傳云枋船載卒枋與舫同枋船即舫泭也論語乘桴桴亦泭也泭舟同類故齊語云方舟設泭兼舉士庶言之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

此別水所注入之名書注云皆以小注大大小異名郭注上林賦云自谿及瀆皆水相通注也谿者釋山云山瀆無所通谿彼謂窮瀆此則通川之谿也蓋谿瀆之水能自達於通川故左氏隱三年正義引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也谷者說文云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公羊僖三年傳無障谷蓋谷口出水無障斷之使通於谿故疏引李巡云水相屬曰谷然則谷者屬也水流相屬通輸也溝澮者釋名云水注谷曰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也從橫相交溝也注溝曰澮澮會也小溝之所聚會也瀆者獨也七十五引書注云水流不絶曰瀆然則瀆之爲言續也相續不絶之意說文云瀆溝也是溝瀆通名釋山又以谿瀆並稱可知此皆山閒溝水非有巨浸洪流且瀆無妨四瀆同名溝澮亦非匠人書洫澮皆便有四尺二尋之規乎一匠人溝廣四尺深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一刑疏引考工之文失爾雅之義乃謂自溝以下更上不類矣彼是田間水道此乃谿谷細流何可同也今試倒轉其文則爲瀆注於澮澮注於溝溝注於谷谷注於谿谿注於川上下文義俱順矣此自言水轉相灌注之異名耳云何不類

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皆見詩

泝說文作𣴎云逆流而上曰𣴎洄洄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或作遡洄洄也游作汙云浮行水上也汙或作泅詩遡洄傳用爾雅遡游傳云順流而涉曰遡游正義引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按洄者回也華嚴經音義下引三蒼云水轉曰洄蓋逆流則向水回轉順流則但浮游直行而已左氏哀四年傳吳將泝江入郢杜預注逆流曰泝莊十八年傳閻敖游涌而逸杜注游涌水而走也

正絶流曰亂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

詩涉渭爲亂傳用爾雅正義引孫炎曰直橫渡也是正訓直截猶橫也截流橫渡不順曰亂郭引書禹貢梁州文

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

釋名云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而晦也白虎通云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風俗通云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也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四瀆發原注海禹貢具詳其文河說見下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今江出四川松潘衛邊徼外西番地之岷山至江南通州入海漢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今淮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之桐柏山至江南清河縣與河合流至安東縣入海漢志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今濟出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之王屋山至武陟縣入於河管子度地篇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然則四瀆者經流也挾衆枝流而注於海者也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注灌也原水泉本也原今作源

水泉

題上事也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水之原在平泉故釋水之篇先泉後水又總題曰水泉也

初學記引郭氏讚云（類聚作釋水讚）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人力所作

此釋水中之地名洲者說文作州引詩在河之州釋名云水中可居者曰洲洲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也詩關雎正義引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孫炎曰水有平地可居者也方言云水中可居爲洲三輔謂之淤蜀漢謂之𣟴郭注引上林賦曰行乎洲淤之浦○陼當爲渚說文引作小洲曰渚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詩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按廣雅云渚處也是渚亦可居處故韋昭齊語注水中可居者曰渚爾雅不言者文省耳又以上句例之不言可知○沚者詩采蘩傳沚渚也不言小者亦文省也說文用爾雅釋名云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然則沚小於渚不可居處但容止息而已○坻者釋名云小沚曰坻坻遲也能遏水使流遲也說文本詩蒹葭傳云坻小渚也變沚言渚者渚沚雖大小異名其實一耳正義云以渚易知故繫諸言之邢疏引李巡云但大小異其名是也○潏者說文云水中坻人所爲爲潏是潏亦坻也但以人所爲爲異耳釋名云潏術也偃水使鬱術也魚梁水碓之謂也魚梁者周禮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鄭衆注梁水偃也（偃俗作堰）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是也水碓者於急流水中偃水爲之設輪軸於下用水衝激速於質舂魚梁水碓皆人所爲故舉以譬況焉釋文引郭圖云水中自然可居者爲洲人亦於水中作洲而小不可止住者名潏水中地也御覽七十一引舍人云潏人力水爲居止一疑有脫誤一按釋文潏郭述筊二音是也

水中

題上事也洲渚沚坻潏皆水中高地故題曰水中也

河出崐崘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虛山下基也發源處高激峻湊故水色白也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濁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

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初學記引孝經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又引穆天子傳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按爾雅既言四瀆而以九河終焉其意蓋在此也說文云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釋文引郭音義云禹本紀及山海經皆云河出崐崘山漢書曰張騫使西域窮河源其山多玉石而不見崐崘也世人皆以此疑河不出崐崘按山海經曰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又云敦薨之水注于泑澤出乎崐崘之西北隅實惟河源也西域傳又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之河合東注鹽澤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一水經注三上有千字漢書脫之此乃其失一輪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而南出於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云然則河出崐崘便潛行地下至葱嶺及于闐復分流歧出也張騫所見蓋謂此矣其去崐崘里數遠近所未得而詳也泑澤卽鹽澤也又引郭圖讚云崐崘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按此以上釋文所引皆是古來相傳舊說然於河出崐崘里數遠近靡得而詳新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經紫山直大羊同國虜曰悶摩黎山卽古所謂崐崘距長安五千里而元史地理志稱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又言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崐崘不知此乃積石山也康熙乾隆年閒兩遣侍衛尋河源後乃得之阿勒坦郭勒之西遠出星宿海之上三百餘里其崐崘在今之回部所以知河出崐崘虛者一統志言西藏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陝西西寧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乃西域記水經注所謂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卽崐崘也河源紀略圖說詳矣近人徐松能言西域地形今採其說曰岡底斯山分爲四幹向西北者爲僧格喀巴布山譯言獅子口也繞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餘里入西域爲和闐南山及葱嶺葱嶺在今葉爾羌喀什噶爾境和闐南山在今和闐境和闐卽古于闐漢書西域傳言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實出葱嶺者尚有南河北河之分與于闐河而三也今以新疆地形驗之和闐河二源皆出南山東源曰玉龍哈什河西源曰哈喇哈什河二水分流經和闐城東西又北流二百餘里而合爲和闐河是爲河源之一葱嶺南河者卽今葉爾羌河二源東源曰聽雜布河西源曰澤普勒善河二水分東北流至葉爾羌城東南而合爲葉爾羌河是爲河源之二葱嶺北河者卽今喀什噶爾河二源南源曰雅爾雅爾河北源曰烏蘭烏蘇河分東流至喀什噶爾城南而合爲喀什噶爾河是爲河源之三三源分東流至噶巴克阿克集而合爲塔里木河又東流一千四百餘里瀦爲羅布淖爾卽古鹽澤亦謂之蒲昌海也諸河水皆澄清無滓惟喀什噶爾河之北源烏蘭烏蘇色赤而濁而東至葉爾羌東北衛阿喇克之地亦清流見底故統謂之色白也又曰郭注引山海經作崐崘西北隅邵氏正義據今本作東北隅以郭爲譌非也按南山葱嶺皆發脈於僧格喀巴布而僧格喀巴布實分幹於岡底斯山之西北隅故山海經謂之崐崘西北隅灼然明顯且後漢書張衡傳注及廣韵引此文皆作西北邵氏之說未可依據又曰崐崘虛者僧格喀巴布山西北

趙千六百餘里爲萬檟萬檟環千八百餘里包西域之西以周其北外加半規中謂虛地故謂之虛余按徐以虛讀如字實則虛卽墟字故郭云山下基明其旁迆解互諸山皆得崐崘之目故言河出崐崘虛也釋文引李巡云河水始出其色白也孫炎云崐崘山名也墟者山下之地白者西方之色也又引郭注有發源處高激峻湊故水色白也十二字爲宋本所無今據補離騷云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後漢書注引河圖云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然則白水卽河水故晉文投璧于河而曰有如白水音語助作有如河水是其諗也○渠者說文云水所居川者釋文引李巡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色黃者孫炎云所受渠多轉流溷濁故色黃水經注引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河源錄云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溷漢細流旁貫莫知紀極然則渠川之水其數難詳千七百者特舉大槪而言耳徐鍇曰河入蒲澤水皆清澈伏流一千五百餘里東南至巴顏哈喇山麓伏流自崖壁上涌出瀰爲百道皆作黃金色東南流爲河勒坦郭勒譯言黃金河也○河隨山勢爲曲折千里百里亦大檟言之耳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郭引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休注河曲流郭蓋兼引傳注又傳不言一直郭據爾雅加之也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注云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然則陽曲亦河曲之地名故傳云河曲疏矣河源錄云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朱思本云河源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卽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河曲　此釋河耳謂之曲者河勢善曲其地疏闊隨處委折或被斯名故題曰河曲也

徒駭　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　太史　今所在未詳　馬頰　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覆鬴　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　胡蘇　東光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聞　簡　水道簡易　絜　水多約絜　鉤盤　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鬲津　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此釋九河之名徒駭者釋文及禹貢正義引李巡曰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孫炎曰禹疏九河此河功難（書正義作用功雖廣四字）衆懼不成故曰徒駭郭云今在成平縣者晉志成平屬河閒國漢志屬勃海郡今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按漢志成平虖池河（沱同）河民曰徒駭河是虖池卽徒駭疑語倒並聲之轉○太史者釋文作大云謝音泰孫如字本今作太然則古本作大是也詩般正義引李巡曰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太史孫炎曰大使徒衆故依名云爾雅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按此蓋因大本作太望文生訓耳李孫於義爲長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明一統志在南皮縣北○馬頰者釋文引李孫郭並云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元和郡縣志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今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按漢志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通典云馬頰在平原郡然則篤馬豈卽馬頰之異稱今所未詳○覆鬴者釋文引郭並云鬴古釜字李孫郭並云水中多渚往往而有可居之處狀如覆釜之形通典云覆釜在平原郡界導河書云覆鬴在永靜軍阜成縣東經東光縣西北按漢志阜成屬勃海郡○胡蘇者詩正義引李巡曰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孫炎曰水流多散胡蘇然也漢志勃海郡東光有胡蘇亭今河閒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光釋文及宋本並誤作完今據詩書正義改正○簡者書正義引李巡曰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詩正義引孫炎曰簡者水通易也（釋文引李孫同與此是）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絜者釋文戶結反引孫郭並云水多約絜又苦八反李云河水多山石之苦故曰絜絜苦也（書正義石下作治之苦絜絜苦也）寰宇記簡絜在臨津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絜河按漢志勃海郡南皮莽曰迎河亭齊乘云滄州之南有大連澱一自注今曰大梁五龍堂（殿）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城南杭無棣溝廢非簡絜等河歟○鉤盤者釋文盤作般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詩書正義引作屈折如盤）故曰鉤股孫郭同云水曲如鉤流盤桓不直前也（今郭注脫不直前三字詩正義引又無流直二字）漢志平原郡般水經注河水故瀆川脈東入般縣爲般河元和志棣州陽信縣鉤般河經縣北四十里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出軍屯槃河袁紹傳還屯槃河章懷注槃卽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又云故河道在今德州平昌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鬲津者釋文引李云河水狹小可隔以爲津故曰鬲津孫郭同云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漢志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元和志德州安德縣鬲津枯河在縣南七十里平昌縣鬲津枯河南去縣二十里按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也

九河　禹貢兗州已云九河既道至于大陸又云播爲九河者詩般正義引鄭志荅趙商問曰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然九河從兗州而分大陸以北則是再分故特言播鄭義似未了也禹貢正義引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禹貢注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爲說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按詩正義大意亦與此同而此爲賅備爾雅釋文引郭音義亦本鄭注而義稍略故舍彼引此也然則八流雖塞遺處猶存今驗青滄景德之閒古隄沙阜舊迹宛然故溝洫志載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亦有益而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又言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此妄說也古河隄處今猶可見安得爲海所漸但自周定五年河徙以來歷漢至今轉徙而南土淺沙浮潰決難制禹河故道日就沈湮更數百年殆將不可復識矣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自釋地已下凡四篇此其總題也書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禹敷土隨渠因而名制以名禹貢一篇略可概見或疑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物有定名其來舊矣然水經注言廬山有大禹刻石無妨舊已有名禹更新定爾

爾雅郭注義疏中之八

孫男聯蓀伯愷
聯薇近垣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一

棲霞郝懿行學

釋草第十三 說文艸百卉也从二屮屮艸木初生也卉艸之總名也屮衆艸也从四屮又引商書曰庶艸繁無天官九職謂之疏材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其物生川澤宜膏物墳衍宜莢物原隰宜叢物鄭注膏當為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屬有櫜韜莢物薺莢王棘之屬叢物萑葦之屬淮南原道篇云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高誘注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莊子外物篇云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說文䓘艸木倒是也草一曰蘇方言蘇草也江淮南楚之閒曰蘇論衡云地性生草山性生木言生處之異也此篇所釋品彙衆卉實多識之資也

藿山韭茖山蔥𦺇山䪥蒚山蒜 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者茖蔥細莖大葉

此釋菜也說文云菜艸之可食者故先釋焉韭蔥䪥蒜皆人家所播種其生於山則異名豳風以春蚤獻羔繁露因春生實夏小正以囿見紀時是皆自家園事同井寶韭曰豐本言其根豐而葉茂也其生於山者別曰藿說文云藿艸也引詩食鬱及藿邢疏引韓詩作藿藿一名䔧說文䔧山韭也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璩曰韭爾雅云藿山亦多之藿藿蓋以形近而誤說文韭一種而久故謂之韭今驗韭宿根在地年年分栽故言一種而久山中者亦象家韭而葉差狹根宿地自生○蔥之生於山者名茖說文云茖艸也一切經音義八引爾雅舊注云茖一名山蔥幷州以北多饒茖蔥也北山經云邊春山其草多蔥韭郭注山蔥名茖大葉與此注同後漢書章帝紀注蔥領在燉煌西其山高大多蔥是皆蔥生於山之證茖通作格馬融廣成頌云格韭菹于章懷注茖與格古字通按茖蔥今名角蔥作莖生有枝格旋摘旋生食之不盡其味甘而不辛冬亦不枯管子所謂伐山戎出戎菽及冬蔥即此○𦺇者說文云菜也葉似韭按古蔥𦺇並稱內則言切而和以青𦺇少儀言擇而紛其本末今惟用蔥不用𦺇矣王楨農書云野𦺇俗名天𦺇生麥原中葉似𦺇而小味益辛亦可供食但不多有蘇頌本草圖經云山𦺇與家𦺇相似而葉差大玉篇勤作韮廣韵引爾雅作韮山𦺇云韮蒲界切本亦作勤○蒜之生於山者名蒚本草陶注小蒜根名亂子蜀本注云小蒜野生小者一名蒚說文蒜葷菜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按此卽今澤蒜生山澤間葉如韭莖如鳥卵十二月及正月掘取食之古今注云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爾雅翼云大蒜為葫小蒜為蒜二說並非蒜是總名葫乃俗稱卵蒜自別一種非凡蒜俱名卵也爾雅翼又引孫炎以蒚為山名其上出蒚亦非

䔫山蘄 廣雅曰山蘄當歸當歸今似蘄而麤大

說文云蘄艸也蓋艸以蘄名者非一山蘄一名䔫一名白蘄說見下文本草云當歸一名乾歸不名山蘄廣雅以山蘄即當歸郭云當歸似蘄而麤大釋文蘄古芹字是本今作芹時珍云當歸本非芹類特以花葉似芹故得芹名古今注云古人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芍藥一名將離故也

椵木槿櫬木槿 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

釋文椵本又作椴槿本或作堇櫬本又作櫬槿詩有女同車傳舜木槿也說文舜作䑞云䑞木槿朝華暮落引詩顏如䑞華正義引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日椵齊魯之閒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又引樊光云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按月令木堇榮爾雅草類也既得榮名兼膺木稱於義方備海外東經有薰華草朝生夕死郭注薰或作堇是亦以堇為草名樊光所言非無據矣莊子逍遙游篇云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彪云大芝也一名日及支遁云一名舜英潘尼云木槿也是支潘以朝菌為木堇司馬雖以為芝亦同日及之名菌堇聲近支潘是也釋文大椿又引司馬云一名橓櫬木槿也崔音櫬華同然則櫬舜聲亦相近橓櫬亦相轉然橓壽考而舜脆薄名雖同實乖矣日及王蒸之帖作日給給及通也抱朴子論僊篇云日及燐大椿日及卽日及字形之譌郭云王蒸月令鄭注木堇王蒸也呂覽高誘注華可用作蒸是王蒸以作蒸得名今堇華蒸之可啖

朮山薊 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楊枹薊似薊而肥大今呼之馬薊

朮說文从艸作荒繫傳今荒苗似薊也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一名山薑一名山連吳普本草又名山芥天薊並廣異名也陶注朮有兩種白朮葉大有毛而作椏根甜而少膏赤朮葉細無椏根小苦而多膏陶言白朮卽山薊赤朮卽楊枹薊爾雅下文赤枹薊郭云卽上枹薊此陶所本然赤朮今呼蒼朮矣蒼朮苗高二三尺葉似棠梨東如鋸齒根蟠如薑華淡紫色今藥用以茅山者良然古方不言赤白也南方草木狀云藥有乞力伽卽朮也中山經云首山多朮芫郭注用爾雅類聚八十一引范子曰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抱朴子僊藥篇云朮一名山精

蔨王蔧 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為埽蔧江東呼之曰落帚

說文作䔧王彗也繫傳云今落帚艸也又云今落帚或謂落藜初生時可食藜之類也本草地膚一名地葵別錄一名地麥唐本注名獨衣草蘇頌圖經名鴨舌草皆今埽帚草也枝莖繁密幹之作帚蜀本草云子色青似一眠起蠶沙矣

菉王芻 菉蓐也今呼鴟腳莎

說文引詩菉竹猗猗今詩作綠毛傳綠王芻也盐芻采綠鄭箋綠易得之菜也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今王逸注用爾雅詩正義引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李巡云一物二名某氏云菉鹿蓐也說文又云藎艸也唐本注藎草俗名菉蓐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按此卽今淡竹葉也其葉如竹花色深碧人取汁入畫如點黛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藎草一名黃草蓋以其可染黃綠也說文䓞艸可以染留黃漢書百官表云諸侯王盭綬如淳注盭綠也晉灼云盭草出琅邪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然則盭草卽藎草藎草卽菉以可染綠因而名綠綠字通也䓞又作綟說文綟帛䓞艸染色急就篇注綟蒼艾色是綟䓞盭並聲同叚借䓞菉又一聲之轉也

拜商藋 商藋亦似藜

說文藋一曰拜商藋繫傳云商藋俗所謂灰藋也今按灰藋唐本草名白藋今名灰菜莖有紅綠葉青背白其葉心有白粉四月初

生可食高數尺秋開細白華結子作穗莖全似藋而葉心赤俗謂之紅灰菜其白者皆可食藜莖堪為杖

蘩皤蒿白蒿**蒿蔚**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蔚**蔚牡蔚**無子者

蘩說文作蘇詩采蘩傳蘩皤蒿也七月傳蘩白蒿也正義引孫炎同左氏隱三年正義引陸璣疏云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也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云蘩母者旁勃也邢疏引本草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所在有之又云葉似艾葉上有白毛麤澀俗呼蓬蒿可以為菹今按白蒿或說即蘩蒿非也蘩蒿初生雖白而非白蒿爾雅蘩有專條說見下文○說文蒿菣菣香蒿也菣或作䓁詩鹿鳴正義引陸璣疏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又引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為菣是菣即青蒿青蒿即草蒿本草草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潰陶注處處有之即今青蒿人亦取雜香菜食之按黃蒿氣臭因名臭蒿青蒿極香故名香蒿黃蒿不堪食人家採以罨醬及黃酒麴青蒿香美中啖也○蔚者說文云牡蒿也詩蓼莪正義引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閒曰菣陸璣疏云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按馬新蒿廣雅作馬先謂因塵也因塵即菌陳雖亦蒿類而與牡蒿有別陸疏誤矣牡蒿蘇恭謂即齊頭蒿也葉似防風細薄而無光澤李時珍謂諸蒿葉皆尖此蒿葉獨奓而禿故有齊頭之名今按此蒿名牡故郭云無子然陸璣謂角似小豆則非無子矣舊說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謂無子也

齧彫蓬薦黍蓬別蓬種類

說文蓬蒿也籀文省作莑蓋莑之言莑茸枝葉蓬盛蓬蓬然故謂之蓬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今驗秋蓬葉似松杉秋枯根拔風卷為飛所謂孤蓬自振此即齧彫蓬矣其薦黍蓬者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即此薦矣薦古文作薦釋文引孫李本作蘪从古文也鄭樵通志以彫蓬為彫胡黍蓬為野麥楊慎卮言以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苽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此二說並無依據蓬乃蒿類與麥苽別李時珍本草菰米下引孫炎云彫蓬即茭米亦未可信

薜鼠莞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蜀中出好者

說文莞艸也可以作席書正義引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云似龍須者中山經云賈超山多龍修郭注龍須也似莞而細出山石穴中可以為席是鼠莞即龍須之屬龍須本草名石龍芻一名草續斷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作蕈鼠莞今从宋本作蕈蘗書寫之誤宜據以訂正

葝鼠尾可以染皁

葝一名鼠尾吳普本草名山陵翹陶注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皁蜀本注云葉如蒿莖端夏生四五穗穗若車前華有赤白二種按今葝草野人呼鵲子鵰結莢銳長形如鳥觜亦似鼠尾也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炎云葝巨盈切可染皁

菥蓂大薺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

菥說文作析易通卦驗立冬薺麥生月令鄭注以薺為靡草之屬薺之大者名菥蓂南都賦云菥蓂芋瓜齊民要術十引舍人曰薺有小故言大薺廣雅菥蓂馬辛也本草菥蓂一名蔑析一名大蕺一名馬辛生川澤及道旁呂覽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高分薺與菥蓂為二非也薺之老者其葉麤細謂之大薺非大其葉郭注得之類聚八十二引郭注作似薺葉細今本脫去似字

蒤虎杖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

蒤即紅草之大者本草陶注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齊民要術大作杬子法如無杬皮用虎杖根即此

孟狼尾似茅今人亦以覆屋

孟玉篇作蓋俗御覽九百九十四引廣志云狼尾子可作黍子虛賦云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莨尾草也是莨尾即狼尾郭注子虛賦云藏莨草中牛馬芻按今狼尾似茅而高人以苫屋俗名蘆稈莛

瓠棲瓣瓠中瓣也詩云齒如瓠棲

說文匏瓠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通作壺詩八月斷壺傳壺瓠也又通作華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鄭注華果蓏也是華讀為瓠瓠華古音同也瓠曰瓠瓤或作壺盧亦作瓠㼌有甘苦二種詩云甘瓠纍之魯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今農家言瓠之甘者來年或變苦欲驗之於蔓初生時嚼其莖葉苦即拔去之瓠中實謂之瓣釋文引舍人本瓠作瓠釋云瓠也詩正義引孫炎云棲瓠中瓣也郭注同引詩齒如瓠棲手詩作瓠犀段借字也傳云瓠犀瓠瓣本爾雅又爾雅本亦有作瓠犀者文選祭古冢文注及御覽九百七十九引爾雅並作瓠犀瓣是也瓜中實亦曰瓣說文瓣瓜中實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瓜子一名瓣七月七日採可作面脂是瓜子名瓣之證

茹藘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

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又云茜茅蒐也茜與蒨同中山經云釐山其陰多蒐郭注茅蒐今之蒨草也詩東門之墠正義引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蜀本草圖經云染緋草也葉似棗葉頭銳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按葉甚光澤今田家名蠶蠶子嘗喫之也茅蒐所染謂之韎韐而韎即茅蒐之合聲詩韎韐有奭傳云韎韐者茅蒐染草也胡培翬曰草字疑衍之誤鄭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正義引鄭駁五經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茅蒐聲如韎韐陳留人謂之蒨晉語云韎韋之跗注韋昭注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胡培翬曰鄭箋茅蒐韎韐聲也謂茅蒐聲近韎也聲上韐字衍文左傳正義及國語注引皆云韎聲無韐字余按韎為茅蒐之合聲茅蒐聲轉即韎韐非衍也古讀蒐从鬼得聲陸氏釋文蒐色留反非矣李孫義與郭同

果臝之實栝樓今齊人呼之為天瓜

栝樓果臝聲相轉臝當為蓏栝樓當為苦蔞皆段借也說文云苦蔞果蓏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苦蔞實纍二名詩東山正義引李

遑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爾雅釋文引本草栝樓一名地樓一名天瓜一名澤姑一名果蠃實一名黃瓜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似土瓜而葉有叉實中人今以雜作手膏用也按栝樓以實得名故詩及本草皆以實言其實黃色大如拳山中人呼爲生牛膽

荼苦菜 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

說文荼苦荼也經典單言荼者如采荼薪樗堇荼如飴及誰謂荼苦皆謂苦菜也單言苦者如詩采苦采苦內則濡魚包苦實蓼及公食大夫禮鉶芼羊苦亦皆謂苦菜也詩緜正義引樊光曰苦菜可食者也爾雅釋文引本草云苦菜名荼草一名選別錄云一名游冬生山陵道旁冬不死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今苦菜正如此處處皆有葉似苦苣亦堪食但苦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如菊李時珍云隋葉似鸛嘴故名老鸛菜合顏陸李三說可曉荼菜之形狀邵氏正義引夏小正云四月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此引非也小正取荼乃是茅秀非苦菜也蔣爲蕭薛非供食也詩有女如荼周禮掌荼國語望之如荼皆謂茅秀非爾雅苦菜之荼苦菜華枯亦放白英圍小如錢隨風旋轉如輪而不類茅秀陶注本草及徐鍇說文繫傳並以荼爲茗此又失之蓋緣釋本通苦荼而誤不如說文荼苦荼在草部自是菜耳

萑蓷 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廣雅云

說文云蓷隹也（從段本改）詩中谷有蓷傳作蓷鵻也隹與佳同（隹加艸誤）詩釋文引韓詩云蓷茺蔚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引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又引李巡曰臭穢草也是臭穢即茺蔚之轉聲蓷又茺蔚之合聲也今此草氣近臭惡故蒙臭穢之名爾雅釋文引本草一名大札一名益明一名貞蔚又引陶注義與郭同今此草莖方葉三岐高四五尺亦有紅華者子細長三稜管子地員篇云其下於萑萑下於茅壹言燥溼之異宜也

虉綬 小草有雜色似綬

虉說文作鷊引詩邛有旨鷊毛詩作鷊傳云綬草也正義引陸璣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然形狀今未聞

粢稷 今江東人呼粟爲粢 粢秫謂粢粟也

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或作粢楚辭招魂注粢稷也並用爾雅稷名首種月令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稷淮南時則篇作首稼不入蓋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也今時種稷登州率以三月或二月故農人謂之上春言種之最先而又獨稟中和之氣故爲五穀長也左傳桓二年正義引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注與舍人同○說文云秫稷之黏者或省禾作朮爾雅釋文引孫炎曰秫黏粟也郭氏曰黏粟之君曰秫稷實一物耳然粟本諸穀之大名故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猶穀爲大名故詩言播百穀也粟穀爲大名故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鄭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是黍稷皆得稱穀也左桓二年杜預注黍稷曰粢是黍稷皆得稱粢也經典黍稷連言以今北方驗之黍爲大黃米稷爲穀子其米爲小米然稷又包高梁高梁與粟同種差早高梁謂之木稷廣雅云藋粱木稷也言其禾麤大如木矣又謂之蜀黍蜀亦大也博物志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王禎農書云蜀黍一名高梁一名蜀秫是也蜀黍假黍爲名高梁假稷爲名蓋稷米之精者稱粱粱亦大名故高梁與穀子通矣秫者稷之黏者也然稻之黏者亦名秫廣雅云秈稉也秫稉也月令云秫稻必齊唐本草注引氾勝之種植書云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晉書陶潛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爾雅釋文江東人皆呼稻米爲秫米是皆以秫爲黏稻之名也爾雅之衆秫則謂之黏稷也今北方謂穀子之黏者爲秫穀子其米爲小黃米謂高粱之黏者爲秫秫亦曰胡秫胡亦大也是皆從俗得名其秫字要爲依於雅訓也今以不黏者爲飯以黏者爲酒秫穀子得酒少不如秫秫得酒多而味釜美也故釋文云北閒自有秫穀全與粟相似米黏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此卽秫秫矣陸以爲秫穀則非也秫穀與高梁全別陸是南人容不諳耳秫穀有赤色者曰紅秫穀子其高粱亦有赤白二種赤色者多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此卽紅秫穀紅高梁也經典稷粱秫皆者多不辨韋昭注晉語以稷爲粱鄭衆注九穀有黍稷秫稷鄭易爲黍稷粱至於舍人孫郭注爾雅以稷爲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漢書平當傳注引漢律亦稷米粟米別言）一程氏瑤田著九穀考以稷爲高粱粟爲穀子粟米爲粱米實是亦有未盡聯傳中之爾雅釋文引本草稷米陶注云不識書多云稷恐與黍相似詩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八穀世人莫能證辨如此穀稷米不能明而況芝英者乎

戎叔謂之荏菽 卽胡豆也

菽說文作尗釋文尗本亦作菽詩生民傳用爾雅箋云戎菽大豆也正義引孫炎與箋同又引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此蓋引郭音義之文然胡豆或說卽豌豆而廣雅以胡豆爲踜𧿹與豌豆別條則非一種矣后稷所種垂之萬世齊桓所布出自喪周必非同物爾雅戎菽本釋詩文孫炎從鄭以爲大豆確不可易郭及諸家並云胡豆其義非也大豆卽名菽小豆別名荅見於廣雅凡經典單稱菽多指大豆而言蓋大豆切於民用小豆貴於投壺用處較少然周禮九穀實兼大豆小豆之名管子地員亦著大菽細菽之目今時農家藝小菽每雜瓜疇芋區之內如其收入薄也齊民要術引氾勝之種植書云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又云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椹黑時注雨種畝一升是也戎壬釋詁並云大壬荏古字通荏戎聲相轉也

卉草 百草總名

說文云卉艸之總名也从艸屮書禹貢正義引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類聚八十一引爾雅作卉百草總名廣雅舍人及郭注並稱百卉（余按詩卉木萋萋又百卉具腓二處毛傳亦無百字類聚所引疑衍文）

䔰雀弁 未詳

下文䕭蘦陸璣疏一名爵弁爵與雀古字通

蘥，雀麥。即燕麥也

說文蘥爵麥也本草注云所在有之生故墟野林下苗葉似小麥而弱其實似穬麥而細一名杜姥草一名牛星草御覽九百九十四引古歌云道邊燕麥何嘗可穫蓋形雖似麥不可食也今驗此草葉如小麥而結穗疏散枝莖柔纖隨風搖動如不自勝盧諶燕雀之名曾乏來牟之用者也郭知雀麥即燕麥者一切經音義廿一引舊注與郭同蓋古義相傳云然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云蘥析(音斯)一(音)析據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邵氏正義引枚乘七發云穱麥按穱音捉鄭注內則生穱曰穛說文作穛云早取穀也穛與穱音義同可知穱麥非爵麥矣又楊慎謂麥有昧音引苑又正公安盧江淮達民間所食烏昧草謂即今燕麥草亦非也烏昧草不知何物說今以為烏麥則蘥麥亦名烏麥何必此

蘻，烏蘈。蘞，菟荄。蘩，菟蒵。皆未詳

蘻者下又云蘻烏蘈郭云即此說見下文蘞者玉篇云白蘞也說文蘞或作䕜毛傳云本草白蘞一名菟荄作藤生根似天門冬一株下有十許詩蘞蔓于野陸璣疏云蘞似括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也今驗白蘞根形似核故以核名黃蘞與蘩菟蒵與菟奚古字通借蘩者下云菟奚顆凍即款冬也亦說在下

黃，菟瓜。菟瓜似土瓜

說文黃兔瓜也郭云似土瓜按土瓜有二一菲芴廣雅謂之土瓜本草王瓜又名土瓜郭注未明邢疏但以王瓜當之王瓜又無黃菟之名皆失之矣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炎云一名瓜列也此以莿蘞之莿上屬與郭讀異

莿蘞，豕首。本草曰蘞蘆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煼蠶蛹

說文蘞豕首也無莿字與孫讀同與孫本異也呂覽任地篇云豨首生而麥無葉高誘注豨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本草一云天名精一名麥句薑一名蝦蟇藍一名豕首別錄云一名彘顱一名蟾蠩蘭一名覲按覲藪聲形俱近故致譌矣圖經云天名精生平原川澤夏秋抽條頗如薄荷花紫白色葉如菘葉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菘香氣似蘭故名蟾蠩蘭狀如藍故名蝦蟇藍其味甘辛故名麥句薑江東人用此煼蠶蛹五月採按郭引本草不取麥句薑蓋說見大薊蘆麥條下又鄭注地官掌染草以豕首為染草之屬後世雖不以染然其狀似藍是必藍草之類而本草未言

莽，馬帚。似蓍可以為埽篲

管子地員篇云蘧下於莽夏小正七月莽秀莽也者馬帚也廣雅云馬帚屈馬第也今按此草叢生葉小圓莖葉赤疏直而瘦勁野人以為埽帚極耐久有高五六尺者故曰馬帚馬之言大也郭云似蓍似別一物

瘣，懷羊。未詳

瘣本或作鬼類篇云芊之惡者曰瘣西京賦云戎葵懷羊蔦稀棡困學紀聞集證又引大戴記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懷氏即懷羊也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為芷槐即瘣也與蘭並言皆是香草

茭，牛蘄。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

說文茭牛蘄艸也本草蜀本引孫炎云似芹而葉細銳可食菜也郭注與孫義同唐本注云馬蘄生水澤旁苗似鬼鍼菾菜等花青白色子黃黑色似防風子或曰馬蘄一名野茴香

葖，蘆萉。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

說文云菔蘆菔似蕪菁實如小尗者蘩傳云即今之蘿蔔也後漢書更始亂宮人食蘆菔根是蘆讀為蘿菔讀為蔔蘆菔又為蘿蔔又為萊菔並音轉字通也埤雅乃云萊菔言來麰之所服謂其能制麵毒失之鑿矣廣雅云𦼮䔰蘆菔也方言云其紫華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𦼮䔰郭注今江東名為溫菘實如小豆按今蘿蔔華紫所謂紫華菘也產於北土者佳過江則形味俱變有大小赤白數種一種細而長者可作人薓故潛夫論云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又選到大司馬記室牋李善注引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顏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郭云俗呼雹葖者齊民要術三引廣志曰蘆菔一名雹突突不从草宜據以訂正蘆突與雹葖亦俱一聲之轉

滇，灌。未詳 茵，芝。芝一歲三華瑞草

釋文引聲類云滇灌茵芝也是滇灌一名茵芝蓋滇之言殖也灌猶叢也菌芝叢生而繁殖因以為名郭以滇灌一物茵芝一物故云未詳又以芝為一歲三華瑞草蓋沿時俗符命之陋以神芝為瑞草以三秀為三華(見九歌王逸注)繹其言芝止有菌別無神奇故芝栭標於內則(庾蔚之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茵芝之著於爾雅實一物耳茵字不見他書孫氏星衍書致疑問余按類聚九十八引爾雅作菌芝蓋菌字破壞作茵耳證以列子湯問篇云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殷敬順釋文引諸家說即今糞土所生之菌也莊子逍遙遊篇釋文引司馬彪崔譔並以菌為芝然則爾雅古本正作菌芝故莊列諸家並見援據又神農本草下經有㮚菌孫氏校定疑即此灌菌或一名滇一名芝未敢定也

筍，竹萌。初生者 簜，竹。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閒謂簫管之屬

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又云筍竹胎也詩韓奕正義引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也今按筍可為菹故醢人豆實有筍菹又可為笠故齊語云首戴茅蒲韋昭注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說文簜大竹也引書瑤琨筱簜禹貢正義引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與說文合郭注不從李孫以簜為竹別名無大小之分故引大射儀云簜在建鼓之閒鄭注簜竹也謂笙簫之屬是郭義引鄭義以明簜不必大竹之名也蓋竹名類實繁爾雅舉簜以槩諸名下文則詳矣廣雅云竺竹也初學記引戴凱之竹譜云竹之別類有六十一焉

莪，蘿。今莪蒿也亦曰廩蒿

說文用爾雅詩菁菁者莪傳莪蘿蒿也正義引舍人曰莪一名蘿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

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郭云亦曰蘪蒿者
據廣雅云莪蒿蘪蒿也說文作䔲䔲與蘪同本草拾遺云蘪蒿生
高岡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莪蒿今按莪蒿亦蘿蒿之屬而葉較細
莖可蒸啖葉不堪食見齊民要術菓與蘿蘪蘪俱聲相轉莪蘿
又蘿蔚也釋蟲有蛾蘿釋鳥
有鴽鵪亦聲轉蘿蔚字

苨菧苨 薺苨

本草別錄薺苨陶注云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別本注云根似
桔梗以無心爲異按今薺苨葉似杏葉根如沙參故名杏葉沙參
又名甜桔梗陶注云根味甜絕能殺毒以與毒藥
共處毒皆自然歇薺苨菧苨亦以聲爲義也

經䕲 釋未

莕接余其葉苻 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爲莕音杏

接余皆段借字說文莕菨餘也莕或作荇詩關雎傳用爾雅正義
引陸璣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
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
可案酒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
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江南俗亦呼爲豬蓴或呼爲荇菜
今按荇非蓴也但似蓴耳說文茆鳧葵當作荇與蓴二物相
似而異唐本草謂一物非也郭乃是蓴故詩泮水正義引陸璣云
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着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
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
陂澤水中皆有然則蓴與荇有大小之異陸疏甚明今蓴菜葉如
馬蹄荇葉圓如蓮錢俱夏月開黃華亦有白華者白或千葉黃則
單葉俱結實如指頂中有細子亦可種但宿根自生也楚辭招魂
云紫莖屏風注屏風水
葵也是蓴一名屏風

白華野菅 菅茅屬詩曰白華菅兮

說文菅茅互訓是一物二名詩白華傳用爾雅而又云已漚爲菅
與野菅是未漚者已漚則成爲菅毛傳甚明乃詩東門之池陸璣
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
乃尤善矣是以菅爲茅之別種今菅茅葉有毛而漚未見無毛滑
澤如陸所云者恐別一物或陸誤也邢疏引舍人注云茅菅白華
一名野菅是亦以爲一物茅根謂之茹其秀謂之蒩並見說文其
華白因名白華華即秀
也注茅白蕑見下文

䓘白蘄 即上山蘄

上云䓘山蘄即當歸又名白蘄者陶注本草云歷陽所出色白而
氣味薄不相似呼爲草當歸唐本注云當歸苗有二種一種似大
葉芎藭一種似細葉芎藭細葉者名蠶頭當歸大葉者名馬尾當
歸陶稱歷陽者蠶頭也如唐本注則白蘄葉較細即蠶頭者
可知山蘄葉大如馬尾者矣
陶注馬尾當歸稍難得出隴西

菲芴 即土瓜也

說文菲芴互訓詩谷風傳用爾雅義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
也正義引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
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
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
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
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
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按陸不言
菲名土瓜郭云土瓜復不言其形狀今並未詳廣雅云土瓜芴也
此郭所本本草王瓜亦名土瓜非此也御覽引崔寔四民月令云
二月盡三月可采土瓜根則土瓜根可食詩言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謂
此

葍當 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

說文葍當互訓廣雅云烏㼘葍也管子地員篇云山之側其草葍
與蔞詩我行其野傳葍惡菜也齊民要術十引義疏曰河東關內
謂之葍幽兗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藑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
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
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今按葍草蔓生藤治故毛詩謂之惡菜今
登萊閒田野多有之俗名葍子苗玉篇作蔔子初春掘取烝噉生
食俱甘美其葉如牽牛葉而微長華色提紅如牽牛華而差小即
鼓子花也亦有白華者然不多見陸云一名爵弁則上文葝雀弁
即此矣又云華有兩種今亦未
見郭云大葉則正似牽牛恐非

熒委萎 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

今之萎蕤即玉竹也熒玉篇作𦸇云萎蕤也御覽九百九十一引
吳普本草女萎一名葳蕤一名玉馬一名地節一名蟲蟬一名烏
萎一名熒一名玉竹生太山山谷葉青黃相值如薑陶注本經有
女萎無萎蕤別錄有萎蕤而爲用正同疑女萎即萎蕤也今處處
有其根似黃精而小異按今玉竹野人呼爲筆管子葉似竹而少肥
根似黃精而多鬚高四五尺三月開青華結小圓實其根烝啖微
苦不及黃精尤甘美也饑年亦可代糧女
萎萎委萎之文省爲萎即委萎之聲轉也

蘜𦲷熒 釋未

熒玉篇作熒蘜說文作蘜云蘜𦲷也張氏聚致說引神農本草
蘜𦲷一名鬼芋酉陽雜俎云蘜𦲷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
苗畢氏沅說以中山經熊耳之山有草其狀如
蘇而赤華名曰葶薴即此葶薴芋熒音近也

竹萹蓄 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萹說文作萹云萹茿也又云蓫水萹茿讀若督詩淇奧釋文引韓
詩竹作篇云萹茿也石經同是說文義本韓詩也毛傳用爾雅
萹蓄作萹竹正義引李巡曰一物二名是竹一名萹一名蓄也孫
炎某氏皆引此詩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色高數
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按陸謂形狀即所謂水萹茿也
好生水旁而非爾雅之萹蓄御覽九百九十八引吳普本草曰萹
蓄一名蓄辯音相近今登萊人呼萹竹正讀萹如
扁矣水經淇水注引詩及毛云菉王芻也竹萹竹也漢武帝塞決
河斬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今通望淇川
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與是鄭樵目驗以申毛與爾雅合
矣陶注本草云處處有之布地生葉節間白華葉細綠人亦呼爲萹
竹煮汁與小兒飲療蛔蟲有驗今按方書所載萹竹可殺蛔蟲郭

注殺蟲謂此也此草登萊尤多別錄云生東萊山谷信不誣矣節間開小紅華其葉麵杀中喉

葴寒漿 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音針

玉篇云葴蔬寒漿又蘵本今作寒御覽引吳普云酸漿一名酢漿陶注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色蜀本注云酸漿即苦葴也根如菹芹白色絕苦按苦葴今呼苦蘵聲相轉也子外殼如皮弁一名皮弁草楊慎卮言本草蝉籠草苦耽酸漿皆一物也重穀耳燕京野果有紅姑孃者乃紅瓜囊之譌此說得之今京師人以充茗飲可滌煩熱故名寒漿其味微酸故名酸漿矣又詳下文蘵黃蔽苦葴苦耽皆苦葴聲之轉

薢茩芵光 芵明也葉銳黃赤華實如山茱萸或曰薢也關西謂之薢茩

郭云芵光即芵明但本草有決明而不云名薢茩下文有蔆蕨攗而不言即芵光郭氏疑未能定故兩釋之也本草決明子陶注云葉如茳芏子形如馬蹄呼爲馬蹄決明蜀圖經云葉似苜蓿而闊大夏花秋生子作角今按此草葉大於苜蓿而黃華亦黃色結角如豆莢子形如馬蹄此卽吳普所云草決明郭所說者今未見也又引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薢茩者說文蔆芰也楚謂之芰秦曰薢茩廣雅亦同徐鍇繫傳因郭注芵明遂生異說謂決明葉治目故以光明爲名又引楚語屈到嗜芰是決明葉而非水中菱此皆非矣郭於爾雅兩存其說徐鍇欲混爲一非所聞也今棲霞人猶謂蔆爲蔆薢此古之遺言矣薢茩芵光蔆攗俱以聲轉爲義又詳下文

莁荑蔱蘠 一名白蕢

下云蕢赤莧郭意赤莧名蕢故白者名白蕢矣蔱玉篇作殺今俗呼人莧爲人青蓋卽蘠聲之轉本草無荑一名蔱蘠唐本注以蕪荑爲蔱蘠之誤然蕪荑在木部與莁荑非一物矣

瓞瓝其紹瓞 俗呼瓝瓜爲瓞紹者瓜蔓緒亦箸子但小如瓝

說文云瓞瓝也瓝小瓜也瓞或作㼊瓞卽瓝也紹者釋詁云繼也詩緜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釋文引韓詩云瓞小瓜也正義引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云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義本鄭箋郭義則謂瓜之細蔓其耑緒尋亦箸子但小於本者與鄭孫異瓝步角反

芍鳧茈 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說文芍鳧茈也齊民要術引樊光曰澤草可食也後漢書云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注引續漢書作符訾同聲假借字也本草衍義作勃臍今呼蒲薺亦呼必薺竝語聲之轉也本草別錄有烏芋一名藉姑陶注誤爲鳧茨唐本注因謂烏芋今鳧茨蘇頌圖經謂卽芍斯皆非也烏芋今之茨菰葉如錍箭根黃似栗可煮噉別錄謂葉如芋亦非也鳧茈苗似龍須一莖直上有苗無葉以莖爲葉其根圓黑剝取肉白甜脆中噉非茨菰比也一種小而堅實者呼野勃臍亦可噉本草舊說云誤吞銅錢嚼汁則自然化爲水蓋消堅破積之物又能避蠱毒也

蘱薡蕫 似蒲而細

說文蕫鼎蕫也繫傳云今人以爲蕫廣雅云蘱茅蕫也廣韻云薡茅類蕫草名似蒲一云似茅然則蘱亦音藾之屬今俗名蘱莛野人刈取爲索柔韌難斷其葉如茅而細長有毛而邇莛蘱聲相轉也龍龕手鑑云蕫草一名鼎蕫似烏尾可食說文又引杜林以蕫爲藕根竝異此異

蕛苵 蕛似稗布地生穢草

說文云蕛苵也廣韻云蕛或作䅿又通作荑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莊子知北遊篇云道在稊稗說文稗禾別也六書故云稗葉純似稻惟節閒無毛今按稗卽䅿子（音修苶醫謂䅿爲稗）是人所種爾雅稊苵是野生者今驗其葉似稻而細青綠色作穗似稗而小穗又疏散其米亦小人不食之陶注本草稗云又有烏禾生野中如稗荒年可代糧而殺蟲煑以沃地螻蚓皆死此似別物非稊苵也

鉤芺 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

說文云芺艸也味苦江南食以下气繫傳云今苦芺也按本草苦芺一名苦板初生及莖頭臺俱作長白毛莖白頭翁草極相似六書故引蜀圖經曰苦芺子若貓薊莖圓無束然則苦芺似薊而非薊說文便云薊芺非也說見芺薊其實莠下鉤芺卽苦芺鉤苦聲相轉也

䕒鴻薈 卽䪥菜也

上云䪥鴻薈此謂人家䪥也䪥一名鴻薈本草名菜芝䪥鴻薈雙聲疊韻字也釋言云虹潰也此云鴻薈竝以聲爲義

蘇桂荏 蘇荏類故名桂荏

說文用爾雅繫傳云荏白蘇也桂荏紫蘇也按方言云蘇荏也則二者亦通名古人用以和味鄭注內則薌無蓼云薌蘇荏之屬也陶注本草云蘇葉下紫而氣甚香其無紫色不香似荏者名野蘇生池中者爲水蘇一名雞蘇皆荏類也今按荏與蘇同唯葉青白爲異蘇之爲言舒也方言十三云舒蘇也楚通語也然則舒有散義蘇氣香而性散

薔虞蓼 虞蓼澤蓼

說文蓼辛菜薔虞也內則亨雞用蓼取其辛能和味故說文以爲辛菜又云薔虞則斷蓼爲句詩良耜正義引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郭注亦同則斷虞蓼爲句與許讀異許君於義爲長類聚八十二引吳氏本草云蓼實一名天蓼一名野蓼一名澤蓼今驗蓼有數種而皆水生故毛傳蓼水草也蓼華皆紅白色澤蓼卽水蓼葉比水葒而狹較馬蓼爲小馬蓼葉中閒有墨點呼墨記草也藝聚引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蓧蓨 未詳

說文蓨苗也苗蓨互訓玉篇蓨蓨苗三字互訓爾雅下文苗蓨是同物郭俱未詳釋文蓨他彫反蓨他的反又苗徒的反郭他六反皆是苗蓨疊韻蓨蓨雙聲皆古音通轉字也管子地員篇云其草宜苹蓨詩我行其野釋文云蓫本又作蓄齊民要術十引詩義疏曰

今羊蹄似蘆菔莖赤煑為茹滑而不美多啖令人下痢幽州謂之羊蹄揚州謂之蓫一名蓨亦食之是蓨卽蓫也本草云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別錄云一名蓄陶注今人呼為秃菜卽是蓄音之譌按苗郭音他六反正讀為秃廣雅云堇羊蹄也集韻堇或作苗通作蓫羊蹄也是苗堇蓫皆字異音同苗古作蓤亦可旁證蓫蓄音近古字又通爾雅蓧蓨釋文从攸聲古字蓋亦通用周亞夫封條侯條卽蓨字音同亦其證矣今羊蹄或呼羊䑋葉長尺許抽莖作穗華青白色子三棱如蕎麥其根黏（音呼）腫毒俗名土大黃

虋赤苗今之赤粱粟**芑白苗**今之白粱粟皆好穀**秬黑黍**詩曰維秬維秠**秠一稃二米**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

詩生民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虋維芑此釋之也虋與虋同說文虋赤苗嘉穀芑白苗嘉穀穀卽粟今以粟為穀子是也郭言粱者粱卽粟之米故三蒼云粱好粟也此皆言苗郭以粟言者粟卽穀通名耳今直隸山西猶曰紅苗穀白苗穀矣虋猶璊也說文璊字解云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今按芑猶玫也玫玉色如之古讀玫如芑也毛詩以芑為菜陸璣疏謂似苦菜直與此異齊民要術二引舍人曰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草也似以蘆芑為一菜誤矣○秬說文本作𪏰或作秬稃穭也穭或作粙秠一稃二米然則秬秠皆黑黍之名秠是一稃二米者之別名也爾雅文義甚明詩生民正義引孿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又引鄭志荅張逸以秠卽皮其稃亦皮似皆非也詩言秬秠虋芑四穀爾雅復別秬秠二名孔引鄭志以秠稃俱為米皮非詩與爾雅之義也秠榮黑黍之文與黍同類卽今之穄說文穄䕢也䕢穄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穄大黍也又云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䕢按今京師人亦謂穄為䕢登州人通謂之黍二者實同物異名也齊民要術引廣志云穄有赤白黑青黃凡五種呂覽本味篇云陽山之穄南海之秬穄亦黍也異其名耳隋書禮儀志云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黍黑穄然則穄黍通名赤黍卽赤穄黑穄卽黑黍矣三國志注烏丸宜青穄亦黑黍之異名也釋文既云秬黑黍又引或云今蜀黍也米白穀黑其說非也蜀黍乃高粱之別名邵氏正義誤據此說遂以黍為高粱失之甚矣惟程氏九穀考多目驗為有據云

稌稻今沛國呼稌

說文稻稌互訓義本爾雅鄭衆注食醫以稌為稉又注膳夫以稌為六穀之一是皆以稌為稻名也說文秔或作稉云稻屬又云沛國呼稻曰稉是稉秔亦稻之通名釋文引字林云穤（俗稬字）黏稻也秔稻不黏者李登聲類亦以秔為不黏稻是皆以秔稉為黏不黏之異名蓋漢以後始然非古義也稉亦曰秔秔亦曰秈故廣雅云秈稉也稑稻也氾勝之書云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是也釋文引本草云秔米主益氣止煩泄稻米主温中令人多熱是又以秔稻為黏不黏之異名（廣雅本此）亦猶之以稷米粟米分中品下品（見前粢稷條下）蓋皆後人異稱不足依據以經典為正或單言稌禮云牛宜稌詩云多黍多稌是也或單言稻論語食夫稻內則稻醴清糟是也是皆直言稻稌不分黏與不黏然醴酒必需黏者故月令云秫稻必齊炊飯多是用秔亦用稉者各適其便

蒮蘡茅蒮華有赤者為蘡蘡蒮一種耳亦猶菱苕華黃白異名

說文蘡茅蒮也一名舜舜當作䑞說文云䑞艸也楚謂之蒮秦謂之蘡地蓮華象形然則蒮又名䑞䑞與蘡聲近上䓻雀弁釋文䓻悅轉反又蘡詳兗反蘡䓻聲亦相近上文蒮蒮陸璣云蒮一名䑞弁一名蘡如陸說卽蒮蘡䓻三者為一物郭以白華者名蒮赤華者名蘡則亦以為一物與陸同也廣韻蒮葍菜名葍徂兗切葍蘡聲又相轉今葍子蓮華色淺紅其蔓著地旋復生根作華連緜不斷葉似劍檟根如筋攣肥白可啖本草旋花一名筋根陶本注云旋葍花也所在川澤皆有蔓生葉似薯蕷而狹長花紅白色根無毛節蒸煑堪啖味甘美是旋卽蘡音義同耳離騷云索蘡茅注謂靈草非此

臺夫須鄭箋詩云臺可以為禦雨笠

詩南山有臺傳用爾雅正義引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陸引舊說疑卽爾雅古注須莎聲相轉也今人以莎草為蓑不以為笠故詩無羊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都人士傳又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二字誤倒耳箋云以臺皮為笠與傳義異郭所本也按詩釋文臺如字爾雅作䑓今爾雅釋文無又吳語云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固注簦夫須也然則臺簦古通用亦一聲之轉也

藆藅未詳

玉篇云藆草名類篇藆草名藅也是藆當作藆釋文藆本亦作藆藅

莔貝母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說文莔貝母也通作䖟管子地員篇云其山之旁有彼黃䖟又通作䖟詩載馳傳䖟貝母也陸璣疏云䖟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貝母廣雅謂之貝父釋文引本草云貝母一名空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華一名苦菜一名商草一名勤母陶注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名貝母蘇頌圖經云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郭注白華葉似韭此種罕復見之

荍蚍衃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

說文荍蚍衃也詩東門之枌傳作荍芘芣也正義引舍人作荍一名蚍衃蚍芘同聲段借字也陸璣疏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廣雅云荊葵荍也爾雅翼云荊葵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按錦荊葵俱聲相轉荍之言翹也今順天人呼回回葵稭高二三尺葉頗不似蜀葵華如羅願所說其實則如蜀葵之實惟形小耳阮芸臺師云此卽經典所謂葵也詩秋烹葵禮夏用葵古人常食今人不識惟揚州人以為常蔬滑油淡泉味極甘滑余因檢郭此注及齊戎葵注並云似葵不知所云葵者復是何物蓋郭氏亦不識葵耳其云紫華則是謝氏得之餘氏吾問云注引謝氏未知何人蓋在郭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卽其人也此本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艾冰臺今艾蒿

說文用爾雅詩采葛傳艾所以療疾孟子齊家灼艾灸病故爾雅謂之病草別錄謂之醫草離騷注艾白蒿也今驗艾亦蒿屬而莖短苗葉白色種蓻有艾山產艾莖葉色小赤常艾或蒸以代茗飲蓋異種也埤雅引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此因艾名冰臺妄生異說不知冰古凝字艾从乂聲臺古讀如題是冰臺卽艾之合聲

蕇亭歷 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

說文用爾雅鄭注月令靡草死引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淮南天文篇云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鄒衍稱說云大戟去水亭歷愈脹釋文引廣雅云狗薺大室亭歷也又引本草云一名大室一名大適(丁歷反)一名丁歷一名蕇按今本草蕇下有蒿字此引蓋脫去之大適與丁歷爲雙聲丁亭蕇又俱雙聲字也釋文又云今江東人呼爲公薺亦卽狗薺聲之轉也今驗亭歷實葉皆似芥蘇頌圖經謂似薺非也形頗類蒿而小多生麥田故俗呼麥裏蒿三月開黃華結角子亦細黃味苦翟氏灝爾雅補郭云亭歷有二種一種葉近根生角細長俗謂之狗芥其味微甜一種單莖向上葉端出角粗且短其味至苦郭云實葉似芥一名狗薺乃甜亭歷也

苻鬼目 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員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

本草白英一名穀菜別錄一名白草唐本注云鬼目草也蔓生葉似王瓜小長而五椏實圓若龍葵子生青熟紫黑者汁能解毒東人謂之白草按此亦菜類吳志云孫皓時有鬼目菜郭云江東有之卽此

薜庾草 未詳

蔜蕿蘺 今蘩縷也或曰雞腸草

說文云蔜艸也不言爲蔜亦不名蕿蘺本草別錄有蘩蔞陶注此菜人以作羹唐本注云卽雞腸也多生溼地坑渠之側俗流通謂雞腸雅士總名蘩蔞蘇頌圖經云雞腸草葉似荇菜而小夏秋閒生小白黃華其莖梗作蔓斷之有絲縷又細而中空似雞腸因得此名也按下文云蔜蘩閻氏若璩謂卽此今未知其審

離南活莌 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曰貫之爲樹

釋文莌字或作脫此卽下文倚商活脫也蒙稱本草云通脫木生山側葉似萆麻心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俗亦名通草爾雅所謂離南活脫也今按古之通草今之木通一名附支一名丁翁陶注本草繞樹藤生非此也此是草類而高大似樹陳藏器謂通脫木者近之活脫一名寇脫中山經云升山其草多寇脫郭注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此注祖貫卽植灌形聲之譌

蘢天蘥須葑蓯 未詳

說文云蘢天蘥也管子地員篇云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卽此也下文紅蘢古疑亦此蓋此草高大故名天蘥釋爲有蘥天蘥一今作籥釋文引說文作籥一與此同名籥聲音流轉籥蘥聲亦相轉○說文葑須從也按釋蟲有斯螽蚣蝑卽蜙蝑也與此草聲亦相轉凡一物名多此類皆以聲爲義也詩谷風傳葑須也正義引孫炎曰須一名葑蓯鄭箋及坊記注並云葑蔓菁也齊民要術引注曰江東呼爲蕪菁或爲菘菘須音相近須則蕪菁要術所引蓋舊注之文谷風釋文引作郭云菘菜似蕪菁又引草木疏云蕪菁也正義引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蘴與葑同郭注蘴舊音蜂今江東音嵩字作菘依郭此音是葑須亦聲相轉與釋蟲之蜙蝑音又同矣蕪菁蔓菁聲亦相轉今蔓菁與蘆菔芥三者相似而異北方人能識之陸璣疏及方言並以蔓菁爲芥非矣芥味辛蔓菁味甜燒食柔嫩甚美要術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華者白華者今驗紫華卽蘆菔方言說之是矣字林又以葑爲蕪菁苗亦非

蒡隱荵 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菹亦可瀹食

亦作忍冬隱菼管子地員篇云其種忍隱陶注本草桔梗云葉名隱忍可煮食之療蠱毒是隱荵卽桔梗然別錄一名薺苨陶注則云薺苨非桔梗而葉甚相似今按桔梗葉較薺苨稍長而不圓華紫碧色與薺苨又別故陶注以別錄爲非薺苨雖名甜桔梗其實非一物也郭云似蘇有毛管子云忍葉如藿葉以長二者復與桔梗異類蓋又謂隱荵菜名似蘇

莤蔓于 多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蕕音猶

莤當爲蕕說文蕕水邊艸也繫傳云似細蘆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蕕游也管子地員篇云其草魚腸與蕕廣雅云馬唐馬飯也本草別錄馬唐一名羊麻一名羊粟生下溼地莖有節生根陳藏器云生水田中似結縷葉長馬食之卽蕕是矣今驗此草俗人卽名蘆于其形狀柔如徐鍇所說一名軒于子虛賦云奄閭軒于張揖注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按今水中皆有亦草名于馬融傳注于一名蕕生於水中是也蕕于軒蔓俱以聲爲義

蔄虃 作屨苴草

說文蔄或作蔄云艸也可以束虃作苴云屨中艸繫傳云屨中屈也釋文引字苑云鞔苴屨底然則蔄之言緘也虃又名蔽可以蔽屨苴之言藉也草屨爲屩屩與苴蕢聲並一聲之轉也漢書賈誼傳云冠雖敝不以苴屨

柱夫搖車 蔓生細葉紫華可食今俗呼曰翹搖車

詩邛有旨苕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豌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啖味如小豆藿(一參齊民要術所引)一是苕饒卽翹搖方音有輕重耳陸璣所言卽今野豌豆也詳見下文薇垂水

出隧蘧蔬 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氈氍毹

菰草中蔣也說文菰雕胡蔣菰也膳夫菰備六穀內則菰宜魚古人恆食故列經中西京雜記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有首者謂之綠節綠節卽蘧蔬矣今菰葉大於蒲春抽白萌謂之菰首亦曰菰手蜀本草注其根生小菌名菰菜是也方俗呼菰爲茭蔣名茭白郭云音氈氍毹者邢疏引張揖云氍毹毛席取其音同按出隧蘧蔬俱疊韻字

蘄茝蘪蕪 香草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床山海經云臭如蘪蕪

說文云茝薜也楚謂之蘺晉謂之𦯖齊謂之茝是茝卽江蘺故說文云江蘺蘪蕪釋文引本草云蘪蕪一名微蕪微古讀如蘪也一

名江蘺芎藭苗也陶注云葉似蛇牀而香據本草及說文則芎藭江蘺蘪蕪皆一物子虛賦云芎藭菖蒲江蘺蘪蕪上林賦云被以江蘺糅以蘪蕪復似二物本草唐本注云此有二種一種似芹葉一種如蛇牀今按蘄古芹字以葉似蘄故謂之蘄淮南說林篇云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樊光曰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芷是樊本茝作芷釋文引本草云白芷一名白茝茝芷古字同聲通用實一物也藁本葉圓如蘇與蘪蕪異樊注非矣郭云葉小如萎狀太觀本草引作如萎蕤之狀邢疏蕤作藜誤

茨蒺蔾 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

芙說文作薺云疾藜也引詩曰牆有薺通作䔧玉篇作䔧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薋蒺藜也引詩楚楚者薋韓詩外傳云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釋文引本草蒺藜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一名卽藜一名茨多生道上布地子及葉並有刺狀如雞菱按釋蟲有蒺藜蝍蛆與此同名亦皆雙聲字也

蘮蒘竊衣 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邢疏俗名鬼麥鬼蘮聲相轉說文蘮字解云讀若蘮蒘州之蘮王逸九思作蘮蒘自注云草名齊民要術十引孫炎云似芹江淮閒食之實如麥兩兩相合其華著人衣故曰竊衣（此參御覽所引）今按此草高一二尺葉作椏缺莖頭攢蕤狀如瞿麥黃紫蓬茸卽其華粤黏著人衣不能解也郭注云是其毛不如孫注言華差爲近之其實是其華下芒刺耳

髦顛蕀 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

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勒卽蕀也詩如矢斯棘韓詩作如矢斯朸朸勒音同勒蕀字通御覽引孫炎云一名白蕀陶注本草云俗人呼苗爲顛蕀唐本注云此有二種苗有刺而濇者無刺而滑者俱是門冬按蘇頌圖經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至丈餘葉如茴香極尖細而疏滑有逆刺亦有濇而無刺者其葉如絲杉而細散所說形狀唐注二種蓋矣圖經又因下文蘠蘼虋冬與此相涉本草復有牛蕀牛勒諸名遂并指爲一物誤矣說又見下

雚芄蘭 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雚說文作芄云芄蘭莞也詩鄭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陶注蘿摩作藤生摘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種之葉厚而大可生啖亦蒸煮食之按陶所說今驗葉似馬兜鈴大月中開紫華蔓延籬落子綴如鈴至秋霜下裂作小瓢中出絮絲今不名蘿摩人亦無啖之者乃有小草細葉色深青白枝蔓柔弱其瓢圓銳中亦出絮覡特兒童摘啖有白汁味甜殊此是蘿摩也俗呼苦葽與果蓏之實同名爾雅釋文藿郭音灌蘿爾雅卽苦葽苦葽與藿蘭爲雙聲恐此是也

蕍莐藩 生山上葉如韭一曰提母

釋文引孫云蕍古藩字說文蕁或作蕍蕍莐藩也又云芪芪母也廣雅芪母兒踵東根也玉篇莐母草卽知母也本草一名蝭母一名連母一名貨母一名提母提蝭莐蚔芪知並聲借字通也陶注云形似菖蒲而柔潤葉至難死掘出隨生須枯燥乃止甚治熱病亦主瘧疾蘇頌圖經四月開青華如韭華八月結實

蕍蕮 今澤蕮

卽澤瀉也劉向九歎云筐澤瀉以豹鞹兮王逸注澤瀉惡草也本草云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陶注葉狹而長叢生淺水中蘇頌圖經葉似牛舌草獨莖而長秋開白華作叢似穀精草按此卽今河芋頭也華葉柔如圖經所說根似芋子故本草有芒芋之名

蔨鹿藿其實莥 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

蔨說文作𧃖云鹿藿也讀若剽縣傳據爾雅蔨𧃖疑說文誤今按廣雅亦云𧃖鹿藿也是鹿藿亦名藨無妨與藨莓同名徐鍇便以爲誤非也說文又云莥鹿藿之實名也郭云今鹿豆者舊說鹿豆一名豐豆豐鹿聲轉王磐野菜譜作野綠豆綠鹿聲同也本草鹿藿唐本注云此草所在有之苗似豌豆有蔓而長大人取以爲菜亦微有豆氣名鹿豆也今驗野綠豆形狀悉如唐注所說其豆難爛故人不食之藿豆苗也蔨郭巨阮反謝其隕反見釋文

薃侯莎其實媞 夏小正曰薃也者莎隨媞者其實

說文莎鎬侯也是莎一名鎬侯徐鍇斷侯莎爲句非也廣雅云地毛莎隨也本草別錄莎一名夫須須莎隨俱雙聲其根名香附其實名媞夏小正云正月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縞鎬隨隨緹媞並聲借字也夫須卽臺臺古讀如緹廣雅又云其蒿青蘘也蒿亦鎬之聲借莎可以爲蘘故因名青蘘蘘卽莎矣今驗莎有二種一種細莖直上一種麤而短莖頭復出數莖其葉俱如韭葉而細莖有三稜實在莖端其色赤緹故曰緹矣

莞苻蘺其上蒚 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音羽翮

莞說文作蔇云夫蘺也蒚夫蘺上也楚辭注莞夫離也詩斯干箋莞小蒲也正義引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類聚八十二引舊注云今水中莞蒲可作席也今按莞與藺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苹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藺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藺相屬又別出蔇與蒲爲類爾雅借莞爲蔇舊注及郭俱云莞蒲可知此乃蒲之別種細小於蒲爲形纖弱故名蒲蒻作席甚平故曰蒲苹鄭箋以莞爲小蒲之席是矣釋文猶以莞草莖圓非蒲爲疑不知此乃似蒲之莞非似藺之莞也此莞似蒲故亦抽莖作臺謂之爲蒚本草蒲黃陶注謂之蒲蘆蓋蒚聲轉也似藺之莞但有莖而無臺今江南席子草是矣（又詳至夫王下）本草白芷別錄一名白茝一名𦶘一名莞一名苻蘺葉名蒚麻蓋因苻蘺江蘺相涉而誤耳

荷芙渠 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 莖下白蒻在泥中者 **其華菡萏** 見詩 **其實蓮** 蓮謂房也 **其根藕其中的** 蓮中子也 **的中薏** 中心苦

詩澤陂正義引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芙渠其總名也詩山有扶蘇傳荷華扶渠也離騷注作荷芙蕖也別名芙蓉亦見

離騷荷是大名故爲稱首類聚八十二引郭氏讚云芙蓉麗草一曰澤芝泛葉雲布映波擢㶿伯陽是食嚮比靈期○茄者說文云夫渠莖詩正義引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蓋三家詩荷作茄也漢書揚雄傳云衿芰茄之綠衣兮集注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按茄居何切古與荷通故詩澤陂箋芙蕖之莖曰荷陸璣疏亦以芙蓉莖爲荷皆與樊光義合○蕸者說文作葭云夫渠葉初學記引爾雅作其葉荷類聚又引作其葉葭按釋文云蕸字或作葭衆家竝無此句惟郭有然就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竝闕讀然則荷是大名又葉名者荷之言何也負何言其葉大王逸招魂注云或曰緊莖言荷莖緊色也屏風謂荷葉障風也亦是言其葉大○蔤者說文云夫渠本繫傳云藕節上初生莖時萌牙殷也在泥中者何晏景福殿賦云茄蔤倒植吐被芙蕖按詩正義引此句郭注下尚有五十九字爲今注所無臧氏經義雜記四因謂今本闕然邢疏亦未引疑本郭氏音義之文非注文○菡萏者詩傳云荷華也說文作菡藺云夫渠華未發爲菡藺已發爲夫容按招魂云夫容已發易林云菡萏未華是皆說文所本爾雅翼引詩義疏云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曹植芙蓉賦云夫渠蹇產菡萏星屬竝與說文合○蓮者說文云夫渠之實也郭云蓮謂房者房卽其殼比戶相連蓮之言褳連也詩有蒲與蕳箋蕳當爲蓮芙渠實以詩上下皆言蒲荷故鄭云爾郭音義云北方人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此語今所未聞○藕者說文作𦵔云夫渠根續博物志云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類聚引周書曰藪澤已竭卽蓮藕掘按說文引杜林以蕅爲藕根釋文引本草云藕一名水芝丹郭音義云蜀人以藕爲茄此皆藕異名也○釋文的或作菂按下文菂薂郭云卽蓮實是菂卽的也㨝族房中皮青子白的的然故曰的也詩正義引李巡曰的蓮實也初學記引詩義疏曰的五月中生生噉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可食或可磨以爲飯如粟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爲糜○薏者李巡曰薏中心苦者也陸璣疏云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按薏是其萌芽薏者意也

紅龍古其大者蘬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

上文蘢天蘥卽此通作龍詩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正義引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按爾雅作莖大而赤詩正義引莖作葉誤白色上疑脫華紅二字也紅草非卽馬蓼其莖葉俱似蓼而高大陸璣失之紅卽水葒也今稱山人呼水葒音若工郭注龍鼓二字倒轉卽得工字之音工紅古字通也廣雅云葒蘢蔚馬蓼也本草及顏篇又作鴻蘺淮南墜形篇云海閭生屈龍高誘注屈龍游龍鴻也鴻與紅古與鼓並聲同屈借鼓與屈又聲轉字通蘢讀若夏龍蘢與龍古聲亦相轉

蒫薺實薺子名

說文蒫薺實也無蒫字蓋卽以薺爲蒫所見本異也本草陶注薺類甚多此是人所食者其葉作菹及羹亦佳今按薺抽莖開小白華子細扁黃黑色味甘卽蒫也其根名蘆說文云蘆一曰薺根

黂枲實禮記曰苴麻之有黂枲麻別二名

說文萉或作䴾云枲實也通作黂喪服傳云苴絰者麻之有黂者也黂疏引孫炎注黂麻子也齊民要術引黂作黂爾雅釋文黂本或作黂是也又通作墳司烜氏共墳燭故書墳爲黂鄭衆注黂燭麻燭也黂又名蕡要術引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蕡者茡麻是也一名黂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麻子一名麻蕡一名麻黂黂薾音相近也亦通謂之枲列子楊朱篇云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者枲卽蕡詩九月叔苴傳苴麻子也鄭引喪服傳苴絰亦是也黂既麻子因而麻亦名黂淮南說林篇云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是又以黂爲麻之通名矣本草麻子與麻黂別出而云黂一名麻勃誤也吳普以麻勃爲麻華其說是矣古者以黂爲旦實之實春官籩人及少牢饋食竝云䵚黂今人罕充食饌唯作油然鐙及和味用之○說文枲麻也官有與枲詩言績麻麻枲一耳詩采蘋正義引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要術引崔寔是以牡麻爲枲蓋據喪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要其正稱則枲麻通名耳今俗呼茡麻爲種麻牡麻爲華麻牡麻華而不實茡麻實而不華其華白故九歌云折疏麻兮瑤華

須薞蕪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

陶注本草羊蹄云一種極似羊蹄而味酢呼爲酸模亦療疥也按此卽今醋醋流也酸模薞蕪一聲之轉莖葉俱似羊蹄而小葉青黃色生啖極脆味酸欲流兒童謂之醋醋流郭注陶注甚明邢疏乃以須對從與薞蕪爲一物邵氏正義仍其失也陳藏器云卽山大黃一名當藥一名蓨此皆非也所說乃是羊蹄非薞蕪也

菲蒠菜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

已詳上文菲芴條下陸璣疏云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宿蒠聲相轉也某氏注引詩采葑采菲亦見上文按此菜極似蘿蔔野地自生宿根不斷冬春皆可採食故云蒠菜蒠當作息釋文蒠本又作息是也

蕢赤莧今之莧赤莖者

說文莧莧菜也管子地員篇云蕢下于莧莧下于蒲按莧有數種陶注本草云赤莧療赤下而不堪食今驗赤莧莖葉純紫濃如燕支根浸赤色人家或種以飾園庭不堪噉也周易集解莧陸下引荀爽曰莧者葉柔而根堅且赤亦謂此也蓋諸莧中唯此根赤餘俱不中也齊民要術人莧下引爾雅及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宋本人字作之字疑爲校書者所改監本誤刪邢疏混入故郭注全非而邢疏竟闕

蘠蘼虋冬門冬一名滿冬本草云

說文云蘠蘼虋冬也卽今薔薇本草營實一名牆薇一名牆麻別錄一名薔蘼蘼麻虋聲相轉蘼微古音同也一名牛棘一名牛勒一名山棘蘠上文蘠蘼相涉又誤爲蘼雚鼠故說者或失之釋文又誤爲麥門冬也今驗薔薇細葉莖間多刺蔓生華白子若棠梨多生水側春初葉芽人亦噉之郭引本草一名滿冬今本草無滿冬之名蓋古本有之也虋滿聲亦相轉釋文又引中山經條谷之山其草多芍藥虋冬郭注以虋今作門爲俗按門借聲虋俗作耳

萹苻止未詳濼貫衆葉員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云貫節

釋文云蔄持止郭云未詳太草乃是貫衆云貫衆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草鴟頭也按今本草伯萍作伯萍餘如釋文所引陶注云葉如大蕨其根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故呼為草鴟頭御覽引吳普曰葉青黃兩兩相對莖黑毛聚生冬夏不死今按貫衆苗葉全似蕨唯莖黑有毛為異吳陶二說查之御覽又引孫炎云一名貫渠與郭注同蔄持名見本草唯止濼二字本草所無郭讀蔄持止為句故云未詳然據本草一名伯萍釋文濼孫餘若反是即藥字之音或藥濼聲借伯止形譌若讀止濼為句即伯藥矣

莙牛藻 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

說文莙井也从艸君聲讀若威釋文莙孫居筠反若依孫炎當讀為君如從說文當讀為威左隱三年傳云蘊藻之菜蘊與莙聲相近威與蘊聲相轉是則蘊即莙也詩采蘋傳藻聚藻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陸說二藻之狀其言葉如雞蘇即今之大葉藻郭注所謂馬藻也言葉如蓬即此所謂牛藻其葉細如毛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亦以牛藻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又引郭注三倉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莙顏以聚藻為莙郭以蘊藻為莙然則莙即蘊明矣此注以牛藻為馬藻蓋誤宜據三倉注以訂正

蓫薚馬尾 廣雅曰馬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為薚江東呼為當陸

蓫說文作募云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釋文蓫他六反薚呂郭他羊反然則蓫薚合聲為當以其枝葉相當因謂之當陸矣易之莧陸夬夬陸即當陸廣雅作蔏陸云常蓼馬尾蔏陸也說文葍艸也玉篇葍柳當陸別名又云薚(音柳)葍陸也葍蔏當薚柳陸音俱相近蔏與常蓼與陸古字音又同也本草商陸一名募根一名夜呼如人形者有神蜀圖經云葉大如牛舌而厚脆有赤花者根赤白花者根白蘇頌圖經云商陸俗名章柳多生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開紅紫花作朵根如蘆菔而長今按此草俗名王母柳其形狀悉如圖經所說但今所見皆赤華無白華者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以薍荻根下白而甜脆者一名蓫薚揚州謂之馬尾幽州謂之旨草誤矣

萍蓱 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 **其大者蘋** 詩曰于以采蘋

說文云蓱苹也苹蓱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詩采蘋正義引舍人曰苹一名蓱按苹經典作萍以別於苹蕭薸蕭也周書時訓篇云穀雨之日萍始生夏小正云七月湟潦生苹萍以季春生及至秋霖時行湟潦苹滿故又言生埤雅云世說楊華入水化為浮萍輕聚八十一引異術曰萬年血為萍此蓋事之或有非可常然故列子楊朱篇云昔人有甘枲莖芹萍子者是萍亦緣子實而生非必由物化也廣雅云薸蓱也呂覽季春紀注萍水藻也淮南墬形篇云容華生蔈蔈生萍藻高誘以蔈為無根水中草是蔈即薸藻蘋蘋俱一聲之轉○蘋說文作薲云大蓱也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按蘋亦浮水上但根連水底故曰沈耳本草舊說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又云其葉四衢中折如十字俗謂之四葉菜一云田字草五月開白華皆其形狀也古者蘋藻蘩可薦鬼神羞王公又可蒸食邢疏引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

莃菟葵 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

說文莃菟葵也本草唐本注云菟葵苗如石龍芮而葉光澤花白似梅其莖紫黑煑噉極滑所在下澤田間皆有人多識之御覽引廣志云菟葵瀹之可食今按此亦葵類而葉小華白冦宗奭謂葉如黃蜀葵蓋別一種

芹楚葵 今水中芹菜

說文芹楚葵也又云菦菜類蒿周禮有菦菹今釋文作芹菹是菦芹古字通又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蒉今呂覽本味篇蒉作芹高誘注芹生水涯然則芹蒉亦古字通古讀芹若旂蘄若芹故二字同聲也詩泮水箋芹水菜也本草水斳(音芹)一名水英蜀本注云芹生水中葉似芎藭六書故云葉如[illegible]莖有三稜根長數寸正白甘香可食秋開白華[illegible]當歸苗葉皆似芹故[illegible]有斳茝之名當歸有山斳之名斳古芹字也張聰咸質疑錄云余讀詩薄采其茆傳曰茆鳧葵也毛傳多本爾雅是篇莃菟葵芹楚葵之閒疑脫去茆鳧葵三字文選南都賦注引爾雅曰茆鳧葵六字可證矣

蘋牛蘈 今江東呼草為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

詩言采其蓫箋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陸璣疏以蓫為羊蹄郭亦當然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炎曰車前一名牛蘈二說不同今按本草車前一名牛遺蓋孫所本蘈與蓄通蓄有禿音與蘈蘈聲相轉古讀蘈遺聲又相近羊蹄已見上文車前詳具下文二義俱與郭異如郭所說似即益母草而云高尺許及有穗穗閒華又復不同陳藏器謂天麻即益母之紫花者是爾雅所謂蘈李時珍謂萑蘈同音乃一類二種此皆肊說郭義既未能定鄭孫又復兩歧當在闕疑

藚牛脣 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詩言采其藚傳及說文並云藚水舄也不引爾雅疑古本與今異詩正義引李巡曰別二名陸璣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本草澤瀉一名水瀉與蕮同是藚即澤瀉與上蕍蕮同也郭云如續斷今驗馬舄生水中者葉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俗名馬耳郭注似指此為水蕮而非即澤瀉也

苹藾蕭 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

說文藾艾蒿也管子地員篇云其草宜苹蓨詩鹿鳴箋用爾雅齊民要術引詩疏云藾蕭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可食又可蒸也然則說文謂之艾蒿以其色青白似艾耳藥器篇一名薌此藾一名蕭古人異物同名多此比也子虛賦云薛莎青蘋張揖注薛藾蒿也是薛即藾蕭薛聲轉下文蕭萩陸璣疏謂似白蒿白葉莖麤即此藾蕭非萩蕭也

連異翹 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

連一名異翹本草謂之連翹唐本注云此有兩種大翹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衆草其小翹葉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按今所見一如唐注所說其莖中空高二三尺雖名為翹不能翹出草上也郭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草今本

草無之而云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連蘭聲近華草通名耳

澤烏蕵即上蕵也

即上蕵烏蕵也邢疏云蕵生於水澤者按爾雅圖作莖岐出葉如稟華生葉間在水石側

傅橫目一名結縷俗謂之鼓箏草

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孫炎云三輔曰結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屢草也按句屢即結縷聲相近上林賦云布結縷郭注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漢書音義云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顏師古曰結縷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線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者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焉今按此即今莎草也葉如茅而細莖間節節生根其節屈曲故名句屢猶今言倨僂也穗作三四岐實如稗穀野人作餅餌食之其莖柔韌難斷晉書五行志載武帝太康中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蓋謂此草句屢不伸故云局縮矣

釐蔓華一名蒙華

釐說文作萊云蔓華也萊與釐古同聲詩北山有萊齊民要術引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玉篇廣韻竝以萊爲藜與義疏合藜釐聲相近也藜即灰藋之屬說已見前義疏又云譙沛人謂雞蘇爲萊三倉以茱萸爲萊斯皆同名異物非正稱也毛鄭此條未引爾雅蓋失之郭云一名蒙華蒙蔓聲相轉

蔆蕨攈蔆今水中芰

說文云蔆芰也楚謂之芰離騷云製芰荷以爲衣王逸注芰蔆也釋文云攈亡悲反孫居郡反又居羣反是攈孫本作攟旁从諸侯字至之麋與今本異也蔆名薢茩已詳上文英光即薢茩之音轉蕨攈又即英光之音轉蕨攈之合聲也蜀本草云生水中葉浮水上其華黃白色實有二種一四角一兩角唐本注云芰作粉極白潤宜人今按蔆角小者爲蔆可以充糧大者甘脆可生噉之管子地員篇有鴈膳黑實今蔆角紫黑色疑是也

大菊蘧麥一名麥句薑即瞿麥

說文大菊蘧麥繫傳云今謂之瞿麥又名句麥其小而華色深者俗謂石竹本草云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陶注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子頗似麥故名瞿麥然則瞿麥一名巨句麥郭據廣雅以爲麥句薑似誤本草麥句薑乃地菘即上文薽豕首也麥句巨句二名相亂遂令薑麥二種異類同名矣今按石竹華大如錢葉形似竹莖亦有節以是得名其華紅紫赤白共翠葉相鮮如陶所云也蘧瞿巨句音俱相近巨句又即瞿之合聲

蕣牡蕢未詳

蕢當作賷說文蕣牡賷也郭云未詳今亦未知其審或云即蕣爲也恐非

葥山莓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

莓當作苺說文云苺山苺也管子地員篇云其山之末有箭與莞萑箭即前或聲借抑形借也苺有數種莖藨皆蔓生說在下文此則植生樹高四五尺枝亦柔輭莖多逆刺葉有細齒頗似櫻桃葉而狹長四月開白華結實如覆盆而大郭氏所云木莓陳藏器所謂懸鉤子者也凡諸莓形狀略同名稱各異南人呼爲莓北人呼爲藨門皆即藨莓聲之轉也劉昭注後漢郡國志武陵郡下引荊州記云郡社中木廉樹是光武種至今也木廉即此木莓

蘦苦堇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

說文蘦艸也覆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繫傳云詩所謂堇荼如飴然則此菜味苦也夏小正二月榮堇堇菜也牟應震曰野菜也葉如車前莖端作紫華子房微稜葉長者甘葉圓者苦余按生下溼者葉厚而光細於柳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苦淪之則甘郭云滑者公食大夫禮云鉶芼有滑鄭注堇荁之屬內則云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是堇味苦淪則滑甘古人茅蔌恆用之也本草唐注堇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蕺華紫色爾雅翼引二十國春秋曰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中慟有堇生焉得斛餘又後魏書崔和爲平昌太守性鄙悋其母季春思堇惜錢不買二人用心不同如此今按堇類有三烏頭一也蒴藋二也堇菜三也此堇爲菜蒴藋即下芨堇草詩疏正義以此爲烏頭非

藫石衣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葉似𩯭而大生水底亦可食

釋文藫徒南反藫與苔聲相轉說文云菭水衣菭即苔也水衣即石衣一曰魚衣離人云加䊾之實有菭菹鄭衆注菭水中魚衣也一名石髮廣雅云石髮石衣也郭氏江賦云綠苔鬖髿乎研上李善注引風土記云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本草別錄陟釐生江南池澤陶注云此即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引藥對云河中側梨拾遺記云側理紙水苔爲之溪人語訛謂之側理然則側理陟釐聲相近釋文菭或丈之反是菭古讀若治陟釐即菭之合聲矣郭又引或曰藫葉似𩯭而大此自別是一種海藻之屬說見下文

蘜治蘠今之秋華菊

說文蘜治蘠也又云蘜日精也以秋華是郭云秋華菊乃日精非治蘠也繫傳云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蘠又云本草蘜即九月黃華者也一名日精是繫傳據本草以駁郭注其說是也但爾雅治蘠遂不知爲何物陶注本草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者爲真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也今蘜莖深紫色蘜葉肥潤華色深黃而大於錢俗名甜下黃者乃真菊也先大夫言月令鞠有黃華即此蓋鞠省借作鞠今又借作菊耳鞠行按今秋菊華色鮮異百種千名大抵蒿艾所爲都非真菊陶注之苦薏秋官蟈氏之牡蘜皆此也爾雅治蘠未知誰屬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

說文蒙王女也說見下文郭注蒙即唐也是唐蒙一物二名詩桑中傳唐蒙菜名頻弁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按本草菟絲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不言女蘿而木部別有松蘿一名女蘿似爲二物故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

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陸璣疏本草以匡毛而不知義乖雅訓也且菟絲雖多依草亦或附木爾雅女蘿菟絲句上無有所包故疑并釋文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吳普本草亦云菟絲一名松蘿並與爾雅合矣舊說菟絲無根以茯苓爲根(見呂覽精通篇及淮南說山說林篇)亦不必然今驗菟絲初亦根生及至蔓延其根漸絕因而附物以生蓋亦寄生之類故詩以蔦蘿並稱一名兔丘廣雅云兔丘菟絲也一本中山經一古讀丘如欺與絲疊韵又云女蘿松蘿也與詩及爾雅合郭云別四名詩正義引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舍人以唐蒙爲一物孫炎以爲別三名並與郭異郭注爲長

苗蓨詳未

說文云苗蓨也類篇云苗羊蹏草也已詳上文蓨蓨下

茥蒛葐覆盆也實似莓而小亦可食

蒛葐當作缺盆說文茥缺盆也御覽九百九十八引孫炎云青州曰茥又引吳普云缺盆一名決盆決缺聲同茥讀若桂與缺聲轉廣雅云蒛葐陸英莓也是缺盆卽莓說文莓馬莓也類篇卽覆盆也本草云蓬蘽一名覆盆陶注蓬蘽是根覆盆是實非也李當之云蓬蘽是人所食莓又云覆盆子是莓子乃似覆盆之形然則蓬蘽覆盆蓋一類二種今蓬蘽莖葉大於覆盆皆蔓生有刺覆盆以四五月開白華結實差小而甘與麥同熟俗呼大麥莓也爾雅三莓此爲最勝又有蛇莓黃華葉似覆盆無刺其子圓赤而無蘤枝皺類紅可愛九月方熟江南謂之蛇盤子云食之傷人

芨堇草卽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靳

此有二說郭云卽烏頭也江東呼堇蓋據時驗而言但檢本草烏頭不名芨而芨一名蘳故說文云芨堇艸也又云蘳堇艸也廣雅云堇蘳也是蘳一名堇芨一名堇芨堇聲轉與烏頭別故詩釋文引廣雅云堇蘳也今三輔之言猶然亦據時驗而言也爾雅釋文引本草蘳一名堇草一名芨非烏頭也是陸璣據本草及廣雅以駁郭注芨爲烏頭之非陸說是也蘇頌圖經云蘳生田野所在有之春抽苗莖有節節間生枝葉大如水芹寇宗奭衍義云蘄蘳華白子初青熟紅皆其形狀也爾雅芨堇乃是蘄蘳郭以爲烏頭者晉語云置堇於肉賈逵注堇烏頭也淮南說林篇云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物固有重爲害反爲利者是皆郭所本也然烏頭名堇不名芨郭特以意說耳廣韵因云芨烏頭別名又作蕠集韵亦芨急通而以蕠爲蘄蘳集韵得之又按說文蘳傳堇字下引字書蘄蘳一名堇一名芨玉篇蘄蘳有五葉堇一名芨堇又作蓳說文蘳堇艸一本作蓳艸此皆非矣廣雅堇爲羊蹏堇蓳字形易混說文蘄艸似又因蓳蘄形聲相近而誤矣郭此注堇音靳者別於上文蓳苦堇之堇音謹也

蘮百足詳未

說文䪥山韭也此字从艸从水疑後人所加翟氏灝補郭云今所呼地蜈蚣草也

蔨戎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

蜀葵似葵而高大戎蜀皆大之名非自戎蜀來也或名吳葵胡葵胡吳亦皆謂大也今蜀葵葉如葵而大莖高丈許江南呼爲丈紅華京師呼稽稽華晉秦又呼棋齋華並蜀葵之聲相轉耳史記孝武帝紀立后土祠汾陰脽上索隱云脽音誰漢舊儀作葵上河東人呼誰與葵同卽其例也爾雅翼引古今注云戎葵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按此說蜀葵是而言黃則非黃者名黃蜀葵葉如龍爪雖冒葵名實非葵類崔豹羅願並以此爲蜀葵誤矣廣韵戎作茙非其二十五馬藔字下云藔藔南人食之一云茙葵丑寡切是戎葵又名藔

蘖狗毒樊光云俗語苦如蘖

說文蘖狗毒也繫傳以爲今狼毒本草別錄狼毒陳而沈水者良陶注云與防葵同根類但置水中沈者便是狼毒浮者則是防葵博物志云房葵似狼毒是陶注所本抱朴子雜應篇以狼毒治葛治耳聾也開寶本草注云狼毒葉似商陸及大黃莖葉上有毛根皮黃肉白以實重者爲良

垂比葉詳未

蕧盜庚旋蕧似菊

說文蕧盜庚也本草旋蕧一名金沸草一名盛椹陶注云出近道下溼地似菊花而大蜀圖經云葉似水蘇黃華如菊今按此有二種人家庭院植者華色深黃名曰金錢生下溼者華淺黃色葉有細毛俗呼毛耳朵是矣

茡麻母苴麻盛子者

茡說文作芓云麻母也一曰芓卽枲也又云萛芓也是芓一名萛釋文茡孫音嗣齊民要術引孫炎曰茡苴麻盛子者郭與孫同又引崔寔曰苴麻子黑又實而重擣治作燭不作麻又曰苴麻麻之有藴者茡麻是也一名䔮按苴麻今曰種麻苴種聲轉也已詳上文黂枲實下

瓝九葉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爲五葉卽此類也

釋文引舍人云瓝九葉九枚共一莖樊本瓝字作駮釋云駮也一名九葉郭氏未詳故但羣類以言翟氏灝曰圖經本草關中呼淫羊藿爲三枚九葉草疑卽此也其草一根數莖莖三椏椏三葉葉形似藿根似黃連聶魂相連因又名黃連祖

藐茈草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

說文藐茈草也茈茈艸也又云莀艸也可以染留黃西山經云勞山多茈草郭注一名茈莀中染紫也廣雅云茈莀茈草也鄭注掌染草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紫茢卽茈莀也藐茈莀通作貌又通作䒛莀紫䒛二色上云茢王䒛卽綠莀也此云藐茈草卽紫莀也劉昭續漢輿服志注引徐廣云貌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史記司馬相如傳注云䒛莀沙徐廣注草可染紫是也按今紫草有二種人所種者有苗葉肥大以之染色不及野生者細小尤良也本草云紫草一名紫丹一名紫芙芙藐聲近也唐本注云苗似蘭香莖赤節青華紫白色而實白

倚商活脫 卽離南也

離南已見上文釋文倚舍人本作猗活孫音括脫又作莌釋文倚或其綺反則讀為掎角之掎

蘵黃蒢 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

蘵玉篇作蘵云蘵草葉似酸漿按蘵蘵皆或體古本作職釋文蘵又作職是也說文蒢黃蒢職也通作蘵夏小正三月采識識草也識卽職職與識古字通樊毅脩華嶽碑云周禮職方氏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華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卽爾雅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按此卽上文蔵寒漿華小而白開作五出中心甚黃故名黃蒢根味絕苦故名苦菜又名苦蘵大觀本草龍葵苦耽別條而云又有一種小者名苦蘵蓋苦蘵比苦蔵差小也蘵與蘵同蔵耽聲轉蘵蒢又俱一聲之轉

藒車芞輿 藒車香草見離騷

說文藒芞輿也芞芞輿也竝無車字釋文車本多無此字輿說文合臧氏經義雜記十三云車卽輿字之駁文也離騷云畦留夷與揭車兮上林賦云揭車衡蘭揭與藒同叚借字耳御覽引廣志云藒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華齊民要術云凡諸樹有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卽辟也

權黃華 今謂牛芸草為黃華華黃葉似莜蓿

釋木有權黃英說文云權黃華木加木字者與此為權黃華草也黃華郭云牛芸說文芸艸也似目宿按芸有草有蒿邢疏引雜禮圖曰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此卽月令仲冬芸始生及夏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皆謂蒿也說文及郭注所云則謂草也鄭樵通志以為野決明是也今驗野決明葉似目宿而華黃枝葉婀娜人多種之似不甚香而王氏談錄以為嗅之尤香蓋初時香不甚曝以醋則甚香凡香草皆然也

葞春草 一名芒草本草云

本草衍義引孫炎云藥草也俗呼為韮草圖經引爾雅釋曰藥草莽草也本草別錄莽草一名葞一名春草陶注今是處皆有葉青辛烈者良人用擣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卽死浮出人取食之無妨莽草字亦作菵御覽引萬畢術曰莽草浮魚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是皆陶注所本今毒魚用水莽草葉如柳葉而微紫似水蓼而光澤郭云一名芒草者中山經荔山有芒草可以毒魚芒與菵聲近芒莽葞又俱一聲之轉

蔠葵蘩露 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

考工記玉人云大圭杼上終葵首鄭注齊人謂椎曰終葵馬融廣成頌云翬終葵是也此草葉圓而剡上如椎之形故曰終葵邢疏所垂謂之蘩露本草落葵一名蘩露陶注又名承露人家多種之蜀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似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按此所說今未見如郭所說似今西番蓮獨莖高大莖葉俱青葉小於掌華大於盤深黃色中有紫心子如松子之形亦堪炒食然未知是此否也

菋荎藸 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

說文菋荎藸也通作味本草五味一名會及陶注今第一出高麗多肉而酸甜次出青州冀州味過酸其核竝似豬腎又有建平者少肉核形不相似味苦亦良唐本注云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其葉似杏而大蔓生木上子作房如落葵大如蘡子蜀圖經云莖赤色華黃白子生青熟紫味甘者佳

蒤委葉 詩云以茠蒤蓼

蒤當作荼詩及說文竝同良耜正義引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詩與郭同此荼是穢草非苦菜也故異其名

皇守田 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

陳藏器本草云菌米可為飯生水田中苗子似小麥而小四月熟此卽皇守田也皇菌聲亦相轉

鉤藈姑 鉤瓤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赤味苦

廣雅云藈姑瓠瓤王瓜也釋文藈姑本作睽姑又引字林云瓠瓤王瓜也月令王瓜生鄭注萆挈也萆挈與菝葜同廣雅菝挈狗脊也是菝挈王瓜非一物鄭注誤矣呂覽孟夏紀云王善生高誘注善或作瓜瓠瓤也又注淮南時則篇云王瓜括樓也瓠瓤與括樓同以王瓜括樓為一物高注亦誤矣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云今土瓜生籬院閒亦有子熟時赤如彈丸唐本注云蔓生葉似括樓圓無叉缺子生青熟赤今按王瓜五月開黃華華下結子形似小瓜今京師名為赤雹子是也釋文藈孫苦圭反鉤藈姑俱聲相轉古讀瓜如姑是瓜卽瓜也鉤瓤亦疊韻字

望乘車 可以為索長丈餘

說文藢字解云犉藢可以作縻綆繫傳云芒芒之屬可為汲綆也按犉藢卽望乘芒與望古同聲今黃縣人謂麥芒為望又登人謂望為芒證知芒望聲同也芒卽志杜榮說見下文唐韻藢女庚切釋文乘本又作椉居本亦作車

困衱袶 未詳

釋文衱居業反袶施音絳則旁从夅孫補空反則旁从甹夅之夅廣韻一東逢紐下引爾雅正作袶與孫本同

櫰烏階 卽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皁

邢疏今俗謂之狼杷陳藏器本草云狼杷草生道旁秋穗子竝染皁按釋名云齊魯閒謂四齒杷為欋以證郭注所說子連著如杷齒則爾雅櫰當作欋今作櫰居縛反恐字形之誤耳

杜土鹵 杜衡也似葵而香

說文若杜若香艸本草杜若一名杜衡然陶注云今復別有杜衡不相似則非一物矣陶注以為葉似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蓋此卽所謂杜若也郭云似葵而香本草杜衡香人衣體唐本注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史記司馬相如傳索

闕引博物志云杜衡一名土杏其根一似細辛葉似葵西山經云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此皆郭注所本爾雅所謂杜衡也其為二物甚明故本草衡若別條離騷九歌杜若與杜衡分舉子虛賦亦以衡蘭芷若並稱皆其證矣釋文據陶注本草以譏郭誤非也廣雅云楚衡杜衡也杜楚聲近杜衡土杏古讀音同杜土古字通也衡古文作奧與鹵字形近疑土鹵缺脫其下因誤為土鹵耳

盱虺牀 蛇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

本草蛇牀一名蛇米別錄一名虺牀一名思益一名繩毒一名棗棘一名牆蘼陶注云華葉正似蘼蕪淮南氾論篇云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說林篇云蛇牀似蘼蕪而不能芳是皆陶注所本蜀圖經云似小葉芎藭華白子如黍粒黃白色生下溼地今按蛇牀高四五尺華葉繁碎攢莖作叢細子攢生皆聚如黏故有粟米諸名華白而實繁故名牆蘼蘼與虋冬同矣

蔝薂 未聞

釋文引樊本作蔝蔜麥玉篇云蔝子菜也閻氏若璩困學紀聞注即上文蔜蓩薞

赤枹薊 即上枹薊

此即赤朮今之所謂蒼朮也

菟奚顆凍 款凍也紫赤華生水中

顆凍即款冬顆款聲轉凍冬聲同也本草款冬一名橐吾一名顆凍一名虎鬚一名菟奚廣雅云苦萃款凍也凍與冬義亦同此草冬榮忍凍而生故有款冬苦萃諸名西京雜記引董仲舒曰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經注引述征記云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按款冬蓋有二種類聚八十一引吳普本草云款冬十二月華黃色陶注本草云形如宿蓴未舒者佳其腹裏有絲其華乃似大薊華如吳陶所說華俱黃色與郭注異唐本注云葉似葵而大叢生華出根下不言華色蘇頌圖經又有紅華者葉如荷此說蓋與郭同又本草款冬橐吾為一物如急就篇橐吾款冬又為二物顏師古注以款冬生水中華紫赤色橐吾似款冬而腹中有絲生陸地華黃色然陶注言腹有絲者即是款冬非橐吾則此蓋一類二種也類聚引郭氏讚云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涣凝

中馗菌 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為土菌亦曰馗廚可啖之 **小者菌** 大小異名

說文菌地蕈也又云菌出地蕈生田中蕈桑䓨䓨木耳也繫傳云地蕈似釘蓋者名菌又云蕈多生桑楮之上也按菌有土木二種說文桑䓨即今桑耳內則云芝栭栭與䓨音義同盧諶謂散不足蕭云蕈耎耳茱萸有各道士寄樹雞詩注云樹雞即木耳並指木菌而言也爾雅所說則謂土菌莊子逍遙游篇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糞土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崔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廣雅云朝菌朝生也本草別錄鬼蓋一名地蓋陶注云今鬼繖並指土菌而言也今蕈生樹上及樹根者多可食而生平地者溼熱所蒸或毒蟲盤曙食者慎之物類相感志引孫炎云聞雷即生俗呼地菌白如脂可食亦名地蕈北丁馗廚江東人今呼土菌可食者是郭注所本也一邵氏正義引一中馗釋文引舍人本作中鳩云菟奚名顆東顆東名中鳩是讀中鳩上屬與郭氏異又按說文云菌地蕈蓋許亦讀中馗屬上與舍人同而云菌地蕈則郭注地蕈二字疑古本在正文寫書者誤入注中因加也字足句耳

茢小葉 未詳

釋文茢又作葥說文葥麻蒸也邵氏正義引管子地員篇謂麻之細者如蒸細即小也葥為小葉之麻所以別於山麻

苕陵苕 一名陵時本草云 **黃華蔈白華茇** 苕華色異名亦不同音沛

說文苕艸也蔈苕之黃華也艸之白華為茇詩苕之華傳用爾雅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如陸所說即上文葝鼠尾可染皁者然鼠尾自名陵翹不名陵苕陸說誤矣陶注本草又引李云是瞿麥根然吳普說紫葳一名瞿陵不名瞿麥陶注亦誤矣按本草紫葳一名陵苕廣雅以紫葳為瞿麥蓋異物同名耳詩正義引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今本草無陵時之名蓋古本有之也又引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齊民要術引孫炎云苕華色異名者御覽引孫與郭同本草唐注即凌霄也霄苕聲近蔈茇聲轉也今驗凌霄引蔓於樹必造其巔著處生根狀如守宮之趾葉銳而多岐華似牽牛而大赭黃色未見有白華者唐注云山中亦有白華者

蘪從水生 生於水中

釋文蘪草生江水中按水草交曰湄詩借作麋與蘪聲同非草名也

薇垂水 生於水邊

說文薇菜也似藿繫傳云薇似萍御覽引廣志云薇葉似萍可蒸食釋文引顧云水濱生故曰垂水詩草蟲傳薇菜也陸璣疏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公食大夫禮云鉶芼豕以薇是薇可芼羹又可供祀大觀本草引三秦記曰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誡之不食而死然則亦可生食如陸疏所云矣六書故引項安世曰今之野豌豆也莖葉華實皆似豌豆而小蔓可茹蜀人謂之小巢菜豌豆謂之大巢也今按詩言采薇是生於山者爾雅所言是生於水者實一物或曰薇名垂水非生水濱

莔山麻 似人家麻生山中

莽數節 竹類也節間促 **桃枝四寸有節** 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 **粼堅中** 竹類也其中實 **簢祭中** 言其中空竹類 **仲無笐** 亦竹類未詳 **篙箭萌** 萌筍屬也周禮曰篙菹鴈醢 **篠箭** 別二名

節竹約也數節促節也莽竹節短蓋如今馬鞭竹齊民要術引異物志曰有竹曰篙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初學記引戴凱之竹譜云筮竹似桂而數節又云䈽竹堅而促節皮白如霜是皆莽之類也〇桃枝者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鄭注次席桃枝席有

文列成文竹譜云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席顧命篇所謂篾席者也吳都賦云桃笙象簟劉逵注桃笙桃枝簟也又可爲杖蜀都賦云靈壽桃枝是也其類又有鉤端西山經嶓冢之山中山經驕山高梁之山龍山並云多桃枝鉤端郭注鉤端桃枝屬也○鄰者釋文云又作鄰齊民要術引字林曰鄰竹實中吳都賦注鄰竹大如戟𥳓實中勁強交阯人銳以爲矛甚利初學記引廣志曰利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又云龜山多扶竹郭注邛竹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廣韻云笻竹名實中朱書孝義傳云下天生乃取實中者竹劍其端使利是皆鄰之類也○簢者釋文云或作𥳍筡者說文云析竹筤也筤竹膚也方言云筡析也析竹謂之筡然則筡筤皆析竹之名筤䈂字異音同聲轉爲篾說文篾筡也又轉爲𥳍顧命云敷重篾席鄭注篾析竹之次青者是𥳍筡皆析竹析竹必須中空者因以爲竹名焉簢實筍皆云簢筍類而節更疏信乎簢中空矣初學記引沈懷遠南越志云博羅縣東著州足簢竹銘曰簢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一丈其直如松是簢竹卽篔簹之大者也○仲者郭未詳牟廷相曰鄭樵謂仲爲篔簹竹篔簹於竹中爲最大今以釋文參之篔中謂之仲釋文仲或爲伸則伸篔爲中竹非大竹也云無笐者說文笐竹列也養大竹欲得成列中竹以下任其延布而已○𥯨者說文云竹萌也上文云筍竹萌是筍爲竹名𥯨爲小竹萌爲竹之筍名也周禮醢人加豆之實箈菹雁醢筍菹魚醢鄭注箈箭萌筍竹萌釋文箈爾雅作𥯨同○篠者說文作筱云箭屬小竹也蓋篠可爲箭因名爲箭西山經云竹山其陽多竹箭郭注箭篠也中山經云暴山其木多竹箭𥳍𥯨郭注𥯨亦篠類中箭𥳍𥯨屬然則惟箘簵楛荊邦致貢厥名故王彪之閩中賦云竹則箹苞赤箬縹箭班弓是其證也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

枹霍首素華軌鬷皆未詳

邵氏正義云枹通作苞說文云苞艸也南陽以爲麤履翟氏補郭云霍當省藿篇引爾雅直作藿字釋文鬷郭音總廣韻引爾雅云軌鬷一名素華但其形狀未聞

芏夫王芏草生海邊似莞藺今南方越人采以爲席

釋文夫孫音符莞名苻蘺此名夫王夫與苻同也釋文又云今南人以此草作席呼爲芏芏音杜按陸德明卽南方人其言此草作席呼爲芏則芏卽名芏也今蒔草蓆卽芏草席杜蒔一聲之轉其草圓細似莞

蘻月爾卽紫綦也似蕨可食

說文蘻月爾也廣雅此蘻蕨也此蘻卽紫蘻是郭所本下文蕨虌注又以廣雅爲非似失之矣紫蘻卽紫蕨以其色紫因而得名蕨之名爲蘻猶蕨之訓爲其也以此參證廣雅此蘻爲蕨蓋不誤矣後漢書馬融傳此其芸藾此其亦卽紫蘻其蘻此紫俱聲借字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以蘻菜卽蕨菜誤又按釋文引說文云蘻士夫也與今本異所未詳

葴馬藍今大葉冬藍也

說文藍染青艸也葴馬藍也子虛賦云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張揖注用爾雅藍有數種今所見者多是小藍葉如槐又有蓼藍葉如蓼華實亦皆似蓼影宋圖所繪正如此而說者謂馬藍葉如苦蕒乃是大葉冬藍以未審知不能定也

姚莖涂薺未詳

苄地黃一名地髓江東呼苄音怙

本草地黃一名地髓別錄一名苄一名芑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苄說文引正作苄古人芼羹用苄蓋取新生苗葉爲其益於人也蘇頌圖經云葉似車前葉上有皺文而不光花似油麻花而紅紫色今按其華葉亦全似蕒蕒子唯根實形味不同耳淮南覽冥篇云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然地黃亦主生肌肉張鷟朝野僉載云雉被鷹傷銜地黃葉點之

蒙王女蒙卽唐也女蘿別名

詩桑中正義引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女蘿之大者名王女猶王彗王芻也今本譌王爲玉唯唐石經不誤按宋雪牕本亦不誤今從之

拔蘢葛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北方葛類既稀此草似葛有節而葉細今所未見無以言焉

藗牡茅白茅屬

說文藗牡茅也本草茅根一名蘭根一名茹根別錄一名地筋陶注卽今白茅菅詩云露彼菅茅其根如渣芹甜美按今小兒喜嗽謂之甜草其白華初茁茸茸如鍼亦中嗽也陸璣疏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然甸師蕭茅共祭祀卽是白茅其縮酒乃菁茅荊州所貢非常茅也茅曰牡者邢疏云茅之不實者也

菤耳苓耳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說文苓卷耳也詩傳用爾雅淮南覽冥篇云位賤尚葈高誘注葈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葈主是官者至微賤也今按詩序以爲求賢審官左氏傳言能官人（襄十五年）淮南官名尚葈皆本詩爲說也廣雅苓耳葹常枲胡枲枲耳也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王逸注葹枲耳也本草枲耳一名胡枲一名地葵別錄一名葹一名常思陶注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按枲耳子多刺故生此說實未必然負來二字古音相近常思常枲其聲又同此皆方俗異名未必皆有意義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按今枲耳葉青黃色圓銳而澀高二三尺俗言稀見其華子如連實而多刺採時亦裝摘以下酒未見有蔓生者陸疏與郭異郭云叢生今亦未見

蕨虌廣雅云紫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

說文蕨虌也釋文虌亦作鱉葉初出鱉蔽因以名云詩釋文俗云初生似鱉腳故名焉是虌从草非也詩正義引舍人曰蕨一名虌

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瀹爲茹滑美如葵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而麤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按今蕨菜全似貫衆而差小初出如小兒拳故曰拳菜其莖紫色故名紫蕨謝靈運詩云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廣雅以爲紫蕃不誤說已見上

蕎，邛鉅 今藥草大戟也本草云

淮南繆稱篇云大戟去水本草云大戟一名邛鉅陶注近道處處皆有蜀圖經云苗似甘遂高大葉有白汁花黃根似細苦參本草又有澤漆云是大戟苗也陶注生時摘葉有白汁故名澤漆亦能嚙人肉今按此草俗呼貓眼睛高一二尺華黃而圓如貓眼鏡其中深黃有似目睛因以爲名葉如柳葉而黃其莖中空莖頭又攢細葉摘皆白汁嚙人如漆

繁，由胡 未詳

夏小正二月采蘩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陸璣詩疏皤蒿一名游胡游胡即由胡蘩即蘩省詳見上文

惹，杜榮 今惹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也

說文惹杜榮也釋文惹字亦作芒杜舍人作牡按芒與惹通華嚴經音義上云芒草一名杜榮西域既自有之江東亦多此類其形似荻皮重若筍體質柔弱不堪勁用陳藏器云芒今東人多以爲箔六七月生穗如荻今按芒草葉如茅而長大其鋒刺人長莖白華望之如荼而繁即上文孟狼尾也一名芭芒一名芭茅孟芒古同聲芭茅聲又相轉

稂，童粱 稂莠類也

說文蕫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或作稂詩下泉大田傳竝用爾雅正義引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陸璣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大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過稂莠皆是也陸所云宿田翁今謂之穀經紀穗如亂毳爲色青黃中亦有稃而不成米魯語以爲馬餼今人以飼牛驢郭云莠類也者鄭志韋曜問云甫田維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魯語註莠草似稷而無實魏策一云幽莠之幼也似禾按今之穀莠子莖葉穗全似穀子而秕稃外多毛極似毛狗子草鄭謂狗尾草是矣而非稂也爾雅翼以稂爲孟狼尾誤

藨，麃 麃即莓也今江東呼爲藨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

上文葥山莓茥蒛盆皆藨也藨一名麃通作苞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苞藨也是苞即藨矣藨類有蓬藟覆盆懸鉤皆莓屬也故竝冒莓名莓即藨也故皆蒙藨號此皆同類而異名今登萊人謂藨莓爲髮門又語聲之轉耳李時珍本草云一種蔓小於蓬藟一枝三葉葉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開小白華四月實熟其色紅如櫻桃即爾雅所謂藨者也淮南覽冥篇云入榛薄食藨梅高誘注藨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今按藨梅即藨莓莓梅聲同藨藨形誤此草處處皆有非必生於江濱也

的，薂 即蓮實也

釋文的今作菂薂又作䒦戶歷反按薂即覈也蓮實熟時堅覈即本草石蓮子陶注云八九月采黑堅如石者

購，蔏蔞 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

說文蔞艸也可以亯魚毛傳云今人所食蔞蒿也詩漢廣傳蔞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按今京師人以二三月賣之即名蔞蒿香脆可啖唯葉不中食四川人言彼處食之亦去葉也今驗其葉似野麻而疏散嫩亦可食陸璣以爲似艾白色蓋其初生時耳生水邊者尤香美楚辭大招所云吳酸蒿蔞不沾薄是也蘇軾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蔞蒿可烹魚蘆芽解河豚毒見本草

茢，勃茢 一名石芸本草云

范子計然曰石芸出三輔本草別錄石芸味甘無毒一名螫烈一名顧啄按螫烈蓋即勃烈之異文其形狀今未聞

葽繞，棘蒬 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

說文蒬棘蒬也葽艸也引詩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廣雅云蕀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苑與蒬同廣雅不言葽繞說文葽不言繞詩傳與說文同葽繞疊韻疑爾雅古本無繞字或有而葽繞與棘蒬別自爲條本草始合爲一故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繞葉名小草陶注小草狀似麻黃而青蘇頌圖經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泗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於它處是遠志有大葉小葉二種陶所說者小葉也圖經所說大葉也大葉者華紅與郭注合今惟見小葉者苗似麻黃而無節莖葉俱細俗呼線兒草即小草矣

茦，刺 草刺針也關西謂之刺燕北朝鮮之閒曰茦見方言

刺當作莿茦莿雙聲兼疊韻故說文互訓繫傳引爾雅注即草木之莿也通作刺廣雅云茦刺箴也是郭所本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茦或謂之壯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閒謂之棘

蕭，萩 即蒿

蕭萩古亦疊韻故爾雅與說文互訓詩采葛正義引李巡曰萩一名蕭陸璣疏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按爾雅有二蕭許君所謂艾蒿乃是蘩蕭陸所云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數十莖此即蕭蕭非萩蕭陸以此爲牛尾蒿亦誤矣牛尾蒿色青不白細葉直上如牛尾狀非此也今萩蒿葉白似艾而多岐莖尤高大如蔞蒿可丈餘左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是也萩之言楸蕭之言脩以其脩長高大異於諸蒿故獨蔽斯名矣

薚，海藻 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

薚玉篇作𧅥上云𧅥石衣孫炎以爲薚古𧅥字是𧅥薚同竝是水苔其生於海者名海藻也廣雅云海蘿海藻也本草海藻一名落首別錄一名藫陶注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初學記引沈懷遠南越志云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生

研石上劉逵吳都賦注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赤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張勃吳錄云薩離生海水中正青如亂髮按此即海蘿蘿與離聲相轉又即海苔苔與薄亦聲相轉也此皆細葉又有大葉者陳藏器云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羅葉如水藻而大博物志云石髮生海中者長尺餘大小如韭葉以肉雜蒸食極美此即謝石衣注所云葉似薤而大者即大葉藻也今海中亦饒之

長楚銚芅 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

四字俱雙聲說文萇楚銚弋一名羊桃詩傳用爾雅釋文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正義引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說華紫赤與郭異如此有二種也本草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別錄一名御弋一名銚弋陶注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按今羊桃即夾竹桃華葉赤色莖葉形狀鄭箋陸疏得之中山經云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為皮張郭注治皮腫起田氏雯黔書云羊桃藤也用此汁以合石粉可固石此或言藤或言木蓋皆別種非草類也

蘦大苦 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說文苷甘艸也蘦大苦也通作苓詩隰有苓采苓采苓毛傳並云苓大苦廣雅云美甘丹草也本草別錄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蕗草陶注云赤皮斷理看之堅實者是抱罕草最佳抱罕羌地名亦有火炙乾者理多虛疏又有如鯉魚腸者被刀破不復好青州間亦有不如詩正義引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郭義同孫炎云似地黃者地黃名芐芐苦古字通已見上文然則大苦即大芐也沈括筆談云郭注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蘇頌圖經亦同茲說俱不足信廣雅疏證辨之極當云苦乃芐之叚借非以其味之苦也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 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

說文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此本王會篇文毛傳亦引韓詩芣苢木名實如李並與爾雅不合詩釋文辨其誤也故御覽九百九十八引郭注蝦蟆衣下有周書所載同名耳非此芣苢十一字為今本所無蓋脫去之文選注引韓詩章句芣苢澤瀉也其序云芣苢傷夫有惡疾也然澤瀉是蕍蕮非馬舄亦誤矣詩釋文又引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瞿謂生於兩旁然芣苢即車前何有瞿直之分惟毛傳與爾雅合陸璣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按毛傳宜懷妊序謂婦人樂有子其義互相備也本草車前一名當道別錄一名蝦蟆衣一名牛遺一名勝舄蘇頌圖經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抽莖作長穗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驗此有二種大葉者俗名馬耳小葉者名驢耳圖經所說葉長尺餘似是馬耳今藥所收乃是驢耳野人亦煮啖之其馬耳水生不堪啖也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 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

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 草葉有象布帛者因以名云生華山中

說文綸青絲綬也組綬屬鄭注緇衣云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疏引張華云綸如宛轉繩續漢輿服志云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百石即有秩嗇夫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晉仍漢制故郭據以為言也海中草有彩理象綸組者因以名焉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綸布一名昆布別錄昆布陶注云今惟出高麗繩把索之如卷麻作黃黑色柔韌可食按今登萊出者正如此其可食者乃是海帶非昆布也釋文綸古頑反綸昆聲近故以昆布為綸陶謂青苔紫菜皆似綸昆布亦似組非矣吳都賦云綸組紫絳郭氏江賦云青綸競糾縟組爭映劉逵及李善注並引爾雅○西山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畢氏沅校正引說文云萆荔似烏韭爾雅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疑此草矣

苀東蠡 未詳

本草蠡實別錄一名荔實又名劇草吳普一名劇荔華月令仲冬荔挺出鄭注荔挺馬薤也廣雅云馬薤荔也管子地員篇云其種大荔細荔說文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馬薤通俗文一名馬藺顏氏家訓書證篇江東呼為旱蒲按蒲藺並以葉形得名荔蠡聲同蠡藺聲轉又轉為馬楝也蘇頌圖經蠡實馬藺子也北人呼為馬楝子葉似薤而長厚三月開紫碧花五月結實作角子如麻大而赤色有稜根細長通黃色人取以為刷今按此草北人通呼馬楝所見又有黃白二華俱香於紫碧華者然不多有餘悉如圖經所說參以本草蠡實疑即爾雅苀東蠡也集韻云苀草名葉似蒲叢生西京賦云薇蕨荔苀蓋荔苀同類因同名矣

緜馬羊齒 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為鴈齒繅者以取繭緒

郭據目驗今所未聞

萿麋舌 今麋舌草春生葉有似於舌

釋文麋俱綸反本或作麋音眉今從宋本釋鳥有鶌麋鴰鶬鴰聲同本草別錄麋舌生水中五月採麋與麋同

搴柜朐 未詳

上文搴蘮釋文搴本亦作搴然則搴即搴也郭俱未詳搴柜雙聲柜朐疊韻

蘩之醜秋為蒿 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

蘩之類莪蘮皆是至秋通名為蒿蒿與蓬異蓬草秋枯逐風飛轉蒿之言槁但色枯槁或黃或白乾蒿而已不解飛也

芺薊其實荂 芺與薊莖頭皆有蓊臺名荂荂即其實音俘

芺薊並見下文此又釋其實之名也說文云薊芺也蓋言薊芺同類非即一物故郭注云芺與薊也荂即華荂說見下文凡草抽莖作蓊臺者即於其上開華結實芺薊亦然故即以荂名其實也

蔈荂荼 即芀 **猋藨芀** 皆芀荼之別名方俗異語所未聞

荼者秀也地官掌荼掌以時聚荼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旣夕禮云茵著用荼注皆以荼爲茅秀也萑葦之秀亦爲荼夏小正七月灌荼荼萑葦之秀是也荊楚歲時記引犍爲舍人曰杏花如荼可耕白沙此引卽爾雅注見說文繫傳荼字下臧氏鏞注未載荼又名蕫與苕黃華同說文蕫末也華在上故言末苕亦華秀之名與蕫聲近苕卽芀也與荼聲轉荂者說文與雩同詳下文○苕者下云葦秀釋文芀或作苕下同是苕芀通詩鴟鴞傳荼萑苕也陸璣文賦或苕發穎豎皆以苕爲芀也苕之爲言猶條條繇也猋藨猶言藨藨皆以聲爲義

葦醜芀其類皆有芀秀**葭華**蘆也今

說文芀葦華也繫傳云芀者抽條搖遠生華而無學粵也今人取之以爲帚曰苕帚是也釋文芀或作苕荀子勸學篇云繫之葦苕唐本草注蘆葦花名蓬蕽○華亦芀也葭亦葦也廣異名耳詩正義引舍人曰葭一名華今按經傳無名葭爲華者舍人蓋以葭華蒹蘼俱疊韻相屬故爲此說今驗葭華與葦芀相從庶乎可通焉

蒹蘼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蘼藡音廉**葭蘆**葦也**菼薍**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音丘**其萌虇**今江東呼蘆筍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音繾綣

說文蘼蒹也蒹萑之未秀者繫傳云今人以爲簾薄蓋因此名蒹也未秀謂其小詩蒹葭傳用爾雅陸璣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郭云似萑而細江東呼爲蘼藡者藡與荻同郭注子虛賦云蒹荻也似萑而細小淮南說林篇云蘼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藡卽荻也今萊陽人謂之蔣荻以爲簿簾極堅實而中有白瓤廣雅云蘼萑也說文以蒹爲萑之未秀者是萑蘼蒹蘼爲一物郭云似萑則爲二物恐非○葭者說文云葦之未秀者詩騶虞傳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葦初生郭云葭卽今蘆又云葭葦也詩七月傳葭爲葦是皆一物隨時異名故夏小正云葦未秀爲蘆淮南修務篇注未秀曰蘆已秀曰葦今按葦空中而高大其初出謂之葭葭古讀如姑與蘆疊韻○菼者說文蒹或作菼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鵻釋言云菼騅也菼薍也夏小正云萑未秀爲菼是皆說文所本說文又云萑薍也薍菼也八月萑薍爲萑葦字誤當作萑七月傳薍爲萑是也詩正義引樊光云菼初生葭騂色海濱曰薍郭云似葦而小實中蓋卽上注所謂適也今驗荻小於葦而實中菼薍與蒹蘼實一物皆卽今之蔣荻荻卽蒹蒹卽菼已秀爲萑未秀爲菼故詩碩人正義引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是矣郭又云江東呼烏蓲者釋文引張揖云未秀曰烏蓲是亦菼之異名碩人正義引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非也葭蘆是葦菼薍是萑故詩大車傳以菼爲蘆之初生戴氏震以蘆當作萑辨其誤是也此詩正義引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並與毛傳之誤孫郭說是○萌者說文云艸芽也郭云江東呼蘆筍爲虇者西京雜記云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蘀蘀卽虇矣郭又云萑葦之類其初生皆名虇者莊子則陽篇云欲惡之孼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是四者同萌故同名也又按說文蘼字解云灌渝讀若萌是虇灌渝卽爾雅萌虇之渝下文渝字上屬與郭讀異也牟廷相方雅云說文之灌渝釋草作虇蕍釋詁作權輿並同聲叚借字也按大戴禮誥志篇云孟春百草權輿是草之始萌通名權輿矣

蕍芛葟華榮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芛音豬豬蕍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

蕍者郭云猶敷蕍亦華之貌玉篇廣韻竝云蓲蕍花皃蕍同蘛吳都賦云異荂蓲蘛劉逵注敷蘛華開貌李善注蓲蘛與敷蕍同然則蘛蓲蕍之異文蕍省作俞蓲省作區又敷之借聲也干寶注說卦傳震爲旉云鋪爲花貌謂之敷是也芛者說文云艸之皇榮也玉篇芛古文作華又云蘤華榮也是蘤芛聲義同釋文芛樊本作華亦借聲也葟者說文云韡華榮也引爾雅曰韡華也韡或作葟通作皇釋言華皇郭注亦引此文詩云皇皇者華

卷施草拔心不死宿莽也離騷云

方言云莽草也是凡草通名莽惟宿莽是卷施草之名也離騷云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類聚八十一引南越志云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又引郭氏讚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按施玉篇作葹又廣雅云無心鼠耳也彼草生本無心與此異

荺茇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茇茇卽此類

說文荺茇也茅根也茇草根也方言亦以根爲茇是爾雅古本茇作芨與郭異也釋文茇又作蔢胡巧反又胡交反廣雅云蔢根也玉篇蔢黃茅根是蔢蔢同今借作茇與菰同名廣韻十六軫荺字下引爾雅而云藕鬻根可食者曰茇是草根通名茇郭以藕紹緒爲言舉類以曉人也藕紹今謂之藕腸矣玉篇荺藕也江東人呼藕根爲藕鬻與郭義合臧氏經義雜記四云茇卽芨之異文廣雅杜敬茇荄株根也則爾雅荺茇荄根者別四名也不當分爲二郭氏誤也

荄根別二名俗呼韭根爲荄

方言說文並云荄根也韓詩外傳云草木根荄淺通作核漢書五行志云乃號根核集注核亦荄字也又通作箕易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蓋箕荄古同聲荄根又一聲之轉

欔橐含未詳

邵氏正義云上文欔烏階郭注以爲染草鄭注掌染草有橐蘆疑鄭所見本橐含作橐蘆卽烏階也

華荂也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華荂榮也**轉相解

說文華榮也荂艸木華也荂或作荂方言云華荂晠也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荂郭注荂亦華別名按華荂古音同荂从夸聲郊特牲注以瓜瓠爲瓜華說文荂或作荂是其音同之證也華或作花別作蘤後漢書張衡傳云百卉含蘤李賢注引張揖字詁云蘤古花字也廣雅蘤花並云華也顏氏炎武唐韻正云考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晉以下書中閒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又云始見於後魏書今按廣雅已有花字則非起於後魏矣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詩七月正義引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也木謂之華者月令桃始華桐始華是也草謂之榮者夏小正榮芸榮鞠是也然榮華亦

通名故月令鞠有黃華木堇榮是也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詩四月秀葽實發實秀是也然詩又云黍稷方華是華秀通名矣爾雅釋文衆家竝無不字郭雖不注而音義引不榮之物謂之則郭本有不字按今推尋上下文義本無不字者是類聚八十一引爾雅亦無不字此即釋文所謂衆家本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說文英艸榮而不實者按詩云顏如舜英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是也西山經云嶓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郭注引爾雅榮而不實者謂之蓇音骨按蓇上脫英字然英華亦通名耳故詩曰舜華又曰舜英矣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一　　孫男聯蓀伯愷 薇近垣 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二

棲霞郝懿行學

釋木第十四

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从屮下象其根白虎通云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大司徒土會之灋謂之植物而云山林宜阜物川澤宜膏物丘陵宜覈物墳衍宜莢物鄭衆謂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鄭君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覈物梅李之屬莢物薺莢王棘之屬賈疏薺莢即皁莢也此篇所釋喬者條者莢者核者皆木之類木爲總名故題曰釋木

稻山榎 今之山楸

釋文榎古雅反舍人本又作檟詩㢠南正義引李巡曰山榎一名稻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義本毛傳條稻雙聲疊韻故古字通榎通作夏學記云夏楚二物鄭注夏稻也詩正義引陸璣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餘見下文榎楸

栲山樗 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

說文梚山樗也(樗字依段注改)梚通作栲詩山有栲南山有栲毛傳俱本爾雅正義引舍人曰栲名山樗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耳所引許君之讀今說文無蓋脫去之糗丘九切詩兩言栲俱與杻韵此古音也爾雅釋文引方志云櫄栲桂漆相似如一詩正義引作俗語蓋當時方俗之言故陸孔並援之邵氏爾入郭注非也櫄說文作杶卽今之椿其葉類樗而香可啖山樗葉似樗而多鋸齒又堅緊黍木色白葉亦似樗

柏椈 禮記曰鬯臼以椈

說文柏鞠也詩言新甫之柏本草別錄云生泰山山谷然柏處處有之三月華九月實莊子所謂秋柏之實也郭引禮雜記云鬯臼以椈杵以梧鄭注所以擣鬱也椈柏也孔疏柏香桐潔白於神爲宜按柏有脂而香其性堅緻材理最美

髡梱 未詳

釋文梱五門反則與梱聲義近說文梱梡木未析也梡落樹頭爲髡齊民要術有髡柳法又云大樹髡之小則不髡

椵柂 白椵也樹似白楊

釋文引字林云椵木似白楊一名柂檀弓云杝棺一鄭注所謂椑棺也引爾雅曰椵柂按椵與木堇同名今椵木皮白者爲白椵葉大如白楊皮赤者爲赤椵葉如水楊其皮柔韌宜以束物白者材輕耐溼故宜爲棺也

梅柟 似杏實酢

說文柟梅也梅柟也可食梅或作楳詩墓門有梅有條有梅毛傳俱本爾雅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詩正義引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樊光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楩葉似豫樟無子也是樊義與陸疏合孫與樊同蓋皆以梅柟爲大木非酸果之梅郭注似杏實酢及說文云可食俱誤矣南山經云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郭注柟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爲柟此注得之文選西京賦注引爾雅注作柟木似水楊與今本異

被黏 黏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

宋本及釋文俱作黏不成字蓋黏字之誤徐鉉作黏亦非段氏說文注依爾雅改作黏是也按後漢書華陀傳有漆葉青黏散黏亦不成字注音女廉反恐卽黏字之誤也釋文黏字或作杉所咸反郭音芟又音纖據陸音郭注此卽今杉木也但爾雅作黏似當依後漢書注作女廉反矣

櫠椵 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

說文椵木可作牀几讀若櫠繫傳以爲椵梓之屬非郭義也桂海虞衡志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卽郭注所說也

杻檍 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檍今字說文作楮云梓屬大者可爲棺椁小者可爲弓材考工記弓人取榦檍次之注引爾雅按說文有檍無杻其檍字云杶也一曰疑杶卽杻之譌一又杶字古文似杻段氏注依汗簡謂卽中字側書似矣但謂說文今無杻字恐非也詩中杻字毛傳俱用爾雅陸璣疏云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榦也郭注西山經云杻似棣而細葉與此注同卽陸璣疏所謂檍也說文檍云梓屬蓋檝類非此也

楙木瓜 實如小瓜酢可食

詩木瓜傳楙木也可食之木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楙葉似柰葉實如小瓜上黃似著粉香欲噉者截著熱灰中令萎蔫淨洗以苦酒豉汁蜜度之可案酒食蜜封藏百日食之甚益人考工記弓人取榦木瓜次之是其木中弓材也本草陶注木瓜最療轉筋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土作木瓜字皆愈俗人拄木瓜杖云利筋脈也要術引廣志云木瓜子可藏枝可爲杖(舊作數依類聚引改)號一尺百二十節西山經云中曲之山有木焉實大如木瓜水經江水過魚復縣南注云故陵郡黔卽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

椋卽來 今椋材中車輞

說文椋卽來也釋文引埤蒼字林並作棶云椋也木今作來御覽九百六十一引舊注云椋有體能折而乳之唐本草注葉似柿兩

葉相當子細圓如牛李子生青熟黑其木堅重煑汁赤色陳藏器云即松楊一名椋子木

栵栭 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

詩其灌其栵毛傳說文俱用爾雅陸璣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轂今人謂之芝橘也郭云似槲樕者今槲樹似櫟亦似栗而實小細栗即今茅栗是也詩釋文引舍人云江淮之閒呼小栗爲栭栗廣韻云楚呼爲茅栗也爾雅釋文檽字又作栭音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爾雅曰栵檽音而注反是栭或作檽今依宋本作栭是也栭當讀反其旄倪之倪倪訓小也栭亦小也栵栭字之疊韻

櫰落 可以爲杯器素

說文榑木也以其皮裹松脂从虖聲讀若華（舊本榑樗二篆互譌今从段本）或作櫰榖傳云此即今人書樺字今人以其皮卷之然以爲燭裹松脂亦所以爲燭也按樺燭謂此其皮即煖皮繳密輭溫今人以裹轂及弓靶者是也詩無浸穫薪鄭箋穫落木名也正義引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緐物不解陸璣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留落胥邪郭注落櫰也中作器素實此注同素謂樸也

柚條 似橙實酢生江南

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引書厥苞橘柚通作櫾中山經云荊山多橘櫾郭注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云似橙者釋文引呂忱云橙橘屬上林賦云黃甘橙楱廣雅云柚楱也楱柚條古音俱相近因以爲名橘柚皆生江南踰淮而化爲枳楚辭橘頌云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文子尚德篇云橘柚有鄉呂覽本味篇云果之美者雲夢之柚

時英梅 雀梅

說文楳梅也玉篇作楳梅也無時字未審楳即英不酸果之梅說文作某云酸果也古文作槑亦通作楳詩摽有梅釋文引韓詩作楳楳本梅柟之梅之或體韓借楳爲某也古以梅爲籩實故小正以煑梅紀候周禮以乾橑實籩內則釋文乾桃乾梅皆曰諸是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木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酢亦生噉也煑而曝乾爲脯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按此乃梅柟注所謂似杏實酢者也爾雅英梅說文楳梅蓋非果類故南都賦楳柘檍檀連言可知楳梅非果類矣要術引郭此注英梅未聞然則今注雀梅非郭語也

楥柜柳 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似柳皮可以煑作飲

說文柳楥据木也段氏注云楥楥形似据柜聲同楥爲楥之譌也郭引或說柳當爲柳者馬融廣成頌云柜柳楓楊玉篇廣韻並云柳柜柳釋文柜郭音舉然則柜柳即櫸柳也本草陶注櫸樹山中處處有之皮似檀槐葉似櫟槲人多識之今按櫸柳多生谿澗水側其葉方柳爲短比槐差長其材擁腫不中器用郭云皮可煑作飲者陶注夏月作飲去熱是也南方採茗人多雜取其葉爲甜茶北方無作飲者俗呼之平楊柳或謂之鬼柳鬼柜聲相轉也楥柳聲轉爲楊柳柜柳又轉爲杞柳趙岐孟子注杞柳柜柳也

栩杼 柞樹

說文柔栩也栩柔也其實皁一曰樣（即橡字）宋嘉祐本草引孫炎云栩一名杼詩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杼或作芧莊子齊物論云狙公賦芧司馬彪注芧橡子也橡通作象鄭注掌染草云藍蒨象斗之屬又謂之皁物鄭衆注大司徒云皁物柞栗之屬是也今柞樹花葉俱似栗四五月開花黃色實圓銳磨粉及烝食可禦饑年煩葉可代茗飲其木堅致故匠石以爲不材之木而作薪炭則佗木皆不及也杼又名采史記李斯傳云采椽不斲徐廣注采一名櫟漢書司馬相如傳應劭注櫟采木也高誘淮南本經篇注杼采實也采杼雙聲栩杼疊韻

菋荎著 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

釋文菋本今作味引舍人本荎著作柢都樊本作屠是樊光舍人俱不以爲菋荎藸之重文又菋音亡戒反周禮序官鉢師注杜子春讀鉢爲菋是菋既異讀師說當復不同齊民要術十引皇覽冢記孔子冢塋中樹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欒檀之屬然則木中亦有五味不獨草矣翟氏灝補郭引啓蒙記如何之樹隨刀改味雖未必即爾雅所指然亦可見木類之中亦有諸味具者郭疑重出似未然耳

櫙荎 今之刺榆

釋文櫙烏侯反引詩云山有櫙本或作藲同隸釋載石經魯詩作蓲郭云今刺榆者說文梗山枌榆有朿廣雅云柘榆梗榆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者自關而東或謂之梗郭注梗今之梗榆也是梗榆即刺榆廣雅又云挃刺也挃與荎聲義同荎之爲言猶刺也邢疏引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如白榆榆之類數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矣按刺榆即今山榆葉小於常榆刺皆如柘刺齊民要術云刺榆木甚牢肕可以爲犢車材

杜甘棠 今之杜棃

詩蔽芾甘棠說文毛傳俱用爾雅杜與棠有甜酢之分今通謂之杜棃其樹如棃而小葉似蒼朮而大二月開華白色結實如小楝子霜後可食棠一名楟廣雅云楟棃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亭柰厚朴張揖注亭山棃也亭史記作楟初學記引序志云上黨楟棃小而甘或云孝子尹伯奇采楟花以爲食楟花即棠棃花楟棠一聲之轉也

狄臧槔 貢綦 皆未詳

釋文槔舍人本作皋樊本作格說文格木也廣雅云棪格也玉篇云狄臧槔也爾雅補郭引集韻云格柏也

朹繫梅 朹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

唐本草赤爪木一名鼠樝一名羊梂宋圖經又名棠梂皆山樝也梂與朹同今山樝有二種小者高數尺繁枝柯葉銳而多岐其華白核若牽牛子大者高丈許華葉俱同有有刺者實大經霜乃赤謂之棠梂子其小者今呼山樝也齊民要術引廣志曰朹木易長

多種之爲薪又以肥田釋文槩樊木作檽工厄反按廣韻十二齊云槩苦奚切引爾雅則讀若期抗古音如雞梅如迷然則抗槩雙聲又與梅疊韻也

朻者聊　未詳

阮雲臺師曰朻卽梂也梂卽椒椒醜菉之菉爾雅此條似專爲唐風椒聊而釋毛鄭皆知故傳云椒聊椒也也上必脫梂字箋云一梂之實意卽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己專訓不必再爲聊梂也之訓矣

魄榽橀　魄大木細葉似檀今江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榽橀先殫

釋文橀本亦作醯按榽音同傒方言六云傒醯危也此皆疊韻之字取聲不取義竝無正文也魄卽今白木也今京西諸山有之其木皮白材理細密作炭甚堅謂之白木白魄聲同也陸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駮馬槩迷一名挈橀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橀先殫是挈橀卽榽橀又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此卽陸疏檀也槩迷也梓榆也三木皆相似故伐者疑焉槩迷一作繫彌齊民要術引廣志曰繫彌樹子赤如楝實可食又作英迷唐本草注英迷子兩兩相對色赤味甘是皆榽橀之異名也榽橀英繫挈槩迷彌竝雙聲及疊韻叚借字也

梫木桂　今江東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閒無雜木

說文梫桂也桂江南木百藥之長王會篇云自深桂孔晁注自深亦南蠻也楚辭遠游篇云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是桂爲江南木也郭以皮厚者爲木桂本草作牡桂牡木音相近也南方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阯生必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雜樹有三種皮赤者爲丹桂葉如柿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雷公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卽死故呂覽云桂枝之下無雜木也南山經云招搖之山多桂樹郭注與此注大意同蜀都賦云其樹則有木蘭梫桂類聚八十九引郭氏讚云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棆無疵　棆楩屬似豫章

說文棆毌杝也从侖聲讀若易卦屯按此則棆杝雙聲兼疊韻毌貫無古字通說文疵字書作㽽玉篇廣韻竝作㽽是無正文疑貫杝形近而譌也郭云棆楩屬似豫章者子虛賦云楩枏豫章郭注楩卽今黃楩木也西山經云虖陽之山其木多櫻枏豫章郭注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服虔子虛賦注豫章生七年迺可知也

椐櫃　腫節可爲杖

椐櫃亦雙聲也說文椐櫃互訓釋文引樊孫竝云椐櫃腫節可作杖毛詩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皆有之漢書孔光傳云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注扶老杖也顏師古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陳藏器本草云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

檉河柳　今河旁赤莖小楊　旄澤柳　生澤中者　楊蒲柳　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

夏小正正月柳稊三月委楊是本二物今亦判然兩種故書雅記則皆通名故說文云柳小楊也詩言楊柳依依有菀者柳東門之楊皆一物耳爾雅檉旄楊通謂之柳蒲柳又謂之楊是皆通名矣○詩其檉其椐說文毛傳俱本爾雅詩正義引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生河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廣雅雨師檉梎也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先知之起氣以應今驗天將雨檉先華羅願此語不虛也又謂之朱楊子虛賦云欒蘗朱楊史記索隱引郭注赤莖柳生水邊也又謂之三春柳言一歲三華也華色紅白細蘂逢茸今滄州文安彌望如莽條肆鬖鬖紅翠相鮮檉之爲言頳也樹皮頳赤故獲斯名矣○旄與冬桃同名說文作楙冬桃讀若髦按柳桃葉相似旄旄象手髮下垂今之垂絲柳枝葉阿儺如將委地尤宜近水郭云生澤中也今東齊人或謂之麻柳旄聲相轉○說文楊木也類聚初學記御覽俱引說文作楊蒲柳也蓋今本缺脫之詩不流東蒲鄭箋蒲蒲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按楊唐本草謂之水楊云葉圓闊而尖枝條短硬與柳全別柳葉狹長枝條長軟唐本所說卽今所謂楊也人多插壓河邊抽作長條輕脆易斷王若陸璣所說卽今柳條插壓其枝不令成樹其葉長大其條柔韌可作箕筐者也水經河水過楊虛縣注引三齊略記曰昌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每歲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卽此所謂蒲柳是矣詩釋文引孫炎以蒲與成許相協是蒲柳之蒲當讀作浦段氏遂欲改蒲爲浦亦非

權黃英輔小木　權輔皆未詳

說文權黃華木英守解云一曰黃英是說文从爾雅權黃英作華於釋草之權黃華作英也玉篇亦云黃英木蓋英華散文通名矣翟氏補郭引宋書符瑞志云花葉謂之英以葉爲英非雅義也○邵氏正義引詩山有扶蘇傳云扶蘇扶胥小木輔爲扶胥之合聲段氏說文注扶扶疏四布也疏通作胥亦作蘇引詩傳謂木上本無小字今按以扶胥爲小木此於雅訓無文而輔又不可謂卽扶胥也扶胥雖可通扶疏而扶疏又不可謂卽木名也蒙意未安書在闕疑

杜赤棠白者棠　棠色異異其名

說文牡曰棠牝曰杜此言赤白許言牝牡所未詳詩有杕之杜傳杜赤棠也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詩正義引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六書故引作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按上云杜甘棠此云赤棠蓋杜實兼二名今亦通名杜棠也西山經云中皇之山其下多蕙棠郭注彤棠之屬彤卽赤矣

諸慮山櫐　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　欇虎櫐　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爲欇欇音涉

諸慮疊韻與釋草之蘽相同名說文藟艸也引詩莫莫葛藟又云蘽木也釋文云本草謂蘽與爲千歲蘽卽今人言萬歲藤大者如盎又冬不彫故從木其形蔓似草故從艸在草木之閒也廣雅云藟藤也玉篇云今總呼草蔓延如藟者爲藤是藤藟皆兼草木二

種爾雅所釋則皆木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欒巨荒也似燕薁連蔓生葉似艾(此二字據詩釋文補)白色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欒又曰欒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然則陸以車鞅藤爲欒薁欒薁似欒即今之山蒲桃葉小如蒲桃而肥澤其子亦如蒲桃可食生於山陵之閒故有山欒之名矣○虎欒即今紫藤其華紫色作穗垂垂人家以飾庭院謂之虎欒者其莢中子色斑然如貍首文也大觀本草云江東呼爲招豆藤郭云虎豆者古今注云虎豆似貍豆而大中山經云卑山其上多欒郭注今虎豆貍豆之屬欒一名䕲藤䕲與藤欒與欒並古字通也云江東呼欇欇者謝靈運山居賦云獵涉蘡薁自注云獵涉字出爾雅是獵涉即欇欇皆音同叚借字也

杞枸檵　今枸杞也

說文檵杞並云枸杞也廣雅枸𣏌苦杞也又云地筋枸杞也枸椸同又作苟南山經云虖勺之山其下多荊杞郭注杞苟杞也又作句左傳昭十二年傳云我有圃生之杞乎正義引舍人曰句杞也禮表記豐水有芑注芑枸檵也正義引孫炎云即今枸芑本草一名枸忌御覽引吳普一名枸己詩釋文枸本作苟左傳釋文枸又作狗按今人通呼狗嬭子狗苟句忌己芑俱聲同叚借字也大觀本草引陸璣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耳蘇頌圖經云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其莖榦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便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吳普本草一名羊乳蓋以其子形似也

杬魚毒　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說文芫魚毒也本草芫華別錄一名毒魚一名杜芫其根名蜀桑可用毒魚按此即今芫條苗高二三尺其華紫色葉如柳葉而小擣其汁以毒魚則死然則芫乃草屬不知何故列於釋木郭改从木旁杬且云中藏卵果而又空冒魚毒之名皆所未曉郭云杬大木生南方即吳都賦云緜杬杶櫨是也劉逵注引異物志云杬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眾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臨海異物志云杬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齊民要術作杬子法本此輟耕錄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圍鴨卵謂曰鹹杬子要術又云無杬皮者用虎杖根虎杖似紅草然則用杬皮亦取其紅色耳今北方無杬汁以柞木灰代之取竹柏枝煮汁漬鴨卵卵中遂作竹柏形宛然似真謂之變卵矣

櫰大椒　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櫰

椒說文作茮云茮菉詩貽我握椒傳云椒芬香也椒聊之實傳云椒聊椒也陸璣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閒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和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本草秦椒蜀椒並居中品別錄蜀椒一名巴椒一名蓎藙口閉者殺人陶注秦椒云今從西來形似椒而大色黃黑味亦頗有椒氣或呼爲大椒類聚八十九引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然則秦椒大於蜀椒爾雅之櫰大椒即秦椒矣秦椒今之花椒本產於秦今處處有人家種之齊民要術有種椒篇是也其子落自生者爲狗椒豬椒本草謂之蔓椒不堪食人皆拔去之椒辛熱有毒急就篇與附子芫華並列其毒可知舊說中其毒者涼水麻仁漿解之中山經云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郭注椒爲樹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蠹死

楰鼠梓　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

詩北山有楰毛傳說文俱用爾雅正義引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陸璣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按陸云山楸之異者異於上文槄山榎也今一種楸大葉如桐葉而黑山中人謂之賈楸即郭所云虎梓

楓欇欇　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

說文楓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欇不作重文又云欇木葉搖白也是木葉搖通謂之欇楓尤善搖故獨曰欇欇也繫傳引山海經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爲楓木大荒南經文也又云其上有遇風雨則長曰楓人南方草木狀有其說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舍人曰楓爲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楓御覽引孫炎曰欇欇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四丈(廣韵作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即雨廣韵引同又云楓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大觀本草引草木狀曰楓香樹子大如鴨卵二月花發乃連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按今北方楓樹小亦無脂香霜後紅葉可觀耳

寓木宛童　寄生樹一名蔦

寓猶寄也寄寓木上故謂之蔦蔦猶鳥也其狀宛宛童童故曰宛童詩蔦與女蘿傳蔦寄生也說文蔦或作樢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本草云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陶注生樹枝閒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五月實赤大如小豆今按子汁甚黏枝葉通瑩如樹木上著冰同榦異條自成叢茂雖名寄公獨標高異亦猶菟絲女蘿附物而不易其操故詩人以致諷詠焉又陶注占斯引李當之云是樟樹上寄生然則寄生之樹非木多有今驗楓柳櫟櫧隨柯生寓矣必桑樟一二樹獨擅斯名矣東方朔云著樹爲寄生明斥樹皆有也中山經云龍山上多寓木郭注云見爾雅

無姑其實夷　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

釋文夷舍人本作楰說文楰山枌榆有朿莢可爲蕪荑者是楰即剌榆上文藲荎是也爲蕪荑必用山榆莢故廣雅云山榆毋估也毋估即無姑又作无枯易枯楊生荑釋文引鄭注枯謂无姑山榆荑木更生謂山榆之實御覽九百五十六引爾雅無姑作蕪枯與鄭義同秋官壺涿氏以牡橭午貫象齒杜子春注橭讀爲枯枯榆木名是牡橭即無姑此皆聲同之字故經典俱通矣郭云姑榆也者類聚八十八引廣志云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莢材又任車用枯榆即姑榆也左氏莊四年傳樠木之下正義云木有似榆者俗呼爲朗榆朗榆亦即郎榆也春秋繁露郊語篇云蕪荑生於燕橘柚死於荊此言物性之相感也急就篇云蕪荑鹽豉醯酢醬本草云蕪荑一名無姑去三蟲陶注今惟出高麗狀如榆莢氣臭如犼彼人皆以作醬食之性殺蟲置物中亦辟蛀但患其臭然則陶

言氣臭郭言辛香明知此有二種又說文云醫醫榆醬也蓋醫酺用家榆莢蕪荑用山榆莢所以不同郭注葉圓葉字急就篇注引作莢字是

櫟其實梂 有梂彙自裹

櫟即柞也與栩杼皆一物說文梂櫟實（音歷）栩實草（同皁）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詩山有苞櫟陸璣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按水經河水注引周處風土記云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歷歷與櫟同是柞櫟之名不獨秦人語然也淮南時則篇云十二月其樹櫟高誘注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以應除氣也高注非是今種櫟正以十二月蓋應生氣非除氣也今東齊人通謂櫟為柞或曰橡櫟亦曰橡櫟皆苞櫟之聲相轉耳釋文引舍人云櫟實名梂也孫云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郭同今按梂之為言猶裘溲也釋名釋牀帳云裘溲猶婁（婁同）數毛相離之言也櫟實外有裹彙形如彙毛狀類毬子下云椒樧醜莍梂聲義亦同

檖羅 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詩隰有樹檖說文作樣羅也毛傳檖赤羅也陸璣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美者按今一種小梨圓而赤極脃美濟南有之謂之梨果即赤羅也

楔荊桃 今櫻桃

月令羞以含桃鄭注含桃櫻桃也孔疏云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薦今按漢世薦果本於此古所未有孔疏亦非通論蜀都賦云朱櫻春熟今櫻桃皆夏熟故於其熟而薦焉非可為典要也月令釋文含本作函高誘注呂覽仲夏紀及淮南時則篇並云含桃鸎桃也鸎鳥所含故言含桃此說非也含與函鸎與櫻俱聲同叚借之字高注未免望文生訓矣西京雜記說上林苑有櫻桃含桃以為二物亦非也類聚引廣志云櫻桃有大八分者白色多肌者凡三種又引吳氏本草云一名朱桃一名麥英齊民要術引博物志一名英桃英櫻亦叚借也古無櫻字故英與鸎俱可通借楔古黠反今語聲轉為家櫻桃以別於山櫻桃則謬矣

旄冬桃 子冬熟 **榹桃山桃** 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旄說文作楙云冬桃讀若髦釋文引字林亦作楙然則旄叚借也齊民要術引廣志曰桃有冬桃秋白桃桂海虞衡志云冬桃狀如棗軟爛甘酸冬月熟按今冬桃有十一月熟者形如常桃青若膽○山桃者北山經云邊春之山多桃李郭注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也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又六月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為豆實也杝與榹古音同御覽引曹毗魏都賦注云山桃子如胡麻子又引裴淵廣州記云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李時珍云榹桃小而多毛核黏味惡其仁充滿多脂而入藥用

休無實李 一名趙李 **痤接慮李** 今之麥李 **駁赤李** 子赤

釋文休又作林本草別錄徐李生太山之陰樹如李而小其實青色無核熟則采食之輕身益氣延年按此無核李也爾雅所說則無實李然郭云趙李此云徐李又舒同聲所未詳聞○痤釋文作痤玉篇作椊亦作樦廣韻又作座或從木初學記引作痤接慮李然則此無正文今從雪窗本作痤接慮李郭云麥李者本草陶注李類甚多京口有麥李麥秀時熟小而肥甜類聚引廣志曰麥李細小有溝道盡雲翔曰今麥李樹小而多刺葉圓而長面青背白實似麥粒細小有溝生紫黑熟赤甜與麥同熟山中有之○駁釋文亦作駮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赤李細小有溝道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朱李魏文帝與吳質書沈朱李即赤李也

棗壺棗 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猶瓠也 **邊要棗** 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 **櫅白棗** 即今棗子白熟 **樲酸棗** 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棗 **楊徹齊棗** 未詳 **遵羊棗** 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為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 **洗大棗** 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 **煮填棗** 未詳 **蹶泄苦棗** 子味苦 **皙無實棗** 不著子者 **還味稔棗** 還味短味

說文棗羊棗也羊棗二字傳誤壺與瓠古通用釋文引鄭云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與郭義同今棗形長有似瓠者俗呼馬棗或曰唐棗○○鹿盧與轆轤同謂細腰也齊民要術引廣志曰棗有細腰之名○○白棗者凡棗熟時赤此獨白熟為異初學記引廣志云大白棗名曰蹙咨小核多肌按蹙咨之合聲為櫅櫅子兮切說文以為木名非此○樲者說文用爾雅孟子云養其樲棗趙岐注樲棗小棗所謂酸棗也今孟子棗誤作棘爾雅注宋本不誤今從之樲一名樕說文樕酸小棗樕與樲亦聲相轉也古有酸棗縣故水經濟水注引□稱曰豫章以樲名郡○楊徹者釋文徹本或作撤玉篇作樕棗也翟氏補郭云齊地所產之棗其方俗謂之楊徹唐盧照鄰詩齊棗夜含霜齊棗與戎葵為偶也按說文樲棗也在樲樕二文間或即楊徹之異名聊附於此○羊棗者小而圓其味香故曰羊羊善也今人家亦種之為其早熟味尤甜美此即曾皙所嗜者也郭云紫黑色俗呼羊矢棗者乃上林賦所謂樗棗說文樗棗似柹今樗棗其樹葉實皆與似柹齊民要術所謂可於根上插柹者也今人亦依其法雖冒棗名其實柹類郭以此為羊棗恐誤○洗者釋文屑典反本草別錄大棗一名美棗陶注云世傳河東猗氏縣棗特異今青州出者形大而核細多膏甚甜猗氏今屬蒲州是郭鄉里故獨舉以為言魏書杜畿傳注畿為河東太守劉勳書從畿求大棗即郭所謂大如雞卵者矣又按白帖以洗犬儷遵羊又以蹶泄對洗犬大形滿可知唐本大一作犬釋文不收陸德明蓋未見此本也○煮填棗者須煮熟又鎮壓之迮取其油鎮與填古字通也齊民要術說棗油法引鄭氏曰棗油擣棗實和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乃成之此所引鄭義即古煮棗法也今荷澤有煮棗城廣韻贄傳云屠煮棗音灼注濟河有煮棗城史記蘇秦說魏襄王云大王之國東有煮棗徐廣注在宛句（宛當作冤）又功臣表有煮棗侯張守節正義云煮棗城在信都縣六國時於此煮棗油然則煮棗氏城亦猶酸棗名縣矣○蹶洩者今登萊人謂物之短尾者為蹶洩音若厥雪棗形肥短故以為名釋文蹶居衛反洩息列反初學記引廣志曰有桂棗夕棗之名然則桂蹶聲同夕洩聲轉疑桂夕即蹶洩矣○皙者無實棗名晏子春秋所謂東海有棗華而不實者也今樂陵棗無

核非此○還者說文作㮨云㮨味稔棗
繫傳引爾雅注還味短苦也與今本異

櫬梧 今梧桐

說文梧梧桐木一名櫬然則此云櫬梧下云榮桐蓋一物通名爾雅或曰梧或曰桐互言之耳今驗二樹葉形相類但皮色異一種皮青碧而滑澤今人謂之青桐即此櫬梧是也一種皮白材中樂器即下榮桐是也樹皆大葉濃陰青桐尤爲姸美人多種之以飾庭院四月開小黃華結莢亦黃至秋莢裂作槖鄂如小瓢其子纍纍綴瓢閒可爲食之其味腴美醫家作丸如桐子大正謂此也文選風賦注引莊子曰桐乳致巢司馬彪注桐子似乳是矣梧桐亦單言梧孟子云舍其梧檟亦單言桐詩云其桐其椅是也棺謂之櫬古者以桐爲棺因而桐亦名櫬本草陶注以白者爲梧桐無子者爲青桐失之齊民要術說之極明又引郭注今梧桐下有皮青者三字今脫去之

樸枹者 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樸

樸者薄也薄謂相迫近也枹即苞也苞猶稹相叢緻也方言云樸聚也郭注樸屬叢相著貌考工記注樸屬附著堅固貌詩棫樸傳樸枹木也正義引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野義亦同又詩山有苞櫟郭引作枹櫟苞與枹古字通樸枹音相轉也枹櫟即柞櫟方俗亦名爲槲其小而叢生者爲枹也今樸樕福山人呼柞樸爲樸樕聲轉呼爲薄羅沂州人名槲不落以其葉冬不凋然不落亦即薄羅語聲之轉也又沂州日照樸樕俱轉薄羅郎收山繭之利野人兼可樵採爲薪然則爾雅此條與下相屬蓋言樸枹及櫬梧皆堪採取爲薪樸枹即薄羅矣

謂櫬采薪采薪即薪 指解今樵薪

釋文云舍人本作槼按李孫亦作槼故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槼釋云櫬梧者樸枹者櫬者其理也樸者相迫附也槼者莖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櫬名采薪又名即薪槼引詩云薪是穫薪荊州曰柞木采木詩人不轉薪意言薪謂身即新伐之也李云采薪一名槼櫬言即薪薪謂二薪也孫引詩云薪是穫薪新一名槼櫬郭云指解今樵薪今依郭氏說然則四家說義略同惟郭謂不作槼故云依郭說也鄭注易槼征槼作實舍人等謂作槼竝古字通

棪㮨其 棪實似柰赤可食

說文棪遫其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按導與禫古字通見鄭注喪大記然則棪讀爲禫釋文音餘念反非古音矣齊民要術引異物志曰棪樹材貞勁堪作船其實類棗曹毗魏都賦云果則谷榛山棹南山經云堂庭之山多棪木

劉劉杙 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阯

或疑說文無劉字然杙云劉劉杙又偏旁多有之然鏐以鎦爲劉非矣南方草木狀云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煮蜜藏之仍甘好吳都賦云𣗥榴禦霜劉逵注榴子出山中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阯獻之是榴即劉也或以爲安石榴非廣雅云𣗥榴石榴柰也初學記引埤蒼云石榴柰屬則與此異

櫰槐大葉而黑 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櫰 **守宮槐葉晝聶宵炕** 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

秋官朝士面三槐注槐之言懷也類聚引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槐有細葉葉繁陰一種葉大而黑者別名櫰也西山經云中曲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圓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郭氏無注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奇木有櫰集注以爲槐類葉大而黑即本此爲說也○釋文炕樊本作抗初學記引孫炎曰聶合炕張也又引郭注炕布也下云江東有樹與此相反俗因名爲合昏晝夜各一其理等耳此二十三字蓋本注文今脫去之御覽引晉儲林祭酒杜行齊說在朗陵縣南有一樹似槐葉晝聚合相著夜則舒布而守宮也江東有樹與此相反類聚亦引此二句誤作正文益知必注文矣

槐小葉曰榎 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 **大而皵楸** 老乃皮麤皵者爲楸 **小而皵榎** 小而皮麤皵者爲榎左傳曰使擇美榎

說文楸梓也榎楸也引春秋傳曰樹六榎於蒲圃襄四年傳文榎與檟同字之或體楸檟同物異名小葉者名檟即知大葉者名楸今則通名小葉爲楸大葉如桐葉者爲檟楸矣楸借作萩左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史記貨殖傳河濟之閒千樹萩其人與千戶侯等皆以萩爲楸也云大而皵小而皵者左襄二年正義引樊光云大老也皵皮也皮老而麤皵者爲楸小少也少而麤皵者爲檟爾雅釋文引孫郭云老乃皮麤皵者爲楸是郭與孫同今亦二種通名楸矣

椅梓 即楸

說文椅梓也又云賈侍中說椅即椅木可作琴是椅檟同詩椅桐梓漆傳云椅梓屬似爲二物實則楸也檟也椅也梓也皆同類而異名故詩正義引舍人曰梓一名椅郭云即楸也陸璣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齊民要術云楸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者名爲梓似楸有角者名爲角楸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世人見其色黃呼爲荊黃楸也按椅木有美文故庾信賦云青牛文梓尸子云荊有長松文梓是椅梓同矣

桋赤楝白者楝 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圓而岐爲大木

詩隰有杞桋毛傳說文俱用爾雅正義引舍人曰桋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爲楝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淮閒楝可作轂州疏引陸璣疏云楝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楝一名桋白者爲楝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

終牛棘 即馬棘也其刺麤而長

棘即小棗叢生者其一種大棘刺麤而長者名終一名牛棘也牛棘即王棘鄭注大司徒云莢物薺莢王棘之屬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矺鼠（釋文矺劉音託）夏官繕人注亦引擇棘然則矺鼠音同其矺鼠則不知何語也牛棘一名牛傷中山經云大苦之山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郭注即牛棘也然則棘刺傷人因名傷矣棘與朸通詩如矢斯棘韓詩作朸水經淯水注云棘力聲相近世以棘子木爲力子木也棘一名椽左思招隱

詩幷引高誘淮南注云小栗小棘曰樸是樸卽樕也樸與樕聲相轉

灌木叢木　詩曰集于灌木

詩葛覃傳用爾雅全矣正義引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夏小正云啓灌藍蓼灌也者聚生者也又云灌聚也然則灌訓為叢叢訓為聚故說文云叢聚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叢古叢字似取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取按取不成字蓋取字之譌冣取最(才句祖會二切)形近而音義別與叢聚二字聲俱相轉古或叚借通用故詩譌本叢或作取或作最此皆通借非為改字又云叢冣同音之音但會反劉昌宗音在公反又祖會反二音亦俱可通顏之推以為穿鑿非矣爾雅釋文灌本作權叢或作藂皆別體字

瘣木苻婁　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

說文瘣病也引詩譬彼瘣木今詩作壞毛傳壞瘣也本爾雅又云謂傷病也釋瘣之義徐幹中論藝紀篇云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與毛義相發明也苻婁者李時字猶僂也說文府僂病也瘻頸腫也義亦通也釋文樊引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者尫傴內病磊磈無枝也(詩正義引作某氏注)李云苻婁一名瘣木無枝木郭注本樊光詩正義引舍人注苻婁屬下句則與蕡藹義近諸家所不從也

蕡藹　樹實繁茂菴藹

說文蕡雜香艸詩桃夭傳蕡實貌是郭所本菴藹者疊韻字蜀都賦云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江淹撰頌云碧葉菴藹今按菴藹二字詞人競用蓋本離騷揚雲霓之晻藹兮王逸注晻藹猶蓊蔚貌也又作晻薆上林賦云晻薆咇茀史記作晻曖又作闇藹高唐賦云闇波闇藹羽獵賦登降闇藹又作奄藹上林賦注引說文曰馣馤香氣奄藹也(今說文無)然則菴藹二字古無正文皆可通借但取其聲不論其字也

枹遒木魁瘣　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

枹卽上云樸枹者說文遒迫也或作道釋文謂叢聚迫迫而生又云魁字亦作瘣瘣郭盧罪反則與瘣木之瘣異音磈磊本或作傀儡然則魁瘣磈磊皆字之疊韻亦論聲不論字也

棫白桵　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

說文棫白桵也通志引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即柞也其葉繁茂其木堅韌有刺今人以為檢亦可以為車軸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以為犢車軸又可為矛戟稍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按詩緜正義引此疏無其葉以下二十一字趙廙集解草木疏校正據通志所引補今依之也詩蝂樸正義引舊說棫一物漢郊祀志有棫陽宮而漢又別有五柞宮柞又無刺如與棫非一物又郭云小木叢生則非可為車軸及矛戟者與陸說又異矣桵通作蕤詳餘西京賦注棫白蕤也本草蕤核陶注形如烏豆大圓而扁有文理狀似胡桃核蜀圖經云樹生葉細似枸杞而狹長花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莖多細刺圖經所說與郭注合然則此樹高不過數尺故詩以柞棫斯拔為言矣

梨山樆　卽今梨樹

本草陶注梨種殊多並皆冷利多食損人故俗人謂之快果不入藥用按梨生人家者卽名梨生山中者別名樆也樆本作離子虛賦云樝梨梬栗文選注引張揖云離山梨也是樆古本作離釋文反以作離為非謬矣郭注亦非

桑辨有葚梔　辨半也

女桑桋桑　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

說文桑蠶所食葉木葚桑實也通作黮詩食我桑黮傳黮桑實也王禎農書云荊桑多葚魯桑少葚按魯桑蓋今之大葉桑也辨讀若華中鈍謂之辨之辨辨半分也俗本作辦非也釋文引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名梔也與本同○詩猗彼女桑傳女桑荑桑也荑卽桋之正文謂木更生細者故鄭箋云女桑少枝長條是也王照圓詩小紀云桋當為荑荑與桋音義同謂枝荑復生者桑樹枝荑纖茂猶言茂美也女言柔弱也齊民要術言種椹長遲不如壓枝之速是矣

榆白枌　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詩東門之枌傳枌白榆也正義引孫炎曰榆白者名枌內則云堇荁枌榆鄭注榆白者枌本草云榆名零榆博物志云食枌榆則眠不欲覺故嵇康養生論云豆令人重榆令人瞑也榆有赤白二種赤榆先著莢後生葉白榆先生葉後著莢以此為異白榆皮白剝其皮中更滑白今人擣為屑以和香也

唐棣栘　似白楊江東呼夫栘

常棣棣　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說文栘棠棣也又云棣白棣也爾雅正作棠棣栘也類聚引詩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是唐當作棠經典通借作唐論語疏引舍人曰唐棣一名栘又引陸璣疏云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是陸璣以唐棣為奧李也奧與本草作郁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廣雅云山李爵某爵李也爵與雀某與梅並同是鬱又以雀李卽奧也詩七月傳鬱棣屬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是陸璣與張揖俱以鬱卽奧李也奧鬱聲同與鬱聲轉雀李今東齊人呼為爵李關天人呼為側李側雀亦聲相轉也其樹高二三尺華葉實俱如李而形小爾其實正赤甘酸微澀實於肉而豐於核今鬱中郁李用此而以為唐棣則非也牟願相為余言唐棣華白卽今小桃白也其樹高七八尺華葉俱似常棣其華初開反背其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云江東呼夫栘者類聚八十九引詩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栘之華鄂不韡韡所引蓋三家詩此郭所本漢書杜鄴武為栘中蓋栘與夫栘未審同不○說文棣白棣也詩常棣傳無白字正義引舍人曰常棣一名棣按詩有單言棣者晨風篇云山有苞棣是也亦有單言常者采薇篇云維常之華是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其實似櫻桃薁麥時熟食美北方呼之相思也邢疏引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今按赤棣樹山中尤多白棣殊少人俱呼為山櫻桃小於櫻桃而多毛味酢不美閒居賦云梅杏郁棣之屬李善注棣山櫻桃也

檟苦荼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釋文檟與榎同荼埤蒼作𣘻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按
今荼字古作荼故陶注本草苦菜云疑此即是今茗一名荼又令
人不眠亦凌冬不凋此說非是蘇軾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
世又似因陶注而誤也郭云樹小似梔子今荼樹高或數丈小乃
數尺其葉都似梔子南中人說春初早採者佳郭以早采為荼晚
取為茗陸璣詩疏云椒蜀人作荼吳人作茗標吳人以其葉為茗
是皆以茗與荼異爾雅釋文云荈荼茗其實一也故茶經云其名
有五一荼二檟三蔎四茗五荈則茗荼亦通名耳茶經又引凡將
篇有荈詫是知茗飲起於漢世王褒僮約亦有武陽買荼之語吳
志韋曜傳云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荼荈以當酒茗事見史始此而
雲谷雜紀引晏子春秋雜下篇云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茗菜
困學紀聞集證八云今本茗作苔考御覽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菜
載入茗事中知今作苔誤據此茗又起於漢以前矣又諸書說荼
處其字仍作荼至唐陸羽著茶經始減一畫作茶今則知茶不復
知荼矣

樕樸心槲樕別名
詩林有樸樕正義引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槲樕也有
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是爾雅古本依詩作樸樕惟釋文誤倒作
樕樸今本仍之宜據詩以訂正郭注槲樕別名蓋本某氏注說文
繫傳引作槲樕別名槲非也樸與槲相似其樹樸屬叢生故名樸樕
有心耐溼故即名心毛傳及說文竝作樸樕小
木小字疑譌鈔書立心似小小木當為心木

榮桐木即梧桐
說文榮桐木也桐榮也是桐一名榮月令季春桐始華夏小正三
月拂桐芭蓋桐華尤繁茂故獨擅榮名矣初學記引詩義疏云有
白桐有青桐有赤桐雲南牂柯人績以為布齊民要術云白桐無
子任為樂器於山石閒生者為樂器則鳴今按白桐亦名梧桐華
紫黃色有華無實其皮白色故顏氏家訓風操篇云有諱桐者呼
梧桐樹為白鐵樹正謂此矣本草陶注白桐與岡桐無異岡桐無
子是作琴瑟者白桐一
名椅桐人家多種之

棧木干木橿木也江東呼木觡
說文棧棚也蓋棚以棧木為之因名棧棧閣也猶車以棧木為之
因名棧車道以棧木為之因名棧道矣干者段借字釋文干樊本
作杆廣雅云杆柘也杆與榦同禹貢荊州厥貢杶榦栝柏
鄭注榦柘榦也蓋弓人取榦柘為上此柘所以名榦杆木為棚棧
亦所以立榦也詩之干旄左傳引作竿旄是竿杆干竝古字通郭
云橿木也者玉篇杆橿木也釋文引字書云死而不朽本或作僵
郭云江東呼木觡者觡之言猶
格也格猶閣也說文格木長皃

檿桑山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
詩其檿其柘說文柘桑也檿山桑也按柘檿同類故通名其實桑
柘非一物也今山桑葉小於桑而多缺刻性尤堅緊禹貢青州厥
篚檿絲蘇軾注檿絲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
然則檿絲可供織作即如今登州山繭織成者非獨絲中琴瑟取
貴也書正義引郭注有柘屬也三字疑今本脫去之郭云材中作
弓者考工記弓人取榦柘為上檿桑次之周語所謂檿弧是矣其
木堅勁故又
可作車轅

木自獘神獘踣立死椔不曾蔽者翳樹蔭翳覆地者詩云其椔其翳
說文獘頓仆也獘或作斃無神字有槇云仆木也繫傳引書若顛
木之有由櫱本作此字作顛段借也按槇从真聲與神聲義俱近
神猶伸也人欠伸則體弛懈如顛仆也○椔者詩皇矣篇作菑傳
云木立死曰菑正義引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今按菑者植也
鄭衆輪人注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為
菑然則菑有植立之義故木立死為菑也釋文菑作甾云字林作
椔今從宋本○翳者皇矣傳云自斃為翳是蔽當作斃作蔽亦段
借也李巡曰斃死也是爾雅古本蔽作斃故詩正義云自斃者生
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
斃之故曰自斃按此則斃即蒙上自斃神而言作斃於義為長

木相磨槸樹枝相切磨棤皵謂木皮甲錯梢梢擢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
說文槸木相磨也或从艸作蓺又云榣樹搖皃搖樹動也然則樹
因搖動而相摩槸槸之言猶曳也掣曳亦切摩之意○棤皵者釋
文棤七各反皵謝音舄郭音夕上文大而皵小而皵釋文皵孫七
各七路二反下同然則皵依孫讀為是皵之聲轉為𤿎是言皮甲凄
皵也又轉為錯言皮甲麤錯也○說文梢木也釋文梢郭音朔擢
直角反引方言云拔也蒼頡篇云抽也廣雅云出也按說文擢引
也是擢有引長之義梢讀如輪人掣爾而纖之掣鄭注掣纖殺小
皃也然則梢之言掣擢言其長而銳出也此蓋謂木喬竦無旁枝
者謂之梢亦謂之梢擢下
云無枝為檄又謂之檄擢

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檜柏葉松身詩曰檜楫松舟
說文樅松葉柏身按老子師常樅以此木為名也類聚八十九引
魯連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正室之無柱是樅任為棟梁
材也今樓霞縣太虛宮前舊有二株其一久枯猶立不壞其一嘉
慶初年生意猶存葉如松葉身則似柏扣之銅聲枝幹類鐵俗人
呼之鐵樹余以爾雅知為樅也○說文檜柏葉松身○通作栝禹貢
杶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薛綜西京賦注及
玉篇竝作栝廣雅云栝柏也栝檜聲轉字通葉形似柏故名柏耳
類聚引祀廳記曰孔子廟列七碑無象檜柏猶茂爾雅翼云檜今
人謂之圓柏按今檜葉似柏
而圓體幹類松但無鱗爾

句如羽喬樹枝曲卷似鳥毛羽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楸樹性上竦如竹箭曰苞篠竹性叢生如松柏曰茂枝葉婆娑如槐曰茂言亦扶疏茂盛
說文句曲也釋文句居具反下同按句古讀如鉤不必依釋文也
此言樹枝上繚如鳥羽脩曲者名喬說文喬高而曲也釋詁云喬
高也○朻者說文云高木下曲也（从段本）通作樛詩樛木傳木
下曲曰樛釋文樛馬融韓詩本竝作朻是朻樛同李善高唐賦注
引爾雅作下句曰糾糾與朻聲義同也廣雅云下支謂之槆廣
韵槆木枝下也然則槆之為言卑也下句則枝卑下垂朻之為言
糾也糾繚相結謂枝曲下垂之貌也又言上句曰喬者詩喬木傳
喬上竦也如木楸曰喬者楸性上竦凡如是者咸被斯名禹貢厥

木惟喬是也喬之一字實兼高曲二義故此言如羽如椒皆謂之喬下云槐棘醜喬小枝上繚爲喬○釋言云苞稹也詩斯干云如竹苞矣言其叢生稹密如竹箭也釋文苞本作枹○如松柏曰茂者詩斯干云如松茂矣天保云如松柏之茂言其密葉繁陰望之鬱蔚也如槐曰茂者郭云亦扶疎茂盛說文云扶疏四布也

祝州木髦柔英皆未詳

祝州古讀音同字通衛州吁穀梁傳作祝吁是也此祝一名州木髦一名柔英廣韵引髦柔英於柷字下非也州玉篇集韵並作㭂云木名俗所加也齊民要術引南方記曰州樹野生三月花已乃連着實五月熟剝核滋味甜出武平然則此即州木矣釋草有髦顛棘廣雅謂之女木輿此柔英疑同類

槐棘醜喬枝皆翹竦桑柳醜條阿那垂條椒樧醜莍茱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莍樧似茱萸而小赤色桃李醜核子中有核人

槐棘之類年久枝皆喬竦即下云小枝上繚爲喬也秋官朝士掌外朝之灋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鄭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按槐棘樹於外朝後世街彈樹槐曰槐街矣○說文條小枝也詩汝墳傳枝曰條榦曰枚廣雅則云枚條也是枚條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七月篇云蠶月條桑是桑稱條也傳玄柳賦云阿那四垂亂鳳振條是柳稱條也○椒說文作茮云茮莍又云椒似茱萸出淮南廣雅則云椴即茱萸也說文又云蘱煎茱萸漢律會稽獻蘱一斗內則云三牲用藙鄭注與說文同又云藙爾雅謂之樧是樧一名藙故孔疏引賀氏云煎茱萸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膏也樧又名欓廣雅云欓㰒樧椴欓茱萸也唐本草欓子謂之食茱萸以別於吳茱萸又可調食也南都賦云蘇㰒紫薑拂徹羶腥㰒與椴同是古人調味用椒㰒同類故茱經引凡將篇云荒椒茱萸是也莍者說文云茱椒樧實裏如裘者詩椒聊正義引李巡曰㰒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莍莍實也今按上云櫟其實梂梂與莍聲義同莍之言裘也芒刺鋒攢如裘自裹故謂之莍也○核者人也古曰核今曰人曲禮云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玉藻云食棗桃李弗致於核初學記引孫炎曰桃李之類實皆有核按核當作覈說文云覈實也大司徒注覈物李梅之屬經典叚借作核耳醜者類也汪氏中日古醜疇二字音義同洪範九疇宋微子世家作九類

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梨曰鑽之皆啖食治擇之名樝似梨而酢澀見禮記

說文云瓜㼌也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鄭注華中裂之不四析也孔疏云謂半破也按華猶刳也華言析之而不絶也夏官形方氏云無有華離之地音義並與此同內則云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鑽之鄭注皆治擇之名也初學記及御覽引舍人注云膽擇取其美者內則疏云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也疐李曰疐之者初學記引孫炎曰疐去其柢也曲禮言削瓜亦曰士疐之其義同也樝者說文云果似棃而酢內則注云樝梨之不臧者莊子天運篇云柤棃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鄭言不臧莊言可口者張揖子虛賦注樝似梨而甘齊民要術引風土記曰柤梨屬肉堅而香陶注本草木瓜云樝子小而澀王楨農書云樝似小梨西山唐鄧間多種之味劣於梨與木瓜而入蜜煑湯則香美過之按樝即今鐵梨黃赤而圓肉堅酸澀而入湯煑熟則更甜滑今順天人呼之鐵梨要術所云凡醋梨易水熟煑則甘美斯言信矣樝梨曰鑽之者內則疏云恐有蟲故一一鑽看其蟲孔也本草陶注謂鑽去核非

小枝上繚爲喬謂細枝皆翹繚上句者名爲喬木無枝爲檄檄擢直上木族生爲灌族叢

此皆申釋上文之義枝者說文云木別生條也喬木之喬者其細枝皆翹繚上竦此即上句曰喬也檄者猶言弋也弋橛也樹無旁枝檄擢直上即上梢梢擢也族者猶言叢也叢聚也即上灌木叢木也顏氏家訓書證篇釋爾雅云族亦叢聚也又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榛叢族聚俱一聲之轉詩葛覃正義引孫炎曰族叢也是郭所本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二

孫男聯蓀伯愷聯薇近垣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釋蟲第十五

說文云有足謂之蟲蚰蟲之總名也又云虫一名蝮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一或飛二字並釋文增一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按此則凡蟲屬字旁作虫音許偉反既非蟲之省文亦非蟲之假借今人相承以虫為蟲或書蟲作虫胥失之矣考工記梓人云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月令鱗毛羽介通謂之蟲大戴記易本命篇又以人為倮蟲而聖人為之長是人與物通有蟲名此篇則云有足為蟲無足為豸然亦對文散則通耳易本命及淮南墬形篇云鳳生蟲蟲八日而化古微書引春秋考異郵云蟲之為言屈伸也是蟲豸通名故題曰釋蟲

螜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螜則鳴

說文螻螻蛄也一曰螜天螻本夏小正文又云螜螻蛄也是螜與螻同物方言云蛄詣謂之杜蛒螻蛞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蓋此類皆方俗語異蛞狗蛒俱聲相轉廣雅又云炙鼠津姑螻蜮蟓蛉蛞螻也炙鼠邢疏作碩鼠是云晉如鼫鼠釋文引本草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一名螜廣韻一名石鼠一名仙姑石鼫碩俱聲義同但廣雅炙鼠不謂碩鼠詩言碩鼠又非螻蛄本草螻蛄亦無鼫鼠之名此皆誤耳鄭注月令螻蟈鳴以螻蟈為蛙高誘注呂覽以為蝦蟆月令釋文引蔡邕章句以螻為螻蛄蟈為蛙蓋蛙與螻蛄並以立夏後鳴故諸家異說惟廣雅以螻蜮為螻蛄此說得之蜮蟈字同見於說文蟈蛄聲轉故其字通諸說紛如不足辨矣螻蛄又聲轉為蝲蛄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蝲蛄孟子滕文公篇云蠅蚋姑嘬之釋文蚋諸本或作蝲一說云蝲蛄即螻蛄也按今順天人呼拉拉古亦螻蛄之聲相轉耳埤雅又引孫炎正義云螜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也今按螻蛄翅短不能遠飛黃色四足頭如狗頭俗呼土狗即杜狗也尤喜夜鳴聲如蚯蚓喜就燈光陶注本草云此物頗協鬼神今人夜見多打殺之言為鬼所使也又按本草螻蛄一名蟪蛄與蟬同名疑相涉而誤耳

蜚蠦蜰蜰即負盤臭蟲

說文𧕔或作蜚云臭蟲負蠜也蠦蜰也廣雅云𧐓蛷蠦蜰也又飛蠊飛蠊也本草作蜚蠊別錄云形似䗪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為真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蜰一名負盤然則此蟲氣如廉薑故名飛廉圓薄如盤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婁般蟲其大如錢翅薄如葉黃色能飛其氣臊惡春秋莊廿九年有蜚漢五行志劉歆以為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是說文從劉歆以蜚為負蠜邢疏以作蟹為渉草蟲負蠜而誤其說是也又云此蟲名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

螾衘入耳蚰蜒

鄭注梓人云卻行螾衍之屬釋文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也淮南泰族篇云昌羊〔說林篇注即昌蒲〕去蚤蝨而人弗庸者為其來蚿也御覽引高誘注蚿蝍幽冀謂之蚿蝍入耳之蟲也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𧌄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蜧蠀趙魏之閒或謂之蚨虷北燕謂之蛆蚭郭注江東又呼蛩按蛩即蚿蝚之合聲螾𧌄蚰蜒聲相轉蛆蚭蝍蛆聲相近入耳螾𧌄亦音轉字變也邢疏云此蟲象蜈蚣黃色而細長呼為吐古陳藏器本草云好脂油香能入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化為水按今蚰蜒青黑色多足雞食之死其所食脂油人食之亦死

蜩蜋蜩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音荑蚻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蜻蜻夏小正曰鳴蚻虎懸蠽茅蜩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為馬蟬蜺寒蜩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蜓蚞螇螰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

詩蕩正義引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初學記引李巡曰自蜩蜣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說文蟬以旁鳴者梓人注云旁鳴蜩蜺屬淮南說林篇云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方言云秦晉之閒謂之蟬海岱之閒謂之蛥郭注齊人呼為巨蛥音技廣雅云蛥蛄蟬也蛄音夫結反今黃縣人謂之蛄蟟棲霞謂之螿蟟順天謂之蛣蟟皆語聲之轉也類聚引郭氏讚云蟲之潔清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恆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奇怪篇云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按復育所解皮即蟬蛻說文云秦謂蟬蛻曰蜟然則蜟即復育論衡以為蠐螬所化或言朽木所為舊說蛣蜣所變斯皆非也今驗蟬不鳴遺子入地而生也○說文蜩蟬也或从舟作䑶引詩五月鳴蜩毛傳蜩螗也又鳴蜩嘒嘒如蜩如螗傳並云蜩蟬也是蜩為諸蟬之總名蜋者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初學記引孫炎曰蜋五色具蜩宮中小青蟬也是孫郭俱本夏小正蜋彼作良同○螗蜩者詩蕩傳云螗蝘也亦本夏小正彼蝘作匽螗作唐同方言云蟬宋衛之閒謂之螗蜩郭注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蛦與此注同詩疏引舍人曰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蝘按今螗蜩小於馬蜩背青綠色頭有花冠喜鳴其聲清圓若言烏友烏友與胡蛦之聲相轉蛦蝘又聲相轉也蛦〔讀如夷〕爾雅釋文作蛦宋本作蛦今從釋文○蚻者夏小正作札寧縣郭引作虎縣蜻蜻者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疋詩碩人傳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正義引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今方言作蜻者螓蜻聲相轉也正義又引舍人曰小蟬色青青者某氏曰鳴蚻蚻者然則蚻蚻象其聲蜻蜻象其色今驗此蟬棲霞人呼桑蠽蟟順天人呼咨咨其形短小方頭廣額體兼彩文鳴聲清婉若咨咨然與蚻蚻之聲相轉矣○蠽者說文云小蟬蜩也方言云蜩蟧謂之蠽蜩郭注江東呼為蠽蠽也是蠽茅同方言又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蚻郭注今關西呼麥蠽音癰癥之癥然則麥蠽即蠽蠽麥蠽聲亦相轉今此蟬形尤小好鳴於草稍也○蝒者說文云馬蜩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此言非矣蝒乃馬蜩非名蝒馬故郭議其誤耳初學記引孫炎曰蝒馬蜩蟬最大者也今此蟬呼為馬蟟其形肥大而色黑鳴聲洪壯都無回曲本草云蚱蟬生楊柳上蚱音作此蟬之聲似之今馬蟟好登樹顛尤喜楊柳林中棲宿此是矣○蜺者說文云寒蜩也夏小正云寒蟬鳴蟬蟬也者蝭蟧也方言云蜺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郭注似小蟬而色青高誘淮南注寒蟬青色也今此蟬青綠色鳴聲幽抑俗人呼之秋涼者也鄭云寒螿本草陶注寒螿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然

則寒蜩能鳴方言以為瘖蜩廣雅以為闇蜩闇與瘖同郭引月令以駮方言謂寒蜩非瘖竊詳古記驗以今所見聞寒蟬悽咽抱樹苦吟及至秋晏默爾聲沈故後漢書杜密傳云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李賢注云寒蟬謂寂默也是寒蟬閟響當在深秋涼風初至方始有聲故月令記其鳴而方言謂之瘖其義各有當也陶注以蚱蟬為瘂蟬雖不能鳴亦非矣○說文蝒蟬鹿蚻蟬也又云蚻蟬也方言云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或謂之蜓蚞西楚與秦通名也郭注江東人呼為䗩蟧按方言作虭蟧夏小正作蜓蚞廣雅作䗩蟧說文作蛁蟟淮南道應篇注作蛁蟧今東齊人謂之䗩蟧或謂之都蟟揚州人謂之都蟟皆蜓蚞蛁蟟之語聲相轉其不同者方音有輕重耳陶注本草云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按今䗩蟧正以七月鳴其鳴自呼其色青碧形小脩長順天人謂之夫蔘夫娘者也鹽鐵論數不足篇云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無聲今此蟬八月中即不鳴矣

蛣蜣蜣蜋黑甲蟲噉糞土

說文渠螂一曰天社廣雅云天社蜣蜋也集韻類篇引說文作渠螂蜋御覽九百四十六引作螂蜋無渠字玉篇云螂與蜣同又其虐切廣韻螂其虐切又丘良切是蜣字正作螂故說文以螂為蜣今本渠螂下脫蜋字當據集韻類篇增補然則螂蜋即蜣蜋渠字似衍故御覽引無渠字然以聲義求之渠螂蜣蜋疊韻蛣蜣亦疊聲也準是而言說文之渠螂即爾雅之蛣蜣御覽蓋脫渠字耳譬以蜉螂渠略說文作𧉮蝣𧉮與渠同並古字異文是其例矣蜣蜋體圓而純黑以土裹糞弄轉成丸雄曳雌推穴地納丸覆之而去不數日閒有小蜣蜋出而飛去蓋字乳其中也莊子齊物論篇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是矣此有二種小者體黑而闇晝飛夜伏即轉丸者一種大者甲黑而光頂上一角如錐腹下有小黄子附母而飛晝伏夜出喜向燈光其飛聲烘烘然俗呼之鐵甲將軍宜入藥用本草蜣蜋有之御覽引廣志云交州無蜣蜋

蝎蛣蝙木中蠹蟲

蝎說文作蝎云蛣蝙也蛣蝙蝎也蝎即蝤蠐今亦通呼蝎蟲詩碩人正義引孫炎曰蝎木蟲也下又云蝎桑蠹

蠰齧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為齧髮

玉篇蠰齧桑蟲也淮南道應篇云猶黄鵠與蠰蟲也釋文蠰孫音傷郭云似天牛者陳藏器說蝤蠐云蝎在朽木中至春羽化為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遙是其形狀也天牛夏月有之俗言出則主雨今齧桑蟲形似天牛而黄色角差短喜緣桑上郭云齧桑樹作孔者指此矣是齧桑天牛非一物說者多不辨之

諸慮奚相未詳

釋文慮本或作蠦相舍人本作桑是此蟲名奚桑與齧桑相次疑是其類翟氏補郭云諸慮與山櫐同名

蜉蝣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渠略說文作𧉮蝣一曰蜉蝣朝生暮死者方言云蜉蝣秦晉之閒謂之𧉮蝣郭注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詩傳本小正文正義引孫炎亦用小正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渠略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今按此蟲形狀一如樊郭所說淮南詮言篇云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說林篇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是蜉蝣雖短期非必限以朝夕說者甚其詞耳莊子逍遙游篇云朝菌不知晦朔淮南道應篇引作朝秀廣雅作朝蜏高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中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如高所說則此蟲生水中故抱朴子對俗篇云魚伯識水旱之氣魚伯青蚨見廣雅蜉蝣曉潛泉之地類聚引廣志曰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並以蜉蝣為水蟲與高注合然則蜉蝣即朝秀矣朝秀不知晦朔與蟪蛄不知春秋正以二蟲為對又據晦朔而言可知非以朝夕為限矣

蛂蟥蛢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黄蛢音瓶

蛂說文作蟥云蟥蛢也又云蛢蟥蛂以翼鳴者鄭注梓人云翼鳴發皇屬蓋發皇即蛂蟥發與蛂皇與蟥字通也但詳許鄭並以蛂蟥名蛢郭以黄蛢名蛂蟥讀不同又以綠甲蟲為黄蛢今甲蟲綠色者長二寸許金碧熒然江南有之婦人用為首飾郭義或當指此然未聞此蟲能翼鳴也御覽引孫炎曰翼在甲裏今驗甲蟲能飛皆甲下有翅不獨此耳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注綠色下作江南呼為黄瓦蛂音扶結反與今注異釋文蛂謝音弗沈符結反蟥郭音王本或作黄

蠸輿父守瓜今瓜中黄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說文蠸蟲也玉篇蠸食瓜蟲是蠸一名輿父一名守瓜也莊子至樂篇云瞀芮生乎腐蠸釋文引司馬彪云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列子天瑞篇釋文謂瓜中黄甲蟲也今按此蟲黄色小於螢常在瓜葉上食葉而不食瓜俗名看瓜老子者也齊民要術引崔寔曰十二月臘時祀炙萐樹瓜田四角去蠸蠸胡盧反瓜蟲非此

蝚蛖螻螻蛄類

不蜩王蚥未詳

蝚蛖郭既云螻蛄類則不蜩亦必螻類翟氏補郭云詩書及古金石文不多通丕丕大也王蚥亦大之稱此必螻中之大者前文螻凡五見方言云螻大而黑者謂之蟓是蝒馬螻之外尚有名蟓一種為螻之大者此不蜩疑其物今呼黑大螻為老蟓蟓即蟓音之轉集韻蟓亦才仙切是也俗人或謂之王師太猶古王蚥之遺言也

蛄𧓎強蛘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為蛘子音芉姓

說文𧓎蛄𧓎強芉也釋文引說文作芉字林作蛘云搔蛘非也方言云蛄𧓎謂之強蛘郭注米中小黑甲蟲也江東謂之𧓎音加建平人呼蛘子音芉即姓也今按此蟲大如黍米赤黑色呼為牛子音如甌子登萊人語也廣東人呼米牛紹興人呼米象並因形以為名廣雅云𧊅蠖蛄蟾蛘也未審即此蟲否

不過蟷蠰 蟷蠰螗蜋別名 **其子蜱蛸** 一名蟳蟭蟷蠰卵也

說文蟷蟷蠰不過也又云蛸蟲蛸也蟲蛸堂蜋子蟲或作蠪月令云小暑至螳蜋生鄭注螵蛸母也正義引舍人云不過蟷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螳蠰螳蜋一名不過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即螵蛸按蜱螵聲轉蟷螳蠰亦聲相轉也類聚九十七引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此蓋鄭志之文月令疏引作方言誤也本草桑螵蛸一名蝕肬生桑枝上蜀圖經云此物多在小桑樹上叢荊棘閒竝螳蜋卵也三月四月中一枝出小螳蜋數百故御覽引范子計然云螵蛸出三輔又引吳普本草云桑螵蛸一名冒焦按冒焦蜱蟭亦皆螵蛸聲之轉也廣雅以蟳蛸爲烏洟西陽雜俎以爲野狐鼻涕今驗螵蛸初著樹未凝時有似鼻洟及至堅成如繭包裹蟲著樹枝不能解也

蒺蔾蝍蛆 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廣雅云蝍蛆吳公也玉篇云螏蟍蝍蛆能食蛇亦名蜈蚣莊子齊物論篇云蝍蛆甘帶釋文引司馬彪云帶小蛇也蝍蛆好食其眼淮南說林篇云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關尹子三極篇云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是皆以蝍蛆即蜈蚣也蜈蚣似蚰蜒而長大尾末有岐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則必非蜈蚣矣高誘淮南注以蝍蛆爲蟋蟀但蟋蟀似蝗而小亦非大腹唐本草注山東人呼蜘蛛一名蝍蛆亦能制蛇但蜘蛛雖大腹而無長角又不似蝗此二物亦未聞能食蛇也初學記十九引蔡邕短人賦云蟄地蝗兮蘆蝍蛆以蝍蛆與蝗爲類又以譬況短人決非蜈蚣之比今有一種蚚蝪蟲大腹長角色綠而形蠢短俚人呼之山草驢亦名蝍蛆與蝍蛆聲近蔡賦郭注疑俱指此物而食蛇之說又所未聞淮南說林篇注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然則蝍蛆似蜻蛚而大腹高注所說與郭義正合但未識是今何物耳姑存之以俟知者

蝝蝮蜪 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

說文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董仲舒說蝗子也按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竝以爲蝗始生劉歆則謂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今驗飛蝗未聞食穀歆說爲短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蝗子是也魯語云蟲舍蚳蝝韋昭注蝝復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產之醢爲蚳蝝之屬矣今呼蝝爲蝮蝻子蝻讀若闌釋文蝮郭蒲篤反

蟋蟀蛬 今促織也亦名蜻蛚

說文蛩蛬也蛚蜻蛚也考工記以注鳴者鄭云精列屬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閒謂之蚟孫詩毛傳云蟋蟀蛬也正義引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月令疏引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之蛬按今順天人謂之趨趨即促織蟋蟀之語聲相轉耳蔡邕以蟋蟀爲斯螽高誘以蝍蛆爲蟋蟀皆異說也

蟼蟆 蛙類

說文蟆蝦蟆也急就篇云水蟲科斗鼃蝦蟆顏師古注鼃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蝦蟆一名蟼大腹而短腳今按蝦蟆居陸鼃居水此是蟆非鼃也郭注夫之釋魚云在水者黽郭注耿黽也耿黽蟼蟆聲雖相轉而非一物也

蛝馬蝬 馬蠲蚼俗呼馬蠸

廣雅云蛆蟝馬蝬馬蚿也又云馬蛟蛩蛆也方言云馬蚿北燕謂之蛆蟝其大者謂之馬蚰郭注蚿音弦蚰音逐是蚰蚿同蟝即蚿之異文蝬即蝬之轉聲馬蝬御覽引吳普作馬軸本草作馬陸一名百足莊子秋水篇云使商蚷馳河必不勝任矣司馬彪注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高誘呂覽注云馬蚿幽州謂之秦渠然則秦渠商蚷亦即蛆蟝之聲轉皆一物矣郭云馬蠲蚼者蚼音均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呂覽季夏紀作腐草化爲蚈高注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御覽引許慎淮南時則篇注云蚈馬蠸也是蠸蚈蠲蚼俱聲相轉高注馬蚈一名螢火非也今月令雖云腐草爲螢而螢非蠲也陶注本草馬陸云此蟲足甚多寸寸斷便寸行又引李當之云蟲形長五六寸狀如大蛩夏月登樹鳴冬則蟄今人呼爲飛蚿蟲也今按蚿不能飛而鳴聲可聽故宋書隱逸王素傳云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也唐本草注此蟲亦名刀環蟲以其死側臥狀如刀環也按今人呼之百腳蟲紫黑色而光潤節閒雙起細紋人觸之即側臥非必死也

阜螽蠜 詩曰趯趯阜螽 **草螽負蠜** 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 **蜇螽蜙蝑** 蜙蝑也俗呼蝽蝶 **蟿螽螇蚸** 今俗呼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螇蚸 **土螽蠰谿** 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蝶

春秋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蝗互訓螽或作蝶春秋書螽公羊作蝶牟廷相說詩云衆維魚矣衆疑螽之省文蓋螽魚相化據占夢占年說是也阜螽蠜者阜螽名蠜詩作阜螽正義引李巡曰阜螽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然則螽爲總名阜螽亦螽之統稱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蝗蝗蓋螽之或體簸蝗即阜螽聲之轉也○草螽詩作草蟲蓋蟲變文以韵句蟲螽古字通也負者爲借字詩作阜說文作自云自蠜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草螽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正義引云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如陸所說蓋今之青頭郎大小如蝗而色青即蝗之類未聞能鳴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子濟南人謂之聒聒竝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綠色比蝗蟲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璣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毛傳草蟲常羊也常羊今未聞○說文蝑蜙蝑也蜙蝑以股鳴者蜙或作蚣鄭注梓人云股鳴蚣蝑動股屬以動股蚣蝑爲二物非也詩之螽斯斯螽毛傳竝云蚣蝑是一物也斯與蜇聲義同釋文蜇亦作蜇或體字也蚣蝑亦爲春黍詩疏引舍人曰蚣蝑今所謂春黍也方言云春黍謂之蜇蝑又爲蚣蝑郭此注及方言注竝云蚣蝑是皆語聲之轉耳春黍漢雅作舂蜇又爲舂箕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螽斯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今按陸說未盡審驗此類有三種一種碧綠色腹下淺赤腹狹長飛而以股作聲嚘嚘者蜙蝑也陸疏前說是也一種似蝗而班黑色股似瑇瑁文相切作聲咨咨者陸疏後說是也又一種亦似蝗而尤小青黃色好在莎草中善跳俗呼跳八丈亦能以股作聲其清亮此三

者皆動股屬也陸不知青而長者爲蚣蝑鄭不知蚣蝑即動股胥失之矣○蟿螽者春秋桓五年正義引樊光云蟿螽土螽皆蚣蝑之屬郭以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蟿螽郭說得之今驗蟿螽全似蚣蝑而細小飛翅作聲尤清長俗呼之聒聒者是也釋文蟿郭音歷孫音昔○土螽者今土蛨蚱也亦有二種一種體如土色似蝗而小有翅能飛不遠又一種黑斑色而大翅短不能飛善跳俗呼之蝗（音彊）蛨蚱即土蛨蚱也郭云土螽者釋文螇作蚱竹宅反詩疏云蚱蜢也善跳蜢音猛蚱蜢方言作蟅蟒郭注蟒莫鯁反蟅音近詐亦呼蚱蛨今按登萊人呼蛨蚱音如蚱蜢揚州人呼抹扎班黑者爲土抹扎也

螼蚓蜸蚕　即䗃蟺也江東呼寒蚓

說文螾側行者螾或作蚓鄭注梓人則以卻行爲螾屬卻行螾衍之屬劉昌宗云螾衍或作衍蚓今曲蟮也螼說文作螼云丸蟺也廣雅云蚯蚓蜿蟺也蚯蚓即螼蚓聲相轉也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仲冬之月蚯蚓結禽說蚯蚓無心而淫邪故御覽引郭氏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無有常雄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虞樹注蚯蚓之屬不氣息也蚯蚓即爲胸䏰後漢書吳漢傳注胸䏰縣屬巴郡十三州志云胸音蠢䏰音閏其地下溼多胸䏰蟲因以名焉又轉爲蠢蠕高誘淮南時則篇注丘螾螾也說山篇注又云螾一名蜷蝡也然則蜷蝡與蜸蚕亦語聲之轉矣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郭云江東呼寒蚓者廣韻云蟫蚓也吳楚呼爲寒蟫

莫貈蟷蠰蛑　螗蜋別名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亦不了

蟷蠰說文作堂蠰云堂蠰一名蚚父按蚚父即拒斧也高誘注呂覽仲夏紀云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兗州謂之拒斧淮南注作巨斧義俱通耳此蟲有臂如斧故莊子人間世篇云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韓詩外傳云此爲天下勇蟲矣螳蜋今呼刀螂聲之轉也郭云江東呼爲石蜋方言注同又云孫叔然以方言說此者方言云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蝆蝆孫炎取此方言以下文虰字上屬郭所不從也郭本又作虰蛑戶各反蛑郭音牟又亡牢反然則蛑與髦字異音同莫貈合聲亦爲髦蛑蛑又與髦聲相轉方言合於爾雅矣

虰蛵負勞　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所未聞

說文丁蛵負勞也又云蛉蜻蛉也一名桑根方言云蜻蛉謂之蝍蛉郭注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蛜廣雅云蜻蛉蟿蛉倉螘也倉螘桑根蟿蛉蜻蛉俱聲相轉蠊蛜倉螘蜻蛉虰蛵又聲相近也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高注蜻蜻蛉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淮南說林篇云水蠆爲蟌高注蟌青蛉也爾雅翼云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復爲水蠆也本草陶注蜻蛉一名諸乘古今注云一名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黎一名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按今呼赤色者爲火蝅蠦即紅胡黎之聲轉也大而青者曰天人呼老瑯璫亦曰馬郎馬古讀如姥姥負音近郎勞聲轉然則馬郎即負勞之遺語乎

蛅毛蠹　即蛓

說文蛅毛蠹也又云蛓毛蟲也讀若笥（三字據釋文補）釋文云今俗呼爲毛蛓有毒螫人楚辭九思篇云蛓緣兮我裳

螺蛅蟴　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蛅蟴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

說文云蛅蟴墨也本草雀甕一名躁舍別錄生樹枝間蛅蟴房也陶注蛅蟴蚝蟲也其背毛螫人蘇恭云蚝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背有五色斑毛刺人有毒欲老者口中吐白汁凝聚如雀卵以甕爲繭在中作蛹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按今登萊人呼蛅蟴爲蝲蛓蝲蛓聲相轉也其甕呼蛅蟴甕紫白光潤如漆其中汁黃味甘兒童破其甕吸之孫炎以蛅蟴爲八角螫蟲者背毛攢族如起棱角非真有八角也

蟠鼠負　瓮器底蟲

說文蟠鼠婦也又蟠讀若樊或曰鼠婦是蟠蟠同婦負古字通釋文負又作婦是也詩疏引陸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今按鼠婦長半寸許色如蚯蚓背有橫文腹下多足生水瓶底或牆根溼處此蟲名蟠不名負蟠本草鼠婦一名負蟠非也陶注一名鼠姑又因鼠婦而爲名耳本草又有䗪蟲一名地鼈別錄一名土鼈其形圓扁大可寸餘背上亦有橫文但其色黑不類鼠婦好在鼠壤土中及屋壁下二物形狀大小迥別本草亦分爲二廣雅以䗪爲負蟠蠜一作蟠蠜沿本草鼠婦一名負蟠而誤玉篇遂云䗪鼠婦負蟠蠜也則又沿廣雅而誤矣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說文云蟠䗪鼠婦也蟠乃衍字說文䗪鼠婦秋官赤友氏注以䗪爲狸蟲狸與䗪同是許鄭皆不以䗪爲鼠婦也說者多誤故辨而正之本草䗪蟲即俗呼過街蟲也埤雅云䗪逢申日則過街與蟦蟆爲牝牡

蟫白魚　衣書中蟲一名蛃魚

說文蟫白魚也廣雅白魚蛃魚是郭所本詩疏引陸璣疏云蘭香草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本草衣魚一名白魚鄭注秋官翦氏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穆天子傳云蠹書於羽陵郭注暴書蠹蟲因曰蠹書也今按白魚長僅半寸頭有魚形而岐尾身如傅粉華色可觀亦名壁魚一名蠹魚古人印版寫書非如近今用紙而白魚名狀流播來今瓌色殊形含咀英華異於凡蠹者也

蛾羅　蠶蛾

說文蠶蛾化飛蟲或作蛾又虫部蛾羅也大戴禮云食桑者有絲而蛾廣雅云蚕蛾也蛾聚引廣志云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者甚衆然則蛾羅通名凡蛾類之類皆是郭以蠶蛾爲釋恐非埤雅引孫炎正義云蛾即是雌羅即是雄今按蟲類雌雄有別雄但雌蛾羅疊韻古人多取聲近爲名亦猶釋草之莪羅非草有雌雄也孫炎此義理未通矣此別是一孫炎宋史藝文志孫炎爾雅疏十卷邢昺序謂爲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俗即埤雅所引者也

螒天雞　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

釋文螒字林作螒蓋別於釋鳥之螒天雞也今從宋本作螒莎雞者詩七月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引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

頭一名莎雞孫郭義同李巡曰一名酸雞酸莎聲相轉也陸璣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按今謂莎雞即索索語聲之轉耳郭又云樗雞者本草樗雞生樗樹上今驗其蟲外翼灰色內翅純紅形似蠶蛾因呼灰花蛾飛翔樗樹間故廣雅以為樗鳩雞聲亦相轉王禎農書蟲疏圖經呼紅娘子今俗亦同此名然視其頭亦灰色而不赤惟眼赤色郭云黑身赤頭殊不似也余按廣雅不云樗雞即莎雞郭義未見所出御覽引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樗雞草與樗雞聲轉而樗雞非莎雞廣志及郭志樗者同名非一物也詳考諸家之說俱非確義惟陸璣疏於義為長

傅負版詳未

釋文版亦作蝂玉篇云蝂蝜蝂蟲大如蝝有毒又云蝜蝂蟲蝂也布莫反犬二音按蝜蝂即負版之合聲柳子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首負之負愈重雖困劇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驗此蟲黑身為性躁急背有圓斑故能負不能釋但其名今未聞

強蚚卽強醜捋

強蚚者說文強蚚也又云蚚強也玉篇強米中蠹小蟲是強蚚卽上文強醜捋也郭以下又強醜捋為釋是矣

蛶螪何詳未

說文蛶螪何也釋文引字林螪音作螪故音之亦反何或作蚵音河玉篇蛶螪蚵也又云蛶蟗蚚易本於廣雅集韻引廣雅蛶螪何亦以為蟗蚚易蟲也蟗蚵字作蛶依名號音正蟗易之合聲集韻說是

螝蛹蛹蠶

說文蛹繭蟲也螝蛹也讀若潰荀子蠶賦云蛹以為母蛾以為父埤雅引孫炎正義螝即是蛹蛹即是螝

蜆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說文蜆縊女也六書故引說文蜀本曰蜆為蛹也御覽九百四十八引孫炎曰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縊女此蟲多民多縊死又引異苑云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恆吐絲自懸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蓋說殊未了也爾雅翼云有蟲羊寸與象周圍植以自裹行則負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羅願說此於點也下不知此乃蜆縊女也蜆之言猶磬也磬於甸人與自經之縊義同而音亦近釋文蜆孫音倪倪若見反倪天之妹毛詩作俔韓詩作磬磬俔聲相轉也孫炎讀蜆為俔得其音矣釋文蜆下顯反字林下研反俱失之

蚍蜉大螘俗呼為馬蚍蜉**小者螘**齊人呼螘為蛘**蠪朾螘**赤駮蚍蜉**螱飛螘**有翅**其子蚳**蚳蟻卵周禮曰蜃蚳醢

說文蠶或為蚍蜉大螘也蚍蜉也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廣雅云螘蚍蜉也蛾同方言是蛾蚍即蚍蜉聲相轉蛾與蛘蛘與蟻同字異音同螘蟻古今字也今俗謂人呼螘蛘音如几蛾蝍蜍之聲相轉耳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學記云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蚍蜉也易林云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又云蚍蜉數起溜不上山是皆以螘為蚍蜉之通名爾雅則以蚍為大螘之名故詩東山正義引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揚雄郭注亦云小者為螘大者為蚍蜉本於爾雅也蠪蚍今順天人呼馬螘螘人呼馬螘蛘○說文蠪丁螘也丁與打音同釋文打孫丈耕反然則打之為言赬也顏打音近此螘赤駮故以為名海內北經云朱蛾其狀如蛾郭注引楚辭曰赤蟻如象今蟻亦有赤黃色者○釋文螱於貴反說文字林從蚰按今說文無蚰字唯又非聲唯蟲字引劉歆說蚍蜉子其義疑也類聚引廣志曰有飛螘有木螘爾雅翼云螘有翅者桂中白螘之所化也以泥為房詰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溫群隊而出飛不能高尋則脫翼藉藉在地而死今按劉歆以螱為蚍蜉之有翼者蓋謂此也今螘雖有生翼者但不解飛耳○說文蚳螘子也周禮有蚳醢鄭注蚳蛾子也郭注人云蚳蝝子夏小正二月抵蚳蚳螘卵也為祭醢也魯語云蟲舍蚳蝝

次蟗鼅鼄鼅鼄鼄蝥今江東呼蝃蝥音掇**土鼅鼄**在地中布網者**草鼅鼄**絡幕草上者

次蟗又作蠿說文蠿一云作罔蛛蝥也又云鼅鼄鼄蝥也或作蜘蛛然則蠿蟗鼅蟗同鼅鼄蝥近字也釋文蟗或作蟗郭音秋方言鼅鼄又云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郭注齊人又呼社公亦言罔工蓋蜘蛛工於結網易林云蜘蛛作罟抱朴子云太昊師蜘蛛而結網本草陳藏器注云蜘蛛數十種爾雅止載七八種爾今用懸網狀如魚罾者亦名蝃蝥赤斑者俗名絡新婦郭注方言爾雅並云今江東呼蝃蝥又蝃或作蝃音章悅反是蝃蝥即蠾蝓蝃蝥亦聲相近○土鼅鼄者本草拾遺所云蜘蛛在孔穴中作網開門一出入是也○草鼅鼄者類聚引廣志云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中有行草蜘蛛秋系在草按此有數種青斑色及黃赤色並羅色者或扁如榆莢或大如菉子及粟粒並布網絡幕草上亦作孔出入如土蛛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為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荊巴間呼為蟺音憚**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為木蠭又食其子

說文蠭飛蟲螫人者蠭甘飴也或作蜜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螉按蠓螉之合聲為蠭蠭古讀如蓬見廣韻云出蒼頡篇又音蒲是蠭與蠭同也土蠭者本草一名蜚零陶注云赤黑色穴居最大螫人至死按土蠭今呼馬蜂大者能生其房層累大於十斗甕器○木蠭者陶注本草石蜜云木蜜呼為木蜂作之色青白樹空及人家養作之者亦白而濃厚味美又有土蜜於土中作之色青白味酸今按木蠭有數種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注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然則壺蠭亦木蠭今呼之竹蜂也郭云啖其子食其子者蜂子肥白古人珍之故內則云爵鷃蜩范鄭注范蜂也記異云宜獻人啟蜂子蜜以漬乾寄東洛為方物

蟦蠐螬在糞土中**蝤蠐蝎**在木中今雖通名為蝎所在異

說文䖸蠹蟲也方言作蠀螬謂之蟦本草一名蟦蠐別錄一名蜰齊一名敦齊此皆語聲相轉而爲名也莊子至樂篇云烏足之根爲蠐螬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御覽引陸璣疏云蠐螬生糞土中別錄云生積糞草中陶注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駃於腳按此物有足而任背行亦不駛也○說文蝤蠀蠹也蝎蝤蠀也詩碩人傳用爾雅方言云蠀螬自關而東謂之蝤蠀或謂之蚕蠋或謂之蝖蠀梁益之閒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閒謂之蠹或謂之天螻然則此物與螻蛄者名矣詩正義引孫炎曰蝎蠹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蠀梁益之閒謂之蝎義本方言但據孫炎及本草則蟦蠐名蠐螬蝤蠀名蝎分明不誤蝤蠀蠐螬三字俱聲轉蠐螬倒言之卽蝤蠀故司馬彪注莊子至樂篇蠐螬作蝤蠀二云蝤蠀蝎也是蝤蠀卽蠐螬二名溷淆蓋本之方言而誤也今蠐螬青黃色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從夏入秋蛻爲蟬蝤蠀白色身長足短口黑無毛至春羽化爲天牛陳藏器說如此今驗二物判然迥別以爲一物非矣

伊威委黍　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

說文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詩東山傳用爾雅疏引舍人曰伊威一名委黍陸璣疏與舍人同已見上文蟠鼠負本草一名蛜蝛別錄一名蟠蟠是舊說俱無異詞郭云未詳蓋失檢矣

蟰蛸長踦　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爲喜子

蠨說文作蠨二云蠨蛸長股者詩傳用爾雅舍人曰蠨蛸名長踦陸璣疏云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今按此蟲作網但有縱理而無橫文如絡絲之狀陶注本草蜘蛛赤斑者名絡新婦疑此是也但所見皆黃色無赤斑者其腹較甚瘦小

蛭蝚至掌　未詳

說文蛭蝚至掌也本草水蛭別錄一名蚑一名至掌然則釋魚蛭蟣卽是物也然水族而在釋蟲者陶注本草有山蚑唐本注有草蛭在深山草中蜀本注有石蛭泥蛭論衡商蟲篇云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此則蛭屬有在草泥山石閒者並能齧人手足恐人不識是以爾雅統至掌之稱矣

國貉蟲蠁　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

說文蠁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又云禹蟲也象形玉篇蠁禹蟲也是禹蟲卽蠁今謂之地蛹如蠶而大出土中故廣雅云土蛹蠁蟲也蠁蟲卽蟲蠁蠁猶響也言知聲響也亦猶向也言知所向也埤雅引類聚云稽蠁醒迷遁詞解惑香祖筆記一引物類相感志云山行處迷握蠁蟲一枚於手中則不迷然則蟲有蠁應故有肸蠁之言矣

蠖蚇蠖　今蝍蝛

說文蠖尺蠖屈申蟲也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通作斥考工記弓人云麋筋斥蠖灂鄭注斥蠖屈蟲也郭云今蝍蝛者方言云蠀蝛謂之蚇蠖郭注卽蠀二音是蝍蝛卽蝍蝛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一名步屈宋地曰尋桑也吳人名桑闔今驗步屈小青蟲也在草木葉上懸絲自縋亦作小繭化爲飛蝶或在桑上故有尋桑桑闔諸名其在它樹上者亦隨所染故晏子春秋外篇云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矣其行先屈後申如人布手知尺之狀故名尺蠖今作蚇非類聚引爾雅正作尺又引郭氏讚云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果臝蒲盧　卽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　**螟蛉桑蟲**　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

說文云蠣臝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引詩螟蠕有子蠣臝負之蠣或作蜾又云螟蠕桑蟲也詩小宛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疏引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御覽引舍人同）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臝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筆筒中（一三字御覽引有）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祝云象我象我也（一三語亦御覽引）法言學行篇作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陸璣所本也莊子天運篇云細腰者化庚桑楚篇云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注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是舊說相承皆以細腰土蜂取它蟲爲己子也唯陶注本草蠮螉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蜾臝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牟應震爲余言嘗破蜂房視之一如陶說乃知古人察物未精妄有揣量又言其中亦有小蜘蛛則不必盡取桑蟲詩人偶爾與物說者自不察耳方言云蠭其小者謂之蠮螉或謂之蚴蜕（幽悅二音）蠮螉蚴蜕一聲之轉郭云桑蟃者玉篇云蟃螟蛉蟲也亦曰戎女者賣異名

蝎桑蠹　卽蛣蝠

說文蠹木中蟲或作螙象蟲在木中形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本草別錄有桑蠹蟲卽此是矣詩碩人疏引孫炎曰卽蛣蝠也今按亦卽蝤蠀孫義見上御覽九百四十九引爾雅云蝎桑蠹還自食疑引舊注之文

熒火卽炤　夜飛腹下有火

詩東山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釋文熠燿同燐光明也劇秦美新云炳炳麟麟卽燐燐之段借猶言熒熒也是皆火光明貌故說文熒屋下鐙燭之光是也然則淮南氾論篇云久血爲燐注以燐爲鬼火不必然也且鬼火與螢火其色俱青無妨燐爲通名曹植螢火論以燐鬼火爲疑非矣本草螢火一名夜光類聚引吳普本草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景天一名救火詩疏引舍人云熒火卽炤夜飛有火蟲也月令疏引李巡云熒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卽炤本草陶注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猶如蛹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陶說非也今驗螢火有二種一種飛者形小頭赤一種無翼形似大蛆灰黑色而腹下火光大於飛者乃詩所謂宵行爾雅之卽炤亦當兼此二種但說者止見飛螢耳又說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復感溼熱之氣遂化成形亦不必然蓋螢本卵生今年放螢火於屋內明年夏細螢點點生光矣又名丹良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白鳥謂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說丹良是螢火也卽與燐蓋古字通燐燭皎也見弟子職燭玉篇同照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縚緩兄弟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

爾雅火旁作召卽此炤字也

密肌繼英 未詳

釋鳥有密肌繫英與此同名或說此蟲卽肌求也秋官赤犮氏注貍物䗪肌求之屬釋文求本作蛷說文蛷或作蝵多足蟲也廣雅云蛷螋蠼蛷也一切經音義九引通俗文云務求謂之蚑蛷關西呼蛷螋爲蚑蛷然則蚑蛷卽肌求聲之轉也蛷螋又轉爲蠼螋博物志云蠼螋蟲溺人影隨所著處生瘡本草拾遺云蠼螋狀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陶注雞腸草主蠼螋溺也按此蟲足長行駛其形䝉茸今俗人呼草鞋底亦名穿鐵爬揚州人呼蓑衣蟲順天人呼錢龍是也密肌廣韻作密虮繼英玉篇作蠟蟆俱或體字

蚅烏蠋 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

釋文引說文云蜀桑中蟲也與詩東山傳合今說文作葵中蠶非也引詩蜎蜎者蜀今詩作蠋亦非箋云蠋蜎蜎然特行按蜀之言獨也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然則此蟲性好獨行箋說是矣御覽九百五十引孫炎曰虮一名烏蠋詩韓奕傳厄烏蠋也韓非內儲說云鱣似蛇蠶似蠋淮南說林篇云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皆其義也蠋今謂之豆蟲司馬彪注莊子庚桑楚篇云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

蠓蠛蠓 小蟲似蚋喜亂飛

說文用爾雅釋文蠓莫孔反蠛蠓雙聲今呼蠓蟲猶古音也甘泉賦云浮蠛蠓而撇天李善注引孫炎曰蠛蠓蟲小於蚊埤雅引孫注云此蟲微細羣飛並郭所本蚋卽蚊也又引郭曰蠓飛磑則天風舂則天雨蓋郭音義之文又引圖讚曰風舂雨磑二說不同蓋蠓飛而上下如舂主風回旋如磑主雨今俗語猶然也史記周本紀云蜚蠓滿野淮南本經篇作飛蟲滿野索隱引高誘注飛蟲蠛蠓也(今本蟲作蜚注亦小異)埤雅又云蠓一名蠛蠓非也蠛蠓今醯蟲與蠓異

王蛈蝪 卽螲蟷似鼅鼄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蝪

蛈蝪又爲蛈蟷又爲顛當俱雙聲字也酉陽雜俎云齋前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蜂復食之秦中兒謠云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劉禹錫金華子云長安閭里中小兒嘗以綫草刺地穴鬭其蟲膝負以手擁地曰顛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鉤出赤色小蟲形似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釣駱駝其蟲背有若駝峯然也今按此蟲穴沙爲居其穴如釜而銳底潛伏其下游蟲誤墮因爪取之不見其形俗謂之蛤喇模小兒以髮繫蟲爲餌謂之釣蛤喇模其形狀一如金華子所說也

蟓桑繭 食桑葉作繭者卽今蠶 雔由樗繭 食樗葉 棘繭 食棘葉 欒繭 食欒葉 蚢蕭繭 食蕭葉者皆蠶類

說文繭蠶衣也蠶任絲也夏官馬質禁原蠶者鄭注原再也蠶與馬同氣鄭以禁原蠶爲傷馬淮南書則以爲殘桑也原蠶今呼晚蠶北人爲其妨蠶不甚畜之南方蠶盛有八繭之蠶也淮南說林篇云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荀子蠶賦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今南方養蠶者三十六日而化其原蠶則二十一日而化也三俯今曰三眠亦有四眠者繭分黃白二色俱名爲蟓蟓者象也言能象物賦形也陶注本草別錄云原蠶俗呼爲魏蠶○雔由者樗繭棘繭欒繭之總名也樗卽臭椿其繭爲者細今之小繭細也棘卽柘類其繭爲柘繭欒者說文欒似木蘭也又本草有欒華唐本注葉似木槿而細薄今按野蠶隨樹食葉皆能爲繭樗棘欒爾雅特略舉三名耳今登萊椒繭出椒樹上其絲紫色光耀貨之甚貴又有柞繭出柞樹上其細爲大繭細又爲雙絲今登萊人貨之以爲利漢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繭收萬餘石人以爲絲絮卽此繭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然則繭紬爲世所重久矣○蚢者玉篇云蠶類食蒿葉蕭卽蕭也今草上蟲吐絲作繭者甚衆不獨蒿也嶺南蠶或食紫蘇葉作繭矣

翥醜鏬 剖母背而生 螽醜奮 好奮迅作聲 強醜捋 以腳自摩捋 蠭醜螸 垂其腴 蠅醜扇 好搖翅

說文翥飛舉也凡飛翥之類多剖母背而生邢疏以爲蟬屬今驗水蠆爲蜻蛉蜻蛉爲蚊皆是也鏬坼裂也玉篇引爾雅鏬作罅廣韻引翥作翥○云蟲名○說文奮翬也翬大飛也螽蝗之類好奮迅其羽作聲故詩傳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強卽彊折也捋者摩捋也米中小黑甲蟲好以腳自摩挲釋文引李孫云以口捋其翅非也郭義爲長○螸者說文云蠭醜螸腹神也爾雅翼引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按蠭類腹多肥腴下垂以自休息非以欲螫人也說文得之徐鍇本蠭作螽蠭古文作螽與螽形近故譌耳○扇說文作蝙云蠅醜蝙搖翼也蓋蠅蚊之類好搖翅作聲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 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

詩大田云螟螣蟊賊此釋之也螟者春秋隱五年螟正義引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按子方卽蚄蚄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余族弟嚮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中嚮辨俗呼口(音卽樵反)蟲有此卽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又云蟘一曰蟘子然則說文螟蓋同蟘蟘螟聲轉也○蟘者說文作蟘云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左傳疏引李巡曰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高誘注呂覽任地篇云蟘或作螣食葉曰螣兗州謂蟘爲螣音相近也今按蟘當作蟘蟘似槐樹上小青蟲長一寸許旣食苗葉又吐絲纏裹餘葉令穗不得展今登萊人呼爲觧蟲其食豆葉者呼爲穿蟲亦長寸許身赤頭白亦食豆粒也○賊者釋文作蠈云本今作賊詩疏引李巡云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陸璣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按今食苗節者俗呼鑽蟲身白頭紫色不及木中者肥而長也䶦鑽禾稈令禾不蕃○蟊說文作蟊或作蝥古文作蛑云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按草蟊當作苗左傳疏引李巡曰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詩疏引陸璣疏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今按螻蛄不名蟊亦不食苗根今蟲食根者有二種其一肥長灰黑色名蠐蟲最驍猛其一細而差短淺黃色體堅彊因名彊蟲二種並截苗根爲患一類聚引詩義疏曰蟊長而細此說是矣陸疏又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此說非也春秋書螟又書螽則非一蟲亦無

四蟲共一名者又許慎李巡孫炎竝言政惡吏貪所致大意皆本漢五行志京房易傳而爲說然水旱災厲天道難詳論衡商蟲篇辨之當矣郭氏但分別蟲嗜食所在爲名其義較諸家爲長也蟘雲又言春夏常有小白蛾飛翔樹閒遺子爲小青蟲如遺在禾閒卽食苗葉蟲矣余謂此言近理亦猶螽蟊子遇旱還爲螽遇水卽爲魚故云衆維魚矣實維豐年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邢疏此對文爾散言則無足亦曰蟲王逸九思云蟲豸夸夾余豸者說文以爲獸長脊行豸豸然蓋凡蟲無足者身恆脩長行而穹隆其脊如蠖蝛蚯蚓之類是也豸通作蛾史記黃帝紀云淳化鳥獸蟲蛾索隱曰蛾一作豸正義曰蛾音豸直起反引爾雅又通作止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卽豸之聲借又通作廌左氏宣十七年傳庶有豸乎杜預訓豸爲解解止義亦近也豸與廌古同音通用廌與解又疊韻故古以爲訓左傳豸古作廌故陸氏釋文本作廌解也孔氏正義本作豸解也是豸廌通而陸孔竝云出方言今方言無蓋脫去之此條義本說文段注今錄存之也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孫男聯蓀伯愷 徵近垣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釋魚第十六　說文魚水蟲也大司徒土會之灋云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天官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晉語云黿鼉魚鼈莫不能化韋昭注化謂蛻成鼉黿石首成鵁之類按曲禮云水潦降不獻魚鼈論衡無形篇云臣子謹慎故不敢獻是也茲篇所釋兼包鱗介之屬晉語謂之川禽而此統曰釋魚

鯉　今赤鯉魚

陶注本草云鯉魚最為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月令孟夏之月鯛祭魚呂覽及淮南時則篇注竝以魚為鯉也齊民要術引養魚經云鯉不相食又易長舊說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今驗唯脊正中鱗一道如舊說耳非脊鱗也廣雅云黑鯉謂之鯢古今注云兗州人呼赤鯉為赤驥謂青鯉為青馬黑鯉為玄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雉是鯉有數色廣雅舉其黑郭注舉其赤耳今所見有赤黑黃三色

鱣　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

詩碩人疏引陸璣云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匳長一丈皆其形狀也郭云似鱏短鼻者釋文鱏音尋又音淫字林云長鼻魚也重千斤然則鱣與鱏同唯鼻為異耳云鱣有邪行甲者即西山經注鱣有連甲是也鱣乃無鱗高誘注淮南氾論篇云鱣鮪大魚黃首白身非也今鱣止作灰色其肉黃通呼黃魚亦呼鱘鱑魚鱘鱑聲相轉也郭氏江賦謂之王鱣李善蜀都賦注謂之鱘鱑

鰋　今偃額白魚

鰋說文作䲙或作鰋郭云白魚者書大傳大誓篇云中流白魚入于舟中按白魚名鮊廣雅云鮊鱎也玉篇鱎白魚也鮊一作鮁石鼓文云又鱄又鮊是也鮊又名鱎說文鱎白魚也今白魚生江湖中細鱗白色頭尾俱昂大者長六七尺也郭注偃額諸本皆作鰋蓋與正文相涉而誤唯六書故引作偃今據以訂正

鮎　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

廣雅云鰋鯷鮎也鰋與鯷鮧竝同說文鮷大鮎也蜀都賦云鮷鱧鮎鱨李善注鮷似鮎陶注本草別錄云鮧即鯷也今人皆呼慈音即是鮎魚作臛食之釋文引字林云青州人呼鮎鯷按今通呼為鮎爾雅翼云鮧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釋文鮎舍人本無此字

鱧　鮦也

詩魚麗傳鱧鮦也說文作鱧云鮦也本草作蠡一云一名鮦魚廣雅作鱺云鱺鮦也是皆聲借之字說文鱧為正體餘為段借其魚形狀則御覽引陸璣疏云似鯉頰狹而厚陶注本草舊言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猶有蛇性埤雅云鱧今玄鱧是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嚮爾雅翼云鱧魚圓長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之象皆其狀也韓詩外傳南假子曰闔君子不食鱧魚即此

鯇　今鯶魚似鱒而大

說文鯇魚不言其狀郭云今鯶魚者鯶鯇聲同一讀字也陳藏器云鯇似鯉生江湖李時珍云有青鯇白鯇白者味勝今南人多鯇之俗名草魚也今按鯉鱣鰋鮎鱧鯇依郭注為六魚舊說不同說文鱧鱯互訓詩傳鱧鮦同條舍人鯉鱣一名鰋鮎一名鱧鯇一名孫炎鯉鱣一魚鰋鮎一魚鱧鯇一魚是皆以為魚有兩名郭氏不然故詩疏引郭音義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魚有兩名今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不從舊說也大魚皆單名或古無兼名聖門蓋闕之意也

鯊　鮀　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

詩魚麗傳用爾雅釋文引舍人云鯊石鮀也正義引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人爾雅翼云今人呼為重唇脣厚特甚按鯊鮀疊韻鯊亦作魦今呼花花公子是也巨口細鱗黃白雜文亦有黑點背鬐甚利故呼皮匠刀子

鮂　黑鰦　即白鯈魚江東呼為鮂

說文鯈魚也鯈即鮂玉篇鮂或作鮋釋文鯈本亦作鮋鮋鮂形近疑相涉而誤也孫氏星衍說鯈古多為鯈字缺壞作黑耳詩周頌潛箋鰷白鰷也蓋鰷字變為鰷因音變為鯈矣性好群游故莊子云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釋文引李頤注白魚也鯈一作鰷郭注西山經云小魚曰鯈爾雅翼云其形纖細而白故曰白鯈埤雅云鯈魚形狹而長江湖之間謂之餐魚按餐與鯈聲相轉今俗呼白鰷音如白漂蓋語聲之譌耳

鰼　鰌　今泥鰌

說文鰼鰌互訓釋文引字林云鰼似鱓短小也埤雅引孫炎正義云鰼尋也尋習其泥厭其清水按鰼鰌雙聲合之為鰼聲近為鰌故廣雅云鰌鰼鱦也鰌亦鰼聲之轉玉篇鱦小鰌也郭注東山經云今蝦鰌字亦或作鰌秋音是鰼鰌字又通也莊子庚桑楚篇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旋其體而鯢鰌為之制達生篇云以鳥養鳥者宜食之以委蛇釋文引司馬彪注委蛇泥鰌也今按泥鰌銳頭無鱗身青黃色以涎自濡滑不可握出水能鳴性至難死大者能攻隄岸

鰹　大鮦小者鮵　今青州呼小鱺為鮵

此申釋鱧鮦大小之異名也大者名鰹小者名鮵然則中者名鮦郭注上文鱧鮦據中者而言也今鱧大者形似蛇腹背有鬣連尾尾末無岐頭尾相等郭引時語者以鱺即鱧也廣雅鱧作鱺

魾　大鱯小者鮡　鱯似鮎而大白色

此申釋鮎大小之異名也說文鯷大鮎也其小者名鮡又云鰋鱧也鰋鮎也廣雅云鮷鰋鮎也大鯷謂之鮷大者故云鰋同鯷廣韻鰋魚似鮎也然則鰋鮷鮎俱一聲之轉大鰋謂之鰋即大鮷謂之鮼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孫炎曰鯷似鮎而大色白也是郭所本郭注北山經云鮷此注同御覽引廣志云鯷魚似鮎大口大口故名爲鮧然則鮷是大口之名今南方人呼鮷爲鮷鱧鮧亦聲轉也廣雅疏證云今揚州人謂大鮎爲鮧子聲如穫古方言之存者也

鰝大鰕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音酆鄗

說文鰝大鰕也古今注云遼海間有鰕化爲蛤蝶似蜻蛉翠飛閣天桂海虞衡志云大鰕狀如大飛蛾秋社後有風雨則翠飛水中有小翅然則鰕音曜又解飛鰝也北戶錄云海中大紅鰕長二丈餘頭可作杯鬚可作簪杖水經浪水注引廣州記滕脩爲刺史脩鄉人語脩鰕鬚長一丈脩責以爲虛其人乃至東海取鰕鬚長丈四尺示脩脩始服謝也

鯤魚子凡魚之子總名鯤

鯤鮞古通用詩魚麗箋鯤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韋昭注鯤魚子也內則云濡魚卵醬鄭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擱也然則鯤與鮞同聲故古皆相通借詩疏引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郭義同李

鱀是鱁鱀䱐屬也體似鱏尾如鯯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中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多有之

釋文鱀其冀反字林作鱀音既云鮨生魚餌音逐本亦作逐郭云鮨屬者初學記引南越志及臨海記鮨有烏鮨虎鮨鯸鮨皆其類也云體似鱏者說文引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淮南說山篇作淫魚高誘注淫魚喜音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鱏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云尾如鯯魚者釋文引字林云魚有兩乳出樂浪一曰出江東陳藏器及李時珍並以鱀爲江豚但江豚名鱒鮪之鯆魚見廣雅鱀尾似之而體則異郭云鮨屬體似鱏非江豚矣

鯢小魚家語曰其小者鯢魚也今江東亦呼魚子未成者爲鯢音蜆

說文鯢魚子也魯語韋昭注鯢未成魚也然則鯢爲魚卵鯤爲小魚之名鯢即鯤聲之轉釋文鯤鯢音序是矣郭引家語屈節篇云魚之大者名鱒其小者名鯢按書大傳麥秀歌云禾黍蜒蜒疑即本此小魚名鯢之意古字聲借爲鯢耳

鮥鮛鮪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音洛

說文鮛鮥也鮥叔鮪也又云鮥一曰鮪又云鮪鮥鮪也周禮籥之鮪屬謂之鮪鮥（別作王鮪）天官鼈人春獻王鮪周頌序云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月令以季春薦鮪夏小正二月祭鮪皆以其新來重之也詩疏引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廣書李奇注云鮪出鞏縣穴中三月溯河上能渡龍門之浪則得爲龍矣按鮪化龍高誘注淮南氾論修務篇俱有此說水經河水注亦云有鞏穴鮪諸並與陸疏相證明也郭云鱣屬者東山經注鮪即鱏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然則詩以鱣鮪並稱實同類之物也晉宜都郡今爲湖北宜昌府建平郡今爲施南府京門御覽引作荊門是也叔鮪與王鮪對俗書作鮇非也今館陶縣屯氏河所經其中有魚青黑色長二尺許彼人珍之呼尉王魚蓋王鮪之語倒余謂此叔鮪耳鮪尉聲近陸疏言樂浪尉化魚亦非

鮗當魱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魱音胡

說文鮗當互也釋文鮗字林作鮗云字林作鮗然則呂忱於此二文互有轉易未審字誤或所見本異也近人說爾雅者並以此魚爲今鰣魚但鰣魚出江中郭以此爲海魚即今登萊人呼魱鮗魚爲何洛魚魱郭音胡胡何聲相轉也魱鮗鰣魚實一類出於江海爲異耳

鮤鱴刀今之鮆魚也亦呼爲魛魚

說文鮆刀魚也飲而不食九江有之南山經云若水注于具區其中多鮆魚郭注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六書故云側薄類刀其大者曰母鮆宜膾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按望魚即鱴鱴望聲轉望古讀如芒也今海中亦有林刀魚色白如銀身形似刀而大者長餘五六尺與鮆魚有異爲異耳鄭注鼈人貍物謂鱴刀含漿之屬似指蚌蛤而言但爾雅方說魚類鄭蓋失之賈疏引孫氏注爾雅刀魚與鱴別則讀鮤鱴相屬刀別爲句郭亦當然與鄭鱴刀屬讀異也

鱊鮬鱖鯞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

郭云似鮒子而黑廣雅云鱖鮬鮒也鮒今之鯽魚說文作鯽鮒聲同也鯽魚似小鯉體促腹闊而脊隆鱖鯞形似之也今此魚似鮒而狹長黑色細鱗大者僅二寸也爾雅翼云鱖鯞似鮒而小黑色而揚赤今人謂之旁皮鯽又謂之婢妾魚其行以三爲率一頭在前兩頭從之若媵妾之狀故以爲名古今注云江東謂青衣魚爲婢屛也釋文鱊郭古滑反鮬郭音步鱖鯞本亦或作厥帚段氏說文注云鯞音同婦鱖鯞音近鮬鯞音近鯞音章酉反非

魚有力者徽強大多力

蜀都吳都賦注鰴鰴魚之有力者魚大者莫若鰴故曰鰴鰴也按鰴鰴相儷似爲魚名爾雅祇言魚有力之通名耳

魵鰕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

說文魵魚名出薉邪頭國字林本於說文也釋文引郭云小鰕別名音郭音義之文欲別於鰝大鰕不知此魚名耳御覽引廣志云斑文魚出濊國獻其皮魏略云濊國出斑魚皮漢時恆獻之然則斑魚即魵魚魵斑聲近郭云小鰕失之

鮅鱒似鯶子赤眼

疏郭注云今鱒魚似鯶而大鱒鯇古今字也說文鮅魚名鱒赤目魚詩九罭傳大魚也埤雅引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御覽引陸璣疏云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赤眼多細文爾雅翼云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食螺蚌也

魴魾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音毗

說文魴赤尾魚或作鰟按詩汝墳傳魚勞則尾赤今魴魚色青白而尾不赤故毛詩以魚勞許便定以赤尾非矣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郭以魴為鯿者海內北經云大鯾居海中郭注鯾即魴也今按鯿魚形扁穹脊闊腹小頭縮項出漢水者尤佳所謂槎頭鯿也鯿魴魾俱聲相轉魴古讀如旁也

鯬鯠未詳

釋文引廣雅云鯠鯬今廣雅缺又引埤蒼云鯬鯠魾也並與上文魾字相屬此古讀也詩九罭疏引釋魚有鱒魴鯬并引此詩然則樊讀鱒魴相屬鯬鯠相屬故張揖讀從古也釋草有蘩華說文蘩作萊陸璣疏萊藜也鄭注儀禮云釐之言不來也是鯬鯠二字古皆聲近爾雅物名多取聲近之字皆此類也郭氏不從埤蒼廣雅故云未詳廣韻鯬鯠魚名鯬鯠即鯬鯠本草別錄作鯬鱖陶注能緣樹食藤花形似鱓是也鯬鯠聲亦相借廣韻得之邵氏正義以為鱒魚引粵誌曰三鬣不上銅鼓灘謂鱒鯠不過潯州今疑未敢定也

蜎蠉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

說文肙小蟲也肙與蜎同鄭注考工記廬人云蜎掉也讀若井中蟲蜎之蜎即此也莊子秋水篇釋文蚢音寒井中赤蟲也一名蜎引爾雅及郭注是蚢與蠉同廣雅云孑孓蜎也孑孓即蛣蟩又作蛣蟨淮南說林篇云孑孓為蟲高誘注孑孓結蟨水上倒蚑蟲按今此蟲多生止水頭大而尾小尾末有岐行則搖掉其尾翻轉至頭止則頭懸在下尾浮水上故謂之倒跂蟲爾雅翼謂之釘倒蟲釘倒猶顛倒也今登萊人呼跟頭蟲揚州人呼翻跟頭蟲欲老則化為蚊尾生四足遂蛻於水而蚊出矣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蜎化為蚊是也蜎狂兗反蠉香兗反郭云赤蟲乃別一種細如絲而赤者長寸許穴泥中其行蜿蜒欲老頭上生毛亦化蚊也然與蜎非一物郭注誤耳

蛭蟣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為蟣

說文蛭蟣也爾雅謂蛭曰蟣廣韻蛭水蛭引博物志曰水蛭三斷而成三物蓋此物至難死碎斷能復活也本草水蛭一名蚑唐注一名馬蜞釋文亦名馬蟥者並與蟣音同也寇宗奭云汴人謂大者為馬鼈腹黃者為馬蟥按今俗人呼馬蟥或呼馬鼈喜生濁泥水中有大如拇指者其小者齧人尤猛也賈子春秋連語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遂吞之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論衡福虛篇云蛭之性食血惠王殆有積血之疾故食食血之蟲而疾愈也

科斗活東蝦蟆子

釋文引樊孫云科斗蝦蟆子也活東舍人本作顆東與釋草菟奚同名活有括音顆活聲近活東科斗俱雙聲字也東山經云薦山湖水出焉其中多活師郭注科斗也是活師即活東莊子天下篇云丁子有尾成云即蝦蟆子古今注云一曰玄魚一曰玄針因形似為名也今科斗狀如河豚形圓而尾尖并頭尾有似斗形冬春遺子水中有如貫繩日見黑點春水下時鳴聒而生謂之聒子初生便黑無足有尾或云聞雷尾脫即生腳矣

魁陸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

說文魁蜃也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本草海蛤一名魁蛤別錄魁蛤一名魁陸一名活東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陶注云似紡軖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云是老蝙蝠化為蜀本注云形圓長似大腹檳榔兩頭有孔今出萊州按今出登州海中者形如檳榔屏縱橫文如刻鏤鄭注士冠禮云魁蛤也是魁即魁蛤聲轉形狹魁堆以被視周語云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韋昭注小阜曰魁然則魁陵猶言魁陸皆取高阜以為名也郭云即今之蚶者釋文引字書云蚶蛤也出會稽可食嶺表錄異云瓦屋子南中舊呼為蚶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壟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按今東海人呼瓦壟子不甚重也嶺表錄異所說郭氏江賦洪蚶專車注引臨海水土記云蚶徑四尺背似瓦壟有文

蜪蚅未詳

鼁鱦蟾諸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在水者黽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說文鼁鼁黽詹諸以脰鳴者又云鼀或作䵶是蝌蠆即鼁鱦一聲之轉鼀七宿反與䵶同字釋文音鰍為秋非古音也書大傳云濟中詹諸郭注詹諸鼀鼀也按鼀鼀詩借作戚施以喻醜惡但大傳所說是鼀鼀在水中者爾雅所言則詹諸居陸地者本不同物古多通名故本草蝦蟆別錄一名蟾蜍一名鼀一名去甫一名苦蠪陶注云此是腹大皮上多痱磊者今按陶說正是詹諸俗作蟾蜍非蝦蟆也蝦蟆小而土黃色詹諸大而黑黃色其行遲緩故名鼀鼀鼀鼀猶局蹙也去蚥即去甫夏小正鳴蜮以蜮為屈造淮南說林篇以屈造為鼓造屈與鼀造與鼀俱聲相轉月令疏引李巡注蟾諸蝦蟆也郭以似蝦蟆居陸地別之是矣○說文黽鼀黽也郭云耿黽者耿與蟈聲相轉秋官蟈氏掌去鼃黽鄭注以蟈為蝈鼀為耿黽今驗人家庭院止水中有小鼀鼀黃色腹下赤大如指頭其鳴如曰孤格孤格即蟈之合聲聒人耳形尤可惜秋官所去疑指此物鄭似失之蓋鼀即青鼀與耿黽別種非一物也陶注別錄鼀云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又一種黑色南人名為蛤子食之至美又一種小形善鳴喚者名鼀子此則是也今按陶注以土鴨與蛤子為二物亦非也鼀似蝦蟆背青綠色尖腹細其鳴哇哇者是也黽似青鼀大腹背有黑文一道其鳴蛤蛤者是也鳴聲似鴨故名土鴨黽與耿黽似非一物郭本鄭注以耿黽為黽亦非矣

蜌螷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螷

說文螷蚌也脩為螷圜為蠣蠣讀若賴天官鼈人祭祀共螷蠃蚳以授醢人既夕禮東方之饌有螷醢鄭注並云螷蜯也本草

馬刀陶注引李當之云生江漢中長六七寸大都似今蜯而非今按蜯即蠯蠯蜯聲轉蚌亦蜯聲也蚌蛤二物古每通名廣雅云蛤蜃蛤蠯也鄭衆注鼈人云蜃大蛤也韋昭注晉語云蛤蜃皆蚌類高誘注淮南道應篇云蛤梨海蚌也此皆通名若其正名長則為蚌圜則為蛤今海邊人呼蛤梨為蛤蜊蜊即蠣聲之轉說文魚部蛹蚌也蛹亦蠯聲之轉禹貢蠙珠說文作玭與蜌又疊韻矣

蚌含漿蚌即蜃也

說文蚌蜃屬按月令注大蛤曰蜃晉語注小曰蛤大曰蜃是蜃為蛤屬許以釋蚌亦通名耳鄭注鼈人以含漿為異物之屬蓋蚌類多種伏泥中含肉而饒漿故被斯名矣今江湖陂澤此類實繁形脩而扁如石決明而殼兩片相合腹亦生珠禹貢蠙珠孔疏云蠙是蚌之別名蚌蠙聲亦相轉吳都賦云蚌蛤珠胎與月虧全蓋凡蚌之屬腹多孕珠者也類聚引郭氏贊云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鼈三足能龜三足賁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

說文鼈甲蟲也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鄭注梓人云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又注大司徒以龜鼈之屬為介物也左氏昭七年疏引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論衡是應篇云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然則此雖異種非靈物也郭引中山經文又言有六眼龜廣異聞耳君山在今常州府宜興縣西南濱大江故江賦云有鼈三足有龜六眸是也二物亦產江中初學記引朱略云吳郡嘗獻六眼龜宋書符瑞志又云有四眼八眼龜見會稽及吳興然則龜眼二耦以少為異四八耦以多為異蓋不足致辨也中山經言三足龜食者可已腫三足鼈食之無蠱疫而蘇頌圖經云食之殺人也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賁謝音奔又音墳顧彼義反是無正音按能古以為三台字則當音奴代反又左昭七年傳化為黃熊釋文熊作能本爾雅則能應讀如字古音能熊同在東部也

蚹蠃螔蝓即蝸牛也**蠃小者蜬**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

說文蝸蝸蠃也蝓虒蝓也又蠃蝓蠃也一曰虒蝓俱本爾雅按虒虎之有角者蝸牛有角故得虒名俗加虫為螔耳蝸蠃與㝅蠃聲同故螺蠃名蒲蠃蝸蠃名蚹蠃蚹蠃與蒲蠃聲相轉蚹蝓亦聲也蚹蠃轉為僕纍見中山經僕纍即螺蟆又轉為蒲蠃高誘注淮南俶真篇云蠃蠡蒲蠃也按今海邊人謂蠃為蒲蠃于樓賓人謂蝸牛為蒲蠃揚州人呼旱蠃順天人呼水牛蠃蠡廣雅作蠡蠃人謂之轉耳又轉為陵蠡本草蛞蝓一名陵蠡古今注云蝸牛陵蠡也莊子則陽篇云有所謂蝸者釋文引李頤注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又引三倉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然按本草既有蛞蝓別有蝸牛則非一物也陶注蛞蝓無殼蝸牛俗呼為瓜牛生山中及人家頭形如蛞蝓但背負殼爾草雅引孫炎正義以為負螺而行因以名之古今注云蝸牛形如螔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是皆以蝸牛螔蝓為二物但經典則不別通謂之蠃也故鄭注鼈人蠃人及士冠禮並以蠃為螔蝓書大傳云鉅定蠃鄭注蠃蝸牛也士冠禮注今文蠃為蝸又云內則蝸醢是蝸蠃古通用○此蠃謂水蠃也小者曰蜬與貝同名大者即名蠃蠃與螺同郭特謂最大者言耳吳語云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韋昭注分蒲蠃為二非也蒲蠃即螺蠃一聲之轉類聚引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並與郭義合

螖蠌小者蟧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螖也似蟹而小

玉篇螖蠌蟲不言其狀郭云螺屬者類聚引南州異物志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今按螖蠌釋文滑澤二音滑澤猶言讀宅也即寄居之義骨鐸猶言骯肮也象其殼形今海邊人凡載殼者通謂之螺螺與螺聲相轉今驗寄居形狀大小不一其蟲俱如蜘蛛而有螯如蟹載殼而游亦能走出殼如小螺形色瑰異然則埤蒼以為螺屬殆指此也郭又引或說即彭螖者古今注云蟛螖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為擁劍一名執火嶺表錄異云彭蜞吳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閒多以異鹽藏貨於市今按郭注螖存兩說前義為長彭越廣韻作蟚蚏也

蜃小者珧珧玉珧即小蚌

月令注大蛤曰蜃是蛤大者名蜃小者名珧也說文珧蜃甲也所以飾物也引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詩瞻彼洛矣傳亦援其文也東山經云激女之水多蜃珧郭注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上大下小其殼中柱炙之味酒釋文引字書云玉珧肉不可食惟柱可食耳按此即江瑤柱亦名車螯其殼紫色有班文故王會篇云東越海蛤且甌文蜃是矣釋文珧衆家本皆作濯蓋珧从兆聲與濯音近故相通借

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後弇諸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右倪不若**行頭右庳為右食甲形皆爾

春官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是周官先有成文此釋之也○俯者天龜也卜師注下俯者也龜人注天龜俯書大傳云孟諸靈龜鄭注龜俯首者靈晉書文帝紀魏咸熙二年朐䏰縣獻靈龜蓋即此矣左氏昭廿四年傳寶其寶龜僂句張聰咸杜注辨證引高誘呂覽注傴僂俯者也句猶倨句之句亦俯首向下貌然則僂句蓋天龜矣杜氏方之大蔡無據○仰者地龜也鄭注上仰者也地龜仰按謝彼作繹謝繹古同聲釋文謝衆家本作射蓋射有繹音韓詩斁作射卯其例也又射序古音同序與豫通見鄉射禮豫斁聲相轉也○諸與者同前弇者東龜也卜師注陽前弇也龜人注杜子春讀果為蠃釋文果蠃俱音火反賈疏此龜前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為蠃露也爾雅釋文弇古奄字又作掩果衆家作裹唯郭作此字然則裹有包藏之意弇在前故曰裹露在後故曰蠃蠃與倮同○後弇者南龜也鄭注陰後弇也又云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按獵之言捷也捷謂接續義見釋詁此龜後甲長若後有接續也○左倪者西龜也倪與睨同賈疏以為頭向左相睥睨是也會稽錄云孔愉買龜放之中流龜左顧即此矣莊子言豫且得白龜搜神記言毛寶釣得白龜郭注龜人西龜白並是靁類靁聲近故古字通○右倪者北龜也鄭注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

然則左右倪者謂頭偏向左右故亦云長非甲長也諸不二字鄭以為語助及發聲非義所存故注從省

貝居陸贆在水者蜬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大者魧**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卽魧屬**小者鰿**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貾黃白文**以黃為質白為文點**餘泉白黃文**以白為質黃為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蚆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蜠大而險**險者謂汙薄**蟦小而橢**卽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

說文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鄭注士喪禮云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類聚引詩義疏云貝龜屬詩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李時珍云今貝獨雲南用之呼為海肥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蜬說文作䖔云居陸名猋在水名蜬類聚引爾雅正作䖔按蜬蜬水猋同名蓋貝亦蟲屬而有文彩故人異而珍之○魧釋文引字林作蚢云大貝也郭氏江賦紫蚢如渠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鄭注渠車罔也車輞為渠見考工記大傳又云南海大貝白虎通封禪篇云江出大貝漢書言尉佗獻大貝五百蓋此物產於江海故類聚引廣志云大貝出巨延州劉欣期交州記云大貝出日南如酒杯詩疏引陸璣疏云其貝大者常有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鰿者小貝之名本草名貝子別錄名貝齒陶注出南海此是小小貝子人以飾軍容服物者虞衡志云日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按漢書食貨志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然則小貝之外又有玄貝爾雅但言小者以包之○貽者釋文顧餘之反字林作蛤大才反黑貝也王會篇云共人玄貝孔晁注以共人為吳越玄貝卽貽貝也鹽鐵論錯幣篇云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按紫石卽紫貝如彼所說則殷人蓋白貝歟○貾泉者釋文云或作蚳螺書顧命云文貝伊几西山經云番澤其中多文貝郭注餘泉蚳之類也又云邽山濛水出焉其中多黃貝詩成是貝錦箋文如餘泉餘貾之貝文也疏引李巡曰餘貾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同云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郭說蚳泉與李同其說紫貝與陸異今所見紫貝質文正如陸說郭所說者今未見也類聚引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素質紫飾文若羅珠又引相貝經云赤電黑雲謂之紫貝○蚆者雲南人呼貝為海肥肥貝聲轉也尤侗暹羅竹枝詞云海肥買寶解香燒原注行錢用肥羅斛香名然則肥與貝皆蚆之別體矣頯與頄同權也郭音匡軌反謂中央廣兩頭銳也士喪禮注博廣也○蜠者魧之別名也釋文魧又口莽反蜠郭求隕反則蜠魧亦聲轉也險者春官典同氏險聲斂注險謂偏弇也郭訓險為薄則讀與儉同左襄廿九年傳大而婉險而易行史記險作儉劉修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險儉古字通也○蟦卽嶞也嶞者周頌般云嶞山喬嶽楚辭天問篇云南北順橢其衍幾何皆以橢為狹而長也詩破斧傳隋銎曰斧士冠禮注隋方曰篋隋俱橢字之省

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轉相解博異語別四名也

說文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虺以注鳴鄭注梓人則云胸鳴榮原屬說文又云易蜥易蝘蜓守宮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按蜥亦作蜴詩胡為虺蜴傳蜴螈也蜴卽蜥字故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也爾雅說文乃云蜴音亦說文字林作易此音誤矣蓋詩之虺蜴俗讀為易因而爾雅蜥易亦誤為蜴不知蜴卽蜥之異文經典轉寫多誤唯方言作易蜴郭注音析不誤宜據以訂正焉詩疏引李巡曰蠑螈一名蜥易蜥易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蠑螈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易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方言云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蠅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音析)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之閒謂之螔蜓北燕謂之祝蜓廣雅俱本方言而增以蚵蠪玉篇蚵蠪蜥易也一切經音義七云守宮江南名蝘蜓山東謂之蝀蟧陝西名辟宮按今登萊人謂守宮為蝎虎青斑色好在壁閒卽蝘蜓矣其在草中者形細長黃斑色謂之馬蛇子卽蜥易矣蜥易蛇醫聲之轉耳東方朔云是非守宮卽蜥易然則此皆同類故爾雅通名矣邵氏正義據御覽引曹叔雅異物志云魚跳躍則蜥易從草中下便共浮水上而相合此蜥易所由附見魚類也

蝁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惡**螣螣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淮南云蟒蛇**蟒王蛇**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為蝮虺

說文蝁蛇惡毒長也蝁虺屬按蝁之言惡也此蛇最毒惡故淮南人呼蝁子○說文它虫也或作蛇螣神蛇也通作騰大戴禮勸學篇云騰蛇無足而騰荀子作螣蛇無足而飛史記龜策傳云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後漢書注引爾雅舊注云螣蛇有鱗是為龍類也慎子云飛龍乘雲螣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一名飛蛇中山經云柴桑之山多飛蛇郭注卽螣蛇乘霧而飛者淮南泰族篇云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郭引淮南云蟒蛇者邢疏蟒當為奔引淮南覽冥篇云前白螭後奔蛇許慎云奔蛇馳蛇高誘注奔蛇騰蛇也按螣騰二字形近釋文上直錦反字又作朕下徒登反字又作螣○孫氏星衍曰蟒字義當用莽小爾雅云莽大也按爾雅古本必作莽莽形近奔故上注引淮南奔蛇誤作莽俗又加虫作蟒矣王蛇者王大也楚辭大招篇云王虺騫只王虺卽王蛇也類聚引郭氏讚云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晉書郭璞傳客傲云蟒蛇以騰鶩棄鱗今按蛇有大者便能乘風騰鶩非必螣蛇始然今有果蟒不能騰人喽之以為珍味矣○虺者虫之叚借也說文蝮虫也又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是虺當作虫借作虺郭注南山經云虫古虺字非矣其說蝮虫南山經及北山經兩處並云色如綬文又云文閒有毛如豬鬐大者百餘斤然則彼蓋蝮虫之最大者楚辭招魂所謂復蛇蓁蓁與爾雅之蝮虺名同實異非一物也爾雅所釋乃是土虺今山中人多有見者福山棲霞謂之土腳蛇江淮閒謂之土骨蛇長一尺許頭尾相等狀類土色人誤踐之躍起中人故郭氏圖讚云蛇之殊狀其名為虺其尾似頭其頭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足蠚其形狀矣若然爾雅首大如擘擘蓋臂之叚借釋文引劉昌宗音補歷反得之臂謂手以上者與身博三寸相等也又引孫云頭如擘指蓋失之矣又引說文擘下無指字今本有者衍也詩疏引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郭云此是一種蛇名蝮虺亦非本草陶注以蝮蛇及虺與蚖分為三物今按蚖蝘卽虺之或體陶誤分耳蜀圖經云蝮形短鼻黃黑如土色類聚引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截斷皮出血則身盡腫九竅血出而死廣志圖經所說正是土虺今北方土虺毒少減中人亦不至死與南方者異矣

鯢大者謂之鰕 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

說文鯢刺魚也邢疏以爲雌鯨非也鯨海大魚雄曰鯨雌曰鯢與此同名非一物也王會篇云獩人前兒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書卽此物兒鯢古字通也北山經云決決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郭注鯑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卽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爲鯑音蹄水經伊水注引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鯉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史記始皇帝之葬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注人魚似鮎也御覽引異物志云鯢魚有四足如鼈而行疾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曰鰕魚含水仰天不動小鳥就飲因而吞之廣雅云鰨鯢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禺禺鱋鰨徐廣注鰨一作鰨郭注鰨鯢魚也漢書音義云鰨鯷魚也然則鰨鯷鯢俱鯢之別名也海外西經云龍魚陵居一曰鰕一曰鼈魚又云龍魚其爲魚也如鯉鯉卽鰕鯉其形似鼈故又名鼈魚

魚枕謂之丁 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 魚腸謂之乙 魚尾謂之丙 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

魚頭骨爲枕郭云似篆書丁字可作印者謂作印章也云魚去乙者內則鄭注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鄭說非爾雅義郭借引耳魚尾岐與燕尾同狀如篆書丙字

一曰神龜 龜之最神明 二曰靈龜 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卽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三曰攝龜 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爲陵龜 四曰寶龜 書曰遺我大寶龜 五曰文龜 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六曰筮龜 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 七曰山龜 八曰澤龜 九曰水龜 十曰火龜 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易損卦云或益之十朋之龜虞翻注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孔疏引馬鄭注並用爾雅禮器疏云大凡神靈寶文攝唯五龜而已蓋龜山澤以下皆因所生處以爲名故止言五龜也廣韵十七登引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錫十朋蓋在逸周書箕子篇內今缺其文也○神龜者王會篇伊尹四方令云正西神龜爲龜史記龜策傳云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禮器疏引郭注此當龜以爲畜在宮沼者音義之文本禮運爲說也南齊書謂神龜腹下有[illegible]兌卦此蓋異龜非所恆有郭氏未言以此可見○靈龜者劉逵蜀都賦注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華陽國志亦云其緣可作叉世號靈叉叉與釵同並郭所本今郭注叉作又字形之誤宜據以訂正郭又云一名靈蠵能鳴者說文蠵大龜也以胃鳴者羽獵賦云挾靈蠵初學記引廣志曰鸞龜形如龜出交州山中在山上食草長尺餘禮器疏引郭注云今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是郭以此龜卽天龜說苑辨物篇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類聚引吳謝承表云伏覩靈龜出於會稽章安臣聞靈龜告符五色煥彰則金則玉背陰向陽○攝龜者禮器疏引郭云以腹甲翕然攝斂頭閉藏之卽當周禮地官四方之龜知者以皆有奄斂之義故也按釋文攝謝之涉反然則攝猶揩也亦猶折也言能自曲折解張閉如揩疊也本草別錄陶注又有蔡龜小狹長尾用以卜則吉凶正反唐本注云蔡龜腹折見蛇則呻而食之荆楚之間謂之呷蛇龜郭云江東呼陵龜卽攝龜矣○寶龜者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以龜青純爲寶何休注千歲之龜青髯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郭引書大誥文禮器疏云卽遺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及公羊龜青純皆是也○文龜者類聚引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雒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及郭所引河圖皆其類也○筮龜者注言常在蓍叢下潛伏龜策傳引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又云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山澤水火龜者皆因龜所生處以爲名其火龜尤異故擧火鼠以況之郭注山海經云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之火浣布是也類聚引郭氏讚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於火或游於蓍雖云類殊象二一歸寶靈致用極數盡幾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四

孫男聯蔣伯愷薇近垣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五

棲霞郝懿行學

釋鳥第十七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左傳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其述五鳩五雉九扈之屬爾雅皆釋其名天官庖人辨六禽鄭衆以鴈鶉鷃雉鳩鴿爲釋爾雅並詳其目旁及怪鴟爰居之類寔氏所稱大鳥也鳥鼠同穴之倫禹貢所標地望也篇內旣言二足而羽謂之禽然則蝙蝠鼺鼠由皆鼠屬而居鳥部者夏小正云凡有翼者爲鳥也又鳥隹以長尾短尾爲別茲篇所釋則兼長尾短尾而總題曰釋鳥

隹其鳺鴀　今鵓鳩

說文雔祝鳩也左氏昭十七年傳祝鳩氏司徒也杜預注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按鵻卽雔字形譌陸德明音鵻爲隹非也祝鳩鵻其聲相轉雔借作隹釋文反以隹旁加鳥爲非失之矣鵻鳩嘗作夫不詩四牡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南有嘉魚傳鵻壹宿之鳥也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左傳疏引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隹其夫不孝故爲司徒詩疏引舍人曰鵻名其夫不（左傳疏引無其字）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又引郭曰今鵓鳩也爾雅注作鵓鳩鵓鳩卽夫不之合聲也鵓鳩聲轉爲鵓鴣又轉爲鵓鴿以其棲有定所故南方有鵓鴣定之語以其巢不完而卵易墮故北方有鵓鴣墮卵之諺一種形小而善鳴俗謂之水鵓鴣因其聲以爲名也方言云鳩自關而東謂之鵖鷎（音郎皋）其鵖鳩謂之鸊鷎自關而西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音班）其小者謂之鴉鳩（今荊鳩也）或謂之鷄鳩或謂之鴉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閒謂之鷦然則方言鵴鳩以下皆卽爾雅之鵻夫不其鳻鳩乃鶌鳩寔鵻非一物方言蓋誤惟廣雅以鵖鷎鵴鳩爲鳩名以鵴鳩鳻鳩鶻鳩卽班也以鵓鳩以下爲鵓鳩卽夫不也分爲三類足正方言之失矣陸璣詩義疏云鵻今小鳩也一名鵓鳩幽州人或謂之鵧鷎梁宋之閒謂之隹揚州人亦然又云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陸疏所說得其形狀李巡謂之楚鳩郭氏謂之荊鳩皆卽今鵓鳩也水經濟水注引廣志云楚鳩一名嗥啁高唐賦云正冥楚鳩楚鳩荊耳隹其鳺鴀夫不雙聲也

鶌鳩鶻鵃　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

說文鶌鶌鳩也鶻鶻鵃也詩氓傳云鳩鶻鵃也是鶌鳩卽名鳩以其多聲又名鳴鳩詩小宛傳鳴鳩鶻鵰鵰古字通亦猶舟周古通用也又名滑鳩莊子逍遙遊篇云鷽鳩釋文引崔譔云鷽讀爲滑滑鳩一名滑雕卽毛傳所謂鶻鵰也又名鶻嘲禮記疏引郭云鶻音九物反鶻鵃後世卽謂之鶻嘲所引蓋郭音義之文今驗其聲正作鶻嘲嘲聲轉又爲鶻鵃格磔也左昭十七年疏引舍人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樊光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爾雅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班鳩也杜陽人謂之班佳似鵓鳩而大項有繡文班然故曰班鳩高誘呂覽季春紀注亦云鳴鳩班鳩也廣雅謂之鶻鳩鶻與班同也書以春鳴故東京賦云鶻鳩春鳴其背青黑故今呼之青肩其膺采班故謂之班鳩矣方言以雖大者謂之鳻鳩鳻與班雖同音非同物也

鳲鳩鴶鵴　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

說文秸鞠尸鳩詩作鳲鳩召南及曹風毛傳並作秸鞠秸借字也箋於鵲巢言其性拙傳於曹風言其平均俱就詩生訓也左昭十七年疏引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方言云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閒謂之結誥結誥卽秸鞠聲之轉也西山經云南山鳥多尸鳩郭注尸鳩布穀類也或曰鶻鵰也其注方言鳲鳩亦曰或云鶻也者月令仲春鷹化爲鳩鄭注鳩搏穀也高誘呂覽仲春紀注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篇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是皆鄭高郭注所本也布穀轉爲擊穀又爲穫穀又爲擊穀方言云布穀周魏之閒謂之擊穀御覽引陸璣疏云今梁宋之閒謂布穀爲擊穀一名擊穀一名桑鳩然則擊穀與桑鳩相轉矣擊穀又轉爲郭公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呼爲郭公北人云撥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以翼相拂擊六書故云其聲若曰布穀故謂之布穀又謂物姑又謂步姑按今揚州人謂之卜姑東齊及濟渝之閒謂之保姑其身灰色翅尾末俱雜黑色農人候此鳥鳴布種其穀矣左傳疏引孫炎據方言以鳲鳩爲戴勝後漢書注亦以布穀爲戴勝今驗戴勝鳴聲亦曰擊穀又曰穫穀穀而非鳲鳩布穀之倫郭注方言辨其失也

鷑鳩鵧鷑　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鴭

釋文鷑居立反郭巨立反鵧音及施乾符悲反郭方買反按鵧鷑聲轉爲批頰卽批頰鳥也又名鵯鵊淮南說林篇云烏力勝日而服於鵯鵊高誘注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鵯鵊爾雅謂之禪笠秦人謂之祝祝舊時晨鳴人舍者鳩烏皆畏之然則高注禪笠卽爾雅之鵧鷑其鵯鵊卽鵯札廣雅謂鵯鵊爲札形相似因而展轉致譌其說是矣祝祝鵯札聲亦相轉又名車搗亦名加格皆語聲相變耳廣雅云車搗鵯札也荊楚歲時記云春分有鳥如烏先雞而鳴聲如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候人驚鵯格也今驗此鳥黑身長尾其夜鳴之聲正如歲時記所說郭云江東名烏鴭者玉篇烏鴭似鳩有冠爾雅翼云今烏鴭小於烏而能逐烏按烏鴭卽鵯鵊鳴因其色黑爲名鳴鴭亦聲轉也

鴡鳩王鴡　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

說文鴡王鴡也左傳鴡鳩氏司馬也杜預注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疏引李巡云王鴡一名鴡鳩詩疏引陸璣疏云鴡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楊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按爾雅鷹白鷢與王鴡爲二物楊許欲合爲一非矣能翾波今魚出食之故淮南說林篇謂之沸波郭云鵰類江東呼鶚說文鶚雕也鷲鷙鳥也鶚與鶚同史記正義云王鴡金口鶚也毛傳摯而有別此引作鷙而亦音至釋文得之

鵅鵋䳢　今江東呼鵂鶹爲鵋䳢亦謂之鴝鵅音格

說文䳢忌欺也郭以爲鵂鶹廣韵云鵋䳢鵂鶹鳥今之角鴟也䳢䳢與鵂古同讀音如鴟鵂鵂又雙聲也轉爲鵂鶹鵂鶹與鉤同釋文鉤本今作鴝鴝鵅亦雙聲矣一切經音義廿引舍人曰鵂鶹南陽名鉤鵅一名忌欺詳下怪鴟

鶹鷂軌　未詳

鴗天狗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為水狗
說文鴗天狗也本草拾遺云穴土為窠取其尾為飾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魚按今所見者青翠色大如燕而喙極長尾絕短喙足皆赤色爾雅翼云今謂之翠碧鳥又謂之魚狗或曰小者為魚狗大者名翠奴

鷚天鸙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天鷚音綢繆
說文鷚天龠也釋文鷚孫音流鸙說文作龠則與釋草之龠天蘥同名條鸙本以鷚雉俱為天鸙非也下云雉之莫子為鷚非天鸙矣今此鳥俗謂之天雀毛色全似阿鷚而形差小高飛直上鳴聲相屬有如告訴或謂之告天鳥即此也

鵱鷜鵝今之野鵝
說文鵱鷜也類聚引廣志曰鵱鷜野鵝也本草陶注野鵝大如鴈猶似家蒼鵝謂之鵱鷜也鵱鷜疊韻鵱鷜雙聲

鶬麋鴰今呼鶬鴰
說文用爾雅鶬或作鵂列子湯問篇云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司馬彪云鶬似鴈而黑亦呼為鶬鴰顏師古漢書注鶬鴰今關西呼為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鸝俗名為錯落又謂鴰鹿將鴰鹿將鴰鹿皆象其鳴聲也按將鹿聲相轉今萊陽人謂之老鶬南方人謂之鶬雞鴰鴰聲亦相轉

鵅烏鸔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鸔音駮
說文鵅烏鸔也釋文鵅音洛鸔孫音暴郭云似鶂者莊子天運篇云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鶂鳥高飛似鴈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鳥鸔似之也陶注本草鳥賊魚云是鸔鳥所化作今其口腹具存猶相似爾蜀圖經亦同茲說然鸔鳥非即烏鸔

舒鴈鵝禮記曰出如舒鴈今江東呼鳴音加　舒鳧鶩鴨也
說文鴈鵝也鵝鴚鵝也方言云鴈自關而東謂之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倉鳴郭注今江東通呼為鳴廣雅本方言云鳴鵝倉鳴鴈也鴈與鴈同鳴與鵝同通作駕司馬相如傳弋白鵠連駕鵝史記作鴐然則鳴鵝疊韻其聲也倉鴚言其色也內則疏引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為鵝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一切經音義二引孫炎曰鵝一名舒鴈今按鴈鵝同類而別古人則通莊子山木篇云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蓋鴈即鵝矣鵝有蒼白二色蒼者全與鴈同郭引出如舒鴈者聘禮記文○說文鶩舒鳧也鳧舒鳧鶩也廣雅云鳧鶩鴨也鶩或作鶖鶖與鶩同鶩音木鶩鶩聲相轉也鴨通作匹大宗伯云庶人執鶩鄭注鶩取其不飛遷象庶人安土重遷也說苑脩文篇云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摯曲禮云庶人之摯匹鄭注說者以匹為鶩疏引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為鳧本草拾遺引尸子亦云野鴨為鳧家鴨為鶩然則鳧鶩本有定名故春秋繁露郊祀對云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鳧非鶩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其說是矣鶩人家常畜故連釋之內則云舒鴈翠舒鳧翠鄭注用爾雅按謂之舒者以其行步舒遲也

鳽鵁鶄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說文鳽鵁鶄也白帖引禽經云交目其名鳽是鵁鶄以交目得名故又云睛交而孕也類聚引異物志曰鵁鶄巢於高樹生子在窟中未能飛皆銜其翼飛也今按此鳥紅毛為冠翠鬣紫纓斂羽朱被文彩燦然宜鄭注東方朔傳鵁鶄並列矣通作交精上林賦云交精旋目是也鳽从开聲釋文引字林音肩得之鳽鵁聲相轉也云厭火災未聞

輿鵛鶋未詳
釋文輿樊孫本作鸒玉篇云鸒雗又云鵛鶋鳥也鸒鵛鳥喙蛇尾也廣雅云鸒雀怪鳥屬也釋文鵛古形反

鵜鴮鸅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
說文鵜胡污澤也鵜或从弟詩候人傳鵜洿澤鳥也鄭注表記云污澤善居泥水之中淮南齊俗篇云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魏志王朗傳云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按鵜鶘又名鵹鶘東山經云沙水其中多鵹鶘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郭注今鵜鶘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詩疏引舍人曰鵜一名污澤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斗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按淘河即鵜鶘聲之轉今此鳥黑色高腳垂胡食多肉少乃知貪者未必肥也

鶾天雞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
鶾當作翰說文翰天雞赤羽也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本王會篇文也翬雉郭引作彩雞說文翰與鶾別鶾字解云鶾雞肥翰音者也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鶾雞肥本作雞肥翰音見作翰音今依段本改正）然則鶾是丹雞不名天雞此假借耳故釋文鶾本又作翰樊云一名山雞按山雞亦羽復無天雞之名山雞即鷩鷩雉釋名所說是也今所謂天雞出蜀中者背文揚赤膺文五彩翰如舒錦一名錦雞又未知即爾雅所釋不也徐鍇繫傳引謝靈運詩云天雞弄和風唐江南進士試此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蓋釋蟲亦有翰天雞與此相亂見困學紀聞十七然則此及釋蟲唐以前本俱作翰字亦可知矣

鷽山鵲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
說文鷽雗鷽山鵲知來事鳥也鷽或作鸴繫傳引西京雜記曰干鵲噪行人至亦猶猩猩知人往事也禮射鵠鵲即此也廣雅鳱鵠鵲也鄭注大射儀引淮南子鳱鵠知來賈疏亦云山鵲然則鳱鵠即雗鷽聲相近今淮南氾論作乾鵠知來而不知往高誘注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卑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今按高注即今乾鵲非山鵲也舊說山鵲今赤觜鳥山中人諺云朝鸞叫晴暮鸞叫雨此亦知來事之證也

鷣負雀鷣鷂也江南呼之為鷣善捉雀因名云音淫
說文鷂鷙鳥也廣雅云鷣鷂鵰鶻子籠脫鷂也鷂與鷣鷂俱聲相轉鷂子即鷂子也類聚引詩義疏云隼鷂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

鳸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按隼是鷂名鶻
是雀鷹今雀鷹小於鸇眉大者名鷂子皆善捉雀

鶹鶅艾未詳

鄭樵注云艾卽鴱也巧婦
鳥之雌者也說在下文

鶨鵙老鶨鶨也俗呼爲癡鳥

說文鶨欺老也左昭十七年疏云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
屬扈下舊解云鶨一名鵙老扈一名鷃鷃雀也唯樊光斷鶨爲
句以老下屬扈按說文鶨九扈之名有老扈鷃是許亦斷老下屬蓋
本賈逵說也然則二讀俱通故許兩從之郭云鶨鶨也者釋文引
字林云句喙鳥今按舊圖作直喙
說又作長頸短尾鶨身大鳥也

扈鴳今鴳雀

說文鴳雇也又云老雇鴳也是鴳鷃同晉語云平公射鴳韋昭注
鴳扈小鳥也莊子逍遙遊篇釋文引司馬彪注鴳鴳雀也高誘注
呂覽明理篇云鴳一名冠爵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纂文云關中有
鴳雀堆是也顏師古急就篇注亦有鴳雀堆今鴳雀堆如雀而大
東齊謂之阿鴳子色如鶉鵪善鳴多聲一種有毛角者高誘所謂
冠雀今俗呼老兒角然則老扈之名豈以此歟又說文老扈鴳條
鴳本作鷃鷃重文左昭十七年疏引爾雅老扈鴳賈服並云鴳鴳
亦聲音爲名也然今驗其鳴聲殊不相似服虔賈逵失之杜預左傳
注亦仍其失殊謬
成蔣謂論之是矣

桑鳸竊脂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

說文及詩小宛傳俱用爾雅釋文引蔡邕獨斷云桑扈氏農正趣民養
蠶鄭箋竊脂肉食左傳疏引李巡云竊脂一名桑扈又引陸璣義
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淮南說
林篇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高誘注亦以桑扈爲青雀
今驗青雀俗名黑阿鴨子大如鴝鵒背青黑色腹下藍色性喜食
肉雖多不饜善鳴發聲清壯人或畜之以騁其聲高誘陸璣所謂
青雀蓋指此也說竊脂者舊無異義唯孔穎達左傳疏致駮難
而援釋獸虎竊毛之竊謂竊卽古淺字此說似是而非訓竊爲淺
但可施於下文竊藍竊黃而說竊脂則竊脂非白鳥也詩言有
鶯其羽有鶯其領畫可見矣爾雅所釋不妨互有異同竊脂實竊
黃竊藍亦是也孔疏欲變
舊說而失之故未可從

鳭鷯剖葦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斑長尾

說文刀鷯剖葦食其中蟲集韻云一名剖葦食其中
蟲江東呼蘆虎虎狗桑衣也按虎狗桑衣其說未聞

桃蟲鷦其雌鴱鷦䳭桃雀也俗呼爲巧婦

說文鷦鷯桃蟲也詩小毖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
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正義引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陸
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
鵰按鷦鷯轉爲鷦鷯又爲蟭嘸呂覽求人篇鷦鷯作蟭嘸也
桃蟲又爲桃雀易林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
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贏或謂之女匠自關
而東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郭注今亦名爲巧婦然則桑
飛卽鷦鷯鸋鴂卽鴟鴞也鴟鴞詳見下文又爲蒙鳩楊
倞注荀子勸學篇云蒙鳩鷦鷯也蒙與鷦又一聲之轉今鷦鷯青
黃色眉間有白如粉竊麻爲巢至爲緻密故得女匠巧婦諸名矣
今東齊人謂之屋麥鶹
留揚州人謂之柳串

鶠鳳其雌皇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許

說文鶠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左傳鳳鳥氏曆正也鶡冠子度
萬篇云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詩卷阿傳鳳皇靈鳥仁瑞也
雄曰鳳雌曰皇釋文引陸璣疏云一名鶠其雌名鸞或曰鳳一
名鸑鷟說文云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
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
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
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南山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
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王會篇云西申以
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方揚以皇鳥孔晁注皇鳥配於鳳者
也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廣雅
本此又云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
鳴曰歸昌按古書說鳳自山海經逸周書而下互有異同今不具
錄郭注言鳳形狀本於廣雅然雞背彼作鶴身又言高六尺許今
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注引
東觀記曰鳳高八尺又京房易傳鳳皇高丈二然則郭言六尺亦
難定
也

䳭鴒雝渠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

說文䳭鴒雝渠也又云雝石鳥一名雝渠一曰精列按精列卽鶺鴒聲
相轉詩作脊令常棣傳云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耳疏引陸璣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廣韻云鶺鴒又名錢母大於燕
頸下有錢文鄭雅引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
則天當大雪按今驗之良然漢書東方朔云詩若鶺鴒飛且鳴矣
蓋此鳥喜飛鳴作聲行則首尾搖動巢於沙上故東齊謂之沙稽
留稽留又脊令之聲轉矣郭注上林賦云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足
吳都賦注作鶴䴖
蓋別一物非此也

鸒斯鵯鶋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音匹

說文鸒卑居也又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詩小
弁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夏官羅氏掌羅烏鳥鄭注以烏爲卑居
之屬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
謂之雅烏水經漯水注引孫炎曰卑居楚烏犍爲舍人以爲壁居
莊子曰雅賈馬融亦曰賈烏然則賈烏卽雅烏卑居舍人作壁居
是卑讀如壁郭音匹非矣斯字語詞故釋文云本多無此字是也
劉孝標類苑烏部並立鸒斯之目蓋失檢耳今此烏大如鴿百千
爲羣其形如烏其聲雅雅故名雅烏初學記引此注作楚烏也又
曰雅烏多羣作多聲蓋譌鷽堂
據水經注定爲孫義當是

燕白脰烏脰頸

小爾雅云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今此烏大於雅烏而小於慈烏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不祥漢書五行志云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世說輕詆篇云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皆謂此也

鴽鴾母　䳺也青州呼鴾母

說文鴽牟母也鴽或作鴑按鴑从奴聲鴽與作鴑則鴽从如古者如奴同聲釋文母字音無舍人本作無月令疏亦引舍人毋作無鄭注公食大夫禮及月令並作鴽毋無今按鄭注毋當作毋爾雅亦然毋毋二字形近易譌故釋文又云毋如字李音無以分別之若爾雅正作毋毋無音同釋文又何必舉李音為詞費乎必知毋當作毋者以鴾毋是鳥聲因為鳥名古蓋讀無如模與鴾毋俱雙聲故鄭及舍人本俱相通借可知古本必不作毋矣郭云䳺也者夏小正田鼠化為鴽為鼠傳云鴽䳺也月令疏引李巡云鴽䳺一名鴾毋呂覽季春紀注鴽鶉也青州謂之鴾鴾（一本作鴾鴾）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䳺淮南時則篇注亦同然則䳺鶉俱鴽之別名鶉䳺䳺即鴾毋之借聲亦如鄭注毋為借聲矣今䳺鶉鳴以翅插地如牛鳴聲中故曰鴾毋今棲霞人即呼為鴾子矣鶉䳺二鳥本非同類故公食大夫以鶉鴽並列內則鶉羹與鴽釀異名是皆以為二物也今驗黃黑雜文大如秋雞無尾鴽較長大黃色無文又長頸長䳺之言闇也鶉之言純也純亦文也

密肌繫英　釋蟲已有此名疑誤重

玉篇鶓肌鵴鵂鳥名又云鵴鳥名鳥似雀廣韵云鵴鵴英鳥名釋文鶓本今作密鶓本今作英按郭氏疑為重出今釋蟲釋鳥俱有翰天雞非誤重也鄭樵注以為英雞因冢喙名英而得名今所未聞

巂周　子巂鳥出蜀中

說文巂周燕也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巂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曰是望帝也按子巂即子規又作秭規史記曆書秭鳺先滜徐廣注即子規也又作姊歸高唐賦云姊歸思婦李善注引郭此注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蓋郭音義之文也又作子規廣雅云鷤鳺鷶鶬子規也鵜鴂與規同巂瑞規也鷤鴂之聲轉為鷤鴂離騷云恐鵜鴂之先鳴兮王逸注鵜鴂一名買鶬（漢書注作買鶬）衞以春分鳴也揚雄傳作鷤鴂枚乘梁王菟園賦作蝭蛙張衡思玄賦作鷤鴂又轉為杜鵑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鷤鴂一名杜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至當陸子熟鳴乃得止耳子規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鵑華陽國志作子鵑鴂鵑亦聲轉也說文以巂周為燕別名此古義也詩疏引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孫炎曰別三名文選七命注引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巂燕之翠（今呂覽本誤作雋觾）此燕名巂周之證

燕燕乚　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乚

說文燕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又云乚玄鳥也齊魯謂之乚取其鳴自呼象形乚或作鳦又云乚春分來秋分去左昭十七年傳玄鳥氏司分者也鄭注月令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九月陟玄鳥蟄今按燕鷰多於海濱坻岸及深山古木中蟄則毛羽解脫也廣雅又以朱鳥為燕詩燕燕傳用爾雅左傳疏云或單呼為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按漢書童謠亦云燕燕尾涎涎詩謠重文足句非必異方人語又燕燕之聲轉為鳦鳦曼聲言之為鷾鴯莊子山木篇云鳥莫知於鷾鴯司馬彪注鷾鴯燕也御覽九百廿二引爾雅舊注云齊曰燕梁曰鳦與郭注異蓋廣以為孫炎義也按南史隱逸顧歡傳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然則楚亦名鳦不獨齊梁云然矣

鴟鴞鸋鴂　鴟類

說文及詩傳用爾雅孔疏引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文選注引韓詩傳曰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林反敷之葦蘭風至蘭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韓詩所說即是鸋鴂故詩疏引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陸疏鸋鴂以下悉本方言玉篇亦同惟廣韵以鸋鴂為誤又韓毛諸家之說並以鴟鴞為小鳥無異詞郭以與下梟鴟相涉定為鴟類蓋失之矣劉向九歎云鴟鴞集於木蘭王逸注貪鳥也蔡邕弔屈原文云鸋鴂軒翥鸞鳳挫翮皆以鴟鴞為貪惡大鳥鄭箋本此段氏說文注鳥名多自呼鴟鴞正是鳥聲鴞于嬌切今讀許嬌切非

狂茅鴟　今鷂鴟也似鷹而白　怪鴟　即鴟鵂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　梟鴟　土梟

說文鴟鵂也籀文作鴟本草陶注鴟即俗呼老鴟者又有雕鴞並相似而大按鴟今順天人呼鷂鷹東齊人呼老鴰亦曰老雕善高翔者是也○茅鴟者廣雅云鷂鴟鵂鴟鷂也鷂通作茅左襄廿八年傳使工為之誦茅鴟一切經音義七引舍人曰狂一名茅鴟喜食鼠大目也御覽九百廿三引孫炎曰大目鵂鶹也郭云今鷂鴟者太玄聚次八云鴟鶹在林咙彼衆禽按鷂與號聲義同馬鷹云面顱皆白惟此鳥似鷹而白故謂之鷂鴟茅鴟聲轉也茅鴟即今貓兒頭其頭似貓大目有毛角其鳴曰轂轆貓故蜀人謂之轂轆鷹揚州謂之夜貓善笑俗人聞其笑聲云有凶故也○怪鴟者說文云舊舊留也舊或作鵂廣雅云鵂鶹鴟鵂怪鴟也舊鵂聲近久故海外南經湯山有鴟久大荒南經蒼梧之野有鴟久郭注即鵂鶹也莊子秋水篇云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釋文引司馬彪蚤作蚤云夜取蚤食之崔譔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博物志云取人爪甲知吉凶凶者輒鳴此怪說不足信夜撮蚤蚤特言其目明耳非實事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舍人曰一名狂鳥一名鵂鶹南陽名鉤鵅一名忌欺晝伏夜行鳴為怪也如舍人義是怪鴟即鵂鶹矣音義又云鵂鶹關西名訓侯山東名訓狐今按狐侯聲轉訓侯亦鵂鶹之語聲今訓狐大者高二三尺黑黃雜色其鳴自呼頭有毛角說文云鵂雖舊頭上角鵂是也夜飛入人家攫雞食之怪鴟之屬此為大○梟者說文云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鳥在木上一五經文字云从鳥在木上隸省作梟是說文梟从鳥一詩瞻卬箋梟鴟惡聲之鳥不言其狀漢書武五子傳昌邑多梟按詩為梟為鴟似為一物爾雅則合為一詩言流離之子毛傳流離鳥名陸璣疏以為流離即梟是皆古說之可據者也漢書郊祀志注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

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淮南說林篇云數逆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誘注數逆謂梟鴟按梟卽數逆之合聲漢儀夏至賜百官梟羹故高注云然也爾雅翼云土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流離說在下文

鶛劉疾　未詳

下云鷯鶉其雄鶛故玉篇以鶛為鶉也釋文鶛又音界劉字或作留

生哺鷇　鳥子須母食之　**生噣雛**　能自食

說文鷇鳥子生哺者魯語云鳥翼鷇卵韋昭注生哺曰鷇史記趙世家云探爵鷇而食之莊子天地篇云鶉居而鷇食揚雄蜀都賦云鳳胎雨鷇○噣者啄之叚借說文啄鳥食也文選東征賦注引尸子曰卵生曰琢琢與啄古字通也說文雛雞子也籀文作鶵按孟子云一匹雛則鶵子亦名雛雛與鶵聲相轉廣雅云鶵子雛也方言云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則鷇雛通名矣夏小正云雞桴粥粥也者相粥粥呼也是雞雛能自啄食之證

爰居雜縣　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瑯琊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釋文引李云爰居海鳥也樊云似鳳皇劉逵吳都賦注亦云似鳳廣雅作延居云怪鳥屬也南山經注仍作爰居爰延聲相轉也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至樂篇說此事云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司馬彪注爰居舉頭高八尺郭氏遊仙詩云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為災

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　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

說文雇或作鶚籀文作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春雇鳻盾夏雇竊玄秋雇竊藍冬雇竊黃棘雇竊丹行雇唶唶宵雇嘖嘖桑雇竊脂老雇鷃也左昭十七年疏引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芸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民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又引樊光云春鳸鳻鶞言分循也又謂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又謂自春鳸至宵鳸凡七鳸其文相次李巡孫炎釋之云諸鳸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鳥聲貌也孔疏所引衆家之說大抵不殊蔡邕獨斷略亦相似並於七鳸之外益以上文桑鳸老鳸取備九鳸之名而於爾雅未敢擅增唯唐石經重出桑鳸竊脂一句於冬鳸竊黃之下蓋校書者妄意闌入唐後諸本俱仍其誤亟宜刪正邵氏正義及臧氏漢注並刪去之是矣今從宋本仍存此句而因著其失焉

鵖鴔戴鵀　鵀卽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鵖鴔猶鶝鵖語聲轉耳

說文鵖鵖鴔也段氏注謂當從爾雅今謂俱通聲轉為鵖鴔方言云鳲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鶝鵖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或謂之鶝鴀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自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鵀鶝或謂之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謂之鵀然則鵀卽勝也爾雅曰鵀近字通故月令作戴勝呂覽作戴任高誘注戴任戴勝鳥也爾雅曰鵀部生於桑（按部蓋當為抱字之訛）三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高注鵀當作鳲鳩皆形聲之誤也說以淮南時則篇戴任作戴鵀注亦云戴勝鳥引詩尸鳩在桑可知呂覽注誤月令疏引爾雅亦作鵖鴔戴鵀李巡云戴勝一名鵖鴔皆卽鵖之譌孫炎云鵀一名鵖鴔而東謂之戴鵀皆本方言為說也然戴鵀巢居戴勝乃生樹穴中本非同物方言失之戴鵀卽今之鵖鷂殷小於鵖頭上毛冠如戴華勝戴勝之名以此常以三月中鳴鳴黃白斑文鳴自呼也

鶭澤虞　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為護田鳥

說文鶭澤虞也釋文引字林作鶭御覽九百廿五引舍人孫炎注鶭澤虞或謂之鶭鳩或謂之澤虞其別名也常在澤中見人輒鳴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之按方言鳸鳩或謂之鶭鶭本此郭謂別一鳥也今澤中有此鳥形狀悉如注說

鷧鶿　卽鸕鶿也觜頭曲如鉤食魚

說文鷧鶿也鸕鶿也穀梁傳云鸕鶿卽鷧鶿上林賦注引蒼頡篇云似鶂而黑馬融傳注引楊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大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按今鸕鶿乃卵生也庭水鄉有之蜀人畜以捕魚杜甫詩家家養烏鬼或說卽此今江蘇人謂之水老鴉

鷯鶉其雄鶛牝痺　鶉屬

詩伐檀釋文引李巡曰鶉雌雄異方之言鷯一名鶉本草衍義云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然則羅鶉卽鷯鶉聲相轉也鶛者上云鶛劉疾玉篇以為鶉屬南山經云柜山有鳥其音如痺豈是痺釋文痺支反施音婢郭音卑按鶛之言介也雄者足高介然特立也痺之言比也雌者足卑比順於雄也雄又善鬥人多畜之今捕鶉也詩鶉之奔奔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禮表記注又云姜姜賁賁爭鬥惡貌也今鶉竄伏草間無常居而有常匹兩雌相值則鬥而不釋一如鄭言矣列子天瑞篇云田鼠為鶉淮南齊俗篇云蝦蟆為鶉月令夏小正又云田鼠為鴽鴽卽鶉也鶉鴽對文則殊散文則通

鸍沈鳧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音施

詩鳧鷖疏引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雁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按此卽今水鴨謂之沈者齊語篇云春草雞翹鳧翁濯顏韋昭注翁頸上毛也然則鳧善沈水洒濯其頭故曰沈鳧或說鳧好晨飛因名晨鳧魏文帝詩晨鳧是也郭注方言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寇鳧卽鸍鳧矣

鴢頭鵁　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髐鵁音駮

說文鮫一曰鮫鶄也上林賦云箴疵鵁盧張揖注鵁鶄頭鳥也卽此也御覽九百廿八引孫炎曰鳥鵁也郭云魚鵁魚鳥聲轉韻也本草拾遺說鴢云一種頭細身長頭上白者名魚鵁李時珍云似鶂鷖而蛇頭長項冬月羽毛落盡棲息溪岸見人不能行卽

沒入水者爾雅所謂鵁頭魚鵁也史記賈誼傳云偭蟂獺以隱處索隱引此注是蟂即鵁矣郭云音髐箭者蓋讀為嚆鵁之鵁故音之釋文云頭字或作投

鵽鳩寇雉 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說文鵽鵽鳩也不言寇雉郭以寇雉泆泆同物玉篇一名冠雉蓋字形之誤舊唐書謂之突厥（音骨）雀云鳴鵽羣飛入塞突厥必入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爾雅注云今鵽大如鴿亦言如鸜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羣飛出於北方沙漠地也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蕎麥之間以校今注多十餘字或郭音義之文也今此鳥淺黃色文如雌雉形似鶉鳩故兼鳩雉之名其肉又美故南都賦以歸鴈鳴鵽（孫滑）竝標珍味蓋雲翔為余言曾見之形狀悉如郭說今萊陽人名沙雞也余按謂之寇者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以寇雉為釋然則寇雉之名亦當因此

萑老鵂 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

說文萑鴟屬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云鵂鶹也廣雅云鴟鵂老鵂也然則鴟萑疊韻實一物也鵂與兔同酉陽雜俎云北海有木兔似鶉鵂也按此即上狂茅鴟一種大者俗亦呼貓兒頭其頭似兔以耳上毛為角也

鶟鶦鳥 似雉青身白頭

釋文鶟本亦作突胡字或作鶦是古本作突胡俗加鳥也御覽九百廿八引孫炎曰鶟鶦水鳥按即白頭鳥也吳志諸葛恪傳注引江表傳曰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何鳥恪曰白頭翁即此鳥矣

狂夢鳥 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

狂俗作鵟集韻以鵟為鴟屬蓋本狂茅鴟為說也大荒西經栗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郭以爾雅為釋

皇黃鳥 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

詩葛覃疏引舍人曰皇名黃鳥按此即今之黃雀其形如雀而黃故名黃鳥又名摶黍非黃離留也詩凡言倉庚必在春時其言黃鳥即不拘時候馬融云黃白曰皇此鳥名皇知非鶯黃之鳥矣王會篇云方揚以皇鳥北山經云軒轅之山有鳥名曰黃鳥是皆同名未知爾雅所指郭云黃離留非

翠鷸 似燕紺色生鬱林

說文翠青羽雀也出鬱林鷸赤羽雀也出鬱林王會篇云倉吾翡翠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是也張揖注上林賦云翡翠大小亦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按今所見如燕而大劉逵吳都賦注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出交趾鬱林郡左僖二十四年疏引樊光云青羽出交州李巡曰鷸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按山海經孟山有白翡翠非此也又說文云鷸知天將雨鳥也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此鷸與翠同名而非同物蓋說便相牽混亦誤漢五行志注服虔曰鷸鳥赤足黃文則非一物可知服虔鷸冠左傳杜注辨證好聚鷸冠條下論之當矣

鸀山烏 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水經㶟水注云火山出雛烏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續采紺髮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執之曰赤觜烏亦曰阿雛烏按釋文鸀蜀二音竝與雛聲相轉郭云出西方據水經注在遼代閒又云自恆山已北竝有此鳥小於雅烏觜足色如珊瑚冬日穴處山谷閒彼人謂之紅觜鴉余按今勸州亦有之形狀悉如郭說此州之人名為鵲喜兒者也

蝙蝠服翼 齊人呼為蟙䘃或謂之仙鼠

說文蝙蝠服翼也又云魁鼠老服翼所化本草作伏翼伏服古字通也方言云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僊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閒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䘃新序雜事五云黃鵠白鵠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閒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王儀與說燕服翼是一物今東齊人謂之燕蝙蝠是也按今登州謂蝙蝠為蟙蝶聲之轉耳類聚引孝經援神契曰蝙蝠伏匿故夜食今按伏匿服翼聲相近蝙蝠以夜出飛翔庭院掠蚊蚋而食之俗言為鼠所化形類鼠毛紫黑色肉翅與足相連巢於屋簷孳乳其中未必是鼠所化為也

晨風鸇 鷂屬詩曰鴥彼晨風

說文鸇晨風也籀文作鷐又鶾一名鷐風詩作晨風晨借字耳詩疏引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按鸇隼聲相轉詩鴥彼飛隼與鴥彼晨風獨此二文言鴥說文鴥鸇飛皃可知鸇即隼矣鸇隼皆巢樹亦能穴土故趙岐孟子注鸇土鸇也西山經云北望諸毗鷹鸇之所宅也

鸒白鷢 似鷹尾上白

廣雅白鷢鷂也說文以為王雎段氏注謂轉寫之誤是也廣韻云白鷢善捕鼠按白鷢即今白鷂子似雀鷹而大尾上一點白因名焉一名印尾鷹望淺草閒掠地而飛善捕鳥雀亦搖風搖翅故又名風鷂子鷹鷂俱聲相轉也王聚國詩小紀云鷂俗字當作鷢詩曰時維鷹揚揚即爾雅揚白鷢古字通借為揚毛傳便謂鷹之飛揚矣

寇雉泆泆 即鵽也

已詳上文

鷏蟁母 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為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

釋文鷏田真二音本草拾遺云蚊母鳥大如雞黑色生南方池澤茹藘中其聲如人嘔吐每口中吐出蚊一二升嶺表錄異云蚊母鳥形如青鷂觜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

鷉須鸁 鷉鷿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說文鷿鷉也方言云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大者謂之鶻蹏按鷿鷉與鸊鷉同或作鸊鵜又作鸊鷈竝字異而音同陳藏器云其腳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人至即沈或擊之便起以其膏塗刀劍令不鏽

鼯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疏說文鼺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廣雅云鼯鼺飛鼺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飛鼺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氏則曰鼺鼯鼠也本草鼺鼠陶注云即鼺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大如鴟鳶毛紫色闇夜行飛生人取其皮毛以與產婦持之令兒易生類聚引郭氏贊云鼯之為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藉孕婦人為大任是郭與陶並以鼺鼠鼯鼠為一物也廣雅及說文不言鼺即鼯鼠則為別物矣吳都賦云狖鼯猓然劉逵注分狖鼯為二非也狖余幼切即夷由也夷由字之轉聲合之則為狖矣唐書地理志云合州土貢飛生鼠

倉庚商庚即鵹黃也

說文鵹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按倉庚不名長股故莊氏述祖疑長股也三字當在鳴蜩傳鳴蜩也者下而誤竄於此其說是也但商庚長股俱雙聲之轉黃言其色長股商庚並象其聲為名參差自呼恐此亦一說也方言云鸝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詩疏引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按毛以黃鳥為搏黍黃鳥即今黃雀鶯鶪鸝皆象其形非倉庚也陸疏誤合為一非矣鵹黃呂覽注作黃離謂之黃鸝者詩桑扈傳鶯然有文章也今黃鸝頸端細毛鮮色翼毛黃而翅及尾黑色相閒文彩鮮離故又名黃栗留栗留即離陸又即鸝鮮文章貌也

鴩餔敊未詳

說文作鴩鵏鳺也廣韻作鴩鵏鳺按鷑或作鵏鷑音同鳺鼓蓋以鳥聲為名倉頡篇云鵏穀鳥即布穀非此

鷹鶆鳩鶆當為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

說文雅鷹鳥也籀文作鷹左昭十七年疏引樊光曰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為司寇是樊本作來不云是誤爾雅釋文亦作來云或作鶆衆家竝依字則來為正文鶆為或體郭以鶆為鷞字之誤也鷹鳩二物更相禪化故夏小正五月鳩為鷹六月鷹始摯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月令之學習即小正之始摯矣御覽引此注是也下有書鷙官於代翦捕之八字今本蓋脫去之類聚引廣志曰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為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獲麞按鷹鷂同類舊說大為鷹小為鷂故御覽引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晉書崔洪傳云清厲骨鯁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荊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

鶼鶼比翼說已在上

釋文鶼鶼衆家作兼兼李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也詳見釋地

鵹黃楚雀即倉庚也

說文鵹黃也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月令疏引某氏云鵹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按倉庚聲韻楚雀雙聲鵹與黎同晉書郭璞傳客傲云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

鴷斲木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

淮南說山篇云斲木愈齲言此鳥善啄蠹故治蟲齒之病高誘時則篇注以倉庚為斲木誤矣爾雅翼云此鳥褐者是雌斑者是雄又有青黑者頭上紅毛如鶴頂山中人呼為山啄木按山啄木大如雅慘綠色即鶴頂者也

鸄鶝鶔似烏蒼白色

玉篇鸄一名唐屠鳥似烏酉陽雜俎云鸄色黃一變為青綿帶女色又曰白唐唐者黑色也謂頭上有黑色一變為白鶝如雉俎說是鶝鶔也或云即阿濫堆未如其審唐屠一聲之轉

鸕諸雉未詳或云即今雉

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其一也按黑色曰盧博基勝采有雉有盧盧亦黑也張揖上林賦注鸕白雉所未詳

鷺舂鉏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詩振鷺傳鷺白鳥也宛丘傳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陸璣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數十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按舂鉏雙聲字鉏鷺又為疊韻郭云江東人取以為睫攡者廣韻云接攡白帽即睫攡也御覽引此注正作接攡縗者釋文西雷西河二反集韻云縗鷺羽為衣也

鷂雉青質五彩鷮雉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鳪雉黃色鳴自呼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山雉長尾者雗雉鵫雉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雉絕有力奮最健鬬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即鷂雉也南方曰𪅳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說四方雉之名

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雗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𪅳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古文雉作䧅按易離為雉士以為摯以其耿介文明性秉耿介也故爾雅說雉文獨詳鷂雉即下青質五彩者也○鷮者說文云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為防釳著馬頭上薛綜西京賦注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詩疏引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也詩釋文引韓詩云矛重鷮蓋於矛上懸其尾為飾也中山經云女几之山其鳥多白鷮○鳪者黃色之雉也其鳴自呼亦猶鷮自呼曰鷮也○鷩者說文赤雉也又云鵔鸃鷩也

按鷩有華采虞書作繪謂之華蟲周官司服謂之鷩冕秦漢侍中謂之鵔鸃冠也又謂之丹鳥左昭十七年疏引樊光曰丹雉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是也又謂之赤鷩中山經牡山西山經小華之山竝云鳥多赤鷩郭注即鷩雉也又注子虛賦云鵕鸃似鳳有光彩釋名云祭服有鷩冕鷩雉之憋惡者山雞是也按山雞鷩雉非一物山雞出合浦見吳都賦注○秩秩者釋文云本又作失失施音逸按音逸則與上冠雉泆泆同名非同物也郭云如雉而黑蓋即夏小正云玄雉入於淮爲蜃者樊光以蜃是丹雉所爲恐非漢書平帝紀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黑雉即海雉海之言晦也今陝西山中有之其狀如雉其色正青尾長數倍於身用以作膳美於常雉陝人謂之青雞秦俗以青爲黑也○鸐者當作翟俗加鳥非釋文作翟說文翟山雉尾長者左傳疏引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借作狄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闕狄鄭注狄當爲翟玉藻及喪大記竝作屈狄屈闕聲近闕謂刻繒爲翟雉之形也郭注西山經女牀之山云翟似雉而大長尾博物志云翟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棲高木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按翟有五采者書云羽畎夏翟此蓋翟異種耳○鵫雉卓雉說文分爲二故有十四種郭氏則謂一物二名即白雉也北山經云縣雍之山其鳥多白翟白鶅郭注即白鵫也西山經云嶓冢之山多白翰郭注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孟山其鳥多白雉白翟抱朴子云白雉有種南越尤多按此則越裳所獻自其土貢非以爲瑞而珍之矣○鶅者說文云翬也翬大飛也按雜屬云鶅有力奮羊屬亦同淮南時則篇云鷹鵰奮其羽高誘注奮迅其羽直刺上飛也然則飛走之屬凡有力者通謂之奮○翬者說文云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左傳疏引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采爲文也玉藻云王后褘衣鄭注褘讀如翬釋名云褘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鷂者說文作搖借作揄內司服有揄狄鄭注揄翟畫搖者玉藻云夫人揄狄鄭注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鷷鶅鸐鵗者左傳疏引舍人曰釋四方之雉名也賈逵云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樊光注爾雅四方之雉配工亦與賈同按賈又以翬雉設色之工合爲五雉備五工正其屬作翟當別有據杜預注左傳從之樊光注爾雅必作鷷也鷷與鷷鶅與鶅翟與翬俱雙聲翬鵗又疊韵也鄭注染人舉六雉曰翬搖鷷甾希蹲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

書疏引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引鄭注大意與郭同西山經鳥鼠同穴之山郭注亦與此注同地理志云隴西首陽縣西南有鳥鼠同穴山今在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也甘肅志云涼州地有兀兒鼠者似鼠有鳥名本兒周者似雀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此即鵌鼵但古今異名耳類聚九十二引沙州記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赤無尾宋書吐谷渾傳又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徐松新疆水道記云伊犂實里木淖爾岸側鼠穴甚多每日黎明鳥先飛出翱翔鼠躡穴口以望漸趨平地鳥集鼠背張翼以巢鼠負之往返躚而鳥不墜良久入穴其形狀如郭注所云然則綜前諸說或與郭異如徐所記又與郭同要皆得諸見聞當不虛也郭云張氏者即張晏見水經注又引杜彥達曰同穴止處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可知不爲牝牡張說是矣

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或說曰鸛鷒鶝鶔一名墮羿

說文作雚專畐蹂如誰短尾射之銜矢射人廣韵作鸛鷒釋文云亦作福柔又引字書云墮古以爲懶惰字按郭氏圖讚云鸛鷒之鳥一名墮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逢巢縮手養由不睨余按俗說雅烏一名大觜烏善避繒繳人以物擲之從空銜取還以擲人此即寒鴉斯鸒鶝鶔鸛鷒俱聲相轉順天人呼寒鴉寒即鸛鷒之合聲也段氏玉裁引鄭注周禮設其鵠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難推音近離呼離離此鳥狀如鵲故亦謂之鵲鸛

鵲鵙醜其飛也翪竦翅上下**鳶烏醜其飛也翔**布翅翱翔**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然疾**鳧鴈醜其足蹼**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其踵企**飛即伸其腳跟企直**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翪說文作䎎云斂足也郭云竦翅者如人竦斂收斂不舒布也既斂翅須斂足義相成也鵲鵙之類不能布翅高翔但竦翅上下而已○鳶即鴟也今之鷂鷹鳶古字本作弋夏小正鳴弋是也隸變作鳶音以專反又變作戴去古人作弋之意尤遠矣漢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即此也夏官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鄭注烏鳶喜鈔盜便汙人翔者說文云回飛也高誘淮南俶真篇注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鷹隼猛鳥也秋官翨氏鄭注猛鳥鷹隼之屬是也翬者說文云大飛也詩疏引舍人云謂鷹鸇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馬融廣成頌云翬然雲起○鳧鴈䳘鳥也詩云弋鳧與鴈其足蹼者蹼猶樸也樸屬相著鳧鴈之類其足指有幕肉相連屬也其踵企者釋文引聲類云踵足跟也企或作跂說文企舉踵也謂飛而直伸其足踵○縮者玉篇云退也烏鵲之飛斂翔雖異足掌皆縮廣韵引文字音義云烏鵲醜其飛掌縮在腹下

亢鳥嚨謂喉嚨亢即咽**其粻嗉**粻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

說文亢人頸也或作頏喉嚨也是亢嚨皆人咽喉之名鳥亦同也釋文引舍人曰亢鳥高飛也嚨嚨財可見也樊光云亢星鳥也嚨嚨亢鳥之頸也按亢非鳥星樊義似誤詩燕燕云頡之頏之頏即亢矣頡直項也○其粻嗉者釋言云粻糧也釋獸篇云鳥曰嗉郭注咽中裹食處也按嗉之爲言猶素也素空也謂空其中以受食

鶉子鳼鴽子鸋別鶉鴽雛之名**雉之暮子爲鷚**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

鵪鶉二物種類既殊子亦異名經典鶉如無以言鴽○鷚者說文作雛云鳥大雛也一曰雉之莫子爲鷚淮南時則篇云天子以雛嘗黍高誘注春雛也郭云今呼少雞爲鷚是雞雉之雛通謂之鷚鷚猶雚也方言云雞雛徐魯之閒謂之鷚子皆作秋淮南原道篇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今登萊人呼晚雞爲秋雞秋即鷚鷚亦鷚矣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說文雄鳥父也雌鳥母也周禮庖人疏引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蓋舊注之文但雌雄與牝牡亦多通詞詩詠雄狐未聞稱牡書言牝雞便知是雌爾雅上文說鸐雉鷸牝庳亦其例也唯鳥雌雄難別故特釋之詩云誰知烏之雌雄亦爲難別故耳白華篇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箋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陶注本草雄鵲說翼左右正與此反蓋文誤耳又云燒毛作屑納水中沈者是雌浮者是雄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說文鳥少美長醜爲鶹離是鶹離即鶹鷅即留詩今作流俱聲借字亦猶黃離留作黃栗留矣詩旄丘傳瑣尾小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按毛以小好二字解經瑣尾釋訓云瑣瑣小也尾無美義詩蓋借尾爲娓韓詩誰侜予美毛詩作美是其證也毛不言流離是何鳥陸璣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按今鵂鶹生鶵子大如鷄黑色食其母山中小鳥曰馬兒尾生鷄翅子青黑色大如鴿又食其母此二種豈皆鶹鷅歟陸疏所說又與此異非所究也上云梟鴟則梟乃鴟屬然鴟復無鶹鷅之名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說文禽走獸總名獸守備者按獸言守也禽言擒也爾雅雖別經典多通故曲禮疏云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今按易云即鹿從禽又王用三驅失前禽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凡鳥獸未孕曰禽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是皆經證孔疏詳矣曹植蝙蝠賦云謂鳥不似二足而毛飛而含齒又云不容毛羣斥逐羽族曲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俱依爾雅爲說

鵙伯勞也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是

說文鵙伯勞也鵙或作鶪詩七月疏引李巡曰伯勞一名鵙左昭十七年疏引樊光曰春秋云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夏小正云五月鴂則鳴鴂者百鷯也月令仲夏鵙始鳴鄭注鵙博勞也趙岐孟子注鴃博勞也鴂與鵙鴃與鶪博與伯俱聲相轉謂之鵙者以鳥聲得名爾雅翼引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曹植惡鳥論云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高誘呂覽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然則鵙鳴五月豳風於七月者鄭箋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則云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蓋之此說理固可通但是經文不容改字箋說是矣郭云似鶷鶡而大者鶷鶡即反舌鳥今伯勞純黑色似鶷鶡而大其飛翪翪其鳴鵙鵙喜食蟲故高誘有殺蛇之說今未見也

倉庚黧黃也其色黧黑而黄因以名云

釋倉庚一鳥而文凡三四見必叔孫通梁文所附益者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五　　孫男聯蓀伯愷聯薇近垣校字

棲霞郝懿行學

釋獸第十八 說文獸守備也按獸者守也田獵取獸必須圍守戒備之也以其可充庖廚謂之六獸鄭衆庖人注以麋鹿熊麕野豕兔爲六獸也以其種類衆多謂之百獸公羊疏引書鄭注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大戴記易本命篇謂之毛蟲大司徒土會之法謂之動物而云山林宜毛物原隰宜羸物鄭注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羸物虎豹貔貅之屬淺毛者故篇所釋皆是野獸豕爲六畜之一宜入釋畜而誤置在此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 國語曰獸長麑麇 其跡躔 脚所踐處 絕有力狄

說文麋鹿屬冬至解其角按麋似鹿青黑色肉蹄目下有兩孔俗說謂能夜視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五行志云麋之言迷也白虎通云諸侯射麋示達迷惑者也按麋性淫迷故司裘設麋侯而爲卿大夫所射矣麔者說文云麋牡者麎牝麋也詩吉日疏引某氏曰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今詩作祁鄭箋祁當作麎陶注本草云今海陵閒最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然則其麎孔有言牝者之多也又云人言一牡輒交十餘牝交畢即死其脂墜土中經年人得之名曰遺脂按今山中人說麋游牝死其牝亦銜靈草活之草銜未至獵人或收得之此則詩云野有死麕鹿即麋矣麋鹿同類也其子名麇韋昭魯語注麇子曰麇淮南主術篇云不取麛夭高誘注麋子曰夭其跡躔者說文云躔踐也方言云躔循也歷行也後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有長洲澤劉昭注云麋多麋引博物記曰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然則畯之言猶躔也躔畯古音相近麋畯即麋躔矣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 其跡速 絕有力麉

說文鹿獸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按謂之禽者蓋據小者而言所謂未孕曰禽也鹿性旅行見食相呼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食相呼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行必旅也夏小正八月鹿人從從者從羣也說文麚牡鹿以夏至解角按其牡名麚亦猶牡豕名豭也其牝名麀麀从牝省也左襄四年傳思其麀牡是矣其子名麛說文麛鹿子也麛麑也是麛一名麑廣雅云麛麑也麑與麛其音同魯語云獸長麑麇韋昭注鹿子曰麑麑與麛古字通也其跡名速說文段注以速爲迹字之誤據籀文迹作速从朿其說是也王逸九思云鹿蹊兮躖躖說文躖踐處也是躖即鹿之迹詩町畽鹿場鹿場猶麋畯皆謂所踐處也麉者說文作麉云鹿之絕有力者

麕牡麌 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 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

說文麕麞也从囷省聲籀文作麕不省麞麋屬麞似麋而黃黑色比鹿爲小也麕或作麏詩野有死麕釋文引草木疏云麕麞也青州人謂之麏麕或作獐鄭注考工記云齊人謂麕爲獐按古人言獐頭鼠目其性多疑善驚故呂覽博志篇云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本草陶注俗云白肉是麞言白膽易驚怖也麌者詩云麀鹿麌麌鄭箋用爾雅孔疏云是麕牡曰麌也若然鄭箋當云麕牡曰麌今本作牡字形之誤因知爾雅古本作麕牡麌牝麜正與詩言麀鹿相合今本麕麌互倒并失義矣當據鄭箋訂正唯玉篇云麌牝鹿也（麜又云牡麕誤）廣韻十一模云麌牝麕也（五賓又同郭本）羣經音辨七引鄭義亦作麌鹿牝也麌麕牝也分明不誤並與詩合此說本之臧氏經義雜記廿七今取以正郭本爾雅之誤也其子名麆其迹名解絕有力者名豜詩獻豜于公謂豕三歲者豜麛聲同疑鹿麕俱名麛借作豜又通作肩詩並驅從兩肩兮說文引肩正作豜豜之言堅也謂堅彊有力也

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廣雅云䝟狼也是狼一名䝟詩云並驅從兩狼兮疏引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以煎和其皮可以爲裘故禮記曰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本草拾遺云狼大如狗蒼色鳴聲則諸孔皆沸按今狼全似蒼犬唯目縱爲異其腸直故鳴則竅沸也

兔子嬎 俗呼曰䨲 其跡迒 絕有力欣

說文兔獸名兔讀諳善逃也按諸獸中唯兔不言牝牡蓋無異名故也其子名嬎說文作娩云兔子也娩疾也嬎訓疾者兔生子極易俚疾而速故兔血臚主胎產也類聚九十五引爾雅嬎正作娩與說文合論衡奇怪篇云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也郭云俗呼䨲者廣雅䨲兔子也釋文引字林同郭所本也其迹迒者說文迒獸迹也或作䟘方言云迒迹也釋名云迒者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按莊子外物篇云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蹏即迒矣絕有力者名欣欣䨲聲近䨲國策說天下狡兔有東郭㕙也

豕子豬 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 𧱓豶 俗呼小豶豬爲𧱓子 幺幼 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 奏者豱 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 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 所寢橧 橧其所臥蓐 四豴皆白豥 詩云有豕白蹢蹢蹄也 其跡刻 絕有力豝 即豕高五尺者 牝豝 詩云一發五豝

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讀與豨同按天官書奎曰封豕天文志作封豨是豨豕古音同說文又云彘豕也後蹏廢謂之彘豨豕走豨豨也豬豕而三毛叢居者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閒謂之豬子然則豬彘豨豭轉豕彘豬俱聲近故郭云皆通名矣○說文豶豶也豶豶家也易云豶豕之牙虞翻注劇豕豶豶崔憬云豕本劇突劇乃性和易釋文引劉云豕去勢曰豶爾雅釋文豶羊羹反豶謂犍豬犍九言反是犍與劇同今俗呼小豶豬爲豶豬東齊言豶如豬○○說文幺小也幼少也幼幺聲義同今東齊人呼小幺豚爲幺郎矣○○奏者釋文本或作湊郭云豱豬短頭皮理腠蹙是腠與湊同今豬腠韠頭足俱短毛赤黑色亦短即豱豬也音溫○豵者說文生六月豚一日一歲曰豵尚叢聚也然則豵之爲言叢也叢有聚義故三日豵矣詩騶虞傳一歲曰豵毛傳云一歲曰豵七月傳同鄭衆大司馬注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詩伐檀傳亦云三歲曰特凡此諸名當有成文故毛鄭俱以爲說其豵特與爾雅名同義異豝又牝豕名

也其二云五歲為慎慎與薦聲相轉○猶者方言云豬其檻及蓐曰檜按禮運夏則居檜巢鄭注暑則聚薪柴居其上然則人豕所居皆名檜也今居豕者編木為檻一名牢一名圈聲相轉檻中詩云執豕于牢孟子云既入其苙趙岐注苙闌也一名一名古俱聲相為蓐蕭草廣雅云檜圈也按今東齊人呼豬圈如會卷之卷詩疏引舍人曰豕所寢為檜草名稍某氏曰蠣雅人謂野豬所寢為檜詩釋文引檜字林作獯鄭同某氏曰今本依方言作蠣蓋後人改○蠣字詩釋文作狶亦同蠣又作四豬音自曰作蠣釋文引蠣豬音同然則蠣又云白蹏則蠣後作古本作豬亦從人改如字異而音同然則蠣又云白蹄者刻今豕子人改如字異而音古本作尺名者說在釋畜○豕五蹏爾雅云豶豕也豬也說文豶羠豕也四豬曰豶劉炫云豶豕之去勢者傳本爾雅廣雅云豶豕屬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上豬一曰豶謂豶之老者亦相牽毋豕也豶小豕也豕豬音豶豶豶牡亦云豶豕也左傳隱十一年傳豶牡相通謂之豶句余按說文豶羠豕也左傳子牽出上雖定十四年傳書吾艾豶又說文教字解云讀若豶句牡豶廣雅作豶為牡廌為牡豕豶廣音同字通是爾雅廌豶短

牡豶句牟
說是矣

虎竊毛謂之虦貓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
說文虎竊毛謂之虦苗竊淺也郊特牲言迎貓迎虎詩言有貓有虎傳云貓似虎而淺毛者也方言云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菟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御覽引風俗通云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喜按易林云鹿求其子虎廬之里唐伯李耳貪不我許然則唐伯李耳蓋皆方俗呼虎之異名俗說謂是李氏所化未必然也貓竊淺
俱聲相轉

貘白豹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溼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
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爾雅文引字林云似熊而白黃出蜀郡王會篇云不令支玄貘是貘似熊黑白黃三色亦異經云南方有獸名曰貘其皮可為兵器毛黑如漆按此即王會所云玄貘者也白貊引蜀志云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千斤其皮溫暖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出貊獸李賢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郭注中山經云邛來山出貊貊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與貊與貘同字異而音同一曰山經西山經云南山獸多猛豹郭注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此則猛豹即貘貘豹為二云出蜀中南山本山皆蜀地也郭又引或說以貘為豹之別名者非詩陸璣疏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列子天瑞篇釋文引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是貘即豹矣貘白豹三
字聲轉

甝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　虪黑虎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為斑
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也
說文甝白虎也讀若鼏虪黑虎也虪黑虎也王會篇云般吾白虎屠州黑豹漢郊祀志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

為立祠按漢以白虎為四子譽其皆此以為祥瑞今宋書符瑞志云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又此外又有之後漢又之後或說其上多玄豹玄虎郭注虪字本作有白虎字今作虎本山中之山經云幽都之山狂黑豹也按今荊州山中之黑虎也然則此狂黑虎乃黑豹也同狂黑豹也猶今荊州平山中之黑虎今湖北宜昌府歸州也書豹
而語說文有一曰玉篇引廣韻又甘作曰形近貘衍也郭以為貘字林下甘反又亡狄反亡狄即鼏字之音
可知郭以甝為貘
宜讀以疊
韻止
狒無前足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腳即此種類也或說狒似虎而黑無前兩足
說文狒獸無前足似猩猩引爾雅云狒黑色無前足能捕鼠按說文解字引長云狒似猩猩蒼黑色無前足能捕鼠廣雅作狒引異物志云出東海水中狀似虎形頭似狗非狗非虎亦非魚也狒及異物尾似魚身有短青白毛有黑點按此蓋有二種郭注所說皆臨海志及海志所說皆即今海狗也登州人書見之方春海水出冰上人捕取之尾略似魚頭似狗身有短毛黑而四足非兩足也爾雅無前足者今未見晉五行志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晉書日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晉地理志邵陵郡扶夷縣荊州二書俱作六年郭云七年蓋誤按引或說本字林見釋文

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為物殘賊
下文鼳鼠鼳此鼳乃鼠類也陶注本草鼳鼠下云諸山林中有獸大如水牛形似豬灰赤色下腳似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鈍亦名鼳鼠人取食之肉亦似牛肉多以作脯乃云此是鼠王其精溺一滴落地輒成一鼠災年則多出也按晉書郭璞傳所說形狀與陶注同乃名之為鼳鼠者本爾雅為說也初學記引郭氏圖讚曰宜城鼳有鼳鼠大如牛形似鼠脚有三甲音如驢鳴身赤林色前尾上白異物志曰鼠母頭腳似鼠毛蒼口銳大如水牛而畏狗水田時有外兕起於鼠廣韻云鼳鼠似鼠形大如牛好偃河而飲水也本草圖經鼳鼠似牛而鼠首黑足大者千斤多伏於水又能堰水出滄州今按登州志云鼳鼠七年邵遂河溢見一物狀如牛橫臥中流皆是鼳類蓋此物有水陸二種廣韻及異物志所說者是水產郭陶所說者陸產也鼳鼠莊子作偃鼠鼳及鼴同也釋文鼳古闃反下鼳鼠字音鼰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律曰捕虎一購錢五千其狗半之
說文虎山獸之君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按熊通作能夏小正云能罷則穴秋官穴氏攻蟄獸即此熊也左昭七年正義引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按今東齊遼東人通呼熊虎之子為羔羔即狗聲之轉郭引律以證虎子名狗也玉篇狗作狗熊虎之子也其絕有力者名麙麙本山羊細角者同名釋文麙本或作麙同五咸反

貍子隸今或呼豾貍
說文貍伏獸似貙廣雅云貔貍貓也御覽引尸子云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秋水篇云捕鼠不如貍狌是貍貓通名耳今呼

家者爲貓野者爲貍貍卽野貓也貓有數色貍唯蒼色黑斑陶注本草謂有虎貍貓貍又有貍色黃而臭者肉亦主鼠瘻然則凡貍皆能伏鼠故論衡福虛篇云貍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貍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按貍步趨有度故射人以貍步張三侯取其行步擬度而發以獲也郭云貍者本廣雅方言作豨貍鄭注大射儀奏貍首云貍之言不來也不與豨來與貍古皆同聲方言作貔𧲣廣雅作𧲣貍並字異音同耳釋文貔以世反𧲣家作貄又作貄沈音四舍人本作隸按夏小正云貍子肇肆肆卽隸也隸與肆同肆肆古亦通用

貈子貆其雌者名㺔今江東呼貉爲𤟤𤞲

說文貈似狐善睡獸也借作貉論語衣狐貉考工記貉踰汶則死是也其子名貆說文以貆爲貈類詩伐檀箋貉子曰貆用爾雅也今釋獸人呼貉爲貆貆貉聲相轉也其毛綿厚擊之難斃唯搉其鼻莖卽死野人煎其膏治痔良也郭云雌名㺔者釋文㺔又作貗同乃老反引字林云雌貈是郭所本又云江東呼貉爲𤟤𤞲者𤟤烏耶反𤞲山吏反廣雅云𤞲𤟤也𤟤餘救反按文選注及後漢書注並引倉頡篇云𤟤似貍今𤟤貍與貉異非此也

貒子貗貒豚也一名貛

說文貒獸也貛野豕也釋文引字林貒獸似豕而肥方言云貛關西謂之貒郭注貛豚也廣雅貒貛也按貛貒疊韻貒豚雙聲貒疊韻貒貛同物故古通名下云貍狐貒貈醜說文引貒作貛淮南修務篇云貛貉爲曲穴御覽引貛作貒貛又通貆地官草人轉瀉用貆鄭注貆貒也貆南齊俗篇云貆貉得埵防弗去而緣高誘注貆貆豚也是皆借貆爲貛賈公彥疏不知鄭注貆乃通借誤引爾雅一貒子貒或曰貆失之矣本草衍義云貒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觜尖黑尾短闊蒸食之極美按今貛形如豬穴於地中奢攻隄岸其子名貗與䝏豬同名釋文貗力于反是也郭其禹反非

貔白狐其子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說文貔豹屬出貉國或作豼是貔爲猛獸故牧誓以如虎曲禮以其貔貅鄭注貔貅摯獸是矣貔出北國故韓奕云獻其皮也釋文引詩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遼東人謂之白羆書疏引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豰郭氏于虛賦注以豰似貔而大食獼猴說文豰作穀云犬屬食母猴釋文豰本又作穀火卜反恐此同名非同物也香祖筆記三云我聞瓦屋山出貔貅狀如黃牛性食虎豹亦恐非此或云晉州人謂狐爲貔子爾雅貔白狐卽狐耳然狐黃色此言白狐蓋非

麝父麕足腳似麕有香

說文麝如小麋臍有香御覽引麝下有黑色麞三字西山經云翠山其陰多麝郭注麝似麞而小有香按今因名香麞釋文引李本麝作麝云麝父獸名與郭異也本草陶注麝形似麞常食柏葉又噉蛇五月得香往往有蛇皮骨故麝香療蛇毒今以蛇蛻皮裹麝香彌香則是相使也麝人春自剔出其香覆之人有遇得乃至一斗五升也

豺狗足腳似狗

說文豺狼屬狗聲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食之也高誘呂覽季秋紀注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解詁云豺似狗白色爪牙迅利善搏噬也埤雅云豺柴也又曰瘦如豺是矣按豺瘦而猛捷俗名豺狗羣行虎亦畏之故晉書云如熊如羆史記引作如豺如離其猛可知

貙獌似貍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音岸

下云貙似貍與此同物加獌字者說文獌狼屬引爾雅曰貙獌似貍是貙之大者名貙獌非二物也釋文引字林獌狼屬一曰貙是矣蓋獌之言曼延長也借作漫蜒郭注子虛賦云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此蓋孟浪之言廣韻作獌鋋長八尺近是也郭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貙豻卽貙獌之轉子虛賦云蟃蜒貙豻皆以聲爲義耳

羆如熊黃白文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說文用爾雅羆古文作𦙒熊羆同類之物羆尤極猛故特釋之詩斯干疏引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按韓奕但言黃羆不言白者文省略耳陸璣疏云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爾雅翼云儱者言熊有豬熊馬熊羆卽熊之雄者其說非也熊羆各有牝牡羆大於熊而力尤猛又引柳子羆說以爲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則羆非熊明矣今關東人說人熊之狀正與柳合蓋熊羆相類俗人不識羆故呼爲人熊耳郭云關西呼貑羆者據時驗也今關東人呼爲𧶼𧶼聲轉如云黑貑

麢大羊麢羊似羊而大角員銳好在山崖閒

說文麢大羊而細角西山經云翠山其陰多麢麝郭注與此注同麢廣雅作羚云羚角後漢書西南夷傳作麢云麢羊能療毒本草又作羚羊角陶注羚羊今出建平宜都諸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爲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別有山羊角極長惟一邊有節節亦疏大不入藥用爾雅名麢羊也本草拾遺云羚羊有神夜宿防患以角挂樹不著地角彎中深銳緊小猶有挂痕耳陶鳴之集集鳴者貝

麠大麃牛尾一角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卽麞

說文用爾雅麠或作麖是麠麃皆屬王會篇云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然則麃亦鹿屬也郭引漢武帝事史記孝武紀云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索隱引韋昭云體若麕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麕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爲麃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角而五蹄禮樂志云獲白麟爰五止皆此事也但麟馬蹄此言五趾若麃一角戴肉謂之爲麟不可通乎一切經音義引此注麃卽麞下有黑色耳三字今脫去之中山經云尸山其獸多麖郭注似鹿而小黑色以此可證

麐大麕旄毛狗足旄毛長

說文麐大麕也狗足魯頌作麠中山經云女几之山其獸多麖麂郭注麂似麞而大猥毛狗腳按猥卽旄毛謂毛多狗字形之譌也本草衍義云麂獐屬而小於獐其口兩邊有長牙好鬭其皮爲第一無出其右者然多牙傷痕其聲如擊破鈸今按麂皮細縛人

多以爲鞾履甚佳釋文獿乃牢反引字林云多毛犬也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 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卽魋也

說文魋如小熊赤毛而黃釋文魋徒回反引字林云獸如熊黃而小郭注本說文

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 迅疾

說文猰貐似貙虎爪食人迅走物類相感志引孫炎云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隱藏無道君出食人矣高誘淮南本經篇注猰貐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步而食人按此物旣類貙貙似貍不應龍首孫高二義蓋本海內南經猰貐龍首而爲說也又北山經及海內西經並說猰貐而形狀各殊郭無取焉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 卽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

說文狻麑似虦貓食虎豹又云虦一曰師子按詩闞如虦虎蓋以師子與虎狀其威猛也師子食虎豹兼能搏象而博物志又言有物如貍能跳上師子頭殺之御覽引東晳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惟畏鉤戟是師子雖猛亦有所畏伏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疏勒國獻師子犎牛注引東觀漢記曰疏勒王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毛大如斗漢書西域傳云烏弋國有師子似虎正黃尾端毛大如斗司馬彪續漢書云條支國安息國並出師子穆天子傳名獸使足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猊與麑同狻音先官反狻麑合聲爲師故郭云卽師子矣

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元康八年九眞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卽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

玉篇驨騏驎也公羊哀十四年疏引舍人云驨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王會篇云俞人雖馬孔晁注雖馬驨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子虛賦云射游騏張揖注引爾雅曰驨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是張孔所見古本俱作驨釋文驨本又作騏是也驨有攜音故王會篇作雖雖卽驨也北山經云敦頭之山旄水其中多騂馬牛尾而白身一角蓋亦驨類水經河水注云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然則天馬卽驨矣

羱如羊 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

說文莧山羊細角者讀若丸繫傳云本草注莧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是羱當作莧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廣志作羦亦俗體耳又引字林野羊也其角堪爲鞍橋小檻也出西方似吳羊而大角也角重於肉呼爲羱羝是郭所本然錯所引本草注卽陶注已詳麢羊條下唐本注云山羊大如牛或名野羊善鬭至死顏師古急就篇注西方有野羊大角牡者曰羱牝者曰䍽曲以時墮角其鬻羊角尤大今人以爲鞍橋掩角差小可以爲刀子把爾雅曰羱如羊卽此也按今羱羊出甘肅有二種大者重百斤角大盤環郭注所說是也小者角細長說文所說是也吳羊卽羖羊說在下

麐麕身牛尾一角 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麐而角

說文麐牝麒也麒仁獸也麐麕身牛尾一角麐經典通作麟公羊哀十四年傳麟者仁獸也何休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左傳疏引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詩疏引草木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左傳注視明禮修則麒麟至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按古書說麟不具錄大抵後言儀美其德麟惟詩及爾雅實實可信至若言儀則廣雅備矣說麟則禮運詳矣今旣無可據依亦無取焉

猶如麂善登木 健上樹

說文猶玃屬按玃母猴此言如麂麂卽大麕與猴異狀然則猶之爲獸旣是猴屬又類麂形麂形似麕而足如狗故猶从犬矣水經江水過僰道縣北注云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反乘空若飛郭注所說猶猢卽是爾雅之猶其謂之猢者俗名猴爲猢猻猢猴聲轉猴善升木其云好游巖樹卽此所謂善登木矣一切經音義十引某氏曰上木如鳥正與水經注合釋文猶舍人本作鬻聲音育今按鬻與猶音相轉鬻亦聲借字耳

貄脩豪 毫長毛

貄說文作希云脩豪獸又云希豕鬣如筆管者彖又作豪長楊賦云拖豪豬顏師古注豪豬一名希是顏欲依爾雅爲說但豪豬與希別豪如筆管者是豪豬希但脩豪獸名小顏欲合爲一非矣豪豬卽豪彘其形狀見西山經竹山郭注甚明而不云名希誤以爾雅此注可知郭不以爲一物也釋文貄本又作㣇亦作肆音四則與上貍子隸同名疑亦同物今貍貓之屬有毛絕長者謂之獅貓獅與肆音近而義同肆有長意此獸毛長因謂之肆然則爾雅古本作肆今作貄貄俱俗體也肆說文作㣇从二希則希與貄音義又同矣

貙似貍 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上已云貙獌似貍蓋大者名貙獌小者卽名貙也字林云貙似貍而大一云似虎而五爪謂此也貙虎屬以立秋殺獸故漢有貙劉之祭鄭注夏官射人云今立秋有貙劉後漢禮儀志注貙劉之禮祠先虞劉廟通漢書武帝紀臘五日是也

兕似牛 一角青色重千斤

說文𤉡如野牛而青象形古文作兕釋文本又作光俗字也詩云殪此大兕晉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犀兕皮革堅厚皆可爲甲而犀不如兕考工記所說是也兕角可爲酒觵詩疏引韓詩說兕觵以兕角爲之容五升是也海內南經云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南山經云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郭注兕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三字衍詩疏引某氏曰兕牛千斤是矣左傳疏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類聚引郭氏圖讚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犀似豕 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蹏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

一角者

說文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王會篇伊尹四方令曰正南以文犀爲獻吳語云奉文犀之渠韋昭注文犀犀角之有文理者也按犀角粟文名通天駭雞見珍往籍抱朴子言角爲叉導攪湯解諸毒藥也漢書平帝紀黃支國獻犀牛後漢書章帝紀曰南徼外獻生犀左傳疏引交州記云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三甲頭似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類聚引郭氏讚云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物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椅

彙毛刺今蝟狀似鼠

彙說文作𢑱云蟲似豪豬者或作蝟廣雅云虎王蝟也史記龜策傳云蝟辱於鵲集解引郭氏云蝟能制虎見鵲仰地蓋郭氏讚文也淮南說山篇云膏之殺鱉鵲矢中蝟高誘注中亦殺也本草陶注田野中時有此獸人犯近便藏頭足毛刺人不可得捉能跳入虎耳中而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物有相制不可思議爾按本草蝟在蟲部廣雅亦入釋蟲此在釋獸者以其四足而毛故也今蝟毛蒼白色喙如犬喙大者如小豚小者似鼠矣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

狒說文作𥜽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𥜽人身反踵自笑笑卽上脣弇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引爾雅曰𥜽𥜽如人被髮讀若費一名梟陽說文所稱王會篇文也但彼文作費費今爾雅作狒狒並聲借字也淮南氾論篇云山出梟陽高誘注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吳都賦云梟羊笑而被格是也郭引海內南經文其注亦與此注略同又云海內經謂之贛巨人也圖讚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見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皆有掌蹯其跡𠃢𠃢指頭處

說文引爾雅曰狐貍貛貉醜其足蹯其跡𠃢𠃢獸足蹂地也象文作蹂又云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或作蹯古文作𤘘按番今加足旁獸掌通謂之蹯左文元年傳王請食熊蹯是也又按說文引作貛貉引作貉鄭注地官又引作貈狐貍貒貈貛貉貊就言貈不言貍者鄭君所讀爾雅爲貂不爲貍也然則許鄭所見之本並與今異

蒙頌猱狀卽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出之猱亦獼猴之類

匡謬正俗云蒙頌爲獸狀類猱郭云卽蒙貴者廣志云今蒙貴有黑白黃者通羅最良捕鼠捷於家貓也

猱蝯善援便攀援貜父善顧貑貜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眄

猱說文作夒云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又云猴夒也其爲獸好爪廣雅云猱狙獼猴也禮學記引孫炎曰猱母猴也詩角弓傳猱猿屬箋云猱之性善登木陸璣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如陸所說猨猱並同類而異名母沐猴俱聲相轉也猱或作獿樂記云獶雜子女鄭注獶獼猴也猱轉爲戎匡謬正俗云或問今戎獸古何獸答曰李登聲類變音人周反字或作猱吳都賦注猱似猴而長尾驟其形狀戎卽猱也猱有柔音俗語變轉謂之戎耳猨者俗作猿說文蝯善援禺屬玉篇猨似獼猴而大能嘯按陸璣以長臂爲猨故史記李廣傳廣爲人猨臂善射又猿猴臂善古多並稱故管子形勢篇云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是猿猨俱善攀援今傳其飲水或自縣崖相接而下飲畢連引而上是其形狀矣○貜者當作玃釋文引說文大母猴也今本脫大字引爾雅云玃父善顧攫持人好顧盼也按陸璣云沐猴老者爲玃呂覽察傳篇云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高誘注玃猳玃獸名也博物志云其長七尺人行健走名曰猴玃或曰猳玃是矣今玃俗呼馬猴馬沐聲亦相轉

威夷長脊而泥泥少才力

邵氏正義引說文云委虒虎之有角者也委威聲近虒有夷音如周道倭遲韓詩作周道威夷是威夷卽委虒矣廣韻云虒似虎有角好行水中按釋文泥奴細反若依廣韻好行水中則泥讀如字

麐𪊍短脰脰項

廣韻𪊍見上說文引作麐𪊍短脰然則獸之牡者其項多短也

贙有力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廣韻贙獸名似犬郭云出西海大秦國者後漢書云大秦國在海西亦云海西國新唐書西域傳拂菻古大秦也有獸名贙狀如狗獷惡多力按今呼西洋狗一名獅子狗卽此也郭氏讚云爰有贙獸厥狀似犬飢則齧脈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贙按說文贙分別也又狟一云犬行也廣韻作大犬也然則贙疑狟之叚借也

豦迅頭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貜類也

說文引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玉篇封豦豕屬也迅頭者豕性躁疾易驚擾好奮迅其頭郭注所說蓋別物非豕屬也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舉豦聲同禺卽獼猴之屬郭說疑此是也

蜼卬鼻而長尾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卽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

說文蜼如母猴卬鼻長尾廣雅云狖蜼也淮南覽冥篇云猨狖顛蹶而失木枝高誘注狖猨屬也長尾而卬鼻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郭注西山經云蜼獼猴屬也音贈遺之遺是蜼狖音義同故廣雅謂狖卽蜼矣蜼有誄音通作𧳅御覽引異物志𧳅之屬捷勇於猨狖卬蜼也狖音誄林余繡反或余季余水二反郭注中山經鬲山亦蜼此注同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此注以尾塞鼻下有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三十四字爲今本所無蓋郭音義之文也香官蜼亦名仰鼻字書作𧳅蓋其才勇有足稱焉類聚引南州異物志說果然獸形狀全似蜼亦其類也皮可爲褥

時善乘領　好登山峯

爾雅攷證云時善乘領當是上文寓言雌好作山峯非獸有獸名時也按時寔是古字通此說可從

猩猩小而好啼　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

說文猩猩犬吠聲或作狌狌王會篇云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海內南經云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郭注今交州封谿出狌狌土俗人云狀如貛而後似狗聲如小兒啼也淮南氾論篇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注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猩猩南方獸作北方誤也類聚引華陽國志云猩猩血可以染朱罽按小而好啼說文貛通借由啼寫致譌若好作如小而作小兒啼讀之則通矣郭注似小兒啼可讀

闕洩多狃　說者云脚饒指未詳

上其跡厹釋文厹字林或作𨈟是狃為借聲謂脚指頭郭引說者云脚饒指蓋舊注之文也爾雅攷證云洩與渫同猩猩有此無杜故云闕洩伏行交足故云多狃非別有獸也當連猩猩小而好啼讀

寓屬　寓上事也寓說文作禺云母猴屬禺頭似鬼郭注司寓者亦引作禺屬今本作寓下云寓鼠曰嗛郭注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是凡獸皆寓也寓禺古字通釋文寓舍人本作㝢蓋借字耳

鼢鼠　地中行者

說文鼢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偃鼠鼢或作蚡廣雅鼹鼠鼢鼠鼴鼠偃同也本草別錄鼹鼠在土中行陶注俗中一名隱鼠一名鼢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類聚引廣志云鼢鼠深目而短尾按此鼠今呼地老鼠產自田間體肥而匾尾僅寸許潛行地中起土如耕方言謂之犁鼠郭注鼢鼠也

鼸鼠　以頰裏藏食

說文鼸䶅也䶅鼠屬讀若含廣雅作鼸釋文鼸下簟反引孫炎云鼸者頰裏也與郭義同又引字林云鼸䶅鼠也文選注引李巡云鼸鼠鼸鼠也與郭義異也晏子非儒篇云鼸鼠藏而拔羊視豈謂其藏食也夏小正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嗛與鼸同按鼸鼠即今香鼠頰中藏食如獼猴然灰色短尾而香人亦畜之

鼷鼠　有螫毒者

說文鼷小鼠也春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哀元年俱鼷鼠食郊牛孔疏引爾雅注曰色黑而小有螫毒孫炎曰有螫毒者玉篇云有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按俗傳能入人耳謂此也莊子應帝王篇云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此即所謂社鼠不灌屋鼠不熏也春秋疏引李巡謂鼷鼠一名甘鼠文選答客難注引鼷作奚但鼷鼠在下與此別條非同物也

鼶鼠　夏小正曰鼶鼬則穴

說文鼶鼠也高誘淮南時則篇注田鼠鼶鼠也高以鼶鼠與鼫鼠為田鼠鼶即鼫也釋文鼶又徒奚反是矣夏小正九月鼶鼬則穴然則鼶蓋田鼠之大者化則為鴽者又同鼶可知非小鼠如鼷形矣

鼬鼠　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音牲

說文鼬如鼠赤黃而大食鼠者廣雅云鼠狼鼬按今俗通呼黃鼠狼順天人呼黃鼬善捕鼠夜中飄食人雞人捕取之以其尾毛為筆所謂狼毫者也郭云江東呼為鼪者莊子徐無鬼篇云藜藋柱乎鼪鼬之逕秋水篇云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狌釋文狌崔本作鼬是鼪鼬一物也夏小正云九月則穴穴者鼪也

鼩鼠　小鼱鼩也亦名鼩鼱

說文鼩精鼩鼠也郭云亦名鼩鼱鼱鼩精容反李巡謂鼩鼱一名鼷鼠非郭義也

鼭鼠　未詳

釋文鼭音時廣韻作鼭或曰鼠為十二屬首所以紀歲時故有鼭名按鼭自鼠名非凡鼠俱名鼭鼭疑從俗所加

鼣鼠　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鼠然形則未詳

釋文鼣或作鼣符廢反引舍人云其鳴如犬也中山經云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鼣鼠郭注云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即此注所云也羣氏補郭引北山經丹熏之山有獸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名曰耳鼠謂即此鼣鼠按音如獋犬與舍人合但未知耳鼠即鼣鼠否也史記夏紀正義說為鼠同穴引西山經郭注云鼠名鼣如人家鼠而短尾鼣扶廢反按今爾雅及西山經注俱作鼣不作鼣郭於中山經及此注又並云形未詳然則張守節正義所引疑是別本讀文不足據也

鼫鼠　形大如鼠頭如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鼩鼠見廣雅音雀

鼫與碩古字通碩者大也詩碩鼠引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陸說是也郭云鼩鼠者廣雅云鼩鼠鼫鼠釋文鼩郭音雀字林音灼然則鼩鼠即雀鼠也釋文又云郭注雀字或誤為鼠字今檢宋雪窗本及吳本並作鼠因而改鼫為鼩以就鼠音皆釋文所謂誤本也說爾雅者不如鼫鼠為碩字之通借故舍人樊光同引詩以碩鼠為五技鼠孫炎亦然胥失之矣鼫鼠五技見說文及蔡邕勸學篇大戴記勸學作鼫鼠五技而窮荀子又作梧鼠梧與鼫同然皆非爾雅之鼫鼠說者未明故辨正之

鼤鼠　鼨鼠　皆未詳

玉篇鼤斑尾鼠廣韻班鼠也鼤鼠文也廣雅鼤鼠鼨即此說文以鼨為豹文鼠則與下句相屬與郭讀異

豹文鼮鼠　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玉篇說此鼠豹文鼮鼠，與郭同，但事不見前漢書，唯郭此注及序言之。類聚引竇氏家傳，以識豹文鼠者乃光武時事，郭以為竇攸

也。水經注及文選注引三輔決錄注並[illegible]異其以豹文為鼮鼠則同，而應書[illegible]用傳其第者[illegible]實有後異[illegible]者豹

文虎豹大如鼠，方豹怡鼠，謂之鼮鼠，而謂之若盧，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鼮鼠豹文而形小者一[illegible]，鼮鼠是也，唐人謂豹鼠者仍主許

氏而述郭義，或者鼮鼠二鼠皆具豹文，故可通[illegible]，余切恐家[illegible]旁見異鼠，青黃而黑斑，頭形如兔，尾短[illegible]亦具黑文，形小於拳，未

如於此二鼠書難屬也

鼰鼠今江東山中有鼰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

此鼠與寓屬之鼰同名異物。初學記引此注曰江東呼鼰鼠者似鼠大而食鳥，在樹木上，是蒼色二字作食鳥

鼠屬說文鼠，穴蟲之總名。方言郭注鼯鼠[illegible]引高[illegible]鼠致鼠，抱朴子云鼠壽三百歲

牛曰齝食之已久，復出嚼之羊曰齥今江東呼齝為齥，音漏泄麋鹿曰齸江東名咽為齸。齸者，所以食之所在，依

名云鳥曰嗉咽中裹食處寓鼠曰嗛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

說文齝，吐而噍也，引爾雅牛曰齝。按今俗謂之牛回嚼，其吐者名聖齏。○齥，說文作齛，云羊粻也。釋文引字林同，音世。一云羊

食已吐而更嚼之。○說文齸，鹿麋粻。[illegible]而反出嚼之也。按齸之言嗌也，嗌，咽也。咽[illegible]故郭云江東名咽為齸，齸者

食之所在，謂咽中，客加反。○○嗛者，頰也，嗛空也，[illegible]其中以受食，[illegible]云充鳥嚨，其嗉是也。○嗉者，含也，含[illegible]說文嗛，口有所銜也

寓即寓屬，獼猴皆寓也，或寓於木，或寓於穴，其粻皆謂之嗛

齸屬牛羊麋鹿皆有角，無前齒，故皆吐出更嚼，鳥鼠皆有受嚼之處，凡有五名而總題曰齸屬

獸曰釁自奮釁人曰撟頻伸夭撟魚曰須鼓鰓須息鳥曰狊張兩翅，皆氣倦體所須

釁者，隙也。獸卧引氣鼓息，腹脅間如有空隙，故謂之釁。郭注奮迅，未作奮迅動作訣。○撟者，舉手也。人體倦則欠伸，舉手以自

適。史記扁鵲傳有橋引案扤，索隱云謂為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須者，易云需，須也。魚當停泊，鼓鰓吹息，以自須須而止

而息也。○狊者，張目視也，為之休息醒張兩翅直視，所謂鳥伸睨視也

須屬須者，息也，皆言人物氣倦之所須，故總題曰須屬，須息[illegible]字也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六　　孫男聯[illegible]校字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七

棲霞郝懿行學

釋畜第十九

說文嘼牲也嘼與畜同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鄭注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牲畜異名也然左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則牲亦稱畜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是畜獸異名也然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周禮獸醫掌獸卽牛馬則畜亦稱獸蓋對文則別散則通矣此篇釋畜無豕已入上篇

騊駼馬 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

說文騊駼也王會篇云禺氏騊駼釋文引瑞應圖云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卽至按騊駼自是良馬非必為瑞郭引海外北經以校今本無色青二字然史記匈奴傳徐廣注騊駼似馬而青與郭引合疑古本有之而今脫也

野馬 如馬而小出塞外

說文騊駼北野之良馬釋文引字林云騊駼一曰野馬高誘淮南主術篇注騊駼野馬也是皆以野馬卽騊駼然王會篇野馬騊駼並稱子虛賦云軼野馬轊騊駼又皆以為二物郭所本也穆天子傳野馬日走五百里郭注似馬而小也後漢書鮮卑傳禽獸之異者有野馬說文以野馬為驒騱按驒騱騊駼並見史記匈奴傳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

說文駮獸如馬倨牙食虎豹說卦傳云乾為駮馬王廙云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孔疏云倨牙如鋸一切經音義十引舍人曰駮多力獸也詩苑耕物篇云駮之狀有似駮馬今君之出必驂駮馬而畋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詩六駮傳用爾雅一切經音義引魏黃初三年六駮再見於野北齊書循吏傳張華原遷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感所致今按駮為名六為數二書俱將六駮為名失之誣矣駮一名茲白王會篇云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是茲白卽駮也西山經中曲之山及海外北經並云有獸名駮所說形狀與此同惟西經說一角虎爪為異郭此注蓋引北經而兼用二文故語不同也

騉蹄趼善陞甗 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

釋文騉本亦作昆趼本或作研引舍人云騉蹄者謂蹄研平也研謂蹄平正善陞甗者能登山隒也一云甗者阪也言騉善登高歷險上下於阪李云騉者其蹄正堅而平似研也顧云山嶺曰甗孫同覽御九百十三引孫炎曰昆蹄之馬蹄平如研而善升山甗者是諸家本趼俱作研郭注亦當作研本今誤耳說文趼獸足企也企訓為直而非諸家之義又釋山云重甗隒甗蓋隒之叚借舍人注是郭以似甑為言蓋失之矣云秦時有騉蹄苑者漢承秦制有昆蹄甗是也百官公卿表有昆蹄令丞應劭云昆蹄好馬名也如淳注引此文作昆蹏研善升甗

騉駼枝蹄趼善陞甗 騉駼亦似馬而牛蹄

釋文引舍人云騉駼者外國之名枝蹏者枝足也李云騉駼其迹枝平似研亦能登高歷危險也孫云騉駼之馬枝蹄如牛而下平是李孫郭皆以騉駼為馬名舍人以為國名非也西京賦云陵重甗獵昆駼薛綜注山之上大下小者曰甗昆駼如馬枝蹄善登高薛綜說騉駼為郭所本餘與諸家同也嘉慶十七年六月友人示余畫馬卷馬與常馬無異體驗鬣唯足蹏上一小蹄為異邵氏晉涵跋尾以為卽爾雅騉駼也又以枝蹄如牛為孫郭之誤今按枝蹄卽岐蹏云如牛者是矣此圖內馬乃駼蹏如狗而非岐蹏蓋馬之異狀耳非爾雅騉駼也

小領盜驪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領頸

小領細頸也盜驪史記秦紀作溫驪索隱云溫音盜徐廣本亦作盜劉氏音義云盜驪騧驪也騧淺青色鄒誕生本盜作駣音陶按廣雅作駣驪玉篇作桃驪皆盜驪之異文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又云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皆郭注所引也

絕有力駥 卽馬高八尺

馬八尺為駥說在下釋文駥本作戎按釋詁戎大也馬高大而有力故被斯名作戎是駥俗字

厀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 骹厀下也 **四蹢皆白首** 俗呼為踏雪馬 **前足皆白騱**

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啟 左傳曰啟服 **左白踦** 前左腳白 **後右足白驤左白馵** 後左腳白易曰震為馵足

厀以上皆白謂之惟馵詩小戎疏引郭氏曰馬厀上皆白為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蓋郭音義之文按此云惟馵下云惟騚惟皆語詞郭義恐非○驓者說也玉篇廣韻並云驓四骹白也按宋雲騰本作𩣡古本必作前故釋文缺音與本作首類聚及初學記俱引作首首與前蓋形近而誤作前是也○前兩足白謂之騱後兩足白謂之翑釋文騱郭又音雞舍人本作雞翑郭音劬舍人本作狗○前右足白謂之啟啟者開也前左足白謂之踦踦者倚也郭引左昭廿九年傳文杜預注啟服馬名○說文馵馬後左足白也讀若注詩疏引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郭引說卦傳震為馵足虞翻注馬白後左足為馵震為左為足初陽為白也徐松曰啟踦驤馵四者俗皆謂之孤蹄其馬性多桀驁云能妨主士君子所不御惟後右足白者謂之㡓打孤蹄言乘馬者右手執鞭足以厭之稍殺於三種耳

駵馬白腹騵 駵赤色黑鬣 **驪馬白跨驈** 驪黑色跨髀間 **白州驠** 州竅 **尾本白騴** 尾株白

尾白駺 但尾毛白 **馰顙白顛** 戴星馬也 **白達素縣** 素鼻莖也俗所謂漫𩑶徹齒 **面顙皆白惟駹** 額顙

駵者說文云赤馬黑髦尾也詩小戎箋赤身黑鬣曰駵穆天子傳有華騮郭注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為棗騮棗騮馬赤也騵者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詩大明傳騮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淮南主術篇云騂騵馬高誘注黃馬白腹曰騵黃蓋赤字之

誤○說文驪馬深黑色驈驪馬白胯引詩有驈有騜毛傳用爾雅疏引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白也釋文引蒼頡篇云跨兩股閒○驠者說文云馬白州也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皆本爾雅北山經云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郭注川竅也是川卽州字○騴者尾根株白之云也本卽株也○駺者尾毛白之名也說文駺一曰白髦尾也是駺卽駺釋文駺本多作狼類聚引正作狼○馰顙者說文馰馬白額也引易曰爲馰顙馰字下又引易曰爲旳顙古有二文許兩從之今說卦傳作旳顙廣韻云旳白顙額也震爲顙顙在口上白故旳顙詩有馬白顚疏引舍人曰旳白也顙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是郭所本又說文云騅馬白額是馰顙一名騅○馬之鼻莖白者名白達一名桑駼說文頞鼻莖也頞烏割切與達音近然則白達卽白頞也郭引俗謂漫驪徵齒蓋引當時相馬法也驪與驎同○說文駹馬面顙皆白也說卦傳云震爲龍鄭注龍讀爲尨廣干本並作駹廣雅云倉色干云雜色地官牧人云毀事用尨尨與駹同秋官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鄭衆注駹謂不純色也徐松云白顚俗謂玉頂馬之貴者面顙皆白俗謂駹驗馬之駿者詩云駹驗孤踦僧道不騎極言其惡

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在肘後減陽在幹

茀方幹脅在背闋廣皆別旋毛所在之名

回毛旋毛也旋毛在胸者名宜乘郭引樊光云官府馬者言此馬宜官府乘駕也減陽茀方闋廣語俱相對自郭氏已不知其義無以言焉文選注引相馬經云膺閂欲開馬膺在腹下也肘謂馬膂也類聚引肘亦作腋釋文云減本或作駭幹者馬脅也御覽引相馬經云脅爲城郭欲得張釋文廣音光本或作廣同按廣韻引爾雅作駭驥亦作闋廣徐松云膺胸也馬之駼騊處有旋毛最良當爲貴人所乘俗謂馬駼爲提胸故謂之提胸旋毛在肘後者今之追風旋

逆毛居馻馬毛逆刺

釋文引字林云馻馬逆毛也郭音允允二音按今俗以馬領上逆毛如刺者爲不祥

騋牝驪牡詩云騋牝三千馬七尺已上爲騋見周禮玄駒褭驂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或曰此卽騕褭古之良馬名

詩騋牝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說文引詩作騋牝驪牝今作驪牡牡字誤爾雅騋雲騋本作牝驂皆作牡而釋文不誤云牝頻忍反下同詩與驪牝同也以此可證騋驪牝聲又兼爲韻爾雅蓋以驪牝釋騋牝獨言牝者騋驪兼有牝牡舉一邊耳釋文驪牡又云茂后反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按夏官廋人注引爾雅作騋牝驪牡玄駒褭驂今本牡作牝亦釋文作牡可證然則孫注作騋牡與鄭同也又鄭讀騋爲句牡驪爲句牝玄爲句其檀弓注亦引爾雅曰騋牝驪牡玄孫讀當亦同之此則騋褭驂卽謂駃騠之駒況名褭驂耳郭謂玄駒與鄭異又云見周禮者卽廋人鄭文也高誘淮南脩務篇注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郭又引或說以褭驂爲古良馬名者呂覽離俗篇云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高注皆馬名日行萬里上林賦云躡要褭張揖注要褭馬

金駮赤色一日行萬里者

牡曰騭今江東呼駁馬爲騭音質牝曰騇草馬名

說文騭牡馬也釋文父本或作騭俗字按騇亦俗字也當作舍廣雅駼特牝雌也草馬亦或作騲廣韻牝馬曰騲馬顏氏家訓所謂騲騭是也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是魏晉閒始有草馬之名今東齊人以牡爲兒馬牝爲騍馬唯牝驢呼草驢耳

騂白駁黃白騜詩曰騜駁其馬騂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皆背脊毛黃青驪駽今之鐵驄青驪驎驒色有深淺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青驪繁鬣騥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

驪白雜毛駂今之烏驄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華馬陰白雜毛駰陰淺黑今之泥驄蒼白雜毛騅詩曰有騅有駓彤白雜毛騢卽今之赭白馬彤赤白馬黑鬣駱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一目白瞯二目白魚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

騂已見前駁者說文馬色不純淮南說林篇云騂駁不入牲言犧牲用純色也詩騂駁疏樊光引易乾爲駁馬孫炎引詩皇駁其馬東山疏舍人曰騂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又引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按此言馬赤色兼有白者名駁黃色兼有白者名騜騜詩作皇毛傳黃白曰皇騂白曰駁○騝者釋文郭音虔本或作騝驔者說文作驔云驪馬黃脊讀若簟又云驔馬豪骭也詩驔傳豪骭曰驔是驔驔通釋文今爾雅本亦有作驔者按玉篇廣韻驔字俱兼二義故段氏說文注疑驔驔本一字是矣但豪骭非馬名又非馬色毛傳前後俱用爾雅獨此義別是可疑耳○騏者詩有驔疏引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騏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閒邢疏引孫云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騏今之鐵驄也郭義同孫詩傳及說文用爾雅○驎者說文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詩騏傳用爾雅疏引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然則驎驎義同釋文引韓詩字林皆云驎白馬黑髦似因有驎有駱相涉而誤○騥者釋文本又作柔繁鬣者言鬣多也郭引明堂位文彼繁作蕃其義當同孔疏以爲蕃赤也恐非左定十年疏及釋文引舍人注鬣馬鬣也○播者以釋文引說文云黑馬驪白雜毛今說文無蓋唐以前本有之也詩大叔于田傳驪白雜毛曰駂駂借字耳○駓者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黃馬白雜毛今本脫雜字詩駉傳用爾雅按此馬毛色雜故異於黃白之騜郭以桃華馬當之恐非○駰者說文馬陰白雜毛黑黑字衍或上下有脫字也詩傳用爾雅疏引舍人曰今之泥驄也孫炎曰陰淺黑也皆郭所本樊光曰駰者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騅者說文馬蒼黑雜毛黑字誤以六書故徐本作黑推之知唐本必作白也詩傳用爾雅按釋言云菼騅也郭云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閒與此義合○騢者說文馬赤白雜毛謂色似鰕魚也詩傳用爾雅疏引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白馬名騢郭義同○駱者說文馬白色黑鬣尾也釋文白馬黑鬣舍人同衆家並作髦詩釋文引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今按說文駱騩皆兼尾言蓋許所見本與樊孫同也詩傳用爾雅月令及呂覽秋駕白駱注同郭引明堂位文○駩者釋文引孫本作犉音云與牛同而均反本或作騿音脣按孫本作犉是也但既作犉以詩傳黃牛黑脣推之則此白馬當黃馬之誤謹以下句黑喙騧說文及詩小戎傳並云黃馬黑喙其例正同益知爾雅白馬必黃馬之誤矣○瞯者說文作瞯云馬一目白曰瞯二目白曰魚又云瞯戴目也毛詩傳云目蒼瞯廣韻以爲人目多白釋文引蒼頡篇云目病也是瞯瞯義別爾雅借瞯爲瞯耳魚者漢書西域傳贊以

魚目與龍文豻魚竝爲駿馬之名蓋卽此也釋文魚本又作𩵋字林作驌皆或體耳詩疏引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按毛傳作一目白曰魚疑有脫誤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豪尚純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

既差我馬詩吉日篇文差擇也釋詁文又車攻傳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疏引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按夏官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若以爾雅準之種馬當玉路而色尚純宗廟齊豪殆謂是矣

馬屬

說文馬怒也武也大戴記易本命篇云馬十二月而生故篇所釋皆馬之類故題曰馬屬

犘牛出巴中重千斤

野牛也郭云出巴中者今此牛出西寧府西寧衛大者千餘斤犘之爲言莽也莽者大也今俗云莽牛卽此

犦牛卽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

釋文犦步角反卽今之𤛘領牛郭云犎牛者後漢書順帝紀疏勒王獻封牛李賢注引東觀記曰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卽今之峯牛郭注上林賦云犦牛領有肉堆顏師古注卽今之犎牛也按犎當作封封者大也背上隆起高大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正作封字又名一封橐駝大月氏國出之注以爲封牛是矣郭云狀如橐駝肉鞍一邊者橐駝肉鞍兩邊此止有前一邊也橐駝出北山見北山經釋文橐音託又音洛也晉交州合浦郡徐聞縣今廣東雷州府海康縣也元和郡縣志海康縣多牛項上有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爾雅所謂犦牛也

犤牛犤牛庳小今之犑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

王會篇云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卽此類也釋文犤音碑又音皮然則犤卽每聲近又相轉也郭云果下牛者桂海虞衡志有果下馬高不踰三尺此亦其類皆言其庳小也晉廣州高涼郡今爲廣東高州府

犩牛卽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

犩亦魏也高大之稱釋文引字林云黑色而大重三千斤犪當作夔郭引中山經文彼注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之得三十八擔肉卽爾雅所謂犩是犩當作魏宜據以訂正

犣牛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

犣者釋文犣本或作犛字此牛多毛犛是也郭云旄牛者春官旄人注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說文作犛云犛牛尾也又犛云西南夷長毛牛也中山經荊山其中多犛牛郭注旄牛屬黑色出西南徼外也是犛牛卽旄牛顏師古注上林賦旄牛卽今之偏牛也郭云髀膝尾皆有長毛者北山經潘侯之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注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是也餘

松二云今蘭州青海多此牛大與常牛等色多青染其毛爲雨纓

犝牛今無角牛

釋文引字林犝牛名是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眊是童牛卽旄牛之無角者旄牛卽犪牛蓋大者名犪小者名童也童當作犝俗从牛作犝牛耳郭注似失之

犋牛未詳

角一俯一仰觭牛角低仰皆踊觢今觢角牛

釋文引樊云傾角曰觭說文觭角一俛一仰也觢一角仰也引易曰其牛觢易釋文引鄭作犎云牛角皆踊曰觢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虞翻云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觢然則諸家說觢名異唯鄭義與爾雅合

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黑眥牰眼皆黑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皆別牛黑所在之名

說文犉黃牛黑脣也詩無羊毛傳同疏引某氏說亦然所以知爲黃牛者以言黑脣可知餘體是黃黃牛多也眥者目匡也釋文牰音柚字林音胄本或作𤛓郭音尉犈音權又音眷玉篇以犈爲牛耳黑其義異也按脣眥耳腹腳俱以黑爲別廣韻以爲釋因別黑色所在之名牛以黑爲別猶馬以白爲別也

其子犢今青州呼犢爲㹀

說文犢牛子也月令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郭云今青州呼犢爲㹀者釋文㹀火口反字林云牛鳴也然則㹀之言呴也亦言狗也牛之子名爲㹀亦猶熊虎之子名爲狗矣通作㸷漢書朱家傳乘不過㸷牛晉灼注㸷牛小牛也

體長牬長身者

體長言呂春長也釋文牬補蓋反按牬說文作犕云二歲牛與此義異又犤牛長脊也是犤與牬其義同

絕有力欣犌

釋文犌古牙反玉篇云牛有力廣韻云牛絕有力俱止言犌不言欣疑欣字衍

牛屬

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又云牛爲大物月令中央土鄭注牛土畜也廣雅說牛屬云㹀犕丁牸犖犢犙引桓譚新論作犉犪丁牸接篇所釋廣說牛名及其體狀故總題曰牛屬

羊牡羒謂吳羊白羝牝牂詩曰牂羊墳首

詩若之華傳牂牝羊也說文羒牂羊也牂牡羊也郭注內則牂亦云然竝字之誤也郭云吳羊白羝者羝牡羊也吳羊白色羊也廣雅云吳羊牡一歲曰牡䍧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䍧三歲曰牂吳羊犗曰羯然則此言羊者卽吳羊也爾雅不言吳廣雅不言夏互見也羒音同墳言高大也牂猶壯也言肥盛也今吳羊高大而肥盛詩曰牂羊墳首墳卽羒矣言牝羊而牡首故毛傳

言無是道也

夏羊黑羖䍽牡羭黑羝也歸藏曰兩壺兩羭牝羖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

夏羊黑色羊也說文夏羊牡曰羖又云夏羊牡曰羭此牡字誤段氏注改牡為牝一云羖必是牡羭必是牝其說是矣但釋畜之例俱先牡後牝則此當云牡羖牝羭不知何時誤倒其文蓋郭本已然矣夏羊牝者美故左僖四年傳驪姬公之羭羭者美也郭引歸藏齊母經其文見於邢疏所引則羭之美可知矣羖羊氣羶其牡者謂之羯則羖為牡羊可知矣急就篇云牂羖羯羠䍧羝羭顏師古注羭夏羊之牝也羖夏羊之牡也其說牝牡分明不誤宜據以訂正詩曰俾出童羖毛傳羖羊不童也今按夏羊牝牡皆有角吳羊牝者無角其有角者猶名羝也

角不齊觤角一長一短角三觠羷觠角三帀

說文觤羊角不齊也觠曲角也䋛傳引爾雅注觠卷也此蓋舊注之文釋文觤許衛力驗二反字林力冉反

羳羊黃腹腹下黃

說文羳黃腹羊李時珍云卽黃羊也狀與羊同但低小細肋腹下帶黃色其耳甚小西人謂之𦍺耳羊

未成羊羜俗呼五月羔為羜

說文羜五月生羔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云小者曰羔大者曰羊詩疏引薛綜答韋昭云羊子初生名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廣雅云羍羜㸬羔也是皆未成羊之名爾雅舉釋羜者舉其中也

絕有力奮與雉雞皆同名

羊屬說文羊祥也考工記羊善也按美義善等字皆从羊以羊為祥善之物也易說卦傳兌為羊鄭注虞人云羊屬司馬火也此篇皆說羊故題以羊屬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說文犬狗之有縣蹏者也玉篇猣犬生三子也玂犬生一子也廣韻師作獅犬生二子也按犬生二子與豕同名猣與豵通故鄭注大司馬引爾雅豕生三曰猣釋文本亦作豵玉篇猣音鄭云犬生三子是猣又作豵

未成豪狗狗子未生𤠔毛者

說文引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是狗犬通名若對文則大者名犬小者名狗散文則月令言食犬燕禮言亨狗狗亦犬耳今亦通名犬為狗矣郭云𤠔毛者說文𤠔獸豪也釋文謂長毛也

長喙獫短喙猲獢詩曰載獫猲獢

說文及詩駟驖傳俱用爾雅猲獢詩作歇驕傳云獫歇驕田犬也疏引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

絕有力狣

說文狣犴犬也犴胡犬也一曰逐虎犬卽此類也犴堅實也猲驕猛也大能逐虎可謂絕有力矣

尨狗也詩曰無使尨也吠

說文尨犬之多毛者詩野有死麕傳用爾雅疏引李巡曰尨一名狗穆天子傳天子之尨狗郭注尨尨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按尨茸謂多長毛卽今之獅子狗也上云未成豪狗此又以尨為狗可知狗為通名

狗屬釋文引字林云狗家獸也說卦傳艮為狗大戴禮云狗三月而生秋官犬人疏犬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此篇所釋三犬備矣

雞大者蜀今蜀雞蜀子雓雓子名

蜀者廣雅說雞屬云杜艾季蜀蜀蠶大雞之名李或養雞者之姓氏也蜀雞一名鶤雞莊子庚桑楚篇云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釋文引向秀注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雓者釋文音餘字或作餘方言云雞雛徐魯之間謂之䳭子廣雅云䳭雛也是雞雛名䳭蜀雞雛別名雓耳

未成雞僆今江東呼雞少者曰僆音練

僆者方言云凡人獸乳而雙產秦晉之間謂之僆子郭注音輦然則僆為少小之稱今登萊人呼小者為小僆僆音若輦蓋古之遺言也秦策云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蓋連卽僆矣

絕有力奮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

郭云諸物者包雞彘羊在內故言皆以總之

雞屬說卦傳巽為雞九家易云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此篇釋雞大者及其子與異名

馬八尺為駥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駥

駥當為戎釋文作戎是矣卽上云馬之絕有力者也郭引周禮廋人職文但彼作龍諸書引亦作龍說文駥字下云馬八尺為龍月令駕蒼龍注馬八尺以上為龍淮南時則篇注引周禮及後漢書注引爾雅亦俱作龍郭引作駥者欲明此駥彼龍二者相當因而改龍為駥非周禮舊文也徐松云八尺言長馬身長者必善走故相馬者以長為貴長則必高言長足以該高高不足以該長鄭注輈人言國馬高八尺許叔重言馬高六尺為驕皆非雅訓

牛七尺為犉詩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

卽牛屬之黑脣犉也然則犉兼二義云見尸子者邢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犉七尺

羊六尺為羬尸子曰大羊為羬六尺者

西山經云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郭注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為羬謂此羊也釋文羬本亦作麙五咸反按說文麙山羊而大者細角是爾雅羬當作麙

彘五尺為豟（尸子曰大豕為豟五尺也今漁陽呼豬大者為豟）

豟豕之絕有力者釋文豟於革反大豕也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豜豜玉篇作豟云章移切豕高五尺廣雅說豕屬云梁豯初章記引纂文曰梁州以豕為豟按豟音之豕反豟章移切之豟轉是豟即豟矣廣韻豟梁之良豕也

狗四尺為獒（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

尸子曰五尺大犬為猶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大尺犬為猶文選養生論注引作五尺大犬為猶並與爾雅異也說文獒犬如人心可使者引左傳公嗾夫獒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休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按此注亦奎文生訓周狗郭引作害狗害與周形近正如古文周田觀為割申勸夫一見禮記緇衣注一藏氏校宋單疏本亦作害毛本郎本作害狗撓人役也又引段氏說尚書孔氏傳下一十五字非郭注乃後人所益今校宋單疏本亦無之

雞三尺為鶤（陽溝巨鶤古之名雞）

說文鶤鶤雞也讀若運釋文鶤音昆字或作鵾同楚辭九辯云鵾雞啁哳而悲鳴淮南覽冥篇云軼鶤雞於姑餘是鶤雞即鵾雞高誘注以鶤雞為鳳皇別名張揖上林賦注又以昆雞似鶴黃白色竝與爾雅異也郭云陽溝巨鶤者莊子達生篇云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貍膏塗其頭注云羊溝鬬雞處株魁帥也雞長貍也御覽引南州異物志很育之雞特稟異聲注云很育地名盡此地雞特異故以名傳亦如羊溝之比

六畜（古本篇末總題六畜左桓六年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昭廿五年正義亦同可知）

古本有此二字宋本亦然監本及毛本脫去之耳六畜有豕則羊屬之後應有豕屬今乃闕於釋獸豕子豬之下不知何時屬錯誤移畜入獸也左傳正義以為豕有野豕故竄於釋獸然馬屬亦有野馬仍列於釋畜矣

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七　孫男聯棻伯愷近垣校字

郝蘭皋先生爾雅義疏儀徵阮文達刊入
皇清經解泂陽陸制府感學者之未能家有是書也復單刻之惜其
板旋遭兵燹書未盛行然兩刻者或謂皆據高郵王懷祖念孫觀察
節本或又謂阮刻經解錢唐嚴厚民杰明經實總其成是書蓋厚民
所節傳聞異辭無由審也歲乙卯嘉興高伯平均儒文學得嚴鶴山
厚民之子所鈔郝疏足本以奉河帥楊至堂以增先生讀而善之鄭
書寄資命爲校刻功方過半至堂先生遽歸道山珽因益資以蕆事
爲預讎校者元和徐稼甫立方徵君吳縣葉調生廷琯海鹽陳容齋
德大兩明經而用力尤多則金匱江彤甫文煒茂才也光陰彈指倏
已經年手民畢功附識緣緒世之欲覩郝氏全本者其諸亦有樂於
是與時

咸豐六年丙辰七月仁和胡珽識於蘇城鮮駱定慧里

先大父蘭皋公爾雅義疏儀徵阮文達刊入
皇清經解洒陽陸制府又單刻於金陵聯蓀等僻處山陬俱未之見
或謂兩刻本皆據高郵王念孫觀察所節本未爲全書迨河帥楊至
堂先生得足本於錢唐嚴厚民杰明經嗣君鶴山許始屬仁和胡君
心耘珽鳩合同志校刊於吳門乃未幾又爲粵賊所毀先大父生平
著述十餘種心力尤萃於此書先大母臨終猶諄諄以亟覓原本爲
誡聯蓀等謹志之勿敢忘歲乙丑二月聯蓀有事濟南晤陽湖汪叔
明司馬欣然以所藏楊氏足本相授且任校讎之役聯徽既刺涿州
謹節廉俸所入爲剞劂之資閱月九而工始竣原書譌誤尚多又經
德清鍾舍人麟陽湖周司馬懋祺鍾醝尹履祥及汪司馬互相讎勘
是皆有功於是書者不可以不記同治五年二月旣望孫男聯蓀徽謹
識

經義述聞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自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

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慕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閒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嘉慶二十二年春阮元序於荆州舟中

引之受性樸昧少從師讀經裁能絕句而不得其解既乃習舉子業旦夕不輟雖有經訓未及搜討也年廿一應順天鄉試不中式而歸亟求爾雅說文音學五書讀之乃知有所謂聲音文字詁訓者越四年而復入都以己所見質疑於大人前大人則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廿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大人曰詁訓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詰鞫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婁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大人又曰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於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者也引之過庭之日謹錄所聞於大人者以爲圭臬日積月累遂成卷帙既又由大人之說觸類推之而見古人之詁訓有後人所未能發明者亦有必當補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當改讀者不揆愚陋輒取一隅之見附於卷中命曰經義述聞以志義方之訓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皆依類編次附以通說其所未竟歸之續編亦欲當世大才通人糾而正之以袪煩惑云爾嘉慶二年三月二日高郵王引之敍

合春秋名字解詁太歲考凡三十二卷道光七年十二月重刊於京師西江米巷壽藤書屋

經義述聞第一

高郵王引之

周易上五十四條

乾師頤坎既濟言勿用　夕惕若厲　巛　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女子貞不字　童蒙求我　苞蒙　光　即命　師出以律　師或輿尸　田有禽利執言　復自道　輿說輹　履虎尾幽人　包荒　得尚于中行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大人否遲有悔　朋盍簪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至于八月有凶剝牀以辨　七日來復　无祗悔　大過　樽酒簋貳用缶　祗既平　壯于大輿之輹　喪羊于易　康侯　用錫馬蕃庶　王假有家　匪躬之故　十朋之龜　有孚惠心　亦未繘井　舊井无禽井谷射鮒　並受其福　小人革面　覆公餗　匕鬯　鴻漸于磐　遲歸有時　豚魚吉　鳴鶴在陰　繻有衣袽　爻辰　虞氏釋貞以之正

乾師頤坎既濟言勿用

乾初九潛龍勿用惠氏定宇周易述曰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引荀爽注大衍之數五十云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正義引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家大人曰荀意謂乾之初爻言勿用故不在所用之列案坎之六三亦八純卦之一爻其辭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與乾之初爻言勿用同何以不在不用之列荀說殆不可通引之謹案荀以用九用六備四十九之數亦不可通用九用六就乾坤六爻言之昭二十九年左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曰乾六爻皆變是也何得以用九用六與每卦之六爻並數乎惠氏不能釐正而承用之非也引之謹案用者施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勿用者無所施行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正謂君子不施行也孔穎達正義曰聖人雖有龍德於此唯宜潛藏勿可施用引張氏曰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其說是也竊嘗由是而推之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上六之位惟當自守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亂邦也據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干寶注故象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九三之位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喪亂也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文義與此正相近也象傳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正義曰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頤六三十年勿用无攸利言拂養正之義則不能有所施行至於十年之久而猶然也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言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唯當靜以待之不可有所施行猶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耳解者或謂小人勿用爲勿用小人師正義十年勿用爲見棄王注入于坎窞勿用爲不出行正義皆與乾初九之勿用義例參差蓋未嘗比物醜類以求之也

夕惕若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周易述於惕若下增夤字其說曰說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夤案許慎敘曰其偁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以乾有夤敬之義故其注易以乾爲敬俗本脫夤今從古增入也家大人曰經文本無夤字請列五證以明之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言惕而不言夤則經文本無夤字其證一也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之說皆不爲夤字作解則是諸家本皆無夤字其證二也荀爽注文言脩辭立其誠曰立誠謂夕惕若厲則無夤字明矣若謂虞翻以乾有夤敬之義故注易以乾爲敬案說文曰惕敬也乾有夕惕若厲之文故虞翻以乾爲敬敬謂惕非謂夤也且翻注文言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注繫辭傳其辭危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則是翻本亦無夤字其證三也惠氏所據者說文也案說文夤敬惕也從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此夤字本作厲今作夤者因正文夤字而誤也說文引易夕惕若厲者以證夤字從夕之義非以其有夤字而引之也如說字解曰說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是證說從兌省之義而所引無說字壻字解曰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此證壻從士之義而所引無壻字庸字解曰易曰先庚三日此證庸從庚之義而所引無庸字相字解曰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此證相從木之義而所引無相字皆其例也又案陸元朗釋文每列說文引經異字此處出若厲二字而不言說文厲作夤則唐初說文本猶作夕惕若厲說文鬄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足證夤字之誤則是許氏所見本亦無夤字其證四也淮南人閒篇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並引易曰夕惕若厲乾元序制記曰三聖首乾德夕惕若厲班固爲

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以省譽今則是兩漢相傳之本皆無夤字其證五也

巛

坤釋文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巛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鄭樵六書略曰坤卦之三必縱寫而後成巛字引之謹案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巛者乃是借用川字考漢孔龢碑堯廟碑史晨奏銘魏孔羨碑之乾坤衡方碑之剝坤郙閣頌之坤兌字或作巛或作巛或作川皆隸書川字是其借川爲坤顯然明白川爲坤之假借而非坤之本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巛者玉篇坤下亦無巛字而於川部巛字下注曰注瀆曰川也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巛之美也王肅注曰巛古坤字亦謂古字假借如小雅鹿鳴鄭箋曰視古示字謂古借爲示字也樂記鄭注曰古以能爲三台字謂古借爲三台字也豈謂告示之示必當作視三台之台必當作能邪廣韻二十二魂坤下列巛注曰古文（古文四聲韻二十四魂坤下列巛曰古文又列巛曰王存乂切韻）始誤以假借之字爲本字而集韻類篇並沿其誤矣坤得借用川字者古坤川之聲並與順相近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乾與健聲近坤與順聲近乾象傳天行健健卽是乾坤象傳地勢坤坤卽是順（王弼曰地形不順其勢順）是坤與順聲相近也大雅雲漢篇滌滌山川與焚熏聞遯爲韻說文順訓馴紃馴巡等字皆從川聲是川與順聲亦相近也坤順川聲並相近故借川爲坤川字篆文作巛故隸亦作巛淺學不知乃謂其象坤卦之畫且謂當六段書之夫坤以外尙有七正卦卦皆有畫豈嘗象之以爲震巽離坎等字乎甚矣其鑿也盧氏紹弓周易音義考證謂巛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殆爲曲說所惑

後得主　主人有言　遇主于巷　遇其配主　遇其夷主

坤彖辭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周易述曰震爲主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是震爲主也剝窮上反下爲復復初體震故後得主引之謹案長子主器但可謂之器主耳豈得便謂之主坤之六爻皆可變而爲陽何獨舉初爻之變言之乎惠說非也細繹經文上言有攸往下言得主蓋謂往之他國得其所主之家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昭二年左傳豐氏故主韓氏杜注曰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定六年傳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孟子萬章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又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注曰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蓋既有所往則有所主之家明夷初九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是也君子之有攸往也必有所主得其所主則安坤之變而之他也亦必以陽爲主得其所主則順故坤之彖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也先迷者始猶未得所主也後得主者其後乃得之也（先後猶言始終凡經言先號咷而後笑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皆是也正義謂先爲在物之先後爲在物之後失之）既得所主則朝夕依之故文言又曰後得主而有常也又案睽九二遇主于巷亦謂所主之人也所主之人謂六五也二將往歸於五五已來交於二故不期而相遇於里巷若晏子至中牟覩越石父於塗側載而與之俱歸以爲上客也（見晏子春秋雜篇）豐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亦謂四爲初所主初爲四所主配也夷也匹敵之稱也以陽適陽故稱配主夷主也主之取象專謂遠適異國所棲止之家故坤與明夷皆承有攸往言之而其他可以類推不然則相識之人多矣經何不言得友遇友而曰得主遇主乎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利西南　不利東北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說有二一曰以否泰之內卦言得喪也荀爽曰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謂否泰之內卦也引之謹案易十二月卦無以方位言之者惟八純卦有之說卦傳曰坤西南之卦也是坤位本在西南何待內坤外乾之否而後西南得朋乎由否之三陰而爲四陰之觀於西方五陰之剝於戌方六陰之坤於亥方陰

之得朋更盛何以不言西北得朋乎由泰之三陽而爲四陽之大壯於卯方五陽之夬於辰方六陽之乾於巳方陰之喪朋更甚何以不言東南喪朋乎卦之六爻皆陰何得但以三陰之消長言之乎則荀說非也一曰以坤兌巽離爲得朋艮震乾坎爲喪朋也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見集解　案巽在東南不得但謂之南乾在西北不得但謂之北經言西南得朋何得雜以東南之巽言東北喪朋何得雜以西北之乾乎則崔說亦非也今案蹇彖辭利西南不利東北傳曰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荀爽曰西南謂坤升二往居坤五故得中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見集解　是西南謂坤東北謂艮此亦當與之同易通卦驗曰艮東北也主立春艮氣不至應在其衝坤西南也主立秋坤氣不至應在其衝艮之衝卽坤坤之衝卽艮也坤處西南而主立秋立秋陽消陰長又卦之六爻皆陰故曰得朋艮處東北而主立春立春陽長陰消又卦之三上兩爻陰變爲陽故曰喪朋不取正東之震正北之坎者正東正北不與坤維相對也西南東北坤艮所居蹇卦已有義例說經者不此之據而奚據哉唐史徵周易口訣義曰西南得朋者西南坤位是陰也東北喪朋者東北艮位爲陽也則得經意矣一曰西南未方東北丑方也漢書律曆志曰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魏博士秦靜議曰坤爲土土爲西南盛德在未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終而復始乃終有慶通典禮四引　案丑方亦艮位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也又案虞翻曰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　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參同契所謂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見集解　案如虞說二陽爲朋則一陽猶不得爲朋月之出丁成兌已得二陽可謂朋矣若出庚成震甫得一陽未可謂之朋也經文但云南得朋可矣何得云西乎消乙入坤可謂喪朋矣若納氣於癸則與日同躔爲陽精復生之本不得仍謂之喪經文但云東喪朋可矣何得云北乎十六日之旦明初退於辛方參同契所謂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　二十三日之旦半消於丙方參同契所謂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　皆喪朋之象西南亦有喪朋之時何以獨云得朋乎望夕夜半月盈於甲方納其氣於壬方參同契所謂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壬癸納甲乙乾坤括始終　三陽並著乃得朋之最盛者東北亦有得朋之時何以獨云喪朋乎坎爲月而坤則否卦爲坤卦何爲取象於月乎出庚方則爲震出丁方則爲兌於坤何涉乎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謂衆陰爲朋也今乃云二陽爲朋不與彖傳相戾乎虞說殆不可通虞氏又說蹇利西南不利東北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案上弦與下弦相對望與晦相對論上弦生魄始於庚方丁方下弦死魄始於辛方丙方則西南有利有不利論望夕光盈於甲方納氣於壬方晦夕光淪於乙方納氣於癸方則東北亦有利有不利何得於生魄但言其始於死魄但言其終而云利西南不利東北乎且坤西南卦謂坤之方位也而云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則又以月所在之庚方丁方言之而非卦位矣艮東北之卦謂艮之方位也而云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則又以月所在之乙方癸方言之而非卦位矣意義混淆莫此爲甚且月消於艮乃下弦於丙方之時其位南而非北月消於丙方則是南亦不利與所謂不利東北者相抵牾矣月體納甲見於魏伯陽參同契乃丹家傅會之說原非易之本義而虞氏乃用之以注經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女子貞不字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訓字爲妊娠後人多不用其說引之謹案說文曰字乳也廣雅曰字乳生也墨子節用篇十年若純

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大元事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范望注曰男而女事猶爲不宜況於字育故不代也中山經苦山有木名曰黃棘其實如蘭食之不字郭璞注曰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然則不生謂之不字必不孕而後不生故不字亦兼不孕言之女子貞不字者女子貞爲一句六二居中得正故曰女子貞家人彖辭曰利女貞是也不字爲一句猶言婦三歲不孕也不字者屯邅之象非以不字爲貞也當以虞郭二家之訓爲是而京房易傳女子貞不字陸績注曰字愛也易正義亦曰女子守正不受初九之愛授之文義頗爲不安宋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乃解之以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曰貞不字者未許嫁也案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則字爲名字之字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是也許嫁而後字字非許嫁明矣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男子之冠有字辭則女子亦當然未許嫁者年二十而亦笄而字之則不得以不字爲未許嫁也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縱使十五之年尚未笄而字之再五年而當二十之年亦無不笄而字者矣豈得遲至十年之久乎偏考經傳及唐以前書無以字爲許嫁者而自南宋至今相承謂許嫁爲許字甚矣其謬也然其說之所以多誤者蓋有二焉一曰女子未嫁之稱可言愛可言許嫁不可言孕妊也案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本命篇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婦人亦稱女子也一曰上言昏媾故以爲愛又以爲許嫁也案一爻數象類相近而事則殊賁六四曰匪寇昏媾而其上曰白馬翰如睽上九曰匪寇昏媾而其下曰往遇雨則吉不必皆爲一事也自解者承上昏媾言之而其義始不可通矣又案虞翻曰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爲女子爲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爲坤離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離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案二至四互坤坤爲母爲腹故有妊娠之象二乘剛則難故不字應五則順故反常乃字九家易曰陰出于坤今還爲坤故曰反常也李鼎祚解之曰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是也何必三變成離而後稱字乎

童蒙求我

蒙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惠氏周易古義引呂氏春秋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以證經文本有來字家大人曰王弼注曰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又蔡邕處士圈叔則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皆有來字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下引易亦作童蒙來求我與釋文所載一本同

苞蒙

九二苞蒙鄭注曰苞當作彪彪文也家大人曰呂祖謙周易音訓引晁說之曰京房鄭陸績一行皆作彪文也鄭說蓋本於京房埶文類聚引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彪童蒙作世師蔡邕處士圈叔則碑曰童蒙來求彪之用文張華勵志詩彪之以文又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皆用蒙卦之辭

光

引之謹案易言光者有二義有訓爲光煇者觀六四觀國之光未濟六五君子之光履彖傳光明也大畜彖傳煇光日新是也有當訓爲廣大者光之爲言猶廣也大雅皇矣毛傳反左傳昭二十八年杜注周語韋注並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及周語注並曰光廣也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光需彖辭有孚光亨光亨猶大亨也坤彖傳含宏光大象傳知光大也泰象傳以光大也咸象傳未光大也渙象傳光大也光大猶廣大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高明廣大漢書董仲舒傳作高明光大謙彖傳謙尊而光言謙德撙節而廣大也說見後謙尊而光下夬彖傳其危乃光也言唯其危厲是以廣大也坤象傳地道光也言地道廣大也頤象傳上施光也言上之所施廣大也坤文言含萬物而化光言其化廣大也屯象傳施未光也義與未光大同噬嗑震兌象傳未光也晉象傳道未光也夬象傳中未光也坎象傳中未大也萃象傳志未光也皆言未廣大也諸家易說唯干寶深得其指故注其危乃光曰德大即以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注知光大曰位彌高

德彌廣也注含萬物而化光曰光大也由干氏之說可以類推矣若荀爽注其危乃光曰危去上六陽乃光明注道未光曰動入冥險故道未光已失詁訓之本意至虞翻注光亨謂離日爲光注上施光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注兌未光謂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爲離故未光也注渙光大謂三已變成離故曰光大也其失也鑿矣孔穎達正義說有孚光亨含宏光大謙尊而光其危乃光也上施光也亦誤以光爲顯明之義故具論之

即命

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虞注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即命渝王注曰反從本理變前之命（正義曰反從本理者釋復即之義復反也即從也本理謂原本不與初訟之理變前之命者解命渝也渝變也前命謂往前共初相訟之命）引之謹案王讀復即爲句文義未安虞以復即命渝爲句而謂變乾成巽以復其位（九四變則上體成巽）亦以迂回失之三五互而成巽何待變乾而後成巽乎九四巽之中畫巽者順也施命者也復猶歸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即就也歸而順以及物就初六而命之故曰復即命以剛就柔以順化險則在下者亦變而不訟矣故曰渝渝者初爻受命而變其志也否九四有命无咎王注曰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有命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處乎窮下故可以有命正義曰初六志在於君守正不進處於窮下今九四有命命之故无咎亦謂九四命初六也與此即命正同義（凡易言王三錫命大君有命自邑告命有孚改命皆謂命令也或謂命爲正理失之王注反從本理是釋復即二字非釋命字也）金縢曰今我即命于元龜謂就元龜而命之也（洪範所謂乃命卜筮也某氏傳謂就受三王之命失之）雒誥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謂就雒邑而命之也可爲四爻即命於初爻之證

師出以律

周易述曰律者同律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壹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是師出以律之事也引之謹案此史記索隱正義之說也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見律書）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見自序）蓋唐人說易有以律爲六律者案爾雅曰律常也法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見集解）王注曰律以齊衆蓋律者軍之常法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是也象傳曰失律凶也正謂不循常法以致敗亡豈失六律之謂乎宣十二年左傳引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而釋之曰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亦未嘗以爲六律索隱正義之說殆不可通惠氏襲用之非也

師或輿尸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虞注曰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故輿尸凶矣（集解誤作虞氏說張氏皋聞訂爲虞翻說）引之謹案此謂師與同人旁通也案同人上乾下離師則上坤下坎剛柔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象本即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卦而取於旁通剛爻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解不適以滋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說易動輒支離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虞說不可枚舉略舉一爻以例其餘有識者必能推類以盡之

田有禽利執言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虞翻曰田爲二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案此說非是五若變而五艮則爲少男何以弟子輿尸不謂五而謂三）故利執言无咎（並見集解）王弼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正義曰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又曰己不直則有咎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引之謹案荀解田字是也解禽字非也（禽者獸也非擒之謂）虞解禽字是也解田字非也（田者獵也與見龍在田之田異）王注則愈失其義矣田有禽者田獵而獲獸也蓋師衆也大田之禮所以簡衆故師之六五

取象於田爲經凡言田无禽正義曰田獵而无所獲田獲三狐王注曰田而獲三狐正義曰田獵而獲窟中之狐田獲三品據王注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謂田獵也皆以田獵言之此田有禽不應獨異田无禽爲獵而无所獲則田有禽爲獵而有所獲矣六五所以田有禽者案與本爻相對之爻爲陰爻則占失禽无禽爲陽爻則占有禽比之九五下當六二而曰失前禽恆之九四下當初六井之初六上當六四而曰无禽皆遇陰爻也師之六五下當九二而曰有禽則遇陽爻也陰體虛故遇之者无所得陽體實故有所得也凡卦一爻之中兼取數象者不必同爲一事田有禽自謂田獵利執言自謂秉命從荀說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自謂行軍三者各爲一事而王以爲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則以田有禽與執言誤合爲一荀以爲二帥師禽五則又與帥師誤合爲一矣

復自道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王注曰處乾之始以升巽初以陽升陰復自其道正義曰反復於上自用己道引之謹案外卦爲巽巽爲入見說卦序爲伏見雜卦初九應巽之初入而伏藏畜之象也入伏則前無所往惟有來後而已故稱復道如履道坦坦之道道者路也初九震爻陳風宛邱篇正義引鄭注離九三曰艮爻也文選吳都賦注引鄭注井九二曰九二坎爻也由是推之則初九爲震爻震爲大塗見說卦故稱道道者所以行也九三輿說輹九二牽復皆有不行之象則初九亦出無所往自塗而復故曰復自道也易凡言出自穴告自邑納約自牖有隕自天下一字皆實指其地復自道亦然也王注失之

輿說輹　大車以載

九三大畜九二並曰輿說輹虞翻輿作車輹作腹注小畜九三曰豫坤爲車爲腹小畜與豫旁通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腹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注大畜九二曰萃坤爲車爲腹大畜與萃旁通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輹也引之謹案坤消乾成至三乃成何以大畜九二便云輿說輹且坤已消矣則不應更有輿象何以尙云輿說輹況腹爲輹之借字輹車不縛也何得以坤爲腹解之車上之物多矣今不言其物而但云車說腹則不知以何物爲腹虞說非也今案大有離上乾下其九二曰大車以載蓋陽爻稱大車動象乾乾之爲車明甚馬君及俗儒之言是也乃虞氏解大有之大車以載又謂比坤爲大車大有與比旁通如其說則大車之象經當於比之六二言之方合坤爲大車之義何乃不繫於比之坤而繫於大有之乾乎卦爲火天而義則水地無是理也

王弼注小畜九三輿說輹曰上爲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必說輹也注大畜九二輿說輹曰五處畜盛不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案輹以縛軸而輿乃行說輹則不行矣僖十五年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杜注曰輹車下縛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則無應謂歸妹上六故車脫輹正義曰三亦陰爻謂歸妹六三是無應也由是推之小畜九三陽爻上九亦陽爻是無應也無應則行將安往故惟說其輿之輹而不行非爲其畜盛不可牽征也大畜九二可與六五相應矣而外卦爲艮六五艮之中爻艮以止之故亦說輹而不行彖傳所謂止健也非爲其畜盛不可犯也

履虎尾　虎視眈眈　大人虎變　風從虎

引之謹案虞翻注易謂坤爲虎一注於履之彖辭二注於頤之六四三注於革之九五或取於旁通或取於互體或取於旁通之互體固自以爲長於舊說矣虞注履彖辭曰俗儒皆以兌爲虎非也及以經文考之則不當如仲翔所說履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謂兌履乾三履四也故彖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而虞曰謙坤爲虎履與謙旁通謙下艮上坤艮爲尾震足蹈艮謙三至五互震故履虎尾如其說則是止而應乎坤非說而應乎乾矣其可通乎頤六四虎視眈眈蓋六四居艮之初艮爲虎故云虎視九家易曰艮爲虎是也艮爲山故又爲虎說卦艮爲黔喙之屬正義曰取其山居之獸鄭注曰謂虎豹之屬乾鑿度觀表出準虎鄭注曰艮爲黔喙之屬而當兌之上兌爲口虎脣又象觀謂觀三五互艮艮爲虎也惠氏周易述謂艮無虎象九家易艮爲虎虎當爲膚字之誤失之而虞以二四互坤乃曰坤爲虎案外卦之艮本有虎象何待取象於互體乎革九五大人虎變蓋

九五虞兌之中兌爲虎故曰虎變宋衷曰兌爲白虎(見集解)是也而虞曰蒙坤爲虎(革與蒙旁通蒙三五互坤)案外卦之兌本有虎象何待取於旁通之互體乎然猶可曰卦象則然也至乾之文言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特以物之各從其類喻萬物之歸聖人耳(正義曰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非論卦象也而虞曰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也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以泛論物情之文而求其卦以實之已失古人立言之指且文言所論者乾之九五也何得取象於坤乎以龍虎爲乾坤則上文之燥濕又將取象於何卦乎(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純陰故曰濕也陰動之乾而成離乾純陽故曰燥也案傳下文曰物各從其類坤陰而陽動之坤乾陽而陰動之乾則非其類矣荀說非)仲翔既誤解文言又用之以說彖辭爻辭斯所謂重紕貤繆者矣又案申未爲虎見於魏志管輅傳蓋當時術士有此說故仲翔竊取之而云坤爲虎以申未之閒坤所位也然非易之本義輅傳注引輅別傳曰蛇者協辰巳之位而易無巽爲蛇之文又曰雞者兌之畜而易不言兌爲雞又曰坎爲棺槨兌爲喪車而易皆無之術士所言與易殊指未可以說經也

幽人

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虞翻注曰訟時二在坎獄中(虞謂履自訟來又注噬嗑卦曰坎爲獄)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周易述曰幽人幽繫之人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引)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王霸篇)俗謂高士爲幽人非也家大人曰惠從虞說是也象傳言中不自亂則幽人非謂隱士明矣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義亦與此同易林剝卦曰執田束縛拘制於吏幽人有喜是漢時說易者以幽人爲幽日之人也引之謹案虞謂訟時二在坎獄中非也訟象已不見何得仍以訟言之今案中孚上巽下兌其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兌有議獄之象兌爲口舌故議獄謂拘囚之而議其罪也履卦下震上兌其上六兌之三爻也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則兌之三爻有拘係之象九二居兌之中而爲六三所拘係有幽於獄中待議之象故曰幽人歸妹之卦亦下兌故九二曰利幽人之貞幽人者兌象非坎象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說睽曰文明上照幽暗分矣陸績注曰兌處下爲積陰暗之象也)

包荒

泰九二包荒釋文荒本亦作巟鄭注禮曰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曰虛也集解載虞翻注與說文同翟子元注與鄭同引之謹案大元大次五包荒以中克廁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曰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是無常數也子雲大元倣易而作竊意泰九二包荒前漢經師必有訓爲包四荒者故大元用之蓋泰內卦爲乾乾九二有君德文言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居內卦之中以外包六五六五居外卦之中以內應九二則中國有聖人而荒服來享之象矣故曰包荒正大元所謂包荒以中下文所謂得尚于中行也揆其文義較許鄭諸家之說爲允

得尚于中行　行有尚　往有尚

引之謹案爾雅右助勵也亮介尚右也郭注曰紹介勸尚皆相右助(廣雅尚佐也佐亦助也)大雅抑篇肆皇天弗尚謂皇天不右助之也(說見大雅)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尚者右也助也中行謂六五二應于五五來助二是得其助于六五故曰得尚于中行也坎彖辭行有尚謂二往應五五往應二以陽適陽(二五皆九)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故曰行有尚也往而有助乃克有成故傳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豐初九節九五皆言往有尚謂豐初應四節五應二以陽適陽(豐初四皆九節二五皆九)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也故皆曰往有尚而王弼解泰之得尚則以尚爲配尚之爲配古訓無徵(顏師古注漢書張耳傳尚魯元公主以尚爲配引此經王弼注爲證案史記張耳傳索隱引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此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詞王吉傳云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爲配故索隱以顏注爲非)孔穎達解坎之行有尚則以爲事可尊尚解豐與節之往有尚則以爲往有嘉尚同一尚字而前後異訓殆失之矣又案虞翻解得尚以尚爲上謂二得上居五如虞說則是變爲既濟矣經文無此意也其解節之往有尚謂二失正變往

應五故往有尙也案九五往應九二以陽助陽則謂之往有尙豐之初九應九四而云往有尙是也何必變而後有尙乎其說亦失之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何楷周易訂詁曰泰之九三六四坎象半見坎爲加憂以其半見故勿恤也坎中實爲孚泰九三卽坎中畫故稱孚陽實者食人陰虛者食於人二三四互兌兌爲口食象其孚于食者言三往孚四也引之謹案易言勿恤者皆以勿恤爲句此亦當然易又言孚于嘉孚于剝有孚于小人有孚于飲酒文義並與其孚于食同何氏句讀洵長於舊讀矣但以勿恤爲坎象半見孚于食爲三往孚四則非也坎象已半見則憂將至矣何以云勿恤今案二四互兌兌爲說三五互震震爲笑皆無憂象九三處兌之中爲震之主故勿恤也三與上爲正應乾鑿度曰上爲宗廟京氏易傳說泰卦曰三公立九三爲世上六宗廟爲應九三應上六有享于宗廟之象三五互震震爲稼又爲長子主祭有奉黍稷以祭之象上六兌爻（檀弓正義引鄭注賁卦曰六四巽爻也考工記輈人疏引鄭注觀卦曰九五離爻也由是推之則上六爲兌爻）兌爲口有鬼神來食之象故以食言之春官大宗伯曰以饋食享先王中庸曰修其祖廟薦其時食鄭注曰時食四時祭也鬼神來饗亦謂之食特牲少牢皆有佐食佐神食也九三以乾元體信（文言君子體仁釋文云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故稱孚爲莊十年左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雅楚茨篇曰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故曰其孚于食有福萃六二升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義亦同也

大人否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注曰小人二也大人謂五坤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象傳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虞翻注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弑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引之謹案虞解亂羣非也其訓否爲不則得經意蓋六二包承於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與二相包承則以君子而入小人之羣是亂羣也故必不與包承而其道乃亨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謂小人不能好遯也然則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亦謂大人不與包承也解者以卦名是否遂以否隔解之夫大人旣否隔矣尙安得亨乎九五休否大人吉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是否必休而後吉必傾而後喜若但言否則閉塞不通何亨之有荀謂二五相應否義得通則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也王弼注曰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正義曰大人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亦失之

遲有悔　曰動悔有悔

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引之謹案此與他卦言有悔者不同他卦有悔對无悔言之也此有字則當讀爲又古字有與又通言盱豫旣悔遲又悔也正義曰居豫之時若遲停不求於豫亦有悔也則是讀爲有無之有失之矣象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此釋盱豫悔三字而加有字以足之猶需之上九利禦寇而象傳曰利用禦寇也非釋遲有悔之義正義謂不言遲者略其文亦失之又案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王注曰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正義曰爲之謀曰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案曰之言聿語助也（見釋詞）有亦當讀又上六處困之極動輒得咎故已悔又悔當以曰動二字連讀悔有悔三字連讀王說非

朋盍簪

九四朋盍簪王注曰盍合也簪疾也釋文簪徐側林反鄭云速也王肅又祖感反京作撍蜀才本依京義從鄭引之謹案作撍者正字作簪者借字也玉篇撍側林切急疾也廣韻撍使也集韻撍疾也通作簪是也撍之言寁也爾雅曰寁速也釋文寁子感反子感與祖感同是撍卽寁也又通作憯墨子明鬼篇鬼神之誅若是之憯遬也憯與撍通遬卽速字撍亦速也震爲躁卦又爲決躁（決躁謂急疾也說見本條）故有急疾之象而侯果乃云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見集解參下蓋脫冠字）如

其說則經當云朋盍若簪冠其義始明豈得徑省其文而云朋盍簪乎蓋侯氏不知簪爲撍之假借故臆說橫生而卒不可通矣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蠱

蠱正義引梁褚仲都講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當須有事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集解引伏曼容注亦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曼容亦梁人）引之謹案訓詁之體一字兼有數義蠱爲疑惑爾雅曰蠱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此一義也蠱又爲事釋文曰蠱一音故蠱之言故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曰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杜預何休注並曰故事也蠱訓爲事故大元有事首以象蠱卦此又一義也二義各不相因褚氏伏氏不解訓蠱爲事之意乃謂事生於惑且曰非謂訓蠱爲事是不達訓詁之體也且如其說則榦父之蠱榦母之蠱亦將以爲榦親之惑亂其可乎正義集解及史徵口訣義皆沿其誤蓋古訓之湮久矣尙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說者不得其解乃曰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失之遠矣（見周易集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鄭注曰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見正義）王注曰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誅也又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王注曰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怨咎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引之謹案甲庚乃十日之名非命令之名偏考書傳無以甲庚爲命令者經若果言命令則當言先令三日後令三日文義始明何爲不言命令而但稱甲與庚乎王說誠未安矣鄭以甲爲造作新令之日差爲近之然創作新令不聞當擇日且甲日始造新令前此三日天下猶未知有令也何由化之而改過自新乎今案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也蠱爲有事之卦巽爲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諏日以行故蠱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也古人行事之日多有用辛與丁祭者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少牢饋食禮曰日用丁巳春秋隱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古者葬必十日）是辛也丁也癸也皆行事之吉日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正謂用丁癸則吉耳先甲後甲必繫之蠱先庚後庚必繫之巽者蠱之互體有震（三至五互成震）震主甲乙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甲者言之巽之互體有兌（二至四互成兌）兌主庚辛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庚者言之也蠱之互體亦有兌（二至四互成兌）而不言先庚後庚者蠱之義終則有始甲者日之始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由庚下推而至癸上推至丁而不至甲非終則有始之義矣故不言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巽之互體又有離（三至五互成離）離主丙丁而不言先丙後丙者巽之九五无初有終甲者日之初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丙三日後丙三日則上推由乙而甲而癸乙癸之閒已有甲非无初之義矣下推至己而不至癸非有終之義矣故不言先丙三日後丙三日也巽之二三四爻互成兌兌主庚辛而先庚後庚不言於二三四而言於九五者蠱之六五變爲九五則成巽不變則用先甲後甲變則用先庚後庚故於九五言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故卦之行事者取焉漢書武帝紀詔曰望見泰一脩天文襢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顏注曰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此辛

與丁爲吉日而擇以行事之明證西漢時古義猶未亡矣

虞翻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又注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曰庚震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乾成于甲震成于庚（並見集解）案天有十日甲與庚各居其一若以乾爲甲震爲庚而分在前者爲先甲先庚在後者爲後甲後庚則是在先之日惟甲與庚在後之日亦惟甲與庚經當云先甲一日後甲一日先庚一日後庚一日矣安得有三日乎其謬一也三日之日謂歲時月日之日離爲日之日謂日月星辰之日二者絕不相同而據離爲日以釋經之三日其謬二也蠱初變成乾猶未爲離也不可便謂之日至二成離已非復乾矣何以仍謂之甲巽變初至二成離猶未爲震也不可便謂之庚至三成震已非復離矣何以仍謂之日（其云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故後甲三日謬與此同）其謬三也蠱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夫四爻居後三爻之始而二爻三爻則居前三爻之太半去二爻三爻言之則離象不成不可謂之曰連二爻三爻言之則又雜以前三爻之兩爻不可謂之後甲三日矣其謬四也初變成乾則前三爻皆陽爻矣而又云變三至四體離則前三爻之第三爻又變爲陰爻而不得爲乾因之不得爲甲矣欲附會後甲之三日而不能並所謂先甲者而亦失之其謬五也虞說殆不可從

至于八月有凶

引之謹案八月之說有三以爲建未之月卦爲遯者鄭康成虞翻之說也以爲建申之月卦爲否者蜀才之說也以爲建酉之月卦或爲兌或爲觀者荀爽褚仲都之說也（諸說見正義及集解）案傳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爲建丑之月至于建未之月相距不過半年而初二之陽全消故曰消不久也若建申建酉之月則久矣非傳意也且傳曰長曰消皆指陽剛而言若謂臨之六四六五變而爲兌則是陰消而非陽消不失其指乎否與觀雖陽消之卦然否所消者泰之初二三爻觀所消者大壯之初二三四爻皆不與臨卦相當不得執彼以說此也況易爲周易當爲周之八月其義甚明玉藻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曰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彼文至于八月與此同而亦謂周之八月可以爲證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荀公以兌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失之甚矣今因虞說而申明之如是

剝牀以辨

鄭注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詘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曰指閒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閒故剝牀以辨（並見集解）王曰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辨者足之上也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引之謹案以猶與也及也（說見釋詞）牀與辨不同物故曰剝牀以辨若如王說剝牀以辨猶云剝牀之辨則下文剝牀以膚亦可云剝牀之膚乎（集解引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其說尤謬）膚爲人身之皮肉不可云牀之膚則足與辨亦當爲人之形體豈得云牀之足牀之辨乎鄭以近膝之下爲辨虞謂指閒稱辨以形體言之雖義勝於王而亦皆無依據今案辨當讀爲蹁（玉篇音蒲田切）釋名釋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團而名之也或曰蹁蹁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蹁蓋髕之轉聲說文髕都耑也髕之爲蹁猶獱獺之爲猵獺也膝頭在足之上故初爻言足二爻言蹁二居下卦之中猶膝頭居下體之中故取象於蹁焉古聲辨與蹁通猶徧之徧通作辨也（徧與辨通詳見日知錄卷五）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七日來復

引之謹案七日來復有二說謂建戌之月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者鄭氏康成之說也（見正義序）謂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也（見正義及集解）今案建亥之月凡三十日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已在

三十日之後矣經何以不云三十日來復乎若謂坤主六日七分則卦爻直日每月皆有五卦易緯稽覽圖曰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子亥者十月子者十一月也由坤而未濟而蹇而頤而中孚每卦六日七分五卦則有三十日又八十分日之三十五（每日分爲八十分見正義）舉成數言之則當云三十一日來復何得但稱七日乎（李氏易圖論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於復非止七日也）鄭氏之說非也至以七日爲七月則尤不可通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月可謂之日則歲亦可謂之月乎乾言終日乾乾矣未聞以爲終月乾乾也明夷言三日不食矣未聞以爲三月不食也況陰生午月陽生子月皆有一定之候無所謂遲速也而云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則是陽生本未嘗速而作易者速之有是理乎侯氏引豳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爲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周之二月是古人呼月爲日之證（王氏詩說亦踵其繆辨見詩一之日下）不知一之日謂一月之日二之日謂二月之日（見詩正義）承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非謂月爲日也徧考諸書皆無謂月爲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皆臆說也曰然則七日何所取義乎曰仍求之於本經而已震之六二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既濟之六二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而復得皆以七日爲期蓋日之數十五日而得其半不及半則稱三日過半則稱七日欲明失而復得多不至十日則云七日得此卦之七日來復亦猶是也復爲剛反有去而復來之象占者得此則凡已去者可以來復至多不過七日故云七日來復七日者人事之遲速非卦氣之遲速也何須承坤計之而云六日七分又何須承姤計之而云七月乎必欲連坤與姤計之則夫震與既濟之七日又將連何卦以成數乎彖傳天行也乃統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故言占者所以如是者剝盡而復天之道也（說見前乾行也下）豈謂積累卦氣以成七日乃合於天道乎蠱之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文義與此相似又將連何卦以計日乎解經者不考全經之例宜乎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

无祇悔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釋文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敍字音支引之謹案九家作敍是也廣雅敍多也（西京賦曰奕無聲清點敍）无祇悔者无多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雖有悔而不至於多也蓋知有不善則必悔知而復行則又多一悔矣今不遠復者知而不行則但有不善之悔而無復行之悔是其悔無多也敍字以多爲意以支爲聲古音支歌二部相通故支聲與多相近說文芰字從艸支聲或從多聲作茤是其例也故多謂之敍祇從氏聲古音氏在支部亦與多聲相近說文姼字（尺氏切）從女多聲或從氏聲作㛅是其例也故多亦謂之祇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晉宋杜本皆作多祇祇同音祇與多通猶祇與多通也多則大少則小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多大也是也故韓注又訓爲大義與九家相表裏也若馬鄭王陸四家之說皆於文義未安殆非達詁或又讀祇爲抵案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抵從氐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未可以抵易祇也

大過　過涉　小過　過其祖　弗過防之　弗過遇之　弗過過之　過以相與也　臣不可過也

引之謹案過者差也失也兩爻相失也陽爻相失則謂之大過陰爻相失則謂之小過故大元有差首以象小過有失首以象大過也凡卦爻相應則相遇不相應則相失故不遇謂之過大過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稱大陰稱小大者過也者陽爻與陽爻兩相失也傳又曰剛過而中言二五皆剛兩爻不相應而相失（虞翻注曰剛過而中謂二失位无應案五失二之應亦爲過也）但所處之位尙得中也不曰剛中而應而曰剛過而中則過者不相應之謂也小過二五皆陰亦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小過小者過小者過者陰爻與陰爻兩相失也（荀爽注曰陰稱小謂初應四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二五虞中見過不見應案三四皆陽爻而云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則是大者過而非小者過矣再以大過例之大過傳曰剛過而中專謂二五兩爻者謂九四過二而應初六九三過五而應）

上六則失其中矣何云剛過而中乎衛說非大過爲剛過而中則小過爲柔過而中皆二五得中而不相應之謂也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過不過也不及亦不過也皆彼此相失之謂也二與五相應五爻若爲陽爻則爲祖爲君今六五是陰爻則爲妣爲臣六二失九五之應而應六五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不過其祖而遇其妣不過其君而遇其臣也虞注曰祖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案祖謂大父非謂大母也不得以爲祖母上言祖下言妣則妣爲祖母矣又不得以妣爲母也王弼注曰祖始也祖謂初又曰過而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案初六陰柔居下不得謂之祖盡於臣位亦不得謂之過二家之說皆失之象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謂己不遇其君不可又不遇其臣也臣不可過乃釋經文遇其臣三字猶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傳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終不可長卽釋勿用永貞也正義謂臣不可自過其位失之不及也過也皆不遇之謂也九三弗過逗防之防當也秦風黃鳥篇箋防猶當也禦也黃鳥篇百夫之防百夫之禦防猶禦也謂當上六也虞以防爲防四非言不與相失而與相當故曰弗過防之王謂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之蓋以過防連讀失之剛柔異類而失中相當則或相害故又曰從或戕之也猶言又從而戕之也虞以從或連讀王讀從字爲句皆失之九四弗過逗遇之謂遇初六也虞謂過五失之九家易曰四體震動上居五故曰弗過遇之案此說亦失之經云弗過過之未嘗云弗過居之也不與相失而與相逢故曰弗過遇之也王曰失位在下不能過故得合於无咎之宜案過之謂此爻過使爻非合宜之謂也或謂過當爲加意待之案過過二字不連讀九三弗過防之上六弗過過之過防過過皆不連讀剛柔異類而失正相逢者未必相得故又曰往厲必戒也上六弗遇逗過之處過之極一無所遇雖以可與相應者亦必相失故上六與九三若可剛柔相應而驕亢之勢已成終於不相遇而相失也虞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虞意蓋謂四已變陰爻上不遇九四故得過之而適三以此爲弗遇過之之義案上與四原不相應何待四變陰爻而後弗遇乎且象傳曰山上有雷小過若四爻變而之坤則是地中有山而爲謙不得謂之小過矣虞說殊謬王謂過而不知限亦以過爲過之過或謂過當作遇過之義同九四案經文過離爲遇釋非誤倒也且上爻處過之極當爲過之不當爲遇之故傳曰弗遇過之已亢也過與遇相反而云弗過遇之弗遇過之者猶明與晦相反而明夷之上六云不明晦損與益相反而損之九二上九云弗損逗益之也大過上六處過之極與小過上六同故其辭曰過涉滅頂凶過者失也誤也鄭注樂記高注泰族篇並云過誤也過涉者誤涉也王謂涉難過甚失之後漢書趙典傳載趙溫書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强分過涉爲二亦失之涉水必自淺處誤涉則以深爲淺勢必陷於淵而滅頂矣其九二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謂九二不與九五相應而應初六此老彼少年不相當而相與爲夫婦故曰過以相與也虞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案九二九五皆陽爻九二不可謂之婦九五不可謂之妻不得以爲二五相與也王曰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案老不可以分少少不可以分老王說殆不可通過者差也誤也不相當之謂也以猶而也案六四不戒以孚謂不戒而孚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謂富而苟貴而譽生而辱死而榮也昭十一年左傳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謂桀克有緡而喪其國也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衆以無義謂衆而無義也餘見釋詞大過小過本取兩爻相失不相應之義而解者或以爲過甚之過或以爲過越之過過甚之過已與彖辭爻辭諸過字無當惟小過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作過甚解至謂本爻過越某爻而應某爻則尤非經意夫初之過二應四二之過四應五三之過五應上以及過初爲二過二爲三過三爲四過四爲五過五爲上六十四卦無不皆然何獨於大過小過言之乎斯不察之甚矣

樽酒簋貳用缶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鄭虞二家皆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鄭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見禮器正義虞注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震爲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王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爲句注曰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引之謹案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正尊與副尊同一尊也何以此用簋而彼用缶凡禮言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元酒在西士冠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元酒在西鄉飲酒禮皆不聞元酒之尊異器鄭說非也虞以樽酒與簋並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云樽酒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爲隔以簋字使上下不相屬乎副尊用缶而正尊所用之器又何以略而不言乎虞說亦非也晁說之謂貳爲益而引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周旋而貳爲證然貳無用缶之文其說亦未確今案象傳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則

貳字當上屬爲句（集貳猶士喪禮下篇言貳二飯二也）王注以爲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其說得之惟於用缶之義尚未實指其事案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正義曰盛食於盆謂粢盛也盆謂缶也爾雅盎謂之缶郭注曰盆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簠簋也然則用缶云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簠簋也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飯於土塯啜於土形（形與鉶同）漢書司馬遷傳塯作簋顏注曰簋所以盛飯也土簋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土簋蓋卽缶矣

祇既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釋文祇音支又祁支反）祇京作禔（音支又上支反）說文同安也鄭云當爲坻小邱也（並見釋文）王云祇辭也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引之謹案經凡言喪亂既平原隰既平上二字皆實指其事此云祇既平祇字亦當實有所指王注以爲語辭非也京作禔而訓安與平意相近如其說則當云禔且平文義方安不得云禔既平也鄭云小邱則以爲水中坻之坻然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京本作禔古音亦在支部）坻從氏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不得以祇爲坻也（祇讀爲坻與鄭同祇從氏聲坻從氏聲古音各爲一部也且祇既平文義亦未安）今案祇讀當爲疷爾雅疷病也（釋文疷祈支反又音支）孫炎曰滯之病也說文疷病不翅也字或作疧爾雅釋文疷本作疧字書曰疧病也聲類猶以爲疷字又通作衹小雅何人斯篇俾我衹也毛傳曰衹病也（釋文衹祈支反）是也疷既平者病已平復也說苑辨物篇苗父之爲毉也諸扶而來轝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漢書王褒傳疾平復通譯）是病愈爲平也說卦傳曰坎爲心病爲耳痛故稱疷作祇作禔皆借字耳三至五成艮坎爲疾病艮以止之故其病平復也坎不盈一事也疷既平又一事也分而釋之其義乃明

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虞翻輿作車輹作腹）注曰坤爲大車爲腹（竝饒對文今本車作輿）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見集解）引之謹案晉語曰震車也（[illegible]）

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僖十五年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車說其輹火焚其旗服虔注曰震爲車（見正義）是震有爲車之象大壯外卦震震爲車九四陽爻陽稱大故取象於大輿也輹車下縛也（見僖十五年傳注）九四震之下畫故取象於輹也易之取象多有在說卦之外者不得以坤爲大車及爲腹之文而曲爲穿鑿

喪羊于易　喪牛于易

六五喪羊于易釋文易陸作埸謂壃埸也朱子語類曰喪羊于易不若解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旅上九）亦同此義家大人曰凡易言同人于野同人于門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同人于郊拂經于邱遇主于巷末一字皆實指其地喪羊于易喪牛于易文義亦同荀子富國篇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周頌載芟傳曰畛易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漢沛相楊統碑疆易不爭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慎守疆易是古疆埸字多作易故說文無埸字

康侯　離王公也

晉康侯荀爽注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虞翻注曰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引之謹案荀說是也卦自觀來彖傳曰柔進而上行謂六四進五也則所謂侯者當指此爻蓋六五離之中畫也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侯納王事曰筮之遇大有☲☰（杜注乾下離上大有）之睽☲☱（杜注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以離日爲公侯也晉上體離故謂之侯何必初爻動而後爲侯乎杜預解左傳曰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夫傳以日爲公杜乃以日爲天子失之矣成十六年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注曰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是離爲諸侯舊有此說又離彖傳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正義曰五

爲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案雖有諸侯之象六五以陰居尊猶晉之六五爲侯也故曰公非以會韻而言公也

用錫馬蕃庶

虞注曰初動體也震爲馬謂初動成震引之謹案彖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則本卦自有錫馬之象何須變坤爲震乎今案馬謂坤也坤卦辭曰利牝馬之貞京氏易傳說坤象曰於類爲馬引易云行地无疆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是其明證也

王假有家　王假之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陸績注曰假古雅切大也王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假有家見集解王注曰假更白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引之謹案此假與王假有廟之假不同彼當訓至此當訓大陸以假爲大是也而謂以天下爲家則與家人之義不合家謂門以內非謂天下也王假有家者王者寬假其家人也鄉飲酒義曰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是假有寬大之義鄉飲酒義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外卦爲巽位在東南九五體之而有溫厚之德是以愛其家人而相寬假也故象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有辭之助也借以足句而無意義萃彖辭王假有廟亦與此同而王以有家爲有其家又以王假爲王至斯道則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又案豐彖辭王假之馬融注曰假大也見釋文虞王二家皆曰至也亦當以訓大爲長王假之者王者有以廣大之也假訓爲大故彖傳曰王假之尙大也

匪躬之故　隨无故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注曰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正義曰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引之謹案如王注則遠害之故在於私身經當云匪以私躬之故而遠害文義始明今乃省遠害之文而但曰匪躬之故則所謂躬之故者指何事言之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今案故事也廣雅曰故事也繫辭傳又明於憂患與故韓注曰故事故也正義曰使人明曉於憂患幷與萬事也又是故知幽明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正義並曰故謂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盡心竭力者皆國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言事而言故者以韵初爻之譽也

雜卦傳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韓注曰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案隨彖傳天下隨時乃天下隨之之譌隨時之義乃隨之時義之譌據王肅本未可據之以詁經也今案故事也隨之爲道動靜由人而己無事故曰隨无故也蠱則有事矣有事則當整治故曰蠱則飭也玩則字文義與上句正相呼應明隨無事而蠱則有事也蠱之爲言猶故也

十朋之龜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正義曰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集解引崔憬曰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雙貝曰朋也引之謹案爾雅龜名有十然無稱朋之文爾雅又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與周官六龜相應何以不在此數也馬鄭之說殆不可從崔氏之說本於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志曰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莽作事多依經說蓋當時施孟梁邱諸家有訓朋爲兩貝者故莽用之蘇林注食貨志亦曰兩貝爲朋此與詩七月傳兩樽曰朋同義尋繹文義此說爲長小雅菁菁者莪篇錫我百朋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淮南道應篇大貝百朋高注曰五貝爲一朋廣韻朋字注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也疑出尚書大傳五貝曰朋則鄭注也古敎數

銘曰貝五十朋是稱朋者唯貝而已韓子飾邪篇越王句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大朋之龜蓋卽元龜直二十大貝者十朋之龜猶言百金之魚耳不當如馬鄭所說虞仲翔亦沿其誤

有孚惠心　有孚惠我德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王注曰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正義曰我既以信惠被於物物亦以信惠歸於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引之謹案惠卽德也而云惠我德則文不成義王說非也今案爾雅曰惠順也有孚惠心者言我信於民順民之心也有孚惠我德者言民信於我順我之德也蓋卦體上巽巽順也互體下坤坤亦順也五處巽中二居坤首二五相應有上下交相順之象故既曰惠心又曰惠我德也彖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民順君德之謂也

亦未繘井

井汔至亦未繘井王注曰已來至而未出井也正義曰汔幾也繘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以與已同)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家大人曰正義所云非注意也注內出字正釋繘字廣雅曰矞出也矞與繘通矞訓爲出故出井謂之矞井作繘者字之假借耳汔至者所汲之水幾至井上也亦未矞井者所汲之水尙未出井口也彖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蓋水已出井人得其用而後汲者有功今未出井故未有功也揆之文義王注爲長蓋漢代經師說易有訓繘爲出者而輔嗣用之也諸家以繘爲綆者失之引之謹案震爲出巽爲入井上坎下巽巽以木入水而無出象故云未矞井也

舊井无禽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王弼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干寶曰舊井亦皆清潔无水禽之穢崔憬曰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舍故曰舊井无禽禽古擒字擒猶獲也(二說見集解)引之謹案易爻凡言田有禽田无禽失前禽皆指獸言之此禽字不當有異井當讀爲阱阱字以井爲聲(說文阱大陷也從𨸏井井亦聲)故阱通作井與井泥不食之井不同井泥不食一義也舊阱无禽又一義也阱與井相似故因井而類言之耳粊誓杜乃擭敜乃穽(穽與阱同)鄭注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投擭其中以遮獸(見正義)秋官雝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注曰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又冥氏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注曰敺之使驚趨阱擭魯語鳥獸成於是乎設穽鄂以實廟庖韋注曰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廣雅釋詁曰不入陷穽不羅罟則他獸圍入陷穽矣)是阱所以陷獸也舊阱湮廢之阱也阱久則淤淺不足以陷獸故无禽也所以无禽由於阱不可用故曰舊阱无禽時舍也卦體上坎下巽坎爲陷巽爲入故有禽獸陷入於阱之象初六陰爻體坤坤土塞阱故湮廢而不用也不然則久井不見渫治爲禽所不嚮仍是井泥不食之義既云井泥不食其義已足何須又言舊井无禽乎井水至深非綆與瓶不能汲禽則何能取而飲之乎若干氏之解爲水禽崔氏之讀禽爲擒無論易之言禽者從無此例且井中安得有水禽又有何物可擒獲乎直不足辨矣

又案集解虞翻說井泥不食云初下稱泥巽爲不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今本集解不誤爲木而惠氏周易述遂據之以解舊井无禽以爲古者井樹木果故孟子井上有李禽來食之井壞不治故无木果樹於側亦无禽鳥來也案說卦傳云巽爲不果不云巽爲木果乾已爲木果矣豈有巽又爲木果者乎惠說甚誤

井谷射鮒

九二井谷射鮒王弼注曰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釋文射食亦反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引之謹案說文壑字從谷谷猶壑也莊子秋水篇說埳井之鼃曰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壑卽谷也井中容水之處也秋水篇又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俗本改魚爲鼃辨見讀書雜志)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

也新林之無長木也井中無大魚故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見劉逵吳都賦注射謂以弓矢射之也易凡言射隼射雉皆然射鮒不應獨異呂氏春秋知度篇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淮南時則篇曰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曰昔白龍下淸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法也射而取之有所得矣然得於下而無應於上故象傳謂之无與也左思吳都賦曰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射鮒與釣鯉並言其爲射而取之明矣蓋晉以前治易者本有是說故太沖用之也鄭王諸家或訓爲注射或訓爲厭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又案子夏傳曰井中蝦蟇呼爲鮒魚也見正義井中蝦蟇莊子所謂埳井之鼃也不聞名爲鮒魚子夏傳非也

竝受其福

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荀爽注曰王道明而天下竝受其福引之謹案竝之言普也徧也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古聲竝普相近故說文普字以竝爲聲說文普日無色也從日竝聲徐鍇傳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故從竝有聲字傳寫誤多之也鍇不知古音故以爲誤鉉本遂删聲字矣史記漢碑之證說文新附曰譜從言普聲史記從竝據此則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敘譜字皆作譜今本作譜後人改之也孫叔敖碑陰孫氏宗族譜紀譜釋曰譜即譜字杜預春秋左氏傳敘地名譜第譜文曰譜本又作譜言旁作竝亦以竝爲聲也竝普聲相近故普通作竝大戴禮記公冠篇竝遵大道郊或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竝作普嵩山大室神道石闕銘竝天四海即普天字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主人與衆賓普受其福也詳見本條下立政曰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小人革面

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正義曰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李鼎祚曰兌爲口乾爲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廣雅曰面鄉也鄉與向同革面者改其所鄉而鄉君也上六下應九三則九三者其所鄉也然九三剛而不中非所宜鄉不若鄉九五之爲得正是以改其所鄉而鄉九五也象傳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則鄉九五之謂矣夏官撣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鄭注曰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正所謂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不然而小人但改其顏面容色則心猶未改豈得遂謂之順從乎至口在首上而爲面則形體出於天性又不可得而變改者也魏志武帝紀載漢獻帝策命曰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文選革面作回面李善注引蔡邕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覩幾蟬蛻悟主革面顧悅之訟殷浩疏曰仰憑皇威羣醜革面見晉書殷浩傳梁書武帝紀齊帝璽書曰革面回首謳吟德澤皆謂革鄉爲革面

覆公餗

鼎九四覆公餗有二說說文曰鬻鼎實惟葦及蒲即維筍及蒲之異文或作餗周官醢人疏引鄭注曰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蓋據大雅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之文此一說也說文曰陳留謂健爲鬻健與鍵同釋文引馬融注曰餗鍵也僖二十四年穀梁傳疏引馬融曰餗謂糜也繫辭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馬本餗作鬻此又一說也引之謹案馬注爲長昭七年左傳正考父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杜注於是鼎中爲饘鬻是饘爲鼎實古有明文故博古圖有宋公䜌餗鼎餗鼎者鬻鼎也若筍與蒲乃醢人加豆之實不聞以之實鼎大雅之蔌殆非此所謂餗也辯見大雅

匕鬯

震彖辭不喪匕鬯匕有二說鄭注曰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見集解王注曰匕所以載鼎實此以匕爲出牲體之器也許氏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條暢各本誤作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引易曰不喪匕鬯此以匕爲取鬯酒之器也引之謹案許說爲長匕謂柶也說文曰柶匕也又曰匕一名柶祭祀之禮尸祭鬯酒則以柶扱之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是尸受鬯酒有祭之之禮祭之則必以

柶扱酒矣士冠禮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疏曰三祭者一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是其例也匕所以扱鬯酒故以匕鬯竝言不然則祭器多矣何獨取於匕乎鬯亦器也謂圭瓚也圭瓚以盛鬯酒因謂圭瓚爲鬯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玉齍謂玉敦也玉鬯謂圭瓚也(鄭注分玉鬯爲二以玉爲禮神之玉矣之辯見周官)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傳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說文作瑒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是圭瓚得謂之鬯也匕有淺斗(鄭注士冠禮曰柶狀如匕又注少牢饋食禮曰疏匕挑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橾)瓚槃大五升(見春官典瑞注)皆器之仰受者也震上二畫中虛下一畫承之正象仰受之器上下皆震象匕從瓚上扱取酒也言匕鬯而不及他器者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故以祼器言之

鴻漸于磐

漸六二鴻漸于磐馬融曰山中石磐紆故稱磐虞翻曰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磐王弼曰磐山石之安者也引之謹案漸之爲義循次而進三爻止漸于陸而二爻遠在山石之上非其次也且徧考西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爲文無單稱磐者今案史記孝武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載武帝詔曰鴻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爲長初爻漸于干干水涯也二爻漸于般般爲水涯堆則高於水涯矣三爻漸于陸(爾雅高平曰陸)則又高於水涯堆矣此其次也許氏說文偁易孟氏古文也而其書有般無磐則古文周易作般不作磐可知(也初九爻恒亦然)祇以後漢注家解爲磐石故其字亦遂作磐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也漢詔作般殆本古文經孟康之注殆前漢經師之說與般之言泮也陂也(衛風氓隰則有泮毛傳曰泮陂也)其狀陂陀然高出涯上因謂之般焉鴻漸于般猶曰鳧鷖在潨潨水外之高者也(見露鄭儀)六二居艮之中爲坎之首(二與四互成坎)具山之體而又在水之湄則水涯堆之象矣馬氏既誤以爲山石磐紆遂竝以三爻之陸爲山上高平(爾雅高平曰陸在地則非山上可知豳風鴻飛遵陸尤非山上之辭上九之漸于陸則又阿字之譌也)虞氏又以初爻之干爲小水從山流下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遲歸有時　大畜時也

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虞翻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王弼曰愆期遲歸以待時也家大人曰時當讀爲待經言歸妹愆期遲歸有待故傳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是傳之有待亦或借時爲之愈以知經之有時爲待之假借也待時俱以寺爲聲故二字通用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方言萃離時也廣雅時作待月令毋發令而待呂氏春秋季夏紀作無發令而干時是其例矣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與期爲韻猶離騷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待與期亦爲韻也隱七年穀梁傳注引此正作遲歸有待

雜卦傳大畜時也无妄災也韓注曰因時而畜故能大也引之謹案卦彖多言時義何獨於大畜而曰因時此非經意也時當讀爲待古字時與待通(見上)大畜待也者天災將至大畜積以待之也易緯坤靈圖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其曰震下乾上无妄帝必有洪水之災正所謂无妄災也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正所謂大畜待也乾元序制記曰賢子繼世而立有災方來豫畜而待之此所謂轉禍爲福天災雖至萬民無饑寒之色亦與坤靈圖之說相表裏蓋漢世經師有此說而緯用之也其義爲長

豚魚吉

中孚豚魚吉彖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注曰魚者蟲之隱者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賤之物信皆及之引之謹案物之微者多矣何獨取豚魚爲象豚魚無知可以愛物之仁及之不可以化邦之信及之也竊疑豚魚者士庶人之禮也士昏禮特豚合升去蹄魚十有四士喪禮豚合升魚鱄鮒九朔月

奠用特豚魚腊楚語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麥以魚黍以豚豚魚乃禮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則人感其誠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魚吉言雖豚魚之薦亦吉也信及豚魚者及至也至於豚魚之薄而信亦章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其義通於此矣虞仲翔求其說而不得乃讀豚為遯而以為遯魚李鼎祚謂失化邦之指近世說經者又以為魚之似豚者江豚也江豚欲風則踊以此為豚魚之信夫江豚有信何益於人而以為吉乎蓋說之愈鑿而失之愈遠矣

鳴鶴在陰

虞翻注中孚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二在訟時體離離為鶴在坎陰中有鶴鳴在陰之義也又注九二鳴鶴在陰曰震為鳴訟離為鶴坎為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引之謹案此謂本卦九二至六四互體成震震為鳴訟九二至九四互體成離離為鶴也其實震亦為鶴荀爽九家易曰震為鵠鵠即鶴之假借（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庚桑楚篇越雞不得伏鵠卵釋文並曰鵠本亦作鶴史記滑稽傳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藝文類聚引作獻鶴李善注北山移文引古今篆隸文體曰鵠頭書與鶴頭故有其稱嵇康琴賦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鶴即南史褚彥回傳別鵠之曲）震為善鳴故又為鶴鶴善鳴之鳥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鶴善鳴鳥）小雅曰鶴鳴九皋聲聞于野是其善鳴也魏志管輅傳注載輅別傳曰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鵠亦鶴之假借謂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也藝文類聚鳥部上引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是也正與鳴鶴在陰之義相合

繻有衣袽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虞本繻作襦（釋文引子夏傳作襦王廙同）注曰乾為衣故稱襦（今本集解作繻誤）袽敗衣也（袽與絮同說文絮敝衣也）乾二之五（謂泰二之五五成既濟）衣象裂壞故襦有衣袽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皆敗王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弊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為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為衣或為袽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如王說則經當作舟漏而濡有衣袽以塞之文義始明今但云濡有衣袽則所濡者何物所謂衣袽者又將何用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如盧說則經當作繻有為衣袽之道文義始明今但云繻有衣袽則為之意不見且為衣袽者布帛也不直言布帛而但舉端末之識區區端末之識豈遂可以為衣乎二說殆非達詁惟虞氏差為近之然必承伐鬼方言之則非爻各為義不必相承也又謂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襦有衣袽如其說則經何不於二五兩爻言之而言之於四爻乎且襦即衣名不得又以衣袽之衣為衣服也今案說文襦䌸衣也䌸溫也䌸衣所以禦寒也有之言或也（古有或同聲故或通作有姤九五有隕自天言或隕自天也盤庚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乃有乃或也多士曰朕不敢有後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敢有或也鄭風載馳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或尤也又春秋凡言日有食之者皆謂日或食之也）衣讀衣敝縕袍之衣（於氣切）謂箸之也易通卦驗曰坎主冬至四在兩坎之閒（二四互坎）固陰沍寒不可無䌸衣以禦之六四體坤為布（說卦傳坤為布）故稱襦處互體離之中畫（三五互離）離火見克於坎水有敗壞之象故稱袽四在外卦之內有箸於外而近於內之象故稱衣（於氣切）衣袽謂箸敗壞之襦也禦寒者固當衣襦矣乃或不衣完好之襦而衣其敗壞者則不足以禦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故曰襦有衣袽終日戒故象傳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爻辰

易之取象見於說卦者較然可據矣漢儒推求卦象皆與說卦相表裏而康成則又以爻辰說之陽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未酉亥丑卯巳而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詳見惠氏易漢學）舍卦而論爻已與說卦之言乾為坤為者異矣而其取義又多迂曲如九二爻鄭以為辰當值寅者也而於困九二困于酒食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廚酒食象（見士冠禮疏）則舍本爻之寅而借初爻之未未值天廚何不繫於值未

之初六而繫於值寅之九二乎九三爻當值辰者也而於離九三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疏引正義)則舍辰宮之星而言丑宮之星丑者六四所值之辰豈九三所值乎艮主立春所值者寅也何不取象於寅而取於所近之丑乎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似簋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缶(禮疏引正義)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於斗所酌之尊又不直取建星而取建星弁星所似之簋與缶不亦迂回而難通乎上六繫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巳為蛇蛇蟠屈似徽纆也(宣二年公羊傳疏)爻辰既在巳而為蛇何不遂取蛇象而取蛇所似之徽纆乎初九辰在子子為鼠九二辰在寅寅為虎九三辰在辰辰為龍九四辰在午午為馬九五辰在申申為猴上九辰在戌戌為犬初六辰在未未為羊六二辰在酉酉為雞六三辰在亥亥為豕六四辰在丑丑為牛六五辰在卯卯為兔豈亦將象其禽之所似以為爻乎展轉牽合徒見糾紛耳且未宮之天廚丑宮之天弁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不載(天官書索隱天廚主鱠客在鶉火之次非未宮鄭所謂未值天廚蓋輿鬼之星外廚六星也實鬼未宮稱言之情)則西漢時尚未有此星名(開元占經石氏星占有天弁甘氏星占有外廚案甘石天文各八卷見於天官書正義所引七錄而漢書藝文志無之則其書後出可知)況易作於殷周之際安得所謂天廚天弁者而比象之乎李鼎祚集解序自言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所采鄭注不及爻辰一語可謂知所去取矣又案乾卦正義曰先儒以為九二當大蔟之月陽氣見地則九三為建辰之月九四為建午之月九五為建申之月為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為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先儒此說於理稍乖(以上正義)則爻辰相閒而主月沖遠固已非之矣況十二消息卦分主一月易之例也故臨有至于八月之文若每一爻分主一月則經無此例今爻辰乃以乾之六爻分主奇數之月坤之六爻分主偶數之月而諸卦之陽爻陰爻亦如之乾初九值子在一陽始生之月坤初六值未乃在二陰浸長之月已乖建始之義而卦爻之陰陽相閒者如屯則初九值子六二遂值酉蒙則初六值未九二遂值寅推之他卦莫不皆然亂次奪倫莫此為甚豈經義之所有乎錢氏答問不知糾正而又引申其說順矣又案十二辟卦每卦各主一月爻辰則每爻各主一月而其說每相牴牾如乾主建巳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初九值子九二值寅九三值辰九四值午九五值申上九值戌皆非建巳之月坤主建亥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六三值亥而初六則值未六二則值酉六四則值丑六五則值卯上六則值巳皆非建亥之月臨二陽在下建丑之月也而爻辰則九二值寅六四始值丑遯一陰在下建午之月也而爻辰則初六值未九四始值午爻與卦不相背而馳乎夫十二卦之主月理之不可易者也卦之不合而猶謂其爻之主是辰乎又案漢書律曆志曰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二(今本二譌作三)故大蔟為人統而周官大師鄭注周語韋注皆祖述之此爻辰之所自出也案律呂以陰陽相閒而乾坤之爻則初二三四五上六位相連斷無相閒主月之理京氏易傳曰建子起潛龍建巳至極主亢位建午起坤宮初六爻易云履霜堅冰至建亥龍戰于野是乾六爻主前六辰坤六爻主後六辰以類相從豈如六律之相閒乎黃鍾下生林鍾三分損一也林鍾上生大蔟三分益一也而乾之初九不能下生坤之初六坤之初六不能上生乾之九二然則陰陽十二律與乾坤十二爻次序絕不相同以爻配律斯不通之論矣易緯乾鑿度又曰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歲終則從其次卦(從疑當作徙)三十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其說與鄭氏爻辰相似而不同蓋西漢之末好事者務為穿鑿言人人殊總之非易之本義也

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

虞仲翔發明卦爻多以之正為義陰居陽位為失正則之正而為陽陽居陰位為失正則之正而為陰蓋本彖象傳之言位不當者而增廣之變諸卦失正之爻以歸於既濟可謂同條共貫矣然經云位不當者惟論爻之失正未嘗言其變而之正也夫爻因卦異卦以爻分

各有部居不相雜廁若爻言初六六三六五而易六以九言九二九四上九而易九以六則爻非此爻卦非此卦矣不且紊亂而無別乎遍考彖象傳文絕無以之正爲義者既已無所根據矣乃輒依附於經之言貞者而以之正解之如注坤利牝馬之貞云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注安貞吉云復初得正故貞吉案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皆以純陰之卦言之未嘗以爲初爻之正也注蒙利貞云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案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九二剛中上包六五言之未嘗以爲二五之位當之正也注師彖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云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案下文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則所謂能以衆正者仍以下坎上坤之卦言之非謂變而爲比然後能以衆正也注臨元亨利貞云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云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案彖曰說而順剛中而應乃大亨以正之由若謂三動成乾則是健而順非說而順矣彖又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謂建未之月也周八月夏六月則臨爲丑月之卦甚明若謂三動成泰則是寅月而非丑月不得與未月爲消息矣注无妄元亨利貞云三四失位故利貞也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云變四承五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案彖曰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四句一意相承若謂變四之正則是動而巽非動而健失其所以爲无妄矣注大畜利貞云二五失位故利貞又注彖大正也云二五易位故大正案彖曰其德剛上而上賢能止健大正也謂上艮下乾也若二五易位則上巽下離不得謂之止健矣注頤貞吉云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案卦體上止下動象人之頤故名曰頤若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則上不止而下不動不得謂之頤矣頤象已不見尙何養正則吉之有乎注離彖柔麗乎中正故亨云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案二五皆柔而得中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卽所謂柔麗乎中正也若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則是剛麗乎中正矣豈柔麗之謂乎注恆亨无咎利貞云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案彖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久者不變之謂也若謂初變之四二變之五則是無恆矣豈久於其道之謂乎注大壯利貞云四失位爲陰所乘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又注彖大者正也云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案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皆以下乾上震言之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大者失其大壯者失其壯矣尙何利之有乎注明夷利艱貞云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又注彖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云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案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仍取明在地中之象若謂六五之正而爲坎爲重離則明在地中之象不見尙何得言晦其明乎注萃利見大人亨利貞云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案彖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以下坤上兌言之也若謂三四之正則下艮上坎當爲見險而止不得謂之順以說矣順說之象既失尙何聚之有乎注革元亨利貞云四動體離五在坎中以成既濟案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下離上兌言之也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說矣注漸利貞云初上失位故利貞又注彖進以正云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上來反三故進以正案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則所謂利貞者正以中四爻得位而言非謂初上失位當動而之正也若謂初六變爲初九上九變爲上六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止而巽矣注兌亨利貞云二失正動應五故亨利貞又注彖說以利貞云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案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惟其剛柔相濟是以說以利貞也若謂二三四之正則剛中柔外之象不見不得謂之說以利貞矣注渙利涉大川利貞云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案彖曰剛來而不窮謂否四之二也卦以

剛來爲義不謂剛化爲柔也且內卦爲坎故云利涉大川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坎象不見尙何利涉之有乎注中孚利貞云二利之正而應五也又注彖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云訟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案彖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內卦剛不得中能巽而不能說矣尙何利之有乎注小過亨利貞云五失正故利貞案經下文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彖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若六五已之正而爲九五則是剛得位而中矣下文何以云不可大事乎五之正則爲咸彖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未嘗言咸以利貞也仲翔注革卦又曰動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與乾同義也則乾之利貞仲翔亦必以之正解之乾卦利貞彖解宋載虞注蓋乾九二九四上九皆陽居陰位動則成既濟故也案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甯則各正性命者謂庶物之性命各得其正非謂乾之六爻各正而成既濟也且文言曰貞者事之榦也君子貞固足以榦事則固守之謂貞豈變而之他之謂乎仲翔於乾之利貞先已誤解宜乎諸卦之言貞者皆相因而致誤矣至於爻不當位而言貞者虞氏皆以之正爲解尋文究理實不當如虞氏所說坤六三含章可貞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謂內含章美待時而發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矣訟九四安貞吉象曰安貞不失也謂安靜不犯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位故安貞吉矣履九二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謂居內履中在幽而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故貞吉矣隨六三利居貞謂居處貞正而不妄動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矣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謂比近九五可以任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正故可貞矣咸九四貞吉悔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謂始感以正不逢患害非謂動而之正也動而之正則爲變不復感應以相與矣而虞則云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大壯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變得位故貞吉矣九四貞吉悔亡謂行不違謙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位故貞吉矣解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中故貞吉矣損九二利貞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謂志在履中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失位當之正故利貞矣上九无咎貞吉謂用正而吉不制於柔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上失正之三得位故无咎貞吉矣遯初六貞吉謂柔而守正乃以獲吉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初四失正易位乃吉矣遯爲一陰始生方且漸進而爲否爲觀爲剝爲坤斷無初爻變而之正之理升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謂體柔而應居順履中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二之五故貞吉矣鼎六五利貞謂居中以柔應乎剛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正故利貞矣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謂處止之初至靜而定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正故未失正矣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謂在內履中能寄其常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變得正故利幽人之貞矣巽初六利武人之貞謂濟以威武乃能榦事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乾爲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爲乾故利武人之貞矣未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謂救難以正而不違中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矣九四貞吉悔亡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謂以剛奉柔志在乎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六五貞吉无悔謂御剛以柔合乎中道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矣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如以之正爲義則六爻皆當言貞何以九二九四六五言貞而其餘則否乎可見言貞者本爻自有守正之義非謂變而之正也於經所本無之義而強爲之說其能若合符節乎更有援引他爻以爲義者取類尤爲厖雜如益六二永貞吉謂六二長守其正乃以得吉也而虞云二得正遠應利三

之正已得承之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則取三上之之正以爲永貞矣如其說則永貞之文何不繫於三上兩爻而繫於六二乎萃九五元永貞悔亡謂九五久行其正其悔乃消也而虞云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則取四爻之之正以爲永貞矣如其說則元永貞之文何不繫於四爻而繫於九五乎理由牽合文則齟齬未見其爲不易之論也虞氏言之正者不可枚舉而其釋貞以之正最足以亂真故明辨之

經義述聞第一

經義述聞第二　　高郵王引之

周易下五十二條

雲行雨施　至哉坤元　其義不困窮矣　比吉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乾行也　謙尊而光　煇光日新　甲拆　利見大人亨　困剛揜也　巽而耳目聰明　後有則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果行育德　衍在中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財成天地之道　不可榮以祿　類族辨物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終不可用也　積小以高大　終莫之聞也　正乎凶也　虞氏以旁通說彖象　鼓之以雷霆　乾知大始　彌綸天地之道　旁行而不流　樞機　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　莫大乎蓍龜　隤然　作結繩　不封不樹　力小　復小而辨於物　恆雜而不厭　嚌亦　六爻發揮　嫌於无陽　莫戚乎艮　爲敵馬　爲決躁　爲寡髮　爲羔

故受之以大壯　咸速也

雲行雨施

乾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曰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互體）故雲行雨施引之謹案此謂九二九四上九變而之正也案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六位時成而此先言卦變非其序也下文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卽六陽爻也若有三爻變而爲陰不得謂之六龍矣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經謂變成既濟則當兼言坎離其象始備未有舍離而獨言坎者也舍離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爲既濟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虞氏之正之說施之乾卦已乖剌如此則他卦可知矣又荀爽注文言曰乾升于坤曰雲行乾降于坤（今本作坤降于乾誤）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見集解）案乾升于坤謂乾九二之坤五也乾降于坤謂乾上九之坤三九四之坤初也乾九二之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爲雲可也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下坎爲雨亦可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成離離爲日而不爲雨不得謂之雨施矣荀說更疏於虞氏豈足據乎

至哉坤元

坤彖傳至哉坤元正義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引之謹案至亦大也爾雅曰晊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晊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泰族並曰至大也至哉猶大哉也老子道德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並大之義故下文言含宏光大六二言直方大六三象傳言知光大用六象傳言以大終也自正義強爲分別而宋世說易者遂謂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或謂坤效乾法至乾之大而後已近世惠氏周易述又謂說文至從一一亦地也胥失之鑿矣

其義不困窮矣　其義吉也　義弗克也　其義凶也　義弗乘也　義无咎也　義不食也　義不及賓也　失其義也　其義喪也　其義焚也

引之謹案義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解象傳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王注曰義猶理也正義曰剛柔既散理必无咎（或[illegible]篇宜云剛柔得宜失之）理亦道也（廣雅曰理道也）復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漸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象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言其道固无咎也同人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言其道固弗克也賁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其道固弗乘也明夷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其道固不食也（或曰惟義之當然失之）姤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其道固不及賓也或曰其義其義者其理也其道也言此一卦也此一爻也其道固如是也需彖傳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言其道不困窮也比彖傳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是也小畜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其道固當吉也（正義曰以陽升陰以剛乘柔其義於理吉也案當作其於理吉也理字正釋義字）隨象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實樞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旅象傳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言其道固當喪也（正義曰言以旅與下理是喪亡也）又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其道固當焚也鼎象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失其道也漸象傳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也而解者於復之義

无咎則曰去復未甚大遠於義於漸之義无咎則曰未傷君子之義（並正義）於同人之義弗克則曰違義傷禮衆所不與於賁之義弗乘則曰棄於不義於姤之義不及賓則曰義所不爲（並王注）於隨之其義凶則曰失於臣義（並正義）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也

比吉也

比彖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朱子語類曰比吉也也字衍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家大人曰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輔也而衍其比吉二字則當在下文原筮之上不當在比輔也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六十四卦皆無此例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於其上若蒙彖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需彖傳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厥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之義原筮元永貞之上必當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謂比輔之比也）非釋吉字之義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釋文引馬注曰毒治也集解引虞注曰毒荼苦也王注曰毒猶役也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篇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爲安蓋周易舊注也視諸說爲長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

乾行也　天行也　天行健

乾彖傳天行健正義曰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曰天行健引之謹案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韋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是古人謂天道爲天行也天行健地勢坤相對爲文言天之爲道也健地之爲勢也順耳（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對水洊至習坎與明兩作離相對洊雷震與兼山艮相對隨風巽與麗澤兌相對是其例也若解爲運行之行則與地勢之勢文不相當矣蠱彖傳終則有始天行也剝彖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彖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謂天道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此同義同人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謂乾道乾彖傳乾道變化與此同義困象傳動悔有悔吉行也豐象傳遇其夷主吉行也皆謂吉道也同人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文義正相侶也王弼說乾行曰乾之所行虞翻說蠱之天行豐之吉行曰震爲行孔穎達說剝復之天行曰天之所行說困之吉行曰知悔而征行必獲吉胥失之矣

謙尊而光

謙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引之謹案尊讀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韓詩外傳謙者抑事而損者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說見前光字條下）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猶此言尊而光也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夫撙節退讓君子之所以爲謙故謙之德曰尊繫辭傳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而已矣解彖傳者多誤以尊卑爲對文夫尊卑若是對文則二句不可缺一繫辭傳之謙尊而光反似偏而不具矣甚矣其不可通也孔穎達解彖傳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解繫辭傳則曰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同一謙尊而光而前後異訓蓋不得其解則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虞翻注彖傳曰天道遠故尊三位賤故卑馬融注論語顏淵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亦誤以尊卑爲對文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尊謂尊人卑謂自卑也曰若然則經當云謙尊人而光自卑而不可踰文義乃明今經省其文而但曰尊曰卑則所尊者何人所卑者又何人乎曲禮曰自卑而尊人表記曰卑己而尊人若經省其文曰卑而尊其可通乎或說非）劉晝新論誡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

讀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正與經旨相合尊與退讓同義故書傳多言尊讓者儒行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正義謂尊敬於物失之）鄉飲酒義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曰君子尊讓則不爭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淮南泰族篇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尊與撙同尊讓卽撙節退讓也說文無撙字古多借尊爲之（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或通作繜荀子不苟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楊倞注曰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又通作傳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傳謹愼而嗛（嗛與謙同）注曰傳與撙同卑退也

煇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尙賢王弼注以煇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煇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尙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矣煇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韻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韻矣虞翻注曰二己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煇光日新也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荆州刺史度尙碑令聞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傳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煇光日新爲句錢氏曉徵答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煇光日新爲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並記之

甲坼

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曰坼馬陸作宅云根也李善注蜀都賦引鄭注曰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引之謹案宅乃乇字之假借說文曰乇艸葉也從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乇宅坼古並同聲故又通作坼周易述以坼爲古文宅字之譌非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周易舉正作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以爲王韓真本引之謹案王注曰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卽釋亨聚以正也五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彖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氏釋彖辭多幷舉傳文如釋蒙彖辭童蒙求我曰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彖辭利涉大川曰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釋坎彖辭行有尙曰故行有尙往有功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彖辭而云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卽是彖傳之文蓋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爲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彖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九家及虞本爲長郭氏不能詳考而謂王韓本有此二字非也集解利貞在聚以正也之下亦失其次豈有先釋其義後舉其辭者乎蓋寫者錯亂耳

困剛揜也

困彖傳困剛揜也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王弼曰剛見揜於柔也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家大人曰揜卽困迫之名剛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鄭注曰揜猶困迫也是其義襄二十五年左傳行及弇中杜注曰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翻本揜作

彝

巽而耳目聰明

鼎彖傳巽而耳目聰明虞注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引之謹案如虞說則是坎而耳目聰明矣豈巽之謂乎三動則成未濟未濟之象火在水上亦與以木巽火之象不合其誤甚矣仲翔必欲爲此說者蓋以外卦離爲目爲明而無耳聰之象故云三動成坎以遷就之不知古人之文多有連類而及者離固爲目爲明而但云巽而目明則文單而義不顯故必以耳聰並稱而明目達聰之義始著非謂卦中有耳聰象也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樂以聽爲主當云耳聰而記並稱目明亦是連類而及也遍考彖傳之文若是者多矣謙之爲象地中有山而彖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非謂卦有天象也遘之爲象天下有風而彖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非謂卦有地象也離之爲象日也而彖則曰日月麗乎天非謂卦有月象也坎之爲象川也而彖則曰地險山川邱陵也非謂卦有山與邱陵象也家人之象男女正位但言夫婦可矣而彖則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非謂卦有父子兄弟象也睽之爲象二女不同行也而彖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非謂卦有男象也艮之爲象止也而彖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謂卦有行象也比物連類多有因此及彼者讀者心知其意斯爲得之必欲事事合於卦象則穿鑿而失其本指矣

後有則也　則困而反則也　不違則也　順以則也　失則也　乃見天則

引之謹案爾雅曰則常也故管子七法篇曰物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震來虩虩恐懼失常後乃笑言復其常度故震彖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猶言有常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同人九四知難而退始雖困苦終復其常故同人象傳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反則猶言反常屯象傳曰十年乃字反常也是也謙之卦德以謙爲常六四撝謙不改其舊故謙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違則猶言變常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應天合衆處順安常故明夷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以則猶言順而有常坤彖傳曰後順得常是也明照四方乃日之常入于地中則失常道故明夷象傳又曰後入於地失則也失則猶言失常需象傳曰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是也天之常道既健且剛乾元用九乃得其常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猶言天常文十八年左傳以亂天常哀六年左傳帥彼天常皆謂天之常道也解者多以則爲法則夫笑言啞啞何法則之可傳弗克攻吉何法則之可反明入地中又何失法則之有乎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家大人曰小過彖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過下當有亨字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下亦當有亨字傳先舉經文亨字而後解之如遯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既濟彖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正義曰當更有小字）是其例矣小過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幷明小過有亨德之義則唐初小過下已脫亨字王弼乾文言注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則魏時乾元下已脫亨字（因上乾元用九而誤脫）

果行育德

蒙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虞注曰艮爲果震爲行王注曰果行者初筮之義也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引之謹案艮爲果蓏非果行之果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不得謂之果行今案果育皆成也卦下坎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爲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爲成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見文選謝宣遠詩注又周官大卜五曰果鄭司農注曰果謂事成與不也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疏引繆協曰果成也行必期諸成）高誘呂氏春秋察賢篇注曰育成也（晉語韋注曰育遂也遂亦成呂氏春秋去私篇注曰遂成也）坎有德

行艮以成之故曰果行育德

衍在中也

需象傳需于沙衍在中也荀爽注曰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虞翻注曰衍流也孔穎達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家大人曰諸家說衍字之義均有未安或讀需于沙衍爲句引穆天子傳南絕沙衍爲證與爻辭不合尤非今案衍當作行今作衍者因與沙字相連而誤加氵耳淮南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譌作衍行在中也卽承上文不犯難行也而言初九不犯難行是以无咎九二行而在中是以終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行在中震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言行下言在中正與此行在中同義師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泰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臨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義與此並相近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家大人曰吉下當有也字象傳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且入韻之字其下皆有也字此傳吉字與失爲韻不得獨無傳之以吉失爲韻者如訟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比象傳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小畜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隨象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吉下皆有也字此一證也象傳釋述經文卽以爲韻者其韻下皆有也字如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不可枚舉其有上二句釋述經文下二句統釋其義者亦如之如訟象傳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歸妹象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與此傳正同而第二句末皆有也字此又一證也唐石經已脫也字

財成天地之道　化而裁之

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引之謹案才載之音與載相近裁之言載也成也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之道也小爾雅曰載成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傳與小爾雅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唐固注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老子或強或羸或載或隳謂或成或墮也載成天地之道載卽是成猶下文輔相天地之宜輔卽是相也裁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而鄭注以裁爲節虞翻以爲坤富稱財胥失之矣又案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釋文曰裁本又作財崔憬注曰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裁亦載也化而載之猶言化而成之賁彖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彖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恆彖傳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其義也韓伯注以裁爲制亦失之

不可榮以祿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引之謹案營字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沖遠謂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失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都氏金薤琳琅及顧氏隸辨所載雙鈎本正作營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埶弗營費鳳碑曰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者假借字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榮謂民不營惑也韓子內儲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謂營惑其意也借榮爲營並與此同

類族辨物　以類萬物之情

同人象傳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注曰師坤爲類乾爲族辨別也乾

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引之謹案類族辨物乃對文虞氏孔氏之說非也類比類也族類也此與類族之類異義善惡各有其類君子法天火之高明以比類之學記知類通達鄭注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緇衣義不壹行無類注曰類謂比式因而比方事物亦謂之類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史記樂書律作類類亦比也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謂比類其才能而使之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方同義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也祭法非此族也淮南俶眞篇萬物百族鄭高注並曰族類也與類族之類異義爲善爲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物品物也故彖傳曰品物流形又曰品物咸亨類族猶言辨物耳周易述以族爲姓解爲男女辨姓且謂二陰五陽有昏媾之道其失也鑿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注曰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引之謹案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象傳則省其文曰執用黃牛渙上九渙其血去惕出象傳則省其文曰渙其血是其例也直者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曲禮直而勿有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中直也者以中正也訟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豫象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艮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是也同人九五位居中正故曰中直變正言直以與克爲韻耳其實一也九五中正故天下應之始爲三四所隔失應於二則悲終然物莫敢閡得其所與則樂故彖傳曰中正而應王氏不得其解乃云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申之曰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則豈有位居中正而用其強直者乎又豈有用中正之道而物不從者乎先號後笑爻義乃全豈得但言號咷而不及笑乎困象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中直亦中正也變正言直以與得福爲韻耳或謂直比正意差緩失之困九五居中得正天下喜說而應之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同人九五亦中正而應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中正故也豈強直而致號咷之謂乎或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亦未解直字之義　又案未濟象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王注謂不知紀極是也或云是敬字於義未安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正與極不得爲韻竊疑正當爲直猶同人與困之象傳變正言直以與上下爲韻耳傳寫者誤書作正而韻遂不諧矣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曰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見集解　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配也引之謹案此與孝經之文絶不相同孝經謂祖考配天與帝故云以配天以配上帝此謂先王之德配於祖考故云以配祖考不得據彼以說此也大雅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箋曰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此正所謂配祖考也爾雅曰妃對也釋文妃音配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箋曰對配也正義曰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以配祖考亦謂先王之德與祖考相配也上以字用也下以字而也見釋詞先王用是作樂崇德殷薦其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上帝言薦祖考言配互文耳上帝亦以德配君奭曰殷禮陟配天大雅文王曰克配上帝是也祖考亦以樂薦周官大司樂曰以享先妣以享先祖又曰於宗廟之中奏之是也言薦之上帝則祖考之薦可知言以配

祖考則上帝之配可知猶渙之象傳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言享于帝則祖考之享可知言立廟則泰壇明堂之立可知亦互文以見義也古人之文多有卽此見彼者非若後世之文繁詞複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宜退入宴寢而休息也(見集解孔氏正義引鄭元說與此略同疑翟字誤)引之謹案秋冬非嚮晦之象嚮晦謂外卦兌也入宴息謂內卦震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爲幽暗困卦下坎上兌鄭注曰兌爲暗昧日所入也(見集解卽堯典宅西曰昧谷寅餞內日之義)日入者嚮晦之象也震在內卦則有居處之象屯卦上坎下震其初九曰盤桓利居貞魏志管寧傳盤桓利居高尙其事是屯卦之震有居處象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足居之昭七年傳衛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初九利居貞也居則入此室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宴寢也

終不可用也

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顧氏寧人易音曰廣韻用余頌反詩小閔以用韻邛老子以用韻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韻豐與事韻蓋不可曉楊氏賓實劄記曰兩用字皆害字之誤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害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盧氏紹弓鍾山札記曰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周故易與用字相混家大人曰楊盧之說皆非也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觀初六小人无咎君子吝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言在君子則爲民所載在小人則終不可用終不可用卽指剝廬言之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爲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故王弼注曰雖有左在不足用也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爲以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爲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爲就(小雅小閔篇是用不集與猶咎道爲韻韓詩作是用不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爲汝也(大雅常武篇以脩我戎與祖父爲韻)大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象傳語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威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札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札用桑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並作用蓋用可讀爲以故與以通用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爲韻豐象傳以災志事用爲韻災從巛聲尤從又聲(尤古讀若頤又古讀若異說見唐韻正)載從𢦏聲𢦏從才聲志從㞢聲事從㞢省聲於古音並屬之部用讀爲以於古音亦屬之部故與災尤載志事爲韻若害字則從丯聲(說文丯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坤象傳愼不害也與發大爲韻大有象傳无交害也小人害也與敗晢爲韻(害敗晢三字並屬祭部下文志備祐三字別爲一韻屬之部)咸象傳順不害也與外爲韻未感害也與大未說爲韻邶風泉水篇不瑕有害與舝邁衛爲韻二子乘舟篇不瑕有害與逝爲韻小雅蓼莪篇我獨何害與烈發爲韻大雅生民篇無菑無害與月達爲韻蕩篇枝葉未有害與揭撥世爲韻召閔篇溥斯害矣與竭爲韻魯頌閟宮篇眉壽無有害與大艾歲爲韻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楹銘毋曰胡害與大爲韻楚辭離騷莫好脩之害也與艾爲韻天問終然爲害與敗爲韻凡害發撥大達敗晢逝外末說舝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徧考羣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

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謂害與載事爲韻其說似是而非易滋學者之惑故具論之

積小以高大

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集解及史徵口訣義與或本同惠氏周易述增入成字證以中庸鄭注所引易曰君子以愼德積小以成高大引之謹案岳本中庸注作積小以高大無成字七經考文所引宋本同中庸正義述鄭注亦無成字監本有成字乃淺學人所增不足爲據升卦正義述經文作積小以高大且釋之曰始於細微以至高大口訣義引何妥曰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是孔氏何氏所見本並無成字唐石經同陸雖列或本作以成高大而正文仍作以高大是不以或本爲主也集解載升卦鄭注曰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大雅下武箋引易曰積小以高大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晉書王羲之傳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尤足見經文之無成字也似未可據俗本中庸注以改經文

終莫之聞也

旅象傳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虞翻注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穎達正義曰終無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家大人曰聞猶問也古字聞與問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聞本或作問檀弓問喪於夫子乎問本亦作聞莊子庚桑楚篇因失吾問元嘉本問作聞並見經典釋文又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謂相恤問也上九居高無應故無恤問之者王風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詳見亦莫我聞下

正乎凶也

巽上九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義曰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引之謹案正理當斷而喪之是因失正以致凶非正乎凶也揆之文義尚有未安虞注云上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其說尤紕繆謂上九貞凶非謂九三也今案貞當也貞凶者當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也雒誥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韻正正當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殷也正也皆當也史記天官書衡殷南斗索隱引宋均曰殷當也謂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也論語陽貨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當牆向之而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桓三年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謂日食當月之朔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昭公朝楚之日也象傳凡言位正中也皆謂當中也貞訓爲正又訓爲當正訓爲正直之正又訓爲正當之正者古義相因觸類而長故元亨之元或訓爲善爲長文言又或訓爲大象傳屯卦之屯或訓爲難象傳或訓爲盈序卦傳又或訓爲固閔元年左傳无妄之妄或訓爲虛妄釋文正義或訓爲望釋文引馬鄭王肅注又或訓爲亡虞注象傳物與无妄隨文見義固各有所當也

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違

引之謹案易之彖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仲翔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究與經相抵梧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淸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

也然經云順以動豫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以動之謂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此旁通之不合於彖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謙坤爲民坎爲志（謙二至四成坎）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辨上下定民志此謂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得以謙釋之乎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虞曰師坤爲類乾陽物坤陰物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此謂同人與師通也然經云天與火不云地中有水何得以師釋之乎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曰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比內卦坤）以乾滅坤故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謂大有與比通也然經云火在天上不云地上有水何得以比釋之乎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虞曰乾爲物爲施坎爲平履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澤何得以履釋之乎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曰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此謂復與遘通也然經云雷在地中不云天下有風何得以遘釋之乎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坤二五之光繼日之明此謂離與坎通也然經云明兩作不云水洊至何得以坎釋之乎夬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虞曰下謂剝坤坤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謂剝艮）故居德則忌此謂夬與剝通也然經云澤上於天不云山附於地何得以剝釋之乎遘象曰天下有風遘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曰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故以誥四方此謂遘與復通也然經云天下有風不云雷在地中何得以復釋之乎革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虞曰蒙艮爲星此謂革與蒙通也然經云澤中有火不云山下出泉何得以蒙釋之乎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虞曰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艮互體坎震）此謂兌與艮通也然經云麗澤不云兼山何得以艮釋之乎此旁通之不合於象者也夫彖象釋易者也不合於彖象尙望其合於易乎今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違失非求是之道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注曰雷震霆艮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引之謹案虞云霆艮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則八卦不全也然徧考書傳無以霆爲艮雨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雨皆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霆爲震風爲巽雨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孔穎達本霆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此說是

也孔子閒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霆艮兩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下傳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乃縱言造化之往來以推廣咸卦憧憧往來之理不取象於卦也而虞氏謂日月爲離坎寒暑爲乾坤亦非傳意夫咸之爲象山上有澤如以卦象言之則山澤之象何反不之及而泛言日月寒暑乎

乾知大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義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家大人曰知猶爲也爲亦作也乾爲大始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萬物資生也周語知晉國之政韋昭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爲也

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彌偏也綸知也引之謹案綸讀曰論大戴禮保傅篇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論久遠知久遠也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淮南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並曰論知也古字多借綸爲論屯象傳君子以經綸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釋文並曰論本亦作綸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論作綸說文曰愉欲知之貌聲義亦與論同下文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遍知天地之道也荀爽注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召南羔羊傳曰行可從迹也謂蹤跡之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漢書劉向傳迹察兩觀之誅顏注曰尋其餘迹而察之平當傳曰宜深迹其道注曰迹謂求其蹤迹也若王肅訓綸爲裹虞翻訓綸爲絡孔穎達訓彌綸爲彌縫補合經綸牽引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旁行而不流　旁通情也

旁行而不流旁古通作方淮南主術篇曰方行而不流引之謹案旁之言溥也偏也說文旁溥也廣雅旁廣也大也義與溥亦相近故爾雅曰溥大也大雅公劉箋曰溥廣也旁行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失之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亦溥也廣雅曰揮動也言六爻發動溥通乎萬物之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以成六十四卦亦失之旁溥偏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偏招於四方也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偏磔於四方也鄭注旁磔於四方之門聘義曰孚尹旁達謂玉之彩色偏達於外也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辭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偏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偏求四方之賢也旁通作方逸周書皇門篇曰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逸周書大匡篇曰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謂偏匡於衆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燀旁達莫不賓服謂威燀偏達也史記五帝紀曰旁羅日月星辰謂偏羅日月星辰也正義曰旁羅猶偏布也旁古通作方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立政曰方行天下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皆溥偏之義也以上四條並說見本條下

樞機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上句以樞機喻言行此句卽謂言行爲樞機樞機之發謂言行之發也言出乎身行發乎邇而千里之應違繫焉應則榮違則辱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非謂樞機二物一動而榮辱隨之也物之有樞機不能使人榮辱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戶樞不可以言發戶動而樞不動也機爲門樞亦不動樞機之發指言行言之謂君子之樞機發動也鄭乃云戶樞之發弩牙之發則是樞機之發指物言之矣書未達此句文義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見曲禮正義引之謹案鄭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並言者弩牙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莊子齊物論篇曰其發若機栝是也與樞並言者門梱也淮南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智與知同樞機者門戶之要故與門戶並言禍福之門戶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注說妻事夫曰樞機之內機之內謂樞以內也蔡邕司徒夫人靈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

邕榻也寢席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靈帝曰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廣雅機朱也朱與梱同說文梱門橜也說苑政理篇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是機爲門橜與梱同也樞爲戶樞所以利轉機爲門梱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樞機爲門戶之要猶言行爲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爲類不得與樞並言矣釋名曰弩鉤弦者曰牙牙外曰郭下曰縣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然則樞機之機與弩牙之機同名而異物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引之謹案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謂成材也尹注曰士旣修身必然[illegible]能有功失之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謂無爲而成也郭注分功與成爲二曰功自彼成失之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邵氏二雲曰功成也楊注謂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失之皆謂成爲功也六爻之義剛柔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爲告偏考書傳無訓貢爲告者殆失之矣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文不成義矣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韓伯注曰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集解載虞注以先心爲知來引之謹案作先之義爲長蓋先猶導也大司馬以先愷樂獻于社鄭注曰先猶道也釋文道音導此謂蓍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卜筮先知若爲之前導然猶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耆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聖人也耆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曰神先心以定命義本繫辭傳也顏籀李善注皆失考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通作洗矣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子大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淳注曰先或作洗引越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韓子喩老篇作洗馬解者不知讀洗爲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夫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增義以解經於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聰明睿智之聖人而亦如愚人之心待於洗濯也義更有所不安且上文劉坤方智尤與洗濯之說不相貫通也

莫大乎蓍龜

九經古義曰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大案何休注公羊定八年漢書藝文志皆引作善儀禮疏同士冠禮釋文是也家大人曰本亦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誤自唐石經始定從大字而各本皆從之白虎通義蓍龜篇家語禮運篇注引此皆作善魏徵羣書治要後漢書方術傳注文選廣絕交論注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明陳禹謨本又改善爲大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引舊注云唯蓍龜最爲妙善陳本删宋本周易正義亦作善見校勘記今本作大者後人依唐石經改之曲禮正義引易作大亦後人所改

隤然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並曰隤柔貌也虞翻曰隤安也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引之謹案退亦柔貌也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是也妥亦安也爾雅曰妥安止也又曰妥安坐也又曰綏安也綏與妥聲近而義同也安又爲柔爾雅曰柔安也是隤退妥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妥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隤退相近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爲妥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爲陰動而退故曰退然失之矣又案隤字兼有順義檀弓穨乎其順也鄭注曰穨順也穨與隤同曲禮注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說卦曰坤順也故於坤曰隤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隤然其處順李賢注曰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是也孟本作退退亦訓順小爾雅曰順退也

作結繩

作結繩而爲罔罟家大人曰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結繩而爲罔

呂文義已明加一作字則贅矣下文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若云作斲木作揉木其可乎結繩而治亦不云作結繩也正義述經文有作字及他書引此或有作字者皆後人依已衍之經文加之也案正義論重封之人云伏犧結繩而爲罔罟是孔所見本無作字又虞注云結繩爲罟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易曰結繩罔以田魚說文云网庖犧所結繩目田目漁也潛夫論五德志篇云伏羲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風俗通義皇霸篇云易稱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是王許何應虞諸人所見本皆無作字又乾鑿度引孔子曰伏羲氏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亦無作字又劉逵吳都賦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二資產部十三十四所引御覽乃影宋鈔本非刻本也後皆放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此亦皆無作字自唐石經始衍作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不封不樹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引之謹案鄭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堋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爲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鄭注曰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謂葬穿壙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竁說文曰竁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甫竁是穿土名爲竁不名爲窆也春官冢人職曰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爲竁下棺爲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爲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壙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爲壙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爲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複既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啎邪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爲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爲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卽檀弓之壤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爲種樹非爲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白虎通義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謂爲墳樹謂植木蓋漢世經師說易者如此故白虎通義本之以爲說也勝虞氏遠矣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冢人之邱封與樹皆失之互見冢人下

力小

錢氏養新錄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疊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朱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引之案明汪文盛本亦作少家大人曰錢說是也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句知小而誤耳集解本作力少今本作力小乃後人依俗本改之而虞注衍宋改引虞注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篇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引易並作力少而任重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淮南主術篇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鹽鐵論毀學篇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明涂禎本如是張之象本復改少爲小卽本繫辭傳文晉書山濤傳亦曰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復小而辨於物

虞注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曰

微而辨之不遠復也引之謹案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於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爲小矣辨讀曰徧古字辨與徧通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曰辨猶周徧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論衡明雩篇徧作辨亦通作辨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徧作辨鄉飲酒禮衆賓辨有脯醢鄭注曰今文辨皆作徧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徧及故曰復小而徧於物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情邇而暢乎遠今本暢誤辨見大戴禮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是其義也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見集解孔穎達曰言恆卦雖與物雜碎並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引之謹案自乾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恆言雜也雜當讀爲帀帀周也一終之謂也恆之爲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帀而不厭恆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有與又同終則帀矣終而又始是帀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復猶帀也古字雜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注曰雜猶帀也淮南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說苑脩文篇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爲帀

噫亦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曰噫乎發歎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謹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字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

當諸侯乎抉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字並與抑同噫亦即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抑亦同此噫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俗讀噫字爲句尤誤

六爻發揮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注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見集解引之謹案陸說非也六爻發揮謂剛健中正之卦發動而成六爻非謂已成六爻又發動而成他卦也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六爻發揮猶言六位時成耳旁者溥也說見旁行而不流下六爻發揮於剛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通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謂之六龍矣自六爻發揮誤解爲變動而成諸卦於是旁通之義亦誤以爲旁通於坤而虞仲翔乃於諸卦之爻皆以旁通取義遂令本卦之爻不取象於本卦而取於所通之卦而陰陽相反之卦爻皆雜糅而無辨矣

嫌於无陽

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引之謹案此有二本一作嫌於无陽王注曰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曰爲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是也一作嫌於陽無无字集解引荀爽嫌作兼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爲其兼於陽故稱龍也在經龍戰于野下是也案荀本爲長說文嫌疑也嫌於陽即上文之疑於陽也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自下上至之辭也燕義注陰盛上擬於陽正義謂陰盛爲陽所疑失之故曰嫌於陽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侶陽故稱龍上六正義盛

雖佀龍而猶未離於陰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文義上下相生卽爲顯箸若云嫌於非陽則陰盛佀陽之義不見而與下文之未離其類反不相應矣詩采薇正義引鄭本嫌作慊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卽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佀龍鄭訓慊於陽爲雜於乾則不得有无字矣乾者陽也豈無陽之謂乎又案慊卽嫌字說文慊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得避慊之便師古曰慊亦嫌字坊記貴不慊於上鄭注慊或爲嫌鄭以慊爲恨不滿之貌失之辨見本條是也人臣貴而嫌於上則陰盛而嫌於陽之謂矣慊於陽之慊當讀嫌而訓爲疑不當讀溓而訓爲雜鄭謂上六爻辰值巳巳爲蛇與四月消息用事之乾相雜故佀龍此牽合四月之乾而反與十月之坤大相剌謬案臨爲十二月之卦而其彖云至于八月有凶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則六月爲遯推而至於十月爲坤可知初六一陰生主五月至上六六陰全始主十月耳若依爻辰之次則六三已值亥而主十月上六反值巳而主四月不且違失經義乎

莫盛乎艮

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是政反鄭音成云裹也引之謹案盛當讀成就之成莫盛乎艮言無如艮之成就者上文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義一也成言乎艮卽莫成乎艮猶說言乎兌卽莫說乎澤也古字多借盛爲成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諴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注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曰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臣道篇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謂享其成也楊注盛謂大牢失之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謂其守備已成也高注盛彊也失之淮南道應篇作其備必先成

爲駁馬

乾爲駮馬正義引王廙注曰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本作駁引宋衷注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也引之謹案駮駁古字通駁赤色也豳風東山篇皇駁其馬釋畜曰騮白駁黃白騜孫炎注曰騮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釋鳥曰皇黃鳥是古人謂黃爲皇也釋木曰駁赤李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駁雲蔚薛綜注東京賦曰霞日邊赤氣也大元數篇曰二七爲火爲駁苑望注曰如火行也是古人謂赤爲駁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曰駁馬者黃赤色馬也蓋象火色赤也乾爲大赤故又爲駁馬耳魯頌駉篇正義曰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騮白駁下引易乾爲駁馬其證也宋王二說皆失之

爲決躁

正義曰爲決躁取其剛動也引之謹案決躁皆疾也象雷之迅故爲決躁說文趮疾也趮與躁同莊子逍遙遊篇我決起而飛李頤注曰決疾貌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曰疾走不顧爲決字或作趹廣雅曰躁趮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燥與決躁之音相近

爲寡髮

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髮非也今本以宣下脫髮字據呂氏音訓引補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寡與宣字相似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今本作宣髮就力乃後人所改茲據宋校本及芥隱筆記所引訂正爲王主國宣髮二字卽本於說卦也

兌爲羔

兌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二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艮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

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引之謹案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爲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與恙同廝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邶風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恙從羊聲故舊讀作羊亦如駹龍同聲而舊讀駹爲龍拘狗同聲而舊讀拘爲狗隸書心作小火作灬二體相似故恙字譌而爲羔方言餌謂之餻太平御覽引作饍又引郭璞音恙廣雅餻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竝作餻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矣

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則止

序卦傳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韓伯注故受之以大壯曰陽盛陰消君子道勝注故受之以晉曰晉以柔而進也崔憬注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引之謹案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韓氏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尙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云云皆泛論萬物之理不問卦之陰陽剛柔也今案壯者止也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者物無終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雜卦曰渙離也節止也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者物無終止之理故進之也此文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下文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語意大略相同知壯爲止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爲止可知虞翻注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韓伯注曰大正則小人止皆未達傳意

咸速也

雜卦傳咸速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引之謹案下文恆久也訓恆爲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爲速也蓋卦名爲咸卽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元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爲感應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

經義述聞第二

經義述聞第三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上五十五條

光被四表　平章百姓　宅南交　湯湯洪水方割　以孝烝烝
百揆時敘　嗣　正月上日　如五器　卒乃復　惟刑之卹哉
柔遠能邇　教胄子　咨女二十有二人　彊而義　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女爲　在治忽　萬邦黎獻　股肱喜哉　九河既道
嵎夷既略　厥篚元纖璣組　蔡蒙旅平　威侮五行　暫字古
文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茲猶不常寧　由乃在位　相時憸民
自作弗靖　無弱孤有幼　明聽朕言　各設中于乃心　暫遇
姦宄　無遺育　用宏茲賁　扰酗于酒　今爾無指告　亢才
昏棄　聽作謀　凡厥正人　于其無好德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子孫其逢　予仁若考　斁佑　啓籥見書　天大雷電以風
三監　茲不忘大功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厥考翼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潁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桄同古曠反橫充也即爾雅桄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桄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並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鈔本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頗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遐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鐘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並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桄充也孫炎本桄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緜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爲光燿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宇尚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乎與平相似亐部曰古文平作乎孔氏襲古文誤以乎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辯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乒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尚書平作乎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乎古文平不以爲尚書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乎引之謹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謂古文乎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苹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拼使也與苹同洛誥平來以圖釋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作伻書傳也所改今本釋文作伻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苹傳訓爲遣使則苹與平同馬本作苹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苹車之苹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乎字不得加艸作苹矣自古豈有從艸乎聲之字乎說文古文乎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豐部豐字則引虞書曰平豐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苹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眞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尚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尚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尚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乎然則古本無作乎者矣如古本作乎則鄭當曰乎古辯字或曰乎辯別也始合詁經之體不應刪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往不同內篇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俎俎阨也禹貢沿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云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犧犧釋文犧曰犧鄭音曉馬本作犧云數也金縢丕子之責釋文丕普悲反馬同鄭音不作辯章者爲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爲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和也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李賢同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爲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眞部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堅辯爲韻博澤爲韻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眞部也陳琳車渠椀賦爲用便今亦與珍民爲韻眞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彖象傳屢以爲韻見顧氏字人易音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爲韻尤其明證也又平與苹通辯與偏通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偏說文𧿧字注曰讀若苹或曰偏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卽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卽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尚書後案謂平亦釆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訓辯爲使辯卽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爲明察失之卽均平字地官貢師職曰辯其物而均平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並曰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平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亦是聲音相近而非乎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乎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

曰一作辯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引詩曰魯道有蕩）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韻考之說文蹁字讀若苹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為韻（蹁偏皆以扁為聲）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為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說羽獵曰涉漭漭馳苹苹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苹苹為草貌失之）苹苹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苹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釆釆殆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並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交當以宅南為句交上當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交注北稱幽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類曰禋于六宗與大傳作煙異在治曶與大傳七始異皆古文尚書也）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尚書脫去曰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幽都山名（見爾雅）大交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阯之地堯命羲叔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為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降當為服說見墨子）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二書皆言交阯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為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為旁旁之言溥也偏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偏告諸侯是方為偏也（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偏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言小民偏起相為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並並亦偏也（說見前並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偏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偏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偏告無辜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偏也（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傳說皆失之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

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二復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蒸與烝通陶潛天子孝傳贊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閒以孝烝烝）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毋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乂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燿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大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雝雝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藝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鼙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時特聲相近故時亦訓爲承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時猶承也內則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屬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伻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韋注曰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飼字書以爲古𩞄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

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𡠚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𠭯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郱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𤸫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二月既生霸甲寅王各大室各並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旁戾謂歲首受賀也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帛生死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爲授與五器爲授贄之器則經傳無徵殆不可從馬以五器爲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爲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爲如如亦可訓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宗廟之事與會同也并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與所用之五器皆因五禮而並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客之簠豆鉶壺筥簋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爲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皆朝聘所用也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爲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恤乃衞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辨之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卹我恤與卹通說文引作誐以謐我卹謐溢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

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謐愼也愼謚密靜也謐與謚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篇引詩作謐是靜與愼同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愼密而不出儒行曰愼靜而上寬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連文卽康誥所謂愼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愼也愼卽上文所謂敬德也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愼也愼祀卽召誥雒誥所謂毖祀也爾雅毖愼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愼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爲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繆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鄭箋曰能猶侞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侞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渘遠而邇屯彖傳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侞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冑子

教冑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冑子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並作教育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昔育恐育鞠鄭箋解昔育曰育稚也稚與穉同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見爾雅釋文豳風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卽豳風之鬻子亦卽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卽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爲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冑古聲相近大司樂釋文育音冑邶風谷風篇既生既育與[illegible]鞠覆毒爲韻作冑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太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冑子也馬注曰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冑爲長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冑二字連讀而訓爲教長非以冑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冑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冑子二字連讀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冑長句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冑長也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冑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鼎尚書考文曰古本謂上有子字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案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冑長也教長猶

言教育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穉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篇正義引之謹案馬不數稷契皐陶豈有稷契皐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爲九人殳斨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鄭以殳斨爲一人朱虎熊羆爲二人失之矣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殳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皐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稱之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之爲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無咨四岳之文故异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巽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爲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羣牧十二人故遂曰遐見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爲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夫既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

彊而義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彊而誼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遭王之誼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誼皆作義則衞包所改也

皐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癉惡皇侃疏義善也字通作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衆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謹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雅同韋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擔與搖同今本誤作檐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衆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昔也昬墊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專指艱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同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今本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土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

女爲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讀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爲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並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蓋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辨見讀書雜志漢書下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爲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又曰議從言義聲讞議辠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旄倪之倪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勮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廞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濰淄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傳並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

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嵎夷既略

嵎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嵎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纖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圜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纖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玄纖組之閒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檿絲厥篚玄纖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纖纊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玄纖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玄纖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玄纖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玄纖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太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並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玄纖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玄纖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爲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臮爲暨而於玄纖璣組乃作璣不作臮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爲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玄綦暨綦十二孔注云玄綦讀以黑組紐之綦玉名爲證又曰馬注組文也當云暨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組之所用不過紐暨而已不言綦取紐暨爲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綦在之部暨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綦爲暨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暨字故釋文引馬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暨字也

蔡蒙旅平　荊岐既旅　九山栞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荊岐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栞旅今本栞作刊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辨之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旅爲祭名則旅平二字栞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荊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荊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栞旅者栞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栞通言九州名山皆已栞除成道也九山栞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荊岐既旅或紀其種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爲暴虐侮爲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烕烕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烕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烕爲蔑烕之爲蔑猶滅之爲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即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文選與引蔡注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烕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烕故烕字譌而爲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烕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𣂪集韻同汗簡作𣂪古文四聲韻作𣂪又曰𣂪同上又重列𣂪𣂪𣂪𣂪四形云並籀韻玉篇廣韻作斷曰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𣂪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𣂪𣂪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折斷也從斤斷艸籀文作𣂪從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艸在仌中則其字亦可作𣂪上屮似止下仌似缶故譌爲𣂪又譌爲𣂪爲𣂪爲𣂪爲斷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斷則折字之

誓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瘞埋於泰折釋文並云折舊音逝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爲哲是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卽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茲猶不常寧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盤庚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尙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斆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彼傳曰相隱括其爲善政隱括與檃括同（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楊倞注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卽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憸民

憸說文引作㤰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㤰人（陳禹謨本删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㤰之譌也蓋唐初爲鄭古本尙有作㤰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㤰民四字㤰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猶言自作不典）不善卽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竫又通作靜（小雅小明篇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竫烝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竫公左氏穀梁竝作靖逸周書謚法篇柔德考衆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靖漢書古今人表作靜）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竫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二字相連足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之）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誤作傳老人皆後人所改）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喈尙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僞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爲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予沖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豳風譜正義引鄭注書傳略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考異郵曰明庶風孟明庶者迎衆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

（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死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子在公明明下）明字古讀若芒與洛誥女乃是不蘉之蘉同音故蘉亦訓爲勉蘉明孟古並同聲後人咸知蘉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其說尤謬暫遇字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上與乃有不吉不迪下與我乃劓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經凡言寇賊姦宄（堯典）草竊姦宄（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草野之性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立政篇三宅無義民下）及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暴虐姦宄亦平列字）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李頤注謂漸漬之毒失之）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倞注訓漸爲進失之）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爲進又訓爲侵皆失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爲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𧬺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𧬺智故曲巧僞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差邪也全帷爲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𧬺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卽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惑）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爲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爲胄堯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並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胤也無遺育卽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爲截鼻之名又爲斷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斷爲劓割之通稱傳訓爲劓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既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死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斷割之通稱故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湎猶淫湎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湎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易林賁之乾帝辛沈湎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湎于酒湛與沈同沔與湎同成二年左傳曰淫湎毀常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湎之意楊雄光祿勳箴曰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淫湎卽沈湎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卽淫佚故淮南要略康梁沈湎高注曰沈湎淫酒也漢石經毋勑篇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考工記㡛氏湛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大戴禮記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俗篇其淫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溢湛溢卽淫溢謂酒得東風而湛溢是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是其驗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予顛隮爲一句說文隮字注曰商書曰予顛隮是以予顛隮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隮讀亦以告字絕句予顛隮自爲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無念念也古人以無爲語辭說見釋詞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衆其爲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是乎致武指字或作底襄九年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底致也周頌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予顛隮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隮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允字或書作亢形與亢相似故允譌爲亢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卽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

命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韻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曆志載大衍曆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淮南要略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才卽哉字漢崔瑗張平子碑雖帝念功往才女諧逸周書酆保篇曰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周頌清廟曰對越在天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以昏爲亂失之

聽作謀

洪範聽作謀馬注曰上聽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聽則闇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下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乂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聽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聽與敏義相近廣韻敏聰也達也而云聽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聰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恭肅曰治理三字與下字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聽則敏不聽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卽不

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聽作謀皆以謀爲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卽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爲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爲以下皆謂爲卿大夫者也傳解爲正直之人失之康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正長也爲長之人周官太宰所謂建其長建其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是也辭見一曰正下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正官之吏案正長也在外爲長之官也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傳曰庶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案正長也庶士有正大雅雲漢所謂庶正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傳曰小大衆正官之人案正長也或小或大衆爲長之人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傳曰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案正長也惟爲長之人是治此衆獄衆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也此說得之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雨致國辭以爲大致下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案政人正人也謂爲長之人大而司寇小而士師皆執法讞罪者立政曰政與正同長也立正謂建立官長也篇內所言皆致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是乂之也傳書序曰周公旣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篇名也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以爲致治之政失之致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言國家建立長官毋或用憸人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憸人也傳曰立政之臣正義曰立其當致皆失之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義曰後世之王立行善人

致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卽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案事職也外事外土之事職者謂康叔爲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事職也爾事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與上文女勸毖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相承傳謂況汝身事失之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卽下文之任人牧卽下文之牧夫準卽下文之準人事猶任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注呂氏春秋[illegible]篇曰任職也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卽上文之常任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所謂立事也正義謂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失之是也爲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並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傳曰越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二年左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正義曰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周官羣民注引作有政有事箋曰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爲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卽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爲長官或任事職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正事卽政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立政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承爲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旣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職也爲任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爲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爲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殆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事職也準人牧夫卽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殆所以任選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文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爲正之假借而以爲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以爲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

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尙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爲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尙無德字且好字尙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圛曰雺（今本作曰蒙曰驛非辯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兩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圛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入也（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雺蒙闇也圛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兆之體氣如之）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卽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圛與雺之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不與否同）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是曰雨曰霽爲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鲂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解命卜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予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邪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曰敷猶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

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記魯世家集解順數爲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爲布亦失之

啓籥見書

啓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並同引之謹案書者古兆之辭籥者開闔所以載書故必啓籥然後見書也啓謂展視之下文以啓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尙左手策蓍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幷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廣雅曰籥笘䈇也是籥爲開闔也段氏說文關字注以此書籥爲關下牡案說文關下牡也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關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關乎且何不直云啓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啓關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愼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啓鍵之器可言啓鍵不可言啓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幷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啓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縢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豳風伐柯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擧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閟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譏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旣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擧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卽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之失道豳風鴟鴞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破斧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開春論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淮南氾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泰族篇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要略篇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衞世家並云管叔蔡叔傅相武庚是也或以爲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衞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于郭凌俾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宇于殷曰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爲三叔因

霍叔爲因蔡叔則爲東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教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震潰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霍叔于郭淩也商子刑賞篇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放蔡叔三字蓋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實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爲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爲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竝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爲三監則自康成始爲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爲三監則叛者惟有二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詩邶鄘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爲之辭也豈有同罪異罰者乎僞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爲蔡叔遂與左傳蔡蔡叔之文不合蔡者放也非囚之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爲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並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亡同亡忘古字通說見後曷爲其亡下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忘爲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訓極爲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寧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論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予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菑此言厥考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闌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經義述聞第三

經義述聞第四

尚書下五十條　高郵王引之

惟時怙冒　紹聞衣德言　別求　應保殷民　劓刵人　泯亂
告女德之說于法之行　遠乃猷裕　女典聽朕毖　勿辯乃司民
湎于酒　厥亂爲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惟其陳脩　肆正惟
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越若來三月　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
用乂民若有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咸秩無文　予惟率肆
矜爾　小人之依　惟正之共　違怨　我道惟甯王德延　丕咸
乂王家　則商實百姓王人　滅威　咸劉厥敵　其女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　罔不率俾　義民　惟羞刑暴德之人　以並受
此丕丕基　在我後之人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臏宮劓割
頭庶剠　農殖嘉穀　惟訖于富　擇言　庶有格命　雖休勿休
輸而孚　哲人惟刑　五極　未就予忌　我尚有之　冒疾以
惡之　亦尚一人之慶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惟時怙冒　不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勖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勖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王本冒作勖皐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勖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祜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祜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不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勖云勉也（說文勖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贊文曰冒陸注作勖勖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勖勖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爲覆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爲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爲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竝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此用君奭篇語冒字作勖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漢書外戚傳倢伃娙娥傛華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嘗羞之辯（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徧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曰今文辯皆作徧典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辯士師荒辯之法鄭司農讀辯爲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辯鄭司農讀辯爲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竝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辯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四方下）傳訓由爲用別求爲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爲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死且不朽楚辭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魯頌曰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應保卽膺保也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猶受保也士冠禮字辭曰承受保之或謂之保受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

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樂曰應承也）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劓刵人　刵劓劅黥

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曰劓截鼻刵截耳正義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刵劓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此鄭尚書注也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爲周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誤）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刵劓劅黥正義引鄭注曰刵斷耳劓截鼻劅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斷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剕宮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剕作刖掌戮墨劓宮刖之外有髠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刖者五（莊十六年刖強鉏十九年遂自刖也僖二十八年刖鍼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而刖之成十七年刖鮑牽）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劓後者）初學記政理部引愼子說刑有黥劓刖宮無言刵者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刵字之證刵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刖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康誥劓刵同義揚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即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刖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刵劓亦刖劓之譌說文斀字注引書曰刖劓斀黥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刖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臏宮劓案臏爲去膝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剕辟之剕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刵字兩訓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刖剕辟也劓劓辟也劅宮辟也黥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刵則遺剕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刵者刵蓋譌字也自刖譌作刵而說經者遂有斷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刵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刵斷也截也）然試問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刵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逮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倣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逮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甯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毖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毖雖訓慎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毖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康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毖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毖告也之訓殆尚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湎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爲使今本作伻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蓋書本如是[illegible]平作伻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之平通作辯也辯見前平章百姓條下墨子尙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尙書注訓辯爲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爲治而以勿辯乃司爲句或訓爲說而以勿辯爲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爲民　亂爲四輔　亂爲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爲者化之借字爲與化古皆讀若訛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尙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尙書率作鍰見秋官職金疏是其例也考工記函人欲其惌也鄭司農云惌讀爲鬱彼北林之鬱釋文惌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說文元從兀聲兀讀若夐夐從夐聲或作墒從商聲又作濬從睿省聲從夐聲或作[illegible]從睿聲從夐聲讀若[illegible]皆元術二部之相通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引古文尙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雒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今文尙書立政曰亂謀面用丕訓德見漢石經尙書殘碑率謀勸用丕訓德也面讀勔說見召誥面稽天若下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爲治失之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命果何用也傳云教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驗以考實兮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曰校考也見文選嘯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爲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畋敶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惑之民則當以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言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朏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爲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二譌作三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尙書文義

天迪從子保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爲慈古字子與慈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敎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敎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敎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爲勔爾雅曰勔勉也說文作愐曰勉也勔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勔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觀謬矣或沿蔡氏之謬解作以貌取人而又讀丕爲不讀謀面用不訓德爲任用小人案謀面用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據此讀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illegible]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敎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爲句而訓若有功爲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爲句民若有功爲句而訓民若有功爲順導民則可有功蔡沈集傳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愼其所施之政敎傳訓麗爲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刑爲久常之常又爲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雒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殽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亡文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予惟率肆矜爾

多士予惟率肆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此故解經中肆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肆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肆大眚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畀矜爾畀矜二字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古音微與

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卽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爲小人之隱衷故身爲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爲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爲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書郅惲傳注所引改正

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詞正當讀爲政共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言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辭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爲正道爲正身殆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爲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旣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乂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己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爲語詞實亦可爲語詞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子突穀梁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爲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爲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呂刑墨辟疑赦其罪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邶風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也百鍰旣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誠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爲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亡也桓二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咸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戌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咸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垂杜注曰虔劉皆殺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說見使克滅侯宣多下）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大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爲不不訓爲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爲與）言女尚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亡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范甯注大元積初一曰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亡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爲循俾爲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比從也比彖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傳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尙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卽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卽其證（傳曰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云改之如水流下而不云使如水流下則猶爲近之但未訓俾爲從耳）

義民　鴟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從我我頃頓也我義古竝同聲）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或讀丕爲不非也辨見召誥面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與俄同衺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面讀爲勔勔勉也說見召誥）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衺之民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衺之意馬融注曰鴟輕也鴟者冒沒輕儳義者傾衺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媄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媄賊閒講讒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卽鴟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卽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辠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鴟義姦宄解爲爲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良善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引之謹案古聲並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並受其福下)並之言普也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普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謂衆賓與主人普受其福也(詳見並受其福下)傳乃謂君臣並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爲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爲緌緌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緌與綏古通用亦通作蕤(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明郊鄭注綏當爲緌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爾雅曰緌繼也漢書律曆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緌皆其證也

臏宮劓割頭庶剠

呂刑耳劓劅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即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紹弓所得小字書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秋官司刑注引)亦即依甫刑臏宮割劓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臏字當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臏宮劓割頭庶剠者臏即剕割頭即大辟庶剠即墨庶黃也秋官庶氏以樂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今本

御覽笮誤爲竿酉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笮今據以改正魯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注曰笮黥刑也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誤爲土並據酉陽雜俎所引改正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昔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鹿即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爲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趨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頭庶剠卽涿鹿黥頭涿古同聲涿字古讀若獨釋名頭獨也於體高而獨也頭獨涿古並同聲庶則鹿之譌耳草書鹿字作庶庶字作庶二形相似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卽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曰福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家語六本篇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勞謙福威福相對爲文洪範亦曰作福作威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爲斁洪範彝倫攸斁鄭注訓斁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殬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殬殬斁擇古音並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尙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殆以迂回失之太元元棿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巢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爲喜樂之喜亦爲喜慶之喜爾雅曰休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爲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輸而孚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

爲不寃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爲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爲五刑之辭五罰爲五刑之罰五過爲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爲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别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案說文引此忌作惎（惎字引周書曰來就惎惎卽未就予惎之譌）廣雅惎意志也（今本志字譌在意上辨見廣雅疏證）廣韻惎志也（見去聲七志）惎與惎同未就予惎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慉其未就己意故云則曰未就予惎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予惎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爲親云未就予惎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予惎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尚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是也傳皆以爲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爲䛩說文䛩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䛩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䛩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之也是䛩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言娼嫉人之有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閽請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郤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尚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尚亦有利哉尚亦當爲亦尚（說見後亦尚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正同義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别錄曰武帝末民閒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别分析云民閒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

是與執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閒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幷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即位之七年是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述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又曰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鄭注曰鵰當爲鴉鴉烏也書說曰烏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鵰則作鵰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皆作烏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曰鵰當爲鴉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又茂哉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大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亦爲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音同在幽部又皆聲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述大誓乃數篆隸而後漢書作[illegible]耳不得謂之不待若以仲舒所引篇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讖緯之書作於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文先秦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書無單稱書者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爲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述赦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書曰者何必非逸周書也曰潛夫論引凡彼聖人必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中論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以爲逸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大子晉篇周靈王太子晉王二十二年晉嘗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篇有告晉死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其書多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爲戰國時人所爲大叔儀引書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實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皆當時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義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書同稱書也試再以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制篇引書曰轝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illegible]

多篇引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因而每卷爲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齊孫氏傳亦二十八卷又曰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十九篇每篇爲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傳與經同爲二十九邪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爲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解故二十九篇亦有一篇釋序邪斯不然矣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案三十二卷當爲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爲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爲二十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爲三篇大誓亦爲三篇各爲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爲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者脫盡耳或曰歐陽經幷序計之爲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爲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爲三而盤庚乃合爲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爲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爲三十三卷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又幷三篇爲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爲後人所增又徧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爲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爲三卷兩夏侯後增大誓而又合爲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斯不然矣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爲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

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分九共爲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爲五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書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共九篇同爲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滅其八仍爲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三篇盤庚三篇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合則三十四篇滅其五仍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閒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國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霸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爲武帝即位之十三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爲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

爲據玉海所引鄭康成大傳序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義曰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說文慆字引周書曰師乃搯白虎通義禮樂篇引尚書曰前歌後舞皆出大誓不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見在人所知也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餞入日辨秩西成辯在朔易日短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文出堯典又引大傳曰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文出召誥文禮注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文出皋陶謨儀禮經傳通解引大傳曰維將無辭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典下一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逸篇之文則無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亡失不稱則無由知爲尚書也如困學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大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傳述大誓之文而不稱書曰則其爲伏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鄭康成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傳序云歐陽生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爲歐陽高也以己意彌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書中有音聲之誤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也張生歐陽生以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彌縫其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己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己言之也大傳雖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耳太平御覽引大傳寅餞入日辨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易日短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還也云云通解續引乃女其悉自舉功傳曰書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可以類推故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次於經二十九卷之後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爲伏生所說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勸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爲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爲明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爲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則出於夏侯勝建歐陽高而弗發生歐陽生

所稱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大誓召誥雒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竝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粊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弁計之而稱六誓也今如不然者五誥之外尙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文謂大傳篇目有推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弁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誡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爲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說曰孔子選二十九篇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尙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尙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烏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爲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閒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即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爲元狩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卒後奏封禪書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逿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爲作鵰云鵰摯爲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鵰當爲鴉鴉烏也蓋馬鄭傳古文尙書作鵰者古文大誓作爲者則今文大誓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藝文類聚引尙書中候皆作烏則皆用今文也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如離亦出今文子長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見自序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句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皐陶謨第二禹貢第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洪範第十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雒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顧命第二十五粊誓第二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者舜典第一汩作第二九共第三大禹謨第四棄稷第五五子之歌第六允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第十四旅獒第十五冏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尙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尙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閒

獻大誓與博士使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閒繼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閒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又安得以爲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爲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尙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尙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爲武帝末移讓大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爲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尙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並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僞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皆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閒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尙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尙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爲大誓獻自民閒其說自相抵梧論衡正說篇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一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梧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是而後說非也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之文爲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爲異說所殽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爲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傎乎曰伏生本書旣爲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從弟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顔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閒僞古文尙書已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幷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引說尙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尙書者皆以爲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書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尙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引尙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閻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爲不幷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尙書百篇之存亡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爲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謂編次爲百篇不聞幷序計之而云

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八篇不聞幷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幷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柰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爲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爲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賜傳注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栘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九卷此蓋以序別爲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爲一卷而以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矣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鼂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即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之說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大誓蓋於書說之是非未能決定耳或以爲民閒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不揣檮昧竊爲搜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即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箋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旁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爲書說以爲孝廉爲古文大誓爲作僞周書以爲篡爲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

其字亦嘗作聯何以又有作爲之本則今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
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書更有十六篇爲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文志曰孔安國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
多十六篇謂十六篇爲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書者又加一
篇而爲十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獻古文尙書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
列學官也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古文大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以不加分
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殆不可通孝廉與陳恭甫編修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於孔安邦之古文大誓錄入尙書案
孔安邦爲武帝博士時古文尙書未立於學官其所爲博士乃今文尙書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古文也
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
寬既通尙書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尙書
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文之說而非古文故漢書儒林
傳敍古文尙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何由而得古文大誓
於兒寬之手乎藝文志又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
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
閒獻大誓卽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閒獻大誓者唯獻大誓一篇魯共王壞宅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
在其內二者參審相辯不得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閒也劉歆傳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出矣若因別錄民閒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爲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
亦將以爲孔壁乎云博士讀說之卽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
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
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
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
廿八篇也案傳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爲二十九篇矣分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得
謂班固總爲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尙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
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
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尙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
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
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卽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
是已案闕謂篆書之斷先後之差紊亂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牽合六誓觀義之文
又何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

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
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
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
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也詩豳風正義亦引
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尙書大傳討論大義時
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句爲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尙書大傳亦有周公
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
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幷序數之案張霸分析二十九篇幷大誓計之
者也霸成帝時人在大小夏侯尙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卽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
十八篇何以云分析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尙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迺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
乎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簡而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爲作注此章
句之所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有一篇一卷釋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但二十九則但釋經
之二十九篇而不及序明矣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
作二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疑彼未
見其然也案別錄尙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爲民閒獻大誓與前說自相抵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
傳藝文志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篇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幷序篇二十九篇尙少大誓一篇豈得置而不言乎論衡正說篇
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
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櫽括廿八
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
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書經文二
十九篇而序不與焉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
數耳不得以大誓不足當斗而疑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
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經文甚明著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爲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
自選之乎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尙書中故幷數爲廿九案二十九
篇猶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爲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與
前斗四七宿又別爲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之有法卽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爲二
昨聞算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錄大誓獨

分篇爲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敢亂今文之眞此傳經之大要也案書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同篇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共九篇各合爲一篇卽合大誓三篇爲一亦不背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卽分般庚爲三篇亦不背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則分爲三前後自相剌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篇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何古文家法之有乎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謨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自注曰六誓疑書作五誓歐陽家改爲六案徧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爲六大傳明稱六誓則合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尙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敢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儕俟教不宣

經義述聞第四

經義述聞第五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上五十一條

維葉莫莫　我馬玄黃　薄言有之　翹翹錯薪　伐其條枚　振振公姓　維鳩方之　被之僮僮　素絲五緎　三五在東　如有隱憂　曷維其亡　終風且暴　深則厲　濟盈不濡軌　伊予來塈　汎汎其景　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　衆穉且狂　士貳其行　能不我知　暵其濕矣　亦莫我聞　威林　兩服上襄　邦之司直　遵大路兮　宜言飲酒　知子之來之　子之還兮　揖我謂我儇兮　其魚魴鰥　抑若揚兮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行役夙夜無寐　爰得我直　子有廷內　素衣朱襮　子兮子兮　王事靡盬　人之爲言　奉時辰牡　有紀有堂　衡門之下　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一之日　七月鳴鵙　宵爾索綯　亦孔之將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覃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濩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緣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萋萋耳（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玄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玄黃毛傳曰虺隤病也玄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玄箋謂黃爲歲晚草黃玄爲始春之時草牙孼者將生必玄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玄黃雙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玄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玄玄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玄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隤玄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郭璞駁之曰虺隤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玄以是明之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扱衽曰襭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爲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爲衆多之貌言於衆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爲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衆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榦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第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丸丸是斷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榦則文不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蔦與女蘿施于松上第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

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姓謂子姓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爲祖日知錄曰此姓爲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不同 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二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 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始言同姓耳 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 鄭注曲禮所謂備百姓 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韋注曰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 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 今本治要姓譌作姪姓姪聲相似故譌古無謂兄弟之子爲姪者辨見顏氏家訓 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姓昆弟之狀 姓今本譌作姪文選思元賦注引此已譌 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傳曰跪起如子姓 姓今本亦譌作姪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足證史記姪字爲傳寫之譌 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偪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祀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爲放 分岡切 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 堯典方命圮族今文尚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字或作旁 蒲浪切 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蘩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緎

羔羊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引之謹案緎訓爲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 孫炎爾雅注曰緎縫之界域 今繹三章文義寔不當如爾雅所訓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弘書曰五絲爲䋈倍䋈爲升倍升爲緎 緎今本譌作試爾雅引此正作緎 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

緵爲樧緎風九罭釋文曰緵字又作總然則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緵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正與倍紀爲緵之數相合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卽西京雜記之繙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噣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諸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爲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觿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今本旐譌作蛇辨見考工記）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邶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卽憂心慇慇之慇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荅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嵇康養生論注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慇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慇慇彼傳曰慇慇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曰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逶蛇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

緑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竝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亡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莊子趙奢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竝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亡也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亡作忘）曷維其亡猶言曷維其已也不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其字正作亡）解者皆失之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爲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迴風爲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以上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風爲語詞明矣）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旣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謂之他人言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鄘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深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衞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衞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濿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閒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喩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傅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是也因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游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涌而上厲是也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砅爲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爲石橋也衞風有

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深可厲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隒厓也又曰隒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旁隒方也方亦旁也隒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爲厓又可訓爲方秦風蒹葭篇曰在水一方又曰在水之湄在水之涘毛傳謂水隒也涘厓也卽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涯亦方也二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曰廁劉氏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廁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爲深則厲之厲非也毛謂深可厲之旁則非而以厲爲水旁則是戴以厲爲梁屬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深則厲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輈以上爲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車轍軓是車軾前又云車轊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轊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軌與軹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轊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轊頭在軓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轊頭不必作軓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瀰鷕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軓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轊頭之

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輈以上爲軌輈本作軸古輈軸同聲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好爲韻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軸之軸聲如輈故軸誤爲輈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輈以上者輈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輈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輈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轊頭故有車轊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輈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輈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軓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軓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輈上不得有軌曾謂由輈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聞而韙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輈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軫下爲軫所蔽不若轊頭爲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轊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冬水淺之時乘車濟洛轍中含冰其迹淺滅也若水深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漬沁之深則當謂水過轊頭乃見其深若謂水滅轍則是淺沁而非深沁矣段氏合以爲一非也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胸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輈輈之上爲輿引之案輈上爲輿則由輈以下之度卑於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輈下爲輿下也由輈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輈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輈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輈爲高下之節引之案輈在前者上曲而承衡在後者下曲而承軫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爲節曰由輈以下爲軌引之案傳作以上不作以下且如段說以軌謂輿之下兩輪之閒則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爲軌而云由輈以下乎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陿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轍謂車迹與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毛公曰由輈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轍迹之軌以迹之左右相距言之轊頭之軌以軸之左右兩端言之無以高下言之者所謂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軹謂轂之兩端非謂由輈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陿也引之案輿橫而長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扁方之形若但云由輈以下而上不及輿旁不及兩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爲扁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輈以爲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而由輈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爲濡軌今本誤作由輈以上爲軌輈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輈以下也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轊頭入水爲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

輪閒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注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卽結徹也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横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不可言屈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爲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嚮之時而爲轄與衡所隔則不相接值兩車並列之時而爲轂與較所隔亦不相接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蹍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閒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爲輿下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爲濡軌非謂車由轊以下爲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舛至徹之爲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爲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爲苟同可也

伊予來塈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予來塈毛傳曰塈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予來三字與塈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塈讀爲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言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說文作鎎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反正與塈字同音凡字之從氣從既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槩或作餼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既作氣聘禮記曰如其饔餼之數鄭注古文餼爲既中庸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曹風下泉篇愾我寤歎楚詞九歎注引作慨伊予來塈與反予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伊予來塈及四牡之將母來諗采芑之荊蠻來威桑柔之反予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訓爲往來之來遂致詰籲爲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引之謹案于當讀曰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爲正義亦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如匪行邁謀　匪伊垂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旻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顧氏寧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

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紓今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其訓蓋本於三家小閔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卽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爲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爲匪徒訓人爲庸君皆失之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也箋曰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失之說者皆訓匪爲非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衆穉且狂

載馳篇衆穉且狂毛傳曰是乃衆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穀梁傳曰衞人者衆辭也上文許人已是衆辭不須更言衆矣衆當讀爲終終猶既也詳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風且暴既風且暴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終善且有既善且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衆爲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韓策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衆今本衆下有終字後人據韓策加之也皆是也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驕也集韻穉陳尼切自驕矜貌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是其證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驕且妄矣蓋自以爲是驕也以是爲非妄也傳不知衆之爲終又以穉爲幼穉許之大失豈必人人皆幼邪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衞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卽忒之借字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卽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爲差女也不爽士貣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貣明矣箋解女字爲汝貳字爲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貳則無差貣之譌也差貣卽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差忒以差貳之解解士貳其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鳲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爲詁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引之謹案古無訓忒爲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貳疑也蓋毛鄭本忒作貳故訓以爲疑周語平民無貣貣誤作貳韋注遂以疑貳釋之正與此同貳者貣之譌貣卽忒之借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貳者貳亦貣之譌也說文貸貣也貳亦貣之譌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篇呂氏春秋先己篇引此詩並作忒高誘曰忒差也蓋忒本字也貣借字也貳譌字也其儀不忒與棘國爲韻忒棘國古韻皆之部入聲貳字爲脂部去聲脂之二部古不相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毛鄭本之貳爲貣則古字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爲忒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貳爲忒故於忒下誤收疑也之訓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貣之古字並不列作貳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貳之心則所見本尙作貳而貳爲貣之譌貣爲忒之借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貣字多譌作貳互見禮記宿離不貣周語成事不貳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

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詩凡言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與此同意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而字相應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韘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亦於句首用而字古字多借能爲而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管子侈靡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敎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暵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蓷一章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毛傳曰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暵其脩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暵其濕矣傳曰鵻遇水則濕箋曰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暵或作𤍠說文曰暵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暵乎火又曰𤍠乾皃則暵爲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暵其乾不可云暵其濕也而云暵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𤍠字云曝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𤍠玉篇𤍠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爲之耳草乾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𤍠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𤍠邱及切脯腊也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狀之也皆曰暵暵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雖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說文𤍠水濡而乾也引詩曰𤍠其乾矣與傳同段氏說文菸字注謂暵即蔫字之假借蔫菸也蓋曲徇毛傳之說偏考書傳無以暵爲蔫者且經云暵其乾不云暵其菸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　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聞與問通詳見旅封終莫之聞也下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有謂相親有也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棫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棫故棫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似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棫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予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車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爲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衽謂前衽也問喪篇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卽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

過也趙注云直言攻之失之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之曰以道德相切正也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失之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邦之司直主正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家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魗好爲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第二句第四句變首章之韻而第一句不變韻則第三句亦不變韻若兔罝次章之肅肅兔罝仍與赳赳武夫爲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爲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來來思爲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爲韻其變韻皆自第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第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閑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爲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爲肴則此句宜字亦爲肴可知爾雅宜肴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肴正義引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爲肴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爲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爲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嫙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嫙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嫙好也義本韓詩廣雅同好貌謂之嫙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甾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荅問曰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爲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嫙嫙昌茂皆好也作還作營者借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是營卽環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營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若以子之營爲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錢以茂與昌爲地名又以昌爲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

揖我謂我儇兮

揖我謂我儇兮毛傳曰儇利也韓詩作婘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婘亦同也廣雅婘好也義本韓詩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是其證也作儇者聲近而借耳說文鬈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鬈鬈與婘義亦相近

其魚魴鱮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毛傳曰鱮大魚箋曰鱮魚子也魴也鱮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鱮魚焉其大盈車

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箋以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僞書不足爲據傳鰥大魚當作魴鰥大魚（下章傳曰魴鱮大魚此亦當云魴鰥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當作鰥魚無大字案經云其魚魴鰥則鰥之爲魚已明何須又言鰥魚乎或說非）魴也鰥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魴鱮傳曰魴鱮大魚（或曰當作鱮魚非是）豳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傳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大盈車者乎鰥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字求之蓋卽鯇也爾雅鱒鯇郭注曰今鱓魚似鱒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鯇魚似鯉生江湖閒今揚州人謂之鱓子魚聲如混或如袞鰥與雲爲韻當讀古魂反鯇郭璞音胡本反（見爾雅釋文）二字聲相近（今音見匣二母古多相通故鰥鯇不分）蓋鯇或作鰥後人失其讀因分以爲二耳（說文鰥魚也鯇魚也已鰥鯇分）鯇字又作鯶潘岳西征賦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蓋鯇有青白二色青者謂之青鯤鯤與鰥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鯇爲鰥也鯇爲魚名故與魴鱮並列若以爲鯤鮞之鯤則鯤爲魚卵（見內則鄭注）尚未成魚不得云其魚魴鯤矣且魚卵無入笱中之理何爲因敝笱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抑若揚兮

猗嗟篇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噫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抑卽懿也楚語作懿以自儆韋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爲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古亂反）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患反）習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嘗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是貫與中同義卽上章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若以選爲上選貫爲貫習則舞亦可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行役夙夜無寐

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已行役夙夜無寐引之謹案寐讀爲沬無沬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沬王逸注並云沬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讀爲職職亦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古字通故膱五膱之膱又作植（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膱注今文膱或作植）羊舌職之職又作殖（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赤埴之埴又作戠（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脂膏膱敗之膱又作樴（考工記弓人注樴脂膏膱敗之膱）

子有廷內　洒埽廷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馬二章之廷內鐘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爲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埽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

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亦有專謂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尙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曰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洒埽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埽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埽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論之

繁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繁表朱遊戲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繁表朱即繁衣朱襮襮之爲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同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脩襮而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爲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琄琄樊光本皋皋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爲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綢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爲此非傳意也嗟茲即嗟嗞說文嗞嗟也廣韻嗞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嗞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士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嗞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其注尙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爲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鴇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杕杜同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采薇同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杕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北山同鴇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讀盬爲貝盬之盬故曰不攻致不堅固也貝盬之盬或作楛又作苦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楛盬並同義孔穎達不得其解乃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以釋盬爲不攻牢不堅固之意失其指矣杕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蓺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矣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蓺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啓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盬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盬直用不湅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良盬之盬通作苦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爲不功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苦息

也之苦於爾雅之苦息也則誤讀爲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即詩之靡盬郭璞注爾雅苦息也曰苦勞者宜止息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者矣

人之爲言

采苓篇人之爲言苟亦無信箋曰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釋文曰爲言于僞反或如字本或作僞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僞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白帖詐僞類引此亦作僞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爲言即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竝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晉語曰僞言誤衆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月令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定十二年左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則爲僞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爲人爲善言殆失之迂矣

奉時辰牡

秦風駟驖篇奉時辰牡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爲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麎爾雅曰麋牝曰麎以上周官注案慎爲獸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眞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爲麎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愼亦其例也五歲爲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豵豝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爲豵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

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麥邱中有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有桃園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錢氏曉徵答問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即詩之六駮乎山有苞棣隰有樹檖墓門有棘墓門有梅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南山有枸北山有楰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則既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釋詩有杕之杜白者棠正釋有杞有棠也紀堂假借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羊穀梁竝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公羊作紀侯廣韻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尙爲之其後氏焉郎昭二十年棠君尙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㮣奔楚爲棠谿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刜蓬今王注曰棠谿利劍也廣雅作堂谿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巫今管子小稱篇作堂巫是杞紀棠堂古字竝通也凡毛詩之字多假借故韓詩逶迤逶迤毛詩逶迤作委蛇韓詩于嗟夐兮毛詩夐作洵韓詩綠薄猗猗毛詩薄作竹若斯之類不可枚舉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尚存則所引蓋韓詩也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爲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爲杞讀堂爲棠蓋亦本韓詩也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堂首章言錦衣狐裘二章言黻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爲木亦猶錦衣黻衣之皆爲衣也自毛公誤釋紀堂爲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屺此眞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者矣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皆緣詞生訓恐非其本旨也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之枌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枌東門之楊耳襄三十

年左傳襄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揚門（襄十八年）宋亦有揚門也（昭二十一年）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

歌以訊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譌作之戴氏聲類考曰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歌以誶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譌爲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此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譌作之釋文有訊之二字之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續列女傳載此詩之文正作歌以訊止與廣韻所引合是古本作止之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誶諫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誶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誶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非譌字也訊古亦讀若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翩翩黃鳥衘書來訊與匱粹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爲韻則訊字古讀若誶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訊爲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誶訊字古讀若誶聲與誶相近故通）訊誶同聲故二字互通雨無正箋訊告也釋文曰訊音信徐息悴反與墓門釋文同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誶王制以訊馘告釋文曰本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誶爾雅誶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誶申胥又訊讓曰至注曰訊告也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誶之郭象注曰誶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徐無鬼篇棄士無誶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誶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誶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素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誶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而誶語張晏曰誶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誶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作誶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誶爾以吉象兮文選誶作訊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誶文選誶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傅毅傳迪志詩曰先人有訓我訊我誥凡此者或義爲誶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誶（爾雅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玉篇廣韻並曰誶言也爾雅作訊玉篇廣韻作誶則爾雅別本有作誶者誶訊同聲故也廣韻誶雖遂反讓也讓也告也問也集韻誶或作訊通作誶讓誶訊同聲故同訓爲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𢿱讀若費廣韻又雖遂切與誶同音𢿱之爲問猶誶之爲問矣）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譌字乎考正之說殆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訊諫也則韓毛二家竝作訊爾雅誶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則今本作訊非轉寫之譌訊誶俱有碎音何以見郭璞音誶之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苟所引之書作後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從所注之書離騷云朝誶故王逸引詩亦作誶張衡傳云妄誶故李賢引爾雅亦作誶非詩與爾雅之本文作誶不作訊也續列女傳載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檜風隰有萇楚篇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毛傳曰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爲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於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杜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竝曰旖旎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豳風七月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

見困學紀聞卷一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侯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爲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爲呼月爲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載上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而省月字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載上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而省月字故一二之下皆加之字以別之明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爲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爲七日也辯見本條下介甫可謂不善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葽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爲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蘀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蠶月採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稱月乎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而礙於四月秀葽之文故彌縫其說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乃惠氏周易述尙取之以解七日來復毋乃惑於曲說邪

七月鳴鵙

七月鳴鵙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引之謹案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第三句始得轉韻爲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閒甚遠則必轉韻以別之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宵爾索綯

宵爾索綯毛傳曰綯絞也爾雅釋言文箋曰夜作絞索引之謹案索者糾繩之名綯卽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紆紬索也此謂糾繩楚辭離騷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淮南氾論篇緂麻索縷高誘注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絪小爾雅曰絪索也方言曰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閒或謂之曲綯郭璞注曰綯亦繩名引詩曰宵爾索綯是綯爲繩也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纍繘繩索絞紡纑哀二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尙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茭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言繘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繘或謂之絞通語也郭注曰謂履中絞也繘與繩之絞同說文茭竹索也繘與絞亦相近箋曰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亦孔之將

破斧篇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經義述聞第五

經義述聞第六

毛詩中五十五條　高郵王引之

每懷靡及　維其偕矣　是以有譽處兮　我心則休　選徒囂囂　會同有繹　謂我宣驕　夜未央　其下維穫　君子攸芋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執我仇仇　寧訓爲乃　終踰絶險　曾是不意　哿矣富人　舉者崔嵬　既伏其辜　淪胥以鋪　云不可使　人之齊聖　不離于裏　昊天罔極　有捄棘匕　佻佻公子　日旦出　維北有斗　盡瘁以仕　率土之濱　我從事獨賢　其德不猶　我庚維億　韎韐者茅蒐染韋也　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竝受其福　是謂伐德　至于己斯亡　無自暱焉　苕之華芸其黃矣　何人不矜　宣昭義問　自土沮漆　率西水滸　曰止曰時　予曰有奔奏　芃芃棫樸　作之屏之　其灌其栵　依其在京　臨衝閑閑　遹追來孝　以燕翼子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此二句用左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曰忠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爲中和）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諏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亡其一益之以咨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偕矣　飲酒孔偕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作偕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姞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游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譽之是譽豫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

曰嘉賓式燕以樂車舝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竝訓休爲美失之

選徒囂囂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曰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饔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竝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衆也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箋曰囂囂衆多貌此言囂囂亦是衆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囂囂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囂囂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舃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舃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斁毛彼傳曰斁斁然盛也廣雅曰繹繹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皃繹斁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爲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解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未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死篇注屈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旦作且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若膺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薦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艾亦

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徵答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煇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尙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晣晣庭燎有煇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敝予又改造兮敝予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維蘀

傳曰蘀落也尙有樹檀而下有蘀尙與上同箋曰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蘀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蘀疑當讀爲檡廣雅檡槖特以鼙切檡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曰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檡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蘀相近故借蘀爲檡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檡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陸璣疏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蘀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幠幠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緜篇聿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大啓爾宇傳並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椓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媺宮室曰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衆乃螽字之省說文螽與蝗同螽實蝗類說文蝗螽也螽蝗也則蝗一名螽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熯魚子蝡蝡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螽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螽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螽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螽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熯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螽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螽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旐維旟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旐化爲旟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衆故夢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案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

等豈得謂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旐化爲旟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衆化爲魚之說乎衆維魚矣旐維旟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旐維旟者旐與旟也大雅靈臺篇虡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虡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宜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旐與旟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旐旟所以聚衆也後人不知旐維旟矣之維與與同義乃猥以爲旐化爲旟因之衆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嘲調也衆經音義卷十二古文謿今作嘲又作啁）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己憂心如惔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卽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賁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萇楚篇猗儺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警警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扤扤廣雅曰扤扤緩也集韻曰扤扤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疏矣

寧訓爲乃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說寧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家大人曰寧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

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寧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寧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案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雲漢首章寧莫我聽寧亦乃也篇內寧丁我躬寧俾我遯胡寧瘨我以旱竝同（以上戴先生說）謹案邶風日月篇寧不我顧小雅小弁篇寧莫之知四月篇胡寧忍予箋竝云寧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寧莫之懲四月篇寧莫我有大雅雲漢篇寧莫我聽寧丁我躬寧俾我遯諸寧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是也又雲漢篇胡寧忍予胡寧瘨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寧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正義曰寧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寧與他處言無寧者不同杜注無寧寧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寧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鼐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麉麕絕有力豜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䝐熊虎醜絕有力麙牛絕有力欣犌（邵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請測其意失之）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哿矣富人　哿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惸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愜哿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惸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椒竝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崒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箋曰崒者崔嵬（漸漸之石篇維其卒矣箋曰卒者崔

（嵬也字作卒不作崒此亦當然）山頂崔嵬者崩釋文崒醬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譌作崒辨見校勘記）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譌作崒辨見校勘記）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崩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冢崒崩崒字後人所改）引之謹案卒當讀為猝（倉沒反）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壞也卒崩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為崔嵬而以山冢卒連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雨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為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為句不應其閒又八字為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見廣雅）隱也（見晉語韋注）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為服罪則與舍字兩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痡勳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閽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為閽薰與閽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勳虞翻本作閽湖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閽也易曰為閽寺是薰與閽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亡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為病不當訓為徧韓詩作痡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王肅訓鋪為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痡矣釋文痡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夷來鋪毛傳曰鋪病也是痡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為率韓詩訓薰為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痡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為刑名非以胥為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為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讀胥靡為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為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為閽而以為刑名則尤為不可周官閽人注曰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閽為刑名也且讀薰為閽而以閽胥為刑名則漢書薰胥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刵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刵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即淪胥若以淪胥為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為率惠以三家為是毛為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為相薰烝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大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為惡必怨及朋友矣故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為可使不稱己意為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為使說見爾雅俾拼抨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

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爲理謂腠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裏古字通屬著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義訓離爲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爲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倒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卽是以裏爲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爲表裏之裏則裏卽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爲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卽莪字）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貢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捄棘匕

大東篇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實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飧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嬥嬥嬥嬥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嬥嬥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嬥嬥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嬥直好皃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嬥嬥好也嬥嬥猶言苕苕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窕窕方言曰美狀爲窕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二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嬥嬥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嬥嬥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旦出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朝晨時也家大人曰旦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啓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

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違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顇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水醮曰厬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顦悴之顦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率西水滸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注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鍾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瘉瘉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愊臆氣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愊臆漢書陳湯傳策慮愊臆師古注曰愊臆憤怒之貌是也哀而氣滿亦謂之愊臆史記扁鵲傳噓唏服臆悲不能自止服臆卽愊臆問喪曰悲哀志懣氣盛是也憂而心懣亦謂之愊臆馮衍顯志賦曰心愊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噫氣滿貌憑噫卽愊臆之轉故方言曰愊滿也王逸注離騷曰憑滿也）漢書賈誼傳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蘇林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意意臆並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大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韎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毛傳曰韎者（今本韎下衍韐字）茅蒐染韋也（今本韋譌作草）一入曰韎（今本脫入字案一入曰韎絕句正義以韎韐二字連讀非是）韐所以代韠也箋曰韎者（今本韎下衍韐字下茅蒐韎同）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今本韐上衍韎字以上諸誤辨見段氏若膺儀禮漢讀考）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

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既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韋之跗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竝云一染曰韎叔重之學出於賈伯故云韎染韋也一入曰韎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韎至康成始以茅蒐爲韎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韎與一入爲韎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經異義曰韎草名齊魯之閒言茅蒐聲如韎益異義亦從毛詩以一入爲韎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韎則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韎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紓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紓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也交亦敖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交之言姣也廣雅曰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高注訓爲佼健失之詳見讀書雜志）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紓者匪交匪紓也匪交匪紓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交匪敖萬福來求猶絲衣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儌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儌（彼匪也不也交姣也侮也杜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紓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儌匪傲又以爲儌訐顏師古又以爲儌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儌訐儌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逑同逑聚也言萬福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遒百祿是總竝與此同義說文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逑毛傳曰逑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逑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釋文逑本亦作求是逑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衆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條下）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廣雅同）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翦勿伐勿翦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己斯亡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己音紀唐石經作己各本皆作）

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己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己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亡己不當言至于己斯亡也且至于己斯亡亦非謂己身以此而亡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亡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己而忘乎己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以上韓詩外傳不能自知正所謂至于己斯忘也忘與亡古字通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韓子難二篇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亡歸亡竝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亡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作亡

無自暱焉

菀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訓暱爲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爲近非其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苕之華篇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是苕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既以黃爲將落遂幷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瘝爾雅鰥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瘝在又康誥恫瘝乃身某氏傳曰瘝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瘝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衛風淇奧篇赫兮咺兮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令聞不已之聞正義述毛如此讀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但於詩義未協

自土沮漆

緜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氏朏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案史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沮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也但言漆水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音義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渡漆不言渡漆沮則周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又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緜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辨見下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城又東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雍水南流注於渭杜陽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在今武功縣西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元和郡縣志曰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太平寰宇記曰今新平縣西九里有自土川東北流注于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之漆縣爲唐之新平即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沮當爲徂徂往也自土徂

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邰適邠自杜水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北有故邰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邰城公劉自邰遷於邠故曰自土沮漆）徂與沮相似又因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滸專指漆水而言如以爲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卽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爲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貢錐指）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沮卽禹貢之漆沮）（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爲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太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膴膴指岐陽之地非指邠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尤非篇義於上章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長）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顚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瓞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閒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删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瓞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瓞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瓞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邠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辨之詳矣闞駰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爲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滸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値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闕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滸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若謂太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又當云西率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且詩敘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滸正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滸則不知爲何水之滸矣故知水滸是漆水之滸非渭水之滸也）爾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土之濱下）西邠之西也太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時止不前也今本爾雅跱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跱離待也方言跱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蹇象傳宜待也張揖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芃芃棫樸

棫樸篇芃芃棫樸毛傳曰棫白桵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棗郭本棗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孫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棗也棫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芃芃棫樸榛楛濟濟皆二木並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斮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斮削之義

其灌其栵

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毛傳曰栵栭也釋文栵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椐檿柘方及木名皆翳灌栵則汎言木之形狀耳栵讀爲烈烈枿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枿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枿餘也陳鄭之閒曰枿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櫱櫱與枿同皇矣曰其灌其栵義並同也段氏詩經小學讀栵爲爾雅木相磨槸之槸非是也段注說文槸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槸槸即栵也毛云栵栭也栭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栵栭與樸樕並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毛傳士子弟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爲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爲童稚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饋饟士爲丁壯則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爲子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愛云婦子來饁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茀茀亦皆謂車之彊盛茀茀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遹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

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遹辭也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述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義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遹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從欠從日日亦聲引詩欥求厥甯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說見末卷孝字下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毒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索隱來古即古來也非是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即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魯語爲翼穀卯章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揆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經義述聞第六

經義述聞第七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唪唪　庶無罪悔　朋友攸攝　可以濯溉　無縱詭隨　無俾正敗　無然泄泄　曾是彊禦　肆皇天弗尚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靡國不泯　民靡有黎　大風有隧　征以中垢　對彼雲漢　靡神不宗　則不我聞　淑旂綏章　其軷維何　江漢浮浮　武夫滔滔　明明天子　匪紹匪遊　婦無公事　邦國殄瘁　維今之疚　對越在天　不顯不承　伊嘏文王　貽我嘉麰　將受厥明　亦右文母　靡有不孝　有秩斯祜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幅隕既長　受小球大球　武王載旆　裒荊之旅　勿予禍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古詩隨處有韻　毛詩經二十九卷　劉向述韓詩

瓜瓞唪唪

生民篇瓜瓞唪唪毛傳曰唪唪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唪唪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是唪唪本作菶菶緜緜瓜瓞瓜瓞菶菶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菶菶猶言麻麥幪幪耳（毛傳幪幪然茂盛也）說文菶艸盛也大雅卷阿篇菶菶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雅曰菶菶茂也是菶菶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爲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爲政篇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爲悔恨亦失之（邢疏同）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二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溉

泂酌篇可以濯溉毛傳曰溉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大人曰上章可以濯罍罍爲祭器此章之溉義亦當然溉當讀爲概（概溉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溉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畏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概一作溉淮南詮言篇日月廋而無溉於志溉亦與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概不同若訓溉爲清則與濯罍之文不類矣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尙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愼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與心詭西行東坐鼓遲洪水佐賊爲禍）隨讀若髓（隨字古音在歌部說見唐韻正）髓音土禾反字或作訑又作詑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㦟宋楚之閒謂之倢楚或謂之𧭾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沇州謂欺曰詑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並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

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過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秦時政也漢書律厤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卽以正爲政也（集傳說）

無然泄泄

錢氏答問曰問說文口部呭字引詩無然呭呭言部詍字亦引詩無然詍詍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傳諜諜利口捷給索隱諜漢書作喋喋口多言也喋喋之爲諜諜猶呭呭之爲詍詍）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閒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楊倞注誻誻多言也）誻誻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注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彊禦　彊禦多懟　不畏彊禦

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漢書王莽傳曰不畏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曰強圉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圉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威故曰強圉也逸周書謚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肆皇天弗尚

抑篇肆皇天弗尚引之謹案爾雅尙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右與祐通）尙古讀若常與亡韋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衞綰傳劍尙盛未嘗服也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尙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猶此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也箋曰皇天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今案詩人覩車馬旌旗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衞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孑孑干旟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下條）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

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亦失之呂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衆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少也黎與燼相對爲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者衆也彼箋曰黎衆也多也孑者餘也見方言少也黎與孑亦相對爲文雲漢言周之衆民皆餓死無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留餘乃極言旱災之詞毛傳云孑然遺失也趙注云孑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衆多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爲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爲齊亦不若訓衆之爲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衆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更以文義求之衆民謂之黎民猶衆賢謂之黎獻皋陶謨萬邦黎獻傳訓爲衆賢是其例也不聞訓黎爲黑而謂之黑賢也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雝黎衆也某氏傳若訓爲黑民於變時雝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衆也若訓爲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衆也鄭箋既言羣而又言衆者古人自不避複呂氏春秋懷寵篇云諸衆齊民楚辭七諫云羣衆成朋皆其證若訓爲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衆也若訓爲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爲隧風隧風卽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鮑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空者大谷之狀也因謂之空谷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讀爲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强力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爲詬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遭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爲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家大人曰對當爲菿卓到二音菿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菿云菿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菿則對爲菿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菿字或作菿菿之爲菿猶荊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菿故菿譌爲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禜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禜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禜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惸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煢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

帝詔曰瘖痳承歎詩言不違啓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啓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王風葛藟篇亦莫我聞下）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淑旂綏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毛傳曰綏大綏也正義曰綏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載羽旄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卹文章之貌注以綏綏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爲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爲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鼒維何

其鼒維何維筍及蒲說文鼒作鬻筍作葦云鬻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晉語注殽俎實也無云鼎實者炰鼈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鼒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鼒（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遠非謂芼羹之菜爲鼒也）毛曰鼒菜殽也（引之案毛不云芼）菜殽對肉殽言之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荇（引之案芼羹無用荇者此爲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誤）皆是周易鼎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引之謹案鼒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深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鼒爲豆實明矣說文作鬻乃鼒之借字蓋古人謂鬻爲鬻說文云陳留謂鍵爲鬻或作餗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馬融曰餗鍵也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是也鼎中爲鬻故鬻字從鬲鬲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鼒訓爲菜者殊義特以鼒鬻同聲故大雅借鬻爲鼒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爲芼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士虞禮記鉶芼用苦若薇特牲饋食禮鉶芼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鉶豕鉶皆芼凡言芼者皆鉶羹無謂鼎有芼者（賈公彥誤以鉶爲陪鼎辨見周官掌客注下）段氏彌縫許說而謂菜謂之芼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爲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餗之餗爲筍（見周官醢人疏）於是易之餗與詩之鼒混淆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辯或曰筍蒲已爲豆實下文又言籩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衆也互見周易覆公餗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衆彊貌者浮與儦聲義相近浮浮猶儦儦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儦儦傳曰儦儦衆貌猶浮浮之爲衆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麃麃傳曰麃麃武貌猶浮浮之爲彊貌也人衆謂之儦儦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瀌瀌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洸洸亦彊貌下

傳曰洸洸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浮衆彊貌正與洸洸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洸洸也而寫經者滔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倘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通義劭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此其明證也上句爲江漢滔滔則下句當爲武夫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說見前明聽朕言下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于公之所明義明德失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夭紹兮夭紹亦舒之姿也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釋文夭夭於驕反與夭紹之夭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也彼言舒夭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爲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即功事功公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書宋宏傳公作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傳卽功傳休其蠶織卽無功事也蠶織卽功事故月令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爲長說見後劉向述韓詩下

邦國殄瘁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曰殄盡瘁病也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殄瘁之同爲病猶勞瘁之同爲病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說見後殄病下是殄亦病也殄之言瘨也瘁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瘨我以旱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㝌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煢煢在㝌今本作疚廣雅曰㝌貧也召閔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詳見釋詞釋文曰疚字或作㝌㝌與富對言是㝌爲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

順其素行如生存爲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爲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顯命曰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竝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竝曰越揚也夬彖傳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即丕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見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皆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但謂丕承爲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丕顯丕承連文俱是威大之辭丕顯非創造之義而丕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繹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威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王烝哉之烝魯語收攟而烝衆經音義十三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騫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纘亦失之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雝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麰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麰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麰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麰韓詩作喜麰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誤解明字辯見爾雅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雝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姒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鎛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爲大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烈女傳母儀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

婦道大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太姒之文德明矣漢書元后傳太皇大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大后後漢書鄧隲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大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謚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康誥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德者案思語詞是也此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二年左傳竝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乃曰繼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鄴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傚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蓋本作𡥈說文𡥈效也玉篇𡥈古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則說文亦訓爲效可知蓋𡥈效聲相近故云𡥈效也說文教字以𡥈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𡥈之訓效同可以爲證宋本說文效譌作放集韻下平聲五肴引說文亦作放而解之曰謂放效也不知放卽效之譌也集韻去聲三十六效云𡥈居效切效也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爲效是也從子爻聲與孝字從老省者不同效與傚同經文作𡥈而訓爲傚故箋云無不法傚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沖遠作正義時𡥈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傚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陸氏釋文不爲𡥈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𡥈字也又案靡有不𡥈謂僖公無事不法傚其祖非謂國人傚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

有秩斯祜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祜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祜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𢧢云大也讀若詩𢧢𢧢大猷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旣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旣溥旣長卷阿曰爾受命長矣卽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同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

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竝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今人謂疆域爲幅圓蓋因此而誤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偏考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決拾既佽福祿既同降福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爲廣爲均爲圓也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第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并云不逮之類皆爲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曰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然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爲言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即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捄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捄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共明刑毛傳共執也拱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捄竝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

武王載旆

武王載旆毛傳曰旆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發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旆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說文引作武王載坺引之謹案發正字也旆坺皆借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月令曰無發大衆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厤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卽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不作旆可知

裒荊之旅

殷武篇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毛傳曰裒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家大人曰毛訓裒爲聚聚荊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讀裒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裒猶捊之通作裒也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

釋文袁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集解引虞翻注袁取也廣雅俘取也是俘與捊袁亦同義傳言聚而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予禍適

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予過謫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皐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傚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效之曰法則曰傚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亡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夫昔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虺爲韻嵬隤爲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爲一韻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趯爲韻趯古讀若躍爾雅趯趯作躍躍漢書踊躍作踊趯凡從翟從樂從卓從龠從爵從虐從敫從勺從隺從翟之字古皆讀平聲群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草阜爲韻草古讀若鯫蟲螽爲韻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舞射爲韻射古讀若助選貫爲韻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爲韻粲爛爲韻歙彼晨風鬱彼北林歙鬱爲韻風林爲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爲韻火衣爲韻觱栗爲韻發烈爲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爲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爲韻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爲韻飛歸爲韻渚所爲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爲韻淵闐爲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爲韻風雨攸

除鳥鼠攸去雨鼠爲韻除去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韻正冥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讀若朽）口口爲韻百川沸騰山冢卒崩沸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愧畏爲韻人天爲韻擾其左右嘗其旨否擾嘗爲韻右否爲韻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殄隕爲韻（殄古讀若陳）慍問爲韻質蹶爲韻（蹶協韻讀若屈厥之屈）成生爲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讀若劚說文從玉豕聲豕音丑六切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爲韻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協韻讀若隆釋文云韓詩作隆雲漢二章上帝不臨與蟲宮宗躬爲韻思齊三章見下）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爲一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禡附爲韻伐絕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高爲韻明朗爲韻（明古讀若芒）融終爲韻乃埸乃疆乃積乃倉埸積爲韻疆倉爲韻稼穡惟寶代食維好穡食爲韻寶好爲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爲韻城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堂羊爲韻基牛爲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鼓舞爲韻斁奕爲韻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競剛爲韻（競古讀若彊）絿柔爲韻震戁爲韻（戁協韻讀若紉）動竦爲韻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藟履爲韻纍綏爲韻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赳爲韻（肅讀若修論語蕭牆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說文蕭橚並從肅聲古皆讀若修）兔武爲韻罝夫爲韻丁城爲韻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爲韻楚馬爲韻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小宵爲韻星征爲韻五夜爲韻（夜古讀若豫）東公爲韻參衾爲韻昴裯爲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畜報爲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招宣揚畜只與秀嚳爲韻秀嚳古並讀上聲報古讀若缶）卒述爲韻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瀰鷕爲韻（鷕古讀若唯諾之唯）濟雉爲韻盈鳴爲韻軌牡爲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爲韻（逝古讀若舌說文從辵折聲詩思孌季女逝兮與韋渴括爲韻言不可逝矣與舌韻）笱後爲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亡喪爲韻（泳古讀若羊）舟游求救爲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爲韻刀朝爲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遠爲韻藟弟爲韻河他他我爲韻滸父父顧爲韻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洌愾爲韻（洌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與迄同）彼我爲韻（彼古讀若波）下寤爲韻（下古讀若戶）泉歎爲韻浸念爲韻（念古讀若壬說文從心今聲）彼彼爲韻苞周爲韻（苞古讀若彪）稂京爲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爲一韻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蜎敦爲韻（敦協韻讀若敦敍行葦之敦）蠋宿爲韻野下爲韻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飛歸爲韻燿駁爲韻（駁古讀若暴說文從馬爻聲）羽馬爲韻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以使爲韻衣歸悲爲韻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爲韻弔質爲韻福食爲韻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爲韻（湛古讀若諶厭古讀若愔）露夜爲韻晞歸爲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爲韻訩邦爲韻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踧鞫惄爲韻（踧古讀若蹙說文從足叔聲引詩踧踧周道爾雅作儵儵論語踧踖即此字惄古讀若踧說文從心叔聲）道草擣爲韻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寘棄爲韻予如爲韻懷遺爲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糾佻爲韻（糾協韻讀若驍葛屨傳云糾糾猶繚繚也月出一章舒窈糾兮與皎僚懰爲韻）霜行爲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爲韻（稼古讀若古庾協韻讀若與）茨坻爲韻梁京爲韻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滮嘯爲韻（嘯古讀若修說文作歗詩條其歗矣與修淑爲韻淑古讀若儵）池歌爲韻（池古讀若沱）浸念爲韻田人爲韻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爲韻幽周爲韻草道爲韻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媚爲韻母婦爲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雝宮臨爲韻肅廟保爲韻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鳴生爲韻高朝爲韻岡陽爲韻菶雝爲韻萋喈爲韻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廣皇爲韻牡考爲韻祀子爲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駉坰駉爲韻馬野者

爲韻又有參互爲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求悠悠爲韻得服側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汎髧爲韻汎古讀若品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泛濫汎淫疊韻字髧古讀若沈說文引詩作紞並從冘聲冘音淫彼彼彼我靡爲韻靡古讀若摩舟髦爲韻河儀他爲韻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二三章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爲韻我嗟爲韻嗟古讀若左平聲乎乎爲韻渠餘輿爲韻而乎乎渠餘輿又通爲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爲韻尰勇爲韻何多何爲韻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爲韻好草爲韻天天人人爲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度貊爲韻貊古讀若莫明長爲韻類比爲韻君順爲韻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翽藹爲韻止士爲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爲韻背陪爲韻明卿爲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爲韻牛之爲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倭說文從女禾聲薈兮蔚兮婉兮孌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菑來古讀若釐弗虞弗圖萋兮斐兮哆兮侈兮哆侈古並讀若多說文並從多聲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母古讀若每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有壬有林載號載呶優哉游哉經之營之宜民宜人匪疚匪棘疚古讀若棘不測不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韻與此同猗與那與猗古讀若阿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按飛字與歸爲韻燕燕于飛之子于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字與泳爲韻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之類是也彼字與我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之類是也浸字與念爲韻浸彼苞稂念彼周京浸彼稻田念彼碩人之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昔之歌詩者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彼如汎

如彼如髧如念如滌如厭如踧如惄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卷爲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若矣大戴記保傅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衡璜爲韻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皤古讀若盤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狐狐爲韻裘駘爲韻裘古讀若其二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拔爲韻類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貍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射射獲獲莫爲韻射讀食若反獲讀若穫聲旌爲韻昭十二年左傳魯南蒯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若媒志古讀若之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爲韻愔音金心爲韻式式力爲韻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爲韻致至爲韻天命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真人爲韻哫粟喔儒爲韻訾斯咿兒爲韻清楹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瑟慄爲韻衰歸爲韻寂寥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真庚通用憯欷爲韻怳悢爲韻又如皐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

徒萃之齎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閒喪之亡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愾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民敎工樸商慤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口生㖃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若倚其德嶷嶷昭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戚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觥飯不及壺飧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昧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四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前二十篇爲二卷後十一篇爲一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爲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栘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爲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

經義述聞第七

周官上五十條

府多於史　腊人無府史　解止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一曰幣餘之賦　嬪貢　和布　具脩　斂弛　贊冢宰受歲會　一曰正　歲終　行其秩敘　膳用六牲　賓客食　肉物　選百羞醬物珍物　鑾亨貴　死殤者　掌冰正　孤　巾絮　凡王之獻　凡上之用財用　民之財　振掌事者之餘財　以作二事　夏纁玄　故書綏爲禮　下士十有六人　樂禮　與有地治者　九比　大故致餘子　地域　六鄉之治　與舞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中　王舉則從　內列　主友　純帛　鞭度　誑豫　斂市緻布　飾行　凡治野　與其施舍者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䟽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鬯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

腊人無府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䟽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籩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䟽曰案其職云設車宮轅壇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䟽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怠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墾令篇曰高其解舍是也今俗作廨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氐爲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盖古義之湮久矣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祀賓客喪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以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並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經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妃爲夫人尤謬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

葬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晉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息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帔也一曰敗衣從攴從㡀㡀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帗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帗者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後鄭曰齎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齎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晉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本補音作弊今本改作敝卽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弊幣之用輕重乙篇器以時弊幣卽弊敝也孔宙碑彫幣卽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帗幣卽帗敝也字或作獘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獘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獘今本餘下有衆字獘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志獘亦餘也合言之則曰獘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闔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若訓嬪爲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頻物卽大宰之賓貢乎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辨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亘爲聲宣之爲和猶桓之爲和

也檀弓曾桓公本於會鄭注曰曾伯盧於宣言桓聲之誤也魏宣魏桓子韓子說休爲作魏宣子禹貢和夷厎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掃除糞洒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脩爵無數借脩爲羞正與此同修卽脩也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專疑惠字之譌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正戎司士屬右六騶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御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將帥也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

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旅曰師師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二十二年）侯正（成二年）校正（成十八年襄九年）隧正（襄七年）四鄉正（襄九年）馬正（襄二十三年）陶正（襄二十五年）令正（襄二十六年）五工正九農正（昭十七年）賈正（昭二十五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官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爲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終歲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眡祲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夏時非用周時夏之中冬周之孟春也則日南至當言春日至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夏之中夏周之孟秋也則日北至當言秋日至而大司樂云冬日至夏日至是用夏時也他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筮人上春相筮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鳥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皆是也）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誤與宰夫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教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行其秩敘　令作秩敘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第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鴈宜麥　大夫執鴈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食音嗣膳食謂六膳六食也釋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鵝也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䳘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鵝鴈也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鶩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此鳧謂鴨也廣雅鳧鶩也鶩與鴨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今本鳧譌作鳥）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鵝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堯典二生（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十八羽族部四並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借字也論語鄉黨篇君賜生魯讀生爲牲是也）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爲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鴈則鵝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鵝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己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鵝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鵝耳古者謂鵝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上）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見五帝紀集解）若非常畜之鵝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矰繳罹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閒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贄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鴈（執贄篇曰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傚然有行列之治）而說苑白虎通因之（說苑脩文篇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曰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爲鵝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鄭注曰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食三字文不成義食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食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旄人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

肉物

內饔辨體名肉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引之謹案胾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殽脾臄毛傳曰臄函也說文曰函谷也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鄭注曰膚脅革肉及心舌載于肵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選撰並讀曰僎說文曰僎具也又曰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卽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爲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徒恐其不備而具之故皆謂之僎

饔亨賚

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賚家大人曰賚卽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賚案鄭注云爨今之竈主於其竈賚物疏云主外內饔爨竈亨賚之事皆是以竈釋爨以賚釋亨而經文原無竈賚二字也唐石經有賚字卽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賚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句賚物之名句正義以賚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賚甚明故知他篇引此有賚字者後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內饔之爨亨無賚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亦無賚字

疕瘍者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唐石經疕瘍者作有疕瘍者惠校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鄭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引之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所本也今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典命公之孤四命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巾車孤乘夏篆司常孤卿建旜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孤東面其摯孤執皮帛又曰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又曰祭祀則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孤卿特揖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又曰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

篇之三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當總謂之九卿矣及考全經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曰賈馬皆云奄卿也不在六卿之列）其他言六卿者凡四（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春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又曰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絕無言九卿者則卿之數實止六人豈嘗有孤三人合而爲九者乎地官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六鄉卿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正合賈公彥周禮疏引賈逵云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是也疏謂非六官與鄉大夫失之）六鄉則三公六卿矣若六卿之外又有孤三人則當有所主之鄉何以敘官但言三公六卿掌六鄉而不及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爲官蓋卽在六卿之內而非別有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卿分掌六鄉孤已在其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再以幕人典命掌客考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竝言者皆不箸鄉之人數（見上注）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見上注）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年左傳）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襄九年傳）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卿蓋冢大也（見爾雅）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保傅篇之三少與孤何涉乎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蓋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敘錄）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經文以正其失可也

巾絮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家大人曰絮與帤通帤亦巾也說文帤巾帤也巾帤卽巾絮也方言幏巾也大巾謂之帟嵩嶽之南陳潁之閒謂之帤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大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挐風俗通義怪神篇以挐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纊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蓋皆誤以爲絲絮之絮矣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瑴之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枲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文義竝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

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好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遍考諸書皆無確證乎

凡上之用財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用蓋後人據誤本經文增下用字非賈氏原文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爲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

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注曰振猶拼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拼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拼取也又曰拼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拼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拼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拼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拼此誤以拼爲拼濟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爲檢察之檢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爲振濟之振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以作二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鄭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宰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卽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卽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鄭注內宰曰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枲之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枲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緒乃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也

夏纁玄

染人夏纁玄鄭注曰故書纁作𥼶鄭司農云𥼶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𥼶黃黑色也說文作黦黑有文也讀若飴𥼶字玉篇黦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黦廣韻黦黃黑色也黦與𥼶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𥼶飴之𥼶（𥼶道藏本譌作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𥼶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緗白䋤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𥼶聲義正同夏𥼶玄者豳風七月所謂載玄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故書綏爲禭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釋文禭徐音遂集韻以禭爲襚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旞非謂建綏（說見金氏禮箋段氏周禮漢讀考）旞與旞同乘車建旞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旞也從衣作禭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禭而讀爲旞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爲綏也旞得借用禭字者旞禭俱音遂故也禭爲襚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白虎通義曰襚之爲言遺也是也故襚從遂聲作襚或從遺聲作禭亦猶九旗之旞或作旞也說文衣部有襚無禭者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大司徒使之相賙杜子春改賙爲糾而說文遂無賙字春官籥章國祭蜡故書蜡爲䖶（今本譌作蠶辯見本條下）杜子春改䖶爲蜡而說文遂無䖶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爲咢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改軒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皆是也此禭爲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前賢之疏漏後人所當補正者也禭爲旞之假借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旞譌爲禭非是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卽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有六人總監十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始誤衍

樂禮

大司徒之職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衍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卽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

有禮字與詩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賈本增入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陳禹謨本設官部增入禮字而帝王部尚未增入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

與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注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為句謂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殆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不言與治鄉也都鄙者共聽斷之也予謂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連讀凡言與某某事者皆連上句為義宰夫曰言其能者與其良者鄉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媒氏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司虣曰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司稽曰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迹人曰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士師曰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司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夷隸曰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修閭氏曰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其證治與訟義相近有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聽訟者言之下文聽而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訟以圖正之鄭彼注云地訟爭疆界者卽此所謂有地治者也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訟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治字同義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比者鄰閭校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旗八兵器九九夫家之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案下文始言比法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輦辨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人不計物也江說非九比疑當為人民之譌隸書人字或作八漢夏承碑含和履仁之仁作𠆢旬月化行之化作𠤎左畔即人字或作儿毀休崖涘銘行儿過洪隸續云儿卽人字皆與九相似故人誤為九管子海王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誤為九辨見管子雜志正與此同民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為比耳既云夫家又云人民者夫謂丈夫家謂婦人見疏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縣師疏以人民為奴婢非也謂奴婢為人民者惟見賈人朝士之文其餘則否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是其例矣

大故致餘子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蓋

據宣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糴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借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不當云邦讀爲封封界域也其義自明不當徑改爲域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見敘官注）鄉大夫每鄉一人（見敘官）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亣亣古其字也玉篇其巨之切辭也亣古文墨子公孟篇魯有昆弟五人者亣父死亣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今本亣誤作亦）亦作亓集韵其古作亓韓勑碑陰督郵魯亓煇亓其姓也廣韵其辭也亦姓陽阿侯其石是也渠之切亓與其同亣亓並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詳見管子）淮南地形篇通谷六（詳見淮南）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㐱字解引五行傳若六㐱作今本六字並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作六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亣鄉即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賈疏及陸氏釋文不言亣古其字則所見本已誤爲六不始於唐石經矣

興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猶樂舞故大司樂詔之鄭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殆失之）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爲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非是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引之謹案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黨正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即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

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旣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者謂年豐則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三日中年則一旬中用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旣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與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冬至十一月中氣）凡一月而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蓋十倍於三日之數矣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城三旬而畢爲期皆帀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人豐年之力政一月之中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尙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旬爲均以強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然則國無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而同之乎

中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宋微）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行論篇）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脣爲胗得目爲䀹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厤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幾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借字也保氏王舉則從亦當爲與

內列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注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帥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故云帥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卽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釁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爲異耳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

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主友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讎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讎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讎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繒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黗之借字也說文黗黄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必皆爲紂字之譌也士冠禮及士昏禮之純衣亦當讀爲黗詳見純衣條下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欇殳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殳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殳度杖也然則古人謂殳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故幷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殳爲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誑豫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鄭注曰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誑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誑不當言誑豫也今案豫亦誑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誑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楊倞注豫賈豫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侜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淮南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誤亦與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斂市絘布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戴師注戴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

飾行

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

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聞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盬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盬解之是後鄭以行爲行盬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轟胡剛反苦音古退孟即下孟也行盬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盬或曰行盬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艦艦帗縷葉輪毳也盬古脆字大雅緜民釋文曰盬本作脆荀子議兵篇注曰盬讀爲脆又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盬也各本盬譌作鹽今據說文盬字注及集韻十虞經字注八勿盬字注改正或改行爲扞失之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盬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盬盬即方言之盬郭注盬音古盬盬同聲盬爲行盬故又謂之行盬後鄭以行爲行盬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轟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盬同唐風鴇羽毛傳曰盬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並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盬惡是苦亦行盬之稱故後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姪辟之罪多注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行盬即行苦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偵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爲後人所改因以注爲非且爲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爲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凡治野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田今本賈疏野下無田字乃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意不合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駉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與其施舍者上當有可任者三字寫者脫去耳鄉師職曰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頒職作事正謂頒之於可任者耳若無可任者三字則與下文不相生矣

經義述聞第八

經義述聞第九　　高郵王引之

周官下四十六條

涖玉鬯　薦豆籩徹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祭表貉　疊或爲謨　繢純　柏席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牲出入　帥瞽而廞作匶謚　蠶讀爲憂戚之戚　故書蜡爲蠶　匶　四曰會　遂御　正歲年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爲一　師都建旗　樹渠　大夫旟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辭馬　湛或爲淮　嶽山　物之可以封邑者　政學　薙蔟氏　旬有二日坐　五隸錯刖　贊邦之大史曰殺贊小史曰墨　故書叢爲叢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　次事上士　鉶鼎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以象日月也　龜蛇四斿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附周紀侯鐘圖）　面三十六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淫當爲涅　屨　鋒之而　九卿　則弓不發

涖玉鬯　奉玉齍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鄭注曰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疏曰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又曰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卽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圭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引之謹案鄭以涖玉鬯三句總承祭享祀言之而祭天地無鬱鬯且器用陶匏若以玉鬯爲圭瓚秬鬯玉齍爲玉敦黍稷則但爲宗廟之祭而與大神大示無涉故以玉爲禮天地之玉與鬯齍別釋也然鬯與齍皆始涖之祭又奉之何以鬯但言涖齍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涖又言奉乎況牲鑊爲一事而玉鬯玉齍則分玉與鬯齍爲二揆之文義殊病參差今案涖玉鬯三句專謂享大鬼也玉鬯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爲圭瓚之明證典瑞所謂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也玉齍與九嬪職同其皆爲玉敦可知九嬪之贊玉齍大宗伯之奉玉齍皆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眡滌濯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此涖玉鬯云云無嫌專指享廟之事不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別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疏曰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肆師當閱其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疏曰謂天地宗廟之等）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築鬻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令鐘鼓右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

薦豆籩徹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家大人曰薦豆籩徹當爲薦徹豆籩謂豆籩之薦與徹皆掌其事也今作薦豆籩徹則文不成義寫者誤倒之耳（唐石經同）疏云薦豆籩徹者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曲爲之說也（此疏恐經後人改竄非賈氏原文也蓋後人所見經文已誤作薦豆籩徹故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說耳後外宗疏引此正作薦徹豆籩與此疏不合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但言薦徹豆籩卽是先薦而後徹何得退徹字於豆籩之下乎據注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則正文亦作薦徹豆籩可知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是其證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鄭注曰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貉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共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鄉長曰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國有司帥之）與祭有司將事者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士喪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

也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卽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之屬亦有有司（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但彼掌軍事此掌祭事故別之曰祭有司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又未考祭僕之文遂讀與爲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爲祭表貉軍社或以有事爲合戰胥失之矣劉氏端臨謂祭字爲衍文亦非

祭表貉

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引之謹案貉卽師祭之名則表貉上不當更有祭字注爲師祭造軍法者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祭造軍法者）因此祭字誤入正文而經注皆不可通矣正文有祭字自唐石經已然司几筵注有司祭表貉周頌桓正義引此文祭表貉祭字皆後人依誤本周官加之甸祝云表貉之祝號大司馬兩言有司表貉皆無祭字

蜃或爲謨

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鄭注曰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鄭司農云謨器名引之謹案謨與蜃聲不相近蜃字無由通作謨注中二謨字疑當作禛說文禛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凡字之真聲辰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愼鄭司農注大司馬曰五歲爲愼後鄭讀愼爲震是其例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鮮傳嘗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仡紀曰大真或作大莫淮南原道篇真眠於勢利今本真眠譌作漢瞑）學者多見謨少見禛故禛譌爲謨矣（釋文不爲謨字作音則當時本已譌爲謨）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古文謨字作謩與蜃篆文相亂案謩與蜃篆不相似段說非也

繢純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鄭注曰畫謂雲氣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注曰繢畫文也疏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卽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爲繢是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緣也引之謹案畫雲畫文皆畫繢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繢也今案文選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幃條繢總顏師古注曰繢亦條組之屬也似纂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也古人謂赤爲繢故爾雅赤苴謂之蕢因聲託義也上文莞筵紛純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說文組綬屬則紛亦組也顧命敷重筍席元紛純鄭彼注曰以元組爲之緣是也但繢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鄭注曰繢畫文也案繢與青素相對爲文蓋亦以赤色之組爲緣與蒲筵繢純同赤華於青青華於素此其次也又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曰繢或作繪案纓以組爲之垂其餘以爲飾則謂之緌繢亦組也故用之以飾纓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縞之冠丹繢之裯高注曰裯纓也蓋以赤色之組爲纓故曰丹繢之裯此可與繢緌互證也繢緌之繢或作繪者借字耳非謂畫文也陳祥道以爲繢備五采之文非是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顏師古注曰繢者會五采也以赤加繢爲其方領也案赤繢卽呂氏春秋之丹繢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赤繢與白布相對爲文則繢爲赤組而非畫文可知班氏明言赤繢而師古乃云五采斯爲謬矣

柏席

其柏席用萑家大人曰柏者椁之借字鄭注以柏爲椁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柏字古讀若博說見唐韻正）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其例也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鄭注曰別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以上鄭注）惠氏周禮古義曰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人合邱者邱隧故曰王公曰邱封者葬下棺

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以上惠說）引之謹案虞注與周禮王制皆不合（詳見易繫辭不封不樹下）乃仲翔之謬解而惠氏深信之何邪且惠氏此說其誤有六下文以度爲邱隧爲襄言之始及隧耳此文邱封之度但言邱不言隧也而惠氏以邱爲邱隧其誤一也自掌公墓之地至此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皆言墳墓之制下文大喪既有日至執斧以涖乃言葬事穿土乃下文之襄下棺乃下文之窆不當先於此節言之而惠氏引虞翻穿土之說以釋封字且曰封者葬下棺其誤二也聚土之高下可謂之度不可謂之數樹若爲聚土則當稱其高下曰樹度何以經文言樹數邪而惠氏曰樹數高下數字與高下字義不相貫其誤三也鄭注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云云此明邱封之度非言樹數也而惠氏曰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其誤四也檀弓說葬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鄭彼注曰封築土爲壟是聚土謂之封曲禮曰爲宮室不斬于邱木僖三十二年左傳曰爾墓之木拱矣哀十一年傳曰樹吾墓檟是墳間樹木之證賈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正與經傳相合而惠氏以賈爲失其誤五也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曰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正以經釋經與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之說相合（春秋緯見冢人疏）月令孟冬審棺椁之薄厚塋邱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禮有以大爲貴者棺椁之厚邱封之大此正冢人所謂以爵等爲邱封之度也而惠氏以鄭爲非其誤六也且說文曰堋葬下土也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周官之窆無作封者惠氏何不考於說文而輒爲異說邪

牲出入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疏曰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引之謹案王出迎牲謂牲入也牲入則殺而烹之矣何出之有蓋經文本作牲入因上文兩言出入而衍出字耳下文大饗不入牲注曰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正對牲入奏昭夏而言足見經文本無出字也鍾師注牲出入出字亦後人所加封人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亦專指牲入言之而大射儀疏禮器正義襄四年十年左傳正義引此並作牲出入則其誤久矣

帥瞽而廞作匶謚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句）作匶（句）謚鄭注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又小師大喪與廞注曰從大師又瞽矇諷誦詩注曰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引之謹案如先鄭所解則廞與誄同矣案大史職曰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是誄者大史之事生時行迹大史固已陳之矣（鄭注曾子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若大師又陳其行迹是再誄也誄不應再且廞之爲道若與誄同則經文直云帥瞽而誄可矣何必變其文爲廞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後鄭病其與誄無別則又爲之說曰諷誦其治功之詩以別於大史之誄又苦其無據而舉瞽矇諷誦詩以當之案詩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惟祭宗廟則然耳不聞用之於作謚也且瞽矇之諷誦詩所以箴王之闕鄭司農云主誦詩以刺君過而說以國語瞍賦矇誦是也非爲作謚而設故但云諷誦詩而無大喪之文若以爲廞作匶謚則是瞽之誦詩專用之於大喪而平時規過之職反闕焉不講矣無是理也今案周官大喪言廞者皆謂陳器物（司裘廞裘司服廞衣服巾車廞遣車車僕廞革車司常建廞車之旌司兵廞五兵圉人廞馬樂官則大司樂眡瞭笙師鎛師籥師並言廞樂器典庸器廞筍虡司干廞舞器皆是也）大師小師之廞不應獨異帥瞽而廞謂廞樂器也樂器眡瞭所廞（笙師鎛師籥師皆云廞其樂器但陳其所掌之樂器也眡瞭則云廞樂器而不言其則凡大師小師瞽矇所用之樂器眡瞭皆代陳之也司干疏曰瞽矇所云柷敔塤簫管及琴瑟皆當眡瞭廞之）而以爲大師帥瞽而廞者眡瞭掌大師之縣故大師得命眡瞭廞之又帥瞽而涖其事也周頌有瞽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彼樂器亦是眂瞭設之而詩以爲瞽之所設則以眂瞭相瞽故也大師帥瞽而廞樂器小師又與廞者猶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樂師亦云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也廞樂器但謂之廞者因上大司樂下眂瞭廞樂器之文而省猶鄉師之致民大司馬但謂之致也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注曰致鄉師致民赴司馬廞以陳器謚以易名二者絕不相涉不得合爲一事謚爲王及后作非爲匶作也亦不得以作匶謚連讀作匶二字當絕句作匶蓋謂將載時也作起也動也匶朝於廟升自西階及將祖則舉匶卻下而載於車見既夕禮注故謂之作匶也言當作匶之時大師則進而謚焉故曰作匶謚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鄭注曰其讀誄亦以大師賜謚爲節事相成也則大史之大喪讀誄亦以大師之謚爲節先誄後謚同在一時可知矣大史職曰遣之日讀誄鄭注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此讀合廞與謚爲一事不可從當云大師又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是誄謚相因同在遣之日也案既夕禮載匶即在遣之日是日將載而作匶則大史誄之而大師謚之故曰遣之日讀誄又曰作匶謚作匶者遣之始也如謂經文但言作謚而非以作匶爲節則直云作謚其義已明何乃枝蔓其詞而云匶乎以是明之

鼜讀爲憂戚之戚

眂瞭鼜愷獻杜子春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云鼜讀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家大人曰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蹙相近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宿覆爲韻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子忠孝篇作其容造造爲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造然卽蹙然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鄭注曰齊人有名疾爲戚者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是戚聲近蹙而訓爲疾也戚速疊韻字戚猶速也故齊人名疾爲戚杜云鼜讀爲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聲則同於憂戚義則取諸疾數故又云鼜讀爲造次之造造次亦疾意也賈疏以爲取軍中憂懼之意失之

見鼓人疏

故書蜡爲蠶

篇章國祭蜡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引之謹案蠶與蜡形聲俱不相近蜡字無緣譌作蠶蓋蜡字古或作蠢凡從虫之字或從䖵故說文蠭字或作蠭蝥或作蠹蠠或作蟲蠶或作蠟蜡之爲蠶亦猶是也蜡因譌作蠶字蠶字遂不見於經而字書亦無從收入矣大戴禮右祭兩釋故書釋鍇斬杜子春改斬爲釋而字書遂無解字蓋古字多失其傳矣蠶字隸或作蠶二形相似故蠶譌爲蠶凡隸書從昔之字多譌從朁廣雅昔往也昔譌作朁惜愛也惜譌作憯錯磨也錯譌作鐕皆其類也

噩

占夢二曰噩夢鄭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引之謹案噩卽咢字也咢俗作愕玉篇咢驚咢也噩驚也引周官二曰噩夢爾雅釋天大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或作咢史記楚世家熊咢索隱咢作噩本單行列子周穆王篇噩夢作蘁夢蘁卽蕚字此借蕚字爲驚咢之咢玉篇又曰壆圻壆也壆同上此皆咢噩同字之明證說文咢譁訟也從吅屰聲又𧬈字注引周禮二曰咢夢隸省作咢凡字之從吅從㗊者皆同意說文吅驚嘑也從二口讀若讙㗊眾口也從四口讀若戢一曰呶徐鍇曰呶讙也故從吅之字亦可從㗊說文䨻或作䨻玉篇有𡅢字云古文喪是其例也噩字從㗊屰聲篆當作𡅢今作噩者其屰字曲畫隸皆變作直畫而爲手漢樊相費汎碑蹇鄂賈直鄂作鄂孔廟置守廟孔龢碑丙子朔西嶽華山碑奄有河朔朔並作朔曲州刺史朱龜碑門衞沒朔作朔此皆隸書變屰爲手之證又省而爲王耳古文四聲韻曰𡅢王庶子碑作噩蓋省屰作干故無下畫亦猶咢之省作咢也然則噩卽咢之或作非俗書也故杜破噩爲愕而鄭不改字

四曰會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鄭司農曰祠當爲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曰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後鄭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引之謹案如先鄭之說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說則因會而盟誓因盟誓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爲會也竊疑會乃譮之假借譮古話字也說文

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譮從會盤庚曰乃話民之弗率馬注曰話告也言也見釋文文六年左傳箸之話言杜注曰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譮爲告戒下民之辭與誥相近故三曰誥四曰譮

遂御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家大人曰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疏云遂御之者各本無之字乃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今據本疏下文補喪祝執纛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並作遂御之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鬱人云共其祼器遂貍之巾車云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文義並與此同

正歲年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戴氏東原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而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引之謹案中數朔數一周皆歷四時而成歲可謂之歲亦可謂之年月令日躔及中星皆應朔氣而曰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則朔數亦何嘗不曰歲乎年歲之名未可以中數朔數分也戴說本於爾雅可謂有據然周禮凡言歲終正歲者皆用夏時說見前歲終下正歲年以序事亦夏時也年猶歲耳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歲年與歲正同義如謂夏曰歲以建寅之月爲首周曰年以建子之月爲首則是羣臣之齒或自建子之月而已增一歲或至建寅之月而始增一歲年之多寡時之先後反參差而無定矣解者徒謂歲年不可以無別故必欲分以爲二不知古人之文自有複語如人與民同義而地官屢言人民土與地同義而屢言土地是也又何疑於歲與年之同義而並舉乎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三歲卽三年也場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歲之上下卽年之上下也豈有中數朔數之異夏正周正之分乎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爲一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俗本常應上衍與日二字辨見下然則今厤大歲非此也謂東漢四分術大歲不應歲星引之謹案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大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大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詳見爾雅大歲攷而鄭引樂說以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之矣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同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此三統厤法也鄭君通三統厤故云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案甘氏十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攝提大歲也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執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是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迥異漢書天文志曰大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大初厤在營室東壁歲星與日同在亥宮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大歲而乃雜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大初以後久不承用故言大歲者但知有星日同次之法而已博通

如康成猶不能詳爲剖析況他人乎

師都建旗　師都載旜

司常師都建旗鄭注曰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家大人曰師當爲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旗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都建旗玩鄭注亦當作帥蓋都爲民所聚其帥之者大夫也文十六年左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預注曰帥甸郊甸之帥義與帥都同大司馬師都載旜師字亦當爲帥也釋文無帥字之音賈疏釋師爲衆則唐初已誤爲師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樹渠

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疏曰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引之謹案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古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㯳又作椐廣雅曰㯳杝也杝與籬同釋名曰靑徐謂籬曰椐渠㯳椐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卽是溝呂氏春秋上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

大夫鴈

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各本並同家大人曰大夫下不當獨省執字寫者脫之耳唐石經正作大夫執鴈大宗伯職亦然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引之謹案第二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今本脫用字說見司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爲義正與此同賈疏訓釋經文先舉周知邦國都家六字次舉縣鄙二字次舉之卿大夫四字次舉士庶子三字然後舉之數二字則所據經文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明矣其釋之卿大夫曰云之卿大夫者卽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蓋經文之卿大夫之字是總承上文之辭故疏舉之卿大夫四字而釋之曰卽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也猶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之字亦是總承上文之辭故彼疏釋之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也今本改疏之之卿大夫爲之卿大夫士不知下文始釋士庶子不得於此先增士字也臧氏百二不能釐正反據誤本疏之卿大夫士謂經文當作卿大夫士庶子疏矣已云卿大夫士何得又言士乎之卿二字之閒安得有數字乎其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以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

幣馬

校人飾幣馬先鄭司農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引之謹案幣馬謂以馬爲幣非謂馬之當幣處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則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是也下文凡賓客受其幣馬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義並與此同

湛或爲淮

職方氏其浸潁湛鄭注曰湛或爲淮周禮漢讀考曰湛字與淮形聲皆不相近引之謹案淮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義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湛字或作沈並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大史公自序曰帝辛湛湎沈酗卽淫酗湛湎卽淫湎淮南覽冥篇曰東風至而酒湛溢湛溢卽淫溢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

嶽山

其山鎭曰嶽山引之謹案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石經始衍山

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省去山字非也注文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恆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逸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禮加之據孔晁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

物之可以封邑者

遷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鄭注以物字屬下讀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宋王安石以各物連讀鄭鍔以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作一句讀引之謹案山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物字當上屬爲句但如鄭鍔連上下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名物豈可以封邑乎今案之可以封邑者之字上蓋有脫文遷師掌四方之地名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大司徒以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曰封起土界也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皆謂辨其地之可以封邑者也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與地之可以封邑者皆遷師辨之故曰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地之可以封邑者

政學　聽國司馬

都司馬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鄭注曰政謂賦稅也學脩德學道引之謹案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爲不倫政當讀政事之政學當讀爲教政學卽政教也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都司馬所掌之教殆卽大司馬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與集韻教或作學洛誥乃女其悉自教工尚書大傳引作學功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義引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學記論教學相長而引兌命曰學學半鄭注曰言學人乃益己學之半舊本學之二字誤倒今據正義乙正釋文學人胡孝反又音教又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釋文教一本作學是古字借學爲教也家大人曰聽國司馬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冢宰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鄭彼注云正猶聽也

硩蔟氏

秋官敘官硩蔟氏注曰鄭司農云硩讀爲擿元謂硩古字從石折聲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從石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謂入聲之陌麥昔錫四部折聲在十五部謂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六部硩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硩乇歷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𥓌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勑轍反此從折作硩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曰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許以擿訓硩取其同音篆文必作𥓌析聲今本作硩折聲亦是差繆家大人曰段說非也釋文賈疏及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作硩不作𥓌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硩無𥓌今欲改硩爲𥓌不知何據且許鄭並云從石折聲則當作硩明矣硩音乇歷反而其字以折爲聲故徐邈音丈列反沈重音勑轍反唯李軌本誤作𥓌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硩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硩陊山谷李善音勑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則從徐邈而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硩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然則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鄭注覆猶毀也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當從折聲不當從析聲也說文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案說文言墮之吳都賦言硩陊山谷陊與墮同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亦謂墮其巢也然則硩從折聲硩有下墮之義故廣雅曰硩折下也若改折聲爲析聲則又與下墮之義不合矣硩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

礬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空青珊瑚也折即硩之借字則硩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段必欲改硩爲⿱析石而以爲從析聲者徒以⿱析石爲古擿字古音析與擿同部而折與擿不同部耳今案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與擿古同聲（史記刺客傳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硩之讀爲擿猶折折之讀爲提提也（段注說文擿字云折者提之譌此不明於古聲之轉也提與折右畔全不相似若非聲相近則提字無緣譌爲折）折與擿聲相轉蔑與帶聲亦相轉古音折蔑二字在月部擿帶二字在錫部硩從折聲而讀爲擿猶鞹鞃淺幭之幭從蔑聲而讀爲帶也段氏不明於古聲之轉遂臆造一析聲之⿱析石字以合擿字之音其注說文則徑改硩爲⿱析石改折聲爲析聲殆非所謂遵循舊文而不穿鑿者矣

旬有三日坐

秋官大司寇之職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家大人曰旬有三日坐三當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朞役者十二月役以十二月則坐當以十二日猶下文九日坐九月役七日坐七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

五隸錯簡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此五字當在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其守王宮（脫者字）與其（脫守字）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應電周禮傳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閩隸脫簡而誤見於此）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畜上脫掌字）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此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此字衍）與鳥言（此三字當在閩隸而阜蕃教擾之掌下）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此字衍）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引之謹案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爲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也）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夷隸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閩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二句於閩隸而補者字守字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周禮新義謂役於掌畜是也（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子則取隸焉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鄭依誤本作解云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非也）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夷隸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鳥言二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今更訂其文如左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子則取隸焉）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牛助爲牽傍）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條狼氏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鄭注曰大史小史主禮事者引之謹案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今案二史字皆當爲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㞢省聲叓古文事徐鍇曰此則㞢字不省也古文之叓脫去上半則爲史矣（新序雜事篇有司請事於齊桓公今本事作史亦古文叓之譌叓脫㞢則爲史矣以是明之）誓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布憲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爲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屬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爲文天官小宰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春官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卽大事殺小事墨之證

故書蠹爲橐

蟈氏掌除蠹物鄭注曰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釋文橐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引之謹案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譌爲橐說文蠹作𧑅從䖵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蘆釋文橐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橐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曰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出焉使二字引劉昌宗焉音夷引之謹案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橐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輅輪汝則死輅或作𨊠謂善綠木之𨊠也鞠人左不揵揵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

次事上士

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疏曰直言上士不言中士下士者總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言元士同也引之謹案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爲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正此所謂次事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爲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注內次事使上士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

鉶鼎

掌客上公五積皆眡飧牽鄭注曰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疏曰不殺則無鉶鼎者鉶鼎卽陪鼎是也引之謹案下文飧五牢鉶四十有二四當爲三說見下鼎簋十有二是飧有鉶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鉶故有鉶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鉶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鉶鼎鉶鼎二器也賈氏誤以鉶鼎爲一器而云鉶鼎卽陪鼎其說之不可通者有三下文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鉶爲陪鼎其不可通一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鉶四十有二則三十有二之譌四八三十二其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而云鉶鼎卽陪鼎其不可通二也聘禮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八簋繼之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六簋繼之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饌于東方亦如之是陪鼎設於西階前當內廉鉶設於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絕殊而云鉶卽陪鼎其不可通三也鄭注聘禮曰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爲鉶也注掌客曰鉶羹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鉶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鉶菜羹也菜下蓋脫和字注特牲饋食禮曰鉶肉汁之有菜和者汁各本譌作味據魯頌閟宮正義引改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鉶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未嘗以爲陪鼎也賈氏誤解掌客注之鉶鼎爲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鉶羹亨人職曰云鉶羹者皆是陪鼎鄭[illegible]牛明證

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卽謂之鉶羹公食大夫禮之設鉶公食大夫禮疏曰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既誤解鉶爲陪鼎又創爲鉶鼎之名書傳言鉶皆直曰鉶無曰鉶鼎者蓋由誤解掌客注之鉶鼎爲一物故致斯謬矣皆以爲卽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鉶之有辯也其失甚矣聶崇義曰禮圖亦沿賈氏之誤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鄭注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段氏周禮漢讀攷曰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當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引之謹案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鉶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八鉶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鉶之數也今本上公鉶四十有二四乃三之誤也因上下文豆四十而誤減八鉶則爲十六子男之鉶之數也今本子男鉶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六字脫去上半而爲八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簋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八故侯伯簋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簋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鉶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鉶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鉶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鉶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鉶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六鉶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鉶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鉶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考工記輪人爲蓋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鄭注曰部謂斗柄達常也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引之謹案倍於二尺栽四尺耳不得有八尺疑當作桯長四之二尺者四記言部長二尺桯長四之故注曰杠長八尺治氏戈廣二寸援四之注曰援八寸是其例也部長二尺桯長四之則下當云二尺者四不得云四尺者二蓋桯長四之之四因上文桯圍倍之而誤爲倍二尺者四又誤爲四尺者二耳鄭不言其誤則所見本正作桯長四之二尺者四可知

以象日月也

軫人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鄭注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引之謹案日衍字也大戴禮保傅篇三十輻以象月盧注曰車爲月賈子容經篇亦作三十輻以象月蓋月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凡三十日而成一月故輪輻象之若日則一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非三十日所能限矣鄭君所見本已衍日字不得已而以合宿言之如其說則經文日月下當增之會二字而其義始明殆以迂回失之且三十日而與日會者月也月來會日非日來會月但言月可矣何須兼言日邪再以上下例之象天象地象星及象大火之類皆單指一事言之不應此句並言日月也續漢書輿服志作以象日月卽承鄭本之誤

龜蛇四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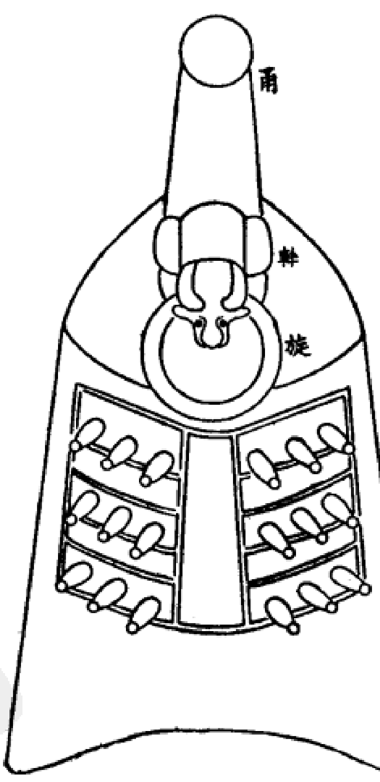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曰龜蛇爲旐引之謹案經文本作龜旐四斿今作龜蛇者涉注文而誤也上文龍旂鳥旟熊旗上一字皆所畫之物下一字皆旗名此不當有異若作龜蛇則旗名不著所謂四斿

者不知何旗矣龜虵爲旐而稱龜旐者猶熊虎爲旗而稱熊旗約舉其一耳上注交龍爲旂釋旂字也鳥隼爲旟釋旟字也熊虎爲旗釋旗字也此注龜虵爲旐釋旐字也以注考經其爲龜旐明甚續漢書輿服志載此文正作龜旐四斿通典禮二十六同今本通典作龜虵旐四斿甚爲不詞蛇字明是後人所加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引此文亦皆作龜旐唐石經始誤爲龜虵說文旐字注龜虵四游亦當作龜旐後人依俗本周禮改之耳他書引考工記作龜蛇者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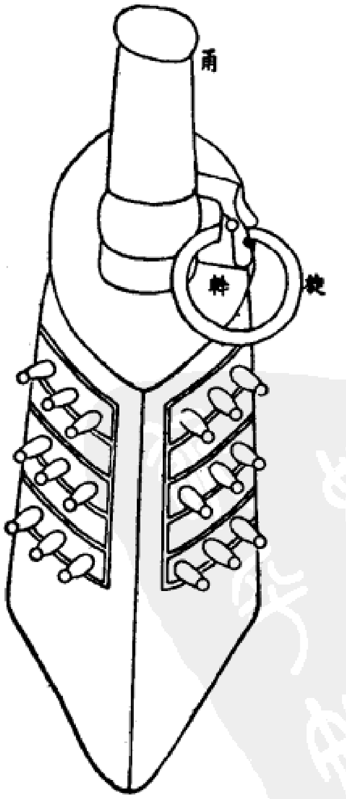
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附周紀侯鐘圖

鳧氏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幹鄭幹字隸書木字或作扌故隸變作陳幹變作幹今又譌而爲幹注曰旋屬鐘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以蟲爲飾元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引之謹案此以旋與幹爲一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鐘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於次句又加蟲字乎竊謂鐘縣謂之旋者縣鐘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還之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鷙蟲攫搏鄭注鷙蟲猛鳥猛獸也居甬與旋之閒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爲言猶管也楚辭天問幹維焉繫幹一作筦筦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注曰幹古管字余嘗見劉尙書家所藏周紀侯鐘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爲牛首形而以正圜之環貫之始悟正圜之環所以縣鐘即所謂鐘縣謂之旋也半環爲牛首形者乃鐘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爲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幹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爲幹也程氏通藝錄以旋蟲爲旋螺偏考古鐘鈕無作螺形者孟子盡心篇以追蠡趙注訓追爲鐘鈕蠡爲欲絕之貌亦未嘗以蠡爲螺殆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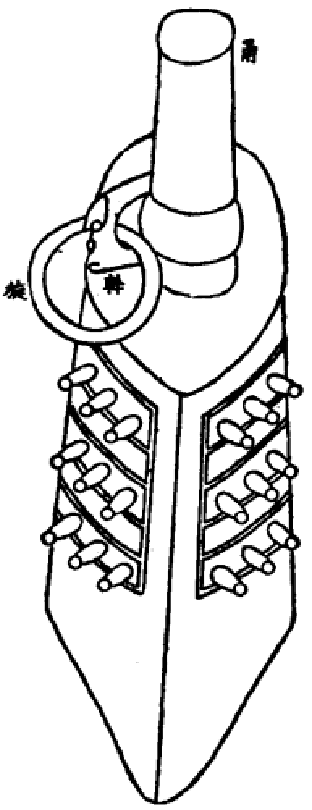
紀侯鐘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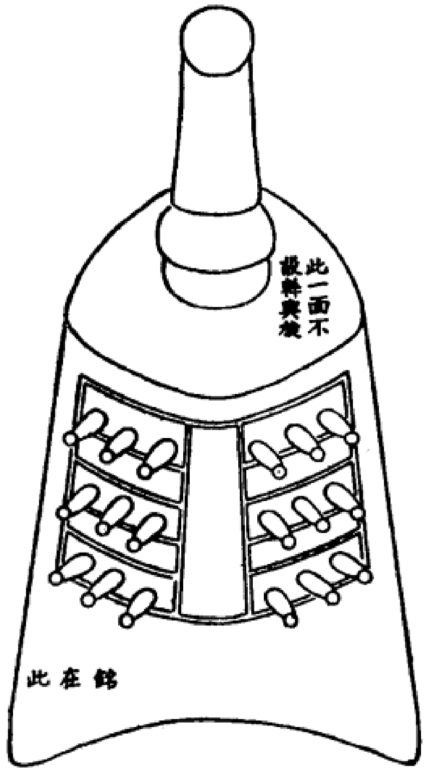
紀侯鐘圖二



紀侯鐘圖三



紀侯鐘圖四 左銑有銘曰己侯虢乍寶鐘字皆古文



面三十六

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注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鄭司農云枚鐘乳也元謂今時鐘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曰言四處則中二通上下畔為四處也舉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鐘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引之謹案面當為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鐘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鐘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鐘凡百一十四鐘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也每篆一處鐘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鐘乳三三而九面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華鐘及余所見紀侯鐘無不皆然與鄭注正合其為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鐘有兩面面皆三十六則是七十二矣無論古鐘無此制且非一鐘所能容又謂中二通上下畔為四處亦誤四處者合鐘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處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似博為帴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耎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引之謹案此先列其目後乃一一申言之也不應引而信之二句不見於前而見於後蓋本在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下寫者錯亂耳

則是以博為帴也鄭司農云帴讀為翦謂以廣為狹也後鄭謂帴者（今本帴誤作翦據疏改正）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為羊豬戔之戔釋文引沈重云馬融音淺引之謹案馬音是也古人多以博與淺相對為文羣書治要

引曾子脩身篇曰君子博學而淺守之管子八觀篇曰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荀子脩身篇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非相篇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儒效篇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禮論篇曰博之淺之呂氏春秋執一篇曰畊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賈子容經篇曰人主大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淮南說山篇曰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皆是也棧乃淺之假借耳

淫當爲湼

帨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湼書亦或爲湛家大人曰湼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爲湼之理湼卽湛字之譌也（湛音沈）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爲湛（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湛卽淫字也亦通作沈大戴禮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音）下云書亦或爲湛亦者承上之辭（大宗伯五祀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肆師爲位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樂師趨以采薺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跢是凡言書亦或爲某者皆承上之辭）湛字從水甚聲隸書甚字或作昰故湛字或作湦湼字從水從土日聲隸書土字或作主故湼字或作湦湦與湦形相似故湛譌爲湼耳釋文有湛無湼以是明之

屦

玉人侯用瓚鄭注曰瓚讀爲饡屦之屦瓚雜名也釋文屦作旦反內則注曰以膏煎稻米則似今膏屦矣釋文屦本又作饡又作屦並同之然反又音贊鋮氏曉徵答問曰據玉篇屦卽饡之古文說文云饡以羹澆飯也釋名饡饡也以米糝之如膏饡也凡從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引之謹案屦字說文缺載以六書之例求之屦蓋從食屦省聲（屦籀省作屦）屦音作旦之然二反並與展字聲相近也字當作屦俗書譌而爲屦則諧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屦者屦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兮澆饡注曰饡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饡之亂也則屦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讀瓚爲屦而訓爲雜聲中兼義也

鱗之而

梓人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注曰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引之謹案說文頌禿也禿爲無髮則不可以言作矣鄭說非也今案而頰毛也之猶與也作其鱗之而謂起其鱗與頰毛也若龍有鱗虎有鬚皆象其形使之上起耳古人連及之詞或言與或言之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謂有司與牧夫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謂措之于參保介與御閒也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謂潘尫與黨申鮮虞與傅摯也（說見釋詞）直言鱗而則不詞故加之以連及之說文而頰毛也引周禮曰作其鱗之而釋而不釋之然則之爲語詞非實義所在矣戴氏考工記補注乃云頰側上出曰之此未達古人語意而輕爲之說也

九卿

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注曰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引之謹案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書百官公卿表之說也（見上孤字條）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見上孤字條）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說見上孤字條）豈得以孤爲三強合六卿而爲九乎若以保傅篇言三少皆上大夫遂欲列之九卿則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矣（見文王世子正義）豈亦將合六卿而爲十卿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

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治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漢書藝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蓋即說苑所引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於字蓋衍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九卿見漢書王莽傳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官遂以三少厠其閒矣總由誤解周禮以致此謬豈古人官制之所有哉鄭君注天官掌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

則弓不發

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曰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賈疏以發爲發傷引之謹案訓發爲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戾也輪人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注曰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剌也與此云菑栗不迆則弓不發義正相近匡亦枉也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𢶡者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爲正高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琴或撥剌枉橈注曰撥剌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

經義述聞弟九

經義述聞第十　　高郵王引之

儀禮七十四條

闑西閾外　旅占　主人戒賓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純衣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扃鼏　孝友時格　納采用鴈　袘緆　布席于奧　必殺全　三族之不虞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　至下　若君賜之食　則曰寡君之老宅者　囊定　簞下　公如大夫入　服鄉服　先生君子　縮霤壬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二大夫媵爵如初　爲大燭　賓爲苟敬　栗階　度尺而午梱復　及期夕幣　遂以入竟　志趨　舍息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　至再拜　賓栗階升　匹馬卓上　異姓小邦　右縫公士　櫛笄　纔緇絇純　用二鬲　鱄鮒　衆人　竹簭蓋　著用茶　猴矢　右取肝　沐浴不櫛　降階還　普淖　始虞祝辭謌文　三虞　卒哭他用剛日　尸俎肵俎皆有肩臂　孝子某薦此常事　乃札　兩鉶芼　祝命挼祭　爾黍稷　拜　西南今文淳作激　主人拜送　迎尸　其脊體儀也　腊辯

闑西閾外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門橛閾閫也疏曰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爲一也引之謹案閫閾也非閾也閫門限也非閾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曰門限檿謂之闑郭注曰門閫說文閫作梱曰梱門檿也檿門梱也闑門梱也閾門榍也榍限也榍與柣同廣雅說門閾曰限謂之丞柣凡橉砌也說門閫曰檿機闑朱也朱亦與閫同是閾與閫不同物不得以閫爲閾也曲禮之梱正指闑言之鄭彼注曰梱門限也亦誤以爲閾矣王肅家語本命篇注孔鼂逸周書作雒篇注及衆經音義二引三蒼並曰閫門限也誤與鄭同又鄭風丰篇箋曰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李巡注爾雅釋宮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亦誤以梱爲門限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索隱曰梱門限也案梱門橛也橛居門中而短玉藻正義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車入里門則軸過其上橛高故車不得不高若增高門限則輪不能過雖高其車無益也索隱之說義不可通初學記人部引蔡邕短人賦曰木門閫兮梁上柱視短人兮形如許閫爲門中之橛直立而短故短人似之若門限橫亘不與人相似矣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漢書閫作闑韋昭注曰門中橛爲闑此閫闑同物之明證史記正義以閫爲門限則與闑殊物何以漢書作闑邪檿通作厥閫通作困晏子春秋雜篇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荀子大略篇作井里之厥謂里門之闑以石爲之者故和璧出於其中古者應門之闑或以黑石爲之逸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閫孔注以元爲黑石今京師城門巷門中央豎短石古之遺法也據晏子作困荀子作厥卽閫橛之借字則閫之爲門橛而非門限甚明當以說文廣雅及爾雅注爲正不當如鄭說也漢書王莽傳思不出乎閫顏注曰閫門橛也則是以閫爲闑尤誤江氏愼修儀禮釋宮增注不能辯正反以爾雅注爲非疏矣

旅占

旅占鄭注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引之謹案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見士喪禮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爲始也燕禮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注曰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又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者尊先而卑後公食大夫禮大夫長盥注曰長以長幼也少牢饋食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注曰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昭十三年左傳使五人齊而長入拜社注曰從長幼以次拜社與長占同義管子八觀篇鄉長轄睦尹知章注曰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衆賓又以次序相酬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旅占猶言旅酬旅酌耳古文旅作臚臚亦序也爾雅曰臚敘也臚與旅同敘與序同

主人戒賓

主人戒賓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又乃宿賓注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疏曰云宿者必

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者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卽上文戒賓之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不更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引之謹案鄭賈之意戒賓時廣戒衆賓而正賓與贊冠者亦在其中旣筮而宿賓則惟宿正賓與贊冠者而衆賓不與蓋以戒賓之後猶須筮賓則方其未筮之時尚未知誰爲正賓故以爲廣戒衆賓也今案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鄭注宿戒尸曰重所用爲尸者是少牢未筮尸之時已有將以爲尸之人主人先戒之以明愼重之意則冠禮未筮賓之時亦得有將以爲賓之人主人先戒之以重冠事明矣主人所戒之賓卽所筮之賓猶少牢所戒之尸卽所筮之尸不得以筮賓爲筮冠子者而以戒賓爲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又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自夙興以下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下文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教之謂若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愼爾德也惟冠子者乃有教之之語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其事謂若三加與醴與字之也惟冠子者始執其事主人戒賓與賓對之詞皆指冠子而言而無一語及於觀禮豈得謂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乎鄭君徒以筮賓之前不當先知有賓而戒之而以爲廣戒僚友則何以解於少牢筮尸之前先有尸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知者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改筮則所宿之賓非其所戒不改則所宿卽所戒之賓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鄭注告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注告事畢曰宗人告也疏曰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卽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引之謹案如鄭注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告者兩易其人則經當有以別之不得隱其告之之人而但曰告也且下始云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則告兄弟及有司非擯者明矣上文筮日宗人告事畢而此不言宗人則亦非宗人告矣反復文義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蓋皆宰告之不言宰者承上宰告而省其文士喪禮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告于主婦告于異爵者皆宗人告也而不言宗人亦承上宗人告于涖卜而省其文也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曰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袡鄭亦以爲絲衣家大人曰純當讀黗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義相近古字可通爵弁服固以絲爲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袡亦猶是也若訓純爲絲則於文不類矣史記五帝紀亦曰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周官禮記多謂黑色爲純詳見周官純帛下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引之謹案鄉大夫之鄉賈疏作卿冠義孔疏亦作卿陸德明禮記釋文則作鄉音香劉廣文端臨從賈孔作卿段大令茂堂張觀察古愚顧文學千里從陸作鄉今臚列其說於左而加注以辨之

劉曰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譌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備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

見六卿是也案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不作鄉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据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　段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關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案鄉大夫乃官名非爵名不得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公士也案此說無據鄉射禮注曰達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之人仕至大夫者謂之達者不聞謂之鄉大夫也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案此鄉大夫亦當作卿大夫士冠禮注所謂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此注卿大夫致仕者六字正與彼同傳寫者卿誤爲鄉耳亦猶士冠禮注之卿大夫鍾本陳本及通典通解楊氏圖俱誤作鄉大夫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射禮注鄉大夫乃傳寫之誤不得據以爲解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案敖繼公集說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敖說不足據段用其意而爲此說非也備考書傳無謂同鄉之人仕至大夫爲鄉大夫者每鄉卿一人亦即大夫之一也案此亦用敖氏主治一鄉之說然敖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或云卿主治一鄉者皆未定之說前說是則後說非後說是則前說非矣今乃兩說並用不自相剌謬乎且經義果如此則注當云鄉大夫官名每鄉卿一人或云鄉大夫同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文義乃明何得無一語注釋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案卿大夫若作鄉大夫則文在鄉先生之前鄭當先釋鄉大夫釋鄉之義何待至鄉先生而始云同鄉云鄉中乎至鄉先生而始釋鄉字則上文鄉大夫之不作鄉明矣又案卿大夫人所共曉故鄭不注若作鄉大夫則不得無注矣何以儀禮禮記注皆不釋此三字乎段說難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浹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案古者無大夫冠禮趙文子所行即士冠禮也儒見六卿見於國語不得云不可全見晉有六卿猶見全見其餘諸侯則大國三卿小國二卿人數無多何不可全見之有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案韋昭晉語注引禮作卿大夫與賈孔合則賈孔是而陸非又曰宋明道本晉語注遂以贄見卿大夫當作鄉大夫先生案俗本作鄉大夫先生此元以後人所改不可

從案韋引禮見卿大夫者以文子偏見六卿也不得從誤作鄉大夫且所見非致仕者不得並引先生也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卿大夫者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卿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案儀禮鄭注未嘗云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卿大夫者也賈疏亦無此說禮記鄭注及孔疏皆無此說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案鄉大夫在朝者冠者皆見之先生則惟在本鄉者見之故先生獨釋鄉若謂所見大夫與先生皆同鄉之人則經但云鄉大夫先生足矣下鄉字不可刪乎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誤案賈孔不誤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案陸據誤本作音不可從韋云鄉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可見韋所據作鄉大夫也案此爲俗本所誤據明道本則韋注正作卿大夫未嘗作鄉亦無先生二字張曰鄉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案此沿段氏之誤諸侯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而關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故鄭注就下句爲解案上句鄉大夫何以不解儀禮禮記注又何以皆不解此不可通以上經已見鄉大夫其人自明案上經如作鄉大夫則必當注釋若不注則不知作何解矣不得云其人自明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儀禮士冠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其解貫通上下而又補說經之大夫兼卿也案卿字鄭出上經非經文不言卿而鄭補之也賈疏但云經不言士而不云經不言卿則上經本作卿大夫下經之鄉先生注所謂卿大夫致仕者即承上經卿大夫言之明甚若不言卿而注增成其義則疏必表而著之矣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以此中兼卿義具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案以前注考之則鄉大夫即卿大夫之譌說見上以相承之本言之禮記冠義釋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案此陸氏之誤不可爲據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正作卿大夫與經文注意皆脗合足正釋文之誤初學記禮部下引儀禮正作卿大夫則唐時固有不誤者不獨賈孔也學者擇善而從可矣儀禮雖無音決與此同可證者一也禮記正義複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云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案鄉乃卿之誤在朝之卿大夫對鄉大夫致仕居鄉者言之當作卿不當作鄉衞湜禮記集說引正義云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上卿字雖誤作鄉而下卿字不誤可見沖遠所據禮記本正作卿大夫也不得以誤本作鄉者爲證可證者二也冠禮賈疏云經云卿大夫案鄉乃北宋本之誤字疏曰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正對鄉先生注有鄉大夫而無士言之不得改卿爲鄉且疏不解鄉大夫爲鄉之義則所據經文作卿大夫而不作鄉可知宋魏丁度儀禮要義引賈疏正作卿當從之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經本儀禮禮記字甚完好皆並作鄉案此皆因鄉文致誤不足據然則自來不聞異說唯俗本儀禮疏鄉誤卿不過鈔胥刻工因形近舛錯而已案毛本作卿與經文注意脗合要義亦作卿則魏了翁所據賈疏即如是不得以爲舛錯也儀專據之傳會成說始則誣

賈繼則誣鄭不亦慎乎案鄭賈本作鄉非經也顧千里校吳門黃氏北宋本儀禮疏作鄉不作卿已破其所專據之謬矣案作卿者不譌北宋本作鄉則真譌矣

扃鼏

設扃鼏鄭注曰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說文鼏音扃所以舉鼎也今本作鼏非鼏莫狄反所以覆鼎也㠯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冂音扃今本作冂非冂莫狄反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段氏若膺注曰今攷工記作大扃七个許所據作鼏金部鉉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據此知儀禮古文本亦作鼏古文以鼏密連文今文以鉉鼏連文鄭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則鼏鼏連文轉寫恐其易混故易上字爲扃耳引之謹案段說非也說文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禮上當有周字鼏字注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正與鉉字注合是其明證俗本禮上脫周字而解者遂以爲儀禮若儀禮古文果作鼏鄭安得輒改爲扃乎易作鉉周禮作鼏皆正字故許君引之若儀禮古文作扃乃鼏之借字已言周禮謂之鼏不須更引儀禮矣

孝友時格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鄭注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釋文嘏又作假引之謹案格借字也嘏正字也古嘏格同音少牢饋食禮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格亦借字大福曰嘏特牲饋食禮進聽嘏注曰授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孝友時嘏言唯孝友之人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之字正指嘏而言也下文字辭曰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注曰假大也案假亦與嘏通藝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十六並引作宜之于嘏嘏大福也宜之于嘏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之字亦指嘏而言也前後文義正同不當異訓始醮曰孝友時嘏再醮曰承天之祜三醮曰承天之慶受福無疆皆祝其多福之辭鄭以爲醮者不祝非也敖繼公儀禮集說訓格爲感格尤誤

納采用鴈　下大夫相見以鴈

士昏禮納采用鴈鄭注曰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引之謹案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曰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鴈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曰摯不用死則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下大夫將何以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鴈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索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屬也案鵝亦謂之鴈古人奠鴈正謂用鵝非古用在野之鴈而後人以鵝代之也古者謂鵝爲鴈詳見周官膳用六牲下

袘緆

主人纁裳緇袘鄭注曰袘謂緣釋文袘以豉反又音移士喪禮記縪縪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縪在下曰緆釋文緆他計反劉羊豉反羊豉以豉同紐又深衣純袂緣純邊注曰緣緆也釋文緆徐音以豉反正義曰緆謂深衣之下純也卽裳下緣引之謹案袘緆一字也故同爲裳下緣又同音以豉反集韻袘裳下緣也或作緆敖繼公曰縪緆未詳蓋未知紕與縪袘與緆之本同一字也

布席于奧

媵布席于奧釋文無布字朱梁補石本有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並從釋文或曰下文御布對席與此文相當則有布字爲是家大人曰無布字者是也下文御布對席若無布字則文不成義此言媵席于奧則文義已明鄭注鄉飲酒云席數席也無庸更加布字下文言席于者六皆無布字又各篇中言筵于某處者筵上亦無布字釋文出媵席二字而不言本或作媵布席周南草蟲正義引此作席于奧是舊本皆無布字也布字卽涉下文布對席而衍

必殽全

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家大人曰必字在殽字上則文義不順

必殽全本作殽必全與上文行事必用昏昕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皆文同一例疏曰云殽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是其證朱梁補石及各本皆作必殽全者涉注文殽全而誤注云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此鄭氏約舉經文故無必字引之謹案殽牲體也俎實也士冠禮醮辭曰肴升折俎肴與殽同大雅既醉箋曰殽謂牲體是也殽必全者謂豚之左右體全載於俎也上文經豚合升注曰合左右胖升於鼎也疏曰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是牲體之升於鼎已用全矣及其升俎亦必用全以夫婦各一胖故也少牢饋食禮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殽之全猶腊之純耳鄭注以殽全爲不餒敗不剝傷案凡爲殽者皆不當餒敗剝傷不必昏禮而始然也殆失之矣

三族之不虞

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曰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引之謹案卒有死喪不測之患則不得嫁娶矣何以請吉日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矣今案不無也洪範無偏無黨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呂刑鰥寡無蓋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蓋是不即無也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哀五年左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虞亦憂也無憂謂無死喪也三族無死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不虞左傳之備其不虞襄三年異訓彼謂不億度此謂無憂患也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讀勖帥以敬爲一句云勉帥道婦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敖繼公儀禮集說讀勖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句云汝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引之謹案敖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唯先妣是嗣也大雅江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毛傳曰似嗣也凡詩言先君之思云誰之思嬿婉之求知子之好之字皆與是同義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字辭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爲韻嘉宜爲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常爲韻非是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引之謹案數當音所角切爾雅曰數疾也數之言速也驟也曾子問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是也言前此驟爲婚姻其時未久某之子尚未濯溉於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

至下

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執贄句至下容彌蹙鄭注曰下君所也敖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引之謹案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誠未安矣敖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爲極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恐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也且上文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與捧同是贄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邪今案上文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注曰受贄於庭不受贄於堂句下人君也疏曰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於堂下人君也據此則君受臣贄當於堂上君無下堂迎臣之禮猶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也此云至下蓋謂執贄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去升堂奠贄不遠故其敬益甚故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曰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公食大夫禮記鄉擯由下注曰不升堂也皋陶謨下管鼗鼓鄭注曰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見周官大司樂疏禮運曰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論語子罕篇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

若君賜之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注曰

此謂君與之禮食疏曰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此節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引之謹案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鄉黨篇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案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亦言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明先飯徧嘗膳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辯嘗羞二句爲見客於君之禮以若有嘗羞者二句爲侍食之常禮亦失之鄭注若有嘗羞者三句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正義曰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則曰寡君之老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此下唐石經及各本俱有士字案疏曰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據此則大夫下本無士字特以本篇是士相見禮故注兼士言之耳經文士字後人所加今依戴氏所校集釋訂正則曰寡君之老鄭注曰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俗本者誤作君今從集釋本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士士上各本衍鄉字與疏不合今依戴氏所校刪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引之謹案寡大夫下則曰二字因下文士大夫則曰下臣而衍也戴氏東原校儀禮集釋曰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稱下大夫曰寡大夫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與玉藻互相爲義今案戴說是也鄭注玉藻公士擯節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然則大夫以君命使則擯者稱寡大夫寡君之老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矣鄭不悟則曰之爲衍文而讀大夫下屬且以不稱寡爲句非也敖繼公見俗本大夫下有士字乃謂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尤誤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鄭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引之謹案周禮宅田未知何指若以爲居宅則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云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且致仕者曾爲士大夫豈得遽同疏賤而稱市井之臣草茅之臣乎反復文義當以今文託字爲長蓋羈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衞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於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萬章篇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者故其自稱於君者相若也下文他國之人曰外臣則其不託於此國者矣又案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若然則經文但云處士可矣何爲迂回其文而云宅者乎遍考經傳無謂處士家居爲宅者敖說非

羹定

鄉飲酒禮羹定鄭注曰定猶孰也疏曰孰云定者孰即定止故以定言之引之謹案鄭訓定爲孰而疏以爲定止非鄭義也定者成也言成孰也呂氏春秋仲冬篇以待陰陽之所定淮南天文篇秋分而禾蕘定高注並曰定成也晉語謀既成矣吳語吳晉爭長未成韋注並曰成定也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定與成互文耳孟子告子篇苟爲不孰趙注曰孰成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高注曰成孰也是定成孰三字同義晉語曰秦歲定謂秦歲孰也韋注定安也失之呂氏春秋審時篇謂稻成孰爲定孰故曰定猶孰也

篚下　賓坐取爵適洗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鄉射禮同鄭注皆不言篚下爲何所敖繼公以爲篚南其說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

筵南不敢由便也引之謹案如敖所說主人在洗北因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南賓在洗南亦當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北而燕禮大射儀並云賓洗南坐奠觚于篚下鄭注曰篚下篚南賓在洗南而奠觚卽于篚南彼又何以由便乎賓敢由便而主又何以不敢由便乎敖說殆不可通今案主人奠爵于篚下謂篚北也蓋篚在洗西主人適洗南面位在洗北面下句遂云坐奠爵于篚下則亦在篚北矣此及鄉射禮並云賓進東北面辭洗鄭注鄉射禮曰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洗與篚東西相值賓東北面於洗篚之南則主人南面於洗篚之北身在篚北而奠爵于篚南此勢所不能也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與盥洗鄭注曰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篚下爲篚南主人適洗南面則篚下爲篚北正所謂賓自外來主由內出也篚在洗西賓北面於洗南則左手近篚奠于篚南者當以左手主人南面於洗北則右手近篚奠于篚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又案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洗下蓋脫南字鄉飲酒禮云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燕禮云賓洗南坐奠觚大射儀云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是賓之所適皆在洗南異於主人之適洗北若不言南則無以別於主人之適洗矣主人適洗北不言北者主人降自阼階本在洗北（洗設于阼階東南）故不言北也賓降自西階亦在洗北而其所適則在洗南若不言南則嫌於適洗北矣故賓之適洗不得不言南也鄭於燕禮大射儀之奠于篚下並云篚下篚南以上文洗南而知之也而鄉射禮之奠爵于篚下則不云篚南蓋上文賓坐取爵適洗下已脫南字故無以定其方位也當據鄉飲酒禮補南字

公如大夫入

公如大夫入鄭注曰如讀若今之若疏曰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常公則非常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今本常譌作當）引之謹案下文公升如賓禮賓禮已見於上文故言如此大夫入而賓主降之禮上文所未有不得遽言公如之也廣雅曰與如也與可

訓爲如如亦可訓爲與論語先進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是也史記虞卿傳予秦地如毋予孰吉（今本如上衍何字辯見讀書雜志）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如卽與也公如大夫入者公與大夫入也鄭讀如爲若若亦與也召誥曰旅王若公謂陳言於王與公也

服鄉服

賓服鄉服以拜賜唐石經及各本同儀禮經傳通解刪上服字說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集說同宛平嚴氏鐵橋唐石經校文曰案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與經文無異是經注必有一誤然經文爲賓鄉服絕無證據安知非注文轉寫衍一服字而敖氏等輒刪經就注未免武斷家大人曰嚴說是也唐石經衹載經文而不載注唐石經作賓服鄉服則經文有兩服字矣經文有兩服字則注文衹有一服字當云今文曰賓鄉服矣今本注文亦作賓服鄉服上服字乃涉經文而衍非經文涉注文而衍也注不云今文無服而云今文曰賓鄉服者今文有一服字則不得言無服且古文有兩服字若言無服則於兩服字不知何指故必全舉其文云賓鄉服也鄉射禮記君射則爲下射注云今文曰君射則爲下言今文無下一射字也聘禮迎于外門外注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言今文無上外字也覲禮迎于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外言古文無上外字也例並與此注同

先生君子

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注曰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君子處士也引之謹案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賓介處士賢者處士賢者卽國中有盛德者也然下文云賓介不與則處士有德者但爲鄉飲酒之賓介而此日不與其事豈得復告于處士有德者乎君子蓋卽上文之諸公大夫也鄉飲酒之日諸公大夫或來或否其不來者則可與於此日之息司正故必以告焉鄉飲酒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舊讀上七字絕句失之辯見禮記）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荀子尚賢）

(黨今天下之士君子臨衆發政而治民莫如尚賢而使能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見此篇注)大夫謂之君子(喪服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注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曰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之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唐石經以下卿作鄉辨見劉端臨遺書)卿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案君子專謂卿大夫也卿大夫位尊於上故侍坐爲若國中賢者在所宜尊則與賢者相見之士何必非賢者乎士亦可與賢者爲友不必皆以爲師而侍坐於其側也論語季氏篇侍於君子有三愆皇侃義疏曰卑侍於尊則君子謂卿大夫也)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注曰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則君子也曲禮曰侍坐於先生又曰侍坐於君子又曰侍坐於長者斷無不及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卽卿大夫也蓋卿大夫之已致仕者爲先生未致仕者爲君子經言告于先生君子謂此二者也先言先生後言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禮之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曰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亦失之

縮霤

鄉飲酒禮記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鄭注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古文縮爲蹙引之謹案東西可謂之橫不可謂之從鄭說非也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磬在兩階之閒其北則霤矣(說文霤屋水流也故屋水所注之處亦謂之霤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又曰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磬雖不在霤而近於霤故曰蹙霤考工記弓人夫角之本蹙於刲而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刲而不休於氣鄭彼注曰蹙近也正與此蹙字同義縮乃蹙之假借耳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鄭注曰侯道五十步(疏曰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鄭云步也)此乏去侯北十丈(疏曰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爲十丈)西三丈(疏曰經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云三丈也)疏曰云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案此說無據考書傳無訓黨爲旁者)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案注謂去侯北十丈非謂居侯旁十丈也)敖繼公曰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案西五步乃取節於侯黨參之一則取數於侯道二者各殊不得彊爲牽就也)引之謹案賈氏敖氏之說皆非也之一二字當在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爲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考工記車人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隱元年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文義正與此同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言乏參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乏去侯北十丈也黨所也(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禮器曰父黨無容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侯黨設侯之所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十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注言去侯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爲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傳寫者誤倒之一二字於侯黨下於是乏參侯道遂成不了之語而居侯黨西五步六字之閒雜以他句之字頓使文義隔絕且有參而後有一不於參侯道言一而於居侯黨言一則文不成義矣賈氏敖氏不能釐正但據已誤之本多方牽就而卒不可通豈知依注以考經其脈絡本自分明百世而下猶可改而還其舊邪

三耦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儀禮經傳通解曰此拾取矢字疑衍戴氏東原曰下乃云司射作上耦取矢因序上射下射取矢之儀繼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此三當爲二)則此惟袒決遂未拾取矢明矣此句拾取矢三字當是因上文遂命三耦拾取矢而衍引之謹案拾取矢非衍字也上文既云命三耦拾取矢則自皆袒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耦拾取矢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袒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既而上耦拾取

矢既而中下二耦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皆袒決遂之時尙未拾取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猶主人戒賓之時尙未射也而其事歸於射則統謂之鄉射之禮耳且下文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相對爲文不得以爲衍字

衆賓未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鄭注曰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曰云未猶不也者以其第一番惟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引之謹案後有拾取矢禮故經不言不而言未未之云者此時雖不拾取矢而後此終將拾取矢也下文曰衆賓繼拾取矢是也若直言不則有以別於三耦之拾取矢而無以見夫後此之衆賓拾取矢矣上文云未旅以射後始旅酬也獲而未釋獲以三耦射中始釋獲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以三耦卒射乃由其階降也此云未拾取矢亦然欲見後此之衆賓拾取矢故於此時言未拾取矢也注尙未達經意

二大夫媵爵如初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各本並同唐石經大夫下重出大夫二字石經考文提要曰案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云云疊媵爵二字此疊大夫二字例同下經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亦疊大夫二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此說非也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絕句則下句自當疊媵爵二字下經射人乃升大夫絕句則下句亦當疊大夫二字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以者字絕句二大夫屬下讀則不當疊大夫二字矣若以二大夫屬上讀則文不成義燕義正義引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亦以者字絕句上經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請媵爵者請致者皆以者字絕句則二大夫之不屬上讀明矣唐石經疊大夫二字非校勘記曰疏讀二大夫媵爵如初爲句則不疊大夫二字大射亦不疊又曰前經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云云此經不言公命不言小臣作俱省文也

爲大燭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唐石經閽人句內無大字唐石經校文曰大射儀無大字明此亦當無又此節注與大射儀注正同唯作燭作大燭爲異大字當是後人校增疏云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兩大字亦非賈氏本文何以明之周禮司烜氏其墳燭庭燎注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門外之文與此句相當而彼疏但引上句甸人爲大燭於庭不引此句爲此非大燭也以是明之家大人曰嚴說是也案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則門外不用大燭矣疏云詩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央而於庭設大燭並指此甸人執大燭之文也以上賈疏大燭專屬甸人則閽人所爲者非大燭矣後人惑於司烜氏注樹於門外曰大燭之文遂於此句及注疏內各加大字既不合大射經文又與本注本疏相抵啎斯爲謬矣小雅湛露正義及初學記器物部引燕禮皆作閽人爲燭於門外無大字正義又云彼兩階與門言燭唯庭言大燭此尤其明證也孫氏頤谷讀書脞錄反據後人妄加之字以證經文其失也惑矣

賓爲苟敬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集說曰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淩氏次仲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曰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從羊省與苟且字不同引之

謹案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也上文賓取肺坐絶祭嚌之又席末坐啐酒此則云不嚌肺不啐酒則其禮殺於賓可知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

栗階

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鄭注曰栗蹙也謂急趨君命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引之謹案栗階卽歷階也古栗歷聲近而通考工記栗氏爲量古文栗或作歷是也古音栗在質部歷在支部二部之字或相通借若士冠禮古文鼏爲密周官大司寇故書蹕作避是其例也密蹕在質部鼏避在支部記云栗階不過二等則歷階亦當然賈氏失之

度尺而午

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曰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曰度尺者卽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引之謹案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橫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之禮故不與鄉射同若仍以鄉射之物解之則經文何不云從三尺橫尺二寸而但云度尺邪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羨度尺鄭彼注曰羨猶延其袤一尺是度尺爲度一尺之明證再以設乏例之鄉射之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從長而橫短猶物之從三尺橫尺二寸亦從長而橫短也大射之乏去侯西北皆十步十步爲六丈六尺爲步從與橫等猶物之度尺而午亦從與橫等也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鄭注鄉射記不引度尺而午注大射儀不引物長如笴距隨長武則其不同可知賈氏未達鄭意耳

梱復

揚觸梱復鄭注曰梱復謂矢至侯不箸而還復引之謹案注內至字正釋梱字廣雅曰梱至也悃與梱同聲梱之爲至猶悃之爲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

及期夕幣

聘禮及期夕幣引之謹案凡言期者皆行事之正日士冠禮前期三日疏曰冠日爲期士昏禮注曰期取妻之日周語韋注曰期將事之日也行聘禮之正日尚在鄭國此則將聘而遣使非行聘之正日且在使者未行之前亦非遣使之正日下文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云云乃遣使之正日不得稱期也期字蓋後人所加當以及夕幣連讀夕幣乃禮之節次故言及以明之猶此篇之記言及享周官司儀言及將幣也鄭注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但釋及夕幣三字而不及期字賈疏亦然則經文無期字明矣唐石經誤衍此字而後人因之非也敖繼公不能釐正乃牽就其說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案夕幣非行事之正日本不可以言期何須請期告期乎敖說誤甚

遂以入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旜家大人曰上竟字因下竟字而衍故鄭注曰遂以入因道之入下無竟字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則無竟字可知且賓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下文下大夫以賓入亦非止道之入近郊經曰大夫帥至于館故亦統言之曰遂以賓入也賈疏之述

經文亦當作遂以入今本入下有竟字則後人據已衍之經文加之也疏文曰君使士請訖乃遣以入竟竟字亦後人所加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彼疏曰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入下無竟字故知此疏亦無竟字也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入下亦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周語宋明道本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云遂以入竟告也此釋正文以告二字今本國語刪去告也二字存遂以入竟四字以從聘禮不知聘禮原無竟字且聘禮之遂以入指士言之非指關人言之此誤之又誤也

志趨

記賓將授志趨鄭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足蹜蹜如有循下文曰下階再三舉足又趨注曰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引之謹案鄭以志趨為卷豚而行是也其訓志為念則失之志者微也玉藻曰卷豚行不舉足不舉足則趨步微小故曰志趨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志微噍殺四字平列則志與微同義鄭彼注訓志為意亦失之素問陰陽類論曰大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王冰注曰脈伏鼓擊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上控引於心而為病也志心謂小心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之謂也是古人謂微小為志也古字志與職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義亦同

舍息 舍氣

下階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又及享發氣焉盈容注曰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為舒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此皆古人讀舍為舒之證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鄭讀禽羞俶獻比為句注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引之謹案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讀當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乃請觀也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

至再拜

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鄭注曰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曰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卽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引之謹案一拜之時豈得遽謂之再拜賈說非也至再拜再當為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皆言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及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卽至壹拜之譌何須又言公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為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中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上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

賓栗階升

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唐石經無賓字戴校集釋曰考此句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唐石經無賓字者是今從之校勘記曰案上有公降一等云云則此賓字不宜刪燕禮公有命節疏引亦有賓字石經非也家大人曰案燕禮疏引此云公降一等辭賓升此約舉其文耳不必字字皆同云賓升者加一賓字取其易曉上文疏引此亦加一賓字非此文實有賓字也聘禮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與此文略同而下句但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也以彼證此則無賓字者是

匹馬卓上

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曰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引之謹案十馬不應異色馬色亦不應獨尙白白顛之馬謂之的顙又不得單謂之的謂之卓也鄭說殆未安今案卓之言超也絶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絶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趠絶也李善西都

賦注逴踸(與逴同敕角切)猶超絶也匡謬正俗曰逴者謂超踰不依次第逴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趻踔而行漢書河閒獻王傳贊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敕角切)說文⿰禾卓(竹角切)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禾卓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古者上與前同義(詳見詩兩服上襄下)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中庭西上之上殊義

異姓小邦

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家大人曰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者卽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隱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爲長

右縫

喪服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唐石經校文曰案釋文所列傳文條屬之後卽繼以六升至爲注作音始云右縫扶弄反下左縫出縫皆同疏釋傳文亦不及右縫至釋鄭注始有之則右縫二字乃鄭注非傳也家大人曰嚴說是也鄭注雜記云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彼注兼釋右縫此注獨釋條屬而不釋右縫則傳文之無右縫益明矣且雜記之右縫對小功以下左縫言之此無小功以下左縫之文則無庸言右縫也唐石經自繩以下升以上共闕七字字數與今本同則唐石經已衍此二字矣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六引此無右縫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公士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鄭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又傳公卿(此二字後人所加)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注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引之謹案此篇言公者皆謂諸侯無謂公孤者公之外但言大夫士無言卿者(下文大夫爲舊君疏曰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徧考書傳亦無稱公卿爲公士者鄭說非也今案公士二字當絶句(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玉藻公士擯)公士與大夫之衆臣相對爲文言公之士爲公布帶繩屨降於大夫之絞帶菅屨大夫之衆臣爲大夫布帶繩屨降於室老之絞帶菅屨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夫食粥士疏食水飲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鄭彼注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聘禮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士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老謂室老士大夫之貴臣士謂衆士卽衆臣也鄭彼注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蓋以士爲邑宰不知聘禮之士乃貴大記所謂衆士非喪服之室老士也室老士卽室老非謂室老與邑宰也辨見下)是公之士異於大夫猶大夫之衆臣異於室老也公之大夫與大夫之室老爲其君食粥則服絞帶菅屨公之士與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疏食水飲則服布帶繩屨此等殺之相準者也(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其等殺亦與此同)下文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皆以公與大夫相對爲文是其例矣傳內公卿二字因注而加也(賈疏頻言公卿大夫則所據本已衍公卿二字)蓋注誤以公士爲公卿後人遂加公卿二字於傳矣不知喪服一篇屢言公大夫士公則諸侯士則一命者也作傳者何至忘其體例而以公士爲公卿乎其非傳文所有明甚大夫室老士貴臣室老士三字當連讀謂士之爲室老者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非室老者謂之衆士則室老亦士矣室老士乃衆士中之貴者故曰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不直曰室老而曰室老士者欲明大夫之貴臣與衆臣皆以士爲之故云室老士言室老士則衆臣亦士矣鄭以士爲邑宰大夫邑宰而稱士何以別於經

文之公士乎又何以別於衆士乎且室老邑宰職也士爵也貴臣中若有邑宰則當稱其職曰邑宰以與室老相匹今於室老則稱其職而於邑宰則又不稱其職而稱其爵曰士無是理也下記曰君之所爲兄弟服（此君謂大夫）室老降一等喪大記曰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無言邑宰者不得如鄭所云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舉大夫之衆臣近臣以該公之衆臣近臣也公之衆臣則士也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鄭注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則君服斯服者諸侯之近臣如是大夫之近臣亦得如之耳故言大夫之衆臣近臣而公可知矣君謂有地者也此釋大夫亦得稱君之義若公之爲君義本衆著故傳略而不言非謂經文君字但謂大夫也

櫛笄

喪服記傳惡笄者櫛笄也鄭注曰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疏引玉藻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以釋之云彼樿櫛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笄又釋之云樿榛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引之謹案榛木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笄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笄且樿木爲笄則直稱樿笄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言櫛笄乎鄭賈說皆失之今案櫛當讀爲卽卽柞木也柞木粗惡故以爲喪笄爾雅曰櫬采薪采薪卽薪舍人曰櫬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光曰荆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卽薪皆柞木之別名也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卽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笄是也說詳爾雅采薪卽薪下

繶緇約純

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議誤曰案釋文云緇純中無約字鄭氏注周禮屨人全引此文亦無約字今有約字後人加之也從釋文家大人曰張說是也或以疏中繶約純並舉而謂經文當有約字非也疏以鄭引士冠禮緇約繶純故並釋約字乃釋注非釋經也屨人注引此文作皆繶緇純疏云緇純純用緇是鄭陸賈所見經文皆無約字唐石經有約字卽涉注文緇約繶純而衍

用二鬲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家大人曰用二鬲上當有盛字釋文不爲盛字作音則陸本無盛字唐石經及諸本無盛字從陸本也疏云前商祝奠米飯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又周官舍人疏引此文云鬻餘飯盛以二鬲（以用古字通說見周易終不可用也下）則賈本有盛字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從賈本也案鬲所以盛鬻若無盛字則文義不明先鄭司農注周官小祝引此文云粥餘飯盛以二鬲是先鄭所見本有盛字

鱄鮒　絺布

引之謹案士喪禮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士虞禮記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魚鱄鮒九者或用鱄或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升魚鱄鮒九當以升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鱄或鮒而兼言鱄鮒猶冪尊或絺或布而兼言絺布也（見下）當其用鱄則不用鮒當其用鮒則不用鱄矣否則鱄鮒並用於一時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安所得而中分之乎鄭注賈疏皆未之及故略言之又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戸兩甒醴酒冪用絺布鄭注曰絺布葛屬疏曰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謹案冪用絺布者夏用絺冬用布也燕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曰夏宜用綌冬宜用錫大射儀冪用錫若絺注曰錫細布也絺細葛也以此例之冪用絺布猶言冪用絺若布耳絺用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亦是或丁或巳唯其所用與此冪用絺布文義正同鄭合絺布爲一物非也

衆人

士喪禮下篇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卽位唐石經衆人作衆主人集說云今本脫主字以記考之可見盧氏抱經儀禮詳校曰疏

疊經文亦無主字下云自衆主人以下云以下則不專指衆主人作衆人者是也家大人曰盧說非也士喪禮全篇皆言衆主人即位衆主人復位無言衆人者亦無言衆主人以下者此文與上篇衆主人東即位同故鄭注云東方之位賈疏本云衆主人東即位者唯主人主婦升衆主人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今本衆主人東即位者無主字衆主人從柩作自衆主人以下從柩多自以下三字（後人加此三字以牽合衆人二字而盧遂爲其所惑）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刪未誤之疏賈氏無此謬也後記云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與此文略同（彼疏云衆主人東即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升衆主人乃即阼階下西面位說與此疏同今本作衆主人以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以下二字亦後人所加顯與記文不合）則此文本作衆主人明矣通典禮四十五正作衆主人東即位當從唐石經

竹䈙蓋

燕器杖笠翣鄭注曰笠竹䈙蓋也疏曰䈙竹之青皮集韻音敷家大人曰䈙蓋萿字之譌（萿之爲䈙因與笠竹等字相涉而誤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䈙字唯集韻有䈙字訓爲竹青皮則北宋本儀禮注已譌作䈙）郭璞爾雅注萿音敷萿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爲竹青皮說文笢竹膚也衆經音義引埤倉曰篾析竹膚也膚與敷古同聲集韻音敷即本於釋文今本釋文䈙字無音傳寫遺脫耳錢氏曉徵答問謂䈙當作箁案箁與䈙字不相似若本是箁字無緣誤爲䈙也或曰說文筡析竹笢也笢竹膚也筡字或作篠因譌而爲䈙案字書韻書皆無篠字謂筡或作篠不知所據何書也

著用茶

記茵著用茶鄭注曰茶茅秀也釋文著字無音引之謹案著讀爲褚謂以茅秀實茵中也夏小正七月灌荼傳曰灌聚也荼雈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廣雅曰茵蔣席也案以雈葦之秀褚蔣猶以茅秀褚茵故夏小正四月取荼（此謂茅秀）傳曰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褚與著古字通上篇說幎目之制云著組繫注曰著充之以絮也著亦與褚同

翭矢　志矢

翭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識誤曰案釋文翭字上更有一矢字從釋文盧氏抱經儀禮音義攷證曰本作矢翭矢後人刪去上一矢字耳上矢字爲下翭矢志矢作目非衍文也家大人曰翭矢一乘本作矢（句）翭一乘志矢一乘本作志一乘翭與志皆承上矢字言之故不更言矢今本翭上無矢字而下文作翭矢志矢者矢翭誤作翭矢後人不達又於志下加矢字以對翭矢耳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案釋文出矢翭二字而釋之云音侯又音侯是陸本翭上有矢字而翭下無矢字若翭下有矢字則當出翭矢二字不當出矢翭二字矣又案鄭注云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則正文但言翭而不言翭矢可知注又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曰若射之有志則正文但言志而不言志矢又可知又賈疏云引尚書盤庚者證志爲準擬之事又云前重後輕者據殺矢翭矢枉矢絜矢增矢茀矢而言此志是恆矢痺矢無前重後輕又周官司弓矢注云恆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正指此文志一乘軒輖中而言則志下之無矢字益明矣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鍭翭古字通）大雅行葦曰四鍭既鈞是鍭矢但言鍭之證也爾雅曰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是志矢但言志之證也張氏盧氏但知上矢字之非衍而不知下兩矢字之衍失之矣後漢書南蠻傳注引此作矢鍭一乘鍭上有矢字而鍭下無矢字與釋文合周官司弓矢疏引此作志一乘無矢字與彼注此疏皆合今據以訂正

右取肝

士虞禮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引之謹案右字後人所加尸既左執爵則取肝之爲右手可知故省右字鄭注曰取肝右手也則經文無右字明甚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上文尸祭鉶嘗鉶注曰右手也士昏禮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注曰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鄉飲酒禮賓坐左執爵祭脯醢注曰祭脯醢者以右手皆以經無右字故表而出之也又上文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下記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皆以右手取而省右字

沐浴不櫛

記虞沐浴不櫛鄭注曰沐浴者將祭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今文曰沐浴敦曰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宜刪家大人曰敦說非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多而浴少既浴則未有不沐者而敦乃存浴而去沐一謬也沐與櫛事相因既不沐矣又何須言不櫛乎而敦乃存不櫛而去沐二謬也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喪服四制云三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而敦以沐爲衍文三謬也疏之釋注出沐浴至沐浴五字則注首之有沐字甚明下文沐浴櫛搔翦疏云上文虞沐浴不櫛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則記文之有沐字又甚明又唐石經及雜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敦以爲衍文四謬也敦以爲衍文者特未解鄭注今文曰沐浴五字耳德清許氏周生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下文沐浴櫛搔翦注曰今文曰沐浴搔翦是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而其義自明此解正合注意足袪敦氏之惑

降階還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也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鄭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閑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也引之謹案下降階二字蓋衍文也當以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疏引此已作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敦繼公集說爲之辭曰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今案降階若分祝與尸則記當云祝降階又鄉尸尸降階還文義方明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爲之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人亦是祝先尸後何以不兩言出戶兩言過主人乎且上文經曰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是出戶降階出門皆以尸爲主何得先言祝降階乎敦說非也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祝在尸前故以還鄉尸爲節升階則祝在尸後不得有還鄉尸之節矣鄭注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曰延進也告之以升注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曰在後詔侑曰延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亦曰自後詔侑之曰延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階如升時皆還鄉尸乎且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閑無節是釋還及門相連之義又曰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是釋及門如出戶之義中閑亦不得有降階如升時之語此必非鄭注原文也疏曰經雖不言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時明降階如升時故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則賈所據本已增此五字矣

普淖　明齊　普薦

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鄭注曰豕曰剛鬣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鄭意謂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黍不得在嘉薦之上也今案祝號之次第不必盡依陳設之先後設俎在菹醢之後而普曰絜牲剛鬣是不必如其先後也又何嫌於香合之在薦前乎）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此以爲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又下文明日以其班祔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注曰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爲醙引之謹案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涚齊又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爲二不得謂明水爲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爲醴齊案下文之溲酒舉酒以該醴也附祝辭但言溲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古無謂醴齊爲明齊者）溲酒之溲今文作醙鄭注聘禮曰醙白酒也下祔祝辭單言溲酒則溲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爲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寫者錯亂在下耳絜牲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爲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明粢非稷也曲禮稷曰明粢後人所加辨見程氏通藝錄）乃字通作齍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此云絜牲剛鬣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齍號也剛鬣香合乃其專號絜牲明齊則其總號也明猶絜也（見小雅楚茨箋祭統中庸注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明齊絜粢

也桓六年左傳絜粢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其祭祀之明齍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齍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箋曰以絜齊豐盛齍字正誤明字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爲韻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擧黍以該稷也簋實尊黍言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佐食摶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爲黍稷如注云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是大和爲有黍稷之由不得遂謂黍稷爲大和也桓六年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豈得遂謂牲爲普存乎淖者濡且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水淖弱以清呂氏春秋別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滒高誘注曰饘粥多瀋者謂之淖今本作滒誤昭七年左傳釋文引孫炎爾雅注曰瀋淖糜也是其證是淖爲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是羹爲濡且濁之物也淖又訓和和味者莫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是鉶羹乃和五味普淖之名非鉶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鉶于豆南豆則嘉薦鉶則普淖也故祝辭連言之鉶羹已謂之普淖矣則祔祝辭之普薦非鉶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鉶見特牲饋食禮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祭爲籩實脯籩實嘉薦爲豆實普淖爲鉶實則普薦爲俎實與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祔禮如特牲饋食見上則所謂普薦者當謂牲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絜牲剛鬣則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則不言牲明普薦中已兼有牲矣祭義曰薦其薦俎下薦字謂豆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宣十六年左傳作享有體薦正義曰注國語者皆云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是俎亦得謂之薦

始虞祝辭譌文　祔祝辭脫文

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合事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疏曰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引之謹案下文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祔於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少牢饋食禮之歲事及此篇再虞三虞之虞事卒哭之成事小祥大祥之祥事無不皆然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之祫也始虞爲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祔祭甚遠而預稱祫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祔漸近矣而反不稱祫事而稱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顚倒者乎今案哀薦祫事祫當作虞葬日虞爲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之上說見下又曰哀薦虞事者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從古文又期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祔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說見下皇祖當爲皇考曲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文祔祝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

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引之謹案適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祫事祫者合也合於皇祖也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祔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祫事之當在祔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祫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子子當爲孫說見上已是吉祭之詞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薦此某事之文祔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祫或稱祥耳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相亂遂至脫於此而反見於彼於是始虞之祝與祔祭無別解者雖

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三虞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鄭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二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引之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擧上文之詞士虞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後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詞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也始虞再虞三虞猶冠禮言始加再加三加始醴再醴三醴皆遞及之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上文禮及萬氏皆如初亦兼兩事而言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爲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敖繼公讀此不害乃以三虞卒哭爲一事云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大誤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附與祔同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鄭彼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稱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雜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

又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日遂少一日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義 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則天子之第九虞在第八虞之明日而爲十六日諸侯之第七虞在第六虞之明日而爲十二日大夫之第五虞在第四虞之明日而爲八日士之第三虞在第二虞之明日而爲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今列其說而正之如左

天子九虞十六日如丁日始虞上文再虞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檀弓曰葬日虞 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皆用柔日壬日九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九虞凡十六日今案九虞當在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九虞凡十七日

諸侯七虞十二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皆用柔日戊日七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二日今案七虞當在己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三日

大夫五虞八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皆用柔日甲日五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五虞凡八日今案五虞當在乙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五虞凡九日

士三虞四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皆用柔日庚日三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三虞凡四日今案三虞當在辛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三虞凡五日

卒哭他用剛日

鄭注曰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敖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引之謹案鄭謂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誠不安矣敖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詞而云他乎今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再虞下當有三虞二字 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閒一日矣以是例之則三虞與再虞亦當閒一日己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日卽是剛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士喪禮及檀弓皆言祔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明日是卒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日雖爲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爲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他用剛日明所用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依明日以其班祔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明日則當遠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以見所用者之非明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也他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第二剛日也如辛日三虞則甲日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矣或曰三虞以後剛日尚多何以知其必爲第二剛日也曰日無常則當卜筮今卒哭不關諏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避去明日不用則所用者非第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閒一日而三虞與卒哭乃閒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閒二日而後卒哭也曲禮喪事先遠日注曰孝子之心正義曰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義與此同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閒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之吉祭矣故閒二日以別之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見曲禮正義天子九虞十六日也當云十七日說見上諸侯七虞十二日也當云十三日大夫五虞八日也當云九日士三虞四日也當云五日檀弓正義曰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喪服小記謂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蓋卒哭與虞本不相接故報葬之後可遲至三月而卒哭也若必當相接則報虞之明日已行卒哭之祭何待三月之久乎此又三虞之明日不卽卒哭之一證矣說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

尸俎胻俎皆有肩臂

其他如饋食鄭注曰如特牲饋食之事或曰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胻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曰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左胖之臂以爲虞祭以與已同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引之謹案據賈疏則注內胻俎當爲胙俎謂主人俎也今作胻俎者涉上注胻俎而誤胻俎心舌安得有臂乎肩衍字也特牲饋食記曰尸俎右肩臂胙俎臂是尸俎胙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胙俎無不得云皆有

孝子某

孝子某孝顯相引之謹案子當爲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兩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爲兩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祔祭則統於尊而告祖不得兩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隮祔爾孫始謂祔其父於皇祖耳猶金縢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曰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於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爲皇祖少牢饋食禮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案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皇考曾祖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而稱皇祖是謂曾祖爲皇祖矣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哀二年左傳衛大子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對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敖繼公謂以孝子爲稱主於祔者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薦此常事

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鄭注曰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引之謹案葬而虞卒哭而祔皆禮之常者何以不言常事而小祥獨稱之鄭賈之說非也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爲常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

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

乃朼

特牲饋食禮乃朼鄭注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家大人曰經文當作乃朼載注當作朼右人也左人載之朼右人也是釋經朼字左人載之是釋經載字也今本經尾脫載字（唐石經已然）而注首又脫朼字矣下文之卒載卽承載字言之則此文當作乃朼載明矣周官御僕注引此正作乃七載（七與朼同）士喪禮亦作乃朼載彼注云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說與此注同則此注亦當作朼右人也明矣

兩鉶芼

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識誤曰及兩鉶芼監本云及兩鉶鉶芼多一鉶字今從諸本唐石經作兩鉶鉶芼家大人曰作兩鉶鉶芼者是也上鉶是盛羹之器下鉶卽羹也鉶所以盛羹故因謂羹芼爲鉶芼後記云鉶芼用苦若薇義與此鉶芼同又下文尸祭鉶嘗之鄭注云鉶肉汁之有菜和者引曲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疏曰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然則兩鉶鉶芼猶言兩鉶羹芼故必重一鉶字而其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有芼而無羹於文爲不備矣召南采蘩正義引此亦作兩鉶鉶芼是唐人所見本皆重一鉶字當從唐石經

祝命挼祭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鄭注曰命詔尸也引之謹案尸尊不可以命徧考士虞特牲少牢三篇無言祝命尸者鄭說非也今詳審經文祝命挼祭四字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寫者錯亂耳祝命挼祭命佐食挼祭也士虞禮曰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擩與㨎同）祭于豆閒其下乃云祝命佐食墮祭（墮與挼同）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然則此文祝命挼祭亦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明矣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文但云祝命挼祭不言命佐食者因下句佐食取黍稷肺祭而省其文也猶士虞禮祝命佐食爾敦此篇則云祝命爾敦亦是因下句佐食爾黍稷而省耳（稷字誤衍辯見下）祝命挼祭與佐食取黍稷肺祭相連則所命者爲佐食可知故省佐食之文若置之尸左執觶之前則與佐食取黍稷句相隔太遠不知所命者爲何人矣非屬辭之序也自祝命挼祭誤倒於尸取菹擩醢之前遂有古文作擩之誤本說者因謂挼祭亦兼擩解（竝見士虞禮疏）不知挼祭從無擩醢之文何得以儀禮之挼祭與周官大祝之擩祭混而爲一乎

爾黍稷　反黍稷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據下文佐食摶黍及乃食祭鉶疏則此處經文似無稷字鄭注摶黍曰獨用黍者食之主疏曰按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又乃食祭鉶疏曰前正祭之時佐食爾黍於席上是也據少牢饋食禮爾上敦黍于筵上疏則此處經文又似有稷字彼疏曰按特牲黍稷此及虞皆不言稷者文不具是也引之謹案稷衍字也（因上文佐食取黍稷而衍）特牲饋食設黍稷兩敦但云祝命爾敦尚不知所爾者爲何敦故必箸之曰爾黍言所爾者乃盛黍之敦也兩敦必爾黍者黍在西爲上敦爾其居上者耳黍必居上者黍爲食之主也特牲之禮雖與少牢不同而所爾者皆上敦上敦者在西之敦也少牢羊俎在豆東魚在羊東敦黍設于羊俎南敦稷設于魚俎南則黍在西矣東爲下西爲上先設在西之黍所謂上敦也（設敦西上而以在西之敦爲上猶士虞禮之陳鼎北上而以在北之鼎爲上鼎也）特牲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在西者黍也士虞禮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亦是以西爲上（士虞又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而云黍其東稷則黍在西矣士虞記曰其他皆如饋食則特牲饋食之設兩敦當與虞同是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爲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有黍而無稷不得兼言爾稷明矣且士虞云祝命佐食爾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亦但爾黍而不爾稷稷非上敦也又士昏云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又云贊爾黍亦是爾在西之黍

不應特牲又爾稷也當如下文疏所引作爾黍于席上而無稷字爲是不然則黍稷各一敦若兩敦並爾則但云佐食爾爾敦于席上其義已明何待分言黍稷乎又案下文反黍稷于其所（謂反黍敦于俎南）亦不當有稷字佐食所爾者惟盛黍之敦則所反者亦惟盛黍之敦士虞云反黍如初設但言反黍而不言稷是其例也蓋經文爾黍下已衍稷字後人不知其誤又據以增稷字於反黍下耳以士昏士虞少牢三篇合考之則此篇之衍字顯然鄭注不釋此篇兼言爾稷之故則本無稷字可知喪大記正義引此亦作爾黍于席無稷字與特牲疏同少牢疏蓋後人所改

拜

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唐石經及各本同戴校集釋云還東面下衍拜字上文云賓北面拜下文云主人答拜答賓北面之拜也主人答拜下乃云賓奠觶于薦南則上文賓坐取觶還東面之時猶未奠觶也未奠觶則不得拜明矣且亦無賓兩拜主人止答一拜之理

西南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識誤曰案下文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此南字亦當爲面集釋集說並同或曰唐石經亦作南張氏以意改爲面而李氏敖氏從之家大人曰張改南爲面是也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故主人事尸禮畢事養者禮畢皆出立於戶外西面主人西面故祝東面告利成與主人相鄉也疏云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戶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箋云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以上賈疏）然則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位雖有堂下階上戶外之不同而西面則同若戶外西南則非主人之位且與祝東面告利成不相當矣唐石經作西南字之誤耳楚茨正義引此正作立于戶外西面又云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今文淳作激

記淳沃鄭注曰今文淳作激釋文曰激一本作淬劉本作徼引之謹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爲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激又譌爲徼也（隸書敦字或作敦與敫相似加水則與激相似）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爲敦是其證矣

主人拜送

少牢饋食禮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家大人曰主人拜送本作主人西面拜送凡主人主婦事尸皆西面故上文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下文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主婦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祭統正義云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是也又案士虞禮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疏云案少牢（各本少牢上衍特牲二字今據下文刪）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北面相反故云變吉也特牲直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彼疏兩引此文皆云西面自唐石經始脫西面二字而各本遂沿其誤

迎尸

少牢下篇主人出迎尸家大人曰尸下當有侑字上文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故主人出而並迎之下文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即承此文迎尸侑言之後人以鄭注賓客尸而迎之云云但言尸而不及侑故刪去侑字不知鄭君之意自以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尸則待尸同於賓客（說見疏）故但言尸而不及侑非謂主人迎尸而不迎侑也上文議侑于賓疏云自此盡侑答拜論選侑幷迎尸及侑之事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又侑出俟于廟門之外疏云立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則此文本作迎尸侑明矣自唐石經始刪侑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其脀體儀也

其脀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今文儀或爲議疏曰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

體既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辯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家大人曰疏謂度尊卑之儀而用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既盡就餘骨之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續姚信本議並作儀儀之亦謂度之也說見後儀事以制下儀與議古字通故今文儀或爲議也

腊辯

腊辯無髀鄭注曰亦胾半也所胾者右體也釋文及疏皆不解辯字引之謹案辯當讀爲胖說文曰胖半體肉也故鄭以胾半解之上篇曰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又曰腊一純而俎是腊載全體今胾俎則但取其半故別之曰腊胖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爲古胖字敖曰辯者明右體及其脅與脊皆胾也則是讀辯爲徧矣胾腊而曰徧何以別於上篇之純乎失之遠矣

經義述聞第十

經義述聞第十一

大戴禮記上八十五條

高郵王引之

衽席之上還師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如灌　此之謂也　致其征　生乎今之世　盡善盡美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君子　然不然　利省　大路車　承　何以謂之爲居　寒日滌　鞠則見　田魂鶉也者　有鳴倉庚　其類　田鼠化爲鴽　鴽者　初昏大火中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蟬　辰也謂星也　初昏南門見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且睹　固舉之禮　參夙興　閑博　左視右視　脫文二十三　習貫之爲常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功不匱　徹去膳　縱士傳民語　有別　天子　不辭　雖有　宴瞻其學　不傳　上下雜采　食肉而餕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持升　出就外舍　巾車教　不跂　王左右　檀臺　再爲義王　異而相應　以齊至　貴其能讓也　守此勿勿　不善者疾其過而不補也　恭而不難　惠而不儉　遺遠日益云　儉而好信　爲惡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而能夙絕之　勿慮　致敬而不忠　可人也　加之如此　作亂　也兄事之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白沙　膚執　固不難　有士者　以得之　蹙穴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所與作　保匈而後生　諸侯之祭牲牛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揚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閒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撝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壝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濯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相通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小雅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優小者洮衆家本洮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為改其政與誅其君弔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二十四引此並作改其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為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為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閑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為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illegible]文[illegible]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盧注置讀如字非說見荀子〕是德置古字通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己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故患可訓害害亦可訓患〕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二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昭二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為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為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字今據上下文補〕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為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宋本及明程本沈本並作省〕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即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為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為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幭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即車名再加車字

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作抍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堂本改承爲拯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抍抍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眢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葉本如是云音拯救之拯列子黄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爲承今方言作拯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引字林抍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下文雉震呴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傳曰先言雉而後言雉者何也雉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曰謂猶言也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爲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偏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說文作欥云詮詞也字通作遹又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雅聿于爰曰也爰聿于於也然則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樂見晛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字皆語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聿同聿曰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日氣則其字作曰不作日可知舊傳曰曰二字相亂故曰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噣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噣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官元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旁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即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䰟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衆也田䰟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黄氏本作昆者衆也由䰟䰟也由與猶同由䰟䰟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䰟䰟也者動也當作䰟䰟也者動也黄本衍一由字孔讀由䰟爲句䰟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並云䰟䰟然小蟲動也是䰟䰟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蟈同蟈蠹也廣

雅蠪蟈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二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蟈氏注曰鄭司農云蟈當爲蜮蜮蝦蟆也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蠪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黽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二月辨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辨辨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貜貜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辨辨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貜類相似故書傳中貜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魯而寡類下)集韻類篇並曰辨辨羊相還皃

田鼠化爲鴽

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鴂則鳴傳曰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鴽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糜者䵚也(俗書作穄)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糜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已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糜爲𪏰(音糜)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糜關西謂之糜似黍不黏)言黍則糜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糜字也或又改糜爲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菽糜以在經中(以與已同)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戴先生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關作短閔云或曰當作豆鬻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爲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其時食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蟪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蝭蟧即蝭蠑是蝭蠑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蜩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

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𨍏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曆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曆志）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殽無辨若此者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月遰鴻鴈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卽水虞也主者掌也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韋注曰罛魚網也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旦睹

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旦當爲且（傳本作且）睹當爲暏說文暏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暏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衍）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睹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本脫

固舉之禮

保傅篇大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保傅篇漢書賈誼傳並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齋字作亝（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昭十二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本作夙因譌而爲職）謂三月朝也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之南郊未及三月也）然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興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絻（小宋字本絻作絕今本又改作絻）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並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　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並同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漢書作故大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賈子適作初餘同漢書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並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此說大子亦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遺形與匱相似因譌爲匱蔡義老窮不遺師文遺一本作匱廣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並作遺陳禹謨本改遺爲匱又賈子漢書同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並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明證矣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並作大夫進諫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並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並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

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已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爲是非也辯見下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大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大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大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大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大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大子是其明證矣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所說皆教大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大史之任也於賈子爲傅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並作避

雖有　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桑數譯而不能相通句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家大人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此涉上句不能而誤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死而不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並作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是也盧注非

宴瞻其學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瞻其學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如是建本潭本反講作及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卽居學也宴下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本句彼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爲瞻耳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宴瞻其學雖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

不傳

節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傳家大人曰不傳不傳皆義不可通傳與傳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節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丿聲爾雅槐小而皵榎樊光曰小少也不博則節聞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傅職篇正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見釋文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度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者以一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爲上下二字弄卽美之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卽縱之借字故知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

食肉而餕

飲酒而醉食肉而餕家大人曰餕當爲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餕則義不可通飽餕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餕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陳禹謨本又改爲餕賈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是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

（喪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頌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雨雷電之會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傳職篇曰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注及下文同）下云舊本作升形近而誤（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枓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爲飲器鄭注勺尊斗也今本亦譌作升）案說文斞（音拘）挹也從斗臾（音拘）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斞酒疏云案少牢云罍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罍枓所以斞水則此爲尊枓斞酒者也疏以枓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大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魁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尙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傅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傅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牴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爲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繆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卽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書大傳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學之年與此不同而亦以小學大學對文）

巾車教

此巾車教之道也盧注曰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家大人曰巾卽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爲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輿教之道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見漢書輿服志注）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不跂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跂一作跛家大人曰跂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蹕（今本蹕譌作倚依段氏若膺校本改）蹕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所引已誤作跂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賈子胎教篇同跛古讀若波故與差爲韻差古讀若羅（說見六書音均表）

王左右

猶此觀之(猶與由同)王左右不可不練也賈子王作立一本作主家大人曰立字是也主者立之譌王又主之譌耳埤倉云練擇也(見文選月賦注)言立左右不可不擇即上文所云選左右也此本出賈子書謂立左右當以周爲法而以秦爲戒所謂不可不練者即指漢之立左右而言則不當云王左右也

檀臺

桓公以齊強於天下(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之盧注已誤今依盧氏抱經說改正)而簡公以弒於檀臺盧曰注云檀臺名也則正文本無臺字可知舊本正文作檀臺誤家大人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並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爲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

再爲義王　敬再其說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釋再爲義王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所謂曲說者也再當爲爯(再字俗書作爯因譌而爲再)爯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漢書董仲舒傳曰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誼與義同下文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爲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爲勇終必恐懾而更至恭佞也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爲亟(集韻亟或作𢻋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爲爯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爯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爯孝仲秋下旬碑嘉爯卓然稱字並作爯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爯亂稱字亦作爯今尚書中稱字無作爯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爯爲義主及亟爯其說兩爯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並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盧注言以己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作患其以己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惙惙矣若之何忽忽惙惙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悒悒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盧注憚憚憂懼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

矣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己謂恐不善之及己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即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爲之不可從引之謹案下文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匿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曩以補爲古文遂字之誤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戁爾雅曰戁動也又曰戁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爾雅震戁同訓爲動又同訓爲懼商頌長發篇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戁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爲戁鞏方言作蛩云蛩烘戰栗也荊吳曰蛩烘蛩烘又恐也蛩郭璞音鞏鞏與蛩聲義並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戁敬而不鞏鞏與戁義正相承恭而不戁安而不舒舒與戁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爲慧儉讀爲險廣雅曰陂險衺也衞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崔靈恩注曰險詖不正也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疾險皆謂險陂也說文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盤庚相時憸民馬融注曰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說文憸字注引立政勿以憸人今本憸作險馬融注曰憸利佞人也廣韻憸憸詖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憸猶險也憸險並同義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儉行以徼幸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爲險文子上禮篇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淮南俶眞篇險作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殖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衍也字今據上下文刪道遠曰益云衆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衍今據注及上下文刪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殖五句一氣相承無容插入道遠曰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當作矣見下引荀子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爲道久遠日有所益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非是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略同

儉而好僿

好直而徑儉而好僿者家大人曰僿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好僿本作爲儉而僿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爲儉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僿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翾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巫形與巠相似故從巠從巫之字往往譌溷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巠方言誣讒與也今本誣作經爾雅莁荑蔱蘠釋文云莁亡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莁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

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爲而能改之既爲二字亦解復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勿慮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家大人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真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詳見通說

致敬而不忠

曾子立孝篇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引之謹案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云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亦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然則今本作致敬而不忠者誤也

可人也　不可人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盧曰兩人字皆入字之譌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戴先生校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盧戴改人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釋曰過則稱己仍作不可入也吾辭其罪釋曰諫若不從又爲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己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親從諫則身不陷於不義而吾無辱親之罪矣故下文云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各本入字亦譌作人今改孔說似迂

加之如此

曾子大孝篇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家大人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卽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

作亂

曾子事父母篇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家大人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既言興則不得更言作據下文云由己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立孝篇又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也兄事之　兄事之

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家大人曰尊事之以爲己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養之對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文義亦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讀故若爲句解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略於上者檀弓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晉語曰彼塞我施若無天乎若云有天吾必勝之今本云字誤在乎下辯見本條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言道之所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失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羣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縳與絹同也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真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借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矣不患卽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愛糞士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爲有土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士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並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上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今本脫仁字永樂大典脫以字上文曰君子以仁爲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並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㙭穴

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㙭穴其中孔曰曾重也㙭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㙭爲窟者且㙭穴與曾巢對文則㙭非窟也余謂㙭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曰欮穿也隱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欮闕㙭並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並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膩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總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膩

戲皆膩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胒如脂之膩也今本膩字亦譌作膩廣雅曰苾香也
膩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膩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
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肆而以文選辨命論注引
大戴禮作肆爲證今案次卽肆也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不必改
爲肆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肆者後
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

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
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
則有由字明矣

倮匈而後生

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家大人曰倮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
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

諸侯之祭牲牛　大夫之祭牲羊　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
食孔氏補注曰大牢擧牛以該羊豕少牢擧羊亦該豕也引之謹案
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曰凡牲一
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
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倘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
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
卿大夫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曰天子之大夫亦大牢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
士盧注曰天子之士亦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
天子之牲角握盧注握作擩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犅此篇正文及注
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
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
則所據本牛下有羊豕二字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牢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羊下有
豕字也曰饋食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
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無牛羊卽儀禮之
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
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
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
言特牲其文已箸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
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
其文已箸故不須更言曰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
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
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社稷山川非
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牲饋食以解特豕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
知

經義述聞第十一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高郵王引之

枉者滅廢　履屨　亦不可以忘　視邇所代　其禍將然　三就
顏淵　國一逢有德之君　夫子未知以文也　不勤　禮儀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業功　不佚可佚
顓孫　欲善則訊　天道　所親　賜得則顧聞之也　自設於隱
栝之中　直人　順君　在尤之外　闇昏忽　祗勵　知民之急
殺三苗　其言不貳　陶家　數土　鮮支　高陽之孫　稱以
上士　夫子　泜水　滕氏　吳回氏　于越　參己　跂而望之
通中正　殆教　千里　朽木不知　不積　濁　情之道　服
汙　艮士　尊嚴而絕　情邇暢而及乎遠　不可教　致愛　貴
賤有序　脫文十六　刑法　論吏德行　法　大史內史　庶虞
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貸　衰濯浸　大古
地移民在今之世　吁焉其色　可以表儀　與　天德嗣堯　楣
機　變從　下不由人　卒明　曰　明制　仁者爲聖貴次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讀若揭）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履屨

於履屨爲銘焉家大人曰履卽屨之誤今本作履屨者一本作屨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屨履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履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尒（俗作尔）不可不志尒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尒漢校官碑卑尒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尒字遂廢）志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閒尒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尒作亦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閒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尒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並作尒（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視邇所代

後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尒不可不志之尒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尒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焉泰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卽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卽指此就字而

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卽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卽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爲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朱本和之譌作知未宋本譌作未知曰譌作也朱本也下有曰字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發之詩又曰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王肅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者竝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卽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勲

好學省物而不勲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忘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勲與好學同意猶言勲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爲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勲此曲爲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爲句釋曰不貌爲君子竟其德爲句敦其言爲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也隸書美字或作羙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竝譌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爲怢怢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李善注引廣倉曰怢忽忘也說文作詄云忘也怢詄竝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語補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卽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是書多以而爲如如爲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卽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

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啓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有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啓蟄天道也啓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覩字則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

賜得則願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

自設於隱栝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文不成義盧注能以禮自罤直也亦譌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㯺栝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衆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作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設於隱括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借誤爲虞（文王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譌爲設耳（俗書設字作設與誤相似）

直人

直己而不直人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曲以下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讀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詁）襄七年左傳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舊本司直作司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注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史魚爲司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己而不直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己而曲於人也劉本作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家語同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晏平仲上當有蓋字）引之謹案命卽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爲二也順君當爲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衡與橫同）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

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忽之意家大人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全脫唯昏字誤入正文故至今猶存）闇忽不明之意卽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吳越春秋夫差內傳闇忽墮中陷於深井）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祗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祗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朱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祗勵本作祗厲祗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厲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厲下文言莫不從順莫

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爲厲今本作勵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古引大戴作祗厲而後人遂改祗厲爲砥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爲之說曰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祗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爲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回爲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並同宋本急作㥯朱本改㥯爲隱孔氏補注曰㥯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㥯即急字之譌或改㥯爲隱或即以㥯爲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爲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匐匐之匐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國爲韻爾雅釋訓急遑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蠧式食告則慝職鞫爲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爲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食側福爲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爲韻檀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爲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若作㥯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爲韻易彖象繫辭文言及楚辭諸子多以真庚二部通用遠微爲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聲口讀若圍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聽以知遠與微爲韻猶幽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爲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嵬萎爲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也下文以用送爲韻誨事爲韻郁疑爲韻時士爲韻馬下爲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爲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爲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竄字之誤古文尙書曰竄三苗竄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𣏂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𣏂說文𣏂𣏂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𣏂蔡叔杜注曰𣏂放也釋文上𣏂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𣏂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𣏂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又說文竄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竄同音見唐韻正竄竄𣏂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竄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眺作除與瑞云以除慝是也孔曰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鬭怒者成之此曲爲之說家大人曰貳皆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即忒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忒若非貳字不得與忒通執事無貳楊倞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慝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屠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改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即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屠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者古文尙書作傅土者今文尙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　長

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阯大教連文矣孔曰鮮支渠廋禹貢所云析支渠搜者也此西方所撫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支之析矣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戎字舊鈔下文山戎而衍說苑脩文篇作西析

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本鳥作島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見古文尚書撰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爲顓頊子者五帝德及世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卽顓頊史記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曰顓頊生鯀）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帝繫之說也漢書律曆志王逸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篇注用之（志引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篇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字則後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卽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馬說則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爲之說曰高陽顓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卽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既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孔說）今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蟜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上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岦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士）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爲出之譌又加一上字則繆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

夫子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語正作孔子

泜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儀禮古氏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紀泜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卽泜水今之湔泜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氐卽氐羌之氐蜀郡之有湔氐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氐道剛氐道也（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湔氐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氐道徼外而卽可謂之湔氐水豈白水出甸氐道徼外而卽可謂之甸氐水涪水出剛氐道徼外而卽可謂之剛氐水乎且氐是氐羌之氐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氐爲湔泜以牽合大戴禮之泜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泜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泜水者泜蓋字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氐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泜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泜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匽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竝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皇女匽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圃校本改干爲于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志漢書貨殖傳

參己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己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己則曲爲之詞日參己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己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卽曾子所謂日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爲遹遹近也故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爲遹之譌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廓古不通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隸通顏氏春秋字作通竝與遹相似遹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韓子外儲說右篇道譌作通是遹道字相似

殆教

殆教亡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殆教二字義不可通殆讀爲怠商頌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讀殆爲怠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邢疏曰疲勞倦殆晏子雜守篇多執數貴卒乃不殆亦以殆爲怠教當爲敖字之誤也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教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敖與傲同亡讀爲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飾邪篇作亡史記主父偃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作亡齊策老婦已亡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棄於齊女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亡歸亡竝與忘同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投壺及晉語注竝云敖慢也

千里

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里本作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躒而止則尙不能及十步而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而不息也今本十步作千里者十千字相似又涉上文千里而誤耳玉篇躒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躒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尙未誤荀子作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非也騏驥一躒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爲韻舍古讀若庶說見唐韻正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竝同自沈泰本始改知爲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鍥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卽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卽折衝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讀書雜志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孔以宋本作知爲譌字非也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支部支祭二部之字古或相通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

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爲知折折之爲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猶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類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爲倪說文隉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爲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爲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執仁與義而不聞得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荀子作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爲善積也與邪同安有不聞者乎

濿

譬之如洿邪水潦濿焉莞蒲生焉家大人曰濿當作厲厲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爲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士喪禮喪大記之屬纊荀子禮論篇作注纊謂洿邪爲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潦所注是厲即注也今作濿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濿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曰道讀爲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治人情之道失之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　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諸亦於也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兩是故上下相承經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二字即上文良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文不成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入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見羣書治要皆本於此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者以而暢乎遠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

致愛

威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作致仁愛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此因兩有字相亂以致脫

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去十六字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爲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爲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卽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

法

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家大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二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庶虞草

千乘篇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動蜚征作當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案嘗祭名也嘗新則非祭名新字疑後人所加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爲慝古讀貸如慝說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卽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成七年傳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襄十三年傳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鄭語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爲灌浸廣雅浸灌漬也字之誤也衰讀等衰之衰衰者差也見淮南說林注晉語注昭三十二年左傳注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卽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

大古

大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卽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地移民在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

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未安

吁焉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盱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盱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脀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脀體儀也下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是儀訓爲度之證互見後儀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以與爲與之祿位失之

天德嗣堯

昔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並言楣機者楣機當爲樞機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梱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爲弩牙非也辯見周易皆門戶之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嫗逸周書嫗作媚故知楣爲樞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爲之說非也從當作徙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也隸書徙或作從從或作從二形相似故徙譌作從曾子問篇外人之來徙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慎篇衆人惑惑我獨不徙今本徙字並譌作從

下不由人

誥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曆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亦作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曆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今本斯上衍卒字據索隱刪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史記叔孫通儒先平說者治禮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卒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有卒字故平誤爲卒史記衛世家釋賦平平或作卒索作斯者後人以意改耳斯與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爲卒也

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爲日而孔從之家大人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四句同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爲日下四句同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爲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即明哲之人也

古𨶒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淛是其例矣

仁者爲聖貴次　美次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且仁者爲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明之稱非謂大聖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後下）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人凡取榦之道柘爲上檍次之㸐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雜記敬爲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竝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𩏂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𩏂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俁俁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次豈得但謂之美乎

經義述聞第十二

經義述聞第十二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下六十條

變　信憚　不傷　以故自說　志不裕　執之以物　不學而性
辨　營之以物而不虞　治志　此見於外　初氣主物　不隱
誠靜　生民　克易　靜而寡類貼而安人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
巧　巧名　直愍　使是　皇於四海　何一之彊辟　何世安起
及利　何器之能作　鄗大無紀　霜雪大滿　此太上之不論
不議也　有神　海外　順民天心嗇地　制無　許魏　朝事第
七十七　掌諸侯之儀　與命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所以明別義
也　習立禮樂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計辭令　周知
天下之政　不行禮義　法　諸勝者　矢八分　御車之旌　倨
立　靡不息　故命者三句　辰故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
齔　五十而室　及日　獨成之道　多言去　達道德者　八月
化　咀噍　脫文八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變　歷

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引之謹案變讀爲辯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辯丁本作變漢梁相費汎碑變爭路錯亦以變爲辯辯偏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偏也字亦作辨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辨猶周偏也歷相也見爾雅方言晉語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言歷相時而發之也楚辭離騷曆吉日乎吾將行言相吉日也言偏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也盧注皆未了

信憚

鄉黨之閒觀其信憚也盧注曰信而敬憚引之謹案憚讀爲亶亶誠也信也故與信連文若敬憚之憚則與信爲不類矣逸周書官人篇作觀其信誠誠亦亶也亶憚古同聲亶之通作憚猶亶之通作單矣見禮記祭法

不傷

其貌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私劉本改傷爲侮而孔從之家大人曰傷當爲傷以豉反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侮傷也徐鍇曰傷慢易字也徐鍇本傷譌作傷一切經音義卷三引蒼頡篇曰傷慢也廣雅曰傲侮慢傷也傷與傷字形極相似故知傷爲傷之譌非侮之譌今經傳中慢傷字皆作易輕傷字亦然說文傷輕也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傷字若不譌爲傷則後人亦必改爲易矣

以故自說　故其行　故知以動人　以故取利

其貌曲媼各本曲媼譌作固媼今依新校本改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盧注訓故爲事家大人曰故詐也下文曰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又曰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又曰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皆謂詐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莊子刻意篇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荀子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楚策曰昭奚恤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是古謂詐爲故也今俗語猶云故意矣

志不裕

煩亂之而志不裕家大人曰裕當作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營盧注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下文志治者也亦與志不治相對今本治作裕則於義疏矣逸周書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治

執之以物　度料

執之以物而遬決驚之以卒而度料家大人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難投以物投即設之譌則此文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下句本作驚之以卒而度應今本應作料者後人以意改也據盧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逸周書正作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速數審數古字通

不學而性辨

孔曰性辨生而能辨也家大人曰辨智也慧也言不學而性自智慧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惠與慧通)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惪干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辨與智慧同義下文無辨而自慎(孔曰慎古通以爲順字自順謂順非也)亦謂無智慧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

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家大人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逸周書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治志

曰治志者也家大人曰治志本作志治上文煩亂之而志不治正與志治相反志治者其志不亂也(巽象傳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若作治志則於義疏矣逸周書正作志治者也

此見於外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家大人曰此見於外本作必見於外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並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蓋所見本與盧異)逸周書同

初氣主物

家大人曰當作氣初生物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逸周書同

不隱

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家大人曰不隱本作不可隱上文雖欲隱之陽喜必見云云正謂民情之不可隱今本脫可字則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逸周書同

誠靜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家大人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借字也(說見後靜而寡類壯而安人下)情實也故經傳通謂實爲情

生民

生民有霒陽(今霒作陰)家大人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僞也(見下文)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僞則正文之先民而後生可知逸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

克易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家大人曰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交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宋本及元明本皆如是壯當改爲壯壯即莊之假借字雅雨堂本逕改爲莊非也)盧讀靜而寡類爲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䫉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䫉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其貌莊而安也逸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明證矣寬寡䫉類壯壯皆字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訢碑貌作䫉外黃令高彪碑貌作䫉二形相似故䫉譌作類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䫉列子楊朱篇䫉譌作類大戴禮勸學篇不飾無䫉家語致思篇作不飾無類王肅注類宜爲䫉)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壯而安人盧以寡類爲不好狎則曲爲之說也又案上文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又下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是情靜古字通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說文皃或作䫉籀文作貌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䫉顏師古曰䫉古貌字荀子禮論篇貌字皆作䫉今九經內不見有䫉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也大戴禮之靜忠而寬䫉壯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壯而安人則後人必改靜爲情改䫉爲貌矣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家大人曰俞讀爲愉鄭注祭義曰愉顏色和說貌禮記私覿愉愉焉釋文作俞俞盧注甚俞言無已非是進退工故句其與人甚巧盧以進退工絕句故字屬下句注曰工能也家大人曰此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淮南俶真篇曰巧故萌生餘見上文以故自說下是故與巧同義故下句即云其與人甚巧且與其入人甚俞對文盧失其讀幷失其義逸周書作進退多巧

巧名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家大人曰巧名二字文義不貫巧於取名不得謂之巧名巧名本作竊名據盧注云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而復不平則是借規諫行道以竊取名譽者也故曰竊名俗書竊字作竊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而爲巧逸周書正作竊名

直慤

取直慤而忠正者家大人曰慤字義不可通疑慸字之誤下同說文曰慸謹也廣雅曰慤與慸同善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慸質也直慸忠正義並相近

使是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家大人曰使是使之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訓爲是是亦訓爲之下凡言使是者並同說見釋詞

皇於四海

小辨篇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孔曰皇大也家大人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光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桄充也孫炎本作光故孝經曰光於四海祭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辭見尚書光被四表下

何一之彊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孔曰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子曰彊侍某聞大道不隱其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陳氏觀樓曰何一之彊辟當作何一彊之辟

何世安起

用兵篇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於也此倒句也何世於起猶言起於何世安爲古字通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晏子非命篇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魏策曰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死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所安失之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

及利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孔氏補注曰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謂求利爲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爲叐叐取也貪也說文叐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叐古沒字晉語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叐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叐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及少見叐故叐字譌而爲及矣繫辭傳釋文引鄭注叐叐沒也今本叐譌爲汲

何器之能作

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家大人曰器本作兵此後人妄改之也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兵爲器也古之所謂兵者即指兵器言之說詳日知錄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太平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

鄒大無紀

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家大人曰鄒讀爲陬鄒大無紀本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今本脫一孟字衍一大字則文不成義孔以大爲失字之譌非也旣言無紀則無庸更言失史記曆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文與大戴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今據以訂正

霜雪大滿

霜雪大滿甘露不降家大人曰滿本作薄字之誤也隸書滿或作𣶒薄或作𣶒二形相似薄誤爲𣶒因誤而爲滿廣雅曰薄至也皋陶謨外薄四海言霜雪大至也霜雪大至與甘露不降正相對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是大薄卽大至今本薄作滿則非其旨矣楊簡本正作霜雪大薄

此大上上之不論不議也

家大人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絶不相屬民多夭疾六畜餧背背卽脊字今本脊譌作背依楊本改注脊瘠也今本瘠譌作瘠盧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於六畜餧背下闌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

有神

少閑篇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家大人曰有當爲百字之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閒若云昭有神則文不成義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

海外

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家大人曰海下脫之字下文三言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文皆與此無異則此亦當有之字

順民天心嗇地

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家大人曰順民天心嗇地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又與下二句對文今本上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順天之心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注言順天之心者加之心二字以申明其義而正文本無心字

制無

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孔依上文改制無爲制典家大人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卽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

許魏

乃退伐崇許魏盧注曰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家大人曰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誅許字相似魏篆黎之欲誅之久矣漢書朝鮮傳天子誅迷今本誅字並誤作許黎字上半亦與魏相似誅黎卽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邘伐密伐犬夷伐耆與黎同伐崇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朝事第七十七

家大人曰朝事下有儀字而今本脫之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覲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引此皆作朝事儀

掌諸侯之儀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家大人曰上掌諸侯之儀五字涉下文而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列

典命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爲伯家大人曰此文當依周官作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其上公九命爲伯六字則下屬爲義今本典命下脫掌字五等下脫之字自以定其爵至有差也十八字皆涉上文而衍今依新校本訂正孔欲顚倒其文又以命上公九命爲伯連讀皆失之

所以明別義也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家大人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說見後不行禮義下別儀卽上文所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自執其圭瑞以下皆所以別儀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

其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又云所以別親疏外內也亦無明字

習立禮樂

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家大人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孔氏補注曰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句引之謹案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卽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不言世相朝者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五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卽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以上記文 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使臣於所聘之君亦有君臣之義下文曰君親禮賓私覿致饗既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是也 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尋討上下文義不當有世相朝三字顯然明白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

計辭令

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引之謹案計當爲汁大行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爲叶今本汁叶互譌茲從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改正 是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詩志篇此謂歲虞汁月高安朱氏本汁譌作計齊語綸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曆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初學記樂部上引樂汁圖徵汁譌作計並與此同協辭命之通作汁猶大史協事之或作汁鄉士汁日之亦作協也雅雨堂本改爲叶字未確

周知天下之政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家大人曰政本作故此涉上文政事而誤也故卽上文所謂事故也經傳通謂事爲故不可枚舉 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周官小行人正作天下之故

不行禮義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修當作循說見曲禮儀循其法下 不附於德不服於義引之謹案不服於義之義卽誼字也不行禮義之義卽儀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爲複上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大行人掌諸侯之儀又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禮儀卽此禮義也上文又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周官義作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曰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卽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卽古義字互見後別之以禮義下

法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家大人曰法本作具此涉上文法度而誤也政與正同此言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脩正者賴有此具也射義正義曰正謂脩正 此文兩見於射義聘義中其字皆作具本篇上文兩見其字亦作具此不當獨作法

諸勝者

投壺篇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孔從儀禮經傳通解於諸上增請字家大人曰通解誤也宋本作諸勝者之弟子云云諸卽請之譌

小戴作請行觴是其證當改諸爲請不當於諸上增請字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若云請諸勝者之弟子則諸爲冗字矣禮經文無此例

矢八分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圜徑也又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補注曰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笴既短圜徑亦殺引之謹案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圜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圜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今案大七分者圜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圜徑可知八分當爲八介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上文司射執八筭與八筭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人人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播三挾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今个即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爲分（周官內宰注敘介次也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並云介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齊語鹿皮四个（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蓋个者介字隸書之省（說見通說个字下）分者介字俗體之譌也（段氏國語校本從分）（大儀辨見通說个字下）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爲一介正與此同八介爲矢數而非圜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大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

御車之旌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盧改御車爲獲者孔仍作御車釋曰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焉家大人曰盧改是也上文云執旌既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

倨立

無倨立孔曰倨踦倚也家大人曰踦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偝反也小戴作毋偝立鄭注曰偝立不正鄉前也偝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先坊記曰偝死而號無告又曰則民不偝縮衣曰則民不倍大學曰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偝）亦通作背

靡不息

公冠篇孝昭冠辭六合之內靡不息博物記作靡不蒙德家大人曰息當作悳悳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爲息又脫蒙字

故命者三句

本命篇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家大人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爲之說非也

辰故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家大人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辰故本作是故（是故二字不須注故盧氏無注若是辰字則盧必辯其誤或曲爲之說矣）上言是故而下又言故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經傳中若是者多矣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作故（辯物篇）今依新校本訂正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家大人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今依外傳說苑家語訂正

五十而室

大古男五十而室家大人曰室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

及日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家大人曰及日當依新校本作日及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今本作及日則不詞孔曲爲之說非

獨成之道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陳氏觀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次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

多言去

家大人曰多上有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

達道德者

易本命篇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陳氏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執轡篇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唯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王肅改通道爲達道德則非其旨矣盧注引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云云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地形篇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卽用此篇之語

八月化

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孔曰八月字誤說文蟲八日而化家大人曰孔校是也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

咀噍

咀噍者九竅而胎生孔曰噍音噍淮南子作䐢咽者家大人曰噍當作噍字之誤也玉篇䐢疾略切噍䐢也噍同上廣雅曰咀噍也咀噍卽咀䐢史記司馬相如傳咀䐢蔆藕是也凡人及獸之食物曰咀噍故曰咀噍者九竅而胎生若噍卽呼噍之噍於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卽用大戴之文淮南作䐢咽小變其文耳

脫文八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家大人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皆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作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家大人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淮南盧作壚壚盧古字通釋名土黑曰盧盧是也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壚卽壚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文堅與弱對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說文壚黑剛土也與沙土對故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下文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文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經義述聞第十二

禮記上六十八條

撙節　八十九十曰耄　若不得謝　三賜不及車馬　由闈右　畜致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載青旌　載飛鴻　朱鳥　效駕　謹脩其法　大士　使者自稱曰某　有宰食力　脂肥　不饒富　亡則弗之忘矣　忌日不樂　不誠於伯高　哲人其萎　亡於禮　二夫人相爲服　瓦不成味　從若斧者焉　袪裼之可也　故以其旗識之　先王之所難言也　反服之禮　如不及其反而息　無苛政　美哉奐焉　陽門　弁絰　退然　管庫　子臯爲之衰　亦弗故生也　獺祭魚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圭璧金璋　祭先脾　駕倉龍　還反　布德和令　宿離不貸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三公五推　雨水不時　高禖　奮木鐸　妨農之事　毋出九門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蠶事畢　蝗蟲　養壯佼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穀實鮮落　長短　雷始收聲　毋逆大數　爲來歲受朔日　北面誓之　蟄蟲咸俯在內　固封疆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荔挺出

撙節

曲禮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曰撙猶趨也釋文趨七俱反就也向也正義曰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段氏若膺校本曰案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家大人曰釋文誤解趨字正義幷誤解節字段謂趨音促是也（蘇林注漢書王吉傳曰撙促也說本鄭注）而訓趨爲疾於義尙有未安今案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撙與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撙猶趨也者趨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撙之言損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撙詘以辟刑僇尹知章注撙節也言自節而卑詘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撙衣服是撙與節義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曰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是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五輔篇又曰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亦與撙同恭敬尊讓即曲禮之恭敬撙節退讓也說見前謙尊而光下

八十九十曰耄

錢氏曉徵答問曰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家大人曰曲禮原文本作八十九十曰耄釋文曰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此說甚確錢以有曰耋二字者爲古本非也請列五證以明之射義者耋好禮鄭注但云耆耋皆老也而不云八十曰耋下文旄期稱道不亂（旄與耄同）鄭注則云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正與今本曲禮同（王肅注家語觀鄉射篇亦云八十九十曰耄）則鄭所見本本作八十九十曰耄無曰耋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篇曰匪我言耄隱四年左傳曰老夫耄矣周語曰爾老耄矣毛傳及韋杜注並云八十曰耄義皆本於曲禮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則八十尙不得稱耄毛韋杜諸儒何以皆言八十曰耄其證二也秦風車鄰傳八十曰耋正義曰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僖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耋正義曰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八十曰耋之文故曰無正文無明文其證三也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注及說文釋名並以八十爲耋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並以七十爲耋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六十爲耋鄭注離九三則云大耋謂年踰七十蓋曲禮本無明文是以諸家說耋義名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疏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耋與此異也（以上公羊疏）蓋徐

彥所見曲禮本作七十曰耋與今本作七十曰老者不同故云與此異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耋則是八十九十曰耄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耋轉寫者誤八爲七非也後漢書明帝紀有司其存耆耋李賢注曰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耋此所引七十曰耋之文正與公羊疏同豈亦轉寫者誤八爲七乎射義者耋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耆七十之耋是徐彥所見本自作七十曰耋非八十曰耋其證五也

若不得謝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鄭注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家大人曰鄭解謝爲聽於義未安齊策曰靖郭君謝病強辭三日而聽則謝非聽也今案謝請也告也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魯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說見後謝季文子下是謝卽請也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得謝卽得請僖十年左傳曰余得請於帝矣請老卽告老故謝又訓爲告襄二十六年左傳使夏謝不敏卽告不敏也成二年左傳曰敢告不敏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之田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論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張耳陳餘傳有廝養卒謝其舍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三賜不及車馬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鄭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引之謹案經言三賜不言三命鄭謂三命不受車馬之賜非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賜乎今案賜猶予也謂爲人子者不敢以車馬予人也爾雅曰予賜也是賜與予同義言三賜者多予之辭約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讓也賜予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是其明證矣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曰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至然後行可知也此解三賜不及車馬是謂人子不敢以車馬予人蓋禮記舊注有如此解者故晁本之爲說

由闑右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曰臣統於君闑門橛正義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引之謹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吳語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韋注曰閉陽開陰示幽也左闔在東故韋注曰閉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矣況路門之內始有堂雉門庫門之內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以爲正乎夏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右何獨至門中之闑而以東爲右西爲左乎下文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謂人之左右非謂門之左右也人之左右無定出則以東爲左西爲右入則以東爲右西爲左門之左右則東爲左西爲右一定不易者也闑之左右當與門同不得以爲右在東也由闑右當爲由闑左字相似而誤耳孔氏所見本已譌作右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鄭不解闑東稱右之義則本作闑左可知左之在東人所共知不煩解釋也

書致

獻田宅者操書致正義曰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引之謹案上文操右袂操量鼓操醬齊皆指其所操之物言之此言獻田宅者操書致則書致亦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也今案致讀爲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曰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於

算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契也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卽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質通作致故又通作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質致至三字古並同聲（說見唐韻正）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殮以死日數也家大人曰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猶以也（以與一聲之轉故以可訓與與亦可訓以說見釋詞與字下）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明日爲始是生以來日也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日爲始是死以往日也

載青旌

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青青雀水鳥釋文載音戴引之謹案鄭志王贊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鄭答曰皆俱舉皮置於首不畫也（見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是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蓋以下文言載虎皮故並青與鳶鴻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於旌鴻與鳴鳶亦然（正義皆以爲畫）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唯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鳶鴻皆不言皮至虎始言皮也貔貅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也經文界畫甚明不得因虎皮之文遂謂青與鳶鴻亦是皮也正義釋載鳴鳶云畫作開口如鳴時此說是也若但置其皮何鳴之有實不當如鄭志所釋載如左傳載其旌以先之載不當讀爲戴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非謂置皮於旌首也若置皮於旌首則當言載青於旌不當言載青旌矣下文鴻與鳴鳶之載義與此同（載鳴鳶者植鳴鳶之旌也不言旌者亦蒙上青旌而省後放此）虎皮貔貅之載則以獸皮所飾之旌植於車上耳二者雖不同而同爲植旌於車上故皆謂之載周官司常曰王建大常大司馬曰王載大常建也載也皆立也以是明之青水鳥也一名青雀一名青鳥字或作蜻呂氏春秋精諭篇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數百列子黃帝篇載此事蜻作漚漚與鷗同亦水鳥也文選江淹雜體詩青鳥海上遊李善注引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又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青者云云然則呂氏春秋之蜻卽青鳥也作蜻者借字耳高注呂氏春秋蓋亦以蜻爲鳥名故李善引海上人好蜻云云以釋青鳥而今本高注乃云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此殆後人誤以蜻爲蜻蜓而輒改注文也蜻蜓隨處皆有何必海上邪（太平御覽蟲豸部蜻蛉下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蜻者云云則所見高注已同今本）

載飛鴻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引之謹案飛字涉注文而衍注云鴻取飛有行列也此釋載鴻之義非經文有飛字也下載虎皮注云虎取其有威勇也亦是釋載虎皮之義經文豈有威勇字邪正義釋載鳴鳶云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此專釋鳴字之義也若鴻上有飛字則正義亦必專釋之而正義云前有車騎則載鴻者（今本鴻上有飛字乃後人依已誤之經文增之與下文不符今刪）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遙見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但言畫鴻而不言畫飛鴻則所見本無飛字可知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此有飛字與本疏不合明是後人依俗本禮記增之藝文類聚鳥部上通典禮三十六白帖五十八引此有飛字亦後人所增案郭璞注爾雅錯革鳥曰旟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首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是古本無飛字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作則載鴻（載與戴同陳禹謨本增飛字）車部上引作則載鴻（陳禹謨刪去）足證隋唐閒舊本尚不誤唐石經始衍飛字

朱鳥

前朱鳥而後元武家大人曰朱鳥本作朱雀此後人以他書改之也自開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開成以前書引此有作朱鳥者亦是後人所改案正義述經文正作朱雀又朱雀字正義凡三見雀字一見又引崔靈恩說亦作雀又堯典日中星鳥正義引曲禮前朱雀

後元武而釋之云雀卽鳥也則曲禮自作朱雀明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十六武功部五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七引此並作朱雀（衛湜禮記集說作朱雀則宋時本猶有不誤者）

效駕

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鄭注效駕曰白已駕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引之謹案入而白已駕又出而爲取綏跪乘諸事則經當云入效駕出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節次乃明今不言入又不言出則無入白之事矣唐以前傳注亦無訓效爲白者（惟楊倞注荀子儒效篇訓效爲白卽本於鄭注孔疏也）今案效者考也（見廣雅）驗也（廣雅効驗也効與效通）考驗其駕具已完善否然後登車調試之僕人之偵也古人多謂考爲效詳見書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下

謹脩其法　反本脩古　脩乎軍旅

家大人曰曲禮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書傳中循字多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丘遷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丘遷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作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謹循其法（射義曰卿大夫以循法爲節燕策曰承成而動循法無私）正承如其國之故而言謂君子謹遵故法非謂於故法有所損益亦非謂故法已廢而君子脩之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案定本及諸本是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一引此亦作循古（陳禹謨改循爲脩）循古者遵循古道而不失正所謂不忘其初也下文元酒之尙鸞刀之貴稾鞂之設皆是循古非脩古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商子更法篇曰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史記商君傳同索隱引商子作脩非）淮南氾論篇曰不知法制之原雖循古終亂書傳多言循古則作循者是也祭義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脩亦當爲循放亦至也循亦行也（說文循順行也）上文曰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

下無所不行是也家語正論篇正作循乎軍旅

大士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鄭注曰大士以神仕者引之謹案春官序官凡以神仕者無數與大宰以下官各一人者多寡不倫且其職甚微不足以當大士之稱今案晏子春秋諫篇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泰士泰祝卽大士大祝也大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又說苑臣術篇齊成侯鄒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是大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也

使者自稱曰某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釋文作使自稱注曰本或作使者自稱家大人曰釋文作使自稱是也本或作使者自稱者上文曰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涉彼而誤耳今本及唐石經皆作使者自稱卽沿或本之誤也案使字爲一句自稱曰某爲一句謂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則自稱其名也鄭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人字疑衍）則經文使下本無者字明矣又案正義釋經曰使者自稱曰某者若此鄉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又釋注曰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據此則孔所見本亦作使自稱曰某而前列經文仍作使者自稱曰某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加之也通典職官十八亦作使自稱曰某

有宰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家大人曰邑宰謂之宰家宰亦謂之宰但云有宰無以見其爲邑士且大夫之富富於所食之邑非富於治邑之宰也宰當讀爲采謂有采地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何休注襄十五年公羊傳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

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卽采之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寀也卽主宰之宰寀官也卽官宰之宰說見爾雅寀亦采也

腯肥

豚曰腯肥鄭注曰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桓六年左傳吾牲牷肥腯腯充貌也釋文釋經云腯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又釋注云作腯徒忽反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鄭旣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腯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本作豚亦肥也鄭以此豚肥卽春秋傳之肥腯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曰豚曰腯肥者云云釋文亦從腯爲正字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家大人曰古無讀豚爲腯者亦無訓豚爲肥者臧說非也此豚字本作𦟝卽腯字也正文本作𦟝曰𦟝肥注文本作𦟝亦肥也春秋傳作腯釋文本作𦟝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此釋正文注文之𦟝字也下又云作腯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腯也集韻腯肥也或作𦟝卽本於釋文而不云腯或作豚則釋文之作𦟝不作豚可知龍龕手鑑亦以𦟝爲腯之或作方言腯臧也臧與臧同舊本腯臧二字倒轉廣雅腯臧也卽本方言今據改郭璞曰腯腯肥充也亦作𦟝音突舊本作音𦟝亦突錯脫不成文理今正此皆腯𦟝同字之明證也盾聲與豖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漢書匈奴傳贊遯逃竄伏師古曰遯古遁字是其例也若正義本則正文注文皆作腯此卽釋文或作之本而春秋傳作腯之語遂不可通後人不知而改陸以就孔遂改釋文之𦟝肥爲腯肥本或作腯爲本或作𦟝案釋文云𦟝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𦟝字有音而腯字無音故下文又云作腯徒忽反若如後人所改則腯字先已有音下文何須再出一音而兩見則妄改之迹顯然矣𦟝豚字形相近世人多見豚少見𦟝故𦟝又譌而爲豚玉篇豚行不舉足釋文作豚𦟝云𦟝本又作豚旣與腯音不合又與豚曰之豚相亂臧氏不知豚爲𦟝之譌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不饒富　后稷之祀易富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曰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富而不饒也但經言不饒富不言富不饒不得如

鄭所說也饒當讀爲僥饒僥二字皆從堯聲故借饒爲僥富當讀爲福富福二字皆從畐聲古字多借富爲福說見尚書惟乾于富下僥之言要也求也莊子在宥篇此以人之國僥倖也釋文僥古堯反徐古了反字或作徼李善注陳情表引禮記小人行險以僥倖云僥與徼同今中庸作徼幸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曰徼求也僥福者徼福也僖四年左傳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文十二年傳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注曰徼要也釋文要於堯反是也不僥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不求降之以福也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則祝辭固有求福之事大饗五帝則其神至尊不敢以私意干請故不求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則四時之祀猶不祈福況大饗乎古人字多假借循聲而改之則得如字以求之則塞矣又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朱氏若菴曰富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后稷之祀神之福之易易也辭謂祝嘏之辭如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祈福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則不重此但致其恭敬而已蓋其欲儉不願望大福福之易者以此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案朱說是也古字福與富通祿亦福也爾雅曰祿福也上云后稷之祀易福也下云其祿及子孫文義正相應也鄭注以迄于今曰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已得此經之旨而又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則失之矣又案其辭恭其欲儉蓋指庶無罪悔言之謂其語不敢自矜夸其意不敢有奢望但曰庶無罪悔而已則恭儉之謂矣此據詩以發論非引詩以爲證也不然則后稷之祀之恭儉何從而知之乎

亡則弗之忘矣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釋文出極亡二字云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劉氏端臨曰當從王肅忘則弗之忘矣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引之謹案喪三年以爲極所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若謂其服除而忘哀則終身弗忘故

曰忘則弗之忘矣上言忘下言弗之忘一句之中自相呼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爲備也文義與此相似鄭本上忘字作亡亡卽忘也上亡是借字下忘是本字猶曲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上徧是本字下辯是借字辯卽徧也越語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注訓刑爲法非辯見國語）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上刑是借字下形是本字刑卽形也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論衡刺孟篇引此仕作士）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上仕是借字下士是本字仕卽士也鄭解喪三年以爲極曰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去已久遠釋三年二字除其喪釋以爲極三字極終也喪服至此而終也）而於亡字不加注釋則亡字不屬上句而屬下句可知孫炎之學出於康成而分亡字下屬亦可知鄭君之本以亡則連讀也孔氏正義曰喪三年以爲極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與已同）以爲極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可以棄忘正釋亡字下遂云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然則亡則弗之忘矣作一句讀而訓亡爲忘鄭意本自如是故正義述之也自釋文誤以極亡連讀而學者遂移亡字於上句之末又於正義三年以爲極下增亡字於是句讀亂而文不成義矣元陳澔知亡之當屬下句而不知亡爲忘之假借乃云既葬曰亡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案亡則弗之忘矣上承喪三年以爲極之文乃謂三年以後服雖除而哀未忘故每逢忌日則不樂也若三月而葬去服除之時尚遠此正人子悲哀之日何須言弗忘乎陳說非

忌日不樂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注曰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正義曰唯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釋文不樂如字又音洛引之謹案如字讀是也忌日之哀必有實事以徵之不作樂者哀之徵也唯居喪不聽樂忌日如之故祭義謂之終身之喪古者謂作樂爲樂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注曰明月可以用樂是也下文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又曰子卯不樂注曰不以舉樂爲吉事曲禮歲凶士飲酒不樂注曰不樂去琴瑟又曰齊者不樂不弔祭統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皆謂不作樂爲不樂是其證也下文又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如字）注曰哀樂（音洛）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謂行弔樂謂作樂也歌詩與作樂相等故引不歌以比不樂彼釋文雖兼存洛音而以岳音爲正正與此同蓋注家之盧植王肅音義家之徐邈沈重諸人必有訓爲作樂者故陸氏承用之也鄭注不用舉吉事正指不作樂言之不舉吉事則不作樂下文子卯不樂注所謂不以舉樂爲吉事也自正義以不樂爲不爲樂事而宋以後說此者皆以洛爲正音而解爲喜樂於是不樂之爲不作樂遂莫有知其義者矣

不誠於伯高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家大人曰不誠於伯高本作不誠禮於伯高案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句）禮何傳乎（釋文傳一本作傅音附案傅字是）正義云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又云孔子聞冉有代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又釋鄭注云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舊本無下有禮字乃後人不知句讀而妄加之今據上下文義删）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遣人更弔卽彌爲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合注疏以考經文則誠下原有禮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禮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聘禮記疏引此無禮字亦後人依俗本禮記删之白帖六十五引作不誠禮於伯高太平御覽布帛部五引作不得誠其禮於伯高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作不成禮於伯高（此改誠爲成）皆有禮字又曰鄭以誠爲忠信不忠信禮於伯高頗爲不詞故正義必加字以明之曰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也余謂誠與成同（中庸云誠者自成也又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誠成同義而可以互通經解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逸周書官人篇非成質者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成作誠賈子胎教篇素成大戴記保傅篇成作誠）冉有代孔子行弔非

孔子之意若孔子遣人更弔則彌爲不可是使孔子不得成禮於伯高也故家語改誠爲成

哲人其萎

泰山其穨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引之謹案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穨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鄭注曰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正義曰放依也）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以上鄭注）是哲人其萎兼有無所仰之義非但無所放也若如今本以哲人其萎專屬之吾將安放則鄭必不如此注矣蓋鄭本作泰山其穨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穨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仰也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文見於此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卽是哲人其萎也王肅作家語乃妄改其文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見終記篇）後人據此遂增哲人其萎四字於則吾將安放之上而文義參差甚矣哲人爲人所仰放何得但言放邪孔仲達不能釐正而云子貢意在恩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總云吾將安放此曲說也（困學紀聞曰或謂盧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齊氏息園曰案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恩遽不暇別言劉氏所藏古本必好事者爲之引之案齊說是也則吾將安仗五字亦據家語增入而增入哲人其萎四字者已爲之先導矣）

亡於禮　亡其地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正義曰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引之謹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與在義正相反亡者不在也亡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不在於常禮之中也荀子大略篇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亡於禮經謂不在於禮經卽此所云亡於禮也順人心卽此所云其動也中矣唐風葛生篇予美亡此謂予美不在此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季子使而亡焉謂季子出使而不在吳也（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在）荀子正論篇然則鬭與不鬭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亡與在正相反謂不在於辱與不辱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亡與不在同義正義以爲無文之禮而連其庶幾乎爲一句失之矣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亦謂山林川谷邱陵在其境內則祭不在其境內則不祭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是也正義曰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亦於文義未協（如正義說則是其地無非亡其地矣）互見穀梁傳亡乎人之辭也下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引之謹案正文注文之二夫人皆當作夫二人寫者誤倒耳上文夫夫也爲習於禮者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是夫卽此也故曰夫二人猶言此二人左傳成十六年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管子大匡篇夫二人者奉君令夫字皆在二字上是其證若作二夫人則文不成義矣注文之此二人若改爲二此人其可乎釋文出二夫人三字則唐初本已誤夫二人相爲服者謂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兩相爲服也喪服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注曰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言丈夫婦人者姊妹之男女（各本姊妹上衍母之二字今刪）與從母兩相爲服緦麻章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是從母及舅皆有與己兩相爲服之禮若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相爲服則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

瓦不成味

家大人曰說文沬洒面也漢書律志引顧命曰王乃洮沬水今本沬

作頹馬融注曰頹頹面也內則曰面垢燂潘請靧字並與沬同沬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與涎沫之沫異沫從本末之末音亡曷反檀弓瓦不成味鄭注曰味當作沬沬靧也案沬從午未之未與味聲相近故曰味當作沬沬與靧同故曰沬靧也釋文音亡曷反非士喪禮下篇注引此文劉昌宗音妹亦非

從若斧者焉

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家大人曰從上有吾字而今本脫之吾從若斧者焉乃夫子之言鄭注云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此正釋夫子所以從若斧者之故非以此爲子夏之言也下句馬鬣封之謂也方是子夏之言而正義云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燕人則孔所見本已脫吾字故以從若斧者焉爲子夏之言而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案夫子言吾從若斧者焉故子夏曰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若夫子不言所從則子夏何由意揣而知之是從若斧句爲夫子之言而從上當有吾字也本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云殷已慤吾從周並與此吾從文同一例初學記禮部下白帖六十六引此並作吾從若斧者焉則唐時別本尚有吾字家語公西赤問篇亦有吾字

袪裼之可也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鄭注曰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正義曰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引之謹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裼非居喪之服也且小祥果裼裘則全裘皆裼非獨袪而已何得但於袪言裼乎陳祥道禮書曰鹿裘袪裼之則裼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吳澄禮記纂言曰練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既有橫長袪則裼衣掩至袖口可也案裼但裼裘無但裼袪之理陳說非也既用裼衣則裘之正身與袖皆在所裼安得有先不至袖而後掩之之事乎吳說亦非也若云既爲之袪又加裼衣於裘上則上文衡長袪已言爲袪不須重袪字矣今案裼當讀爲緆緆緣也袪裼之者謂緣此袪也士喪禮記縓綼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釋文緆他計反劉羊豉反是緆者飾裳邊也飾裳之邊曰緆飾袖之邊亦得曰緆袖與裳之邊皆垂而向下者也故飾邊之名得以相同矣緆裼古同聲緆正字也裼借字也豈表裘之謂乎又案袂口爲袪緣之爲緆玉藻曰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是緣與袪爲二事不得即以袪爲緣也注當曰袪袂口也裼讀爲緆謂緣也則明辨皙矣

故以其旗識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家大人曰故以其旗識之本作故以其旗識識之上識是旗識之識今作幟下識是表識之識今本無上識字傳寫遺脫耳釋文出識之二字云式志反皇如字則所見本已脫去上識字周官小祝置銘杜子春注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亦無上識字蓋後人據誤本檀弓刪之也案釋文出識識二字云並式志反一讀下識如字則陸氏所見本原有上識字明矣盧氏紹弓釋文攷證曰案注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無識識連文蓋陸氏所見本旗作識故以識識連文盧爲此說蓋未攷士喪禮注也士喪禮爲銘鄭注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惟此注內識字未經刪去釋文出旗識識之四字云上音試下音式據此則杜鄭所見本皆有上識字明矣古旗幟字通作識說文曰徽識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曰屬謂徽識也徽與徽同疏曰徽識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旗故以屬言之又下文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疏曰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上大常已下爲旌旗之大者也云此畫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案禮緯云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此畫其制也若然徽識爲旌旗之小者故司常謂之屬死之銘旌即生之徽識是銘旌之制亦小於旌旗而檀弓謂之旗識者以其爲旌旗之屬故兼旗言之耳謂之旗識則可謂之旗則不可以此知經文必有識字也後人於檀弓脫文不

能校補而輒據誤本檀弓以刪周官之注惟賴有士喪禮注及兩處釋文足以證明其失耳

先王之所難言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唐石經初刻所下有以字改刻刪去而各本皆從之家大人曰有以字者是也正義曰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以難言死散之義今本無以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已說之經文刪之也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故字正釋所以二字鄭注云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亦是釋所以二字

反服之禮

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家大人曰此本作又何反服之有孟子離婁篇云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文義與此相似反服下不當有之禮二字蓋涉上文舊君反服之禮而衍自唐石經已然世說新語方正篇注通典禮五十九白帖三十八引此皆無之禮二字

如不及其反而息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爲句而於其反而息不爲解釋方慤曰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意吳澄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引之謹案吳氏以如不及其反而息七字連讀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速追而及之何得休息於半塗乎陳澔曰息猶待也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案書傳無訓息爲待者速反而虞豈得且行且止當以或說爲是蓋當迎精而反之時孝子之心有如親已反而息於殯己欲從之而不及者然是以慨然也死者已不能反而息矣而孝子猶若其親能反而息者所謂其反也如疑也上文弗得弗及自爲子者言之此反而息則自親言之變文以見義也解者昧於經之變文而於息字亦以爲子者言之故義不可通江氏慎脩禮記訓義擇言取吳前一說而棄其後一說疏矣

無苛政　庶民弛政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鄭注不釋政字釋文亦不作音引之謹案政讀曰征謂賦稅及繇役也誅求無已則曰苛征荀子富國篇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楊注曰苛暴也征亦稅也是也古字政與征通互見下文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皆借政爲征也而新序雜事篇載此事乃云其政平其吏不苛則已誤以爲政事之政矣鄭注雜記云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既訓爲給繇役則是讀政爲征而又云從爲政者教令非也從爲政者教令六字蓋後人所增樂記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曰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釋文苛政本又作荷役史記樂書集解引此注作苛役引之謹案作苛役者是也弛政之政當讀爲征謂繇役也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鄭司農曰弛力息繇役也小司徒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當爲弛謂弛力役之征也蓋紂時之苛役武王爲庶民去之故曰庶民弛征王肅家語辯樂篇庶民弛政注曰解其力役之事即本於鄭注也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鄭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猶此言庶民弛征庶士倍祿也武王之弛征或兼賦稅言之矣乃釋文不爲政字作音正義以政爲紂虐政皆不知政爲征之借字而誤以爲政事也呂氏春秋慎大篇庶士施政去賦施政與弛征同謂免其征役去其賦稅所以優待庶士也若漢高帝詔非七大

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矣見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高誘失其讀乃云施之於政事亦非也

美哉奐焉

鄭注曰奐言衆多正義引王肅曰奐言其文章之貌也釋文奐本亦作煥引之謹案王說爲長奐古煥字廣韻奐文彩明皃玉篇煥明也亦作奐大雅卷阿篇伴奐爾游矣毛傳曰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何注曰煥明也美哉奐焉者室有文彩奐然明也大戴禮四代篇奐然而與民壹始卽煥然也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奐矣王君卽煥矣也後漢書張奐傳奐字然明吳志孫奐傳奐字季明南史王奐傳奐字道明皆用古煥字爲名而字曰明明者煥之正訓也

陽門

陽門之介夫死鄭注曰陽門宋國門名家大人曰昭二十一年左傳公自揚門見之杜注曰睢陽正東門名揚門卽此陽門也水經睢水注亦作陽門揚陽古字通玉藻盛氣顛實揚休鄭注揚讀爲陽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揚作陽左氏春秋經昭二十五年次于陽州公羊作揚州又左傳十五年晉步揚史記晉世家作步陽宣元年晉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

幷植

行幷植於晉國鄭注曰幷猶專也謂剛而專己吳澄禮記纂言曰幷植國語作廉直疑幷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家大人曰吳說是矣而未盡也廉與幷形聲皆不相近廉字無緣誤爲幷蓋廉字古通作兼史記淮南衡山傳厲王母弟趙兼漢紀作趙兼淮南詮言篇故廉而能樂道藏本廉作兼兼幷字相近因誤而爲幷齊策管子幷三行之過史記魯仲連傳幷作兼秦始皇紀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幷力直植亦古字通注內剛字正釋直字也

退然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退或爲妥引之謹案退之言隤也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並曰隤柔貌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正與此同妥古綏字士相見禮鄭注古文妥爲綏漢書燕刺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注曰妥古綏字綏亦柔和之意爾雅曰綏柔安也其義相通也案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爲卑退失之

管庫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曰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引之謹案管鍵所以啓閉庫也然謂之啓庫閉庫則可謂之管庫則文不成義且守庫者職司出納不獨啓閉已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史記范睢傳崔杼淖齒管齊索隱引高誘曰管典也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曰管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子皋爲之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鄭注曰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正義曰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皋方爲制服是子皋爲之是下疑脫爲字非爲兄施引之謹案如注意則記當云兄則死而爲子皋衰不當云子皋爲之衰也今案爲猶使也言蠶則績而蟹爲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蟬爲之緌以飾冠兄則死而子皋使之衰以盡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之非其所自有也井九三爲我心惻魯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王弼韋昭並曰爲猶使也子皋將爲成宰而成人遂爲衰是子皋使之衰也

亦弗故生也

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監本亦作示非今依石經改文提要改家大人曰故當爲欲謂不欲生之也正義解經曰亦不欲使生是其證自唐石經欲字始誤作故而其義遂不可通呂氏春秋任數篇食潔欲饋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欲饋作故又案正義解注曰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者解經亦弗欲生也今本欲亦作故此後人據已誤之經改未誤之疏也正義又曰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今並不與是不欲使其生也今本作是不故欲使其生也則文不成義此故字亦後人

所加通典刑四引大戴禮曰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正與王制合家語刑政篇曰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亦用王制之文

獺祭魚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正義曰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小雅魚麗正義引作援神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罜羅網又云獸長麑䴠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以上正義)引之謹案孝經緯獺祭魚爲十月中氣則小雪也易通卦驗曰大雪獺祭魚則又以爲十一月節氣然緯書作於西漢之末皆不足據案夏小正曰正月獺獸祭魚逸周書時訓篇曰驚蟄之日(今本驚蟄作雨水從盧氏校本改正)獺祭魚並與月令同則漢以前書無謂獺祭魚在冬月者魯語古者大寒降(降猶減也退也謂孟春寒氣退也說見國語)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廟行諸國(今本廟上衍寢字國下衍人字辨見國語)助宣氣也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正獺祭魚之時也而云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正所謂虞人入澤梁也何以知其必非正月乎魯語又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宋明道本作罝罜麗宋庠本作罜麗並誤辨見國語)韋注曰謂立夏水蟲懷孕之時禁魚䑅之網也若孟春水蟲未孕網罟在所不禁又何爲不得入澤梁乎正義以爲十月者徒以夏小正十月豺祭獸而獺祭魚與豺祭獸並舉則以爲皆在十月不知獺祭魚豺祭獸事類相近故連言之非以其同月也下文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與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文相連接而月令蟄蟲坏戶在季秋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在孟春豈必同月者而後連文乎淮南主術篇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高注曰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未祭不得捕也漢書食貨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顏注亦引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皆不以爲十月較正義爲長周官𩡶人疏亦沿緯書之誤以此爲十月事然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則猶不廢正月取魚之說實於孔氏之專主十月也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鄭注曰羣后公及諸侯正義曰以經羣后之下卽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家大人曰羣后卽諸侯(堯典曰班瑞于羣后)而三公不與焉卿大夫元士卿上當有公字考本書之例皆以公侯伯子男爲一類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爲一類下文云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其例仍未變也鄭本已脫公字遂以三公與諸侯爲一類卿大夫士別爲一類似於體例未協且三公之子禮未有稱爲大子者則三公不在羣后之中明矣白虎通義辟雍類引王制云羣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班所見本原有公字本疏上文引書大傳亦云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圭璧金璋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正義曰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卽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章(皇本章無玉旁故以爲印章各本作璋非)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各本作璋非)皇氏之義非也引之謹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而聘女之大璋覜聘之琢璋起軍旅之牙璋中璋祀山川之璋邸射皆無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粥於市豈無金飾者遂可粥於市乎正義之說理不可通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字也琮從宗聲而借用宗猶璋從章聲而借用章耳篆書宗金二字皆相似(篆書宗作[illegible]金作[illegible]字相似隸書宗作宗金作金亦相似)故宗譌爲金琮亦圭璧之類也圭璧琮璋聘禮所謂四器古人多以四器並言者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以覜聘圭璋璧琮以斂尸是也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不粥於市琮本字也宗借字也易林需之井珪璧琮璋執贄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

祭先脾　祭先肺　祭先心　祭先肝　祭先腎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鄭注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

藏直脾脾爲尊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曰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注曰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曰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注曰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正義曰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主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引之謹案如鄭說以藏之上下爲次則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經何以不言春祭先肺夏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謂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則脾未嘗在左而當春肝未嘗在右而當秋何以春祭先脾而秋祭先肝乎從腎稍前而當脾亦未嘗不當肝何以春祭不先肝從心稍卻而當肝亦未嘗不當脾何以秋祭不先脾乎反復求之鄭說殆未允當以許氏五經異義之說爲長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見正義　蓋自古以五行說五藏者惟腎爲水藏無異詞而脾肺心肝則皆有兩說今古文尚書雖未知孰是而月令之五藏則非古文尚書之說不足以釋之脾木藏故春祭先之肺火藏故夏祭先之心土藏故中央祭先之肝金藏故秋祭先之腎水藏故冬祭先之也說文腎水藏也肺火藏也脾木藏也肝金藏也蓋依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之序今本火作金木作土金作木後人改之也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四卷二十並引說文肺火藏也是其證　古文尚書之說也又曰心人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則古文尚書以心爲土藏今文尚書博士以爲火藏也高注淮南精神篇曰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也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也鄭注天官疾醫曰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蓋肺火藏故氣熱心土藏土者火之所生故氣熱次之肝金藏故氣涼脾木藏故氣溫腎水藏故氣寒也許高鄭三家之說皆本於古文尚書而古文尚書之說又本於月令也大元數篇三八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一六爲水爲冬藏腎五五爲土爲中央藏心亦本於月令也然則月令脾肺心肝腎之屬於木火土金水也明甚鄭據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而定從今文尚書之說見正義　於是古尙書說之合於月令者不用之以釋月令而別以五藏之上下次之失其指矣且醫病之法亦有與古文尚書同者鄭注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曰肺石赤石也疏曰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則醫病之法亦非一說何必是此而非彼乎

呂氏春秋十二紀文與此同高注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注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勝當爲生生土者火也　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所勝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腎曰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案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木火土金水既各有所主之藏何反不用其所主而用其所勝乎春夏秋之祭如用所勝之藏則中央之祭當用土所勝之水而先腎冬之祭當用水所勝之火而先心今中央祭先心冬祭先腎則非用其所勝可知由冬祭先腎推之則木火土金皆自用其藏可知故曰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案此言五藏亦用今文尚書之說故與月令不合而曲爲之說如此土至尊而用藏之尊者水最卑而不得食其所勝而春夏秋之祭則又不論藏之尊卑而食其所勝何乃相戾一至於此乎且水最卑不得食其勝則土至尊宜食其所勝矣何又用非土所勝之心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

鶴倉龍

爲倉龍鄭注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高注呂氏春秋孟春篇淮南時則篇並同引之謹案下文赤駵黃駵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龍當讀爲駹說卦傳震爲龍虞翻龍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思元賦尉龍眉而郎潛兮舊注曰龍蒼也龍與駹通史記匈奴傳曰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青駹作青龍青龍猶倉龍耳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青龍即青駹也高注云七尺以上爲龍失之易林觀之漸曰御騂從龍至于華東龍亦是駹字駹與龍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巾車駹車犬人用駹可也故書駹並作龍

還反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禮記古義曰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冡大人曰惠說非也穆天子傳自作還返月令自作還句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不得援彼以例此也釋文出還乃二字云音旋後放此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卹孤寡據此則四時皆作還乃明矣今本孟夏孟秋孟冬皆作還反與正義所引不合又孟冬正義云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於朝也亦與孟春正義不合且還反二字不釋於孟春而釋於孟冬於理尤不可通明是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增改之也唐刪定月令亦作還乃四時皆同則唐時本無作還反者淮南時則篇亦作還乃與呂氏春秋同後漢書郎顗傳注引月令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光武紀注引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太平御覽時序部五立春下引此亦作還乃立夏立冬同立秋下未引二書所引並與釋文正義唐月令同是其明證矣自宋撫州本始作還反而諸本悉仍其誤

布德和令

命相布德和令引之謹案和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大宰職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亦讀爲宣謂宣布其治于邦國都鄙也詳見大宰職下古聲宣與和相近故宣字通作和亦見大宰職下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謂布陽德和柔之令失之

宿離不貸　無或差貸　其爲物不貳　衣服不貳　其儀不貳

宿離不貸鄭注曰不得過差也釋文不貸吐得反徐音二季夏之月無或差貸釋文差貸音二又他得反引之謹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季夏紀貸並作忒高誘注曰忒差也正當音吐得反而徐又音二者忒字通作貸豫象傳四時不忒釋文忒京作貸又通作貳周官馮相氏注引月令作宿離不貳洪範衍忒引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貳與貣字形相似故貳字多有譌作貣者見詩其儀不忒下周語成事不貳下徐音二則所見本作貳貳者貣之譌也諸本皆作貸字不得有二音矣故音之誤者亦可以攷見古本云

中庸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鄭注曰言至誠無貳正義曰不有差貳釋文不貳本亦作㒃音二引之謹案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即忒之假借字貣與測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貣測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注內無貳當作無貣正義差貳當作差貣貣亦差也說文玉篇廣韻俱無㒃字其本亦作㒃蓋貸字之譌貸亦音他得反見上與忒同音故忒字或作貸陸氏不能釐正而音二失之矣其爲物不貳者言天地之道無有差忒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也又緇衣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注曰貳不壹也釋文不貳本或作㒃案貳亦貣字之譌㒃亦貸字之譌當音忒不當音二也爾雅爽忒也孫炎注曰忒變雜不一見大雅瞻卬正義忒與貣同故鄭曰貣不壹也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據箋所解則貳亦當作貣而讀爲忒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貳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忒更也謂更改變易也又作㤜失常也老子曰常德不忒忒與常正相反是變易無常正忒字之訓故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貣無常謂之貣有常則不貣矣故曰衣服不貣從容有常也詩釋文貳音二亦失之又案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亦貣之譌當曰忒本或作貣同音他得反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段氏校本據正義改之御爲

御之(見校勘記)引之謹案正義舉經文云措之于參保介御之閒此寫者誤倒也仍當作保介之御閒周頌臣工箋曰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彼正義曰盡保介之御閒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藉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則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不應月令正義又倒其文爲御之也晉書禮志隋書禮儀志鄭風清人正義桓十四年穀梁傳疏李善東京賦注續漢書禮儀志注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引此並作保介之御閒東京賦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馭與御同馭閒二字即取月令之文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保介之御閒不得改爲保介御之閒也馬氏元伯曰保介之御閒之猶與也鄭注曰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與字正釋之字案馬說是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皆謂有司與牧夫也攷工記梓人爲筍虡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作其鱗與而也(說見攷工記) 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謂潘尫與黨申鮮虞與傳摯也(說見釋詞) 又案于參呂氏春秋作參于參于保介與御閒文義甚順鄭注以爲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

三公五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家大人曰三公五推本作公五推凡月令言三公者皆與九卿對文上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是也其言公者則與卿對文上文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也賞公卿諸侯大夫不言三公九卿者蒙上而省也此文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不言三公九卿亦是蒙上而省今作三公五推即涉上文而誤也(隋書禮儀志引作三公五推則所見本已誤) 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三字唐月令亦無又周頌載芟正義穀梁傳桓十四年疏北堂書鈔設官部二禮儀部十二(鈔本北堂書鈔設官禮儀二部引月令皆無三字陳禹謨本設官部亦無三字禮儀部則據誤本月令加入矣) 初學記禮部下白帖藉田類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資產部二引此皆無三字惟藝文類聚禮部中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有三字又呂氏春秋孟春篇周官甸師注亦有三字皆後人據誤本月令加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甸師注無三字)

雨水不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家大人曰雨水本作風雨案正義云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據此則正文本作風雨不時明矣而正義前述正文乃作雨水不時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至此段有箕星好風之語則後人不能改矣自唐月令改風雨爲雨水而各本皆從之(白帖八十二引作雨水不時亦從唐月令) 後漢書張敏傳注開元占經七十二候占引此並作風雨不時呂氏春秋淮南同

高禖

仲春之月以大牢祠于高禖鄭注說高禖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以爲禖神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盧植以爲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見續漢書禮儀志注) 引之謹案鄭蔡盧三家之說皆非也高者郊之借字古聲高與郊同故借高爲郊周官載師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文三年左傳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鄗蒿並從高聲高之爲郊猶蒿與鄗之爲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此說是也大雅生民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其文全出此篇而字正作郊商頌元鳥傳亦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蓋古本月令本作郊禖也說經者嘗讀高爲郊

乃得本訓而鄭志焦喬荅問乃強分郊禖高禖爲二以爲先契之時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祀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豈核實之論哉

奮木鐸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引之謹案地官鄉師賈疏論語里仁篇皇疏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此有木字與今本同而釋文出奮鐸二字云方問反下大各反則無木字案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六奮鐸以令注引月令奮鐸以令兆民陳禹謨從俗本加木字太平御覽天部十三亦引作奮鐸呂氏春秋仲春紀作奮鐸以令于兆民淮南時則篇作振鐸以令於兆民鐸上皆無木字蓋木鐸亦可單稱鐸不煩加木字也釋文但爲奮鐸二字作音而不云本或作奮木鐸則舊本無作奮木鐸者矣周官論語疏引作奮木鐸者蓋彼正文言木鐸後人遂於疏內加木字非其原本也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鄭注曰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正謂月令仲春之奮鐸與周官四時徵令之以木鐸文有詳略而義則相同非以其有木字而引之也賈疏之引奮鐸亦然又案周官小宰徇以木鐸賈疏引檀弓明堂位之木鐸爲證而不引月令以月令原無木字故也故知鄉師疏木字爲後人所加至北堂書鈔政術部已引作奮鐸不應樂部又引作奮木鐸樂部木鐸令民當作奮鐸令民注內所引奮木鐸以令兆民當作奮鐸以令兆民其爲後人所改無疑蓋校書者習見俗本之爲奮木鐸而不知古本之爲奮鐸則誤謂脫木字而增之矣

妨農之事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家大人曰下句本作以妨農事農下衍一之字則累於詞矣唐月令及禮記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皆無之字上文正義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云云亦無之字齊民要術一小雅大田正義後漢書明帝紀光武十王傳注白帖二太平御覽資產部二引此亦皆無之字呂氏春秋同淮南作以妨農功亦無之字

毋出九門

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曰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生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如與而同無與毋同引之謹案路門以外臯門以內非野獸所游之處正義曰自臯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閑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臯門以內不得有林苑正義非也本無所用其羅網毒藥亦何待戒之以毋出乎且天子三朝三門與諸侯同天子路門應門臯門諸侯路門雉門庫門說見戴氏考工記圖今言天子之門而及雉門庫門非也況近郊遠郊亦不聞有門鄭說殊未確高以爲城門近之矣而泥於攷工記匠人之旁三門乃於十二門中除東方三門數之而爲九且爲之說曰東方三門尚生育餧獸之藥所不得出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而言無如高說則東方三門尤爲羅網毒藥所不宜出月令及季春紀當幷數之而言毋出十二門文義方明何得但言毋出九門使人致疑於東方三門之尚可出乎下文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以方位言之東方者春春氣所在無如東方三門何以欲畢春氣而反舍東方三門而不磔攘乎高注季春紀仍以生氣所在解之義不可通風俗通義祀典篇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攘與高注同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仲秋之磔攘亦曰九門又將舍何方之三門而不數乎則高說亦不可通吳澄禮記纂言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不得出但此月則禁耳案是月命國難九門磔攘斷無舍南方三門而不磔攘之理何以但曰九門也吳說繆至陸佃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則是以匠人經涂之數爲城門之數謬甚於此矣今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鄭注曰旁磔於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即九門也季春言九門則其爲旁可知季冬言旁則其爲九門可知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春官男巫旁招以茅杜子春注曰招四方之所蓋祭者稱義季尹旁達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若缺一方則不可謂之旁以是言之九門磔攘謂之旁磔已周城之四方非獨三方而已也則毋出九門亦謂四方之門矣四方而曰九門者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匠人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鄭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是其例也閔二年公羊傳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何注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僖二十年左傳正義魯城南面三門隱

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城之北門是城門固有南面三三面各二者也此與攷工記之旁三門絕不相同攷工記自爲十二門月令自爲九門不必強此以就彼也古人言城門者多寡或異攷工記則十二門月令則九門齊策言衛之城門則十門齊策曰昔者趙氏襲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是十門也參差不一此必不能合者也學者知月令之九門異於攷工記之門數則無所用其遷就矣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引之謹案周官牧師掌牧地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是馬通淫皆在牧不在廄也又圉師春除蓐釁廄始牧鄭注曰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引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曰日中春秋分也是馬自仲春已出廄而通淫於牧季春之月安得尚有在廄者方其通淫則蹄齧奔躍在廄必多毀壞亦非所宜且仲夏之月遊牝別羣若尚有不遊之牝合於廄則仲夏別羣不惟遊牝何以但言遊牝別羣也鄭言累牛騰馬在廄者以既解累騰爲乘匹則是兼言牝牡若在牧則不須更云遊牝于牧故不得不以在廄別之其實累牛騰馬但言牡不兼牝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又注淮南時則篇曰欙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踶善將羣者也然則累牛騰馬皆牡也與遊牝正相對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牝者於牧耳皆在牧不在廄也騰馬卽騰駒仲夏言遊牝別羣則執騰駒尤見騰馬與累牛皆指牡言之非謂乘匹也謂之遊牝者以時方通淫聽其遊行因以名焉而高誘曰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則與遊牝別羣之文不合疏矣

蠶事畢

孟夏之月蠶事畢家大人曰此本作蠶事既畢與季春之蠶事既登文同一例各本皆脫既字而正義述經文亦無既字則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初學記禮部下引此無既字亦後人所刪案上文正義曰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云云則此文之有既字甚明衞風氓正義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五陳禹謨本刪既字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中宮部引此皆作蠶事既畢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引月令章句亦作蠶事既畢呂氏春秋孟夏篇同唐月令改爲蠶事既登亦有既字今石本登上缺三字正是蠶事既三字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時序部六引此並作蠶事既登從唐月令也則月令之有既字又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蝗蟲

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引之謹案蝗蟲皆當爲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蟲螟亦猶禮言草茅傳言烏鳥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是也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注及正義作蝗蟲釋文出則蝗二字而無蟲字皆是後人所改自宋撫州本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仲冬正義曰蟲蝗爲敗地災也唯此一處未改尚可攷正經文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月令蝗蟲爲災亦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案唐月令石本孟夏仲冬兩處皆作蟲蝗又桓五年穀梁傳注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玉篇蝗字注引月令蟲蝗爲災廣韻蝗字注亦曰蟲蝗爲災白帖八十一蟲蝗類出蟲螟爲害蟲蝗爲災八字又太平御覽天部九咎徵部一並引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蟲豸部七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時序部十二引乙巳占曰冬時行春令則蟲蝗爲災卽本月令之文又呂氏春秋孟夏篇作蟲蝗淮南時則篇作螽蝗後人所改也說文蝗螽也螽蝗也是蝗一名螽不得並稱螽蝗後注行春時春螽之令故致螽蝗之敗螽字亦後人所改孟夏篇注行春春螽之令故有螽蝗之敗正與此同足證淮南之正文受注亦作螽蝗也東山經見則螽蝗爲敗螽字亦後人所改郭注螽蝗蟲也言傳敗田苗害稼十一字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蟲部二十五引東山經正作螽蝗而無注蓋後人習見螽蝗之文而改之又妄加注文耳仲冬篇作蟲螟淮南時則篇同此皆月令作蟲蝗之證

養壯佼

仲夏之月養壯佼正義曰佼謂形容佼好家大人曰孔說非也呂氏

春秋仲夏紀佼作狡高誘注曰壯狡多力之士大戴禮千乘篇曰老疾用財壯狡用力廣雅曰狡健也壯狡猶言壯健作佼者假借字耳呂氏春秋禁塞篇曰老幼壯佼是也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鄭解事毋刑曰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為徑解晏陰曰晏安也陰稱安家大人曰鄭意以百官為百僚故謂刑為刑罰不知經文自君子齊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皆養身之事非指朝政也百官猶百體也樂記曰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孟子告子篇以耳目之官為小體心之官為大體呂氏春秋貴生篇以耳目鼻口為四官荀子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為五官刑當從今月令讀為徑徑疾也速也祭義道而不徑鄭注曰徑步邪趨疾也荀子脩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楊倞注曰徑捷速也史記大宛傳從蜀宜徑集解引如淳曰徑疾也呂氏春秋仲夏篇淮南子時則篇並作徑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高注曰事無徑當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者欲定心氣為義言非特節其耆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於百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小爾雅曰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韓子外儲說曰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大元踦贊曰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與陰相對為文此承上陰陽爭為義言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為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下文仲冬之月自君子齊戒以下文與此略同末云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安形性即此所云百官靜也事欲靜即此所云事毋徑也仲冬又曰身欲事彼言身欲事而此言身毋徑猶彼言事欲靜而此言事毋徑也徑刑古聲相近故借刑為徑非謂刑罰也若謂刑罰之事不可以聞則經當言毋用刑矣但言事毋刑則文不成義又徑與靜成為韻隊協讀百官靜事毋刑六字為句則失其韻矣以待陰陽之所定即此所云以定晏陰之所成也知晏陰非謂安陰者仲夏仲冬並言陰陽爭仲冬待陰陽之所定仲夏不得舍陽而獨言陰也呂氏春秋淮南子注並曰晏陰微陰也蓋文生義其說亦非

穀實鮮落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絜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家大人曰鮮字孔氏前讀上聲而訓為鮮少後讀平聲而訓為鮮絜皆與落字義不相屬失之矣今案鮮之言散也謂穀實散落也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鱻陽鱻與鮮同是鮮落即散落也鮮與斯古亦同聲小雅瓠葉箋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尠沈云古斯字爾雅釋言曰斯離也離與散同義呂氏春秋大樂篇注鮮散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亦取相離之義也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並作穀實解落高注訓為散落義亦與鮮落同或據呂覽淮南而改鮮為解蓋未達古訓也逸周書時訓篇亦云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

長短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家大人曰長短本作短長與裳量常為韻今作長短則失其韻矣此蓋涉下文視長短而誤正義作長短亦後人依已誤之經文改之唐月令已刪此二句無從考正唯宋撫州本及岳本皆作短長呂氏春秋仲秋篇同足正今本之失

雷始收聲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引之謹案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韓策曰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淮南俶真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初學記歲時部及周官韗人疏引月令皆作雷乃始收淮南時則篇同是經文始上有乃字而收下無聲字後人以仲春雷乃發聲又以注云雷始收聲在地中遂於正文內加入聲字若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及呂氏春秋並作雷乃始收聲是也案高誘注曰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則正文本無聲字明矣又或嫌其句法之累則刪始字而存乃字唐月令作雷乃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雷始收注引禮記云雷乃收聲案正文曰雷始收則注內引禮記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者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或刪乃字而存始字宋撫州本以下諸本禮記及今本逸周書並作雷始收聲是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曰春分發聲秋分乃收注引周書曰秋分雷乃收又歲時部二曰雷始收注引周書曰雷乃收聲案正文曰秋分乃收又曰雷始收皆本周書則注內引周書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皆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周書曰

秋分之日雷乃始收雷不收諸侯淫泆是其明證矣易通卦驗秋分雷始收亦無變字他書引月令或有變字者皆是後人所改無者加之有者減之而原本幾不可見幸賴引者參差不齊改之未盡得以求其蹤跡耳

毋逆大數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引之謹案大數當從呂氏春秋作天數高注曰天數天道也今作大者涉上句大事而誤季夏之月舉大事則有天殃至秋則可以舉大事矣而亦必順乎天道即前所云毋變天之道也下文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兩其字皆指天而言若作大數則意義不明正義亦作無逆天數今本天下有之大二字乃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疏文也據上文疏云無逆於天有順於時在反受其殃下則此疏本作無逆天數明矣自凡舉大事以下四句唐月令已刪去無從考正自宋撫州本天字始誤作大而各本皆從之今據上文疏及呂氏春秋訂正

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呂氏春秋季秋紀高誘注曰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案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當時已用十月爲歲首不始於始皇二十六年矣引之謹案秦以十月爲歲首則當以孟冬之月爲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爲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曆元所起曆家最重建元故託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曆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大始閼蒙閼郎達攝提格之歲太歲在甲寅畢陬之月甲寅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曆志晉書律曆志引蓋巳讖亦曰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正月爲陬而在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爲正月也顓頊曆元始於立春而謂其月爲正月故爲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孝文紀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方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尚黑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張蒼傳張蒼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是顓頊曆正朔在十月也然則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以孟春爲月首其用顓頊曆明甚更以淮南子證之淮南王安封於文帝十六年誅於武帝元狩元年其時大初曆未出猶用顓頊曆故其書時則篇亦以孟春爲始而於季秋云爲來歲受朔日以著歲首之在孟冬其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今本誤作大說見太歲考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先冬後春則十月爲歲首也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則曆元在正月也此足與月令相發明矣余恐學者不知其原而疑於一歲有二首故具論之

北面誓之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家大人曰唐月令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誓上皆有以字今本無以字者後人以正義云搢扑北面誓之無以字故刪之也不知正義無以字者省文耳下文引熊氏云大司馬注引此司徒北面以誓則仍有以字也陳氏禮書引此無以字則所見本已誤周官大司馬注司服疏條狼氏疏白帖五十二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皆作北面以誓之正與唐石經同小司徒疏亦云司徒北面以誓之呂氏春秋作北鄉以誓之淮南作北鄉以贊之則月令之有以字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蟄蟲咸俯在內

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家大人曰內字文義不明內當爲穴下言皆墐其戶戶即穴之戶也正義解墐其戶曰塗塞其戶穴大蟄穴者蟲所居經言墐其戶不言墐其穴也又案正義於在穴之下不言穴至皆墐其戶之下始言塗塞其戶穴則所見本在穴之穴已譌爲內明矣穴內二字篆隸皆相似故穴譌作內大戴禮帝繫篇付祖氏產穴熊墨子備城門篇鑿穴迎之易乾鑿度通情無門藏神無穴今本穴字並譌作內考呂氏春秋季秋篇正作在穴

固封疆

孟冬之月固封疆備邊竟鄭注曰今月令疆或爲壃家大人曰蔡邕

獨斷引月令曰固封壐卽鄭所謂今月令也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亦作固封壐案爾雅曰疆邊垂也昭元年穀梁傳曰疆之爲言猶竟也成二年左傳注曰封竟也是封疆卽邊竟既言固封疆又言備邊竟則複矣當從今月令呂覽淮南作固封壐爲是高注曰封壐印封也周官司市凡通貨賄以壐節出入之鄭彼注曰壐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鍵閉管籥封壐事皆關乎啓閉故連類而及之固封壐以上五句皆邑中之事備邊竟以下四句皆野外之事

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審棺槨之薄厚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引之謹案塋當從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作營高注曰營度也士喪禮曰筮宅家人營之是也因下邱壟字而誤爲塋自釋文已然矣大小正義唐月令七經孟子攷文引古本及白帖六十六呂氏春秋淮南並作小大厚薄唐月令呂氏春秋白帖及惠校宋本並作薄厚今作大小厚薄者俗儒多聞厚薄少聞薄厚故改薄厚爲厚薄因並改小大爲大小（上文量小大視長短本亦改小大爲大小）以與高卑厚薄文同一例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上下畫一禮器曰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攷工記鳧氏曰薄厚之所震動墨子備高臨篇曰長稱城之薄厚韓子五蠹篇曰議多少論薄厚是薄厚爲古之常語且上句已曰審棺槨之薄厚矣何不察之甚也陳澔集說則又改上句之薄厚爲厚薄（各本皆作薄厚）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俗儒之見大抵皆同矣

荔挺出

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曰荔挺馬薤也顏氏家訓曰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引之謹案如高氏所說則是荔草挺然而出也檢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芸始生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足其文未有狀其生之貌者倘經意專以荔之一字爲草名則但言荔始出可矣何煩又言挺也且據顏氏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以荔挺爲草名者自西漢時已然逸周書時訓篇亦曰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鄭氏注殆相承舊說非臆斷也挺之言莛也說文曰莛莖也荔草抽莖作華因謂之荔挺矣神農本草謂之蠡實名醫別錄謂之荔實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謂之劇荔華而月令則謂之荔挺或以實名或以華名或以莖名義有專屬而名則通荔也故荔挺始出猶未有挺也而名爲荔挺則曰荔挺出猶王瓜始生猶未有瓜也而名爲王瓜則曰王瓜生耳月令自言荔挺他書自言荔兩不相妨也

經義述聞第十四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中七十四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五官　不祔於皇姑　以此若義也
葬引　不以人之親痁患　父師　孝弟睦友子愛　貴宮　公
素服不舉　愛之以敬　選賢與能　燔黍捭豚　橧巢　未有麻
絲　辟於其義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故功有藝也　天
不愛其道　設於地財　與年之上下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父
黨無容　衆之紀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其餘無常貨　旦明
朝覲大夫之私覿　貳君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樹瓜華　以移民也　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婦盥饋
饘酏　擇於諸母與可者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魚須文竹　立
主人之北南面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蕃鬣　夏后氏
之鼓足　齊衰惡笄　別之以禮義　問道藝　不旁狎　乘車服
馬不齒　枕几穎杖　呻其佔畢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
安　隱其學　有遺音者矣　物至知知　樂由中出故靜　莊敬
恭順　測深厚　其移風易俗　志微　狄成　以繩德厚　律小
大之稱　感條暢之氣　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　樂氣　獶雜子女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
子之言　名之曰建櫜　繁瘠　族長　天地之命　得其儕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曰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引之謹案社稷二字疑因上文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見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注意謂上文適天子但云告山川不言所過則所不過者亦告也適天子告于山川而此云告于所過山川其文小異鄭猶解釋其義如適天子告于社稷而此不告則其文迥殊鄭安得無注今但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而不云不告社稷貶於適天子則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注臨行又徧告宗廟二句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又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正義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但云告廟告山川而不及社稷則所據本無此二字矣唐石經始誤衍

五官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引之謹案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大夫咸受命矣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逸周書大明武篇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韓子五蠹篇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齊策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賈子耳痹篇五官公而不私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楚語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管子五行篇昔黃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事類並相近矣

不祔於皇姑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

正義曰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引之謹案此皇姑與士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士虞禮記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爲婦不得用婦祔於祖姑之禮故不祔於祖姑也知非既沒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隱二年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杜注曰夫人喪禮卒哭而祔於祖姑然則祖姑亦可單稱姑故謂皇祖姑爲皇姑也正義失考

以此若義也

家大人曰孔子荅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今案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古人自有複語耳荀子儒效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楊倞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非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若亦此也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墨子尚賢篇又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

葬引

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家大人曰葬引至于堩本作葬既引句至于堩上文云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之喪如之何與此葬既引文同一例若無既字則文義不完然據正義曾子以葬引至塗云云則所見本已脫既字不始於唐石經矣士喪禮記注引此正作葬既引至于堩

不以人之親痁患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鄭注曰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引之謹案痁讀爲阽阽臨也近也王逸注離騷曰阽近也漢書文帝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文選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曰阽臨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臨危曰阽阽與痁通廣韻痁音失廉都念二切集韻痁阽並都念切然則痁患者臨於患害也此言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於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於患害故君子不爲也鄭訓痁爲病於義未確

父師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鄭發注於上文大司成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引之謹案古字父與甫通爾雅曰甫大也父師大師也大傳大戴作太音泰古但作大白虎通義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大亦大也微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爲文少者小也父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文禮書卷四十九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

孝弟睦友子愛　子庶民也　子民如父母　子以愛之

子愛百姓

引之謹案慈愛也字通作子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是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子以愛之與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相對爲文則子當爲慈明甚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中庸子庶民也謂慈庶民也正義謂愛

（民如子失之）表記子民如父母謂慈民如父母也乃鄭注於子字皆無訓釋釋文亦不作音蓋失其讀久矣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讀子諒爲慈良是也喪服四制曰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慈良與子諒同

貴宮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曰謂守路寢釋文作諸父守貴室曰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曰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引之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正義曰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二字則鄭必分別釋之當言貴宮爲何廟及或言宮或言廟之通異語幷當注於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貴室言之猶下注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而無一語及貴宮言宮言廟之注又不繫於此節至下節之下宮始加訓釋然則此節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以經文考之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大廟對下宮言之即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大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下文之下宮即四親廟）後人不知而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室總據路寢（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曰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總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爲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爲尊廟或以爲昭廟或以爲若魯公廟或以爲羣公四親之廟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爲之說也

公素服不舉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下文釋之曰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朱子曰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不聽樂二者相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尙有爲之變三字則所包者衆矣（居外亦在其中）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本無脫文明矣

愛之以敬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鄭注愛之以敬曰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曰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引之謹案如孔說則愛之謂愛所養之老矣案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之不應此一之字獨指人言之也且愛敬義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文當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管子明法解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誤作愛魏策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今本受誤作愛是二字常相亂）受者承也（見喪服及楚辭注）繼也（見廣雅）謂已慮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

選賢與能

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引之謹案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彖傳物與无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

燔黍捭豚

燔黍捭豚鄭讀捭爲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家大人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廣雅曰焷謂之炰（大雅韓奕正義引通俗文曰焷肉曰炰）古無焷字借捭爲之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焷豚以相饗即用禮運之文

橧巢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山井鼎禮記考文曰

古本橧作櫓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櫓句解本音營或曰橧巢太平御覽五十五地部二十引作櫓巢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爲櫓孔氏正義引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家大人曰說文櫓大盾也無澤中守草樓之訓櫓本作樐說文樐澤中守草樓正義引此者證巢樐爲樓之別名也若櫓爲樓之別名則人所共知不煩引書爲證矣今本正義作櫓者涉下句巢與櫓而誤今本作櫓傳寫之誤陽城張氏古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曰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云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橧巢者橧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橧但王肅注分橧巢爲兩事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橧爲櫓也山井鼎蓋未識此若據太平御覽引作櫓而以作橧者爲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橧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作橧亦並不誤家大人曰張說是也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爲橧在樹曰巢雖橧巢分訓而橧字之義則同若改橧爲櫓而云有柴爲櫓則義不可通子雍無此謬也釋文橧又作曾橧之言曾也楚辭招魂曾臺累榭王注云曾重也重聚薪柴以爲巢故謂之橧巢其爲巢亦謂之曾巢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云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是也爾雅豕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爲橧義亦相近廣雅云橧巢也晏子春秋諫篇云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舊本脫而王天下者五字今據上文及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一引補此皆橧巢二字之明證若改橧爲櫓則與巢字義不相屬諸書豈有言櫓巢者乎且櫓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已有樓此理之不可通者也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引作增巢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改增爲橧今本誤作櫓地部一引作曾巢亦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本曾作橧非鈔本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亦引作曾巢廣韻及晉書地理志文選東征賦注初學記帝王部鈔本御覽地部二十皇王部三並引作橧巢其作櫓巢者刻本之誤耳橧櫓字形相似世人多見櫓少見橧故橧誤作櫓山井鼎所引家語及或說所引太平御覽皆誤本也

未有麻絲　治其麻絲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家大人曰麻絲當爲絲麻麻與皮爲韻皮古讀若婆說見唐韻正自及其死也至是謂大祥皆用韻之文無此二句獨不用韻之理白帖五十七引作無絲麻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引作未有絲麻皆其證下文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亦當作絲麻小雅采菽正義儀禮喪服疏篇內凡兩引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布帛部五並引作治其絲麻又郊特牲正義曰禮運云後世有絲麻大雅卷阿正義曰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民之職也皆其證自唐石經始作麻絲而各本遂沿其誤諸書所引亦有作麻絲者皆後人以誤本禮記改之也家語問禮篇云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又云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用禮運之文

辟於其義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鄭注曰辟開也引之謹案曰知曰辟曰明曰達義並相近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見下文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傳並曰辟明也此訓爲開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於十者之義也大戴禮保傅篇曰開道術知義理之指正義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失其指矣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正義曰則法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引之謹案此用家語注也家語禮運篇全襲此篇之文王肅讀聖人作則爲句注曰作爲法則是正義所本也然上文曰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則此亦當以故聖人作爲句作起也興也起而在位也易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文義與此同則字屬下讀言有聖人起則其爲政必以天地爲本也鄭注不解則字則屬下讀可知

故功有藝也　協於分藝　義者藝之分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鄭注曰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

各有所長也陸佃曰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賦當作之見昭十三年左傳正義引服注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杜注曰藝法制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功猶藝矣與有字之義不合陳澔曰事功滋長如樹藝然尤迂曲不可通當以陸氏胡氏之說爲是藝之言臬臬極也小爾雅臬極也法也廣雅臬法也準也說文臬射準的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臬作藝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杜注藝準也上文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曰事以日星爲侯興作有次弟此功亦謂興作如農功土功之類是也月以爲量則與功之蚤莫有準終始有法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類皆有常期故功有藝也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注藝法也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韋注並曰藝極也越語用人無藝謂用人之道無常也說見越語皆謂無常法無定制也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下文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謂合於分月而行之法制也下文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謂義本因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也鄭注並以藝爲才亦失之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注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引之謹案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寶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寶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字或作薆爾雅曰薆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卽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也人不隱其情卽上文所云人情不失也失當讀爲佚鄭注曰失猶去也愛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

設於地財　理萬物者也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正義曰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家大人曰正義訓設爲所設則與上下文之言合言順言理文義參差且所設之物是其土地之物則當云設以地財不當云設於地財矣今案設亦合也廣雅曰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下文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爲其不合於地財也鄭注不知禮曰不順其鄉之所有也順其鄉之所有則合於地財矣司馬法仁本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亦謂合地之宜也正義又曰理萬物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引之謹案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亦順也考工記匠人曰凡溝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理孫皆順也理萬物者順於萬物也鄭注周官土均引此作理於萬物與上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四句文勢相埒下文物曲有利亦與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三句相埒正義以理萬物爲上四者之效非是

與年之上下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鄭注曰用年之豐凶也引之謹案上言以下言與與卽以也言禮之大倫則以地之廣狹定之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定之變以言與其實一也與訓爲以故鄭注以用字釋之用亦以也古人多謂以爲與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言必以公士爲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孔傳皇疏皆誤以爲與共之與辯見釋詞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揚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誤加之字辯見釋詞與亦以也互文耳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引之謹案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非其實也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之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

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而得一十六故諸公十有六也三四而得一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也二四而得八故上大夫八也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為六也若二十有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為降殺之本乎桓四年公羊傳注說豆曰天子二十有六亦當作天子二十句末有六二字蓋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公羊注又云士二由下大夫而降殺以四也本或作士三非鄭注以此豆數為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秋官掌客其東西夾各十有二堂上之豆十有六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堂上之豆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堂上之豆十有二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或四十或三十有二或二十有四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四十而登之天子之豆當為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三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皇氏謂天子之豆六十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七十而餘七亦非偶數與公之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東西夾各十子男之東西夾各六者奇偶不倫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案醢人注謂朝事為薦血腥之祭饋食為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何得以祭祀之豆當之乎陸說似是而非

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正義曰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家大人曰黨所也鄉射禮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哀五年左傳一師乎師乎何黨之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言父所不敢為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是其明證矣

衆之紀也

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鄭注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正義不釋紀字引之謹案紀猶綱也統也說文統紀也樂記中和之紀鄭注曰紀總要之名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是紀與綱義相近禮所以連收天下之民若絲縷之有統紀禮散則衆亂猶紀散而絲亂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引之謹案注言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即魯頌之頖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為郊宮當作字或為頖宮蓋郊宮即頖宮故本亦有作頖宮者後人多聞頖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之郊為頖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釋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頖宮依注音判正義曰云頖宮郊之學也者魯以小學為頖宮頖宮在郊則所見經文注文已經改竄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

其餘無常貨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注曰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正義曰如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餘四海之國引之謹案上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四海九州謂美味所出之地非謂四海九州之諸侯也不得承以為義又不得指以上所陳為貢自九州以內之諸侯而以其餘無常貨為九州以外四海之國所貢也其餘二字對上文帛璧諸物言之言以上所陳之貨皆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無常故不能舉其貨之名而但以其餘目之其餘指貨言非指國言也國之所有非必貴寶凡職方九州所出皆其國之所有也所謂遠物亦非必荒服之物凡

不產於畿內者皆是遠物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亦非謂荒服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文多與此同其曰旅幣無方無方者無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猶此言其餘無常貨也又曰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文非指九州之外則此亦當然鄭君偶未省耳郊特牲正義解旅幣無方謂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則又未考此篇無常貨之文而誤以方爲四方之方也

旦明

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曰旦當爲神篆字之誤引之謹案汗簡曰古尚書神作䰠（左畔之爪古示字說文爪古文示是也右畔之𦥔蓋古申字說文昌籀文申虫部𧌒籀文虹從申皆與右畔相似）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𥛲集韻神古作𥛲脫去上半而爲旦矣

朝覲大夫之私覿　不敢私覿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引之謹案執圭而使謂聘非謂朝覲也不當屬之朝覲朝覲二字下蓋有言朝覲之禮者而今脫去矣大夫之私覿以下則以聘禮言之不蒙朝覲爲義鄭注牽於朝覲之文乃謂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非也朝覲乃諸侯見天子之禮諸侯相朝無稱朝覲者不得強爲遷就也不敢私覿卽承執圭而使言之亦謂聘非謂朝覲也正義謂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非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四句相屬爲義豈得以上二句爲聘下二句爲朝乎且經意謂聘禮不敢私覿以明人臣無外交之道若云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其君不來遂敢於外交乎失經意遠矣聘禮有賓覿而此以私覿爲非禮者議禮之家取舍各異聘禮不廢賓覿以展歡敬此則不取私覿以杜外交義各有當也士喪禮下篇有讀賵而檀弓曰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則以讀賵爲非喪服小記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所以明本在緦小功者之不稅也而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則以不稅爲非是其例矣

貳君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義曰不敢貳心於他君引之謹案如正義說則經文但云不敢貳足矣何須言貳君邪今案君謂己之君貳者並也耦也玉篇貳並也（哀七年左傳杜注曰貳敵也敵與並同義）閔二年左傳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二政韓子說疑篇作貳政貳政謂並於正卿（說見左傳兩政下）貳君亦謂與君並也其君與諸侯交而臣亦與之交則並於己之君故曰貳君上文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鄭注曰非其與君無別是其義也隱元年穀梁傳說祭伯來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亦謂天子之臣外交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並比並之謂貳君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鄭注曰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引之謹案上文言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下文言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皆因變古而譏之若臣強而君殺之本爲合義之事則無須著其所始以示譏矣且慶父叔牙之死由於季友之大義滅親魯君未嘗殺之也如曰季友以君命酖牙因以爲君殺之則當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魯莊公之酖叔牙始也文義方明何得不言殺臣之君又不言所殺者之名而但云由三桓始乎況季友卽三桓之一而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是季友亦爲君所殺矣其可通乎三復經文由三桓始也句與上文意義絕不相因蓋涉下文由三桓始也而衍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乃繼言其理非必有人以實之也而唐顏師古匡謬正俗乃云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親饗於大夫者耳案如顏說讀殺爲降殺之殺而以

大夫強而君殺六字連讀則之義也二字絶不可通必改之義爲之故而後可矣宋陸佃又謂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案此篇凡言由某始者皆直言此事始於此人今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爲若三桓者有以啓之則是三桓以後乃有君殺強臣而以爲義之事不得謂之由三桓始矣蓋皆不知由三桓始也之涉下文而衍故強爲之說而卒不可通

天子樹瓜華

天子樹瓜華鄭注曰華果蓏也天子樹瓜蓏而已引之謹案華爲果蓏經無明據鄭注周官甸師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是瓜爲專名而蓏爲總名也瓜爲專名蓏爲總名則不可以瓜蓏並稱猶之桃爲專名果爲總名則不可以桃果並稱也華當讀爲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鄭注曰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瓠通廣韻瓠又音壺

以移民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羡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羡之與正義曰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羡也家大人曰羡者寬衍之意（大雅板篇及爾游衍釋文衍作羡漢書董仲舒傳富者奢侈羨溢顏師古注羨讀與衍同）與上謹民財相對蜡祭豐饒醉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羨民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使民歆羨之謂也表記衣服以移之彼注曰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大戴記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阮氏雲臺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爲寬衍之義羨移一聲之轉玉篇迻徐戰切移也是其例矣

君子不興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正義曰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莊二十九年）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引之謹案冬非務農之時君子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言君子不興功乎尋繹文義仍謂不興土功也蓋蜡在十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僖五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而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祭在後是月上旬虞已爲晉所滅故不及臘也杜注曰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則當在十月下旬蜡與臘同日亦在十月下旬明矣）火見而致用在十月之初（正義曰心爲大火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周語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注曰謂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注曰謂建亥之初也是土功興於十月之初祭蜡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云日至而畢者謂蜡前所興之土功至蜡後日至而畢非謂日至始興土功也言其始則曰興言其終則曰畢土功畢於既蜡之後而非興於既蜡之後然則傳云日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功也月令孟冬之月先言坏城郭土功也後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與蜡同日（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而次於坏城郭之後是土功之興在蜡前也至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毋作土事即土功也作即興也則十一月不興土功在既蜡以後矣故曰既蜡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引之謹案齊當讀爲醮聲近而假借也古聲脂幽二部相出入醮之爲齊猶九侯之爲鬼侯（見史記殷本紀集解）譙呵之爲誰何（見史記衛綰傳）雕琢之爲追琢也（見荀子富國篇）醮與釂同（五經文字曰釂醮經典通用）說文釂飲酒盡也又云釂盡酒也（醮釂並子肖切）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云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大戴禮禮三本篇醮作卒（史記禮書作啐啐當爲卒謂卒爵也索隱乃云不啐入口案少牢饋食禮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利爵未嘗不啐酒但不卒爵耳索隱說非）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酳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初三酳用巹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

婦盥饋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釋文曰一本無婦盥饋三字家大人曰無此三字者是也其有此三字者後人據士昏禮加之耳案昏義云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自婦言之也此文舅姑卒食三句則自舅姑言之非自婦言之故正義云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是私之也句專承舅姑卒食婦餕餘而言與婦盥饋無涉唐石經有婦盥饋乃誤從釋文也據正義云禮本亦有云婦盥饋者則正義本無此三字甚明今從正義本

羶薌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匡謬正俗曰此言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膏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為馨亦綺迂曲矣家大人曰鄭讀是顏讀非也馨羶聲相近故或以羶為馨焫蕭合馨薌者謂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使馨薌上達於牆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也若脂則用之以焫蕭耳非取其臭也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若讀羶為腥羶之羶而以羶為脂氣薌為黍稷氣則是脂合黍稷非蕭合黍稷矣薦孰之時合蕭與黍稷燒之者欲使薌氣上達以歆神耳無取於羶氣也且六牲之脂又未必皆羶也凡禮記馨薌字多作羶祭義云燔燎羶薌又云亨孰羶薌凡平聲耕清青部中之字多與元寒桓刪山仙相通上去二聲亦然亨孰之羶大戴曾子大孝篇作鮮鮮字亦在仙韻上也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尚同篇作練鄭風東門之墠篇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齊風還篇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大雅大明篇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考工記梓人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桎讀為躓關頭無婁之躓曲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左氏春秋傳元年公敗鄭師于僂公羊僂作纏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羊穀梁經並作瞷若斯之類不可悉數師古既不知古聲之相近又不知古字之相通膠柱之論固多拘閡矣又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正義以此為鄭箋非也今依集注及定本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馨則羶為馨之借字甚明乃師古曾不之考反以鄭為迂曲而讀羶為腥羶之羶其失甚矣

擇於諸母與可者

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鄭注曰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引之謹案鄭蓋讀可為阿李賢注後漢書順沖質帝紀贊曰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其說即本於鄭注列女傳節義傳曰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是其證也又案說文妿女師也讀若阿史記范雎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則喪服注以為傅姆之屬是也釋文可字無音賈孔亦無訓釋蓋唐人已不知其為阿字矣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家大人曰黨所也謂君所坐之處鄭君謂黨為旁側已得之矣而又以為君之親黨非也襄二十年左傳公享季武子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注曰去所辟席也彼稱所指臣所坐之席此稱黨指君所坐之席黨亦所也古人多謂所為黨見前父黨無容下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釋文曰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曰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家大人曰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故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隸書分字或作㐱故頒字或作頒形與須相似因誤為須耳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為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采不得言以魚須文竹矣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為簪司

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注曰以魚須爲旃柄皆非飾笏所用自唐石經始誤頒爲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須字音逋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須文竹羣經音辨須魚須也音班禮大夫以魚須文竹又如字誤與集韻同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應鏞吳澄陳澔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頒之誤爲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辭

立主人之北南面

童子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唐石經同正義曰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鄭注論語憲問引此立主人之北南面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見士喪禮下篇疏周官內豎疏所引與鄭同家大人曰童子聽使不當南面而立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者是也特牲饋食禮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文義與此相似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鄭注齊遬曰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正義曰舒遲者閑雅也齊謂齊齊也上文廟中齊齊注曰恭慤貌也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引之謹案舒亦遲也齊亦遬也遬籀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尊者則疾速以承之唯恐或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疾也舒遲與齊遬相對爲文楚語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齊肅皆疾也韋注肅疾也案齊亦疾也與此齊遬同義非謙慤自斂持之謂也

蕃鬣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正義曰蕃赤也周尚赤熊氏以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引之謹案魯頌駉篇傳云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騂黃之閒已兼赤色足以明周之所尚矣若蕃字則古無訓黑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從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爲韻鄭陸本作皤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目腹爲韻白蒿謂之蘩白鼠謂之鱕馬之白鬣謂之蕃鬣其義一也字又作繁爾雅釋畜云青驪繁鬣騥是也郭璞不得其解而以兩被髦釋之非是辯見爾雅

夏后氏之鼓足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或曰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家大人曰足鼓鼓名也與楹鼓縣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則文不成義下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亦與此文同一例若云垂之鍾和其可乎據唐石經又不如據本書之通例也自通典樂四引此已誤作鼓足不始於唐石經矣案廣雅鼓名有足鼓隋書音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皆本明堂位之文商頌那篇置我鞉鼓毛傳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正義曰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周頌有瞽正義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詩正義兩引明堂位皆作足鼓與毛傳廣雅同則孔本禮記之作足鼓甚明若謂石本未可輒改則豈唐初人所據之本反不如後出之石本乎斯不然矣

齊衰惡笄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惡笄上皆有帶字段氏若膺曰案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正義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則經文帶字當在惡笄下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帶字在惡笄上是各本不同也家大人曰笄在首帶在要故注及正義皆先笄而後帶若經文則不然故正義述之云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要絰卽帶也不云笄及要絰而云要絰及笄則經文之先帶後笄明矣喪服及士虞禮疏兩引此文皆作帶惡笄以終喪是孔賈所見本帶字皆在惡笄上與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同自唐石經始脫帶字而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帶字通典禮四十五亦無帶字則皆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也

別之以禮義　禮義立　制之禮義　義不壹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正義曰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引之謹案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皆旁治昆弟之事人道竭矣乃總承上三事言之別之以禮義義讀爲禮儀三百之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古禮儀字本作義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皆所謂別之以禮儀也若空言禮義則與上文意不相屬矣又樂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正義曰義宜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儀與樂文正相對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管子禁藏篇禮儀足以別貴賤即此所謂禮儀立則貴賤等也又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爲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皆是也知非仁義之義者下文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若此句先言義則下文不須言義以正之矣又下文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正義曰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義與度數義相因也考漢書禮樂志正作制之禮儀荀悅漢紀同又緇衣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義亦讀爲儀義不壹謂威儀不齊一也下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正以爲儀壹之證正義以爲義事不能齊一未達經意也

問道藝

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鄭注曰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引之謹案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孝友本於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曾習否乎今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杜預左傳定五年注道猶法術道藝即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即藝也天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道藝同訓之明證道藝同訓故言道可以兼藝言藝亦可以兼道大司徒職事十二曰學藝鄭司農云學藝謂學道藝故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能則道爲技術可知矣嫺於道藝謂之習工於道藝謂之善皆指一事而言正義謂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強爲分別非也

不旁狎

鄭注曰妄相服習終或爭訟正義曰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旁爲妄者旁疑當讀爲謗古字假借也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曰崔本旁作謗人與己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而相狎者其人之善惡皆己所素知易生謗訕但既謂之狎則與己親近論語鄉黨篇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注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謗加於親近之人非所以全恩也故戒之曰不謗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竊疑謗狎道舊故舊故與故舊不同舊故舊事也廣雅曰故事也朱子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隱過以取憎惡皆發人之惡故並言之襄六年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是謗狎之明證

乘馬服車不齒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鄭注乘馬服車不齒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正義曰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引之謹案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僖二年公羊傳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齒者年數也馬有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司農校人注八歲曰馴之分說文馴馬八歲也故可計其年齒若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則無由而齒之矣衣服亦有新舊曷嘗有年齒之可計乎服車二字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明他車可粥於市也論語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

𨋩孔注曰顏路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𨋩車可賣則有賈矣但尊者之車不可論其賈之貴賤故曰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服車弗賈也自傳寫者誤置服車於不齒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鄭所見本蓋已誤

枕几穎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鄭注曰穎警枕也正義曰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引之謹案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故知穎爲枕屬正義謂經枕外別言穎則所見本穎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穎在几下則是几外別言穎非枕外別言穎矣正義述經曰枕也几也穎也杖也今本穎警枕也在几也之下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釋文穎作穎盧氏參校宋本作穎與集韻合通志堂本作穎非也玉篇廣韻並曰穎篋也古迴切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注文內則曰縣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穎與枕相連故或以爲警枕或以爲枕篋耳唐石經始誤倒穎字於几下

呻其佔畢

學記呻其佔畢鄭注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言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引之謹案佔讀爲笘說文曰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曰笘籥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並與笘同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殆失之迂矣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鄭讀多其訊爲句言及于數爲句云訊猶問也多其問難也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禮記纂言讀多其訊言爲句及于數進爲句云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引之謹案吳之句讀是也而義尚未安今案多其訊言者釋文曰訊字又作誶爾雅曰誶告也誶本又作訊陳風墓門篇歌以訊止毛傳曰訊告也訊本又作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鄭箋曰訊告也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強語之非謂多其問難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爾雅曰數疾也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

隱其學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注曰隱不稱揚也家大人曰莊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也後漢書張衡傳勤恤民隱李賢注曰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引之謹案遺字有二說或訓爲餘鄭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質素之聲有遺餘之音質素之食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人愛之不忘也此一說也或訓爲忘爲棄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有遺音者矣曰未盡音之極謂於音有所遺忘未至乎其極也然則有遺味者矣亦謂於味有所遺忘未盡味之極正義引一說曰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故遺音今本作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蓋後人以樂記正義改之與下文所引一說不合又於有遺味者矣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甘味故用水魚而遺味也此又一說也案後說是也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下文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則至音不存乎音至味不存乎味呂氏春秋適音篇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高注曰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上質貴本故曰有進乎味言進乎音則所貴者不在音故其樂之質素有遺忘乎音者矣言進乎味則所貴者不在味故其禮之質素有遺忘乎味者矣此謂不尙音與味非謂其有餘音餘味也不當如鄭注所云

物至知知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曰知知每物

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王肅上知字讀爲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見史記樂書集解）家大人曰二說均有未安予謂上知字卽下文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當訓爲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曰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一見鬷蔑遂如故知言如故交也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知與交同義故又有知交之語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也因而相匹偶亦謂之知檜風隰有萇楚篇樂子之無知鄭箋曰知匹也首章言無知二章三章言無家無室其義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依聲託事之義瞭如指掌矣

樂由中出故靜　文而靜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引之謹案鄭以靜爲動靜之靜故云文猶動也今案樂者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不得謂之靜靜當讀爲情情者誠也（淮南繆稱篇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曰情誠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謂民之誠僞也）實也（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鄭孔注並曰情實也宣十四年公羊傳是何子之情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謂不誠實也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說見大戴禮）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案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此同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荀子禮論篇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又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又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此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而表記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

莊敬恭順

引之謹案順當爲慎正義曰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則沖遠所據本作慎不作順可知史記樂書文與此同張守節正義曰謂容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則張氏所據史記本亦作慎今本史記作順蓋後人據誤本樂記改之也唐石經始誤作順

測深厚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正義曰測知也家大人曰測盡也謂盡其深厚非謂測知其深厚也窮極測皆盡也言禮樂之大無所不至窮乎高極乎遠而盡乎深厚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生物無窮也又曰及其無窮及其不測不測亦無窮也莊子在宥篇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無測亦無窮也管子九守篇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可測亦不可極也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闚大淵深不可測也高注曰測盡極也下賢篇晉乎其深而不測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並曰測盡也皆其證矣

其移風易俗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篇說苑脩文篇並同史記樂書其移風易俗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顏師古音弋豉反家大人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蓋樂之感人既深則其移風易俗必易二句相對爲文若下句末無易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正與此易字同義祇以易易同字後人誤其爲重複故或改移風爲風移而刪去上易字則爲風移俗易矣或刪去下易字則爲移風易俗矣荀子說苑無下易字卽後人依禮記刪之而漢書易字獨未刪則以師古音弋豉反故也釋文易字無音正義釋移風易俗而不及下易字則唐初本已無此字不始於石經矣淮南主術篇播權

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今本無下易字亦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也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以化民易矣句法與上文同則上文亦有易字可知蓋讀書未審而率意刪改者大類如此

志微噍殺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曰志微意細也引之謹案志微噍殺四字平列不當上下異訓志亦微也志與職古字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故趨步微小謂之志趨聘禮記賓將授志趨是也詳見志趨條下素問謂小心爲志心義亦同也亦見志趨下陳澔欲改志爲急急與微意不相貫何其謬邪史記樂書作志微焦衰漢書禮樂志作纖微癄瘁纖與微亦同義也錢氏漢書攷異以志爲纖之譌失之

狄成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引之謹案狄讀爲誂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慆濫卽滌濫也誂越卽狄戉也楚辭九思聲噭誂兮清和誂字亦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服虔曰咷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故誂通作狄鄭云狄往來疾貌方言曰佻疾也廣雅曰越疾也佻與誂同聲越與戉同聲是誂越狄戉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隸書戉字或作戊成字或作朮形極相似故戉字譌而爲成史記樂書亦作成則此字之譌已久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成漢表作張越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張越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又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定敬侯劉越水經河水注作劉成說苑正諫篇左伏楊姬右擁越姬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越姬作成姬其作成者皆戉之譌也鄭以狄爲往來疾貌而不解成字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夷狄之音見史記集解孔穎達謂速疾而成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以繩德厚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繩猶度也正義曰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引之謹案德厚猶言仁厚德厚二字平列下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事行二字亦平列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管子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孝文紀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贅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德厚二字皆平列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於義稍疏而王注乃謂法其德之厚薄於厚下加薄字以解之其失甚矣

律小大之稱

爾雅律銓也邵氏二雲正義曰樂記云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律訓爲銓度猶比訓爲比次也褚先生補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按太史公易經傳之字俱本雅訓易律爲類於雅訓無徵少孫視史遷爲疏矣鄭注以律爲六律亦於雅訓偶有不檢也引之謹案鄭注以爲六律文義未安邵氏規正之是也而謂褚少孫易律爲類則非類律古同聲故律通作類猶㢘直勁正少孫勁作經管乎人情少孫管作貫石聲磬少孫磬作硜禮主其減少孫減作謙皆所見本如是非以同義之字代之也此與史遷易經傳之字不同何得援以相校乎漢書律曆志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曆於日辰律之言類呂之言旅也集韻入聲六術類似也音律是律與類同聲何疑於律之作類乎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類之言律謂銓度其才能而使之也杜注云隨所能失之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同義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其義一也

感條暢之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家大人曰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也故下文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謂順德也故下文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姦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考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淮南泰族篇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文子自然篇作滌暢上文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呂氏春秋音初篇曰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慆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慆濫卽滌濫也慆蕩卽滌蕩也滌蕩條暢慆蕩聲相近故字相通說文滌從水條聲周官條狼氏杜子春云條當爲滌郊特牲滌蕩其聲滌條同弔反聲與條慆並相近鄭曰動人條暢之善氣則是善氣與姦聲相應非其類矣

五色成文而不亂

鄭注曰五色五行也正義引崔氏曰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引之謹案五行與樂無涉其說疏矣崔以爲五音五音不得謂之五色亦非也今案五色當以所用之器言之若帗舞之列五采繒見地官鼓人注皇舞之析五采羽見舞師注鼙婁之垂五采羽見明堂位注皆五色也他若瑟有朱弦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景黑景白也見管子五行篇其餘樂器髹畫者亦具五色若牘有兩空髹畫雅有兩紐疏畫並見春官笙師注是也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有序故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注曰八風從律應節至也正義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天地之氣感於樂而順應也案下文樂行而倫淸云云方言作樂之效此則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於八風之順應也且八方之風分應八節無一時並至之理作樂之時縱有風來亦止一方何得有八方之風雜沓俱來乎八風非謂八方之風也古者八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左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平也五聲八風相對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使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故知八風謂八音也杜注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說詳左傳八風下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卽堯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曰倫序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盧注曰倫理次也律銓也次也爾雅曰律銓也玉篇廣韻並曰銓次也姦讀曰奸奸犯也說文奸犯淫也宣十二年左傳事不奸矣杜注曰奸犯也八音各從其次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音從律而不姦此之所謂律猶書之所謂倫而非十二律之謂也此之所謂姦猶書之所謂奪而非姦慝之謂也鄭君旣誤以八風爲八方之風遂並以上文之五色爲五行下文之百度爲百刻以作樂之情狀而解爲天地陰陽之事蓋失其指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曰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陳祥道曰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十二律長短有度多寡有數引之謹案陳氏之說長於舊說矣而以度爲十二律之度則非也下文倡和淸濁迭相爲經始以十二律之長短言之正義曰黃鍾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淸短者淸也此則謂樂之節奏也左傳節有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後世之曲度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李賢注曰曲度謂曲之節度也句度晉書樂志巴渝舞曲四篇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其遺法也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是也其小者若三步以見方以三爲度夾振之而駟伐駟與四通以四爲度壹倡而三歎以三人爲度之屬是也多寡得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

樂氣

然後樂氣從之校勘記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氣衞氏集說同史記樂書亦作氣說苑脩文篇同石經氣字剜闕閩監毛本作器引之謹案

氣卽器之假借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說寬以柔逸周書氣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氣息向本作憩器云器氣也是器與氣通上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故此云樂器從之猶上文言從以簫管也史記正義乃云樂氣詩歌舞也則以知氣之爲器也宋輔廣又謂樂氣爲和氣方愨至讀樂爲憂樂之樂謂樂以樂爲主故特云樂氣皆於文義未安不如讀氣爲器之爲得也然徑改其字爲器則非

獶雜子女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注曰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家大人曰獶當爲擾字之誤也擾與猱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記曆書作雜擾是其證史記夏本紀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擾之通作柔猶猱之通作擾矣猱說文本作夒夒之通作擾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矣此言俳優侏儒之人猱雜於男女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也鄭注鄉射禮記曰猱者雜也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注不釋唯字釋文唯字無音正義唯作惟曰惟某之聞諸萇宏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答故云聞諸萇宏家大人曰唯讀曰雖古字唯惟與雖通言不但吾子之言如是雖我之所聞於萇宏者亦如是也雖與亦文義相應秦策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皆雖之借字也字又作惟史記淮陰侯傳曰信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漢書惟作唯字並與雖同顏師古斷唯字爲句則以爲應辭非是且皆與亦字相應是其例也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則此亦當然而注未之及蓋闕略也而釋文正義遂不知爲雖之假借矣近世讀者乃以唯字絕句而讀唯諾之唯大誤

名之曰建櫜

鄭注曰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正義曰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之謹案鍵所以持門戶與櫜不倫無由並舉且凡府庫之藏皆有鍵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王肅注家語辨樂篇以建櫜之建爲建諸侯與櫜字文義不屬尤誤今案建當讀爲鞬方言曰所以藏弓謂之鞬說文曰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曰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杜注曰櫜以受箭鞬以受弓是鞬櫜皆所以戢弓矢也名之曰鞬櫜者卽詩載櫜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干戈而戢可知矣馬融廣成頌正作鞬櫜

繁瘠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九經古義曰荀子瘠作省案省與嗇通嗇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爲長家大人曰惠以繁省爲長是也謂省通作嗇嗇又作瘠則非也經傳中省嗇二字無通作瘠者當是省譌爲脊又譌爲瘠耳曲與直對繁與省對廉與肉對繁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若作繁瘠則文不成義矣鄭注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繁瘠亦當作繁省鄭言聲之鴻殺殺字正釋省字僖二十二年公羊傳注殺省也今本注文亦作繁瘠則因正文而誤也釋文瘠在亦反則陸本已誤作繁瘠而唐石經及各本皆沿其誤若正義則本作繁省而後人改之也案正義釋經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則下句亦當云省謂省約今本作瘠謂省約則後人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也正義又釋注曰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宏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案上既云殺謂細小則下不當更云殺謂聲音細小且與宏大而多句不對明是後人所改此當作言樂聲或須宏大而多或須二字見下文則肉與繁聲是也或須細小而少少字亦見下文則省與廉聲

是也宏大釋肉多釋繁故曰則肉與繁聲是也細小釋廉少釋省（廣雅）（省少也）故曰則省與廉聲是也後人改省爲瘠則與少字之義不合因并改上句之或須細小而少爲殺謂聲音細小甚矣其謬也正義又曰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瘠少亦當作省少多即繁也滿即肉也少即省也瘦即廉也後人改省少爲瘠少則文不成義且瘠與瘦複矣合正義前後文觀之則後人妄改之迹自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並作繁省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繁省今據以訂正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注及正義不釋族長二字引之謹案族長皆鄉黨之屬地官大司徒之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百家爲族二百五十家爲長也故與鄉里並言或曰舜與正義引作族黨長蓋黨之譌案釋文族長丁丈反正義釋下文附親萬民也句曰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亦作族長無作黨者舜典正義所引蓋亦作長校書者誤改爲黨耳學者多聞族黨少聞族長則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矣

天地之命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曰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家大人曰作齊者是也齊同也（楚辭九歌注曰齊同也襄二十二年左傳及楚語注並同）上文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樂爲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天下之大齊亦謂天下之大同也鄭注中和之紀曰紀總要之名也天地之齊中和之紀紀與齊皆是統同之義故上文又曰樂統同也命字篆文作命齊字篆文作齊（見汗簡）二形相似故齊譌爲命矣

得其儕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鄭注曰儕猶輩類引之謹案儕當讀爲齊爾雅曰齊中也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得其中正矣故曰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管子正世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亦謂得其中正也齊正字也儕借字也鄭據借字解爲輩類失之當喜而喜當怒而怒何儕輩之有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正作齊（白虎通義禮樂篇同）

經義述聞第十五

禮記下六十條

朋友虞附而退　父小功之末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其名者成　士與其執事　先入門右　二披用纁　曰祖考廟享嘗乃止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文王之詩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　歲既單矣　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四海　忿言不反於身　存諸長老　建陰陽天地之情　脩於廟中　皆以齒　則民弗敢草也　倍死忘生　好賓　則愾乎天下矣　貴不慊於上　文考　從命不忿　勞而不怨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陽侯　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慥慥　所以行之者一也　來百工也　久則徵徵則悠遠　文理密察　詩曰衣錦尙絅　寬身之仁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爲下可述而志也　口費而煩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患邪淫然而從之　閑以二矢半　一指案寸　居處齊難　不程勇者　鎦銖　上恤孤而民不倍　尙亦有利哉　教成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求反諸己　縝密以栗　犧尊象尊　蘭

朋友虞附而退

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注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附皆當作祔引之謹案附衍字也上文言雖虞附亦然下文言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因相涉而衍附字又涉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之文而誤案出宮也哀次也既封也反哭也虞也皆於一日之中分遲速耳反哭在既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檀弓曰葬日虞又曰日中而虞則是日日中朋友月退也若附則越始虞之日歷再虞三虞卒哭而後有之事在數日之後與本日之蚤莫絕不相涉何得以爲退之節乎且朋友之退既以虞爲節則俟主人虞祭而遂退何待附乎虞附並言乃義之必不可通者鄭云附當作祔則所見本已衍此字

父小功之末　己雖小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引之謹案卒哭在第三月小功之末則在第五月己之小功自己之子視之則爲父之小功而其身服緦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己之小功三月而舉吉事不待在末之第五月也而子於父之小功而己緦者則必待在末之第五月而後舉吉事己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子於父之小功而己緦者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爾雅曰子之妻爲婦而不可以自冠自取妻是薄於己之小功而厚於己之緦麻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己可自冠自取妻己於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己之視父小功也反重豈統於其父之謂乎揆之於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鄭注曰父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則所見本已誤爲小云父大功者所以別於己之大功也上大功之末爲己之大功故此別之曰父大功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言己於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第九月乃可冠己之子嫁己之子及爲己之子取婦也己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己之大功也己雖小功雖字不辭凡抑揚其語則言雖以明之小功親殺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故己之傷之也輕而舉吉事也蚤理直辭順無所用其抑揚不得言雖也雖當讀唯古字多借雖爲唯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詳見釋詞己唯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言以己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言己者別於上文之言父也言唯小功者別於上文之大功也己之大功不如是而小功如是故言唯以別之不言父小功者父之小功輕於己之小功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

則己於父之小功既卒哭亦可以冠取妻不待言矣冠取妻猶可則其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更不待言矣經有譌文借字而學者不察故多方解釋而終致抵啎此亟當辨正者也又案己之大功父爲之小功（若己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於父則爲女孫適人者小功）則當以己之大功論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第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若父之大功己爲之小功（若父爲從父昆弟大功於己則爲從祖父從祖父小功）則以父之大功論亦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第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取婦惟無父之大功而但有己之小功（若己爲外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爲妻之父母妻之父母緦）則如小功之禮行之至卒哭之後卽可以冠取妻矣經文之意可推也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正義曰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經謂不可冠取妻非謂不可冠子嫁子也此誤）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經謂可以冠子非謂身自冠也此誤）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尙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引之謹案庾氏之說差爲近之但不當以卒哭之後爲大功之末耳（卒哭在第三月大功之末在第九月大功之末非謂既卒哭也陳說已辨之）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則不可是長殤中殤大功之末與尋常大功同也所以然者服之九月七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其情稍伸故也但冠子嫁子則可爲子取婦則不可自冠自取妻則尤不可知者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可以取婦可以冠取妻也冠取妻與取婦必俟除喪乃得爲之也更以前殤小功言之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謂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以冠取妻也所不可者惟在冠取妻則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未嘗不可也下殤小功既卒哭尙未至於其末也己可以冠子嫁子取婦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己至於其末矣何不可以冠子嫁子乎賀氏不知卒哭之非末又不知冠子嫁子輕於冠取妻乃欲以下殤小功既卒哭之不可冠取妻斷長殤中殤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子失之遠矣何沖遠反是賀而非庾邪曰長殤中殤有父大功而己否者乎曰無父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於己則爲昆弟姊妹之長殤中殤姑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亦大功也己與父同大功則以己之大功論而不得謂之父之大功其末之月可以冠子嫁子而不可以取婦不可以冠取妻者也若父之叔父與姑於己爲從祖祖父父之姑假令爲長殤中殤父當爲之大功己爲從祖祖父小功父之姑緦則於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當更有降殺然其行輩與祖同當己子將冠嫁之時年皆已長無復有死而爲殤者矣是以喪服有叔父及姑之長殤中殤下殤而無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也然則長殤中殤無父爲叔父及姑之大功亦無父大功之末已可冠子嫁子取婦之禮矣此可以推求而得者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注曰言五者相次同時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宜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卽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引之謹案上其次二字蓋衍次於弔者惟含而已襚賵臨則由含而遞相次非皆次於弔也不得並以爲弔之次若以爲次序之次則與下其次相複上已云其次下不須更言其次如此矣當作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言諸侯之使人弔也含也襚也賵也臨也其事皆同日而畢也其序則弔爲先含次之襚次之賵次之臨次之故又曰其次如此也次者序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衍上其次二字又案此一節當在上文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錯簡在此耳上文自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以下歷言弔含襚賵臨之禮至此又總論其

事曰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謂上文也上文弔含襚賵畢皆言降出反位至既臨乃云宰出送于門外是同日而畢事也）其次如此也此此上文也言其先後之序有如上文之由弔而含而襚而賵而臨也自錯亂在此遂與上文隔絕而如此二字遂不知所指矣吳澄禮記纂言每篇皆依類編次而於此一節不列於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乃列於弔者即位于門西之前則不知經文為承上之辭故也

其名者成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家大人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也故鄭云尊彝之屬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是名山名川即大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襄十一年左傳言名山名川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韋昭注曰名魚大魚也秦策賂之一名都高誘注曰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莊子人閒世篇楸柏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司馬彪曰麗小船又屋棟也）謂求高大之麗者用此木也此皆古人謂大為名之證記言器之名者釁之對小者不釁而言是名亦為大也

士與其執事

喪大記士與其執事則斂鄭注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使妄人褻之也釋文士與音預注同正義曰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引之謹案與其執事文義不明其蓋共之譌也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則謂之與共執事矣與當如字讀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也陸氏孔氏所見本共字已譌作其故釋文與音預正義增共字以釋與字又言與喪所以足與字之義而不知經文之其本是共字與共二字通讀為義非謂預其事亦非謂與喪所也

先入門右

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無門字引之謹案鄭注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則經文無門字可知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門而西面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先入注曰先入入門右西面經但言入而注增門字以釋之正與此同正義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亦當作先入右者右門內東邊也入下門字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增之耳唐石經始衍門字

二披用纁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正義曰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引之謹案上文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則披當與戴同色今云一邊前後各一披皆用纁則結於前纁之戴者與戴同色結於後緇之戴者又與戴異色無是理也且纁披六者合左右各三而言之則此亦當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今案二披用纁者降於大夫也大夫四披左右各二前二披纁後二披元士則二披左右各一其色但用纁也士戴前纁後緇而云二披用纁則二披結於前纁之戴可知披與戴同色前戴用纁故披之結於前戴者亦纁也其後緇之戴蓋不結之以披若結之以披則其色亦當用緇披之在前者左右各一而用纁在後者又左右各一而用緇則披之色與數皆與戴等經當云士戴前纁後緇披亦如之不得但云二披用纁矣今後緇之戴無披故但有前二披也以是明之

曰祖考廟　遠廟為祧　去祧為壇　去壇為墠　去墠曰鬼

引之謹案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大祖之廟不同王制大祖之廟謂始祖若周之后稷是也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廟之親盡則祧者也其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為顯考之父之廟無疑至二祧則當一為祖考之考一為祖考之王考去祧為壇則當為祖考之皇考去壇為墠則當為祖考之顯考去墠曰鬼則當為祖考之祖考矣以諸侯五廟一壇一墠例之去祖為壇謂祖考親盡則為壇也則天子七廟亦

當去祖爲祧祖考親盡則祧矣鄭注以祖考爲始祖正義以二祧爲文武二廟始祖在文武前而不謂之遠廟顧謂始祖以後之文武二廟爲遠廟無是理也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高祖即顯考去壇爲墠爲高祖之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記明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則廟祧壇墠皆依世之親疏爲序鬼疏於墠墠疏於壇壇疏於祧祧疏於廟較然甚明豈得旁引他書之義以亂本義乎大抵議禮之家各記所聞不能盡合故祭法與王制不同學者依文解之而闕所疑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王肅家語廟制篇合王制祭法爲一而以祖考爲大祖即沿鄭注之誤至謂二祧爲高祖及父母祖即皇考則以顯考皇考廟爲二祧與祭法之文相剌繆矣遠廟爲祧顯考皇考廟乃廟之近者而以爲祧可乎

享嘗乃止

享嘗乃止鄭注曰享嘗謂四時之祭引之謹案享嘗約舉春秋言之如云禘嘗耳魯語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大戴禮千乘篇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此句享字當作禘說見大戴禮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鄭注曰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家大人曰上文法施於民則祀之正義曰若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之屬是也若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則是聖人之必得其壽而非法施於民之事矣案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魯語文也彼文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皆韋注謂堯能盡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賞當爲亶字之誤也隸書賞字作賞形與亶相似亶與單通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亶馬本作單爾雅亶厚也大雅桑柔正義引某氏注曰詩云俾爾亶厚今詩亶作單鄭箋曰單盡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曆書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又呂氏春秋重己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高注勯讀曰單單盡也淮南道應篇厚葬久喪以亶其家亶亦與單同義與儀通爾雅儀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餘見前別之以禮義下終與衆通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雜卦傳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士相見禮衆皆若是今文衆爲終漢書楊王孫傳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漢紀終作衆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往古來今變甚終矣終即衆字衆亦民也即魯語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也鄭語曰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韋注單盡也文義與此相似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單均刑法以儀衆二句文同一例皆法施於民之事也鄭未寤賞爲亶字之誤義終爲儀衆之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周官大司樂注曰堯能殫均刑灋以儀民從魯語而不從祭法較此注爲長而賈疏復引此注以釋之斯爲謬矣

文王之詩也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家大人曰詩當作謂此因上文詩字而誤也表記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文義與此略同鄭於此句無注則所見本必作文王之謂若作文王之詩則與詩義不合不得無注家語哀公問政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王肅注曰假此詩以喻文王王肅作家語多取禮記之文則肅所見本尚不誤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　立而不詘固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鄭注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下文立而不詘固也注曰固猶質陋也引之謹案詘卑詘也下文曰其奠之也身必詘又曰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皆其證也固猶倨也立而不詘是倨傲也下文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亦指立言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謂倨傲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荀子脩身篇曰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固猶夷倨也楊倞注固陋也誤與鄭同夷固僻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曰體倨固而心埶詐是固與倨同義鄭說皆失之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注曰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引之謹案注說似失之迂歲既單者春既盡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越四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故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見特牲少牢二禮歲事卽時事也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謂之歲也

置之而塞乎天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正義曰置謂措置也引之謹案置讀爲植植立也以上下言之也下文敷之而橫乎四海俗本敷誤作溥辨見下條敷布也以四旁言之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注曰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淮南原道篇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高注曰植立也古字植與置通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釋文曰植立也本亦作置

溥之而橫乎四海

引之謹案溥之而橫乎四海溥本作敷敷布也本或作傅傅與敷古字通皋陶謨敷內以言漢書成帝紀作傅納以言禹貢禹敷土荀子成相篇作禹傅土顏師古楊倞並曰傅讀爲敷商頌長發篇傅奏其勇釋文傅音孚本亦作敷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孔宙碑祗傅五教卽本堯典之敷奏以言敬敷五教孔穎達從作傅者正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者敷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敷字定本作傅傅古敷字傅箸之名義俱通是也陸德明從作傅之本而兼列作敷者釋文曰傅之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也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人從之遂改經文之敷爲溥幷正義四敷字亦改爲溥不知孔訓敷爲布若作溥字不得訓爲布矣經傳無訓溥爲布者又改釋文之傅爲溥不知傅音芳于反若作溥字不得音芳于反矣玉篇廣韻溥字並無敷音集韻溥芳無切布也則所見釋文正義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並引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是舊本作敷之明證

忿言不反於身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鄭注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曰定本反作及引之謹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二十五引此並作及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曾子大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則當以作及爲是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行不及於己文與此小異而字亦作及此謂人之忿言非己之忿言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則亦不以忿言加人矣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繫辭傳原始反終反鄭虞本作及樂記武王克殷反商反當爲及

存諸長老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家大人曰存字於義無取存亦當爲薦鄭注曰薦進也士庶人有善進於長老亦猶卿大夫有善進於諸侯耳薦或作荐因譌而爲存自唐石經已然管子君臣篇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薦之於天子今本薦譌作慶下薦之於長老同尹知章注曰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則所見本已譌作慶薦慶二字書傳轉寫多譌今改正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薦之於長老今據以訂正

建陰陽天地之情　建諸天地而不悖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正義曰與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引之謹案陰陽天地之情非人所能建立也建字義不可通建當爲達字形相近而誤大戴記朝事儀篇達瑞節今本譌作建瑞節呂氏春秋古樂篇達帝功李善上林賦注誤引作建帝功達者通也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正謂偏通陰陽天地之情也樂記曰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文義亦與此相似又中庸建諸天地而不悖建亦當爲達正義曰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又曰達諸天地而不悖者言己所行之道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則孔氏所見本作達明甚達諸天地而不悖猶樂記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也若如今本作建則與不悖二字義不貫通矣後人不知據正義以正經文之誤反據已誤之經文改不誤之正義於正義達

諸天地而不悖者則改達爲建於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則加建字於達字之上建達二字文義不倫其妄增之跡顯然唯須本於身達諸天地未改且建訓爲立經文若果作建則正義當云建立於天地之閒必不以爲達於天地矣唐石經始誤作建

脩於廟中

祭統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釋文云一本脩作徧家大人曰作徧者是也徧於廟中謂神惠徧及於廟中也若云脩於廟中則與上文施惠之義無涉唐石經依釋文作脩而各本皆從之誤矣案鄭注云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則經文本作徧於廟中甚明故正義云是故以四簋黍見其徧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徧於廟中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此其釋經釋注皆明白易曉後人既從釋文作脩遂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既改疏之徧於廟中爲脩於廟中又改四簋之黍普徧爲四簋之黍脩整普徧又改恩惠徧於廟中爲恩惠脩整徧於廟中不知加入脩整二字則語意不倫而妄改之迹顯然矣玉藻疏引此經正作徧於廟中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士喪禮疏引作脩於廟中亦是後人所改鄭注特牲饋食引祭統餕者祭之末也云云疏云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竟內以是明之

皆以齒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正義曰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引之謹案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也不得云皆以齒皆以齒三字蓋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正義不能釐正而云爵同則長者在先若然則序爵又以序齒而第四倫之尊卑與第九倫之長幼遂雜糅而無別矣且上云皆以齒下云明尊卑之等也文義不大相剌謬邪鄭注不釋皆以齒之義蓋所見本無此三字

則民弗敢草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引之謹案弗敢下脫艾字承上文草艾而言也艾草但曰草則文不成義月令令民毋艾藍如去艾字而曰令民毋藍其可通乎正義釋經曰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者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然則經文本作艾草寫者脫去艾字耳唐石經已然

倍死忘生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家大人曰喪祭非所以事生則喪祭之禮廢亦不得言忘生正義曰喪祭之禮所以教勸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存念此曲爲之說也生當爲先字之誤也大戴禮禮察篇亦作生蓋後人據小戴記誤字改之喪禮廢則民倍死祭禮廢則民忘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曰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二書皆用經解文也

好實

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文十八年左傳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楚語令尹問蓄聚積實韋杜注並曰實財也皆與此實字同義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

則愾乎天下矣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鄭注曰愾猶至也家語大婚篇與此同王肅注曰愾滿也家大人曰愾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也鄭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愾滿也

貴不慊於上

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慊或爲嫌正義曰貴謂卿士之屬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己者也引之謹案卿士之屬位尊祿厚何所不滿而恨君乎隱三年左傳曰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謂貴寵之人不甘廢黜也若保其爵祿則固無憾矣何待聖人使之而始然乎鄭注未爲得也今案慊亦嫌字也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曰慊亦嫌字是慊與嫌同故本或作嫌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侶則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冒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故穀梁春秋隱四年衛祝吁弑其君完傳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呂氏春秋愼勢篇王也者勢無敵也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孼疑焉疑生爭爭生亂）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則臣節箸明不嫌於上故曰貴不嫌於上也上下辨而民志定故禍亂益無也下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民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又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其義一也燕義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鄭注曰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亦聖人制禮不使貴嫌於上之一端矣慊爲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慊之音嫌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賢兼反大徐音戶兼切並與嫌同蓋說文舊音也）而玉篇廣韻皆無此音蓋失其讀久矣

文考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鄭注曰文考文王也引之謹案注嘗曰文考文德之考謂文王也古人稱王稱公稱侯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文伯文仲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冠以謚者古寳龢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寳龢鐘𤔲鼎曰用作皇祖文考孟鼎師餘尊曰用作乃文考寳彝師淮父卣曰用作文考伯乙寳尊彝單癸卣曰作父癸旅車文考曰癸乃方戠敦曰用作朕文考寳敦宰辟父敦曰用作文考寳敦師𣪕敦曰用作朕文考乙仲𩰫敦牧敦曰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寳尊敦九器之銘皆言文考謚文者未必如是之多其他鼎彝之屬多稱皇考無稱謚者不應文考獨爲謚又不應於謚法之中獨稱文也以此求之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且皇祖與文考對舉皇文考以皇文並列皇既非謚則文亦非謚可知（皇文考繼言光烈考）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文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文德之祖文王是文祖文考之文皆非謚也古人贊美祖考多謂之文互見前亦右文母下

從命不忿

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陳澔集說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一說忿當作怠家大人曰一說是也怠與倦義相近從命不怠微諫不倦皆謂久而不衰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語意正與此同蓋從親之命而不怠斯可謂之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從命而不忿戾則未得爲孝也

勞而不怨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引之謹案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慱慱（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勞人草草之類（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皆謂憂也鄭注微諫不倦曰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以上鄭注）案勞而不怨即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不怨其親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

毋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也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矣祭義曰父母愛之嘉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其一證也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鄭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引之謹案說文曰畬二歲治田也（无妄釋文曰畬馬云田三歲也）虞注无妄亦（說文云二歲治田也是說文以畬爲二歲治田與馬注不同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則後人以爾雅改之也）曰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叔重仲翔說畬字之義並與此注同則此注必別有所本非誤記爾雅也

陽侯　繆侯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鄭注曰同姓也其國未聞正義曰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引之謹案陽繆非謚也繆當讀爲蓼蓼相近而假借也（繆蓼皆以翏爲聲）淮南氾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案漢始有陽陵侯傅寬（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古無陽陵國侯也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曰陽國名則古有陽國凡稱諸侯必以其國豈有舍其國而但舉其謚者乎

承子以授壻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正義曰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家大人曰孔以承爲承奉非也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即引也說苑脩文篇載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引亦承也故曰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察乎天地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鄭注曰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家大人曰廣雅察至也御覽引書大傳曰察者至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曰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故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鄭謂聖人之德至於天至於地已得察字之解而又訓以爲著則轉失之矣

慥慥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鄭注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錢氏答問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蹙然）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引之謹案蹙蹙亦非自謙之貌不得云不自足也慥之言蹙也急也廣雅曰蹙急也迫也慥慥者黽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耳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何事不汲汲然自勉乎廣韻慥言行急也正指此篇言行慥慥而言蓋出盧植王肅諸家所注較鄭義爲長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正義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家大人曰一字文衍也五道是所行者三德是所以行五道者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所謂天下之達道五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即所謂所以行之者三也文義上下相應不當有一字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而誤衍耳史記平津侯傳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傳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則經文本無一字鄭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注曰一謂當豫也而於此不釋一字則鄭本無一字可知家語哀公問政篇曾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

來百工也

來百工也引之謹案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也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勑字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譌作重數之蓋力來二字合譌爲勑字後人又改勑爲數耳今從齊民要術所引及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訂正力來義見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皆失之

久則徵徵則悠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鄭注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爲徹引之謹案作徹者爲長徹達也見周語韋注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徹徹則悠遠若但云效驗則效於目前而不效於將來者有之矣何以必其悠久無疆乎蓋徹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爲徵耳

文理密察

注及正義皆不釋密字引之謹案考工記廬人傳人則密鄭注曰密審也正也爾雅抑抑密也郭注曰威儀審諦密有審正之義故與察連文密之言覈也爾雅覈察審也古音密覈相近小雅楚茨篇苾芬孝祀韓詩苾作馥見文選蘇子卿詩注是其例矣

詩曰衣錦尚絅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正義曰此詩衛風碩人之篇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引之謹案衣錦尚絅詩無此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錦絅衣四字衣錦尚絅則釋詩之詞也沖遠作正義時已脫衣錦絅衣四字於是衣錦尚絅遂承詩曰之下故誤以爲引詩作衣錦尚絅而謂之斷截詩文也碩人箋曰褧襌也尚之以襌衣爲其文之大著鄭風丰篇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箋曰褧襌也蓋以襌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加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蓋中庸衣錦尚絅二句正釋詩之衣錦褧衣故鄭箋詩而用其義則所據中庸本有衣錦絅衣四字可知否則中庸所引與詩本文有異鄭不應不置一詞也

寬身之仁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鄭注曰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引之謹案仁與人古字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雍也篇井有仁焉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仁並與人同人亦民也不必改爲民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緇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注曰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引之謹案危讀爲詭詭者違也反也言君子言行相顧則民言不違行行不違言矣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詭於天之理高誘顏籀注並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史記李斯傳曰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危反即詭反賈子傳職篇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業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曰詭不同也文子上德篇詭作危

爲下可述而志也

緇衣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鄭注曰志猶知也正義曰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引之謹案述之言循也志之言識也循其言貌察之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飾貌者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著者言之也賈子等齊篇引此作可類而志謂據其衣服號令比類而知亦以外著者言之也正義說此

未了

口費而煩

鄭注曰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為哱或為悖正義曰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引之謹案此以口惠而實不至說之也然書傳無訓費為惠者不得以口費為口惠也費當讀為悖或本作悖者正字也作哱者別體也說文誖亂也或作悖哱卽悖字從口從言其義一也作費者字之假借也費從弗聲悖從孛聲古弗聲孛聲之字往往相通若孛星之孛又作茀大案之紼又作綍勃然變色之勃又作艴是也墨子魯問篇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卽悖也悖逆也煩擾也亂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故曰口悖而煩易出難悔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注曰越之言蹷也言毋自顚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家大人曰越輕易也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曰在其所褻曰易以溺人曰不可不愼皆戒其輕易也說文娍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謂輕勁也說文曰輕勁有材力是也楊倞注以越為過人失之

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家大人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敝為喻則為不倫且與引詩之意不合鄭謂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其失也迂矣今案敝音布蔽反謂衣袂也廣雅袖褏也褏褏音布蔽反古無袖字借敝為之齊風敝笱釋文敝婢袂滅反敝袖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袂有言則必聞其聲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故引詩以明之或曰敝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紼鄭注玉藻云韍之言蔽也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案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韍之言蔽也紼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如此非謂韍一名蔽也經也者實也不可謂經為實訪之為言倣也又豈可謂訪為倣乎

患邪淫

三年問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鄭注孔疏皆不解患字陳澔集說曰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吳澄纂言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家大人曰如陳說則經文當作為邪淫所患之人如吳說則又當作有邪淫之患之人皆與患邪淫之文不合今案患邪淫之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愚陋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古文患字作𢙾者相似見說文故愚誤為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正作愚陋淫邪之人

然而從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釋文從字無音家大人曰從讀為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鳥獸之不若也下文曰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

閒以二矢半

投壺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云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家大人曰據鄭注壺去坐二矢半云云則鄭本實有此四字案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筭之事若筭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且不言壺去席二矢半而言度壺以二矢半則文義不明以二矢半四字疑衍然陸孔二本秖有此四字而無閒字

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是陸本無閉字正義云雖矢有長短而度皆使去實主之席各二矢半但釋度壹以二矢半六字而不釋閉字是孔本亦無閉字而正義前述經文又有閉字則後人依既衍之經文加之也至唐石經則又衍閉字矣夫有壹有席而後有閉今但言壹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閉矣閉字蓋涉上文兩楹閒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壹反位無閒以二矢半之文

一指案寸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家大人曰案下亦當有曰字寫者脫之耳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故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曰寸說文擘一指按也陳氏禮書引此已脫曰字

居處齊難

儒行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鄭注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引之謹案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熯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曰熯敬也爾雅同熯戁難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殆失之迂矣

不程勇者

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家大人曰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其勇謂己之勇也今本作不程勇者少一其字多一者字者字蓋涉下文諸者字而衍則義不可通自唐石經已然案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孔疏云驚蟲攫搏不程其勇者今本無其字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刪之案疏內者字乃起下之詞非正文所有也下文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者字亦起下之詞後人不知而刪其字存者字以就已誤之正文謬矣今據下文及文選注補其字言儒者若逢驚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與否合注疏觀之則正文本作不程其勇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驚蟲攫搏不程其勇今本勇下有者字亦後人所加而其字尚未刪

錙銖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鄭注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引之謹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矣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爲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重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錘八銖也衆經音義卷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記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解荀子富國篇割國之錙銖以賂之亦當訓錙爲六銖而楊倞注曰八兩爲錙失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鄭注曰民不倍不相偝棄也倍或作偝正義曰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引之謹案倍謂偝死者也偝死者則不恤其孤矣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鄭彼注曰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是其證

尙亦有利哉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鄭注曰尙庶幾也家大人曰尙亦當爲亦尙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尙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傳曰亦主有利職亦主也亦尙與亦職同寫者誤倒其文耳秦誓又曰亦尙一人之慶是其證也尙亦主也說見前亦尙一人之慶下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尙有利哉此尤爲確證又案禮記所引尙書有與伏生今文同者若無逸之言乃雍今文雍作讙而檀弓坊記引書並作讙是也大學引書亦尙有利哉蓋亦與今文同論衡所引皆今文尙書以是明之

教成祭之

昏義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家大人曰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故曰教成之祭牲

用魚芼之以蘋藻也若倒之祭爲祭之則教成當別爲一句而祭之二字文不成義矣自唐石經始作祭之而各本皆沿其誤鄭注本作祭祭其所出之祖也（采蘋箋亦云此祭祭女所出祖也）正義釋經本作教成之祭者云云釋注本作云祭祭其所出之祖也者云云今本注文作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正義述經文注文亦作祭之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改未誤之注疏也據正義下文云故知此告成之祭（唯此之祭二字未改）亦使有司也則經文本作之祭甚明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又采蘩采蘋正義言教成之祭者凡二十有五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亦作教成之祭又采蘋正義云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之祭此尤其明證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引昏義亦作教成之祭（陳禹謨本又改爲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爲句注曰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家大人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尊於房戶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制之謂制此禮（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道讀如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耳（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再連上文讀云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別釋經文不與上屬鄉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說見儀禮先生君子下）鄭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卿大夫士又謂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此文不見經傳）於是鄉飲酒禮自賓賢能及蜡祭習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爲四矣

求反諸己

射義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唐石經反求作求反家大人曰求反諸己文義不順蓋涉上文求正諸己而誤也據正義云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則正文本作反求諸己甚明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反求諸己而已矣小雅賓之初筵正義白帖八十五引射義皆作反求諸己

縝密以栗

聘義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曰栗堅貌正義曰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引之謹案堅剛非知也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貌說文瑮玉英華羅列秩秩瑮與栗同栗之爲言猶秩也（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積之秩秩哀二年公羊傳觀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栗秩古字通）爾雅曰條條秩秩知也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有如知者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故曰縝密以栗知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行篇夫玉者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俗本栗上有縝字後人據聘義增之也辨見荀子）說苑雜言篇玉有六美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徹之貌也唐風揚之水傳曰鄰鄰清徹也鄰與鄰通（尹知章訓鄰爲近非）爾雅曰秩秩清也秩與栗通玉之符采清徹而有條理亦如知者之不惑故曰鄰以理者知也又曰栗而理知也又曰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

犧尊象尊

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鄭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正義引鄭志曰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聲之誤耳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毛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云犧尊有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家大人曰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眞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曰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曰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曰飾以翡翠後鄭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諶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名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記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若犧牛可稱爲犧則肥牛亦可稱爲肥索牛亦可稱爲索乎然譙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於是後人皆信其言而斥毛鄭諸儒爲臆說此尤不可以不辯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蜼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且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古人以木爲犧尊明矣今魯郡所得犧尊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以木爲之乎抑以金爲之乎以木爲之則不能經七百年而不壞以金爲之則又與莊子破木爲尊之說不合無一可者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卽援以爲證耳宋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辯也若象尊之制司農謂以象骨飾尊阮諶謂畫象以爲飾經傳既無明文不敢臆斷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

闑　中門

孔穎達玉藻正義謂闑在門之中央賈公彥聘禮疏謂闑有二東西各一家大人曰孔說是賈說非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鄭注曰上介夾闑賈以爲上介於西闑之外拂闑案如賈說介所拂者爲西闑則經當云君入門介拂西闑注亦當云上介夾西闑乃與東闑有別今經與注皆但云闑不云西闑則門惟一闑在中而非東西二闑矣其證一玉藻又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一而已故闑之左曰闑東闑之右曰闑西若有東西二闑則所謂自闑西者東闑之西乎西闑之西乎所謂自闑東者東闑之東乎西闑之東乎經與注不應全無分別也其證二賈云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案聘禮擯者出請事鄭注曰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若有東西二闑則注當云賓出次直西闑西北面上擯在東闑東閾外西面矣今注不言東闑西闑而但云闑則非二闑可知其證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曰闑門橜正義曰從闑東也如闑有二則經當云由東闑右縱經不言東注亦當增成其義云闑東闑也乃與西闑有別何以經但言闑注亦但言闑門橜而不云東闑乎豈非門橜但處中央而無東西之可言乎其證四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云闑門橜如闑有二則經當曰布席于門中東闑西或云西闑西乃有定所注亦當曰闑西東闑西也或云西闑西也經義乃明今經但云闑而不云東闑西闑注亦但云闑門橜而不云有東西二闑則闑在中央而非東西並列矣士之門與諸侯之門大小雖殊而制則一也其證五昭八年穀梁傳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范注曰槷門中臬（槷臬並與闑通）轅門之闑亦放宮室之門制也而闑在門之中央曷嘗有二闑乎其證六合經注觀之闑當兩門之閒而非分列東西較然明白不得如賈所云也（賈疏秋官司儀職云朝君入由闑西亦非）

案則又以闑爲一與聘禮疏兩闑之說自相違異賈又云中門謂兩闑之閒案門有兩扉一扉之中亦謂之中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闑西者右扉所在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中是兩闑之閒則經當云布席于門中闑閒不得云闑西矣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鄭注曰中門謂棖闑之閒論語鄉黨篇立不中門鄭注曰不當棖闑之中央見士相見禮疏棖闑之中央正當一扉之中也其非兩闑之閒明甚皇侃論語疏曰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長於賈氏遠矣或難孔氏正義曰棖闑之閒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於棖闑之閒矣謂棖闑之閒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閒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無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闑之左右若止一闑是介與君並行矣孔氏非也以上或說案中門者一門之中非兩門之中也一門之中則棖闑之閒也棖闑之閒爲中門鄭注禮記論語皆明箸之不得以爲非中門也入門時君特行不與介連類大夫但與上介末介雁行爲次序不敢與君爲次序也君與大夫雖同在棖闑之閒而行列絶異不得以大夫擬于君之中門爲嫌若聘賓入不中門其三介隨人雁行與否經無明文又不得以賓不中門而介中門爲嫌矣棖闑之閒正當一扉之中故鄭注聘禮云門中門之正也謂一門之正中非偏也不得云以偏爲中若謂中門爲兩闑之閒則主賓出入共由於此秋官司儀諸公相爲賓主君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鄭注曰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若依賈說則出入當在兩闑之閒主國之君在東來朝之君在西皆不當兩扉交處則反在旁而不在中矣不與君入必中門之說相剌謬乎廣雅云夾近也上介近闑故注謂之夾闑非謂與君夾闑之左右也故注但云上介夾闑而不云上介與君夾闑則非取左右相夾之義可知若謂上介與君夾闑而行則是君亦拂闑矣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與鄭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謬君入當棖闑之閒未嘗拂闑也君與介尚何尊卑之別乎或說非

經義述聞第十七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上七十條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宋衛實難　從自及也　惡之易也　發幣于公卿　宋公不王　辱在寡人　不能共億　曰失其序　隰郕登降有數　滅德立違　王亦能軍　始殺而嘗　曰虞四邑之至　天之不假易　兩政　徒人費　伯父無裏言　命之宥　馬三匹　正班爵之義　東關嬖五　尨涼　五侯九伯　漢水以爲池　雖衆　輔車相依　神必據我　蒐諸孤　不可以貳　應乃懿德　受下卿之禮　戚憂以重我　其卜貳圉也　宗邱　姪其從姑　懷公命無從亡人　波及晉國　臣之罪甚多矣　丁未朝于武宮　弔二叔之不咸　以狄師攻王　子臧之服　商密　錯簡二十八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三百　以亢其讎　請與君之士戲　韅靷鞅靽　以相及也　昌歜　必親其共　必死是閒　具囿　其爲死君乎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呼　殺女而立職　御出並聘　秦穆公　表儀　秣馬蓐食　以門賞彫班　鄖郪　無能爲故也　克滅侯宣多　謂之饕餮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隱五年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釋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爲義言鳥獸固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

宋衛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憸實難

六年傳宋衛實難鄭何能爲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憸實難己憸何害（周語同）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晉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患也人憸實難者言唯他人爲憸是患也（人憸子猛憸憸見寵）夫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杜注宋衛實難云可畏難也尙與憂患之義相近其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更言難卒得乎注人憸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實起言子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憸謂難也爲人作憸實難言憸見殺也亦未達實起語意）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隨爲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多謂患爲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

從自及也　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也殊不爲詞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徒相似故徒譌作從（齊風[illegible]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從釋文從本或作徒呂氏春秋觀世篇[illegible]從釋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實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衆之不反者多矣故云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爲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衆而言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爲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晉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疢病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疾疢

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七年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幣於大夫義並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三年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為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衆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十一年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同此義

不能共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為給億為安給與安各為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尚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為己有乎

日失其序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閟宮傳曰緒業也

隰郕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杜注隰郕曰在懷縣西南釋文郕尙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隰城（取當為與）杜預曰在縣西南僖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引之謹案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圉侯蟲達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碑城作成又高成續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絺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為二邑名遂於成旁加阝不知成為城之借字隰成猶言京城亳城成非邑名也譌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為郕矣

登降有數

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

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羼減也羼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箸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斿有十二斿九斿七斿五斿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鍾篇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六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爲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止息則以杜言違命而還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爲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尙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爲之不聞王侯身自爲殿也亦當爲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閡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胥誅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閡矣

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管子輕重己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熟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爲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爲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爲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烝爲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爲孟秋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曲徇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爲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酉豈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從古注以爲孟秋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方言曰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案虞亦望也言昔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衆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假敓也

敺與易古字通

兩政

十八年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並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爲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韋注並曰升爲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卽此所云並后也曰嬖子配適卽此所云匹嫡也曰大都耦國卽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卽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義與韓子同）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爲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爲政事故耳

徒人費

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爲侍字之誤也侍人卽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僖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釋文寺本又作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僚柤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年穀梁傳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傳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哀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並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彊爲分別非也）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者蒙侍人費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且徧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並注曰小臣而徒人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官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注漢書寺人費曰卽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之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卽所謂無裏言

命之宥　命晉侯宥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正義曰命之宥者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引之謹案杜謂以幣物助歡者蓋據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也（侑與宥通）然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侑幣用於食禮非饗禮所用也且如杜說命以幣物以助歡則傳當云命宥之不當云命之宥也尋文究理殆有未安今案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宥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杜注曰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

(本以禁厚賓失之)又傳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晉語作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醴安得有祭肉之賜乎(案又云命加命服也侑侑幣當失之)傳所言者饗禮也而解者乃當以食禮之侑幣雜以吉禮之賜胙失傳意矣

馬三匹

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亖古四字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菽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玉十穀馬八匹(今本八譌作十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改)然則賜玉五穀者馬當四匹矣

正班爵之義

二十三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釋文義字無音家大人曰義讀爲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等義卽等儀孔讀得之周官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二引此正作儀(陳禹謨從今本改儀爲義)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曰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引之謹案外嬖對內嬖而言(僖十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驪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字梁五旣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爲姓矣旣以東關爲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爲姓而謂之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尨涼

家大人曰閔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並相因尨旣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牻白黑雜毛牛也㹁牻牛也春秋傳曰牻㹁又曰䬅雜味也牻與尨同義㹁䬅與涼同義是尨涼皆雜也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案下文女實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正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見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卽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漢水以爲池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

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成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不言山也家大人曰臧說是也他書所引多作漢水以爲池蓋後人依已衍之傳文加之也商頌殷武正義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漢水名若傳文本作漢水則服注爲贅語矣自唐石經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雖衆

雖衆無所用之家大人曰雖衆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並作雖君之衆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服注曰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見衛風碩人篇正義）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家大人曰釋名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䶗車䶗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然則牙車或謂之頷車或謂之輔車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也杜以輔爲頰車爲牙車殆不可通服謂頷車與牙相依亦與傳不合傳云輔車相依不云輔車與牙相依也此皆因下句言脣齒遂致以輔車爲頷車耳余謂脣亡齒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爲喻也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牙車矣說文車部輔字列於轅軜二字之閒云春秋傳曰輔車相依（繫傳如是大徐本刪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八字而移人頰車也四字於前以代之又退輔字於部末轟字上）從車甫聲又列一說云人頰車也（人上脫曰二字）一許引春秋傳則春秋傳輔車相依以爲從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則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之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較然無疑服杜二家何不考於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虞翻注艮六五亦誤以頰車輔車相依之車見集解）又案高誘注呂覽云車牙車也（各本脫下車字）輔頰也全與杜氏注同蓋後人以杜注改之也彼文既言若車之有輔云云下乃云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高氏不應不察而以車之有輔爲齒頰之屬也

神必據我

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引之謹案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藐諸孤

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今本作幼賤乃後人所改時晏孺已立爲大子不得言賤）（正義曰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孤則注本作幼稚明矣文選寡婦賦注引注亦作幼稚今改正）與諸子縣藐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氏定宇補注曰案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訓藐爲小亦未嘗引之謹案杜以藐爲縣藐諸爲諸子以是縣藐諸子孤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是小兒笑乃釋孩字（出說文）非釋藐字俗本文選注脫孩字而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爲小是也（藐之言眇也眇也方言眇眇小也廣雅眇眇藐小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即者字也者與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亦諸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句）果後弇諸（句）獵諸亦者也藐者孤猶言羸者陽耳（周語此羸者陽也韋注羸弱也）又詩言彼茁者葭彼姝者子彼蒼者天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芃者狐有卷者阿文義並與此相似

不可以貳　不能苟貳　臣不敢貳　好學而不貳　不貳

其命

皆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引之謹案貳當爲貣貣者忒之借字詳見詩士貳其行下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言不𢘅則以死繼之吾已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變改也襄二十六年傳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貳亦當爲貣言受納君之命於先人不可以變改也昭二十年傳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貳亦當爲貣貣言奉初命以周旋不能變改也又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貳亦當爲貣貣言奉寡君之命不敢變改也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爲貣貣言好學好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貳亦當爲貣廣雅忒差也不貳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是也古貣字多誤爲貳互見詩士貳其行禮記偕離不忒下

應乃懿德

十二年傳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正義曰應當也言我當女美德引之謹案訓應爲當於義無取廣雅曰應受也言我受女美德而不忘也古訓應爲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

受下卿之禮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家大人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卽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感憂以重我

十五年傳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引之謹案重字義不可通重疑當作動謂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動我也杜注不釋重字釋文重字無音至下句重其怒也始云重其直用反則此句作動不作重可知動字易曉故杜不加訓釋若是重字則文義難解不得無注矣動惟徒孔切一音人所共知故不須作音若是重字則有直龍直隴直用三切之異不得無音矣左傳動字釋文皆不作音如桓五年蕭動而馭文十二年使者目動而言肆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釋文皆無音其他亦然以是知其爲動也唐石經始誤爲重

其卜貳圉也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注曰貳代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代者貳當爲貣貣與代古同聲廣韻貣他得切古音轉去聲則他代切五經文字貣他代反相承或借爲貸字說文貣從人求物也卽今借貸字貸從代聲貣代竝從弋聲晉語曰其改置以代圉也此傳曰其卜貣圉也貣卽代之借字也貣貳字相似學者多見貳少見貣故貣譌爲貳矣鄭注坊記引此作貳而解爲君之貳坊記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復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彼正義曰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則卜貳圉下必增爲君二字而其意始明其失也迂矣且晉語之文正謂代立非謂副貳也蓋鄭所見本已譌作貳故說之未確惠氏左傳補注反以鄭說爲是失之史記晉世家晉侯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則史公所見傳文已譌作貳故直以貳圉爲立子圉而改其文云卜日立子圉不知傳文本作其卜貣圉故晉語作其改置以代圉韋昭注曰欲令更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羣下其說是也段氏說文貣字注云以代圉謂用世次當立之圉大誤定八年傳衛靈公謂大夫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語意正與此同是此傳之意亦謂卜他公子以代子圉非謂卜立子圉也史公之改誤矣杜以晉語之代釋此傳之貳亦未知貳爲貣之譌貣爲代之借也書傳貣字多有譌作貳者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偕離不貣下

宗邱

敗于宗邱杜注曰邱猶邑也敗不出國近在宗邑引之謹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與此同名杜彼注曰宗邱楚地則此宗邱亦晉地蓋卽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邱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邱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則宗邱乃邱名蓋韓原之地有邱曰宗邱故

韓原又名宗邱也

姪其從姑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杜注曰兌下震上歸妹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之睽）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杜注曰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引之謹案火卽離也不得已爲姑而又爲姪杜說非也今案震以陽爻爲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爲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爻高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爲姪離以女而爲姑是伯姬與子圉爲姑姪之象也此以爻之高下爲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爲長子離爲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杜注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杜注曰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而爲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曰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是變而之他則曰從也然則姪其從姑亦取震變爲離之義所從之卦當爲離從之之卦當爲震離爲姑而震爲姪明矣

懷公命無從亡人

二十三年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家大人曰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卽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史記晉世家云九月惠公卒大子圉立是爲懷公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其文皆出於左傳史記之大子圉立卽左傳之懷公立也則傳文原有立字明也

波及晉國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字杜無注家大人曰波讀爲播鄭注禹貢云播散也言散及晉國者也波與播古字通禹貢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並作滎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曾子君臣篇夫水（句）波而上盡其播而復下言水播蕩而上盡其動播而復下也莊子人閒世篇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與實喪對文言風播則易以動實喪則易以危也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卽播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阤堵波盪與阤堵對文蕩波卽波盪波盪猶播蕩耳此皆古人借波爲播之證學者失其讀久矣

臣之罪甚多矣　行者甚衆　懟者甚衆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語意已足不必言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其證又行者甚衆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惡則行者其衆矣其者將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衆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其證又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甚亦當作其釋文曰懼者其衆矣本或作甚衆矣晉語作懼者衆矣則作其衆者是也

丁未朝于武宮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之謹案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卽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爲晉侯而徙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故於絳立武宮也宣二年傳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立之者卽位於絳也成十八年傳晉欒書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盟而入者入于絳也則其朝于武宮非絳宗廟而何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

曲沃疏矣（辨見晉語書于武宮下）

弔二叔之不咸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引之謹案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亡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叔明矣而云二叔二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咸其義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咸則所不咸者何人何事乎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去兄弟二字而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其不可通二也馬杜二家之說未爲允當當以鄭賈之義爲長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咸和也（咸與諴同說文諴和也）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曹植求通親親表亦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是也二叔卽管蔡而下文封建又有管蔡者二叔雖誅而其國不除仍封建其後嗣（正義謂管蔡是武王封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故歸之周公非也）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是也管叔之後復封雖無明文而管蔡並在周公封建之列則不除其國可知史記管蔡世家曰管叔誅死無後非也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剖爲二代之叔世乎

以狄師攻王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引之謹案下文始以狄師伐周則此攻王者非狄師也狄師二字蓋因下文而衍當作遂奉大叔以攻王蓋贛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代王也因國人納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師伐周立大叔耳（遂奉大叔以攻王猶莊十九年傳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也）

子臧之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凡傳言及者皆放此）杜注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不稱也夫是指其所以獲禍之故昭元年傳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及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

商密

二十五年傳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曰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引之謹案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卽商密也古字商與章通粊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是也志言有章密鄉正以其爲春秋地名也而劉昭無注蓋不知商與章之通借是以失引左傳耳

錯簡二十八字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衞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衞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引之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衞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爲原大夫之由也錯簡

在下耳

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

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杜讀至徑字句絶云徑猶行也釋文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飱從絶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正義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武進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營徑營卽經營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經一作徑蓋古通用當從劉光伯讀作經下屬爲句家大人曰臧說是也史記甘茂傳今之燕必經趙秦策經作徑大宛傳經匈奴索隱本經作徑是古字多以徑爲經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云箕鄭挈壺餐而從亦以從字絶句下云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始言迷而失道繼言飢而道泣終言寢餓而不敢食則爲時已久矣故傳約言之曰經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誤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典兵十五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

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趏莫白切趏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趏漲截泂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勵正義謂每跳皆勉力並失之

以亢其讎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也讎謂楚也家大人曰杜訓亢爲當故以讎爲楚其實非也（周官馬質綱惡馬鄭司農曰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者扞蔽之意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爲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惠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救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凡扞禦人謂之亢爲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義

請與君之士戲

惠氏補注曰朱國楨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引之謹案林固失之而朱亦未爲得也說文戲兵也從戈䖒聲則戲乃兵器之名請與君之士兵豈復成文義乎若以爲戲下之戲則愈不可通漢書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漢書通以戲爲麾字是戲乃旌旗之名請與君之士旗文義尚可通乎今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鬭不過是戲卽鬭鬭卽角力也

鞹靷鞅靽

鞹靷鞅靽杜注曰在胸曰靷釋文靷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爲解也家大人曰靷當爲靳說文靳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墨子魯問篇曰鼓鞭於馬靳是也靳靷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靳誤作靷詩小戎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本又作靷沈重曰舊本皆作靳靳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於靷也是亦靳誤爲靷者

以相及也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

爲反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反其天年高義篇必宜內反於心淮南詮言篇其能反宗今本反字並譌作及史記蔡澤傳乘至盛而不反道理秦策反譌作及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年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哀二十七年傳曰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晉語曰成而反之不信趙策曰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

昌歜

三十年傳饗有昌歜杜注曰昌歜昌蒲葅釋文歜在感反正義同杜解補正曰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案敢當爲感釋文正義俱音在感反廣韻歜字收於上聲四十八感不收於四十九敢昌蒲葅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爲歜廣韻亦誤以上杜解補正段氏說文注曰歜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爲葅其氣觸鼻故名昌歜歜之讀在感反者語之轉也歜與歜皆可讀屋沃本韻之音非必定當在感反也引之謹案廣韻入聲一屋歜說文本才六切歁歜也才六之音轉爲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歁音才六反於古音屬幽部又音在感反於古音屬侵部二部古或相通頤六四虎視耽耽與逐爲韻洪範女則念之與守咎受爲韻楚辭橘頌類可任兮與醜爲韻說文凨古文作佰從囙聲又作佰從西聲囙讀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與從穴火求省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皆其證也歜從竷聲廣韻竷七宿切而音在感切猶歁從坴聲坴力竹切於古音屬幽部少牢饋食禮下篇古文歁爲作尊則屬侵部歁侵二部相通故歁以坴爲聲小徐改爲埶省聲大徐又刪聲字皆非也而音徐鹽切竷坴皆以夫爲聲也若從蜀聲之字考徧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竷不當從蜀也特以歜字或省作歜說文歜從欠竷省聲或作歜不省則從竷聲之字亦可省而爲歜歜字隸書作歜與蜀相似故傳寫者誤作歜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脈氣有時閉濁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歜可知歜與蜀字常相亂也歜爲歜之誤歜爲歜之省依字正當作歜爲左傳音者有服虔嵇康高貴鄉公諸家玉篇作歜音徂感反蓋師承有自矣廣韻雖誤作歜而亦音徂感切孔氏正義亦云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爲尺玉切而云昌氣觸鼻故名昌

歟我未之前聞也

必親其共

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先字隸書作先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不得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必死是閑

三十二年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閑余收爾骨焉杜解必死是閑云以其深險故引之謹案杜意謂蹇叔以二殽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閑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閑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閑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穀梁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女於是事亦與此相類

具囿

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七經孟子考文曰宋板囿作圃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濟水下所引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圃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卽注亦止云原圃亦圃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校勘記曰考文所謂宋板卽此本也謂宋慶元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案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及諸刻本皆作囿家大人曰作具圃者是也作具囿者涉注文圃名而誤耳注本云原圃具圃皆囿名正義釋注本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圃知與

具圃皆圃名也（下文囿者所以養禽獸云云是釋注中囿字非釋經文）今本正文既誤作具囿後人遂并注疏之具圃而改之矣據校勘記云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則初本作圃正與考文所引宋板合後又依唐石經及諸本改圃爲囿耳案淮南地形篇鄭之圃田高注引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道藏本茅本如是劉績本改具圃爲具囿而各本從之）又上文秦之陽紆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此圃字尚未改）此秦有具圃之明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四引作原囿具囿則兩圃字皆誤作囿其資產部四所引正作原圃具圃亦與水經注初學記合後人習於俗本左傳之具囿故見有引作具圃者輒依俗本改之而其改之未盡者猶可考見原文若鍾山札記及予所引者是也又案囿字之見於經文者若成十八年之築鹿囿昭九年之築郎囿定十三年之築蛇淵囿釋文並音又其見於傳文者若莊十九年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襄十四年射鴻於囿釋文亦音又此文若本作具囿則釋文亦必有音乃釋文但云圃布古反而不云囿音又則傳文之有圃無囿明矣

其爲死君乎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杜注曰言以君死故忘秦施顧氏杜解補正曰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此據邢疏非范鞅語見襄二十一年）惠氏補注曰其爲死君乎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顧以死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穆爲不弔蔑我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家大人曰顧說是惠說非也晉語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呂氏春秋悔過篇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並與此死字同義若成十三年蔑我死君則與此死字異義不得以彼釋此也傳明言其爲死君乎何得以其爲爲不爲若云君在殯故稱死君則下文可謂死君乎又作何解弗思之甚矣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家大人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四字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鄉師而哭既罪己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作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則不替孟明亦是穆公語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己過則孟明不可復用矣下文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然則不替孟明曰五字乃記者之詞而大夫何罪云云則穆公自言其所以不替孟明之故也自唐石經始脫曰字而各本遂沿其誤秦誓正義引此無曰字亦後人依誤本左傳刪之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此引傳文改替爲廢取其易曉而過字作罪則涉上文孤之罪也而誤）白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

或曰文元年傳云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彼文復使爲政是記者之詞若此文不替孟明亦是記者之詞則複矣曰左傳之文固有前後相複者桓六年傳云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傳齊衛鄭來戰于郎下又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僖五年傳云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遂出奔狄二十三年傳又云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文十三年傳云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宣三年傳又云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之族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之謹案呼卽吁字說文吁驚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疏引鄭答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是吁呼古字通也吁仍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為虛儗之聲亦非

殺女而立職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氏芳林攷正曰韓非子作廢女（內儲說）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允然江芈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作廢女引之謹案韓子及史通並作廢是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列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廢字不須訓釋故杜氏無注若是殺字則與上下文不合杜必當有注矣自唐石經始從誤本作殺而史記楚世家亦作殺則後人依左傳改之耳若謂江芈怒而甚其詞則曲為之說也古字多以發為廢傳文蓋本作發發殺形相近因誤而為殺矣（說苑說叢篇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卿出並聘　並建聖哲　民並用之　並有爭心　並有亂心　並走羣望　並走其望　乃並徵會　並建母弟　怨讟並作

引之謹案並之言普也徧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言徧聘也六年傳並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傳民並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並有亂心義亦同也七年傳寡君寢疾並走羣望言徧走羣望也（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八年傳怨讟並作言徧作也十四年傳乃並徵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並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建母弟也並普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並受其福立政曰以並受此丕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皆普徧之義也

秦穆公

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校勘記曰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三治道部十一引此皆無公字

表儀

六年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家大人曰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愼小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榦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卽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杜注曰表儀猶威儀正義曰表章儀飾故猶威儀皆失之

秣馬蓐食

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食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

以門賞耏班

十一年傳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杜注曰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引之謹案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曰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疏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幷言門也傳言以門賞耏班而不及關下文又言謂之耏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辨矣

郕邽

十二年傳郕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杜注曰郕邽亦邑杜春秋地名說成地曰成與郕同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玉闕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郕圭邑名也一曰郕邦之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引之謹案寶圭之說是也郕大子以郕圭來奔猶莒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見十八年郕爲伯爵當執躬圭圭爲郕國之寶故謂之曰郕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也見昭二十四年若以圭爲郕之邑名則夫鍾亦是郕邑何獨於圭而曰郕乎且郕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郕邑可知又何須加郕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婁也以是言之郕圭必非邑名說文邽隴西上邽也而不云郕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郕邽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邑作邽釋文邽音圭則所見本已誤於是郕圭之爲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無能爲故也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家大人曰故字涉下文王故也而衍云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者不書晉侯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爲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克滅侯宣多　咸黜不端

十七年傳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滅謂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說文曰𠜲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衞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衞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二卿是滅爲滅絕也甫滅侯宣多而即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滅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咸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也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滅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謂之滅王肅注訓咸爲皆亦非是

謂之饕餮

十八年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預並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耳

經義述聞第十七

經義述聞第十八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中七十六條

舍于翳桑　遂自亡也　攻靈公　未出山　食大夫黿　鬬穀於菟　無勳　縣公　旅有施舍　卒偏之兩　薄之也　待諸乎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又可以爲京觀乎　亢大國之討　此物　先大夫之肅　欲於鞏伯　實諸橐中　賴前哲以免也　絲麻菅蔽　赦罪　應且憎　疏行首　三軍萃於王卒　閉蒙甲冑　爲事之故　官不易方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　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　欒黶士魴上之　攝威之　荀偃將中軍　農力　多遺秦禽　射爲禮乎　蔑之　越在他竟　商旅于市　遺人　官師　雍門之萩　也乎　以卒　爲王御士　知不集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藥石　寢廟　沒沒　將庸何歸　一與一誰能懼我　五吏三十帥　不可億逞　鳩藪澤　數疆潦　公怨之　龍宋鄭之星也　遺民　熙熙乎　八風　天又除之　過諸廷　婦義事也　誰知所敝　與子上盟　降婁中而旦　諄諄　高其閈閎　繕完葺牆　威儀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隱十年傳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郳人會于北杏莊十三年晉師軍于廬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棫林襄十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十七年游吉奔晉及酸棗三十一年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桑名者虢公敗戎于桑田僖二年入桑泉二十四年襲諸桑隧成六年晉敗狄于采桑僖八年及晉語敗狄于稷桑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雎上成十五年寘子出舍于郊襄二十六年成子出舍于庫哀十四年舍于昌衍之上僖二十九年退舍于夫渠成十六年舍于五父之衢定八年舍于蠶室舍于庚宗哀八年句末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年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爲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淮南人閒篇曰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盾閒其故曰我桑下餓人並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爲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器之亦云翳桑蓋地名

遂自亡也

杜注曰輒亦去引之謹案此謂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爲輒亡則傳尙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史記晉世家誤以靈輒爲示眯明云明亦因亡去又云盾遂奔不知遂自亡也卽謂盾奔非謂輒亡去也杜氏蓋因史記而誤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亡至於郊

攻靈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弒引之謹案攻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佀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爲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尙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弒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釋文聞公殺申志反盡殺有如字及申志反二音故別之曰申志反左傳釋文殺音申志反者凡十三見並與此同今本注及釋文俱改殺爲弒非也隱四年經衞州吁弒其君完釋文弒音試凡弒君之類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釋文已云弒不重音不應於此又音申志反也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弒故別之曰如字隱十一年傳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一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弒今本作誤爲音傳同公羊音試二十四年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釋文弒

作殺云音試又如字三十二年傳注㝵苪欲殺文公釋文殺音試或如字襄二十一年傳注終有弑殺之禍釋文殺申志反又如字二十二年傳吾與殺吾父釋文殺如字一音試定四年傳將弑王釋文弑作殺云如字又申志反是其例矣不直曰殺如字而云趙穿殺如字者以別於上文注之國以殺下文注之閽公殺皆音申志反也若攻字無申志反之音直云攻本或作弑可矣何須別之曰如字乎且傳言攻者多矣釋文皆不作音何獨於此攻字而云如字乎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煞靈公於桃園煞卽殺字也（陳禹謨本改從今本左傳作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十四年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石經始誤爲攻而諸本從之遂使文義不明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羣書治要載此傳作攻蓋後人以今本改之也魏徵與虞世南陸德明同時斷無虞陸作殺而魏獨誤攻之理亦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攻字亦後人所改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注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彼注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出山尙未越竟不得以爲晉竟之山也家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境誤與杜注同

食大夫黿

四年傳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家大人曰黿下當有羹字謂爲黿羹以食大夫也下文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所嘗者羹也則上文原有羹字可知自唐石經脫羹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指篇飮食部十九羹篇鱗介部四黿篇引此皆無羹字案御覽載此事於羹篇則所引當有羹字今本無者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因幷刪指篇黿篇兩羹字耳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二羹篇出黿羹二字注引左傳食大夫黿羹（陳禹謨本刪注文羹字而正文黿羹二字尙存）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十六羹篇出黿羹二字注所引亦同（今本注內無羹字亦後人所刪）高注呂氏春秋季夏篇及淮南時則篇並云黿可爲羹引左傳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呂氏春秋論大篇注引同）則傳文原有羹字甚明史記鄭世家敍此事亦云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又云靈公召之獨弗與羹韓子難四云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易林蒙之萃云黿羹芬香染指弗嘗黿羹之文皆本於左傳

鬭穀於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引之謹案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鬭字蓋涉他篇鬭穀於菟而衍自朱梁補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漢書敍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檡（與菟同）故名穀於檡論語公冶長篇皇疏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穀奴口反說文穀乳也從子殸聲作穀者借字耳）皆無鬭字

無動

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注引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失操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今俗語猶云驚動）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無畏文義與此相似

縣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引之謹案縣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官之貴者無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爲縣大夫之通稱（正義謂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卽因而言之非也作傳者非其臣僕何爲與臣僕同稱）非僭擬於公侯也若以爲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者乎鄕飮酒禮諸公大夫鄭注曰大

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則孤卿得稱公亦非公侯之公也

旅有施舍　施舍已責　魏絳請施舍　施舍可愛　施舍寬民　施舍不倦　喜有施舍

引之謹案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爲免繇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爲布德惠蓋古聲舍予相近（舍古音暑見唐韻正）施舍之言賜予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予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遺人鄉里之委積以待羇旅委人以稍聚待羇旅是也）成十八年傳施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三十一年傳施舍可愛昭十三年傳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又十九年傳王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施舍若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及廬有飲食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是也）又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舍謂賜予窮困之人下文喜怒取與則謂因怒而奪因喜而與以其人之功罪定之也）又布憲施舍於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忠謂惠愛也吳語曰忠惠以善之是也韋注以爲忠恕失之）皆謂賜予之也杜注施舍不倦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得傳意矣而其他則以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強分施舍爲二非也韋注縣無施舍曰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讀作休息解）注聖人之施舍曰施予也舍不予也注布憲施舍曰施施惠舍舍罪也注施舍分寡曰施施德也舍舍禁也注明施舍以道之忠曰施己所欲原心舍過同一施舍而前後屢易其說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卒偏之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見夏官敘官大司馬疏）杜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引之謹案偏非司馬法之偏兩亦非司馬法之兩也杜解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兩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偏五十人兩之則百人欲明卒是百人故曰卒偏之兩耳服誤以兩爲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以偏爲車十五乘而云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是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案兩之一爲二十五人卒爲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一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成出革車一乘徒二十人（見地官小司徒注）九乘則一百八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偏兩之一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半其數則爲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爲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學者何疑焉自解者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衍兩之二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沖遠之病其蹇澀矣（見正義）又案昭元年傳說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

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

薄之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家大人曰薄之也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陳禹謨本刪去）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郤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衆故收軍而退也魯語師大雠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猶言止禦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句待字下屬爲句失之）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杜注曰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正義曰杜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又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家大人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晉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並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業之謂非謂篇章也功業即指禁暴以下七德而言故下文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若云使子孫無忘其篇章則末矣

又可以爲京觀乎　不可以終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爲何字之省未應遽斥爲誤昭八年若何弔也釋文何本或作可齊策可往矣（姚本如是鮑本作何）宗廟亡矣韓策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石鼓文其魚隹可（隹古惟字）可字並與何同史記陸賈傳何乃比於漢說苑奉使篇何作可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即何字也此言古之爲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實無罪則將何以爲京觀乎既曰何以和衆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爲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爾雅釋詁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借字耳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即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僖十一年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寫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後人又誤讀可爲可否之可遂於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載此文正作何以終世（宋景祐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終乃後人以左傳改之）志文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即何之借字故引傳直作何也

亢大國之討

十三年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家大人曰亢當也（襄十四年左傳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當亢實也敝高杜注並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伉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言我實掌衛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

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爲禦以亢大國之討爲禦宋討陳皆失之

此物

十五年傳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注曰物事也引之謹案物類也（桓六年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韋杜注並曰物類也）言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其謂此類也夫前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皆其證

先大夫之肅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家大人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韋注肅敬也失之說見晉語）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先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

欲於鞏伯　豈不欲吳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引之謹案欲猶好也（好呼報反）言余雖愛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者欲皆謂耆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泰誓我尙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欲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夭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矣又昭十五年傳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謂費無極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亦謂豈不好吳也杜解欲於鞏伯云欲愛其獻解豈不欲吳云非不欲善吳皆失之

寘諸褚中

三年傳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注孔疏皆不言褚爲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衿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衿說文繫傳曰衿衣之橐也集韻曰褚囊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衆物說文貯幡也所以盛米又曰幡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莊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衿貯貯並字異而義同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傳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辟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引之謹案安仁所見左傳蓋作勉勉者免之借字也秦策免於國患（當作免國於患）大利也鮑彪曰免元作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又曰亦殆勉於罪矣晉語曰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韋注以爲勸勉失之辨見國語）皆借勉爲免也古本左傳亦借勉爲免故安仁誤解爲懋耳義雖未愜然左傳本文作勉於此可見不然則免之與勉意義絕殊傳如作免安仁何肯訓爲勉乎

絲麻菅蒯

九年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正義曰陸機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柔肕宜爲索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可以爲屨引之謹案絲麻菅蒯皆可爲屨喪服有菅屨麻屨檀弓曰絲屨組纓皆是也此以作屨譬之言菅蒯雖不如絲麻然其爲屨則一也故不可弃

赦罪

十三年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引之謹案赦與釋同（魏策信陵君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又昭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赦亦與釋同謂分叔孫氏之邑以賂南遺

將以自釋其罪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舍亦與釋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並作舍

應且憎

君有二心於狄有與又同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杜注曰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家大人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周語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注曰應猶受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晉語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注曰外應受我內憎其非是凡言應且憎者皆謂受且憎非謂應答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死且不朽言受公之賜也

疏行首　問盟首

引之謹案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案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又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注曰盟首載書之章首案盟詞簡約無篇章下文毋或如云云是也不得云章首首亦當讀爲道盟道盟惡臣之道也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

三軍萃於王卒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爲亖說文曰亖籀文四鄭注覲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亖故亖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

閑蒙甲冑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杜注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大人曰訓閒爲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靈得與蒙甲冑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曰閒猶與也是其證韓子亡徵篇曰上閒謀計下與民事

爲事之故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爲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爲使者故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官不易方

十八年及襄九年傳並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宜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恆象傳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長師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羣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卽官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則師旅也三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差則

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衆則又誤以爲人衆之名矣又案宰夫之一曰正左傳之師不陵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司也詳見宰夫一曰正下

臣不敢及

襄四年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家大人曰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皆非宴使臣之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删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遣臣卽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七年傳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引之謹案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八年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鄭鄙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隧正納郊保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保守之民亦非）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鄭韋注並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曰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馮陵我城郭

杜注曰馮迫也家大人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韻不得分爲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小雅不敢馮河毛傳云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乘陵亦疊韻

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

九年傳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注曰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引之謹案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年少於中行偃而偃以匄爲賢讓之使居己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士魴二字衍說見下）使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之人則文義不明杜注欒黶士魴上之云黶魴讓起而此不云偃讓匄則所見本已脫中行偃三字

欒黶士魴上之

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

上軍欒將下軍魴佐之引之謹案士魴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衍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爲下軍佐與上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

攝威之

十一年傳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家大人曰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懾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荆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索隱正義解攝字皆誤辯見讀書雜志)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並與此攝字同義

荀偃將中軍

十二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家大人曰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而士匄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使荀偃將中軍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農力以事其上與尚能而讓其下對文則農力非耕田之謂也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小人謂在下之人亦非謂庶民也下文云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然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謂在下者皆勉事其上而無爭心也下文又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則必不尚能而讓其下矣伐其技以馮君子則必不農力以事其上矣故知農力者勉力之謂非耕田之謂也呂刑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呂刑)管子大匡篇云耕者農用力言勉用力也(說見讀書雜志)又云耕者用力不農言用力不勉也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杜未釋農力二字故具論之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十四年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軍師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自見其不知量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傳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多亦讀爲祇言服事楚國何益之有適自取貢獻之費而已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多亦讀爲祇言不足以害吳而適傷魯之國士也哀十二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文義正相合也

射爲禮乎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釋文射爲食亦反下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音食夜反引之謹案射爲禮乎釋文作射而禮乎是也(上文射爲食亦反乃射爲背師句之音)射而禮乎者射而用禮射不用軍射也言射則爲背師不射則爲戮其惟射而禮乎杜注曰禮射不求中則本作射而禮乎明矣今本射而作射爲者涉上文射爲背師而誤唐石經爲字係改刻蓋初刻本是而字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此正作射而禮乎

蔑之　暴妾使余

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引之謹案暴妾二字文義不相屬疑暴字本在上文蔑字上寫者錯亂在下耳暴蔑猶輕慢也韓子八說篇曰人主輕下曰暴蔑亦輕也(見大雅桑柔篇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襄二十年傳曰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傳曰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侈本譌作誠今從唐石經及宋本)皆謂

輕慢也列女傳母儀傳載此已作暴妄使余則傳寫之誤自漢已然矣

越在他竟

閭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義亦與此同又昭二十年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定四年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

商旅于市

商旅于市杜注曰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為鴻臚之臚（司儀皆旅擯鄭司農曰旅讀為旅于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後鄭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士冠禮旅占古文旅作臚史記六國表臚於郊祀索隱曰粲臚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音旅祭名又陳也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應劭注百官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臚之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上文曰士傳言並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商人亦卑賤不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即上文史為書）工誦箴諫（上文同）瞽誦詩諫（即上文瞽為詩）公卿比諫（即上文大夫規誨）士傳言諫過（即上文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即上文庶人謗）商旅議於市（即此句）彼文皆取此傳為之而末云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為商殆由誤讀傳文而然（正義曰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為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然於市之上增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以貨諫矣

道人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說文丌部䢋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從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引之謹案說文遒人當作䢋人許君所據左傳作䢋人故於䢋下述之如此猶琯字注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illegible]字注曰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illegible]皆舉古事以著其字之所出此言古之䢋人亦猶是也若如今本說文作遒人則當述於辵部遒下字不當於丌下述之矣且左傳若無䢋人之文則此從辵從丌之字何以知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遒人則其譌久矣又案作䢋者蓋賈侍中左傳解詁本也其記詩言及讀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引之謹案左傳之官師與工並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並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為大夫

雍門之萩

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惠氏補注曰萩酈元引作荻（引之案水經濟水注引左傳作荻荻乃傳寫之譌非酈氏原文也凡書傳中萩字傳寫多譌作荻）案玉篇音且留切蕭也當從萩釋文云本又作秋引之謹案蕭艾之屬不中為器晉人無為伐之萩即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萩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萩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注並曰萩即楸樹字也字亦作櫄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櫄者（中山經其狀如櫄郭璞注即楸字也）

也乎

家大人曰襄十九年傳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乎字後人所加也與邪同（古書通以也為邪說見釋詞）後人不知古字之假借故又加乎

字耳後漢書袁譚傳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七禮儀部二十八引此皆無乎字又昭七年傳子產曰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也亦與邪同乎字亦後人所加太平御覽鬼神部三引此有乎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加之其人事部三十八器物部一及王制正義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皆無乎字晉語作其或者未舉夏郊邪說苑辨物篇作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則也卽邪字明矣以上二條唐石經殘闕

以卒

二十年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杜注曰七章以卒盡八章引之謹案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說見釋詞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

爲王御士

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注曰御王車者引之謹案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見夏官大僕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穨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狄師二字衍說見本條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卽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是其證

知不集也

二十三年傳齊侯以籓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又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杜注曰臧氏因季氏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引之謹案公鉏之意欲季孫立羯以樹恩於孟氏非求勝於臧孫之立悼子也不得云有力於臧氏臧當爲孟因上下文臧氏而誤爲臧耳力功也見晉語韋注言秩本當立立之不足以爲功羯不當立而季氏立之則信有功於孟氏矣謂羯必感其恩也杜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是昭二十八年傳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晉語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周語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謂有功於王室有功於先君也豈謂有功過於王室過於先君乎

藥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引之謹案藥字古讀若曜說見唐韻正聲與療相近方言愮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愮或曰療注愮音曜愮與藥古字通故中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藥與石爲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正義云不可救以藥爲藥餌之藥失之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注疏說此二字皆未了

寢廟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案此二字上有脫文鼠不敢穿寢廟牆以爲穴者卽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閉雅鼠不卽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惠氏樸菴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爲廟幽靜失之引之謹案經言寢廟多指宗廟言之此寢廟則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爲人之所居故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杜注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非也箴言民獸各有攸處非謂人神不相雜揉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凡宮室尊嚴謂之廟荀子禮論篇疏房檖貇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楊倞注曰貇古貌字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此廟字亦指王者所居言之非謂宗廟也

汲汲

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杜注曰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家大人曰沒沒貪也取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敘傳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趙策作沒死

將庸何歸

二十五年傳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引之謹案杜說非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承上吾死也吾亡也而言將庸何歸則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幷兩意爲一意而以庸爲用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莊十四年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傳晉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若斯之類不可悉數）何歸之爲庸何歸猶何傷之爲庸何傷（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昭元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魯語譖而怒讎而害庸何傷）安知之爲庸安知（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詎知之爲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孰能之爲庸孰能也（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

一與一誰能懼我　不利子商

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鬭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是懼爲病也成十六年左傳蓋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懼作患患與病義亦相近引之謹案哀九年傳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案傳文子字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相反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十伐衞未卜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是時宋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可謂之敵不可謂之伐不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殊無敵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得遂謂之子商姜爲齊姓豈得遂謂之姜齊乎徧考書傳無稱宋爲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予予卽與字古人多謂敵爲與（已見上）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言不利與商卽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予字之形似子又因下文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予齊人戰予卽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予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予亦譌作子）又案不可與也杜注曰不可與戰蓋誤釋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戰義在其中矣越語說戰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解者皆誤以爲與共之與而增字以足之韋昭注越語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則曰不與爭蓋古義之湮久矣（漢書朝鮮傳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言恐不能敵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亦是誤以爲與共之與而增字以足之史記朝鮮傳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則又使人不曉與字之義而妄增之也）

五吏三十帥

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杜注曰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引之謹案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元候鐸遏寇爲輿尉籍偃爲輿司馬元尉卽軍尉也元候候奄卽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卽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齊賂晉侯爲賂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昔武王伐紂誓師坶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卽此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其後作五軍（三十年）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至悼公舍新軍而復爲三軍（襄十四年）雖分合不當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再以乘馬之法計之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時晉初作三軍）凡五萬二千五百人當爲師帥二十有一每七帥而一軍鞌之戰八百乘（在成二年）（自文六年晉舍二軍仍爲三軍）凡六萬人爲帥二十有四每八帥而一軍平邱之會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年晉舍新軍仍爲三軍）凡三十萬人爲帥百有二十每四十帥而一軍此傳伐齊不言車數以三十帥推之當爲千乘而統士卒七萬五千人每十帥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之正長師旅師旅爲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偪師下

不可億逞

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爲度逞爲盡不可度盡殊爲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意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意意臆並與億同是億爲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卽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食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盈皆滿也

鳩藪澤

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杜注曰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引之謹案藪澤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所能聚而成之也不得云聚成藪澤鳩當讀爲究爾雅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藪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皆以九爲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譸爲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究藪澤者度其出賦之多寡故下文遂云量入脩賦非以備田獵也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見本篇正義）尤失經義

數疆潦

杜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彊檃境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彊檃用蕡鄭元云彊檃強堅者則彊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註云砂礫之田也引之謹案水潦所集不必在疆界且上文之山林藪澤京陵淳鹵下文之偃豬原防隰皋衍沃皆二字平列此疆潦不應獨異鄭衆之說非也孫毓讀爲疆潦蓋礓礫之譌爾雅山多小石磝郭璞注云多礓礫釋文礓居羊反引字林云礫也說文礫小石也玉篇礫同礫力的切衆經音義卷八引通俗文云地多小石謂之礓礫是礓礫者有石之地埆周書文傳篇所謂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者也不可樹穀故計數減其租入也孫說爲長

公怨之　幸而後亡

二十七年傳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家大人曰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賦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爲賓榮寵也廣雅譏諫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見邶風擊鼓正義）漢書禮樂志曰怨刺之詩起詩譜序曰刺怨相尋是怨與刺同義正義以公爲君怨爲怨怒云伯有反將公之所怒以爲賓之榮寵失之遠矣

杜解幸而後亡曰言必先亡家大人曰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連讀謂伯有必徼天幸乃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亡二字連讀亡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後得亡不幸則爲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爲戮也哀二十五年傳衛侯怒褚師聲子褚師出曰今日幸而後亡杜彼注云恐死以得亡爲幸是其明證矣僖二十一年傳宋公子目夷曰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亦謂幸而後止於敗不幸則亡也以上三條皆以而後二字連讀

龍宋鄭之星也

二十八年傳龍宋鄭之星也杜注曰歲星木（各本木譌作本據上注及正義改）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非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當別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引之謹案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爲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爲宋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房心爲宋角亢爲鄭也杜不得其解而以東方之宿說之誤矣若果謂東方之宿豈有略燕之分星而不數者乎

遺民

二十九年傳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家大人曰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也漢書地理志作遺民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又蟋蟀序云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義卽本於左傳遺風二字與史記杜注及詩正義所引皆合自唐石經始作遺民而各本皆沿其誤

熙熙乎

廣哉熙熙乎杜注曰熙熙和樂聲家大人曰訓熙熙爲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卽廣也周語云熙廣也（周頌昊天有成命傳同）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遙遙殆哉岌岌矣

八風

引之謹案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賈逵注見初學記樂部上）因而八音卽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

八風相對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則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卽辨音盧注別四方之風失之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己篇吹壎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此風訓爲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說見樂記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遺風卽遺音故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天又除之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家大人曰天又除之之字卽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啓之啓亦開也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爲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

過諸廷

三十年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期行過王廷家大人曰過當爲遇字之誤也儋括入朝而愆期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言遇諸塗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庭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庭其可乎

婦義事也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注曰義從宜也引之謹案義訓爲宜不訓爲從宜婦從宜事斯爲不辭矣今案義讀爲儀

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比義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傳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議事以制下

誰知所儆

國之禍難誰知所儆引之謹案儆猶終也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儆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儆是儆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儆盡也盡亦終也

與子上盟

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釋文出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九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也引之謹案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上文子產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亦是止之於外而盟之於內方止之時不及盟也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司盟凡盟詛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傳凡言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隱七年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僖二十五年新與楚盟口血未乾襄九年王賜之騂旄之盟十年歃用牲加書曰大子旣與楚客盟二十六年宋之盟楚人先歃二十七年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昭六年諸侯盟誰執牛耳哀十六年衛大子與豭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同上又僖九年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無不殺牲歃血者其倉卒無牲則以人血代之如云孟任割臂盟公莊三十二年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定四年是也無用珪者用珪則非盟也僖二十四年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此亡公子

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亦是約信而非盟也故晉語但言公子沈璧以質而不言盟韋注曰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爲信自史記晉世家載此事云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苑復恩篇亦云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爲盟蓋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矣韓子外儲說云咎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解左驂而盟于河趙策刑白馬而盟之與此同不曰投璧而曰解左驂然則涖牲者乃謂之盟投璧不可謂之盟也杜注投其璧于河曰質信於河注此傳曰沈珪於河爲信也但云質信云爲信則非盟可知杜所據本蓋無盟字

降婁中而旦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曰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引之謹案劉說是也月令仲夏旦危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爲周之八月蓋子蟜之葬在十九年之八月是月降婁中而旦也杜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則得之矣而云周七月今五月此誤記月令故爾正義曲護杜氏而云月令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非也

諄諄

三十一年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釋文諄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引之謹案諄諄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下耗亂謂趙孟年未滿五十而耗亂如八九十人也昭元年傳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曰耄耄亂也義與此同耗耄古字通呂刑耄荒漢書刑法志作耗荒諄諄或作訰訰又作忳忳爾雅訰訰亂也釋文訰訰之閏之純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瞀之忳忳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高其閈閎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閣二字相佀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以上匡謬正俗引之謹案作閎者左傳原文也作閣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閎之本而訓爲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閈閣則爲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今取師古之說而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與牆相稱言門高則牆高可知門牆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閈閎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閈閎厚其牆垣閎與閈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牆同義垣亦牆也邵氏爾雅正義曰閈旣爲門閎亦爲門不當重見非也今易閎以閣閣爲門旁止扉之橛而閈則爲門之大名二者並稱名物固已不倫且何以棖闑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取於止扉之閣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閈閎謂館門高大也若止扉之閣卑之不足以爲陋高之不足以爲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礙於止扉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通車何得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館門既容車矣而止扉太高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其止扉卽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閣而毀垣致干晉人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存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閣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於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迮不當兼言庭釋門不容車也又有牆垣之限

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牆垣限之非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旁長橛也辟與闢同開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橛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橛在門內兩旁門開則插橛於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開插木椿於旁以止之是也車由門閒出入閣在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止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關鍵之屬與止扉之閣無涉閣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闔之扉也段氏說文注謂閣閉門乃用之非是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實不當如師古所說善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閣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景純同時仙民東晉人師古諱民故稱徐仙而所作左傳音但音宏不音各陸元朗亦但謂讀者改左傳作各音而不言左傳舊本作閣然則賈服諸家之本皆作閈閎無作閣者可知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又曰爾雅曰閎衖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太沖孟陽所據左傳字並作閎與元凱同則西晉以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閣者而郭氏誤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繕完葺牆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唐李涪刊誤曰繕完葺牆文理不達所疑字誤遂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宇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宇誤爲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比段氏若膺曰古二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後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二字重疊邪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詩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宇字則無謂矣引之謹案段說是也若皆毀之四字專指牆而言則不得兼言宇矣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之耳李以繕完葺三字爲繁文案成元年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亦是既言脩而又言繕完也其上二字平列而下一字總承之者內外傳中亦往往有之桓六年傳云嘉栗旨酒正義曰所薦之酒栗善味美文十六年傳云賦斂積實注實財也齊語云論比協材晉語云假貸居賄楚語云蓄聚積實注實財也文義並與此同而李以爲繁複自未曉古人屬文之例耳

威儀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家大人曰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衍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不常言令尹之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僭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今本之儀作威儀與本疏下文不合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本似君作以君今本正義譌作似君惠氏已辨之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以上正義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至下文引詩敬慎威儀云云乃言威儀耳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本皆仍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

經義述聞第十八

經義述聞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董振擇之　寡君舉羣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　亨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議事以制　奪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行期　黃熊　陟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力　子毋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　札瘥夭昏　私族於謀　黨君尚　親戚　鄙　琴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痁　偪介之關　取人於萑蒲之澤　古之遺愛　廷求枉反　問于介衆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郈　宣王有志　以閉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亡也　若爲三師以肄焉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不爲義疚　魯君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備物典策　少帛　惎閒王室　以約爲利　如驂之靳　彤鏤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潛師閉塗　先王　一威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爭明　使處吳竟　魯人之臯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衆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汙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則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爲旌旌表也言魯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卽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爲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並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主卽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卽精密字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簉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簉氏之簉杜注曰簉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簉薛綜注曰簉副也義與造舟並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處足則爲痿爲蹷然則氣鬱而不宜者體之所以憊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罷與疲同資乏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備備與憊同極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是露卽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所引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並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言體

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爲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爲至又誤爲室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韻下文食志祐爲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韻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爲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爲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爲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爲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恪是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𢷤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爲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禮運選賢與能卽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快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旣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並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傳同且諺曰三字亦同此後人取異本左傳竄入者非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啓南本與左傳事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衞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爲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

享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注曰享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篇援此文享作享古字享享通傳遜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享爲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爲長引之謹案享當從新序讀爲享杜不讀爲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幷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幷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

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愼行篇)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弑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死在弑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爲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作亡其大夫者亡字古讀若芒盟字古亦讀若芒(說見唐韻正)盟亡同音故借亡爲盟耳(盟明亡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亡君明君也明之通作亡猶盟之通作亡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惠氏又以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爲崔杼之子則弑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爲亡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爲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傳二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爲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爲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爲論議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續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尙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脊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脊體儀也下)今文儀或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卽隱儀(廣雅曰隱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子春秋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㩳顏師古注曰㩳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相勸曰聳或曰㩳(㩳與慫同)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慂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慫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虔說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虔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爲證哀十七年傳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爲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鐘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爲祭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爲始而誤以爲澆落之義也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即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即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能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年國語晉語皆載此事其字並作熊羆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謂諸舊本也自解者以鯀爲黃能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水之物而讀爲鼈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主曰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爲黃熊入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至唐初遂有徑改爲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讀之今本則爲唐初之本而非舊本矣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爲熊亦不以爲鼈而以爲說文之能能屬足似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變也今案黃能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熊非眞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驕山神𧈢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𧈫𧈫北兩水閒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屛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赤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爲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可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今本逸周書作黃羆蓋後人所改李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

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有色黃者黃熊蓋卽羆也爾雅羆如熊黃白文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傳言黃熊則其獸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今本升誤彼反誤皮辯見錢氏經史問答鮌化爲熊與螣蠅爲韻傅元潛通賦鮌殛變而成熊與終窮爲韻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干陵反張升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傅元晉人而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鼈之謬說也今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爲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作能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道本國語相合明道本注曰熊似羆宋庠本正文熊作能注熊似羆作能似熊非也洪興祖天問補注亦誤謂國語作能其證二也論衡死僞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爲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古自有所爲又無形篇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黃熊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熊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字正作熊與死僞篇同且以虎熊並言則其爲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加雙行小字於下曰能音奴來反乃後人所爲非其原本也豈有死僞篇作熊而此又作能者乎陳氏芳林又以能字爲是蓋考之不審也則其字爲熊羆之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曰熊獸也如傳本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爲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己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五也是皆左傳國語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以熊之爲獸人所共知故耳若作能字則爲異狀之鼈不得無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注而知之矣藝文類聚獸部熊引左傳夢黃熊入於寢門白帖卷九十七熊云晉侯夢黃熊入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則唐人所據之本固有不誤者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俗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爲熊屬足似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爲獸名則當作熊訓爲鼈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爲獸名則既不合於舊本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歧又有歧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爲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舊本作熊理本無礙何須改而爲能乎甚矣其謬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爲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爲是熊字爲非故具論之

陟恪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爲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爲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楚辭離騷陟陞皇之赫戲兮陟亦陞也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周有恪言卽格言也不必改爲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曰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己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庭宇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答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卻答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爲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

家語正論篇注曰傷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答郊勞下注曰爲下傷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並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爲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爲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爲聖人而不當世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爲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牽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卽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卽是有明德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襄二十四年傳聞君子長國家者君子卽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其後何得亂其次序邪以弗父考父爲聖人者聖爲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賈子道術篇曰且明且賢此謂聖人秦誓曰人之彥聖緇衣引之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小旻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靡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晉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明傳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稱周聖人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書通徹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弗父之讓考父之共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必商湯而後爲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爲聖人不得以湯爲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曰孔某命爾爲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例也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爲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

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古者謂作樂爲樂故檀弓云是月禫徒月樂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蕢曰卽屠蒯子卯不樂是其明證矣此與元年鄭伯宴趙孟飲酒樂不同釋文音洛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誤讀爲哀樂之樂辯見檀弓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爲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桓引者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憯也說文憯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憯憯日瘁鄭箋曰憯憯憂之楚辭九辯憯悽增欷王逸注曰憯痛感動歎累息也古聲憯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非是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當爲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卽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羹劉光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錢氏答問曰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患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二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分又曰周與四國鄭注覲禮四享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荅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大八尺純四衹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及土地名並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則非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爲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東不羹城南引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亭則僅見於滍水注中不引春秋傳爲證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卽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方城外屬焉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於荆見十三年傳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荆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荆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是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荆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子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棄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荆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條者若顧

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之葉故具論之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引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爲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見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引作惟耽是從）力猶務也（見坊記鄭注）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之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子毋勤　祇取勤焉

十二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毋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爲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爲由字之假借也（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保傅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起猶並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孟子盡心篇曰居仁由義）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爲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夔曰古之人也終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滅爲咸下屬爲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衆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不爲末下注曰末讀也於或曰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非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爲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即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難亦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慎也正義曰言人居其難可不謹慎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二公子之徒如何（之徒二字衍說見國語）言患二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也古人多謂患爲難互見前宋衛實難下

大城城父

十九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城父縣謂鄭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見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引之謹案二十年傳費無極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輿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沛國之城父爲大子建所居而闞駰十三州志見史記正義史記楚世家正義並同其誤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說以規杜非也

札瘥夭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夭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義並同也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憾於蔡也本年傳謗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文義並與此相似

棠君尙

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尙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尙也爲棠邑大夫廣韻棠作堂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伍尙爲之其後氏焉尙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爲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或謂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尙也則傳文本無尙字可知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尙則注當云棠尹尙奢之長子也必不更箸其名曰奢之長子尙矣案此注內棠尹下脫尙字非傳文衍尙字也棠尹尙奢之長子尙也重一尙字猶襄十年傳注郰人紇叔梁紇也重一紇字釋文正作棠君尙或說非

親戚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戮史記楚世家作父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

書刑法志作歡若親戚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鄙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爲鄙鄙以待之謂退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傳鄙在鄭地氾杜彼注訓鄙爲野是也此注以爲邊鄙失之呂氏春秋胥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而野留鄭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留）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惑）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辨見漢書）

齊侯疥遂痁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家大人曰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瘧疥之與瘧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爲痎則痎卽是瘧豈有重複其義而言瘧且瘧者乎況疥字古音在祭部痎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痎字無由誤爲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痎爲是（顏說見顏氏家訓）皆由昧於古音故爲曲說所惑耳

偪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旣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偪介本作偪尒（今俗作尔）尒卽邇字也偪尒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尒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偪尒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尒明矣祇因尒與介字形相似故尒以爲介而注文之尒近也亦誤爲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爲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偪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偪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爲近關所征稅皆承上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爲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爲之說云迫近國都爲關以隔邊鄙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爲誤本所惑也晏子春秋外篇作偪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問篇云佞人求君逼爾而陰爲之與（爾亦與邇同）又云左右偪邇晏子書言偪邇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偪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爲後人所改也凡經傳中邇字作尒者多誤而爲介說見穀梁傳莊十五年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引之謹案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爲聚（聚古通作取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人卽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爲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並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借字耳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讀爲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處於萑澤卽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家大人曰愛卽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爲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爲古之遺直耳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

廷求枉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杜注曰廷恐也釋文廷求枉反（廷于放切）恐也引之謹案求本作邱淺人改之也廷之本訓爲往來之往（說文廷往也從辵王聲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蓋謂左傳借用廷字非謂其訓爲往也訓往則義不可通）借以爲恇懼之恇恇有邱往反之音（邱往與邱枉同）禮器衆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作恇音匡又邱往反是也廷訓爲恐則與恇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爲誑欺不得訓爲恐矣鄭風揚之水篇人實廷女釋文廷求枉反誑也定十年傳是我廷吾兄也釋文廷求往反欺也與音邱往反而訓爲恐者不同淺人習見廷字有求枉反之音輒改邱爲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廷女之廷爲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乃恇之假借言子毋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死亡幸猶不亡也豈誑之假借乎

問于介衆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言衆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取更言大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爲介衆者介疑當作亣亣古其字（詳見周禮六鄉之治下）問于其衆者問于周之衆庶也亣與介字形相似故誤爲介杜所見本已然

莫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爲不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爲皮傅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其下屬爲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爲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譌作莫（賈子道德說篇其生氣皆集焉檀弓注新被謂斷其維也今本其字並譌作莫）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湛古沈字說文湛沒也）是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見襄三十年）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覲禮曰祭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爲正本唐石經刊去沈字卽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則善長所見本亦有沈字白帖六七兩卷並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不從釋文也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雁鶩雉也（見正義）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引之謹案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俎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藙獸用梅是獸與牲異不得以獸爲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地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共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卽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雁鶩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牛下蓋脫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羊下蓋脫豕字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曰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說見大戴禮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語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即三牲牲之爲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養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爲五合馬計之則爲六其實一也傳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即在六畜之內矣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則爲七音耳服杜二家皆失之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借字也說文厚古文作垕垕與后同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后氏鬬雞今本后作郈後人依俗本左傳改之也據注以字爲氏則作后明矣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彄字子臧見隱五年傳正義而其後爲臧孫公子晳字華父而其後爲華孫也華孫見文十五年經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厚孫即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風俗通義過譽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二十五年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或書其借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爲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以爲邑名乎后旁加邑蓋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成叔釋文厚本或作郈案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食采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郈邑之郈食采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鬬雞矣又誤以后昭伯爲叔孫昭伯蓋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作郈因相涉而生錯謬矣

宣王有志　失志爲昬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有於目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注二志古文識保章氏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政也引之謹案惠說是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有知而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傳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志也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頑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志作識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大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即識知是志與知同義志爲知識之知又爲血氣心知之知音智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昬名失則愆失志爲昬失所爲愆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志爲昬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

以閒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錯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食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也襄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使子大命定四年傳曰曾蔡啓商惎

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閒王室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語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宮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卿以服義太迂曲引之謹案服訓宿為思杜訓為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下句不貫孔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為迂曲今案宿讀為佰佰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丮夕丮讀若戟持也今本說文脫夕字依段注補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又云佰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佰夙肅古今字作宿者借字耳賈子保傅篇有司齋肅端冕大戴記作宿夙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是佰夙肅並通作宿也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家大人曰杜孔分坻伏為二義非也坻讀為聜聜隱也言滅弃其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聜隱也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蹠越蘊𧻠骸洞底伏底伏猶隱伏也坻底並與聜通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易之亡也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杜注曰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炫曰范氏取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舊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家大人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為之詞非傳意也孔氏巽軒經學卮言讀易為難易之易亦非今案易之亡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亡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句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句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為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耨亦謂疾耨也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孫奭音義易以豉切皆失之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薉是其證齊語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吳語一日惕一日留韋注惕疾也留徐也惕與易聲近而義同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為改易或以為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若為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肆者本字作肄者借字也肆隸古字通聘禮記為肆古文肆為肄周官小宗伯肄儀故書肄為肆玉藻肆束及帶肆讀為肄大雅皇矣篇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曰肆暫往而退也此傳曰若為三師以肆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並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為句失之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爲義疚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釋文爲于僞反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爲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不爲不義疚言不爲不義而內省多疚也不義卽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中論考僞篇引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爲佚佚字又作逸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周 庚寅裁 城三旬而畢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爲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見韋注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

二年韋注云魯定之元年失之辨見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矣元年傳又云庚寅裁杜氏長厤以爲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爲正月七日庚寅爲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厤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厤云十四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裁爲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己未不書畢於十二月十四日者長厤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爲誤載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並屬之元年正月疏矣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卽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築城已畢說見前尙何正月會城成周之有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服物也經

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亦唯是生死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皆其證凡從服從甫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備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乘馬僖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犕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見史記衛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旃雜帛爲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爲雜帛且雜帛爲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爲旃可謂之旃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卽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爲名若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爲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是白與帛通少小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

惎閒王室

管蔡啓商惎閒王室杜注曰惎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惎毒閒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惎之言基基謀也閒犯也說見前以閒先王下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以基爲謀是也廣韻惎教也一曰謀也訓惎爲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脫扃注訓惎爲謀疑卽此傳舊注也玉篇諆謀也廣韻惎謀也諆惎基並字異而義同

以約爲利

鑢金初宦於子期氏今本鑢譌作鑪據釋文唐石經改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

約爲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爲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爲利檀弓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文義與此相似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是也

如驂之靳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靳卽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秦風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上今本服誤作參依釋名改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有靳三說不同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

彤鏤

哀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問禮篇惠氏定宇曰彤古彫字臧氏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彤引之謹案作彤者是也車不彤幾器不彤鏤兩彤字重出則不詞矣少儀曰車不彫幾食器不刻鏤哀公問曰車不彫幾器不刻鏤彫字皆不重陸說非也惠以彤爲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彤彤與彤相似因誤爲彤耳案說文彤丑林反船行也從舟彡聲非從彡舟聲不得爲古彫字書傳中彫字

亦無作彤也若直以彤爲古彫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語器無彤鏤韋注曰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俗本作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韋注曰彤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赨之借字說文赨（徒冬反）赤色也從赤蟲省聲（管子地員篇曰赨莖黑秀）通作蟲又通作彤（彤徒冬反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徐音徒冬反爾雅作爞爞郭璞亦音徒冬反）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彤爲彫之譌惠又以彤爲古彫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衍文也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而韻在句末（埋古讀若霾謀古讀若媒皆在之部故與之爲韻若師字古音在脂部師六五長子帥師與尸爲韻秦風無衣篇王于興師與衣爲韻曹風下泉篇念彼京師與蓍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尹氏大師不宜空我師與氐維毗迷爲韻瞻彼洛矣篇以作六師與茨爲韻大雅板篇曾莫惠我師與懠毗迷尸屎葵資爲韻昭十二年左傳爲諸侯師與惟坻爲韻皆與脂部之字爲韻而無入之部者則師與之非韻不得因師乎師乎而於之下增乎字也）今第二句衍之字第三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唐石經始衍之字）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服虔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尚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爲俗本所惑矣

潛師閉塗

六年傳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引之謹案閉塗二字文不成義塗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爲壁字相佀而誤也（壁字下作土與塗同其右旁之辛又與余相佀故墨子備蛾傅篇適人辟火而復攻備梯篇辟誤作除）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師閉壁是古本正作壁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死爲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虔作注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其一本作壁與列女傳合則舊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案攢塗者殯也殯當於寢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殯無是理也其說尤誤

先王

十三年傳會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辯物篇）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喪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今時杯杅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鉏商名（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蓋襲用杜注也）正義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聘禮記肦肉及廋車鄭注曰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上軺升之而莫數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之字爲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年傳有籍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爲名字今此子鉏知非

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鉏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麑則春秋時有以鉏爲氏者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鉏獲諸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讀與不仁人爭爲句明無不勝爲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穀雒鬭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韋注曰明精氣也失之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爲白公家大人曰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予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請以七證明之杜注云白楚邑也白既爲楚邑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爲白公一也上文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不合二也下文云吳人伐愼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子西曰欲寘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爲白公今本韋注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誤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寘之竟皆指楚竟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伍子胥傳云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文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邊邑不云吳之邊邑六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爲白公無吳字七也

魯人之臯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引之謹案訓臯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答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答稽首矣何待數年乎臯當讀爲咎言魯人不答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古聲臯與咎同故字亦相通書臯陶古文作咎繇傳三十三年左傳狄人伐廧咎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並與臯同音又鼛鼓之鼛以咎得聲考工記作臯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下文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春秋注是高蹈爲瞋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二名故高注訓蹶爲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廣雅曰厲上也楚辭遠遊曰徐弭節而高厲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瞋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魯盟于蒙蒙是齊地不得言遠行

經義述聞第十九

經義述聞第二十　　高郵王引之

國語上七十三條

玩則無震　厚其性　至于武王　犬戎樹　耆艾脩之　險而不懟　弗震弗渝　監農不易　省風土　水土無所演　惠王三年不臯　見神　大夫士日恪位著　保任戒懼　十六年　禮義十八年　陽不承獲甸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墾田若蓺　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川無舟梁　不賞善　其語迂　無謫　好盡言以招人過　簡王十一年　言教必及辯　明令德矣　靈王二十二年・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夭昏札瘥之憂　汩越九原　命姓受祀少光王室　身聳　成事不貳　過慝之度　燹賓　揚沈伏而黜散越　助宣物　文德　布憲施舍於百姓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殄病　弛孟文子之宅　既其葬也焚　大寒降　講眾罶　嘗之寢廟　禁罝罜　謝季文子　民旁有慝　及匏有苦葉矣　闞畏而往　淫也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計過　守龜　漆姓　野處而不暱　三鄉　遂滋民　正月之朝居處好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　則民不慽　擇是寡功者　餔陰　余一人之命　牛馬選具

玩則無震

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注曰震懼也家大人曰震亦威也上言威下言無震互文耳下文倉葛曰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曰車有震武也韋注並曰震威也文六年左傳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注亦曰震威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成二年傳畏君之震師徒橈敗義亦同也杜注震動也失之商頌長發篇曰震猶威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

厚其性

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曰性情性也家大人曰性之言生也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昭八年左傳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謂莫保其生也十九年傳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謂樂其生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睢傳生作性文七年左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杜解厚生曰厚生民之命此云懋正其德即正德也云厚其性即厚生也云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即利用也成十六年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傳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文六年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皆其證也

至于武王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家大人曰至于下當有文王二字周人敘述祖德未有稱武王而不及文王者此文自莫弗欣喜以上皆兼文武言之自商王帝辛以下乃專言武王耳史記周本紀載此文正作至于文王武王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此云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所引從略而亦兼文武則原有文王二字可知

犬戎樹

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俗本帥上衍能字辯見陳氏芳林春秋外傳攷正韋以樹惇絕句注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舊音曰樹惇蓋是犬戎主名引之謹案上文大畢伯士注以爲犬戎君蓋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蓋指犬戎今君而言則舊音之說是矣而未盡也樹者其主名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曰邾婁顏耳惇帥舊德者惇史記周本紀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是其證

下文單襄公曰懋帥其德韋注言勉帥其德文義亦與此同

耆艾脩之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韋注曰耆艾師傅也師傅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家大人曰師傅職當匡君非徒脩瞽史之教以聞而已也脩之謂脩飭之也之字指王而言非指瞽史之教而言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文伯曰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

人韋彼注云脩儆也楚語白公子張引武丁之言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並與此脩字同義

險而不懟

召穆公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韋解險字曰在危險之中引之謹案險謂中心憂危之也此與下句怨而不怒皆以心言非以境言下文單襄公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荀子榮辱篇曰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是其證

弗震弗渝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引之謹案渝讀爲輸輸寫也謂輸寫其氣使達於外也廣雅輸寫也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毛傳曰輸寫其心也枚乘七發曰輸寫淟濁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穀梁並作輸平是渝輸古字通此言當土脈盛發之時不即震動之輸寫之則其氣鬱而不出必滿塞而爲災也韋注訓渝爲變於上下文義稍遠矣

監農不易

王其祇祓監農不易賈韋二家並曰不易不易物土之宜賈注見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之謹案二家讀易爲變易之易易者輕也樂記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鄭注曰易輕易也不易猶言勿易秦策曰願王之勿易也不亦勿也說見釋詞史記禮書曰能慮勿易謂之能固高誘及張守節正義並訓易爲輕是也監農不易者民之大事在農監之不敢輕慢也

省風土

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宋明道本無省字引之謹案明道本是也今本省字蓋因注而衍韋注曰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則正文無省字明矣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燿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文義與風土相似無煩加省字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賈逵本正作瞽帥音官以風土無省字陳禹謨本增省字舊音於上文省功音小井反且云下省民省風同則唐本已有衍省字者矣

水土無所演

夫水句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宋明道本如是俗本脫所字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家大人曰水土無所演衍水字演潤也土得水則潤潤則生物而民得用之若水竭則土無所演不能生物而民失其用矣故曰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韋注云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正釋土無所演四字而正文內本無水字也今本作水土無所演則文義不明蓋涉上句水土演三字而誤左傳昭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土無所演無水字宋十行本如是明監本作水土無演增水字刪所字皆惑於俗本國語而誤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說苑辯物篇並同

惠王三年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子頹韋注曰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三年則此非三年矣三當作二史記周本紀惠王二年邊伯等五人作亂立釐王弟穨爲王十二諸侯年表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立子穨是也注內三字亦當作二二年表周惠王二年正當魯莊公十九年故注曰二年魯莊公十九年也若作三年則爲莊公之二十年不得云十九年矣

不舉

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又晉語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韋注並曰不舉不舉樂也此二事又見莊二十年成五年左傳杜注並曰不舉去盛饌引之謹案杜說是韋說非也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此不舉爲去盛饌之明證且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王制然後天子食日舉句以樂句食日舉即所謂王日一舉也以樂即所謂以樂侑食也故鄭

注云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俗以日舉二字屬下讀非是而昭十七年傳云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又案禮記凡去樂者謂之不舉樂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又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是也去盛饌者則但謂之不舉檀弓玉藻之君不舉文王世子之公素服不舉是也二者絕不相同而檀弓正義旣引庾蔚說以舉爲舉饌又誤以爲舉樂則辨之不明矣

見神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家大人曰見當爲㝷㝷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論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㝷之譌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漢書見作得此則見誤爲㝷又譌爲得也下文曰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卽其證也莊三十二年左傳作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忘此尤其明證矣又案說文㝷古文得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衞宏詔定古文官書㝷得二字同體尙書高宗夢㝷說是也以上一切經音義今㝷字不見於經傳尙書高宗夢㝷說字亦作得未必非後人所改此㝷字若不譌爲見則後人亦必改爲得矣

大夫士日恪位著　位宁有官師之典

家大人曰凡朝內君臣所立之處謂之位或謂之宁宁字亦作著周語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謂臣之位著也位者曲禮下卿位是也著者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杜注曰著定朝內列位常處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十六年傳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並與周語著字同義韋注周語曰中庭之左右曰位是也其曰門屏之閒曰著則非也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孫炎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楚語曰位宁有官師之典此謂君之位宁也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指衞武公而言位者君視朝之位也宁者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是也韋注楚語曰門屏之閒謂之宁是也其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非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

保任戒懼

𡡇𡡇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韋注曰保守也任職也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家大人曰韋以保任爲守職非也任亦保也保任戒懼四字平列說文任保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是其證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韋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六年皆當爲十七年蓋襄王以魯僖八年正月定位卽爲元年定位見僖八年左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魯僖九年爲襄王元年非也惠王已於僖七年閏月崩明年則僖之八年而襄王之元年矣不得遲至僖九年始稱襄王元年至魯僖十年爲襄王三年上文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注曰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是也至魯僖十五年爲襄王八年上文八年而隕於韓注曰八年魯僖之十五年是也則魯僖二十四年當爲襄王之十七年明甚今本作十六年者蓋後人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之年表襄王十六年在魯僖二十四年不知年表誤以魯僖之九年爲襄王之元年說見前則自元年以後次序皆譌不足據也且上文之三年已爲魯僖十年八年已爲魯僖十五年則加九年而至魯僖二十四年正當襄王之十七年矣何得減其數爲十六年乎又賜晉文公命章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俗本四誤作三今從宋本案十六年亦當爲十七年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爲十七年是年秦伯納晉文公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故曰襄王十七年立晉文公而注云襄王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若襄王十六年則在魯僖二十三年時晉文公尙未得國不得云立晉文公矣下文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雝注曰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上推至魯僖二十四年立晉文公之年亦當爲襄王十七年不當爲十六年也蓋後人誤改上文之十七年爲十六年遂並此而改之而不知與前後不合也

禮義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補音義字無音引之謹案義讀爲儀謂奉行禮

儀而有成也韋注云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是禮義卽禮儀非仁義之義也忠信仁義別見下文與此義字不同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十八年

十八年王黜狄后韋注曰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八年皆當爲十七年上文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韋氏發注於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曰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下事謂下文王降狄師以伐鄭也襄王十七年以狄伐鄭正當魯僖之二十四年故曰下事見二十四年左傳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於隗氏杜注曰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秋穨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是王黜狄后卽在以狄伐鄭之年則亦當爲襄王十七年是年爲魯僖二十四年故注曰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則十七年矣說見前十六年下若襄王十八年則爲魯僖之二十五年注不得云魯僖二十四年矣以注校傳八字之誤無疑上文已云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此又云十七年者黜狄后別爲一事與上降狄師以伐鄭各自爲章故更端而稱十七年也宋本提行後人不知而改七爲八大誤襄王十八年曷嘗有黜狄后之事乎

陽不承獲甸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韋注曰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燿武而見殘破家大人曰據韋注則正文本作陽不獲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曰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文章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引之謹案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昭庸卽昭融大雅既醉篇曰昭明有融昭五年左傳曰明而未融皆是也比象猶次序也比讀如比次之比鄭注周官世婦曰比次也象之言序也比象猶言比序周官遂師曰比敘其事是也敘與序同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績曰序象也京房曰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樂記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義與此同杜注以爲比象天地四方非也周旋序順者序亦順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上篇曰時序其德楚語曰奔走承序序皆謂順也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昭庸顯明皆明也此篇之昭庸顯明卽下篇之顯融昭明下篇曰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作庸者假借字耳比象序順皆順也文章之有次猶周旋之有序也韋注皆失之

墾田若蓺

韋注曰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引之謹案蓺當爲埶姊入切說文云埶丮木生也俗本生上衍不字今依玉篇刪從丮執聲廣韻云埶草生多皃墾田若埶者若乃也見小爾雅言已墾之田宜不蕪穢而乃埶然多草蓋由君奪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下文曰今陳田在草閒是其明證埶與樹蓺之蓺相似學者多聞蓺少聞埶埶字遂譌而爲蓺韋氏不察而訓蓺爲蒔誤矣稀少猶若蓺物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夫辰角見而雨畢

韋注曰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引之謹案大辰房心尾也壽星角亢也角非大辰不得謂之辰角當以夫辰二字絕句辰者星也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杜注曰三辰日月星也是星亦得謂之辰下文之角天根本駟火皆辰也夫辰統下之詞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韋注曰天根亢氐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引之謹案爾雅云天根氐也無以天根爲亢氐之閒者至於氐之爲本徧考書傳皆無之竊疑本當作亢亢見當在天

根見之前隸書亢作亢（楊君石門頌深執忠伉右旁作亢）又作亢（韓勑碑兩側題名任城亢父亢作亢）又作亢（張遷碑吏民頌頌左旁作亢）並與本字相似而譌爲本又與天根上下互易耳依星之前後弟之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蓋寒露之後五日亢星朝見又五日天根見也

川無舟梁

韋注曰舟梁以舟爲梁也引之謹案韋注非也上文川不梁卑言無梁此川無舟梁則兼言無舟舟梁是二事非謂以舟爲梁也上文曰十月成梁則川自有梁不須以舟爲之且造舟爲梁天子之禮他人所不敢用不得以此責陳也

不賞善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家大人曰不賞善左傳成十三年正義引作賞不善是也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願以子之則是賞不善也今本賞不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語迂

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韋注曰迂回加誣於人家大人曰迂則誣人說文訏詭譌也詭譌之言以無爲有故曰迂則誣人說文謣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謣言敗俗謣好敗則訏謣迂聲義並同荀子非十二子篇欺惑愚衆矞宇嵬瑣矞與譎同宇與訏同皆古字假借也漢書五行志載周語亦作迂顏師古注曰迂夸誕也義長於韋矣

無謫

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韋注曰謫譴也家大人曰謫有二義一爲譴責一爲過愆此云步言視聽無謫則謫字自謂過愆非謂譴責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義與無謫同若訓爲譴責則與上句義不相屬矣漢書五行志謫作讁顏注曰讁責也無讁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以無讁爲無可讁亦非

好盡言以招人過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韋注曰招舉也舊音

曰招音翹引之謹案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舊音所本也今案後漢書鍾皓傳云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魏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同其字皆作昭然則昭者明著之詞言好盡己之言以明著人之過也賈子禮容語篇作好盡言以暴人過暴亦明著之詞則其字之本作昭甚明韋本作招者借字耳昭十二年左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並云招明也漢校官碑宗懿招德即昭德是昭字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招人過即昭人過不當訓爲舉亦不當讀爲翹也

簡王十一年　十二年

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韋注云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之十一年皆當爲十二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簡王十二年正當魯成公十七年故韋云簡王十二年魯成十七年也下文十三年齊人殺國武子注曰在魯成十八年上文劉康公聘于魯章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注曰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則魯成十七年爲簡王十二年明甚其晉殺三郤上十二年三字則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十一年即十二年之誤故又增十二年三字於其下也春秋經及左傳諸侯同盟于柯陵及晉殺三郤同在魯成十七年則同在簡王十二年矣非前年會于柯陵是年殺三郤也

言教必及辯　施辯能教

韋注言教必及辯曰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注施辯能教曰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引之謹案辯當讀爲徧古字辯與徧通（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於羣神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得辯知也謂不得徧知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言教必及徧者言教必及於徧施也施徧能教者施教而徧是謂能教也上文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教施當爲施教）惠所以和民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韋注曰宣徧也是其義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明令德矣　純明則終

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韋注曰言周子明於善德引之謹案明成也言守終純固道正事信則善德已成（守終純固是成德故上文曰成德之終也）非但明於善德而已也爾雅曰明成也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傳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謂有孚在道以成其功也（韋解明字皆失之）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明與成就同義又下文說鍾律云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亦謂純成則終也故古謂樂一終爲一成

靈王二十二年

韋注曰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郟引之謹案依注則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春秋襄元年簡王崩二年爲靈王之元年至襄二十四年則靈王之二十三年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二十四年正當靈王二十三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韋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揚也散揚與沈滯正相反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揚也夬彖辭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下文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注亦曰越揚也

天昏札瘥之憂　鮮不夭昏

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短折曰夭狂惑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字亦作殙廣雅曰殙死也晉語曰君子失心鮮不夭昏謂晉侯將死也（韋注昏狂荒之疾亦非）昭十九年左傳鄭駟偃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二十年傳曰夭昏孤疾義並同也（後漢書周舉傳皇天不祐大命夭昏亦以昏爲死）

汩越九原

汩越九原韋注曰越揚也家大人曰汩越皆治也謂平治九州之土也說文曰汩治水也爾雅曰淈治也書序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楚辭天問不任汩鴻某氏傳及王逸注並曰汩治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鄭箋曰屈治也淈屈並與汩通廣雅曰越治也說苑指武篇曰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是汩越皆治也汩與越聲相近故義相同猶曰與越之同訓爲于也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句首二字皆同意

命姓受祀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韋注曰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祀或爲氏家大人曰作氏者是也上文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卽此所云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又曰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下文曰亡其氏姓又曰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皆其明證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襄二十四年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氏與祀聲相近又因上下文有祀字故氏誤作祀耳韋注謂受命而祀社稷山川則曲爲之說也

少光王室

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韋注曰光明也引之謹案光之言廣也謂廣大王室也上文曰王室其愈卑乎卑與光義正相對（王室其將卑乎韋注卑微也傳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鄭杜注卑小也）僖十五年穀梁傳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亦以光與卑相對大雅皇矣傳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是光與廣大同義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光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廣作光是光與廣同聲而字亦相通又易內言光者多與廣同義說見前光字下

身聳

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韋注曰聳懼也家大人曰聳敬貌故曰身聳除潔敬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身恭除潔恭亦敬也若訓聳爲懼則與身字義不相屬矣聳字本作竦說文竦敬也張衡思元賦曰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余身卽此所謂身聳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彼注曰聳敬也

成事不貳　平民無貳

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據下文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則當讀民以心力爲句）從之不倦成事不

貳韋注曰貳變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變者貳當爲貣貣卽忒之假借字也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集解引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貣是貣正訓變故韋注曰貣變也貣音他得切與力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貣力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書傳貣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

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韋注曰成民使無疑貳也家大人曰貳當作貣貣音他得切卽忒字也無貣謂無過差也大射儀鄭注引此作平民無忒是其明證矣月令注引此作平民無貣蓋後人以韋本國語改之案正義引國語舊注曰平民使不貸則鄭注本作貣可知貣與貸同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喪荀子禮論篇貸作貳貳亦貣之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作其言不忒管子勢篇動作不貳與極極德極力代爲韻則其字並當爲貣凡此皆非貳字也韋注解爲疑貳則所見已是誤本

過慝之度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韋注曰慝惡也家大人曰慝之爲惡常訓也此慝字當讀爲忒忒差也見豫卦鄭注左傳文二年注呂氏春秋孟春先己二篇注狂與悖眩與惑轉與易過與忒義並相近過忒卽過差也事差其度故曰過忒之度若以慝爲惡則別爲一訓且與之度二字義不相屬矣洪範之民用僭忒僭忒卽僭差說見洪範漢書王嘉傳引忒作慝董仲舒兩雹對曰以此推移無有差慝是差忒字古通作慝也

蕤賓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曰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家大人曰安靖神人是釋蕤字獻酬交酢是釋賓字蕤與綏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爲緌緌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漢書律曆志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綏者安也故曰所以安靖神人淮南天文篇蕤賓者安而服也亦是以安釋蕤以服釋賓今云蕤委蕤柔貌也義本史記律書然不以安釋蕤而以柔釋蕤則安靖神人四字遂無著落矣似於傳意未合

揚沈伏而黜散越

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曰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引之謹案黜讀爲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之氣也爾雅曰斂屈收聚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毛傳曰屈收也聘禮屈繅鄭注曰屈繅者斂之鄭注士喪禮曰鬠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鬠是屈與收同義又士喪禮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注曰屈縈也亦取縈收之義屈與黜聲相近故字相通說苑立節篇曰將軍子囊黜兵而退謂收兵而退也沈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之所以閒陽律成其功也揚與沈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韋注訓黜爲去失之矣

助宣物　贊陽秀

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家大人曰助下有陽字而今本脫之據韋注云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又云以陽爲首不名其初又云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呂助二字連讀義本律曆志說見下則正文本作助陽宣物明矣上文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下文云南呂贊陽秀物也今本脫物字說見下贊陽與助陽文同一例漢書律曆志云呂以旅陽宣氣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高注淮南天文篇云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物也義皆本於國語月令注引此正作大呂助陽宣物

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家大人曰秀下有物字而今本脫之則文不成義據韋注云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月令正義引此注下有陰佐陽秀成物也七字則正文本作贊陽秀物與助陽宣物文同一例明矣律曆志云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說與韋注同月令注引此正作南呂贊陽秀物

文德

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

三王之德也韋解文德云文文王也家大人曰此泛言周之文德不專指文王下文宣三王之德卽其證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亦是泛言周之文德杜注云崇文王之德誤與此同劉炫已辯之

布憲施舍於百姓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曰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引之謹案布法與施舍意義不倫周禮秋官之布憲（掌憲邦之刑禁）管子立政篇之出令布憲皆不爲施舍而設且下文云優柔容民則非布法之謂也憲疑當爲悳悳古德字（說文悳古文作悳卽中鄭固碑悳能躬乎聖心是也隸或省作悳執金吾丞武榮碑蓋觀德於始韓勑禮器碑倡道辟德其旁皆古文悳字也）形與憲相似而譌昭十三年左傳施舍不倦杜注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則施舍正所以布德故曰布德施舍於百姓也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正與此同義且上文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是無射本以布德爲義故以無射之上宮布德施舍於百姓耳韋所見本已誤作憲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其實非也又案施舍之言賜予也布德施舍於百姓所謂周有大賚也韋分施與舍爲二義失之說見左傳旅有施舍下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云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韋注敬王十年曰十年魯昭三十二年注是歲曰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引之謹案是歲卽謂敬王十年非謂十一年也豈有事在十一年猶承十年而稱是歲者乎韋云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者蓋以定元年左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故據以作注不知昭三十二年傳已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矣以春秋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春則會城成周之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定元年傳以前年十一月之事復載於次年正月左氏之誤也（說見左傳）國語以狄泉之會屬之敬王十年正與昭三十二年春秋經合實足以糾定元年左傳之誤韋氏不能詳審反據定元年左傳以爲之注疏矣

殄病

魯語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韋注曰殄絶也家大人曰注依爾雅訓殄爲絶民之絶病頗爲不辭案殄亦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大雅瞻卬篇曰邦國殄瘁（說見前殄瘁下）殄之言瘨也瘮也大雅雲漢篇胡甯瘨我以旱鄭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

弛孟文子之宅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宅有司所居（案宅文子所居今云有司所居非也）公欲毀之以益宮引之謹案弛之言移也易也（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爾雅弛易也弛宅者以他所宮室易之也下文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文子對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又曰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則弛之爲易明甚蓋移其宅於他所而後取其舊宅耳下文又曰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更亦易也昭三年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亦弛宅之類也古者謂易爲弛韓子內儲說篇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呂氏春秋開春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羣臣諫於太子曰請弛期更日高注曰更改也案弛易也移也謂移易其期日也字或作施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韓策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爲毀非是說見史記雜志）是也或作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是也韋以弛爲毀則與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不合且下文曰易曰更豈毀之謂乎

既其葬也焚

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韋注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家大人曰既其葬也焚五字韋解未明既爲一句其葬也焚爲一句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周語云既榮公爲卿士晉語云既驪姬不克又云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文元年左傳云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十六年傳云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成二年傳云既衛人賞之以邑若斯之類不可悉數

大寒降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韋注曰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引之謹案下文鳥獸孕水蟲成注謂春時鳥獸成水蟲孕注謂立夏是此孕彼成皆同時之事而大寒降土蟄發乃有季冬孟春之別於文爲不類矣今案大寒降亦謂孟春也降猶減也退也廣雅曰退𨻵殺𤸁減也𨻵與降通襄二十六年左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俗本降譌作隆今從唐石經）是也季冬大寒之氣至孟春而減矣退矣故曰大寒降猶夏小正言正月寒曰滌也（曰之言發也今本譌作日月之日說見大戴禮）韋氏誤解大寒降爲季冬之月寒氣初下遂並以下文嘗之廟爲季冬時事失其義矣周頌潛篇正義亦以大寒降爲季冬蓋沿韋注之誤

講罛罶

水虞於是乎講罛罶（說文罶字注引作講罛罶蓋韋書講字之譌）韋注曰講習也家大人曰取魚之事無待於講習講讀爲構小雅四月箋曰構猶合集也謂合集罛罶以取魚也講字古讀若構（說文講從冓聲史記項羽紀搆已講解漢書講作構韓世家將西講於秦刺客傳北講於單于韓策燕策講並作構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鄭氏云講讀曰構）故與構通韓子內儲說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又曰因請爲魏王構之講與構同魏策今我講難於秦即構難僖十五年左傳注構虛而不經釋文構作講皆其證也

嘗之寢廟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注曰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引之謹案上文大寒降（說見上）土蟄發皆孟春之事則唐說爲長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獺獸祭魚而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正義以爲十月非是說見禮記下）是虞人取魚在正月國君因於是月嘗之於廟宜也周頌潛篇正義曰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以上正義）據此則魯語嘗之廟正當孟春獺祭魚之時視月令之季冬嘗魚先薦寢廟差後一月亦如夏小正二月祭鮪而月令薦鮪在季春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而月令繫騰駒在仲夏夏小正九月王始裘而月令天子始裘在孟冬夏小正九月樹麥而月令種麥在仲秋也或蚤或莫義得兩通何必季冬之是而孟春之非乎且下文曰助宣氣也以孟春陽氣宣通故行此以助之若季冬則時方收斂不得謂之宣矣韋注行諸國曰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是韋固知行諸國爲孟春事矣而嘗之廟乃獨屬之季冬以上下相連之二句強爲分別遂使助宣氣也之文單承行諸國句而文義之析亂甚矣陳氏芳林考正曰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廣成頌注引作嘗之於廟行諸國詩潛正義引作而嘗之廟案韋注引月令自當有寢字國下元明諸本有人字從宋本刪與廣成頌注所引亦合也（以上陳說）今案韋引月令嘗魚先薦寢廟者以爲嘗之廟之證非以正文有寢字也今本正文寢字即涉注內寢字而衍（宋本已然）嘗之廟行諸國皆以三字爲句增一寢字則長短參差矣當從廣成頌注及詩正義刪寢字

禁罝罜麗

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韋注曰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舊音作禁罜麗云罜麗上音獨下音鹿小網也補音曰今按韋注云罝當作罜則作音者先合寫爲罜字然後引注音獨乃允耳舊音直改罝作罜則注爲虛設今改作罝引之謹案舊音罜麗二字乃國語原文非改罝作罜也注內罝當作三字乃後人所增耳蓋正文本作禁罜麗注文本作罜麗小網也故舊音出正文罜麗二字云上音獨下音鹿傳寫者因

上文禁罝羅而誤爲禁罝罜麗後人又於注中罜上增罝當作二字以還就已誤之正文耳公序不能釐正反據此以難舊音非也西京賦注引此正作禁罜麗（今本禁上衍罝字胡氏果泉曰罝字不當有此蓋有依國語記罝字於罜旁者而誤在禁上也）又引韋昭曰罜麗小網也則正文當改罝爲罜注文當去罝當作三字而以罜麗連讀乃復國語韋注之舊否則正文注文皆作罝作舊音者不應不見而改罝爲罜也荀子成相篇注引作禁罝罜麗與宋明道本同蓋宋本又誤作禁罝罜麗校書者據此以改楊注耳篇內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禁罝羅矠魚鼈禁罜麗設穽鄂皆以二字爲句不得雜入四字句而云禁罝罜麗也明道本注罝當作罜作罝當作罛亦後人所改上云講罛罶此云禁罜麗互文也言講罛罶則罜麗亦在所講可知言禁罜麗則罛罶亦在所禁可知不得複舉罛字遺卻罶字而云禁罛罜麗也舊音不云罝依注音孤則所見國語正文無罝字注文亦無罝當作罛之語明甚

謝季文子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注曰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家大人曰韋以謝與請爲二事不知謝卽請也謝季文子者請釋季文子也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不得謝謂不得請也（說見前若不得謝下）成十六年左傳曰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是其明證矣

民旁有慝

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家大人曰旁之言溥也偏也（說見周易旁行而不流下）言民偏有姦慝而君不能察也昭六年左傳民並有爭心二十二年傳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亦謂偏有爭心偏有亂心也並字古音蒲朗反與旁音相近（說文[illegible]從髟竝聲玉篇[illegible]補蕩切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並音傍史記秦始皇紀並河以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並音傍漢書武紀遂北至琅邪並海顏注並讀曰傍是並與旁音相近也）故並亦有偏義說見周易並受其福左傳鄉出並聘下

及匏有苦葉矣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家大人曰及匏有苦葉矣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此及作在是也（詩正義引作及與左傳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誤本國語改之）案韋注云業事也穆子之事在濟涇故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今本在作及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兩及涇而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已誤）定十年左傳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文義正與此同

聞畏而往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引之謹案上聞字蓋衍上文曰子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所謂畏而往也又曰聞康王卒欲還所謂聞喪而還也畏上不當有聞字此涉下句而衍也畏出於己非出於人何聞之有說苑正諫篇作聞畏而往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

淫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家大人曰淫也當爲逸也此涉上文兩淫字而誤案上文云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沃土之民之所以不材者正以其逸也下文云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勞也與逸也文正相對今本逸也作淫也則與上下文不合矣列女傳母儀傳作淫也亦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又文選西京賦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李善注引此文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又下注云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正文注文皆作逸而今本注文之逸也獨作淫也旣與下注不符又與正文不協其爲後人所改無疑左傳成六年正義引此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襄二十五年正義及白帖八十並引此云沃土之民逸今據以訂正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　牧協職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曰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引之謹案政事之政讀曰正爾雅曰正長也說文曰事職也百官之政事謂百官府之爲長官及任羣職者猶酒誥言有正有事立政言立政立事也（說見尙書凡厥正人下）周官宰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

常以治數一曰正卽此所謂百官之政事也二曰師卽此所謂師尹也四曰旅卽此所謂旅也襄二十五年左傳百官之正長師旅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所謂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也上文三公九卿官之大者也此政事師尹旅牧相則大夫士也官之小者也牧相亦官名說見下故皆曰與下文又言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是所與者非大臣卽羣臣也若謂百官所行之政事則日中考政所考者卽百官所行之政事何又言與百官之政事乎列女傳載此文師尹上有使字則後人不解古訓而妄增之也中論譴交篇引此無使字又案上文之三公九卿下文之大史司載與此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皆都內之公卿大夫士不得以爲州牧國相也齊語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韋彼注曰牧五屬大夫也是大夫有稱牧者周語牧協職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亦謂牧大夫任民以職事者韋彼注以爲牧人亦非也相者淮南時則篇五月官相正月官司空二月官倉三月官鄉四月官田五月官相六月官少內七月官庫八月官尉九月官候十月官司馬十一月官都尉十二月官獄高注曰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蓋卽此官鄭注以相爲三公亦非也月令稱三公者前後凡八見不得於此改稱相維旅牧相者維猶及也維與惟通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酒誥曰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殿侯尹民惟字並與及同義言天子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宣序民事也注訓維爲陳亦失之

計過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引之謹案夜而計過列女傳作夜而討過討者除也見襄四年公羊傳注除去其過然後無憾於義爲長

守龜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曰守龜卜人也引之謹案守龜若謂卜人則當云請使守龜不得但云請也韋說非是今案昭五年左傳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晉子小匡篇庶神不格守龜不兆呂氏春秋精諭篇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皆指龜言之則此亦當然昭十九年左傳駟氏請龜以卜與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文義正相似謂之守龜者蓋世守之龜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龜以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故魯臧昭伯有寶龜僂句昭二十五年左傳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襄二十八年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石祁子兆檀弓士昏禮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士喪禮卜葬日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是大夫士之家亦有龜也惟龜之大者大夫不敢以爲寶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苞咸注曰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皇侃疏曰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

漆姓

防風氏爲漆姓史記孔子世家漆作釐說苑辨物篇同大荒北經亦曰有大人之國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世本無漆姓引之謹案漆當爲來古字來與釐通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麰史記陳杞世家索隱曰平公釐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郁來蓋釐郁釐來並聲相近遂不同耳故史記作釐也來與桼字形相似因誤爲桼後人又加水旁耳隸書來字作来新莽候鉦借桼爲七其字作来比來字財多一點耳鄭固碑漆字作漆右畔之桼直與來同皋陶謨在治忽史記夏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作七始詠隸續丹鉛錄曰來是桼字之誤桼卽七字也左氏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釋文曰漆本或作漆說文漆水出扶風郞散安東入漆今本漆字譌作漆漆二字玉篇漆字亦作隸皆隸書相亂也文十一年左傳注鄋瞞防風之後漆姓釋文曰漆音七蓋此字之譌久矣又案索隱釐音僖者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舊音曰僖或爲釐潛夫論志氏姓篇亦作釐然則防風氏殆黃帝之後與釐僖古同聲故史記漢書僖字多作釐來與釐僖古亦同聲故僖釋作傳又作釐而晉語作來也若漆與釐僖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野處而不暱

齊語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韋注曰暱近也家大人曰野

處而不近於義無取今案曬當爲匿匿古慝字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並與慝同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不慝不爲姦慝也上文曰旦莫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卽所謂野處而不慝也管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慝是其明證矣

三鄉

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韋注不解鄉字引之謹案鄉亦官名與宰族虞衡同例淮南時則篇三月官鄉高注曰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

遂滋民

遂滋民與無財韋注曰遂育也滋長也引之謹案遂語詞猶言因也滋當讀爲慈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與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作滋者假借字耳管子小匡篇作慈於民予无財是其證韋注失之

正月之朝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韋注曰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引之謹案鄭注周禮正月之吉曰吉謂朔日吉日不皆在朔辯見通說韋注則用鄭朔日之解此言正月之朝則指上旬而言非專指朔日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尙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是其證荀子禮論篇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上下互易誤也辯見讀書雜志月朝月夕謂上旬下旬也又管子立政篇曰孟春之朝季冬之夕正月之朔則朝非朔也

居處好學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引之謹案居處下脫爲義二字下文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云云並與此同則此文亦當有爲義二字管子小匡篇正作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當據補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

引之謹案用衍字也韋注曰復白也謂鄉長選其賢者以白桓公下文曰有人云云卽白桓公之辭也若加用字則與下文語勢隔閡且用賢之權在桓公不在鄉長有人云云亦但謂其人如是而無請用之語不得以爲用之也用字蓋涉上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而衍管子小匡篇正作選官之賢者而復之中匡篇管仲禮而復之無用字

則民不憾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韋注曰憾恨也家大人曰憾當爲惑月令曰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卽此所謂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也古憾字作感說見經義雜記與惑相似惑誤爲感後人又加心旁耳管子小匡篇正作則民不惑

擇是寡功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家大人曰擇是當從管子小匡篇作擇其其譌爲甚因譌爲是耳隸書甚字作昰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甚譌爲是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爲時辭也是故辯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甚辯故辯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上文曰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又曰選其官之賢者而復之下文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皆其證也

餉陰

地南至於餉陰韋注曰餉陰地名齊南界也舊音云餉或作陶引之謹案餉陰當作岱陰謂泰山之北也齊在泰山之北故曰南至於岱陰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何注曰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是也傳寫者脫去岱字耳陶卽陰之誤而衍者蓋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字一本誤作陶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校書者兩存作陰作陶之本而傳寫者遂增陶字後又誤而爲餉矣管子小匡篇正作地南至於岱陰

余一人之命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引之謹案之命二字蓋因下文

天子之命而衍傳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云余一人有事於文武文義正同不得有之命二字余一人有事於文武乃致胙之由未及命齊侯也管子小匡篇有之命二字則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亦當作余一人有事於文武

牛馬選具

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引之謹案選亦具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說文僎具也又云巽具也僎選與巽古並同聲牛馬選具者謂牲畜皆全不見掠奪也墨子號令篇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具猶齊備也恐其不全故選具之也韋注訓選爲數數具違文則不詞矣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曰選擇其善者以成具亦以迂回失之

經義述聞弟二十

國語下九十八條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夫子誡之　蒸于武公　伯氏不出　而離三公子之徒　鮮有慢心雖其慢　濟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唯無忌之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宗國　其有勤也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惑蠱　里丕死禍公隕於韓　不更厥貞　苟衆不說　若無天乎云　敏而有文　約而不諂　荀　畏黷敬也　十月　迎公　甲午軍于廬柳　于二命　公懼　匡困資無　宋衆無乃彊乎　羇㾭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惠慈二蔡　矇瞍脩聲　以為大政　冀缺耨　戰　余病喙　以懋御人使勿兜　是先主覆露子也　過由大　君臣不相聽　圍公刑史　二月乙酉　使呂宣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　子孫聽敏肅給　道逆　使佐新軍　比義　女工妾　厚其外交而勉之　及為成師　置茅蕝設望表　木楗　文錯其服　五日諄趙鞅　尋飯　是天啓之心也　淳耀　民煩　若合而函吾中彌庶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廷見　師長士　懿戒　右執殤宮　象蔓　心類德音　自誥　兄遠宣朗　齊肅　滯久而不震　勤民以自封　聞一善　憲臧否　既能得入　從逸　於其心也戚然　不敢左右　獵震也　奮其朋勢　士卒　官帥　譁釦　天子　許諾　蒲贏　還軍接餘　載稻與脂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天地之刑　四年　上帝不考　至於元月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為上卿辭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哀侯下一君字乃指武公待止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遲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死時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為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死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誡之（俗本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誡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蔿深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為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誡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誡之責首在里克也

蒸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即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公即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已明箸之矣則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為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在絳不在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遠在曲沃則絳為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入于絳即位于武宮而據內傳殘闕之文以為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

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國乎子謂申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文）正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莅事文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即在二十一年之孟冬（冬祭曰烝）下距申生之死不及三月（申生死於是年之季冬姚氏秋農曰左傳僖四年大子申生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晉用夏正乃下年二月二十八日故經書于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雜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後言惠公即位而殺里克蒐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在八年而下文先言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爲次）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韋說見左傳非無賴之難下）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俗本極上衍有字宋本無）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大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通詳見禮記已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注並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爲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蓋因上文不懟伯氏以至于死而衍（宋明道本已然）檀弓作申生受賜而死而猶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無親內謂王室

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虢諸侯違之則不肯救虢故曰其誰云救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焉非）其有勤也韋注曰有勤自勤勞也（明道本如是今本自作有涉正文而誤）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未明有與又同也與邪同（古書通以有爲又也爲邪說見釋詞）上文宰孔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又言齊侯不暇以晉爲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韋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引之謹案桓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殯宋人伐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春王正月則當爲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至惠公八年爲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屬之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寫者脫去九年二字耳

惑蠱

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韋注曰蠱化也家大人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哀二十六年大尹惑蠱其君是蠱卽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爲二義

里丕死禍公隕於韓

里丕死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丕死絕句注云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伕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爲一句或下屬爲句皆文不成義當以里丕死禍爲句死禍謂死於禍（里丕死禍猶周語言郤至死難）卽上文所云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也（或謂韋注禍貪伕之禍五字本在里丕死禍之下後人誤移置於公隕於韓之下非也上文喪田不懲禍亂其興禍字韋氏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明是以此禍字爲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文禍亂其興謂里丕見殺者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也且上文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狃伕也此云禍貪伕之禍則貪伕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丕然則禍貪伕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爲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變更其正則當爲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非也今案更者償也報也（夏官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淮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足更責鄭衆高誘注並云更償也呂氏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償之事）上文貞之無報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行正禮而不償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祐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命其傾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予家大人曰韋以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讀非也苟衆不說爲句不說謂不說秦也言秦不予糴則晉衆不說（下文曰不若予之以說其衆）晉衆不說則其君之不報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爲不說惠公則不得言其君有辭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斷云字上屬爲句注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爲若無天則勝負尚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

之也若無天乎之下不更贅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今本死上衍至于二字辨見國語）雖死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敏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韋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俗本作有文章誤茲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第七篇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並與此同

約而不諂

約而不諂韋解約字曰在約困之中家大人曰約如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其色儉而不諂儉亦約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語意略與此同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爲在約困之中斯爲不類矣

荀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作苟云苟國語史記皆作荀非（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皆作苟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又國名紀曰戰國有苟變子思薦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苟是也元和姓纂苟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苟寶苟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爲氏後去邑爲荀廣韻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荀本姓郇後去邑爲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爲文王之後苟姓爲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並作苟不作荀也軒轅黃帝傳亦作苟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苟作拘拘苟古聲相近故苟通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儇字而誤加人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誤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離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黷敬故李善注引此文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離不可黷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蓋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正作故

十月　十二月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韋注曰內傳魯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引之謹案十月當爲七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蓋晉用夏時故月與周異內傳之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謂納公子重耳）周月也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故內傳曰九月而此曰七月內傳曰正月而此曰十一月也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古書紀年篇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僖五年左傳晉卜偃說滅虢之日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終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漢書律曆志以爲言曆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其例也賈韋二君誤以周月爲解故不能正傳寫之譌

而內外傳之紀月遂齟齬而不合矣

迎公

董因迎公於河家大人曰迎本作逆此後人以意改也凡內外傳例言逆公不言迎公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

甲午軍于廬柳

韋注曰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引之謹案內傳作二月甲午則此當云十二月甲午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寫者脫去十二月三字耳或曰校書者誤謂與上文十二月相複而刪之也

干二命　非其官也而干之

若干二命以求殺余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奉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干猶與也與今作預言汝與於二君之命以求殺余也干古通作閒音澗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古文閒作干鄭語夫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言更相犯閒左傳莊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云閒猶與也閒干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又下文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干亦與也殺有罪者司寇之事邢侯非其官而與之故曰干

公懼

公懼遽見之家大人曰懼字涉下文公懼而衍此時伯楚尙未以呂郤之謀告公不得言公懼也文選思元賦注獄中上粱王書注引此並作公遽見之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公見之皆無懼字陳氏芳林外傳攷正刪懼字是也

匡困資無

救乏振滯匡困資無韋注曰匡正也正窮困之人家大人曰匡與救同意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宋衆無乃彊乎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韋注曰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是楚衆彊非宋衆彊也殊與傳文不合竊謂彊當讀爲僵僵斃也見呂氏春秋貴卒篇注言宋國之衆將爲楚所斃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彊之爲僵猶彊之爲僵陳君閣道碑車馬彊頓彊卽僵之假借

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韋解嚚聾二字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家大人曰傳言不可使言不可使聽則嚚瘖爲不能言之人聾聵爲不能聽之人韋氏以左傳釋之非其本指也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卽相同籧篨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籧篨戚施侏儒邶風新臺篇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曰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皆謂不肖之人也淮南脩務篇注云籧篨偃戚施僂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籧篨戚施方言曰簟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太平御覽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侏儒短人也故梁上短柱亦謂之侏儒淮南主術篇曰脩者以爲櫚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是也不能言謂之瘖故不言亦謂之瘖晏子春秋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是也不能言謂之嚚不能聽謂之聾故口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嚚耳不聽五聲之和亦謂之聾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是也故事理之相近者既有本意卽有借義說經者不以本義廢借義不以借義亂本義斯兩得之矣

惠慈二蔡　諏於蔡原

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曰蔡蔡公原原公引之謹案蔡讀爲祭公謀父之祭漢書古今人表有祭公與虢中虢叔閎夭南宮适辛甲同時卽此所謂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者也昭王時有祭公隕於漢水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春秋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蓋皆文王時祭公之後路史後紀曰祭事文王受商之命蓋別有所據也祭畿內之邑字本作祭說文祭周邑也故穀梁傳以祭伯爲寰內諸侯若凡蔣邢茅胙祭之祭隱元年左傳正義以爲畿外之國桓十

一年杜注云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其是與韋注周語以祭公謀父爲周公之後非也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扞於漢中僖四年左傳正義引此作祭公古今人表亦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蔡公穀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旣濟之鼎作蔡仲漢安平相孫根碑祭足作蔡足皆其證也逸周書祭公篇禮記緇衣引作葉公亦是借蔡爲祭因譌而爲葉也上文曰孝友二號而惠慈二蔡此言咨於二號卽上文之二號則此言諏於蔡亦卽上文之二蔡也二蔡蓋二人皆食邑於祭者惠慈猶惠愛也固不必愛子而後謂之慈也說者以二蔡爲管叔蔡叔失之管蔡不賢豈得置武王周公而愛管蔡乎

矇瞍脩聲　不脩天罰

矇瞍脩聲家大人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前僖其法下循聲者循琴瑟之聲而歌詠也王制正義引此正作循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並同毛本改循爲脩非又引舊注歌詠琴瑟是其證聲爲歌之所循故曰循聲射義曰射者循聲而發若作脩聲則義不可通韋本當亦是循字故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循之而今本注文亦誤作脩矣又下卷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韋注曰脩行也家大人曰脩與行不同義脩亦當爲循循天罰行天罰也甘誓曰今予惟共行天之罰是也韋注訓爲行則其爲循字可知說文循順行也

以爲大政　子爲大政

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韋注曰大政大掌國政家大人曰韋說非也政讀爲正正政古多通用不煩枚舉爾雅曰正長也郤穀將中軍爲卿之長故曰大正以爲大正猶曰以爲正卿耳昭十五年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是其證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書大傳正作政逸周書嘗麥篇曰王命大正正刑書又子產對韓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昭七年左傳同亦謂宣子爲正卿也成六年左傳子爲大政杜注曰中軍元帥是也韋注曰大政美大之政亦非

冀缺耨

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家大人曰冀缺耨上有見字而今本脫之自冀缺耨至相待如賓皆言臼季之所見如此下文從而問之云云亦從見字生出若無見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皆作見冀缺耨僖三十三年左傳同

戰

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家大人曰戰非戰鬥之戰何以明之鍾鼓錞于丁寧皆戰所必用不得以鍾鼓屬伐以錞于丁寧屬戰以是明之戰讀爲憚憚懼也見上文注此承上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而言言伐之則必備鍾鼓所以聲其罪也若憚之而已則但用錞于丁寧所以儆其民也白虎通義引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廣雅曰戰憚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莊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戰與憚古同聲同義故字亦相通

余病喙

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家大人曰喙下有矣字而今本脫之則語勢不完喙字亦作㱛方言㱛㑆也㑆古倦字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爲㱛音喙玉篇㱛困極也大雅緜篇維其喙矣毛傳喙困也外傳曰余病㱛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引作余病喙矣成二年左傳作余病矣皆有矣字

以憖御人

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憖御人韋注曰憖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引之謹案說文憖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耳韋訓憖爲願以願御人則爲不辭故又申之曰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殆失之迂矣

使勿兜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韋注曰兜惑也宋庠補音曰案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鍪乜無所訓偏閱經典子史未見兜

惑之說將先儒自有所據其散亡乎引之謹案兜當爲𠑹說文𠑹廱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勿𠑹謂勿廱蔽也說文之訓殆出賈侍中國語注乎韋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𠑹蓋𠑹之爲言猶蠱也蠱惑也爾雅曰蠱疑也疑亦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是也𠑹與兜形相似後人多見兜少見𠑹故𠑹譌爲兜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韋注曰露潤也引之謹案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慮也包絡也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宮室曰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淮南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謂覆慮之也若訓露爲潤則與覆異義矣而高誘注淮南亦訓露爲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爲膏澤且云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不知露卽訓覆覆露爲古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

過由大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引之謹案過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刑之失也由大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爲二句於刑之過也注云刑殺有過者於由大注云由大臣也不知刑之過也四字乃起下之詞非別爲一句也後人不察其誤又於由大上加過字則與上四字義不相屬矣韋注怨由細云怨望者由小細民也而注由大則云由大臣也而不及過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

君臣不相聽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韋注曰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縠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家大人曰君臣不相聽指厲公與欒郤中行諸人而言上文曰吾君將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正所謂君臣不相聽也韋以欒武子所說三事當之誤矣

圍公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家大人曰圍當作圉成十七年左傳云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呂氏春秋驕恣篇云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或言執或言幽或言圉皆謂囚之也今本圉作圍則非其旨矣古囹圄字本作圉說文曰圉囹圄所目拘辠人史記秦始皇紀贊處囹圉而免刑戮漢書司馬遷傳深幽囹圉之中皆是也圉圍字相似因誤爲圍（齊策則是圉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墨子備城門篇乃足以守圉韓子揚權篇主將憂圉淮南詮言篇以圉彊敵今本圉字並誤作圍又楚語王孫圉宋明道本作圉困學紀聞亦引作圉史記陳世家文公圉春秋世族譜作圉一作㚔）經傳通用圄字宣四年左傳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是也圄圍字亦相似

刑史

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韋注曰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引之謹案司寇者典刑之官不得直謂之刑大史非掌刑之官不得與司寇並舉韋說非也刑史謂刑官之史掌刑書以贊治者周官刑官之屬鄉士遂士史皆十有二人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鄭注曰史司寇吏也陷於大戮則刑官之史得書其罪故曰以煩刑史

二月乙酉

二月乙酉公卽位引之謹案晉行夏時二月當爲十二月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而此文上云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則魯之正月晉以爲冬蓋晉之十一月也由是推之則魯之二月爲晉之十二月內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則此當曰十二月乙酉公卽位矣成十六年傳正義引此作正月乙酉又引孔晁云二月乙酉言正月者記者誤也案正字卽十二之合譌

使呂宣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

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韋注曰上當爲下）獲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鞅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孫字衍說見下條）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引之謹案悼公即位之年魯成公之十八年也十八年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杜注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襄九年傳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又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注曰二國從下軍是佐下軍者彘恭子非呂宣子也下文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韋注文子趙武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將今本譌作佐辨見下）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為新軍將呂宣子卒而趙文子始將新軍則先趙文子而將新軍者呂宣子也是將新軍者呂宣子非彘恭子也傳寫者上下錯亂耳上當云使彘恭子佐下軍而以曰武子之季云云次於其下下當云使呂宣子將新軍而以曰邲之役云云次於其下今更訂其文如左

使彘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邲之役（此云邲之役鄢之役下文云晉克路之役此云其子不可不崇也下文云其子不可不興也兩事相連故文義亦相似）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鞅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

子孫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家大人曰孫字後人所加呂宣子呂錡之子也故曰其子不可不崇不當有孫字左傳成十八年正義引此無孫字下文其子不可不興也亦無孫字

聽敏肅給

知羊舌職之聽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案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傳曰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曰給捷也管子大匡篇曰隰朋聰明捷給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曰齊疾也給急也是肅給皆疾也聽敏言其通達也肅給言其敏捷也四字義相貫注韋注失之

道逆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注曰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引之謹案道猶順也謂觀察諸侯之順命與逆命者楚語違而道從而逆道與逆相反正與此同是道為順也管子小問篇百川道年穀熟亦謂百川順也若以道為有道德則與逆字義不相當矣（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據此則道德之道亦以順得名）

使佐新軍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韋注曰說云新中軍也（宋本如是）昭謂時但言新軍無新中軍（宋本無下新字）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使魏絳佐新軍此不當與之複故舊說以新軍為新中軍以別於下文之新軍而韋氏駁之以時無新中軍則新軍與下文無別下文令狐文子卒公乃使魏絳佐新軍則先魏絳而佐新軍者令狐文子而非趙文子也其不得以趙文子為佐新軍明矣今案佐字涉下文使佐新軍而譌佐當為將呂宣子本將新軍宣子卒故公使趙文子將新軍也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將新軍魏絳佐之也蓋其始也呂宣子將新軍令狐文子佐之及二子卒則趙文子將新軍而魏絳佐之故上文云使呂宣子將新軍（呂宣子今本譌作彘恭子辨見上）使令狐文子佐之此及下文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也合前後考之而傳寫之譌誤可得而正矣

比義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韋注曰比比方也義宜也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注曰比義義之與比也又楚語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韋注曰義宜也引之謹案以上三言比義義字皆當讀爲儀說文曰儀度也比儀者比之度之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見前歸義事也下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者言願君比度而行之也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者行猶用也言使知事之族類而用其比度若學記言比物醜類也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者言巫之智能上下比度以事神也比義卽比度非比於義之謂也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上下比義光遠宣朗八字皆平列義與比意相近故言比可以兼義晉語云能上下比之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謂度事而行也說見前歸義事也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前議事以制下韋注訓義爲宜又以行比義爲義之與比皆失之

女工妾　輅車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注曰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引之謹案內外傳亦有不相合者不可強同內傳師悝師觸師蠲凡三人不言女妾而此曰女工妾三十人則與內傳殊義且上言女下言妾而中乃言樂工爲不倫矣唯或說差爲近之蓋女工妾長於女工之妾也成二年左傳魯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注曰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是以女工妾爲賂之證又案下文曰輅車十五乘內傳則曰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二者亦不合韋注牽合內傳而曰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亦失之廣車不得謂之輅軘車亦不得但謂之車輅車者路車也又不得以輅車爲二物

厚其外交而勉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韋注曰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引之謹案此謂寬其死罪無取於勸勉也勉當讀爲免古字勉與免通說見左傳賴前哲以免也下免之謂免其死秋官鄉士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僖三十三年左傳若從君惠而免之是也上文云滅之此云免之相對爲文昭七年左傳朔於敝邑亞大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是遠逃者以免死爲幸也

及爲成師

及爲成師居大傅家大人曰師當爲帥字之誤也爲成帥者爲成公之中軍帥也唐注曰爲成公軍帥兼大傅官今本帥字亦譌作師韋注引宣十六年左傳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皆其證也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爲成率居大傅率與帥同襄二十七年左傳正義引作及爲元帥元字蓋後人所改而帥字則不誤

置茅蕝設望表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韋注曰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爲蕝說文曰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蕝蓋本此引之謹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說爲長竊謂置茅蕝者未盟之先擯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爲位故以茅蕝表之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爲緜蕞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傳曰置茅蕝顏師古曰蕞與蕝同然則置茅蕝之義當與緜蕝相似蓋爲習儀而設也周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是其比類也望表盟之日所以表位者也望而知其所立之處故曰望表淮南說林篇曰植表而望則不惑是也設望表者豫爲王及諸侯之位以木表之若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注曰野會設表以爲位是其明證矣韋以爲望祭山川亦非上云盟諸侯下云守燎所言者皆會盟之事不得雜以祭神

也

木楗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注曰木楗木擔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楗爲擔者楗當作揵淮南人閒篇負輦粟而至衆經音義卷十一引作揵載粟米而至又引許叔重曰揵擔之也廣韻曰揵擔運物也力展切木揵者蓋繫物於橫木之兩端而中荷之若今之扁擔是也揵與楗字形相似學者多見楗少見揵因譌而爲楗矣宋庠補音音其偃反失之

文錯其服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韋注曰文文織錯錯鏤也引之謹案服不可以鏤韋說非也文錯猶文繡也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曰錯叔繡文王子叔繡字錯蓋取繡文交錯之義秦策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淮南齊俗篇曰富人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皆其證也爾雅釋旗名云錯革鳥曰旟謂交錯其文畫爲急疾之鳥說見爾雅畫文謂之錯繡文亦謂之錯其義同也

五日

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家大人曰五日下當有瘳字平公從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瘳故賜之莒鼎若無瘳字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據韋注云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則似所見本已脫瘳字若有瘳字則不必如此詞費矣然說苑辨物篇正作五日瘳公見子產昭七年左傳亦云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則有瘳字是也

諄趙鞅

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韋注曰諄佐也舊音諄之閏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告曉之孰也它書或訓佐也從去聲與韋注合舊音得之引之謹案書傳無訓諄爲佐者諄當爲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諄相似因誤爲諄後人又據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耳說文及廣韻俱無諄佐也之訓惟玉篇諄字云佐也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增入

非顧氏原文也衆經音義十三云諄亦左也左與佐同蓋唐時國語及注諒字已誤作諄故元應承用之也曹風鳲鳩篇毛傳貳疑也貳誤爲忒說見其儀不忒下而玉篇遂收入忒字注廣雅卒極也卒誤爲乎而玉篇遂收入乎字注猗餘盈也匪勿非也傳寫者脫去上也字與非也混爲一條而玉篇餘字注遂收非也之訓皆後人所增也

尋飯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家大人曰尋字義不可通尋當作專專古摶字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釋文專徒丸反專與尋字形相近故專誤爲尋曲禮毋摶飯鄭注曰爲欲致飽不謙此言共食不當摶飯也若獨食則不嫌矣鹽鐵論取下篇摶粱齧肥摶粱即摶飯也呂氏春秋慎大篇載此事正作摶飯

是天啓之心也

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韋注曰啓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家大人曰韋以下文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啓下無心字故以有心字爲誤也今案天啓之心謂啓季紃之心也叔熊不得立是天啓季紃之心使之紹其先業也晉語曰非天誰啓之心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天誘其衷啓敝邑心昭二十七年傳曰天啓叔孫氏之心則有心字不誤下文天之所啓與此相承而不相背也

淳燿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家大人曰韋訓淳爲大義本爾雅爾雅作純純義同然云大明厚大天明地德則不詞矣予謂淳燿敦大光照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焞焞明也燿光也言能光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下文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即其證說文焞明也春秋傳曰焞燿天地蓋約舉鄭語之文也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曰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其字並作焞昭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此亦作焞今本作淳者

借字耳大元元㶚序感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筆亦云淳明也漢書揚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李奇訓純爲緣亦失之焞淳純古並通用

民煩

楚語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韋注曰煩亂也家大人曰民讀爲泯泯泯煩皆亂也昬亂之人故不可教訓玉篇泯彌忍彌賓二切滅也又泯泯亂也是泯與民同音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面忍反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康誥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逸周書祭公篇曰女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孔晁注泯芬亂也芬與棼同泯棼與民煩聲近而義同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冥煩與民煩聲義亦相近故賈子大政篇曰夫民之爲言也冥也萌之爲言也盲也孝經援神契亦曰民者冥也見大雅靈臺正義

若合而函吾中

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解合而函吾中曰合合戰也函入也舊音曰函音咸或爲臽音陷補音曰今本並作函家大人曰函訓爲容不訓爲入臽即或舂或揄之揄亦不訓爲入作函作臽皆臽字之譌也臽本作臽形與函相似故譌而爲函函字俗書作凾與臽字尤相似玉篇臼部有凾字胡耽切凾鑢也又胡緘切函書也函字俗書作凾故玉篇誤入臼部說文臽小阱也從人在臼上舂地坎可臽人今經傳通作陷案廣雅臽坑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臽鐵之矛論衡讖曰臽地坎也避九空地臽漢武都大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臽潰西狹頌刻臽確嵬其字皆作臽今經傳相承作陷求必非後人所改也楚語之臽吾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隤也是臽與入同義故傳曰臽吾中僖四年公羊傳曰大陷于沛澤之中故韋注訓臽爲入也宣十二年左傳曰彘子以偏師陷陷字亦與此同義舊音及補音皆不知函爲臽之譌相承音咸失其義矣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皆失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函亦臽之譌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是其證經傳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臽吾中史記之臽及士大夫漢書之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宋賈昌朝羣經音辨函字有三音一音咸匱也一音含容也一音陷小阱也是直不辨函臽之爲二字其失甚矣

嚻庶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嚻庶爲樂韋注曰嚻讙也庶衆也引之謹案嚻亦衆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嚻衆也小雅十月之交篇讒口嚻嚻箋曰嚻嚻衆多貌嚻與嚻同嚻庶謂聲音之衆多也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韋注曰不服心不服也引之謹案韋意蓋謂諸夏事晉靈王心不服矣今案而者連及之詞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當作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傳寫者誤倒其文耳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正所謂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也若作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則義不可通矣韋據誤本作注故失其指

廷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韋注曰廷見見於廷也引之謹案下文曰子亹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廷見廷當爲迋迋與往同謂往至子亹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亹不出也說文曰迋往也又曰往之也古文作迋襄二十八年左傳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行志迋作往襄二十八年傳又曰伯有迋勞於黃崖三十一年傳曰印段迋勞於棐林皆是也迋與廷字相似故迋譌作廷廣雅迋歸也今本迋字亦譌作廷下文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廷亦迋之譌

師長士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韋注曰師長大夫引之謹案經傳言師長者有二義有訓爲公卿者盤庚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傳曰師長公卿是也有當訓爲士者楚語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是也蓋上言卿下

言士而中包大夫故曰以下曰至於猶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耳如以師長爲大夫則師長卽在卿之下何得言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乎墨子尙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輕大夫師長於大夫之下言師長則師長爲士矣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官師卽此師長士也

懿戒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家大人曰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懿卽大雅抑之篇也可謂之懿詩不可謂之懿戒案韋注云三君云懿（句）戒書也昭謂懿（句）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三君及韋注皆釋懿字而不及戒字則正文原無戒字明矣宋庠補音出作懿二字而釋之云注讀曰抑詩抑篇是也而不言懿戒則庠所見本亦無（戒字）明矣玉海五十九引此始有戒字說命正義小大雅譜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陳禹謨本增戒字）並引作作懿以自儆無戒字

右執殤宮

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子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家大人曰韋以殤宮爲殤之居非也殤之居則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殆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殤躬猶言執鬼中作宮者假借字耳

象夢

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家大人曰象夢當爲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據韋注云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則正文之作夢象甚明今本夢象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潛夫論五德志篇載其事云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升以爲大公卽用國語之文

心類德音

齊桓晉文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韋注曰類善也引之謹案類之言率也率循也言其心常循乎德音也下文觀射父曰使心率舊典者爲之宗語意與此同率與類古同聲同義而字亦通用（漢書尹翁歸傳類常如翁歸言顏師古注類猶率也外戚傳事率衆多顏注率猶類也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率音類本又作類又音律祭義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凡釋文內率字之音多如此）

自誥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韋注曰誥告也引之謹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衆（今本勤譌作勸據明吳元恭本改）自誥者自戒敕也上文曰衛武公作懿以自儆義與此同

光遠宣朗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引之謹案下光爲光明之光上光則廣大之廣周語中篇叔父若能光裕大德韋注曰光廣也（下篇曰寬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下篇緝明也熙廣也卽爾雅緝熙光也之光（光與廣通詳見易光字下）光遠者廣遠也廣與遠同義宣朗者明朗也明與朗同義宣訓爲明詳見詩宣昭義問下（陸雲祖考頌光遠之度宣朗之明義大國語於光遠言廣於宣言明亦是以光爲廣以宣爲明也）

齊肅

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韋於上齊字注曰齊潔也於下齊字無注但云肅疾也引之謹案韋意於下齊字蓋亦訓爲潔故蒙上注而省其文也今案下齊字當訓爲疾與肅同意故以齊肅連文爾雅曰肅齊疾也敬不可久故欲其疾速也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舒也遲也皆緩也齊也遬也皆疾也（說見本條）與此齊肅同義

滯久而不震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之謹案震振也興也晉語曰底著滯淫誰能興之是矣韋注訓震爲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勤民以自封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勞民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雅瘽病也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懃瘽勤懃字異而義同楚語又曰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聞一善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删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入於耳故曰聞删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荊州誄注引此並作聞一善言

憲臧否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韋注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家大人曰法臧否之語不詞余謂憲者表也表臧否以示人故曰龜足以憲臧否大雅崧高篇文武是憲周官小司寇憲刑禁箋注並曰憲表也

既能得入

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明道本如是）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引之謹案入當爲人能得人卽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曜之以大利謂示其人以大利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若作入字則義不可通上文曰來曰寵正謂入國之後見寵於子西不當又言得入也且得入由於子西之召何能之可言乎元明諸本不解其義而改能爲而誤益甚矣

從逸

吳語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韋注曰從順隨也家大人曰從讀爲縱縱逸猶放逸也（曹植酒賦縱情縱逸）韋以從爲順隨則誤分從逸爲二義

於其心也戚然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韋注曰戚猶惕也家大人曰諸書無訓戚爲惕者說文伏惕也春秋國語曰於其心伏然然則今本作戚乃伏字之譌而韋所見本正作伏不作戚故與說文同訓爲惕也廣雅曰伏慎慎也玉篇曰慎心動也廣韻曰伏意慎伏也義與惕並相近

不敢左右

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家大人曰廣雅敢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唯有恩好之故也韋注以爲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失之

獵震也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曰獵震也家大人曰震與獵義不相近諸書亦無訓獵爲震者震當爲虐犯獵連文故訓獵爲虐爾雅獵虐也郭注曰陵獵暴虐是其證虐說文本作虐隸省作虐（見司隸校尉魯峻碑）其下半與辰字相似庐字隸或作虐與震字上半亦相似舊本國語虐字作虐因譌而爲震矣

奮其朋勢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韋注曰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家大人曰朋讀爲馮馮勢威怒之勢也方言曰馮怒也楚曰馮郭璞注曰馮恚威貌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預注曰馮威也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是馮爲威怒也作朋者假借字耳史記田完世家之韓馮韓策作韓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淮南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馮與朋古字通猶掤河之掤通作馮也

士卒

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今本作官帥辯見下條）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家大人曰上文秣馬食士士卽卒也此既言卒則無庸更言士士卒當爲王卒字之誤也王卒者中軍之卒也中軍從王故其卒謂之王卒左傳哀十一年吳子伐齊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是王卒皆在中軍也自陳王卒至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皆指中軍言之下文言左右軍亦如之而此不言中軍者言王卒則中軍不待言也三軍陳法皆同所不同者左尙赤右尙黑而中則尙白耳今本王卒作士卒則無由知其爲中軍之卒既不專指中軍則不得言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矣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此正作陳王卒(宋尤袤本如是各本王作土乃後人依俗本國語改之)

官帥

行頭皆官帥補音云帥音所類反今官私諸本多作官師非是按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卒當爲率卽帥字也說見讀書雜志史記)晉灼注(此漢書注非史記注)百人爲徹行皆帥將也史記索隱正引吳語曰百人爲徹行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若作師字殊無意義明道本正文注文皆作官師陳氏芳林亦以爲非說曰案劉淵林吳都賦注引作官帥是也賈公彥周禮小宰疏引作官師非也干祿字書收師帥二字云上通下正蓋當時寫書偶用通體點書僅豪釐之別因遂成師字耳家大人曰宋陳二說皆非也案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明道本如是各本依宋說改師爲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據韋注則所見本正作官師也何以明之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襄十五年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云注官師劉夏也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是官師卽士也而韋云此宜爲士則正文之作官師甚明說內外傳者或以官師爲大夫襄十四年左傳官師相規杜注云官師大夫此蓋本於舊注故韋此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案三君以官師爲大夫非也說見左傳官師下)賈景伯卽在三君之內其注當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是三君皆以官師爲大夫韋以下文有大夫故不從三君而以官師爲士也漢書馮唐傳爲官帥將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見史記集解)此但言百人爲行當有帥將以統之未嘗言國語有官帥之文至小司馬所見本始譌作官帥故引賈注亦作官帥而公序遂奉爲定本矣師帥字形相似帥可譌爲師師亦可譌爲帥吳都賦及注作官帥未必非傳寫之譌而韋注云此宜爲士又引周官卒長皆上士徧考經傳士稱官師而不稱官帥則當作官師明矣鄭仲師注周官小宰引此正作官師故賈疏亦作官師非誤也國語舊本多作官師亦非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國語吳都賦皆作官師而陳禹謨又改爲官帥矣行頭皆官師者在平時則爲官師在此時則爲一行之長亦猶十行一嬖大夫在平時則爲大夫在此時則爲十行之長也十旌一將軍亦是平時爲卿而此時爲將軍故周官云軍將皆命卿也又云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是大夫皆得稱帥而士則但稱卒長不得稱帥也此行頭爲百人之長卽卒長也安得稱爲官帥乎且官帥之名不見於經至史記始有官率將之語不得援以爲據

譁釦

三軍皆譁釦以振旅韋注曰譁釦讙呼也舊音釦音口家大人曰說文釦金飾器口也玉篇音口與讙呼之義無涉釦當讀爲呴字或作呴俗作吼說文呴厚怒聲玉篇呼垢切文選江賦注引聲類云呴嗥也燕策云呴籍叱咄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三軍譁呴又引賈逵注云呴謼也與韋注讙呼同義作釦者借字耳當音呼垢反不當音口

天子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家大人曰天子當爲天下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也韋注曰淫僭也名號也以淫名聞於天下謂天下皆知吳之僭號非獨聞於天子而已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此並作聞於天下

許諾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家大人曰許諾二字涉下文吳王許諾而衍上文吳王責晉侯曰君德負晉衆庶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

弟之國故此文董褐復命曰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此下不當有許諾二字也左傳正義文選注引此皆無許諾

蒲嬴

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韋注曰蒲深蒲也嬴蚌蛤之屬引之謹案蒲嬴卽蒲盧蛤屬也廣雅曰蜌蠯蒲盧也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也鄭注月令曰大蛤曰蜃是蒲盧爲蛤屬也中山經曰青要之山南望墠諸是多僕纍蒲盧（郭注以蒲盧爲爾雅之果嬴蒲盧非也僕纍蒲盧皆嬴蚌之屬故墠諸生之若果嬴蒲盧爲細腰土蜂非水濱所宜產也）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嬴蠡薄嬴也薄嬴猶蒲嬴耳（蒲嬴之爲薄嬴猶蒲姑之爲薄姑）僕纍蒲盧蒲嬴薄嬴皆一聲之轉韋注分蒲嬴爲二物而以蒲爲深蒲非也深蒲與嬴於文既爲不類且深蒲所在皆有不必海濱若蚌蛤之屬則海濱爲多故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也

還軍接龢

明日還軍接龢（與和同）韋注曰上下皆龢引之謹案上下皆龢不待還軍而始然且下文人有致死之心方言其效不得於未斬有罪之前豫言上下皆龢也今案龢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是和有左右每和立兩旌又各有左右或先或後以次立之故曰接和接之言倢也次也廣雅曰序倢差第次也（說文倢佽也佽遞也倢與次通遞相及亦次序也）倢與接通（猶捷之作接啑之作唼鍱之作鍥也）接和者次和也西京賦曰次和樹表是其義也還軍接和則壁壘已成部曲已定乃斬有罪者以徇耳或曰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卽接和此說非也此時吳越尚未交戰不得言兩軍相對（下文方云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一曰接龢地名明日還軍接龢猶上文言明日徙舍至於禦兒也

載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韋注曰稻糜脂膏也引之謹案稻不得訓爲糜稻當作稃（注稻字同稃音浮）字之誤也廣雅稃糜饘也稃與稃同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時則篇作稃鬻（道藏本用是今本改稃爲稃）是稃卽糜也故韋注訓稃爲糜載稃與脂蓋以脂與鬻相雜若內則注所謂膏饡也（饡與饘同）下文曰無不餔無不歠歠飲也必鬻而後言歠則稻爲稃之誤明矣不然稻穀名也但言載稻則舂與未舂炊與未炊皆未可知孺子何以無不餔歠而宏嗣又何以知其爲糜也宋庠補音及舊音稻字皆無音釋蓋已不知其爲稃字之誤矣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韋注敗吳於囿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注又敗之於沒曰沒地名（此下俗本增在哀十九年五字宋明道本無之案哀十九年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未嘗有伐吳之事宋本是也）注又郊敗之曰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引之謹案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皆一時之事不得分爲十七年二十年也吳語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而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是三敗皆一時之事也蓋左傳越之伐吳凡再舉而滅之哀十七年三月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是也吳語越語則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故有三敗而滅吳之文二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欲牽合左傳分爲前後兩年而反與吳語之文大相剌謬疏矣

天地之刑

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注曰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家大人曰刑讀爲形形見也天地之刑謂死生之兆先見於天地者也生與殺必因乎此故曰死生因天地之形下文曰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又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管子勢篇曰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聖人成之皆其證也形刑古多通用不煩

枚舉

四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韋注曰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又一年注曰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引之謹案四年承上在吳三年言之謂在吳三年之明年也注三年當爲五年蓋吳註越成在魯哀元年句踐宦吳三年而反則在哀四年韋注以爲哀之五年非也見下其明年則哀五年矣故舊說云魯哀五年也下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蓋距宦吳未久道其受辱之辭其爲反國之明年明甚其下文言又一年者二則爲反國之二年三年曰年在魯哀之六年七年八年矣合在吳之三年凡歷七年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句踐歸自會稽七年拊循其民欲用以報吳也再合居軍之三年凡歷十年故下文范蠡曰十年謀之也韋以四年爲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三言又一年爲反國之五年六年七年魯哀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失之又案左傳夫差殺子胥在哀十一年而越語則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見上便云申胥驟諫王怒而殺之蓋記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以求合於十一年殺申胥之事不知越人行成在哀元年宦吳三年而歸在哀四年而非五年縱加反國之六年亦財十年其時尙未殺申胥也況四年爲反國之明年再二年爲反國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語之文本不與左傳相當無事規規求合也

上帝不考

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韋注曰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家大人曰韋注文義不明考當讀爲巧反猶變也言上帝不尙機巧惟當守時變也漢書司馬遷傳聖人不巧大史公自序巧作朽時變是守顏師古注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是也古字考與巧通故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

至於元月　居軍三年

韋注至於元月曰爾雅曰九月爲元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注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引之謹案此以左傳說之也不知越語之文與左傳不同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伐吳越語則以反國之四年九月伐吳四年說見上左傳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乃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自十七年至二十二年越語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左傳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哀元年傳所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也越語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十年宦吳三年而反國又歷四年至九月而伐吳居軍三年吳潰而滅吳凡十年也下文范蠡所謂十年謀之也史記越世家作謀之二十二年後人以左傳改之也越語之年月非左傳之年月也不然則事同左傳文亦當然豈有至於元月在哀十六年而不箸其爲何年者乎又豈有興師伐吳在十七年三月而不箸其爲何年何月者乎又豈有居軍三年在伐吳之後三年而不箸其年之相距者乎至於元月上承又一年之文則爲反國四年之九月矣韋注王姑待之曰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非也遂興師伐吳上承至於元月之文則爲九月伐吳矣居軍三年上承伐吳之文則伐吳之後遂居軍以困之矣本書節次本自顯然何得亂以左傳之年月乎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韋解用人無藝二句曰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引之謹案韋說非也用人無藝當屬上二句爲義往從其所則屬下句爲義用人無藝者人猶衆也言用衆之道無常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三無字相應爲文往從其所者其所敵人之所也言往從敵人之所而彼尙能以剛彊禦我則其陽節未盡未可卽滅故曰不死其野也蔽察藝爲韻察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宋玉高唐賦九竅通鬱精神察與節蓋逝會害逮爲韻

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際於天地所禦野與爲韻以是明之

經義述聞第二十一

春秋名字解詁上一百五十五條

高郵王引之

鄭游吉字子大叔 襄二十八年左傳

取大吉之義也大當如字讀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傳釋文並音泰非也大叔論語憲問篇作世叔世大聲相近大正字也世借字也桓九年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作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案公羊經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並作大室左氏經昭二十五年樂大心公羊作樂世心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爲大則大世古通用也爾雅父之𦒱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案世亦大也叔小也雙聲世大疊韻世父叔父相對成文則叔爲小世爲大也若但以繼世爲解則何以解於父之仲兄不爲後者乎

晉梁養字餘子 閔二年左傳案餘子猶言子餘也冉求字有而哀十一年傳謂之有子有子猶言子有也晉有梁五梁由靡梁丙梁嬰耳俱以梁爲姓梁餘子亦是也文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案傳中有姓名與字一並稱者書百里孟明視苑羊牧之梁餘子養之類皆先字而後名廣韵及元和姓纂以梁餘爲複姓非也

大戴禮記夏小正時有養日傳曰養長也字或作羕爾雅曰羕長也餘亦長也廣雅餘長久也老子曰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長餘皆久也養與餘皆有長久之意故名養字餘子

吳伯嚭字子餘 哀八年左傳

嚭之言丕也說文嚭大也物小則不足大則有餘故名嚭字子餘或曰嚭與餘皆謂衆多也嚭伾古同聲廣雅曰伾伾衆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辯土篇曰餘猶多也孔晁注周書糴匡篇曰餘衆也

楚秦商字子丕 史記仲尼弟子傳

商與章古字通 費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 商之言章盛也大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稼其氣章高誘注曰章盛也孝經內事圖帝座章而光宋均注曰章大也 孫瑴古微書引 商有盛大之義故字子丕爾雅曰丕大也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漢書儒

林傳許商字伯長漢繁陽令碑陰張商字伯瑋 與偉同 夏也長也瑋也皆大也

衛卜商字子夏 仲尼弟子傳

樂記曰夏大也秦商字子丕則商亦大也商章古字通 見上 漢書游俠傳萬章字子夏與此同意或曰取章夏爲義也春官鍾師九夏有章夏杜子春云臣有功奏章夏或曰商殷商也夏夏后氏也

齊東郭賈字子方 哀十四年左傳

賈夏古字通 史記趙世家北登夏屋漢書地理志作賈屋 夏大也韋昭晉語注曰方大也方之言旁廣雅曰旁廣也又曰旁大也方旁古字通 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臯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 是夏與方皆大也

附

周王子虞字子于 史記晉世家案虞周初人

虞吳古字通 周頌絲衣篇不吳不敖褚少孫補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驁 方言曰吳大也又曰于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尙書大傳義伯之樂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 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因事之祭 或曰虞古娛字 衆經音義三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虞今作娛 白虎通云虞者樂也虞之言娛也于讀爲盱盱亦樂也豫六三盱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

蔡公孫霍字盱 哀四年左傳

霍大貌爾雅大山宮小山霍風俗通義曰萬物盛長霍然而大盱之言于也于大也爾雅盱大也方言中齊西楚之閒曰訏訏與盱聲義亦同

晉女寬字叔褒 晉語

說文褒衣博裾也淮南氾論篇曰褒衣博帶主術篇曰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高誘注曰褒大也褊小也漢書王莽傳後世褒圭李奇注曰褒圭大圭也字通作褎禮器不樂褎大鄭注曰褎之言褒也是褒者寬大也漢韓勑碑陰王褒字文博孔宙碑

陰陳褒字聖博與此同意

鄭渾罕字子寬(昭十八年左傳正義)

罕讀爲衎(鄭公子喜字子罕宋樂喜字子罕皆借罕爲衎)漸六二飲食衎衎馬融注曰饒衍(釋文)王肅注曰衎衎寬饒之貌(李善魏都賦注)

鄭公子呂字子封(隱元年左傳)

呂之言甫也(周書呂刑禮記孝經並引作甫刑)爾雅曰甫大也淮南天文篇仲呂者中充大也南呂者任包大也方言呂長也宋魯曰呂長亦大也商頌殷武篇封建厥福毛傳曰封大也

鄭公孫僑字子產(襄二十二年左傳)一字子美(二十五年傳)

僑與產皆長大之意說文僑高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其橋大人也盧辯注曰橋高也高大之人也爾雅喬高也又曰大磬謂之馨大管謂之簥大籥謂之產是僑與產皆長大也漢書馮奉世傳馮逡(讀若駿爾雅駿大也)字子產後漢書宦者傳鄭衆字季產其意皆爲大也一字子美者說文美從大則美亦大也隱五年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

宋公孫願繹字碩父(檀弓正義引世本石甫願繹文十八年左傳正義引作碩父澤)

爾雅碩大也說文碩大頭也又曰願大頭也願之言元也小雅六月篇毛傳曰元大也方言繹既廣又大也繹之言奕也爾雅奕大也

宋公子充石字皇父(文十一年左傳)

充石美大之意也皇亦美大之意說文充長也高也長與高皆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淮南說山篇近之則鐘音充高注並曰充大也孟子盡心篇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煇之謂大是充者美也大也爾雅碩大也漢書律麻志石大也石碩古字通(世本碩父澤又作石甫願繹見上)豳風狼跋篇公孫碩膚毛傳曰碩大膚美也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是碩者美也大也爾雅皇皇美也尸子廣澤篇曰皇大也(爾雅釋詁疏)大雅皇矣篇皇矣上帝毛傳曰皇大也周頌執競篇上帝是皇傳曰皇美也是皇者美也大也

宋南宮萬字長(莊十一年左傳作南宮長萬十二年經作宋萬傳亦作宋萬又作南宮萬梁氏處素曰疑長是其字案春秋時名字並稱者皆先字而後名故曰南宮長萬)

萬讀曰曼魯頌閟宮篇孔曼且碩毛傳曰曼長也曼與萬古字通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注曰曼當爲萬列萬舞而進食是其例也

附魯公子鞏字后(檀弓后本鄭注曰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案革乃鞏之脫文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惠伯名鞏字厚故其後爲厚氏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是也風俗通誤謂食采於郈因氏焉辯見左傳述聞)

后讀爲厚鞏堅厚也爾雅鞏篤掔固也(掔與堅同)篤掔厚也鞏篤掔同義篤掔訓爲厚鞏亦得訓爲厚也凡物薄則脃厚則堅故堅固之義與厚相因也

宋公孫嘉字孔父(桓二年左傳孔父嘉先字而後名也杜注以嘉爲字非)楚成嘉字子孔(文十二年傳)鄭公子嘉字子孔(襄九年傳)

說文孔通也從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孔好一聲之轉空謂之孔亦謂之好(鄭衆注考工記玉人曰好璧孔也孫炎注爾雅釋器同)嘉美者謂之好亦謂之孔義相因也漢書禮樂志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孔容嘉美之容也孔容翼翼猶言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也漢劉熊碑陰屈孔字子瑋瑋禕古字通爾雅禕美也則孔亦美也嘉與孔俱有美意亦俱有大意爾雅假大也假嘉古字通(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君子)其義同老子道篇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大元羨次五孔道夷如范望注曰大道平易

楚公子善字子元(楚語注)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堯典曰惇德允元

曹公子欣時字子臧(成十三年左傳又成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漢書古今人表作劃時)

小雅頍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士冠禮嘉薦亶時言嘉薦亶善也周書小開篇何敬非時何擇非德言何敬非善也欣時喜善也時善聲之轉欣喜亦聲之轉故公羊傳作喜時字子臧者爾雅臧善也

魯公藐字若定十年左傳

爾雅藐藐美也說文䫉美也䫉與藐同若亦美也爾雅若善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高注曰善美也

宋向宜字子祿昭二十一年左傳注

小雅鴛鴦篇福祿宜之是其義或曰宜與儀通爾雅曰儀善也廣雅曰祿善也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宣四年左傳

疾惡也良善也去疾故良也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注曰疾惡也疾爲惡亦爲弱良爲善亦爲彊周語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之猶與也謂彊壯與良也之訓爲與見釋詞良與弱相對成文則其義爲彊矣人有疾則弱故謂之不良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史朝曰弱足者居是也

齊高彊字子良昭八年左傳

良亦彊也良與梁古字通墨子公孟篇身體彊良卽彊梁也吳語夫吳良國也能傳取於諸侯良國彊國也韋注曰良善也失之良又爲勉彊之彊楚語蔡聲子謂椒舉曰子尙良食言子尙其彊食彊食者努力加餐之謂也韋注曰尙彊也良善也失之考工記梓人曰強飲強食是其義

魯孔紇字叔梁史記孔子世家叔梁紇襄十年左傳正義曰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梁元和姓纂鄭字注景德本儒行正義皆作良

紇讀爲佹聲近假借也彊壯謂之佹亦謂之梁說文佹勇壯也引秦誓曰佹佹勇夫宣六年公羊傳佹然從乎趙盾而入何注曰佹然壯勇貌老子德篇強梁者不得其死墨子魯問篇其子強梁不材莊子大宗師篇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李頤注曰據梁強梁也釋名說宮室曰梁彊梁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氏姓篇鄭共叔之後爲彊梁氏元和姓纂引世本衞將軍文子生愼子會生強梁因氏焉是古人名字多取彊梁之義也梁或作良見上

良亦彊也故齊高彊字子良

曾卹字子循仲尼弟子傳

卹讀爲率古字卹與率通卹卽卹之別體魯士國不明儒卹祀史記魯周公世家卹作率爾雅率循也故名率字子循

鄭罕達字子姚哀二年左氏經傳一字賸哀九年傳

姚讀爲佻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佻兮達兮鄭風子衿篇今詩佻作挑毛傳曰挑達往來相見貌姚佻挑古字通達之爲姚猶健之爲逃皆有所往也方言健逃也尙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鄭注曰朓條也條達行疾貌太平御覽天部四聲義並相近達與佻一聲之轉也說文賸送也送亦往也咸象傳滕口說也釋文曰滕達也虞作媵鄭云送也媵與賸聲近而義同賸之言騰也廣雅曰騰犇也釋宮又曰疾也衆經音義卷十八正與條達行疾貌之義相近賸之爲騰猶媵之爲騰也大射儀鄭注曰古文媵作騰

齊闞止字子我哀十四年左傳

我讀爲儀小雅角弓篇如食宜饇釋文曰宜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古讀儀如俄聲與我相近故通作我儀威儀也止容止也鄘風相鼠篇人而無止鄭箋曰止容止也引孝經曰容止可觀爾雅曰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是止與儀同意故相鼠曰人而無儀又曰人而無止又曰人而無禮儀也止也皆禮也小雅小閔篇箋曰止禮也是也大雅抑篇亦曰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齊高止字子容襄二十九年左傳

義見上

衞公子瑕字子適僖三十年左氏經傳

管子小問篇說王曰瑕適皆見精也尹知章注曰瑕適玉病也楊倞荀子法行篇注以瑕適爲玉之美澤調適之處非是呂氏春秋舉難篇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玉有疵謂之瑕適猶言有疵謂之瑕讁也老子道篇善言無瑕讁河上公注曰無瑕疵讁過於天下也讁與適通

宋公子說字好父桓元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方言娧好也郭注曰謂妦娧也娧說古字通好謂之娧好焉亦謂之說周語厲王說榮夷公韋注曰說好也小雅彤弓篇中心好之毛傳曰好說也說亦作悅廣雅曰悅喜也呂氏春秋壅塞篇高注

曰好喜也

鄭公子喜字子罕（成十四年左氏經傳）宋樂喜字子罕（檀弓下篇鄭注文正義引世本）

說文曰衎行喜皃衎罕古字通

宋公子術字樂甫（檀弓下篇鄭注及正義引世本並作樂甫術文七年十八年正義引世本同唐書宰相世系表及通志氏族略術作衎非也衎與罕同子罕樂甫五世孫不應與其祖同名）

術與遂古字通（文十二年左氏經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月令審端徑術鄭注曰術周禮作遂）小雅雨無正篇飢成不遂毛傳曰遂安也淮南氾論篇高注曰安樂也遂有安樂之義故名遂字樂甫

秦孫陽字伯樂（楚辭七諫注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注）

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陽陽毛傳曰陽陽無所用心也陶陶和樂貌鄭箋曰陶陶猶陽陽也正義曰史記（晏嬰傳）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今本史記陽作揚）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案陽之言暢也其心舒暢也字或作揚荀子儒效篇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楊注曰揚揚得意之貌陽爲得意之貌故字伯樂矣

晉郵無恤字伯樂（晉語又漢書古今人表）一字子良（哀二年左傳無恤晉語作無正蓋恤通作血血字篆文作𥁃與正相似而譌呂氏春秋似順篇注及淮南覽冥篇注又譌作無政耳古今人表中中有郵亡卹而無郵亡正則正爲譌字可知）

爾雅恤憂也無憂則樂矣故無恤字伯樂良或作梁（孟子滕文公篇王良即郵良也荀子正論篇作王梁）淮南要略篇康梁沈湎高注曰康梁耽樂也

鄭國參字子思（哀五年左傳）

參讀爲慘爾雅曰慘憂也憂思也又曰惄思也周南汝墳篇惄如調飢韓詩惄作愵云憂也（見釋文）是憂亦謂之思小雅正月篇癙憂以痒雨無正篇鼠思泣血鼠思即癙憂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猶云哀以憂也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與下文之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皆二字平列思亦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燕級字思（仲尼弟子傳單行索隱本）魯孔伋字子思（孔子世家）

級與伋皆急字之假借也（桓十六年左傳急子邶風新臺序作伋子）急者憂恐迫切之意莊子天地篇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汲與急通淮南繆稱篇伋於不知己者不自知也高注曰伋急也是急爲憂恐也思亦憂也故名急字子思（說見上）

魯原憲字子思（仲尼弟子傳）

說文憲敏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杜預注曰敏審當於事也憲有審當於事之義故字子思或曰憲與獻通思與偲通皆謂多才能也周書謚法篇曰博聞多能曰獻史記正義獻作憲齊風盧令篇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鄭箋曰才多才也

楚郤宛字子惡（昭二十七年左傳）

宛當讀爲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爲怨字又作惋秦策曰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史記楚世家惋作怨是也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大雅假樂曰無怨無惡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

顏高字子驕（仲尼弟子傳）

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顏刻案高乃亭之譌（韓非子作亭克）亭刻同聲古字通用（說文亭象屋下刻木之形大雅雲漢箋曰克當作刻）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欲馬注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故字子驕

魯公山不狃字子洩（定五年左傳不狃論語陽貨篇作弗擾擾假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

不語詞不狃狃也洩與忕通爾雅狃復也孫注曰狃忕前事復爲也（鄭風大叔于田篇正義）說文狃犬性忕也桓十三年左傳莫敖狃于蒲騷之役杜注曰狃忕也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說文狃字次狎字下蓋有一曰狎也句而今脫去）忕習也（今本說文忕改作愧）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爾雅貫習也注）則狃忕皆貫習之義（以上正義）鄭風大叔于田篇將叔無狃毛傳曰狃習也是狃與忕同訓忕張揖雜字音曳（爾雅釋文）正與洩同聲字林曰愧習也（衆經音義卷十三）愧即忕之或體也或謂不狃字子洩取爾雅釋獸鼳洩多狃之義案郭注鼳洩多狃曰說者云脚饒指蓋讀狃爲其跡厹之厹（釋文厹字林或作狃）郭注其跡厹曰厹指頭處多一指則多一跡故以饒指釋多狃也據此則鼳洩之獸其狃多於他獸故曰鼳洩多狃若果取此義則當名鼳洩字多狃其義乃明今不云多狃而但

云狃則與他獸之跡無異何以見其爲閼洩乎獸以閼洩爲名又何得單稱洩乎或說非也

申黨字周（仲尼弟子傳單行索隱本申黨作申堂漢郞中王政碑作申棠論語公冶長篇作申棖）

黨與周皆朋輩相親密之義（廣雅黨比也禮記鄭注黨猶親也文十八年左傳杜注周密也離騷王注周合也）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比周猶比黨也儒行曰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是也齊策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

晉狐突字伯行（晉語注）

突之言駾也說文駾馬行疾來皃大雅緜篇混夷駾矣毛傳曰駾突也鄭箋曰驚走奔突張載注魯靈光殿賦引詩作昆夷突矣班固西都賦曰窮虎奔突狂兕觸蹶突亦奔也突爲奔走故字伯行

魯左人郢字行（仲尼弟子傳）

說文徎徑行也又曰楚謂疾行爲逞徎逞郢古字通（左傳衞公子郢漢書古今人表作公子逞）

齊陳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傳）

行官名謂行人也管子小匡篇隰朋爲行尹注曰行謂行人也周語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賈注曰理吏也小行人也（僖三十年左傳正義）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楚屈到字子夕（楚語）

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附 楚莊企足字蹻（呂氏春秋異用篇）

說文曰企舉踵也又曰蹻舉足小高也（今本小作行據漢書高紀晉灼注及晉書音義改）

齊慶舍字子之（襄二十八年左傳）

夏官司戈盾鄭注桓十六年公羊傳何注並曰舍止也之當爲止二字篆書相似而誤（陳風墓門篇歌以訊之續列女傳作歌以訊止小雅車舝篇高山仰止釋文曰本或作仰之）

魯秦非字子之（仲尼弟子傳）

非與飛通（史記秦本紀大駱生非子盧諶贈崔溫詩作飛子漢蔡湛頌孔耽碑皆以飛爲非）字亦作蜚（漢書宣帝紀顏注曰蜚古飛字）之當爲止字之誤也（說見上）小雅四牡篇曰翩翩者鵻載飛載止

公祖句茲字子之（仲尼弟子傳）

句與拘通說文曰拘止也茲如詩昭茲來許之茲語詞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昭茲來許漢書祭祀志劉注引謝沈書作昭哉來御是茲爲語詞）之亦當爲止句訓爲止故字子止也

宋樂溷字子明（定九年左傳）

溷當讀爲焜溷與焜同聲（集韻焜溷並音戶袞切）故借溷爲焜昭三年左傳焜燿寡人之望服虔注曰焜明也（見正義）故名焜字明

附 韓公孫赫字顯（戰國時人秦策曰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楚策曰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趙策曰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韓策曰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人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又曰韓公仲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案赫郝古字通公孫赫即公孫顯也公孫顯韓人故黨韓甘茂魏人故黨魏也公孫赫史記甘茂傳作公孫奭說文奭燕召公名讀若郝公孫奭蓋亦以奭爲名顯其字也爾雅赫赫躍躍迅也釋文曰赫舍人本作奭是赫與奭通）

大雅生民篇以赫厥靈毛傳曰赫顯也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傳曰赫赫顯盛貌赫或作奭（見上）說文奭盛也

附 楚莫敖章字子華（楚策）

廣雅章章采也玉篇章采也引書曰五服五章哉華亦采顧命傳曰華采色楚辭九歌華采衣兮若英

邾子顏字夷父（莊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族譜）

顏高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字通（史記晉世家屠岸賈漢書古今人表作屠顏賈）爾雅曰重厓岸又曰望厓洒而高岸高則險峻故字夷父以相反爲義也漢書儒林傳戴崇字子平與此同意

宋樂傾字夷父（檀弓下正義引世本作夷甫傾文十八年左傳正義作夷父須須蓋傾之誤須與傾通）

說文傾仄也從人從頃頃頭不正也廣雅傾衺也正則平衺則不

平矣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傾與平正相反也故名傾字
夷父夷平也
宋公孫周字子高 哀二十六年左傳注
周讀爲輖輖低也士喪禮記軒輖中鄭注曰輖墊也 墊俗本譌作摯今改正
考工記輈人大車之轅摯鄭注曰摯輖也 摯與墊通 說文墊抵也抵古
低字 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漢書天文志抵作低 廣雅曰輖墊低也輖訓爲低故字子
高
齊公子祈字子高 呂氏春秋慎行篇注曰齊惠公子子高祈元和姓纂曰齊惠公生子高祁祁與祈通子高祁先字而後名也
祈讀爲圻 祈之爲圻猶蘄之爲圻也荀子儒效篇跨天下而無蘄即無圻也說見荀子雜志 說文曰圻地
圻䍐一曰岸也 廣韻圻渠希切曲岸也又魚斤切 垠或從艮 今本誤以垠爲正文圻爲重文茲從衆經音義卷七所引及廣韻改正 爾雅曰望厓洒而高岸圻訓爲岸故字子高也
楚鬬勃字子上 僖二十八年左傳
勃讀起而上也勃浡古字通爾雅浡作也郭璞注曰浡然興作皃
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浡焉勃爲與起故字子上于寶注需象傳
雲上于天曰上升也 見釋文 後漢書儒林傳張興字君上漢繁陽令
碑陰樊興字子上與此同
鄭駟帶字子上 襄三十年左傳
帶讀爲慸說文慸 特計切 高也 爾雅釋宮釋文曰墆高皃也墆與慸通 高亦上也說文
上高也
公西與如字子上 史記仲尼弟子傳
臧氏西成曰今本史記作與如者譌字也唐六典載孔子弟子本
之史記作與如通典 禮十三 及宋本家語弟子篇亦作與如 唐書禮樂志亦作與如家語無如字 說文舁共舉也從臼從廾與黨與也從舁從与是與
字本有舉上之義引之謂舉字古通作與地官師氏王舉則從鄭
注曰故書舉爲與禮運篇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王言篇之選賢舉
能也上與尙同廣雅曰尙舉也韓子外儲說篇舉燭者尙明也是
舉與尙同意故舉如字子上漢孔宙碑陰張上字仲舉亦此意也

如語詞也長狄僑如焚如榮如簡如魯季孫意如越皐如皆以如
爲語詞
晉伯宗字尊 成五年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
大雅鳧鷖傳曰宗尊也大宗伯疏引古尙書說曰六宗天地神之
尊者
附 魏田無擇字子方 莊子田子方篇案田子方戰國時人
擇與斁通 大雅思齊篇古之人無斁鄭箋作無擇 爾雅射厭也釋文射字又作斁周
南葛覃篇服之無斁毛傳曰斁厭也說文曰斁厭也一曰終也字
或作繹廣雅曰繹窮也然則無斁者無有厭棄無有終窮也無斁
則有常矣故字子方方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論語里仁篇遊
必有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
施之常字子恆 史記仲尼弟子傳
附 宋公孫考父字正 昭七年左傳正考父先字而後名也考父佐戴武宣在春秋前
周書謚法篇曰考成也隱五年春秋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考者
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正亦成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魯語作成
命百物正名即成命也正與定通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作正四時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作定卒伍 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虞注曰定謂成列也呂氏
春秋仲冬紀以待陰陽之所定高注曰定猶成也淮南天文篇秋
分蔈定高注曰定者成也
魯密不齊字子賤 史記仲尼弟子傳
不語詞不齊齊也賤與翦通爾雅曰翦齊也說文作前曰齊斷也
字亦作踐豳風伐柯篇籩豆有踐毛傳曰踐行列皃蓋行列整齊
之皃也翦齊也之翦通作賤猶召南甘棠篇之勿翦勿伐韓詩翦
作剗 見釋文 士喪禮下篇之緇翦今文翦作淺玉藻篇之弗身踐也
踐當爲翦矣 並見鄭注
楚任不齊字選 史記仲尼弟子傳
不語詞不齊齊也齊風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史記平
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

然齊等

魯邦巽字子斂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文翁圖邦巽作國選

說文曰巽具也又曰僎具也字亦作選齊語曰牛馬選具是也廣雅具備也斂亦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法起焉楊倞注曰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案佛然爲興起則斂然爲具備矣斂之言僉也檢也方言曰僉皆也爾雅曰檢同也是具備之義也巽與斂皆有具備之義故名巽字子斂或曰巽之言選選擇取也又收取也義相因也

楚史老字子亹楚語

亹讀爲眉方言曰眉老也東齊曰眉爾雅曰老壽也眉訓爲老老訓爲壽則眉與壽同意故古之頌禱者皆曰眉壽凡經言以介眉壽豳風七月遐不眉壽小雅南山有臺綏我眉壽周頌雝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魯頌閟宮眉壽萬年士冠禮眉亦壽也眉壽猶言耆壽文侯之命老壽昭二十年左傳壽耇召誥耳耆也老也耇也眉也皆壽也而詩傳與箋皆以眉壽爲秀眉方言注同案眉必秀而後爲壽徵若但言眉則少壯者皆有之無以見其爲壽矣爾雅曰黃髮兒齒鮐背壽也豈得徑省其文而曰髮壽齒壽背壽乎說眉壽者當據方言爲義不得如毛鄭所云也眉字作亹者古音微與文通亹有門音故轉爲眉其字即亹字也亹從爨省從酉分聲亹從爨省從酉文聲字當爲亹作亹者隸之變也亹亹同字故亦同聲大雅鳧鷖篇鳧鷖在亹爾雅亹从艸亹聲赤苗皆有門音借以爲黽勉之勉大雅棫樸篇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是也又借以爲眉壽之眉史老字子亹是也古鐘鼎文眉壽字亦多作亹伯碩父鼎之亹史頌鼎之亹雝公緘鼎之亹叔液鼎之亹晉姜鼎之亹皆借亹字爲眉字其莽史鼎作亹中从字乃古文文字晉姜鼎文字亦作从蓋從爨省文聲也其與亹字會意諧聲俱合是亹亹爲一字而與眉通用也唐宋以來言六書者不達古音故諧聲之例不能通曉閒有一二古字說文缺載者則茫乎不知所從但指爲俗字而已說文偶缺亹字而張參遂謂不合六書

徐鉉又以娓字當之拘牽無識通人所不取也

魯冉孺字子魯仲尼弟子傳

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既去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濡之言需也需彖傳曰需須也爾雅顉待也顉與須同雜卦傳曰需不進也是濡爲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參也魯孔注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孺又愚也方言儒輸愚也儒與孺通魯鈍亦愚也大顏注漢書周勃傳曰俗謂愚爲鈍椎見史記周勃世家索隱

陳公良孺字子正仲尼弟子傳

孺讀爲需正當爲止字之誤也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顉也遇雨不進止顉也是需有止義

晉胥童成十七年經字之昧晉語

童蒙疊韻其義相近童蒙之言童矇也說文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蒙彖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釋文引廣雅曰童癡也鄭風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毛傳曰狂行童昏所化也晉語僮昏不可使謀僮童古字通賈子道術篇反慧爲童皆昧之義也說文昧闇也

晉閻沒字明晉語

沒與昧古字通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趙策作沒死襄二十四年左傳何沒沒也沒沒猶昧昧釋文沒如字一音昧正與昧同音杜注以爲沈滅之言失之廣雅曰昧昧暗也昧訓爲暗故字明取相反之義

鄭罷虔字明昭二十八年左傳楚唐蔑荀子議兵篇作唐蔑史記楚世家作唐昧字明趙策

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檀弓鄭注曰明目精也名蔑故字明也蔑莫聲同而義近玉篇蔑莫結切說文莫火不明也字通作眛說文目不明也從目未聲玉篇音莫蓋切說文目部前有眛字目不明也字以午未之未爲聲玉篇音莫蓋切後有眜字目不正也字以本末之末爲聲玉篇音莫達切故廣韵去聲第十四部眛[illegible]眛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眛目暗也莫佩切入聲第十三部眜目不正也莫撥切正與玉篇同蓋眛之言昧也說文昧闇也佈篇眛覓瀆切正與目暗之眛同音也眜之言末也說文眜目不正也玉篇眜目達切正與目不正之眜同音也而今本目不明之眛右畔誤寫本末之末而音莫撥切目不正之眜右畔誤寫午未之未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誤作明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誤作明而莫達切之音尚不誤莫達

（與莫攖同可據廣韻昧目不正也莫攖切以正之矣段氏說文注不能釐正而以莫佩切之昧爲說文所無非也）

秦百里視字孟明（僖三十三年左傳）

洪範曰視曰明

晉解揚字子虎（史記鄭世家說苑奉使篇）

虎讀爲盱古音虎與盱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虍有餘（見繫傳案公羊釋文盱許于反又許孤反正與虍同音玉篇虍火乎切火乎與許孤同）是其例也方言盱揚矔也矔瞳子（今本子上衍之字據說文刪）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曰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

齊高齕字齮（昭二十六年左傳之高齮卽史記魯世家之高齕）秦王齕字齮（史記秦本紀之王齕卽始皇本紀之王齮）

說文齕齧也齮（魚綺切）側齧也（側字據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許慎說增）史記田儋傳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集解引如淳曰（漢書注）齮齕猶齚齧索隱曰齮側齒齩也

魯顏噲字子聲（仲尼弟子傳）

說文噲咽也一曰嚵噲也嚵小啐也啐小歠也則噲若歠食下咽有聲也或曰噲當讀爲䭓廣韻䭓（爲快切）喘息聲

樂欬字子聲（仲尼弟子傳）

氣逆之聲曰欬說文欬屰气（同逆氣）也

晉韓不信字伯音（昭三十二年左傳）

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彖辭曰有言不信墨子經篇曰信言合於意也

魯季寤字子言（定八年左傳）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二）引倉頡篇曰覺而有言曰寤邶風終風篇曰寤言不寐或曰寤讀爲語語亦言也

鄭公子語字子人（桓十四年左氏經傳）

大雅公劉篇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正義曰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荅難曰語謂二人相對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鄭注曰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孟子梁惠王篇曰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

魯宰予字子我（仲尼弟子傳）

曹叔孫申字子我（元和姓纂曹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

申讀爲身爾雅身我也郭注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魯公子務人字爲（昭二十九年左傳）

務亦爲也繫辭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虞翻注曰務事也（見李鼎祚周易集解）韓子喻老篇曰事爲也務人猶言爲人春秋時宋有向爲人（見成十五年左傳）是也務人檀弓作禺人正義曰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或曰說文禺母猴屬爲母猴也故禺人字爲案禺若爲母猴屬則與人字意義不倫豈有上言獸而下言人者乎或說非是文十八年左傳有公冉務人與此同名則務字不誤

齊公子舉字季勞（管子小匡篇季勞處魯又曰公子舉游於魯卽季勞也）

管子四時篇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衛世叔齊字疾（哀十一年左傳）

爾雅齊疾也荀子君道篇齊給便捷而不惑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集解曰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曰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

齊樊須字子遲（仲尼弟子傳）

須顉古字通爾雅顉待也歸妹九四遲歸有時陸續注曰遲待也（見釋文）

晉荀盈字伯夙（襄二十七年左傳）

盈讀爲贏（宣四年左傳伯贏呂氏春秋知分篇注作伯盈案蔿賈字伯贏卽賈有餘利之贏是贏與盈通）夙讀爲肅（大戴禮保傅篇登夙端冕白虎通引作齋肅端冕是肅與夙通）贏寬緩也肅嚴急也月令孟秋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鄭注曰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解古賣切）爾雅肅疾也速也大雅雲漢篇昭假無贏箋訓贏爲緩是贏與肅正相反故名贏字肅猶狐偃字犯闔沒字明以相反爲義也

齊慶嗣字子息（襄二十八年左傳）

嗣與息皆謂子也嗣繼也（爾雅）故子繼父者謂之嗣特牲饋食禮嗣

毋莫鄭注曰嗣主人將爲後者是也息生也漢書高紀顏注故所生之子謂之息趙策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是也管子輕重丁篇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利名子息亦取滋生之意今俗貸錢謂其本爲母謂其利爲子又謂之利息

宋華家字世子成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世子家案世子當作子世子世字也家名也

魯頌桓篇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辭

楚仲歸字子家文五年左傳 鄭公子歸生字子家宣四年經傳 魯公孫歸父字子家宣十四年傳 齊析歸父字子家襄二十八年傳 蔡公孫歸生字子家昭元年經傳

魯孔求字子家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

玉篇宲窯也與求同說文宲入家搜也

郳單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單讀爲廛古聲單與廛相近 說文廛一家之尻也

齊慶封字子家襄二十八年左傳

封讀爲邦康誥正義曰古字邦封同商頌元鳥篇邦畿千里李善注西京賦引作封畿千里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邦鄭本作封邦與家相對爲文

鄭國字子徒仲尼弟子傳

徒讀爲都徒都古字通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留侯以韓申徒下韓國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以韓申都下韓潛夫論志氏姓篇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莊二十八年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小司徒四縣爲都司馬法曰王國五百里爲都載師鄭注

衛孫襄字伯國襄二十六年左傳

襄讀爲壤聲近假借也壤從土襄聲 檀弓有原壤亦以壤爲名壤土地也故字伯國昭元年左傳曰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

楚公孫寧字子國哀十八年左傳

哀十六年左傳曰沈諸梁兼二事國甯

鄭公子發字子國襄九年左傳

發讀爲伐發伐聲近而通周頌噫嘻篇鄭箋曰發伐也考工記匠人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公子茷晉語作王子發鉤茷音伐與發通 漢書董仲舒傳柳下惠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楚屈禦寇字子邊僖二十五年左傳

邊境也哀十一年左傳曰齊國夏高無丕帥師伐我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是其義也

秦壤駟赤字子徒仲尼弟子傳索隱壤字注以壤駟爲複姓

徒讀爲赭說文曰赭赤土也古聲赭徒相近爾雅杜赤棠杜與徒聲亦相近故赤謂之徒又謂之杜

晉羊舌赤字伯華襄三年左傳 魯公西赤字子華仲尼弟子傳

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鄭注曰華黃色也馬有華騮之名華俗作驊非穆天子傳正作華鄭注曰色如華騮爲赤色說文騮赤馬黑毛尾也則華其黃色與華騮蓋即黃騮也月令曰中央土天子駕黃騮

附 周白丹字圭孟子告子篇注曰丹名圭字也史記貨殖傳曰周人

圭讀爲黊聲近假借也說文黊胡圭戶圭二切鮮明黃色也從黃圭聲黊黃華從艸黊聲讀若墮壞讀與墮同是黃謂之黊也名丹字黊與名赤字華同義華亦黃也

楚公子黑肱字子晳襄二十七年左傳 鄭公孫黑字子晳昭二年左傳 狄黑字晳仲尼弟子傳 衛公子黑背字析昭二十年左傳杜注析朱鉏黑背孫元和姓纂二曰衛穆公生公析黑臀其孫成子朱鉏以王父字爲氏案析與晳通

說文晳人色白也晳與黑相對爲文

曾箴字子晳並仲尼弟子傳曾箴今本作曾蒧誤說文玉篇廣韻俱無蒧字惟集韻有此字音參都感切蓋據誤本史記也索隱說文曰古人名蒧字晳蒧與箴同音則當作箴

箴讀爲黬玉篇黬之林切又音緘 說文黬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黬字晳曾箴之箴論語先進篇作點說文點小黑也黬與點占同聲而通用

伯虔字子析仲尼弟子傳

虔當爲黔聲相似而誤也史記衛康叔世家出公季父黔索隱曰系本名虔誤與此同析晳古字通襄二十七年左傳皐門之晳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墨子貴義篇黔者黑也咸曰虔析皆

敬也商頌殷武傳曰虔敬也說文惁 先歷切 敬也 二徐本惁誤作悊音陟列切案悊乃哲之重文已見口部而訓爲知不得又見心部而訓爲敬也段氏茂堂亦沿其誤今依玉篇廣韻改正 惁與析通

晉蔡黯字墨 哀二十年左傳

墨黑也黯亦黑也黯暗也墨亦暗也史記孔子世家黯然而黑是黯亦黑也管子四稱篇墨墨若夜是墨亦暗也

魯孔白字子上 史記孔子世家

蕭山王氏南陔曰上尙古字通禮記檀弓殷人尙白引之案孔氏殷之胄也故名白字上

晉士匄字伯瑕 襄三十一年左傳 楚陽匄字子瑕 昭十七年傳

瑕假古字通 莊十四年左傳傳瑕單行本史記鄭世家索隱作甫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假作瑕 乞人之物曰匄借人之物曰假內則曰不通乞假是乞與假事類相近故名乞者字假名匄者亦字假襄三十一年左傳士文伯曰寡君使匄請命釋文云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正字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匄字子瑕與士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

鄭駟乞字子瑕 昭十九年左傳

說見上

魯冉求字子有 仲尼弟子傳

邶風谷風篇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曰有求多亡求有

衛端木賜字子貢 仲尼弟子傳

爾雅貢賜也字亦作贛說文贛賜也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要略篇一朝用三千鍾贛高注並曰贛賜也

孟舍字施 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趙注曰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案施其字也先言施後言舍者襄十年左傳正義曰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郰人紇字叔梁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 舍之爲言予也 舍古音暑與予聲相近 施之爲言賜也賜亦予也故名舍字施襄九年左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舍與施同義杜注云舍勞役非也 晉語施舍分寡 韋注云舍舍業非也 皆謂以德惠賜予之也 說詳經義述聞左傳旅有施舍下 或曰施者弛之借字弛舍謂免征役也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齊弦施字多 哀四年左傳

取厚施之義也或曰施當讀爲貤說文貤重次弟物也 玉篇貤余豉切 多重也從重夕重夕爲多重日爲疊貤也多也皆重也廣雅貤益也益亦多也高誘注齊策曰益多也

楚蔿賈字伯嬴 僖二十七年宣四年左傳

嬴當讀爲贏說文贏賈有餘利也昭元年左傳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魯公子益師字衆父 隱元年左傳

易師彖傳師衆也益之則彌衆矣桓十七年左傳楚屈瑕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杜注曰濟益也益師者欲師之衆也

鄭公子班字子如 成十三年左傳

廣雅如均也孟子公孫丑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趙注曰班齊等之貌是班亦均也

魯公輸般字若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曰般若之族劉氏端臨曰若蓋般之字今從劉說

公輸般即孟子離婁篇注所謂魯班也漢書楊雄傳般倕弃其剞劂兮顏注曰般讀與班同公輸班字若與公子班字子如同義若猶如也

鄭公孫舍之字子展 襄八年左傳

舍與舒古字通 小雅何人斯五章舍與盱爲韻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即舒息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 方言舒展也

魯漆雕哆字子斂 仲尼弟子傳

說文哆張口也小雅巷伯篇哆兮侈兮毛傳曰哆大皃哆之言侈也斂之言儉也賈子道術篇廣 當作廉 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

魯漆雕啓字子開 漢書藝文志漆彫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彫啓後王應麟攷證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案古今人表正作漆彫啓家語不知漆彫開之爲漆彫啓乃謬云漆彫開字子若

說文启開也從戶從口字通作啓士昏禮贊啓會既夕禮請啓期
鄭注並云今文啓爲開
宋公子肸字向父成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晉羊舌肸字叔向襄十一年十一六年左傳注
字叔譽檀弓逸周書太子晉篇
向讀爲蠁肸蠁者布寫之皃也說文肸肸蠁布也蠁知聲蟲也蚼
司馬相如蠁從向漢書司馬相如傳衆香發越肸蠁布寫顏注曰
肸蠁盛作也楊雄傳薌呹肸以掍根兮注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
起又注禮樂志曰肸振也揚雄傳又曰肸蠁豐融左思蜀都賦景福肸蠁而
興作則凡動而四布者皆謂之肸蠁矣肸之言屑也肹也說文曰
屑動作切切又曰肹許乾切振也肸從肹聲故有振起之義也羊舌
肸又字叔譽者譽之言旟小雅都人士傳曰旟揚也亦振起之義
也錢氏曉徵以譽爲響之譌失之
楚鬬般字子揚宣四年左傳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案子文之子鬬般也般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說殆不可信
般與播古字通古音元與戈相出入故史記賈生傳大鈞槃物漢書槃作播般卽播之假借也
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昭四年左傳播於諸
侯杜注亦曰播揚也三十年傳將焉用自播揚焉注曰播揚猶勞
動也呂氏春秋必己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高注曰揚動也
播散也案播亦揚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揚謂之播因而揚米去康
謂之簸說文簸揚米去康也小雅大東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揚
楚薳罷字子蕩襄二十七年三十年左傳
罷讀爲播罷播古音相近罷古音婆說見唐韻正故借罷爲播也公羊罷作
頗頗之爲播猶波之爲播也波與播通見左傳波及晉國下襄二十五年左傳成
公播蕩杜注云播蕩流移失所昭二十六年傳茲不穀震盪播越
竄在荆蠻亦謂流移也盪與蕩同播或作波莊子外物篇䱎魚對
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卽播蕩也

東海之播臣猶齊策云大魚蕩而失水耳流移謂之播蕩搖動亦
謂之播蕩家大人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
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
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卽波蕩波蕩猶播蕩耳謹案李善注西
京賦曰波盪搖動也後漢書公孫述傳方今四海波蕩亦謂四海
搖動也論語微子篇孔注云播搖也僖二年左傳杜注云蕩搖也
附
周呂尚字牙劉初人見史記齊大公世家索隱
尚之言當也樘也尚與當樘古聲相近牙之言梧也伍也牙與梧伍古聲相近釋名釋
邱曰當途曰梧邱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釋宮室曰梧在梁上兩
頭相觸牾也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薛瓚注漢書項籍傳曰小柱
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說文樘邪柱也樘與撐同魯靈
光殿賦枝掌杈枒而斜據枝掌卽屋梧邪柱也掌亦與撐同枝掌
猶言枝梧也邪柱謂之枝掌又謂之梧義取相當忤也韋昭辯釋
名曰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宋書百官志下伍之
爲當猶牙之爲尚也或曰尚讀爲堂牙讀爲庌通俗文曰客堂曰
庌太平御覽居處部九
宋公孫督字華父桓元年左傳
督中正也華表出也爾雅督正也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郭
象注曰順中以爲常也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曰分其
督旁之脩正義曰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晉語衣之偏
裻之衣韋注曰督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裻裻與督通夏官形方
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曰華讀爲
瓜哨之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
齊慶奊字繩襄二十八年左傳
奊衺曲也繩直也說文奊頭衺骫奊態也又曰骫骨耑骫奊也案
倉頡篇曰骫曲也文選鵩賦注引玉篇廣韻並曰骫骨曲也骫奊疊韻字
皆曲皃也廣雅繩直也說卦傳曰巽爲繩直深衣曰負繩及踝以
應直淮南天文篇子午卯酉爲二繩高注曰繩直也說林篇出林

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注曰繩亦直也

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左傳）魯孟之側字反（哀十一年傳杜注論語雍也篇孔注）

洪範曰無反無側

齊華還字周（襄二十三年左傳）

還與環通（士喪禮注古文環作還）昭十七年左傳環而塹之及泉越語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杜韋注並云環周也字或作圜漢書高五王傳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顏注云圜謂周繞之或作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

魯公伯繚字周（單行本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傳）

繚曲也爾雅小枝上繚爲喬郭注云翹繚上句是也周亦曲也唐風有杕之杜篇生于道周毛傳云周曲也是也繚繞也楚詞九歎腸紛紜曰繚轉兮王注云繚繞也是也周亦繞也吳語周軍飭壘韋注云周繞也是也故周垣謂之㙩㙩之言繚繞也說文㙩（力沼切）周垣也班固西都賦曰繚以周牆

齊公子堅字欒（呂氏春秋慎行篇注公子欒堅先字而後名也）

堅與牽通（定十四年公羊傳公會齊侯衛侯于堅左氏堅作牽）字或作擊（夬九四牽羊悔亡釋文曰牽子夏作擊）或作摼（漢書楊雄傳摼象犀師古曰摼古牽字）鮑莊子名牽（成十七年傳）正與此同說文曰牽引前也廣雅曰牽引也又曰牽連也欒與攣通攣亦引也連也說文曰攣係也（係與繫同）小畜九五有孚攣如馬融注曰攣連也（見釋文）玉篇攣綴也引易曰有孚攣如孔氏正義曰攣如者相牽繫不絕之名也易林震之師曰一莖九纏更用牽攣字或作䜌說文曰䜌不絕也

楚公子結字子綦（定十四年春秋莊子讓王篇賈子諭誠篇史記楚世家皆作綦本字也定四年左傳及楚語作期呂氏春秋高義篇注作旗借字也）

綦結雙聲其義相近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鄭司農曰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士喪禮綦結于跗又組綦繫于踵鄭注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然則弁與屨之綦皆結也云綦車轂者方言車下鉄大者謂之綦郭璞音忌疏證云此言維車之索玉篇鉄（持栗切）索也古作鉄案今江淮之閒以帶束腰而作結以固之謂之綦以繩束物亦然其音正與忌同維車之索必約束而作結以固之故謂之綦綦車轂之綦亦此義也云薄借綦者薄借屨名急就章所謂不借釋名所謂搏腊也薄借屨有係以結于跗故謂之薄借綦也說文作不借綥同云馬絆綦者昭二十年穀梁傳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䟡衛謂之輒釋文劉兆云綦連併也䟡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縶絆也連併縶絆同爲聚合不解皆固結之意也

魯公子彊字子臧（隱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臧古藏字彊讀曰匾說文匾踦匾藏匿也昭七年左傳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注云僕隱也區匿也（見釋文）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楊倞注云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是區爲藏也哀十三年公羊春秋盜殺陳夏彊夫左氏穀梁並作夏區夫則二字古通用

越人蒙字子臧（史記鄒陽傳索隱）

臧亦藏字蒙包藏也鄘風君子偕老毛傳云蒙覆也昭十三年左傳杜注云蒙裹也皆包藏之義也

魯南宮括字子容（仲尼弟子傳）一名韜（論語公冶長篇王注釋文作韜云本又作縚）

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集解引）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劍衣謂之韜（說文）弓藏謂之韜（廣雅）皆取包容之義

晉郤芮字子公（周語）

芮讀爲納公讀爲容取容納之義也芮納皆從內聲故納通作內（經典不可枚舉）又通作芮公與容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古作㝐從宀公聲家大人曰楚詞七諫正法弧

而不公謂方正不容也王逸以爲背公私失之辨見楚詞淮南齊俗篇望君而笑
是公也亦以公爲容
郰公子留字捷元和姓纂有捷姓引風俗通曰郰公子捷留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捷讀爲插士冠禮鄭注建柶扱柶於醴中釋文扱作捷云初洽反本又作插樂記注搢猶插也釋文捷本亦作插初洽反
是捷卽插也釋名睫插也接也插於眼眶而相接也亦與捷之爲插同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字或作
接漢書蒯通傳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謂插刃於其腹中也留之言
傳也插也李奇注蒯通傳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傳顏師古曰
傳音側吏反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注曰菑謂輻
入轂中者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釋文菑側吏反溝洫志隤林竹兮揵石菑顏注
曰石菑者謂插石立之菑亦插耳音側吏反俗本吏誤作其義與傳同又
注張安世傳引續漢書輕車留矛戟幢麾而釋之曰留插也
郰子克字儀父隱元年左傳周王子克字子儀桓十八年傳楚鬭克字子儀僖二
十五年傳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哀十七年傳子儀克先字而後名也
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克爲刻也儀讀如娑儀
之言疏刻也字或作犧或作獻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釋文犧素
河反淮南俶眞篇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
黃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鏤之尊明堂位周獻豆鄭注曰獻疏刻之正
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犧獻皆爲疏刻而與儀
通此猶周語犧人薦醴賈逵本作儀人見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大誥民獻有
十夫尙書大傳作民儀也見困學紀聞卷二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
楚薳呂臣字叔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
呂與旅伯與百古字並通宣十八年左氏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僖三十三年穀梁傳百里子釋文百
或作伯孟子百里奚篇子篇音義作伯里子莊二十二年左傳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杜注曰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
旅陳也百言物備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
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是其義
罕父黑字子索仲尼弟子傳
黑讀爲纆說文纆索也從糸黑聲字或作纆坎上六係用徽纆劉
表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釋文
附齊王驩字子敖孟子離婁篇案驩戰國時人
驩讀爲讙敖讀爲嗷說文讙譁也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注曰
讙喧譁也敖喧噪也地官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釋文囂五
羔反鄭注曰囂讙也說文囂聲也從㗊㗊衆口也嚻與囂同墨子號令篇讙囂駴衆其
罪殺
晉狐偃字子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
偃當讀爲隱古字偃與隱通齊語隱五刃管子小匡篇作偃五兵漢書古今人表餘隱王顏注曰卽偃
王也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鄭注
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犯犯顏而諫名隱字犯以相反爲義也
陳顓孫師字子張仲尼弟子傳
張讀爲長知丈切皋陶謨州十有二師鄭注曰師長也見釋文故名師
字長作張者假借字耳墨子所染篇長柳朔呂氏春秋當染篇作
張柳朔莊子山木篇攬其蔓枝而王長其閒釋文長本又作張是
長與張通
公皙哀字季次仲尼弟子傳
王氏南陔曰哀當爲衰左氏桓二年傳皆有等衰杜預注衰殺也
襄二十五年傳自是以衰注衰差降昭三十二年傳遲速衰序注
衰差也序次也管子地員篇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淮南子說山篇
上有三衰下有九殺皆謂等差也有等差卽有次第故古人名衰
字季次矣淮南氾論篇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高注季襄魯人孔
子弟子季襄卽季次襄與次名字不相應襄亦衰之譌家語作公晳克克亦
衰之譌衰誤爲哀哀又誤爲克
晉趙衰字子餘僖二十四年左傳
說文衰減也衰與衰通物減少則但存其餘矣玉篇廣韻並云餘
殘也是減少之義也或曰餘者饒也秦策及淮南精神篇高注多也呂氏春秋辯土篇注
名衰字餘以多少相反爲義
魯閔損字子騫仲尼弟子傳

小雅天保篇不騫不崩毛傳云騫虧也虧亦損也（高注淮南精神篇云虧損也）漢書鼂錯傳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汚之名顏師古注云騫損也

晉叔仲會字子期（仲尼弟子傳）

說文期會也桓十年公羊傳曰會者何期辭也成十六年傳曰會不當期魏策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

魯顏何字冉（仲尼弟子傳）

古冉字或省作冄秦冄字開是也（說見下卷）冄與儋通史記老冄傳或曰儋卽老子是也說文何儋也儋何也故名何字儋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宣十二年左傳）

魚讀爲御古聲魚與御通（天官序官釋文𩵋音魚本又作魰又音御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歸公讀公子御說也）說文御使馬也小雅出車傳曰僕夫御夫也魯武公子有伯御（周語）魯大夫有御孫（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以御爲名

燕周豎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豎內豎也內豎給事於內故字子家家猶內也爾雅𨷲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鄭注云內豎小臣之屬僖二十八年左傳注豎掌通內外者

楚屈巫字子靈（襄二十一年左傳）

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巫字子靈也說文靈或從巫楚辭九歌靈連蜷兮旣留王注云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易林小畜之漸學靈三年仁聖且神明見善祥吉喜福慶亦謂學巫也

齊公子鑄字子工（昭八年左傳注十年傳子工作子公）

說文鑄銷金也字子工者謂攻金之工也或曰鑄當讀爲祝古字祝與鑄通（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鄭注曰祝或爲鑄淮南俶真篇高注曰鑄讀如唾祝之祝）小雅楚茨篇工祝致告毛傳曰善其事曰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鄭注曰工官也

鄭駟歂字子然（定九年左傳）

歂（視專視兗二切）讀爲惴（他丸切）方言惴赫也郭注曰火熾盛之貌說文然燒也或曰歂讀爲顓（莊十一年左傳歂孫生古今人表歂作顓）然讀爲戁（式善如善二切）皆敬愼之義也說文顓頭顓顓謹皃顓顓之言惴惴也小雅小宛篇惴惴小心與溫溫戰戰爲韻莊子齊物論篇小恐惴惴與縵縵爲韻則惴字古讀爲顓故其義同也玉篇引說文曰然意膬也一曰意急而懼也一曰戁也（今本說文脫下二句）案一曰意急而懼者訓然爲不戁不竦之戁也爾雅戁（女版切與然聲相近）懼也是也一曰戁者訓然爲敬也說文戁敬也此云然戁也其義一也爾雅熯敬也熯與戁同（熯而善切）小雅楚茨曰我孔熯矣是也然之言戁也

楚王子鉤字發（成十六年左傳囚楚公子茷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案茷發古同聲茷卽發之假借發字也鉤名也古人名字並稱者皆先字而後名故謂之王子發鉤）

鉤讀爲彀（爾雅釋詁釋文彀古豆反一音古侯反古侯反則音鉤矣顏師古注漢書馮唐傳曰彀音構構與鉤同音）說文彀張弩也發䠶發也如淳注漢書馮唐傳曰彀騎張弓之騎也（見史記馮唐傳索隱）小雅吉日曰旣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附　趙公孫龍字子秉（列子仲尼篇釋文）

龍讀爲𥢧（力公切）廣雅𥢧穫也說文穫穫刈也秉禾束也小雅大田篇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毛傳曰秉把也

楚薳艾獵字叔敖（宣十一年左傳）

艾讀爲弋艾獵卽弋獵也古聲艾與弋通爾雅太歲在壬曰元黓（音弋）史記曆書作橫艾是其例也弋獵者游田之事故字曰敖說文曰敖出游也

魯公子尾字施父（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氏族略）

施讀爲拕（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奚施淮南人閒篇作奚他是施字古讀如他正與拕同音）說文拕（俗作拖）曳也莊子秋水篇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拕

秦西術字乞（僖三十三年左傳）

術讀爲遂文十二年公羊經正作遂乞讀爲訖遂終也竟也逸周

書大子晉篇孔注云遂終也廣雅云遂竟也訖亦終也竟也爾雅云訖止也止亦終也漢書西域傳顔注云訖竟也

經義述聞第二十二

經義述聞第二十三

春秋名字解詁下一百三十五條　　高郵王引之

鄭游眅字子明（襄二十二年左傳）

說文眅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檀弓鄭注曰明目精也

鄭公孫輒字子耳（襄九年十年左傳）

輒耴古字通說文耴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垂也故以爲名案春秋傳無秦公子耴蓋鄭公孫輒之誤也耳垂謂之耴故車耳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輢也輢車旁也較車輢上曲鉤也廣雅乘輿金爲耳也（宋本爲誤作馬毛本又於金下增飾字案史記禮書彌龍徐廣曰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即所謂乘輿金爲耳也彌與靡通）軓車耳反出也大元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范望注云蕃車耳也（蕃與轓通）漢書景帝紀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注云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案朱轓卽古今注所謂文官赤耳也）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較與較同）文官赤耳（今本古今注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誤也）武官青耳然則輒輢較軓靡皆車耳也鄭大夫有姚句耳（句同鉤）此輢上曲鉤之義也晉文公名重耳晉大夫有梁益耳此重較爲重耳之義也

魯子叔輒字伯張（昭二十一年左氏經注）叔孫輒字子張（襄八年左傳）

耳垂左右皆外向其象侈張輒之反出以向外亦如之說文聥張耳有所聞也大荒東經曰有一大人張其兩耳

秦冄字闢（仲尼弟子傳）

冄讀爲聃冄聃古字通定四年左傳聃季史記管蔡世家衛康叔世家並作冄季說文聃耳曼也名聃字闢與名輒字張同義

李耳字聃

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鄭公孫黑肱字子張（襄十八年左傳注）

大戴禮王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舒肘謂張兩肱也八尺曰尋鄭注考工記梓人云張臂八尺

楚馯臂字子弓（仲尼弟子傳）

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

齊后處字子里（仲尼弟子傳）

鄭風將仲子篇無踰我里毛傳云里居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注云里者民之所居也

齊陳盈字子芒（元和姓纂有子芒云陳僖子生子芒盈因氏焉）

盈讀爲楹芒讀爲𣏾楹柱也𣏾棟也說文𣏾棟也從木亾聲引爾雅曰𣏾廇謂之梁蓋𣏾者棟之一名廇者梁之一名謂之𣏾廇者言梁上承棟棟之所留止也釋名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蓋望與𣏾古同聲𣏾卽望也然則棟謂之𣏾梁謂之𣏾廇故說文曰𣏾棟也又曰𣏾廇謂之梁辨其名物之不同也或欲刪說文棟也二字非是

齊杞殖字梁（襄二十三年左傳）

殖讀爲植立者謂之植橫者謂之梁爾雅植謂之傳傳謂之突郭注曰戶持鎖植也衆經音義（卷七）引三倉云戶旁柱曰植墨子非儒篇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淮南本經篇縣聯房植高注曰植戶植也夏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注曰植築城楨也是立者謂之植也爾雅楣謂之梁𣏾廇謂之梁是橫者謂之梁也（爾雅又曰隄謂之梁亦取橫互之義）

楚公子啓字子閭（襄六年左傳）

說文閭里門也名啓字閭取啓門之義王氏南陔曰啓與閭皆行陳之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言齊侯伐衛其軍有啓有胠孔疏以左翼曰啓爲賈逵說逸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孔晁注開猶啓皆陳名

卞仲由字子路魯顏無繇字路（並仲尼弟子傳）

緐與由同取由路之義也

楚屈建字子木 襄二十五年左傳 大子建字子木 襄十六年傳

建讀爲楗說文楗歫門也 南都賦注所引如是今本作限門也誤 從木建聲蓋楗者關牡所以歫門使不可開也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烹伏雌吹扊扅 廣韻云扊扅戶扃 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爲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幷以門牡木作薪炊耳 以上家訓 門牡以木爲之故字子木老子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淮南繆稱篇曰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

陳諸字伯爰 唐書宰相世系表

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雁篇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射義蓋觀者如堵牆牆亦垣也

齊公孫竈字子雅 昭三年左傳子雅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

雅讀爲竊竊雅古同聲 雅古音伍說見唐韻正 故竊通作雅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竈曰竊

齊公子固字子城 昭八年左傳注八年傳作子成假借字也十年傳正作子城

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襄十年左傳城小而固是其義也或曰固城楚邑名昭十三年傳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是也 固城息舟城皆楚邑也杜注謂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非是

魯公孫宿字成 襄十五年左傳注

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所謂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國必有城故字城

宋大宰盈字蕩 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曰蕩聞之云云釋文蕩聞之一本蕩作盈崔本同或云盈大宰字案大宰自稱盈則盈其名也蕩字也

盈讀爲桯 戶經他丁二切 方言榻前几江沔之閒曰桯郭注曰今江東呼爲承桯說文桯牀前几也 廣韻桯牀前長几 桱 古零切 桯也東方謂之蕩段注曰謂之桯者言其平也 桯之言呈說文呈平也 案蕩亦平也齊風南山傳云蕩平易也几平則謂之桯又謂之蕩矣古音盈與呈通昭二十三年穀梁春秋胡子髡沈子盈滅釋文盈本亦作逞襄二十二年左傳欒盈自楚適齊史記晉世家作欒逞說文⿰糸盈從糸盈聲讀若聽或從呈作⿰糸呈是其例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 昭七年左傳

何讀爲枷 音加 弗讀爲拂 音拂 說文拂擊禾連枷也枷拂也釋名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方言僉自關而西謂之拂齊楚江淮之閒謂之柫 音勃 案拂之言拂也擊物之名也說文拂過擊也擊謂之拂故擊禾者謂之拂拂柫聲相近故又謂之柫耳古音何與枷通故枷通作何陳風澤陂篇有蒲與荷樊光爾雅注引作有蒲與茄 見澤陂正義茄音加 是其例也 枷之爲何猶加之爲柯也爾雅陵莫大於加陵即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 齊語耒耜枷芟漢書王莽傳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韋顏注與說文同

晉瑕呂飴甥字子金 僖十五年左傳

飴讀爲枱說文枱 與耜同 耒耑也從木台聲鈶或從金徐鍇曰卽耜刃也音弋之反弋之反正與飴同音故借飴爲枱鄭注考工記匠人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注月令曰耜者耒之金也三倉曰耜耒頭鐵也 見莊子天下篇釋文 枱爲耒頭金故其字或從金作鈶故瑕呂飴甥字子金

魯季公彌字鉏 襄二十三年左傳 齊犂彌字且 單行本史記齊世家索隱

且卽鉏之假借也彌讀爲釁玉篇釁 亡支切 青州人呼鎌也說文鉏立薅所也釁鉏皆所以芟夷者故名釁字鉏

魯商瞿字子木 仲尼弟子傳

瞿讀爲欋釋名云齊魯謂四齒杷爲欋 具俱切 說文云杷收麥器也蓋以木爲之故字從木欋之言俱也齒兩兩俱列也說文䀠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来 舉朱切 茉臿也茉 互瓜切 兩刃臿也目兩視謂之䀠兩刃臿謂之茉四齒杷謂之欋聲義皆相近也淮

南說林篇木大者根欋山高者基扶言其根基之四布也爾雅四
達謂之衢義亦相近
陳金父字仲爾 唐書宰相世系表
爾讀爲檷還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
昵子夏作鑈蓋絡絲之檷古或以金爲之故易曰繫于金檷而其
字或從金作鑈玉篇鑈古文檷 金部 字亦從金
附 虢公鼓字石父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鼓周幽王時人在春秋前
鼓量名也所容重一石周語關石龢鈞韋注曰石今之斛也 史記滑稽傳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石一斛也續漢書百官志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 廣雅曰斛謂之鼓是鼓
與石同也或以十二斛爲鼓所容重十二石曲禮獻米者操量鼓
正義引何氏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釋文引作
十二石案容十二石則其器甚大獻米者執之不便當以廣雅斛
謂之鼓爲是其器但容一石故小而易操也冢大人曰管子樞言
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荀子富國篇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
據左傳考工記釜受六斗四升盆受一斛二斗八升皆與一斛之
鼓不甚相遠故或並言釜鼓或並言盆鼓也
晉楊食我字伯石 昭二十八年左傳
王氏南陔曰廣雅石䄷也說文䄷百二十斤也稻一䄷爲粟二十
斗禾黍一䄷爲粟十六斗大半斗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
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
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引之案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
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
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
楚囊瓦字子常 昭二十三年左傳
常讀爲甞 丁浪切 常甞皆以尚爲聲故借常爲甞說文甞大盆也從
瓦尚聲廣雅甞甖也 甖胡監切說文作甖云大盆也 急就篇曰甂甞甌瓨甖盧
或曰以瓻甃井也漢書游俠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一旦叀礙爲
甞所轠顏注曰甞井以瓻爲甃者也大盆謂之甞井甃亦謂之甞
皆瓦質也
齊步叔乘字子車 仲尼弟子傳
齊公孫捷字子車 昭八年左傳注 子淵捷字子車 二十六年傳
取疾驅之義說文疌疾也疌與捷同
齊北郭佐字子車 襄二十八年左傳
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戎獵之副曰佐案檀弓魯莊
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
綏此戎車之副也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此
獵車之副也
附 齊田廣字駢 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愼子曰田駢名廣
駢讀爲苹春官車僕掌廣車之萃苹車之萃 釋文苹薄經反又薄田反 鄭注云
皆兵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
春秋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孫子八陳有
苹車之陳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爲軿車 釋文軿薄經反 案廣與
苹皆兵車之名故名廣字苹
齊梁邱據字子猶 昭二十年左傳
據讀爲遽猶讀爲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
僖三十三年左傳且使遽告於鄭吳語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杜
韋注並云遽傳車也昭二年左傳子產懼弗及乘遽而至則遽爲
車之最速者遽者疾也車輕行疾故謂之遽也爾雅輶輕也說文
輶輕車也秦風駟驖篇輶車鸞鑣毛傳與爾雅同
魯曾參字子輿 仲尼弟子傳
參讀爲驂秦風小戎篇箋云驂兩騑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初駕
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
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總舉一乘則謂之
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
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名驂字子輿者驂
馬所以引車也

秦公子鍼字伯車([illegible])
鍼讀爲鉆(玉篇其沾切又敕淹切)鍼鉆古字通夏官射鳥氏注弁夾鍼箭具
釋文鍼其炎反李其嚴反沈云或作鉆是也說文鉆膏車鐵鉆

魯孔穿字子高(史記孔子世家)
穿車轂口金也高讀爲膏車行則膏轂之穿以利轉故穿字子膏
也先鄭考工記注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後鄭云大小穿皆謂金
也說文釭車轂口鐵也史記田敬仲世家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
然而不能運方穿言必以膏之滑運穿之圓也孟軻荀卿傳炙轂
過髡集解云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索隱云過
爲潤轂之物今人車旁縣小油瓶而置毛帚於其中時出其油以
潤轂口大穿小穿皆潤之謂之膏車是也

秦公子縶字子顯
說文縶或馽字云絆馬也檀弓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云使者
公子縶也引盧植注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呼見切)案韅說文
作⿱㬎革云箸腋鞥也(左傳釋文正義竝引作箸掖皮也)釋名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
義與說文相近惟僖二十八年左傳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
韅與說文釋名異義史記禮書鮫韅徐廣用說文小司馬用釋名
而玉篇廣韻則皆用杜注不復存古義矣

齊宗樓字子陽(哀十一年左傳)
樓讀爲鏤陽讀爲鍚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鍚傳曰鏤鍚有金鏤其
鍚也箋曰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玉路鍚鄭注
曰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

宋樂轡字子蕩(襄六年左傳)
蕩讀爲⿰革昜廣韻⿰革昜(與章切)馬額上靼靼(則古切)勒名(說文勒馬頭絡銜也)案⿰革昜勒
之在額上者也疑卽詩鉤膺鏤鍚之鍚字或從革耳廣韻鍚(與章切)
馬額飾轡義正同轡與勒相近故名轡字⿰革昜⿰革昜與蕩聲相近故通
作蕩⿰革昜之爲蕩猶暘谷之爲湯谷也(史記五帝紀索隱)

鄭然丹字子革(昭十三年左傳)
古者用革多以丹染之若齊風載驅之朱鞹(毛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小雅瞻彼洛矣之韎韐(士冠禮注云韎韐縕韍也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成十六年左
傳之韎韋(杜注云韎赤色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引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
鄉射禮記之韋當(鄭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大射儀之朱極(注云以朱韋爲之)
明堂位之朱干(注云朱干赤大盾也齊語定三革韋注云三革甲胄盾也)吳語之丹甲(宣二年左傳從)
(其有皮丹漆若何犧兕甲也)皆是也其他不可枚舉

宋孔金父字子木(桓元年左傳正義引世本作木金父潛夫論志氏姓篇作子木金父蓋其字也)

晉解侯字張(成二年左傳案傳稱張侯者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說文侯從人從厂象張布夏官射人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朱張字子弓(論語微子篇釋文引王弼注)
說文張施弓弦也

鄭豐卷字子張(襄三十年左傳)
卷讀爲弮漢書司馬遷傳張空弮(音邱權切又音眷)冒白刃李奇注曰弮
弩弓也字或作桊文選閒居賦注引張晏曰連弩三十桊共一臂
(桊音卷)或曰卷讀爲⿰弓雚(巨員切)說文⿰弓雚弓曲也

楚令尹舍字子發(荀子彊國篇)
發讀爲拔古字發與拔通(鄭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秦風駟驖篇舍拔則
獲傳云拔矢末也箋云拔括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釋亦舍也或曰發發矢也與舍同義

楚公子比字子干(昭十三年左傳)
牧誓比爾干傳云干楯也正義曰並以扞敵故言比

齊弦章字子旗(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韓非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商章古字通新序雜事篇作弦章章字之誤也管子小匡篇作子旗蓋弦章之字)
謂旌旗之采章也月令曰命婦官染采以爲旗章小雅六月篇曰
織文鳥章大雅韓奕篇曰淑旂綏章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
而設日月爾雅曰因章曰旃皆謂旌旗旗章所以立表以示衆人
因而凡物之表皆謂之章亦謂之旗閔二年左傳衣身之章也佩
衷之旗也杜注云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昭元年傳舉之表旗

而著之制令

鄭公子偃字子游（成六年左傳注）駟偃字子游（昭十六年傳注）晉荀偃字伯游（襄十三年傳）籍偃字子游（晉語注）吳言偃字子游（仲尼弟子傳）顏成偃字子游（莊子齊物論篇）

偃讀爲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讀若偃古人名偃字子游

案㫃本字也偃借字也古人名字多假借必讀本字而其義始明

齊欒施字子旗（昭十年左傳）鄭豐施字子旗（昭十六年傳注）魯巫馬施字子旗（仲尼弟子傳旗論語述而篇通作期）

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旖旗旖施也

楚鬭成然字子旗（昭十三年左傳）

成然旖也疾言之爲旖徐言之爲成然成然之合爲旖猶終葵之合爲椎也（說文椎齊謂之終葵）成與旖終與椎今韻俱不同位而呼旖爲成然呼椎爲終葵者古音寬緩依類相從非若後世之拘牽破碎也左傳宋元公大子欒史記宋世家作頭曼董逌廣川書跋云孫炎以欒爲頭曼合聲史記貨殖傳范子計然徐廣注云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研亦計然之合聲計與研頭與欒俱不同位也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爲旜旜與旖同爾雅曰因章曰旖說文旖旗曲柄也所以旖表士衆

榮旂字子祺（仲尼弟子傳）

祺讀爲旗唐書禮樂志正作榮子旗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爲旂爾雅曰有鈴曰旂

楚文之無畏字子舟（文十年左傳）

無語詞畏讀曰椳舟上柱也釋名曰船又曰舟言周流也其前立柱曰椳（俗作桅說文無桅字）椳巍也巍巍高貌也

周王札子字捷（宣十五年左氏經傳杜注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捷讀曰楫船櫂也釋名曰船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札形似札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是楫與捷聲相近（玉篇檝才立子葉二切捷疾葉切）故楫通作捷

楚成得臣字子玉（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左傳）

春秋定九年夏得寶玉大弓左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案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釋文姚本德作得論語微子篇何德之衰漢石經德作得）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曰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

齊陳瓘字子玉（襄十五年左傳）

昭十七年左傳瓘（工玩切）斝玉瓚杜注云瓘珪也斝玉爵也案珪乃玉瓚之柄（見考工記玉人注）既言玉瓚則柄在其中不得更言作柄之珪矣且珪與瓚一物也斝又一物也瓘玉瓚之閒何得雜之以斝乎遍考書傳亦無謂珪爲瓘者杜說非也今案瓘斝與玉瓚對文則瓘乃玉石之名說文瓘玉也引春秋傳曰瓘斝然則瓘斝者以瓘爲斝猶玉瓚以玉爲瓚也竊疑瓘爲琨之或體說文琨石之美者從玉昆聲或從貫作瓘禹貢瑤琨馬融本（見釋文）及漢書地理志皆作瑤瓘禹貢釋文引韋昭音貫（漢書音義）正與瓘同音瓘卽瓘也瓘斝猶言瑤爵耳王肅注禹貢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故陳瓘字子玉矣說文誤分瓘瓘爲二字耳

衛蘧瑗字伯玉（襄二十六年左傳）

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說文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楚觀從字子玉（昭十三年左傳）

從讀爲琮（才宗切）聲相近而假借也說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

附 魏翟觸字璜（說苑臣術篇）

大戴禮記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玉藻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正義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

石作蜀字子明（仲尼弟子傳索隱謂以石作爲複姓）

蜀讀爲燭韓子外儲說篇曰舉燭者尙明也

齊陳書字子占（昭十九年左傳）

說文占視兆問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鄭注云三龜占書亦合於吉（正義引）正義云周禮大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呂刑明啓刑書胥占亦謂明開刑書相與視之也

鄭石制字子服（宣十二年左傳）

制讀爲製說文製裁衣也定九年左傳晳幘而衣貍製服虔注云貍製貍裘也（見豳風七月正義）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云製雨衣也說苑復恩篇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史記叔孫通傳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則製乃衣服之通稱也

魯仲孫它字子服（魯語）

它讀爲袉說文袉裾也裾衣袌也

紀裂繻字子帛（隱二年左氏經傳）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此桓二年左傳之鞶厲爲鞶裂）詩云垂帶如厲（小雅都人士箋云厲當作裂）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案鞶囊有飾謂之裂書傳無文詩毛傳及左傳服注並云厲帶之垂者無煩讀厲爲裂而以爲鞶囊之飾也裂繻蓋謂裂帛邊以爲符信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注云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注云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紀子帛名裂繻則裂繻爲符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漢世矣

陳公子佗字五父（莊二十二年左傳）

佗讀爲紽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案訓緎爲縫本於爾雅釋訓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釋）總數也案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繑倍繑爲升倍升爲緎（緎今本譌作緘埤雅引此正作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稯倍稯爲襚襚與總通（豳風九罭釋文曰稯字又作總）然則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稯八十縷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總稯正與倍紀爲稯之數相合）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即西京雜記之繑矣

附 周王子叔繡字錯（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錯叔繡文王子案繡名也錯字也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錯叔繡名與伯仲叔季並稱者猶夏后禹之稱伯禹周公旦之稱叔旦也）

王氏南陔曰說文繡五采備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錯金涂也詩大雅韓奕篇簟茀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孟子云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是錯與繡有文章交錯之義左思蜀都賦云驪理綺錯引之案秦策云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是繡固文章相錯者也故地形之相錯者取喻於繡焉

鄭公子騑字子印（春秋世族譜）

騑讀爲綸（漢書古今人表鄭成公綸顏注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騑音工頑反）綸印綬也說文綸糾青絲綬也印執政所持信也法言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注云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後漢書仲長統傳無半通青綸之命李賢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綬案墨子號令篇云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大小封之守還授其印又云候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史記蔡澤傳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蓋官吏之有印綬由來已久鄭公子綸字子印則春秋時已有佩印綬者不始於漢矣

齊公子于字且（哀六年左傳南郭且于杜注且于齊公子鉏也案且與鉏通鉏其字也于其名也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且于）

于讀爲芋且讀爲菹（釋文且子餘反聲與菹相近）說文菹酢菜也士喪禮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贏醢鄭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公子齊人故取以爲名字與

顏祖字襄（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菹（祖菹皆從且得聲）襄讀爲釀（釀從襄聲襄從𤕦聲）聲近假借也廣雅釀（曹憲

書讀葅也葅與菹同說文釀菜也廣韻云釀菜爲葅葅亦與菹同釀之言釀也鄭注內則說菹云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釋名云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閒不得爛也或曰祖讀爲坥裏讀爲壤方言坻坥郭音直場也郭音傷梁宋之閒蚍蜉犁鼠之場謂之坻螾場謂之坥郭注云螾蛐蟺也其糞名坥隱三年穀梁傳疏壤徐邈音傷麋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即場也

鄭公子平字子豐春秋世族譜

平疑當作年隸書年字或作秊見北海相景君銘孔龢碑與平相似而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也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亦以年爲名

秦白丙字乙僖三十二年左傳作白乙丙三十三年傳作白乙丙蓋白姓也乙字也丙名也稱白乙丙者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丙火也剛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於木又剛柔相濟也

鄭石癸字甲父春秋世族譜以石甲父石癸爲一人元和姓纂曰鄭石癸字甲父

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剛日也名癸字甲者取木生於水又剛柔相濟也

楚公子壬夫字子辛襄五年左傳

壬水也剛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於金又剛柔相濟也匡謬正俗曰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以上匡謬正俗案顏說非也公子午字子庚自以榦支相配公子壬夫字子辛自以十榦相配二者意義各殊不得以彼例此也若謂同是十榦不宜相配則何以秦之白丙字乙鄭之石癸字甲父衛之夏戊字丁乎十榦相配義取五行相生非謂其以此日生也又何嫌於名壬字辛乎古人名字相應若如顏說作王則與辛不相應豈古人名字之例乎

衛夏戊字丁哀十一年二十五年左傳

戊土也剛日也丁火也柔日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於火又剛柔相濟也

楚公子午字子庚襄十八年左傳

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云外事以剛日

鄭印癸字子柳昭十六年左傳注

柳讀爲酉說文桺從木丣聲丣古文酉是酉柳聲相近故借桺爲酉也酉之爲桺猶酉之爲畱也漢書律曆志曰畱孰於酉訓酉爲畱也留亦以丣爲聲

錢氏廣伯曰吳志虞翻傳注翻說堯典柳谷曰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案堯典以丣爲桺此以柳爲丣

魯顏幸字子柳仲尼弟子傳

錢氏廣伯曰幸乃辛之譌柳亦當讀爲丣引之案明金蟠本家語正作顏辛洪邁隸續釋魯峻石壁殘畫象顏子柳云考孔子家語史記七十子傳顏子柳名辛則所見弟子傳辛字尚不誤

附魯泄柳字子庚孟子魯子繆子柳子思爲臣趙注曰子柳泄柳也說苑雜言篇子柳作子庚

錢氏廣伯曰桺亦當讀爲丣引之案丣古文酉淮南時則篇云仲秋之月招搖指酉其日庚午故名酉字庚

楚鬭宜申字子西僖二十六年左傳公子申字子西哀六年傳魯曾申字子西經典釋文敘錄

淮南時則篇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文十八年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水經淄水注云系水出齊城西南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疑當作南城面西第一門矣爲申池然則西謂之申古之恆言也名宜申者謂宜直申方也宜申猶言利西南耳

楚公子辰字子商成十年左傳

昭元年左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
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
是因故辰爲商星杜注曰商邱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
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鄭公子宋字子公宣四年左傳

宋國公爵

晉女齊字叔侯襄二十九年左傳

齊國侯爵

陳公子楚字子宋元和姓纂出世本

鄭游楚字子南昭元年左傳魯林楚字南定八年左傳林楚公羊作臨南臨與林通南其字也子叔
文楚字仲南元和姓纂引世本案文疑之字之譌春秋時燭之武佚之狐文之無畏狄之不比皆以之爲語詞

商頌殷武篇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衛公子楚字南一名荆春秋世族譜以公子荆南楚爲一人案南楚見昭二十年左傳楚名也南字也古人連言
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南楚又名荆耳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入名

秦秦祖字子南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楚聲近假借也荆楚之楚通作祖猶詩衣裳楚楚之楚說
文引作齟也祖齟皆以且爲聲秦祖字子南猶游楚字子南也或曰祖讀
爲沮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字
或作雎定四年左傳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哀六年傳江漢雎
漳楚之望也杜注云四水在楚界故字子南

衛公子郢字子南哀二年左傳

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

陳夏徵舒字子南成二年左傳又元和姓纂楚公子追舒字子南襄二十二年左氏經傳

徵古懲字魯頌閟宮篇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荆
舒是徵懲舒追舒蓋以時事名之也定八年左傳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
之曰陽州文十二年左傳羣舒叛楚杜注云羣舒舒庸舒鳩之屬今廬
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陳公子少西字子夏宣十一年左傳杜注公子夏也鄭鄭公孫夏字子西襄十年傳注

西夏國名也逸周書史記篇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
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
以亡或曰大夏山名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者伶倫自大夏之西
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注云大夏西方之山本味篇
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魯苫越字夷定七年八年左傳

鄭靈公夷字子蠻成二年左傳一字子貉昭二十八年傳

齊東郭牙呂氏春秋重言篇字垂說苑權謀篇

牙讀爲圉牙古讀如吾與圉聲近而通爾雅圉垂也孫炎云圉國之四垂也大雅
桑柔正義

晉師曠字子野昭八年左傳

小雅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云曠空也曠或作擴
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擴也趙注云獸樂
擴野

附　楚屈平字原史記屈原傳楚辭離騷注

爾雅廣平曰原昭元年公羊傳上平曰原

附　趙李鐻字牧秦策

鐻當爲棷棷古藪字禮運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鄭注云棷聚草也
釋文棷素口反徐揔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案徐音揔會反則所見
本棷誤作橾可知然則秦策亦是棷譌爲橾傳寫者又譌爲鐻耳
名藪字牧者天官大宰九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鄭注云澤無水
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楚沈諸梁字子高哀十六年左傳

廣韻楚文王庶子有食邑諸梁者諸都古字通禹貢孟豬夏官職方氏作望諸史記
夏本紀作明都諸梁蓋即都梁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都梁侯
長沙定王子漢書地理志零陵郡都梁侯國水經資水出零陵都
梁縣路山酈道元注云都梁縣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
子敬侯遂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俗謂

闌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案梁者橫亙之稱故山多以梁爲名(若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梁山之屬孟子去邠踰梁山齊策擧梁父山海經擧梁山高梁山水經注嵩梁山之類不可枚舉)都梁山亦是也闌草本因所生之山而得名非山因所生之草而得名也其名都梁者或取水渟山上之義說文瀦水所傳也檀弓鄭注云南方謂都爲豬都梁者瀦梁也都梁山名故字子高

魯公孫有陘字山

爾雅山絕陘郭注云連山中斷絕說文陘山絕坎也陘之言䡖也廣雅䡖(古定切)隔也隔絕不相連之稱也凡兩山中斷以成隘道者皆謂之陘故述征記云大行山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見元和郡縣志)或曰山阪謂之陘廣雅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趙注云山徑山之領徑與陘通領亦阪也(廣雅嶺阪也)法言吾子篇作山陘之蹊

宋公子段字子石(襄二十年左傳)鄭公孫段字子石印段字子石(並襄二十七年傳)

段讀爲碫字或作鍛大雅公劉篇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說文碫厲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唐元度九經字樣碫音叚見春秋案陸德明毛詩音義鍛本又作碫丁亂反引說文云碫厲石又引字林大喚反廣雅碫礪也曹憲音都玩反則碫之音段相承自古唐以前未聞有作碬而音叚者也碫從石段聲故鄭公孫碫左傳但作段則所謂見春秋者亦必作碫而不作碬音段而不音叚矣玉篇碫都亂切礪石也碬下加切碫碬高下也碫碬字體各異音義俱別又安可讀碫厲之碫爲碬碬之碬乎徐鍇徐鉉音說文碫字爲乎加切蓋沿唐元度之誤而不知耳(廣韻下平聲九麻碬胡加切礪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碬字子石亦沿俗本說文之誤)

楚公孫龍字子石(仲尼弟子傳)

龍讀爲礱礱亦厲石也說文礱䃺也從石龍聲晉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賈逵注云礱磨也(見枚乘諫吳王書注)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楊注云礱厲皆磨也

魯公子堅字石(元和姓纂魯僖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子叔爲公石氏案石蓋堅之字公石者公子石也猶公子衎公子鱄之稱公衎公鱄)

呂氏春秋誠廉篇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

齊公孫青字子石(昭二十年左傳)

齊風著篇充耳以青乎而毛傳云青青玉也正義云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亦謂玉石雜也青爲玉石雜故字子石或曰青空青也石之類也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鄭注云青空青也管子小稱篇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揆度篇秦明山之曾青神農本草玉石部有空青曾青白青扁青膚青

魯公斂陽字處父(定八年左傳)

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大雅皇矣篇居岐之陽是其義也或曰陽溫也(豳風七月箋)管子宙合篇夏處陰冬處陽謂夏就寒冬就溫也

宋蕩澤字子山(成十五年左傳)

齊公子湫字子淵(廣韻下平聲一先及古今姓氏書辯證引世本)

說文湫(子了切又即由切)安定朝那有湫淵漢書郊祀志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顏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徹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污輒興雲雨案湫者水清之貌淮南原道篇湫漻寂寞高注云湫漻清靜也淵水清徹故謂之湫矣

魯顏回字子淵(仲尼弟子傳)

說文淵回水也回淵水也(又部叟字注)列子黃帝篇鯢桓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雝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殷敬順釋文云潘本作蟠蟠洄流也(潘與回同)荀子致士篇水深則回釋名說弓云簫弣之閒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回水爲淵亦水之宛曲盤

回也

鄭公孫闕字子都（隱十一年左傳）

擁水謂之闕聚水謂之都說文闕遮擁也闕與遏通廣雅都聚也水經文水注曰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漢書召信臣傳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顏師古注云闕所以壅水提闕即隄堰也（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天官𩵹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堰同）又謂之堨（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詩注云堰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堨音竭魏志劉馥傳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堨之言遏也遏之則聚而成都矣禹貢滎播既豬（豬與瀦同）傳云滎澤播水已成遏豬正義云言壅遏而爲豬史記夏本紀作滎播既都（檀弓洿其宮而豬焉鄭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地官稻人以豬畜水鄭注引春秋傳規偃豬（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案偃豬即遏豬偃遏一聲之轉耳

滅字子蒲（檀弓）

王氏南陔曰滅即蔑之借字說文蔑字說引周書曰布重蔑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今周書作敷重蔑席馬融云蔑纖蒻（釋文）王肅云纖蒻苹席（孔疏）蔑字是漢時通用古文蓋作蔑蔑是纖蒻蒻爲蒲子故名蔑字蒲

秦公孫枝字子桑（僖九年十一年左傳晉語）

楚鬭椒字伯棼（僖二十八年左傳）一字子越（文九年十六年傳）周劉狄（昭二十六年傳）字伯蚤（昭二十二年傳）棼芬古字通說文棼艸初生其香分布也或從艸作芬又曰楙香木也荀子禮論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故名椒字伯芬越讀香之發越也韋昭晉語注曰越發聞也宋玉高唐賦曰越香掩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衆香發越是也故又字子越狄當爲秋字形相似而誤也（中山經大山有草其葉狀如萩而赤華韓子十過篇萩蒿楛楚今本萩譌作荻趙策秋蒿苦楚今本秋譌作荻）秋者椒之假借古聲椒與秋同故椒或作萩（文九年左氏春秋經楚子使椒來聘穀梁作萩九年公羊釋文亦曰椒一本作萩）或作湫（襄二十六年左傳椒鳴楚語作湫鳴椒舉古今人表作湫舉昭三年傳子服椒十三年傳作子服湫）又作秋也劉秋字伯蚤與鬭椒字伯棼同棼蚤皆芬之假借也鬭伯棼之子爲蚤黃（見說苑善說篇）蚤即棼也以其父字爲氏

鄭公孫蠆字子蟜（襄九年左傳注）

說文蠆毒蟲也（蠆與蠆同）蟜（居夭切）毒蟲也（二徐本皆云蟜蟲也案說文蛣蟜蠍蠆蜓蠆六字連文則蟜爲毒蟲也之上本有毒字寫者脫去耳蕭該漢書朱博傳音義引呂靖韻集云蟜毒蟲也玉篇與韻集同並本說文）案蟜即蠆也以其尾之夭蟜上曲故謂之蟜鄭公孫蠆字子蟜齊公孫蠆字子尾其義一也禹貢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說文云夭屈也喬高而曲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小枝上繚爲喬釋獸人曰撟郭璞注句如羽喬曰樹枝曲卷似鳥毛羽注小枝上繚爲喬曰謂細枝皆翹繚上向注人曰撟曰頻伸夭撟大人賦低昂夭蟜以倨傲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喬撟蟜聲近而義同小雅都人士篇卷髮如蠆箋云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是其義矣

齊公孫蠆字子尾（昭三年左傳）

魯公子奚斯字子魚（閔二年左傳）

奚讀爲鮭聲近假借也（鮭廣韻古攜苦圭戶佳三切音皆與奚相近鮭之爲奚猶鮭之爲攜也）斯語詞北山經敦薨之水其中多赤鮭郭注云今名鯸鮐爲鮭魚論衡言毒篇毒螫渥者在魚則爲鮭與鮗鮫故人食鮭肝而死今人所謂河豘也或曰奚斯馬名赭白馬賦注引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或作雞斯藝文類聚獸部上引太公六韜曰太公與散宜生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是也字子魚者魚讀爲圉鄭衆注夏官校人曰養馬爲圉

衛史鰌字子魚（襄二十九年左傳注論語衛靈公篇注）

爾雅鰌鰌郭注云今泥鰌釋文引字林云似鱓（鱓同俗作鱔）短小

晉羊舌鮒字叔魚（昭十三年左傳）

廣雅鰿鮒也井九二井谷射鮒鄭注云所生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見劉逵吳都賦注）今人謂之鯽魚

楚公子魴字子魚（昭十七年左傳）

爾雅魴魾郭注云江東呼魴魚爲鯿案今人猶謂之鯿魚

衛祝鮀字子魚（鮀定四年左傳作佗假借字也論語雍也篇憲問篇正作鮀）

爾雅鯊鮀郭注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小雅魚麗篇魚麗于罶鱨鯊釋文引舍人爾雅注云鯊石鮀也陸機疏云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見初學記鱗介部

梁鱣字叔魚仲尼弟子傳集解云鱣一作鯉

衛風碩人篇鱣鮪發發陸機疏云鱣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石磧上鈎取之大者千餘斤郭璞爾雅注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

魯孔鯉字伯魚史記孔子世家

衛公子鱄字子鮮襄十四年左傳

士喪禮魚鱄鮒九釋文鱄市轉反劉市專反呂氏春秋本味篇魚之美者洞庭之鱄高注曰鱄魚名鮮說文作鱻云新魚精也段云精即鯖字大雅韓奕篇炰鼈鮮魚

衛庾公差字子魚襄十四年左傳孟子離婁篇作庾公之斯古音支歌相近斯即差也

差讀爲鮺說文鮺側下切俗作鮓藏魚也南方謂之魿北方謂之鮺一曰大魚爲鮺小魚爲魿字或作鯗天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云若荊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

宋公子圍龜字子靈成五年左傳

圍讀爲違同聲假借也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曾子形勢篇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宋本違作圍表記不廢日月不違龜筮違龜猶違卜也大誥曰王害不違卜是也靈猶神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春官龜人天龜曰靈屬爾雅曰龜俯者靈

魯展喜字乙僖二十六年左傳展喜魯語作乙喜案喜名也乙字也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乙喜猶晉解侯字張而左傳稱張侯鄭公子騑字子駟而楚語稱駟騑也

乙當爲乚說文乚烏轄切元鳥也齊魯謂之乚乾或從鳥又曰孔通也從乚從子乚請子之候鳥也乚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嘉者喜也禮運鄭注嘉樂也樂亦喜也祭義父母愛之嘉而不忘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嘉作喜襄十九年左氏春秋公子嘉公羊嘉作喜漢書古今人表鄭簡公嘉史記十二諸侯表嘉作喜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王注云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是也古者乚至而喜故名喜字乚

越文種字禽呂氏春秋當染篇注

種讀爲雃玉篇雃充夐切雀也廣韻雃小鳥飛也故字禽

晉韓籍字叔禽元和姓纂

籍讀爲鶴古音籍與鶴相近詳見唐韻正故鶴通作籍春秋時晉有藉城鶴居成二年左傳正義引世本戰國時秦有扁鶴秦策莊子有瞿鶴子齊物論篇是古人多以鶴爲名者也名鶴故字禽

附 楚項籍字羽史記項羽本紀

籍亦鶴之假借鶴爲名也故字羽

原籍字亢仲尼弟子傳原亢籍集解引家語曰名亢字籍案亢字也籍名也稱亢籍者文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家語非也

籍亦鶴之假借字亢者爾雅曰亢鳥嚨

陳亢字子禽論語學而篇鄭注

與原鶴字亢同義

魯公子翬字羽父隱四年左傳鄭公孫揮字子羽襄二十四年傳

翬本字也揮借字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注云翬翬其飛疾羽聲也小雅斯干篇正義或曰翬雉名公子翬字羽猶項鶴字羽也爾雅說雉曰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郭注云言其毛色光鮮

晉知罃字子羽晉語注

罃讀爲鶯小雅桑扈篇有鶯其羽毛傳云鶯然有文章廣韻鶯鳥羽文也

晉郤豹字叔虎晉語注

楚成熊字虎昭十二年左氏經傳

成熊公羊作成然字之誤也隸書熊字作熋漢劉熊碑或作熊白石神君碑然字作熈劉熊碑或作然鄭閣頌字形相似故誤白虎通義號篇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本皆誤爲自然正與此同

晉羊舌虎字叔羆（唐書宰相世系表）

楚鬭穀於菟字子文

宣四年左傳若敖娶于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音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鬭（此字衍說見經義述聞左傳）穀於菟案於菟虎文貌說文䖘黃牛虎文讀若涂菟䖘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䖘於菟云者言其文之於菟然也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虍聲近而義同單言之謂之虍重言之謂之於菟

鄭罕虎字子皮（襄三十年左傳）

宋華貙字子皮（昭二十一年左傳）

爾雅貙（丑于切）似貍郭注云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魯展獲字禽（魯語）

說文獲獵所獲也曲禮正義曰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通而爲說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以上正義）名獲字禽者義取田獵得獸也或曰戰伐得囚俘曰獲亦曰禽禽古擒字也（周易集解井卦崔憬注）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云禽獲也僖二十二年傳不禽二毛即檀弓之不獲二毛也

鄭公子騑字子駟（襄八年左傳）

說文騑驂旁馬駟一乘也墨子七患篇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驂騑謂但駕兩服不駕兩驂也秦風小戎正義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驂馬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案騑之言分也左右分列也騑之言妃也左右相配也騑之言腓也與兩服相比倚也騑之言棐也與兩服爲輔弼也若取騑騑翼翼之義則四牡騑騑小雅所詠不得兩驂獨謂之騑矣

魯子家羈字駒（荀子大略篇注）

說文羈馬絡頭也馬二歲曰駒案絡頭今謂之籠頭馬一歲則箸籠頭

萊正輿子字子馬（荀子堯問篇注）案正輿氏也

駕馬所以引輿也

宋司馬耕字子牛（仲尼弟子傳）一名犂（論語顏淵篇注）魯冉耕字伯牛（仲尼弟子傳）

古者耕以人耦不用牛力作耕非本義也耕當讀爲牼說文牼（口莖切）牛厀下骨也引春秋傳曰宋司馬牼字牛即司馬耕也昭二十年傳有華牼孟子告子篇有宋牼是古人多以牼爲名司馬牼亦是也冉耕亦當爲冉牼古字假借耳司馬牛一名犂者論語雍也篇犂牛之子騂且角何注云犂雜文也淮南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㹃（㹃今本譌作犒辯見淮南雜志）高注云犂牛不純色

莒苑牧之字羊（昭二十二年左傳案昭二十年傳有苑何忌則苑乃姓也古姓名與字並稱者恆先字而後名若百里孟明視苑羊牧之是矣）

宋羊斟字叔牂（宣二年左傳案羊斟名也）

羊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羊羹案羊斟卽羊羹也肉汁謂之羹亦謂之斟燕策廚人進斟羹史記張儀傳作廚人進斟（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枓行斟）索隱云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方言斟汁也北燕朝鮮冽水之間曰斟關西曰汁羊斟字叔牂者爾雅云羊牝牂錢氏曉徵養新錄云淮南繆稱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引之案呂氏春秋察微篇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則華元之御自以羊斟二字爲名傳云其御羊斟不與又云君子謂羊斟非人也又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皆以羊斟連讀不得以斟不與三字爲句亦不得謂下文兩言羊斟斟字皆

後人所加也淮南所云當由誤讀左傳而然殊不足據漢書古今人表亦有羊斟斟字之屬上讀明甚

衞高柴字子羔仲尼弟子傳

柴讀爲㦫同聲假借也說文㦫玉篇七移切羊名蹏皮可以割桼召南羔羊傳云小曰羔大曰羊

名字相應故訓所存而古義不可周知姑闕所疑以俟達者列如左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晉語一名披僖五年左傳案勃鞮之合聲爲披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僖八年左傳

魯公子買字子叢僖二十八年左傳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宣十一年左傳注

楚公子貞字子囊成十五年左傳注

鄭良霄字伯有襄十一年左氏經注

鄭罕嬰齊字子齹昭十六年左傳注

楚伍員字子胥昭二十年左傳注

魯季公亥字若昭二十五年左傳

宋樂祁字子梁定八年左傳

衞公孫彌牟字子之哀十二年左傳注

齊顏涿聚字庚哀二十三年左傳注

宋樂茷字子潞哀二十六年左傳

晉士蔿字子輿晉語注

晉祁奚字黃羊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齊雝人巫字易牙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魯孔箕字子京史記孔子世家

魯冉雍字仲弓以下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

江東橋疵字子庸

淳于光羽字子乘

魯公夏首字乘

魯縣成字子祺上與榮旂字子祺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祺三字

衞廉絜字庸

魯公西蔵字子上上與公西輿如字子上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上三字

伯仲叔季兄弟之序也或與字俱稱或即以爲字雖以爲字與命名之義不相比屬列如左

魯費庈父字伯隱二年左傳注

鄭祭足字仲桓五年左傳稱祭足十一年傳稱祭仲足名也仲字也杜注以爲名仲字仲足失之

魯公子慶父字仲莊二年左氏經稱公子慶父八年傳稱仲慶父慶父名也仲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仲孫氏

魯公子牙字叔莊三十二年左氏經稱公子牙傳稱叔牙牙名也叔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叔孫氏

魯公子友字季莊二十七年左傳稱公子友三十二年傳稱季友閔二年傳稱成季友名也季字也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季孫氏

楚成大心字孫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

晉荀林父字伯宣十五年左傳注

衞侯剽字子叔襄二十六年左傳

魯公子憖字子仲昭十二年左傳

宋皇野字子仲哀十四年左傳

魯公肩定字子中中與仲同

魯顏之僕字叔並史記仲尼弟子傳

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爲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列如左

楚鬭廉射師莊三十年左傳注以爲一人

宋樂鉏將鉏成十六年左傳正義云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

宋皇鄭大司馬椒襄九年左傳正義引服虔注以爲一人

鄭石㚟石盂襄二十二年左傳注

鄭子般駟宏子思哀二年左傳注以子般爲駟宏二十七年傳注以子思爲國參世族譜則以子般駟宏子思爲一人

魯公子括伯御周語注以括爲伯御史記魯世家則以伯御爲括之子

魯匠師慶御孫魯語匠師慶宗人夏父展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作御孫未知二人中孰爲御孫也韋注則以慶爲御孫之

名

晉董褐司馬演吳語注以為一人哀十三年左傳作司馬寅

晉竇犨字鳴犢史記孔子世家聞竇鳴犢舜華之死索隱云竇犨字鳴犢案史記原文當作聞鳴犢竇犨之死而無舜華二字下文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亦當作鳴犢竇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蓋鳴犢一人也竇犨又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以鳴犢竇犨二人並列孔叢子記問篇夫子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趙與而旋皆本於史記而不及舜華或作鐸鳴犢犨魏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以趙犢犨晉鐸鳴晉孔某為三人或作澤鳴犢犨說苑權謀篇以晉澤鳴犢犨晉孔某為三人而亦不及舜華惟家語困誓篇襲史記之文而妄改之曰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且以為二人則是以竇犨鳴犢為一人舜華為一人也後人又據之以改史記遂易鳴犢竇犨之文為竇鳴犢舜華而原本不可復識矣然考集解云或作鳴犢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蓋裴駰所據本作鳴犢竇犨其別本或作鳴鐸竇犨又或以索隱改史記作竇鳴犢舜華耳後人惑於索隱乃以改竄之本為正文遂作竇鳴犢舜華遂與別本重複不知正文作鳴犢竇犨故集解記別本云又作竇鳴犢舜華若正文已作竇鳴犢舜華則集解不須記此別本矣據別本以校正文其作鳴犢竇犨明甚小司馬不能釐正乃據改竄之本而解之云竇犨字鳴犢疏矣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氏族略皆沿誤本史記之誤

附晉文侯仇字義和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義和字也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案古天子於諸侯無稱字者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蔡仲命書云王曰胡又引踐土之盟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為字或以義和為字竝當闕疑

附鄒孟軻字子輿文選辨命論引傳子云鄒之君子孟子輿擬論語著七篇謂之孟子春秋序釋文正義並云姓孟名軻字子輿蓋氏西戍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據此則孟子無字

左傳人名有似異而實同者列如左

晉司馬督昭二十年左傳司馬烏二十八年傳案烏乃篤之譌篤與督古字通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司馬篤

晉魏曼多定十三年左傳魏侈史記晉世家魏哆趙世家案多侈哆古同聲而通用

魯孟孺子洩武伯彘哀十一年左傳注案洩彘聲相近故彘通作洩

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敢羼入列如左

有若字子有七十二弟子篇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不云字子有

漆雕開字子若同上案史記作漆雕啓字子開

秦商字不慈同上案史記作字子丕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同上案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而無琴牢之文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而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又於家語序中表著之其篇操之說顯然可見杜預乃用其說以注左傳誤矣漢書古今人表琴牢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琴張見於左傳孟子故人表列之若琴牢則書傳所無何由得列於人表乎

冉孺字子魚同上案史記作字子魯

伯虔字楷同上案史記作字析楷蓋晳之譌晳與析通史記正義引家語作字晳晳亦晳之譌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同上案論語學而篇鄭注陳亢字子禽不云字子亢此因檀弓陳子亢而增之也不知陳子亢別是一人案古今人表陳亢列弟五陳子亢列弟六等氏曜北云陳子亢是子車弟子亢字也與陳人名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同自鄭注檀弓誤云子亢孔子弟子遂以為一人

奚箴字子楷同上案史記作奚容箴字子晳楷蓋晳之譌

廉潔字子曹同上案史記作字庸

公西減字子尚同上案史記作公西蒧字子上

穰駟赤字子從同上案史記穰作壤從作徒

冉季字子產同上案單行本史記索隱作冉季產季乃長幼之序非名也不得云冉季字子產今本史記亦作冉季字子產後人以家語改之也

薛邦字子從同上案史記作鄭國字子徒

縣亶字子象同上案史記作鄡單字子家

狄黑字哲之同上案史記作字晳

商澤字子秀同上案史記無字子秀三字集解引家語作字季

原抗字子籍同上案史記作原亢籍

漆雕從字子文同上案史記從作徒無字子文三字

公夏守字子乘同上案史記守作首

申繚字子周同上案史記公伯僚字子周申黨字周而無申繚字子周之文繚今本家語譌作績史記正義引作繚

孔忠字子蔑同上案史記無字子蔑三字

縣成字子橫同上案史記橫作祺

顏相字子襄同上案史記相作祖

宋父周本姓篇案商頌那篇正義引世本弗甫何生宋父無周字潛夫論志氏姓篇同

世子勝同上案商頌正義引世本無此一代潛夫論但云宋父生世子而無勝字

舉夷同上案商頌正義引世本作祁父潛夫論同無舉夷者

子家名儆後名永後序案永蓋求字之誤史記孔子世家作求字子家漢書孔光傳作子家求不云名儆

子直名橀（同上案史記作籝字子京漢書作子真籝）

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同上案史記作子愼漢書作順而無武微斌三名）

子魚名鮒後名甲（同上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愼生鮒儒林傳謂之孔甲而無字子魚之文）

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訓莫箸於此觸類而引申之學者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依聲託義焉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子字子我常字子恆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偃字子犯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啓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鱣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籍字爲鵲之屬是也二曰辨譌高字爲克狄字爲秋之屬是也三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言爲旃之屬是也四曰轉語結字子綦達字子姚之屬是也五曰發聲不狃爲狃無畏爲畏之屬是也六曰並稱乙喜字乙張侯字張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衆箸者不爲贅設之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

經義述聞第二十三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高郵王引之

春秋公羊傳五十四條

會猶最也　如勿與而已矣　昉適也　食正朔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吾爲子口隱矣　俶甚也　元年春王正月　非有卽爾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　二月丙午　此非怒與　必無紀者　然則齊紀無說焉　出臂撥　此未有言伐者　弟也　序續也　吾雖喪國之餘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未得乎取穀也　通可以已也　爾卽死必於殺之嶔巖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一本又作易輪　二月癸亥朔云災　以人心爲皆有之　以爲周公王　魯公用騂犅　其意也　赫然　勝乎皇門　茅旌　而微至乎此　潞子之爲善也躬是則土齊也　蓋舅出也　往殆乎晉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　歲在己卯　乙未　終身無已也　叔孫舍至自晉　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　君無多辱焉　昧而曰　三月辛巳　色然夏一本作廉　涕沾袍　公羊災異

會猶最也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注曰最聚也直自若平吐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冣(才句切)冣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冣之爲言聚也說文冣積也從冂(莫狄切)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冣字皆譌作最樂記會以聚衆鄭注曰聚或爲冣(釋文不爲作音蓋所見本已譌作最不復知其爲冣字矣)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冣萬物(尹注冣聚也)地數篇民擧所冣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冣聚也又音子外反則當時已誤爲最)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爲冣之哉司馬彪注曰冣聚也(釋文引徐邈音采會反則徐本已譌作最)荀子彊國篇執拘則冣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顔冣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顔聚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冣一作聚周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鵩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冣亦聚也小爾雅冣聚叢也今本冣皆譌作最(玉篇冂部不收冣字而以聚也之訓誤入月部最字下說文繫傳最字下後人增又曰聚三字韻會所引無之大徐本亦無段氏說文注已辨之)此傳釋文不爲冣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如勿與而已矣

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凡以如爲不如者皆爲此注所誤說見釋詞)

昉適也

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何注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未解適字之義引之謹案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並引三蒼曰適始也

食正朔也

三年傳曰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何注曰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雅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何注未達正字之義故正字之上又加不失以明之不知正訓爲當卽不失之謂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標以吾至愛女五字解曰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引之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言愛與夷不若愛女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案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義案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

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吾爲子口隱矣

四年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俶甚也

九年大雨雪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注曰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引之謹案俶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俶作也引此傳俶甚也文義亦未安辨見爾雅）今案俶厚也（見大雅既醉箋）俶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

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引之謹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謂不言卽位）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以上春秋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二年春正月曰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於元年而注於二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案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於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

非有卽爾

二年傳器之與人非有卽爾何注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引之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卽有爾傳作非卽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益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卽有矣疏出非有卽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卽唐石經亦誤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蒐者何簡車徒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蓋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徒各本誤作車）卒正三年簡車（車各本誤作徒顏注曰徒人衆也則所見本已誤）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徐疏不言簡車簡徒簡車徒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案李善注魏都賦

謝脁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言馬與公羊古本合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十一年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春秋通義曰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當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曰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故作固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

是不可得則病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何注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曰言己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言突有賢才己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引之謹案注疏所說非傳意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鄭注）恥也是（句）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然後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

二月丙午　五月丙午

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郳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爲二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見僖十六年疏蓋春秋緯之說也）何氏本之發注於僖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曰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引之謹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曆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七月壬辰朔日辰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當爲壬辰矣經何以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日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朔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丙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言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丙午傳本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邪

此非怒與

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注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說見荀子）是古者謂過爲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也

必無紀者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引之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然則齊紀無說焉

何注曰無說無悅懌也釋文無說音悅引之謹案說當如字讀說卽

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何注非

臂摋

十二年傳萬臂摋仇牧何注曰側手曰摋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引之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搥說文搥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摋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摋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乎何所據摋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摋故說文無摋字

此未有言伐者

十八年傳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何注曰据公追齊師至巂舉齊侵也引之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己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傳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弟也

十九年傳娣者何弟也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

序續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續也何注曰序次也續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引之謹案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續作予積（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尙賢篇引作誨女予爵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績顏師古注績字或作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即承上予之爲主而言義得兩通

吾雖喪國之餘

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注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引之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謂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

未得乎取穀也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何注曰未可謂得意於取穀

引之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耳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

通可以已也

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通字何氏無注引之謹案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故文六年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皺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

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三十二年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何注曰其處險阻險勢一人可要百襲鄭所當由也引之謹案注未得傳意即猶若也（古書多訓若爲即說見釋詞）百里及蹇叔欲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殽之嶔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曰吾將尸爾焉（何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尤非）穀梁范注亦誤詳見左傳必死是閒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引之謹案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

一本又作易輪

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踦也釋文隻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也一本作易踦引之謹案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經典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與隻聲相近故借易爲隻（隻字古音在鐸部易字在錫部二部古或相通如幕在鐸部躄在錫部而檀弓布幕衛也繰幕魯也鄭注云幕或爲躄亦在鐸部易在錫部而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云魯讀易爲亦釋在鐸部而楚詞九章思蹇產而不釋與錫部之稽策迹適愁益爲韻赫在鐸部而漢書赫蹏書鄧展音錫部鬩牆之閒說文迹從亦聲狄從赤省聲鵝或作鵝從赤聲則以錫部之字而錫鐸部之聲狛從白聲讀若錫部之躄又讀若鐸部之泊皆是也）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踦也踦與隻同義易踦也者正以明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之作易矣大抵假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爲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斯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踦輪注當作踦隻也非是

二月癸亥朔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引之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之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其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遍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所謂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有二十六）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

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傳三作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

云災

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注曰云言也言有災家大人曰廣雅曰云有也（詳見釋詞）云災有災也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以人心爲皆有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何注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引之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彼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卽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

以爲周公主

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則周公曷爲不之魯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案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文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詞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

魯公用騂犅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脊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下文羣公不毛注曰不毛不純色）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牡牛也（說文特牛父也）騂犅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其意也

宣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引之謹案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義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

赫然

六年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何注曰赫然已支解之貌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捇也說文捇裂也從手赤聲（秋官敘官釋文捇呼陌反案古音當讀如赫）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曰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胏腸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

勝乎皇門

十二年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何注曰勝戰勝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曰今君勝鄭而不有（新序雜事篇勝作克）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大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

茅旌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何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引之謹案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菹館鄭注曰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薦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所據也茅爲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案茅當讀爲旄旄正字也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旌爾雅注旄首曰旌李巡注曰旄牛尾著干首（見鄘風干旄正義）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曰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眊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衞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從毛聲茅從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

詩髧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如蠻如髦之髦牧誓作髳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校何氏本爲長

而微至乎此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何注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引之謹案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還君若此之甚也（僖十五年左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語意與此相似）微至乎此卽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撝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邪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

潞子之爲善也躬

十五年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何注曰躬身也引之謹案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窮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躬與窮同）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於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案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

是則土齊也　不可

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

也不可疏曰是則土齊也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者（各本也字倒在不可下今改正）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答上語也（與傳二十年傳之曰不可同義說見下）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尚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二字也下注云言至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二字也上下皆言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二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十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惠氏公羊古義曰是則土齊也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引之謹案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

蓋舅出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何注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孔氏通義曰定弋鄫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引之謹案孔解舅出長於舊注矣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甥則傳當實指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尋繹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二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曰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匹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

往殆乎晉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注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孔氏通義曰殆危也告危於晉也家大人曰何訓殆爲疑往疑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危乎晉則尤爲不辭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乎晉不言告殆乎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殆治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治謂訟理也以鄫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下文曰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乎晉同義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說見周官）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

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引之謹案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矣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

不合故注曲為之說曰夫人無男不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莒女有為鄫夫人者當作鄫女有為莒夫人者寫者上下互譌耳鄫女為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

歲在己戼

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何注曰時歲在己戼（疏及鄂本閩本北監本永懷堂本皆如是俗本作乙卯誤）勵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戼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為己戼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戼必乙巳之譌也引之謹案杜氏長秝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厤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為己戼勵說似是而非若以為乙巳之譌則戼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戼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秝甲寅元（續漢書律秝志論曰殷秝元用甲寅元大衍秝議曰緯所據者殷秝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案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並見續漢志）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大初元年丙子殷秝以為甲寅（說詳大歲考）則歲在己酉殷秝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為甲午殷秝當為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戼故此注曰歲在己戼也蔡邕秝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秝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為本（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戼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蔡甲寅元殷秝也）為考靈曜又本於殷秝與

乙未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引之謹案杜氏春秋長秝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秝是年十二月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二十六年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為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為己未（左氏經亦作乙未杜注曰乙未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為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據杜氏長秝是月無乙未）

終身無已也

二十九年傳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文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終無已呂氏春秋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並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蓋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叔孫舍至自晉

昭二十四年傳叔孫舍至自晉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云已者已大夫自已（與以同）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以上疏）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云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

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云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曰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曰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

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

二十五年傳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委俗作餧）何讀至婁字絕句注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引之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餧己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爲贅文矣今案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又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周頌桓篇屢豐年釋文石經並作婁郊特牲孔子屢數之釋文作婁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師古曰婁古屢字凡漢書屢字皆作婁）云屢餧己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餧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

君無多辱焉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爲秖秖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秖辱焉是也秖多古字通說見前多遺秉禽下

睋而曰

定八年傳陽虎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何注曰睋見公斂處父帥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家大人曰何以睋字從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睋讀爲俄俄謂須臾之頃也（桓二年何注曰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說文俄行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之必不來追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弑械成作睋者假借字耳上文曰睋而鍰其板亦是借睋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眉字）

三月辛巳

十四年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引之謹案三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言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爲三

色然

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又或作危引之謹案色者𣤌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𣤌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𣤌公羊傳云𣤌然而駭是也集韻𣤌恐懼也亦引春秋傳𣤌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垝危皆色之譌猶脆之譌爲脃矣

夏一本作廉

十三年盜殺陳夏彄夫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引之謹案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廡字之誤古聲夏廡相近（夏古音戶詳見唐韻正）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曰夏屋今之門廡也（夏廡聲相近故門廡謂之夏屋說文庌廡也廡堂下周屋釋名大屋曰廡幽冀人謂之庌庌夏聲亦相近夏之爲廡猶庌之爲廡也正義）

以爲夏家之屬失注意矣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廡與廡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涕沾袍

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疏曰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袍襺也論語曰衣敝緼袍衿交衽也是當作涕沾衿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衿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也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襃步報反釋文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襃與袍同又步報切衣前衿也廣韻襃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曰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襃之借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敝緼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泣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

公羊災異

引之謹案公羊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見漢書五行志何休又引而申之其說郅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曰是後衞州吁弑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隱不還國於桓之所致大雨雪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曰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幷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邱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譸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諱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說僖十四年沙鹿崩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說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曰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也說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以上並見范甯注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豈非王充論衡所謂語增者與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春秋穀梁傳六十一條

其志不及事也　不貳之也　舞夏　始厲樂矣　誅不填服　苞人民　或說曰故貶之也　雷霆也　所以治桓也　討數曰以賂食正朔也　病　其不地於紀也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　始人之也　躬君　稱人以殺大夫　宋萬之獲也　如往月致月　天子諸侯黝堊　三鼓三兵倚諸桓也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一國之後　宮之奇諫曰語曰　勤雨也　哆然　諸侯相見曰朝　塊然　是何與我之深也春王正月　出惡正也　其爲主乎救齊　無幸焉　何以爲道亡乎人之辭也　進不能守　下闇　故士造辟而言　無君之辭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地而後伐鄭　暴彈之　孰爲　周災不志也　季孫行父禿至必自此始矣　不可　梁山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薦其美也　是大夫張也恥不能據鄭也　汲鄭伯　非國而曰圍齊有大焉　車軌塵　一事注乎志　奔而又奔之　此皆無公也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以猶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上篇並也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二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爲列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翟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非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烈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例也譏厲樂者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誅不填服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填厭之而已填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填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

曰塡盡也釋文塡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塡是其證也凡從眞從㐱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鄘風㐱髮如雲今詩㐱作鬒大雅胡寧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是其例也

苞人民

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捊引取也或作抱捊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卽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戴作鮑管子八觀篇大凶則衆有遺苞矣苞卽莩有餓莩之莩說文飽古文作䋅從采聲采古文手字抱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桴罦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罦孰廡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桴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侅卒傳曰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弑公故貶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楊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鮮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衆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傚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

討數曰以賂

二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曰以賂石經討作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曰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

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雅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衆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衆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己羞之謂之病爲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爲公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見疏）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踳矣

其不地於紀也（附鄭氏釋廢疾）

十二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戰魯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注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憖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失者不唯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于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見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見注）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忘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言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甸而言故范注皆作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今本正文及注內甸字皆作甸乃涉上文甸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甸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石經並作甸釋文曰甸如字十日爲甸一本作甸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甸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證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借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獘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獘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尙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睢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借唯爲雖之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亦謂閔錄也）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並相近）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庸表記並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

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並與仁同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士仁與士人同

躬君

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弒於齊當作君躬弒於齊范注曰魯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于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弒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石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弒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衞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句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天子諸侯黝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黝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黝堊倉黈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並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黝堊卿大夫蒼士黈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並作陳三兵三鼓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莊皆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𢹂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傳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卽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之畸焉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亡故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

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脣亡則齒寒云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亡退而私論也故終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家大人曰糜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倘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范失其傳矣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誃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誃離之德誃亦離也誃與哆同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

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
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
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
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
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
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幷譏杞伯下文
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
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
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
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
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答
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
之閒而不畏楊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詞七諫塊兮鞠王注
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
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
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子讎也子與古字通與我
之深讎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讎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
讎我一至於此也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如是石經正作三引之謹
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曆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
正月則長曆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即政之借

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
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
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
政緇衣引作正天官㥁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
也漢書律曆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
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
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
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
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
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
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
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
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
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
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
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
不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
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
正作何以爲信陳鄂譔本又改信爲道

亡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引
之謹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亡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

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之辭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亡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亡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亡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亡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亡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亡與不在同義曾子戒篇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亡於禮下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卽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

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是下闇卽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旣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嚚闇應明經嚚闇卽晉語所謂嚚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愼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𡰪相似右旁之桼隸或作来新莽候鉦重五十七斤七作來鄭固碑造膝佹辭膝作㯃或作来韓勑碑漆不水解漆作来辟字右旁之辛或作亲祝睦碑辟司空府北軍中候辟作膝或作来周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頤碑仕辟州郡辟皆作膝又相似故膝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蹙古字造與蹙通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景公造然變色卽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蹙者促也見小雅小明篇傳近也考工記弓人注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瞻傳引濟促膝唯余二人陛[illegible]知己賦車出門其已數無論衡栖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共

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二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勖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顧自獻於承閑悲黨人之造膝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謟造膝忠規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即中鄭固碑犯顔謇愕造膝佹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卽位故曰無君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尙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箸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尒尒古邇字(荀子禮論篇介則翫哀公篇不可以身介也楊注並曰介與邇同斥彰長田君碑赫履遐尒卽遐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並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迩迩卽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蓋古作迩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尒之譌尒古邇字非由迩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未言尒祭仲亡也今本尒譌作介)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箸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箸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卽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暴彈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案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澭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范注曰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

為作讀誰作盾而當忍弒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為盾絕句皆非也為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禮器鄭讀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為）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為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為勇即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為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今為宰相曰（秦策秦今周取為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為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為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為關吏曰商臣為其傅潘崇曰為字並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為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為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為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為墨子公輸篇宋所為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為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為志聲近而譌也（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曰至意當為志意亦聲近而譌）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為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季孫行父禿（至）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于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己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為不許己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為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字）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為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為不許己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云云遂成不了

之語矣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濕水所經(見水經濕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見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氏日知錄)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經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帥衆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半右旁口字全)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即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並作薦其義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汲猶引也鄭

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弒而不書弒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喪禮及檀弓注說文作歾又作殁古謂以壽終爲得沒魯語曰將壽寵得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弒是不沒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弒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汲形相似而誤耳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爲今據陸音楊疏暨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予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月五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辯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氵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強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並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邡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爲譕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譕管子形勢篇譕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譕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譕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邡公也注曰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譕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

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語也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

爾雅上六十四條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晊大也　厖有也　來懷至也　貢賜也　綝善也　業敘也　惟基謀也　則刑職常也　粵于爰曰也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合對也　緌繼也　湮落也　違遠也　引順薦劉陳也　尸職主也尸寀也寀寮官也　績宜事也　犯剋捷功肩堪勝也　孟勉也　餞迪進也　尙右也　篤固也　禕美也　從神崇重也　罄盡也　蒐摟聚也　肅疾也肅速也　裒多也　虺穨元黃瘽逐病也　寫繇憂也　倫敕愉庸勞也　勞來強事謂勤也　悠傷憂思也　禧福也　頠竢替戾底止徯待也　噊幾烖殆危也　肆故今也　載謨食詐僞也　哉延言閒也　徽止也　功績明成也　梗較道直也　豫安也　均弟易也　儀榦也　昌敵彊應丁當也　迪俶厲作也　苦息也　郡臻仍迺侯乃也　艾歷覛胥相也　神治也　俾拼抨使從也　享孝也　縱縮亂也　存察也　烈餘也　元良首也　薦摯臻也　揚續也　即尼也　妥安坐也　猷假已也　就終也

釋詁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郭曰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引之謹案君字有二義一爲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爲羣聚之羣林烝是也古者君與羣同聲故韓詩外傳曰君者羣也故古羣臣字通作君臣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皆羣臣之假借也國蓄篇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君亦羣之假借謂大男大女及諸羣吾子也諸羣猶諸衆也呂氏春秋懷寵篇云諸衆齊民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羣者衆也白虎通義曰林者衆也此篇下文曰烝衆也林烝羣同爲衆多之義故曰林烝羣也林烝二字連文而不與下文相錯亦可以知其別爲一類矣不然君上至尊豈得以林烝稱之乎自毛公釋詩之有壬有林文王烝哉始誤以林烝爲君上之君而漢書律曆志之說林鍾楚辭天問注之說伯林表記注之說武王烝哉竝仍其誤案小雅賓之初筵云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上曰百禮下曰有林則有林正取衆盛之義不得訓爲國君使文義參差也傳云壬大也林君也君與大義已不類而壬字之解猶不誤箋又以壬爲卿大夫其失甚矣毛鄭詩考正曰詩中如有賁有鶯之類竝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壬壬然盛大林林然衆多此說是也林鍾之義周語以爲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注曰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則林字正取衆盛之義故訓之曰百事故淮南時則篇謂林鍾爲百鍾不得如漢志君主種物之說也天問之伯林雖經不知何指王叔師見晉語有太子申生雉經之事遂以伯林爲申生而訓爲長君實無明據也至大雅文王有聲之文王烝哉則韓詩訓烝爲美其說確不可易詩書多以烝爲美大之詞說見前不顯不承下不得如毛傳訓爲君上之君也下文有王后烝哉皇王烝哉若訓烝爲君則與王后皇王字義相複矣徧考經傳之文未有謂君爲林烝者則林烝之本訓爲羣明矣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爲君上之君林烝爲羣聚之羣而得合而釋之者古人訓詁之指本於聲音六書之用廣於假借故二義不嫌同條也如下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鄭樵注曰此當言台朕陽予也賚畀卜予也以二字同文故誤耳案古之字義不隨字音而分一義兼數音一音亦兼數義樵以後人之音析古人之義誤矣頠竢替戾底止徯待也頠竢徯爲竢待之待替戾底止爲止待之待治肆古故也治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載謨食詐僞也載謨食爲作爲之爲詐爲詐僞之僞昌敵彊應丁當也昌爲當理之當丁浪反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棲遲憩休苦𢹴齂呬息也棲遲憩休苦爲止息之息𢹴齂呬爲氣息之息郡臻仍迺侯乃也郡臻仍爲仍乃之乃迺侯爲語詞之乃艾歷覛胥相也艾爲輔相之相歷覛爲相視之相胥爲相保相受之相際接翜捷也際接爲交接之接翜爲捷疾之捷義則有條而不紊聲則殊塗而同歸此爾雅所以爲訓詁之會通也魏張稚讓作廣雅猶循此例如釋詁篇幠或員虞方云撫有也幠或員方云爲有無之有虞撫爲相親有之有靜奄梁隴匡鳳方也靜奄梁爲方圓之方隴匡鳳爲旁側之旁敕勁堅剛耆劈勃莫憚愉搯鈔傑悖快強也敕勁堅剛耆劈搯鈔傑悖快爲剛強之強勃莫憚愉爲勉強之強若斯之類不可枚舉自唐以來遂莫有能知其義者矣

晊大也

釋文晊舊音之日反本又作至又作胵家大人曰作至者是也作晊者涉上文晊字從日而誤說文無晊字其作胵者又晊之誤也說文胵鳥胃玉篇充脂切與大義無涉郭曰至極亦爲大則郭本作至明矣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竝云至大也卽用爾雅之訓邵氏二雲正義曰史記索隱引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司馬相如傳晊本作郅此說非也樊本蓋已誤作晊字從日故云可見之大索隱引樊注作郅者以正文云爰周郅隆郅隆卽至隆作郅者借字耳故從正文作郅以省繁文非謂樊本作郅也若作郅則字從邑不得言可見之大矣釋文所列諸本皆無作郅者以是明之

厖有也

引之謹案厖古讀若蒙說見唐韻正厖與蒙古字通上文厖大也宋蒙爾雅疏明監本注疏引尸子竝作蒙大也商頌長發篇爲下國駿厖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恂蒙雜而著秦風小戎篇蒙伐有苑鄭箋曰蒙厖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卽易所謂蒙雜也凡此皆厖蒙通用之證釋言曰蒙荒奄也蒙與厖同荒與幠同故郭引詩遂荒大東作遂幠大東蒙厖幠荒皆謂奄有之也魯頌閟宮傳荒有也說文奄大有餘也大元元文罔者有之舍也蒙者亡之主也亡與無同范望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也又罔蒙相極范曰罔無蒙有事相極盡是蒙爲有也蒙亦厖耳廣雅龓有也家大人疏證曰說文龓兼有也從有龍聲讀若聾爾雅厖有也厖與龓聲近而義同說卦傳震爲龍虞翻干寶龍竝作駹周官巾車駹車故書駹作龍杜子春讀爲駹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尨尨駹之通作龍猶龓之通作厖矣

來懷至也

引之謹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句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越若語詞來至也言越若至三月也某氏傳以越若來爲於順來非是說見尚書釋言曰懷來也來亦至也故表記引詩聿懷多福鄭注曰懷至也

貢賜也

邵曰貢說文作贛賜也淮南道應訓云桓公贛之衣冠而見家大人曰呂氏春秋舉難篇贛作賜要略云一朝用三千鍾贛高誘注贛賜也家大人曰淮南精神篇今贛人敖倉高注亦曰贛賜也今通作貢史記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韓子外儲說左篇曰貢賜不出史記樂書大一貢兮天馬下漢書禮樂志貢作況況亦賜也此皆貢訓爲賜之證

綝善也

郭曰綝未詳其義釋文綝敕金反引之謹案玉篇諃丑林切善言也廣韻同丑林與敕金同音是善言爲諃也古無諃字故借綝爲之說文廣雅竝曰綝止也家大人疏證曰止有安善之義故字之訓爲止者亦訓爲善爾雅曰綝徽善也徽戾止也休戾也廣雅曰休戾善也綝止也皆其證矣

業敘也

引之謹案齊語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舊法之善者而次敘用之也韋注業猶創也失之晉語曰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注業猶次也次亦敘也邵引學記時教必有正業失之正業之業不得訓爲敘

惟基謀也

郭曰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邵曰如通作茹周頌臣工云來咨來茹邶風柏舟云不可以茹鄭箋俱云茹度也度卽爲謀故釋言又云茹度也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功毛傳肇謀也餘皆見詩引之謹案郭言餘皆見詩則惟基亦見詩也今案大雅生民篇載謀載惟鄭箋曰惟思也思與謀義相成則惟亦謀也蓋三家詩有訓惟爲謀者故郭云見詩褚少孫續史記三王世家曰維者度也惟維字通古度亦謀也載謀載惟猶言是究是圖弗慮弗圖爰究爰度來咨來茹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皆古人複語也爾雅惟圖詢度咨諏究茹慮皆訓爲謀則其義皆通矣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十二字連讀鄭注以基爲謀見康誥正義某氏傳以初基爲初造基於基上加造字以釋之非是孔子閒居引詩夙夜其命宥密鄭注曰詩讀其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鄭訓基爲謀與毛傳異毛傳基始也蓋亦本三家也故郭亦云見詩基或通作惎定四年左傳管蔡啓商惎閒王室謂謀閒王室也說見左傳邵引盤庚人惟求舊周語后稷始基靖民皆失之人惟求舊

與器非求舊對文則惟爲語詞猶呂刑言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也周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又曰基福十五基稱十五三基字文義相承則基非謀也

則刑職常也

則之爲常說見周易後有則也下邢曰典刑者詩大雅蕩篇云尚有典刑引之謹案典刑即典常也詩之言有典刑猶易之言有典常繫辭傳既有典常魯語曰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晉語曰必順於典刑又曰失趙氏之典刑鄭語曰修典刑以守之楚語曰多訓典刑以納之孟子萬章篇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以上凡言典刑者可訓爲典法即可訓爲典常鄭注周官太宰曰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上下通名是法即常也故爾雅則刑範矩律五字既訓爲法而又訓爲常刑爲典常之常又爲久常之常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言常用王之德於天下也此家大人說某氏傳以刑爲法失之辯見尚書多方曰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言湯愼其所施之政教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又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家大人曰唐風蟋蟀篇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皆謂常思之也毛傳職主也主與常義亦相近故坤彖辭先迷後得主傳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也史記越世家殺人而死職也五子胥傳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皆謂事理之常也季布傳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漢書顏師古注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

粵于爰曰也

引之謹案曰讀若聿字本作欥說文欥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字或作聿或作曰其義一也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詩中多借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渭陽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七月見晛曰消角弓曰嬪于京大明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緜曰喪厥國抑曰求厥章載見皆當讀爲歲聿其莫之聿故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引作聿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聿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而鄭箋於見晛曰消曰止曰時予曰有疏附四句皆讀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辯見釋詞粵于爰聿一聲之轉而聿與曰通故云粵于爰曰也若讀爲子曰之曰則與粵于爰異義矣鄭箋於殷且于嗟王于出征爰及矜人爰有樹檀爰方啓行皆誤訓爲于曰之曰辯見釋詞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引之謹案於者語詞非歎詞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其義上下相承若以於爲歎詞則非其類矣郭曰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言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所說皆謬爰粵于之訓爲於書傳多有不煩訓釋那者越語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都之言諸也都與諸古字通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諸亦於也邵引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注都於也繇者釋文繇除又反孫音由是孫不以繇爲卜兆之繇辭也邵曰繇通作由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是那都繇皆爲於也又案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別與徧古字通說見前別求聞由古先哲王下繇亦通作猷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侯王蓋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竝同以釋文正義知之引之案大誥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秖緣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本猷在大上是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二改而復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爲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竝曰以道告之蓋俱是告猷而晚出古文改爲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多邦傳同則此句經文亦有大字蓋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後改爲大猷告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王莽倣大誥用今文尚書而以道字代猷字曰大誥道諸侯王是今文猷字亦在誥字下

與馬鄭王本同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悟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載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邵以猷爲歎詞亦因今本尙書而誤

合對也

引之謹案秦策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韓子初見秦篇合並作對

緌繼也

引之謹案緌通作蕤亦通作綏玉藻緇布冠繢緌鄭注緌或作蕤餘見前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下漢書律曆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顧命曰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綏亦繼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

湮落也

引之謹案周語湮替隸圉今本湮作堙依宋明道本改韋注湮沒也謂沈沒於隸圉之中故郭云湮沈落也湮替隸圉猶云降在皁隸昭三年左傳故爾雅湮降並訓爲落也邵引周語墮高堙庳失之韋注堙塞也

違遠也

家大人曰魯語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齊語天威不違句顏咫尺韋注並曰違遠也邢疏引召南殷其靁篇何斯違斯未確毛傳違去也

引順爲劉陳也

引之謹案王制內則並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陳敘其年齒之多寡也鄭注以爲引戶校年失之經言引年不言引戶校年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引亦陳也引延繹一聲之轉皆長之陳也凡物陳之則長故引延繹又訓爲長矣下文曰引延長也方言曰繹長也郭曰順未詳邵曰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順者陳敘也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卽其陳敘之詞也舊說以順爲將順失其義矣引之謹案邵說是也古者謂陳爲順聘禮曰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鄉飲酒禮曰篚在洗西南肆士冠禮曰洗有篚在西南順或言南陳或言南肆或言南順其義一而已矣昭二十年左傳曰其祝史祭祀陳信無愧又曰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薦亦陳也連言之則曰薦陳襄二十一年傳曰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也家大人曰祭義曰孝子之祭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薦之謂陳之也上文曰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卽此所謂進之也又曰薦其薦俎卽此所謂薦之亦卽仲尼燕居所謂陳其薦俎也薦訓爲陳故荀子禮論篇謂陳器爲薦器鄭注以進之爲進血腥薦之爲進孰強分二事失之矣郭曰劉未詳引之謹案逸周書敘曰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謹典以匡謬作劉法劉法者陳法也梁誓曰善敹乃甲胄史記魯世家作陳乃甲冑是敹亦爲陳也敹與劉聲近而義同下文曰流擇也說文曰斁擇也斁與流之同爲擇猶斁與劉之同爲陳矣邵引詩以引以翼禮記告賓祭薦而不食及淮南之劉覽徧照皆失之

尸職主也尸寀也寀寮官也

郭釋尸寀也曰謂寀地釋寀寮官也曰官地爲寀同官爲寮引之謹案古無謂寀地爲尸者邵曰莊子天下篇皆願爲之尸謂願其主食采之地也此曲說不可通爾雅直訓寀爲官何得以官地釋之乎據釋文云寀李孫郭並七代反則李孫亦以寀爲寀地不始於景純矣今案寀之言宰也鄭注周官太宰曰宰主也宰寀聲相近故謂宰爲寀尸職主也尸寀也其義上下相承漢書楊雄傳胥靡爲宰寂莫爲尸尸也宰也皆主也官者事之主故寀又爲官義亦相承也官寀之寀亦宰也隱元年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周官目錄注隱元年左傳注並曰宰官也宰寀聲相近宰或作采故堯典若予采釋文引馬注曰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以展采錯事文穎注與此同主謂之宰亦謂之寀官謂之宰亦謂之寀冢謂之宰亦謂之埰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何注宰冢也方言冢秦晉之閒或謂之埰埰亦宰也郭彼注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曰埰誤與此注同事謂之采亦謂之縡下文曰采事也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載事也漢書揚雄傳作上天之縡皆以聲近而有二名也

績宜事也

家大人曰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已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業公已見邢邵疏皐陶謨曰庶事康哉堯典曰庶績咸熙庶績卽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故春秋宣十二年晉師敗績穀梁傳曰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晉本曰作日今從楊疏作曰）晉語曰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韋注訓績爲功不若訓爲事）齊語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商頌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業宜一聲之轉月令曰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宜者事也來歲之事必依國典順時令而行之故歲終則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事也淮南本經篇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衆宜謂衆事也（高注衆物宜適也失之）邢引大雅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宜邵引士冠禮宜之于假皆失之（公尸來燕來宜毛傳宜宜其事也則宜非事也宜之于假承上聲士攸宜而言則宜亦非事也）引之謹案釋天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郭曰周官所謂宜乎社（大祝）然則宜乎社卽有事乎社故曰宜事也

犯剋捷功肩堪勝也

引之謹案勝又訓爲陵故犯亦訓爲勝取陵犯之義也漸九五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曾子修靡篇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是勝與陵犯同義剋捷功爲勝敗之勝肩堪爲勝任之勝（竝見邢邵疏）堪又爲勝敗之勝（見郭注）勝敗之勝與勝任之勝相陵犯之勝古皆讀若升故同爲一訓（逸周書周祝篇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又曰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忘心是生勝呂氏春秋貴因篇費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是勝敗之勝古亦讀若升）

孟勉也

郭曰孟未聞錢氏曉徵答問曰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書洛誥女乃是不蘉蘉莫剛反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蘉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氾論篇）是孟有芒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蘉猶黽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家大人曰明字古亦讀若芒明亦勉也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洛誥曰明作有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明字皆當訓爲勉重言之則曰明明大雅江漢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魯頌有駜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皆謂勉勉也蘉明孟古竝同聲故其義亦同說見前明聽朕言及明明天子下

錢迪進也

邵引說文錢送去也又引大雅崧高王錢于郿士虞禮記尸未徹乃錢家大人曰諸錢字皆訓爲送不訓爲進余謂錢與踐同周官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踐與獻皆進也（鄉大夫注鄉飲酒禮注坊記注表記注竝曰獻進也）或言朝踐或言朝獻其義一而已矣鄭注曰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旣又酌獻（以上鄭注）薦亦進也注又曰故書踐生錢杜子春云錢當爲踐士虞禮記注曰古文錢爲踐是踐錢古字通又與薦聲相近而其義則皆爲進也邵曰大雅桑柔云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引之謹案迪古讀若逐（說見唐韻正）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良馬逐（大畜九三）逐進也衞風考槃篇碩人之軸傳曰軸進也釋文軸毛音迪正義引釋詁云迪進也迪逐軸竝通

尙右也

亮介尙右也郭曰紹介勸尙皆相佑助引之謹案郭以尙爲勸尙非也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尙謂天弗右也（周頌我將篇維天其右之是也鄭箋曰皇天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故下文卽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義與此同弗常卽弗尙也（尙古通作常說見前尙皇天弗尙下晚出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常爲尙之借字也）邵引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不尙取之未確

篤固也

家大人曰中庸曰篤行之篤行卽上文所謂固執也儒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常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謂不固也博學而篤志謂固志也（固志見蠱象傳）老子致虛極守靜篤

謂守靜固也以上諸條皆合爾雅篤固也之訓而釋者但訓篤爲厚釋爾雅者亦未引諸書以證固也之訓皆失之疏矣篤與固同義故後漢延篤字叔堅莊子秋水篇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今本井魚作井鼃乃後人所改辦見讀書雜志）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篤於時固於時也史記白起范睢傳皆言稱病篤謂病已固也然則篤之訓固其所包者廣矣

禕美也

釋文禕於宜反邵引東京賦侯其禕而引之謹案釋訓曰委委佗佗美也釋文委委於危反詩云委委佗佗是也諸儒本竝作禕於宜反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是禕字重言之亦爲美也（今本釋文禕作褘非禕於宜切美也字從示褘許韋切后祭服也字從衣）舍人引詩作禕蓋本於三家

從神崇重也

引之謹案大雅既醉篇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從爲重也郭曰隨從所以爲重疊從有重義故隨亦有重義巽彖傳曰重巽以申命象傳曰隨風巽是隨亦重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重疊之義）郭曰神未詳錢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弼崇尊重之重也家大人曰錢以神爲尊重之重是也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正義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亦謂貴之重之也邢曰大雅鳧鷖云福祿來崇家大人曰崇又爲輕重之重盤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傳曰崇重也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釋文重直勇反又下文曰丕乃崇降不祥多方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傳曰重亂有夏釋文重直勇反）諸崇字皆訓爲輕重之重

罄盡也

郭曰今江東呼厭極爲罄釋文罄苦計反說文云器中盡也本或作罄廣雅云勮也今廣雅作極也家大人曰謂困極也極亦盡也廣韻罄又楷革切字或作擊淮南人閒篇秦皇使蒙公楊翁子將築長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擊與罄同謂築長城西連流沙北盡遼水也法言淵騫篇蒙恬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亦謂起自臨洮而盡於遼水也

蒐摟聚也

郭曰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邵曰蒐者成十六年左傳云蒐乘補卒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實言聚而閱之也摟者說文云摟曳聚也或作婁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疏引釋詁云婁斂聚也家大人曰釋天春獵爲蒐郭云搜索取不任者則蒐非聚衆之謂且苗獮狩皆聚衆之事不獨蒐也左傳之蒐乘蒐軍實皆謂簡閱之非謂聚之郭邵所引皆非確證予謂魯頌泮水篇束矢其搜搜者聚束之貌故毛傳云搜衆意也搜與蒐古字通（桓四年穀梁傳秋曰蒐釋文蒐麋氏本又作搜漢書刑法志春振旅以搜）玉篇廣韻竝云搜聚也即用爾雅之文又案角弓篇式居婁驕婁古屢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作式居屢驕王肅訓婁爲數是也鄭訓婁爲斂謂斂其驕慢之過似於義未安予謂孟子告子篇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摟諸侯即聚諸侯故郭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史記天官書婁爲聚衆義亦同也

肅疾也肅速也

引之謹案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注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給捷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齊疾也給急也）聰敏肅給義相貫注（韋注肅敬也給足也皆失之）故肅訓爲疾又訓爲速邢引召南小星篇肅肅宵征是也邵引禮運刑肅而俗敝（鄭注肅峻也此謂刑罰峻急非謂其疾速也）周語俾莫不任肅純恪（韋注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使莫不任其事速其功大敬其職案任信也肅壹也純壹也任肅純恪四字平列韋說皆失之）皆未允

裒多也

家大人曰周頌般篇裒時之對箋曰裒衆也衆亦多也管子輕重丁篇曰五衢之民裒然（今本裒譌作褏從宋本改）

虺穨元黃瘽逐病也

引之謹案虺穨疊韻字元黃雙聲字周南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皆謂病貌也毛傳謂元馬病則黃失之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

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鄭箋謂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虺積元黃凡物病皆得稱之孫屬之馬郭屬之人皆非也見郭注及詩釋文正義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勤楚語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勤民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邵引樂記徵亂則哀其事勤亦近之郭曰逐未詳衛風考槃篇碩人之軸鄭箋曰軸病也正義曰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邢疏用孔說引之案考槃一章曰碩人之寬二章曰碩人之薖三章曰碩人之軸毛傳曰薖寬大貌軸進也釋文薖韓詩作⿰亻過⿰亻過美貌則寬薖軸皆美大之之詞不如箋所云也今案逐當讀爲疛音胄說文疛心腹痛也讀若紂廣雅疛病也曹憲音胄小雅小弁篇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毛傳曰擣心疾也釋文擣韓詩作疛義同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注曰疛跳動也是疛爲心腹之病也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曰逐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曰逐音胄文選西都賦六師發逐後漢書班固傳逐作胄是逐字古有胄音故與疛通也

寫繇憂也

郭注曰有憂者思散寫也引之謹案有憂者待於散寫不得卽以寫爲憂邶風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散寫之謂也若卽以散寫之寫爲憂則是以憂我憂矣其可通乎今案寫當讀爲鼠小雅雨無正篇鼠思泣血箋曰鼠憂也義本於爾雅也鄭所見本蓋作鼠故據以釋經耳寫字古讀若零露湑兮之湑私呂切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與湑語處爲韻車舝篇我心寫兮與湑爲韻與鼠字聲近而通依字母寫在心母鼠在審母二母之字往往相通如湘音息良切心母也鬺音式羊切審母也而召南采蘋篇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湘作鬺胥音相居切心母也疏音所菹切審母也而大雅緜篇予曰有疏附後漢書祭彤傳注引尚書大傳作胥附犀音先禮切心母也師音疏爽切審母也而文十六年公羊傳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穀梁作師邱他若信之作申性之作生速之作數皆心審二母之相通也寫鼠之通亦猶是矣字或作癙上文曰癙病也釋文引舍人注曰癙心憂憊之病也癙爲憂憊之病故又訓爲憂小雅正月篇癙憂以痒傳曰癙痒皆病也案痒既訓病則癙不得復訓爲病癙與憂連文癙亦憂也癙憂猶鼠思耳小雅之鼠卽爾雅之寫古字多通借俗師失其讀久矣

郭曰繇役亦爲憂愁錢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引之謹案郭固失之錢亦未爲得也廣韻引詩我歌且繇繇卽謠之借字非以繇爲憂也若以繇爲憂則是心之憂矣我歌且憂大爲不詞矣今案方言愮憂也重言之則曰愮愮釋訓曰灌灌愮愮憂無告也王風黍離篇曰中心搖搖義竝與繇同繇音遙又音攸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曰悠悠憂也昭十二年左傳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湫攸皆憂也湫與愀同攸與悠同杜以攸爲縣危之貌非是悠攸二字義亦與繇同漢書敘傳注繇與悠同悠之爲悠悠亦猶愮之爲愮愮愮與悠古同聲故皆與繇通邶風雄雉篇悠悠我思說苑辯物篇引作遙遙我思是其例也

倫敕愉庸勞也

郭曰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錢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勑卽勞來之來來與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尙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家大人曰勞有三義一爲勞苦之勞一爲功勞之勞一爲勞來之勞倫勤邛勩愉庸癉爲勞苦之勞而倫庸又爲功勞之勞勑爲勞來之勞倫之爲勞錢但云聲相近而經傳未有明文今案倫與熏通淮南精神篇曰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是熏爲勞苦之勞也倫又與勳通祭統曰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是勳爲功勞之勞也熏勳倫聲相近熏勳之通作倫猶熏勳之通作淪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漢書敘傳晉灼注引齊韓魯詩淪竝作熏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作勳是其例也錢謂敕當爲勑卽勞來之來是也今作敕者經傳中約敕之敕通作勑故勞勑之勑誤作敕下文勞來釋文曰來本又作勑則此敕字明是勑字之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爾雅來勞也又引舍人注勞力極也來強事也則舍人本正作來不作敕勞來二字說見下條

勞來勤也下愉之言瘉也上文曰瘉病也凡勞與病事相類故上文曰劬勞瘽瘉瘇病也此曰邛勤愉癉勞也小雅小旻傳曰邛病也義竝相通爾雅訓愉為勞而郭乃云勞苦者多惰愉其失也甚矣韓子三守篇曰惡自治之勞憚憚與癉同庸之為勞錢引詩我生之初尚無庸是也釋訓曰庸庸慅慅勞也是重言之亦為勞矣然勞苦謂之庸功勞亦謂之庸郭引晉語無功庸者亦是也功勞與勞苦義本相近故勞苦謂之庸亦謂之熏功勞謂之勳亦謂之庸矣

勞來強事謂勤也

家大人曰勤有二義一為勤勞之勤金縢曰昔公勤勞王家是也一為相勸勉之勤康誥曰周公咸勤某氏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是也一為相勞苦之勤小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鄭箋曰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勤七萃之士于羽陵之上郭注勤猶勞也是也勞來亦有二義一為勤勞之勤說文勑勞勑也從力來聲經傳通作來孔子閒居篇奉三無私以勞天下鄭注曰勞勞來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曰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是也一為相勸勉之勤呂氏春秋孟夏篇勞農勸民高注曰勞勉也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漢書宣帝紀勞來不怠皆謂勸勉是也一為相勞苦之勤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鴻鴈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是也強事謂皆勤勞之勤也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我心愛此君子豈能不勤思之乎呂氏春秋開春篇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言諸侯皆來勤周也

邵曰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舍人云來強事也疑強事二字本係舍人之注傳寫者溷入正文也引之謹案郭注云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為勤也則郭本有此二字釋文亦不言衆家本無此二字則與郭本同未必衆家之本皆誤增此二字也遍考書傳亦無訓來為強事者竊疑舍人之注本舉來強事三字而總釋之唐時已脫其總釋之語但存來強事也四字而釋元應誤引之也上文癙癵瘇痒病也釋文引舍人曰癙癵瘇痒皆心憂憊之病也釋言禦圉禁也衆經音義卷九引舍人曰禦圉未有而預防之也釋訓謔謔謞謞崇讒慝也大雅板篇正義引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是舍人注有總釋經文之例此注來強事下安知其無脫文未可遽以強事為來之訓釋而謂經有衍字也

悠傷憂思也

家大人曰釋文思司嗣反小雅正月曰癙憂以痒兩無正曰鼠思泣血鼠思卽癙憂也此與下文思念之思異義故郭注別之曰皆感思也樂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皆是此思字而邢邵俱未引

禧福也

郭曰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邵曰禧通作釐說文云釐家福也漢書文帝紀云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引之謹案莊子讓王篇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喜亦與禧同祈禧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喜作福是其證穆天子傳曰祭祀則憙畋獵則獲憙亦與禧同

頞竢替戾底止徯待也

郭曰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家大人曰頞竢徯為竢待之待替戾底止為止待之待待亦止也廣雅曰止待逗也是待與止逗同義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皇侃疏曰景公欲處待孔子共為致治處亦止也故替戾底止皆訓為待也引之謹案待或通作時廣雅跱離待也方言作萃離時也時亦止也楚辭天問注萃止也大雅緜篇曰曰止曰時時與止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前曰止曰時下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今爾雅跱作時家大人曰止又為竢待之待檀弓吉事雖止不怠鄭注曰止立俟事時也俟亦待也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伐

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子姑止之猶言子姑待之也

嗃幾裁殆危也

郭注曰嗃裁未詳引之謹案危有二義一爲危險之危幾裁殆是也一爲詭詐之詭嗃是也嗃蓋謞之別體(凡字從言者或從口說文當以嗃爲謞之重文而於口部別出嗃字非也)危則詭之假借也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詭與危通故以二義合爲一條猶林烝爲羣而羣通作君遂與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同訓爲君也(說見前)說文曰謞權詐也二蒼曰詭謞也(見釋氏一切經音義卷十四)莊子齊物論篇恢恑憰怪釋文引李注曰恑戾也憰乖也恑與詭同憰與謞同謞詭一聲之轉也廣雅曰謞恑也蓋張稚讓不知爾雅之嗃危也卽是訓謞爲詭故又綴此條耳假借之例後人昧之久矣自許氏說文已不識嗃危之同謞詭又何怪後世作音者強分嗃與謞爲二乎(玉篇嗃余出切謞公穴切)

肆故今也(肆俗作肆)

大雅緜篇肆不殄厥慍思齊篇肆戎疾不殄毛傳竝曰肆故今也大明篇肆伐大商抑篇肆皇天弗尙鄭箋亦曰肆故今也皆以故今二字連讀引之謹案肆伐大商之肆當依毛傳訓爲疾餘三肆字皆當訓爲故不當訓爲故今也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皆字各爲義不當以故今二字連讀(宋王觀國學林曰釋詁釋言皆用一字爲訓若以故今二字訓肆字則非爾雅句法)康誥曰嗚呼肆女小子封言今汝小子封也多士曰肆爾多士言今爾多士也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王今王也召誥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今惟王其疾敬德也君奭曰君肆其監于茲言君今其監于茲也檀弓曰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言今謂夫子貞惠文子也哀公問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與故同言今臣敢無辭以對乎是肆故皆訓爲今也故訓爲今今亦可訓爲故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共行天之罰言故予惟共行天之罰也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故朕必往也皆承

上之詞治肆古故也治讀爲始(皐陶謨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作七始詠孟子萬章篇始條理也音義本亦作治條理荀子禮論篇所以別貴始史記禮書始作治齊策天地之闕人民之治會本治作始)始古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肆故今也則皆爲語詞郭謂今與故義相反而兼通非也

載謨食詐僞也

孫曰食言之僞也郭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錢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邵引大宗伯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爲也餘與錢同引之謹案錢邵以載謨爲作爲之爲是也臯陶謨乃賡載歌史記夏本紀作乃更爲歌襄三十年左傳引詩曰無載爾僞謂無爲爾僞也(杜注無載行詐僞行亦爲也)小雅巧言篇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釋文莫一本作謨作與謨皆爲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之僞而證以湯誓之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左傳十五年我食吾言杜注食消也公羊傳十年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何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文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曰食盡其言僞不實正義曰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今案載謨食皆爲也哀元年左傳曰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不可食不可爲也(已語終詞也杜注食消也已止也皆失之)或曰食當讀爲飭吳語周軍飭壘韋注曰飭治也字或作飾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飾治也爲亦治也周語韋注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竝曰爲治也飭與爲同訓治故曰飭爲也古字多假借後人不識耳

哉延言閒也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曰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

邢疏曰延者今墓道也說文曰哉言之閒也引之謹案凡語詞皆言之閒何獨於哉而云閒乎哉疑當讀爲廁廁與閒同義廣雅廁閒也故曰廁閒也廁本字也哉借字也哉與菑古同聲哉之爲廁猶菑之爲廁也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鄭司農讀菑如雜廁之廁是其例也閒又訓爲息見下延者息之閒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延者閒也息也謂禍亂不少閒也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案分不少與延爲二義失之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韋注曰閒息也是也邢說失之閒又訓爲毀廣雅閒譭也譭與毀同言者毀之閒也緇衣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謂遠臣毀近臣也昭二十七年左傳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周語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皆謂謗毀也

徵止也

郭曰徵未詳錢曰徵從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徵有止義易係用徵纆所以止罪人也邵引楊雄解嘲徵以糾纆引之謹案錢說皆失之迂服虔注漢書楊雄傳曰徵縛束也見文選注亦非止之義今案楚辭離騷忽緯繣其難遷廣韻作徵繣徵繣者止而不遷之謂繣之言畫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傳畫止也王注緯繣乖戾也義亦相近凡物止則不行相乖戾亦不行故乖謂之戾止亦謂之戾止謂之徵猶戾謂之敎也說文敎戾也廣雅徵繣乖剌也敎繣卽徵繣止謂之眕猶戾謂之紾也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趙注紾戾也止謂之艮猶戾謂之很也

功績明成也

郭曰功績皆有成事有分明亦成濟也邵曰功者夏官稾人云乃入功于司弓矢鄭注功成也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績者穀梁成五年傳云伯尊其無績乎明者隨九四云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引之謹案郭說迂曲邵說是也大戴記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染人曰冬獻功稾人曰秋獻成功亦成也管子五輔篇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能士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堯典之三載考績謂考成也正義曰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禹貢之覃懷厎績和夷厎績原隰厎績皆謂有成也猶之東原厎平震澤厎定平定皆成也呂氏春秋仲冬篇注淮南天文篇注並曰定成也史記作覃懷致功功亦成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功績皆成也互文耳周語曰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令德已成也又曰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言純成則終也說並見周語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明與成就同義家大人曰周頌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者成也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云將受厥成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辯見毛詩

梗較道直也

引之謹案方言梗覺也郭彼注曰謂直也邵有楚辭九章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謂橘輸之直而有理也王注梗強也未確今俗語猶云梗直矣書大傳覺兮較兮鄭注曰較兮謂直道者也周官司裘注曰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邵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戶教反鄭注曰校豆中央直者也校較聲近義同直道一聲之轉說苑脩文篇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易道卽易直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是也文子自然篇行道者而被刑淮南主術篇道作直是道與直同義或曰道古首字也郊特牲曰首也者直也古聲道與首相近說見古韻標準故字亦相通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逸周書周月篇周正歲道歲道卽歲首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謹告今本稽道作稽首據羣書治要引改稽道卽稽首是逸周書借道爲首也

豫安也

邢引大雅板篇云不敢戲豫邵引小雅白駒云逸豫無期康誥云無康好逸豫引之謹案板傳以戲豫爲逸豫白駒傳以逸豫爲逸樂雖樂與安義相近而究非確詁也今案金縢曰王有疾弗豫弗豫謂弗安也傳曰不悅豫亦未確爾雅河南曰豫州李巡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故曰豫釋名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字通作譽小雅蓼蕭及裳裳者華竝曰是以有譽處兮譽處謂安處也（說見毛詩）

均弟易也

引之謹案夏小正農率均田傳曰均田者始除田也案均易也均田猶孟子盡心篇言易其田疇也邵曰大雅泂酌云豈弟君子表記引此而釋之曰弟以說安之毛傳作易以說安之是弟爲易也案大雅旱麓篇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周語引此而釋之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亦以豈爲樂弟爲易

儀榦也

家大人曰楨翰儀榦皆謂立木也說文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呂氏春秋愼小篇注曰表柱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杜注表儀猶威儀失之）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爾雅直訓儀爲榦郭曰儀表亦體榦邵曰儀所以行禮引左氏成十三年傳禮身之榦也皆非其本指

昌敵彊應丁當也

郭曰書曰禹拜昌言家大人曰昌言者當理之言故曰昌當也臯陶謨禹拜昌言某氏傳曰以臯陶言爲當釋文當丁浪反趙注孟子公孫丑篇引書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管子霸形篇曰仲父盍不當言當言卽昌言也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昌爲當理之當敵彊應丁爲相當之當也古者彊禦二字同義彊之爲當猶禦之爲當也（秦風黃鳥傳及齊語注竝云禦當也）秦策曰東以強齊燕中以陵三晉強者當也言秦兵之彊東可以當齊燕中可以陵三晉也當字又有威壯之義晏子春秋外篇曰絫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丁當一聲之轉當年者丁年也丁年者壯年也淮南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輕重丁篇男女當壯輕重戊篇作丁壯然則昌彊丁當又皆有威壯之義爾雅直訓彊爲當而郭云彊者好與物相當值則非其本指昭十年左傳齊欒高氏彊於陳鮑氏惠氏補注引爾雅彊當也言與陳鮑相當值亦非

迪俶厲作也

郭曰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迪未詳錢曰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邵解俶字與錢同又曰迪者微子云詔王子出迪迪訓爲行行卽作也厲者臯陶謨云庶明厲翼鄭注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引之謹案邵解迪字未確錢謂迪妯義同是也下文曰蠢妯動也此曰動蠢迪作也是妯與迪通郭解俶厲二字所引傳文皆與作字之義無涉（隱九年公羊傳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字不得訓爲作五年穀梁傳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字亦不得訓爲作）錢邵說是也俶厲爲作爲之作又爲動作之作方言曰俶動也廣雅曰搖俶（與俶同）動也此曰搖動俶作也是俶爲動作也樂記曰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躍也（小雅菀柳傳曰蹈動也漢書揚雄傳注曰厲奮也）周語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厲六師謂作士氣也齊策曰田單厲氣循城謂作氣也是厲亦爲動作也

苦息也

郭曰苦勞者宜止息引之謹案苦勞者宜止息則苦勞非止息也爾雅何以訓苦爲息乎今案苦讀爲王事靡盬之盬靡盬者靡息也盬與苦古字通說見前王事靡盬下

郡臻仍迺侯乃也

郭曰迺卽乃餘未詳錢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鬬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段氏若膺曰郡當爲那之誤邵曰郡通作窘小雅正月云又窘陰雨鄭箋窘仍也臻者易釋文引京房易云水臻至臻亦仍也故廣雅云仍再也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也仍者春官司几筵云凶事仍几故書

經義述聞　二十六　二九五

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乃二字相通也侯者小雅四月云侯栗侯梅家大人曰小雅天保篇君曰卜爾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則君字自指先君而言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猶言神之弔矣詒爾多福不得訓君爲乃也桓十一年左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我與君對文下又曰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則君字自指莫敖而言亦不得訓君爲乃也錢說失之諸書無訓邪爲乃者段說亦失之正月箋朁仍也郎爾雅郡仍同訓之義邵謂郡通作朁是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晉語注數也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李軌注以郡爲郡縣之郡非是法言謂仍爲郡義本爾雅則郡非誤字明矣錢謂臻難於至仍難於因其說迂而無據邵引京房易水臻至謂郡臻二字皆從仍取義是也墨子尙同篇曰飄風苦雨荐臻而至節南山傳曰薦重也重亦仍也是薦臻並與仍同義說文仍從乃聲故二字同聲而通用說文迺往也讀若仍此卽今之迺字故一切經音義十八引倉頡篇曰迺往也廣雅曰乃往也義並與說文同秦繹山刻石文作迺漢紫陽令楊君碑作迺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作迺州從事尹宙碑作迺其字一也鄭仲師注周官既讀乃爲仍而吳語邊遽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作邊遽仍至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是仍字古通作乃也史記張耳陳餘傳乃求得趙歇漢書乃作仍舊本如是宋祁改仍爲乃辯見讀書雜志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仍乃同聲而訓仍爲乃猶迺乃同聲而訓迺爲乃矣侯誰在矣侯栗侯梅侯字皆當訓爲維唯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之侯當訓爲乃耳

艾歷覛胥相也

郭曰覛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今公羊桓三年傳作胥命者何相命也艾歷未詳引之謹案艾與乂同皐陶謨俊乂在官漢書谷永傳作艾禹貢淮沂其乂漢書地理志作艾洪範乂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作艾史記三代世表楚熊乂楚世家作熊艾乂爲輔相之相君奭曰用乂厥辟謂用相厥辟也某氏傳曰用治其君事案傳訓乂爲治用治其君則義不可通故加事字以增成其義失之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相之義也傳曰夾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失之歷覛爲相視之相郊特牲曰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邵有歷謂閱視之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謂相其才藝也晉語曰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謂相時而發之也說文脈目財視也覛衺視也周語曰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韋注覛視也邵有魏策曰前脈地形之險阻脈與覛同胥爲公羊傳相命之相又爲輔相之相釋文相息羊反讀者或息亮反今不用案胥之訓爲相有平去二音若艾歷覛之訓爲相則當音息亮反陸說非也方言曰胥由輔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廣雅曰由胥輔助也皆輔相之義也胥又爲相視之相大雅緜篇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毛傳胥相也鄭箋曰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公劉篇于胥斯原箋曰相此原地以居民

神治也

郭曰神未詳邵曰小雅信南山云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韓詩甸作敶古者甸陳聲同陳又轉爲神其義同也引之謹案陳轉爲神於古無據竊謂孟子盡心篇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治也言君子所過之地則民化所在之地則民治不言在而言存者變文協韻耳其實一也趙注曰存在此國其化如神神上加如字於義未安集注曰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則又於所存上加心字矣荀子議兵篇亦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王制篇曰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大神亦謂大治也楊倞注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失之

俾拼抨使從也

引之謹案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俾者從也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說見前罔不率俾下邵曰拼通作弁說文云弁府盈切相從也家大人曰考工記輿人大與小無弁鄭注曰弁偏邪相就也相就卽相從廣雅曰從使也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鄭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正用爾雅使從也之訓正義誤解使字辯見毛詩又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邢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漢書外戚傳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不使皆謂不從也使與從同義故俾拼抨訓爲使而俾拼抨使又訓爲從也使又所吏反從又才用反襄三十一年左傳曰無憂客使又曰賓從有代賓從卽客使雜記曰客使自下由路西正義曰客使謂客之從者也

享孝也

引之謹案酒誥曰用孝養厥父母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廣雅曰𩫏養也𩫏與享同是享孝並與養同義故享又訓爲孝逸周書諡法篇曰協時肇享曰孝是也享訓爲孝故享祀謂之孝祀小雅楚茨曰苾芬孝祀魯頌閟宮曰享祀不忒是也分言之則曰孝曰享周頌載見曰以孝以享是也合言之則曰孝享小雅天保曰是用孝享萃彖傳曰致孝享是也

縱縮亂也

郭曰縱放掔縮皆亂法也家大人曰郭以縱放爲亂未確子謂賈子傅職篇曰雜綵從美不以章從與縱同大戴記保傅篇作縱美雜采不以章今本大戴譌作縱上下雜采不以章辯見大戴縱雜皆亂也易釋文引孟喜雜卦注曰雜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是縱爲亂也縮謂引而亂之卽郭所云掔縮也說文摍蹴引也又曰縮亂也一曰蹴也案蹴謂蹙縮不申也故縮字從糸縮蹙聲相近故儀禮古文縮作蹙縮與摍同周語秦策注並曰縮引也易林遯之泰曰縮緖亂絲舉手爲災是引而亂之曰縮也

存察也

郭曰存卽在引之謹案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鄭注曰存省也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楊倞注使存於身失之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省存皆察也孟子離婁篇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亦謂察人之術莫善於觀眸子也邵引禮運云處其所存大傳云五曰存愛鄭注俱云存察也

烈餘也

邢引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家大人曰齊語曰戎車待游車之𧝐𧝐與裂同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𧝐殘也殘亦餘也說文裂繒

餘也故左氏春秋紀裂繻字子帛裂與烈皆餘也引之謹案大雅皇矣篇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栵讀爲烈謂伐木之餘也說見毛詩

元良首也

邵曰書疏引釋詁云元首首也與郭本異家大人曰宋十行本及閩本尙書疏皆作釋詁云元良首也自明監本始作元首首也此涉上文元首而誤耳乃俗本尙書疏之譌字非孔沖遠所見爾雅本作元首也爾雅所釋之字與釋之之字皆不同字豈有以首釋首者乎或沿邵氏之誤以爲爾雅當作元首首也則惑之甚者也

䔲摯臻也

郭曰䔲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家大人曰進與至不同義郭彊合爲一非也藝文類聚禮部上引書大傳曰䔲至也廣雅同說文溱水至也義亦與䔲同言人事至於神也是䔲與臻同義

揚續也

郭注曰揚未詳邵曰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引之謹案後人揚之謂稱道其言非謂繼續也今案雒誥曰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逸周書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皆謂續前人之業也猶言嗣守文武大訓耳解者於雒誥則以爲褒揚某氏傳於立政則以爲播揚正義胥失之矣

卽尼也

孫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見高宗肜日正義郭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引之謹案高宗肜日曰典祀無豐于尼傳曰尼近也今本尼作昵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辨之宣元年公羊傳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何注卽近也是卽尼皆爲近

妥安坐也

小雅楚茨篇曰以妥以侑士相見禮曰妥而後傳言士虞禮曰主人及祝拜妥尸郊特牲曰詔妥尸毛傳鄭注並曰妥安坐也以安坐二字連讀引之謹案上文曰妥安止也是訓妥爲止此曰妥安坐也亦是訓妥安爲坐非訓妥爲安坐也坐與止同義說文曰坐止也上

文曰妥止也郭曰妥者坐也此曰妥坐也皆異名而同實士相見禮之妥而後傳言本謂坐而後傳言不必加安字以釋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坐我明語子逸周書度邑篇曰安子告女是安與坐同義故曰安坐也不當以安坐二字連讀說文侳安也侳與坐聲近而義同妥安二字同義故妥又訓爲安漢書武五子傳北州以妥薛瓚曰妥安也妥與綏古字通士相見禮注曰古文妥爲綏孟康注武五子傳曰妥古綏字綏亦安也小雅之以妥以侑士虞禮之拜妥尸郊特牲之詔妥尸妥字皆當訓爲安若訓爲安坐而曰拜安坐尸詔安坐尸則皆爲不詞矣

猷假已也

郭曰猷假未詳引之謹案小雅鼓鍾篇其德不猶言其德不已也說見前其德不猶下猶與猷同下文曰酋卒終也此曰卒猷已也猷與酋聲近而義同邵引春秋傳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段氏說文注曰猷已也謂已然之詞卽猶三望之類皆失之錢曰假與瑕通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案錢說是也假又與遐通召誥曰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遐亦終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某氏傳天已遠終殷命失之終與已同義

就終也

引之謹案酋就聲相近故皆訓爲終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曰世本作就越語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韋注就終也就與卽一聲之轉故終世謂之就世亦謂之卽世成十三年左傳曰無祿獻公卽世是也邵引史記楚世家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於義未確

經義述聞第二十六

經義述聞第二十七　　高郵王引之

爾雅中九十四條

齊中也　諺離也　遹述也　疾齊壯也　梡顯充也　婁暱亟也

翦齊也　鐀鎦䅑也　矜苦也　濬深測也　諳誓謹也　晙農夫也　蓋割裂也　支載也　漠察清也　替滅也　髦選也　凌慄也　慄感也　猶若也　稱好也　坎銓也　窕肆也　肆力也

獵虐也　師人也　硈鞏也　謀心也　振古也　綯絞也　烝塵也　窕閒也　畛殄也　曷盍也　展適也　服整也　翌明也

振訊也　鬩恨也　越揚也　懊忨也　廩廯也　訊言也　覭姡也　辟歷也　繩繩戒也　慔慔勉也　夢夢訰訰亂也　速速慼慼惟逑鞫也　不適不蹟也不徹不道也　每有雖也　暨不及也　恂慄也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連謂之簃　所以止扉謂之閣　三達謂之劇旁　五達謂之康　甌瓿謂之瓵　約謂之救律謂之分　輿革前謂之鞎　環謂之捐　鑣謂之钀載轡謂之轙　款足者謂之鬲　百羽謂之緷　旄謂之藣　不律謂之筆以蜃者謂之珧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在戊曰箸雍

風與火為庉　咮謂之柳　彗星為欃槍　錯革鳥曰旟　其名謂之鑠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方丘胡丘　當途梧丘　水出其左營丘　丘背有丘為負丘　望厓洒而高岸　夷上洒下不漘　厓內為隩外為隈　畢堂牆　涘為厓窮瀆汜谷者溦　山小而高岑　重甗隒　左右有岸厒　山上有水埒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濫大出尾下　以衣涉水為厲　繇膝以下為揭　紼繂也

釋言

齊中也

郭引釋地曰距齊州以南　引之謹案呂刑曰天齊于民馬注齊中也管子正世篇曰治莫貴於得齊謂得中也列子周穆王篇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謂中為齊家大人曰人臍居腹之中央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士喪禮下篇齊三采鄭注曰齊居柳之中央疏曰以其言齊若人之齊亦居身之中央也莊子達生篇與齊俱入釋文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是齊為物之中央也漢書郊祀志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封禪書索隱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淵言如天之腹齊也天中之為天齊亦猶中州之為齊州矣

諺離也

郭曰諺見詩邢曰小雅巷伯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鄭箋云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是也引之謹案哆侈皆張大之貌非離析之義郭言諺見詩不知何指邵曰穀梁僖四年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諺哆音義同於義為長說文諺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徐鍇曰諺臺猶別館也別館與離宮同義故曰諺離別也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曰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與諺同

遹述也

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為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爾雅遹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為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毛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為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為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為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並釋之為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為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為遂為述為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引之謹案戴以詩之聿曰遹三字為詮詞審矣然遹訓為述又訓為循（見釋詁）自是古義如此非爾雅之緣詞生訓也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馬注遹述也釋訓曰不遹不蹟也（小雅沔水篇念彼不蹟毛傳不蹟不循道也）不遹即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故孫炎注釋詁云遹古述字凡若此者固皆不得以詮

詞釋之

疾齊壯也

郭曰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邢曰急疾齊整皆於事敏速彊壯也邵曰壯本或作莊大雅云思齊大任毛傳齊莊也疏以爲釋言文家大人曰敏速與彊壯不同義邢合爲一非也疾齊壯也者壯與齊皆疾也故郭曰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莊子徐無鬼篇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李頤注曰壯猶疾也齊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文選求自試表注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並作壯犬是壯爲疾也釋詁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給便利史記五帝紀曰幼而徇齊集解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引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春秋衛世叔齊字疾是齊爲疾也齊又爲齊莊之莊（齊莊與整齊義本相通故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莊與壯古字通（鄘風君子偕老篇顏色之莊釋文曰莊本又作壯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白壯音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壯敬侯許倩徐廣曰一作莊）故一本作莊大雅思齊正義所引是也

桄熲充也

引之謹案熲古讀若入戶奉扃之扃小雅無將大車篇不出于熲與冥爲韻集韻扃熲並涓熒切是其證也熲扃同聲故字亦相通淮南俶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昭二十一年左傳注窕細不滿也）主術篇曰橫扃四方而不窕（今本窕作窮乃後人所改辯見讀書雜志）橫扃者充塞之謂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義與淮南同也此文訓熲爲充非訓爲光邢引說文熲火光也邵引釋詁熲光也皆失之

婁（古屢字）暱亟（墟記反）也

郭曰親暱者亦數（色角反）亟亦數也引之謹案亟與數同義親暱與數異義而云親暱者亦數則鑿矣今案婁爲亟數之亟暱爲相親愛之亟方言亟愛也東齊海岱之閒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相敬愛謂之亟字或作㥛廣雅㥛愛也亟訓爲愛相愛即相親暱故云暱亟也

翦齊也

家大人曰士喪禮記曰馬不齊髦鄭注齊翦也

饙餾稔也

郭曰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力又反）引之謹案漢書律厤志曰留孰於酉（孰古熟字）留餾古同聲故義皆爲熟

矜苦也

引之謹案莊子在宥篇曰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矜者苦也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其心志耳爾雅直訓矜爲苦而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其失也迂矣

潛深測也

家大人曰莊子田子方篇曰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是潛爲測也商子禁使篇曰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深淵猶測淵也列子黃帝篇曰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不深不測也（張湛注深當作淫非是）是深亦爲測也

誥誓謹也

家大人曰謹者戒敕之謂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外儲說左篇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女皆謂相戒敕也鹽鐵論世務篇引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明徐楨本如是與詩攷所引合張之象本誥爾作誥）說苑脩文篇引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誥告並與謹同義故下文曰用戒不虞也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注曰詰字或作誥誥謹也文王世子曰曲藝皆誓之鄭注誓謹也說文曰誓約束也周官大宰曰掌百官之誓戒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或言謹或言戒或言約束其義一也引之謹案楚語曰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自誥亦謂自戒敕也

畯農夫也

引之謹案畯長也田畯農之長率人曰夫若大夫之夫矣凡經傳言準夫言牧夫言嗇夫言敢夫言膳夫言宰夫皆率人之義故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周頌噫嘻篇率時農夫鄭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義本爾雅也下文曰髦選也髦俊也此文曰髦

士官也畯農夫也皆出衆之稱故皆以俊髦連言之

蓋割裂也

郭曰蓋未詳錢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尙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引之謹案錢說是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害與蓋字相通呂刑曰鰥寡無蓋謂鰥寡無害也孟子萬章篇謨蓋都君謂謀害舜也害與割字亦相通（廣雅害割也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某氏傳割害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割馬本作害）割之爲蓋猶害之爲蓋也害割蓋三字聲氣並相近故並得訓爲裂

支載也

郭曰未詳邵曰王煦曰淮南齊俗訓云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家大人曰道藏本淮南支作枝載通作戴支之言妓閣也淮南說林篇冠則戴妓之（今本妓譌作致辯見讀書雜志）文子上德篇妓作枝此云支載也廣雅云妓閣載也其義一而已矣

漠察清也

樊曰漠然清貌家大人曰莊子知北遊篇曰澹而靜乎漠而清乎是漠爲清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德正應和曰莫杜注曰莫然清靜莫與漠通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邵有）文選高唐賦曰九竅通鬱精神察（今本察下衍滯字辯見讀書雜志文選下）是察爲清也察訓爲清清亦訓爲察呂刑曰明淸于單辭明淸明察也故後漢書明帝紀曰明察單辭玉藻曰視容淸明鄭注察於事也

替滅也

邵曰大雅召閔云胡不自替引之謹案召閔傳曰替廢也箋曰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則不得訓替爲滅也今案晉語令德替矣晉語君之冢嗣其替乎韋注並曰替滅也桓二年左傳兄其替乎亦當訓爲滅

髦選也

引之謹案士之選謂之髦烝我髦士髦士攸宜是也選士亦謂之髦譽髦斯士是也譽髦斯士選斯士也譽與古字通與者語詞耳（說見毛詩）

淩慄也

郭曰淩懍戰慄釋文曰案郭注意當作倰（今本倰譌作陵下引埤蒼倰慄也又譌作淩今據明葉林宗影宋本釋文改）埤蒼云倰慄也樊注作淩冰凜也錢曰此當從樊充義慄當爲凓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凓瀨凓瀨者冰寒也家大人曰此仍當從郭義釋文不言各本有作淩者則舍人李孫本皆作淩可知且不言樊本作淩而言樊注作淩則正文仍作淩可知又慄爲戰慄之慄各本皆無異文不當改慄爲凓也古者謂戰慄爲倰淮南兵略篇曰諸侯莫不慴倰說苑善說篇曰登高臨危目不眴而足不陵漢書楊雄傳馳闔闔而入淩兢服虔注曰淩兢恐懼貌也（見文選甘泉賦注）又虎豹之淩遽顏師古注曰淩戰栗也遽惶也張衡西京賦百禽倰遽薛綜注曰倰猶怖也遽促也（倰淩陵古通用懍遽古通用）此皆郭注淩懍戰慄之證埤蒼訓倰爲慄義亦本於爾雅

慄感也

引之謹案感讀爲蹙慄與栗通孟子引書夔夔齋栗趙注曰敬愼戰懼也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杜注曰栗謹敬也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鄭注曰蹴然敬貌（蹴與蹙同）是栗與蹙皆敬謹之義也漢書楊惲傳不寒而栗顏師古注曰栗竦縮也小雅節南山篇蹙蹙靡所騁鄭箋曰蹙蹙縮小之貌又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是栗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鄭注曰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訓栗爲蹙正用爾雅之文廣雅曰迫蹙急也是栗與蹙皆急迫之義也栗蹙同義故訓栗爲蹙作蹙者借字耳非謂憂感也感與蹙古聲相近（感通作戚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宿覆爲韻說見唐韻正）故蹙通作感禮器不然則已蹙釋文蹙本又作感是其證也郭誤以蹙爲憂感之感而曰戰慄者憂感則迂回而失其本指矣

猶若也

郭曰詩曰實命不猶引之謹案猶爲若似之若又爲若或之若內則曰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鄭

注曰猶若也襄十年左傳曰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若有鬼神也

稱好也

釋文稱尺證反引之謹案考工記輪人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鄭注曰肉稱宏殺好也是稱爲好也肉稱猶言肉好樂記曰寬裕肉好是也（鄭注肉肥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肉好言音之洪美）荀子禮論篇曰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義亦同也（論衡逢遇篇曰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定賢篇曰骨體嫺麗面色稱媚稱皆謂好也）爾雅直訓稱爲好而郭云物稱人意亦爲好則失之迂矣（邵引周語君子不自稱也乃稱譽之稱尤非此義）

坎銓也

樊曰坎卦水也水性平銓亦平也（見宣十二年左傳正義）郭曰易坎卦主法法所以銓量輕重引之謹案爾雅非釋易之書不得旁涉卦象且水性雖平然書傳無訓水爲銓者況爲水之坎乎法雖銓量輕重然書傳無訓法爲銓者況主法之坎乎樊郭二家之注皆曲說也今案坎當爲次字形相似而誤李善魏都賦注引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蓋哀三年傳外內以悛杜注悛次也悛字本又作銓故李善引之也（廣韻銓悛並此緣切）玉篇云硂亦作銓次也廣韻同銓可訓爲次次亦可訓爲銓故曰次銓也

窕隸也（隸俗作肆）

郭曰輕窕者好放隸家大人曰輕窕者好放隸則輕窕非放隸也爾雅何以直訓窕爲隸乎予謂窕隸皆謂深之極也說文窕深隸極也從穴兆聲是極深爲窕也昭十二年左傳注曰隸極也（周語晉語注及呂覽淮南各篇注並同）淮南兵略篇山高尋雲霓谿深隸無景（今本脫霓深二字辯見讀書雜志）高注曰隸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是極深爲隸也故曰窕隸也

隸力也

郭曰隸極力引之謹案爾雅訓隸爲力不當加極字以釋之今案隸與肄同邶風谷風篇既詒我肄毛傳曰肄勞也字本作勩小雅雨無正篇莫知我勩釋詁及毛傳並曰勩勞也此訓爲力者力亦勞也淮南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

勞力之是力與勞同義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箋曰力猶勤也勤亦勞也窕隸也肄力也肄與隸聲相近故連而及之凡釋言篇中如懵會也增益也曖隱也僾唈也兆域也肇敏也之屬皆以聲相近而弁及之肄隸古字通故又借隸爲肄矣（周官小宗伯肄儀爲位故書肄爲隸玉藻隸束及帶注隸讀爲肄曲禮大夫與士肄內則請肄簡諒文四年左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釋文並作隸）

獵虐也

家大人曰吳語曰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獵虐也（今本虐譌作夏辯見吳語）襄十八年左傳曰陵虐神主楚辭九歌曰凌余陳兮躐余行（躐與獵通）凌獵猶凌虐也故郭云凌獵暴虐

師人也

引之謹案人者衆也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粊誓曰人無譁鄭注人謂軍之士衆荀子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謂塗之衆百姓也又王制王霸議兵三篇並曰下之人百姓亦謂下之衆百姓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也釋詁曰師衆也此曰師人也其義一而已矣故郭曰謂人衆

硈鞏也

郭曰硈然堅固釋文硈苦角反邢曰硞苦學切當從告說文別有硈苦八切石堅也邵仍依舊本作硈說文硞石聲從石告聲段氏若膺注曰爾雅邢疏剖別甚精釋文苦角反故邢曰苦學切四覺韻字多從屋韻轉入告聲古音在屋韻是以硞轉入覺韻據陸氏反語則知陸本作硞不作硈玉篇廣韻皆曰硞苦角切硈恪八切集韻類篇克角一切內亦有硞無硈皆可證而釋文注疏唐石經皆譌作硈則與陸氏苦角之音不合矣且硞與鞏音相近以尤韻與東韻近而硈與鞏不相關也硈斷無苦角之音硞斷無苦八之音此一定之音理江賦曰幽澗積阻礐硞碏確礐硞疊韻也古音在屋部礐確亦疊韻也古音在藥部學者不知古音不可與讀古者此也五經文字曰硈口八反又苦角反見爾雅知張時爾雅已誤而張於硈下列口八苦角

二反是不知古音也或曰何不正音之苦角爲苦八而謂正文字誤乎曰音義積古相傳陸氏多從舊嘗陸時字固未誤也引之謹案告吉二字經傳中往往譌溷(告字從牛籀書牛字或作半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傳寫往往互譌緇衣引尹吉曰云云鄭注吉當爲告書序后以施命誥四方釋文誥鄭作告漢書刑法志誥四方師古曰誥字或作誥)廣韻硞苦角切固也集韻䃭也並與爾雅合今依段說訂正

謀心也

引之謹案心者思也洪範五事五曰思漢書五行志作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字乃後人依古文偷書刪之辯見讀書雜志)又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說文曰思容也廣雅曰心容也心亦思也楚辭九章曰紏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思心同義愁苦同義)又曰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呂氏春秋精諭篇曰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紂雖多心弗能知矣言紂雖多思慮不能知周之伐己也(高注紂多思周之心失之)徐廣史記五帝紀音義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心慮卽思慮是心與思同義釋詁曰惟慮謀也又曰惟慮思也又曰靖謀也方言曰靖思也是思與謀亦同義爾雅訓謀爲心心卽思也郭誤以爲身心之心而釋之曰謀慮以心則迂回而失其本指矣

振古也

郭曰詩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周頌載芟傳曰振自也箋曰振亦古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引之謹案古古如此殊爲不詞蓋爾雅本作振自也自字古文作自形與古相似因譌爲古爾雅之振自也正釋詩之振古如茲毛傳之振自也卽本於爾雅韋昭注晉語如淳注漢書高紀並云振起也凡事之所起卽事之所自故振又訓爲自振古如茲猶甫田之言自古有年也鄭所見爾雅本自字始譌作古故據之以易傳郭從鄭義故曰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不知爾雅古字乃自字之譌古古如茲固不若自古如茲之文從字順也今訂從毛傳

綯絞也

郭曰糾絞繩索引之謹案綯絞卽是繩索非謂糾絞繩索也辯見前

宵爾索綯下

烝塵也

郭曰人衆所以生塵埃家大人曰郭訓烝爲衆衆與塵埃不同義故曲爲之說曰人衆所以生塵埃其失也鑿矣豳風東山篇烝在桑野毛傳曰烝寘也鄭箋曰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小雅常棣篇烝也無戎毛傳曰烝塡也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塡寘塵同是塵訓爲久非謂塵埃也故孫注曰烝物久之塵其意蓋曰此塵字非塵埃之塵乃物久之塵也釋詁曰塵久也孫彼注曰塵居之久義與此注同而郭彼注亦誤以爲塵埃矣又案盤庚失于政陳于茲正義曰釋詁云塵久也孫炎曰塵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自久則生塵以下皆孔氏申明上文之詞非孫注原文也(孔爲郭注所惑故有久則生塵之說非孫義也)邵氏誤以久則生塵矣五字爲孫注又未解此注物久之塵四字之義而以爲物久則生塵遂謂景純之誤本於叔然何讀古之不審也

窕閑也

郭曰窈窕閑隙(此注誤)邢曰詩周南關雎云窈窕淑女毛傳云窈窕幽閑邵曰郭氏注方言云窕言閑都也(此注不誤)家大人曰郭說迂曲邢邵說是也窕爲幽閉之閉又爲閑暇之閑司馬法嚴位篇云凡戰之道力欲窕氣欲閉又云擊其倦勞避其閑窕

畛殄也

郭曰謂殄絕邢曰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埸也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埸易則地絕故得爲殄邵曰上文云畛致也釋詁云殄盡也畛又訓殄以聲轉爲義皆假借字也家大人曰畛無殄絕之義邢曲爲之說非也邵以爲假借字近之然未言何字之假借予謂畛珍聲相近蓋卽珍之借字殄腆聲相近卽腆之借字也釋詁曰珍美也儒行席上之珍以待聘鄭注曰珍善也士昏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注並

曰腆善也廣雅曰腆美也是珍腆同訓爲善又同訓爲美而珍與腆古聲亦相近說苑脩文篇曰使某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不珍卽不腆故曰珍腆也邶風新臺篇籧篨不殄箋曰殄當作腆腆善也燕禮注曰古文腆皆作殄是腆殄古字通大雅雲漢篇不殄禋祀錢氏荅問亦以殄爲腆

曷盍也

郭曰盍何不家大人曰盍之爲何不常訓也而又訓爲何故廣雅曰盍何也楚辭九歌盍將把兮瓊芳王注曰盍何也言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爲香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乃後人所加注言靈巫何持則訓盍爲何明矣而今本文選所載王注又改何持爲何不持以從五臣之謬解蓋後人但知盍爲何不而不知其又訓爲何故紛紛妄改耳）管子霸形篇仲父盍不當言謂何不讜言也（當言卽讜言說見廣雅疏證讜善也下）戒篇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尹知章注曰君將有行何不出從乎盍何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illegible][illegible]篇作公將有行胡不送公胡不卽盍不）莊子盜跖篇盍不爲行釋文曰盍何也勸何不爲德行（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又莊子養生主篇曰善哉技蓋至此乎言技之善何至於此也秦策曰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言何可忽也（褚少孫續史記三代世表曰豈可以忽乎哉）管子小稱篇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徐無鬼篇曰闔不亦問是已闔不何不也蓋闔並與盍同曷之爲何常訓也而又訓爲何不湯誓曰時日曷喪唐風有杕之杜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曷皆謂何不也（說者皆訓爲何失之）曷爲何而又爲何不盍爲何不而又爲何聲近而義通也故爾雅曰曷盍也學者失其義久矣（曷盍聲近而義通故月令之鶡旦釋文作曷旦坊記作盍旦）

展適也

引之謹案周官肆師展犧牲鄭注曰展省閱也檀弓展墓而入鄭注曰展省視之（邵謂展墓當曲禮言適墓又引左氏莊二十七年傳天子非展義不巡守皆失之）是省視謂之展也又案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適展也適饌猶言視具內則曰佐長者視具是也適與省同義故鄭注曰親視其所有（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案陳饌之處謂之饌爲不詞矣）是省視謂之展亦謂之適也爾雅直訓展爲適而郭云得自申展皆適意則失之迂矣

服整也

邢曰謂整治也引周南葛覃云服之無斁邵引魏風葛屨云好人服之鄭箋並曰服整也引之謹案邢邵說是也郭曰服御之令齊整則服御非齊整也爾雅何以訓服爲整乎又案服者艮之借字也說文曰艮治也經傳通作服治亦謂整治也故葛覃葛屨箋並云整治

翌明也

郭曰書曰翌日乃瘳引之謹案翌爲明日之明又爲昭明之明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作翊者蓋今文尚書也翊與翌同翊亦明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續漢書郡國志左馮翊注引決錄注曰翊明也

振訊也

家大人曰廣雅振訊動也豳風七月曰六月莎雞振羽毛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莊八年公羊傳注振訊士衆（邢引曲禮振書端書邵引左氏昭十八年傳振除火災皆未確）

鬩恨也

郭曰相怨恨陸曰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也錢曰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誤矣邵說與錢略同又曰左傳疏（傳二十四年）引李巡云鬩相怨恨也是李本作恨郭注從李家大人曰錢邵說是也鬩訓爲很故其字從鬥非謂相怨恨也然很與恨古字亦通晏子春秋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恨與很同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很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漢書匈奴傳曰右賢王與漢吏相恨外戚傳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恨並與很同孫本作很正字也李郭本作恨借字也但不當訓爲怨恨耳

越揚也

郭曰謂發揚邵曰周語云汨越九原（案汨越皆治也說見周語）晉語云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韋注俱云越揚也家大人曰周語以揚沈伏而黜散越淮南俶真篇椉行越智於天下高韋注並曰越揚也夬彖

辭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故發揚之轉爲發越(司馬相如上林賦衆香發越)飛揚之轉爲飛越(劉琨勸進表精爽飛越)播揚之轉爲播越(昭三十年左傳將用是播揚二十六年傳茲不穀震盪播越)激揚之轉爲激越(王風揚之水傳激揚也班固西都賦聲激激越)清揚之轉爲清越(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注越猶揚也荀子法行篇作叩之其聲清揚而遠聞)故大斧謂之鉞亦謂之揚(大雅公劉篇干戈戚揚傳揚鉞也)

㥏忨也

郭曰謂愛忨引之謹案鄭語曰申呂方彊其隩愛大子亦必可知也隩與㥏同愛㥏一聲之轉愛之轉爲㥏猶僾與曖之轉爲奥釋名曰懿僾也言奥僾也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王弼注奥猶曖也可得庇陰之辭皆其例也愛㥏忨並一聲之轉或言隩愛或言愛玩其義一也玩與忨同

廩廯也

釋文廯息淺反廣雅曰廯倉也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郭云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引之謹案說文無廯字自漢以前亦無謂倉廩爲廯者舍人本作鮮訓廩爲少鮮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何注曰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曰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以上公羊疏也)少與鮮同義故爾雅訓廩爲鮮也鄭注易坤卦引公羊傳作羣公濂(見小雅采薇正義濂音廉今本濂譌作嗛依毛詩注疏校勘記改)濂之言廉也廉亦約少之名大元有少以象謙卦其詞曰物濂然能自鐵濂然者約少之貌義與廩同也然則廩者鮮少之名故訓廩爲鮮作廯者因廩字而誤加广耳廣雅訓廯爲倉卽因此而誤若爾雅以廯爲倉則當在釋宮不當在釋言矣藏穀鮮絜之注又從爲之辭景純言未詳蓋不信叔然之說也

訊言也

家大人曰言非言語之言乃言問之言言卽問也故郭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曰君言不宿於家鄭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曰召公言於周公鄭注爲史佚問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願有言願有問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言於其衆問於其衆也史記倉公傳曰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言王問王也周官小司寇曰用情訊之鄭注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言之問之也言與問同義故或謂之言問漢書賈誼傳曰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顏師古注欲發言則問其臣分言問爲二義失之)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大祝言甸人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皆以言問二字連文言與問訊同義故曰訊言也而邢疏云訊問以言邵云相問以言又引曾子事父母篇弗訊不言則皆誤以言爲言語之言矣

靦姡(戶刮戶括二反)也

舍人曰靦擅也(釋文曰自專擅之貌家大人曰諸書無訓靦爲擅者擅字疑有誤)一曰面貌也孫李並曰靦人面姡然也郭義與孫李同家大人曰今人以靦爲面慙貌非也說文靦人面見也(今本人面見譌作面見案舍人曰靦面貌也孫李亦曰靦人面姡然也越語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靦面見人亦是人面見之譌說文繫傳及段氏注皆誤解靦字今訂正)姡面靦也(爾雅訓靦爲姡說文訓姡爲面靦其義一也今本面靦譌作面醜何人斯釋文引說文姡面醜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邢疏所引訂正又案說文嫌好也嬪材也姡面靦也嫿靜好皃姡字在嬪嫿之閒則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何人斯箋曰姡然有面目則姡非面醜明矣)卽孫李所云人面姡然也然則靦與姡皆人面之貌而非面慙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靦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靦爲面慙則與詩意相遠矣又越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靦爲面慙則又與靦然人面之文不合矣又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黨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

意亦與越語同言其雖靦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賢不達乃云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則誤解靦字并誤解姡字矣又案方言愼慙也荆楊青徐之閒曰愼此與有靦面目之靦異義而左思魏都賦曰有靦瞢容神蘂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曰惟此人斯有靦面目玉篇亦曰靦慙皃則皆誤以靦爲愼矣總之靦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慙或以爲無媿皆非也自後人誤解靦字而詩之有靦面目國語之靦然人面爾雅之靦姡也義皆不可通矣又案方言曰獪楚鄭或曰姡又曰姡獪也江湘之閒凡小兒多詐而獪或謂之姡郭彼注皆曰言黠姡也方言姡字自是黠姡之義非爾雅靦姡也之姡而釋文引之以釋爾雅誤矣臧氏用中爾雅漢注又以引方言者爲孫炎注則誤之又誤也

辟歷也

郭曰未詳引之謹案辟與㢸同歷與厤同說文㢸（必益切）治也從辟井（爾雅辟法也說文刑字注引易曰井者法也法所以治也故㢸從辟井而訓爲治）周書曰我之不㢸今書金縢作我之弗辟文六年左傳曰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杜注辟猶理也理亦治也說文又曰厤（音歷）治也從厂秝（音歷）聲是㢸厤皆治也作辟歷者借字耳辟歷亦疊韻字

釋訓

繩繩戒也

邢引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邵引周南螽斯云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繩繩戒愼也家大人曰朱子不信爾雅謂是取傳注以作故亦不信繩繩之爲戒愼而意爲之解曰繩繩不絕貌余謂首章之振振言其仁厚二章之繩繩言其戒愼三章之蟄蟄言其和集（皆見毛傳）皆稱其子孫之賢非徒稱其衆多而已也抑之詩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此承上文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而言言教令之出不苟則子孫戒愼守之萬民皆奉行之也故鄭箋亦曰繩繩戒也下武篇繩其祖武毛傳曰繩戒也箋曰戒愼其祖考所踐履之迹是詩中單言繩者其義亦爲戒愼（朱傳繩繼也古亦無此訓）故後漢東平憲王蒼引詩作愼其祖武（見續漢書祭祀志注案此所引蓋三家詩）愼與繩聲相近也他若管子宙合篇曰故君子繩繩乎愼其所先淮南繆稱篇曰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然則繩繩之爲戒愼自周及漢古義相承非鑿空之訓也

慔慔勉也

邵曰說文云慔勉也重言之義同引之謹案慔音慕又音莫（釋文慔音慕）慔（集韻又末各切亦云勉也）字亦作莫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曰莫勉之也重言之則曰莫莫小雅楚茨篇說祭祀之事曰君婦莫莫莫莫與慔慔同猶言勉勉也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曰勿勿猶勉勉也（禮器注同）勉勉勿勿莫莫一聲之轉言君婦當祭之時奉承而進之旣忠且敬莫莫然其欲其饗之也毛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訓莫莫爲清靜則與忠敬異義故又加而敬至二字以足之正義亦曰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皆未免迂回矣

夢夢訰訰亂也

注曰皆闇亂釋文引顧舍人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邢曰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大雅抑篇云視爾夢夢邵曰小雅正月云視天夢夢楚詞九章云中悶瞀之忳忳賈誼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忳訰音義同家大人曰莊子胠篋篇曰故天下每每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昏昏也案每每卽夢夢夢之爲每猶𧶠之爲𤭛矣（方言𤭛謂之甊郭注今字作𧶠）引之謹案釋文訰或作諄襄三十一年左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諄諄耗亂也言耗亂如八九十人也（說見左傳）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

引之謹案逑與㥢同說文㥢迫也（廣雅同玉篇去牛渠牛二切）故郭曰賢士永哀念窮迫（今本永譌作求邢疏曰惟念也逑急迫也鞫窮也言郡國小人專據官職使賢士永哀念其窮迫也今本疏內永字亦譌作求今據宋單疏本元本及明吳元恭本改正）此是以念釋惟以窮釋鞫以迫釋逑也故釋文曰逑郭云迫也邵曰逑與求同音思念所求皆窮困也

此失逑字之義蓋因釋文逑本亦作求而誤

不遹不蹟也不徹不道也

郭注不遹不蹟也曰言不循軌跡也陳氏碩甫曰不遹者卽邶風日月篇之報我不述也古毛詩當作報我不遹孫炎云遹古述字毛傳曰述循也卽釋詁之遹循也不蹟者卽小雅沔水篇之念彼不蹟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不徹者卽十月之天命不徹也傳曰徹道也不遹不蹟不徹並見於詩故爾雅統釋之曰不道也毛公傳義悉本爾雅今本爾雅不遹不蹟下衍一也字遂失其指引之謹案陳說是也詩報我不述釋文本又作術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亦作術鄭注樂記韋注魯語高注呂氏春秋誣徒篇並云術道也報我不術者報我不以道也術與遹通遹訓爲道故爾雅云不遹不道也楚辭天問昏微遵迹王注曰迹道也迹與蹟同蹟訓爲道故爾雅曰不蹟不道也郭所見本不蹟下已衍也字故但云不循軌跡而不以不道釋之也

每有雖也

郭注曰詩曰每有良朋小雅常棣辭之雖也陳氏碩甫曰爾雅訓每爲雖非訓有爲雖也每下不得有有字蓋因注而衍小雅皇皇者華篇每懷靡及毛傳云每雖卽本爾雅引之謹案陳說是也爾雅訓每爲雖者合每懷靡及每有良朋而並釋之非專釋常棣詩詞也故皇皇者華傳曰每雖而常棣傳卽蒙上而省郭因皇皇者華箋不訓每爲雖至常棣始訓每爲雖故獨引每有良朋以釋每雖也之義非謂爾雅作每有也自唐石經誤增有字而常棣箋每雖也俗本亦依誤本爾雅作每有雖也唯相臺岳氏本無有字校勘記云無有字者爲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也案皇皇者華正義曰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謂常棣箋有每雖之訓也則箋作每雖也而無有字明甚箋訓出於爾雅則爾雅亦無有字可知玉篇廣韻並云每雖也義本爾雅及毛傳鄭箋而不云每有雖也是其證

暨不及也

引之謹案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蠢不遜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也皆是轉相訓傳注訓暨爲及卽本於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

恂慄也

瑟兮僩兮恂慄也郭曰恆戰慄邢曰謂嚴恂戰慄也邵曰禮記鄭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家大人曰邢兼用禮記注以釋爾雅故云嚴恂戰慄不知嚴恂二字義不相屬邵則直用禮記注爲解皆非郭義也郭云恆戰悚者謂悚懼戰慄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是其證且恂與慄連文則恂非嚴峻可知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孫郭皆曰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家大人曰邶風新臺篇曰籧篨不鮮又曰得此戚施毛傳曰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鄭箋曰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孫郭之說皆出於此今案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此一義也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此又一義也爾雅此條兼釋籧篨戚施夸毗之義則口柔面柔自指詩之籧篨戚施而言非國語所云也而毛傳乃云不能俯不能仰則豈有衞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國語之籧篨戚施自是人疾之名與口柔面柔之義兩不相涉鄭箋謂口柔者不能俯面柔者不能仰俱是強爲傅會口柔者不必仰首面柔者亦不必俯首且面柔之人正欲人之見其顏色不宜於俯首也然則國語爾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矣說者或據方言以籧篨爲粗竹席或據韓詩說文以戚施爲詹諸皆非口柔面柔之義故槩無取焉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戚施令色也李曰籧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

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皆據本文爲解而不牽引他義較孫郭爲長

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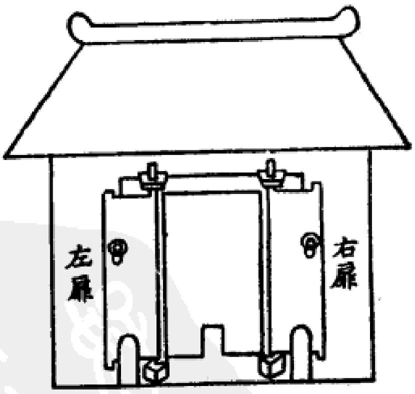
連謂之簃

郭曰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家大人曰簃之言移也（簃以豉反）大傳正義曰在旁而及曰移逸周書作雒篇設移旅楹孔晁曰承屋曰移移與簃古字通

所以止扉謂之閎

郭注曰門辟旁長橜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橜也引之謹案辟與闢同（經傳多以辟爲闢）開也謂門之既開其旁有長橜以止之使不搖動今時城門既開插木橜於旁以止之是其遺法也或於門旁置斷木以止扉今人宮室多有之謂之門墩亦有代以石者閎之言格格止也（見後漢書梁孝王傳注）橜以止扉因謂之閎矣一名閫玉篇廣韻並云閫（他但切）閫也門旁橜所以止扉也郭不直云門旁長橜而云門闢旁長橜則閎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閫之扉明甚而顏師古匡謬正俗乃謂止扉以牢固扞禦寇賊則是以爲關楗之屬矣關楗以固既閫之扉閎以止既開之扉不可比而同之也良由讀郭注未審以致斯誤耳（段氏說文注謂閎門乃用之誤與顏同）徐鍇說文繫傳又云閎今云門頰扇所附箸也亦與止扉之義不合至左傳高其閈閎當依杜預作閈閎郭所據本作閎乃當時傳寫之誤止扉之閎自作閎閈閎之閎自作閎也辨見左傳高其閈閎下胡竹邨主政聞余說而韙之曰閎自是止既開之扉若止既閫之扉則當在門中不當在門旁上云橛謂之闑闑門中所豎短木也郭注旁長橛三字蓋對闑之爲中央短橛言之

門闑旁長橜圖



三達謂之劇旁

郭曰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家大人曰史記酈生傳曰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據與劇同（劇與據聲相近劇之爲據猶擄之爲據也史記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戟漢書五行志作撠）

五達謂之康

郭曰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家大人曰晏子諫篇曰公趨駕追晏子及之康閭篇曰桓公過于康莊聞甯戚歌管子輕重丁篇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杭與康同

釋器

甌瓿謂之瓵

郭曰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引之謹案史記貨殖傳糱麴鹽豉千荅徐廣曰荅或作台（今本台作合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器名有瓵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敖字亦後人所改）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瓵音貽案徐所引即叔然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斂小器投諸台台亦與瓵同

絢謂之救律謂之分

郭釋上句曰救絲以爲絢或曰亦胃名釋下句曰律管可以分氣家大人曰爾雅言律謂之分而郭云律管可以分氣則迂回而失其本

指且如郭說則此文當入釋樂不當入釋器矣今案爾雅於釋羅罔之後卽云約謂之救律謂之分二者蓋亦羅罔之屬廣雅於釋羅罔之後卽云軥謂之輗（軥曹憲音衢輗音兒）則軥亦羅罔之屬軥之言鉤也拘也廣雅釋詁曰軥輗引也作約者借字耳救與約一聲之轉或說以此爲罥名是也律讀爲率說文曰率捕鳥畢也（玉篇山律力出二切）畢田罔也畢或作罼廣雅曰罼率也是率亦羅罔之屬作律者借字耳說詳廣雅疏證

輿革前謂之鞎　竹前謂之禦

輿革前謂之鞎（胡根反）郭注曰以韋靶車軾後謂之䩞注曰以韋靶後戶竹前謂之禦注曰以簟衣軾後謂之蔽注曰以簟衣後戶引之謹案以韋靶車軾詩所謂鞹鞃也不謂之鞎郭注非也曰前曰後皆車箸也（玉篇箸都郎切車箸）以革爲箸則在前者謂之鞎在後者謂之䩞以竹爲箸則在前者謂之禦在後者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是竹前爲車箸之在前者革前不當異義鞎之言限也限隔內外使塵不得入也釋名說車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廣雅曰陽門蔽箸也是車箸亦有在前者不得以車軾當之

環謂之捐

郭曰著車衆環家大人曰環與捐皆圜貌也捐之言圜也說文圜（音旋）規也規亦圜也釋魚曰蜎蠉郭彼注曰井中小結蟩赤蟲結蟩猶詰屈也此蟲行於水中則掉尾至首左右回環其狀曲而且圜蠉謂之蜎猶環謂之捐矣

鑣謂之钀　載轡謂之轙

郭釋上句曰馬勒旁鐵釋下句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釋文钀郭魚謁反轙郭音儀引之謹案說文鑣馬銜也從金麃聲轙車衡載轡者從車義聲重文作钀云轙或從金獻是钀爲轙之或體而非鑣之別名蓋許氏所見本作鑣謂之銜載轡謂之轙轙字本又作钀也古聲儀與獻相近故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獻作儀周官司尊彝鬱

齊獻酌鄭仲師讀獻爲儀轙咸作钀正古聲之相近而通者也钀從金者車軛上環以金爲之也不得云鑣謂之钀偏考漢以前書亦無謂鑣爲钀者蓋載轡謂之轙別本轙作钀上與鑣謂之銜相連學者記覽錯亂因誤以钀爲鑣而易銜以钀郭氏所據殆誤本也

款足者謂之鬲

家大人曰款足謂空足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字或作窾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道大窾淮南原道篇窾者主浮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匵服虔高誘崔譔注並曰窾空也）管子國蓄篇曰大國內款小國用盡內款內空也漢書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卽此所云款足者謂之鬲也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舍人注曰鼎足相去疏閒曰鬲義與蘇注同（疏閒蓋疏闊之譌此是釋款字之義故釋文亦云款闊也邢疏曰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蓋承用舊疏而舊疏又本於舍人也）鬲之言歷也鼎足疏闊歷歷然也（說文秝稀疏適秝也玉篇秝稀疏秝秝然也廣雅曰秝疏也字通作歷文選登徒子好色賦齞脣歷齒李善注歷猶疏也古詩曰衆星何歷歷）郭以款足爲曲脚失之

百羽謂之縳

家大人引穆天子傳曰天子於是載羽百縳（今本縳譌作羣據郭注改）

旄謂之藣（音皁）

郭曰旄牛尾也邢曰舞者所執也引之謹案旄所以飾旗周頌有瞽篇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傳曰樹羽置羽也正義曰置之於栒虡之上角引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是也故旄謂之藣次於木謂之虡之下邢說非也（段氏說文注引此以釋旄字則又誤以爲旌旗之屬矣）集韻藣班糜切觡虡飾引爾雅髦謂之藣較邢說爲長蓋出孫炎高璉二家義疏也

不律謂之筆

郭曰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引之謹案不者發聲猶滑謂之不滑（見釋邱）類謂之不類若謂之不若也（見釋魚）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聿律聲相近弗筆聲相近不發聲也不律謂之筆猶言律謂之筆耳鄭樵注曰緩聲爲不律急聲爲筆其說

似是而非

以蠡者謂之珧

引之謹案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矢是射王注曰珧弓名也決射韝也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引之謹案革中辨之辨當爲辟字形相近（漢書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此作辨字解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此作辟字解然則張所見本作辨蘇所見本作辟也）又涉上句辨字而誤也辟與韏皆屈也辟字或作襞說文曰詘詰詘也一曰屈襞又曰襞韏衣也徐鍇曰韏猶卷也廣雅曰韏詘曲也又曰襞韏詘也鄭注士喪禮曰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高注西周策曰山形屈辟狀如羊腸辟之言辟屈韏之言卷曲也鄭注大射儀曰爲冪蓋卷辟綴於篠莊子田子方篇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注曰辟卷不開也是辟與卷同義故革中辟謂之韏也不然辨乃中分之名與韏屈之義何涉乎孫注上句曰辨半分是也郭注下句曰復分半則仍與上句無異且如郭所言則正文當云辨中絕不當云革中辨矣說文韏字解曰革中辨謂之韏辨字恐是後人以誤本爾雅改之也段氏說文注欲改辨爲辨（音班）而以爲皮之縐文蹙蹙者引說文辨駮文也爲證不知辨乃駮文非縐文也仍與韏字之義無涉

釋天

在戊曰箸雍

引之謹案箸雍當爲祝黎說見後太歲攷

風與火爲庉

郭曰庉庉熾盛之貌邵曰易象傳云風自火出此釋其名爲庉也孔疏云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象皆言實事故爾雅釋之舊說以爲假象非也引之謹案此釋庉字之義非釋易之風自火出蓋誤證也釋文庉本或作炖字同玉篇炖風與火也方言炖㷄赫也郭彼注曰皆火盛熾之貌然則炖者火得風而炖炖然盛非謂風自火出也古無炖字故借庉爲之

咮謂之柳

咮謂之柳柳鶉火也郭曰咮朱鳥之口釋文咮豬究反本或作噣許穢反說文云喙口也昌銳反家大人曰本或作喙者㖓字之譌㖓即咮之異文陸音許穢反非也說文咮鳥口也曹風候人篇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毛傳曰咮喙也襄九年左傳咮爲鶉火卽此所云咮謂之柳也字或作噣說文噣喙也玉篇引詩作不濡其噣召南小星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是也或作注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是也或作㖓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㖓也顏注曰㖓鳥觜也音竹救反又天文志曰柳爲鳥㖓是也咮噣注㖓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且毛傳以喙釋咮則喙之非一字甚明而漢書天文志柳爲鳥㖓韓詩外傳鶉鵴則㖓淮南氾論篇顏㖓聚今本㖓字並譌作喙爾雅釋文咮本或作喙許穢反文選洞簫賦垂喙蜿轉李善注喙許穢切或爲咮都遘切此㖓之誤讀爲喙者也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喙況廢反徐丁遘反曹風候人傳咮喙也釋文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此又喙之誤讀爲㖓者也蓋㖓喙皆訓爲口而字形又相似學者亂之久矣

彗星爲欃槍

引之謹案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孫注曰欃槍妖星別名也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欃槍（尸子之文多有與爾雅同者見爾雅注疏及太平御覽）彗星占篇引荆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欃四曰茀星此四者皆爲彗是欃槍皆彗星之別名故爾雅尸子並云彗星爲欃槍也然管子輕重丁篇曰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邱之戰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星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則已分彗與欃槍爲三而甘石二氏說彗與天棓天欃天槍形狀不同長短亦異自是以後各史志遂相承用之矣

錯革鳥曰旟（釋文錯七各反又七故反）

李曰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孫曰錯（七故反）置也革（紀力反）急也畫急疾之鳥于緣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並見公羊傳宣十二年疏）郭曰此謂全剝鳥皮

毛（全今本譌作合茲從隋書禮儀志及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所引）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引郭氏音義云按禮記載鳴鳶鄭元云載之旌首以示衆即此類也書云鳥獸希革詩云如鳥斯革革鳥者自是鳥之皮毛明矣引之謹案李郭之說皆非也李解革鳥云以革爲之徧考古人旗章如交龍熊虎龜蛇之屬無以革爲之者非確詁也郭云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其說本於鄭志鄭荅王贊問曲禮載青旌以下云皆畢皮置於旌首不畫也案彼文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青青雀水鳥）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鴻（俗本鴻上衍飛字辯見禮記）皆謂畫鳥於旌而植之車上至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始謂以其皮飾旌而植之耳（說見禮記）鄭志誤以曲禮之畫鳥爲畢皮郭氏因之遂以革鳥爲鳥之皮毛如其說則爾雅當云錯鳥革曰旟文義始順不得顛倒其文而稱革鳥也曲禮之載虎皮若改爲載皮虎其可乎周官司常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不聞剝龍蛇之皮置於竿頭也且鳶鴻二旌必前有塵埃車騎始載之耳若以旟上之鳥爲鳶鴻則司常之州里建旟大司馬之百官載旟豈皆見塵埃車騎而爲之備乎此眞所謂重惟叱繆者矣司常云鳥隼爲旟（鳥隼者鳥中之隼也隼謂之鳥隼猶鳶謂之鳥鳶積謂之鳥積蝗謂之蟲蝗非謂隼之外別有他鳥也）隼爲急疾之鳥故謂之革鳥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錯革鳥爲畫鳥隼畫有文故謂之章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鄭宗顏曰鳥即鳥隼爲旟之類）下文因章曰旃爲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則錯革鳥曰旟爲畫之明矣自當以孫說爲長然訓錯爲置則非也錯者畫文之名以采色涂於繒帛之上使文理交錯因謂之錯（七各反）若說文金涂謂之錯矣小雅采芑篇約軝錯衡傳云錯衡文衡也晉語曰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錯猶文繡韋注訓錯爲績失之）周文王子有錯叔繡（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錯叔繡文王子）名繡字錯亦取文理交錯之義然則錯革鳥者交錯其文爲鳥隼之狀故毛傳曰錯革鳥爲章矣鄭樵曰錯雜以五采也近之

釋地

其名謂之鰈

邵曰韓詩外傳云東海之魚名曰⿰魚果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是比目魚本名⿰魚果隸體變轉今作鰈家大人曰邵說非也邵以說文無鰈字（新附字有之）又以韓詩外傳作⿰魚果遂謂鰈爲⿰魚果之譌今考說文狧字解云犬食也從犬舌聲（今本作从犬从舌乃徐鉉不知古音而妄改之茲據繫傳本訂正）讀若比目魚鰈之鰈（玉篇廣韻狧鰈二字並與㯓同音）則是說文原有鰈字而寫者脫之也⿰魚果爲其魚魴⿰魚果之⿰魚果與比目魚鰈之鰈聲義懸殊不得以⿰魚果爲鰈遍考書傳亦無謂⿰魚果爲比目魚者⿰魚果乃鰨之譌釋文曰鰈本或作鰨玉篇鰈比目魚鰨同上（列子說符篇博者射明張中反兩㯓而笑張湛注曰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殷敬順釋文曰㯓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案㯓即鰨之借字）是鰨爲鰈之別體故爾雅作鰈韓詩外傳作鰨鰨與⿰魚果相似傳寫者遂誤爲⿰魚果耳當據爾雅或本之鰨以正外傳⿰魚果字之譌豈可反據外傳之誤字以改爾雅之正文乎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邵曰魯頌毛傳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或作坰俱据爾雅爲說無郊外爲牧之文然詩疏及爾雅釋文引李巡孫炎舊注俱有此文毛許所引蓋異本也引之謹案無郊外爲牧者蓋舊本也毛於召南之野有死麕邶風之燕燕鄘風之干旄並傳云郊外曰野又鄭風野有蔓草傳云野四郊之外說文云野郊外也皆不云牧外曰野鄭注牧誓及鄭風之叔于田周官之甸師遂人士師縣士並云郊外曰野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淮南時則篇並云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二語皆出爾雅）韋注晉語亦云郊外曰野皆用爾雅之文而不云在牧外小雅出車首章于彼牧矣毛但云出車就馬於牧地而不云在郊外次章于彼郊矣鄭云乘馬牧地在遠郊據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言而不云郊外謂之牧周語國有郊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而不云牧在郊外是毛許鄭高韋所見爾雅本皆無郊外謂之牧也孫本郊下有牧李本牧作田皆非爾雅之舊蓋當時學者

所增也

釋邱

方邱胡邱

引之謹案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壺邱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邱是也壺邱蓋卽胡邱此亦地以邱名若桑邱咸邱之類

當途梧邱咸途出其前戴邱途出其後昌邱

家大人曰梧邱戴邱昌邱皆取相當值之義梧圉禦三字古通用故強禦或作強圉（見楚辭離騷及漢書王莽傳敘傳）或作強梧（釋天太歲在丁曰強圉史記曆書作強梧）梧之言禦也秦風黃鳥傳及齊語注並云禦當也故邱之當途者謂之梧邱釋名曰當途曰梧邱梧忤也與人相當忤也（邵有）義亦同矣戴之言值也值亦當也釋地曰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郭彼注曰戴值喪大記君纁戴六鄭注曰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是戴爲當也故邱之前當途者謂之戴邱釋詁曰昌當也故邱之後當途者謂之昌邱當途梧邱之途縱言之也途出其前後之途橫言之也而梧邱戴邱昌邱皆以其與途相當值名之

水出其左營邱

爾雅注疏校勘記曰水出其左營邱唐石經及各本並同史記周本紀集解禮記檀弓正義皆引作水出其前而左曰營邱水經淄水注引作水出其前左爲營邱又云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今臨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家大人曰前下脫左字）故有營邱之名與爾雅相符邵氏正義據此謂舊本爾雅經有前字注云淄水過其南及東東南二字正釋前左二字然考詩齊譜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水出其左營邱無前字經文水出其前後左右四字相對與下左高咸邱右高臨邱前高旄邱後高陵邱文法整對劉熙釋名本爾雅亦言水出其左曰營邱蓋史記水經注等蒙上水出其前渻邱之文引之王

氏穀膢云凡古人祇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猶言東西亦據前言之若對文則並舉如釋畜言馬有前右後右前左後左矣此言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引者加前字須人易曉耳家大人曰此說非也此文本作水出其前而左營邱營者環也水環其前與左也若但言水出其左則營字之義不見孫炎郭璞何以皆言水過其南及東乎古人屬文不必字字相對若但齊其文而不顧其義則以小害大矣上文途出其右而還之畫邱途出其前戴邱途出其後昌邱首句亦多而還之三字然去此三字則畫字之義不見（郭注言爲道所規畫）亦猶水出其前而左營邱去前而二字則營字之義不見也據王說云凡古人祇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水出其左謂水出其前左也然則水出其右亦謂水出其前右乎渻邱沮邱正邱皆一面有水唯營邱兩面有水故言水出其前而左豈得謂凡言左右者皆據前言之乎左高咸邱右高臨邱左澤定邱右陵泰邱皆非謂前左前右也而謂水出其左卽水出其前左豈其然乎若謂引爾雅者加前字須人易曉則尤爲曲說史記集解及水經注禮記正義所引皆有前字（集解正義所引前下皆有而字是也齊之營邱淄水先過其前而後過其左故曰水出其前而左與途出其右而還之文同一例水經注無而字者省文耳然而字可省前字則斷不可省也）豈皆欲人易曉而加之乎水經注又曰營陵唯城北有一水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矣云爾雅出前左之文則是爾雅原有前字非善長欲人易曉而加之也若爾雅但言水出其左則諸君又何以知其爲前左而加前字以曉人乎元和郡縣志亦曰爾雅曰水出其前經其左曰營邱自開成石經始脫前而二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若詩正義無此二字卽後人依誤本爾雅刪之不得援以爲據（案詩正義曰水所營繞故曰營邱釋邱云水出其左營邱孫炎曰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南東二字正釋前生二字則孫本有前而二字可知正義上言水所營繞下引孫注過其南及東則所引經文亦有前而二字可知後人刪此二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禮記正義曰釋邱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邱以水營過故曰營邱說與詩正義同故知詩正義亦有前而二字而後人刪之也若釋名無此二字則不足爲據上文途出其右而還之畫邱釋名無而還之三字豈得謂爾雅亦無此三字乎）

邱背有邱爲負邱

郭曰此解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家大人曰郭說非也

邱背有邱者謂邱之後又有一邱如背有所負然故曰負邱負亦背也廣雅曰背負後也釋名曰負背也置項背也曲禮負劍鄭注曰負謂置之於背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曰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曰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倍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邱背有邱爲負邱宛中爲宛邱二者迥不相涉郭不解負字之義而以爲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遂與上文之宛中宛邱下文之邱上有邱爲宛邱混爲一義其失甚矣邵曰邱背有邱疑於後高陵邱郭以邱背即邱上故定爲重釋宛邱之義此曲爲之說也後高陵邱謂邱形後高而前卑耳非邱背有邱之謂也且上言邱背有邱下言邱上有邱則邱背之非邱上明矣邵又曰說文云䧙邱名武負聲相近䧙邱即負邱也尤爲皮傅之說負古讀若倍聲與䧙不相近且說文但云䧙邱名何以知其爲邱背有邱之負邱乎

望厓洒而高岸

郭曰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家大人曰郭說非也洒者峭也語之轉耳邶風新臺篇新臺有洒毛傳曰洒高峻也峻亦峭也水厓之形有直立而卑者是峭而不高者也有高而陵夷者是高而不峭者也若既峭而又高者則謂之岸曰望厓洒而高則洒字自指厓言之而郭乃以爲水深望厓水深而高則文不成義矣且厓峭而高即謂之岸何必水深而後謂之岸乎郭蓋以洒字從水故訓爲水深此未達六書假借之義也洒灑之洒借爲洒峻之洒新臺有洒之洒豈亦得訓爲水深乎邵曰洒字從水西聲西與申聲相近又轉爲深是從聲取義此則曲說之不可通者也

夷上洒下不漘

李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郭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家大人曰郭以不爲發聲是也以洒下爲厓下水深則非漘爲水厓之名不必水深而後謂之漘也夷上洒下皆指厓而言與水之深淺無涉夷者陵夷也陵夷者陂陀也見家語始誅篇注洒者峭也言上陂陀而下峻峭也魏風伐檀釋文曰漘本亦作脣漘之言脣也上陂陀而下峻峭狀如人之脣故謂之漘是以李孫並云平上陗下故名漘也若以洒爲水深則非其指矣

厓內爲隩外爲隈

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邢曰云外爲隈者隈當作鞫傳寫誤也詩大雅公劉云芮鞫之即毛傳云水之外曰鞫案此誤以箋爲傳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又作坭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爲外內之名故知誤也邵依邢改隈爲鞫云詩疏引爾雅作鞫陸氏爾雅釋文亦作鞫今本作隈說文云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是爾雅舊本亦作隈釋文引字林作坭云隈厓外也左傳疏引爾雅亦作隈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鞫與陸氏釋文同今定從陸本家大人曰邢邵說是也今檢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外爲隈蓋唐石經始作隈隈字即涉上文隩隈而誤而各本皆從之故邢疏特辯其誤邵謂唐石經宋本俱作鞫蓋偶未檢耳然恐後人轉據石經宋本及今本說文左傳疏以相難故明辯之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淮南覽冥篇漁者不爭隈高注曰隈曲深處魚所聚也列子黃帝篇河曲之淫隈殷敬順曰隈水曲也此皆謂厓內爲隈非謂厓外爲隈也又案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鄭注曰隈弓淵也僖二十五年左傳秦人過析隈杜注曰隈隱蔽之處莊子徐無鬼篇奎蹄曲隈向秀曰曲隈股閒也是凡言隈者皆在內之名非在外之名厓外而謂之隈必無是理也且上文云隩隈是隈即隩也乃又云厓內爲隩外爲隈不自相違戾乎今本說文作其外曰隈左傳疏引爾雅作外爲隈皆後人以俗本爾雅改之考古者固貴有定識也說文隩水隈厓也隈水曲也則明明以厓內爲隈矣隈即隩也故曰其內曰澳其外曰鞫今改爲其外曰隈則與隩隈二字之注皆不合閔二年左傳注水之隈曲曰汭正義曰釋邱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鞫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內爲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據孔云水之隈曲之內則厓內爲隈甚明故引爾雅以釋杜注水之隈曲曰汭也今改外爲鞫曰外爲隈則既與疏意不合又與注意相反矣襄三年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鞫今本爾鞫字皆作隈亦是後人所改而爾雅釋文則曰鞫字林作坭云隈厓外也九六反公劉箋則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則引爾雅曰厓內爲隩外爲鞫又引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皆足正後人校改之繆

李曰崖似堂牆曰畢郭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引之謹案自望厓洒而高岸至谷者溦皆釋水邊厓岸之名不得雜以山閒之道且畢爲道名以在上者言之牆爲堂邊以在旁者言之又不得謂在上之畢爲在旁之牆也郭蓋以詩終南有紀有堂毛傳云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故本之而爲此注案紀堂乃杞棠之借字不得如毛鄭所釋說見前有紀有堂下且尋繹毛義畢道平如堂蓋本釋山山如堂者密之文密畢聲相近毛所見本密蓋作畢也故言堂而不言牆其非用畢堂牆爲說明矣自鄭申毛義始誤以畢堂牆說之而謂如堂之牆耳今案畢堂牆之堂當讀爲陂唐之唐史記魏世家倉唐古今人表作倉堂後漢書延篤傳唐溪典注以爲堂谿氏唐隄也牆謂隄內一面障水者以其在水之旁故謂之牆又謂之畢牆之言將也大雅皇矣篇在渭之將傳曰將側也釋名曰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是牆爲在旁之名也畢之言蔽障蔽水使不外出也說文曰牆垣蔽也唐牆蔽水故謂之畢矣郊特牲謂之水庸庸亦牆也墉庸古字通畢爲水厓故與諸水厓之名連類而舉矣

涘爲厓窮瀆汜谷者溦

家大人曰此篇自望厓洒而高岸以下皆釋厓岸之名故篇末題曰厓岸此云涘爲厓窮瀆汜谷者溦者言水厓謂之涘其窮瀆之厓則謂之汜通谷者之厓則謂之溦汜溦皆厓岸之名非溝瀆之名也對文則汜與溦異散文則通故廣雅曰湄汜厓也湄與溦同見下淮南道應篇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高注曰汜水厓也班固幽通賦羋彊大於南汜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是汜爲厓也顧命夾兩階戺某氏傳堂廉曰戺堂邊謂之戺亦謂之廉水厓謂之涘亦謂之汜其義一也釋文曰溦本又作湄亡悲反釋水篇水草交爲湄釋文曰湄本或作溦亡悲反則湄溦是一字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秦風蒹葭篇在水之湄毛傳曰湄水隒也說文曰隒厓也是溦爲厓也汜與溦皆厓岸之名故廣雅湄汜同訓爲厓義本於爾雅也而郭釋窮瀆汜曰水無所通者釋谷者溦曰通於谷水經濟水注引正文作通谷者溦引注文作水邊通谷則是以窮瀆爲汜通谷者爲溦說文亦曰汜窮瀆也若然則汜溦當與谿谷溝瀆同列於釋水胡爲與潛隩墳涘同列於釋邱而總之以厓岸之名乎斯不然矣

釋山

山小而高岑

家大人曰管子宙合篇曰山陵岑巖淵泉閎流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注曰岑樓山之銳領者

重甗魚蹇反隒魚檢反

李曰隒阪也見王風葛藟釋文孫曰山基有重岸也郭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上大下小各本脫下四字今據葛藟釋文及公劉正義引補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引之謹案孫說是也下文左右有岸厒與此句相連皆謂山之厓岸也說文云隒厓也釋邱云重厓岸此云重甗隒文義相合皆厓岸之名也甗者厓之高而峻者也故釋音云巘蹄跰普嶭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巖陁甗錡摧崣崛崎甗亦巖也陁與錡皆邪也陁之言迆錡之言攲也巖陁與甗錡對文巖甗雙聲也陁錡疊韻也摧崣疊韻也崛崎雙聲也解者多失之但不重者謂之甗重者謂之隒耳甗當讀爲屵說文屵岸高也從山厂呼旱切厂亦聲玉篇牛桀牛割二切廣韻又語偃切語偃之音與甗同屵正字也甗借字也郭未達借字之義而以爲山形如累兩甑案釋邱云如覆敦者敦邱又云如椉者椉邱如陼者陼邱此篇亦云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重甗之甗若果爲甑則當云如重甗者隒文義乃明何得徑省其文而云重甗隒乎釋名云山上大下小曰甗是也而云甗甑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則已誤以爲山形如甑矣字林亦云隒山形似重甑郭注之誤蓋本於二書也

左右有岸厒

釋文厒口閤反今本閤誤作闔據明葉林宗影鈔宋本釋文改錢曰厒蓋屋字之譌說文屋閉也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厒或作虛見廣韻皆非也段曰厒當作厝文選江賦鼓厝窟以漰渤李善注厝苦合切是也家大人曰二說皆未安說文屋閉也左右有岸非閉之義江賦鼓厝窟以漰渤李善注厝亦窟之類也集韻厝壓也或作厝皆非左右有岸之義今案厒本作𠩺從厂去聲非從缶聲廣韻𠩺去劫切厓𠩺集韻𠩺厓也或作厒去劫與口閤聲相近訓𠩺爲厓正合

左右有岸之義且集韻云厺或作㕈則㕈爲厺之誤明矣厺之言胠也廣韻厺胠並去劫切人左右脅謂之胠說文胠掖下也去劫切廣雅胠脅也山左右有岸謂之厺義相近也篆書去字作厺缶字作缶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缶字作缶亦相似故從去從缶之字傳寫多誤管子輕重甲篇三月解匋匋字作匋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復攸陶父陶字作陶此從缶之字而誤從去者也亦有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說文鼛鼓鼛聲從鼓缶聲土盍切鼛乃鼛字之誤玉篇亦誤作鼛後人又加鼛字音七盍切而不知鼛卽鼛之誤也此亦如集韻之厺㕈兼收廣韻有鼛無鼛是其證矣又墨子備蛾傅篇以爲法程今本作㳒程此皆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也怯㹤胠從去聲而音去劫切劫鉣從去聲而音居怯切鼛從去聲而音土盍切厺㕈從去聲而音口荅切其義同也厺之爲㕈鼛之爲鼛法之爲㳒其誤亦同也

山上有水埒

引之謹案列子湯問篇壺領山頂有水涌出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張湛曰山上水流曰埒是也郭曰有停泉於義未允

釋水

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李曰水泉從旁出名曰沈沈側出側與仄同案正文已云穴出仄出也則注不須更言側出側出疑側之譌也引之謹案泉皆自穴中出而沈泉獨言穴出者穴非孔穴之穴乃回穴之穴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玆兮李善引曹大家注曰回邪也穴僻也又引韓詩曰謀猶回穴毛詩作回遹傳亦曰回邪遹辟釋文曰遹韓詩作欥義同宋玉風賦曰回穴錯迕後漢書盧植傳曰今之禮記特多回穴義並與此同然則邪謂之回僻謂之穴僻者偏也沈泉從旁出故曰穴出又曰仄出案車軸兩端自轂中出者謂之軌亦是從旁出也釋名曰側出曰沈泉沈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故穴與仄皆不正之名與上文濫泉正出相對非謂其從孔穴中出也邵引說文洑水從孔穴疾出也段注洑字引爾雅沈泉穴出皆失之說文洑字之訓別爲一義非沈泉穴出之穴沈泉穴出謂旁出也不然泉皆出自穴中豈獨沈泉乎沈說文作厬云仄出泉也云從不孔穴出

瀵大出尾下

郭曰尾猶底也引之謹案凡泉莫不有底水皆自下而上何獨於瀵而言出尾下乎且尾者後也末也泉之有底水所自出乃其始也本也不得謂之曰尾遍考書傳無謂水所自出爲尾者況上出與下出不同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尾閭泄之列子湯問篇所謂無底之谷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蓋海水自穴中下出有若腹中之物泄於尾閭者然故謂之尾若瀵水濆涌上出則與尾閭之下泄者異矣何得謂之尾乎郭說非也今案瀵大出當絕句尾下當自爲一義不與上相屬瀵大出者承上出同流而廣言之謂之大出者濆涌上出其勢甚大也上文云檻泉正出沃泉縣出沈泉穴出此云瀵大出文義正相合矣尾下者承上歸異而廣言之歸於他水者水之尾也尾者下游也故舉尾之名而釋之曰下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曰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水經潁水至愼縣東南入于淮注引春秋次于潁尾而釋之曰蓋潁水之會淮也是水之下游謂之尾也瀑水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淸泉無下尾是下游曰尾後世方俗語猶然解者乃以大出尾下連讀失其義矣

以衣涉水爲厲

引之謹案厲謂陵水而渡也或以厲爲橋者非說見深則厲下

繇膝以下爲揭

引之謹案此六字蓋唐以前學者所增非爾雅原文也爾雅曰繇膝以上爲涉謂濟水之時水濡至膝又過膝而上也又曰繇帶以上爲厲謂水濡至帶又過帶而上也蓋涉水者由淺入深故水之濡體由下而上斷無先濡上而後濡下之理可云繇膝以上繇帶以上不可云繇膝以下也後世學者見涉與厲分言淺深之度而揭獨不言以爲闕略乃依繇膝以上爲涉之文而增繇膝以下爲揭而不知其義不可通也詩匏有苦葉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又曰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又曰揭褰衣也卽揭衣皆用爾雅之文而獨不及由膝以下爲揭則所據爾雅本無此一句可知正義曰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案古本爾雅無此句故傳不引非略也皇侃論語憲問篇疏引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則此句

之增已久不始於陸氏釋文矣釋文則揭起列反下爲揭同

紼繂也

釋文紼本或作綍繂本或作𦄙家大人曰紼繂聲之變轉也繂之爲紼猶吳謂筆爲不律不律也不發聲說見前不律謂之筆下而燕謂之弗也引棺索謂之紼亦謂之繂鄭注檀弓曰紼碑閒爲鹿盧下棺以繂繞正義曰繂即紼也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繂二碑注曰繂或爲率率與繂同釋名曰從前引之曰紼縣下壙曰繂維舟索謂之繂亦謂之紼其義一也邵引說文紼亂系也繂索屬皆失之二者皆非繩索

經義述聞第二十七

爾雅下六十條

葖蘆萉　葍蕾　芑白苗秬黑黍　茵蘆　蘮蒘竊衣　蕡赤莧
苄地黃　莣杜榮　蕭萩　葦醜芀　葋茭荄根　檴落　味荎著
藲荎　朹檕梅　朻者聊　杬魚毒　楓欇欇　樸枹者謂櫬采薪
采薪卽薪　唐棣栘常棣棣　樕樸　榮桐木　蔽者翳　梢梢擢
如木楸曰喬　蜓蚞螇螰　蜆縊女　蟼朾蟷　鯉鱣鰋鮎鱧
鯇　鱊鮬鱖鯞　魵鰕　鼁䵹蟾諸　元貝貽貝　蚨蝁　鯢大者
謂之鰕　鴗天狗　鶨鵖老鳸鴳　巂周燕燕鳦　鷯鶉其雄鶛
牝庳　雚老鵵　亢鳥嚨其粻嗉　鹿牡麚　其迹速　豕子豬
虎竊毛謂之虦貓　貘白豹　貔白狐其子豰　麠大麃　貙如小
熊竊毛而黃　猱蝯善援貜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　麔麚短脰
鼣鼠　鼮鼠　獸曰釁　膝上皆白惟馵　白州驠　牡曰騭　騇
白駁黃白騜　青驪繁鬣騥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犤牛

釋草

葖蘆萉

郭曰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引之謹案萉菔字形相似郭說似得之矣及以爾雅異物同名之例求之而後知其不然也爾雅所釋或蟲與鳥同名密肌繫英鶾天雞是也或木與蟲同名諸慮山櫐諸慮奚相是也或草與蟲同名莪蘿之與蛾羅蚍衃之與蚍蜉果蠃之與果蠃蘆萉之與蠦蜰是也凡此者或同聲同字或字小異而聲不異蓋物之同名者往往有之故觀於蠦蜰而知蘆萉之必不誤也萉與菔特一聲之轉耳自郭以萉為菔之誤而後人遂直讀為菔無作肥音者蓋古義之失久矣經義雜記曰說文菔蘆菔似蕪菁从艸服聲萉枲實也从艸肥聲可證萉宜為菔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葖蘆菔音步北反據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菔郭本以形近致誤耳引之案說文訓菔為蘆菔非引爾雅作蘆菔也萉自訓為枲實葖自訓為蘆萉蘆萉非萉也何嫌於相亂乎後漢書注引爾雅作蘆菔從郭注耳非舊本皆作蘆菔也釋文不言他本有作菔者則舊本皆作萉明矣不得謂郭本以形近致誤

葍蕾

家大人曰周秦諸子中唯管子為最古地員篇曰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卽此文之葍蕾下文之葍藑茅也又曰五塥之土其種大穋秬細穋秬黑莖黑秀（今本穋秬譌作穋杞尹注禾名譌作木名辯見讀書雜志管子）又卽下文之芑白苗也又曰五沙之土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萯與秠古字通（尹注以萯為草名非辯見管子）卽下文之秠一稃二米也又曰黑埴其草宜苹蓨卽下文之苹蘋蕭也又曰黃唐其木宜櫄櫌桑櫌與柎古字通（尹注以櫌桑為柔桑非辯見管子）卽釋木之柎櫰也又曰山之側其木乃區榆（今本區譌作品辯見管子）卽釋木之藲荎也又曰赤墟其木宜赤棠黑埴其木宜白棠卽釋木之杜赤棠白者棠也而邢邵二疏皆未引故幷記之

芑白苗秬黑黍

引之謹案大荒南經曰維宜芑苣穋楊是食（芑管子作秬見上條）苣與秬同昭四年左傳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秬亦黑也素問五常政大論曰少陽在泉其穀蒼丹陽明在泉其穀丹素大陽在泉其穀黅秬厥陰在泉其穀蒼赤少陰在泉其穀白丹太陽在泉其穀黅秬是古謂黑為秬也

茵蘆

家大人曰說文苴履中艸苴者藉也謂以草藉履底故郭云作履苴草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是也苴蘆古字通

蘮蒘竊衣

齊民要術引孫注曰似芹江淮閒食之實如麥其華著人衣故曰竊衣家大人曰廣雅竊著也故孫以著人衣解竊衣二字蒘女居反釋文作䋈（今本釋文作蒘乃後人依注疏本改之五經文字曰蒘釋文作䋈今據以訂正王逸九思蘮䋈今書蘮字亦作蒘）案集韻蒘女居切黏著也引史記蒘漆其閒（張釋之傳用紵絮斮陳絮漆其閒索隱曰絮女居反斮陳絮以漆著其閒也）然則蘮蒘之名蓋亦取黏著之義

蕡赤莧

經義雜記曰易夬九五莧陸夬夬正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案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蕢赤莧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今爾雅單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卽人字之譌注疏本作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乃誤以邢疏當郭注也引之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亦有呼人莧爲人荇之語蜀本草曰圖經說有赤莧白莧人莧馬莧紫莧五色莧凡六種皆其證也宋學罕聞人莧故改郭注之今人莧爲今之莧邢疏但云今莧菜之赤莖者而不言人莧則所見本已作今之莧矣又案蕢者赤色也故莧之赤莖者謂之蕢文選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繢與蕢聲義相近也

芐地黃

邵曰公食大夫禮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云今文苦爲芐是古者用以芼羹矣引之謹案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芐乃苦之借字謂以苦菜芼羹也鄭注羊苦曰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芐又特牲饋食記鉶芼用苦若薇注曰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黃非也疏曰以其與薇葵等菜爲不類故知非也案今文作芐卽苦之借字而鄭必辯之者正恐人之誤以爲地黃耳說文芐地黃也禮記鉶毛牛藿羊芐豕薇是則誤以今文之芐爲地黃矣邵說之誤實由於此爾雅翼曰地黃古以爲菜鉶羹用之亦因說文而誤

蒤杜榮

郭曰今蒤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也釋文蒤音㠯字亦作芒本草拾遺曰今東人作箔多以芒草爲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芒草者葦之類也今南方呼爲管草亦呼爲荻取其莖穗束之爲掃彗呼曰苕帚其著莖之蘜繩之爲屨儀禮喪服有管屨郭注爾雅所謂蒤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是也又曰管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掃彗呼若帚歟人謂之荻芀江北人謂之芒芀末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屨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參差旋繞而至於末荼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以數計落則莖末禿然不可爲掃彗數人謂之蘆芀江北人謂之家芀亦呼荼八月芒未秀時亦可取爲繩作屨也夫荻者萑也小而實中者今管之小者類爲故謂之荻芀蘆者葦也大而空中者今管之大者類爲故謂之蘆芀郭璞謂蒤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屨其爲管也無疑矣後世詩人有芀屨之稱宜卽管屨也釋文蒤音以吾歟人乎皆爲

芒者音同盲北人呼之音同似也家大人曰管子地員篇曰其山之旁有彼黃蝱及彼白昌山藜葦芒芒卽芒草也芒爲葦類故並言之矣周成雜字解詁曰芒杜榮也太平御覽引之芒誤作芸俗書芒字作芒因誤而爲芸且誤收入香部芸香下邵氏據此遂謂爾雅蒤或作芸非也

蕭萩

校勘記曰萩字唐石經及宋元諸本並同明閩本監本毛本誤作荻詩采葛正義引釋草今亦誤作荻按釋文萩音秋說文萩蕭也从艸秋聲此蕭萩與蘪蕪昀藪葉葥皆所謂疊韻也家大人曰蕭之爲萩猶楸之爲楢蕭字古讀若脩聲與萩相似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楸晏子春秋外篇見人有斷雍門之楢者萩楢並與楸同郭注中山經曰楢卽楸字聲本相同言者有輕重耳世人多聞荻寡聞萩故諸書萩字多譌作荻中山經大山有草其葉狀如萩而赤華郭注萩亦蒿也音秋韓子十過篇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陸機疏曰蕭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趙策作秋蒿苦楚而今本山海經韓子戰國策萩秋二字皆譌作荻姚本戰國策秋譌作狄苦譌作苦鮑本又改狄爲荻又易林剝之坤從風縱火萩芝俱死萩卽蕭也淮南俶真篇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是也而今本易林萩字亦譌作荻藝文類聚草部荻下亦引易林荻芝俱死則唐初本已誤矣

葦醜芀

郭曰其類皆有芀秀釋文芀字或作苕家大人曰荀子勸學篇繫之葦苕是也豳風鴟鴞傳曰荼萑苕也則萑葦之秀皆謂之苕萑與葦相似而不同說見毛鄭詩考正萑亦葦之類也故曰葦醜芀

葋茭荄根

郭釋葋茭曰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茭單本茭下衍一茭字注疏本上茭字依說文改爲茇不知藕紹緒自名茭不名茇也今據鄭樵注所引訂正卽此類又釋荄根曰俗呼非根爲荄錢曰茭當爲茇說文茇艸根也葋茇也茅根也茇艸根也則葋茇當連下荄根讀之葋茇荄皆根之異名引之謹案錢說是也茇之言本也故槀本謂之槀茇西山經曰皋塗之山有草焉其狀如槀茇中山經曰青要之山有草焉其本如槀本郭注上林賦曰槀本槀茇也燭本謂之跋曲禮燭不見跋鄭注跋本也方言曰荄杜根也

東齊曰杜或曰茇淮南地形篇曰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藻皆其證也隸書交字或作友又作文並與犮相似故茇譌爲茭耳郭以荺茭爲一類茇根爲一類非也或曰釋文茭字又作蔽廣雅曰蔽茇根也蔽茇同訓爲根則茭字似不誤曰茭與根雖同義而爾雅原文自作茇非作茭說文茇荺茇三字相連而同訓艸根即爾雅之荺茇茇根也若茭字則訓乾芻而不訓艸根矣然則訓茭爲根非爾雅義也

釋木

檴落

引之謹案說文樗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或作檴玉篇檴樗並胡霸胡郭二切字通作華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莊子讓王篇原憲華冠縰履釋文曰華冠以華木皮爲冠

味唐石經及單注本皆作味注疏本依釋文改作菋荎著

郭曰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邵曰周禮注引杜子春云麩讀如菋荎著之菋是菋有麩音與音味者師讀不同又曰齊民要術引皇覽家記云孔子冢墓中有五味樹則五味亦有木本矣引之謹案唐本草注曰五味蔓生木上故又入釋木下文諸慮山櫐欇虎櫐皆以蔓生木上而入釋木是其例皇覽以五味爲樹名亦是故耳味荎著非誤重出亦非有兩音兩義也

櫙荎

郭曰今之刺榆引之謹案荎之言挃也廣雅曰挃刺也故刺榆謂之荎又謂之梗榆梗亦刺也方言曰凡草木刺人者自關而東或謂之梗郭注今云梗榆釋文曰櫙本或作蓲海內南經曰建木其木若蓲蓲即刺榆也郭彼注曰蓲亦木名未詳蓋偶未檢耳又管子有區榆見前當下區亦與蓲同

朹檕梅科者聊

朹檕梅郭曰朹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科者聊郭曰未詳引之謹案科者聊蓋即朹之別種猶下文言白者棠枹者棠白者棣皆承上文言之科即下文之下句曰科也錢曰朹檕疑與上文之貢綦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科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案信如錢說梅之科者名聊則當在上文梅柟之下不當別見於此

杬魚毒

郭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急就篇曰烏喙附子椒芫華顏師古注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煑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根曰蜀桑其華可以爲藥芫字或作杬爾雅曰杬魚毒郭景純解云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杬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緜杬杶櫨者耳非毒魚之杬也邵曰中山經云首山草多芫芫郭氏彼注云芫華中藥是郭氏非不知草類有芫華也特以爾雅載杬於釋木故不以爲芫華而創瘍有所謂魚尾者以杬子數之即瘥是亦杬子名爲魚毒之證校勘記曰芫魚毒蓋本釋草文因芫或作杬遂誤入釋木耳家大人曰本草芫華在草部證類本草移入木部引日華子曰芫華小樹在陂澗旁又引圖經曰芫華宿根舊枝莖長一二尺然則芫華形如小樹故入釋木非以芫或作杬而誤入之也上文之杞枸檵亦以形如小樹而入釋木是其例矣漢魏人皆謂芫華可以毒魚墨子雜守篇曰種畜芫芸烏喙說文曰芫魚毒也本草經曰芫華殺蟲魚太平御覽藥部九引吳氏本草曰芫華根有毒可用殺魚則爾雅舊注必同此解郭因杬在釋木而以南方大木用藏卵果者當之則與魚毒之名不合邵氏曲爲之說非也

楓欇欇

家大人曰欇欇動見也欇之言攝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攝與搖皆動也楓之言風也廣雅曰風動也楓木厚葉弱枝而善動故謂之楓又謂之欇欇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舍人注曰楓爲樹厚葉弱莖天風則鳴故曰欇欇說文欇作桑云楓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桑桑今本脫一桑字據邢疏及韻會所引補又曰桑木葉搖皃今本皃字譌作白也二字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此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辭段氏注亦誤說文招樹搖皃與此注文同一例廣韻桑樹葉動皃義本說文今據改是楓與欇欇皆以動名之也

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即薪

郭以樸抱者爲一類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抱孫注同詩所謂棫樸抱樸以謂槻采薪采薪即薪爲一類注云指解今樵薪釋文曰謂舍人本作彙又曰舍人引上句槻梧來合在此句釋云槻梧者此者字衍樸抱者此下當有彙字槻者其理也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莖上當有其字如竹箭一讀曰抱也一讀二字衍槻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引詩云薪是穫薪荆州曰柞木采木曰字當在柞木下詩人不曉薪意言薪謂身即薪伐之也李云采薪一名彙槻言即薪謂二薪也孫引詩云薪是穫薪薪一名彙槻郭云指解今樵薪今依郭氏說以上釋文錢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抱者名彙也說文彙作𧉊亦即蝟字本从胃得聲故又通作謂也槻采聲相近槻一名采薪又名即薪與槻梧之槻名同而實異

引之謹案錢說是也但未言樸槻二者爲何木耳今案樸說文作樸云叢也案今本爾雅歪昧於彙之下樸抱者謂之上中隔槻梧二字而許君云樸叢也蓋所見本樸抱者彙四字本在槻梧之上以上文諸彙柢連文故訓樸爲彙與諸家異義也然則樸爲叢屬其抱者則謂之彙彙與抱皆叢生之名故曰樸抱者彙猶上文之杜赤棠白者棠也大雅棫樸篇芃芃棫樸棫白桵也樸叢也二木皆叢生故類言之若下章言榛楛濟濟耳而毛傳乃曰樸抱木也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則是以樸抱者二字連讀矣案此篇之科者聊曰者棠白者棣蔽者翳上二字皆下屬爲義若以抱者二字上屬爲義則全篇皆無此例也孫郭皆云樸屬叢生者爲抱即踵毛傳之誤舍人以樸爲相迫附誤亦與孫郭同而以抱者彙連讀則不誤故其注云彙者其莖也如竹箭曰抱也是統釋抱者彙三字又云槻名采薪又名即薪是以槻字屬下讀較諸家爲長矣槻與采薪即薪皆謂柞木也柞一名櫟一名橡一名采韓子五蠹篇曰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榱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桐棺不衣采椽不斲淮南精神篇樸桷不斲樸即樸聚之樸今本淮南譌作樸高注曰樸采也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徐廣史記李斯傳音義曰采一名櫟一名柞是采爲柞之異名故樊注曰荆州柞木曰采木也小雅車舝曰析其柞薪柞木可以爲薪故又有采薪即薪之名矣喪服傳曰惡笄者櫛笄也櫛讀爲即薪之即謂以柞木爲笄也柞木粗惡故以爲喪笄櫛與即字異而義同鄭以櫛爲巾櫛之櫛云以櫛之木爲笄非也說見儀禮櫛笄下然則槻與采薪即薪皆柞木之異名自李巡始誤以彙槻二字連讀然其注云采薪一名彙槻則猶以采薪爲木名也而郭乃總釋之曰指解今樵薪則直以此八字爲釋樵薪矣上下文皆釋木名而此文獨釋樵薪恐無是理也或曰此非釋樵薪何以言采薪即薪也曰采可爲薪故謂之采薪又謂之即薪不必既爲薪而後謂之薪也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又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又曰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則未爲薪而已謂之薪矣然則采薪即薪仍是木名非謂樵薪也

唐棣栘常棣棣

引之謹案召南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正義引舍人注曰唐棣一名栘小雅常棣傳常棣棣也正義引舍人曰常棣一名棣並與郭本合然常棣釋文云常棣棣本或作常棣栘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栘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釋文不出栘字之音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栘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栘之華唐時韓詩自存所引蓋韓詩也則名栘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栘也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及箋內之栘字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陸機詩疏釋唐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太平御覽果部十引吳氏本草曰郁李郁與奧同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然則唐棣即奧李一名棣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栘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栘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

樕樸釋文唐石經及各本並同校勘記曰毛詩野有死麕作樸樕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某氏注皆樕字在下今本蓋倒誤心

孫曰樸樕一名心引之謹案樸樕與心皆小貌也因以爲木名耳古者謂小爲僕遬漢書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顏注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心之言纖纖小也釋名曰心纖也則二字聲義相近邶風凱風首章吹彼棘心傳曰棘心難長養者今本脫心字毛氏詩經小學曰棘下當有心字棘心之初生者故

棘謂之棘心與樸樕小木謂之心其義一也故召南野有死麕傳及說文皆云樸樕小木也（今本說文脫小字據五音韻譜集韻類篇補）而樊注乃云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能古耐字）江河閉以作柱則是以心爲松柏有心之心矣夫木皆有心何獨於樸樕而謂之心乎段氏說文注引廣韻松木名其心黃以爲卽爾雅之心字又謂毛傳說文小木爲心木之譌皆非也

（雖長養下章言棘薪則其成就者矣語意正相對今據補）二章吹彼棘薪傳曰棘薪其成就者小

榮桐木

郭曰卽梧桐引之謹案釋木所言灌木叢木瘣木遒木梫木干木皆汎言木之形狀非指一木以此例之榮爲桐木亦是通稱非謂梧桐也桐之言童也小木之名也淮南兵略篇曰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桐薪對巨斧蓋言其小者也榮亦小木之名黃石公三略曰若決河而沈熒火（見後漢書袁紹傳注）淮南泰族篇曰熒水不能生魚鱉說文縈絕小水也罃小聲也熒小瓜也聲與榮並相近樸樕心榮桐木二文上下相承皆木之小者也但一爲木名一爲小木之通稱耳而解者見桐木二字輒以爲梧桐說文梧梧桐木一曰櫬榮桐木也桐榮也則許君已誤以桐不爲梧桐不始於景純矣爾雅本釋木名無庸更加木字上文言櫬梧不言櫬梧木也徧考周秦之書未有謂梧桐爲榮者舊說殆不可從

蔽者翳

郭曰樹蔭翳相覆蔽者（今本作樹蔭翳覆地者乃後人依詩正義改之今據釋文及詩釋文所引訂正）詩云其椔其翳引之謹案木自斃以下三句皆釋死木也蔽卽上文木自斃之斃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斃者翳又引李巡曰斃死也釋言曰獘踣也釋文獘字又作斃郭本作蔽者借字耳皇矣傳自斃爲翳釋文斃本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獘云踣也是獘斃並與蔽通翳讀爲殪皇矣篇其菑其翳釋文曰翳韓詩作殪後漢書光武紀注曰殪仆也（仆踣古字通）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殪皆

謂踣斃之也（杜注殪盡也失之）作翳者亦借字耳周語曰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踣斃其民也（韋注翳猶屏也民一解翳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後說爲長）是殪與翳亦通獘殪皆踣也故曰獘者殪獘者謂人獘之者對上文自獘而言毛傳自斃爲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踣木則同上文立死椔謂不獘者也亦對獘者而言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

梢梢擢

郭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釋文梢郭音朔家大人曰梢之言削也鄭注喪服記曰削猶殺也說文掣人臂貌從手削聲（所角切）考工記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釋文掣音蕭又色交反又音朔）鄭注曰掣纖殺小貌也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元謂如桑螵蛸之蛸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溶蔏蔘郭彼注曰支竦擢也（蔏音蕭師古曰亦音山交反案梢擢謂之梢枝竦擢謂之蔏蔘其義一也）楚辭九辯蔏櫹椮之可哀兮王注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釋文蔏音朔）集韻梢色角切梢擢木無枝柯長而殺者或作蔏案人之臂本大而末小車輻之近轂者大近牙者小木無枝柯長而殺者亦本大而末小掣蔏與梢聲近而義同也擢之言籊籊也衞風竹竿篇籊籊竹竿毛傳曰籊籊長而殺也籊與擢亦聲近而義同釋文引方言擢拔也蒼頡篇擢抽也廣雅擢出也皆非長而殺之義

如木楙曰喬

引之謹案如木當爲木如上既言喬之形狀矣此復明稱名取類之義故特以木字別之以首句卽是言喬故附於上句曰喬之下一木字統下四句而言上文木自獘神立死椔蔽者翳木相磨槸槁散梢梢擢木字皆統下文而言且與上文更端是其證也今本作如木楙曰喬則木爲衍文矣

釋蟲

蜓蚞螇螰

家大人曰鹽鐵論散不足篇曰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螇卽螇螰也螇螰謂之螇亦猶螻蛄謂之螻蚗蟧謂

之蟘矣

蜆縊女

郭曰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校勘記曰釋文蜆孫音俔（下題苦見二反）按俔之轉聲爲罄毛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禮記文王世子注縣縊殺之曰磬磬者經死之名磬俔聲相轉此縊女之所以名蜆也家大人曰此說蜆字之義甚精蜆縊女猶言磬縊女耳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罄於前見於前也見之轉爲罄亦猶磬之轉爲俔矣

蠪朾螘

郭曰赤駮蚍蜉引之謹案蠪之言尨也古者謂雜色爲尨或借龍字爲之（周官牧人用尨犬人用駹巾車駹車故書並作龍杜及先鄭司農或讀爲尨或讀爲駹皆謂雜色又巾車龍勒鄭注龍駹也又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尨）故螘之赤色斑駮者謂之蠪義與尨同也朾之言赬也赬赤也螘色赤駮故又謂之赬螘釋文朾本又作虰玉篇虰丑輕切（今本經譌作蠪）虰也廣韻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並與赬同說文𧹞赤色也或作赬或作䞓䞓朾並從丁聲故字亦相通也玉篇以蠪虰二字連讀（集韻同）段氏說文注謂蠪朾爲螘之一名讀爾雅者誤以朾螘爲句皆非也蠪朾螘蠪飛螘二句文同一例若以螘字自爲句則與上文小者螘相複矣

釋魚

鯉鱣鰋鮎鱧鯇

舍人曰鯉一名鱣鱧一名鯇孫曰鰋一名鮎郭曰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鯷鱧鮦也鯇今鯶魚似鱒而大又郭音義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引之謹案舍人及孫注是也鯉鱣鰋鮎釋詩之鱣鯉也鱧鯇魴鱮釋詩之魴鱧也郭氏徒以鯉鱣大小絕殊遂分爲二物幷鰋鮎鱧鯇而亦分之不知鯉鱣之鱣自是魚之小者鱣鮪之鱣乃是大魚之名故爾雅之鯉鱣與鰋鱧並稱而不與下文之鮥鮛鮪相連明非鱣鮪之屬也自毛公釋詩之鱣鮪始誤以鱣爲鯉則不知鱣鮪之鱣非鯉鱣之鱣也郭氏又分爾雅之鯉鱣爲二物而以鱣爲大魚則不知鯉鱣之鱣非鱣鮪之鱣也下篇說雉云鷂雉鷮雉鳪雉鷩雉說鼠云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鼬鼠鼩鼠說馬云騊駼馬野馬說牛云犘牛犦牛犤牛犩牛犣牛犝牛此皆分舉衆物之名者若鯉鱣以下各爲一物則當云鯉魚鱣魚鮪魚鮎魚鱧魚鯇魚方合本書之例不得徑省其文而稱鯉鱣鰋鮎鱧鯇也鳥獸蟲魚固多異物而同名者魵謂之鰕鯢大者亦謂之鰕似鮎之魚謂之鯢雌鯨亦謂之鯢鱣謂之鯉鯪魚亦謂之鯉然則鯉鱣之鱣何嫌與鱣鮪之鱣同名乎不然鱣鮪之鱣絕大作爾雅者不應茲然不知而與鯉混爲一物也至白魚名鰋鱓魚名鯇皆以意爲說書無明證祗以鯉鱣既分爲二遂連分四魚以從之耳郭說似是而非未可依據

鱊（古滑反）鮬（音步）鱖（音厥）鯞（章酉反）

郭曰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引之謹案此兩魚也鱊一名鮬謂魚婢也鱖一名鯞今之鱖魚也中山經合水多鰧魚狀如鱖郭彼注曰鱖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鱖音劌（居衛反）是也此以鮬釋鱊以鯞釋鱖非以鱖鯞釋鱊鮬也郭注殆失之

魵鰕

引之謹案魏志東夷傳濊國海出班魚皮卽說文所云魵魚出薉邪頭國者也魵班聲相近故班魚謂之魵魚說文鰕魵也又曰騢馬赤白雜毛色似鰕魚也然則鰕魚之班文其赤白相雜者與

鼁鼀蟾諸

引之謹案郭曰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釋文鼁起據反（廣韻同）（石經亦作鼁）正與去同音本草曰蝦蟆一名䶂一名去甫或謂之去甫或謂之䶂或謂之去䶂語之分合也玉篇䶂字注曰鼁䶂蟾蠩似蝦蟆也（今本鼁誤作鼀案說文鼁或從酋作䶂是鼁字不得以鼀䶂並釋當依廣韻集韻字注作鼁䶂同）金韓孝彥四聲篇海載玉篇注作去䶂集韻鼁口舉切爾雅鼁䶂蟾諸一曰去父或

作𧊒蝵去與鼁𧊒古今字耳古者庶物之名多取雙聲疊韻去䵹疊韻字也去字古音在魚部䵹字古音在幽部釋文䵹音秋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司馬相如子虛賦以御獸虛騎爲韻上林賦以去獸蒐爆宙羽獵處仆爲韻揚雄蜀都賦以閭流爲韻以救收獸衆爲韻羽獵賦以流與騶爲韻解嘲以搜涂侯鈇書盧遐餘吾渠夫爲韻上林苑令箴以游豬蛋爲韻又易林一書以魚幽二部同用者自乾之臨至既濟之大畜凡百四十一條故去䵹疊韻猶國名之渠搜地名之姑猶見定六年左傳人名之州吁玉名之璆琈見西山經郭注曰璆浮二音草名之扶留見吳都賦獸名之犰狳也見東山經郭注曰仇餘二音再以轉語求之去鼓聲相近故去䵹轉爲鼓造造字古音在幽部與䵹同聲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造作蟾蜍是也去屈聲之轉故去䵹又轉爲屈造夏小正傳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鄭司農注敘官蟈氏曰蜮蝦蟆也屈造蟾諸也似蝦蟆故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去䵹魚幽二部之疊韻也其魚部自爲疊韻則曰去甫已見上幽部自爲疊韻則曰䗇鼀䗇字古音爲幽部入聲說文䗇字注曰䗇鼀詹諸以脰鳴者䗇與去聲亦相轉也玉篇䗇巨六切䵹鼀同字故去䵹亦作去鼀說文鼀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鼀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去去與諸爲韻去古讀若祛小雅斯干篇鳥鼠攸去與除芋爲韻大雅生民篇烏乃去矣與呱爲韻僖十五年左傳千乘三去與餘狐爲韻老子是以不去淮南俶真篇事其神者神去之並與居爲韻鼀與諸去爲合韻鼀與䵹同古音在幽部諸去二字古音在魚部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已見上則其字之作去甚明去去之言祛祛也莊子應帝王篇泰氏其臥徐徐崔譔本作祛祛盜跖篇臥則居居居聲義亦相近司馬彪注曰徐徐安隱貌隱俗作穩則祛祛亦安舒貌矣蟾諸之行徐徐然不迫故謂之去去高注淮南原道篇曰蟾諸跳行舒遲是也說文鼀字注曰鼀鼀詹諸也詩曰得此鼀鼀言其行鼀鼀今詩鼀作施鼀鼀之言施施也王風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傳曰施施難進意箋曰施施舒行貌然則鼀鼀亦遲緩不迫之貌與去去同意也今本說文去鼀譌爲夫鼀去夫形相似又因注內從黽夫聲而譌既與爾雅乖違其行去去譌爲其行夫夫則不得與其鳴詹諸爲韻而古義亦亡矣集韻引說文已譌作夫且說文鼀字從黽夫聲而今本改爲從黽從夫夫亦聲凡說文從某某聲多爲後人竄改以牽合於其行夫夫之譌字不知其皮鼀鼀自以皮言其行去去自以行言今去譌爲夫而謂其皮鼀鼀之鼀從其行夫夫之夫爲義其淆亂不已甚乎學者當據爾雅之鼁䵹以正說文夫字之譌乃戴氏毛鄭詩攷正反據今本說文之夫改爾雅之鼁䵹爲鼀䵹又礙於說文之鼀䵹同字而於鼀字造爲力竹切之音字書韻書鼀字皆無此音以強異於䵹而爾雅說文皆紛亂不可讀矣郭氏正誤亦誤

元貝貽貝

釋文貽顧餘之反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蛤云黑貝也大才反家大人曰字林作蛤音大才反則作貽者是也貽黑色也呂氏春秋任數篇臺煤入甑中今本臺煤譌作煤室辨見讀書雜志高注讀臺爲炱云炱煤煙塵也家語在厄篇炱煤作炲墨今本炲譌作埃廣韻𪐴䵫大黑之貌炱𪐴並音大才反義與字林蛤貝同古無蛤字借胎爲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爾雅正作胎胎與貽字相似上下文又有貝字故胎譌作貽顧音餘之反而陸從之非也

蛈蝁

郭曰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惡釋文蛈犬結反引之謹案蝁之言惡也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曰惡虫弊狩蛇蛭毒蟃蛭與蛈同蟃與曼同曼長也說文蛈蝁也蛇毒長今本譌作蛇惡毒長也據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毒長即毒曼也易林復之節曰蓍蛈帶長蛈亦長也義與蛈相近

鯢大者謂之鰕

郭曰今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引之謹案此即人魚也水經伊水注曰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嗁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異物志曰人魚似人形長三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然人魚之名不始於此北山經曰決決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今本瘕譌作癡據證類本草改郭彼注曰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是古謂鯢魚爲人魚也或謂之鰨漢書司馬相如傳禺禺魼鰨郭彼注曰鰨鯢魚

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義並與此注同邢邵二疏並以鯢爲鯨鯢之鯢邵又引管子鯢以爲殺(此莊子外物篇所謂鯢鮒李軌注以爲小魚者)皆非也又案釋文鰕音遐唐石經及諸本亦作鰕而初學記引爾雅作鰕字從役北戶錄亦云鯢大者謂之鰕音役引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廣韻鰕營隻切魚名有四足出文字集略集韻鰕魚名有四足如龜而行疾其字皆作鰕而讀如役與今本異字異音未知孰是

釋鳥

鴗天狗

郭曰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家大人曰易林泰之巽曰澤狗水鳧難畜少雛澤狗蓋卽水狗一名魚狗本草拾遺曰魚狗今之翠鳥也小者名魚狗大者名翠取其尾爲飾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魚故曰魚狗

鶨鵙老鳸鴳

郭以鶨鵙老連讀注曰鵙鶨也俗呼爲癡鳥以鳸鴳連讀注曰今鴳雀昭十七年左傳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鳸下屬唯樊光斷鶨鵙爲句以老下屬邵曰說文云鶨欺老也又云老雇鴳是則欺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爲非疑下文鳸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耳引之謹案舍人及李孫郭以老字上屬樊以老字下屬則是五家所見之本皆祇有一老字若有二老字則諸家必皆以上老字上屬下老字下屬不得有此異同矣今案老字下屬者是也說左傳者自景伯而下皆以老鳸二字連讀(蔡邕獨斷同) 叔重之學出於景伯其斷句不當有異說文雇字注云老雇鴳則鴳字注當云老雇也鶨字注當云欺也而今本說文云鴳雇也鶨欺老也此明是後人以郭本改之不然豈有一人之言前後自相乖異者乎九鳸各有專名而老鳸居其一若但謂之鳸則是總名而非專名矣五鳩五雉亦各有專名不聞有但稱鳩但稱雉者也當從樊讀爲正

巂周燕燕鳦

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孫曰別三名郭以巂周爲一物注曰子巂鳥出蜀中以燕燕鳦爲一物注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邢曰此燕燕卽今之燕古人重言之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爲一物三名郭所不取也家大人曰巂周非子巂郭說誤也說文巂巂周(句)燕也(今本周上無巂字案下文離字注云離黃倉庚也句注正與此同推之他部亦多有此今本脫去離字巂字則失其讀矣釋文引此已誤今補) 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巂燕之翠(今本巂燕巂作巂黰辨見讀書雜志) 巂卽巂之借字(巂巂並戶圭反) 則舍人孫炎以巂周爲燕之一名是也巂周燕燕鳦猶言芣苢馬舃馬舃車前耳說文又云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爲子巂鳥此別是一義故稱一曰而景純遂以此釋爾雅之巂周誤矣古之稱燕者或單呼燕或連呼燕燕經文中皆有之詩傳云燕燕鳦也此自釋詩之燕燕爾雅云燕鳦此自釋上文之巂周燕不得執彼例此而以燕燕連讀

鷯鶉其雄鶛牝庳

引之謹案鶛庳皆卑小之貌鶛之言孅[illegible]也說見後犤牛下

萑老鵵

郭曰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引之謹案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妖孽有菟生雉雉亦生鵵菟蓋卽老兔之兔何以明之高注曰於五行傳爲羽蟲之孽菟生雉雉生鵵鵵既皆爲羽蟲之孽則菟卽老兔之兔也若狐兔之兔則是毛蟲而非羽蟲矣以是明之說文無鵵字釋文曰鵵本又作菟音兔(古書兔字多作菟) 蓋萑頭似兔故謂之老兔又謂之木兔矣玉篇萑老兔字不從鳥與郭注同而鳥部又有鵵字則後人所加也

亢鳥嚨其粻嗉

郭曰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家大人曰粻之言韔也廣雅曰韔弓藏也故鳥獸藏食之處通謂之粻釋獸云羊曰齝麋鹿曰齸說文云齝羊粻齸麋鹿粻是也其鳥粻則謂之嗉釋獸云鳥曰嗉是也故曰其粻嗉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七星頸張素索隱曰素嗉也(漢書天文志作嗉) 引爾雅鳥張嗉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引黃帝占曰張

朱雀啄也然則張為朱雀啄故謂之張張亦粻也

釋獸

鹿牡麚

引之謹案麚之言假也釋詁曰假大也故獸之牡者名焉牡鹿謂之麚牡豕謂之豭其義一也

其迹速

釋文速作䴛云素卜反本又作速引字林云鹿迹一曰䴛鹿子凡說文字林相同者陸氏多捨說文而引字林如麋字引字林云鹿屬也以冬至日解角麌字引字林云麋聲也猥字引字林云獸似犬皆與說文同此䴛字所引字林亦然非謂說文無此字惟字林有之也字林鹿迹一曰䴛鹿子蓋皆出說文今本說文脫一曰䴛鹿子五字耳䴛又為鹿子故說文䴛字在麛麇二字之閒麛也麇也皆鹿子之名也故三字相印段氏若膺讀䴛字讀逗令上下二義不相接非也廣雅䴛䟀解迒迹也義本爾雅而速字作䟀曹憲音匹迹匹字衍說見下與素卜反之音迥異引之謹案速之言躅也漢書音義曰躅迹也韋昭云三輔謂牛蹄迹為躅見爾雅序釋文聲義與此相近也說文䴛鹿迹也從鹿速聲正與素卜反之音相合作䴛作速皆爾雅原文也廣雅獸迹之名出於爾雅不應爾雅作速而廣雅又作䟀蓋廣雅原文本作速傳寫者右旁束字脫去中一畫遂與籒文迹字作速者無異曹憲不達則以為籒文迹字而音迹曹憲廣雅音往往據誤本作音如納一卷券極也之券從力當音巨眷反譌為從刀之劵遂音去願反勁強也之勁從力譌為從刀之剄遂音古鼎反擫折也之擫音儼譌而為擖遂音公八反是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其後左旁之辵又涉上文躔字而誤為足遂成䟀字此集韻所以誤收䟀字以為迹之或體也䟀字由誤寫而成故說文玉篇廣韻皆無䟀字然所見曹憲音猶但有迹字而無匹字也匹迹與匹辟同紐集韻以䟀為迹之或體而匹辟切內不收䟀字則所見曹憲音猶未衍匹字至今本則音內迹上又衍匹字展轉錯謬而愈不可通矣速音子亦反若匹迹反則是䟀字而非速字矣然則此匹字乃後人不知反切而妄加之不足深辨也學者當據爾雅說文以訂廣雅之䟀為速然後爾雅說文廣雅三書之義若合符節而曹憲之據誤本速字作音集韻之誤收䟀字今本之誤衍匹字皆可次第釐正也曰爾雅其迹速之速安知非籒文速之誤乎曰籒文之速即迹字也釋獸凡言其子其足其迹下一字皆專箸其名今不專箸其迹之名而仍以迹名之則文不成義今使言獸子者不箸其子之名而但云其子子言獸足者不箸其足之名而但云其足足文義其可通乎且爾雅以辨名也有專名則箸之無專名則已耳故爾雅麋鹿麕狼兔並列而狼之迹獨不箸其名則無專名故也鹿迹有專名則當與麋麕兔並箸其名無專名則當如狼之不言其迹矣豈有明知其非專名而重複其字以強為之名而云其迹迹者乎人與鳥獸足所踐處皆謂之迹而以迹之名專屬之鹿則豈鹿足所踐然後為迹而他物所踐不得謂之迹乎段云速無妨專為鹿迹之名案凡獸皆有迹但謂之迹何以別於他獸段說非也速即籒文迹字速之與迹無別也而云其迹速則豈易一籒文遂足以昭區別乎若然則麋之其子麇亦不必箸其為麇但易一籒文子字而云其子㜽即可以別之矣有是理乎循文察義爾雅其迹速之速當為從辵束聲而非籒文之速明甚廣雅獸迹之名出於爾雅其字亦必與爾雅同速與䟀皆非稚讓原文也曹憲不能據爾雅說文以正廣雅之誤字而輒音為迹段氏說文注又為曹憲所誤而據之以疑說文䴛字謂為後人羼入而徑刪之始則刪之後又云改䴛篆為䴛篆次於麠篆之下解云鹿迹也从鹿速速籒文迹乃合案䴛為鹿迹又為鹿子故說文䴛字次於麛麇二篆之閒不得移於麠篆下也䴛字說文但云速聲不云速籒文迹則其字之下體作速而非籒文迹字明矣何得改其篆而又增其注乎速為人與鳥獸足所踐之通稱何得專屬之鹿而從鹿作䴛乎自古字書但有從鹿速聲之字豈有從鹿速聲之字乎又欲改爾雅之速為速以曲從曹憲之誤音其失甚矣夫爾雅之速若本作速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作注必有表而出之者施乾謝嶠顧野王諸人作音亦必有表而出之者何釋文但云素卜反而不云諸家有作速而音迹者乎然則先儒相傳之本無作籒文迹字者明矣此之不察而猥據曹憲之誤音以改不誤之爾雅說文豈非好異而不求其是哉

豕子豬

豕子豬家大人曰豬即豕非豕子也子字蓋涉上文兔子㜸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邢疏遂沿其誤疏云其子名豬廣韻引爾雅豕子豬亦誤案郭注云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郭以豕豬彘豨為一物則豬非豕子甚明今人皆謂豕為豬無謂豕子為豬者下文之豶豮幺幼奏者豱皆指豕言之非指豕子言之豬豶謂豕之犍者幺幼謂豕之小者奏者豱謂豕之皮理腠蹙者

至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乃言豕子多寡之異名耳又案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小爾雅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閒謂之豬子然則豬也豭也彘也豕也豨也五者一物也豚也豯也豬子也豕子也四者一物也今以豕子與豬爲一物可乎說文豬豕而三毛叢居者亦不以豬爲豕子也定十四年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艾豭皆豕也但有牝牡之分耳則不得以豬爲豕子明矣小雅漸漸之石傳及楚辭大招注並云豕豬也卽用爾雅之文則爾雅原無子字可知今本左傳正義及急就篇注藝文類聚獸部中引此並作豕子豬則後人依誤本爾雅加之也案左傳正義云釋獸云豕豬牝豝牝者謂之豝則豭是豬之牡是孔以豭爲牡豝爲牝豬爲豬名也今改豕豬爲豕子豬則與孔說不合矣急就篇注云豕之三毛叢居者曰豬而春秋左氏傳曰既定爾婁豬爾雅曰豕豬然則亦其通稱也是以豬爲豕之通稱今改爲豕子豬則又與顏說不合矣藝文類聚引爾雅云豕豬豶豶幺幼奏者豱皆謂豕非謂豕子也今改爲豕子豬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初學記獸部太平御覽獸部十五引此並無子字正與郭注毛傳方言合今據以訂正

虎竊毛謂之虦貓

郭曰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家大人曰竊淺聲之轉淺虦聲相近竊與虦皆淺也爾雅言竊毛詩傳言淺毛其義一也逸周書世俘篇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猫與貓同

貘白豹

郭曰似熊小頭庳脚黑白駮能䑛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溼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引之謹案上文虎竊毛謂之虦貓下文甝白虎虪黑虎皆言虎豹之屬非言熊屬也豹與熊殊類似熊者不得謂之豹當以後說爲長說文豹似虎圜文大雅韓奕正義引陸機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貘蓋毛白而文黑者貘之爲言猶白也似熊而黑白駮之貘與白豹之貘皆以白得名而一爲白豹一爲食銅鐵之獸不得混爲一物逸周書王會篇不令支元貘與貘同孔晁注曰貘白豹元貘則黑豹今本豹字皆誤作狐玉海引此已誤列子天瑞篇青寧生程程生馬釋文引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又引山海經云南山多貘豹郭注云貘豹豹之白者今本西山經貘豹作猛豹注曰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舐食銅鐵出蜀中與列子釋文所引不同蓋貘有二義故郭注兩釋之而後人遂刪其一也然正文旣言貘豹則是白豹之別名而非食銅鐵之獸矣貘猛古字通猶蚝蝱之爲蚝蝱此皆爾雅所謂貘也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未嘗以爲爾雅之白貘字林貘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然則似熊而白黃者非白豹明矣

貔白狐其子豰

郭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引之謹案經文明言白狐則非虎豹之屬也牧誓所謂如虎如貔大雅韓奕所謂獻其貔皮曲禮所謂貔貅皆非爾雅之貔也爾雅之貔卽狐也方言曰貔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貅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貉關西謂之貍貍與狐同類故貍謂之貔狐亦謂之貔貍子隸貈子貆貒子貗貔白狐其子豰四者類相近而文亦相連正下文所謂貍狐貒貈醜也若虎豹則非其類矣而郭氏爾雅圖讚乃云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見藝文類聚獸部下是其注爾雅既以貔白狐爲虎豹之屬及其作圖讚又謂貔爲豹屬而非白狐蓋但知貔爲豹屬而不知其又爲白狐之異名遂致斯謬矣豹屬謂之貔白狐亦謂之貔二者同名而異實說文貔字解大雅韓奕傳及鄭注牧誓曲禮皆未嘗以豹屬之貔爲白狐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羆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則已誤合二者爲一物不始於景純矣字林云貔豹屬出貉國一曰白狐分豹屬與白狐爲二而皆謂之貔較陸疏郭注爲長

麠大麃

釋文麠音京本或作麖同家大人曰麠之言京也釋詁曰京大也大麃謂之麠海大魚謂之鯨其義一也中山經曰尸山其獸多麠郭彼注曰似鹿而小黑色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

郭曰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卽魋也引之謹案郭注上林賦鋋猛氏云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蓋亦魋類也邵引周官方相氏注之魌頭與此

無涉

猱蝯善援貜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

家大人曰此舉其物之情狀因以著其命名之義也善援故曰蝯善顧故曰貜父長脊故曰威夷郭解貜父善顧曰能攫持人好顧眄釋文貜字亦作玃說文亦曰玃父善顧攫持人也案虎豹熊羆之屬皆能攫持人而不謂之貜然則貜父之名非以其能攫持人而命之也貜之爲言猶矍也廣韻矍貜並俱縛切說文矍視遽貌徐鍇曰左右驚顧也震上六曰視矍矍左思魏都賦曰吳蜀二客矍焉相顧貜與矍同是矍爲顧視貌也貜父善顧故謂之貜父矣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正義以倭遲爲長遠韓詩作威夷見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是威夷爲長貌也威夷長脊故謂之威夷矣蝯援父顧夷泥各爲一韻顧讀若鼓邶風日月篇寧不我顧與土處爲韻王風葛藟篇亦莫我顧與滸父爲韻魏風碩鼠篇莫我肯顧與鼠黍女土所爲韻小雅伐木篇微我弗顧與許藇羜父爲韻微子篇我不顧行遯釋文顧徐音鼓商頌長發篇韋顧既伐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

麔麚短脰

邢曰麔麚之獸皆短項邵曰麌之牡者爲麔鹿之牡者爲麚引之謹案麌鹿之屬其項皆不短則不得言短脰也此麔麚疑別是一獸而短脰者非謂牡麌牡鹿也麔麚雙聲字猶貜父之一名貑貜也似不得分爲二物

鼣鼠

校勘記曰段云鼣當作鼤按釋文鼣字或作鼤符廢反舍人云其鳴如犬也集韻二十廢鼣鼠名其鳴如犬吠或作鼤是丁度等所據釋文本作鼣舍人云其鳴如犬吠今本脫吠字廣韻亦云如犬吠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引爾雅作鼣鼠音吠犮發聲相近今本從犬譌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玉篇鼣扶廢切引郭注云云而今本亦作鼣則後人以誤本爾雅改之也鼤鼣二字一從犮聲一從發聲鼣之爲鼤猶跋之爲蹶漢書夏侯嬰傳常蹶兩兒之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瞂之爲撥說文瞂盾也史記孔子世家作撥坺之爲發說文引詩武王載坺韓詩作發鱍鱍之爲發發說文引詩鱣鮪鱍鱍今詩作發發滭冹之爲觱發說文引詩一之日滭冹今詩作觱發蛂蟥之爲發皇釋蟲蛂蟥蛢考工記梓人注作發皇公叔拔之爲公叔發也檀弓注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舍人注其鳴如犬吠吠鼣並扶廢反依聲爲訓也郭注中山經鼣鼠亦云音狗吠之吠

鼳鼠

郭曰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釋文鼳古闃反郭音覡戶狄反引之謹案鼳皆當爲䶂釋文古闃反當爲戶結反後人依唐石經改之也玉篇鼳吉役切鼠身長須秦人呼爲小驢也廣韻鼳古闃切引爾雅鼳鼠身長須秦人謂之小驢皆不以爲鼠名亦不音覡唯䶂字玉篇胡的胡姪二切似鼠而白也廣韻胡狄胡結二切鼠名集韻奚結切鼠名色蒼胡狄之音正與覡同色蒼之訓又與注合而其字從頁戶結反不從狊古闃反然則䶂鼠之䶂戶狄戶結二反與上文鼠身長須之鼳古闃反字體不同音讀亦異且經文鼳字在前䶂字在後而郭音巫覡在後不在前明是䶂字之音非鼳字之音也自唐石經誤涉上文而書作鼳後人遂改釋文之音以從之初學記獸部引爾雅作鼳疑亦後人所改於是集韻二十三錫刑狄切下既收䶂之正體又採鼳之譌字局闃切下既以鼳爲獸名又誤以爲鼠名矣邵謂鼠身長須之鼳即鼠屬之鼳鼠亦沿俗本之誤

獸曰釁

郭曰自奮釁注疏本作自奮迅動作乃後人用邢疏改之今從單注本家大人曰奮釁疊韻字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小人之性釁於勇賈逵注云釁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是古謂奮爲釁也連言之則曰奮釁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奔虎攫挐以梁倚佹奮釁而軒鬐傅休奕良馬賦云奮釁沛艾虎據麟跱索靖草書狀類阿那以嬴形歘奮釁而桓桓是獸曰釁也邢叔明不解自奮釁之語而改之曰自奮迅動作後人又以疏改注甚矣其陋也

釋畜

膝上皆白惟馵　面顙皆白惟駹

引之謹案惟馵惟駹猶釋魚之不類不若上一字皆詞也自馵至駹皆釋馬白色所在之異名也唯首句末句有惟字而他句皆無則其爲語詞明矣膝上皆白及後左足白者皆謂之馵秦風小戎正義引

郭云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者直名馵非也說文駹馬面顙皆白但言駹而不言惟駹是惟爲語詞也段氏注云釋畜言惟駹者以别於上文旳顙白顚白達素縣亦非邢邵二疏說兩惟字皆不了又案駹者白色也故鵙之白者謂之鸏鵙（鸏音亾項亾江二反見釋鳥注及廣雅）邵以駹爲不純色引周官犬人用駹尤非

白州驠

郭曰州竅邢曰謂馬之白尻者名驠家大人曰廣雅尻州臀也故馬尻亦謂之州北山經曰倫山有獸焉其州在尾上（今本州譌作川）郭彼注亦曰州竅也內則曰鼈去醜鄭注醜謂鼈竅也醜與州聲近而義同釋鳥云燕白脰烏此云白州驠蓋古者謂白色爲燕也下文云尾本白騴騴與驠亦聲近義同

牡曰騭

郭曰今江東呼父馬爲騭音質引之謹案騭之爲言猶特也廣雅曰騭牡特雄也服子慎注漢書五行志曰騭音陟陟騭同音故古或以陟爲騭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陟謂牡馬也執與縶通月令游牝别羣則縶騰駒是其事傳言執而升之君於義疏矣

騂白駁黃白騜

郭曰詩曰騜駁其馬釋文引字林曰駁馬色不純也引之謹案自騂白駁以下皆馬色不純之名若以駁爲不純則無以别於衆馬然則謂之駁者非以其毛色之不純也今案孫炎曰騂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駁赤貌也騜黃貌也釋木曰駁赤李是赤色謂之駁也說卦傳曰乾爲大赤爲駁馬（駁駮古字通駮爲赤色馬也魯頌駉篇正義曰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引易乾爲駁馬是也說易者或以駁馬爲五色馬或以爲食虎豹之馬皆非辯見前駁馬下）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曰駁馬者黃赤色馬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是馬赤色謂之駁也騜之言黃也故馬色之黃白者謂之騜（豳風東山及魯頌駉篇並作皇皇與黃同義故釋鳥曰皇黃鳥左氏春秋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漢成陽靈臺碑陰守皇屋嗇夫卸黃屋）

青驪繁鬣騥

郭曰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髦或云美髦鬣邢曰兩被髦者分其髦鬣兩鄉被之也引之謹案自騂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此言繁鬣下言黑鬣繁與黑皆鬣色也郭以繁鬣爲兩被髦又以爲美髦鬣與上下文言毛色者不合皆非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駱馬白馬也（駱者白色之名下文白馬黑鬣駱之命名主於白而不主於黑故廣雅白馬朱鬣亦謂之駱月令秋乘白駱猶赤騮之騮爲赤色黑鬣之騮爲黑色也故明堂位又言駱馬黑鬣則駱與黑對文則駱爲白矣）駱黑白黃皆色則蕃亦色也蕃繁古字通繁者白色也（禮記熊疏以蕃爲黑色孔疏以爲赤色皆非辯見前蕃鬣下）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從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如爲韻鄭陸本作皤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目腹爲韻）繁卽是白而云繁鬣者猶驪與黑同而云驪馬黃脊蒼與青同而云蒼白雜毛騅其色之淺深而爲之名耳繁與皤同義白蒿謂之蘩（釋草蘩皤蒿孫注白蒿也）白鼠謂之皤（玉篇皤白鼠也廣雅鼠屬有白皤）馬之白鬣謂之繁鬣其義一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乘侈輿服繁駔說文駔壯馬也繁駔蓋壯馬之白色者亦若八駿之有赤驥矣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釋文引蒼頡篇云瞯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瞯又引說文云瞯戴目也邵曰相馬者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病也引之謹案自騂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非言馬病也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者謂一目毛色白曰瞯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脣駩黑喙騧謂脣與喙邊之毛色也下文說牛云黑眥牰亦謂目眥邊之毛色義與一目白二目白同若謂一目白瞯爲馬病則二目白魚亦是馬病魯頌何取於病馬而賦稱之曰有驔有魚乎馬病戴目則宜二目皆然又何得一戴一否而有一目白之稱乎說文馬一目白曰瞯不以爲馬病未可以戴目之瞯釋馬名之瞯也段氏說文注亦沿釋文之誤郭注二目白魚云似魚目也此亦誤以爲馬目中白與上文言毛色者不倫且魚死則目珠色白生時固不爾也又何得以魚目之白釋之乎毛傳有驔有魚曰豪骭曰驔驔爲長毛在骭魚爲白毛在目皆以毛別之耳

犤牛

郭曰犤牛庳小家大人曰庳犤聲相近犤之言𤳖也庳也方言𤳖犤猎短也桂林之中謂短𤳖郭彼注曰言𤳖猎也周官典同陂聲散鄭司農注曰陂讀爲人短罷之罷司弓矢庳矢鄭仲師注曰庳讀爲人罷短之罷罷與𤳖同人短謂之𤳖牛庳小謂之犤其義一也

經義述聞第二十八

太歲考上八條　　高郵王引之

太陰者太歲之別名也古人言太歲太陰者皆合爲一近時錢曉徵先生始分爲二其說謂太歲起子太陰起寅太陰在太歲前二辰遂與爾雅太歲在寅之文相戾孫淵如觀察謂太陰與太歲無異而不考太初元年歲星在丑乃誤以攝提格爲歲星在寅之號許周生兵曹爲說以正之而分太歲太陰爲二仍與錢說無異揆厥所由皆以漢志太初元年太歲在子與上文攝提格之歲建辰絕異求其說而不得則或以攝提格爲太陰或以攝提格爲歲星在寅以別於在子之太歲耳今詳考漢志文義乃知在子爲在寅之譌太初元用甲寅其原出於殷術而隔次同次爲太歲應歲星之二法法異而名則同不揣檮昧輒爲太歲考廿八篇而繫之以表以質於綴學之士云

第一論太歲之名有六名異而實同

太歲所以紀歲也其名有六太歲一也太陰二也歲陰三也天一四也攝提五也青龍六也(青龍或曰蒼龍)淮南子天文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爾雅謂之太歲史記天官書謂之歲陰甘氏星經謂之攝提(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歲星在丑天官書作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是攝提卽歲陰也)其實一也潛研堂文集乃謂太陰歲陰非太歲今案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淮南注曰歲星在天爲雄太陰在地爲雌太陰是太歲之名太陰正取在地之義安得謂太陰非太歲乎爾雅說太歲在甲之屬謂之歲陽(養新錄疑太字爲後人所增非也辨見第九篇)十日爲陽則十二辰爲陰矣故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續漢書律數(數避廟諱下放此)志曰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與徐同)是歲陰爲太歲建辰之名又安得謂歲陰非太歲乎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卽淮南子天文篇之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也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養新錄謂班氏改太陰爲太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此以不誤者爲誤也)歲星在斗牽牛卽春秋緯之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也(見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卽樂動聲儀之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歲星占篇)天官書太歲在甲寅張晏注漢書王莽傳曰太歲起於甲寅卽天文篇之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也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穰至午旱至酉穰至子大旱卽天官書之太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鹽鐵論水旱篇之太歲在陽爲旱在陰爲水也(越絕計倪內經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亦謂太歲也旣以步數又以占歲豐凶耳或謂太歲以步數太陰以占水旱豐歉非也)漢書翼奉傳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卽初元二年太歲之所建也說文䨲者(鶪與鶴同)知太歲之所在卽天文篇之太陰所建鵲巢鄉而爲戶也論衡難歲篇曰太歲與青龍無異服虔注王莽傳曰倉龍太歲也尚書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卽天文篇之青龍或曰太陰也晉灼注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卽天文篇之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也(養新錄謂晉灼改太陰爲太歲失淮南之指案淮南之太陰卽太歲也晉灼不誤)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天文篇舊注曰(占經所引淮南子注皆出許慎)太陰謂太歲也廣雅亦曰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然則太歲太陰歲陰天一青龍名異而實同也假如太陰與太歲不同則古人紀歲宜於太歲之外別言太陰何以爾雅言太歲而不及太陰淮南言太陰而不及太歲乎斯足明太陰之卽太歲矣錢說失之

第二論太歲歲星相應之法有二

石氏星經曰歲星木之精也位在東方歲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于日甲乙其辰寅卯(見歲星占篇)故顓頊數以乙卯爲元殷數以甲寅爲元乙卯之元秦及漢初用之以十月爲歲首前此夏正乙卯年二月(在秦正甲寅年)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卯故太歲應之而在卯史記天官書曰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是也歲首十月至十二月夏正乙卯年之冬也故十月以後稱乙卯統於歲首也乙卯年之立春(在夏正丙辰年)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故以是年爲數元後漢劉洪所

謂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也（見續漢書律數志天廟營室也）甲寅之元漢太初元年改數之始用之（史記數書載武帝元封七年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也所用者殷數故漢書律數志謂之前數言前代之數非漢數也漢數元用丙子）以十月爲歲首（二年始以正月爲歲首）前此夏正甲寅年正月（在元封六年癸丑年中）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太歲應之而在寅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是也元年歲首十月至十二月夏正甲寅年之冬也故十月以後稱甲寅統於歲首也甲寅年之冬至日月五星起於建星牽牛之閒故以是年爲數元劉洪所謂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也（亦見續漢志）蓋數元所起在日月五星同次之月而太歲所建則在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此太歲歲星相應之正法也若其法之變者則不用隔次晨見之月而但取同次之月以定太歲同次之月斗建某辰則太歲亦在某辰於是數元所起之月卽爲太歲所建周官馮相氏注說太歲曰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是也大衍數議引洪範傳曰數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卽閼逢）攝提格之歲（太歲在甲寅）畢陬之月（甲寅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數志）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開元占經日占篇引作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此下當有三終二字說見淮南內篇雜志）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蓋顓頊數乙卯年之正月立春日月五星同度同度之月斗建於寅故亦得謂之歲在甲寅此由乙卯之元變爲甲寅者也晉書律數志載董巴議曰湯作殷數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故漢太初數亦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數元淮南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今本譌作太辯見淮南內篇雜志）淮南王安始封在文帝之十六年當時猶用顓頊數而是年太歲在丙子下至太初元年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太初元年太歲亦在丙子然則太初數元之在冬至本於殷數而元年太歲在丙子則又本於顓頊數也蓋是年冬至日月五星同次故殷數以爲甲寅元首而同次之月建子則太歲亦在子故顓頊數謂是年爲丙子（在顓頊數甲寅元中說見下）此太初數丙子元之所由立也就同次之月以命太歲而不取晨見之月此太歲歲星相應之又一法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歲星在丑宮日在亥宮）太初數在營室東壁（歲星與日同在亥宮）甘氏石氏之太歲應歲星晨見東方之月者也太初數之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者也二者各爲一法絕不相同班氏不知而誤合之乃以甘石太初之不同爲星之贏縮非也（班氏雖誤合爲一而甘石太初之法皆名太歲則不誤曉徵先生幷太歲二字而皆之則過矣蓋二法同名故班氏誤合爲一者如錢說一爲太陰一爲太歲則兩名各異班氏雖誤亦何肯合爲一乎）

顓頊數元乙卯兼甲寅表（李氏尚之曰乙卯顓頊數元也甲寅殷數元也據漢志所稱顓頊乙卯所起在殷數甲寅元後六十一年然則乙卯甲寅兩元實乎不同稱顓頊數元乙卯是也而云兼甲寅恐非引之案殷數之甲寅元與顓頊數之甲寅元絕異顓頊數之甲寅元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寅月殷數之甲寅元應歲星與日隔次晨見之寅月此所兼者乃顓頊數之甲寅元非殷數之甲寅元也顓頊數元之乙卯甲寅同在一年不分先後）

乙卯應歲星與日隔次晨見之月	甲寅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
太歲在乙卯	太歲在癸丑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前此十月爲歲首在夏正甲寅年之冬故十月以後稱甲寅統於歲首也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二月秦第五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子宮日在戌宮）斗建於卯故夏正太歲在卯秦正則統於甲寅年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乙卯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乙卯統於歲首也	夏十月秦歲首
	夏十二月秦第三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斗建於丑故夏正太歲在丑
太歲在丙辰	太歲在甲寅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是月立春日月五星俱起於營室故以爲數元後漢劉洪所謂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也不謂之丙辰而謂之乙卯者歲首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酉宮斗建於寅故夏正太歲在寅洪範傳曰數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

漢數丙子元出殷數甲寅元表

殷數太歲應歲星晨見之月（殷數）（以十一月爲正月而太歲紀年仍用夏正）	漢數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
漢元封六年（癸丑案甲寅）	元封六年（乙亥案丙子）
歲首十月殷數十二月爲夏正癸丑年之孟冬（自五年正月至是年十二月爲癸丑年之一歲）故十月以後稱癸丑統於歲首也	歲首十月爲太初數乙亥年之孟冬（自五年正月至是年十二月爲乙亥年之一歲）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寅宮斗建於亥故太歲在亥天文志所言太歲在亥歲星十月出太初數在尾箕也十月以後稱乙亥統於歲首也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癸丑年之仲冬	十一月乙亥年之仲冬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癸丑年之季冬是月日在子宮歲星在寅宮與日隔丑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丑故太歲在丑天官書所謂歲陰在丑歲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東方也	十二月乙亥年之季冬
正月殷數三月夏正甲寅年之孟春是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寅故太歲在寅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	正月丙子年之孟春

是乙卯之冬故統稱乙卯也且乙卯木也歲星亦木也太歲與歲星相應故以乙卯爲元（說見上）秦正乙卯年之正月即夏正甲寅年之正月故宋書數志曰顓頊數元歲在乙卯命數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祖沖之不知而疑之非是）

夏二月秦第六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亥宮日在酉宮）斗建於辰故夏正太歲在辰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丙辰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丙辰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丁巳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四月秦第七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戌宮日在申宮）斗建於巳故夏正太歲在巳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丁巳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丁巳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戊午（漢太初四年在壬午）

室五度是也淮南天文篇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義與此同然則甲寅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夏正正月以後紀歲之名也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乙卯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二月秦第五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戌宮斗建於卯故夏正太歲在卯

太歲在丙辰（漢太初四年在庚辰）

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

二月殷數四月夏正甲寅年之仲春

三月殷數五月夏正甲寅年之季春

四月殷數六月夏正甲寅年之孟夏

五月殷數七月夏正甲寅年之仲夏

六月殷數八月夏正甲寅年之季夏

七月殷數九月夏正甲寅年之孟秋

八月殷數十月夏正甲寅年之仲秋

九月殷數十一月夏正甲寅年之季秋

太初元年（甲寅漢乙卯）

歲首十月殷數十二月爲夏正甲寅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甲寅統於歲首也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是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丑宮故以是年爲數元劉洪所謂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史

二月丙子年之仲春

三月丙子年之季春

四月丙子年之孟夏

五月丙子年之仲夏

六月丙子年之季夏

七月丙子年之孟秋

八月丙子年之仲秋

九月丙子年之季秋

太初元年（丙子漢丁丑）

歲首十月爲太初數丙子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丙子統於歲首也

十一月丙子年之仲冬是月歲星與日同次丑宮斗建於子故太歲在子天文志所謂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太初數在斗牽牛也是月冬至日月五星皆起於丑宮太初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五月秦第八月是月歲星
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酉宮日在未宮）
斗建於午故夏正太歲在
午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
戊午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
稱戊午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己未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六月秦第九月是月歲星
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申宮日在午宮）
斗建於未故夏正太歲在
未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
己未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
稱己未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庚申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三
月秦第六月是月歲星與日
同次酉宮斗建於辰故夏正
太歲在辰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丁巳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四
月秦第七月是月歲星與日
同次申宮斗建於巳故夏正
太歲在巳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戊午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五
月秦第八月是月歲星與日
同次未宮斗建於午故夏正
太歲在午

記數書所謂年名焉逢攝提
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
朔旦冬至乾鑿度所謂數元
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也
（漢志謂之前十一月是月以別於後十一月也）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甲寅
年之季冬
正月殷數三月夏正乙卯年
之孟春
二月殷數四月夏正乙卯年
之仲春是月日在戌宮歲星
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
東方斗建於卯故太歲在卯
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卯歲星
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東方也
三月殷數五月夏正乙卯年
之季春
四月殷數六月夏正乙卯年
之孟夏
五月殷數七月夏正乙卯年
之仲夏是月正數以建寅之
正月爲歲首
六月殷數八月夏正乙卯年
之季夏
七月殷數九月夏正乙卯年
之孟秋
八月殷數十月夏正乙卯年

數因以建元故董巴云殷數
以冬至爲元首周魯及漢皆
從其節其謂之丙子者則又
本於顓頊數也說見上（或謂王莽改甲寅爲丙子此考之不審也）
十二月丙子年之季冬
正月丁丑年之孟春
二月丁丑年之仲春
三月丁丑年之季春
四月丁丑年之孟夏
五月丁丑年之仲夏是月正
數以正月爲歲首
六月丁丑年之季夏
七月丁丑年之孟秋
八月丁丑年之仲秋

夏七月秦第十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未宮日在巳宮)斗建於申故夏正太歲在申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庚申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庚申紞於歲首也

太歲在辛酉(漢高帝元年在丁酉)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八月秦第十一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午宮日在辰宮)斗建於酉故夏正太歲在酉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辛酉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辛酉紞於歲首也

太歲在壬戌(秦始皇六年如是)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九月秦第十二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巳宮日在卯宮)斗建於戌故夏正太歲在戌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己未(漢高帝元年在乙未)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六月秦第九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午宮斗建於未故夏正

太歲在未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庚申(秦始皇六年如是)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七月秦第十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巳宮斗建於申故夏正

太歲在申

之仲秋

九月殷數十一月夏正乙卯年之季秋

十月殷數十二月夏正乙卯年之孟冬自五月正數不以十月爲歲首故是年獨多三月史記匈奴傳說元封七年事云(上文是歲元封六年也六乃七之譌)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案元封七年卽太初元年也漢書武帝紀築受降城在太初元年之夏五月西征大宛在是年秋八月旣言伐大宛築受降城而又言其冬則冬在是年夏秋之後矣此太初元年十五月之明證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乙卯年之仲冬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乙卯年之季冬

九月丁丑年之季秋

十月丁丑年之孟冬自五月正數不以是月爲歲首故是年九月之後又有三月凡十五月

十一月丁丑年之仲冬

十二月丁丑年之季冬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斗建於丑故太歲在丑天文志所謂太歲在丑歲星十二月出太初數在婺女虛危也是年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一歲以歲首言之則曰丙子以月之多者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壬戌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壬戌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癸亥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辰宮日在寅宮）斗建於亥故夏正太歲在亥歲首爲夏正癸亥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癸亥統於歲首也

太歲在甲子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甲子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甲子統於歲首也

夏十一月秦第二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卯宮日在丑宮）斗建於子故夏正太歲在子

太歲在乙丑（始皇三十三年在己丑）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十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辛酉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八月秦第十一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辰宮斗建於酉故夏正太歲在酉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壬戌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九月秦第十二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卯宮斗建於戌故夏正太歲在戌

夏十月秦歲首

太歲在癸亥（始皇三十三年在丁亥）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夏十

二年（丙辰）

歲首正月殷數三月夏正丙辰年之孟春

二月殷數四月夏正丙辰年之仲春

三月殷數五月夏正丙辰年之季春是月日在酉宮歲星在亥宮與日隔戌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辰故太歲在辰天官書所謂歲陰在辰歲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也

四月殷數六月夏正丙辰年之孟夏

五月殷數七月夏正丙辰年之仲夏

六月殷數八月夏正丙辰年之季夏

七月殷數九月夏正丙辰年

言之則曰丁丑矣且二年爲戊寅則元年自爲丁丑而丙子當屬之元封六年此自然之理也故續漢志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曰太初元用丁丑

二年（戊寅）

歲首正月戊寅年之孟春是月歲星與日同次亥宮斗建於寅故太歲在寅天文志所謂太歲在寅歲星正月出太初數在營室東壁也

二月戊寅年之仲春

三月戊寅年之季春

四月戊寅年之孟夏

五月戊寅年之仲夏

六月戊寅年之季夏

七月戊寅年之孟秋

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乙丑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乙丑統於歲首也

夏十二月秦第三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寅宮日在子宮斗建於丑故夏正太歲在丑

太歲在丙寅漢元封六年在戊寅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是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歲星在丑宮日在亥宮斗建於寅故夏正太歲在寅

夏十月秦歲首歲首爲夏正丙寅年之孟冬故十月以後稱丙寅統於歲首也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乙卯

月秦歲首是月歲星與日同次寅宮斗建於亥故夏正太歲在亥

太歲在甲子漢元封六年在丙子

夏歲首正月秦第四月

夏十月秦歲首

夏十一月秦第二月是月歲星與日同次丑宮斗建於子故夏正太歲在子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甲寅

之孟秋

八月殷數十月夏正丙辰年之仲秋

九月殷數十一月夏正丙辰年之季秋

十月殷數十二月夏正丙辰年之孟冬

十一月殷數正月夏正丙辰年之仲冬

十二月殷數二月夏正丙辰年之季冬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甲寅蓋殷數以建子之月爲元首而以建寅之月爲太歲所起

八月戊寅年之仲秋

九月戊寅年之季秋

十月戊寅年之孟冬

十一月戊寅年之仲冬

十二月戊寅年之季冬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丙子蓋太初數亦以建子之月爲元首而因以爲太歲所起

第三論太歲建辰之二法法分而名不分

或曰應歲星晨見東方之月者爲太陰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者爲太歲今案淮南子天文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天一作太陰）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開元占經日占篇引舊注曰日月如連璧五星如貫珠（大衍數議引洪範傳曰曆記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正與此合）是甲寅年之正月歲星與日同次也同次之月斗建於寅故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天一卽太陰也然則所謂太陰者正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矣太初數太歲在丙子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淮南子太陰元始正月建寅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寅月者也其立法正同安得謂太陰非太歲乎漢書翼奉傳初元二年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蓋太初元年丙子實兼丁丑（太初二年以正月爲歲首其元年則以前十月爲歲首是年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前十一月歲星在丑與日同次斗建在子故太歲爲丙子後十二月歲星在子與日同次斗建在丑故太歲爲丁丑漢書但言丙子者以前統後也）蔡邕數議所謂太初元用丁丑也（據正月以後言之）漢武帝西極天馬歌作於太初四年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四年歲在辰則元年歲在丑矣太初元年丁丑則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太歲建於甲戌矣（潛研堂集不知太初元用丁丑而以超辰說之非也劉歆以前未有超辰之說且說太歲超辰者謂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限不得以爲超辰）此尤太陰卽太歲之明證（大初元年丁丑下距王莽建國五年凡百一十六年太歲當建癸酉故王莽傳曰建國五年倉龍癸酉倉龍者青龍青龍者太陰也）大衍數議曰（見唐書數志）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春秋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則六十八年而至僖公六年太歲在丁卯矣杜預春秋長數同）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是年辛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數因以爲超次之率是三統數亦謂太歲爲歲陰也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提先紀曰甲子歲甲寅此殷數甲寅元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詳見甲寅元表）而其下卽曰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則固以爲太歲也開元占經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正所謂晨見東方也而謂之應太歲月建則應歲星晨見之月者亦謂之太歲矣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索隱以爲石氏星經文而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石氏曰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則應歲星晨見之月者石氏謂之歲陰亦謂之太歲也占經又引荊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三此卽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歲陰在卯歲星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者也而荊州占總謂之太歲此又太歲應歲星晨見之一證也占經又引淮南子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假令歲陰在卯歲星守須女虛危是太陰太歲歲陰三者爲一然則太歲建辰法分而名不分矣故蓺文志數譜家有太歲謀二十九卷（諜譜也今本誤作謀）而更無紀太陰之書凡以太歲卽太陰也

第四論漢志太歲在子當爲在寅

漢書律數志元封七年（卽太初元年）議造漢數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當作四千五百六十歲辨見第十四篇）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泰初本星度新正引之案太歲在子子本作寅後人改之也（玉海律數引此已誤）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太歲在寅蓋所謂前數者殷數也黃帝以下六數惟殷數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數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殷數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數議曰攝作數數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寅故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元封七年與殷數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數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尙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

提格單史記數書索隱引虞喜曰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書云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寫者脫寫耳）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此則甲寅之元天道之首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曰甲寅之元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太平御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即此所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太歲在寅也古人言太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見第二篇甲寅元數）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逆數至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太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太歲在寅也（詳見甲寅元數或問曰太歲之在寅安知不應七年正月乎曰七年正月爲夏正乙卯年之歲首是月歲星已入子宮婺女十度有奇古法歲星在子則太歲在卯不得以爲太歲在寅矣且是年隔次晨見在二月不在正月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子宮猶未隔次也）後人見下文云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太初數之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太歲在寅乃殷數之太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二者各爲一法絕不相同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太歲在子者乎曉徵先生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太歲在子爲太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太陰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即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強爲分別乎或曰漢太初數元固丙子也太歲在子安知非太初數法而必以爲殷數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太初數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數之文而非太初數法日月太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數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數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數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數而中閒乃言漢太初數者乎殷數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太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數壽王數迺太史官殷數也是殷數爲太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太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數故用太史官殷數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數更以丙子爲元（餘詳中篇成哀之閒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數案三統數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數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數世經曰漢數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數所引漢志已謂太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太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數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數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太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太歲在辰曰執徐太初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數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太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鄧平定數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漢志本篇）故壽王挾甲寅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數之太歲在寅以從鄧平數之丙子乎史記封禪書說太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數者以本統夏漢改數以正月爲歲首漢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數蓋漢數成於鄧平鄧平之數成於太初元年之五月此志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太初數也數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數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數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數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數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數之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數元惟用甲寅若已用丙子爲元則詔書何以不云端蒙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數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太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即太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太歲在寅乎曰寅者太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太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尙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既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既言敦牂又言午亦相承爲義也（太歲在午曰敦牂）太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太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數法案之文義太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第五論司馬遷劉歆所據殷數之不同

漢書律數志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數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乙酉蔀首於殷數當值戊午歲（見第二十三篇）下距太初元年十九年當值丁丑歲此劉歆所據之殷數也志又曰武帝元封七年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議造漢數迺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當爲四千五百六十歲）至於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云以前數則所用乃前代之數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則上元泰初亦閼逢攝提格也閼逢攝提格者歲在甲寅也續漢書律數志論曰數元殷用甲寅太初元年以甲寅爲元則所用乃殷數明甚史記數書所謂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故晉書律數志載董巴議曰湯作殷數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司馬遷所據之殷數也或以太初元年爲丁丑在乙酉蔀之第二十年或以爲甲寅在甲子蔀之第一年者蓋當時傳殷數者非一家亦猶黃帝數之有四法顓頊夏周之有二術（見宋書數志）故蔀首歲名彼此絕異據漢書律數志太初元年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星紀丑宮也古法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寅（見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歲星占篇所引甘氏星經）當以甲寅歲名爲得其實若如劉歆所據之殷數太初元年爲丁丑則太歲在丑歲星當在寅寅宮爲析木是年歲星在星紀而不在析木則太歲不當在丑矣曰殷數甲寅元應歲星在丑之歲亦有據乎曰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尙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攝提格孳案歲星者五緯之一牽牛丑宮之星也而云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是甲寅之元值歲星在丑之歲矣故後漢劉洪曰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甲寅元殷數也此一證也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春秋緯曰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案斗牽牛皆丑宮之星也而云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是太歲在寅歲星在丑矣春秋緯亦用殷數大衍數議引命數序曰孔子脩春秋用殷數是也此又一證也然則甲寅之元歲星在丑乃殷數之正法太初元年歲星在丑太歲安得不在寅乎

第六論數術甲子篇之誤

史記數書數術甲子篇曰（此殷數也）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十二無大餘無小餘無大餘無小餘又曰焉逢攝提格（當作端蒙單閼）太初元年十二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

引之案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每歲十二月常跨夏正之兩年太初元年五月定數改用正月爲歲首於是本年九月以後遂多三月（從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而得十五月一年之中前後兩冬至矣前十一月冬至夏正甲寅年之仲冬也（元封六年正月至九月爲夏正甲寅年之春夏秋其年歲星在丑宮以正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寅故太歲亦在寅）故曰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後十一月冬至夏正乙卯年之仲冬也則當言端蒙單閼太初元年方合於夏正據漢書律數志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星在星紀（丑宮）婺女六度案婺女凡十二度歲星月行兩度半至十一月之末而至婺女八度則已入子宮至正月之末而至虛一度二月則盡虛一度而歷二度三度矣天官書曰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蓋二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相隔一次故得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卯故太歲在卯也然則泰初元年正月以後之爲乙卯歲無疑若復言攝提格則是寅而非卯與歲星晨見之二月不相應矣蓋以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太歲言之太初元年丙子而實兼丁丑（前三月爲丙子之冬後十二月爲丁丑之春夏秋冬）以應歲星晨見之太歲言之太初元年甲寅而實兼乙卯（辯見前甲寅元數）此古法之可以例求者且篇內正北正西正南正東謂仲冬朔日冬至時加子卯午酉也太初元年正北十九年至始元元年而正西又十九年至地節三年而正南又十九年至初元元年而正東所謂十九歲爲一章此古法也若謂太初元年正月以後仍爲焉逢攝提格則十九年中少一年與古法不合矣今本蓋爲後人所改（後人蓋謂一年之中已言焉逢攝提格不當又言端蒙單閼故改乙卯之名以從甲寅不知太歲常應歲

星晨見之月正月以後太歲在卯不在寅且十九年之數不可減也自索隱正義本已然

端蒙單閼二年云云

案當作游兆執徐二年方合夏正丙辰之歲是年歲星在亥宮以三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辰故太歲亦在辰天官書所謂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也若言單閼則與歲星晨見之三月不相應矣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蓋既改元年之端蒙單閼爲焉逢攝提格遂并二年以下而盡改之

游兆執徐三年云云

案當作強梧大芒駱三年方合夏正丁巳之歲是年歲星在戌宮以四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巳故太歲亦在巳天官書所謂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也若言執徐則與歲星晨見之四月不相應矣

強梧大芒駱四年云云

案當作徒維敦牂四年方合夏正戊午之歲是年歲星在酉宮以五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午故太歲亦在午天官書所謂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也若言大芒駱則與歲星晨見之五月不相應矣且武帝西極天馬歌稱太初四年爲執徐時則四年太歲在辰應歲星與日同次之辰月者也三月同次之月在辰則隔次晨見之月在午故太歲又爲敦牂猶元年丙子應同次之子月甲寅應晨見之寅月也若言大芒駱則又與天馬歌之執徐不相當矣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云云

案當作祝犂汁洽天漢元年方合夏正己未之歲是年歲星在申宮以六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未故太歲亦在未天官書所謂汁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也若言敦牂則與歲星晨見之六月不相應矣

祝犂汁洽二年云云

案當作商橫赤奮若二年方合夏正庚申之歲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與此異是年歲星在未宮以七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申故太歲亦在申天官書所謂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也但彼謂之涒灘此謂之赤奮若耳殷數歲在申曰赤奮若

商橫赤奮若三年云云赤奮若三字從單行索隱本

案當作昭陽作鄂三年方合夏正辛酉之歲是年歲星在午宮以八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酉故太歲亦在酉天官書所謂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也若言赤奮若則與歲星晨出之八月不相應矣

昭陽作鄂四年云云

案當作橫艾淹茂四年方合夏正壬戌之歲是年歲星在巳宮以九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戌故太歲亦在戌天官書所謂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也若言作鄂則與歲星晨見之九月不相應矣

橫艾淹茂太始元年云云

案當作尚章困敦太始元年方合夏正癸亥之歲爾雅太歲在亥曰大淵獻與此異是年歲星在辰宮以十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亥故太歲亦在亥天官書所謂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也但彼謂之大淵獻此謂之困敦耳殷數歲在亥曰困敦

尚章困敦二年云云困敦二字從單行索隱本

案當作焉逢大淵獻二年方合夏正甲子之歲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與此異是年歲星在卯宮以十一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子故太歲亦在子天官書所謂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也但彼謂之困敦此謂之大淵獻耳殷數歲在子曰大淵獻

焉逢大淵獻三年云云大淵獻三字從單行索隱本

案當作端蒙汭漢三年方合夏正乙丑之歲爾雅太歲在丑曰赤奮若與此異是年歲星在寅宮以十二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丑故太歲亦在丑天官書所謂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也但彼謂之赤奮若此謂之汭漢耳殷數歲在丑曰汭漢

端蒙涒漢四年云云（涒漢二字從單行索隱本）

案當作游兆攝提格四年方合夏正丙寅之歲是年歲星在丑宮以正月晨見晨見之月斗建寅故太歲亦在寅天官書所謂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若言涒漢則與歲星晨見之正月不相應矣

自征和元年至建始二年紀歲之名皆爲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茲不復贅

祝犂大芒駱四年

案以殷數次之祝犂大芒駱當繫之三年冬至不當在四年也蓋後人既移二年之徒維執徐於三年遂移三年之祝犂大芒駱於未而加以四年二字耳古法十九歲爲一章自商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至建始三年已滿一章之數合前正北正西正南之三章所謂七十六歲爲一紀也若加以建始四年則七十七歲與古法不合矣且上文每年皆言十二及大餘小餘而祝犂大芒駱四年之下獨無一語不應此一年獨缺也則原文之本無四年可知

第七論甲寅元始有二

太歲以甲寅爲元始而其法有二一以歲星與日同次之正月定之顓頊乙卯元之變法也（見乙卯元表）淮南子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開元占經引皆作日月如連璧五星如貫珠）天一以始建又曰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大衍數議顓頊數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當作正月己巳洪範傳及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數並作己巳）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當作七曜皆直營室斗指艮維之首寫者脫去四字耳艮維之首寅也故春斗柄指寅）引洪範傳曰數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爾雅月在甲曰畢畢陬之月爲甲寅月故太歲亦爲甲寅淮南子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今本誤作正月甲寅辨見淮南內篇雜志）與營室晨出於東方亦此甲寅也（所謂七曜俱在營室也俗本營室作熒惑非辨見淮南）一以歲星與日隔次晨見之正月定之殷數之甲寅元也漢書律數志曰乃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

據下文歲名困敦以十一月日與歲星同在星紀斗建於子之故則歲名攝提格正以正月歲星晨見斗建在寅也而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則上元泰初之年亦爲閼逢攝提格此又一甲寅元始也故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謂若元封七年歲在甲寅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謂之甲寅者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之前十二月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正月歲星在丑宮與日隔次而晨見東方是月斗建寅故太歲在寅據史記數書元封七年十二月名畢陬爲甲子月上推至六年正月則爲甲寅月故太歲亦爲甲寅也淮南子曰鎭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凡建元之年五星如貫珠甲寅之年歲星在斗牽牛正與鎭星同次則所謂鎭星以甲寅元始建斗者當是歲星以正月與斗牽牛晨見之年矣蓋甲寅元始古有二法殷數甲寅元迥與顓頊有異大衍數議乃曰漢太初數元起丁丑推而上之不値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不知丁丑統於丙子（說見丙子元表）丙子之年正當殷數之甲寅推而上之四千五百六十歲仍値甲寅而謂之實非甲寅可乎蓋古法之湮久矣

第八論夏正秦正紀歲相錯

史記數書說脩數之事曰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是數法以夏正爲本也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而終於建丑之月其紀歲之名一年一易甲寅乙卯之類是也秦自文公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而終於建戌之月漢初因之每歲取夏正之冬益以第二年之春夏秋爲一歲於是一歲之中常跨夏正之兩年而紀歲之名亦兼兩年之甲子如歲首爲夏正甲寅年之冬則紀歲可稱甲寅矣而春夏秋則又在夏正乙卯年中故亦可以乙卯紀歲秦始皇六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己未年之冬也故可稱己未（是年距漢高帝元年甲午三十五年太歲當在己未）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庚申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庚申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六年歲在涒灘是也（今本誤作八許氏周生曰八當爲六案許說是也錢氏溉亭以太歲超辰說之非是太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術前此未之有也）漢高帝元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甲午年

（天）

之冬也故可稱甲午漢書律數志高帝元年太歲在午是也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乙未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乙未續漢書律數志載邊韶上言曰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蔡邕獨斷曰高帝以甲午歲即位以乙未爲元是也（大衍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文帝六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丙寅年之冬也故可稱丙寅（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三十二年太歲當在丙寅）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丁卯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丁卯史記賈生傳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是也後三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己卯年之冬也故可稱己卯（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四十五年太歲當在己卯）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庚辰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庚辰邊韶上言曰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是也武帝元朔三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甲寅年之冬也故可稱甲寅（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八十年太歲當在甲寅）而正月至九月則夏正乙卯年之春夏秋也故亦可稱乙卯史記封禪書載元封元年詔曰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是也（漢書武帝紀元朔三年赦天下）太初元年十月（歲首）至十二月夏正丙子年之冬也故可稱丙子（是年距高帝元年甲午一百二年太歲當在丙子）一漢書律數志太初元年歲名困敦是也而正月至十二月（是年五月改數以正月爲歲首故兼三月）則夏正丁丑年之春夏秋冬也故亦可稱丁丑邊韶上言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是也自太初二年以正月爲歲首與夏正同故紀歲之名一年一易不復跨兩年矣二年戊寅三年己卯四年庚辰故武帝太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執徐者歲在辰之名也四年歲在辰則元年歲在丑矣曉徵先生不信高帝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之說而以爲後人強名之武帝詔書之乙卯天馬歌之執徐豈亦後人強名之乎斯不然矣

經義述聞第二十九

經義述聞第三十　　高郵王引之

太歲考下二十條

第九論太歲紀歲其來已久

養新錄曰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引之案錢意謂太初以前不以太歲紀歲也今案海外南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荀子儒效篇武王東面而迎太歲淮南兵略篇作東面而迎歲高誘注曰太歲在寅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紀歲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並曰歲謂太歲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王逸注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六年歲在涒灘高誘注曰秦始皇即位之六年也是年太歲在未而又在申說見第八篇與漢高帝元年甲午兼乙未者正合自始皇六年庚申凡一百三十七年而至漢太初元年爲丁丑則以太歲紀歲者自古已然非始於太初改憲也又漢淮南王安始封之年爲文帝之十六年而淮南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下距太初元年丙子六十年一周皆爲太歲所在然則漢初紀歲亦用太歲也要而言之太歲建辰有二法而皆謂之太歲亦皆謂之太陰且皆有閼逢攝提格之號不得強爲分別也錢說失之養新錄又曰史記歷書索隱引爾雅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無太字當是古本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兩太字疑後人所增引之案錢意謂單稱歲者爲太陰非太歲也今案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十有二歲鄭注並曰歲謂太歲論衡調時篇曰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先鄭注保章氏亦曰太歲所在硩蔟氏十有二歲之號注曰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然則太歲亦可單稱歲而從攝提格至赤奮若皆爲太歲所在矣呂氏春秋維秦六年歲在涒灘謂始皇六年太歲在庚申也漢書律歷志歲名困敦謂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也淮南子武王東面而迎歲謂迎太歲也單稱歲者正謂太歲不得分以爲二也且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釋文曰大歲音泰下放此唐石經亦作大歲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孫炎郭璞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說文涒字注引爾雅大歲在申曰涒灘玉篇黓字注引爾雅大歲在壬曰玄黓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爾雅大歲在寅名攝提格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一引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周官大司馬釋文硩蔟氏疏及釋文後漢書張純傳注並引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文選西征賦注引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鵩鳥賦注引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新刻漏銘注引爾雅太歲在戌曰閹茂又廣韻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在六脂卯辰巳午未酉戌亥二十字注及著在九魚灘閼噩四字注引爾雅並作太歲又漢書天文志王逸注離騷並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應劭注漢書賈誼傳曰太歲在卯曰單閼注禮樂志曰太歲在辰曰執徐皆用爾雅之文則太字非後人所增明矣曉徵先生創爲漢初多以太陰紀歲非太歲之說而礙於爾雅太歲在甲太歲在寅之文故欲去太字以牽就其說而不知其不可去也山海經荀子之太歲又豈後人增太字乎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篇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則太陰即太歲矣何得分以爲二乎

第十論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淮南子天文篇曰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李氏尚之曰此即與日同次之說也十一月日在丑歲星亦在丑故云與之晨出東方謂日與歲星也惟日與歲星同次故日將出時與歲星同出東方引之案上文言歲星斗牽牛而不言日則非謂日也與之晨出東方者歲星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是其明證何得以爲日與歲星乎且日將出則天已明非此所謂晨也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注云晨先明也謂晨在明先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未明故星猶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僖五年左傳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是也故歲星得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若已明則星不能見矣何得以爲日將出乎況謂之日將出則日猶未出而云日與歲星同出則是未出而謂之出矣其可通乎李說非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

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觽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案十一月當爲正月李曰改十一月爲正月則歲星在丑日在亥中隔一次夜半後歲星已出不得云晨出至日出時歲星已由東而南亦不得云晨出東方矣引之案地官鼓人注引司馬法曰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疏曰夜半三通爲晨戒者警衆豫使嚴備早當行則所謂晨者正在夜半以後旦明以前非謂日出時也旦明以前歲星尚未由東而南安得不謂之晨出東方乎李說非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觽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歲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數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後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若以十一

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數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子年應子月也淮南子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子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潛研堂文集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七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玄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玄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李曰一次有三十度奇五星去日半次而見三統四分等術皆如是則與日同次亦得見引之案所謂去日半次而晨見者在日之西十五度奇星先日出也據淮南天文篇歲星每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則每月行兩度又十分度之五計自建寅之正月入丑宮至建子之十一月已行二十五度奇若與日同次則星在日東二十餘度後日而出其光不能見矣卯以漢太初元年言之漢志云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歲星在婺女六度婺女在建星之東其不能先日而見明甚李說非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子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第十一論張晏孟康漢書注誤釋太陰

古今言太陰者有二一爲主歲之太陰卽太歲之別名淮南子天文篇所言太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太陰潛夫論卜列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抱朴子登涉篇三呪曰諾皐太陰將軍蓋皆謂歲後二辰之太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五行大義曰太陰卽太歲之陰神也后紀之象主水陰私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爲害故曰害氣此與左行之太陰迥殊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漢書揚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天文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太陰太陰天之貴神故招之也翼奉傳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皆主歲之太陰而張晏以爲歲後二辰孟康以爲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戌在子後二辰皆誤以陰陽家之太陰當之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而以爲在子可乎且主歲之太陰兼言十日十二辰若甲寅

乙卯之屬是也而歲後二辰之太陰則但言所在之十二辰無兼十日言之者傳云太陰建於甲戌言戌而兼甲則爲主歲之太陰而非歲後二辰明甚張晏孟康何考之不審乎曉徵先生未能釐正遂沿用其說而小變之以爲太陰在太歲前二辰其說與歲後二辰之說不合而乃牽就其義以爲前後無一定非也既誤分太歲太陰爲二又誤以歲後二辰之太陰爲主歲之太陰且誤以歲後二辰爲歲前二辰疏矣

第十二論淮南子建除所主文有譌脫

或曰淮南天文篇太陰在寅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此太陰太歲不同之證案宋本道藏本並作丑爲閉主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則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洪邁容齋續筆始誤讀主太陰爲句王應麟小學紺珠誤與此同而俗本遂重太陰二字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以丑主太陰乎或曰太陰始寅終丑故曰丑爲閉主太陰案月建在寅則丑爲閉在卯則寅爲閉推之十二辰皆遞相爲閉非專以丑爲閉也若以太陰始寅終丑解丑爲閉則他辰之爲閉者幾不可通矣假如月建在卯則寅爲閉豈得謂太陰終寅乎況太陰既始於寅則何不以所始之寅主之而以所終之丑主之乎且天文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辨見潛研堂集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見天文篇上文酉爲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大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歲迥殊若作太歲則左行從寅起上言寅爲建者正月斗建寅也太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周官馮相氏注則當以寅主太歲何得主之以斗所不建之子乎或曰太歲始子終亥故曰子爲閉主太歲案月建在寅則子爲閉在卯則丑爲閉推之十二辰皆遞相爲閉非專以子爲閉也若以太歲始子解子爲閉則他辰之爲閉者幾不可通矣假如月建在卯則丑爲閉豈得謂太歲始丑乎開元占經引天文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此本使篇內太陰太歲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陰太歲之未嘗分也徧考舊傳亦無分太陰太歲爲二者乃據淮南譌脫之文以強爲分別非也

第十三論鄭氏周官注誤合二法爲一

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俗本常應上衍與日二字辯見下然則今數太歲非此也引之案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太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此太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而鄭引樂說以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之矣或問曰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安知非夕見西方乎曰古法歲星應太歲皆以晨出東方之月無言夕出西方者傷弦漢志續漢志及晉宋後魏隋唐諸志金水二星有夕見西方之法而木火土無之故知樂說所云指晨見而言也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間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鄭注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案甘氏十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攝提太歲也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執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是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不同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太初數在營室東壁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太歲而乃雜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太初以後久不承

用故言太歲者但知有星日同次之法而已博通如康成猶不能詳為剖析甚矣攷古之不易也又案太歲建辰有二法而鄭釋太歲但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據漢書天文志太初數之太歲但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不應隔次晨見之月見上三統數本於太初其太歲亦當與之同鄭君通三統數見後漢書本傳故所言太歲但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其實太歲建辰尚有應歲星晨見之月之法漢志所載甘石二家太歲在寅歲星正月出及史記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皆以寅年應寅月則太歲之應歲星晨見之月具有明證所當據之以補前賢之疏漏者也

第十四論漢志上元泰初至元封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當為四千五百六十歲

漢書律數志迺以前數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引之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六十歲後人以三統數改之也史記數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為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數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數乃殷數說見上與三統數不同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劉歆三統數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數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上元乙卯夏數上元乙丑殷數上元甲寅周數上元丁巳魯數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數同此云前數上元泰初閼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數上元甲寅則當依殷數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數也緯候之書多據殷數大衍數議曰緯所據者殷數也故易乾鑿度曰數元名遷先紀曰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此紀即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章今本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數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第十五論建武元年歲在鶉尾之誤

漢書律數志光武皇帝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引之案此班氏之誤也歲星一年移一次十二歲而周天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由此十二年而至建武元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更始二年建武元年凡十二年倉龍乙酉歲星亦當在壽星不得以為歲在鶉尾也更始二年歲星當在鶉尾班氏蓋以高帝元年距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高帝元年太歲在甲午則建武元年當在甲申太歲在申則歲星在巳故云歲在鶉尾巳宮不知太初元年凡十五月太歲丙子而兼丁丑詳見前夏正秦正紀歲相錯表一百二十八年而至建武元年當為乙酉不當為甲申建武三十年張純奏曰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見後漢書張純傳三十年為甲寅則元年為乙酉矣太歲在酉則歲星在辰壽星辰宮不得在巳也且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次每歲所行一次有餘歲在壽星而進至大火之初度則有之矣未有退而之鶉尾初度者也志云鶉尾初張十八度或曰張為周之分星建武元年定都雒陽故牽就而為此說

第十六論洪範傳上元甲子歲當為甲寅

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牛前五度引之案甲子歲本為甲寅歲後人改之也古數建元之歲無用甲子者續漢志論曰黃帝數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而無甲子元法宋志祖沖之上表曰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數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數上元之歲莫值此名是黃帝以來諸數無以甲子為元者也自東晉王朔之作通數始以甲子為元而後世競相放效非漢以前所有也史記數書甲子篇為殷數甲寅元法曰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歲名焉逢攝提格者甲寅

歲也月名畢聚日得甲子者十一月甲子也殷數以十一月爲正月故名聚聚與陬通爾雅曰正月爲陬夜半朔旦冬至正北者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也易乾鑿度曰數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續漢志載劉洪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並與此合當爲甲寅明甚

第十七論公羊傳注歲在己卯爲殷數

公羊襄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注曰時歲在己卯疏及鄂本閩本北監本永懷堂本皆如是俗本作乙卯誤養新錄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卯必乙巳之譌也引之案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數甲寅元續漢志曰甲寅元合圖讖不得以三統數說之也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並見續漢志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數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數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數當爲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數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數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案甲寅元殷數也而考靈曜又本於殷數與

第十八論黃帝數元辛卯魯數元庚子

續漢志論曰黃帝數元用辛卯殷用甲寅魯用庚子史記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日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數書索隱曰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爲正則黃帝數以十一月爲正月所謂天正正月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當與殷數同矣而謂之辛卯者蓋天正正月夏正庚寅年之十一月歲星與日同次丑宮至四月夏正辛卯年之二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卯故太歲爲辛卯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辛卯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辛卯歲天正正月冬至七曜起於丑宮故以是年爲數元也魯數元用庚子者蓋天正正月冬至七曜起於丑宮是月斗建於子故太歲爲庚子也今以殷數推黃帝數法爲表於左

殷數甲寅元	黃帝數辛卯元
歲首正月人正甲寅年之仲冬天正甲寅年之孟春也太歲應前此寅月之歲星晨見而爲甲寅晨見在癸丑年三月爲人正甲寅年正月天正正月日月五星皆起於丑宮故以爲元首	歲首正月人正庚寅年之仲冬天正辛卯年之孟春也太歲應後此卯月之歲星晨見而爲辛卯天正正月日月五星皆起於丑宮故以爲元首
四月人正乙卯年之仲春天正甲寅年之孟夏也是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卯故人正太歲爲乙卯殷數則統於甲寅年	四月人正辛卯年之仲春天正辛卯年之孟夏也是月日在戌宮歲星在子宮與日隔亥宮而晨見東方斗建於卯故太歲爲辛卯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甲寅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辛卯

第十九論夏數元丙寅卽乙丑

顓頊數有二術見宋書數志上元太歲應歲星晨見之卯月則爲乙卯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寅月則爲甲寅詳見前顓頊數元表大衍數議曰顓頊數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命曰顓頊其實夏數也又曰夏數章蔀紀首皆在立春史記數書索隱曰顓頊夏禹以建寅爲正是夏數與顓頊數皆以立春爲元首也續漢志論曰夏數元用丙寅而開元占經古今數積篇則謂夏數上元乙丑蓋六家之數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見宋志兼用秦正十月爲歲首十月爲夏正乙丑年之孟冬至正月則爲夏正丙寅年之孟春以正月首之則謂之丙寅以秦歲首十月首之則謂之乙丑夏正秦正紀歲相

錯故也宋書數志曰夏數有二術杜預春秋長數所列古數有夏數真夏數之分殆由乙丑丙寅紀元之不同與今以顓頊數推夏數爲表於左

顓頊數	夏數
癸丑年兼甲寅	乙丑年兼丙寅
十月秦歲首夏正癸丑年之孟冬也故十月以後稱癸丑統於歲首也　十二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是月斗建於丑故太歲在癸丑	十月秦歲首夏正乙丑年之孟冬也故十月以後稱乙丑統於歲首也　十二月歲星與日同次子宮是月斗建於丑故太歲在乙丑
正月立春日月五星皆起於亥宮是月斗建於寅故太歲在甲寅而爲元首以秦正言之則統於癸丑年中	正月立春日月五星皆起於亥宮是月斗建於寅故太歲在丙寅而爲元首以秦正言之則統於乙丑年中故亦得謂之上元乙丑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甲寅	其餘太歲日辰依例可推六十而復於丙寅

弟廿論爾雅太歲戊己之號傳寫舛誤

爾雅太歲在戊曰箸雍在己曰屠維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孫炎箸豬略切又引郭璞音義曰箸雍或作祝黎引之案箸與屠古同聲雍乃維字之誤維雍二字相似故雝方氏雷雍誤作廬維此文蓋有二本一本作在戊曰箸維在己曰祝黎一本作在戊曰祝黎在己曰屠維黎維二字爲韻猶上文之逢蒙爲韻兆圉爲韻古音兆在宵部圉在魚部古或以二部爲韻如楚辭大招昭與遽韻九辯固與鑿殺樂高韻登徒子好色賦社與妙韻是其例也下文之章光陽爲韻也史記數書甲子篇戊辰年爲徒維執徐徒與屠通己巳年爲祝犂大芒駱索隱曰祝犂己也爾雅作箸雍雍亦維字之誤下句在己曰箸維則上句在戊曰祝黎矣孫炎於在戊曰箸維音箸爲豬略切上句在戊曰箸維則下句在己曰祝黎矣後人傳寫舛誤於上句從作箸維之本於下句從作屠維之本維字又誤作雍於是上下複出而韻又不諧矣淮南天文篇午在戊曰箸雍未在己曰屠維則後人據誤本爾雅改之陸氏釋文不能釐正而云雍於恭反非也

弟廿一論甲子篇太歲之名當出殷數

史記數書數術甲子篇太歲所在之名與爾雅不同爾雅太歲在庚曰上章而謂之商横在辛曰重光而謂之昭陽在壬曰元默而謂之横艾在癸曰昭陽而謂之尚章在申曰涒灘而謂之赤奮若在亥曰大淵獻而謂之困敦在子曰困敦而謂之大淵獻在丑曰赤奮若而謂之汭漢具載於單行索隱本今本史記赤奮若以下皆爲後人所改引之案甲子篇太歲所在之名蓋出殷數也黄帝以下六數惟殷數元用甲寅甲子爲殷數明甚太衍數議所謂湯作殷數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也蓋殷數太歲之名與爾雅不同故甲子篇本之以紀年也五行大義曰春秋緯太陰所在之名與爾雅不同案春秋緯亦用殷數故與爾雅不同大衍數議曰緯所據者殷數也又曰春秋命數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數是也甲子篇及春秋緯太歲所在之名蓋皆出於殷數之書漢書藝文志有黄帝五家數三十三卷殷數其一家也又有夏殷周魯數十四卷漢元殷周魯諜數十七卷殆卽甲子篇春秋緯所本索隱以歲次不同者爲後數衍改非也以韻讀之在申曰赤奮若在酉曰作鄂若鄂爲韻又與上文攝提格之格古讀如各大芒駱之駱陽句爲韻在子曰大淵獻在丑曰汭漢獻漢爲韻又與上文困敦之敦爲合韻殷數似校爾雅爲長

弟廿二論三統數上元丙子卽庚戌

養新錄曰左傳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數以庚戌爲上元案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廿八年歲在壬子也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以上養新錄引之案

虞恭之說見續漢書律數志其言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今本誤作三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然則加超辰之歲則爲丙子去超辰之歲則爲庚戌名爲丙子實則庚戌耳推數者當以實有之年爲據故三統數雖以丙子爲上元而仍謂之庚戌續律數志論曰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曰前漢劉歆三統數上元庚戌至唐開元二年甲寅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四算外則三統上元之爲庚戌卽出三統數本書非劉歆以爲丙子後人改爲庚戌也前有司馬紹統後有瞿曇悉達皆云三統數上元庚戌豈得以爲誤乎春秋魯隱公元年加超辰之歲計之當爲甲寅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亦是據實有之年爲說也舊新錄謂與本術不合亦非去超辰之歲則己未矣

第廿三論太歲超辰之法古今所不用

古人言太歲常與歲星相應故史記天官書有歲陰在卯歲星居丑之說而不知歲星之久而超辰襄二十八年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夫歲星當在星紀而進及於元枵此超辰之漸而謂之曰淫曰旅則不知有超辰而以爲歲星之贏縮也淮南天文篇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如其言則十二歲正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更無多行之度積年雖多歲星亦不超辰矣蓋當時猶未有超辰之說也至劉歆作三統數以推左氏春秋始知歲星超辰而定以百四十四年之數周官馮相氏疏歲星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故續漢書律數志曰劉歆驗之春秋百四十四年歲一超次漢書律數志戴劉歆說曰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僖公五年百四十五歲盈一次矣唐書數志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數以爲超次之率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劉歆三統數歲星百四十四年超一次是歲星超辰之說自劉歆始也歲星超辰而太歲不與俱超則不

能相應故又有太歲超辰之說續漢志靈融曰修太初數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是也徐榦中論曰成哀之閒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數故云修太初數而虞恭等駁之曰日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一帀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亦見續漢書律數志是太歲超辰之說東漢時所不用也自太初元年正月以後歲星在元枵太歲在丁丑至建武十六年已滿百四十四年之數歲星當超星紀而至元枵太歲當超庚子而至辛丑而建武三十年張純奏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三十年爲甲寅則十六年爲庚子而不超辰也當時猶用三統數而太歲超辰之說已不用矣夫榦支相承有一定之序若太歲超辰則百四十四年而越一榦支甲寅之後遂爲丙辰大亂紀年之序者無此矣且歲星百四十四年超一辰則七十二年已超半辰太歲又將何以應之乎古人但知歲星歲行一辰而不知其久而超辰故謂太歲與歲星相應後人知歲星超辰則當星自爲星歲自爲歲方得推步之實而合紀年之序乃必強太歲超辰以應歲星不亦謬戾而難行乎故論歲星之行度則久而超辰不與太歲相應古法相應之說斷不可泥論古人之法則當時且不知歲星之超辰又安得有太歲超辰之說乎曉徵先生篤信三統數舉古人紀歲之甲子盡欲傅合於超辰而卒無確據此末學所不敢從也曰星自爲星歲自爲歲古人亦有是乎曰周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以太初數求之歲星在午以未月與日同次則太歲當在未以甘石星經求之歲星在午以酉月晨出東方則太歲當在酉而大衍數議引竹書曰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淮南兵略篇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高誘注太歲在寅今本竹書紀年作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又云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若謂歲在鶉火在始伐商之年則歲星在午太歲不當在寅若謂在克商之年則歲星在午太歲不當在卯與甘石太初之法皆不相合然則太歲之與歲星古人原不相應也

第廿四論續漢志天紀歲名首庚申不首甲子

續漢書律數志天紀歲名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戊午丁酉

丙子乙卯甲午癸酉壬子辛卯庚午己酉(今本己誤作乙)戊子丁卯丙午乙酉地紀歲名庚辰丙申壬子戊辰甲申庚子丙辰壬申戊子甲辰庚申丙子壬辰戊申甲子庚辰丙申壬子戊辰甲申人紀歲名庚子丙辰壬申戊子甲辰庚申丙子壬辰戊申甲子庚辰丙申壬子(今本誤作午)戊辰甲申庚子丙辰壬申戊子甲辰蔀首庚申一丙子二壬辰三戊申四甲子五庚辰六丙申七壬子八戊辰九甲申十庚子十一丙辰十二壬申十三戊子十四甲辰十五庚申十六丙子十七壬辰十八戊申十九甲子二十攷異曰今本皆失其次自庚辰至甲申天紀歲名也自庚子至甲辰地紀歲名也自庚申至甲子人紀歲名也自甲子至乙酉則蔀首天正朔旦冬至之日因以爲蔀首也最下一至二十則蔀首之次弟因一紀之中各有二十蔀故以次列之也引之案錢說是矣而次弟未確也自庚申至甲子當爲天紀歲名自庚辰至甲申當爲地紀歲名自庚子至甲辰當爲人紀歲名自甲子至乙酉當爲蔀首列於歲名之下與蔀首二字相平而以一至二十次之此志上文曰四分數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下文論曰追漢四十五年(今本四誤作三茲從御覽時序部一引改)庚辰之歲以爲四分數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歲紀法一千五百二十歲則六百五元一紀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歲)則庚申爲紀首歲名在地紀庚辰歲之前以紀法求之由庚申下推千五百二十歲而得庚辰又千五百二十歲而得庚子故庚申爲天紀庚辰爲地紀庚子爲人紀也庚辰又謂之仲紀則庚申爲孟紀庚子爲季紀也上文又曰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又曰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則甲子以下當爲蔀首日名自甲子至乙酉其數二十正所謂二十蔀爲紀也後人習聞晉宋以來上元甲子歲之說又見漢志云三統天以甲子爲天紀歲名不知漢以前數法無用甲子歲爲元者(說見第十六篇)漢志天以甲子乃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非歲名也(甲子天統首日名甲辰地統首日名甲申人統首日名故曰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孝寄往謂甲子夏正月朔日甲辰殷正月朔日甲申周正月朔日非也)若謂甲子爲天紀歲名則下推七十六歲太歲當在庚辰不得次以癸卯矣今釐正其次爲表於左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蔀首
庚申(距丙子七十六歲後倣此)	庚辰(距丙申七十六歲後倣此)	庚子(當以甲子日冬至後倣此)(距丙辰七十六歲後倣此)	甲子一(積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而至癸卯蔀後倣此)
丙子	丙申	丙辰	癸卯二
壬辰	壬子	壬申	壬午三
戊申	戊辰	戊子	辛酉四
甲子	甲申	甲辰	庚子五
庚辰	庚子	庚申	己卯六
丙申	丙辰	丙子	戊午七
壬子	壬申	壬辰	丁酉八
戊辰	戊子	戊申	丙子九
甲申	甲辰	甲子	乙卯十
庚子	庚申	庚辰	甲午十一
丙辰	丙子	丙申	癸酉十二
壬申	壬辰	壬子	壬子十三
戊子	戊申	戊辰	辛卯十四
甲辰	甲子	甲申	庚午十五
庚申	庚辰	庚子	己酉十六
丙子	丙申	丙辰	戊子十七
壬辰	壬子	壬申	丁卯十八
戊申	戊辰	戊子	丙午十九

甲子（又七十六歲而歲在庚辰）	甲申（又七十六歲而歲在庚子）	甲辰（又七十六歲而歲在庚申）	乙酉二十（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而至甲子部）

第廿五論黃帝數及殷數蔀首所值之歲名

黃帝數以辛卯爲元見於續漢書律歷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數積年篇其以己酉爲第一蔀首見於史記封禪書殷數以甲寅爲元亦見續漢志論及占經其以甲子爲第一蔀首見於易乾鑿度書考靈曜至其元法皆以四千五百六十紀法皆以一千五百二十蔀法皆以七十六占經載之詳矣大抵二十蔀爲一紀三紀爲一元也今倣續漢志四分數蔀首所值天地人三紀歲名之法爲表於左

黃帝數

第一紀歲名	第二紀歲名	第三紀歲名	蔀首
辛卯	辛亥	辛未	己酉一
丁未	丁卯	丁亥	戊子二
癸亥	癸未	癸卯	丁卯三
己卯	己亥	己未	丙午四
乙未	乙卯	乙亥	乙酉五
辛亥	辛未	辛卯	甲子六
丁卯	丁亥	丁未	癸卯七
癸未	癸卯	癸亥	壬午八
己亥	己未	己卯	辛酉九
乙卯	乙亥	乙未	庚子十
辛未	辛卯	辛亥	己卯十一
丁亥	丁未	丁卯	戊午十二
癸卯	癸亥	癸未	丁酉十三
己未	己卯	己亥	丙子十四
乙亥	乙未	乙卯	乙卯十五
辛卯	辛亥	辛未	甲午十六
丁未	丁卯	丁亥	癸酉十七
癸亥	癸未	癸卯	壬子十八
己卯	己亥	己未	辛卯十九
乙未	乙卯	乙亥	庚午二十

殷數

第一紀歲名	第二紀歲名	第三紀歲名	蔀首
甲寅	甲戌	甲午	甲子一
庚午	庚寅	庚戌	癸卯二
丙戌	丙午	丙寅	壬午三
壬寅	壬戌	壬午	辛酉四
戊午	戊寅	戊戌	庚子五
甲戌	甲午	甲寅	己卯六
庚寅	庚戌	庚午	戊午七
丙午	丙寅	丙戌	丁酉八
壬戌	壬午	壬寅	丙子九
戊寅	戊戌	戊午	乙卯十
甲午	甲寅	甲戌	甲午十一
庚戌	庚午	庚寅	癸酉十二
丙寅	丙戌	丙午	壬子十三
壬午	壬寅	壬戌	辛卯十四
戊戌	戊午	戊寅	庚午十五
甲寅	甲戌	甲午	己酉十六
庚午	庚寅	庚戌	戊子十七
丙戌	丙午	丙寅	丁卯十八
壬寅	壬戌	壬午	丙午十九
戊午	戊寅	戊戌	乙酉二十

第廿六論大衍數議誤以應星日同次之太歲當應歲星晨

見之太歲

唐書數志載大衍數議曰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數第十三蔀首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以夏正言之是年歲星在寅宮尾箕以斗建亥之月與日同次下推七年至二世三年太歲在甲午歲星在未宮東井與鬼以斗建午之月與日同次故是年高帝入關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壬申蔀首是歲秦數以壬申寅初立春

引之案此一行之誤也顓頊數太歲建辰有二法一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如寅月同次則太歲在寅卯月同次則太歲在卯甲寅元是也此與殷數甲寅元不同一應歲星晨見之月如寅月晨見則太歲在寅卯月晨見則太歲在卯乙卯元是也表見第二篇以星日同次之法求之上元甲寅之歲己巳朔旦立春爲第一蔀首至十三蔀首丁巳立春當在宣公十四年丙寅之歲十八蔀首壬申立春當在始皇三十二年丙戌之歲以歲星晨見之法求之上元乙卯之歲己巳立春爲第一蔀首至十三蔀首丁巳立春當在宣公十四年丁卯之歲前三月爲丁卯年之冬後九月爲戊辰年之春夏秋而云丁卯者統於歲首也十八蔀首壬申立春當在始皇三十二年丁亥之歲前三月爲丁亥年之冬後九月爲戊子年之春夏秋而云丁亥者統於歲首也若宣公十五年之丁卯則應星日同次之卯月而在十四年丙寅之明年始皇三十三年之丁亥則應星日同次之亥月而在三十二年丙戌之明年與應歲星晨見之丁卯丁亥日辰之名雖同而年之先後則異宣公十五年立春當在壬戌不當在丁巳起十四年丁巳立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至壬戌爲十五年立春之日始皇三十三年立春當在丁丑不當在壬申起三十二年壬申立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至丁丑爲三十三年立春之日一行徒見二統數魯宣公十五年歲在丁卯秦始皇三十三年歲在丁亥則以爲顓頊數蔀首所值之丁卯丁亥歲而不知二統數之丁卯丁亥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顓頊數蔀首所值之丁卯丁亥歲應歲星晨見之月二者各爲一法不可比而同之也若謂蔀首所值之丁卯丁亥歲爲應星日同次之月則上推第一蔀首所值之乙卯歲亦當應星日同次之卯月而後漢劉洪曰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則建寅之月歲星已與日同次於亥宮矣至建卯之月則日在戌宮歲星在亥宮而不同次太歲將何所應而稱乙卯乎蓋後世不講歲星晨見之法故誤以星日同次者當之也今詳錄顓頊數蔀首而以太歲建辰之二法分別於下列如左

顓頊數二十蔀首每蔀七十六歲

第一蔀首己巳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卯

第二蔀首戊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未

第三蔀首丁亥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亥

第四蔀首丙寅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卯

第五蔀首乙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未

第六蔀首甲申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亥

第七蔀首癸亥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卯

第八蔀首壬寅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未

第九蔀首辛巳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亥

第十蔀首庚申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卯

第十一蔀首己亥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未

第十二蔀首戊寅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亥

第十三蔀首丁巳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卯

第十四蔀首丙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未

第十五蔀首乙亥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亥

第十六蔀首甲寅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甲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乙卯

第十七蔀首癸巳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庚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辛未

第十八蔀首壬申立春太歲應九月之星日同次則爲丙戌應前此十月之歲星晨見則爲丁亥

第十九蔀首辛亥立春太歲應正月之星日同次則爲壬寅應前此二月之歲星晨見則爲癸卯

第二十蔀首庚寅立春太歲應五月之星日同次則爲戊午應前此六月之歲星晨見則爲己未

右所論者第一紀歲名也其第二紀三紀歲名建辰同此二法依例可推茲不復贅

第廿七論說文誤解歲字

說文曰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從步戌聲

律數書名五星爲五步引之案歲字從步者步行也謂日行一周天非謂木星行一次也漢書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文公元年左傳正義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數謂之步數是推日月之行亦謂之步古人凡言推步皆以日月爲主不專謂五星也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續漢書律數志曰日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帀名曰歲是歲之命名正取日行一周天之義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可知歲從步之義矣木星之行凡一歲而歷一次有奇故謂之歲星言木星行一次正當日行一周天之期耳歲星因歲而得名非歲因歲星而得名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月令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鄭注云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帀於故處正義以爲日月復會於元枵也周而復始故謂之越故限越故限之謂歲若以木星小周言之則十二歲之久越歷始徧當其四時一終祇行一次今年在娵訾明年在降婁何越故限之有乎且歲星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由周初歲在鶉火上推唐虞之世千有餘年歲星屢經超次每歲所行必不能適如十二次之度明矣則豈得謂堯典之成歲取義於歲星行一次乎古數法莫重於日行故堯命羲和數象日月星辰以日爲首其所謂星辰者但舉鳥火虛昴而不及歲星然則定時成歲本無取於歲星也孫叔然釋爾雅夏曰歲謂取歲星行一次（見堯典正義）亦失命名之本義矣

第廿八論埤雅鵲巢鄉天一而背歲之誤

淮南天文篇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疑當作蟄蟲首而穴處首亦向也）鵲巢鄉而爲戶汜論篇夫蟄蟲鵲巢皆鄉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太陰天一皆太歲之別名也廣韻鵲字注引淮南子曰鵲知太歲之所（說文鵲字注同）即謂鄉而爲戶也而博物志乃云鵲巢門戶背太歲與淮南異者蓋同一太歲而陰陽家師說不同或以爲鄉之則吉或以爲鄉之則凶故鵲巢之於太歲亦有鄉背兩說耳陸佃埤雅求其故而不得乃強分天一太歲爲二云鵲巢鄉天一而背歲如其說則天一與太歲相衡假如太歲在寅則天一當在申推之十二辰莫不皆然矣然遍考書傳無謂太歲之衡爲天一者亦無分天一太歲爲二者廣雅云天一太歲也農師豈未之見邪段氏說文注乃襲用陸氏之臆說非也

附 歲星與日隔次晨見說

或問曰三統四分術歲星去日半次而見不待隔次而後見也而太歲應歲星晨見之月者歲星皆與日隔次何邪曰隔次晨見之法通十二歲計之也蓋歲星歲行一次一次三十度又十分度之四有奇歲星每月行二度又十分度之五有奇凡十二月而盡三十度又十分度之四有奇計十二月中歲星行度有多寡去日有遠近不隔次則行度少而去日遠者可見行度多而去日近者則不能見惟隔次則無論行度多寡其與日相距皆在三十度以上無不晨見東方者故古法以隔次晨見爲率也今由十二歲星日同次之月遞推之假如執徐之歲建寅之月節氣之初日與歲星同在娵訾初度歲星不見及建卯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降婁初度歲星在娵訾兩度半有奇在日後二十七度半歲星可晨見矣至建辰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梁初度歲星在娵訾五度有奇在日後五十五度中隔降婁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卯之月矣故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也大荒落之歲建卯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降婁初度歲星在降婁兩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辰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梁初度歲星在降婁五度有奇在日後二十五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實沈初度歲星在降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五十二度半中隔大梁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辰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也敦牂之歲建辰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梁初度歲星在大梁五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實沈初度歲星在大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二十二度半歲星可晨見矣至建午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首初度歲星在大梁十度有奇在日後五十度中隔

實沈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巳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也協洽之歲建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實沈初度歲星在實沈七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午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首初度歲星在實沈十度有奇在日後二十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未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火初度歲星在實沈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四十七度半中隔鶉首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午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也涒灘之歲建午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首初度歲星在鶉首十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未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火初度歲星在鶉首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十七度半歲星可晨見矣至建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尾初度歲星在鶉首十五度有奇在日後四十五度中隔鶉火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未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也作噩之歲建未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火初度歲星在鶉火十二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尾初度歲星在鶉火十五度有奇在日後十五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酉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壽星初度歲星在鶉火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四十二度半中隔鶉尾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申之月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也閹茂之歲建申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鶉尾初度歲星在鶉尾十五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酉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壽星初度歲星在鶉尾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十二度半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戌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火初度歲星在鶉尾二十度有奇在日後四十度中隔壽星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也大淵獻之歲建酉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壽星初度歲星在壽星十七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戌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火初度歲星在壽星二十度有奇在日後十度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亥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析木初度歲星在壽星二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三十七度半中隔大火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也困敦之歲建戌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大火初度歲星在大火二十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亥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析木初度歲星在大火二十二度半有奇在日後七度半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子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星紀初度歲星在大火二十五度有奇在日後三十五度中隔析木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也赤奮若之歲建亥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析木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二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子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星紀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五度有奇在日後五度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至建丑之日節氣之初日在元枵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三十二度半中隔星紀之次而歲星晨見矣故天官書曰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也攝提格之歲建子之月節氣之初日在星紀初度歲星在星紀二十五度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及建丑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元枵初度歲星在星紀二十七度半有奇在日後兩度半距日不及半次未能晨見也而明年建寅之月歲星入元枵又非攝提格歲歲星所居之次惟本年建寅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娵訾初度歲星在星紀初度相距幾六十度中隔元枵之次而歲星晨見東方是爲歲星在星紀之晨見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寅星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單閼之歲建丑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元枵初度歲星在元枵二十七度半有奇歲星在日前不見而明年建寅之月歲星入娵訾又非單閼歲歲星所居之次惟本年建寅之月節氣之初日在娵訾初度歲星在元枵初度在日後三十度歲星可晨見矣至建卯之月節氣之初日在降婁初度歲星在元枵兩度半有奇在日後五十七度半中隔娵訾之次歲星晨見更早於建寅之月是爲歲星在元枵之晨見故天官書曰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也要而言之不隔次之月歲星或以節氣晨見或不晨見隔次之月則歲星無不以節氣

晨見者故論歲星之晨見必以隔次之月之節氣爲率也曰不隔次之月之節氣歲星雖有不能晨見者至於中氣則日又前行十餘度相去已遠歲星可以晨見矣古法何不以是月中氣定之乎曰歲星應太歲月建以見者也（樂動聲儀說見第三篇）月建者斗所建之辰也斗之建辰皆以節氣如正月則以立春建寅二月則以雨水建卯推之他月無不皆然不待中氣而始建也歲星應太歲月建以見則亦當用斗始建辰之節氣何得舍此而論中氣乎不隔次之月之節氣歲星既不能皆晨見則當以隔次之月之節氣定之矣故古法歲星晨見常以隔次之月也

經義述聞第三十

通說上四十一條

易　有　時　爲　猶豫　從容　無慮　畱　歸　終　參　手　巷　披　世　貫　乎呼皆通作于　朝廷謂之本朝　薦蕃不同字　弔　孝　孝慈　物　持　登　黎老　周　殆　南面　於　身　勞　誦　處　膚　養　虎賁　吉月　五色之名　个　古韻二十一部

易

家大人曰移易二字同義人所共曉然書傳多訓移爲易未有訓易爲移者今案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言毋使移種于新邑也（正義曰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失之）宣十七年左傳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言怒彼而移於此也（杜注易遷怒也）襄十年傳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女欲移罪於余也定十年傳侯犯將以郈易於齊言以郈之郈移於齊也晉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禍之移於我也凡同義之字皆可互訓而注疏多未之及且有誤解易字者故略言之

有

家大人曰有與友古字通故友訓爲親（見廣雅）有亦可訓爲親友訓爲愛有亦可訓爲愛王風葛藟篇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莫我親愛也故鄭箋曰有識有也識有即相親愛之謂（識讀爲職方言憐職愛也凡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閒謂之憐職）小雅四月篇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義亦同也僖二十二年左傳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言何愛於二毛也（下文曰愛其二毛）二十四年傳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何愛於蒲人狄人也杜注曰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則是以有爲有無之有而增字以成其義失之矣襄二十二年傳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何愛於君也二十九年傳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言何愛於杞也杜注曰何有蓋歸之魯失之矣昭三年傳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言辱親愛寡君也六年傳女寡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杜注曰言人亦不能愛女是也九年傳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雖與唯同（唯字古通作雖說見釋詞）言伯父猶棄蔑宗周唯彼戎狄何愛於余一人也吳語曰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荊蠻則何有於周室義與此同韋注曰荊蠻有何義於周室則亦誤以有爲有無之有而增字以足之矣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是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言不與潞子相親有也定八年傳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言季氏世世親子也何注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則亦誤以爲有無之有矣楚語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韋注曰何惜於死惜亦愛也管子戒篇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小稱篇作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說經者多誤以有爲有無之有故略言之

時

小雅頍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曰時善也家大人曰古傳注及小學書訓時爲善者毛傳而外僅一見於廣雅今略引經文以證之善時一聲之轉爾殽既時猶言爾殽既嘉也以類推之則維其時矣猶言維其嘉矣也威儀孔時猶言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也他若孔惠孔時以奏爾時胡臭亶時及士冠禮之嘉薦亶時皆謂善也內則曰毋某敢用時日謂善日也（儀禮士冠禮云令月吉日）春秋曹公子欣時字子臧是其義也解者多失之

爲

家大人曰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岐注曰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也又夷子憮然爲閒注曰爲閒有頃之閒也（列子楊朱篇曰禽子默然有閒莊子大宗師篇曰莫然有閒釋文本亦作爲閒又晏子外篇曰孔子之不逮爲閒夫子即有閒）又盡心篇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注曰爲閒有閒也案趙注釋爲爲有足補經訓之闕而字書韻書皆不載其義今略引諸書以證明之僖三十三年左傳曰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何施之有也（漢書鄒陽傳何厚辭之爲漢紀作何厚辭之有）成二年傳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

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何臣之有也（杜注若言何用爲臣失之）十二年傳曰若讟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言何福之有也（桓六年傳曰其何福之有）昭元年傳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言何衛之有也十三年傳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言何國之有也又曰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言何免之有也周語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言何政令之有也（韋注何以使臨百姓而爲政令乎失之）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言何善之有也又曰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言何良之有也楚語曰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言胡美之有也又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言何讎之有也又孟子梁惠王篇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貴德篇引孟子爲作有（趙策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史記趙世家有作爲燕策敬不敢爲辭說新序雜事篇爲作有史記田儋傳使恐爲亂漢書爲作有）案善推其所爲謂善推其所有也善推其所有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曰舉斯心加諸彼也爲可訓爲有有亦可訓爲爲周語曰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言胡爲其效戎狄也晉語曰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言其爲吉孰大也（昭五年左傳曰其爲吉孰大焉）孟子滕文公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言人之爲道如是也若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矣（漢書王莽傳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有亦爲也互文耳）

猶豫

家大人曰猶豫雙聲字也字或作猶與分言之則曰猶曰豫管子君臣篇曰民有疑惑貳豫之心楚辭九章曰壹心而不豫兮王逸注豫猶豫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淮南兵略篇曰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豫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王注曰夷猶猶豫也九章曰然容與而狐疑容與亦猶豫也案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史記李斯傳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淮陰侯傳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嫌疑狐疑猶豫蹢躅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後人誤讀狐疑二字以爲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離騷猶豫狐疑相對爲文而謂猶是犬名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曰猶豫或又謂猶是獸名每聞人聲卽豫上樹久之復下故曰猶豫或又以豫字從象而謂猶豫俱是多疑之獸以上諸說具見於水經注顏氏家訓禮記正義及兩漢書注文選注史記索隱等書夫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

從容

楚辭九章懷沙篇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注曰從容舉動也（廣雅同）言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家大人曰案從容有二義一訓爲舒緩一訓爲舉動舉動者字書韻書皆不載其義今略引諸書以證明之九章抽思篇曰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曰世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此皆謂己之舉動非世俗所能知與懷沙同意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此亦謂舉動不同於俗李賢注曰從容猶在後也失之又案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從容中道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也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董仲舒傳曰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動作有應從容得度此皆以從容動作相對爲文中庸正義曰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失之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引都人士之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從容與衣服相對爲文狐裘黃黃衣服不貳也其容不改從容有常也正義以從容爲舉動得之都人士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義與緇衣同鄭箋以從容爲休燕失

之(正義曰此休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卽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是沖遠明知從容之爲舉動特以鄭訓爲休惕故遷就其說耳)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從容與言行相對爲文從容謬易謂舉動反覆也盧辯注曰安然反覆失之墨子非樂篇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莊子田子方篇曰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楚辭九章悲回風曰藐從容以周流兮傅毅舞賦曰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漢書翟方進傳曰方進伺記陳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此皆昔人謂舉動爲從容之證舉動謂之從容跳躍謂之竦踊聲義並相近故竦踊或作從容新序雜事篇曰元蝯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從容卽竦踊也自動謂之從容動人謂之慫慂聲義亦相近故慫慂或作從容史記吳王濞傳鼂錯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從容卽慫慂漢書衡山王傳曰夜縱臾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

無慮

家大人曰凡書傳中言無慮者自唐初人已不曉其義望文生訓率多穿鑿今略爲辯之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曰都大也都凡猶言大凡卽高誘所謂大數名也周髀算經曰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注曰無慮者粗計也義亦與大數同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無慮疊韻字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顏師古注曰大氐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亡與無同)注曰亡慮大計也案師古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鑿矣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注曰廣雅曰無慮都凡也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案後漢書中多稱無慮李賢皆引廣雅以釋之故不誤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皆都凡之意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倞注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顏師古注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無勿一聲之轉故無慮或謂之勿慮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小謂家大謂國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案勿慮卽無慮言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也盧辯不曉勿慮二字之義乃以勿慮存爲不忘危其鑿也甚矣無慮之轉又爲摹略墨子小取篇曰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摹略者總括之詞猶言無慮也又轉之爲孟浪莊子齊物論篇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李頤曰孟浪猶較略也崔譔曰不精要之貌左思吳都賦若吾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劉逵注曰孟浪猶莫絡不委細之意無慮勿慮摹略莫絡孟浪皆一聲之轉大氐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卽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菑

家大人曰菑可訓爲立而字書韻書皆無此訓案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齵先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厠之厠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釋文菑側吏反)爾雅木立死椔(釋文作菑側吏反一音側其反)郭璞曰不獘頓引詩其椔其翳今大雅皇矣篇椔作菑毛傳曰木立死曰菑(釋文菑側吏反又音緇)漢書溝洫志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石菑者謂臿石立之以土就堵塞也菑亦臿耳音側吏反義與傳同菑通傳不敢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張安世傳注引讀漢書云菑矛戟體毫事菑插也)周官大宰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傳也(釋文傳側吏反)疏曰傳猶立也東齊人以物立地中爲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郊特牲信事

人也注曰事猶立也[釋文事側吏反]正義曰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釋名曰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書徐人言立曰傳也[今本傳誤作傳盧氏據經正之]已事傳並與菑通故賈子脩政語篇曰彊於行而菑於志謂立於志也是菑事傳皆有立義

歸

家大人曰呂氏春秋順說求人二篇注並曰歸終也而字書韻書皆不載此訓今案歸與終本同義物之所歸卽物之所終也故雜卦傳曰歸妹女之終也周語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言厲王之必不能終也[上文王能久乎是其證韋注謂歸附周者鮮失之]班固典引曰受克讓之歸運謂終運也僖七年左傳齊管仲諫桓公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宣十一年傳楚申叔時諫莊王曰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歸亦終也

終周

家大人曰終周二字可以互訓而字書韻書皆無之案月令數將幾終鄭注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帀於故處也襄九年左傳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杜注曰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淮南俶真篇智終天地謂智周天地也[繫辭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昭二十年左傳吾將死之以周事子注曰周猶終竟也管子弟子職篇曰周則有始言終則又始也[蠱恒二彖傳並云終則有始有皆讀爲又]終周一聲之轉故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復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終作周史記高祖紀贊終而復始漢紀作周

參

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鄘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直也今作值]故墨子經篇曰直參也論語衛靈公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謂相直於前也[包咸曰參然在目前]
[釋文參所今反皆未安]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謂直人上也[高注以參爲三倍失之]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謂直天而發也[高注參猶望也亦以意解]

手

家大人曰手持也[字書韻書無此訓]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莊十二年公羊傳仇牧手劍而叱之何注曰手劍持拔劍[今本拔誤作枝據宋本改]又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逸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義並與持同

巷

家大人曰古謂里中道爲巷亦謂所居之宅爲巷故廣雅曰衖凥也[凥今通作居]衖巷古字通[後漢書延篤傳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家巷謂所居之宅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休神家衖]論語雍也篇在陋巷陋巷謂險狹之居[說文陋阨陝也今作險狹]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也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也曹植諫取諸國士息表曰蓬戶茅牖原憲之室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應璩與尙書諸郎書曰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則陋巷爲險狹之居明矣莊子列御寇篇處窮閭阨巷閭亦居也[廣雅閭居也讓王篇曰顏闔守陋閭]故窮閭或曰窮巷秦策曰窮巷堀門桑戶棬樞之士[今本堀譌作掘棬譌作捲]楚策曰堀穴窮巷韓詩外傳曰窮巷白屋史記陳丞相世家曰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則巷爲所居之宅又明矣今之說論語者以陋巷爲街巷之巷非也

披

家大人曰披旁也[旁步光反]說文曰從旁持曰披[披古讀若彼凡字從皮聲者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士喪禮下篇設披[釋文披彼義反案古聲不分平去]鄭注曰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虧釋名曰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卽所謂從旁持曰披也周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杜子春云防當爲披案防旁聲相近旁披聲之轉周髀曰滂沱四隤而下滂沱卽陂陀也滂陂亦聲之轉故杜氏讀防爲披矣披之言陂也[說文陂阪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皆在旁之名故釋名曰山旁曰陂言陂陁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罷池陂陀郭璞曰言旁穨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路陂路旁也淮南兵略篇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謂右旁也是披陂皆有旁義又曰披傍也[傍步浪反]史記五帝紀披山開道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陂旁

其邊之謂也字亦作被漢書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曰被猶帶也余謂魏策曰殷紂之國前帶河後被山則被非帶也國被邊者國傍邊也史記蘇秦傳曰秦被山帶渭漢書婁敬賈誼並云秦地被山帶河上林賦曰被山緣谷循阪下隰皆謂傍山也故徐廣曰披旁其邊之謂也披被古今字耳後漢書馮衍傳陂山谷而閑處兮李賢亦曰陂謂傍其邊側也引史記陂山通道爲證矣字又作波漢書諸侯王表波漢之陽至九嶷（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謂傍漢水之陽也西域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後漢西域傳波作陂）波亦傍也是披陂被波皆有傍義

世

家大人曰曲禮去國三世盧植王肅並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案晏子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眾之食飽史記淮南傳曰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漢書食貨志曰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皆謂歲爲世故荀子非相篇千世之上韓詩外傳作千歲

貫

家大人曰廣雅曰貫行也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顏師古訓貫爲聯續失之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

乎呼皆通作于

家大人曰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乎本字也于借字也論語爲政篇孝于（漢石經論語殘碑作于皇侃本同）惟孝釋文孝于一本作孝乎（白虎通五經篇引作孝乎潘岳閑居賦序同）于亦乎之借字苞注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也（皇本如是）閑居賦注引作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蓋孝乎惟孝言唯有孝也仲尼燕居禮乎禮鄭注曰禮乎禮唯有禮也文義正與此同彼是美禮之辭此亦美孝之辭也（王氏尚書後辨以作乎者爲非則不知于爲乎之假借也）皇侃訓于爲於失之（東晉古文尚書君陳篇誤以惟孝二字下屬爲句詳見尚書後辨）引之謹案呼亦通作于孟子萬章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母儀傳作號泣曰呼閔天呼父母則于爲呼之假借可知列子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于釋文音嗚呼是其例也史記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文義與此相近不然則舜往于田時不在父母之側何得曰于父母乎趙注不讀于爲呼失之

朝廷謂之本朝

家大人曰朝廷者一國之本故曰本朝漢書李尋傳曰宜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是其義也秦策曰韓魏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國謂之本國猶朝謂之本朝也大戴禮保傅篇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管子重令篇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晏子諫篇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問篇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孟子萬章篇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荀子仲尼篇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儒效篇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又儒者在本朝則善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呂氏春秋音律篇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應言篇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皆謂朝廷爲本朝

鳶鳶不同字

說文云鷻雕也引詩曰匪鷻匪鳶又云鳶鷙鳥也從鳥屰聲音與專切徐鉉曰屰非聲疑從崔省今俗別作鳶非是戴侗六書故曰鳶非與專之聲此即鴟字孫音誤也說文無鳶字引之謹案戴說是也家大人曰說文屰蚺鳶三字以屰爲聲則鳶字當與屰蚺二字同音五各反祗因小雅四月篇匪鶉匪鳶說文引作匪鷻匪鳶後人遂以鳶爲鳶而不知諧聲之不可通也玉篇鳶次鳶下云同上則已誤讀爲鳶而廣韻與專切內有鳶無鳶集韻逆各切內鴟鳶並見則韻書尚有不誤者其鳶字說文未載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從鳥戈聲而書

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從弋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從弋聲而讀若縣戌從弋聲而讀若環鳶之從弋聲而音與專切亦猶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爲鳶隸書從戈之字或省作弋漢曹全碑攻城野戰戰作戰戚年諸賁戚作戚李翊夫人碑世有皇兮氣所戲戲作戲張遷碑開定畿寓畿作畿是也故鳶字從弋而省作鳶夏小正鳴弋傳曰弋也者鳶也弋卽鳶之譌蓋本作鳶省作鳶後又脫其下半耳金屐碑曰弋當作鳶增之則又譌爲𢧵急就篇鳶鵲鴟梟鷙相視皇象碑本鳶作𢧵中庸鳶飛戾天爾雅鳶鳥醜釋文並云鳶字又作𢧵昭十五年左傳以鼓子𢧵鞮歸釋文云𢧵本又作鳶史記穰侯傳魏將暴鳶韓世家鳶作𢧵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𢧵焚其巢地理志交趾郡朱𢧵縣梅福傳𢧵鵲遭害張公神碑𢧵鵲勦兮乳徘佪皆鳶之譌也此文之可考者也後人以𪀰爲鳶失之矣引之謹案鳶字見於小雅大雅周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倉頡篇大雅旱麓正義後漢書蓋勳傳注並引倉頡解詁曰鳶鴟也是倉頡篇有鳶字不應說文不載蓋鳥部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鷻字注引詩匪鷻匪𪀰當作匪鷻匪鳶蓋本作鳶字因下與𪀰字篆文相連寫者遂誤爲𪀰耳後人不知改匪𪀰爲匪鳶以復說文之舊乃以誤寫之𪀰爲古之鳶字而音與專切遂使𪀰字失其五各反之本音鳶字失其從鳥弋聲之本字而說文之原文殽亂不可復識矣苟知匪𪀰爲匪鳶之誤則知𪀰之與鳶說文本未嘗合爲一字何至展轉錯謬若此之甚哉

段氏說文注曰詩匪鶉匪鳶正義鳶作𪀰引孟康曰𪀰大鵰也又引說文𪀰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𪀰卽鶚字陸德明本乃作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曰大雅鳶飛戾天與四月相類鳶亦當爲𪀰箋云鳶鴟之類云類則別於鴟經文字本爲𪀰明矣箋意謂鳶卽是鴟今不宜云鴟而云鴟之類則其字不當作鳶而當作𪀰案𪀰乃鴟之大者非鴟類也不得以𪀰爲鴟之類引之案段說非也正義曰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說文又云𪀰鷙鳥也鶉𪀰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以上正義正義引漢書音義者以明鵰爲鶚類非謂經文有𪀰字也自說文云鷻鵰也至鶚大鵰也皆釋傳鶉鵰

也三字至說文又云𪀰鷙鳥也畢鷻正義亦引說文云鳶鷙鳥也蓋說文𪀰鷙鳥也唐初已誤以爲鳶字乃釋鳶字又以解傳鵰鳶貪殘故沖遠引作鳶引作鳶字則不以𪀰鶚字矣何得云沖遠知𪀰卽鶚字之鳥也正義節次甚明不得謂所據經文作𪀰若所據經文作𪀰則當云𪀰古鶚字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方合依經作解之例何得但云鵰之大者又名鶚而不及經文𪀰字乎正義又云毛以爲鶉鳶也貪殘之鳥乃鳶飛至天今在位非鵰也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鄭以爲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性非能然爲驚駭避害故也字皆作鳶不作𪀰再以傳箋考之經文若是𪀰字則傳當云鶚鵰也𪀰大鵰也訓詁方備傳卽不釋𪀰字箋亦當補釋之今傳與箋皆不爲𪀰字作解則經文之作鳶不作𪀰可知矣正義引王肅述毛云在位者非鵰鳶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則肅所據毛詩亦作鳶不作𪀰明甚何得徑改其字爲𪀰至謂大雅鳶飛戾天鳶字亦當作𪀰則尤爲舛誤大雅正義引蒼頡解詁云鳶鴟也以經文是鳶字故引之也若是𪀰字則與鶚同不得引鳶字之訓矣況中庸引大雅正作鳶飛戾天彼釋文云鳶悅專反字又作𢧵彼正義云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則大雅字本作鳶而非𪀰字之譌矣段君不知以詩之匪鷻匪鳶正說文匪鷻匪𪀰之誤反欲以說文傳寫之誤字改經文之字之不誤者不亦顚乎

弔

引之謹案弔字有祥善之義而學者皆弗之察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曰弗弔閔天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弗弔天弗弔閔天俱當連讀謂天之不祥也小雅節南山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鄭箋曰弔至也至猶善也漢書五行志載哀十六年左傳閔天不弔應劭注曰閔天不善于魯家語終記篇作昊天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逸周書祭公篇不弔天降疾病與此同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不弔閔天降茲災咎不弔閔天四字連文正合詩書之指作書傳者以弗弔絕句解爲殷道不至周道不至固屬齟齬不安顏師古注漢書翟義傳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曰不弔不爲天所弔愍亦於文義不協皆由古訓未通故句讀亦舛矣書傳弔字多有祥善之

義請略言之粜誓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鄭注曰弔至也至猶善也下文曰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則弔與善同義小雅天保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弔祥善也詒爾多福所謂弔也日用飲食所謂質也大雅瞻卬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弔祥類皆善也莊十一年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此弔字不在內下弔於衞取者東西致命並同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襄十四年傳衞侯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於衞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泄其若之何有君不弔謂不善也若之何不弔即所謂如何不淑雜記弔者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淑亦善也淑弔古字通哀十六年左傳閔天不弔鄭仲師注周官大祝引作閔天不淑漢冀州從事張表碑閔不淑兮降淪精即不弔字成十三年左傳穆為不弔襄十三年傳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弔亦不祥言伐人之喪不祥所以敗也越語曰助天為虐者不祥是也又成七年傳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此言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皆由中國之無善君也善君謂霸主也昭十六年傳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下文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亦謂中國無善君則諸侯皆受其亂也有上不弔與有君不弔文正相似　又襄二十三年傳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昭二十六年傳天不弔周言天不善於周也又曰帥羣不弔之人羣不善之人也逸周書祭公篇女毋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孔晁注曰如此則大不善也後人弔音丁擊反者訓為至多嘯反者訓為閔傷強加分別而弔之為善卒無知之者故玉篇廣韻並不收弔善也之訓蓋失其傳久矣

孝

引之謹案爾雅善父母為孝推而言之則為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諡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也舊戴粲傳作慈惠愛民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言追善德于前文人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遹追來孝遹辭也來往也言追前世之善德也前世之善德故曰往孝即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遹為述來為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非是說見前遹追來孝下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亦謂魯侯有善德也下文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是所謂孝也楚語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以施舍為忠以恭儉為孝則非指事君事親言之韋注恭儉所以事親非也管子小匡篇曰度儀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亦謂貽善德於子孫也

孝慈

引之謹案爾雅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孝與友不同而同取義於善故善於兄弟亦可謂之孝友晉語曰文王孝友二虢俗本孝作敬後人改之也今從宋明道本而惠慈二蔡韋注曰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是也或謂之孝慈史記五帝紀曰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是也因而善於親族亦可謂之孝逸周書諡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是也因而秉心仁愛亦謂之慈孝賈子胎教篇曰子孫慈孝不敢淫暴史記大史公自序曰敦厚慈孝是也墨子經篇曰孝利親也廣雅利仁也　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曲禮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不慈即不孝也孟子言孝子慈孫慈亦孝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正義曰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非是齊語曰慈孝於父母又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墨子尚賢篇曰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即父母說見前親戚為數下　出則弟長於鄉里管子山權數篇曰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史記楚世家五奢曰尙之為人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白虎通義曰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是也因而孝於祖考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孟子離婁篇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孝子慈孫卽祭統所云孝子孝孫也孝慈或但謂之慈或謂之慈愛內則曰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事長而民貴用命又曰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思慈愛忘勞謂思盡其孝而忘其勞也孝經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其證孝經正義曰或曰慈者接下之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如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作慈愛忘勞無思字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引謚法曰慈愛忘勞曰孝韓子內儲說曰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列女傳貞順傳曰陳寡孝婦之養姑不衰慈愛愈固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曰初口姚憂勤思盡情及繼母承嗣慈愛如前鄭注祭義謂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則其義淺矣喪服四制曰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慈良亦孝也故說文曰烏孝烏也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烏慈烏猶孝烏矣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淮南脩務篇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論語爲政篇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義正與此同包咸注曰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物

引之謹案物之爲事常訓也又訓爲類繫辭傳又有等故曰物韓注曰等類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謂昭其比類也杜注云示器物不虛設失之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謂象類而動也杜注物猶類也周語象物天地比類百則象物猶比類也方言曰類法也物訓爲類故又有法則之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釋之曰有物必有則言其性有所象類則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類秉彝之謂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謂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周語昭明物則以訓之物猶則也韋注訓物爲事失之又曰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物也則也皆法也隱五年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也物也皆法也有所法則謂之有物家人象傳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謂言有法行有常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是也正義訓物爲事失之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鄭注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案此謂言行皆有法制也是也不失法則謂之不過乎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言事親以事天爲法則事天以事親爲法則而孝敬相同不差繆也鄭注訓物爲事失之是也不如常法謂之不物地官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鄭注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司門幾出入不物者秋官野廬氏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注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持

引之謹案持訓爲執常訓也又訓爲守爲保越語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呂氏春秋愼大篇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韋高注並云持守也周語膺保明德韋注云保持也保可訓爲持持亦可訓爲保昭十九年左傳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謂保守其世也孟子公孫丑篇持其志無暴其氣謂保守其志也故保養謂之持養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注云持養保養也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云持此以養之非是墨子天志篇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是也保祿謂之持祿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是也保寵謂之持寵荀子仲尼篇持寵處位終身不厭是也保壽謂之持壽呂氏春秋至忠篇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是也高注云持猶得也失之

登

引之謹案登加也昭三年左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

由是推之桓二年左傳登降有數言加減有數也說見傳上左昭十五年傳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加叔父將焉加也杜注不釋登字未達古訓也周語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言加年齒以行其毒也韋注曰登年參歷年也案登加也言年齒加也晉語君子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言不憂年齒之不加也韋注曰登高也案登加也加年謂壽考也不加謂不壽也

黎老

方言棃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棃棃與黎通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鮐背之耇稱黎老元明本作黎凍梨壽徵也後人所改也宋庠補音出注凍梨三字則所見本已然茲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耆見釋文是其例也作棃者字之假借耳而方言郭注乃云言面色如凍棃案釋名九十曰鮐背或曰凍棃皮有班點如凍棃色也棃凍而後有班點與老人面色相似若但言棃則凍與不凍皆未可知無以見其爲老人之面色矣凍棃之稱自取皮有班點黎老之稱自以耆耋爲義二者絕不相涉不得據彼以說此也

周

引之謹案周有訓爲忠信者小雅皇皇者華篇周爰咨諏魯語釋之曰忠信爲周是也有訓爲親爲密爲合者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曰周密也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曰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是也論語爲政篇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曰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比合也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者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亦爲和同字義相近故辨之也子路篇又云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驕泰字義亦相近故辨之蓋世皆言比周不知比與周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世皆言和同不知和與同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世皆言驕泰不知驕與泰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也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周猶親也密也韋注訓周爲忠信失之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卽此之所謂周皇侃論語疏曰比名亦有善者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卽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也孔注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備皇侃訓爲博遍皆失之

殆

引之謹案何休注襄四年公羊傳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何注讀殆爲怠以爲精神疲殆失之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苞注訓殆爲危失之史記倉公傳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殆也殙也皆迷惑也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卽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爲其所惑也何注以爲輕惰失之今案秦誓怠作辭借字也彼傳以爲回心易辭亦失之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訓爲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

南面

引之謹案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天子諸侯者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是也有謂卿大夫者論語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見思元賦注爲卿則南面臨民矣而苞咸論語注乃以爲任諸侯皇疏亦云冄雍之德可使爲諸侯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誤以南面爲諸侯之位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又誤以南面爲天子之位

於

引之謹案於字訓之訓爲訓如余於釋詞既箸之矣今考之經傳又有訓爲與者檀弓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言必與卒哭之日相接也論語泰伯篇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言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也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作一句讀孔注謂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尙未合經意孟子公孫丑篇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言麒麟之與走獸鳳皇之與飛鳥泰山之與邱垤河海之與行潦聖人之與民皆同類也滕文公篇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孔氏所刊宋本如是監本於作與言御者羞與射者比也淮南道應篇離形去知洞於化通言洞與化通也與亦可訓爲於莊三十年公羊傳桓公之與夷狄驅之爾言桓公之於夷狄驅之爾也於與與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漢書杜欽傳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於亦與也

身

引之謹案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見集解是也論語鄉黨篇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竊謂經言褻裘而及寢衣則寢衣褻裘之衣也褻裘之有寢衣猶羔裘之有緇衣麑裘之有素衣狐裘之有黃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箸之衣猶言燕衣褻衣耳身體中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解者誤謂一身爲頂以下踵以上衣長一身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孔鄭注並曰寢衣今被也鄭注見天官玉府疏說文亦曰被寢衣長一身有半皆由此誤也不知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一身又半纔至膝上耳不患其太長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箸則無以覆褻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爲被則人臥時孰不有被何須言必有乎且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之厚以居皆以裘言之何得雜以與裘無涉之被乎況遍考經傳言被者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未可以寢衣爲被也或曰寢者蔓之借字說文蔓覆也玉篇蔓音寢衣所以覆裘故謂之蔓衣也

勞

引之謹案勞訓爲勸常語也又訓爲勉月令孟夏之月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作重勞之茲從齊民要術所引力來之勸勉之也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注曰力來勸勉之也呂氏春秋孟夏紀文與月令同高注曰勞勉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勞之來之謂勸勉其民使率教也論語子路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先之導之也勞之勉之也梓材亦厥君先敬勞傳曰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來民釋文勞力報反來力代反正義曰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據此則先之勞之之勞當讀爲勞來之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亦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吳志步騭傳孫權太子登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與區區同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是勞有勸勉之義也孔注於先之勞之以勞爲使民皇疏於愛之能勿勞乎引李充說以勞爲勞心皆失之

譎

引之謹案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鹽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

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意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馬鄭二家注尙未得經意

處

引之謹案處之爲居爲止常訓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書傳具有其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又曰聽其聲處其氣謂審其氣也呂氏春秋有始覽察其情處其形謂審其形也淮南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目以處義謂相度事宜也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謂辨物也韋注處名也於義未確淮南主術篇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黬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謂不辨也史記龜策傳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謂辨方也

膚

引之謹案人之顏色見於皮膚故古人以膚色並言管子內業篇和於形容劉績曰和當爲知見於膚色列子湯問篇膚色脂澤枚乘七發今大子膚色靡曼是也膚色相連故色亦可謂之膚孟子公孫丑篇不膚撓不目逃膚撓色撓也魏策唐且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韓子顯學篇不色撓不目逃正與孟子同義故知膚卽色也撓弱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又大過彖傳棟撓本末弱也橈與撓通面有懼色則示人以弱故謂之色撓不膚撓者無懼色也趙注謂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失之

養射

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趙注曰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曰庠之言養也引之謹案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名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名獨取義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教導之名其義本相近也文王世子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爲養之說也射繹古字通魯頌泮水篇徒御無斁釋文斁本又作射春官龜人地龜曰繹釋爾雅繹作謝釋文謝衆家本作射射義射之爲言者繹也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明之哉

虎賁

引之謹案虎賁有爲宿衛之臣者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立政綴衣虎賁顧命虎賁百人是也有爲士卒武勇之稱者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楚策秦虎賁之士百餘萬是也虎賁是士卒故云三千云百餘萬若周禮之虎賁氏但有虎士八百人而已不得如是之多也魏策云武王卒三千人革車

三百乘趙策云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淮南泰族篇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數並與孟子相合故知虎賁即武王之卒而非宿衛之士也不然豈有士卒不用而唯率左右近臣以臨敵者乎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因上文三百兩而誤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史記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本紀又云甲士四萬五千人非也諸書皆云武王之卒三千人故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不得有四萬五千人）人數皆作三千不作三百蓋一車十人古人有此兵制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定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管子大匡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邱以封衛與車五百（今本五誤爲三辨見管子雜志）甲五千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楚策曰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皆車一乘卒十人是其例也故革車三百兩得有虎賁之卒三千人不得云三百人也乃孟子趙注既誤以虎賁爲小臣書序傳又沿虎賁三百人之誤而以虎賁爲百夫長皆考之不審也孫奕示兒編不能據諸書以正書序之譌反以孟子三千人爲引經之誤傎矣

朔日不謂之吉日亦不謂之吉月

引之謹案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吉日之非朔日明甚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對中旬下旬之吉日言之）周語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謂立春之日也（周語曰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注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正於午也先先立春日也案今謂先立春之九日初吉則謂立春之日也韋昭以初吉爲二月朔日非是下文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正謂九日後立春土乃脈發耳何待二月乎立春日爲吉日者月令曰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故爲吉日也）立春多在正月上旬故謂之初吉小雅小明篇二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也（小明曰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擇吉日而遠行也離騷曰歷吉日乎吾將行）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而詩毛傳及周語韋注皆以初吉爲二月朔日不知朔月辛卯經有明文謂之朔月不謂之吉日也鄭注周官亦謂吉爲朔日不知春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朔不謂之吉也又論語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吉月當爲告月之譌（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曰吉當爲告案告字從牛籀書牛字或作牛故告字或作告與吉相似而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說見劉氏端臨論語駢枝）論語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乃得經義而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也吉也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

五色之名　犨

引之謹案五色之名略見於爾雅如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是也其後張稚讓作廣雅又詳載之然博考書傳猶有稚讓所未備者青色之名則有若校（夏小正元校傳曰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若驖（詳見月令駕倉龍）赤色之名則有若駁（詳見繫辭傳爲駁馬）若騂（魯頌駉篇傳赤身黑鬣曰駵月令曰駕赤駵）若騢（爾雅馬屬彤白雜毛騢騢之言瑕也）若瑕（說文瑕玉小赤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若績（詳見周禮續純）若黃（詳見爾雅黃赤黃）若虋（爾雅虋赤苗）若璊（說文璊玉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璊玉色如之）黃色之名則有若權（爾雅釋草權黃華郭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又釋木權黃英）若蠸（釋蟲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小蟲）若華（詳見春秋名字解詁羊舌赤字伯華）白色之名則有若繁（詳見禮記黃馬蕃鬣爾雅青驪繁鬣騵）若駹（爾雅馬屬面顙皆白惟駹）若鵟（爾雅釋鳥郭注曰茅鴟今䳢鴟也似鷹而白）

若駱爾雅白馬黑鬣駱注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若翰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注翰白色馬也引易曰白馬翰如若雗爾雅雗雉鵫雉注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雗當讀的顙之的的亦白也若鵫上見若枌爾雅榆白枌注枌榆皮色白是榆之白者曰枌若羒爾雅羊牡羒注謂吳羊白羝黑色之名則有若純絆見周禮純帛儀禮純衣若陰爾雅馬屬陰白雜毛駰注陰淺黑若鐵月令駕鐵驪注鐵驪色如鐵詩作驖說文驖馬赤黑色若羭爾雅羊屬牡羭注黑羝玉篇犢黑牛也犂義亦相近若榆爾雅以榆之白者為枌則黑者為榆也亦若羊之白為羒黑為羭矣皆五色之別見於物名者可比例而得之也

論語雍也篇犂牛之子騂且角何注曰犂雜文也皇疏曰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犂謂耕犂也釋文犂牛利之反之當作脂廣韻犂力脂切牛駁駁卽雜文也雜文曰犂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惠氏禮說曰犂牛為耕牛引說文犂耕也司馬犂字子牛為證劉氏論語駢枝曰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並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之訓殆曲說也引之謹案犂與騂對舉則當以雜文之訓為長犂牛之子騂且角則用以祀山川猶列子說符篇云黑牛生白犢以薦上帝耳犂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漢書西域傳西與犂靬條支接顏注曰犂讀與驪同犂之為驪猶黎之為驪也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驪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曰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卽驪牛矣廣韻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為文犧為純色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也則犂為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不得以為誤也經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是騂牛宜用之以祭而犂牛色雜不宜用淮南說林篇時謂騂駁不入牲也高注云犧牲以純色若以犂為耕則耕牛何必無純色者無以見其不可用矣且犂牛為雜文之牛故東山經云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以犂牛之狀與他牛不同若以為耕牛則耕牛之狀與凡牛不異東山經但云其狀如牛足矣何所取於耕犂之牛而用以相況乎至周禮沈辜用尨原與論語殊義山川用騂亦與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不合不必據彼以難此也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純色謂之犧而云賦犧牲以其山川之祀然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之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舊說未可皆議也

个

引之謹案說文介畫也從人從八一曰助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今本譌脫只存人各有介四字茲從韻會所引隸書作个干祿字書並列个介二體云上通下正是也或省作个漢祝睦後碑夰然清皓說文夰大也從大介聲夰字作夲下畔之个卽介字也介字隸書作个省人則為个矣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賀反猶大之音唐佐反柰之音奴箇反皆轉音也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个而不知个卽介字隸書之省非兩字也請以七證明之秦誓如有一介臣釋文介音界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愨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大學引作若有一个臣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正義作介云若有一耿介之臣文十二年公羊傳引作介釋文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漢書孔光傳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介謂一介之人後漢書杜詩傳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作介班固傳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是个卽介字釋文雖強分古賀反者為个然大學釋文云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則作个者亦可音界公羊釋文云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則作介者亦可音箇介與个豈有兩字乎其證一也襄八年左傳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杜注曰一个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曰一个單使釋文並曰个古賀反案个卽介字方言介特也廣雅介特獨也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注曰介特單身民也是介字訓獨訓單傳文是一介故注曰獨使曰單使也雜記曰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猶左傳之言使一个耳吳語亦曰一介嫡女一介嫡男與一个無二義也雜記釋文曰介音界舊古賀反昭十四年傳釋文曰介音一介又古賀反是一介老之介介特之介兼有古賀反之音禮器諸侯七介七牢釋文介音界副也俗

讀古賀反非也案陸意謂介訓爲副者當音界訓爲單者乃音個據此則介有個音矣既夕注士甈三个釋文个作介古賀反亦介有個音之一證不必作个而後音古賀反也其證二也吳語曰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案方言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郭注引傳曰逢澤有介麋哀十四年一个負矢正所謂獸無耦曰介也一介與百羣相對羣以衆言之介以寡言之也其證三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鄭注曰个謂遣奠牲體之數釋文个古賀反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上引作國君七介大夫五介陳禹謨本刪去是个卽介字公食大夫禮注下大夫體七个釋文个作介古賀反士喪禮下篇注士苞三个釋文个作介古賀反是音古賀反者字亦作介音雖有二而字則無分其證四也齊語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案廣韻介古拜切俗作分是介字俗書與分相似四个之个若非介字何以明道本及管子皆誤爲分明道本介誤作分注內枚字誤作散字義不可通段氏乃云四分者於御大夫皆用皮案齊之卿大夫非一人諸侯將何以給之段說非也尹知章注管子謂四分其鹿皮亦非鹿皮四介卽聘禮之乘皮鄭注曰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四枚爲一乘其爲介字無疑其證五也大戴禮投壺篇矢八分分卽俗書介字之譌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蓋一偶二人人四算二人則八算八算則當有八矢故曰矢八介八介者八枚也孔氏補注以八分爲矢圍徑非也說見大戴禮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書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餘二介也然則矢一枚曰一介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其爲介字無疑鄉射禮搢三而挾一个與此同荀子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亦介字也推而廣之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下篇之俎釋三个注並曰个猶枚也其皆爲介字明矣其證六也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鄭注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案鄭訓个爲偏則其字當與介同向秀注莊子養生主篇曰介偏刖也見釋文是介字古訓爲偏也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二初學記歲時部上引月令並作介徐鍇論俗書曰明堂左右个當作介是也呂氏春秋孟春篇天子居青陽左个高注曰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淮南時則篇注同案个亦與介

同介之言界也限也故高注訓爲隔王弼注易兌卦曰介隔也是也羣經音辯个副也音介禮明堂有左右个副介於中室也或通個音是个爲副介之介梁武帝引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以釋明堂左右个之義見通典禮四則其爲介字無疑昭四年左傳使寘饋於个而退注曰个東西廂正義曰月令天子居左个右个是个爲東西廂也案月令左右个爲介字則此亦當然文選思元賦注運命論注引左傳个並作介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大射儀謂之左个右个義與明堂之左右个相近侯之有个偏處於旁而副介乎中則亦介字隸書之省明矣白帖八十五載梓人之文正作上兩介下兩介鄉射禮適右个白帖作適右介是侯之左个右个皆介字也大雅生民箋曰介左右也鄉射禮記注曰居兩旁謂之个此猶門有左右謂之閒說文閒門扇也胡介切案閒之爲言介也門扇有左右故謂之閒魚有左右謂之魪也吳都賦罩兩魪劉逵注曰魪左右魪比目魚也須兩魚並合乃能游故曰兩魪李善曰魪音介其證七也个爲介字隸書之省見於漢碑者顯然可據見上故說文有介無个學者不察而強分爲二字字各爲音作介者必古拜反作个者必古賀反玉篇廣韻以下諸書相沿不改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也至元戴侗六書故則又引唐本說文曰箇竹枝也二徐本皆作竹枚也案方言箇枚也說文本於方言不當改枚爲枝遍考書傳無以箇爲竹枝者蓋作箇者欲彌縫半竹之說故改枚爲枝以說文支字注云去竹之枝從又持半竹故也今或作个半竹也案說文凡有重文皆注云某或從某如果有个字爲箇重文則當云箇或作半竹乃合全書之例今戴氏所引唐本說文則云今或作个半竹也細審其文乃後人私記於箇字注末自道其當時有此字而又臆爲之說耳故不直曰或作而曰今或作今者當時之詞也不曰箇或作半竹而曰半竹也臆度之詞也通考說文全書無此文義其出後人私記無疑如說文箇字下果有今或作个半竹也之訓則玉篇廣韻亦當存此一說乃玉篇个字分見於八部丨部个若爲半竹則是象形之字不得收於八部丨部矣而不列於竹部箇字之下个字注亦不以爲半竹廣韻去聲第三十八部古賀切內並列箇个二字於箇字則云箇數又枚也凡也於个字則云明堂四面偏上曰左右个也而不云

同上亦無半竹之解然則說文箇字下無今或作个云云矣且說文果有今或作个之說陸德明賈公彥孔穎達諸人不應不見乃陸氏釋文屢爲个字作音而無說文箇或作个之說賈孔經疏亦不言說文有个字二徐所據說文亦是相傳舊本而箇下俱無今或作个之語鼎臣至列之俗書譌謬中而云个不見義無以下筆而標舉个字並說其義者獨見於戴氏所引之唐本此豈足信乎作譌者蓋見說文支字上半作巾解云從又持半竹（又各本譌作手）半竹之形與个字音古賀反者相似故於箇下私記之曰今或作个而爲之說曰半竹也不知說文但云從又持半竹不云從又持个如支字上半果是箇之或體則說文當云從又持个个竹枚也方合全書之例今但云從又持半竹亦可知巾爲竹之半體而非有箇字作个者也說文又云𠦒古文支其字上下各半竹若以半竹爲箇之或體則上下各半竹者豈亦箇之或體乎甚矣其謬也戴氏引魯次公說曰竹生非一故兼个猶艸兼屮（丑列切）林兼木秝（郎擊切）兼禾也案說文艸字注云從二屮林字注云從二木秝字注云從二禾屮也木也禾也皆字也以此例之若有个字爲半竹者則竹字亦當云從二个而說文竹字注云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不以爲從二个然則个非字也凡說文象形之字皆不可割其半以爲字如羽字注云鳥長毛也象形幵字（古賢切）注云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不聞分羽與幵之半爲某字也（干犯之干）（說文作𥫗與此不同）竹字亦象形乃割其半以爲箇之或體可乎（象形之字不可割其半以爲字此說得之顧氏子明）且說文部首之例凡疊兩字爲一字者必先列所疊之字於前而以疊之者次之如王下次以玨部口下次以吅部之類是也如說文果有个字爲半竹則是先有个字而後疊爲竹字自當立个部於竹部之前而以箇字附於个下云或從竹固聲乃合全書之例不應有个字而不列於竹部之前使後人不知竹字所疊者爲何字也而說文竹部之前無个部則本無个字可知矣戴氏又曰晁說之據籀文亦有个字案夏竦古文四聲韻去聲箇第三十八引籀韻个字作巾此晁氏所謂籀文也籀韻之書多以譌文爲古體（是書之字郭忠恕汗簡所不收至夏竦始采入古文四聲韻其字多譌謬難解如以始爲飢以骨爲春以圓爲鋼以員爲薛以貲爲響以斯爲齋鼎之類皆隸體譌誤之甚者）不可盡信蓋好事者見經典个字音古賀反遂仿佛其文而爲此篆其上半作八乃人字篆文（玉篇个字在八部則上半乃八字非人字）下半作丨丨音古本反說文云丨上下通也從人從丨何所取義此許氏所謂未覩字例之條者也且竹字篆文作𥫗若个爲半竹則當作巾今籀韻个字上半作八既與八不相似下半作丨與上半不連則又與巾之中畫上通者異矣將以爲半竹之个則篆體齟齬而不合將以爲從人從丨則又義無所取世豈有此乖剌無當之籀文乎其不足據亦明矣段氏若膺說文注討論精審而於箇字乃依唐本或作个之說而以个爲重文且載半竹之解無乃爲作譌者所惑與段氏曰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正義引釋名竹曰个木曰枚段意蓋以竹曰个釋半竹爲个也案單行本索隱引釋名曰竹曰箇木曰枚又引方言曰箇枚也又云儀禮禮記字爲个箇个古今字也是儀禮禮記作个而釋名與方言則作箇俗本史記誤以索隱爲正義又改竹曰箇之箇爲个耳未可據此以證半竹之爲个也且竹曰箇木曰枚則竹一枚方爲一箇若以爲半竹則不足一枚矣安得尙謂之箇乎自唐以來綴學之士皆不知个爲介字隸書之省（據說隸碑介字作个可知介字省則爲个不省則爲介）（左右畫八字也中畫之亻則人字也玉篇知个字從八故收入八部而不知丨爲亻之省故誤分介个爲二而丨部又收个字惟郭氏佩觿於字畫相似而音義不同者皆剖析之而獨不及介个似有見於二字之爲一字者）又不知介字之音可以轉而爲箇（見上）而見音古拜反者則以爲當作介見音古賀反者則以爲當作个（此猶刀有都高丁聊二切而俗以作刁者爲丁聊切句有九遇古侯二切而俗以作勾者爲古侯切沈有直林式稔二切而俗以作沉者爲直林切也）始則強分介个爲二既則疑說文之脫个字而增个字以爲箇之重文於是倉史之遺文竟亂於鄉壁虛造之說矣此不可以不辯余友顧子明文學嘗以个字說示余援據博而辨論明余讀而善之而其所說尙未明隸書之省及音讀之通因又詳考隸之變體例以古韻之轉聲乃曉然於介之變而爲个轉而讀古賀反者似異而未嘗異也敢具論之以質於當世之通小學者

古韻廿一部

家大人與李方伯書曰脩書甫竟復接季冬手札欣悉先生福履茂暢諸協頌忱某嘗留心古韻特以顧氏五書已得其十之六七所未備者江氏古韻標準段氏六書音均表皆已補正之唯入聲與某所攷者小異故不復更有撰述茲承詢及謹獻所疑以就正有道焉入聲自一屋至二十五德其分配平上去之某部某部顧氏一以九經楚辭所用之韻爲韻而不用切韻以屋承東以德承登之例可稱卓識獨於二十六緝至三十四乏仍從切韻以緝承侵以乏承凡此兩歧之見也蓋顧氏於九經楚辭中求其與去聲同用之迹而不可得故不得已而仍用舊說又謂小戎二章以驂合軜邑念爲韻常棣七章以合琴翕湛爲韻不知小戎自以中驂爲一韻合軜邑爲一韻期之爲一韻常棣自以合翕爲一韻琴湛爲一韻不可強同也今案緝合以下九部當分爲二部徧攷三百篇及羣經楚辭所用之韻皆在入聲中而無與去聲同用者而平聲侵覃以下九部亦但與上去同用而入不與焉然則緝合以下九部本無平上去明矣又案去聲之至霽二部及入聲之質櫛黠屑薛五部中凡從至從疐從質從吉從七從日從疾從悉從栗從桼從畢從乙從失從八從必從卩從節從血從徹從設之字及閉實逸一抑別等字皆以去入同用而不與平上同用固非脂部之入聲亦非真部之入聲六書音均表以爲真部之入聲非也切韻以質承真以術承諄以月承元音均表以術月二部爲脂部之入聲則諄元二部無入聲矣而又以質爲真之入聲是自亂其例也又案切韻平聲自十二齊至十五咍凡五部上聲亦然若去聲則自十二霽至二十廢共有九部較平上多祭泰夬廢四部此非無所據而爲之也攷三百篇及羣經楚辭此四部之字皆與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同用而不與至未霽怪隊及入聲之術物迄沒同用且此四部有去入而無平上音均表以此四部與至未等部合爲一類入聲之月曷等部亦與術物等部合爲一類於是蓼莪五章之烈發害與六章之律弗卒論語八士之達适與突忽楚辭遠遊之至比與厲衛皆混爲一韻而音不諧矣其以月曷等部爲脂部之入聲亦沿顧氏之誤而未改也唯術物等部乃脂部之入聲耳又案屋沃燭覺四部中凡從屋從谷從木從卜從族從鹿從賣從業從汞從東從獄從辱從豕從曲從玉從蜀從足從局從角從岳從嗀之字及禿哭粟玨等字皆侯部之入聲而音均表以爲幽部之入聲於是小戎首章之驅續轂馵玉屋曲楚茨六章之奏祿角弓三章之裕瘉六章之木附屬桑柔十二章之穀垢左傳哀十七年繇辭之竇踰楚辭離騷之屬具天問之屬數皆不以爲本韻而以爲合韻矣且於角弓之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晉初六之罔孚裕无咎皆非韻而以爲韻矣以上四條皆與某之所攷不合不揣寡昧僭立二十一部之目而爲之表分爲二類自東至歌之十部爲一類皆有平上去而無入自支至宵之十一部爲一類或四聲皆備或有去入而無平上或有入而無平上去而入聲則十一部皆有之正與前十類之無入者相反此皆以九經楚辭用韻之文爲準而不從切韻之例一偏之見未敢自信謹述其大略幷草韻表一紙呈覽如蒙閣下是正其失幸甚幸甚某又啓

東第一	平	上	去
蒸第二	平	上	去
侵第三	平	上	去
談第四	平	上	去
陽第五	平	上	去
耕第六	平	上	去
眞第七			

	平	上	去	入
諄第八	平	上	去	
元第九	平	上	去	
歌第十	平	上	去	
支第十一	平	上	去	入
至第十二			去	入

至第十二

去：至 致 疐

入：質 實 吉 佶 頡 壹 逸 七 日 疾 悉 栗 桼 畢 一 乙 失 抑 必 密 瑟 八 穴 下 節 血 徹 設 別

	平	上	去	入
脂第十三	平	上	去	入
祭第十四			去	入

祭第十四

去：祭 砅 世 貰 曳 制 埶 埶 敝 筮 歲 薉 贅 衛 罽 毳 叡 竄 貝 匃 曷 葛 渴 帶 大 達 蓋 兌 外 最 會 丰 㓞 契 恝 瘛 害 介

入：月 欮 厥 伐 罰 戉 粤 活 舌 列 剌 賴 末 犮 殺 首 蔑 發 奪 叕 臬 截 殺 舝 枼 折 舌 絕

拜夬 劣威 㓕
抉 蕢 厲
蠣 勱 譪 乂
刈 艾
吠

盍第十五 入
緝第十六 入
之第十七 平 上 去 入
魚第十八 平 上 去 入
侯第十九 平 上 去 入

屋 谷
欲 秃
木 沐 卜
族 鹿
賣
𦦔
僕 汞
束 速
敕 邀 獄
辱
豕 曲

玉 蜀
屬
足 局
粟 角
岳 肯 殻

幽第二十 平 上 去 入
宵第二十一 平 上 去 入

經義述聞第二十一

通說下十二條

經文假借　語詞誤解以實義　經義不同不可强爲之說　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　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　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　衍文　形譌　上下相因而誤　上文因下而省　增字解經　後人改注疏釋文

經文假借

引之謹案許氏說文論六書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無本字而後假借他字此謂造作文字之始也至於經典古字聲近而通則有不限於無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是以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迄今考之文義參之古音猶得更而正之以求一心之安而補前人之闕如借光爲廣而解者誤以爲光明之光（說見易光亨書光被四表國語少光王室光遠宣朗）借有爲又而解者誤以爲有無之有（說見遲有悔）借簪爲撍而解者誤以爲冠簪之簪（說見朋盍簪）借蠱爲故而解者誤以爲蠱惑之蠱（說見蠱卦）借辨爲徧而解者誤以爲分辨之辨（說見剝牀以辨）借祇爲多爲疧而解者誤以祇爲語辭（說見无祇悔祇旣平）借易爲埸而解者誤以爲平易之易（說見喪羊于易）借繘爲矞而解者誤以繘爲綆（說見亦未繘井）借井爲阱而解者誤以爲井泉之井（說見舊井无禽）借餗爲鬻而解者誤以爲其蔌維何之蔌（說見覆公餗）借時爲待而解者誤以爲四時之時（說見遲歸有時）借繻爲襦而解者誤以爲水濡之濡（說見繻有衣袽）借尊爲撙而解者誤以爲尊卑之尊（說見謙尊而光）借坼爲乇而解者誤以爲開坼之坼（說見百果草木皆甲坼）借財爲載而解者誤以爲坤富稱財（說見財成天地之道）借榮爲營而解者誤以爲榮華之榮（說見不可榮以祿）借聞爲問而解者誤以爲聞見之聞（說見鼓莫之聞也詩亦莫我聞則不我聞）借綸爲論而解者誤以爲經綸之綸（說見彌綸天地之道）借貢爲功而解者誤以貢爲告（說見六爻之義易以貢）借洗爲先而解者誤以爲洗濯之洗（說見聖人以此洗心）借辨爲徧而解者誤以爲辨別之辨（說見復小而辨於物）借雜爲帀而解者誤以爲雜碎之雜（說見恆雜而不厭）借噫爲抑而解者誤以爲噫乎發歎（說見噫亦要存亡吉凶）借戚爲成而解者誤以爲戚衰之戚（說見其戚乎民）借平爲辨而解者誤以爲古文釆字（說見書平章百姓）借方爲旁而解者誤以爲四方之方（說見湯湯洪水方割）借卹爲謐而解者誤以卹爲憂（說見惟刑之卹哉）借胄爲育而解者誤以胄爲長（說見教胄子）借粒爲立而解者誤以爲粒食之粒（說見烝民乃粒）借忽爲滑而解者誤以爲怠忽之忽（說見在治忽）借璣爲曁而解者誤以爲珠璣之璣（說見厥篚元纁璣組）借猶爲由而解者誤以猶爲尚（說見茲猶不常寧）借明爲孟而解者誤以爲明暗之明（說見明聽朕言）借暫遇爲漸愚而解者誤以爲暫遇人（說見暫遇姦宄）借育爲胄而解者誤以育爲長（說見無遺育）借沈爲淫而解者誤以爲沈溺之沈（說見沈酗于酒）借指爲底而解者誤以爲指滅亡之意（說見今爾無指告）借昏爲泯而解者誤以爲昏亂之昏（說見昏棄厥肆祀弗答）借謀爲敏而解者誤以爲下進其謀（說見聰作謀）借政爲正而解者誤以爲政事之政（說見立政左傳爾政國語以蕃大政）借逢爲豐而解者誤以爲遭逢之逢且屬下讀（說見子孫其逢吉）借考爲巧而解者誤以考爲父又以爲成（說見予仁若考國語上帝不考）借忘爲亡而解者誤以爲遺亡之亡（說見茲不忘大功詩曷維其亡）借極爲亟而解者誤以極爲終（說見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借冒爲懋而解者誤以爲覆冒之冒（說見惟時怙冒）借衣爲依而解者誤以衣爲服行（說見紹聞衣德言）借別爲辨而解者誤以爲分別之別（說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借亂爲率而解者誤以亂爲治（說見厥亂爲民）借陳爲敶而解者誤以爲陳列之陳（說見惟其陳修）借面爲勔而解者誤以爲面見（說見面稽天若）借文爲紊而解者誤以爲禮文（說見咸秩無文）借依爲隱而解者誤以爲依怙之依（說見小人之依）借正爲政而解者誤以爲正道（說見惟正之共時無傳正敗）借閱爲說而解者誤以爲檢閱之閱（說見閱實其罪）借咸爲𢦏（說文讀若咸）而解者誤以咸爲皆（說見咸劉厥敵）借義爲俄而解者誤以爲仁義之義（說見三宅無義民）借富爲福而解者誤以爲貨賂又以爲備（說見惟訖于富禮記不能富）借擇爲斁而解者誤以爲可擇（說見罔有擇言）借格爲嘏而解者誤以格爲至（說見庶有格命儀禮孝友時格）借輸爲渝而解者誤以爲輸借（說見輸而孚）借哲爲折而解者誤以哲爲知（說見哲人惟刑）借忌爲惎而

解者誤以爲畏忌之忌（說見未就予忌）借惡爲⿰言亞而解者誤以爲好惡之惡（說見冒疾以惡之）借方爲放（分罔切）而解者誤以方爲有（說見詩維鳩方之）借墍爲愾而解者誤以墍爲安息（說見伊予來墍）借景爲憬而解者誤以爲古影字（說見汎汎其景）借衆爲終而解者誤以爲衆寡之衆（說見衆稺且狂）借能爲而而解者誤以爲才能之能（說見能不我知）借濕爲隰而解者誤以爲潤濕之濕（說見暵其濕矣）借還爲嫙而解者誤以還爲便捷之貌（說見子之還兮）借儇爲婘而解者誤以儇爲利（說見揖我謂我儇兮）借寐爲沬而解者誤以爲寤寐之寐（說見行役夙夜無寐）借直爲職而解者誤以爲直道（說見爰得我直）借子爲嗞而解者誤以爲斥娶者（說見子兮子兮）借盬爲苦而解者誤以盬爲不堅固（說見王事靡盬）借爲爲譌而解者誤以爲爲人（說見人之爲言）借辰爲慎而解者誤以辰爲時（說見奉時辰牡）借紀爲杞借堂爲棠而解者誤以紀爲基堂爲畢道平如堂（說見有紀有堂）借訊爲誶而解者誤以訊爲譌字（說見歌以訊止）借偕爲皆而解者誤以爲齊等（說見維其偕矣）借譽爲豫而解者誤以爲名譽（說見是以有譽處兮）借蘀爲擇而解者誤以蘀爲落葉（說見其下維蘀）借芋爲宇而解者誤以芋爲大（說見君子攸芋）借猗爲阿而解者誤以猗爲旁倚（說見有實其猗）借意爲億而解者誤以爲心意之意（說見曾是不意）借卒爲猝而解者誤以爲萃者崔嵬（說見萃者崔嵬）借佻佻爲嬥嬥而解者誤以佻佻爲獨行貌（說見佻佻公子）借交爲姣而解者誤以爲與人交（說見彼交匪敖）借求爲逑而解者誤以爲干求之求（說見萬福來求）借亡爲忘而解者誤以爲滅亡之亡又以爲既葬曰亡（說見至于已斯亡禮記亡則弗之忘矣）借土爲杜而解者誤以土爲居（說見自土沮漆）借時爲跱而解者誤以時爲是（說見曰止曰時）借作爲柞而解者誤以作爲起（說見作之屏之）借栵爲烈而解者誤以爲木名（說見其灌其栵）借唪唪爲菶菶而解者誤以唪唪爲多實貌（說見瓜瓞唪唪）借溉爲概而解者誤以溉爲清（說見可以濯溉）借隨爲⿰言隋而解者誤以爲隨人之惡（說見無縱詭隨）借垢爲詬而解者誤以垢爲闇冥（說見征以中垢）借公爲功而解者誤以公爲朝廷（說見婦無公事）借承爲烝而解者誤以承爲續（說見不顯不承）借幅爲福借隕爲云而解者誤以幅爲廣隕爲均（說見幅隕既長）借球爲捄而解者誤以球爲玉（說見受小球大球）借旆爲發而解者誤以旆爲旗（說見武王載旆）借禍爲過而解者誤分禍與過爲二（說見勿予禍適）借幣爲敝而解者誤以爲幣帛（說見周禮幣餘之賦）借嬪爲賓而解者誤以爲嬪婦（說見嬪貢）借和爲宣而解者誤以始和爲改造（說見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借脩爲羞而解者誤以脩爲掃除糞洒（說見虞其具脩）借弛爲施而解者誤以爲弛力役（說見敘弛之聯事）借禮爲旞而解者誤以爲當作綏（說見故書綏爲禮）借舉爲與而解者誤以舉爲行（說見王舉則從）借純爲黗而解者誤以爲當作緇（說見純帛無過五兩儀禮純衣）借會爲譮而解者誤以爲會同盟誓之辭（說見四曰會）借學爲教而解者誤以爲脩德學道（說見以國灋掌其政學）借發爲撥而解者誤以爲發傷（說見則弓不發）借宅爲託而解者誤以爲去官而居宅（說見儀禮宅者）借縮爲蹙而解者誤以縮爲從（說見審階閉縮醫）借栗爲歷而解者誤分栗階歷階爲二（說見皆栗階）借櫛爲即而解者誤以爲樿櫛之櫛（說見櫛并也）借辯爲胖而解者誤以辯爲胖（說見偕辯無辯）借勿勿爲忽忽而解者誤以勿勿爲勉勉（說見大戴禮守此勿勿）借歷爲數而解者誤以歷爲竈（說見歷穴其中）借家爲稼而今本經改爲稼（說見闕家事親）借傳爲數而今本經改爲數（說見使罪數士）借汁爲協而今本汁誤作計（說見計辭令）借倍爲借而今本倍誤作倨（說見無倨立）借致爲質而解者誤以爲致於尊者（說見禮祀儀書致）借宰爲采而解者誤以宰爲邑士（說見有宰食力）借饒爲僥而解者誤以饒爲多（說見不饒富）借楊爲緆而解者誤以爲裼衣（說見袒裼之可也）借政爲征而解者誤以爲政事之政（說見無苛政）借奐爲煥而解者誤以奐爲衆多（說見美哉奐焉）借龍爲駹而解者誤以爲馬八尺以上（說見駕倉龍）借高爲郊而解者誤以高爲尊（說見以大牢祠于高禖）借刑爲徑而解者誤以爲刑罰之刑（說見事毋刑）借鮮爲散而解者誤以爲鮮少又以爲鮮絜（說見[illegible]實鮮[illegible]）借痁爲阽而解者誤以痁爲病（說見不以人之親痁患）借捭爲焷而解者誤以捭爲擘（說見燔黍捭豚）借華爲瓠而解者誤以華爲果蓏（說見天子樹瓜華）借齊爲醮而解者誤以爲同尊卑（說見壹與之齊）借羶爲馨而解者誤以羶爲脂氣（說見合羶薌）借可爲阿而釋文不爲作音（說見攝於諸毋與可者）借蕃爲皤而解者誤以蕃爲赤色又以爲黑色（說見周人黃馬蕃鬣）借旁爲謗而解者誤以旁爲妄（說見不旁狎）借佔爲笘而解者誤以佔爲視（說見呻其佔畢）借靜爲情而解者誤以爲動靜之靜（說見樂由中出故靜大戴禮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借狄戉爲誂越而戉誤爲成解者遂以爲成而似夷狄

之音（說見狀成滌灋之音作）借條暢爲滌蕩而解者誤以爲條暢之善氣（說見感條暢之氣）借氣爲器而解者誤以樂氣爲歌舞（說見樂氣從之）借擾爲猱而擾誤爲擾解者遂以爲舞者如獼猴戲（說見擾獶子女）借唯爲雖而解者誤讀如字（說見唯某之闕諸安宏般梁傳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借建爲鍵而解者誤以爲鍵閉之鍵（說見名之曰建櫜）借儕爲齊而解者誤以儕爲輩類（說見得其儕）借義爲儀借終爲衆而解者誤以爲既禪二十八載乃死（說見堯能實均刑法以義終）借置爲植而解者誤以爲措置（說見置之而塞乎天地）借繆爲穆而解者誤以繆爲謚（說見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借察爲際而解者誤以察爲著（說見言其上下察也）借仁爲人而解者誤改仁爲民（說見寬身之仁也）借危爲詭而解者誤以爲高（說見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借費爲悖而解者誤以費爲惠（說見口費而煩）借敝爲蔽而解者誤以敝爲敗衣（說見苟有衣必見其敝）借難爲戁而解者誤以爲可畏難（說見居處齊難大戁懼恭而不戁亦不戁不悚之戁）借諸爲者而解者誤以爲諸子（說見左傳犧諸孤）借徑爲經而解者誤以徑爲行（說見徑綠而弗食）借呼爲吁而解者誤音好賀反（說見呼役夫）借咸爲減而解者誤以咸爲皆（說見咸鹽不讒）借勉爲免而解者誤以爲懋勉之勉（說見賴前哲以免也國語厚其外交而勉之）借首爲道而解者誤以行首爲陳前盟首爲載書之章首（說見疏行首）借多爲祇而解者誤以爲多寡之多（說見多遺秦禽公羊傳君無多辱焉）借萩爲楸而解者誤以萩爲蕭（說見楸門之萩）借藥爲療而解者誤分藥石爲二（說見藥石也）借沒沒爲昧昧而解者誤以沒沒爲沈滅之言（說見何沒沒也）借逞爲盈而解者誤以逞爲盡（說見不可億逞）借鳩爲究而解者誤以鳩爲聚（說見鳩藪澤）借疆潦爲彊潦而解者誤以爲疆界有流潦（說見數疆潦）借義爲儀而解者誤以義爲從宜（說見婦義事也國語比義）借諄諄爲訰訰而解者誤以爲重頓之貌（說見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借靖爲旌而解者誤以靖爲安靖之靖（說見不靖其能）借董爲動振爲震而解者誤以董爲正振爲整（說見董振據之）借舉爲與而解者誤以爲舉朝（說見塞君舉群臣）借讓爲儀而解者誤以讓事爲臨事（說見儀事以制）借恪爲格而解者誤以陟恪爲陟降（說見叔父陟恪）借斬爲慙而解者誤以爲斬衰（說見孤斬焉在衰経之中）借形爲刑而解者誤以爲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說見形民之力）借取爲聚而解者誤以取人爲劫人（說見取人於萑苻之澤）借閑爲干而解者誤以爲閑錯（說見以閑

先王）借宿爲佰（古文夙字）而解者誤以宿爲安（說見官宿其業）借坻爲致而解者誤以坻爲止（說見物乃坻伏）借備爲服而解者誤以爲儀物之備（說見備物與饗）借少帛爲小白而解者誤以爲雜帛（說見大各少帛）借惎爲基而解者誤以惎爲毒（說見惎閑王室）借皋爲咎而解者誤以皋爲緩（說見魯人之皋）借性爲生而解者誤以爲情性（說見國語厚其性）借渝爲輸而解者誤以渝爲變（說見弗寶弗渝）借膚爲融而解者誤以膚爲功（說見服物昭膚）借迂爲訏而解者誤以爲迂回（說見其語任）借招爲昭而解者誤以招爲舉（說見蓋言以招人過）借辯爲徧而解者誤以辯爲別（說見言敎必及辯）借慝爲忒而解者誤以慝爲惡（說見過慝之度）借黜爲屈而解者誤以黜爲去（說見揚沈伏而黜散越）借滋爲慈而解者誤以滋爲長（說見遠滋民負無財）借淳爲焞而解者誤以淳爲大（說見諱焞敦大）借民爲泯而解者誤以爲人民之民（說見民傾）借宮爲躬而解者誤以宮爲居（說見右執竭宮）借類爲率而解者誤以類爲善（說見心類德音）借從爲縱而解者誤以從爲順隨（說見從逸王志）借朋爲馮而解者誤以朋爲羣（說見書其朋勢）借釦爲呴而解者誤音口（說見三軍皆譁釦）借刑爲形而解者誤以刑爲法（說見天地之刑）借臂爲辟而解者誤音必賜反（說見公羊傳讎擾仇敎）借易爲變而解者誤以爲易輪轍（說見一本又作易輪）借茅爲旄而解者誤以爲用茅（說見左執茅旌）借躬爲窮而解者誤以躬爲身（說見躬子之爲善也躬）借殆爲治而解者誤以殆爲疑（說見住殆乎晉）借職爲俄而解者誤以職爲望（說見職而曰）借塡爲殄而解者誤以爲塡厭（說見穀梁傳滕不塡服）借苞爲俘而解者誤以苞爲制（說見苞人民）借倚爲奇而解者誤以爲依倚（說見倚諸桓也）借君爲羣而解者誤以爲君上之君（說見爾雅林烝君也）借逐爲疛而解者誤以爲碩人之軸（說見逐疛也）借竄爲鼠而解者誤以爲散竄（說見竄憂也）借繇爲搖而解者誤以爲繇役（說見繇憂也）借倫爲熏而解者誤以爲倫理（說見倫勞也）借危爲詭而解者誤以爲安危之危（說見詭危也）借哉爲則而解者誤以爲語詞之哉（說見哉閑也）借畛爲珍借殄爲腆而解者誤以畛爲地畔之徑路（說見畛畛也）借述爲遂而解者誤以爲思念所求（說見惟述鞫也）借堂爲唐而解者誤以爲堂室之堂（說見畢堂輸）借甗爲岸（語偃切）而解者誤以甗爲甑（說見重甗隆）借杬爲芫而解者誤以爲大木（說見杬魚毒）借蔽爲獘借翳爲殪而解者誤以爲樹蔭翳相覆蔽（說見蔽者斃）

借繁爲皤而解者誤以繁薑爲美鬣（說見青圖繁薑鬣）若是者由借字之古音以考同音之本字惟求合於經文不敢株守舊說他如借子爲慈（說見書天迪從子保禮記孝弟睦友子愛）借惠爲慧借儉爲險（說見大戴禮惠而不儉）借沙爲紗借泥爲涅（說見白沙在泥）借佚爲泆（說見不佚可佚）借殆爲怠（說見殆教忘身）借貸爲慝（說見以財投長日貸也）借制爲哲（說見古之明制之治天下）借變爲偏（說見變官民能）借憚爲亶（說見亶其信憚）借皇爲橫（說見皇於四海）借波爲播（說見左傳波及晉國）借百爲陌（說見距躍三百）借赦爲釋（說見猶服赦釋於穆公）借廷爲恇（說見于無我廷）借雖爲惟（說見國語雖其惟乃易殘也）借戰爲憚（說見戰以錞于丁寧）借口爲叩（說見公羊傳吾觿子口隱矣）借色爲歒（說見色然而駭）雖前人所未及猶復表而出之以俟爲樸學治古文者采擇焉

語詞誤解以實義

引之謹案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余曩作經傳釋詞十卷已詳箸之矣茲復約略言之其有前此編次所未及者亦補載焉如與以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而解者云不可與之事君則失之矣以及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言及其國君也而解者訓以爲用云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則失之矣以而也豫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言薦此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解者謂以祖考配上帝則失之矣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衆以無義言衆而不義也而解者云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則失之矣以此也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箸之於烝彝鼎也而解者讀對揚以辟之爲句云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則失之矣攸用也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又曰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言豐水用同也又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言九州用同也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言彝倫用斁彝倫用敘也金縢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言茲用俟也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言曷不于前寧人圖功用終也又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言曷敢不于前寧人用受休畢也雒誥曰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敘弗其絕言厥用灼也多士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惟爾多士用服奔走也無逸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非民用訓非天用若也小雅蓼蕭曰萬福攸同言萬福用同也斯干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風雨用除鳥鼠用去君子用芋也楚茨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言萬壽用酢也大雅緜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言戎醜用行也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言髦士用宜也旱麓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言福祿用降也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麀鹿用伏也文王有聲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言四方用同也既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用攝也魯頌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淮夷用服也解者悉以所字釋之則失之矣繇於也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言大誥於爾多邦也繇與猷通解者訓猷爲道則失之矣允用也堯典曰允釐百工言用釐百工也皐陶謨曰允迪厥德言用迪厥德也八曰庶尹允諧言庶尹用諧也大誥曰允蠢鰥寡言用動鰥寡也論語堯曰篇引堯曰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襄二十一年左傳引夏書曰允出茲在茲言用出茲在茲也小雅鼓鍾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言思之用不忘也大雅公劉曰豳居允荒言豳居用荒也考工記㮚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言用臻其極也大雅大明曰聿懷多福春秋繁露郊祭篇引作允懷多福是允爲語詞也解者悉以信字代之則失之矣允又發語詞也周頌時邁曰允王維后言王維后也又曰允王保之言王保之也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於允皆語詞也解者釋允爲信亦失之矣爲語助也論語顏淵曰何以文爲言何用文也而解者云何用文章以爲君子則失之矣子路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亦何用也而解者云亦何所爲用則失之矣子張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而解者云使無以爲訾毀則失之矣謂奈也召南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豈不欲夙夜而行奈道中多露何哉而解者以以爲二字代謂字則失之矣小雅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

何言師尹不平其柰之何也而解者云謂何猶云何也則失之矣維與也及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也而解者以維爲陳則失之矣云語助也或作隕商頌長發曰幅隕既長言福既長也解者以隕爲均或謂隕當作圓則失之矣壹語助也檀弓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予不知夫喪之踊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而解者以壹爲專行則失之矣檀弓又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似重有憂者也而解者以壹爲決定之詞則失之矣夷語助也大雅瞻卬曰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言爲害無有終極如病無有愈時也而解者訓夷爲常則失之矣昭二十四年左傳紂有億兆夷人言有億兆人也孟子盡心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言考其行而不掩也而解者訓夷爲平則失之矣洪發聲也大誥曰洪惟我幼沖人多方曰洪惟圖天之命皆是也而解者訓洪爲大則失之矣庸何也安也詎也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貳乎言詎非貳也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言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也或曰庸何文十八年昭元年左傳及魯語並曰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左傳將庸何歸庸猶何也解者訓庸爲用則失之矣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庸得若是乎言何得若是也解者以庸爲傭傭無節目之辭愈失之矣台何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般庚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肜日曰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曰今王其如台皆是也而解者訓台爲我則失之矣今卽也召誥曰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又曰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皆謂卽致太平之美也而解者以今休爲成今之美下今休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則失之矣言云也語詞也周南葛覃之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芣苢之薄言采之漢廣之言刈其楚召南草蟲之言采其蕨邶風柏舟之靜言思之終風之寤言不寐願言則嚔簡兮之公言錫爵泉水之還車言邁駕言出遊二子乘舟之願言思子鄘風定之方中之星言夙駕載馳之言至于漕衛風氓之言既遂矣伯兮之言樹之背鄭風女曰雞鳴之弋言加之秦風小戎之言念君子豳風七月之言私其豵小雅彤弓之受言藏之庭燎之言觀其旂黃鳥之言旋言歸我行其野之言就爾居言歸斯復大東之睠言顧之小明之興言出宿楚茨之言抽其棘備言燕私都人士之言從之邁采綠之言韔其弓瓠葉之酌言嘗之大雅文王之永言配命抑之言緡之絲言示之事桑柔之瞻言百里周頌有客之言授之縶魯頌有駜之醉言舞及左傳僖九年之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繫辭傳之德言盛禮言恭皆是也而解者悉用爾雅言我也之訓或以爲言語之言則失之矣宜語助也周南螽斯曰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爾子孫也而解者以爲宜女之子孫則失之矣小雅小宛曰宜岸宜獄宜岸岸也宜獄獄也而解者云仍得曰宜則失之矣字通作儀大雅烝民曰我儀圖之我圖之也而解者或訓爲宜或訓爲匹則失之矣又通作義大誥曰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爾邦君及多士尹氏御事也而解者云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則失之矣居語助也小雅十月之交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言擇有車馬以徂向也而解者云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則失之矣大雅生民曰上帝居歆言上帝歆也而解者云上帝安而歆饗之則失之矣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言以和參之也而解者云以金參居庭實之閒則失之矣能而也衛風芄蘭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而解者云言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則失之矣誕語助也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又曰誕鄰胥伐于厥室又曰肆朕誕以爾東征君奭曰誕無我責多方曰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大雅皇矣曰誕先登于岸生民曰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諸誕字皆詞也解者悉訓爲大則失之矣迪詞之用也皋陶謨曰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言各用有功也大誥曰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惟此十人用知上帝命也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亦謂用屢未同用屢不靜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言用畏天顯小民也無

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惟茲
四人用哲也君奭曰茲迪彝教文王蔑德言惟此五人用常教文王
以精微之德也又曰亦惟純右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冒亦謂用知天威用見懋勉也又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言惟
茲四人尚用有祿也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言用知誠信于
九德之行也迪又發語詞也般庚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高后
丕乃崇降不祥也君奭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言惟前人光施
于我沖子也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言古之人惟有夏也迪又句
中語助也酒誥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又惟殷之諸臣與工也
馬融本君奭曰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惟寧王德延也而解者或訓
爲道或訓爲蹈則失之矣如而也邶風柏舟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言耿耿不寐而有隱憂也而解者云如人有痛疾之憂則失之矣小
雅車攻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舍矢而破也而解者云如椎破物
則失之矣如乃也大雅常武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言乃震乃怒也
而解者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然其色則失之矣論語憲問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
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而解者云誰如管仲之仁則失
之矣如當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
如服焉言若愛重傷則當勿傷愛其二毛則當服從之也而解者云
如猶不如則失之矣若此也曾子問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若義也若亦此也而解者分以此爲句若義也爲句而訓若爲順則
失之矣若而也金縢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而解者訓若爲順
則失之矣若惟也般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言予惟籲懷茲新邑也
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言惟昔朕其逝也君奭曰若天棐忱言惟天棐
忱也呂刑曰若古有訓言惟古有訓也而解者訓若爲順則失之矣
祭統曰子女銘若纂乃考服言惟纂乃考服也而解者訓若爲汝則
失之矣若乃也召誥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
民若有功言先德教而後刑罰用此治民乃能有功也解者以若有

功爲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失之矣來是也邶風谷風曰不念昔者
伊予來塈言不念昔者之情而惟我是怒也大雅桑柔曰既之陰女
反予來赫言我以善言蔭覆汝而汝反於我是赫怒也小雅四牡曰
將母來諗言我惟養母是念也采芑曰荊蠻來威大雅江漢曰淮夷
來求淮夷來鋪皆謂荊蠻是威淮夷是求淮夷是病也江漢又曰王
國來極亦謂王國是正也而解者以爲往來之來則失之矣斯語助
也周南螽斯曰螽斯羽螽羽也小雅小弁曰鹿斯之奔鹿之奔也瓠
葉曰有兔斯首兔首也而解者以螽斯爲斯螽以斯首爲白首則失
之矣思發語詞也小雅車舝曰思孌季女逝兮大雅思齊曰思齊大
任又曰思媚周姜公劉曰思輯用光周頌思文曰思文后稷載見曰
思皇多士昊耜曰思媚其婦魯頌泮水曰思樂泮水皆是也思又語
助也周南關雎曰寤寐思服小雅桑扈曰旨酒思柔大雅文王有聲
曰無思不服周頌閔予小子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皆是也而解
者以爲思慮之思則失之矣徂及也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自堂及基自羊及牛也而解者訓徂爲往則失之矣作始也臯
陶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對文言烝民乃立萬邦始治也
禹貢曰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對文言雲夢土始治也又曰
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而解者訓作爲爲則失之矣作及
也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又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言及其即位也而解者訓作爲起則失之矣子詞之嗟茲也唐風
綢繆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是也而解者以子兮爲斥娶者則失
之矣嗟語助也王風中谷有蓷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何嗟及何及
也而解者云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則失之矣小雅節南山曰憯
莫懲嗟憯莫懲也而解者訓嗟爲歎詞則失之矣終既也邶風終風
曰終風且暴言既風且暴也而解者或以終風爲終日風或以爲西
風則失之矣字或作衆鄘風載馳曰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言既穉且
狂也而解者以爲衆寡之衆則失之矣諸者之假借也傳九年左傳

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言以是藐然小者孤辱在大夫也而解者以諸爲諸子則失之矣之於也檀弓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言於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於死而致生之則不知也而解者訓之爲往則失之矣大學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言於其所親愛而辟也朱注曰之猶於也而解者訓之爲適則失之矣之其也魏風碩鼠曰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言樂郊之民誰其悲歎而長號者明皆喜樂也而解者訓之爲往則失之矣之與也考工記梓人曰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言作其鱗與而也而解者云之而頰頷也則失之矣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當作參于保介之御閒謂參于保介與御者之閒也或欲改之御爲御之則失之矣寔語助也或作實君奭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爲句解爲商家百姓豐實或以則商實爲句解爲國有人則實則失之矣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閱實其罪說其罪也解者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則失之矣只耳也或作咫晉語曰吾不能行咫聞則多矣言吾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而解者訓咫爲咫尺閒則失之矣楚語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言是知天耳安知民則也而解者云咫少也則失之矣多祇也適也襄十四年左傳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言若不班師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而解者云恐多爲秦所禽獲則失之矣屬適也祇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及晉語並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祇取厭足而已而解者訓屬爲足則失之矣所語助也大誥曰天閟毖我成功所言天慎勞我成功也而解者以所爲所在則失之矣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其無逸也而解者訓所爲處則失之矣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多歷年也而解者訓所爲次所則失之矣矧亦也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元惡大憝亦惟此不孝不友之人也而解者云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則失之矣又曰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言不率大常者亦惟此瘝厥君之人也而解者云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人者而親犯乎則失之矣君奭曰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言亦咸奔走也而解者云王猶秉德愛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則失之矣矧又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矧惟又惟也下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文正相類也矧大史友內史友言又如大史友內史友也矧女剛制于酒言又在女剛制于酒也召誥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言既曰稽我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也而解者皆訓矧爲況則失之矣爽發聲也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又曰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也而解者訓爽爲明則失之矣逝發聲也邶風日月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言不古處也魏風碩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將去女也大雅桑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字亦作噬唐風有杕之杜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解者或訓爲逮或訓爲往或訓爲去則失之矣率詞之用也堯典曰蠻夷率服言蠻夷用服也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百獸用舞也般庚曰率籲衆戚出矢言言般庚用呼衆貴戚之臣出誓言以曉喻之也多士曰予惟率肆矜爾言予惟用肆赦矜憐爾也呂刑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言能明于刑之中正用治于民輔成常教也解者訓率爲循則失之矣周頌載見曰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用見昭考也解者云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則失之矣率又語助也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康誥曰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君奭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率字皆語助也解者訓率爲循則失之矣亂猶率也語助也梓材曰厥亂爲民厥率化民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曰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厥亂勸寧王德者厥

率勸寧王德也維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漢石經尚書殘字曰亂謀面用丕訓德率謀面用丕訓德也解者訓亂爲治則失之矣不發聲也西伯戡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有有也君奭曰爾尚不忌于凶德不忌忌也緇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迪迪也邶風匏有苦葉曰濟盈不濡軌不濡軌濡軌也小雅常棣曰鄂不韡韡不韡韡韡韡也車攻曰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菀柳曰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不尚尚也大雅文王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不顯顯也不時時也又曰其麗不億不億億也思齊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殄殄也不瑕瑕也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聞聞也不諫諫也下武曰不遐有佐不遐遐也生民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卷阿曰矢詩不多不多多也抑曰萬民是不承不承承也召閔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又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不云云也又曰不烖我躬不烖烖也周頌那曰亦不夷懌不夷懌夷懌也射義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不在在也宣四年左傳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餧而不其餧而也晉語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不亦亦也孟子公孫丑曰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惴惴也爾雅釋器曰不律謂之筆釋邱曰夷上洒下不漘釋魚曰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皆發聲也字或作丕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丕顯顯也酒誥曰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丕惟曰惟曰也又曰女丕遠惟商耇成人丕遠遠也召誥曰其丕能諴于小民其丕能其能也又曰丕若有夏歷年丕若若也多士曰丕靈承帝事丕靈承靈承也君奭曰丕單稱德丕單單也又曰丕承無疆之恤丕承承也多方曰罔丕惟進之恭罔丕惟罔惟也丕又承上之詞也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般庚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又曰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又曰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又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康誥曰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梓材曰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召誥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立政曰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丕乃猶言於是也字或作否無逸曰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又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則猶言丕乃也解者但知不之訓弗否之訓不丕之訓大而不知其又爲語詞則失之矣不無也論語先進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子騫諭父母於道納昆弟於義故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非閒之言也後漢書范升傳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廪浚井意欲殺舜舜嘗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子兄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閒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者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非謂人不非子騫也解者以閒爲非毀子騫云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則失之矣匪彼也小雅小閔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言如彼行邁謀也解者云不行而坐圖遠近則失之矣鄘風定之方中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解者訓匪直爲非徒人爲庸君則失之矣檜風匪風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解者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則失之矣小雅都人士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也解者云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則失之矣無發聲也微子曰今爾無指告今爾指告也解者以爲無指意告我則失之矣小雅小閔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淪胥以敗也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胥以亡也解者以無爲戒詞則失之矣板曰攜無曰益攜曰益也言攜之者惟曰益之也下文牖民孔易即益之之事解者云無曰是何益則失之矣靈漢

曰屛人不周無不能止不能止也言不能止旱也解者或云無止不能或云後日乏無不能豫止則失之矣祭義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人爲大也解者云萬物之中無如人最大則失之矣毋不也論語雍也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解者讀毋字絕句則失之矣勿猶無也發聲也小雅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勿罔罔也解者或云勿罔上而行或云勿當作未則失之矣僖十五年左傳曰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勿從從也言雖從何益也解者云不從史蘇則失之矣善學者不以語詞爲實義則依文作解較然易明何至展轉遷就而卒非立言之意乎

經義不同不可強爲之說

引之謹案講論六藝稍合同異名儒之盛事也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經師之隆軌也然不齊之說亦有終不可齊者作者既所聞異辭學者亦第兩存其說必欲牽就而泯其參差反致溷殽而失其本指所謂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如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作雒篇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去武庚而以管叔蔡叔霍叔當之矣（辨見尚書上）小雅皇皇者華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矣（辨見毛詩中）周禮天官有九嬪而無三夫人昏義則有三夫人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三夫人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矣地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謂一旬之中用三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一歲之中用三日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讀旬爲均以牽就之矣（以上二條辨見周禮上）遂人溝洫之制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遂人爲畺度匠人爲方度矣（辨見程氏易疇通藝錄）周禮大官爲六卿其數爲六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其數爲九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益以保傅篇之三少爲九卿矣（辨見周禮下）大戴禮五帝德篇以鯀爲顓頊子帝繫篇以鯀爲顓頊五世孫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於帝繫刪五世二字以從帝德又或於帝德高陽之孫解高陽爲顓頊之後以從帝繫矣（辨見大戴禮記中）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凡十二門月令則但有九門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合東方三門不數而云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矣（辨見禮記上）聘禮有賓覿則使臣之私覿禮也而郊特牲則以私覿爲非禮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矣（辨見禮記中）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則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七爲字之誤矣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郊特牲則云春禘而秋嘗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郊特牲禘當爲禴矣（以上二條並見郊特牲鄭注禴與礿同）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曾子問則云殤不祔祭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祔當爲備祭之不備禮矣（見曾子問鄭注）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士謂朝廷之士鄭注云士謂邑宰非也辨見禮記訓義擇言）喪大記則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此公謂公士大夫有地者矣閒傳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喪大記則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閒傳之寢爲殯宮之寢喪大記之寢爲平常之寢矣（以上二條並見喪大記注及正義）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內則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云云則以冢宰掌邦教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記者據諸侯諸侯兼六卿爲三或兼職矣內則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又云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十日也（朱子曰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讀旬爲均以爲適妻同時生子子均而見矣（以上二條並見內則注）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祭法則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則陰祀亦用騂牲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矣（言祭地與祭天連言故亦云用騂犢其實祭地用黝牲也見祭法注）王制大祖之廟

謂始祖廟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廟廟之親盡則祧者也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祖考爲始祖矣辨見禮記下 王制士一廟無上士中士下士之分祭法則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無廟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王制士一廟爲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矣曲禮王制並云大夫祭五祀祭法則云大夫立三祀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大夫有地者祭五祀無地者祭三祀矣以上二條並見王制注 成十六年左傳晉侯伐鄭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晉語則云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上下中軍之上下矣見晉語韋注 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晉語則云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軘車十五乘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工爲樂師輅爲廣車車爲軘車矣哀十七年左傳越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亥而滅吳凡再舉而滅吳吳語則云越王乃令其中軍襲攻之吳師大北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語與吳語略同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敗吳於囿在哀十七年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矣左傳夫差殺申胥在哀十一年越語則在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矣左傳越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越語之興師伐吳在魯哀十七年吳師自潰在二十二年矣以上四條辨見國語下 以兩不相侔之說而欲比而同之宜其說之阢隉而不安矣

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

引之謹案古人訓詁不避重複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義者解者分爲二義反失其指如泰象傳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解者訓裁爲節或以爲坤富稱財不知裁之言載也成也裁與成同義而曰裁成猶輔與相同義而曰輔相也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解者以爲退入宴寢而休息不知宴之言安安與息同義也以上二條辨見周易下 甘誓威侮五行解者訓威爲虐不知威乃威之譌威乃蔑之借蔑侮皆輕慢也盤庚無弱孤有幼解者以孤有幼連讀不知弱孤猶言弱寡皆輕忽之義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解者訓爲暫遇人而劫奪之不知暫之言漸遇之言隅皆險詐之稱也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解者訓昏爲亂不知昏棄者泯棄也泯棄者蔑棄也泯與棄義相近也以上四條辨見尚書上 康誥應保殷民解者謂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不知應受也與保義相近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解者訓泯爲滅不知泯亦亂也遠乃猷裕解者以裕字屬下讀不知猷裕皆道也梓材惟其陳脩爲厥疆畎解者訓陳爲列不知陳脩皆治也多士予惟率肆矜爾解者訓肆爲故不知肆緩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義相近也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解者以爲違其命怨其身不知違亦怨也君奭咸劉厥敵解者訓咸爲皆不知咸者滅絕之名咸劉猶言遏劉虔劉也呂刑鴟義姦宄解者以爲鴟梟之義不知鴟輕也義邪也義相近也以上八條辨見尚書下 周南卷耳篇我馬元黃解者以爲元馬病則黃不知元黃皆病也辨見毛詩上 小雅鴻鴈篇謂我宣驕解者訓宣爲示不知宣者侈大之稱宣猶驕也節南山篇不敢戲談解者訓談爲言語不知談者戲調也談亦戲也小宛篇人之齊聖解者訓齊爲正不知齊聖皆聰明睿知之稱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解者訓宣爲徧不知宣昭皆明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同以上五條辨見毛詩中 生民篇庶無罪悔解者訓悔爲恨不知悔咎也義與罪相近也民勞篇無縱詭隨解者訓爲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不知詭隨皆謂譎詐也蕩篇曾是彊禦解者訓爲彊梁禦善不知禦猶彊也商頌烈祖篇我受命溥將解者訓將爲助不知溥大也將長也義相近也殷武篇勿予禍適解者謂予之以禍不知禍與過通適讀爲讁讁過也以上五條辨見毛詩下 天官宮伯行其秩敘解者曰秩祿稟也敘才等也不知秩與敘同

義皆謂宿衛之次第也(辨見周禮上)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解者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不知歲與年同義古人自有複語也(辨見周禮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解者曰不忘危也不知勿慮猶無慮謂大較也(辨見大戴禮上)文王官人篇鄉黨之閒觀其信憚也解者曰信而見憚不知憚讀爲亶亶亦信也進退工故解者以故屬下讀不知工故猶工巧也(以上二條辨見大戴禮下)曾子問以此若義也解者訓若爲順不知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玉藻見所尊者齊遬解者曰謙愨貌也不知遬古速字齊亦速也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解者以道爲三德三行不知道亦藝也學記呻其佔畢解者訓佔爲視不知佔爲笘之借字笘畢皆簡也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解者以言屬下讀不知訊與誶通誶言猶告語也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解者訓志爲意不知志亦微也狄成滌濫之音作解者謂速疾而成或謂成而似夷狄之音不知成乃戉之譌戉乃越之借狄越皆疾貌也以繩德厚解者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或謂法其德厚薄不知德厚猶仁厚也獶雜子女解者訓獶爲獮猴不知獶爲猱之借字猱亦雜也名之曰建櫜解者訓建爲鍵不知建乃鞬之借字鞬櫜皆所以戢弓矢也(以上十條辨見禮記中)文十八年左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解者謂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不知饕餮本貪食之名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饕與餮無異也(辨見左傳上)宣十二年傳旅有施舍解者以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不知施舍之言賜予也襄八年傳馮陵我城郭解者訓馮爲迫不知馮亦陵也二十四年傳不可億逞解者訓億爲度逞爲盡不知億逞皆謂滿盈也數疆潦解者以爲疆界有流潦不知疆潦乃礓礫之借字謂地之多小石者也三十一年傳高其閈閎閎誤爲閣解者遂訓爲止扉不知閈閎皆謂門也繕完葺牆解者欲改完爲宇不知繕完皆謂脩其牆垣非謂屋宇也(以上六條辨見左傳中)昭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解者曰董正也振整也不知董振卽動震謂敬謹也七年傳寵靈楚國解者謂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不知靈福也與寵義相近也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解者曰陟登也恪敬也不知恪乃格之借字格亦登也(以上三條辨見左傳下)周語服物昭庸解者訓庸爲功不知昭庸卽昭融昭融皆明也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解者訓越爲遠不知越揚也與散義相近也無夭昏札瘥之憂解者訓昏爲狂惑不知昏沒也死也與夭同義也汩越九原解者訓越爲揚不知汩越皆治也有過慝之度解者訓慝爲惡不知慝乃忒之借字過忒猶過差也魯語固民之殄病是待解者訓殄爲絶不知殄亦病也齊語牛馬選具解者訓選爲數不知選亦具也(以上七條辨見國語上)晉語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解者訓蠱爲化不知蠱亦惑也是先王覆露子也解者訓露爲潤不知露亦覆也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解者訓肅爲敬給爲足不知肅之言速給之言急肅給正同義也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解者訓淳爲大不知淳乃焞之借字焞燿皆明也楚語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解者訓煩爲亂而不釋民字不知民之言昏昏亦亂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解者訓肅爲疾而不釋齊字不知齊亦疾也吳語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解者訓朋爲羣不知朋之言馮馮勢皆威怒也(以上七條辨見國語下)

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

引之謹案經文數句平列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之則較若畫一否則上下參差而失其本指矣如洪範聽作謀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睿作聖並列則謀當讀爲敏解者以爲下進其謀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尚書上)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與三曰司四曰旅並列則當爲羣吏之待徵令者解者以正爲六官之長師爲六官之貳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周禮上)地官鄉大夫鄉射之禮五物一曰和二曰容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與三曰主皮並列則當皆以射言之解者以爲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和容興舞爲六藝之禮樂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周禮上)禮器設於地財與合於天時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並列則設當訓爲合解者以爲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

地之物則文義不倫矣辨見禮記上 桓十八年左傳兩政與並后匹嫡耦國並列則兩政當爲並於正卿解者以爲臣擅命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左傳上 昭七年傳官職不則與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並列則則當訓爲均解者訓則爲法以爲治官居職不一法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左傳下 晉語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與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童昏不可使謀並列則嚚瘖當爲不能言之人聾聵當爲不能聽之人解者以爲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則文義不倫矣辨見國語下 論語顏淵篇非禮勿動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並列則動當爲動容貌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亦謂動容貌也 解者訓動爲行事以爲身無擇行人見邢昺疏後皆沿其誤 則文義不倫矣

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

引之謹案經文上下兩義者分之則各得其所合之則扞格難通如屯六二匪寇昏媾謂昏媾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謂妊娠也而解者誤以女子貞不字承昏媾言之則云許嫁笄而字矣師六五田有禽謂田獵也利執言謂秉命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行軍也而解者以田有禽與利執言誤合爲一則云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以田有禽與長子帥師誤合爲一則云二帥師禽五矣並辨見周易上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則專謂享大鬼也而解者誤以蒞玉鬯三句亦統祀享祭言之則云玉禮神之玉也始蒞之祭又奉之矣大師大喪帥瞽而廞謂廞樂器也作匶謚謂謚於作匶之時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矣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縣鍾之環也旋蟲謂之幹衡旋之鈕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以蟲爲飾矣並辨見周禮下 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公士公之士也大夫之衆臣大夫之臣不爲室老者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士卿士矣士虞禮記明齊溲酒明齊二字當在香合上不與溲酒連文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以新水溲釀此酒矣並辨見儀禮 玉藻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朝覲之下有脫文大夫之私覿謂聘非謂朝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矣辨見禮記中 僖五年左傳輔車相依取諸車以爲喻也脣亡齒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輔頰輔車牙車矣辨見左傳上 昭十七年傳瓘斝玉瓚瓘斝玉斝與玉瓚不同物也而解者誤合瓘與瓚爲一則云瓘珪也矣辨見春秋名字解詁下 定四年傳備物典策備即服之借字服物一義也典策又一義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備物與策謂史官書策之典矣辨見左傳下 越語用人無藝與上文後無陰蔽先無陽察二句相因故以蔽察藝爲韻往從其所與下文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五句相因故以所禦野與爲韻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矣辨見國語下 爾雅釋詁林烝君也借君爲羣與天帝皇王后辟公侯之君字同而義異而解者誤合爲一則實之以有壬有林文王烝哉矣載謨食詐僞也僞與爲通載謨食爲作爲之爲詐爲情僞之僞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矣辨見爾雅上 釋邱宛中宛邱邱之中央隆高者也邱背有邱爲負邱邱後又有一邱者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於邱背有邱爲負邱云此解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於背上矣釋水瀵大出謂泉之濆涌上出也尾下謂水之下游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尾底也矣並辨見爾雅中 釋魚鱊鮬謂小魚似鮒而黑者也鱖鯞謂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者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以鱖鯞爲鱊鮬矣辨見爾雅下 其有平列二字字各爲義而誤合之者大雅棫樸篇芃芃棫樸棫白桵也樸叢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以樸爲棫之叢生者矣辨見毛詩中 抑篇洒掃庭內庭中庭也內堂室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洒掃室庭之內矣辨見毛詩子有庭內上 士虞禮冪用絺布謂或用絺或用布絺以葛爲之布以麻爲之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絺布葛屬矣辨見儀禮 周語川無舟梁謂無舟又無梁也而解者誤合爲一則云舟梁以舟爲梁矣辨見國語上 凡此皆宜分而合者也說經者各如其本指則明辨晳矣

衍文

引之謹案經之衍文有至唐開成石經始衍者洪範于其無好下衍德字天官斂官腊人衍府二人史二人六字之屬是也有自唐初作疏時已衍者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下衍夏字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室貴室上衍貴宮二字之屬是也亦有自漢儒作注時已衍者如大誥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翼衍字也鄭注訓翼爲敬則已衍翼字矣（辨見本條）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乃逸二字衍字也（家大人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文義上下相承中閒不得有乃逸二字且周公戒王以無逸何得又言乃逸乎乃逸二字蓋涉下文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而衍）而某氏傳曰先知之乃謀逸豫則已衍乃逸二字矣天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王之二字衍字也鄭注謂王獻諸侯則已衍王之二字矣考工記輈人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日衍字也鄭注謂日月三十日而合宿則已衍日字矣士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則曰寡君之老則曰二字衍字也鄭注謂大夫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則已衍則曰二字矣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下五字衍字也鄭注謂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又死則已衍此五字矣雜記朋友虞附而退附衍字也鄭注謂附當作祔則已衍附字矣又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上其次二字衍字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已衍上其次二字矣投壺司射進度壺以二矢半下四字衍字也鄭注謂壺去坐二矢半則已衍此四字矣（以上並辨見本條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公衍字也（劉氏端臨論語駢枝曰入公門一章是聘禮其說甚精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爲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鄰國之臣來聘執圭而入廟門不得謂之入公門儀禮經傳亦無謂廟門爲公門者公衍字也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當作入門明甚）苞注謂下文過位過君之空位也鄭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見曲禮下御位正義）皆承公字爲義則已衍公字矣又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祭義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又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鄭注曰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覸以蕭光光猶氣也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釋文見以依注見作覸音閑廁之閒徐古辯反見閒依注

合爲覸音閑廁之閒引之謹案見以蕭光見乃閒之借字也古見閒同聲故借見爲閒閒雜廁也見閒以俠甒當作見以俠甒亦借見爲閒也後人因見爲閒之假借而旁記閒字傳寫者不知而並存之遂成見閒以俠甒耳注當云見皆讀爲閒閒衍字不當改見爲覸亦不當合見閒爲一字覸訓爲視（見廣雅）不訓爲雜也（正義云凡覸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閒旁見也臆說無據）家大人曰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墨子備城門篇令吏民皆智之智古知字也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吏民皆智知之趙策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閼與安古同聲即董安于也後人旁記安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董閼安于史記曆書端蒙者年名也端蒙旃蒙也後人旁記旃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端旃蒙者年名也刺客傳臣欲使人刺之衆莫能就衆者終之借字也後人旁記終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衆終莫能就漢書翟方進傳民儀九萬夫儀與獻古同聲即民獻也後人旁記獻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民獻儀九萬夫是其例矣

形譌

引之謹案經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譌仍之則義不可通改之則怡然理順如夫與矢相似而誤爲矢（見春官樂師注）雷雍與盧維相似而誤爲盧維（見夏官職方氏注書雷誤爲盧又誤爲盧）觶字古文與觚相似而誤爲觚（考工記梓人疏引鄭駁五經異義）四字古文與三相似而誤爲三（覲禮注）璪與瑑相似而誤爲瑑（禮器釋大圭不瑑注云瑑當爲篆案瑑畫瑑之誤瑑亦篆也）神字古文與旦相似而誤爲旦（郊特牲注說見禮記中）叟與更相似而誤爲更（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四引月令章句）疏與流相似而誤爲流（昭二十年左傳釋文正義）鶴與鶆相似而誤爲鶆（爾雅釋鳥注）若斯之類先儒既已宣之矣他如行與衍相似而誤爲衍（辨見周易下）笑字隸書與先相似而誤爲先（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先當爲笑謂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也笑字隸書作𥬇與先相似又因經文先字而誤爲先耳余前說以同人之先爲約舉經文非是）宜與寡字隸書相似而誤爲寡恙與羔相似而誤爲羔（並辨見周易下）三與二相似而誤爲二威與威相似而誤爲威允與亢相似而誤爲亢（並辨見尚書上）刖與刵相似而誤爲刵戊與咸相似而誤爲咸（並辨見尚書下）貳與貳相似而誤爲貳（辨見毛詩上又見大戴禮中禮記上左傳上國語上）或與

咸相似而誤爲咸（辨見毛詩上）且與旦相似而誤爲旦　徂與沮相似而誤爲沮（並辨見毛詩中）𡥈與孝相似而誤爲孝（辨見毛詩下）人字篆文與九相似而誤爲九　民字下半與比相似而誤爲比　其字古文與六相似而誤爲六（並辨見周禮上）讀字隷書與謨相似而誤爲謨　蠹與蠶字隷書相似而誤爲蠶　帥與師相似而誤爲師（並辨見周禮下帥誤爲師又見國語上）淫與淮相似而誤爲淮　事字古文與史相似而誤爲史　湛與浧相似而誤爲浧（並辨見周禮下）卿與鄉相似而誤爲鄉　敦與激相似而誤爲激（並辨見儀禮）濯與灌相似而誤爲灌　改與致相似而誤爲致　雀與省相似而誤爲省　須與類相似而誤爲類（並辨見大戴禮上類誤爲類又見大戴禮下）豆鬭與矩關相似而誤爲矩關　厽與參相似而誤爲參　官與宮相似而誤爲宮　潰與匱相似而誤爲匱　大與天相似而誤爲天　辟與辭字或體相似而誤爲辭　詭與贍相似而誤爲贍　博與傳相似而誤爲傳　斗字隷書與升相似而誤爲升　跛與跂相似而誤爲跂　立與主相似而誤爲主又誤爲王　冄與再相似而誤爲再　亟與敬相似而誤爲敬　患與貴相似而誤爲貴　輕字隷書與誣相似而誤爲誣　闇與明相似而誤爲明　膱與膩相似而誤爲膩（並辨見大戴禮上）美與業相似而誤爲業　誤與設相似而誤爲設　屬與厲相似而誤爲厲又誤爲勵　出字隷書與士相似而誤爲士　江字隷書與泜相似而誤爲泜　還與通相似而誤爲通　救與教相似而誤爲教　灌與濯相似而誤爲濯　樞與楣相似而誤爲楣　徒與從相似而誤爲從　平與卒相似而誤爲卒（並辨見大戴禮中）傷與傷相似而誤爲傷　治與裕相似而誤爲裕　交與克相似而誤爲克　寬與寡相似而誤爲寡　懋與懋相似而誤爲懋　殳與及相似而誤爲及　典與無相似而誤爲無　誅黎與許魏相似而誤爲許魏　升與計相似而誤爲計　介字隷書與分相似而誤爲分　倍與倨相似而誤爲倨　寡與息相似而誤爲息　嗌與嗌相似而誤爲嗌（並辨見大戴禮下）左與右相似而誤爲右　循與脩相似而誤爲脩　欲與故相似而誤爲故　天與大相似而誤爲大　穴字隷書與內相似而誤爲內　疊與量相似而誤爲量又誤爲疆（並辨見禮記上）受與愛相似而誤爲愛　頒字隷書與須相似而誤爲須　戉與成相似而誤爲成　省與瘠相似而誤爲瘠　齊字古文與命相似而誤爲命（並辨見禮記中）共與其相似而誤爲其　賣與賞相似而誤爲賞　謂與詩相似而誤爲詩　及與反相似而誤爲反　荐與存相似而誤爲存　達與建相似而誤爲建　偏與脩相似而誤爲脩　先與生相似而誤爲生　微與徵相似而誤爲徵　憂與患相似而誤爲患（並辨見禮記下）徒與從相似而誤爲從　不與亦相似而誤爲亦　待與徒相似而誤爲徒　其與甚相似而誤爲甚　及與服字右畔相似而誤爲服　斬字草書與斟相似而誤爲斟　反與及相似而誤爲及　歎與歇相似而誤爲歇　縻與殺相似而誤爲殺（並辨見左傳上）而與爲相似而誤爲爲　過與過相似而誤爲過　閔與閣相似而誤爲閣（並辨見左傳中）生與室相似而誤爲室　視與貌相似而誤爲貌　由與曰相似而誤爲曰　夵與介相似而誤爲介（並辨見左傳下夵誤爲介又見穀梁傳）其字古文與介相似而誤爲介與莫相似而誤爲莫（並辨見左傳下又論語述而篇文莫吾猶人也莫蓋其之誤言文辭吾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將積聚也其與也相應也何晏訓莫爲無失之）其壁與塗相似而誤爲塗（辨見左傳下）藝與蓺相似而誤爲蓺　㥶與憲相似而誤爲憲　討與計相似而誤爲計　來與桼相似而誤爲桼又誤爲漆　感與感相似而誤爲感又誤爲㦓　陰與陶字隷書相似而誤爲陶又誤爲匋（並辨見國語上）苟與荀相似而誤爲荀　故與敬相似而誤爲敬　兆與兜相似而誤爲兜　圉與圍相似而誤爲圍　楗與楗相似而誤爲楗　諒與諄相似而誤爲諄　擇與尋相似而誤爲尋　臽與函相似而誤爲函　廷與廷相似而誤爲廷　人與入相似而誤爲入　伐與感相似而誤爲感　師與帥相似而誤爲帥　稃與稻相似而誤爲稻（並辨見國語下）冣與最相似而誤爲最　廉與廉相似而誤爲廉（並辨見公羊傳）計與討相似而誤爲討　膝與辟隷書相似而誤爲辟　叛與知左畔相似而誤爲知　沒與汲相似而誤爲汲　詳與注相似而誤爲注（並辨見穀梁傳）次與坎相似而誤爲坎　自字古文與古相似而誤爲古　辟與辨相似而誤爲辨　維與雍相似而誤爲雍　居與居相似而誤爲居（並辨見爾雅中）芟與芰相似而誤爲芰　顯與顯相似而誤爲顯（並辨見爾雅下）網與綱相似而誤爲綱（論語述而篇子釣而不綱綱乃網之誤言不用網罟也孔注據誤本綱字作解失之）告與吉相似而誤爲吉（辨見吉月下）我與義相似而誤爲義（孟子公孫

丑篇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下義字文義襲通疑當作我言在外者我可以襲而取之浩然之氣從內而出非我所能襲取也我與義相似又涉上文兩義字而誤耳趙注但云人生受氣所自有而不及義字則所見本不作義可知疏據義字作解非也吐與哇相似而誤為哇滕文公篇出而哇之哇當作吐字之誤也論衡刺孟篇引作出而吐之風俗通義怨禮篇亦云孟子譏仲子吐鶃鶃之肉白帖卷九十五太平御覽羽族部六並引作吐是其明證也俗本皆作哇通考字書韻書無訓哇為吐者其為誤字無疑丁發二家音於佳切則所見本已誤作哇趙注出而哇吐之哇字乃後人所增當刪正來與求隸書相似而誤為求離婁篇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家大人曰求當作來上文子亦來見我乎與此正相應也隸書來字作來求字作來相似而誤勝與服相似而誤為服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之服疑當作勝勝字左畔與服相同又涉下文服人而誤管子戒篇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尹注云以善勝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是其明證也若作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人也則文義不明趙注云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則所見本已誤作服差與養相似而誤為養告子篇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養疑當作差字形相似而誤謂雨露多寡之差也故趙注以為雨澤有不足捁與梏相似而誤為梏又誤為牿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牿亡之矣音義牿作梏案牿梏皆捁之譌捁與攪同字從手不從木亦不從牛小雅何人斯傳曰攪亂也玉篇捁字或體作攪云同上後漢書馬融傳散毛族梏羽羣李注曰字書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梏為擾亂故趙注云其所為萬事又梏亂之也當音古巧切而丁公著乃云梏古沃切且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失之遠矣橐與棠相似而誤為棠盡心篇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棠疑當作橐案古陳字謂發倉廩以振饑也橐字隸書作橐與棠相似而誤趙注云棠齊邑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則所見本已誤為棠不知棠為橐之誤橐卽倉也格與招相似而誤為招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注曰招罥也案招疑當作格格者絡之借字也絡之者以繩縛之也楚詞招魂注云絡縛也故趙注訓為罥罥亦縛也衆經音義卷十引聲類云罥以繩係取獸也罥之言繯說文繯落也落與絡通說文訓繯為絡此注訓絡為纏其義一也罥古作羂說文羂网也絡亦网西京賦振天維行地絡薛注云絡網也莊子胠篋篇謂之羅落皆以繩挂物之名也絡與落同聲絡之通格猶落之通格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淮南時則篇作夏行冬令格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是其倒也尋文究理皆各有其本字不通篆隸之體不可得而更正也

上下相因而誤

家大人曰經典之字多有因上下文而誤寫偏旁者如堯典在璿機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而從玉作璣辨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大雅緜篇自土沮漆沮字本從彳因漆字而從水作沮辨見本條爾雅釋詁劉大也劉字本從艸因劉字而從竹作劉唐石經始誤從竹釋文引說文劉草大也則其字從艸可知今本釋文從竹作劉後人改之也此本有偏旁而誤易之者也盤庚烏呼烏字因呼字而誤加口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盡為烏呼字唐石經為字作嗚衛包所改也

周南關雎展轉反側展字因轉字而誤加車說文車部無輾字尸部展轉也則展與轉同義故以展轉連文釋文輾本亦作展是舊本尚有不誤者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猗字因漣字而誤加水釋文猗本亦作漪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漪釋文猗本又作猗案猗本字也漪誤字也猗為語助不當從水小雅采薇玁狁之故狁字因玁字而誤加犬釋文狁本亦作允則舊本尚有不誤者漢書匈奴傳作獫允大戴禮勸學篇水潦屬焉屬字因潦字而誤加水辨見大戴禮中月令地氣且泄且字因泄字而誤加水唐月令及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並作且呂氏春秋仲冬紀同岳本始誤作沮案沮字訓止訓壞皆與泄殊義不得以沮泄連文正義不釋沮字釋文沮字無音則本作且可知樂記及優朱儒朱字因儒字而誤加人說文無侏字襄四年左傳朱儒是使朱字無人旁定五年左傳陽虎將以與璠歛與字因璠字而誤加玉說文無璵字左傳釋文璵本又作與則舊本尚有不誤者爾雅釋詁昄至大也至字因昄字而誤加日辨見爾雅上釋宮椹謂之虔虔字因椹字而誤加木釋文榩本亦作虔則舊本尚有不誤者商頌殷武蹇椹謂之虔字正作虔無木旁說文本部無榩字釋山山夾水澗陵夾水虞虞字因澗字而誤加水說文無澞字釋文虞本又作虞則舊本尚有不誤者此本無偏旁而誤加之者也

上文因下而省

引之謹案古人之文有下文因上而省者亦有上文因下而省者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因下六日而省日字小雅天保篇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公者先公也鄭箋因下先王而省先字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此四字誤倒於尸左執觶之上鄭注逆以命為詔尸辨見儀禮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祝命者命佐食也因下佐食而省佐食字論語為政篇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舉直舉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衛靈公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躬自厚者躬自厚責也皇疏引蔡謨云厚者厚其責也失之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者五十畝七十畝也因下百畝而省畝字

增字解經

引之謹案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為之說則阢隉不安乃於文句之閒增字以

足之多方還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
如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故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者皆國家
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詳見本條下後放此而解者曰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
故而不往濟君正義則於躬上增以字私字故下增不往濟君字矣既
濟六四繻有衣袽繻乃襦之借字有或也言人之於襦或衣其敝壞
者也而解者曰繻當言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棄舟而得
濟者有衣袽也王注則於繻上增舟字有衣袽下增塞字矣繫辭傳聖
人以此洗心洗與先通先猶導也言聖人以此導其心思也而解者
曰洗濯萬物之心韓注則於心上增萬物字矣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壯
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言物不可以終止故進之也壯者止也見下而
解者曰晉以柔而進也韓注則於進上增柔字矣雜卦傳大壯則止言
壯之訓爲止也而解者曰大正則小人止韓注則於大下增正字止上
增小人字矣咸速也言咸之訓爲速也而解者曰物之相應莫速乎
咸鄭注則於速上增相應字矣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方旁也徧也言洪
水徧害下民也而解者曰大水方方爲害某氏傳則於方下增方字矣
柔遠能邇能善也言善於近者也而解者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王注
則於能下增安字矣皋陶謨烝民乃粒粒讀爲立立定也言衆民乃
安定也而解者曰衆民乃復粒食鄭注則於粒下增食字矣盤庚由乃
在位由正也而解者曰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某氏傳則於在位下增
命字矣暫遇姦宄暫之言漸也詐也遇之言隅也差也而解者曰暫
遇人而劫奪之某氏傳則於暫遇下增人字及劫奪字矣無遺育育讀
爲胄胄裔也而解者曰無遺長其類某氏傳則於育下增類字矣洪範
聽作謀謀讀爲敏言聽則敏也而解者曰上聽則下進其謀馬注則於
謀上增下進字矣金縢敷佑四方敷徧也言徧佑四方之民也而解
者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則於敷下增道字矣康誥應保殷民應受
也言受保殷民也而解者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某氏
傳則於應下增天字矣召誥用乂民若有功言用此治民乃有功也
而解者曰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則於若下增禹湯字矣無逸則

知小人之依爰知小人之依依之言隱也痛也言知民隱也而解者
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又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並某氏傳則於依上增所
字矣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與也正與政同言與庶邦惟政是奉也而
解者曰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某氏傳則於惟正之共
下增故字矣君奭有殷嗣天滅威威德也言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
乃滅德不務也而解者曰有殷嗣子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某氏
傳則於威上增加以字矣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言與予共監于殷之
喪亡皆由大不善也而解者曰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某氏傳則於
予下增言字矣罔不率俾言莫不率從也而解者曰率循也俾使也
四海之內無不循度而可使某氏傳則於率下增度字俾上增可字矣
呂刑罔有擇言在身擇讀爲斁斁敗也言罔有敗言出乎身也而解
者曰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某氏傳則於擇上增可字矣哲人惟刑哲
讀爲折折之言制也言制民人者惟刑也而解者曰言智人惟用刑
某氏傳則於刑上增用字矣秦誓我尚有之有者相親也言我尚親之
也而解者曰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某氏傳則於有上增欲字矣周
南振振公姓姓子孫也而解者曰公姓公同姓毛傳則於姓上增同字
矣邶風終風且暴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而解者曰終日風爲終
風毛傳則於終下增日字矣衛風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能讀爲而言雖
則佩觿而不知我也而解者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毛傳則於不
下增自謂字知上增無字矣小雅有實其猗猗讀曰阿言實實然廣
大者山之阿也而解者曰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鄭箋則於有下
增草木字猗下增畎谷字矣曾是不意言曾是不度也而解者曰女
曾不以是爲意乎鄭箋則於是上增以字意上增爲字矣昊天罔極極
猶常也言昊天無常降此鞠凶也而解者曰昊天乎我心無極鄭箋則
於罔極上增我心字矣大雅依其在京依威貌言文王之衆之威依
然其在京地也而解者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鄭箋則於依上增
發字矣摧以威儀摧佐也而解者曰摧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
佐助爲威儀之事正義則於佐上增收斂字矣無縱詭隨詭隨譎詐也

而解者曰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毛傳則於詭下增善字隨下增惡字矣會是彊禦禦亦彊也而解者曰彊梁禦善也毛傳則於禦下增善字矣檀弓忌日不樂謂不作樂也而解者曰唯忌日不爲樂事正義則於樂上增爲字樂下增事字矣月令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當依呂氏春秋作參于而解者曰勇士參乘鄭注則於參下增乘字矣禮器設於地財言合於地財也而解者曰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正義則於設下增物字地財上增是其字矣郊特牲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承執圭而使言之謂聘非謂朝也而解者曰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鄭注則於不敢私覿上增其君親來字矣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貳並也言不敢比並於君也而解者曰不敢貳心於他君正義則於貳下增於他字矣樂記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而解者曰動人條暢之善氣鄭注則於氣上增善字矣儒行居處齊難難與戁同敬也而解者曰齊莊可畏難鄭注則於難上增可畏字矣隱六年左傳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謂惡之延也而解者曰言惡易長杜注則於易下增長字矣九年傳宋公不王謂不朝於王也而解者曰不共王職杜注則於王上增共字王下增職字矣桓二年傳今滅德立違違之言回也邪也謂立邪臣也而解者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杜注則於違下增命字矣莊十八年傳王饗醴命之宥言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也而解者曰命以幣物所以助歡敬之意杜注則於命之下增以幣物字矣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諸讀爲者言藐然小者孤也而解者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杜注則於諸下增子字矣二十四年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謂管蔡不和睦也而解者曰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杜注則於叔下增世字不咸上增親戚字矣二十八年傳有渝此盟以相及也及乃反之譌相反者相違也而解者曰以惡相及杜注則於以下增惡字矣宣二年傳舍于翳桑翳桑地名也而解者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杜注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舍于其下也則於翳桑下增下字矣成二年傳余雖欲於鞏伯謂好鞏伯也昭十五年傳臣豈不欲吳謂好朝

吳也而解者於欲於鞏伯曰欲受其獻杜注則於欲下增受其獻字於豈不欲吳曰非不欲善吳杜注則於欲下增善字矣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謂羣有司也而解者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杜注則於師旅下增帥字矣襄十四年傳商旅于市旅謂傳言也而解者曰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杜注則於旅下增貨物字矣二十三年傳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乃孟之譌謂有力於孟氏也而解者曰季氏有力過於臧氏杜注則於有力下增過字矣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而解者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杜注則於八下增方字矣三十年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讀爲儀儀度也謂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而解者曰義從宜也杜注則於義上增從字矣昭元年傳造舟于河造比次也言比次其舟以爲梁也而解者曰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正義則於比次上增至字矣七年傳願與諸侯落之落始也與諸侯始升也而解者曰以酒澆落之正義則於落上增以酒澆字矣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謂弗父正考父也而解者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杜注則於聖人下增之後字矣官職不則則猶等也鈞也而解者曰治官居職不一法杜注韋注訓則爲法則於則上增一字矣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斬之言憯哀痛憂傷之貌而解者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杜注則於斬下增衰字矣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宿與夙通謂官敬其業也而解者曰宿安也杜注安心思其職業正義則於宿下增思字矣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與猶敵也而解者曰不可與戰杜注則於與下增戰字矣周語監農不易易輕慢也而解者曰不易物土之宜韋注則於易下增物土之宜字矣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謂去盛饌也殺牲盛饌曰舉而解者曰不舉樂韋注則於舉下增樂字矣晉語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謂哀侯未死時但知成之從哀侯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而解者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韋注則於從下增臣道字待於曲沃下增爲貳字矣吾秉

君以殺大子吾不忍秉順也謂順君之意以殺大子也而解者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韋注則於君下增志字矣宋衆無乃彊乎彊讀爲僵僵斃也言宋衆將爲楚所斃也而解者曰宋降于楚其衆益彊韋注則於宋下增降于楚字衆上增其字矣敢歸諸下執政以憖御人之憖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也而解者曰憖願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韋注則於憖下增報君字御人下增笑己者字矣吳語不敢左右敢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也而解者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韋注則於敢下增暴掠齊民字矣隱三年公羊傳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正當也言日食當月之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何注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當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而解者曰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疏則於不下增止字矣九年傳何異爾俄甚也謂厚甚也而解者曰俄始怒也何注則於俄下增怒字矣桓十一年傳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故必也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而解者曰突可以此之故出之忽可以此之故反之疏則於故上增以此字矣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言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也而解者曰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何注則於然後上增討出突字矣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怒者太過也而解者曰怒遷怒何注則於怒上增遷字矣僖二十二年傳吾雖喪國之餘謂宋爲殷後也而解者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何注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字餘下增民字矣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謂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而解者曰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何注則於不正下增自謂字矣未得乎取穀也言未爲計之得也而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何注則於得下增意字矣襄五年傳相與往殆乎晉也殆乃治之假借而解者曰殆疑疑讞于晉何注則於殆下增讞字矣莊元年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人與仁通謂憐哀之也而解者曰始以人道錄之范注則於人下增道字矣文八年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言其專擅無君也

而解者曰無人君之德范注引鄭氏釋廢疾則於君下增德字矣爾雅釋詁尸寀也寀即主宰之宰而解者曰謂寀地郭注則於寀下增地字矣寀官也寀即官宰之宰而解者曰官地爲寀郭注則於官下增地字矣寫繇憂也寫即鼠之假借而解者曰有憂者思散寫郭注則於寫上增思散字矣繇即愮之假借而解者曰繇役亦爲憂愁郭注則於憂上增亦爲字矣倫敕愉勞也倫當讀勳勞之勳敕當作勞勑之勑愉當讀瘉病也之瘉而解者曰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郭注則於勞上增亦爲字矣又曰勞苦者多惰愉郭注則於愉上增多惰字矣載謨僞也僞即作爲之爲而解者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郭注則於載下增不信字謨下增不忠字矣功績明成也蓋成謂之功又謂之績又謂之明也而解者曰功績皆有成事有分明亦成濟也郭注則於成上增有字亦字矣儀榦也直訓儀爲榦也而解者曰儀表亦體榦郭注則於榦上增亦字矣彊當也直訓彊爲當也而解者曰彊者好與物相當值郭注則於當上增好與物相字矣苦息也苦即詩王事靡盬之盬而解者曰苦勞者宜止息郭注則於息上增宜字矣鶩臻也謂鶩與臻皆訓爲至也而解者曰鶩進也故爲臻臻至也郭注則於臻上增進字矣釋言暱亟也暱爲相親愛之亟而解者曰親暱者亦數郭注則於亟上增亦字矣矜苦也直訓矜爲苦也而解者曰可矜憐者亦辛苦郭注則於苦上增亦辛字矣栗慼也慼讀爲蹙栗與蹙皆敬謹之義也而解者曰戰慄者憂慼郭注則於慼上增憂字矣坎銼也坎乃次之譌而解者曰坎卦水也水性平銼亦平也樊注則於坎下增水性平字矣窕肆也謂極深也而解者曰輕窕者好放肆郭注則於肆上增好放字矣肆力也肆讀爲肄肄與力皆謂勤勞也而解者曰肆極力郭注則於力上增極字矣謀心也謂思慮也而解者曰謀慮以心郭注則於心上增以字矣烝塵也烝與塵皆謂久也而解者曰人衆所以生塵埃郭注則於塵上增所以生字矣服整也直訓服爲整也而解者曰服御之令齊整郭注則於整上增令字矣訊言也訊與言皆問也而解者曰請問以言邢疏則於言上增以字矣釋器玉謂之琢謂彫也而解者曰琢絲以

爲絢（郭注）則於敷下增絲字矣律謂之分謂捕鳥畢也而解者曰律管可以分氣（郭注）則於分上增可以字分下增氣字矣釋山重甗陳甗卽𡰥之假借而解者曰山形如累兩甑（郭注）則於重甗上增如字矣此皆不得其正解而增字以遷就之治經者苟三復文義而心有未安雖舍舊說以求之可也

後人改注疏釋文

引之謹案經典譌誤之文有注疏釋文已誤者亦有注疏釋文未誤而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者學者但見已改之本以爲注疏釋文所據之經已與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嘗同也如易繫辭傳莫善乎著龜唐石經善誤爲大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之善爲大矣（說見周易下）小雅十月之交篇山冢卒崩唐石經誤依釋文卒作崒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箋及正義之卒爲崒矣（說見毛詩中）天官司書凡上之用財唐石經財下衍用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敘官疏之用財爲用財用矣（說見周禮上）春官肆師表貉則爲位唐石經表上衍祭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司几筵注之表貉爲祭表貉矣秋官象胥次事士舊本士上衍上字後人又增上字於注內矣（並說見周禮下）燕禮閽人爲燭於門外後人於燭上加大字又加於注疏內矣聘禮遂以入唐石經入下衍竟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竟字於疏內矣士喪禮下篇衆主人東卽位舊本脫主字後人又改疏以從之矣特牲饋食禮佐食爾黍于席上反黍于其所唐石經黍下並衍稷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少牢疏以從之矣（並說見儀禮）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患其不能以讓也舊本患誤作責後人又刪不字以字並改盧注矣（說見大戴禮上）衞將軍文子篇蓋三千就焉舊本脫千字後人又改盧注矣（說見大戴禮中）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鳴鳶唐石經鳴上衍飛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飛字於正義內矣使自稱曰某唐石經使下衍者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者字於正義內矣豚曰腯肥唐石經依正義改腯爲腯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注及釋文矣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亡字屬下讀後人依釋文以亡字屬上讀又於正義內極下加亡字矣先王之所以難言也唐石經初刻有以字改刻刪去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於正義內刪以字矣王制亦弗欲生也唐石經欲譌作故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月令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舊本乃誤作反後人又改孟冬正義以從之矣孟冬行夏令則風雨不時唐月令改風雨爲雨水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蠶事既畢舊本脫既字後人又於正義內刪既字矣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後人改蟲蝗爲蝗蟲又改注疏釋文以從之矣度有短長與裳量常爲韻舊本短長誤作長短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毋逆之數舊本天誤作大後人又於正義內加之大二字矣（並說見禮記上）禮器必先有事於郊宮後人改郊宮爲頖宮又改注以從之矣喪服小記齊衰帶惡笄以終喪唐石經脫帶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於正義內刪帶字矣少儀枕穎几杖唐石經誤倒穎字於几下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樂記曲直繁省廉肉節奏唐石經依釋文改省爲瘠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注及正義以從之矣（並說見禮記中）喪大記先入右唐石經入下衍門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門字於正義內矣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唐石經敷誤作溥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釋文正義以從之矣祭統見其備於廟中也唐石經依釋文改備爲脩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中庸達諸天地而不悖唐石經達誤作建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投壺司射進度壺以二矢半唐石經以上衍閒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加入正義內矣儒行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唐石經其勇誤作勇者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並說見禮記注）冠義遂以摯見於鄉大夫唐石經依釋文改卿爲鄉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說見儀禮）昏義教成之祭唐石經之祭誤作祭之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正義以從之矣（說見禮記下）僖三十三年左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唐石經下圃字誤作囿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注及正義矣（說見左傳上）宣二年傳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唐石經殺誤爲攻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釋文之殺爲攻矣襄二十九年傳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唐石經風誤

爲民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儀唐石經儀上衍屬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並說見左傳中昭七年傳孟僖子病不能禮唐石經依或本禮上加相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上文杜注矣二十年傳偪尒之關尒與邇同舊本尒誤作介後人又據以改杜注矣定九年傳如驂之有靳唐石經依釋文刪有字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正義矣並說見左傳下魯語罝罜麗舊本罜誤作買後人又據以改注矣說見國語下莊十八年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後人於伐上加言字又加於二十六年疏內矣說見公羊傳爾雅釋獸鼳鼠唐石經鼳誤作鼰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據以改釋文矣說見爾雅下凡此者皆改不誤之注疏釋文以從已誤之經文其原本幾不可復識矣然參差不齊之迹終不可泯善學者循其文義證以他書則可知經文雖誤而注疏釋文尚不誤且據注疏釋文之不誤以正經文之誤可也

經義述聞第三十二